

六朝選詩定論十八卷

〔清〕吳淇撰

南京圖書館藏清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選詩定論

十八卷》提要

選詩定論序

自有聲詩以來上下數

千年難以統紀而昭明

有選詩之目世尚紛綸

周序

一

風雅異轍才智之士各

趨其一以爲質的選詩

之體遂與蘇李顏謝建

安開元以及李杜錢劉

元白諸體爭道分馳而

譏呵之言至謂如齊梁

小兒或極爲推崇宜熟

精其理兩議交衡迄無

月片

二

定旨然要之網羅數代

折衷雅則其於詩道殫

悉能事蓋有不可沒者

觀有唐一代輩起傑出

啓變化於無方得之選

詩者固十之六七也乃

世之論者詳於唐而略

於選溺流而忘源夫豈

月序

三

說詩之正則哉惟余鄉

伯其吳先生雅能會其

全因推論往昔溯虞夏

以迄元明條爲三際而

以自漢迄梁昭明所選
爲中際適與前際後際
相爲流通如龍門之有
譜牒涑水之有編年其

周序

一

四

說深爲有據燦哉備矣
迺尤於選詩獨加詳說
蓋以三代尚矣商頌周
雅關雎以下刪定出之

孔子復經漢宋諸儒之
闡繹則亦可以止矣而
繼三百之微文顧不能
揚扅風旨以砥流極之

周序

二

五

趨夫非事之闕如者乎
因爲揭其旨要領其菁
英條分縷析使聲與情
偕適辭與事俱安自非

通敏博綜心知其意亦
烏見臻斯至精者後世
知宗趣三唐而不知唐
音全盛固已隱隱隆隆

周序

六

於選詩中無所復遺蓋
自伯其之論出而始彰
伯其之功不可誣也夫
學選體得真唐學唐音

其流將至不可挽故學
唐而規規於唐與不必
規規於唐而從選體入
者其功則有間矣此伯

周序

七

其論詩之旨也吾觀伯
其自爲詩標新領異峻
拔千尋粵中諸吟傳誦
滿菰苑非其得力於選

詩者有甚深與吾鄉詩
風自高蘇門後有張林
宗王半庵阮太冲秦京
諸先生後先倡道予嘗

周序

八

梓天中四君子之詩告
之當世近流榛蕪雅風
漸敝得伯其力爲推挽
何患風燬之不大振由

是言之伯其定論之功
豈獨闡揚昔賢而已哉
康熙己酉春仲里中同
學周亮工頓首撰于

周序

九

賴古堂



序

凡詩之作本於人心感
於物而動故形於聲所
謂長言之不足而詠歌

吳序

之詠歌之不足而嗟歎
之比之而爲詩和之而
爲樂其致一也國風雅
頌爲詩之所自始漢魏

而下體凡數變要以因

枝振葉沿波討源皆無
失乎風人之意焉是故
東皙之補亡南陔白華

吳序

二

之遺意也蘇李之贈答
蘼兮蔓草之餘韻也樂
游曲水卷阿魚藻之所
以鳴豫也七哀四愁小

是正月之所以興悲也
爲之考其源流通其條
貫則夫盛衰升降之故
可知已矣詩之有選昉

吳序

三

自昭明觀其各體互興
分鑣並驅騰雅詠於圭
陰煽風流於江左斯亦
前賢之筆海而才人之

輿區也吾宗冉渠豐才
博藝少舉進士負盛名
所爲古文詩歌縱橫馳
騁與古人相上下著爲

吳序

四

選詩論定一書自詩三
百篇以及漢魏樂府蘇
李五言晉宋齊梁諸體
同源異派脈絡相承皆

能講求貫穿又旁搜史
事論其時世以考據之
汎濫廣博勒成大集其
持論精覈凡當世言詩

吳序

五

之家無以易其說也吾
聞諸虞書曰詩言志歌
永言聲依永律和聲故
詩之爲道與樂通者也

而後之說者以六律爲
萬事根本推之造曆之
法以律起曆其數皆出
於黃鐘之宮是故知詩

吳序

六

則可以知樂矣知樂則
可以知曆矣冉渠精於
藝學天文度數燦若指
掌九章算術得其精微

又因黃鐘葭灰以曉樂
律分判比度不失累黍
其人固劉向張衡之流
也又豈徒以唱酬吟詠

吳序

七

與黃初建安諸人較短
長競聲病而已哉

康熙九年歲次庚戌中

秋年家治宗弟偉業

頓首拜撰



吳序

八

六朝詩選目錄

唯陽後學吳 洪伯其甫著

卷之一

六朝詩緣起

卷之二

統論古今詩

總論六朝

卷之三

漢

選詩定論

高帝

大風歌

武帝

秋風辭

韋孟

諷諫詩

李陵

與蘇武詩三首

蘇武

詩四首

班姬

怨歌行

張衡

四愁詩四首

卷之四

古詩

古詩十九首

古辭

選詩定論

古辭四首

楊惲

詩

班固

明堂詩

辟雍詩

靈臺詩

寶鼎詩

白雉詩

卷之五

魏

武帝

短歌行

苦寒行

文帝

芙蓉池作

雜詩

善哉行

選詩定論

目錄

三

燕歌行

曹植

責躬詩

應詔詩

朔風

雜詩六首

三良詩

情詩

公讌詩

贈徐幹

贈丁儀

贈王粲

贈丁儀王粲

贈丁翼

送應氏詩二首

贈白馬王彪七首

名都篇

美女篇

選詩定論

目錄

四

白馬篇

塋碣引

卷之六

王粲

贈蔡子篤

贈文叔良

贈士孫文始

公讌詩

從軍詩

詠史詩

七哀詩二首

雜詩

劉楨

公議詩

贈五官中郎將四首

贈徐幹

贈從弟三首

雜詩

選詩定論

目錄

五

應場

侍五官中郎將建章臺集詩

卷之七

嵇康

贈秀才入軍五首

雜詩

幽憤詩

阮籍

詠懷詩十七首

應璩

百一詩

棗據

雜詩

繆襲

挽歌詩

卷之八

晉

束皙

選詩定論

目錄

六

補亡詩六首

張華

勵志詩

答何邵二首

雜詩

情詩二首

潘岳

關中詩

爲賈謐作贈陸機

金谷集作詩

悼亡詩三首

河陽縣作二首

在懷縣作二首

左思

詠史詩八首

雜詩

招隱詩二首

卷之九

選詩定論

張協

雜詩十首

詠史詩

張翰

雜詩

張載

七哀詩二首

擬四愁詩

慎

晉武帝華林園集詩

何邵

遊仙詩

贈張華

雜詩

潘尼

贈陸機出爲吳王郎中令

贈河陽

贈侍御史王元規

選詩定論

迎大駕

傅佺

雜詩

傅咸

贈何邵王濟

井序

孫楚

征西官屬送於陟陽侯作詩

曹摅

思友人詩

感舊詩

郭泰機

答傅咸

歐陽建

臨終詩

王讚

雜詩

石崇

王明君辭

選詩定論

目錄

九

王康琚

反招隱詩

卷之十

陸機

皇太子宴佐圃宣猷堂有令賦詩

贈馮文熊遷斥丘令

答賈長淵

并序

赴洛道中作二首

赴洛詩二首

於承明作與士龍

贈尚書郎顧彥先二首

為顧彥先贈婦二首

贈弟士龍

贈從兄車騎

答張士然

贈馮文熊

贈顧交趾

吳王郎中時從梁陳作

選詩定論

目錄

招飲詩

園葵詩

擬古詩十二首

短歌行

猛虎行

君子行

從軍行

豫章行

苦寒行

飲馬長城窟行

門有車馬客行

君子有所思行

吳趨行

齊謳行

日出東南隅行

長安有狹邪行

前緩聲行

長歌行

選詩定論

目錄

十一

鼎上行

悲哉行

挽歌詩三首

陸雲

大將軍宴會被命作詩

答兄機

答張士然

爲顧榮彥先婦答詩

卷之十一

謝朓

遊西池

郭璞

游仙詩七首

劉琨

答盧湛

重贈盧湛

扶風歌

盧湛

選詩定論

目錄

十二

贈劉琨

贈崔溫

答魏子悌

時興詩

覽古詩

殷仲文

南州桓公九井作

陶潛

擬古詩

讀山海經

雜詩二首

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作

詠貧士

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行塗口作

歸去來辭

挽歌

卷之十二

宋

選詩定論

目錄

十三

顏延之

宋郊祀歌二首

皇太子釋奠會作

應詔讌曲水作詩

北使雜

還至梁城作

應詔觀北湖田收

拜陵廟作

車駕幸京口三月三日侍遊曲阿後湖作

車駕幸京口侍遊蒜山作

贈王太常夏夜呈從兄散車騎長沙

直東宮答鄭尚書

和謝監靈運

始安郡還都與張湘州登巴陵城樓作

五君詠

秋胡詩

卷之十三

王僧達

選詩定論

目錄

十四

答延年

和瑯琊王依古

劉鑠

擬行行重行行

擬明月何皎皎

王微

雜詩

范曄

樂遊應詔詩

袁淑

倣曹子建樂府白馬篇

倣古

鮑昭

還都道中作

詠史詩

行藥至東城橋

擬古三首

學劉公幹體

選詩定論

目錄

十五

代君子有所思

數詩

翫月城西門廡中

東武吟

結客少年場行

東門行

苦熱行

白頭吟

代放歌行

升天行

卷之十四

謝靈運

述祖德詩二首

九日從宋公戲馬臺集送孔令詩

永初三年七月十六日之郡初發都

隣里相送方山詩

富春渚

七里瀨

選詩定論

目錄

十六

過始寧墅

登池上樓

遊南亭

遊赤石進帆海

晚出西射堂

初去郡

初發石首城

道路憶山中

入彭蠡湖口作

入華子岡是麻源第三

石壁精舍還湖中

登江中孤嶼

登石門最高頂

石門新營所住四面高山迴澗石瀨茂林修竹

田南樹園激流植援

齋中讀書

南樓中望所遲客

於南山往北山經湖瞻眺

選詩定論

目錄

七

從斤竹澗越嶺溪行

還舊園作見顏范二中書

從遊京口北固應詔

廬陵王墓下作

酬從弟惠連

登陵海嶠初發疆中作與從弟惠連見羊何共和之

擬魏太子鄴中集詩八首

并序

會吟行

謝惠連

秋懷詩

七月七日夜詠牛女

泛湖歸田樓中玩月搗衣

西陵遇風獻康樂

謝瞻

九日從朱公戲馬臺集送孔令詩

答靈運

王撫軍庾西陽集別作

於安城答靈運

選詩定論

目錄

八

張子房詩

卷之十五

齊

謝朓

暫使下都夜發新林至京邑贈西府同僚

始出尚書省

直中書省

和王主簿怨情

和徐都曹

遊東田

酬王德元晉安

和伏武昌登權故城

觀朝雨

同謝琨諮議銅爵臺詩

京路夜發

之宣城出新林浦向版橋

晚登三山還望京邑

在郡卧病呈沈尚書

選詩定論

目錄

九

敬亭山

郡內高齋閒坐答呂法曹

休沐重還道中

郡內登望

和王融著作八公山詩

新亭渚別范零陵詩

鼓吹曲

卷之十六

梁

沈約

鍾山詩應西陽王教

三月三日率爾成篇

宿東園

學省愁卧

冬節後至丞相第詣世子車中作

和謝宣城

新安江水至清淺深見底貽京邑游好

詠湖中鴈

選詩定論

目錄

十

早發定山

應王中丞思遠詠月

應詔樂遊苑餞呂僧珍詩

遊沈道士館

別范安成詩

仕助

贈郭桐廬出谿口見候余既未至郭仍進村維舟入

之郭生方至

出郡傳舍哭范僕射

范雲

贈張徐州謾

古意贈王中書

傲古

丘遲

侍宴樂遊苑送徐州應詔作

且發漁浦潭

虞羲

詠霍將軍北伐詩

選詩定論

目錄

三

陸厥

奉答內兄顧希叔

中山孺子妾歌

徐悱

古意酬到長史溉登瑯琊城

卷之十七

江淹

望荆山

從冠軍建平王登廬山香閣詩

雜詩三十首

卷之十八

燕刑軒

易水歌

選詩定論

目錄

三

六朝選詩定論卷之一

睢陽後學吳 淇伯其甫著

六朝選詩定論緣起

六朝選詩定論者論文選中之詩也。選序曰：世更七代，併梁而八。今節去衰周亡秦，斷自炎漢及蕭梁，爲六朝者，明所論者專主漢道上，以別乎王迹，下以別乎唐制也。然不曰詩選，而謂之選詩者，謂是詩也。昭明業有定選，余不過從而論之，所以尊選也。選乃繼刪定之義而起者也。孔子於六經，禮樂無傳文，易象有贊，春秋有筆。

選詩定論

卷之一

有制初非去取其文，至於書有百餘存者，未嘗詩凡三千刪者十九。卽選序所云：芟其蕪穢，集其菁英者，則孔子固自有斯文來一大選手也。孔子既沒，作者漸寡，至漢而復振，當梁而益繁。此昭明所以取刪定以還千百年餘年之文，哀而集之，較之刪定，雖不可及，然亦藝府之穀，率藻林之規繩。後之選者，率不能過焉。但孔子之刪文與詩，分昭明之選詩與文，合余茲於文之中，獨取其詩而論之，毋乃與選相牴牾乎？不知余之專論詩者，蓋尊經也。孔門序經曰：詩書執禮，又曰興於詩，立於禮，成

於樂，是六經以詩爲稱首矣。文選序詩，反在賦與騷之

後者，尊三百篇也。賦爲詩之流，騷爲詩之變，而漢以後

五七言詩，亦古詩之流變。故選序詩有六義：一曰風，二

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此一段是爲序騷

賦張本。又詩者志之所之也，情動於中，而形於言，關雎

麟趾，正始之道著，桑間濮上，亡國之音表。故風雅之道，

粲然可觀。此一段專爲序詩張本。故其序騷賦又曰：今

之作者，異乎古昔。其序詩又曰：炎漢以來，其塗漸異。以

明選詩爲三百篇之流變，而非騷賦之流變也。雖然，古

選詩定論

卷之一

詩之變，運會使然，然變不遽變，必有爲之漸者。選詩去

三百篇千有餘年，中間承前開後，騷賦之功，不可沒也。

三百篇與選詩兩會，譬如巴巫之峽，屹然對峙。其中定

有江水，洶湧怒氣，天崩聲摧，地折極詭之奇觀。而後

兩峽之氣，始接而勢益壯，則騷之襟會乎兩會者，亦若

是而已。故古人作騷賦而不得三百篇之意，竟不成其

爲騷賦。作選詩者不得騷賦之意，竟亦不成其爲選詩

也。杜甫曰：通相祖述，復先誰？蓋莫先於三百篇矣。故云

百篇不特爲騷賦選詩，一切有韻之文之總持。卽一切

無韻之文亦莫不以爲總持焉。嘗讀晉史或問鳩摩羅什以西域文法對曰彼中無無韻之文。又李鄴侯聞梵而識僧人之造詣則知有韻之文古今所重。雖出婦人女子之口而詔教誥令不得駕其上矣。故選文之體凡若干而序獨原本於詩之六義者尊三百篇也。況選詩之體六義全完直紹風雅之統系者乎。此選所以詩與文合編而余獨摘其詩論之蓋有不得已者。敢云管見卽天籟淵卽海哉而乃僭稱定論何也。學者非篤信無以善道非尚論無以晰理蓋道惟一是非聖人之書莫

選詩定論

卷之一

三

傳故必信而後論理本萬殊卽不至聖人之書亦存但當論而後信卽如詩有三百篇有六朝選詩有唐詩唐詩有作家無選家未經論定姑未置論而三百篇與選詩俱經論定者三百篇聖人所論定是常信而後論者何也三百篇以道爲主而文與理附焉卽本序所謂孝敬之準式人倫之師友所貴因其文以披論其理其理愈明其道愈顯也若六朝選詩固蕭氏所論定未經聖人是當論而後信者何也選詩以文爲主而理與道寓焉是必本道爲法究尋其文理其理既明於道斯合也

惟三百篇爲信而後論故古人論者最多漢之注疏宋之訓詁其闡發可謂無餘蘊矣惟選詩爲論而後信故論者最少蓋謂此特文士之筆鋒聖道弗存無庸畱心豈知聖人之道未墜賢者識人不賢者識小但學者不克細心尋究遂令此理中絕耳卽彼三百篇半出於婦人女子非盡聖賢之言選詩歷六朝千有餘年類出土大夫之手皆當世所謂賢豪間者反無一語可取耶設此詩出於孔子之前豈盡刪去哉孔子不能盡刪何得不論但論必有其法苟無其法如無權之衡無度之度

選詩定論

卷之一

四

以奚稱量哉然則如何亦以論三百篇論之而已孔子刪三百篇僅存其文耳而其論斷之文見於四子之書亦有散見於諸經者余特取爲論選詩之權衡庶不至於聖人之指有差謬云爾

虞書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

詩不知昉於何人詩之言不知昉於何時而創見於虞書后夔之語曰詩言志按后夔本論樂也非論詩也然

實爲萬古論詩之初源。作詩之元本焉。蓋志者心之所
之。詩者言之所之。有諸內必形諸外。志豈動氣。理之固
然。故有聖人之志。斯有聖人之言。有賢人之志。斯有賢
人之言。故詩不合聖賢之旨。不傳。雖然。古今之傳詩多
矣。其作者果盡聖如周公。賢如史克乎。不知聖賢之途
甚寬。夫子之待人。最恕。思見聖人而不可得。轉而及君
子。又轉而及善人。甚且下而及於有恆者。皆聖人之徒
也。詩三百其言不同。或以志訓。或以志戒。雖不必盡出
於聖賢。大抵不離聖賢之徒。絕非庸夫俗子所能與。苟

選詩定論

卷之一

五

有才有情。而不詭於聖賢之旨。雖寺人女子。皆得列風
雅之林。何況進取之狂。不屑不潔之狷。卓然有立志耶。
志之不立。而剽襲陳藻。雜綴景物。猶如剪綵爲華。全無
生氣。其何以啓方來之憤。而發其排歎。故詩之所擯者。
惟無才無情之庸夫俗子。蓋以志之不可強立。而言之
不可僞託也。至如奸雄一流。雖聖賢所不道。然其人實
負不世之鴻才。兼懷絕人之至情。或內而疾貧。或外而
疾之。已甚。類有所激。而然原其初。固各有其志也。亦各
言其志而已。此言志二字。所以包囊萬世之詩。後之作

詩者。貴能立志。其志既立。其言自工。一唱三嘆。感後人
之志於無已者。予曰。詩可以興。此作詩者之功也。後之
論詩者。貴能逆志。既得其志。斯知其言。知人論世。通古
人之志於無間者。予曰。興於詩。此論詩者之功也。詩兼
言與志。而歌專主言。永言者。衍之使長也。歌既主言。言
乃聲之貴者。非聲之全者。故廟堂登歌。人聲雖貴。亦祇
與八物之聲對。不得與詩對。蓋詩者。人聲與物聲之主。
能包囊全樂故也。後世詩體。二十餘名。曰詞。曰吟。曰弄。
曰謠。曰引。曰曲。曰唱。曰篇。曰調。曰樂。曰思。曰嘆。曰怨。曰

選詩定論

卷之一

六

哀。曰愁。曰別。曰頌。曰贊。歌名遞變。其實皆詩也。故歌與
詩。非二。虛則永詩之言。實則具詩之體。言兼字。情聲情
兩者。永雖聲字雙演。而聲情較多。然聲無高下。清濁之
節。則專一而不可永。此聲之所以有五也。以下文照之。
帝曰。予欲同六律五聲。蓋六律者。聲之所以和。五聲者。
永之所由依。依之云者。如藤蔓之附木。然則聲協而字
益安。聲激而字益顯。聲音之度。以九六之數。通生通衍。
大莫載。小莫破。前無始。後無終。於其中間。任取一度。爲
始。爲宮。而以九六之數求之。而徵商羽角。莫不從焉。以

其類之同而且近也。故聲有不入此九六之數內者。爲異類。類異者不應則不和。類同矣。而勢遠則應之不及。亦不和。故於九六相生之中。連取其五焉。然五者之中。亦有不盡和者。如宮與徵與商和矣。而與羽則不和。徵與商與羽和矣。而與角則不和。其理在於互視之比例。徵與商之數。能盡宮之比例。而羽不能。商與羽之數。能盡徵之比例。而角不能。聖人於是變而通之。依九六之法。製人之中聲。爲十二律。以象一歲日月之合會。而旋宮之法。起焉。其法如以黃鐘爲宮。則林鐘爲徵。太簇爲

選詩定論

卷之一

七

商。南呂爲羽。姑洗爲角。而五聲備。又於五聲之降。取二律。曰應鐘爲變宮。以濟官羽之窮。蕤賓爲變徵。以濟徵角之窮。是名七均。然後五聲始無不和之虞矣。故聲之有五。非減也。如天之五星。人之五世。均之有七。非增也。如天之七政。人之七廟。此天地自然之數。不疎不贅。不偏。律之爲學。極爲圓滿純粹。而以爲萬事之本。世間一切諸學。皆賴以爲用。而在樂家。爲正用。樂以詩爲主。在詩家。尤爲切用。是故古之作者。或先爲詩。而後調以管絃。或先以絲竹度調。而後敷爲詞章。皆能心知其意。而

選詩定論

卷之一

八

未有著明。至梁沈約。而四聲入病之論起焉。可見詩之於律。猶方圓之於規矩。其精微之旨。姑未暇論。卽以詩之有四言五言七言。及諸樂府之體論之。古人爲詩。不徒自爲吟誦而已。將被之管絃焉。四言之制。亦本五聲。但太古音希。聲雖有五。奏缺其一。故以四言取象。俾字少而聲多。旁髴歌永。言之意也。迨後世風日降。競趨繁響。於是始作五言。以象五聲。復作七言。以象七均。象之云者。第取其象。非必一言一聲一字一律也。然則聲依永者。五言之權。而律和聲者。七言之輿歟。說在晏子與景公之論樂也。曰一氣二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夫一氣無分。不可爲調。陰陽雖分。爲二體。而初中末之理未備。三類雖備。或偏陰或偏陽。其體雖創。於夏侯湛終非古雅。如漢之天馬等篇。亦不足尚也。六言。谷永之製。適符六律之數。但於音有和無謬。於文無勝。宜後作者之落落也。八言。絕不成句。八物之性。絕相悖戾也。九言。如高貴鄉公。句太冗長。兩端重而中折。竟似四言五言相間而成者。奚當於九歌之義哉。故聲音之道。五而備七。而盈蔑以加矣。故五言象五聲。七言象

七音四言雖似缺一。如天以四時而備五行之氣。不妨其爲五聲也。故四言雖不可復。而詩有五言七言詩體。遂以此終古。而杜甫斷以爲漢道者。在三百篇五言七言已肇其端。但未有以五言七言成篇也。漢世雖有四言。然與三百篇有別。古詩雖四言爲體。不拘拘每句四言也。或少一字。或僅二字成讀。或多至數字。而漢之四言一字不敢增減。古詩用韻不拘隔句。而漢則間押古詩韻脚之下。間用助辭。漢則無有。古詩只作首章餘但換字換韻。故爲重複。使人咏嘆其趣。漢則直叙到底。古

選詩定論

卷之一

九

詩文字只是散行。卽有一二偶句。亦非有心。漢則初爲排句。而其流遂至全篇皆對。則漢後之四言實亦漢道。而王述永息矣。至於樂府之名。創自漢世。其體亦有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或一字及十餘字。參錯互用以成篇。莫不由於聲律之義。而選中所錄。惟五言七言及四言者。所以尊漢道也。然漢道之盛。雖以五言七言而要以五言爲主。自晉魏及齊梁。莫不特重五言。而七言一流未極其盛也。唐人承漢之餘。雖五言七言兼治。而於七言題事增華變本加厲。遂使七言之盛與五言並

驅於是。又創爲七言八句之體。調其平側。限其押韻。目之曰律詩。蓋倣於律和聲之義。而五言八句亦因之以得名焉。八句所不能盡者。衍而長之。遂至百韻之外。是謂排律。而唐之取士多用五排。故唐詩云五字擢英才也。七言絕句折律之半。仍以爲律。故宋人有三體唐詩之選。而五言絕句弗預焉。以五言絕句與古詩古樂府無異也。而七言絕句亦緣而有入於樂府者。如柳枝竹枝之類是也。至於一切歌行古詩。雖本漢道而實自爲唐之歌行古詩而已。若夫四言。惟杜甫不爲。李白一流

選詩定論

卷之一

十

宗漢道元結一流。宗三百篇。然而有合有不合。亦唐之四言耳。總而論之。有三百篇而四言之能已極。而漢以後乃其餘波耳。五言始於漢。盛於晉魏。靡於陳隋。唐風再振。而菁華亦竭。七言亦始於漢。綫於五代。至唐之初盛。而宗風弘闡。中晚以降。蒿矢之末矣。生唐之後者。不得不別尋出路。於是又爲長短句。曰詩餘。謂詩以四言五言七言爲正。而此其餘耳。詩餘者。宋人用之。爲樂府。又與古之樂府不同。古之樂府先製詞而後度調。宋之詩餘先度調而後製詞耳。或曰詩餘不昉於宋。隋帝有

望江南。李白有菩薩蠻詩。餘特盛於宋耳。一變而爲金之董解元詞。再變而爲元之南北曲。更有不足論者。何也。今之律非古之律也。古律以黃鐘爲萬事本。今律以夾鐘爲萬事本。漢之世猶爲近古。至宋而古法盡亡矣。說略見宋志。而沈括之筆談最悉。其律率高於古律二律。而名實亦復紊亂。如宮名黃鐘。却是無射之商。宮稱中呂。却是蕤則之羽。此皆靡靡之音也。故學詩者宜以作詞曲爲戒。○世論樂以人聲爲主。八音爲輔。余以爲樂以詩爲主。而人聲八音皆輔之者也。則人聲與八音

止有貴賤之分。而無主臣之分也。試取人聲與八音較之。人聲有五。八音之聲亦各有五。其聲依永同也。人聲應六律。八音亦應六律。其律和聲同也。所稍異者。歌永言耳。蓋人之聲五。萬有奇。而八音之聲止二十有五。故人能兼字情聲情而爲言。而八音止能傳其聲情而不能傳其字情。則人聲貴。人聲之發屬於自動。而八音之發聲屬於動樂作之時。無論自動受動於志。卽自動者亦受動於志。志之爲物固尊而無尚者也。故歌者伶官之業也。詩者詩人之事也。志在詩人。不在伶人也。然八

音既無志。且於言僅得半焉。何得古人有笙詩歟。不曰自動。自動皆受動於志乎。志動人聲。則志卽寓人聲之中。志動八音。志卽寓八音之中。志在人聲中。則律也。聲也。永也。言也。皆全備。無缺。志在八音中。所缺者止言之半耳。譬之國有君焉。綱紀張矣。卽偶缺一邑。不害其爲國也。○格神格人格物。詩道之廣大。然其能格處。全由詩道之精微。○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之四德者。樂之教實。詩之教也。直溫剛簡。性也。溫栗無虐。無傲。學也。性美而充以學。故四德備焉。詩能備此四德。

始可謂之詩。人能備此四德。始可謂之詩人。故直而溫。風之才也。寬而栗。頌之才也。剛而無虐。大雅之才也。簡而無傲。小雅之才也。則詩與樂之教一也。迨其降而以廣博易良爲樂之教。溫文敦厚爲詩之教。而教遂分焉。而德亦漸爲九記。曰寬而靜。柔而正者。宜歌頌。廣大而舒。疎遠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肆直而慈愛者。宜歌商。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此經與記互相發明源流之別也。帝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

此韻學之始也。樂以詩爲本，詩以韻爲命。韻者，聲應之相比和者也。天下之聲，遞禪通行而弗盡於中，連取其五，莫不比和以應。聖人品其清濁長短之次，而以宮商角徵羽名之，曰五聲。此五聲者，不止人聲有之，卽金石絲竹匏土草木八物皆有之。但八物止具五聲，而人五聲兼含五言。然非於五聲之外，另有五言也。如人物之性然，人與物性同覺，而人性獨靈也。惟人與物俱有五聲，故聖人制之，而律呂之學以立。是爲作樂之準。惟人兼含五言，故聖人制之，而音韻之學以出。是爲作詩之

選詩定論

卷之一

十三

需。秦漢以來，儒者莫省厥由，誤以仁義禮智信之五言，訓宮商角徵羽之五言，音韻之學，遂致失傳，可勝嘆哉。今欲究尋厥源，先須講明古聖發論之本旨，然後因其論語之緒而推之，乃知詩學始於虞書，而韻學亦始於虞書也。帝爲此語，非若後世人君沉溺於聲樂，亦非欲自倚度曲，博知音之稱，正爲審察天下之治忽耳。天下治亂之形未成，而其幾必先肇於聲音之間。此帝所以思制治於未亂也。而又以出納五言者，魯論一言可以興邦，一言可以喪邦，易繫君子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

應之，不善則違之，可見天下之治亂，言語爲之階，可不慎歟。然出納必以五言者，天下有有理之言，有無理之言，有有法之言，有無法之言，宮商角徵羽有法之言也。非是則無法，仁義禮智信有理之言也。非是則無理。然天下無理之言少，有理之言多；無法之言多，有法之言少。蓋人苟非生而闇頑，誰肯甘爲無理之言，卽好黠之徒，亦必假仁義以自飾，則言而出於仁義五者之外，雖鄉黨自好者不爲，豈大聖人而慮出於此乎。但人生而有聲，未有生而能言，則言固成於已之所習，衆之所咻

選詩定論

卷之一

十四

矣。故人之言，從俗則俚，傳久則訛，苟非身爲度言爲律之聖人，曷能得天下之正言乎。五言者，正言也。故周禮大司成以樂語教胥子，典道諷諫言語，夫樂語卽詩言也。聖人選聲而爲言，選言而爲字，選字而爲文，選文而爲詩。言至於詩，其聲精粹極矣。苟能諷之誦之，以爲言語之準，尚有一毫不雅不馴者乎。今夫縉紳先生言不雅馴，或俚或訛，猶且不傾人聽而賴于面，況身居九五而貴爲天子者哉。天子者，百官凜其號令，萬方仰爲繇綸，而又有聽言之責者，苟非先王之法言，則出之必致

天下之亂而納之必亂君心之治矣然則出納五言而必先作六律五聲八音者其理極微難以口傳請以命變之詞並而校之命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而此六律仰和聲之律五聲仰依永之聲八音仰克諧之八音此言即詩言而言之有五歌所永也夫樂有歌有奏人聲物聲之分也命變作樂所以興治也然樂貴人聲故目詩說起而後及於律予欲作律所以治忽以出納五言也然言以律爲本故自律說起而後及於言蓋古人制作有法先以人聲量律律成乃

選詩定論

卷之一

十五

以律聲量人聲猶之制刻漏然先以時準漏漏成乃以漏定時耳夫六律萬事之本也故人有五聲八音各有五聲俱當聽命於六律人之五言與其五聲互爲魂魄亦當聽命於六律律以正聲聲正而言自正矣試以律仰聲之法令一人吹律作某聲又以某聲依永之法令一人歌詩亦作某聲令其聲中有言渾融無迹與彼所吹之律聲相校不差即可以某聲各某言矣此五言之由來也人苟解此是謂知音亦謂知音故以是出言言皆雅馴而無鄙悖之失矣以是爲言自然合調可被之

金石而無忤矣以是納言小之可以顧誤大之可以察理而治忽之幾可以立辨太平之樂可以立興矣然而解之未易易也則必聽之聽之熟而後能解也蓋言不能自立必依人聲載之而出聲固言之真也則乘官聲而出者必宮言矣其次乘商則商乘角則角乘徵則徵乘羽則羽如周室五等之爵各以服章取辨但在草野之民罕覩威儀辨之或難而彼都人士習見已久皆可

選詩定論

卷之一

十六

五言也此予作之效也帝歌而陶聽之陶之納五言也陶之賡歌陶之出五言也此汝聽之効也作而曰予禮樂自天子出也聽而曰汝相臣輔天子以制禮作樂也奉命而作六律五聲者典樂之職也變作之蓋欲帝之聽之也帝不自聽而以群后之聽爲聽聽者大臣之事而以大臣之聽爲聽者天子之度也後世人君如宋武帝之不畜聲伎謂以畏解故不畜此謂賢于隋煬帝則可耳烏知古大聖人神化之妙用闢門達聰全在六律五聲之寸管哉山帝此言推之一樂也奏專主五音

用以爲律家學。以器記其數。而理寓乎其中。今器雖云亡。而國語猶論其理。律志猶紀其數。歌兼含五言。用以爲韻家學。以書衍其象。而義寓於其中。今許慎說文尚存其象。子貢爾雅尚存其義。獨其音不可考。然未常不可考也。不有律法在乎。試用前一人吹律。一人歌詩。字字而比之。而協之。五言有不立辨乎。既辨五言。卽三代之韻可復。而三代之詩亦可得而作之矣。雖然。詩道與時運爲升降。時之所限。雖聖人莫能爭。而詩之不復三百篇。猶封建井田之不可再也。然則又如何欲爲漢魏

選詩定論

卷之一

十七

六朝之詩者。須用選詩之韻。沈約未并之韻是也。唐律用禮部韻。卽沈約韻。詩餘用宋韻。卽周德清未并之韻是也。北詞用周德清韻。南詞古今韻雜用。或專用正韻。大要皆以平仄爲主。作之者類用梵法。譜漢音以種種口法。爲清濁高下之辨。且後世律法。雜用西域之聲久矣。烏得先王之六律以正之哉。此古之五言。所以湮沒不傳。而詩之弗逮三古也。惟漢武命李延年爲協律郎。聲韻兼攝。至唐文皇令太常卿祖孝孫正宮調。起居郎呂才習音韻協律。卽張文收考律呂。考律呂者。專治五

聲也。習音韻者。專治五言也。正宮調則合五聲五言兼治之也。雖無當於先生之法哉。然其事已勤矣。故曰漢代之詩於唐爲盛。

工以納言時而颺之

此專以義理說詩之始也。夾漈鄭氏曰。樂以詩爲本。詩以聲爲用。入音六律。乃羽翼耳。仲尼編詩。爲燕享祀之用。用以歌。而非用以說義也。古之詩。今之詞曲也。若不能歌。而徒誦其文。說其義可乎。鄱陽馬氏曰。詩本歌曲也。後儒誦六義而不解歌曲。猶易本卜筮之書也。後儒

選詩定論

卷之一

十八

誦十翼而不能卜筮。皆義理之說太勝故也。然詩也。易也。豈與義理爲二物哉。蓋詩者有義理之歌曲。而後世之樂府。則無義之歌曲也。易者有義理之卜筮。而後世之占書。則無義理之卜筮也。禮郊特牲曰。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失其義。陳其數。祝史之事也。故其數可陳。其義非聖賢莫能推明。但聖賢世之所尊也。義出聖賢。後儒互推而義益顯。祝史世之所賤也。數在祝史。一日不辨。而數遂亡。數既亡。則義孤行矣。而乃疑儒者之道有體無用。而以爲義理之說太勝。夫義理之說。豈足害事哉。

由鄭氏之論。則聲歌重而義理輕矣。由馬氏之說。則義理尊而聲歌賤矣。余嘗折而衷之。以爲兩者。古人合一交重。亦自並行不悖也。虞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合一之謂也。曰。予欲作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交重之謂也。曰。工以納言。時而颺之。並行之謂也。曷以言之。詩言志。義理也。歌永言。聲歌也。五聲六律八音。羽而翼之。豈非聲歌。義理合併爲一乎。詩有五聲。兼合五言。以其五聲。諧八音之五聲。而爲樂。在治忽。則重在聲歌。以其五言。製而爲詩。以出納。則重在義理。豈非交重。而無軒輊乎。樂非詩不成。禮非樂不舉。故行禮作樂。而詩以聲歌行。燕居之暇。復有矇瞽之諷誦。而詩以義理行。豈非並行而不相悖乎。今之專以義理說詩者。亦猶古工人納言而颺之之遺也。但古人所納之言。不必盡颺。何也。詩在古人。亦未必盡有義理之言也。太史采之。太府藏之。義理存焉。然未必盡關至極也。遇義理之精者。則颺之耳。不然。亦其有切於時事者也。盡而納之。欲廣其聽。時而颺之。欲以重其聽也。詩至今日。所存三百篇。皆經孔子之所刪定者也。皆可被脩。

而有義理者也。所以漢之諸儒。若毛。若鄭。輩。盡平生之力。殫精竭慮。其於義理之說。可謂剔腎抉髓矣。後之學詩者。不須更聽其節奏鏗鏘。披卷而吟之。咏之。便可提收。興觀群怨。遠事君。通事父之益。宋之諸儒。若周。若程。輩。能傳絕學於不傳之餘。此義理之說之力也。雖然。漢宋之世。儒不優入聖域。治不登三古之隆。亦在於此。此知古人聲歌義理。合一交重。制作自有精意。其分而並行者。古人之不得已也。何也。古人之於詩也。終身焉而已。然詩因樂而歌。樂因禮而奏。人君無日不行禮。則無日不舉樂。況食則舉樂。行則舉樂。則無日不開詩矣。其不及舉樂者。唯燕居之暇耳。懼其溺於音也。將遂去詩乎。於是乃命工人不歌而誦。故不曰獻。而曰納。納之者。爲王。工人因得借是爲諷誦。故曰颺。颺者。爲王。然實以受其颺者。爲王。蓋古人所以不欲須臾離詩耳。非其制作之本義也。其制作之本。則固在聲歌與義理交重而合一矣。何也。詩兼聲音。聲王於氣。所以致養言。依於理。所以立教。故鄉飲酒禮。笙詩與歌詩。間奏養之道。多於教也。其他行禮歌詩。教養兼隆之道也。至於矇瞽詩。則

專取乎教。教主義理。不惟漢之注疏。宋之訓詁。即四聖之書。往往稱而引之。則知其說之有由來矣。至於養主聲歌者。古人引而不發。蓋天之生人。不能自立。必資於糧。糧者量也。量身之所須而受之也。素問曰。天養人以五氣。地養人以五味。五穀者。味之屬也。以養人之陰。五聲者。氣之屬也。以養人之陽。陰陽者。五藏雌雄之氣也。志曰。宮動脾。商動肺。角動肝。徵動心。羽動腎。則五聲之所養可知矣。但世之五聲。生於互視。原無典要。大而雷霆。小而嘒嘒。皆有之。卽以宮論之。或共聲過細。則不足

選詩定論

卷之一

主

動脾矣。太過則脾爲震矣。商角徵羽。皆唯此。此世主所心惑而耳眩者。豈養人之道哉。則養人者。當以人聲爲則焉。蓋人之受聲。以五藏。而出聲。亦以五藏。人與人之五藏相若也。故五聲出於人者。無不與人相宜。所謂以人養人也。然人與人隔矣。何由而通乎。故人之聲。以口授。而受人之聲。以耳。耳與口。人之竅亦相若也。故五藏之聲。出於人之口。以耳受之。而郵於腦。腦爲泥丸宮。五藏之神。咸居於此。總納其聲。而散歸五藏焉。此聲歌致養之說。與義理之教。交重者也。然養之中。有教焉。而教

未嘗非養也。夫人之生也。形以載氣。心以載神。氣旺則形存。神去則心死。故大師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以六德爲之本。而以六律爲之音。故知聲者。氣之糧。所以養身。而德者。神之糧。所以養心。但身以實受其所受之氣。糧有限。過量則震。而心以虛受其所受之神。糧多。彌充。爾志曰。宮動脾。而和正聖。商動肺。而和正義。角動肝。而和正仁。徵動心。而和正禮。羽動腎。而和正智。故聞宮音。使人溫舒。而廣大。聞商音。使人方正。而好義。聞角音。使人惻隱。而愛人。聞徵音。使人樂善。而

選詩定論

卷之一

主

好施。聞羽音。使人整齊。而好禮。可見情深而文。亦明氣盛而化。自神。則亦何分孰爲樂之教。孰爲詩之教。孰出於詩之聲。孰出於詩之言。而聲歌與義理。一以貫之矣。故古之聖人。聰而好學。福德兼隆。治底淳雍。身躋上壽。是名得道。若夫後世。氣運斯降。德淺福薄。卽有一二好學漢思之士。心知其意。而文獻彫落。無由下學而上達。恬平雖虛。空談莫不家倫戶曉。及膺制禮作樂之任。則茫無措。非惟古樂難復。而宮商錯舉。竟無以服視。伶之心口。記云。不學博依。無以安詩。縱其詩製。工上。停

周公將於何處安之乎。故專以義理說詩。其與專以聲歌說詩。均於古道未之有。合也。幸勿以此言爲口實。變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實在位。群后德讓下。管鼗鼓合。止祝。敔笙鏞以間。鳥獸賡賡。韶九成。鳳凰來儀。變曰。於予擊石。拊百獸率舞。庶尹允諧。帝庸作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皋陶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

虞書作於虞之史臣。載有虞氏一代君臣相際成萬世

選詩定論

卷之一

三

永賴之功名也。書凡五篇。原以舜典爲主。蓋諸聖之緣起也。堯典其根本。三謨政相與有成之實蹟也。故三謨之文。皆與舜典命官之詞相應。戛擊鳴球一段。應前命變典樂之命。附於益稷之後。見諸聖之功成。所以結三謨之案。又載皋陶賡歌一段。見君戒其臣。臣戒其君。成功之難如此。所以結全書之案。夫子刪定六經。斷取虞書。冠四代之首。以此書首以曆象。上承大易之流。終以賡歌。下開四詩之源。且樂以詩爲主。詩存卽樂存。故樂經之文。不必更著云。○帝之命變。詳於言詩。略於言樂。

而變之報命。詳於言樂。略於言詩。略言詩者。所以開後來皋陶賡歌之地也。鳴球石。璠金。琴瑟絲。管箛竹。笙匏。不言塤土。聲含胡。依號爲準。則鼓鼗祝敔。木是謂八音。曰。戛擊。曰。搏拊。曰。合。止。曰。以。間。曰。九成。所謂克諧無相奪倫也。然八音均一樂器耳。乃有堂上堂下之分者。何也。石聲清越。五聲易辨。琴瑟尚讓於律。最備於聲。依永律和聲之義。尤切。詠字從永。從言。卽前之歌永言也。搏拊琴瑟。以詠。如孔子之取瑟而歌。蓋不學操縵。無以安絃。不學博依。無以安詩。惟琴瑟有操縵之法。能持所

選詩定論

卷之一

三

歌之言。俾之永永不絕。戛擊鳴球。卽孟子之玉振。乃操縵之大節。而搏拊其細節也。節細則操縵成。而絃安。絃安則得其所依。而詩安。詩安則志見乎言矣。故曰。聞其樂而知其德也。後世京房之徒。以絲度調。或作準。或作通。以及元之王馬。闕白輩。專以絃索倚北曲。乃其遺意。而戛擊鳴球。卽今之板眼也。祖考來格三句。應神人以和。不言天神地祇者。舜之郊禘。非類也。非類居歆者。以虞實在位。有以安其心。則天神地祇可知矣。祀祖之文。豈無樂章。不錄其詩者。此書意在記君臣相際之盛。故

獨取賡歌也。群后猶言諸侯，指助祭者，不止九官十二牧，蓋兼所教之胥子在內。至此成人有德，或襲爵，或未襲爵，德讓卽前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之四德也。首序升朱，取其至微而難教，以見教胥子之功。成亦所以映出堯典，不忘其本也。鳥獸跄跄，鳳凰來儀，乃前文百獸率舞之實事。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乃重提舊日之言，謂當帝命典樂之時，卽信予之能如此，而今果然也。蓋亦自述其志云。較前文特加庶尹允諧四字，見百工之相信相和，皆已作樂之效，以爲下庶事咸

選詩定論

卷之一

五

熙張本○賡歌一段，史臣代變補完詩言志一句。帝之志在於奉天之命，以安民。陶之志在於體君之志，以興事。至此功成樂作，君臣唱和於一堂之上，真古今有一無二之盛事。雖云天之氣數有獨鍾，而實由於人事之克盡。觀此三歌，可見舜之志卽堯之志，陶之志卽堯舜之志，而群后之志無少異於陶之志者。有志竟成，此虞書之大旨，與詩相爲貫通者也。世人心知其意者絕少，故蔡氏曰：聖人之心見於書，猶化工之妙著於物，非精深莫識也。余亦曰：聖人之志見於詩，猶化工之妙著於

物，非精深者莫識也。○古今詩人只有一志，所志維何？曰君喜臣起，成功一時，流名萬世而已。但天下治日常少，亂日常多。君臣相得，功成名立，以其詩鳴明，良喜起之盛，而爲淋漓滿典之作者，皋陶之賡歌二首而已。然二首之中，其得意者止喜起首章而已。叢脞一章，則不勝其憂患矣。其流及夏，遂爲五子之歌。及商，遂爲微子一篇。微子雖非詩實，無韻之離騷也。及周之衰，屈平見放，遂作離騷矣。離騷出戰國之末，若移夫子之前，吾知其必與秦誓並存，何也？之數人者，其遇不同，其志則同。

選詩定論

卷之一

五

也。炎漢以後之詩人，未必皆聖賢，而志則不誣。李杜之詩，尤其彰明較著也。○史堯民擊壤而歌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何力於我哉！其文意似與此三歌相應。按帝之歌，君歸功於臣，陶之賡歌，臣歸功於君，而叢脞一章，則功之所歸，過亦可歸焉。民之歌，君且無功也，而何有於臣？功且無歸，而何有於過？總之，勅天之命者，君也；代天之工者，臣也。順帝之則者，民也。各盡其所當盡者而已。此至治之休也。今以論詩擊壤之歌，風之始也；帝之歌，大雅之始也；賡歌之首章

頌之始。二章小雅之始也。三歌直寫其君臣交謫之事。賦也。元首提君股肱提臣比也。帝歌曰庸起於樂成。陶賡曰乃。因乎帝歌興也。故林氏曰。此歌爲三百篇之權輿。學詩者宜自此始。○帝之命官也。群后皆謫而變獨任。帝之作歌也。群后無聞而陶獨賡。蓋樂之官卑無可讓也。詩之道尊無可讓也。○詩貴而樂賤。故古來有作詩之君相。無合樂之君相。此舜之作歌爲詩之源。而漢高之大風。孝武之秋風。其流也。至元帝之自吹簫度曲。則濫矣。陶之賡歌爲詩人之源。而漢以李延年協律。而

選詩定論

卷之一

七

摘詞用相如。唐以李龜年掌樂。而摘詞用李白。其流也。至宋以周美成兼製諸填詞。則濫矣。故雖以后變之聖典樂教胃。而猶不得與作詩之林。蓋有說焉。詩有四德。直爲稱首。陶直臣也。故序詩人之源流者。讀虞書宜以陶爲千古詩人之首。讀周書當以周公爲三百篇詩人之首。讀文選當以韋孟爲六朝詩人之首。讀唐選當以魏徵爲四唐詩人之首。蓋詩本三代之直道。苟心影一偏。決不可作。詩決不可目之爲詩。人惟子夏能識此意。故舜有天下。五臣偕舉。而與樊遲論智。斷以舉陶爲舉。

直之證焉。故聖門序詩。獨推子夏云。○只有帝歌一章耳。二章三章。祇是換韻。三百篇法皆宗此。至其二章之倒而綜。三章之反而錯。變化莫測。尤三百篇之所未及。○此後世君臣唱和之始。再暢於漢武之柏梁。而唐宋之間。風流猶在。而盛播於下。或唱和於朝。如岑薛。或唱和於野。爲皮陸。或和其意。或依其韻。或擬其詞。或敷其體。或風雨連牀而聯句。或山川異地而遙同。詩道尤賴以不孤云。

夏書五子咸怨述大帝之戒以作歌

選詩定論

卷之一

夫

詩書皆史也。詩主有韻之文。書主無韻之文。兩經之體然也。然詩中夾無散文。書中或間帶詩歌。若虞書之喜起。周書之鳴鵲。亦猶文選楊惲書中。南山一歌。班固賦後。明堂五詩。但其中有主客之分焉。仍不碍散文之體也。至於夏書五子之歌。若以書之常體例之。當亦似太康荒游之事爲主。而五歌似帶出。不知書與春秋不同。書者左史書言。春秋者右史記動。故春秋編年。如綱目。有事必書。而書體如通鑑。非經邦之大訓大戒。弗書也。故此篇以五子之歌命題。是以歌存也。蔡元定曰。五子

憂愁鬱悒、慷慨感厲、情不容已、發爲詩歌、史臣以其作歌之意、序于五章之首、後世序詩、每篇皆有小序、以言作詩之義、其原蓋出諸此、益徵此篇之存、以歌而存也、元定又曰、歌與帝作歌之歌同、蓋亦詩也、存詩體於書部之中、豈不患其雜而不類耶、不知聖人固有深意焉、一以存大禹之戒、一以補夏詩之缺也、其存大禹之戒、奈何曰、道心惟微、人心惟危、故古聖著書、訓戒并垂、大禹之戒、深切著明、以防人心之危、誠萬世不易之經也、故書當二典三謨、洋洋大訓之下、不可無此戒、亦猶虞

選詩定論

卷之一

无

庭歌當喜起明良之下、不可無叢脞一賡也、然禹戒本是散文、如書之訓體、但以世遠湮亡、故孔子刪定、無從收錄、幸而五子因夏室傾覆之餘、猶能稱述其義、櫟括無韻之文、以爲韻語、雖其五章之間、非盡述大禹之戒、然其前後互相發明、大禹之戒、依然具在此、亦猶箕子演大禹之疇、不盡出于禹之原文也、故書載箕子之範、而禹疇傳錄五子之歌、而禹戒昭俱以表禹德之遠也、其補夏詩之缺、奈何曰、子曰、吾學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今川之吾從周、文易象春秋、周禮也、

周所獨也、詩書亦禮也、周與三代共之、書則備具三代矣、而詩獨周之三百篇耳、得無以是爲從周乎、然又不應有商頌五篇、則知夫子未嘗不欲兼存三代之詩也、其商頌五篇之外、缺爾無聞、非刪之也、文獻不足之故耳、至於夏詩、則全缺矣、雖杞之不足徵乎、今觀五子之歌、而知別有其故、蓋商詩五篇、頌之體、而五子之歌、小雅之流也、頌作于治、小雅作于亂、故商頌有五、見賢聖之君六七作、商世之治、多于周世之治、商詩當不減于周詩、至於五子之歌、作於亂、亦猶小弁之詩、作於亂、故

選詩定論

卷之一

三十

齊論稱小弁之怨、而史臣亦稱五子之怨、怨者亂之徵也、元定曰、小弁之詩、父子之怨、五子之歌、兄弟之怨、皆關于古人倫之重、故詩采小弁、書載五子之歌、皆明治之終而亂之始也、但周亂自東遷、邇之西京、已傳世十、二而歷年四百矣、故其詩之多、至于三千有奇、而刪之、猶得三百篇、至平王東遷、始入春秋、戰國若夫五子之歌、去大禹、纔三傳耳、歷年未久、輒遇有窮之變、故雖一旅復興、亦東遷之平王耳、夏室遂以亂終、無異東周之春秋、戰國焉、因知詩亡於東周、而小弁兆東周之始、故

周詩絕筆於小弁。由此觀之。五子之歌。亦夏詩之絕筆也。則是夏之治。少於周之治。當世作者。應爾寥寥。又況自夏以至周季。復隔商代。上下千有餘年。又何怪其歸佚滅乎。故夫子獨取此有韻之文。置之散文之中。使後之讀者。得見夏詩之一班焉。因而悟前乎此者。有全詩矣。其寓溫厚和平之意。于簡潔明肅之中。一代作者之風流。皆可想見。是卽以夏詩之五章。當商頌之五篇。卽以商之五篇。夏之五章。當周之三百篇。可也。○按呂氏曰。五子之歌。當以詩體觀。不當以書體觀。五子之歌。

選詩定論

卷之一

主

一章切于一章。一章述禹教民之訓。二章自咎取亡之道。三章痛惜其都之業。四章反覆家緒之本末。五章盡取憂愧歸之于已。其情極矣。欲觀詩者。先觀書。觀書。舜皋之歌。則見詩之雅。頌觀五子之歌。則見詩之變。風變雅。此論極其精確。因嘆書有化工之妙也。五子之歌。以詩體觀。則帝皋之歌。亦當作詩體觀。而益稷一謨。可當小序。蓋虞庭君臣相與有成。爲一代作史之緣起。卽爲一時作詩之緣起。故由帝皋作歌以前之文。邇至堯之放勳。皆可當小序。而況益稷一篇乎。蓋唐禪虞。虞與唐。

合爲一代。故有虞書而無唐書。虞禪夏。夏不再禪。故書分爲二。然詩則未可分也。何也。書以朝代分。詩以氣運分。故堯舜分典。而不分書。虞夏分書。而不分詩。故以五子之歌。遙繼舜皋。賡歌之後。而詩之六義已全。而正變已備矣。故虞之書。上可合唐。而虞之詩。下可連夏。皆由五子之歌一篇照出。由此而推。一見夏詩之遺。一見夏詩之亡。一見著書有寄府之法。以存古人之斷簡殘篇。詩者韻文之府。書者散文之府。商頌五篇。附之周詩。是謂正寄。五子之歌。載之夏書。是謂旁寄。正寄者。以類相。

選詩定論

卷之一

主

從旁寄者。則非其類。非其類而寄之者。以五子之歌。就舜皋之歌。合兩代之詩。爲一會也。選中六朝詩。運各以代分。而齊梁不分者。亦此義也。○五子之歌。乃漢韋孟諷諫詩之嚆矢。一述祖訓。一述父德。俱以教民爲主。真千秋人君之龜鑑。然五子悔於既亡之後。韋孟諫于未亡之先。楚元不聽諫。故亡。未亡之緒。少康能用悔。故復。既亡之業。尤爲深切著明云。○大禹之戒。本是散文。隳括成歌。更覺意味增長。後人多有隳括散文爲詩者。出平此如選中讀山海經諸詩。是○歌以章分。用其一其。

二表界後世樂府曰解曰。叠亦以此表之。

周書周公居東二年乃作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

史之所載列皆一朝巨典而詩賦之有關於經邦之訓者亦所不遺所以示勸也孔子纂四代之書始虞書中載帝與皋陶之歌詞終周書中載周公之詩曰俱有深意故曰唐虞之際於斯爲盛論才也亦可借以論詩其論才也虞之一當周之二其論詩也虞之一當周之百○直述作詩之由小序之作本此○鴟鴞之詩托於鳥語卽選詩應騶孤雁鳴雲中之宗後世會言之祖

選詩定論

卷之一

三十三

詩大雅嵩高曰吉甫作誦其詩孔碩其風肆好以贈申伯

丞民曰吉甫作誦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詩義雖分六然固有每詩而六義皆脩者如嵩高丞民本雅也俱云吉甫作誦則頌也嵩高曰其風肆好丞民曰穆如清風則風也詩誦申伯山甫而忽自誦其詩與也曰孔碩曰穆直品其詩賦也曰其風肆好曰如清風比也孔碩肆好等目乃後世詩有九品之自○凡贈慰人之詩必肖其人此二詩當以贈申伯慰山甫爲其孔碩等目皆從此拈出故受者無愧色而作者非過辭

云

小雅節南山曰家甫作誦以究王誼

詩之作其于中古乎美之而不以爲諂刺之而不以爲謗所謂三代之直道而行也故節南山之詩刺尹氏及王者公然自署作者之名字而大臣不忌天子不怒其時爲之也非其時而效之則非明哲保身之道矣嗟乎不諱之朝千古難逢空梁落燕泥無所譏而猶取禍焉彼許以爲直者何得借口詩人許我也

巷伯曰寺人孟子作爲此詩凡百君子敬而聽之

選詩定論

卷之一

三十四

詩爲王者之述春秋天子之事春秋主是非詩主美刺兩者皆古今之公道聖王飾之爲刑賞擅之爲威福以控御天下其柄不可一日下移者也移於諸侯勢不得移而大夫移于大夫勢不得移而陪臣在陪臣尤而效之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然有人焉位不齒于陪臣而得權更易更速於諸侯則寺人之禍也然寺人之禍不烈于三代封建之天下而烈於漢唐郡縣之天下何也封建之世諸侯之勢逼郡縣之世天子之勢尊惟諸侯之勢逼故移天子之權也必諸侯者而陪

臣大夫不得凌而先焉。惟天子之勢尊。則漢居九重之上。群臣不得以時接。而寺人之勢難矣。驪則狎狎則信。而小有材之人。日夜窺伺其意旨而逢迎之。故可以移其權於一旦也。較之彼十世五世三世不更易且速哉。然寺人之禍。既未烈於封建之世。奈何代聖人而爲此私愛過計也。不知聖人慮關萬古而智知百世。故於書終泰誓知封建之必壞。而爲郡縣于詩存巷伯知封建之後必有寺人之禍也。而預有以防之。防之維何則亦防之以詩而已何也。聖人既知秦爲郡縣之首。則亦必

選詩定論

卷之一

三五

首受寺人之禍。故於車螯見秦之始有寺人履霜堅冰。不至敗壞如秦趙高不止也。然車螯見於秦風。而此獨係之小雅者。何風以紀俗。俗之趨向皆一君子所獨握者。未見君子寺人之令。則舉國但知有寺人而不知有君子。其俗可知已。所以戒後世之君子。防之於蚤也。雅以序政。政有大小。皆人主與凡百君子所咨疇者。因而爲詩。今爲詩者不在凡百之君子。而乃出於刑人之餘。反令凡百君子敬而聽之。如聽大將軍三令五申然者。不亦慎乎。故聖人係之于雅。爲當時秉政者譏焉。用以

激萬世在庭之君子者。上而格君心之非。消亂於未形。下而力爭以摧其羽翼。使不得逞。此皆凡百君子之責也。然格非之大臣。固不能得之漢唐以後。而樊舞陽之排閹權而令經者也。至李膺李膺之後。極力攻之。百折不回。真得詩人直剛之氣者。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奈何有父腐餘之人。而作詩以媚之哉。詩道其掃地矣。

論語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

選詩定論

卷之一

三五

六經皆以辭訓。而不可以爲典要者。惟易與詩。易惟取象。故六十四卦足窮天道之蘊。詩惟取意。故三百十篇能極人事之變。不可泥其辭也。苟泥其詞。則一卦止爲一卦。一詩止爲一詩。如切瑳琢磨。詩詠衛武。自有正解。而大學解以學修爲止。至善之證。子貢以解可也。未若爲論貧富之證。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后愛曰。詩言志。劉勰曰。詩者持也。志在詩前。持在詩後。思乃作者慘澹經營之一項。然不以正爲訓。而以無邪

爲戒者。志存夙昔。無有不正。及其有所觸。則拙而爲思。或爲時勢所禁持。幽憂過甚。未免過激。而入於邪。於此際而能開之。俾不軼其夙昔之志。斯可以持人之性情。而不墜。此一言所以蔽三百。雖然。古來詩人。不必皆聖賢。故詩人之思。不必盡無邪。而讀者要宜作無邪觀。苟能守此一言爲升頭。雖千萬世之詩。皆可蔽之。何有於選。○未刪之詩。凡三千有奇。夫子刪而存者。僅什一耳。此選家之始。三百蔽於一言。以約御博之法。○魯頌駉。原詠馬之繁息。題本最盛。而詩人歸諸牧者之思。無邪。選詩定論

卷之一

三

蓋最精之理語也。前宋謝客遊覽。中間忽作理語。最有意。後宋專以議論爲詩。腐矣。

子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後素。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

昔人爲詩。貴于妙悟。而論詩亦然。晉王丞相與客談。惟聲無哀樂。養生言盡意。三理宛轉關生。無所不至。其悟有絕人者。況起悟于詩乎。如素絢之詩。自詠頌人之容顏耳。何與于繪事。而夫子解以繪。何與于禮事。而子夏悟及禮後。尤所謂透徹之悟。○子貢之悟在詩前。故夫

子先許以可與言詩。而後嘆其告往知來。乃作大傳。之本。領子夏之悟在詩後。故夫子先嘆其起予。而後許以可與言詩。乃作小序之本。領。○夫子刪定經目有六。而傳文者僅四。易有筆無削。春秋有筆有削。惟詩與書。皆有削無筆。但其於書也。篇而削之。其於詩也。不僅削其篇。而併削其句。夫咏佳人之詩。至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可謂傳神之極致矣。而忽挿素以爲物。一句。比于賦之末文。不貫意不屬。不亦贅甚乎。故削之。政所以全其瑜也。由此推之。詩之爲體。累字而句。累句而章。累章而篇。篇而削之。其約三千而爲三百。人所知也。然亦有削章而存篇。削句而存章。削字而存句者。微此則無從而微之矣。

選詩定論

卷之一

三

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

、亦論亦贊。此後世詩品評諸篇之鼻祖。○此第就關雎之聲音論耳。然無是至正之性情。亦無是至和之聲音也。迨至六朝。人非至聖。何由得性情之正。故選於詩。寧收哀而傷者。斷不取樂而淫者。是亦不得中行而思狂狷之意。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

文章以六經爲本。六經以四詩爲首。故文選備諸文之體。其總序皆原本於詩之六義。可謂能識其大。

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

詩禮樂王者治世之器。興立成。舉人淑身之功也。然三者之中。詩爲最要。蓋人非禮不立。而禮非詩不立。故當事則賦詩。見志人非樂不成。而樂非詩不成。故登歌必依詩爲章。是以古之聖王。以禮樂治世。政以詩治世也。蓋莫盛於三代之際矣。然詩孔子刪而存者。周家半代。

選詩定論

卷之一

完

之詩耳。而東周以後。西周以前。湮滅無傳。而謂莫盛三代者。蓋以禮樂之運推之而知其然也。何也。後世以禮樂爲治天下之一端。而三代以禮樂爲治天下之全具。故周詩三千有奇。實爲一代禮樂之主。用之不勝用也。孔子約之爲三百。爲萬世法。固已足供禮樂之用。而無不給之虞矣。至於殷詩雖亡。見於經者。尚有商頌五篇。夫頌者容也。所以形容盛德也。殷賢聖之君六七作。其美盛德之形容者。寧止此五篇也。且殷之賢聖既六七作。迭風善政。流傳後世。其在當時君臣交相勸戒。豈無

雅耶。況商風數章。雖繫周詩。然詩中所紀。率太王以前。

事。當時普天皆殷土。率土皆殷臣。則商風寧非殷詩耶。

且周南召南。爲列風之始。雖周家王業所基。然推文王。

以服事殷之心。雖周南召南皆殷詩可也。假令紂惡終。

悛。則亦爲衛風之淇澳。魯頌之閟宮而已。夫周未受命。

不過殷之一州耳。彼千八百國之衆。詎無詩可采耶。若。

夫夏之去周。較殷之去周尤遠。然五子之歌。見夏書。亦。

猶小雅之小弁耳。孟子所引夏謠。則風也。九序維歌。頌。

在大雅之章矣。雖夏世亂多。而詩固不廢也。孔子曰。吾。

學殷禮。有宋存焉。吾學夏禮。杞不足徵。今用之。吾從周。

蓋謂吾言無徵。罪在杞宋。非謂夏殷之禮樂。遂滅於周。

也。然夏殷之禮樂。不滅於周。則夏殷之詩之多。當亦不。

滅於周矣。更稽唐虞。詩名始見。郊天禘祖。製爲章韶之。

樂者。其聲之所依。律之所和。皆詩也。且天子五載一巡。

太史載筆而從。無有留滯之嗟。而八方所獻。萬有餘國。

國采其一。固已萬詩矣。由此論之。詩之名雖始於此。而。

實不始於此時也。蓋山孔子刪書。斷自二典耳。譬之滯。

未有書契。先有聲歌。則詩固已肇於生民之始矣。聖人知之。以爲此性情之道。不可遏抑。故緣之爲禮。譜之爲樂。以持天下萬世之性情。而使不敗墜者。詩之功固前於禮樂也。所以詩之爲道。與禮樂合。則泰矣。雖亦不至獨傷。故三代之際。詩居禮樂之中。孔子刪之。而彌盛。六朝之時。詩出禮樂之外。梁氏選之。而亦存。故學人存修。禮樂不可斯須去身。尤不可斯須去詩也。詩之爲道。世以之終。古人以之終身云。

師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

選詩定論

卷之一

望

樂依詩而作。詩有六義。風雅頌三者。爲經。爲體。與賦比三者。爲緯。爲用。苟有合於風雅之旨。或奏之朝。或奏之廟。或奏之房中。無有不可入樂者。不止三百篇。卽彼被刪之二千八百篇。亦無有不可入樂者。所以然者。三代之時。庠序之教。謹而論詩之權在上。不在下也。惟其謹。庠序之教。則春夏羽籥。秋冬詩書。凡一切訓學聲學。俱已嫻習於成童之時。故他日造爲詩歌。聲調兼善。且雅頌國之大事。作之朝廟。於律呂有不協者。雖國風采之民間。出於匹夫婦之手。然太史六同以審音。乃其世掌。

設有不協。太史弗采之矣。況采而貢諸朝。且借雅頌。爲業耶。此古之詩。章卽古之樂章也。迨於秦焚滅經籍。漢世列帝。遂於詩外。別立樂府。以爲樂章。而詩止爲吟誦之具。不復被以管絃矣。豈惟詩。卽以樂府論之。除漢三候之章。秋風之辭。與魏氏父子歌行。已經入樂。他如陸士衡。鮑明遠輩。所擬諸樂府題。未必一一堪被管絃也。蓋陸鮑諸公。雖一代名宿。率治辭而不治聲。所擬諸篇。不過述之懸上。未嘗度以管絃。而論詩者。亦第擬其詞華。未有以絲竹度之者。是以既不采於太史。復不

選詩定論

卷之一

望

貢之天子。卽有十二應制之作。亦未嘗付之協律氏也。此詩所以不入樂之由。其在選之外者。吾不敢知。凡選中之詩。固無不可入樂也。何者。選詩無不合風雅之旨者。特當時無能爲之譜。非不可譜也。獨東晉補亡六詩。爲燕享及鄉飲所必須。故後人譜之。而他詩之關於用者。不服譜云。○孔子身爲匹夫。余以爲論詩之權在上。何也。刪詩者。天子之事也。蕭統貴爲太子。余以爲論詩之權在下。何也。選詩者。文人之事也。○曲之始。秦曰鉦。曰豉。曲之終。秦曰亂。此卽後世樂府之原。○詩體雅淡。

洋洋盈耳。惟樂府斯然。此樂府與詩分體之始。各得其所。此詩家諸體之所由分。

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禮與樂相須不離。故周禮在魯。周樂亦在魯。魯爲當世之宗國。非此無以爲諸國宗。故樂之在魯。世世修之。勿絕也。襄公之世。吳季子札觀樂于魯。六代之樂俱懸。不止一。周十五國之風俱奏。不止一。魯使當時有不正之樂。不得所之雅頌。以季子之賢。知音樂何爲而興嘆也耶。則樂之不正。雅頌之不得其所。必在季子觀樂之後矣。蓋樂之傳也。雖在器數。而實以人爲主。後之樂官賤。而古之樂官重。是以古之賢人不得志者。多仕爲伶官。則古樂之不至廢墜者。此耳。魯至昭定之世。公室弱。極而大夫陪臣之勢日張。魯樂官之賢者。耻爲私門所役。于是太師棼適齊。亞飯干適楚。三飯僚適蔡。四飯缺適秦。播鼗武人于漢。少師陽擊磬襄入于海。群英雲散。樂署遂空。所餘無知之風伶。恃技作聰。任其自爲。主張雖新。進優工。憚于肄業之勞。輒趨苟便。此樂章凋亂之由。加以乾侯之役。魯國頻年無君。遂視爲不急之務。而

選詩定論

卷之一

聖

三家之徒。方幸樂章之凋亂。可飾其僭竊之私。此樂章之凋亂。所以不可卒復。故孔子起而正之。然而必待反魯之後。何也。樂以詩爲主。而詩兼有詞。情聲情雅頌作于朝廟。其詞聲俱無有異。而風采于列土。其詞情或同。而聲情則稍異。卽如同一。衛詩也。或采之衛。則曰衛風。采之邶。則曰邶風。采之鄘。則曰鄘風。是當各依其本土之聲。以歌之者也。猶之一。周詩也。采之周南。則曰周南。采之召南。則曰召南。采之幽則曰幽風。采之王城。則曰王風。是又宜以其本土之聲。歌之者也。竊按孔子生平

選詩定論

卷之一

四

適衛凡六。此則最後之一番也。遊衛既屢。則其聲之爲衛。爲邶。爲鄘。莫不諳之。已熱心知其意。故歸而正樂。因以三國之聲。歌衛詩。而衛之樂正。由而推之。以四國之聲。歌周詩。而周之樂正。夫周者成周之故都。而衛者有商之舊墟。此二者天下三大都會也。其人稠雜而居。最爲難正。此而克正。則十五國之風。無一不歸于正矣。夫列國之風。旣以各土之聲。辨則正之固難。而雅頌又無異聲。其辨尤微。則正之不更難乎。然使雅頌而無辨也。則又何爲分雅頌爲二義也。則亦辨之得其所而已。所

者。屬辭之體也。譬之人身。五官百骸。各有一定之位置。不可顛錯者也。雅者。彰政治之失得。君也。爰諮而爰詢。臣也。嘉謀而嘉獻。其屬辭有剴切切之致焉。雅之所也。頌者。美盛德之形容。天也以祈而以報。親也。紀功而紀德。其屬詞有雍雍肅肅之致焉。頌之所也。後人誤註。以爲雅之所在朝。頌之所在廟。此三尺之童。皆能知之。何待孔子又何待孔子。自衛反魯之後。耶其云不得其所者。謂誤以頌爲雅。誤以雅爲頌耳。今按之三百篇。周頌若干。魯頌若干。大雅若干。小雅若干。固井然爾。不知

選詩定論

卷之一

四五

此當孔子刪定之後。雅頌已各得其所矣。而前此魯人。誤以雅之某篇爲頌。頌之某篇爲雅。其跡已泯而莫可考矣。然當此刪定之後。後世猶有不經之論。卽如幽之七月。孔子因居然列之風矣。後人尚云。惟前三章得爲風。其章應爲頌。其章應爲雅。夫風與雅頌。迥若蒼素。猶然爲此論。而況雅之與頌。尤相類而難別者乎。苟非孔子萬世之下。孰爲折衷。○樂以詩爲主。詩爲總稱。風雅頌者。詩之分稱也。樂爲總稱。南雅頌者。樂之分稱也。此語然後二字直貫下。樂正二字及雅頌各得其所。六字

樂正二字。以爲論詩耶。宜從詩之分稱。而曰風正。以爲論樂耶。宜從樂之分稱。而曰南正。然而不曰風者。國風之名。後儒不得已而加之。古無此稱。故聖人亦不爲創立也。不曰南者。南止于周名。而不足該十五國之聲。故寧從樂之總稱。卽以下文雅頌之闕處照之。而知其以樂之總稱代南之分稱也。其不用詩之總稱者。聖人以詩正樂。非以樂正詩也。惟以樂之總稱代專稱。依顯得所之雅頌爲樂之分稱。而非詩之分稱。蓋此而言樂。皆就既正以後之效驗言之。故曰非以樂正詩。而以詩正

選詩定論

卷之一

四六

樂也。故詩有經。而樂經無傳。文云。○聲以表內。成于土。風言以指物。肇于方。始故不惟各國之聲不同。而言亦不同。聲之不同。是曰土音。言之不同。是曰方言。如輶軒錄所載。方言有曰。秦晉之間。謂好曰娥。則知古詩十九首之娥娥紅粉妝。其詩出于西京之人無疑也。然此法止可考證古詩。而不可施之後來。何也。古人雖富有學問。其詩發于情。彼此無所沿襲。十五國風中。雖遵周家同文之制。而方言往往而有之。漢之初。猶爲近古。至于魏晉以來。詩道益盛。家肆爲業。人私爲集。于是尋章

摘句綴以成篇如前所云娥娥西北之語而吳歌楚謳咸爾取用如遊蜂采蕊花色遂爲變亂無復可執以相別矣○三百篇詩經孔子之刪定風雅頌之體粲然別矣武謂漢魏以來之詩未經聖人之刪定故無復風雅頌之辨不知此漢魏以後風雅頌之體不可分亦不必分也亦存其意而已三百篇當封建之世故有列國之風郡縣以還天下一國四海一家焉有國風之名故古人之詩繫一國之風俗太史采之而貢于天府後人爲詩繫一人之感遇自手錄之傳之名山孟子云詩亡然

選詩定論

卷之一

七

後春秋作先儒專指國風其說良有以也古者君臣之情睚故政無大小必諏必詢是以有雅後世君臣之勢懸獻可之時少故入選者唯韋孟諷諫一首合乎小雅及武帝柏梁狎褻之極至于囁妃女唇俳優之極至于迫詰屈曲晉宋以後其宴享皆用世俗之樂間雜以優倡百戲是古者情睚而反尊後世勢懸而反褻此二雅之所以淪亡也獨是頌之一體用以郊社禘嘗其禮萬不可廢漢魏以後特命文臣製詞漢樂府十九首如天馬寶鼎之歌詞華而事褻魏晉多諛詞選之所收者類

延之郊祀歌二首詞稍馴雅本爲宋製至謝超宗寶易數字遂用之蕭齊惟其泛而不切故可移借試觀三百篇不惟商頌不可移爲周頌卽頌文者不可移而武頌武者不可移而成蓋列聖各各有其功德足當其頌耳因而知後世古樂之不復非由器亡數亡乃詩亡亦非詩亡乃亡當頌詩之功德也無當頌之功德卽謂之頌亡亦可也如此風雅頌之體俱亡故分之而不可分也然則欲復古樂必先復此三體乎曰不必三體之不可復亦猶封建之不可復也明末有吳郡孫慎行者嘗爲

選詩定論

卷之一

八

唐詩選以一人感遇之詩爲風以一時紀事之詩爲雅一朝紀功之詩爲頌卽予所云存其意是也然而非其本也則欲復古樂者當以修德爲本○魯論又載夫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可見季子觀樂之後魯之肄業亦不復及韶矣不然如天之覆如地之載孔子醉心久矣又何待在齊而始嘆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此可參稽樂之不正雅頌失所之故矣○夫子適衛而後正樂在齊而始聞韶可見馬遷之史少陵之詩皆得力于游覽

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

詩之存者什一耳刪者什九矣其逸往往雜見於子史所稱引然終不得刪之意惟此詩特有論斷云云夫子刪詩之旨固已彰明較著然逸詩傳者絕少而六朝之詩其不見選者猶未亡也由此推之可得昭明取舍之大端矣蓋昭明之選雖未云極然亦原本於刪詩之旨者也

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

逸詩定論

卷之一

五

此論學詩之益細玩之六義俱備興發性情之感即興觀備得失之林風也群萃臣民之心頌也怨者小雅之

流通事父遠事君直賦忠孝之大節而草木鳥獸之名乃博洽之君子所托類則此耳故此論興學者最益最切最備云○事父事君一篇之大綱而前之興觀群怨乃其本領即莆田林氏所云爲忠孝之臣子易爲風雅之臣子難也至多識鳥獸草木之名乃餘力以學文耳○詩不合六義不可言詩然風雅頌三者爲經各有定

體帶人範之而厥文晦孔子正之而厥義明興賦比三者爲緯本無定界昔人渾之而厥義存後儒分之而厥義亡○詩以興爲主興者興也故曰詩可以興又曰興於詩賦者直寫其興此者曲寫其興也如關雎一詩三義皆備而說者單係之曰興也失其旨矣

子謂伯魚曰女爲周南召南矣乎人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伯魚曰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子未學詩乎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

夫子教子見於論語者二俱以學詩爲主面牆之戒非

逸詩定論

卷之一

五

是無以立見詩貴力行趨庭之訓非詩無以言見詩貴淹通故杜少陵曰詩是吾家事又曰課兒讀文選是其前之所承後之所遺皆詩也詩固傳家之美業矣

孟子昔者公劉好貨詩云乃積乃倉乃敷糗糧于橐于囊思戰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啟行故居有有積倉行者有裹糧然後可以爰方啟行昔者太王好色愛厥妃詩云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孕當是時也內無怨女外無曠夫

魏將公劉太公賴作好貨好色前不以爲枉後不以爲

妄者。蓋食色天性也。造物所不能絕。聖王所不能禁。故書曰。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故聖王聰明以爲之主。非過其欲。政養其欲也。古聖人知其然。欲而不貪。樂而不淫。以是爲大中至正之道。後之儒生。懲貪而併絕欲。戒淫而併廢樂。充而類之。必至人道熄而人類滅矣。其患在干不近人情耳。豈知靈均以婚姻申意。靖節以衣食爲端。從來無不近人情之詩人也。奈何以不近人情之解解之。○於二詩之前。各綴一語。如小序。然方於詩後發議論。此說詩之又一法也。詩前二語。却是絕妙詩柄。

選詩定論

卷之一

五

不寒不酸。至好色下。更着愛厥妃三字。觀得出色風流。詩後數語曰。居曰內。曰外。點得最醒。于居行各用一有字。正訓于內外。各用一無字。反訓全要照出。戰國時多少室家。此偶之嘆。居有積倉。行有裹糧。然後可以爰方啟行。內無怨女。外無曠夫。然後可以爰及姜女。不然。徒爲口實。如明皇之好色。莊宗之好貨。又奚取哉。

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作詩有作者意。說詩有說者意。或敢侮予。是作者常言。

語。慮患之深。誰敢侮之。是說者旁觀語。見理之真。○陽鶚之詩。爲後世舍官之祖。其義本比也。能治其國家。用正意疏詩意。蒸民乃賦。體於原文。不復更減一字。但加必也故。三箇虛字。便疏得詩意雪亮。真後儒所未及。○孟子說詩。多引孔子。此余作選詩正論。必尊四聖之緣起。

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爲有。公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

一代所行之典制。專掌于史氏。亦散見于詩。當其時。或有史不敢書。而詩敢言者。況世遠事湮。史可滅。而詩不可滅乎。故于與氏于籍去之後。能知周家之田制者。獨賴此詩之存。推此以論選詩。凡六朝之因革損益。一切典故。躍然在目。且更有傳史氏不傳者。

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

子與氏身通六經。而最工於詩。書春秋。幾希數章。論列聖之存心。皆本三經之秘旨。而於論詩。特精其論。列聖始於舜。終于武周。本之書。論孔子本之春秋。中間止此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幾及論詩耳。只

此二句關鎖得好。遂覺前之論書後之論春秋莫非論詩耳。何也。之三經者皆史也。國之大事太史掌之。厥職主文。然文有二。一曰無韻之文。一曰有韻之文。其無韻之文卽書也。作于史官。君有舉則左書言右書動。太史受而藏之金縢。孝子慈孫敬而視之以爲鑑戒焉。其有韻之文卽詩也。或作於朝。或作于野。太史采之而貢於王。王召太師而肄爲業。讌而奏之房中。而方俗之貞淫政教之得失不煩章疏而洞然心耳之際。以是昭王者之睿智焉。享燕以貺列國。其美者不啻車服之榮。其刺

選詩定論

卷之一

五三

者辱甚於黜爵削地。以是當王者之彰瘡焉。譬之人身。天下其骸而存者一切治天下之具。人之動作也有韻之史猶人之脉。無韻之史猶人之絡。絡能隨飲食之滋液以傳送於周身也。然終屬陰而冷。不有以煖之則滋液凝滯而不行。惟脉性熱屬陽足以煖之。故絡之所在脉必隨焉。之二者缺一不可。然又要人之神氣疏通其機。俾上下往來周流無停。則神氣旺而元氣自固。此古之王者五載一巡。群后四朝。敬述幾通天下未嘗一日息也。如書所載東巡之禮。肆觀柴望協時同律其迹之

見於文者衆然矣。今反弗取焉而獨掇其遺事如明倫祭物等一切憂勤惕厲之懷者。蓋必有明倫祭物之王心斯可以行協時同律之王迹。王心固王迹之本也。此善於說書而不死於書者也。後世王迹之熄正熄于無憂勤惕厲之王心耳。詩亡非謂天下之人從此不復作詩矣。夫有韻之文不同無韻之文。無韻之文或有緣而起或有迫而應。不盡出於人之性情者也。詩者性情之善物也。有諸內必行於外。志一動氣自有不可強不可遏。亦如樂之必笑哀之必啼。雖曰春秋作於詩亡之後。

選詩定論

卷之一

五四

然入春秋之世。魯人閔官衛人木瓜事關齊桓而晉文有乘車之賦。秦穆有黃鳥之什。性情未嘗一日亡而詩又何嘗一日亡也。所謂詩亡者蓋以王迹之熄耳。王迹既熄則輶軒之使不出而風亡。朝聘之禮不行而雅亡矣。然有韻之史雖亡而無韻之史固在。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是也。孔子因魯史之文與事竊取其義而作爲春秋。以是非兼美刺也。而孟子之好辯則又以舌代筆矣。總之孟子之意蓋分古今之天下爲二段而治之一以治往者一以治來者。其往者自西周沂而上之

數千年之天下而以舜治之禹湯文武周公五聖人爲輔其治之具以書而兼詩自東周順而下之以及萬世之天下而以孔子治之孟子爲輔其治以春秋要之列聖之治以詩以書其取裁兼有韻無韻兩史而又有列聖之迭承則稍易至孔子則有韻之史亡而獨賴無韻之一史則較難至孟子當諸侯去籍之後并無韻之史亦亡而以三寸之舌代千古之筆則更難而以爲能治萬世之天下者何也西周以前封建之天下也故可以詩書治之而有餘東周以後郡縣之漸也封建廢則井田必廢一旦有事必有匹夫而假桓文之義如曹瞞一流者大亂之道也故孔子作春秋以治桓文夫千古之至雄傑而難治者莫如桓文而不能不聽治者萬世可知也封建廢則學校亦廢幸而無事必有以愚夫而託楊墨之效而爲釋氏諸派者大亂之道也故孟子以言拒楊墨夫千古之至堅僻者莫如楊墨而不能不聽治雖萬世可知也雖然道不虛行存乎其人其人之生而有所資則逸無所資則勞列聖孔子有所資矣孟子無所資而猶奮然張其威神以力爭之生平孟子之後者

有所資而無詩不亦愈乎國可滅史未滅戰國以後無韻之史未嘗不備是亦一資也然已爲大方者負之而去其書二十餘家未必復當於義而史記漢書新唐書五代史其矯矯者而要以朱子之綱目爲集大成蓋其義本之春秋也至于有韻之史如漢道如唐制斐然成章初未有取其義者何也世之論詩者以爲今之詩非古之詩者古以詩爲經世之方而後世不獨以爲適情之具飾治之文而已卽唐制所以取士亦僅如今日之帖括而較之肄業以教胥子作樂以悅元侯其用迥不侔矣而不知詩本六義故學之以治已而有興觀群怨之益以治人而成敦厚溫文之教苟有合於風雅之義今之詩由古之詩也則漢道唐制是烏能已於論哉論之云者亦曰竊取其義云爾○邵伯雍皇極經世以易詩書春秋分是帝王霸之世亦是此意至其以經法天乃以詩屬秋者蓋詩以聲爲主聲在五行爲金秋於五行亦爲金宋玉悲秋直爲詩家三昧故王孝伯教人痛飲熱讀雄騷

咸丘蒙曰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而辨既爲天子矣敢問瞽瞍之非臣如何曰是詩也非是之謂也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謂得之如以辭而已矣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信斯言也是周無遺民也

詩有內有外顯於外者曰文曰辭蘊於內者曰志曰意此意字與思無邪思字皆出於志然有辨思就其慘澹經營言之意就其淋漓盡興言之則志古之志而意古人之意故選詩中每每以古意命題是也漢宋諸儒以

選詩定論

卷之一

七

一志字屬古人而意爲自己之意夫我非古人而以己意說之其賢於蒙之見也幾何矣不知志者古人心事以意爲典載志而遊或方或無方意之所到即志之所在故以古人之意求古人之志乃就詩論詩猶之以人治人也即以此詩論之不得養父母其志也普天云云文辭也莫非王事我獨賢勞其意也其辭有害其意無害故用此意以逆之而得其志在養親而已以字如春秋以師之以更推而論之則子之驢其詞如拈如喚其意如醉如夢倏而上倏而下倏而東西南北倏而

莊嚴游太古倏而荒淫混濁世其意多蕩其志不迷望而知其出於忠君愛國者其文擷香草其辭托兮些不必深索但得其忠君愛國之志可耳然論志之法通乎論人論世故選中如阮籍陸機等人多不亮其志吾因其詩合騷意而特表其耿介之志陶靖節之志見白于世久矣吾因其得聖人欲立欲達之意而進求其康濟之志○非是之謂乃是駁說詩者○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乃衛宏小序朱子詩柄所自○普天四句周餘二句皆極形容之辭然普天四句言多語本無病說

選詩定論

卷之一

七

者自害周餘二句言少語微有病於理不害六朝多用此法唐人猶工○雲漢之詩篇數章本爲閔旱而作特摘其首句俾彼雲漢二字爲題三百篇關雎小弁凱風皆如此故選詩多不着題或先有詩而後錄題子建之朔風乃其遺意○不以文害辭此爲說詩者言非爲作詩者解也一字之文足害一句之辭於此得鍊字之法其法散見後論○不以辭害意亦爲說詩者言一句之辭足害一篇之意可見琢句須工然却不外鍊字之法于鍊得譬則句自健耳○詩篇有如下千章章有如下千句

其法最爲要緊。故篇有篇法。章有章法。起落前後。有一
定之局。而辭之多寡不拘也。○普天四句。對偶之始。亦
扇面對之始。亦流水對之始。

以友天下之善士爲未足。又尚論古之人。誦其詩。讀其書。
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

世字見於文有二義。從言之曰世。運積時而成。古橫言
之曰世界。積人而成天下。故天下者我之世。其世者古
人之天下也。我與古人不相及者。積時使然。然有相及
者。古人之詩書在焉。古人有詩書。是古人懸以其人待

選詩定論

卷之一

五

知于我。我有誦讀。是我遙以其知逆于古人。是不得徒
誦其詩。當尚論其人。然論其人。必先論其世者何也。使
生乎天之下。或無多人。或多人而皆善士。固無有同異
也。偏黨何由而生。亦無愛憎也。譏議何由而起。無奈天
下之共我而生者。林林爾。總總爾。攻取不得不繁。于是
黨同伐異。相傾相軋。遂成一牢不可破之局。君子生當
此世。欲爭之而不得。欲不爭而又不獲已。不能直達其
性。則慮不得不深。心不得不危。故人必與世相關也。然
未可以我之世例之。蓋古人自有古人之世也。不殄厥

愷。文王之世也。愷於群小。孔子之世也。苟不論其世爲
何世。安知其人爲何如人乎。余之論選詩義。取諸此。其
六朝詩人列傳。倣知人而作。六朝詩人紀年。又因論世
而起云。

詩云。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夷。好是懿德。孔子曰。爲
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夷也。故好是懿
德。

道卽理也。詩以理爲骨。然骨欲藏。不欲露。故詩人之妙
全在含蓄。而有餘不盡之意。以待後來明眼人指破。如

選詩定論

卷之一

六

蒸民之詩。本性命之理。未雨之詩。乃經濟之理。孔子各
以知道二字點出。直使兩詩之精神活現。真萬古評詩
之極則。

公孫丑曰。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孟子曰。君子
居是國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悌忠
信。不素餐兮。孰大於是。

詩者。古人閱歷之實境。苟非親遇其事。履其地。目觀其
景。若物而任耳任臆。只是猜謎。不謂解詩。此篇雖是論
詩。然却不爲於詩有所疑難而發。乃其胸中久感傳食

諸侯云云之事。假此爲端。如子貢本問衛君而託詞於夷齊然。孟子知其意。故直以已之行事解之。却與原詩。脗合。可見解詩無死法。能得其大意所存。卽以已之行事。解古人之詩可。或以已之心事。解古人之詩亦可。

公孫丑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怨曰。固哉。高叟之爲詩也。有人於此。越人闢弓而射之。則已談笑而道之。無他。疏之也。其兄闢弓而射之。則已垂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也。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固矣。夫高叟之爲詩也。曰。凱風。何以不怨曰。凱風親之過小者。

選詩定論

卷之一

李

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磯亦不孝也。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

凡古人作詩。其操心既深。其托詞復奧。後之學者。不能遽通。往往借其人之他詩。互相參及。借他人之詩。互相參。或反相照。始能心知其意。是篇借風之凱風。以形小雅之小弁。是亦說詩之一道也。況六朝之詩。總一漢道。作者通相祖述。前後一脉相承。或欲繼美。或欲分偏鼎峙。或更欲跨而上之。故其擗管鈞思。或避或化。或廣其

意。或補其缺。或翻其案。莫不暗暗針芥。相對處。選中不獨擬詩及招隱等詩爲然也。況夫出於一手者。如潘之二縣。陸之赴洛。雖作不同時。亦皆遙相照映。俱可互相參証。云。高子曰。三兮。戰國之時。已有妄人妄評。曰。小人就詩品而論。曰。怨。就詩意而論。○怨。高子以一字評詩。固孟子亦以一字評詩者。○繪事後素。罕譬而喻。挽弓而射。愈疏。不可磯。多譬而喻。○凡論不能直致。方引古人古語爲証。故曰。引証弱也。不得已而用之。引孔子壓倒高子。引孔子之言。形容高子之固。○詩以仁

選詩定論

卷之一

李

爲本。此溫柔敦厚。所以爲詩教也。然亦有詩而出於怨何也。仁與忍相反。遭時辛苦。而付君父之理。亂於不聞。則忍矣。故孝又爲仁之本。其道極大。小弁之怨。非其至。故有取大舜之慕。慕卽怨也。往田之號泣。怨慕并稱。而此言慕。不言怨。怨之迹化矣。此真君子之道。詩中之文。王周公足以當之。而遇其變。故有取於詩外之大舜也。然大舜雖有家庭之變。亦非小弁之比。特引爲小弁說法。言小弁之怨。纔免於小人耳。必如五十之慕。斯合君子之道焉。此孟子論詩。極有酌量處。總之。仁也。孝也。慕

也。各以一字正逆他怨字。至於曰戚曰疏曰穢皆以一字旁逆他怨字。此又行文之妙。

憂心悄悄。愠於群小。孔子也。雖不殄厥愠。亦不曷厥問。文王也。

相舟本共姜之詩。而硬補作孔子。綠之章。本太王之詩。而硬補作文王。自此論一出。遂覺二詩恰是二聖人之詩。確不可移。此說詩者之神化也。知此則有蘇李之人。不必更問其詩。有十九首詩。不必更求其人。何也。河梁數首。即出後人所擬。亦不碍其爲蘇李之詩。而十九首

選詩定論

卷之一

壹

既合風詩之旨。以爲枚乘可。以爲傅毅可。即別任取一古人當之。亦無不可。○小人之性情伎倆。只是一慍字。君子之作用本領。只是一憂字。此二詩兩邊俱有慍字。蓋指崇侯季孫一輩人。兩聖人之遇同。憂字却單屬孔子。邊繫詞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二聖人實有同心也。推此見古人之詩。無不出於憂心者。

詩云。邦畿千里。至是以沒世不忘也。○詩曰。衣錦尚絀。至矣。

詩以聲音爲主人之聲音。凡五萬有奇。命物指事用之。

不勝川。聖人言出爲律。不尚難鳴之音。選取其雅馴者。用之。故選音而爲言。以達內於外。選言而爲字。以鄰近於遠。貽今於後。選字而爲文。紀古今之蹟。窮天地之賾。選文而爲詩。事人而人情淡。事神而神靈脫。詩也者。文

之極精。言之極粹。音之極純者也。故曾子傳大學至止善。子思述中庸至卒章。皆本詩發論。不自爲論者。理到極精。極微之處。非此極精極微之文。不能抉發剔髓而使之出。則詩固剗理之利器矣。○子思大賢之流。其爲文。猶規摹曾子。後人之才。萬萬不及。乃無所本而臆創。何也。大學自邦畿千里至末章。共五節。中庸自衣錦尚絀至至矣。亦五節。節節相對。此後人擬詩所本。而中庸不大云云三詩。其音節最緊。若離騷之亂詞。乃子思所添。後人擬詩於原詩。頗有增減。以此。○大學釋止善。拓之彌大。中庸至末章。敘之愈密。

詩云。鸛鳴。天魚躍於淵。言其上下察也。

詩自咏鸛爲耳。何與選聲事。子思引以証賢隱。而曰。上下察。是論詩者之妙悟。程子復以証戒慎。曰。勿忘助。是論論詩者之妙悟。其論似愈推而愈遠。實漸遠而漸近。

選詩定論

卷之一

六古

夫。此釋機也。古人以維樂物詩。奉樂業。文人為最上。乘者是也。

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宜爾室家。樂爾妻孥。子曰。父母其順矣乎。

或原詩之所有。煩而廣之。或原詩之所無。取而補之。則盡詩之致而已。

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之所以為文也。純亦不已。

不已。可以言天。而不可言人。純。可言人。而不可言天。此

選詩定論

卷之一

李孟

紙用一亦字。新合。應。天亦可言。純。人亦可言。不已。說詩。有此妙悟。自有此筆力。

六朝選詩定論卷之一

六朝選詩定論卷之二

唯學吳 洪伯其甫著

統論古今之詩

自有詩以來。厥變已極。今欲論其興廢盛衰之故。將以今之詩。分為三際。自三百篇為一際。孟子所云。王迹遐逝。詩為一際。杜甫所云。漢唐以後。諸近體詩為一際。今人所沿之唐制是也。此三際者。皆以詩分時者也。每際之中。年歷千餘。代經數更。則每際之中。又有年代之變焉。是又以時分詩也。新都吳士奇曰。世有升降。漢魏晉宋齊梁之不三百篇。與唐之不漢魏晉宋齊梁。皆世使然也。因演之以表。

詩際表

一際

虞 六十一年 始有詩名

夏 四百五十八年 詩不存

商 六百四十四年 詩止有商頌五篇

西周 詩存

三百篇。家一代之詩。而統謂王迹。蓋連夏商宋武

選詩定論

卷之二

一

而言耳。然夏商無傳詩，何為併及之？蓋夏商非無詩也。杞宋無傳耳。觀商頌五篇，則知夏商之佚詩不少。其當亦不減於周。夫子刪詩，但據當日之所存者，而以周之三百篇該夏商二代之詩矣。序三代之詩，而先以有虞者，林氏曰：虞庭三歌三百篇之權輿也。虞帝之終周王之終也。詩之為道，囊括帝王矣。不及東周者，孟子曰：土者之迹熄而詩亡也。

二際

東周

詩亡

楚人始作離騷

選詩定論

卷之二

三

秦

詩亡

西漢
一百一十三年

選詩
騷亡賦興

東漢
一百一十三年

選詩

魏
四十六年

選詩

晉
一百五十二年

選詩

宋
六十二年

選詩

齊
二十二年

選詩

梁
五十四年

選詩

漢魏晉齊梁陳隋八代之詩總一漢道今止序六朝

而不及。然者，楚辭之興，接昭明太子卒，平樂天監之

十三年，而選後之作者，如何選之徒，往往未絕孔子維

立定哀之世，王澤已竭，則後無詩矣。故選不盡乎梁而

刪已盡乎周也。夫刪盡乎周，而王迹終，選未盡乎梁而

漢道亦終，況乎陳隋之音，又靡于齊梁者乎？然王迹與

漢道同一有終，乃漢道全于始，而王迹之始獨缺焉。何

也？蓋宇宙之文章，典冊雖出于作述之手，而造物實司

其秘。故孔子之生，晚昭明之死，蚤彼造物者，定有斟酌

天之生孔子，將以刪詩定萬古人倫之則者也。生之弗

選詩定論

卷之二

三

晚則弗備生之太晚，將周詩亦同夏商周俱佚矣。其于

昭明也，或假之年，使陳隋之詩得與於選，將何以見陳

隋為有唐之驅除乎？此序漢道者所不遠也。然不始于

漢而先以東周，何也？東周無詩而有離騷，漢道祖三百

篇而宗離騷也。

三際

陳

詩無選

隋

詩無選

世以朝代稱詩者，曰漢魏曰六朝，曰唐今割陳隋另列

者為選所限故用以為唐人之濫觴耳

唐詩

詩餘始盛

五代

無詩

宋

無詩

金始變詩餘為董解元詞

元

無詩

始有北曲南詞

明

古詩宗選
律詩宗唐

漢道之於三百篇迥以別矣唐制原本於漢道而分為兩際者譬之治道三百篇猶之封建也漢以後之詩猶之郡縣也唐與漢雖均為郡縣之天下然世儒之論曰

選詩定論

卷之二

四

漢制弘其綱紀唐制詳其節目規模自是不同其為詩也亦如其治而已少陵云漢道盛於斯遂為千古之奇識也自唐以後而五代而宋而元而明皆無能出唐人範圍之外是總為一際也而先陳隋者何唐人之盛事在於律而梁陳之對偶實為之驅除故余序三百篇而首有虞序漢道而首東周猶孔子論舜五人而邇之堯武十亂而邇之文序唐制而陳隋亦猶史漢之陳勝世家項羽本紀耳○三百篇無盛無衰所存之詩亦無優劣之可較即所刪亦非盡劣也或不能無氣運之別焉

古云夏商周而推之夏商其詩亦可想見焉惜乎其佚亡

也漢以後詩迭盛迭衰至梁陳而衰極故唐人不得不別創壇宇然總之亦不離漢道但在陳梁之前其於漢為踵事而增華唐世以後為變本而加厲踵事增華如奪舍移居不脫輪迴變本加厲如伐毛洗髓固已別生羽翰矣此唐制所以與漢並驅中原也五季雖亂不失唐人典型至宋而腐至元而弱明之初年風雅稍振高楊持其本何李弘其幹王李披其英斐然著作垂二百

選詩定論

卷之二

五

年要亦不離唐制焉嗟乎人心之靈無盡詩自有虞迄於西周千有餘年而一變自炎漢及於蕭梁千有餘年而再變自唐至今日亦將千有餘年詩之為道其將以此終古耶其將他變而別成一際耶抑或轉而大復古耶斯絕非人智意所能及也余茲將論選詩特分三際言其大分如此○古來論詩者不下百家而洞覽古今詩家之源流鍾嶸之後唯胡元瑞能識其大云曰風曰雅曰頌三代之音也曰歌曰行曰吟曰嘯曰辭曰曲曰謠曰諷曰誦之音也曰律曰排律曰絕句唐人之音也

又云優柔敦厚周也朴茂雄深漢也風華秀發唐也三者事政有俗亦如之可謂知言

總論六朝選詩

余將論選詩先分古今詩爲三際者三百選詩之源唐詩選詩之流不諳其源流則選詩不可得而論也前既統論其大槩茲乃總論選中六朝一際之詩一際之中又分爲三會一日漢魏一日晉一日宋而齊梁爲閏餘焉蓋齊梁者唐人之濫觴四聲八病之說起於沈約而古音亡矣或曰漢魏兩朝之詩氣象迥而不侔古人論

選詩定論

卷之二

六

之悉矣通爲一會毋乃謬歟曰自其分者而論之豈唯漢與魏分卽漢之西京與東京魏之建安與正始必有辨矣自其合者而論之雖兩朝固一會也譬之唐詩晚劣於中中劣於盛不得謂盛劣於初亦不得謂盛優於初也漢之與魏猶唐之初盛然試詳論之周衰詩變爲騷漢興騷流而賦制作分起厥體孔繁迨夫韋孟別構四言遂與周雅分源李陵肇造五言遂爲興代攸宗此其始也其後班婕妤復以五言爲歌行樂府之聲調益穩張衡更用七言約離騷相染之筋脉斯聯至於古詩十

九古辭四篇世代難詳好里莫考兩京錯雜孰能分之哉然亦不必分也道一而已矣後漢之末天下分崩魏武不世出之雄才乘勢崛起爲建安之首唱陳思兄弟崔應於庭幃王粲諸子附之群相唱和莫不人崑玉而家隨珠體格風骨靡不極至蓋其盛也文帝受命雖應劉彫謝東阿就藩而文采風流居然猶在是以黃初之風得與建安同稱然微有瑜亮之嘆矣太和以還率超浮淺叔夜四言變楚傳之風格托自清峻嗣宗五言合荆臣之思致寓意遙深而休瑾之直熙伯之達咸有傑

選詩定論

卷之二

七

構所謂正始之音也合之建安黃初同一魏詩沂之東京兩京總一漢道也司馬應運猶沿浮薄之習太康元康之間三張二陸兩潘一左勃爾振起繼武前躅雖采擷於正始力柔於建安然亦漢道之中興也永嘉之末家崇黃老一切篇什理過其詞迄於南渡尤劇清談孫綽許詢之輩咸以論宗爲詩風雅日頽雖望如千謝不能振越而變創其體者止賴有景純雋上之才與越石清剛之氣較之左陸雖曰不同要皆拔挺而俊矣最總目爲晉詩其與漢魏別標爲一會則以六朝之風氣開

於西晉而東晉之劉郭一放太白飛揚跋扈之氣。少陵沉酣抑鬱之思故雖與魏同一漢道而不得不判為二矣。宋代風詩謝混當青蘋之末雖原本二張實接劉郭之武力。祇當世之浮薄義熙之中厥風稍振然選中所錄西池一篇未以南榮戒多為結是其淘洗尚有未淨者。逮於元嘉謝靈運高才癖性濯以江漢之瀾。然後老莊匿影山水發音謝惠連適以富捷清麗之思為之羽翼顏延年別以綺密淵深之格與之頡頏厥後又有鮑照者善製形狀之詞擅美而孤出是其後勁矣。當

選詩定論

卷之二

八

此時也。四言寢微五言獨擅寫物極態拔詞標新片言研日月之精一語定生平之價漢道至此為變已極。是一會也。齊人信亦多才。享國弗永。梁武受禪。全齊之人才盡入於梁。唯謝朓早逝得以繫齊。然論其標品亦鮑照之流亞也。梁江淹沈約任昉范雲之徒各自名家。莫適為主。四聲八病聲律太奇。遂為唐人律排絕句之嚆矢。漢道至此不絕如綫矣。是以劉勰文心中著聲律一則深致匡救之意。鍾嶸詩品末發知音一論實懷憂患之心。是齊梁已為漢道之閼餘。況陳隋乎。故選中雖

兼齊梁余斷分三會止於漢魏晉宋也。總而論之鍾嶸曰陳思為建安之傑公幹仲宜為輔陸機為太康之英安仁景陽為輔謝客為元嘉之雄延年為輔又杜甫曰李陵蘇武是吾師乃子思則師之意也。文章曹植波瀾淵顏班則友也。安得思如陶謝手事我之王順長息也。恥與齊梁作後塵何足算也。以上所論漢道之升降始終略已盡矣。至每會之中分代分世不服悉論作表如左。

詩第二際六朝年表

選詩定論

卷之二

九

國廟歷年甲
號號年數子

東周平

元辛未

王始東遷洛邑

上距唐堯二十一年甲子凡二十七甲子為幽

王五年又七年也

真觀

十壬戌

楚三閭大夫屈平諫楚王不聽自沈汨羅江作離騷

叙六朝之詩而托始於東周者以楚騷作於東周之季也。夫楚騷者周詩之流漢道者又楚騷之變也。故楚騷中具有三百之性而漢道中兼有楚騷之情。所以詩無騷名而騷得與於風雅之林者三百之性寓乎其中也。

賦列詩義而不與風雅者賦主敷詞三百之性不存焉
是以漢之詩取離騷之情合三百之性故美而可傳也

秦始皇

二甲 燕太子丹使荆軻刺秦王丹祖送軻易
十戌

水之上作歌

易水之歌漢二風所自樂府之始也古無樂府漢世追
錄之

西高

十丙 冬十月帝過沛作大風歌
二午

惠

元丁未

少

元甲寅

選詩定論

卷之二

一文

前三甲 入選詩第一甲子後無事亦書
元子

後元戊寅

景

元乙酉 壬辰中元戊戌後元

三丁 亥 七國反楚王傳章孟預作諷諫詩以諫

王不聽是為漢道四言詩之始

武

五建元辛丑
四元

元丁未

元癸丑

二

六甲子

元巳 春起柏梁臺作承露盤宴群臣賦七

言詩

四壬辰 冬十一月立后土於汾陰上親刺之

作秋風辭

元辛未

封元辛未

初元丁丑 漢元辛未 春中郎將蘇武奉使

始元巳酉

正元巳丑

選詩定論

卷之二

後元癸巳

十始元乙未

六庚子 蘇武使還李陵送之河梁作五言詩

元辛丑

宣

二本元戊申

地元壬子

節元丙辰

神元庚申

五元甲子

四子

興元
延元

安	永元丁未	初元甲寅	永元庚申	建元辛酉	光元壬戌	延元壬戌	光元壬戌	六	順	十元丙寅	九元寅	陽元壬申	嘉元壬申	永元丙子	和元丙子	漢元壬午	安元壬午	建元甲申	康元甲申	永元乙酉	一	沖	一	質	一	桓	一	建元丁亥	和元庚寅	平元庚寅	永元癸巳	永元乙未	壽元乙未	延元戊戌	熹元戊戌
漢詩定論 卷之二 十四																																			
出太史令張衡爲河間主相																																			

靈	永元丁未	康元未	建元戊申	寧元戊申	熹元壬子	平元壬子	光元戊午	和元戊午	中元甲子	平元甲子	七	獻	三初元庚午	十平元午	建元丙寅	安元丙寅	秋曹操自為司隸校尉錄尚書事	十六	命魏世子丕為五官中郎將	六酉	魏作銅雀臺于鄴王粲等集鄴下	三	選詩定論 卷之二 十五	東漢詩文遠不逮西漢而詩之入選者尤寥寥按選例	宋顏延年曲水侍宴序入文部詩歸詩部兩錄之也其	班固明堂五詩附兩都賦之末而不入詩者蓋四詩規	倣三百而餘皆漢初樂府之調于選中漢道未純也栢	梁七言雖昉武帝之世然句自為章格調未具平子四	愁章法稍就然未脫楚人些今之胎至魏文燕歌行脫	化已淨然自是樂府體非詩體也則詩之七言在選中	六百餘年平子四愁一篇而已至于五言時代所尚東	漢竟無入選者姑就徐陵玉臺所傳者論之古詩冉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孤生竹、爲傳毅作、卽文帝所云與班固伯仲之間者而
 遊戲宛與洛、分明東漢之初也、其古辭四首、飲馬長城
 窟、爲作於蔡邕、則東漢之末矣、此言果信、亦足窺見一
 班矣、建安以後、宗風大暢、然漢室徒擁空名、而風氣已
 全入魏、故于建安改元之年、大書曹操入朝、爲鄴下諸
 彥緣起、十六年書命魏太子丕爲五官中郎將、爲黃初
 一體線索、詩運至此盛極、二帝振興之功、何減漢武也、

魏文 七 黃初元庚子

四 城侯植朝京師獻黃躬應詔二詩

選詩定論

卷之二

十六

明 太和元丁未

青龍元癸丑

景初元丁巳

帝 芳 十正元庚申

五子甲

嘉平元巳巳

帝 髦 六正元甲戌

元 景 五元庚辰

三 壬午 司馬昭殺魏中散大夫稽康

四 魏步兵校尉阮籍卒

魏之詩運、建安一黃初、一正始、一建安之運、魏武主之、
 黃初之運、魏文主之、然建安盛極矣、至於黃初、應劉諸
 彥零落殆盡、卽于建應詔及贈白馬諸作、亦與建安時
 手筆微有不同、故古人別以黃初名體、與建安並稱者、
 蓋論詩品、不論人數、不可不謂以盛繼盛矣、然再盛之
 下、難爲繼、於是阮嵇之流、別以遙深清峻之旨、遠紹風
 騷、當時黃老聲興、兩人實爲魁首、却能用一言入詩、
 故世稱正始之音、乃魏人之詩也、鍾嶸繫之以晉、頗云
 刺謬、劉勰文心歸之于魏、最爲得之、蓋建安之時、諸彥
 身已去漢、而正始之際、嵇阮心猶繫魏、自不得以建安
 之例、例之況應璩百一、能於曹爽時獨立不懼、既稱魏
 之遺直、可不列之魏乎、晉陶潛作英雄群輔錄、竹林七
 賢、以嵇阮二人屬魏、以山濤等五人屬晉、其意可知矣、
 苟引建安之例、以嵇阮屬晉、則是元亮之詩、亦可繫宋
 矣、豈不悖哉、

選詩定論

卷之二

十七

西 武 六始元酉

咸寧元乙未

太元庚子

十巳陸機陸雲赴洛

太元庚戌

燕九元辛亥

六丙潘岳作關中詩

永元庚申

三壬張翰歸吳

九五甲子

懷永元丁卯劉崑為并州刺史盧湛為郎中

選詩定論

卷之二

六

愍四建元癸酉

西晉之初家尚黃老空談幾奪風雅之座賴有潘左諸

張同時鵲起中州而陸氏伯仲以東南之彥鴈行入洛

相與驅馳爭先漢道賴以不墜其東哲補亡六詩可以

翼經安仁關中一篇堪稱詩史至于五言人各擅長然

習俗所染不無浮艷而昭明之選艾除已盡其存者皆

斐然可觀至樂府已亡于魏平原十六首亦未盡合古

人之意而辭致華靡要亦黃初之繼美云

東元六建元丁丑

大元戊寅

永元壬午郭璞為王敦記室參軍

明三太元癸未

成十成元丙戌

康成元乙未

康元元癸卯

穆北永元乙巳

平并元丁巳

哀和隆元壬戌

選詩定論

卷之二

十九

寧元癸亥

十帝五太和元丙寅

簡二咸元辛未

文安元癸未

武孝元癸酉

太元丙子

安元丁酉

義元乙巳

熙元乙巳

恭 一元元巳

永嘉之際清談轉盛風雅淪亡劉越石清剛之氣力振頽靡於朔方和者止得盧郎中一人江南動稱才數能自拔立不流汚俗者郭弘農之外無人焉史云永嘉之末復開正始之音蓋以此數子比魏末諸子也則前此者太康元康之間其為繼續建安黃初可知矣然東晉之季實開宋氣之先都與正始之派不同學者亦第存此論世之意而已若元亮人品與詩俱稱第一而鍾氏抑之者陶詩要自成家而不免為唐世王孟田園之濫觴也若論風雅自有正宗

選詩定論

卷之二

七

宋武

三 永元庚申

少

一 景元癸亥

文

三 元元巳

十一

六 子甲

四

王晉徵士陶潛卒

辛 謝靈運為秘書監黃廷之為中書侍郎

武

十 孝元甲午

大元丁酉 鮑照前軍行參軍

明

太元乙巳

泰元壬子

帝 四元癸丑

順

并元丁巳

東晉之世郭劉算接其流尚細至宋元嘉之時謝靈運曠世絕才橫揚波瀾遂成巨觀實賴益壽導引其源而又有宣遠惠連為之羽翼是以極盛此亦漢道之一派矣而與為抗衡者則顏延之當時王僧達之流附之者尤眾但餘人詩入選者少耳故宋之有顏云云猶魏之

選詩定論

卷之二

三

黃初晉之元康宋之有謝云云猶魏之正始晉之南渡但彼分標于初末此並轡于同朝耳厥後鮑照以俊逸之才取謝之精者如山中池上等篇顏之秀者如秋胡五君諸詠以為風骨自成格調雖不逮漢魏而近以開宣明之派遠以肇太白之風蓋亦宋之繼匠矣大抵宋人竭力于五言鮑之五言樂府殊精四言則延年之後遂絕于選

齊高

四 建元巳

武

十 永元癸亥

十二

二 甲

明

五 建武元甲戌 謝朓遷尚書吏部郎

寶

二 永元元巳

和

一 中辛巳

齊之才可謂極盛矣。梁武亦與焉。及梁受禪而齊之才盡入於梁。故梁詩之人選者。盡齊人也。唯朓蚤死。故齊得而有之耳。唯齊人盡入于梁。故言齊者必兼梁。惟其梁詩盡出齊人。故言梁者不能遺齊也。

梁武

四天 元壬午 立子統為太子。拜沈約范雲等俱職。

選詩定論

卷之二

三

晉 元庚子

中大元巳

三 昭明太子統卒

詩之興存乎人。尤有主持風會之一人。漢道之隆。由漢高之大風。孝武之秋風。倡之遂定。百代風雅之宗。嗣後魏武倡于建安。文帝倡于黃初。于是當塗之制作。炳然與炎漢同風。卽并宋齊。亦莫不有好文之主。倡之于上。故風流未墜。洎乎梁氏父子兄弟。篤好文學。留神翰墨。武帝倡之于前。簡文元宣繼之于後。且太子昭明才逸。

千古而一時諸王。率能綴藻。可謂盛矣。故選以為後勅。

云。按六朝之文選。皆以武興。漢武。魏武。梁武。傑然挺出矣。而晉武。宋武。齊武。亦自錚錚。故能振英拔秀。令一代風騷。雲蒸霞起。易云。剛柔相錯。而文生。嗚呼。仁柔太過。此趙宋之詩。所以不競歟。○選詩而併錄梁。是梁人選梁詩也。選詩雖少。選時人詩尤不易少。或謂力所限。終必至于穢濫。而不傳。乃昭明世值崇文。作者林立。似可以多收。而此之所選。則詩止五十二篇。作者止七人。

選詩定論

卷之二

三

而已。余服其能存實。服其能舍也。故唐人選唐詩。率本於此。夫詩至唐。已云極盛。而才調集外。御覽搜玉。篋中等集。不踰百首。所收固如此之嚴。因悟古詩十九首。乃漢人選漢詩也。或有疑其太少者。不知唐人選唐詩。每集雖百餘首。然其體則十數種。計一體所存。不過數首。已爾。而古詩則止五言一體耳。至于十九不為不多。又或以其缺姓氏而疑之。則唐人搜玉集。姓氏皆後人所補。論詩不論人。三百之遺意也。徐陵玉臺所載十九首。作者姓名如傳。殺收乘亦補之者也。陵去古未遠。當亦

有見然瞻眺與徐同時而不補其名者蓋十九首一氣貫串不可拆故也由此觀之詩之有選已肇于漢不僅始于昭明○唐人作詩者多論詩者少宋元明人論詩者多作詩者少統觀諸賢之論大抵去古遙遠人人有一近體唐制橫在胸中故其所論近體靡不精到至選中諸體未極融徹惟梁之鍾嶸劉勰生平唐前彼其目中只知有漢魏晉宋齊梁而已故其所為議論與選旨多所符契但劉之文心統論古今之文不專論詩而論詩之中又統論古今而不專指六朝之詩鍾之詩品則

選詩定論

卷之二

十四

專論六朝之詩矣其論止於五言絕不及四言七言與諸雜言然漢魏以來五言實冠群言之首為時所尚苟得其理他體亦略可觀矣叙有三篇首篇前論詩運之升降後論詩義之精深次篇論分品之義例末篇論聲律之弊蓋懼漢道之變而為唐律者將以云救也次篇宜附上品之後中品之前而末篇則三品之總跋耳世本分冠三品之首則素矣○詩品所列凡百二十人其見選者上品古詩徐陵班姬曹植劉禪王粲陸機阮籍潘岳張協左思謝靈運凡十一人次品魏文帝稽康張

華孫楚王贊張翰潘岳應璩陸機石崇曹摅何邵劉琨郭璞郭泰嵇陶潛顏延之謝瞻謝朓袁淑王微王僧達謝惠連鮑照謝朓江淹范雲任昉沈約凡三十人又次品班固魏武帝徐幹歐陽建康張應璩晉文學與名張載傅欽傅咸繆襲殷仲文范曄劉焯陸厥虞羲凡十五人合三品凡五十六人按鍾氏此書專論五言詩耳若論四言則阮當避嵇若論樂府則魏武帝上於魏文魏文上於陳思矣且人各有短長虛心平氣以尚論之可也幸勿以成格拘待古人○古人為詩各有源流

選詩定論

卷之二

十五

少陵云邈相祖述是也其所出散見各品語下今撮以立表用便觀覽云

詩人源流表

國風——古詩——劉禪——左思

曹植——陸機——顏延之

謝靈運

小雅——阮籍

楚辭——李陵——班姬

魏文帝——應璩——陶潛

王煥——嵇岳——郭璞

張華——陸機——沈約

張華——謝朓——謝朓——江淹

謝朓——謝朓

袁淑

王微

王僧達

後世詩人之作。雖支殊派別。莫不朝宗於三百篇。三百篇者。詩之海也。詩有六義。要以風雅頌三者為體。既刪

選詩定論

卷之二

二十六

已後。絕無作頌之才。而大雅亦復淪棄。後之作者。止合風與小雅耳。然十五國之風。兼變與正。而選之風人。有正無變。其言最醇。故稱古詩曰方。則之至。稱曹劉曰文章之聖。乃詩之正派。所當効法者。至于小雅。雖涉怨誹。實本忠厚。楚人離騷。憂謔畏譏。而不怒。蓋其流也。迄至漢魏。二陵雖具。源文帝諸人。揚其流。愈盛。而詩品獨以阮籍一人係小雅者。所以推躋嗣宗。俾之伯仲離騷。而以李陵以下諸人。係之楚辭者。所以會高小。惟足見萬世詩人。總無出於三百篇範圍之外云。唐

人律詩。以對體為格。以平仄為調。體肇六朝。而四聲八

病之論起。一時多士景慕。爭趨纖密。其勢已成。不可遏

抑。鍾嶸之徒。以漢道將絕於此。故作詩品。其駁論王元

長及謝朓沈約。可謂當矣。及其正論聲律。則未極其至

也。其言曰。文製本須諷詠。不可蹇碍。但清濁通流。聲調

利口而足矣。此論甚鄙。宜乎不見重於世也。至劉勰所

作文心雕龍五十篇。於明詩樂府之外。別作聲律一篇。

其略曰。聲有飛沉。嚮有聚散。雙聲隔字而多舛。疊韻雜

句而必睽。沉則嚮發而斷。飛則聲揚而不還。蓋轉韻交往。

選詩定論

卷之二

二十七

逆鱗相比。於其際會。則往蹇來連。其為疾病。亦文字之吃也。夫吃文為患。生於好說。逐新趨異。則喉唇糾紛。將欲解結。務在剛斷。左碍而尋右。末滯而討前。則聲轉於喉。玲玲如振玉。辭靡於唇。累累如貫珠矣。是以聲畫妍媸。寄在吟咏。滋味依於字句。氣力窮於和韻。異音相從之謂和。同聲相應之謂韻。韻氣一定。故餘聲易遣。和體抑揚。故遺響難契。厲筆易巧。選和至難。綴文繁精。而作韻甚易。又曰。宮商大和。譬諸吹簫。翻回取均。頗如調瑟。瑟資移柱。故有時而乖。簫含定管。無往而不壹。陳思潘

岳吹簫之調也。陸機左思瑟柱之和也。此論可謂精確。但初學或不易曉。試爲申之。凡詩句尾之聲易協。首腹之音難調。故作近體詩者。但依沈約所合併之韻而押之。亦自不害。沈之所併。卽古韻之所謂通用者。雖不得古人借用轉用之妙。不過傷於窄耳。若夫句中隔字處。其抑揚之節。頗難穩合。不得僅以聲之平仄當之。何也。韻主音尾。如前所云同聲相應之謂。其氣一定。和主音之首腹。卽前所云異音相從之謂。其體抑揚一定者。易遭改恪。遵沈韻而亦足抑揚者。難契何得。株守夫平仄。

選詩定論

卷之二

三

之說而遂已也。試再取等韻之通理。以校抑揚之致。不徒恃乎平仄者。詳明其義。今之爲近體者。不過謂平聲平道上聲抑去聲揚入聲抑於去而揚於平。分爲一平三仄。用以作式。兩平夾一仄。兩仄夾一平。以穩稱其聲勢而已。豈知字之抑揚。其來有自。微若氣細如髮。豈區區在乎仄之間乎。夫天地之理。無過陰陽。陰陽互相錯綜。初無典要。如太極之生兩儀。可指乾爲陽。坤爲陰矣。其兩儀生四象。亦可指曰。某陽中之陰。某陰中之陽。後至四象而八卦。八卦而六十四卦。而六十四卦。又復互

相變易。其陰中之陽。陽中之陰。尚可復得。而窮詰之乎。夫聲音之道。准乎律呂。律呂之法。本乎陰陽。其理亦猶是也。試觀等韻有十六攝。每攝有甚有次。次如思。甚如虞。此一抑揚也。每攝七倫。有重有輕。輕如飛。重如匣。此亦抑揚也。每倫之音。有清有濁。濁如群。清如見。此亦抑揚也。每音四聲。有高有低。低如上。高如去。此亦抑揚也。自四聲而泝之四音。又泝之七倫。又泝之十六攝。蓋四累而始及之也。亦猶六十四卦。泝之八卦。又泝之四象。又泝之兩儀。亦四累而始及之也。夫陰陽之數。至四累而不可窮。詰聲音之數。至四累而獨可窮。詰乎。今不服遠近卽就韻中一等爲例。如東爲平。在抑揚之間。固矣。董低於東。爲抑動。高於東。爲揚矣。然通同均是平聲。而通則低於東矣。猶未也。同則不止低於東。而且低於董矣。況同之上聲。洞乎東之高於同。去亦復如此推之。由此而又有倫之輕重。攝之正次。又烏得拘泥乎仄一法。遂謂能盡抑揚之致乎。所以古人窮微源流。每用一音。不啻權之度之。不差銖黍。然後用以和調。故其音韻譜。美此三代之遺也。而漢魏猶爲近之前所云。陳思潘岳

選詩定論

卷之二

三

選詩定論

卷之二

三

吹簫之調是謂切近陸機左思瑟柱之和亦不甚遠而沈約以區區四聲八病之說譏誚古人謂曾無先覺夫以是而加蘇李曹劉已自不可況累及三代之英乎夫沈約之聰明學問非有過於漢魏諸賢也不過其生也晚得見天竺演梵之法而特譜以吳音遂以是而駁諸古人不足訓也但唐人崇佛遂遵用之耳夫三百篇作於三代之英亦未嘗四聲八病之拘拘也則唐詩雖美豈駕三百之上哉杜甫雖道唐制至其晚年頗識此意故曰晚歲更於詩律細若但論平仄豈少陵之詩獨無平仄耶則所謂律細者當在平仄之外矣苟不在平仄之外何以漢魏之詩全無滯礙而陳隋之詩時或棘口也又何以少陵自謂晚年之拘體反勝于少年之作也知此意則漢道可復豈惟漢道即周道可復矣○三百篇止有一名曰詩止有一體曰四言迄於漢代其體漸廣有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九言雜言之異詩之外又有樂府樂府之中又有歌行等名今選中所載止有詩名樂府附之不別立部所錄詩體五言為主四言次之七言僅見樂府之中亦止此四言五言七言二體歌

選詩定論

卷之二

三

行篇曲辭思吟趨譚九名而已今亦第就選中尚論之云○五七言易昉昉于漢漢五七言易昉昉於武之時何以知之曰王述熄而詩亡戰國及秦天下苦戰國不休無有作者漢興高惠文帝之世海內方安日不暇給非武帝好文之主以不世之雄才承累葉之餘孰能創此大業哉然以不世雄才如漢武而不能大復古者何也時也勢也蓋井田封建采風貢俗俱王者之迹但井田封建猶人之百體采風貢俗猶人之血脉故熄則俱熄耳秦郡縣之後封建井田之制不可復而詩體亦不可復惟其不可復故屈原別作離騷以自見況漢代愈遠又豈可得而復哉故勢不自己而別創五言七言也然則作之者何人曰武帝之制即李延年等度律成調而命詞臣司馬枚鄒之徒製其詞此古詩十九首世傳爲枚乘所作即今非出一手然亦其流輩也雖世無傳相如之詩而文君有白頭吟用五言亦其驗矣然則何以不見之史籍蓋當時五言雖成不過用吟詠情性而郊禘陽典一切樂章仍用古體明不敢襲也然則杜子美曰李陵蘇武是吾師謂不創于蘇李可乎不知蘇李

河梁不過遵而用之耳。當時作者亦衆，而蘇李之詩最
佳。蘇李之名最著，故後人引爲稱首。卽如唐律本文皇
所定而後之爲律者，乃引沈杜爲師耳。若非成式而
河梁之別造，次攜手李卽善倡，蘇卽善和，寧得一刻之
頃而辦此千古大事哉！試攷河梁之宴，武帝一倡七言，
而漢廷之臣不下數十，皆同聲相和，無有參差苟非素
定，何能如此耶？至於四言，似仍三百篇之舊，然實創自
韋孟諷諫一詩止，可謂漢之四言非三百篇之四言矣。
朱嚴羽曰：五言起于李陵、蘇武，或枚乘七言起于漢武。
選詩定論 卷之二 三十一

六朝選詩定論卷之二 終

六朝選詩定論卷之三

睢陽後學吳 淇伯其甫著

漢

杜甫曰：漢道盛於斯，五字括盡詩之氣運。三百篇既遠，
五七言始成於漢。漢詩最爲近古，魏人去漢未遠，人才
猶盛，各自能出妙手。在晉宋欲脫出而不得，脫齊梁欲
擬摹而不能摹。于是唐人別爲近體，杜甫所謂漢道卽
選中諸體而斯指唐之近體。蓋唐制雖自成家，然變本
加厲，初亦不離漢道。故後世學詩者須以漢道爲本。

選詩定論

卷之三

一朝詩分爲二代，在選中惟漢與晉。然在晉可分東西，
而漢之東西不可分。蓋詩在西晉則潘陸張左，在東西
則太尉弘農，其體迥然別矣。若夫漢京雖分東西，詩之
著名西京者，韋孟、李陵、蘇武、班姬，其風斯大，繫可觀而
東漢或雜出千古詩十九首，樂府四篇之中而名實莫
考。班固咏史之詩，頗近漢道，又以質木無文，不錄于選。
選之所載，明堂五詩，却繫別體，不合漢道。張衡四愁七
言，帶騷與蘇李五言之義，不可並校。徐陵玉臺千十九
首，以冉冉孤生竹一首爲傳，殺作殺與同時，又青出於

上栢一首中有遊戲宛與洛似是東漢人語陵又以西北有高樓下九首出於枚乘則武帝之世也夫古詩十九渾淪一體綱紐相連猶如元氣寧得而甲乙之哉至古樂府飲馬長城窟一章風華搖曳勢歸西京目以蔡邕未敢執爲是亦未敢執爲非也其餘三章亦與十九首無復差別今之去漢年代雖遙而傳詩不少但其體不一他體不無升降之別而蘇李漢道其流未廣則無變耳迨至建安魏國既建他體告退專以漢道爲主蘇李古詩宗風大暢王劉應徐具體而微陳思稱建安之

選詩定論

卷之三

三

傑庶幾完體然後人論者有古詩其亡之嘆焉謂漢道至此而變矣然變而卒不離漢道漢道誠後世詩家之源矣杜甫曰在山泉水清山泉水濁求泉貴沂其源故又曰李陵蘇武是吾師○今人稱漢道云蘇李十九首子美云李陵蘇武是吾師不言十九首文通三十體首李都尉道蘇屬國鍾嶸曰二百餘年一人而已則少卿之詩品可知矣詩論品不論數詩衍合作一人亦足稱盛何況都尉在五言中爲開物成務之鼻祖而又屬國健仔相爲翼羽漢道炳然與三代同風樂府云風雅

之道頗爾闕後蓋深嘆五言之難而非謂其意也若以作者之多寡爲盛衰則虞廷一歌未見劣於周詩三百篇也○少陵以蘇李古詩爲漢道以其能繼三百篇之正統他如樂府十九章及安世房中諸歌皆出漢人之手非不有典有則然而溫文敦厚之教缺焉非三百篇之嫡派蘇李古詩組織風騷咸折文質之衷抒發性情深合和平之旨故可超賦凌騷直接風雅所以魏及六朝千有餘年詩人心血盡嘔於此而樂府十九章諸體遂成閤位矣故譬之宋元之詞三百篇詩餘也漢道北

選詩定論

卷之三

三

曲也唐制南曲也而樂府十九章諸體則董解元之詞已

高帝

大風歌

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古帝王自作歌詞昉於虞舜寫一時明良之盛孔三才之爲經嗣後漢高天風一歌其詞意雄壯最有帝王氣象說者謂其有偏霸陋習然正妙在偏霸陋習毫不自

諱其云大風起兮雲飛揚者因變乘利資群力以取天下其云威加四海者以力服人非以德也其云歸故鄉者即項羽所云當斷不斷故鄉如錦衣夜行是也四海既非德服則易叛故欲以猛士守之仍是守之以威也當時漢高資以取天下者皆猛士也分之以守天下足矣乃患無猛士者蓋此時從龍諸臣誅鋤殆盡故更思得少者而用之也全是一片猜忌天下及一代功高之臣之意與虞帝君臣一體之義不啻天壤然亦時變使然故全不同護直寫英雄本色嗣後帝王頗多自製然

選詩定論

卷之三

四

其氣象實不相及至唐太宗諸作亦頗壯觀但多粉飾之詞欲以副譽云亭便減真氣

武帝

秋風辭

武帝秋風辭與陶元亮歸去來辭文選另立辭部按辭亦詩之一體今併入詩○或以此辭爲騷然畢竟是詩但兼騷意孫鑠曰彷彿九歌聲調第太豪太放是鮑照李白派頭所自

秋風起兮白雲飛草木黃落兮屬南歸爾有秀兮菊有芳

攜佳人兮不能忘比樓船兮濟汾河橫中流兮揚素波驚鼓鳴兮發棹歌歡樂極兮哀情多少壯幾時兮奈老何

武帝秋風一辭全從高祖大風來俱是英雄語但開創守成其氣象不同耳起句全用大風歌皆以風雲起興七字中止事二字大風歌內是大字揚字秋風辭內是秋字白字大風歌內風字雲字是實字起字飛字是半實半虛字揚字是純虛字只緣一純虛揚字用得恰好併前大風之大字振起有力能化實爲虛遂有極大氣概今後世讀者不分是寫景不分是叙事武帝換大字作

選詩定論

卷之三

五

秋又生出箇白字來秋着風白着雲只是兩實字起飛字仍舊是兩半虛半實字無甚力量只是平平寫了兩句秋景下文添草木句來亦只是平平伴着寫一句秋景蘭有二句即大風歌安得猛士意大風歌首句起得雄二句轉得急故猛士句可直接此辭起二句寫景平緩不能直接下文故以蘭有秀菊有芳引起攜佳人來言蘭菊出草木之類秀芳援蘭菊之萃人中之佳人亦猶是也佳人正與猛士相照高祖創業故思猛士武帝守成故攜佳人佳人內有猛士行文備有此佳入方不

事負蘭秀菊芳。又將蘭菊句寫作實景矣。不能忘三字。妙見其顧影急急。不肯一刻蹉跎。負此蘭秀菊芳之時。耳。泛樓船。二句。正照歸故鄉。蓋高祖起。則隨營。四方。故以歸鄉爲樂。而武帝生長深宮。則以遊觀爲樂也。要知三句。不是獨樂。攜有佳人在內。豐沛席上空想猛士。汾河中流。滿攜佳人。真樂極也。歡樂句。只是寫樂。非先樂後哀也。凡人之情。樂時不哀。哀時不樂。惟天下真正英雄人。具有至情。樂極似哀。哀情愈多。而樂愈極。少壯句。似從哀情生出。卽承樂極來。言人生無幾。冉冉老至。所以顧影急急。不肯一刻蹉跎。而負此蘭秀菊芳者。正是爲此切莫作敗興語看。

選詩定論

卷之三

六

韋孟

選詩以五七言漢道爲主。而夾收四言者。所以系續三百篇也。始于漢。韋孟終于宋。顏延之。凡若干首。韋在武帝之前。其時尚未有五七言之體。故其精神無分全在四言中間。惟魏嵇康自負曠才。獨標進取之意。所作率以四言爲宗。餘皆服膺漢道。其於四言不甚肆力。故作者寥寥。而齊梁以後。遂至絕响。

諷諫詩

四言詩最古。古詩之亡也久矣。五言始于河梁。七言始于柏梁。少陵曰。騷人嗟不見。漢道盛於斯。漢道卽指五七言一盛於漢。再盛於唐。常此時騷已亡矣。況詩耶。欲圖不朽。止宜於五七言中求安身立命處。不必規規然步趨三百篇。作四言也。四言詩盡於三百篇。作之而似是三百篇所有也。有而作之。則資作而不似。是三百之所無也。無而作之。則妄故似。亦醜不似。亦醜。不如不作之。爲愈也。試觀漢唐以來。作者衆矣。作四言者亦衆矣。

選詩定論

卷之三

七

僅得韋孟一篇。首章具有典則。頗合頌意。以下諸章。切直凱至。不失小雅之旨。耳。古今惟少陵之詩。能備諸家之體。猶曰。李陵蘇武是吾師。終其身不敢作四言。況才萬萬不及少陵者乎。鍾惺曰。三百篇後。四言之法。有兩種。韋孟諷諫。其氣和去。三百近而近。有近之體。魏武短歌。其調高去。三百遠而遠。有遠之合。後世作者。各領一派。

肅肅我祖。國自豸韋。黼衣朱紱。四牡龍旂。彤弓斯征。撫寧遐荒。總齊群邦。以翼大商。迭彼大彭。勲績惟光。

遠近承事世篤忠貞商用之而興周遠之而亡已言宜
聽暗伏在此

至于有周歷世會同王赧聽譖實絕我邦我邦既絕厥政
斯逸賞罰之行非繇王室庶尹群后靡扶靡衛五服崩離
宗周以墜

述祖德處似太繁然正要從祖德中帶出歷代興亡之
故以爲諷諫潘陸效之未免有顛重之病

我祖斯微遷于彭城在予小子勤唉厥生阨此纒秦宗紹
斯耕悠悠嫚秦上天不寧乃眷南顧授漢于京於赫有漢

遷詩定論

卷之三

八

四方是征靡適不懷萬國攸平

將祖德做半篇方落到自己身上見得自己是箇有來
歷的人宜聽其言

乃命厥弟建侯于楚俾我小臣惟傳是輔

對祖稱子對王稱臣

矜矜元王恭儉靜仁惠此黎民納彼輔弼享國漸世垂烈

于後乃及夷王克奉厥大咨命不永惟王統祀左右陪臣
斯維皇士

穆穆文王是聖王矜矜元王是賢王

如何我王不思守保不惟履冰以繼祖考邦事是廢逸遊
是娛犬馬悠悠是放是驅務此鳥獸忽此稼苗蒸民以匱
我王以媮

悠悠二字描出從獸無厭之態○頌元王曰惠此黎民
戒王戊曰蒸民以匱保惠民生正人臣諫君大本領

所弘匪德所親匪俊惟囿是恢惟諛是信諭諭諂夫諂諂
黃髮如何我王曾不是察

既藐下臣追欲縱逸嫚彼顯祖輕此削黜嗟嗟我王漢之
睦親曾不夙夜以休令聞

遷詩定論

卷之三

九

王之敢於遊盤病入膏肓全在藐下臣三字蓋王國之
臣命於天子藐下臣是藐天子更有何者可爲忌憚

穆穆天子照臨下土明明群司執憲靡顧正遐由近殆其
茲怙嗟嗟我王曷不斯思

說漢家有義無恩言外有天子猜忌諸王群臣逢迎君
旨之意故下一思字教王兢兢自保

匪思匪監嗣其罔則彌彌其逸岌岌其國致冰匪霜致墜
匪嫚瞻惟我王時靡不練典國救顛執違悔過追思黃髮
秦穆以霸

彌彌猶言逸遊之事無虛日。逼出下岌岌二字。甚有力。量舊註訓爲稍稍未當。

歲月其徂年其速。考於赫君子庶顯于後。我王如何曾不斯覽黃髮不近胡不時鑒。

末七章屢呼我王而叮嚀告誡之。無限忠愛。會不斯覽。尤是一篇正意。

李陵

從來非常之業。創于非常之人。又必其人之遭際非常。極古今之奇窮。有激而起。漢之司馬遷李陵。天地間氣。

選詩定論

卷之三

十

所鍾蓋非常之士也。而所遇俱極奇窮。一成史記而七十二代之紀傳。規矩斯定。一肇五言而漢魏六朝之風雅堂與別關。雖變詩書之貌。實傳詩書之神。真千古創見之大業也。故四言古詩。晉宋已絕。而五言漢道。魏而益盛。唐而彌精。下逮宋明。亦未嘗廢棄也。鍾嶸曰。漢百餘年一人而已。苟非有激而然。烏能反經合道。作法萬古哉。

與蘇武詩三首

題曰與蘇武。實送蘇武後人餞送詩。必首叙其人。次叙

其事。始及景及情。而古人爲詩。止就眼前欲別未別。情景寫得悽悽讀之。起人多少厚道。所以不可及。

良時不再至。離別在須臾。屏營衢路側。執手野踟躕。仰視浮雲馳奄忽。互相踰風波。一失所各在天一隅。長當從此別。且復立斯須。欲因晨風發。送子以賤軀。

首四句言別離在目下。於野執手。冀其少留。仰視浮雲。借雲爲喻。人生別離。最爲不測。至此勢難久矣。且永別矣。前云離別在須臾。尚有須臾之延。後云且復立斯須。併無須臾之可延矣。立者留得一刻。便是一刻。情益苦。

選詩定論

卷之三

十一

矣。欲因云云。欲與同歸漢也。情見乎詞矣。○從來爲別詩者。只說得一動一靜。留者靜。去者動。仰視浮雲二句。言人生奔走道塗。往來互踰。憧憧擾擾。並無箇靜者。以兩人事實觀之。當兩人俱在漢。豈意武之北乎。此一風波也。及武北矣。豈意已之亦北乎。此又一風波也。豈不如此。又一風波也。從此各天一隅。永不相見。其悲淒爲何如哉。乃知古人遺思。古人落筆。真不可思議也。○執手踟躕中。勁押一野字。見得此地無傳舍驛亭。可列祖帳。

執袂野外。一派黃榆白草荒涼。光景如在眼矣。

嘉會難再遇。三載爲千秋。臨河濯長纓。念子悵悠悠。遠望悲風至。對酒不能酬。行人懷往路。何以慰我愁。獨有盈觴酒。與子結綢繆。

少卿答任立政之語。示其不復歸也。此詩云臨河濯長纓。是吾已改服之語。已預向子卿告之矣。蓋古者冠必有纓。結於項下。子路結纓卽此也。秦廢先王之法。冠不施纓。後世惟武人施於兜鍪。長纓曰濯。有兩義。事則復著。意則自新。自新者乃其本願。而復著者迫於勢也。此

選詩定論

卷之三

十一

詩首曰嘉會難再遇。追往日也。曰三載爲千秋。度日如年也。河卽黃河。發於崑崙山之星宿海。行塞外幾千里。然後入中國。送子卿於此者。中外山川絕隔。相共者惟此一河耳。濯長纓。准前論。蓋徘徊于自新及復著兩者之間。既而不能自決。只得聽子卿獨歸。所以念之而悵悠悠也。自始至今日久。有始無終曰悠。悠悠。取有始無終之意。而實從河字生來。言子之歸也。身隨河水悠悠。吾之念子也。心亦隨河水悠悠而已。念之所及。目必注焉。念子不見。但見悲風雲起。沙揚。併不見河。況河中之

行人乎。此愁何愁。豈酒所能解得。然計又不。得不出於酒者。吾今行事一切迥異。而所同者。皆用酒爲別。故當此永別之頃。可以令往日之綢繆永結。而不。設獨有此盈觴酒耳。李詩云。念子悵悠悠。蘇云。念子不能歸。兩念懸相應。一不能從。一不能歸也。

攜手上河梁。遊子暮何之。徘徊踟蹰路側。恨恨不能辭。行人難久留。各言長相思。安知非日月。弦望自有時。努力崇明德。皓首以爲期。

明知子卿歸矣。却曰遊子暮何之。悲極矣。痛極矣。首章

選詩定論

卷之三

十二

風雲之互踰。事之難料者。喻自合而離。此章日月之弦望。時之有定者。喻自離而合。努力二句。以交勉之詞。寓相見之望。苟不歸。何由再見哉。答子卿書曰。陵不死。有爲也。觀皓首爲期一語。可見矣。努力二句。何以知交勉之詞。蓋安知四句。統承上各言長相思各字。可見古人用意深微。

蘇武

鍾嶸評詩江淹擬詩皆存李而遺蘇。非抑之也。應以其同爲一體。故耳。然細讀之。亦有辨。李詩一味清激。蘇則

兼帶婉聲六朝北專尊李至宋人獨取蘇喻以清朗明
堂之瑟朱弦疏越一唱三嘆則古今人之眼光識力各
不相及也畢竟少陵蘇李並稱為千古折衷之論

詩四首

骨肉緣枝葉結交亦相因四海皆兄弟誰爲行路人況我
連枝樹與子同一身昔爲鴛鴦今爲參與辰昔者常相
近邈若胡與秦惟念當離別恩情日以新鹿鳴思野草可
以喻嘉賓我有一尊酒欲以贈遠人願子留斟酌叙此平
生親

選詩定論

卷之三

古

首六句以議論起言朋友之誼比于兄弟昔爲六句言
垂別之情篤於往日鹿鳴六句援引古義以鄭重今日
尊酒之別○葉不離枝枝不離幹從一本來固是一身
連理枝雖異本異幹然枝既相連理自相通亦是一身
也兄弟之誼緣乎枝葉固是一身而朋友之誼又因乎
兄弟亦是一身也知此義者不必道同志合就沈愛論
總非路人何況道同志合就親仁論兩人總是一身一
身字妙即交友論所謂朋友非他人乃第二我之意○
古人往往愛用日新字湯玉用之於治身左氏用之於

形民蘇卿用之於思情思情日新非謂往日獨淺至此
始深也觀昔爲句及昔者句見往日思情未嘗不深待
于臨別時更覺得日新耳惟念二字點得最醒○舊評
曰尊酒別情淺得妙唐人反以深失之不知尊酒雖淺
全在鹿鳴二句用古道振起精神來蓋此一尊酒乃古
人所以贈嘉賓者故珍之重之以贈遠人此古人舉動
皆以古道相期借此尊酒以叙昔情所謂情禮兩盡古
人之不草草于離別如此謂以淺得非也

選詩定論

卷之三

古

結髮爲夫婦恩愛兩不疑歡娛在今夕嬋娟及良時征夫
懷往路起視夜何其參辰皆已沒去去從此辭行役在戰
塲相見未有期握手一長歎淚爲生別滋努力愛春華莫
忘歡樂時生當復來歸死當長相思

結髮二句言情歡娛二句言事恩愛下妙在兩不疑三
字既爲夫婦未有不恩愛者一疑則恩愛斷矣詩有倒
字有倒句倒句者如本云嬋娟及良時歡娛在今夕子
卿却倒云歡娛在今夕嬋娟及良時正謂良時之嬋娟
不再歡娛止有今夕耳征夫懷往路見今夕以前已不
一段別離情緒橫在胸中所以寢臥不寧起而視夜更

知不是要去。正是要留。至參辰皆沒。已失今夕矣。且永別矣。行役二句。是長嘆下淚根本。努力四句。亦期亦訣。○凡人未別以前。有以前之恩情。既別以後。有以後之恩情。兩處境界極寬。惟欲別未別之一刻境界。偏甚促甚。最難着筆。古人偏於此處着筆者。正所謂於塵刹上立世界也。蘇李五言首唱皆如此。前章有叙此平生親此詩努力云云。其于別之前後着筆。正于欲別未別之一刻着筆也。後之作別詩者。幸勿趨便止于寬處着筆。爾。

選詩定論

卷之三

六

黃鶴一遠別千里。顧徘徊牧馬失其群。思心常依依何況雙飛龍。羽翼臨當垂幸有弦歌曲。可以喻中懷。請爲游子吟。冷冷一何悲。絲竹厲清聲。慷慨有餘哀。長歌正激烈。中心愴以摧。欲展清商曲。念子不能歸。俛仰內傷心。淚下不可揮。願爲雙鴻鵠。送子俱遠飛。

首六句典而比。言鳥獸猶有念群之意。況在人乎。況在非常之人乎。幸有六句欲勸其歸。當日子卿尚在朔方。其中懷有難于言者。故借弦歌以喻之。蓋聲音之道。感人最微。思楚吟。楚思越吟。越游子吟。所弦所歌之曲。漢

道也。少卿聞之。倘亦動其歸思乎。請爲者。特爲少卿奏之也。承歌冷冷一何悲。極寫歌音之清。音清則悲。絲竹承絃。所以倚歌。歌既清而悲。故厲清音。所以逐歌也。慷慨有餘悲。極寫絲竹之音之清。極哀極悲。正所謂激烈也。長歌云云。却單承歌而不及弦者。弦有聲情而無詞情。歌則聲詞俱備。故感之而中心愴以摧也。中心卽中懷。當此之時。覺得游子吟之激烈。尚不足敵我之愴摧。更思移宮換羽。轉奏清商之曲。忽又念到漢法最少卿。必不敢歸。故不忍更奏清商。重傷其心也。然清商曲恐

選詩定論

卷之三

七

傷其心。而乃奏游子吟者。何按樂家音有清濁。調有高下。其調彌高。其音彌悲。游子吟者。楚人龍丘高。山游三年思歸。望楚而作。其調雖慷慨激烈。然尚未到極高之處。清商曲者。蓋十二律旋相爲宮。至南呂無射應鍾三律爲宮時。商反長於宮。因殺用其半。以起調畢曲。其音唯殺。故稱清商。而琴操四調。亦以南呂無射應鍾三均爲清商調。以其音極清。極悲。不啻荆生之變徵。刺聲白虹。猶爲貫日。人將何以堪此。子卿所以欲展中止也。既爾中止。則心益愴。摧俛仰上下。真有天人兩不可問之

意內心卽中心。然變中爲內者清商莫展。則此懷徒在內。終無由喻之於外。唯有淚下不可揮耳。願爲云云。要與同歸此願字卽可以喻中懷。懷字用鴻鵠爲比。單應首黃鵠以答李原詩。欲因晨風二句意。李詩妙在解字。此詩妙在遠字。李詩送字從常解。此詩宜作將字解。或作從字解。○黃鵠二句雙起後單收。鴻鵠陸平原贈從兄等詩章法皆本此。○請爲四句雙承弦歌長歌四句言歌不言弦者。詩言志律和聲言歌而弦在其中矣。燭燭晨明月。馥馥我蘭芳。芳馨良夜發。隨風聞我堂。征夫

選詩定論

卷之三

九

懷往路遊子戀故鄉。寒冬十二月晨起。踐嚴霜俯觀江漢。流仰視浮雲翔。良友遠離別。各在天一方。山海隔中州。相去悠且長。嘉會難兩遇。歡樂殊未央。願君崇令德。隨時愛景光。

此子卿歸國後答李之詩。燭燭四句偶借月明蘭芳以起興也。征夫二句泛論始出之征夫。惟往路是懷矣。久客之遊子。惟故鄉是戀矣。豈惟久客戀故鄉卽始出之征夫其懷往路也。亦思早去早歸。所以不憚冬月之嚴霜。冒霜晨起而望我良友之歸也。乃不見良友。但見江

漢之流於地。浮雲之起於天而已。此所以有天一方之嘆。夫各在天一方。猶可言也。至山海隔中州。更有不可言者。嘉會二句答李良時云云。願君二句答李努力云云。李云皓首。蘇云隨時。子卿歸國做得事業。故以皓首相期。少卿謂北。做不得事業。唯有隨時自遣。乃素位而行之意。○細玩蘇贈李詩。兩首中俱寓勸歸之意。而李詩會無一字勸降。後人分謗之說。豈不寬哉。

班姬

選詩定論

卷之三

九

古詩多婦人女子之語。乃詩人托寓。非謂真出婦人女子之手。西漢唐山夫人及班婕妤。居然婦女而能詩矣。唐山安世房中諸歌。與漢道不合。婕妤怨歌行。題雖樂府。而體兼蘇李。故錄于選。鍾嶸曰。有婦人焉。一人而已。蓋以婕妤方駕都尉。空盡漢魏六朝之群也。然魏甄后塘上行。擬婕妤怨歌行。而選弗錄者。婕妤怨而不怒。深得匹婦之致。古云。無可廢之言。此爲男子道者。女人定以德爲本。

怨歌行

新製齊統素鮮潔。如霜雪裁成合歡。羽團圓似明月出入。

君懷袖動搖微風發常恐秋節至涼飈奪炎熱棄捐篋笥
中恩情中道絕

首二句言其本質之美女子之品首重在潔尤重在鮮
裁成句既有此內美又重之以修能也明月與霜雪皆
屬陰故取以比女子之德出入句謂蒙君恩動搖句女
子雖無大功亦有微勞如辭輦之類蒙恩曰懷袖失恩
曰篋笥言蒙恩時特極其親愛卽失恩亦不至大決裂
此詩人待君忠厚處亦自恃其靈修之故卽至失恩不
過棄置斷不至大決裂也婉好此時已失寵矣其日常

遠詩定論

卷之三

二十

恐若爲預慮之詞然者用意特深所爲怨而不怒者也
首四句扇面對格之始

張衡

古人文字只是一細細出於小心心小則一義不敢輕
措一言不敢苟下故足傳也然天下一切學能習人之
靈才而俾之精且確惟此律曆器象故孔門弟子三千
而著名者止七十有二以其身通六藝之科耳史稱平
子通五經貫六藝之文又善機巧嘗致思於天文陰陽
曆算故其作詩文精鑒可傳如此學者不信試取而究

心焉自驗○平子既精曆數之學知漢運將終世事決
不可爲故極哀怨離憂之致嗚呼平子其漢世之屈平
歟

四愁詩四首

并序

凡古人著作遙相祖述此詩以七言隱括全騷其以四
愁命題者愁卽騷也騷以招魂兼及上下此以思入止
于四方孫鑠曰立格奇構語麗祖離騷而微易其貌委
爲高作第體方境窄不可無一不可有二○平子爲太
史令被譏出爲河間相未免以外補爲愁要知平子絕

遠詩定論

卷之三

主

無此意止從天下起見真見得此時之天下漸敝必至
極敝故以屈原自況也若云以外補爲怨當平子居中
時不過太史令主天文之事卽司馬子長所爲侏儒畜
之不與聞政者也與爲河間相何以異哉故此節于久
處機密之上着不樂二字因知其無時不愁矣詩却不
云愁而云思思者思得君也卽本序所云思以道術報
貽于時君而懼讒邪不得通也通則天下之敝可以立
起不得通則漸敝者將至于大敝而不可收拾矣故舊
注云愁出於思是也

一思曰我所思今在泰山欲往從之梁父艱側身東望涕
霑翰美人贈我金錯刀何以報之英瑣瑤路遠莫致倚道
遙何爲懷憂心煩勞

二思曰我所思今在桂林欲往從之湘水深側身南望涕
霑襟美人贈我金琅玕何以報之雙玉盤路遠莫致倚惆
悵何爲懷憂心煩傷

三思曰我所思今在漢陽欲往從之隴阪長側身西望涕
霑裳美人贈我貂襜褕何以報之明月珠路遠莫致倚脚
踟何爲懷憂心煩紆

選詩定論

卷之三

主

四思曰我所思今在雁門欲往從之雪紛紛側身北望涕
霑巾美人贈我錦繡段何以報之青玉案路遠莫致倚增
嘆何爲懷憂心煩惋

舊注云王者功德成則東封泰山桂林南郡舜所遊漢

陽西伯行化之所鴈門顓頊之墟其說雖不必泥亦自

有理梁甫近泰山喻小人讒奸近在君側也美人舊注

此君非是本序明以美人爲君子不得自相矛盾蓋此

詩每章首三句是思人後三句思事即本序所云思以

道術報貽于時君也貽即贈也道術君所無故以相贈

爵位君所有故以相報一報一贈若明良喜起之互相

廣和然者皆自君子意中想出路遠莫致者讒奸所阻

臣空有此意不得致之君君亦空有此意不得致之臣

所以身在投間如河上之逍遙耳末一句結完愁字憂

口傷曰紆曰慨總寫愁字三昧也金錯刀等舊注謂各

方土產未有確據余以爲即本序所云仁義也仁義即

道道而無術則迂而不可行故先之以金錯刀者刀取

斷去小人也次金琅玕者玉比德用君子也次貂襜褕

選詩定論

卷之三

主

以禦寒喻養次錦繡段以致飾喻教故小人不去則君

子不升教養無自而興施行次第之間道術存焉術也

者因時變通之謂也時治利用仁時亂利用義用義者

即本序所云治威嚴也蓋審于平子當日所處之時治

不得不出于此何也平子之時國王則驕奢不遵法度

其下一切豪俠遊客居則兼併行則巧劫不止河間一

國爲然故本序複用兩時字非有二時即此例彼見當

日天下在在皆河間耳然諸豪俠遊客之在河間者平

子得而擒之其他平子寧得而擒之乎本序所云鬱鬱

不得志者此也。使平子得志于時，則必以治河間者治之。如齊威之烹阿大夫者，然後漢事猶可爲也。此美人之贈凡四，而必先之以金錯刀也。卽下之報亦有次第。先報以英瓊瑤，旌其賢也。次雙玉盤，盤以致食，大烹以養也。次明月珠，顯而耀之也。次青玉案，案所凭依，世永憑之也。古人不多作文字，苟有所作，則一篇之中而生平學問經濟皆見焉。慎勿以詩又爲小道云。○金錯刀從來注者俱引續漢書諸侯王刀以金錯環而藝苑雌黃以爲新莽錢名，然阿堵中物王戎且羞稱，況出于篡莽乎？平子一代英賢，決不引喻非義至此。

選詩定論

卷之三

三

六朝選詩定論卷之三

終

六朝選詩定論卷之四

睢陽後學吳 淇伯其甫著

古詩十九首

此漢人選漢詩也。乃一切諸選之始。其於建安之際乎？夫詩之爲體，因時而變，故一代之詩必有一代之專體。三百篇體不雜，蓋一道同風之世也。漢詩體錯出，唯五言純乎一朝之制，亦猶諸體備於唐，而獨七言律爲唐之專制也。至於建安之際，當塗父子倡於鄴下，群彥和之。於是曹劉之壇幟聿盛，而漢道寢微矣。識者憂之。此古十九首之所由選也。并古樂府四篇，凡二十三首，是宜合爲一編，然而弗合者，詩與樂府之體異也。夫樂府之名昉於漢，其體不惟與五言漢道不合，卽與漢之四言七言及雜言之詩體亦不合。而樂府四篇却與五言漢道同體，何也？漢道五言倡於蘇李，樂府四篇本於班姬，而班姬之源又出自李都尉，是以樂府四篇不合樂府十九章及安世房中諸歌，而與古詩十九首合。政惟其合也，愈不得不分耳。恐久而混也。昔孔子生周之季，其於周之天下稱今，而前代則古之。此以漢人選漢詩。

選詩定論

卷之四

一

乃於詩及樂府之上各標一古字者所以別乎建安鄴下諸體也故選者於一切漢四言七言及雜體概置不錄所收專以五言漢道爲至蘇李以還作五言者不知凡幾所存止此二十三首揀之又揀罔非精全美玉要使後之學詩者知五言漢道如此又有詩與樂府之辨如此不惟建安鄴下之體不得而混卽百世之後愈趨愈變終得而識漢道如此也然下九首出蘇李而不錄蘇李猶唐人選唐詩而不選杜少陵故樂府四篇亦不及班姬怨歌行今再以此二十三首合之蘇李七首班

選詩定論

卷之四

二

姬一首凡三十一首而漢道五言盡於斯矣○此二十三首不著作姓氏蓋亦猶三百篇不著姓氏之遺也今尚有可考者西北有高樓爲枚乘西漢之人也冉冉孤生竹爲傅毅東漢之人也青青河畔草爲蔡邕漢末之人也可見此二十三首漢家四百年人材盡在其中故其詩卓絕古今○十九首不出於一手作於一時要皆臣不得於君而托意於夫婦朋友深合風人之旨後世作者皆不出其範圍詩品云升堂者劉楨入室者曹植此外寥寥矣○元瑞曰畜神奇於溫厚寓感愴於和平

意愈淺愈深詞愈近愈遠篇不可句摘句不可字求蓋千古元氣鍾毓一時而作者以無意發之故詣絕窮微掩映千秋○止十九首耳宏壯宛細和平險急各極其至而總歸之渾雅詩品云驚心動魄一字千金者學詩者讀過萬變自能上進

行行重行行與君生別離相去萬餘里各在天一涯道路阻且長會面安可知代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相去日已遠衣帶日已緩浮雲蔽白日遊子不顧返思君令人老歲月忽已晚棄捐勿復道努力加餐飯

選詩定論

卷之四

三

行行六句一直賦去如駿馬下坡忽用七句八句作二比頓住以下却緩緩賦來格調最好○此臣不得于君之詩借遠別離以寓意首句連疊四箇行字中但以一重字介之極寫其遠二句生字當解作生熟之生猶云生生未當別離而別離也下緊緊接相去云云地南天北判於一瞬別時如此之易參西商東若將終身會面如此其難真令人心魂欲絕也第七八句忽插一比興語有三義一以緊應上各在天一涯言北者自北南者自南永無相會之期二以依北者北依南者南凡物皆

有所依、遙伏下文思君云云、見已之心、身唯君子是依、三以依北者、不思南、巢南者、不願北、凡物皆有故土之戀、見遊子當一返顧、以起相去日已云云、按海內幅員、從不過一萬、橫不過八千、前序別離、已云相去萬餘里、茲又云相去日已遠、不知更向何處、著此一筆、以照出首句生字耳、而日已二字、却又挑動下文忽已二句、衣帶日緩、即伏後加餐、先以浮雲二句、緊承相去日已遠來、顧返猶言返顧、遊子日遠、豈敢望其歸家、求其一返顧、而不可得其情更苦、若解作迴返、便與會面安可知

選詩定論

卷之四

四

意重複矣、白日比遊子、浮雲比譏間之人、見此不返顧者、非遊子本心、應有譏人蔽之耳、李太白詩結有浮雲能蔽日本此、思君二句、又承衣帶日已緩、已之憔悴支離、有似於老而實非顏色衰敗、只因思君使然、然勿謂人之未老、歲月尚有可待也、屈指從前歲月、固不可不晚矣、妙在已晚上著一忽字、彼衣帶之緩、日已逐日撫髀、苦處在漸、歲月之晚、日忽已、恍然驚心、苦處在頓、棄捐二句、又承人老歲晚、當生別之時、已分棄捐、却又不忍、明明說出至此、歲晚人老、方才說明、然猶不肯

灰心、努力加餐、飯盡欲留、得顏色在、尚冀他日之會面也。

青青河畔草、鬱鬱園中柳、盈盈樓上女、皎皎當牕牖、娥娥紅粉粧、纖纖出素手、昔爲倡家女、今爲蕩子婦、蕩子行不歸、空牀難獨守。

此章連排十句、讀者全然不覺、以其句句有相生之妙、首二句、以所見興起、樓上女、夫樓上有女、何緣見之、以其當牕牖、女何爲當牕牖、以其粧何緣知其粧、以其出纖手、因此一段、公然不避人而知其爲蕩子婦、爲倡家

選詩定論

卷之四

五

女也、既爲蕩子、自是行不歸、既爲蕩子婦、自是牀空、既爲倡家女、自是難獨守也、詩於眼中寫景、意中寫情、或就詩人寫、或就所詠之人寫、景與情妙在虛實相生、了無痕迹、尤要在現前之一刻、此詩盈盈四句、就作者眼中實寫、昔爲四句、就作者意中虛寫、其興趣全在起手、青青二句、振起一篇精神、分明從作者眼中拈出、却又似於女之眼中拈出、分明從作者眼中虛擬女之意中、却又似女之意中、眼中之感、恰有符於作者之眼中、意中、真有草蛇灰線之妙也、其從作者眼前拈出者何

選詩定論

卷之四

六

譬之繪事。置月必於輕雲之間。鳥必於疎枝之上。旁點曲綴。所以助其勢也。此詩若竟從盈盈句突起。亦自成詩。如畫美人於素閒之上。無復幃幙。凡物以襯貼之。便爾淡寞。即美人之丰神。亦無由顯見也。唯先將河草園柳一青一鬱。寫成異樣。熱艷排場。然後夾出樓上女來。如唐人舞招枝於蓮花舞中。折出箇美人於翠盤之上。乃爲麗囑耳。尤妙在草上疊青字。柳上疊鬱鬱字。纔於樓上女逼出盈盈字。粧之娥娥字。手之攢攢字。皆從女身上摹寫。盈盈字而皎皎字。又以牕之光明女之丰

選詩定論

卷之四

七

粧之女。彼樓上之女。豈不得由牕牖中見。樓外有園。園外有河。河平樓下之人。既見河畔有草。園中有柳。從樓牕中見。樓上有弄粧之女。彼樓上女。豈不由牕牖中見。草之青青於河畔。柳之鬱鬱於園中。乎。故此青青鬱鬱者。在作者之見界中。亦在此女之見界中。一片艷陽景物。撩撩逗逗。在旁人猶自難堪。況空牀蕩子之婦。自切出身於倡家者乎。此不必更寫入此女之眼中。而即可懸擬其意中矣。不然。彼河畔有園。園中有樓。樓上有女。固作者望而可見。彼樓中之牀。何由而見之乎。河畔有草。由而知之乎。要知此四句是歇後語。不是實語。蓋此時作者與此女同在草青柳鬱之一刻中。全在昔今二字逼出現前妙趣。昔爲倡家女。是女之前半世。今爲蕩子婦。是女之後半世。前半世已過後半世。未來蕩子行未歸。固是現前。然未粧之先。寂寥永夜。展轉無寐。空牀之上。雖意中有所想。而眼中無所觸。至於甫起晨便。瞥見草青柳鬱。以一夜展轉空牀之人。而當此如何。忍得耐得。然猶序及昔今者何。令此女昔不爲倡女。則獨守

已慣或今不作蕩婦則行有歸期故唯昔爲云云故最難當此現前之一刻而覺昨夜空牀猶成已過也凡現前一刻古詩最重如今日良宴會及對酒當歌等詞皆同此意謝客云但充俄頃用此也古人作詩必有所本唐王昌齡春閨詩閨中少婦不知愁曰閨中見不輕登樓不知愁故能獨守則昔非倡女可知矣春日凝粧上翠樓卽偶爾上樓亦必粧成而非上樓弄粧也忽見陌頭楊柳色偶然有觸而感不似蕩婦空牀有觸感無觸亦感也故此柳色寫入少婦眼中不從作者眼中寫也

選詩定論

卷之四

八

悔教夫婿覓封侯言夫婿爲功名而出非行不歸之蕩子也曰教夫婿本無行意而已勉之行分明一樂羊子妻也止一悔字然亦不失性情之正此二詩者一美一刺義自天淵而意則合也○詩有賦比興而興最難蓋太遠則離太近則涉於比三百篇後興最少十九首中惟兩青青此章曰草曰柳自是別離物色然草著河畔便伏蕩子不歸意柳著園中便伏空房難守意故唐宜之曰蓋暗點陽之景而特爲感傷也後首起句全類此栢取不彫石取不爛栢著陵上取其高石著澗中取其

深各得其所無物害之以見人生之短脆也前首是正興後首是反興

青青陵上栢磊磊澗中石人生天地間忽如遠行客斗酒相娛樂聊厚不爲薄驅車策駑馬遊戲宛與雉中何鬱鬱冠帶自相索長衢羅夾巷王侯多第宅兩宮遙相望雙闕百餘尺極宴娛心意戚戚何所迫

首二句以栢石興起行遠客喻人生行役之苦忽如遠行客喻時光之速也見人常隨時自度目前斗酒相娛固是素位而行卽有時馳驅繁華之地遊戲王侯之間

選詩定論

卷之四

九

亦無入不得是人生在世隨地隨時皆可自度何所迫而戚戚哉不戚戚則不遠而復矣不爲戚戚所迫則時光自覺舒長矣○聊厚不爲薄聊字有哀世之意斗酒雖微却於親戚隣里之間寫得親親暱暱見人自爲薄我自爲厚五字中分明預先畫出一箇陶元亮來驅車以下全用世態形出冠帶六句將人生芬華光景寫得大麗上只著遊戲二字便覺在我者重在彼者輕雖極宴娛志總不失我貌大人襟懷分明於驅車下十一句中重新畫出一箇東方曼倩來王元美謂此曠遠之士

能不以利祿介懷者其識卓矣。

今日良宴會。惟樂難再陳。彈筆奮逸響。新聲妙入神。令德唱高言。識曲聽其真。齊心同所願。含意俱未伸。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飢塵。何不策高足。先據要路津。無爲守窮賤。軼軻長苦辛。

勞首今日二字。是一篇大主腦。以下無限妙文。皆迴照此二字。蓋往者不可追。來者不可邀。所可據以行樂者。惟今日耳。下飢塵之喻。正謂今日之難長保耳。於今日惟樂之中。特舉絃歌二事。而措辭命意。皆極斟酌。書曰

選詩定論

卷之四

十

詩言志。又曰律和聲。律。易。僅取其聲。故曰入神言。其藝之莫測也。曲。詩。屬必本於德。故曰識真言其德之無偽也。○詩三百篇。皆可被管絃。是三百篇皆曲也。皆可唱也。凡古人一歌一咏。俱有至真者存。非若後人之遊一味沉湎。是古人之歌咏。皆古人之令德。聽之而識其真。所謂知音知音之人。不惟歌者願得之。凡人莫不欲歌者得之也。設有一絕代佳人。於此未嘗不欲得一絕代才子而當之。其在我人亦未嘗不欲以已當之也。然自念已或非絕代才子。或格於勢阻於禮。而不得當焉。

亦未嘗不欲得一絕代才子當之。猶已當之也。苟不得其人。則鬱鬱不伸。不必古洪之流有此心。即凡人莫不有之。故曰同心齊所願。含意俱未伸。雖總承彈筆四句。而實緊切令德二句。今試取彈筆一連六句。細細吟之。儼有一絕代佳人。見於紙上。他人寫佳人專就色寫。或色與聲交寫。此詩只就聲寫。全不靠色一字。真繪風手段。聲色難得。聲色而尤物更難得。必策高足。據要津。乃克有此先字。最妙。亟亟然正暗映今日。難再意。豈知窮賤亦有可樂。不義富貴於我如浮雲乎。故爲婉商之曰。

選詩定論

卷之四

十一

何不曰無爲。其詞大類論語富而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却將如不可求。從吾所好。留作歇後。此詩人之妙也。而後人指爲激詞。目爲詭調。皆未會其意。○苦辛。乃。惟樂之對境。兩形之預以堅守道者之心。

西北有高樓。上與浮雲齊。交疏結綺牕。阿閣三重階。上有絃歌聲。音響一何悲。誰能爲此曲。無乃杞梁妻。清商隨風發。中曲欲徘徊。一彈再三歎。慷慨有餘哀。不惜歌者苦。但傷知音稀。願爲雙鳴鶴。齊翅俱高飛。

此亦不得於君之詩。自托於歌者。然不於歌者口中寫。

之。却。於。聽。者。口。中。寫。之。且。於。遙。聽。未。面。之。人。口。中。寫。之。
西。北。二。句。言。高。交。疏。二。句。言。深。上。有。二。句。乃。乍。聽。未。真。
而。訝。其。音。響。之。悲。也。誰。能。無。乃。故。爲。猜。料。之。詞。始。欲。攝。
歌。者。之。魂。魄。而。呼。之。使。出。曰。杞。梁。之。妻。取。其。身。之。正。聲。
之。哀。意。之。苦。也。至。有。風。傳。遞。其。聲。始。有。盈。耳。之。嘆。中。曲。
三。句。正。形。容。其。聲。之。哀。不。惜。二。句。是。由。其。聲。之。哀。而。知。
其。意。之。苦。於。是。聽。者。代。爲。之。詞。若。曰。歌。之。苦。我。所。不。惜。
難。得。者。知。音。耳。如。有。知。音。者。願。與。同。歸。矣。○此。亦。是。從。
聲。中。摹。出。箇。絕。代。佳。人。來。但。此。章。較。前。章。更。說。得。縹。緲。

選詩定論

卷之四

主

今。人。可。想。而。不。可。卽。然。前。章。是。行。樂。又。是。覲。面。故。聽。而。
併。識。其。德。之。真。此。章。是。述。懷。又。是。未。面。故。聽。而。止。知。其。
意。之。苦。○末。章。情。在。景。故。首。用。月。字。點。醒。此。章。情。在。聲。
故。中。用。風。字。點。醒。十。九。首。中。惟。此。首。最。爲。悲。酸。如。後。驅。
車。上。東。門。去。者。日。已。疎。兩。篇。何。嘗。不。悲。酸。然。達。人。讀。之。
猶。可。忘。情。惟。此。章。似。涉。無。故。然。却。未。有。悲。酸。過。此。者。也。
涉。江。采。美。蓉。蘭。澤。多。芳。草。采。之。欲。遺。誰。所。思。在。遠。道。還。願。
望。舊。鄉。長。路。漫。浩。浩。同。心。而。離。居。憂。傷。以。終。老。
美。蓉。生。於。江。故。涉。江。采。之。芳。草。生。於。澤。故。可。直。取。而。不。

言。涉。芳。草。草。之。有。芳。者。不。止。於。蘭。蘭。草。之。尤。芳。者。故。以。
命。澤。不。言。采。蒙。上。也。上。采。字。單。指。美。蓉。下。采。字。兼。諸。芳。
草。明。明。爲。遺。所。思。却。又。曰。采。之。欲。遺。誰。若。故。聊。爲。自。諱。
之。詞。若。有。遺。忘。者。宕。出。下。文。以。見。其。人。之。可。思。而。兼。顯。
其。道。之。甚。遠。也。長。路。卽。遠。道。還。願。二。字。從。思。字。生。○此。
亦。不。得。於。君。之。詩。涉。江。四。句。云。云。猶。屈。子。以。珍。寶。香。草。
爲。仁。義。而。思。以。報。貽。於。其。君。也。多。芳。草。言。富。於。仁。義。也。
遠。道。長。路。言。君。門。萬。里。也。旣。曰。同。心。矣。豈。有。離。居。者。同。
心。而。離。居。其。中。必。有。小。人。間。之。矣。憂。傷。終。老。又。卽。所。謂。

選詩定論

卷之四

主

懼。讒。邪。不。能。通。也。○思。君。令。人。老。老。字。頓。其。難。堪。在。前。
憂。傷。以。終。老。老。字。漸。其。難。耐。在。後。
明。月。皎。夜。光。促。織。鳴。東。壁。玉。衡。指。孟。冬。衆。星。何。歷。歷。白。露。
霑。野。草。時。節。忽。復。易。秋。蟬。鳴。樹。間。玄。鳥。逝。安。適。昔。我。同。門。
友。高。舉。振。六。翮。不。念。攜。手。好。棄。我。如。遺。迹。南。箕。北。有。斗。牽。
牛。不。負。輓。良。無。磐。石。固。虛。名。復。何。益。
此。亦。臣。不。得。於。君。之。詩。非。刺。朋。友。也。中。庸。云。不。信。乎。友。
不。獲。乎。上。言。我。素。負。才。名。宜。振。翻。雲。霄。而。乃。偃。蹇。無。成。
至。於。今。日。而。我。舊。時。朋。友。反。先。我。飛。騰。曾。不。一。爲。援。手。

身非磐石冉冉老至而功名未建雖空負虛名亦如南箕北斗而已復何益哉不言君之不用而歸罪於朋友正是詩人忠厚處○史記天官書云斗杓指冬衡指夜斗杓指西衡指仲冬然星宿東行節氣西去每七十二歲差一度曆家謂之歲差漢去堯二千餘年應差一宮此時仲秋夕斗杓當指申衡應指孟冬觀此詩所用物色的是中秋無疑通曉曆法者自明舊註泥定孟冬大謬

冉冉孤生竹結根泰山阿與君爲新婚免絲附女蘿免絲

選詩定論

卷之四

古

生有時夫婦會有宜千里遠結婚悠悠隔山陂思君令人老軒車來何遲傷彼蘭蕙花含英揚光輝過時而不采將隨秋草萎君亮執高節賤妾亦何爲

舊註以此爲新婚非也細玩其意酷似標有梅當是怨婚遲之作孤生竹喻已泰山喻夫結根喻托身女子有夫身始有所托也但夫婦之會有宜猶免絲之生有時弗可苟焉故又以免絲爲喻也軒車者逆女之車也來遲者以結婚之遠在千里之外也思君云云是倒句軒車來遲故思君令人老耳身故未嘗老思君致然卽詩

所謂維憂用老也傷彼四句從老字來含英揚光多少自負誠欲及時見采不甘與草木同萎過時時字與前有時時字相照但前時字緩此時字急君亮句指軒車來遲爲所思之人占地步政自占地步言君之來遲信執高節矣我亦何爲不持高節哉○觀過時二句汲汲然不啻昭烈髀肉復生之嘆但夫婦之會有宜君臣之會亦有宜故貞女以禮待時而長士以義守身也○此詩何嘗不怨細讀之又何嘗怨此詩何嘗怨細讀之又何嘗不怨乃詩之極神化者

選詩定論

卷之四

五

庭中有奇樹綠葉發華滋攀條折其榮將以遺所思馨香盈懷袖路遠莫致之此物何足貴但感別經時

此亦臣不得於君之詩與涉江采芙蓉調畧同但彼於折贈處只寫得四句後便撇開此則一意到底故只於一物中寫出許多情景○奇樹者獨樹也或曰樹之奇特者奇樹之有而曰庭前其義有四曰庭者見植身之正與閑花野草異矣曰庭前者見此樹之奇本自天生既有此內美而近在庭前易爲剪培又重之以修能也曰庭前有者見此身守定中閨會不踰戶外一步伏下

路遠之意曰庭前有奇樹從樹之奇特起以便說到而
葉而花爲後前感時張本也夫經時之感止在折榮相
贈之一刻而必自樹之奇說起者以見感雖生於恍然
而時之積已久矣凡樹之奇特全在枝條之位置扶疎
得宜及花葉茂盛之時樹之枝條盡爲所蔽惟當未葉
木花之前乃冬春之交其條枝之位置歷歷可見故顯
其奇特耳下文攀條折其榮然折榮不折條後恐傷其
可特耳華者光也滋者潤也綠葉發華滋專寫葉之奇
如詩其葉纂纂下文攀條折其榮方是指花詩所云灼

選詩定論

卷之四

六

灼其花是也不曰花而曰榮亦含有光潤在內也將以
貽所思是折榮之緣起又著馨香盈懷袖專指所折之
榮言有此奇樹自有奇葉奇花有此奇花自有此奇香
也有無限自珍自惜之意正反映下文之何足貴盈懷
袖三字從攀字來故餘香所披也路遠莫致乃是花已
折得不逢驛使者若認作草木之花不可遠致便是呆
語此物何足貴又故作抑之之語以振下文見所感之
深也此物卽其榮蓋樹有三物曰條曰葉曰花就折之
時命之曰其榮爲其附著於樹也故連葉條而對言之

以明時之成於漸積也就折之後命之曰此物爲其已
離別於樹也故離條葉而專言之以見感之觸於蒸然
也感字應前思字蘊之爲思發之爲感但感之發因於
時而時之變徵於物故由榮而遡之葉由葉而遡之條
時亦屢變豈容無感但物未極其盛則時亦未極其變
故有思而無感及其葉而榮矣物盛極矣時變極矣感
雖發於偶爾之一頃而從前積累之蘊都撮聚於此一
頃矣時謂三月蓋四時備然後歲故春秋以時繫事無
書亦必首其首片一時不備則歲功不可成矣此古人

選詩定論

卷之四

七

所云三月無君則遑遑如也自樹之條自葉至榮大約
三月也但感別經時乃貽所思根本將以貽所思乃折
其榮緣起但不從條葉說起則寫時變不出寫感字亦
不出故必由庭前有奇樹發端耳大凡奇樹芳草古人
用以紀時兼以自比但他皆說到憔悴處此獨說到極
榮盛處古明妃曲云君王若問妾顏色莫道不如宮裡
時此意可爲知者道也

迢迢牽牛星皎皎河漢女纖纖擢素手札札弄機杼終日
不成章泣涕零如雨河漢清且淺相去復幾許盈盈一水

前脈脈不得語

此蓋臣不得於君之詩。特借織女爲寓。通篇全不涉渡。河一字。只依毛詩從織上翻出。意來是他占地步。直踞舊例之巔。後來作家。葉千皆丘垤耳。迢迢君門之遠。遠也。皎皎貞士之潔白也。織乃女子之正業。纖纖二句。手不離機杼。所守之貞也。終日二句。無限苦懷。所守者苦節之貞。河漢二句。相去無幾。舉足可渡。然而終不渡者。所守之貞且堅也。相去無幾。只爭一水。身不得往。語或可聞。然而終不爲遙訴。一語所守之貞之苦。亦不求其

選詩定論

卷之四

九

知也。詩中自首至尾。亦不及秋夕一字。終年如此。終月如此。終日如此。所守之貞之苦。終古如此也。○迢迢二字寫遠。下文既有相去復幾許。曷得云遠。而且至於迢迢。以脈脈不得語。見得爲遠。而且極其迢迢也。夫此迢迢者。非真有千山萬水之隔。不過此清淺之河漢耳。孰禁之而不往。以織女自有正業。身在機中。故不得往。終日二句。思卽在機中。思望河漢四句。望亦在機中。望然望者。總此一河漢。乃忽而寫得甚近。忽而寫得甚遠。何也。凡物之大小遠近。有一定之形。特形爲勢。變於是近

者。反遠。遠者。反近。此形家之通論也。而此之所爲。忽近

忽遠。固由形勢而實。又變於織女之眼中。意中。蓋織女機中。終日云云。此時意中。以爲與牽牛永無相遇之勢矣。乃忽而舉頭一望。瞥見牽牛在彼岸。河水又復清淺。幾幾乎有相遇之勢矣。於是眼中之形。變其意中之勢。曰相去復幾許。既有幾幾相遇之勢。方且期爲必遇矣。而又以身在機中。不得往渡。於是意中之勢。忽又變其眼中之形。曰盈盈一水間。盈盈二字。竟把清淺二字。反化爲深阻矣。脈脈二字。語氣固承盈盈二字。而意思

選詩定論

卷之四

九

却照首句迢迢二字。蓋迢迢者。牽牛漠不相關。脈脈者。織女情獨暗鍾也。此詩當與青青河畔草。章叅看。彼連用六箇叠字於首。而此分用兩端。彼詠蕩婦。意刺小人。故用曲寫。此詠織女。義比君子。故用直序。○凡詩以遠寫遠。難堪。以近寫遠。更難堪。如詩之其室則迥。與此詩之盈盈一水間。俱於近處寫遠也。蓋其室雖近。然望之不能見。語之不必聞。至盈盈一水。則可望而不得語。尤爲難堪耳。○此詩與青青草。俱有纖纖素手四字。但用出字與擢字有別。出字的是寫扯擢字的是寫織一些

移動不得。又前詩用在下句，是先見粧，後見手。此詩用在上句，是先見手，後見粧。

迴車駕言邁，悠悠涉長道。四顧何茫茫，東風搖百草。所遇無故物，焉得不速老。盛衰各有時，立身苦不早。人生非金石，豈得長壽考。奄忽隨物化，榮名以爲寶。

宋玉悲秋，秋固悲也。此詩反將一片艷陽天氣，寫得衰颯如秋。其力真堪與造物爭衡。那得不移人之情。四顧茫茫，正摹寫無故物光景。無故物，正從東風句逼出。蓋草經春來，便是新物。彼去年者，盡爲故物矣。草爲東風

選詩定論

卷之四

手

所搖新者日新，則故者日故。時光如此，人焉得不老。老焉得不速。○盛衰句，承東風二句來。凡物無常，盛無再盛，無兩盛。故其盛而之衰者，必有他將盛者欲成功而過之退謝。苟無有過之者，雖終古永無衰時。卽如草論之，春風搖之而長，秋風搖之而落。後日搖之而落者，卽今日搖之而長者。故盛必有衰也。要從故字看出不常。今日搖之而長者，非昨日搖之而落者。故盛衰有時也。要從無字看出不再。昨日之搖而落者，政迫於今日之搖而長者。故盛衰各有時。要從遇字看出不兩。○十九

首中勉人意凡七。惟此點出立身榮名，是正論。其他何不策高足，何爲自拘束，不如飲美酒，何不乘鸞遊，及極宴娛心意，皆是詭調。於其迷而不復，以詭調諷之。故用迴車及出郭起。於其悟而思歸，以正論諄之。故用迴車起。可見古人作者一字不苟處。○昔王孝伯行至其弟曙戶前，問曰：古詩中何句最佳？曙思未答。孝伯曰：所遇二句最佳。余以爲此二句之佳，正以東風句逼出。憶在潯江，其草入春不死。客有作感遇詩者，反此二語云：新物間故物，相併催人老。

選詩定論

卷之四

圭

東城高且長，逶迤自相屬。迴風動地起，秋草淒已綠。四時更變化，歲暮一何速。晨風懷苦心，蟋蟀傷局促。蕩滌放情志，何爲自拘束。燕趙多佳人，美者顏如玉。被服羅衣裳，當戶理清曲。音響一何悲，絃急知柱促。馳情整巾帶，沉吟聊躑躅。思爲雙飛燕，銜泥巢君屋。

東城二句，因現在之地以起興。迴風四句，言時光易過。爾時情志拘束極矣，非借聲音以展放之，不可。將歌素風之晨風乎？其音過於憂思，將咏唐風之蟋蟀乎？其音傷於儉陋。人生幾何，何爲拘束至此。是貴於蕩滌放情。

志也。蕩滌二字出戴記蕩浮也。滌洗也。言其音之曲折往來疾速如以水洗物而浮蕩之。乃鄭衛之音也。鄭衛之音決無奏以嫖母無鹽之理。必出自燕趙佳人始可以放我情志。蓋人世一切如宮室之美、車服之麗、珠玉之玩、皆非真實。切身受用而真實切身受用惟有此耳。此論詳著南史梁武帝贊中燕趙佳人未有不美。又著美者二字。乃是於粉黛叢中拔異姿也。既是異姿又何假粉飾而被服云云。正暗照唐風我有衣裳弗曳弗婁而見縮衣綦巾之不足取耳。理曲用當戶二字者。當戶

選詩定論

卷之四

圭

不惟取其易以發響且不及其色也。音之悲由於曲之清。曲之清由於絃之急。絃之急由於柱之促。蓋音之清濁生於律之長短。故杜疎絃緩則聲濁而低。柱促絃急則聲清而高。高極則悲。此鄭衛之音最易感人。至此聽者之情馳矣。歌者之情亦馳矣。不曰交馳者。詩人欲摹歌者故就歌者而言。馳情耳。情既馳矣。此宜解帶褫衣與子偕賦之時。而反整巾帶者。何整巾帶正是馳情處。沉吟者意之且前且却也。躑躅者身之且前且却也。中間加一聊字。見雖且前且却而蚤已傾心於君矣。故曰

思爲云云。如此一刻真抵千金。人生其實切身實用。莫過於此。此而情志猶然拘束。必不然矣。然此等受用。却非獵聲漁色者所能沉吟二句。雖是弄態。仍不失爲佳人。覺陳後主映戶凝嬌。乍不進出。惟含笑復相迎。猶帶倡氣。曰美者分明有箇人。選他曰知在促。分明有箇人。聽他曰整巾帶。分明有箇人。看他曰聊躑躅。分明有人促他而劉須溪乃以爲所思不遇而理清曲以見意者。未沉心於此詩也。○余最喜詩云。今夕何夕。見此聚者。子兮子兮。如此聚者何。正無如此馳情云一段光景也。

選詩定論

卷之四

圭

驅車上東門。遙望郭北墓。白楊何蕭蕭。松柏夾廣路。下有陳死人。杳杳卽長暮。潛寐黃泉下。千載永不寤。浩浩陰陽移。年命如朝露。人生忽如寄。壽無金石固。萬歲更相送。聖賢莫能度。服食求神仙。多爲藥所誤。不如飲美酒。被服執與素。

首八句直序下。浩浩以下却用論宗語。猶元人嘆觸髅雜劇先取一副觸髅傀儡置場上。然後假借莊生勸世之言。此格甚好。上東乃長安東門之名。李斯牽黃犬逐狡兔卽此。蓋西都人詩。郭北西都之北郭。非東都之北

印也。陰陽移，猶云日月逝，但逝字頓移字漸，日月逝與
人年命無關。陰陽移，却有關於人年命事。浩浩二字，指
其氣而言。自古及今，死死生生，展轉相送，俱在一移字。
墓出來西都時，中國尚無佛教，止有儒家道家，儒而聖
賢，道而神仙，皆不能免。此則亦終無有能免此者矣。不
如二句，亦是詭詞，正急急教人修行，然飲酒披素又何
嘗不是修行與？○末二句從唐風山有攬來，美酒卽子
有酒食，統素卽子有衣裳，不如二字，卽自何不日鼓瑟
之何不二字化出。

選詩定論

卷之四

墓

去者日以疎，來者日以親。出郭門直視，但見丘與墳。古墓
犁爲田，松柏摧爲薪。白楊多悲風，蕭蕭愁殺人。思還故里
閭，欲歸道無因。

此首人多以爲前首相似，不知此首宜與下首參看。下
首是說向日親邊去爲生者說法，此首是說向日疎邊
去，借去者爲生者說法。○王元美曰：此客異鄉，因見古
墓而思里閭者，此解思字甚當。然與上文照映處，却無
意味。不如以思屬死者，余曾見修行人有繪死體懷於
牀，几間者作懺體，謂人之語曰：昔日我如爾，可不悔。

異日爾如我，吁何不修。○去者日疎，說得怕人。又通以
來者日親一句，更怕人欲歸無因。見日親中再無我分，
那得不日疎。

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爲樂
當及時，何能待來茲。愚者愛惜費，但爲後世嗤。仙人王子
喬，難可與等期。

此詩重一時字，通篇止就時上寫來。年不滿百人，豈不
知憂及千歲者，爲子孫作馬牛耳。愛惜費乃憂之效。後
世正指子孫曰：田舍翁得此已足矣，乃是後世嗤也。○

選詩定論

卷之四

墓

晝短二句，最警策。人生既不滿百年，夜且去其半矣。以
夜繼晝，將以紓吾之生年也。若以晝短夜長專指冬日，
何異說夢。○劉須溪曰：唐人黃金費盡教歌舞，畱與他
人樂。少年本此意，却非勸業。此是爲惜費人說得可嗤。
所以釋天下鄙吝之心，彼是爲浪費人說得可惜。所以
釋天下騷侈之心。

凜凜歲云暮，蟋蟀多鳴悲。涼風率已厲，遊子寒無衣。錦衾
遺洛陽，同袍與我違。獨宿累長夜，夢想見容輝。良人唯古
懽，枉駕惠前綏。願得長巧笑，攜手同車歸。既來不須臾，又

不處重闌亮無晨風翼焉能凌風飛眇眇以適意引領遙相睇徙倚懷感傷垂涕霑雙扉

首四句俱叙時。凜凜句直叙。蟬蛩句物。涼風句景。遊于句事。總以序時。勿認遊于句作實賦也。錦衾句引古以起下。言洛浦二女與交甫素昧生平者也。尚有錦衾之遺。何與我同袍者反遺我而去也。獨宿難。獨宿長夜更難。況累長夜乎。夢想二字相繫。待妙。良人二句想耶夢耶。願得云云。夢耶想耶。因想而有夢。又因夢而有想。願得二句。夢中滿意之想。既來二句。夢中不滿意之想。亮

選詩定論

卷之四

三

無二句。夢中大不滿意之想也。眇眇句。從又不句來。既不處重闌。惟有眇眇以適意而已。既來不須更。惟有引領遙睇而已。徙倚二句。寫去後引領寫臨去眇眇寫來時。既來四句就所夢者寫極其冷落。眇眇四句就夢者寫極其熱。睇此等光景。寫入真境。已自難堪。況入夢境乎。○劉須溪云。古體二句。夢中之景。如是徙倚二句。既覺而然。以此分夢覺之界。在學者意思。宜然。作者語氣殊未點明也。余政以不辨夢覺。彌見結想之深。

孟冬寒氣至北風何慘慄愁多知夜長仰觀衆星列三五

明月滿四五蟾兔缺客從遠方來遺我一書札上言長相思下言久離別置書懷袖中三歲字不滅一心抱區區懼君不識察

冬之夜自是長。無愁不覺得。愁多偏覺得。仰觀衆星總愁極。無聊之意。三五二句。乃仰觀見月。而感別離之久。因而追數從前。圓缺亦是前詩獨宿累長夜的累字意。客自云云。言代爲傳書之客。來自遠方。則所思之人。遠可知也。置書懷袖。珍重其書。三歲字不滅。珍重之極。楊慎所謂思之深也。一心二句。括盡一語。離騷。○置書二

選詩定論

卷之四

三

句。從趙襄子出諸袖中來。

客從遠方來。遺我一端綺。相去萬餘里。故人心尚爾。文采雙鴛鴦。裁爲合歡被。著以長相思。緣以結不解。以膠投漆中。誰能別離此。

只是綺之一意到底全在相去二句。宕出如許態度。以膠二句。結得如許精神。○此詩乃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註脚客從遠來。會友也。綺上文采以文也。友之遺我。出於友之心。是友之文。卽友之仁也。以膠投漆。不能離別。以友輔仁也。然友之遺我只一綺耳。而我裁而爲

被着之緣之。蓮事增華。全在乎我。故曰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十九首俱古詩。惟此一首稍似樂府。然却作樂府不得。畢竟是古詩。

明月何皎皎。照我羅牀幃。憂愁不能寐。攬衣起徘徊。客行雖云樂。不如蚤旋歸。出戶獨徬徨。愁思當告誰。引領還入房。淚下霑裳衣。

無甚意思。無甚異藻。只是平常口頭。却字字句句用得合拍。便兩音節響亮。意味深遠。令人千讀不厭。○無限徘徊。雖主憂愁。實是明月逼來。若無明月。只是搥牀搥枕而已。那得出戶入房許多態。

選詩定論

卷之四

支

枕而已。那得出戶入房許多態。

古辭四首

樂府始立於漢之武帝。延年以曼聲協律。諸聲而不諳辭。朱馬以騁體製歌。期辭而不嫻聲。是以寶鼎天馬芝房。赤雁之什。選俱不錄。而止存此四首。或爲蔡邕所作。夫蔡曠世奇才。聲詞兼長。故所造如此。後之學五言者。以十九爲師。而學樂府者。以四辭爲宗云。

飲馬長城窟

青青河畔草。綿綿思遠道。遠道不可思。宿昔夢見之。夢見

在我傍。忽覺在他鄉。他鄉各異縣。展轉不可見。枯桑知天風。海水知天寒。入門各自媚。誰肯相爲言。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呼童烹鯉魚。中有尺素書。長跪讀素書。書中竟何如。上有加餐食。下有長相憶。

此章青青八句。是思遠。枯桑四句。是人無相爲者。客自至末。是遠方寄書。雖分三段。然却是一意相承。首思見其意中之人也。意中之人。遂不可得見。而眼前之人。又無一人肯相爲。夫不肯相爲。由於人之各自爲。固人之恆情也。人情在平時。其厚其薄。無由而驗。驗之於入門。

選詩定論

卷之四

支

門者獻媚之所。入門者獻媚之時。從孟子入門有進而與右師言云云。來媚字深。言字淺。在他人前。不惜爲其深者。在我前。尚不肯爲其淺者。淺深相形。可見彼之不肯爲我言者。正是工於媚他人。處嗟乎。枯桑無枝。安知天風。海水不凍。安知天寒。此等人。原非與我素有相知之分。悠悠者。無足怪耳。則肯相爲者。庶我意中之人乎。遠方寄書。書中必有相爲之言矣。乃其言竟何如哉。上有云云。絕不道及相見之期。卽少陵所云。歲時幾蒙溫。暄問泚愛不採。溝壑辱也不意。意中之人。竟同眼前悠。

悠者復何望哉。○首八句，凡四換韻，其調甚急，遂用粘
桑云云，二排句，撇開作入門云云，後又用急調，詭說魚
中有書極節奏之妙。○讀遠道不可思句，令人心冷，讀
入門各自媚句，令人眼熱。○此章客從以下，從古詩遺
我一書札翻來，彼是明已之厚，故直言寄書，却於讀書
後寫一段珍重意態，此是形人之薄，故寫一段意態於
讀書前，曰長跪重之至，望之深也，竟何如，大失望也，故
以上有二句作煞，若歇後語，然至其不直寫寄書，先詭
言遺鯉烹鯉，此古詩與樂府之辨也。

選詩定論

卷之四

三

君子行

君子防未然，不處嫌疑間。瓜田不納履，李下不整冠。嫂叔
不親授，長幼不並肩。勞謙得其柄，和光甚獨難。周公下白
屋，吐哺不及餐。一沐三握髮，後世稱聖賢。

全首以防未然三字爲主，不處嫌疑間，正是防未然作
用。瓜田四句，虛寫勞謙下至末，方是實說君子嫂叔二
句，原與瓜田一例。若便作實寫，看得君子太粗淺矣。君
子立身涉世，光明正大，無時不存此別嫌明微之意。一
或有疎，百行莫贖，四箇不字，從顏子四箇勿字脫出，勞

謙以下，只就下士處描寫。吐握是謙，謙雖美德，却嫌於
卑卑不可踰，纔是勞謙得柄，謙卦六爻，獨取勞謙者，以
周公有功勞如此，猶謙以下士也。周公聖賢，何人不稱。
獨云後世言當時尚不免流言之疑也。○古詩和平，樂
府險急，此篇和平極矣，然畢竟是樂府作古詩不得。
吐哺握髮是一事，分而錯用之，此古調也。今人則作排
對矣。

傷歌行

昭昭素明月，暉光燭我牀。憂人不能寐，耿耿夜何長。微風

選詩定論

卷之四

三

吹闌闌，羅幃自飄颻。攬衣曳長帶，展履下高堂。東西安所
之，徘徊以徬徨。春鳥翻南飛，翩翩獨翱翔。悲聲命禽匹，哀
鳴傷我腸。感物懷所思，泣涕忽霑裳。佇立吐高吟，舒憤訴
穹蒼。

此首從明月何皎皎翻出，古詩俱是寐而復起，俱以明
月作引，俱有徘徊徬徨字，但彼於戶內寫徘徊，戶外寫
徬徨，態在出戶入房上。此首徘徊徬徨俱在戶外，中却
於離牀以後下階，以前先寫出一段態來，各極其妙。○
昭昭二句，言已寢也，憂人二句，復起而離牀，微風二句，

縱牀而闔闔，回望牀之羅幃也。攬衣句，已至堂矣。屣履句，已下階矣。東西句，已立於庭矣。徘徊以旁皇，仍立庭時之態也。此下景情，皆照此句。○看他由牀而闔闔而堂，堂而階，階而庭，寫地一步不亂。看他於牀寫月，於闔寫風，於庭寫鳥，布置景物一些不可移。○愛人句，正寫態，兼亦寫月。攬衣句，正寫態，亦兼寫風。字字皆有相生之妙。舊評謂兩句一意，其鹵莽甚矣。○東西何所之，莫我知也。夫舒憤訴穹蒼，知我其天乎。

長歌行

選詩定論

卷之四

三

青青園中葵，朝露待日晞。陽春布德澤，萬物生光輝。常恐秋節至，焜黃華葉衰。百川東到海，何時復西歸。少壯不努

力老大徒傷悲

題曰長歌行，全於時光短處寫。長人有一日之時，有一年之時，有一生之時，一日之時在朝，一年之時在春，一生之時在少壯之三時者，以爲甚長，而玩愒則短，以爲甚短，而勤修則長也。首二句，葵露喻一日之時，朝日將出地，日日已出地，其爲時也幾何，然用以勤修，卽克已復禮之一日，特著一待字，此片刻中便有累生積劫之

久也。一年之春秋，猶一日之朝暮，其爲時也亦無幾。然當陽春始布之後，秋節未至之前，萬物之光輝生於其間，是不止有累生積劫之久而且有厚地高天之容也。至於人生少而壯壯而老，老而死，其爲時也甚紆，然無時非努力勤修之時。苟自甘暴棄，謂今日不修而有來日，今年不修而有來年，乃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冉冉老至，恰如逝水赴海，豈有復西之日哉。輕棄重寶，那不悲傷。

楊惲

選詩定論

卷之四

三

詩

選有因文而及其詩者，如孟堅之明堂五詩，然附之文部而不及詩部者，以明詩因文而取也。選有因詩而及其文者，如子建之責躬，然却入詩部而不入文者，以文因詩而取也。若其詩更不可取，則亦竟刪之矣。以詩在文之外也。選之於楊惲，止存其文耳。詩在文中，因得不。去若在文外，則必刪。今何爲而猶存，彼既見於選矣，顧人素以爲絢，古人傳嘗不稱引之，以起學人之悟也。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爲箕，人生行樂耳，須

富貴何時

凡人既耕已種、未有不芸不穫者、曰田彼南山、是已耕矣、任其蕪穢、是不芸也、曰種一頃豆、是已種矣、其任落而爲箕、是不穫也、然既耕已種、又何爲不芸不穫、則以人生有幾、富貴無時、急急行樂、猶恨不及、無暇學老農之勤、故任其蕪穢、若并悔其從前作苦者、蓋自喻其以賈豎之事、自汚辱之意也、嗟乎、君子立身行己、自有不易之矩、卽不幸而涉世之末流、亦宜居易俟命、未有伴狂自穢、可以術解免者、古來豪傑之士、往往識力不足、始未嘗不終身砥行、一遇時亂、輒欲伴狂汚辱、托跡荒淫、以求解免、如楊惲之流者、卒不免焉、亦異於明哲保身之道矣。

班固

明堂詩

序曰、賦古詩之流、而此詩又賦之餘也、賦中事情未盡者、以詩補之、五詩總完東都之美、○三百篇皆四言詩、選亦自有其四言詩、其于三百篇、未嘗亦步亦趨也、唯補亡六詩、刻意摹擬、明堂三詩、刻意摹頌、在選中又爲

選詩定論

卷之四

孟

別體也、古無三言、亦昉於漢、如天馬等是也、選雖以漢

道爲主、然止載五言及七言、至於三言、序雖存其體、而選未錄其文、此寶鼎二詩、純用三言、但間句加一兮字、亦選中之別體也、然孟堅作東都詩、於明堂等三詩、用古體、於寶鼎一詩、用漢體、何也、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也、凡建都者、明堂以祀天祖、辟雍以育賢才、靈臺以望雲物、王道之常、美之尤者、故用古體、寶鼎白雉、偶然之貞符、較之明堂等爲不侔矣、故用時體、作者實有深心、幸勿以予論爲鑒也、

選詩定論

卷之四

孟

於昭明堂、明堂孔陽、聖皇宗祀、穆穆煌煌、上帝宴享、五位時序、誰其配之、世祖光武、普天率土、各以其職、猗歟緝熙、允懷多福、

享上帝而配以光武、的是東都之明堂、

辟雍詩

乃流辟雍、辟雍湯湯、聖皇莅止、造舟爲梁、瞻瞻國老、乃父乃兄、抑抑威儀、孝友光明、於赫太上、示我漢行、洪化維神、永觀厥成、

辟雍之有園水、從來皆出於人力、唯東都因水爲之、故

天子辟雍造舟爲梁

靈臺詩

乃經靈臺靈臺既崇帝勤時登爰考休徵三光宣精五行
布序習習祥風祁祁甘雨百穀蓁蓁庶草蕃廡屢維豐年
於皇樂胥

三光四句雖靈臺應制語然非洛陽天下之中不足當
之

寶鼎詩

寶鼎白雉雖儻來之瑞然亦與東都相關史周武王克

選詩定論

卷之四

三

商遷九鼎於洛邑又成王時越裳獻其白雉洛成王所
管也

嶽修貢兮川效珍吐金景兮啟浮雲寶鼎見兮色紛紜煥
其炳兮被龍文登祖廟兮享聖神昭靈德兮彌億年

白雉詩

越裳卽今交趾之地白雉乃白鵠也越裳之方產非異
也此詩乃雉之白者是爲異耳

啓靈篇兮披瑞圖獲白雉兮效素鳥嘉祥阜兮集皇都發
皓羽兮奮翹英容潔朗兮於純精彰皇德兮侔周成永延

長兮膺天慶

六朝選詩定論卷之四終

卷之四

卷之四

六朝選詩定論卷之五

唯陽後學吳 洪伯其甫著

魏

魏武雄蓋一世橫梁賦詩其所爲短歌若寒一篇直欲
爲漢家兩風之座文帝諸作似從李陵來而劉楨氣最
高思士似從蘇武來而王粲詞益清麗其後嵇康以
蘇李之遺上合三百篇阮籍以離騷運蘇李之體譬諸
陣前叙三國人物同是英雄而人人而目性情都具○
鍾子口曹氏父子高古之骨蒼涼之氣洵是樂府妙手

選詩定論

卷之五

五言詩則減價此論魏武魏文則當矣若平原侯詩與
樂府其價並重○漢時五言初成七言方肇作者任其
自然之才思發而爲詩尚未有體也至魏國初建集天
下之文人于鄴下爭以詞華相尚于是各豎壇坫詩體
始分以時而論則有建安體黃初體正始體以人而論
則有曹劉諸體厥後宋謝靈運擬鄴下集詩文帝及七
子各賦一首蓋以詩之有體自此始也梁江淹三十體
于魏取文帝等六體于魏之前又取古別離李都尉班
婕妤三體漢人本不分體蓋後人因魏人之分體而並

追分漢人也其分體者何以便初學入門也

武帝

多才多藝之士于三國時僅得兩人一曰蜀武侯一曰
魏武帝武侯制作無不精妙故司馬懿得其圖籍嘆爲
異才武帝制作無不精妙故銅雀臺後世得其片瓦猶
值百金然武侯有才用向聖賢一路去故人重其德而
掩其才武帝有才走入奸雄一略去故人厭其德而棄
其才然論二人著作武侯之文如前後兩出師表有典
謨遺意王通取爲元經武帝萬萬不及武帝之詩有風
雅遺意蕭統續入文選梁父吟非所敢望何也梁父吟
以人傳也武帝諸詩自足千秋非以人傳

選詩定論

卷之五

二

短歌行

從來真英雄雖極刻薄亦定有幾分吉與民同患意
思其與天下賢才交遊一定有一段纏綿體恤情懷觀
魏武此作及後苦寒行何等深何等真所以當時豪傑
樂爲之用樂爲之死今人但指魏武殺孔融楊修輩以
爲慘刻極矣不知其有厚道在如聽關壯繆歸先主一
節後人那能及得但此兩詩定要攀附周公未免過露

其假耳。○常論詩之道，致廣大而盡精微，一言足矣。譬之造宮室，龍樓鳳閣，崢嶸千仞，華林上苑，逶迤百里，廣大也。而其中一木一石，一丹一刻，無不一一布置得所，精微也。精微不盡，如未央殿中一瓦失所，便不壯觀。雖然，命意廣矣，造局大矣，撰語精矣，合筭微矣。又要氣行乎其中，譬之自宮室大小合制矣。又要鬱鬱葱葱一片佳氣，繚繞其間，始稱帝王之居。此氣非可襲取，全係平日所養。如此詩，那得不醇服千古。

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當以慷憂思

選詩定論

卷之五

三

難忘何以解憂唯有杜康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爲君故
沉吟至今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明明
如月何時可掇憂從中來不可斷絕越陌度阡枉用相存
契闊談讌心念舊恩月明星稀烏鵲南飛繞樹三匝何枝
可依山不厭高海不厭深周公吐哺天下歸心

勞首對酒當歌四字，正從古詩今日良宴會之今日二字來截斷已過未來，只說現前境界，更偏時光更促，妙傳短字神髓，較古詩更勝。蓋今日二字雖妙，然一日之間未必皆對酒當歌之時也。以下三十一句詩文皆從

此四字生出。蓋一廂口中飲酒，一廂耳中聽歌，一廂心中憑空作想，想出這曲曲折折，絮絮叨叨，若連貫若不聯貫，純是一片憐才意思。人生二句，功名不建而年已暮，卽下文所謂慨也。太史公曰：婢妾賤人，感慨而自殺，非能勇也，故慨之來也，當之以慷慨亦作忼亢也。抗志任事也。此真英雄語也。事既難任，未免憂思，憂既難解，計唯飲酒，不言歌者，歌以侑酒也。今日之對酒，正是勉強支吾，憂終不解何也。蓋青青子衿，無時不繫我心，故悠悠遂至今日，卽此對酒當歌之一頃，猶沉吟而不能

選詩定論

卷之五

四

釋然者爲君故耳。呦呦四句，是明引成語，不是勦襲。若曰小雅呦呦云云，所謂我有好爵，與爾靡之也。今者被褐釣渭之士，隱淪空谷，雖有好爵，焉得而縻之乎。此憐才者所以憂從中來。明月二句，謂憂從中來，不可斷猶月之明明，不可掇越阡云云，乃賢者之來而慰吾憂思者，枉過也。過相存問，至於不辭越阡度陌之遠，見賢者之感恩如此，月明四句，又借烏鵲之無依，念彼天下賢士困苦，不能自振者，山不四句，見憐才者一一皆有以慰之也。天下賢士在困厄之中，本無奢想，卽韓退之所

言不遇閣下一朝之享而足也故不必煦煦但言不厭
深不厭高而天下困厄而不自振之賢才固已需被而
有餘此魏武牢籠一世賢才之秘術也

苦寒行

北上太行山艱哉何巍巍羊腸阪詰屈車輪爲之摧樹木
何蕭索北風聲正悲熊羆對我蹲虎豹夾路啼谿谷少人
民雪落何霏霏延頸長嘆息遠行多所懷我心何怫鬱思
欲一東歸水深橋梁絕中道正徘徊迷惑失故路薄暮無
宿棲行行日已遠人馬同時饑擔囊行取薪斧冰持作糜
選詩定論 卷之五 五

悲彼東山詩悠悠使我哀

凡詩人寫寒自有一應寫寒事物大要曰風曰雪其餘
事物皆倘然夾湊倍寫其苦耳此詩未寫風雪先寫太
行之險所謂駭不存之地進退兩難則寒無可避方是
苦也然於太行山上拈出北上二字者魏武欲以周公
自擬爲下文東歸暗伏線索耳羊腸二句極寫其險下
方寫風然却不遽寫曰樹何蕭索卽朱玉所云起於青
蘋之末已令人肌膚皆栗北風聲正悲寒氣稜稜已有
雪意不遽寫雪而先寫少人民者卽伏下文之無棲宿

選詩定論

卷之五

六

七人當苦寒有棲息之所尚可耐得最苦者暴行中道
也少人民而謂之谿谷者山居越切澤居越哭此山行
而曰谿谷無人民則更無人民矣無人民之上又先寫
熊羆二句者凡人晚行雖無棲宿猶可望之前途熊羆
云云則前途亦無望矣雪落霏霏真無可避處矣延頸
二句言我之北上定有汛所我懷在此所懷而不至則
不能不延頸而望也延頸二字卽又帶出寒意來蓋凡
人遇寒則縮其頸延頸則風雪侵及衣領矣既不能北
上於是轉思東歸水深四句東歸又不得也中道指地
薄暮指時既不能東歸只得仍舊勉強北上行行日遠
而人馬同時饑矣然不念士之無衣而念其饑者何寒
而腹中有食猶可稍支唯饑則更難忍耐然言人而兼
及於馬者何也馬者人當危難之際所以托死生者也
下文擔囊句不是取薪供爨乃柿木爲薪極寫馬饑斧
冰句方是寫人饑寫饑正是寫寒此苦實過東山那得
不悲○此詩極寫苦寒原是拾收軍士之心却把自己
平生心事寫出首云北上太行冒險而行實喻其初念
未嘗不思建功於漢室熊羆云云喻當時外有群雄內

有諸臣以致事不克濟。於是乃思退步。如周公之歸東山也。然周公當周室之初。故有東山可歸。今日當漢室之末。寧有東山可歸耶。嗚呼。當此徘徊中道。欲求一夕之棲泊而莫能。況乃如東山之詩云云哉。此所以喟然而悲。

文帝

文帝詩源於李陵。終身無改。詩家分體以年代者。文帝兼屬建安。黃初二體。豈文帝爲太子與爲天子之時。有兩樣文字哉。蓋建安當群彥蔚起之時。門戶各立。論者

選詩定論

卷之五

七

繫以建安目之。蓋其體錯雜。文帝之體總括於中。要以陳思爲傑。至於黃初。王劉應徐。彫喪已盡。而主持風雅。唯文帝而陳思詩入黃初。以憂生之故。詩思更加沉著。故建安之體如錦繡。而黃初之初一味清老也。○胡元瑞曰。魏文漫漫秋夜長。獨可與屬國並驅。然去都尉尚一線也。樂府雖酷似本色。時有俚語。不若子建純用已調。蓋漢人語似俚。此最難體認。處漢人詩無句可摘。無瑕可指。魏人間有瑕。尚無句也。六朝詩枝無瑕。然而有句。

芙蓉池作

乘輦夜行遊道遙。步西園。雙渠相溉灌。嘉木繞通川。卑枝拂羽蓋。脩條摩蒼天。驚風扶輪轂。飛鳥翔我前。丹霞夾明月。華星出雲間。上天垂光彩。五色一何鮮。壽命非松喬。誰能得神仙。遨遊快心意。保已終百年。

此詩只寫夜行遊三字。於步西園上著道遙二字。蓋逐一細看。故逐一細寫也。雙渠四句。是俯寫遊。相溉灌。見池之美。嘉禾句。因池及木。木之嘉者。行最忌直。如官道旁樹。兩兩對立。曰繞通川者。逐地勢而成。卑枝二句。單

選詩定論

卷之五

八

承寫木。一卑一修。見木之嘉。益見池之美。驚風二句。平寫行遊。驚風吹後。飛鳥鳴前。我身適在池上。雲霞四句。仰寫夜。然何地無星月。何地無雲霞。自文帝寫來。亦若池上固有之景。移他題不得者。此古人神化之極也。故與後數命非神仙云云。若相通。若不相通。任使後人讀者。通之得下。不通之亦得下也。

雜詩

此二詩有疑懼意。應作於魏武欲易太子時。蓋太子固之副貳。不可一刻離君側者也。遠出在外。而讒人居中。

伺隙危道也。此詩雖云雜詩，而後首曰至吳會，前首曰思故鄉，可知非作於鄴中者。舊註謂文帝爲太子時，會至廣陵云。○前章似做蘇屬國，後章似做李都尉。

漫漫秋夜長，烈烈北風涼。展轉不能寐，披衣起徬徨。徬徨忽已久，白露霑我裳。俯視清水波，仰看明月光。天漢迴西流，三五正縱橫。草蟲鳴何悲，孤雁獨南翔。鬱鬱多愁思，綿綿思故鄉。願飛安得翼，欲濟河無梁。向風長嘆息，斷絕我中腸。

此首從古詩兩明月篇來，淘鍊極其瑩靜，味深而色秀。選詩定論 卷之五 九

中間句句相生，總以多愁思爲骨，以思故鄉爲筋。二句乃展轉披衣之因，漫漫句乃展轉之緣，烈烈句又披衣之緣。白露以下，正寫徬徨，白露句又緣中之緣。下文一俯一仰，皆從此句挑的一警寫出來的。俯視句先寫一俯，人凡有愁思，必垂其首也。清水波者，水面一片秋光。方省是明月所爲，乃又仰看天漢二句，詳寫一仰。全篇寓意全在此二句。明月光喻魏武，三五句即借詩筆，彼小星三五在東之義，喻于建天漢句，乃帶轉小星以就中天月光者。喻丁儀王粲之徒，蓋其彼小星三五在東

者，乃妾不敢當正之詩。謂此三五小星在東地平之上，用以自比，而以中天之位，讓當正之嫡后也。蓋此三五小星，本麗天漢，原詩取義，謂其抱衾掖庭，非民間之比。此詩未及到秋，小星在東地平上，天漢亦在東地平上，及時已秋矣。天漢西流，則此小星隨天漢而轉，自然亦到中天。詩人徬徨之際，適當月在中天，則此小星自然與月相湊一處。正縱橫言扶之者衆，竟與明月爭光，而彼星經所謂前星反流落他處，可知矣。草蟲句又一俯，逗下文愁思孤雁句，又一仰，逗下文思鄉二句。正從明北風然不言北者，前已點明，不須重言而已。知其故鄉在北云。

西北有浮雲，亭亭如車蓋。惜哉時不遇，適與飄風會。吹我東南行，南行至吳會。吳會非我鄉，安能久留滯。棄置復陳客，子常畏人。

西北指鄴下，即下文之我鄉也。謂之西北者，乃宸極之所，身爲太子，不可一日遠去者也。以雲爲喻者，取東南

近海多風西北近山多陰故也曰浮者謂其本之不固如車蓋喻其勢之小也惜哉二句妙在一適字謂魏武本無易儲之意偶爲小人輩所熒惑耳吹我二句東南之行亦非君父意爲小人所間欲以伺隙不然未會飄風之前彼如蓋之雲方且亭亭然止于西北何嘗有一此動搖與會二句重在一久賴我聖善之君父我即偶出未必卽見棄置但恐事久則變耳故不能久留滯然此一出已分棄置既已棄置君門萬里豈敢復陳所以中心惕惕常懷畏人之念耳曰客子者言行客在外

選詩定論

卷之五

十一

孤身無伴易得人侮況身爲太子云云乎○前章寫得深細後章促急至末二句換韻處其節愈促其調彌急

金瓶行

上山採薇薄暮苦饑飢谷多風霜露霑衣野雉群雛猴猿相追還望故鄉鬱何壘壘高山有崖林木有枝憂來無方人莫之知人生如寄多憂何爲今我不樂日月如馳湯湯川流中有行舟隨波轉薄有似客遊策我良馬被我輕裘載馳載驅聊以忘憂

想亦魏武欲易世子時作云上山採薇正也薄暮苦饑

弱也歸谷二句危也野雉群雛居處也猴猿相隨宵小之繁有徒還望故鄉生身之處也鬱何壘壘蔽不明也憂來無方恐一旦患作也患在家庭故人莫之知也然壘壘之下便可直接憂來句而先著高山二句者此固詩家托興之體然亦有意高山必以崖爲基林木必以枝爲輔傷已之孤立而寡助也以上十二句寫憂已完人生以下忽轉出一樂字來陪說湯湯四句仍說憂策我四句說樂然說樂非樂也只是無可奈何聊以自遣耳總形容憂字也詞似從唐風脫出而意却不同

選詩定論

卷之五

十二

燕歌行

燕歌行初起魏文實祖柏梁體自後因之皆平韻也至梁元帝燕趙佳人本自多音調始協蕭子顯王子淵製作繁繁但通章尚用平韻博聲七字成句故誦之猶未大暢至王楊諸子歌行韻則平仄互換句則三五錯綜而又加以開合傳以神情宏以風藻七言之體至是大備要惟長篇鉅什敘述爲宜用之短歌行緩急態于是高岑王孟出而格又一變矣

秋氣蕭瑟天氣涼草木搖落露爲霜群燕辭歸雁南翔念

君客游思斷腸懷思歸戀故鄉何爲淹留寄他方賤妾
笑守空房夢來思君不敢忘不覺泪下霑衣裳援琴鳴
絃發清商短歌微吟不能長明月皎皎照我牀星漢西流
夜未央牽牛織女遙相望爾獨何辜限河梁

風調極其蒼涼百十二字首尾一筆不斷中間却具千
曲百折真傑構也○人有疑首句秋氣天氣爲複者不
知秋氣與天氣不同秋氣只是一是專稱天氣兼四時是總
稱秋氣四字是首三句月子叙時天氣涼是叙景與下
草木二句同例如月令所云涼風至者近是草木搖落

選詩定論

卷之五

三

卽月令草木黃落露爲霜卽白露降燕辭歸卽玄鳥歸
著一群字者燕必結群而歸也雁南翔卽鴻雁來看他
一連排用月令五事絕不見堆砌之痕直是筆力清爽
不能正正極不能長傷極○歌不能長者爲奏所限也
古人多以歌配弦不似今人專鼓不歌所謂聲依永也
琴以散聲爲主實音次之琴弦僅七不足十二均之散
聲故正調之外或緩或緊其弦因有四調曰緩宮曰緩
角曰緊羽曰清商清商楊南宮無射應鍾三均其節極
短促其音極纖微長而曼詠不能遂焉故云

曹植

子建之詩，隱括風雅，組織屈宋，洵爲一代宗匠。高蹈諸
子之上，然其渾雄蒼老，有時或不及乃父。清瑩悲涼，有
時或不及乃兄。然不能不推子建爲極者，蓋有得於詩
家之正派的宗也。○選詩有子建，唐詩有子美，各際中
集大成之詩人也。蓋漢道剝於蘇李，盛於曹劉，唐制始
於沈宋，盛於李杜耳。世人知尊子美而不知子建，由於
只知唐詩畧過選詩一際之故。○初元瑞曰：子建雜詩
全法十九首，意象規模酷肖，而奇警絕到，弗如。送應氏

選詩定論

卷之五

四

贈士象等全法蘇李，詞藻風骨有餘，而清利婉順不足。
然東京以還，唯斯人得稱具體。

責躬詩

此詩步驟全學韋孟，其手度較韋差勝，然華詩嚴切雍
和，深得風雅之致，良未易及。○魏武帝以子建才類已
幾欲易太子，所以子建與文帝各異薰羽，而子建之黨
猶盛，然終於不濟者，獨以未得兵權故耳。若當時假以
兵權，如唐之文皇，鮮有劉景升袁本初父子之對云云。
亦奚及哉。況武帝既沒，文帝決無假以兵權之理，而乃

曉曉屢請自試。且請之於羅罪之餘。非徒無益更深。又帝之忌耳。子建才既類父。豈不知此。而漫爲撩鬚履尾者。蓋其胸中確有成算。以爲帝之於已。非有親愛之仁。如舜之不藏不宿。特屈於太后之故耳。使已可以殺。卽不請自試亦殺。不能殺已。卽請自試亦不殺也。故此詩句句是服罪。卽句句不服罪。不惟不服罪。且更跨進一步。求假其權詞。特崛強然。却字字本忠愛之道。來得渾厚。不露是爲合作。

於穆顯考時惟武皇受命於天寧濟四方朱旗所拂九土

選詩定論

披攘玄化滂流荒服來王超商越周與唐比蹤

首自武帝說起。自是漢後四言套例。實以天照動其鞠子之哀也。然不述武帝之德而止。就謚法頌美其開疆展土之功。見武帝前無所承。獨自崛起。將魏家一代乾坤打得現現成成。文帝既承受其基業。不可不念及其子也。

篤生我皇奕世載聰武則肅烈文則時雍受禪於漢君臨萬邦

篤生句言已與帝同是武帝所生。特文帝應襲大位故

爲篤生耳。受禪於漢。其得天下說的極容易。全不費力。乃承武帝之成緒耳。

萬邦既化率由舊則廣命懿親以藩王國帝曰爾侯君茲青土奄有海濱方周於魯

率由舊則謂魏之封國非魏一代之特制。乃承沿歷朝故事。廣命者。凡魏之子姓。不狂惑者。皆得爲諸侯。已亦在廣命中。非有特加之恩。方周於魯。是自占地步。然魏當郡縣之後。其封國迥異於周。而於漢制稍似。蓋漢之封國於周爲侈。其國之大小。係之親疎。故拾漢引周。取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意見已與帝最親而分國小也。車服有輝旗章有序濟濟俊乂我弼我輔

選詩定論

卷之五

夫

車服二句。威儀之盛。濟濟二句。俊乂之多。兩者交寫。非形君恩之厚。蓋威儀不過虛文。而俊乂輔弼君德。乃其羽翼。故交寫兩者。照出下文冠我云云。僅復其威儀。而股肱弗置云云。永剪其羽翼之實耳。

伊余小子恃寵驕盈舉掛時綱動亂國經作藩作屏先規是曠倣我皇使祀我朝儀國有典刑我削我黜將寘於理元兇是率

假使犯儀只是小小罪名削黜已過況元兒是平手

明明天子時惟篤類不忍我刑暴之朝肆違彼執憲哀予

小子改封竟邑于河之濱股肱弗置有君無臣荒淫之闕

誰弼余身孰執僕夫于彼冀方嗟予小子乃罹斯殃

違彼執憲句妙是律以元兒而欲暴之朝肆若乃臣下

望風希旨不出文帝意曰改封竟邑應前君茲書上謂

國小曰於河之濱應前奄有海濱謂土窄股肱二句謂

無臣荒淫二句極寫無臣到此地亦無荒淫可作矣孰

笑云云謂不惟無臣併人民亦寡僕夫云者私隸之稱

選詩定論

卷之五

七

非天子之命臣也孰笑二句分明是逆旅中一無所歸

之窮人也斯殃不用在元兒是率之下而改封云云亦

是殃也乃罹者嗟已之不辰若謂已只有犯儀假使二

罪原無荒淫之罪耳

赫赫天子恩不遺物冠我袞冕要我朱轂光光大使我榮

我華剖符授土王爵是加仰齒金璽俯執聖策皇恩過隆

祇承怵惕

前改封曰邑明是王降而侯却未明照此用王爵是加

句照出冠我云云其寫文帝加恩句句與上相應寫已

之承恩極其怵惕光光二句無敢再假天使仰瞻二句
敢再犯朝儀亦與上聯盈相反

咨予小子凶頑是嬰逆慚陵墓存愧闕庭匪敢傲德實恩

是恃威臨改加足以沒齒昊天罔極生命不圖常懼顛沛

抱罪黃墟願蒙矢石建旗東嶽庶立毫釐微功自贖危軀

授命知足免戾甘赴江湘奮戈吳越

願蒙以下請自効而先以是沒齒得位已極無復他

望釋文帝之疑逆慚陵墓又迴應首段武皇受命云云

見武帝已沒愈當念也○國有詩有史史以治名實詩

選詩定論

卷之五

六

以治性情故史不可滅詩亦不可滅也史難以治名實

為本如春秋假魯尊周固是良史即如陳壽之三國志

直書伐蜀甚至指蜀為寇名實顛置後世率不能廢焉

至於詩則不然如子建此詩明為伐蜀伐吳於伐吳直

曰奮戈吳越於伐蜀止曰甘赴江湘蓋泛指吳蜀中間

之餘氛然至晉左太冲詩長嘯激清風志欲無東吳亦

是明去伐吳而左盼澄江湘亦采用子建此語可見詩

雖專治性情而兼治名實詩之為道較史更為精微也

大啓其衷得會京畿遲奉聖顏如渴如饑心之云慕愴矣

其悲天高聽卑皇肯照微

極寫遲奉聖顏之悲言已只是有此一段自効意思云云不比尋常朝見也。

應詔詩

肅承明詔應會皇都星陳鳳駕秣馬脂車命彼掌徒肅我征旅朝爲臺夕宿蘭渚芒芒原隰祁祁士女經彼公田樂我稷黍爰有樛木重陰匪息雖有糗糧饑不遑食望城不過面色不游僕夫警策平路由佐駟藹藹揚鑣漂沫流風盈窗輕雲承蓋涉澗之濱緣山之隈遵彼河澨黃坂

選詩定論

卷之五

九

是階西濟關谷或降或升駢駢倦路載寢載興將朝聖皇匪敢宴寧弭節長驚指日邁征前驅舉燧後乘抗旌輪不輟運變無廢聲爰暨帝室稅此西墉嘉詔未賜朝覲莫從仰瞻城闕俯惟闕廷長懷永慕憂心如醒

題曰應詔乃應赴朝之詔非應詔作詩也通篇只是寫其聞詔喜極急行路倉猝一觀天顏之意星陳云云聞詔即發不敢片刻停留驛臺即所居蘭渚乃其封內芒芒云云寫其封內之美一見可戀而不敢戀一見封國之內四境皆治所謂土闢野聚已無曠職也此叙其

境內行路之速發言朝宿言夕不過一日之路已出其境言其分封本小國耳僕夫云云至載幾句乃出境一路行來只是寫速兼帶苦意將朝云云是到京之前一日也言此一日將到京心中有無限樂事無限計算以爲明日即得見吾君矣故加倍寫其行之速而不意乃處之西坊不容見朝也。

朔風

孫鑠曰凡四言詩寫情事太切便類箴銘此篇比興多駕空凌虛全以意趣勝故是詩家本色○張平子四愁

選詩定論

卷之五

十

詩從招魂來省二此詩起處從四愁來又省二仰彼朔風用懷魏都願聘代馬倏忽北徂凱風永至思彼蠻方願隨越鳥翻飛南翔四氣代謝縣景運周別如俯仰脫若三秋昔我初遷朱華未希今我旋止素雪云飛俯降千仞仰登天阻風飄蓬飛載離寒暑千仞易涉天阻可越昔我同袍今永乖別子好芳草豈忘爾貽繁榮花將茂秋霜悴之君不垂眷豈云其誠秋蘭可喻桂樹冬榮茲歌落思誰與銷憂臨川暮思何爲泛舟豈無和樂游非我隣誰忘泛舟愧無榜人

首四句一南一北寫心之恍惚不定四氣四句一昔一今寫時之荏苒易遊俯降八句一上一下寫同袍之別一寒一暑寫同袍之別之久子好八句曰子好曰豈忘則是臣未嘗忘君君未嘗忘臣繁華將茂秋蘭悴之歸罪於宵小之譏間君子四句又歸罪於已言君之不眷非君之故亦非小人譏間之我之誠有未至耳秋蘭二句愈勵其誠也○思是因風是緣代馬越鳥是想想之所結在北遂成一代馬倏忽北馳之象想之所結在南遂成一越鳥翻飛南翔之像願騁願隨總是妄想虛而

選詩定論

卷之五

三

非實

雜詩六首

雜詩六首似皆原本於離騷吾不知其有意摹之歟抑無心偶合歟第一章高臺多悲風即思美人第二章轉達即悲迴風三章四章西北之織婦南國之佳人即經所為變修乃離騷之正托五章僕夫悲嚴駕即遠遊末章詠烈士即九歌之國殤○此詩舊註以為皆請自試之意然實非請自試詩也故詩中不指一事亦不必作於一時稱物引類比興之義為多故題名曰雜詩所以

詩中全無一字是實賦與貴躬應詔等詩迥然大異然則原註奚以為請自試之詩也蓋書曰詩言志志者心之所之也詩者言之所之也故志之所至言亦至焉凡人心中有事即夢中夢語亦不離此而況其所慘淡經營者乎是請自試即以蔽子建一生之詩文可也

高臺多悲風朝日照北林之子在萬里江湖迥且深方舟安可極離思故難任孤雁飛南遊過庭長哀吟翹思慕遠人願欲託遺音形影忽不見翩翩傷我心

首章清麗悲淡令人讀之眩然心逸○此即騷之思美人也首二句喻君門之遠之子即美人高臺望美人之處也此處只有悲風不見朝日蓋朝日只照北林不照此高臺也孤雁六句全從原詞因歸鳥而致辭兮羌迅高而難託之詞意脫化而出以喻下情之難達也

選詩定論

卷之五

三

轉達離本根飄飄隨長風何意迴風舉吹我入雲中高台上無極天路安可窮類此遊客子捐軀遠從戎毛褐不掩形被衾常不充去去莫復道沈憂令人老

首六句轉達喻已雖有封國不得南如史所云遙採真名實無寸土是也且朝封夕改真如蓬之搖搖靡定耳

捐軀句。卽後甘心云云。乃請自試之意。去去二句。乃不得所請。而致嘆於老至也。○楚詞九章。有悲迴風。一信言。小人之盛。君子所憂。故託想天地之間。以泄其情。悲此詩亦暗用此意。但原辭曰搖蕙。此變化而轉蓬耳。蕙有根本。故曰搖蕙之必致限性。蓬無根本。故曰轉蓬之更爲逆性。逆性甚於限性。何也。人在苦極。一死便休。逆性則有求死不得者矣。通章只以轉蓬一意爲主。類此云云。是以從戎比轉蓬。非以轉蓬比從戎。蓋詩人本意。正是傷賢才不見用於世。原不曾爲從戎而發。其云遊

選詩定論

卷之五

五

客而必取從戎者。凡遊客雖苦。猶得自由。從戎自任。什伯長而上之。元戎管轄最多。束縛不得自由。去去乃詩人感此轉蓬而悟。急急求去。此束縛沉吟不去。恐冉冉老至而去已晚矣。○古人用心至細。故其下筆描寫一物無不曲盡者。如此詩首六句。觀之凡物莫不有其本所離之則悲。蓬之本所在其根。一離此處。則或東或西。或南或北。不能自主。失隨者不自主也。隨長風者。風不長吹不遠。風長則隨之彌遠矣。然隨長風。雖有東西之離。未常分於上下也。迴風來則又有上下之離矣。然言

不言下者。凡親地之物。其本所皆在下。若無迴風舉之。雖有東西南北之異。然未離乎下。縱非蓬之本所。是仍不失地物之本所也。迴風與長風不同。上二句是橫言。下二句是豎言也。物之橫行。是謂旁行。物之上行。是謂逆行。旁行雖非本所。然較逆行爲易。但只用橫來之風足矣。故不寫風之力。而但寫蓬之無力。特著一隨字。便已入妙矣。若自下而上。逆行則難。必須有力之風。迴風者。俗所云旋風也。大凡起重之力。莫大乎輪盤。而藤線尤大。旋風與旋渦皆作藤線。最有力。故旋渦汨之而愈

選詩定論

卷之五

五

下旋風舉之而愈上也。更見古人作文用字。大有力量。又不止一細而已矣。○應德理代雁口中爲詞。固已奇矣。此詩於風吹轉蓬處。加一我字。乃是代蓬口中爲詞者。連下類此云云。又是蓬心上將人自比。末只用去去二句。作詩人從傍斷語結之。更是奇格。○此與文帝西北一篇格調頗相類。彼曰浮雲。此曰轉蓬。同用風吹爲喻。俱於末二句換韻。此曰捐軀云云。壯甚。彼曰客子云云。怯矣。

西北有織婦。綺縠何繽紛。明晨棄機杼。日昃不成文。太息

終長夜悲嘯入青雲妾身守空閨良人行從軍自期三年
歸今已歷九春飛鳥遠樹翔嗷嗷鳴索群願爲南流景馳
光見我君

此作以織婦自比綺縠言已有可用之才明晨言終日
勤勞太息言已之憂思君不見察而時光之易逝也飛
鳥下見其終戀之不忘於君總自試之意○綺縠繽紛
成功多矣勤尚未已太息不是怨勞妾身云云卽驛所
云初既與余成言今中又變而之他影曰南流映前西
北○此章勤勤於織作是德次章容若桃李是色夫女

選詩定論

卷之五

五

子靈修惟謹將以媚我仰望終身之一人也綺縠云云
勤已極矣君子乃弃之至九春而不顧則應以好德不
如好色也乃南國之佳人色非不美也而至朝北暮南
不惟君子不顧卽旁人亦爲袖手不肯一言色又不足
恃也則將何修而可

南國有佳人容華若桃李朝遊江北岸夕宿瀟湘沚時俗
薄朱顏誰爲發皓齒俛仰歲將暮榮耀難久恃

首二句與前首同朝遊二句言有佳人如此自宜金屋
貯之何爲使之朝北暮南無所止棲乎然使之至此者

以時俗薄朱顏故耳時俗既薄朱顏卽極爲言之尚朱
有濟然亦竟無爲一言者俯仰之間老已至矣美才又

焉足恃哉○時俗薄朱顏與王維艷色天下重當參看
然天下既重艷色又何云時俗薄朱顏乎蓋謂天下之
人皆有心而無目者有心故重艷色無目故薄朱顏卽
如吳王眼中西施亦只是從重色之心看出故曰君寵
益嬌態君憐無是非在衆人也只是見得君王寵之憐
之以爲西施不美吾君何爲寵之憐之至此也併西施
自己以爲我之色殊於衆乎何君王之寵我憐我至此

選詩定論

卷之五

五

也俱是從重色上同聲附和擡出箇西施來能于未貴
之日拔其異姿者誰歟此昭君所以發憤請行也佳人
曰南國織婦曰西北妙有來歷一些不苟

僕夫蚤嚴駕吾將遠行遊遠遊欲何之吳國爲我仇將聘
萬里塗東路安足由江介多悲風淮泗馳急流願欲一輕
濟惜哉無方舟閉居非吾志甘心赴國憂

此卽屈子之遠遊也曰吾將遠行遊卽悲時俗之迫阨
今欲輕舉而遠遊曰將聘萬里途卽離人群而遞遞但
原文以出世了道作結此詩以入世建功作結各極其

妙耳。○此請自試，不得因而興浮海之嘆也。命僕夫若真遠遊者，曰：「早嚴駕，若行期甚迫，前徒已發者。」遠遊句是緊問，將騁句是緊答。只因作者於方問未答及偷搶過吳國爲我仇句，而後人便認作孫氏不知此吳國者，乃借用楚王謂淳于髡曰：「我有仇在吳國之意也。」吾將遠遊云云二十字一連讀下，口氣方順。問曰：「遠遊欲何之？」答曰：「將騁萬里塗。」曰：「吳國爲我仇，將騁萬里塗，必由東路。」吳國卽東路，吳且不能至，而況萬里之塗乎？且東路甚遙，又不止吳國。吳國之北有江介矣，多悲風一阻。

選詩定論

卷之五

圭

江之北又有淮，泗矣。馳急流一阻，本欲騁足萬里，而乃一步不前，只因無方舟耳。所以只得閒居，然豈予之心哉？然吾志惟在赴國憂耳。赴國憂不得始爲遠遊之計。○杜少陵詩曰：「更欲遊何處？」飄然去此都，祇是厭此都。薄惡欲避其地耳。形骸原土木，舟楫自江湖，乃是機心久已忘何處去，不得此詩與國云云去，既不得居，又非志，只有請自効一條路耳。文帝詩曰：「吹我東南行，南行至吳會，吳會非吾鄉，安能久留滯。」此詩曰：「遠遊欲何之？吳國爲我仇，將騁萬里塗，東路焉足由，俱只是借用吳。」

地全於孫氏無涉。或云：「此爲伐吳自効，則彼文帝者豈因易儲之危思爲遠太子之羞見故鄉人飄然適異國耶？」

飛觀百餘尺，臨牖御櫺軒，遠望周千里，朝夕見平原。烈士多悲心，小人媮自閒。國讐亮不塞，甘心思喪元。拊劍西南望，思欲赴秦山。絃急悲聲發，聆我慷慨言。

此卽從九歌國殤來，彼已殉難，故曰國殤。此方思報，故曰烈士。首句寫觀之高，二句寫敵不高不敵，不能遠望，望遠至於周千里，必是平原之地。然平原者，卽九歌所

選詩定論

卷之五

圭

云平原忽兮，路迢遠，乃國殤之出不入而往不返之處也。烈士感之而心悲，兼至恨于媮日閒之小人也。國讐二句，心不忘仇，拊劍二句，義形於色。前望字是偶然，此望是有意。上思字是平時，下思字是一日兩思字出於壯士之悲心。夫絃急則發悲聲，心悲則言慷慨，慷慨言卽上文烈士云云六句，乃飛觀上憑軒之烈士親平原有感而發之言。嗚呼！心徒悲矣，領吾慷慨之言者誰歟？○凡文詞有不通者，則取其人之他作互證之，蓋一手所出，決無自爲矛盾也。如此詩拊劍二句，最難通，舊註

也。蓋三良之詩見於詩而三良之事載於史。此乃感秦史而咏三良。非依秦風而咏黃鳥也。史曰：穆公之不爲盟主，宜哉。死而棄民，殺其良以從，此非篤論也。蓋賢人者，國家急需。苟知其賢，當身而急急用之，猶恐其遲而乃思貽之身後。子孫如齊神武之與慕容超、宋太宗之與張齊賢者，豈不過哉？故此專責乎穆公之生不用三良也。蓋人生在世，止有功名忠義二塗。丈夫生而懸弧，有志四方，孰不欲建功名於旂常？至功名不可爲，然後不得已而專言忠義，固其時之不幸焉耳。故忠義成

擬詩定論

卷之五

三

於一朝止在人之自盡，而功名豈於平日必人君相與有爲？穆公非無事之君也。余自百里雖羈旅之士，會盟征伐，無役不與。而三良之從，無間其所謂榮樂，不過宴飲賞賜之間，無用之小禮。是生則不與其功名而死則要以同患難也。三良至此，亦將曰：功名不可爲矣。從君地下，盡吾忠義，亦心之所安耳。故黃鳥之詩，昔人既已有作。而三良之詩，子建復爲重題。亦曰：抑其良而弗用，生則棄民，穆公不爲盟主也。宜哉。

情詩

微陰翳陽景，清風飄我衣。游魚潛綠水，翔鳥薄天飛。眇眇客行士，遙役不得歸。始出嚴霜結，今來白露晞。遊子嘆黍離，處者歌式微。慷慨對嘉賓，悽愴內傷悲。

凡情詩皆借閨房兒女子之私，以寫臣不得於君之思。子建此詩舊註爲忠君憂國之情，甚至以爲不忘漢室，何其迂也。大抵子建平生只爲不得於文帝，常有憂生之嗟。因借遙役思歸之情，以喻其憂。讓畏譏進退維谷之意。陽景喻武帝微陰喻文帝，謂之微者，履霜之懼也。清風卽涼風，喻群小見凌之漸也。游魚本欲游也，乃不

選詩定論

卷之五

三

敢遊而潛，綠水翔鳥本欲集也，乃不敢集而薄天飛。卽殷仲文所云淵無恬鱗，林無靜柯之意。遙役言其遠，不得歸言其久而以眇眇二字著於魚潛云云之下，危之也。嚴霜結白露晞，乃重陰沍寒之時，已之往來皆適當其時，所謂堅冰至也。要知始出今來，不是喜其得歸，亦不是紀其歲月之久，只用出字來字引起下文，言始之出也將以游也。游嘆黍離則無國可依，今之來也將以居也。居歌式微則無家可歸，此詩此情真可悲傷。然傷悲亦止在心內，自轉對賓客強作慷慨之態，在賓止見

我之慷慨以我爲云云豈能知我中心之悽愴哉

公譙詩

公子敬愛客終宴不知疲清夜遊西園飛蓋相追隨明月
澄清景列宿正參差秋蘭被長坂朱華冒綠池潛魚躍清
波好鳥鳴高枝神飈接丹轂輕輦隨風移飄飄放志意千
秋長若斯

首二句通過畫宴從夜游寫起其寫法甚類文帝芙蓉
池作先明月二句是作寫次秋蘭四句俯寫末神飈二
句平寫但其佳處止是練得幾箇响字其實較之芙蓉
池風調遠不及也

選詩定論

卷之五

五

贈徐幹

諸子在當時皆以文人畜之如齊稷下士不治事而議
論諸子無有惟孔楊之禍者在此其不効功名於當世
者亦在此所以雖被寵接而反鬱鬱不得志正與子建
不獲自試之意相同故其贈諸子之詩皆極致其憐惜
云

驚風飄白日忽然歸西山圓景光未滿衆星燦以繁志士
營世業小人亦不閑聊且夜行遊遊彼雙闕間文昌鬱雲

興迎風高中天春鳩鳴飛棟流焱激標軒顧念蓬室士貧
賤誠足憐被覆弗充虛皮褐猶不全慷慨有悲心興文自
成篇寶棄怨何人和氏有其怨彈冠俟知己知己誰不然
良田無晚歲膏澤多豐年亮懷璵璠美積久德逾宣親交
義在敦申章復何言

寶棄四句妙甚蓋荆山之寶見重於世者以和氏力爭
之故使和氏爭之不力則寶棄矣豈非和氏之愆乎可
見汲引之力在乎知己矣乃彈冠以俟知己豈知知己
皆同棄寶無復一人見用於時者又歸罪於何人乎此
雖贈徐一人之詩而諸子無一人見用於時之意已見
此矣○白日喻已也驚風飄日忽歸西山喻時難再也
月未圓喻已未得志衆星喻群小也夜行遊承光未滿
文昌二句喻下情不得通也鳩鳴飛棟喻小人得志居
高也風喻號令激標軒從下起而犯上也良田喻有德
也無晚歲多豐年喻必榮也

贈丁儀

史稱魏武以植爲類已幾欲易儲觀其短歌一篇其一
片體植天下幽寒之士之意可謂深至矣不獨天下之

選詩定論

卷之五

五

策力在其牢籠之中。即諸子之文學亦得與焉。不與諸子雖往來贈答意不甚恤而植與諸子則為故其與諸子酬和之詩皆恤其隱願有魏武憐才意此詩尤其著明者也

初秋涼氣發庭樹微飈落凝霜依玉除清風飄飛閣朝雲不歸山霖雨成川澤黍稷委靡隴農夫安所獲在貴多忘賤為恩誰能博狐白足禦冬焉念無衣客思慕延陵子寶劍非所惜子其寧爾心親交義不薄

初秋二句謂文帝初用事也霜依玉除風飄飛閣謂其選詩定論
卷之五
書

憑高而作威也朝雲句謂別有小人與事農夫句謂諸子不與也在貴句謂文帝身貴忘平日之交也誰能博恩不及諸子也焉念無衣客謂恩不及丁儀也延陵喻丁儀亦自喻乃讓國之高賢寶劍非所惜謂我非惜寶劍相贈時未可也子其云云需之與日者情見乎詞矣

贈王粲

端坐苦愁思攬衣起西遊樹木發春華清池激長流中有孤鶩驚哀鳴求匹儔我願執此鳥惜哉無輕舟欲歸忘故道願望但懷愁悲風鳴我側義和逝不留重陰潤萬物何

懼澤不周誰令君多念遂使懷百憂

舊註謂粲在荊州子建以此詩寄之今復細玩乃粲已至鄉下當時魏武欲易儲故子建有羅致群彥以為羽翼之意若是在荊寄贈定作山川阻修之語乃云孤鶩在池則近求非遠求矣重潤二句即前詩子其云云之意欲歸四句自訴其憂危也

贈丁儀王粲

當時諸子皆傾心於子建而丁與王尤昵故前有分贈茲又合贈也諸子中惟公幹最親直其於文帝猶為北

選詩定論

卷之五

書

面自珍之語其於子建可知矣惜未見其贈答之詩耳○諸子在魏猶孟子在齊不治事而議論魏武看諸子俱是書生無濟然不收之則失人望故用之以充文學子建既類其父豈不解此或者亦唐太宗瀛州學士之意而其於他豪士亦必有所結納但彼非文人故不得其贈答之詞至禁錮不許外交此文帝正位後事非魏武在口也

從軍度函谷驛馬過西京山峰高無極涇渭揚濁清壯哉帝王居住麗殊百城自闕出浮雲承露臺清皇佐揚天

惠四海無交兵權家雖愛勝全國爲令名君子在末位不能歌德聲丁生怨在朝王子歎自營歎怨非貞則中和誠可經

此亦寄贈之詩首言別後紀所歷山河宮闕之盛次四句頌魏武之功末二句傷其不見川而勗之以自勉也○伐國大事也既不處幃幄又不在于戎行是不見用也夫不見用則必怨矣但此係魏武行軍于建只得爲同發故但曰怨在朝若其素志不願仕宦者然歎自營即怨在朝自營則歎在朝則怨可知

選詩定論

卷之五

美

贈丁翼

嘉賓填城關豐膳出中厨吾與二三子曲宴此城隅秦等發西氣齊瑟揚東謳有來不虛歸觸至反無餘我豈狎異人朋友與我俱大國多良材譬海出明珠君子義休待小人德無儲積善有餘慶榮枯立可須酒蕩固大節時俗多所拘君子通大道無願爲世儒

于建與諸子皆傷其不遇而敬禮年最少故止有勗勉之詞其曰酒蕩固大節晉室放誕之風已廢於此矣

送應氏詩一首

步登北邙阪遙望雒陽山雒陽何寂寞宮室盡燒焚垣牆皆頽擗荆棘上參天不見舊耆老但覩新少年側足無行徑荒疇不復田遊子久不歸不識陌與阡中野何蕭條千里無人烟念我平生居氣結不能言

應詩有往春客北土之句此詩云我友之朔方當是二應自朔方避難至鄴及朔方稍定有故暫歸于建送之作詩乃從雒陽起興既非送別之地亦非朔方所繇之路蓋借雒陽以況朔方也李太白曰雒陽係天下之盛衰雒陽如此朔方可知通篇當以遊子爲主登北邙而

選詩定論

卷之五

美

望者卽此遊子也當遊子始出雖是避難亦爲擇主而就功名至於歸而牆垣云云功名不就可知大丈夫處世志在功名居固非所懷然亦何至功名不建而并失其平生之居乎但見二句因形不歸之久亦見老成彫卸少年用事卽歸來也做不得其事業耳此于建念應之深也德璉寓意朔方孤雁文帝弗省于建託詞雒陽遊子若代文帝答之也者其脈脈心照處全在雁本無知反心哀而解語遊子有情却氣結而無言其所處之地異也兼把自己不得自効之意一并寫出若依舊託

例子建不忘漢室。此當是黍離之悲。其說甚迂。然亦有
意。挾天子以令諸侯。曹氏之權謀也。若曰維陽漢都。荒
殘至此。正當大家努力。中原何遽動懷土之思耶。此老
瞞平日牢籠人事之故智。其謂子建才類已者。或以此
清時難屢得嘉會。不可常天地無終極。人命若朝霜。願得
展嬾婉。我友之朔方。親昵並集。送置酒。此河陽中饋。豈獨
薄賓飲不盡觴。愛至望苦深。豈不媿中腸。山川阻且遠。別
促會日長。願爲比翼鳥。施翮起高翔。

選詩定論

卷之五

天

今日作餞送之詩。必重叙其人。詳叙其事。以爲不如是
則不切。古人却不然。觀子建此詩。首章只代念他家鄉
荒殘之苦。以見其當歸省爲不可留。此章只就臨別一
刻。杯酒依依。不忍分袂光景。以見平日之傾倒。而其人
之足重可知矣。古人別詩大約如此。

贈白馬王彪七首

謁帝承明廬。逝將歸舊疆。清晨發皇邑。日夕過首陽。伊維
廣且深。欲濟川無梁。汎舟越洪濤。怨彼東路長。願瞻戀城
闕。引領情內傷。

伊維云云。道路阻長。乃天生成。苦不甚大苦。且晨發

夕過去京未遠。尚與任城偕行。故情不注任城。而注城
闕也。

大谷何寥廓。山樹鬱蒼蒼。霖雨泥我塗。流潦浩縱橫。中達
絕無軌。改轍登高岡。修坂造雲日。我馬倏以黃。

霖雨二句。是倘然之苦。中達改轍者。先是二王初出都。
未有異宿之命。出都後群臣希旨云云。中塗命下。而灌
均等始不許。二人同路。却不明言。若歸之霖雨泥濘。谷
中之難行。而然。

佞黃猶能進我思。鬱以紆鬱。紆將難進。親愛在離居。本圖
選詩定論

卷之五

天

相與偕中。更不克俱。賜臬鳴衡。豺狼當路。衢蒼蠅問白
黑。譏巧令親疎。欲還絕無蹊。攬轡止踟躕。

至此又點明分路之繇者。當是灌均等之不許同路。實
出文帝意旨。曰賜臬云云。總歸答於灌均等。若不出於
文帝之意者然。

踟躕亦何留。相思無終極。秋風發微涼。寒蟬鳴我側。原野
何蕭條。白日忽西匿。歸鳥赴喬林。翩翩厲羽翼。孤獸走索
群。嘶呶不遑食。感物傷我懷。撫心長太息。

前三首叙事。此寫所見之景。以寓意。○秋風四句。寫得

蒼涼孤歌二句，卽食不下咽，意鍊語特精。

太息將何爲天命與我違奈何念同生一往形不歸孤魂
翔故城靈柩寄京師存者忽復過亡歿身自哀人生處一
世去若朝露晞年在桑榆間影響不能追自顧非金石咄
咄令心悲

題是贈白馬，非弔任城也，插入一段於彼兄弟有生死
之感益於此兄弟有離合之悲而他兄弟之不容愈見
矣。

心悲動我神棄置莫復陳丈夫志四海萬里猶比隣恩愛

選詩定論

卷之五

罕

苟不虧在遠分日親何必同衾幃然後展殷勤憂思成疾
亦無乃兒女仁倉卒骨肉情能不懷苦辛

此節寫情丈夫云云總是無可奈何強作自慰之語倉
卒二字寫得悲甚怨甚

苦辛何慮思天命信可疑虛無求列仙松子久吾欺變故
在須臾百年誰能持離別永無會執手將何時王其愛玉
體俱享黃髮期收淚卽長路援筆從此辭

變故不測說陰陽之患乃是說人事之患王其云云止
見黃髮之難保也收淚二字有永訣意寫得十分淒慘

名都篇

名都多妖女京雒出少年寶劍直千金被服麗且鮮關雞
東郊道走馬長楸間馳騁未能半雙兔過我前攬弓捷鳴
鏑長驅上南山左挽因右發一縱兩禽連餘巧未及展仰
手接飛鳶觀者咸稱善衆工歸我妍歸來宴平樂美酒斗
十千膾鯁膾胎鰈炮鱉炙能蹕鳴儔嘯匹侶列坐竟長筵
連翩擊鞠壤巧捷唯萬端白日西南馳光景不可攀雲散
還城邑清晨復來還

選詩定論

卷之五

罕

凡人作名都詩必搜求名都一切物事雜錯以炫博而
下建只單單推出一少年作箇標子以例其餘下寫行
樂處如環無端却有獨斷抽絲之妙於名都中只出得
一少年於少年中只出得兩件事一日馳騁一日飲宴
却說得中間一事不了又一事一日不了又一日只是
一片半騷抑鬱借以消遣歲月加獅在籠中一片雄心
無有洩處只是弄毬度日其自効之意可謂深切著明
矣。

美女篇

美女妖且閑采桑岐路間柔條紛冉冉葉落何翩翩攘袖

見素手皓腕約金環頭上金爵釵腰佩翠琅玕明珠交玉
體珊瑚間木難羅衣何飄飄輕裾隨風還顧盼遺光彩長
嘯氣若蘭行塗用息駕休者以忘餐借問女安居乃在城
南端青樓臨大路高門結重關容華曜朝日誰不希令顏
媒氏何所營玉帛不時安佳人慕高義求賢良獨難衆人
徒嗷嗷安知彼所觀盛年處房屋中夜起長歎

乍見美人何處看起因其采桑即從手上看起次乃仰
觀頭上又看中間又從頭中間看過然後看脚下已備
見其容貌矣却再細看其丰韻光澤妙有次第行塗二

選詩定論

卷之五

聖

句正借衆人之贊慕以形上文之美即伏下嗷嗷用以
起高義借問下盛稱其閨閤媒氏下盛稱其節操言容
貌如此閨閤如此節操如此爲君子者急宜赴此芳年
締寐求而琴瑟樂者而乃使之長嘆於空房乎末只二
語把前多少好處都說得棄擲無用煞是可惜此亦是
請自試之意

白馬篇

白馬飾金羈連翩西北馳借問誰家子幽并遊俠兒少小
去鄉邑揚聲沙漠垂宿昔秉良弓楛矢何參差仰手接飛

猱俯身散馬蹄狡捷過猴猿勇剽若豹螭邊城多驚急敵
騎數遷移羽檄從北來厲馬登高堤棄身鋒刃端性命安
可懷父母且不顧何言子與妻名編壯士籍不得中顧私
捐軀赴國難視死忽如歸

此篇當與名都篇參看彼一少年專事遊戲此一少年
只是賣弄他一身本事首二句云不飾人而飾馬便與
京雒之被服美鮮不同以馬者人之所以托死生者也
借問二句點出此少年爲幽并遊俠不比京雒少年揚
聲沙漠上着去鄉邑三字便伏下不顧中私意秉良弓
矢從上文少小二字來言今日捐軀赴國非一朝一夕
之故其素所蓄積者然也

選詩定論

卷之五

聖

筵篋引

置酒高殿上親友從我遊中厨辦豐膳烹羊宰肥牛秦箏
何慷慨齊瑟和且柔陽阿奏奇舞京雒出名謳樂飲過三
爵緩帶傾底羞王稱千金壽賓奉萬年醉久要不可忘薄
終義所尤謙謙君子德馨折欲何求驚風飄白日光景馳
西流盛時不可再百年忽我道生存華屋處零落歸山丘

先民誰不死知命復何憂

舊注以此詩爲子建之國後作然不必泥前段置酒至何求句總寫其謙恭下士之情筆口慷慨瑟日和氣極得聲音之理然非以兩者形出筌篲之聲宜與首句烹宰萬年酌者虛名也然主人敬賓如此其隆豈欲僅博彼一聲萬年之虛奉哉爲久要無爲薄終無非以義相期欲與之同患難共功名耳不然彼謙謙君子如信陵君之所爲者彼且何所求於侯生哉乃功名不建百年

選詩定論

卷之五

器

忽道勿論冷落山丘其與草木同腐卽迴想生居華屋有志莫伸無意困牢之泰物誠可憂已雖然人生一飲一啄莫非分定而况功名之際其遂與不遂有命存焉既知有命何憂之有

六朝選詩定論卷之五終

六朝選詩定論卷之六

睢陽後學吳 洪伯其甫著

王粲

王粲詩清而麗在建安中子建而下應宜首推三長七哀極慘戚之致不減兩京人子筆而最合詩人規諷之音者尤在從軍五首其四言亦不失韋家式樣圖書相寸漢服蔡中郎之具眼○仲宜在諸子特稱有用之才故爲康樂所傾慕非以其形體之支離相似也

贈蔡子篤

選詩定論

卷之六

一

翼翼飛鸞載飛載東我友云徂言其舊邦舫舟翩翩以游大江蔚矣荒塗時行靡遲慨我懷慕君子所同悠悠世路亂離多阻濟岱江衡邈焉異處風流雲散一別如雨人生實難願其弗與瞻望遐路允企伊佇烈烈冬日肅肅淒風潛鱗在淵歸鴈載軒苟非鴻鵬孰能飛翻雖則進慕予思因宣瞻望東路悽愴增歎率彼江流爰逝靡期君子信誓不遷於時及子同寮生死固之何以贈行言授斯詩中心孔悼涕淚漣漣嗟爾君子如何勿思

王與蔡同避難荆州至是蔡還濟陽故贈此詩首二句

興我友八句叙別悠悠一段別路尚在亂離故爲之瞻望而延佇烈烈一段別時正值寒冬故瞻望而悽愴率彼云云申別後之盟期其久要不忘末六句結完贈詩○通篇詞古雅無甚新意只風流雲散一別如雨二語鍊得精峭

贈文叔良

翩翩者鴻率彼江濱君子于征爰聘西鄰臨此洪渚伊思梁岷爾行孔邈如何勿勤

君子敬始慎爾所主謀言必賢錯說申輔延陵有作喬盼

選詩定論

卷之六

二

是與先民遺跡來世之矩

既慎爾主亦週知幾探情以華觀若知微視明聰聰靡事不惟董褐荷名胡寧不師

衆不可蓋無尚我言梧宮致辨齊楚構患成功有要在衆思歡人之多忌掩之實難

瞻彼黑水滔滔其流江漢有卷允來厥休二邦若否職汝之由緬彼行人鮮克弗畱尚哉君子異於他仇人誰不勤無厚我憂惟詩作贈敢詠在舟

首叙其奉使之事次勗之以慎其次知幾次謹言終申

選詩定論

卷之六

三

曰職汝之由緊緊縛住教他不得不聽又曰敢詠在舟謂此行安危所係我與子有同舟之義故不得不盡言不然戒人盡言而已先犯盡言之戒豈重其聽哉鮮克弗畱見益州往往拘畱荆州使者乃贈詩之緣起也贈士孫文始

天降喪亂靡國不裔我暨我友自彼京師宗守盪失越用遁遷于荆楚在漳之湄

自彼京師同里生長在漳之湄避難又在一地楚亦有漳水莫誤鄴下

在漳之滄亦克晏處和通荒墳比德車輔既度禮義卒獲笑語庶茲永日無嘗厥緒

仲宣與文始同里締交久矣其相與之情乃不叙之于前叙于遷荆之後者凡人情在平日雖厚不覺到離亂時又播在他鄉更覺親暱于克晏處上用亦字足徵其平日相與之情○德比曰朋情和曰友古人結交原不泛然曰既度禮義卒獲笑語情誼並篤乃萬古交友之極論

雖曰無嘗時不我已同心離事乃有逝止橫此大江淹彼

選詩定論

卷之六

四

南汜我思弗及載坐載起

惟彼南汜君子居之悠悠我心薄言慕之人亦有言靡哲不思矧伊孌孌胡不懷而晨風夕逝託與之期

靡哲不思思其人之德矧伊孌孌思其人之情以應上文

瞻仰王室慨其永嘆良人在外離佐天宮四國方阻俾爾歸藩

文始之才出之于外爲王室嘆政爲文始嘆嘆得有身分歸藩上着四國方阻因是念其道路之艱亦承上四

句言出之于外不是嫌他才短政因四國多阻故借他作式與北門鎖鑰非萊公不可同意

爾之歸藩作式下國無曰蠻裔不度汝德慎爾所主率由嘉則龍雖勿用志亦靡忒

出之于外且是蠻裔未免有抑鬱之意或因自放故以皮德勗之政所謂禮義相度也

悠悠淡澹鬱彼唐林雖則同城邈其迥深白駒遠志古人所箴允矣君子不遐厥心既往既來無密爾音

上爾之一段以勉語寓慰語此悠悠一段以慰語帶勉

選詩定論

卷之六

五

語澹澹唐林即前南汜在文始封內白駒固引生芻一束其人如玉以勗文始而實暗畜宣王不能留賢之義以映前瞻仰一段

公讌詩

昊天降豐澤百卉挺葳蕤涼風撤蒸暑清雲却炎暉高會君子堂並坐蔭華棖嘉餚充圓方旨酒盈金罍管絃發徽音曲度清且悲合坐同所樂但慙杯行遲常聞詩人語不醉且無歸今日不極歡含情欲待誰見眷良不翅時分豈能違古人有遺言君子福所綏願我賢主人與天享遐龜

克符周公業奕世不可追

于建公幹公讌詩俱作夜晏此獨從初讌起仲宣應是首唱首四句紀時高會八句入事常問四語感恩古人四句頌德克符二句微諷與劉詩北面寵珍同意此亦侍文帝讌舊註爲武帝誤矣

從軍詩

從軍有苦樂但問所從誰所從神且武焉得久勞師相公征關右赫怒震天威西收邊地賊忽若俯拾遺陳賞越山丘酒肉踰川坻軍中多飫饒人馬皆溢肥徒行兼乘還空選詩定論

卷之六

六

出有餘資拓地三千里往返速若飛歌舞入鄴城所願獲無違晝日處大朝日暮薄言歸外參時明政內不廢家私禽獸憚爲犧良苗實已揮竊慕負鼎翁願厲朽鈍姿不能效沮溺相隨把鋤犁熟覽夫子詩信知所言非

從來以仲宣此詩爲頌美余李潯陽庚子秋奉閣檄將赴粵會泊舟昭江之泚天薄暮風雨蕭蕭然不能寐篝燈讀之數過因知古人意至微心至苦後人無讀書論世之識又不肯耐心將古人之詩草草一讀輕肆議論真寬殺古人也按當時武帝將有事于吳故先西魯從

軍四句似美征西之不久勞師然已暗刺征東之勞師也相公六句似美之已有點武意且暗伏三舉之失陳實云云明是貪獲非王者秋毫無犯之師拓地云云見幸博一提便已志盈氣驕書日四句見中日營營只是外攬權內營私非古大臣國而忘家公而忘私之義然此猶屬美詞以張魯雖小患在肘腋故也

涼風厲秋節司典告祥刑我君順時發桓桓東南征汎舟蓋長川陳卒被隔垠征夫懷親戚誰能無戀情拊衿倚舟檣眷眷思鄴城哀彼東山人喟然感鶴鳴日月不安處人

選詩定論

卷之六

七

誰獲恆寧昔人從公旦一徂輒三齡今我神武師暫往必速平棄余親睦恩輸力竭忠貞懼無一夫用報我素餐誠夙夜自忤性思逝若抽縈將秉先登羽豈敢聽金聲

武帝既勝張魯乃大興伐吳此章說士卒出門戀家之苦至末弃余云云見不顧離家背井之苦而奮勇先登是軍師之用命也軍師用命而猶然敗績是主人之失算也其云速平固是慰軍師其引周公固是美相臣然却有深意蓋曰才如周公而征東猶煩三年況今才未必過周公而敵大于周公之敵乎曰暫往必速平有輕

敵之意必者不必也。

從軍征遐路討彼東南裔方舟順廣川薄暮未安坻白日
半西山桑梓有餘暉蟋蟀夾岸鳴孤鳥翩翩飛征夫心多
懷悽愴令吾悲下船登高防草露露我衣迴身赴牀寢此
愁當告誰身服干戈事豈得念所私卽戎有授命茲理不
可違

此篇征夫在外望鄉之苦連上出門戀家之苦其苦如
此何忍驅之鋒鏑之下哉

朝發鄴都橋暮濟白馬津逍遙河隄上左右望我軍連舫

選詩定論

卷之六

八

踰萬艘帶甲千萬人率彼東南路將定一舉勲籌策運帷
幄一由我聖君恨我無時謀譬諸具官臣鞠躬中堅內微
畫無所陳許歷爲完士一言猶敗秦我有素餐責誠愧伐
檀人雖無鉛刀用庶幾奮薄身

此篇朝發云云極陳軍容之盛便有符堅投鞭斷流自
驕之意運籌一由聖君見剛復自用不聽人言其云恨
無所陳乃是謙詞觀許歷云云當時仲宣定有所陳武
帝不能用之耳合首篇自叙觀之見我本有懼犧之情
不樂仕宦特感苗叅之德而來一吐胸中之奇耳

悠悠涉荒路靡靡我心愁四望無煙火但見林與丘城郭
生榛棘蹊徑無所由萑蒲竟廣澤葭葦夾長流日夕涼風
發翩翩漂吾舟寒蟬在樹鳴鸛鵲摩天游客子多愁傷淚
下不可收朝入譙郡界曠然消人憂鷄鳴達四境黍稷盈
原疇館宅充鄆里士女滿莊廬自非賢聖國誰能享斯休
詩人美樂土雖客猶願留

前征張魯還稱軍獲之盛此獨寫大兵之後千里蕭條
煙火斷絕分明畫出一群敗兵抱頭鼠竄周周章章光
景以形譙國之美然兵發自鄴城勝當歸鄴敗亦當歸

選詩定論

卷之六

九

鄴譙雖發迹之處今則魏之邊境邊境如此之美而鄴
爲建都之地美更何如此總形魏國之美也其形魏國
之美何也蓋曰魏國之美如此照他鄉之苦如彼軍士
歸家之樂如此再照前離家出門之苦如彼爲人上者
何不固本自治令吾民安家樂業而黠武不休何爲耶
朝入云云絕摹寫敗兵逃歸急急如恐追兵奄至望譙
而止猶放生魚于池始則圍圍既則洋洋非募人譙之
樂正形未入譙之苦耳雖客願留者照前軍發鄴城則
軍士之家皆在鄴城今以敗北之故暫駐譙國故曰客

也不過暫留收集後未散兵耳合五詩觀之首篇見小
功之不足驕後四篇大兵不可輕動此仲宣諷魏武之
微意而爲萬世戒也

詠史詩

自古無殉死達人所共知秦穆殺三良惜哉空爾爲結髮
事口主受恩良不貲臨沒要之死焉得不相隨妻子當門
泣兄弟哭路垂臨穴呼蒼天涕下如綆縻人生各有志終
不爲此移同知埋身劇心亦有所施生爲百夫雄死爲壯
士規黃鳥作悲詩至今聲不虧

選詩定論

卷之六

十

舊註空爾爲謂殺之而不留以輔生者如此是襲用史
臣之剩義非詩之意也不知此三字卽諺所云兩頭閃
也蓋人主幸畜賢才亦思得其力耳自三良結髮之日
到穆公臨歿之日其時不爲不久矣自當做出多少事
業來乃今日也是受恩明日也是受恩恩可謂不貲矣
然却不會教他建得一些功是穆公生前全沒得他半
星子力乃至臨歿又要之以死意謂三良受吾恩深當
事我于地下耳然殉死之事從古所無未見其果事我
于地下徒貽達人之嗤笑則死後又不曾得他半星子

力故曰空爾爲爲穆公惜也然三良之死雖是憑勢強
要亦是三良心肯當日三良遇穆公雖無功名之分然
固已受其不貲之恩矣則今日之死可當做報恩故雖
妻子云云他人未免移志而志終不移者心用于報恩
耳嗚呼丈夫生世亦欲得時行志勒勳旂常乃僅僅以
報恩終又爲三良惜也爲此詩蓋亦見魏武猜忌賢良
恩未受而誅已加使如秦穆之待三良恩深於前死要
於後不猶愈夫徒誅已耶

七哀詩二首

選詩定論

卷之六

十一

舊註云七哀哀漢亂也余謂固是哀漢實白哀也凡古
人作詩詩中景事雖多只主一意此首章全注復棄中
國去一句二章全注羈旅無終極一句總哀已之不辰
也

西京亂無象豺虎方遘患復棄中國去遠身適荆蠻親戚
對我悲朋友相追攀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路有饑婦
人抱子棄草間顧聞號泣聲揮涕獨不還未知身死處何
能用相完驅馬棄之去不忍聽此言南登霸陵岸迴首望
長安悟彼下泉人喟然傷心肝

選詩定論

卷之六

主

首章言西京之亂乃棄中國而去之由親戚二句不是寫親友之厚乃寫親友之難舍出門以下正云亂無象兵亂之後其可哀之事寫不勝寫但用無所見三字括之則城郭人民之蕭條却已寫盡復于中單舉婦人棄子而言之者蓋人當亂離之際一切皆輕最難割者骨肉而慈母于幼子尤甚寫其重者他可知矣此所以決于去國而不返也南登字緊根驅馬來回首望長安固是不忍遽去之意然有感焉霸陵者漢文之所葬也長安者漢文之故都也使在長安者猶漢文也豈有白骨蔽野母子不相顧之事而已亦何至含棄中國而去哉故取下泉傷天下之無主蓋有今日之亂罪累上之意荆蠻非我鄉何爲久滯淫方舟溯大江日暮愁我心山岡有餘暎嚴阿增重陰狐狸馳赴穴飛鳥翔故林流波激清響猿猴臨岸吟迅風拂裳袂白露霑衣襟獨夜不能寐擣衣起撫琴絲桐感人情爲我發悲音羈旅無終極憂思壯難任

非我鄉三字正應上去中國山岡以下羈旅之苦我御流離之慘雖去于目無時去于心也所以可哀西京

久亂却曰方荆州繞至即曰久憂思下壯半借人生少壯老意在方久之間夾出最有味

雜詩

日暮遊西園其寫憂思情曲池揚素波列樹敷丹榮上有特棲鳥懷春向我鳴寒衽欲從之路險不得征徘徊不能去佇立望爾形風颺揚塵起白日忽已冥迴身入空房託夢通精誠人欲天不違何懼不合并

選詩定論

卷之六

主

左以便參觀

端坐苦愁思攬衣起西游樹木發春華清池激長流日暮遊西園其寫憂思情曲池揚素波列樹敷丹榮上有特棲鳥懷春向我鳴寒衽欲從之路險不得征欲歸忘故道願望但懷愁悲風鳴我側義和逝不留徘徊不得去佇立望爾形風颺揚塵起白日忽已冥迴身入空房託夢通精誠人欲天不違何懼不合并子建借水鳥爲比故先樹後池仲宣借樹鳥爲比故先池後樹惟末四句是各人說話一贈一答本文自明

劉楨

公幹詩質直如其人譬之喬松挺然獨立公幹不做古

人後人亦不能倣公幹其體蓋以骨勝

公譙詩

永日行遊戲歡樂猶未央遺思在夜夜相與復翔翔輦車
飛素蓋從者盈路傍月出照園中珍木鬱蒼蒼清川過石
渠流波爲魚防芙蓉散其華茵苒苒金塘靈鳥宿水裔仁
獸遊飛梁華館寄流波豁達來風涼生平未始聞歌之安
能詳投翰長歎息綺麗不可忘

通章只言遊從之盛景物之美會無一頌德語又賢于
仲宣克配周公遠矣此應付詩中之有品者○此夜遊

選詩定論

卷之六

古

之詩也夜遊者日游之餘若不言白日則嫌于俾夜作
晝而叙之則贅故首句用永日行遊戲截住其園中景
物夜時不便突寫又用月出照園中一句點醒

贈五官中郎將四首

舊註以爲文帝視疾去後奉贈之詩細玩之乃答贈之
詩也先是公幹於夏月出居漳濱養疾冬十月文帝將
有西行遂來視疾兼以別之也臨別文帝期以明春卽
還相見迄秋未歸文帝有詩贈故公幹賦此詩以答之
而追叙其本末詩語自明白○魏氏於諸子不過如賓

貴人家養幾箇作詩相公陪伴自己子弟讀書或戲遊
或飲酒間亦教他代作些書札其實非憐其才而大用
之也在諸子當漢室大亂之後四海無家只得事急相
隨留滯于此其實心上多有不快活處所以各人叙感
思處只在飲晏間說去而他無所及如此詩凡四章第
一章述宴飲之好並不他及二章病漳濱弗預其事病
中清談相慰居不與謀也三章四章軍中賦詩莫追出
不從行也徐元直以母故從魏終身不爲畫一策公幹
之詩正是此意

選詩定論

卷之六

五

昔我從元后整駕至南鄉過彼豐沛都與君共翔翔四節
相推斥季冬風且涼衆賓會廣坐明燈燭炎光清歌製妙
聲萬舞在中堂金罍含甘醴羽觴行無方長夜忘歸來聊
且爲大康四牡向路馳歡悅誠未央

首章追述其始遇以見恩遇之隆

余嬰沉痾疾竄身清漳濱自夏涉冬彌曠十餘旬常恐
遊岱宗不復見故人所親一何篤步趾慰我身清談同日
夕情盼叙憂動便復爲別辭遊車歸西鄉素葉隨風起廣
路揚埃塵逝者如流水哀此遂離分追問何時會要我以

陽春望慕結不解貽爾新詩文勉哉修令德北面自寵珍
北面自珍此言對武帝說得對文帝說不得可見公幹
忠心勁骨謝康樂謂爲卓犖偏人所得經奇殆謂此歎
秋日多悲懷感慨以長嘆終夜不遑寐叙意于潘翰明燈
曜閨中清風淒以寒白露塗前庭應門重其關四節相推
斥歲月忽欲彈壯士遠出征戎事將獨難涕泣灑衣裳能
不懷所歎

前既要以陽春此又云秋日多悲見兵事難期文帝尚
在行間未還

選詩定論

卷之六

共

涼風吹沙礫霜氛何皚皚明月照緹幕華燈散炎暉賦詩
連篇章極夜不知歸君侯多壯思文雅縱橫飛小臣信頑
鹵儼倪安能追

繫承上章懷所歎來首二句是遙寫子桓出征軍中之
秋景次二句遙寫軍中之夜景末六句遙寫軍中極夜
賦詩至于連篇章之多而已不能追見所懷之深也

贈徐幹

誰謂相去遠隔此西掖垣拘限清切禁中情無由宣思于
沉心曲長嘆不能言起坐失次第一日三四遷步出北寺

門遙望西苑園細柳夾道生方塘含清源輕葉隨風轉飛
鳥何翩翩垂人易感動涕下與衿連仰視白日光歟嗽高
且懸兼燭八紘內物類無頗偏我獨抱深感不得與比焉
武帝末年欲易太子故文帝與子建各樹黨翼而子建
之黨尤盛唯偉長澹泊公幹頗直不與然偉長以澹泊
故無感公幹頗直招忌故獨抱深感然此深感除偉長
外再無一人可告訴者故思之不已而望望之不已而
感要知不是思人望人只是自己心中有事故見細柳
云云感之而動也至仰觀日光所感尤深要知只是慨
憤不平無覲覲之意若有覲覲焉得爲卓犖偏人

選詩定論

卷之六

七

贈從弟三首

諸子以世胤依魏苟全性命而已非其本志也細玩公
幹贈從弟詩其人似不肯仕魏者其品行高潔大有過
人者公幹不勝致羨焉蓋亦以自傷也

汎汎東流水磷磷水中石蘋藻生其涯華葉紛擾濁采之
薦宗廟可以羞嘉客豈無園中葵懿此出深澤

首章蘋藻喻其品之潔汎汎二句游其生處蓋謂從劉
氏清白傳家之淵深來也曰可羞可薦言非有德無才

者末二句言其以遠成美形已之以近見輕也

亭亭山上松瑟瑟谷中風風聲一何盛松枝一何勁冰霜正慘悽終歲常端正豈不罹凝寒松柏有本性

次章松柏喻其守之正出于性之自然而非強勉

鳳凰集南嶽徘徊孤竹根於心有不厭奮志凌紫氛豈不常勤苦羞與黃雀群何時當來儀將須聖明君

末章鳳凰喻其志之高却又不非沮溺一流一味獨善其身者只是時無可出決不苟出耳

雜詩

選詩定論

卷之六

六

職事相填委文墨紛消散馳翰未暇食日晏不知晏沈迷簿領書回回自述亂釋此出西城登高且游觀方塘含白水中有鳬與雁安得蕭蕭羽從爾游波瀾

無他深意只是不耐簿書之煩

應瑒

侍五官中郎將建章臺集詩

朝雁鳴雲中音響一何哀問子游何鄉戢翼正徘徊言我塞門來將就衡陽樓往春翔北土今冬客南淮遠行蒙霜雪毛羽日摧頽常恐傷肌骨身隕沈黃泥簡珠墮沙石何

能中自諧欲因雲雨會濯興陵高梯良遇不可值仲眉路何階公子敬愛客樂飲不知疲和顏既以暢乃肯顧細微贈詩見存慰小子非所宜爲且極歡情不醉其無歸凡百敬爾位以副饑渴懷

前半代鴈爲言舊註以爲出于賈誼鴈賦鴈不能言請對以應不知其實本于周公鸛鳴之詩蓋詩備于三百篇後人萬不能出其範圍也此詩不惟代雁爲詞却妙在又寫出許多姿態也首二句將欲代雁爲詞未開口之先先寫其音響之哀此哀字直貫到底卽下良遇難

選詩定論

卷之六

九

獲仲眉無階者此哀豈區區飲酒贈詩之小惠所能慰止已哉問子句借問發端他却不過答戢翼徘徊有擇盡寒蘆之意塞門喻朔方衡陽喻魏國北土南淮乃由塞門至衡陽之路也言所行之遠在春今冬喻所行之久遠行云云萬死一生言其苦極簡珠喻勵身勵行垂死不移者將因此風雲之會建功名于竹帛圖簡楊眉吐氣日子其願抑何奢也不值良辰仲眉無階今值其時矣方且不勝慶幸而公子云云不過陪着他幾杯酒酒和他幾首歪詩大失千里而來之望豈不可哀

六朝選詩定論卷之七

睢陽後學吳 淇伯其甫著

嵇康

漢道雖兼五言四言，然當日者率以五言為主，其於四言兼之而已。叔夜之詩入選者四，俱是四言詩。在叔夜則專能也，然却自成一家，由其胸次高，自然流出，初不肯步趨三百篇者。況韋孟之徒乎？故晉宋以還，無復嗣其響者。盛唐李太白數首，勢與相近，蓋其胸次稍似故耳。

選詩定論

卷之七

一

贈秀才入軍五首

五詩俱寫別後之思，卽首章亦是遙想其入軍後行樂之詩。題曰贈，似寄贈，非送贈也。

良馬旣閒麗，服有暉。左攬繁弱，右接忘歸。風馳電逝，躡景追飛。凌厲中原，顧盼生姿。攜我好仇，載我輕車。南凌長阜，北厲清渠。仰落驚鴻，俯引淵魚。盤于遊田，其樂只且。

首四句服馬之盛，次四句姿態之美，後八句軍中遊田之樂，分明畫出一幅秀才從軍圖。似從齊風倚樂各分來，然彼是目覩而賦，此神想而賦也。○首八句全似從

良馬句生出意來，麗服三句馬上之人也，風電二句馬得人也，故有躡景追飛之致，凌厲二句人得馬也，故有顧盼生姿之美。

輕車迅邁，息彼長林。春木載榮，布葉垂陰。習習谷風，吹我素琴。皎皎黃鳥，顧瞻弄音。感悟馳情，思我所欽。心之憂矣，永嘯長吟。

輕車四句，語意似從上章載我輕車來，宜屬秀才邊，然于下文夾通不去，細玩之，方悟從下章駕言出遊來。屬叔夜邊，憂字與上章樂字明照，皎皎黃鳥與上章攜我好仇。

選詩定論

卷之七

二

好仇，偷照蓋謂秀才入軍後須另搭上一班朋友行樂。我在此所對者，惟皎皎之黃鳥而已，那得不思，那得不憂。

浩浩洪流，帶我邦畿。萋萋綠林，奮榮揚暉。魚龍澗澗，山鳥群飛。駕言出遊，日夕忘歸。思我良朋，如渴如饑。願言不獲，情矣其悲。

首六句此也，言魚群游于洪流，鳥群飛于綠樹，而人固離群，那得不悲。駕言出遊，非始出，乃遊至日夕，追叙其久此句正暗補前章之缺意，方便輕車迅邁句來得不

突。

息徒蘭圃秣馬華山流磻平皋垂綸長川目送歸鴻手揮
五絃俯仰自得遊心太玄嘉彼釣叟得魚忘筌鄙人逝矣
誰與盡言

此章句句與首章相映言秀才有軍中之樂我亦有林
下之樂軍中之樂秀才不得與我同林下之樂我不得
與秀才同也于秀才曰顧盼生姿于自己曰俯仰自得
足見身分○首章兼言弋釣此章詳言釣略言弋蓋秀
才是入軍的故曰仰落驚鴻從上左攬二句叔夜是不

選詩定論

卷之七

三

在軍中故曰目送歸鴻從下手揮五絃驚字歸字下得
尤細。

閒夜肅清朗月照軒微風動桂組帳高寒旨酒盈樽莫與
交歡鳴琴在御誰與鼓彈仰慕同趣其馨若蘭佳人不在
能不永歎

此上懷思俱從出遊說起此當遊歸而思不置也其寫
夜景處亦自清雅○五言中琴凡三見想叔夜精于琴
據實而賦耳。

雜詩

微風清扇雲氣四除皎皎亮月麗於高隅與命公子攜手
同車龍驤翼異揚鏐脚踟躕肅肅宵征造我友廬光燈吐輝
華侵長舒鸞觴酌醴神鼎烹魚絃超子野歌過綿駒流詠
太素俯讀佐虛孰克英賢與爾剖符

首四句通通相承夫月曷爲而皎皎以雲氣之四除也
雲氣何由而除以微風之扇也月麗高隅可代秉燭夜
遊也與命云云攜友訪友也光燈云云行樂于友廬之
詞妙有次第淺深末二語從孟子得志行乎中國若合
符節來蓋前聖後聖令節異世之間此賢彼賢分符一

選詩定論

卷之七

四

室之內。

幽憤詩

嗟予薄祐少遭不造哀哀靡識越在襁褓母兄鞠育有慈
無威恃愛肆姐不訓不師爰及冠帶憑寵自放抗心希古
任其所尚託好老莊賤物貴身志在守樸養素全真曰余
不敏好善聞人子玉之敗屢增惟塵大人含弘藏垢懷耻
民之多辟政不由己惟此褊心顯明臧否感悟思愆怛若
創痛欲寡其過訪議沸騰性不傷物頻至怨憎昔悲柳惠
今愧孫登內負宿心外惡良朋仰慕嚴鄭樂道閒居與世

無營神氣晏如容予不淑嬰累多虞匪降自天實由頑疎
理蔽患結卒致囹圄對答鄙訕繫此幽阻實耻訟寃時不
我與雖曰義直神辱志沮濕身滄浪豈云能補嗃嗃鳴雁
奮翼北遊順時而動得意忘憂嗟我憤歎會莫能傳事與
願違茲淹留窮達有命亦又何求古人有言善莫近名
奉時恭默咎悔不生萬石周慎安親保榮世務紛紜抵攬
予情安樂必誠乃終利貞煌煌靈芝一年三秀余獨何爲
有志不就懲難思復心焉內疚庶勗將來無馨無臭采薇
山阿散髮巖岫永嘯長吟願性養壽

選詩定論

卷之七

五

凡作詩說自己身上要占地步說到自己父母身上尤
要占地步此詩云有慈無威是其母不能爲孟母且以
其肆姐自放爲恃愛憑寵似是今日之禍皆其母兄養
成者雖云已不奉訓已不知師然用在襁褓之後冠帶
之前恰像母兄無有嚴訓不爲延師有愧歐陽建上負
慈母恩之語矣此真可爲戒而不可爲訓者好善聞人
是禍種顯明臧否是禍苗○人多稱阮公爲至慎叔夜
正與相反然既自道破却又欲寡云云是謂已無取訪
致怨之由而物來橫加之也蓋由于自視太高過之未

寡性之傷物不能自覺矣豈有能寡過而謗不止不傷
物而怨不息乎

阮籍

太史公屈平賈誼同傳蓋以騷合其所云後乎百餘年
而有賈生意謂古來能騷只此兩人兩人之外無騷矣
太史公後于晉復得一人焉曰阮籍然選止載所作五
言詩十七首耳非騷體也而謂可與繼騷何也凡詩不
必以人傳而騷必以人傳故古來傳詩不盡出聖賢之
手而騷非賢人莫作故本序曰騷人之文蓋謂其人有

選詩定論

卷之七

六

大率問大本領能做得大事業而不遇于時方許他作
騷也阮與屈賈俱是大學問大本領人能做得大事業
而皆不遇于時屈所遇之君楚懷王中才之主也足用
爲善而不能用是失望賈遇漢文帝大有爲之主也群
才皆効而大才沉淪是大失望阮所遇魏之末葉則全
無望矣屈所遇之臣則上官子蘭是見嫉于小人猶可
言也賈所遇則絳灌是見嫉于君子不可言也阮遇晉
國初建更不可言矣故屈猶敢獨醒于衆醉之中而阮
惟埋照賈猶得痛哭于魏闕之下而阮向窮途其耿介

之志。蕭傷。香鬱。之懷尤深。故其所作詠懷諸詩。雖漢道之體裁。實楚辭之神理。後人讀之。祇覺篇篇是騷。句句是騷。字字是騷也。傳云。日月爭光。斯無愧焉。知此意者。凡杜甫一部詩集。皆可作騷讀。○胡元瑞曰。古詩降。魏。遂加雄贍。溫厚漸衰。阮公起建安後。獨得遺响。第文多質少。詞衍意狹。東西京則不然。愈朴愈巧。愈淺愈深。又曰。步兵詠懷。其音响漢魏之間也。其語則晉矣。仲然稱曹劉阮陸。而不及陶謝。陶阮之變而淡也。唐古之溫。鵬也。謝陸之增而華也。唐律之先兆也。

選詩定論

卷之七

七

詠懷詩十七首

唐李善云。嗣宗身侍亂朝。常恐罹謫遇禍。故有憂生之嘆。雖志在譏刺。而文多引避。百代之下。難以臆測。

夜中不能寐。起坐彈鳴琴。薄帷鑒明月。清風吹我衿。孤鴻號外野。翔鳥鳴北林。徘徊將何見。憂思獨傷心。

鑒字從薄字生出。宜與茂先情詩照看。阮是詠懷。應在中堂宿張情詩。應在幽房堂上止有薄帷。幽房惟外又有簾。故幽房之中必風動簾開帷啟。而後見月。因月而見所感之物。堂上之帷既薄。則自能漏月光。若鑒然風。

反因之而透入。吹我衿矣。至野外之哀鴻。林間之鳴鳥。我皆得而聞之矣。于野外寫所聞。正于室內無所見。一琴之外。無他長物。無可感之物也。看茂先所謂蘭室之中。衾也。枕也。昔佳人所共之物甚多。該之曰虛景。曰無容光。皆可觸目感心者。總從月字生出。鳥不夜翔。日翔鳥正。以月明故。即曹孟德曰。月明星稀。鳥鵲南飛。○仲宣詩出門無所見。嗣宗詩徘徊將何見。仲宣是寫門外物景之蕭索。是有着的。却以無所見三字掃之。使無嗣宗是寫室中意景之蕭索。是無着的。却以將何見逗之。

選詩定論

卷之七

八

欲有○已是一首唐律詩。然唐律初成。猶有齊梁習氣。而此作清徹。固非唐初所及。

二妃游江濱。逍遙順風翔。交甫懷環珮。婉孌有芬芳。倚靡情歡愛。千載不相忘。傾城迷下蔡。容好結中腸。感激生憂思。萱草樹蘭房。膏沐爲誰施。其雨怨朝陽。如何金石交。一旦更離傷。

只是借交甫遇洛妃一事。寫人生會少離多之意。然却綴得色濃練得聲响。○首四句之外。便于交甫事不合。特借以成文耳。言二妃之初遇交甫。其相奉之容相愛。

之深自以交同金石千載不相忘矣然其相交爲其色可傾城所謂以容結好也故其卒也惟感激而憂思至于膏沐誰施而有其雨之嘆夫非風所稱千載不相忘之石交哉如何一旦更離也一旦二字應前千載字有寵不蔽席之意總在作者口中假二妃爲話柄見物不可苟合也○大凡古人作詠古詩核事必實至詠懷等詩其引古處微事不必甚切核事不必甚實各有意在蓋詠古事不實其是其非無以服古人之心詠懷等詩太實太切恐無以起問者見是非也

選詩定論

卷之七

九

嘉樹下成蹊東園桃與李秋風吹飛葉零落從此始繁華有憔悴堂上生荆杞驅馬舍之去去上西山趾一身不自保何況戀妻子嚴霜被野草歲暮亦云已

此詩懼晉之將代魏也首二句卽王經所云權在其門久矣朝廷四方皆爲之効矣夫之西山欲効伯夷之節也文特危切其當叔夜見幾之後乎

昔日繁華子安陵與龍陽天天桃李花灼灼有輝光悅澤若九春磨折似秋霜流盼發姿媚言笑吐芬芳攜手等歡愛宿昔同衣裳願爲雙飛鳥比翼共翱翔丹青著明誓永

世不相忘

九春取其鮮麗秋霜取其潔肅男子揖則磨折言其動作周旋之間皎然若秋霜之映人也蓋世間美色最忌過媚況男色與女色不同故既寫其鮮麗復寫其潔肅方寫其言笑永不相忘却是刺其不蔽席之意○十九首今日良宴會妙在今日二字此昔日繁華子妙在昔日二字蓋凡人作此等詩必從極興頭處直說到極敗興處而此則纔到盡歡處便住口却是妙寫極敗興緣他從開口處卽用昔日二字作柄謂此已成昔日之事

選詩定論

卷之七

十

把無限繁華繾綣却纔成冷落棄擲眞足發人深省天馬出西北由來從東道春秋非有託富貴焉常保清露被皋蘭凝霜露野草朝爲媚少年夕暮成醜老自非王子晉誰能常美好

詩有六義其三爲經曰風曰雅曰頌其三爲緯曰興曰賦曰比三百既亡漢以後之詩率多比賦求之選詩今典義者止此天馬二句說者往往曲爲之說以求切于下文則是比也非興矣不過以天馬之出引起春秋云云耳春秋二字似泛論天時乃人生所受之年光史記

所云富于春秋也。春秋既爲人所受之年光，最切于身者，猶非可託。況富貴乃人所遇之幻境，非切于身者，又安能常保乎？清露二句以下，方是比義。言人當春秋鼎盛之時，何異清露之被皋蘭？及當此衰落之時，何異凝霜之覆野草？然盛極必衰，會不終朝。苟非仙人，猶且春非我，春秋非我，秋而乃謂富爲我，富貴爲我，貴豈不愚哉。

登高臨四野，北望青山阿。松栢翳岡岑，飛鳥鳴相過。感慨懷辛酸，怨毒常苦多。李公悲東門，蘇子狹三河。求仁自得

選詩定論

卷之七

十一

仁豈復歎咨嗟

此詩亦爲晉將代魏而作。登高臨四野，見四野蕭條，已有天氣稜稜之意。臨四野而獨北望，依斗柄而順月令也。青山阿者，取仁者樂山之義。預于冷灰中伏仁字一線，且暗指爲夷齊之西山也。松栢翳岡岑者，萬卉零落，惟有後彫之松栢，見歲之已寒也。飛鳥鳴相過者，群過也。群過而且飛且鳴，將以求棲，見日之已暮也。歲寒日暮，那得不感慨。感慨而至于辛酸者，世界攘攘，盡是怨歎，相逐何處是安身立命之所？然安身立命，唯有一仁。

李公蘇子只是不仁，故泫泫于怨毒之中而不能出，所以長懷咨嗟。若彼求仁而得仁者，又何咨嗟是嘆哉？求仁得仁，分明是指伯夷然，却不明點此，亦嗣宗立言之慎也。故止用李公蘇子虛虛夾出，然必取材于李公蘇子者，李相秦蘇相六國，天下富貴都被兩人分享，已極而李之罪尤在輔暴秦，故快其末後一報曰：悲東門蘇之罪尤在棄弱周，故誅其起初一念曰：狹三河總之，借以刺當日之扶晉忘魏者。

選詩定論

卷之七

十二

開秋兆涼氣，蟋蟀鳴牀帷。感物懷殷憂，悄悄令心悲。多言

焉所告，繁辭將訴誰？微風吹羅袂，明月耀清輝。晨鷄鳴高樹，命駕起旋歸。

謝混曰：悟彼蟋蟀，唱蓋古之勞人，多託興于蟋蟀。蟋蟀感時而鳴，人又感蟋蟀之鳴而悲，其悲也原不關物，只是其人抱有沉憂感之，而發耳。然蟋蟀乃無情之物，有何悲憂可告歟？即有所憂，將訴誰人？歟！余何叨叨然若人之多言，絮絮然若人之繁辭歟？微風吹羅袂，則聽者通宵不解衣，可知也。明月耀清輝，則聽者通宵不令眼可知也。晨鷄鳴高樹，與前鳴字正相映。蓋蟋蟀之鳴，木

已而晨鷄又鳴。無非奈何我愁人者。故命駕而旋歸耳。
按月令孟秋蟋蟀在壁。故幽風十月蟋蟀入我牀下。此
詩首句開秋。兆涼氣。乃七月也。蟋蟀鳴牀帷。則是先時
而鳴。喻世之將亂也。鷄。木司晨。明月之夜。多早鳴。以晨
鷄句。緊承明月句之下。則是未晨而鳴。起而命駕。更不
少停。所謂見幾而作也。

平生少年時。輕薄好絃歌。西遊咸陽中。趙李相經過。娛樂
未終極。白日忽蹉跎。驅馬復來歸。反顧望三河。黃金百鎰
盡。資用常苦多。北臨太行道。失路將如何。

選詩定論

卷之七

古

悔日月之輕擲。而不能問道。天下惟道可以保身。即前
求仁而得仁是也。太行喻時。恐一失足。則無及矣。語極
豪放。氣極沉厚。而託意深遠。固是機神。泰泊而實有千
鍾萬鍊之功。○生平少年時。選詩中凡兩見。嗣宗作倣
儻。不羈。開後來李太白一派。休文作清澹。無塵。開後來
孟襄陽一派。

昔聞東陵瓜。近在青門外。迥畛阡陌子。母相鉤帶五色
糴。朝日嘉賓。四面會膏火。自煎熬。多財爲患。害布衣。可終
身。寵祿豈足賴。

近在東門句。妙。牛山之木。却大國而來。斧斤東陵之瓜。
近東門而會賓客。言人不能高蹈遠引。而嬰患害也。

步出上東門。北望首陽岑。下有采薇士。上有嘉樹林。良辰
在何許。凝霜霑衣襟。寒風振山岡。玄雲起重陰。鳴鳩飛南
征。鸛鵒發哀音。素質游商聲。悽愴傷我心。

此亦嗣宗見晉將代魏。欲託夷齊之行。而未遂也。步出
句。原非泛泛起例。正以上東門照出下面意。上東門以
內。必無首陽山。必無采薇士。與嘉樹林。也是以鬱鬱不
堪。遂步出門外耳。出門更不別望。直望首陽之岑。下有

選詩定論

卷之七

古

采薇士。可以結侶。上有嘉樹林。可以棲遲。良辰在何許。
言欲往從之時。有未可。凝霜霑衣襟。事有所難。寒風二
句。時之昏暗。鳴鳩二句。讒言孔多。素質。即秋氣。承上寒
風二句。商聲。即承上鳴鳩二句。中加一游字。言此秋聲
秋氣。無處不游。到其慘澹晦暗之氣色。不惟上東門裏。
且及首陽之岑矣。即欲效采薇之行。而亦不得。益傷心
之甚也。

昔年十四五。志尚好書詩。被褐懷珠玉。顏閔相與期。閑軒
臨四野。登高有所思。丘墓蔽山岡。萬代同一時。千秋萬歲

後榮名安所之乃悟羨門子噉噉今自噉

昔年四句似從夫子吾十有五而志于學脫來纔說得一事却丟下不說却說今日之有所思不知是思人是思事又丟下不說却把目前所見九原下人生前之榮死後之名俱屬無用說得盡情足見昔年之所志者道德也志在昔年期在今日今日考之成乎未成乎今日之所思者事業也見在今日須之異日遂乎不遂乎此詩之最有趣意者○明哲保身無論聖賢之道晉人崇尚老莊以爲外身身存于保身之道得矣而卒不免焉

選詩定論

卷之七

圭

觀嗣宗此詩以顏閔爲期會無一句及老莊知他不是溺于老莊者至其口談老莊蓋其時之所尚嗣宗亦因之以混俗和光而已昔時諸人都被瞞過卽謂之善用老莊亦可○同一時者同一今也三字敲雅門一歌○古詩多託言游仙唐詩兼入佛理要知不是說仙佛總是借仙佛以喻聖賢之道此詩顏閔下着一期字是正意羨門下着一悟字只是借他點醒耳

徘徊蓬池上還願望大梁綠水揚洪波曠野莽茫茫走獸交橫馳飛鳥相隨翔是時鷄火中日月正相望朔風厲嚴

寒陰氣下微霜羈旅無噍匹倪仰懷哀傷小人計其功君子道其常豈惜終憔悴詠言著斯章

凡詩稱引古地不必親至不過借以寓意耳如此詩蓬池考之輿誌開封東北有蓬池或云卽宋之蓬澤距大梁不過百里其望大梁曰還望似是從大梁過此而尚有留戀不捨之意者然于大梁何取耳曰大梁者孟子初謁諸侯之地徘徊蓬池是又變孟子去齊三宿出書是何濡滯二字而爲徘徊二字綠水四句是蓬池到大梁一路荒慘之景覺百里之間便有遼然萬里之勢是

選詩定論

卷之七

圭

時云云是喝明還願大梁之時爲某月某日不是泛表四時之時若泛爾表時則上文綠水已明是秋水曠野句已明是秋草獸交馳鳥隨飛已明是寒而呼群也鷄火中云云則是八月也日月相望是十五日也八月十五是人世所謂中秋佳節在他人方且攜朋呼友多少歡賞而蓬池之上但見朔風云云羈旅之人又無同伴相慰安得不俯仰傷懷哉○從來詩家紀時多用昏中之星今取晨中者何蓋此羈旅之人徘徊已一夜矣仰而問天鷄火云云俯而視地則團團白露夜來爲朔風

所屬已凝爲微霜矣。微霜云者，卽易之履霜乃受苦起頭。後方未艾之意也。小人云云，用某人成語。言君子固窮，寧甘憔悴，決不爲小人計功而享。君子道常而困，遂改其志也。

炎暑惟茲夏三句，將欲移芳樹垂綠葉清雲自逶迤四時更代謝，日月遞差馳徘徊空堂上。切但莫我知，願覩卒歡好，不見悲別離。

嗣宗詠懷十七首，無一字無一句，不極抑鬱難堪。惟此詩芳樹二句，稍有閒適意。上又着炎暑二句，是于難堪

選詩定論

卷之七

七

時略略討得一刻閒適，却又嘆歲不我與人莫我知之。故翻增一番切怛，願覩二句，緊承莫我知來人之相知。貴相知心，知心之人自然久要不忘。若夫始合卒離，終是悠悠路人耳，不可謂之知我者。此嗣宗欲得始終如一之人，故發始終如一之嘆也。

灼灼西頽日，餘光照我衣。颼風吹四壁，寒鳥相因依。周周尚銜羽，蛩蛩亦念饑。如何當路子，磬折忘所歸。豈爲誇譽名，憔悴使心悲。寧與鷺雀翔，不隨黃鶴飛。黃鶴游四海，中路將安歸。

此詩亦爲晉將代魏而作也。灼灼句以日之暮比魏祚之將革，餘光句魏興已尚有一綫之義，未絕迴風句以

歲之暮比世亂，寒鳥句比君子相率而避世，周周二句，中寒鳥句以起下文之忘歸者，磬折身如磬之折，謂足恭以取名，譽然名譽卒不可得，徒令形悴而心悲耳。故君子于此，千算萬算，寧從鷺雀，不隨黃鶴，以燕雀比避世之士，黃鶴比晉，黃鶴之游四海，比晉遂有代魏之勢。苟不隨之，則已耳。隨之中路而不止，是賈充之流也。隨之中路而止，亦苟或之流也。故隨者必失歸，失歸者必

選詩定論

卷之七

七

在中路是不可不早辨者何也。大凡奸雄取天下，始必假仁假義，深藏厚貌，不惟天下之庸人隨之，卽豪傑之士亦所不免。而明哲之英獨能識之，子謙恭下士之日，由其人之學問知所歸也。所歸者何，乃生人安身立命之處，真仁真義是也。

獨坐空堂上，誰可與歡者。出門臨永路，不見行車馬。登高望九州，悠悠分曠野。孤鳥西北飛，離獸東南下。日暮思親友，晤言用自寫。

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乃獨坐空堂上，無人焉出門。

臨永路無人焉。登高望九州無人焉。所見惟鳥飛獸下耳。然鳥獸不可與同群。安得不思我親友而晤言自寫哉。○獨坐出門登高十句。雖分三層意。文勢却流水而下。末只以日暮二句作一迴瀾。固是好格。○堂上著一空字。路上著一永字。九州下著悠悠分三字。其寫無人處可謂盡情至寫鳥獸曰飛曰下。言其身之不安者曰孤曰離。言其心之不安。鳥本上故曰西北。獸本下故曰東南。東南西北處處皆然。竟何所逃于天地之間哉。其寫亂之意至矣至矣。

選詩定論

卷之七

九

北里多奇舞。濮上有微音。輕薄閒游子。俯仰乍浮沉。捷徑從狹路。僂僂趣荒淫。焉見王子喬。乘雲翔鄧林。獨有延年術。可以慰我心。

此卽屈子所謂舉世皆濁而我獨清之意。第嗣宗至慎口不臧否人物。故微婉其詞耳。閒游子本指當路子人。生亂時苟非當路。安得閒遊。彼輕薄之輩。又何足挂齒。惟其是當路人。擡頭一看。則升人于九天之上。低頭一看。則墜人于九淵之下。今天下之人。非由此路必無由進。於是趨勢赴利之徒。爭以爲捷徑。而當路者遂托

爲心腹委之以政。乃得肆志于荒淫。而下亦化之。僂僂其趨。舉國若狂。僂僂二字妙。此輩卑污如同豕行。兩耳蔽目。所視不過地面數寸焉。見千仞之上有乘雲而翔者。哉。彼乘雲而翔者。乃清醒之士也。惟清醒之士能見之。又不止見之以目。而見之以心。故有所取焉。然世人之荒淫。固是促生之媒。而屈子之清醒。亦非保身之道。此延年之術。實獲我心也。時事証之。如賈充之張水嬉。以示夏統。蓋閒遊而趨荒淫也。豈知夏統乃乘雲而翔。鄧林之子喬哉。

選詩定論

卷之七

十

湛湛長江水。上有楓樹林。皋蘭被徑路。青驪逝駸駸。遠望令人悲。春氣感我心。三楚多秀士。朝雲進荒淫。朱華振芬芳。高蔡相追尋。一爲黃雀哀。涕下誰能禁。

首二句興起。皋蘭比君子。被徑路北處。非其地。青驪比青春。逝駸駸去之甚速。所以遠望之而悲感。當世碌碌者勿論。卽賢豪之士亦不肖引君當道。赴此盛時。明其政刑。而反進以荒淫。曾不一鑒覆轍。故爲吟黃雀之時。感高蔡之事。而悲傷無已時。

應璩

詩品所係，某人源出某人，率皆不謬。獨謂淵明出于應璩，不能無疑焉。一以應傳詩之少，一以應詩之不逮陶也。不知應詩雖出魏文，然指事殷勤，雅意深篤，得風人譏刺之旨。況陶公所處之時，又已不同，故節取其謹言之意，以爲詩柄，卽謂其源之所自出也，奚不可者？試觀白圭一詩，南容訓之終身，豈在篇章之多寡？冰寒于水，青出于藍，則陶之勝應，又何足怪耶？

百一詩

下流不可處，君子慎厥初。名高不宿著，易用受侵誣。前者

選詩定論

卷之七

主

際官去，有人適我閭。田家無所有，酌醴焚枯魚。問我何功德，三入承明廬。所占于此土，是謂仁智居。文章不經國，筐篋無尺書。用等稱才學，往往見歎吁。避席隨自陳，小子實空虛。宋人遇周客，慙媿靡所如。

題曰百一詩，中唯首四句稍稍相類，前者以下全不相照。余三復似得其解，下流二句爲名高二句，張本觀下文往往見稱譽，名非不高，名高云云，乃謙詞以明其賤官之中也。客來在際官之後，所問却是未際官以前事。二入六句言所居之官之清要，文章四句言居官時名

譽之美，必有功德才學，以致此答。處只以空虛二字，慙媿遜者言余當時之得官與居官之名譽，非實有功德才學見余今日之際官，非余之無功德。今日之侵誣而際官亦非余之無才學也。

棗據

雜詩

勁寇未殄滅，亂象侵邊疆。天子命上宰，作藩于漢陽。開國建元士，玉帛聘賢良。予非荆山璞，謬登和氏場。羊質服虎文，燕翼假鳳翔。既懼非所任，怨彼南路長。千里既悠邈，路次限關梁。僕夫疲遠涉，車馬困山岡。深谷下無底，高巖暨穹蒼。豐草停滋潤，霧露沾衣裳。依林結陰氣，不風自寒涼。顧瞻情感切，惻愴心哀傷。士生則懸弧，有事在四方。安得恆逍遙，端坐守閨房。引義割外情，內感實難忘。

選詩定論

卷之七

主

此詩自首句以至燕翼句，叙事既懼句作一頓，只要引起怨彼南路長來千里至不風句，寫長顧瞻句至末寫怨。○凡詩之妙，雖深含不露，定有頭緒可尋，而此詩最難尋其頭緒，以爲懼非所任，卽既非本意，以爲真怨路長，卽穎而去漢陽不遠千里，何至于怨且莫忘耶？再三

仔細玩。不。忽。悟。于。路。長。上。加。南。字。乃。是。怨。不。見。用。于。朝。也。當時。言。都。洛。陽。賈。鎮。漢。陽。東。居。潁。川。漢。陽。在。潁。川。之。南。故。曰。南。路。洛。陽。在。潁。川。之。地。應。曰。北。路。其。相。去。也。俱。約。千。里。而。乃。以。漢。陽。之。路。爲。長。怨。其。路。之。不。北。耳。首。二。句。賈。作。藩。之。由。天。子。四。句。乃。東。應。聘。之。由。亂。象。者。亂。之。像。耳。亂。象。在。邊。疆。則。亂。形。在。朝。廷。矣。亂。在。邊。疆。急。需。人。矣。亂。在。朝。廷。需。人。不。更。急。乎。曰。上。宰。大。書。其。爵。曰。作。藩。漢。陽。大。書。其。官。初。未。嘗。有。頌。功。頌。德。之。語。則。不。滿。于。賈。也。元。士。者。初。筮。之。詞。曰。開。國。建。元。士。者。國。之。陪。臣。未。嘗。

選詩定論

卷之七

三

薦。之。于。朝。也。玉。帛。聘。賢。良。匪。天。子。之。弓。旌。也。予。非。四。句。是。自。謙。實。是。自。任。言。已。實。有。荆。玉。之。高。品。兼。又。有。大。才。實。是。虎。文。不。是。羊。質。實。是。鳳。翔。不。比。燕。賀。朝。廷。用。之。實。能。爲。國。家。建。安。攘。之。業。興。禮。樂。之。化。而。乃。遭。時。不。偶。以。發。縱。指。示。之。人。而。反。役。于。他。此。志。不。伸。那。得。不。怨。千。里。云。云。不。惟。不。得。志。且。有。許。多。危。難。在。那。得。不。怨。然。則。何。如。不。受。其。聘。曰。士。生。則。云。云。猶。勝。于。端。坐。守。閨。房。耳。人。生。值。此。豈。不。悲。哉。○。古。人。朝。受。事。而。夕。飲。冰。妙。于。寫。熱。熱。生。于。此。即。此。懼。非。所。任。也。不。風。自。寒。涼。妙。于。寫。寒。寒。

生。于。世。不。可。明。言。故。託。意。于。路。長。也。

繆襲

熙。伯。在。魏。頗。稱。作。家。止。傳。挽。歌。一。首。辭。雖。哀。悼。情。則。曠。達。休。理。之。慎。類。嗣。宗。而。熙。伯。之。達。類。叔。夜。是。正。始。之。附。庸。而。非。建。黃。之。疆。場。矣。

挽歌詩

至。時。遊。國。都。死。歿。棄。中。野。朝。發。高。堂。上。暮。宿。黃。泉。下。白。日。入。虞。淵。懸。車。息。駟。馬。造。化。雖。神。明。安。能。復。存。我。形。容。稍。消。滅。齒。髮。行。當。墮。自。古。皆。有。然。誰。能。離。此。者。

選詩定論

卷之七

三

首。二。句。百。年。之。事。次。二。句。一。日。之。事。生。之。事。百。年。了。却。死。之。事。一。日。了。却。然。則。百。年。無。異。一。日。耳。苟。非。通。乎。晝。夜。而。知。生。死。之。故。者。焉。能。達。此。○。先。顧。不。得。回。次。顧。不。得。家。末。連。自。己。身。子。也。顧。不。得。○。杜。少。陵。玉。華。宮。詩。恰。惋。欲。絕。後。人。愛。之。有。依。韻。而。擬。其。風。調。者。不。知。少。陵。原。本。于。此。

六朝選詩定論卷之七

六朝選詩定論卷之八

睢陽後學吳 洪伯其甫著

晉

邵子曰地氣自北而南詩運亦然西晉以前作者盡在西北東晉以後作者盡在東南此實爲選詩中絕大關鍵宜分註西東爲兩晉今止總稱曰晉者地氣隨時轉之有漸其穿龍度峽有蛛絲馬迹之妙故詩運之南不在元帝渡江之後固已在陸機赴洛之日矣○詩肇于西北自北而南始于晉南渡盛于宋齊梁至隋伐陳而

選詩定論

卷之八

復歸于北及唐而南北合分南北者選詩之運合南北者唐詩之運若夫三百篇之運全在西北故無楚風○唐人一生之精力盡于詩晉人一生之精力盡于談晉以談傳人唐以詩傳人唐人之詩巨手如李杜輩要皆遠宗漢魏近則寧取齊梁以旋鮑照謝朓何遜庾信之徒而于晉詩絕不置喙于晉人之談如世說所載反于詩中獵拾殆盡者蓋以晉世尚談專以片言隻字爲終身之目而謀篇非其所重也所以陸士衡曠代絕才鴻名入洛止得對眞長長揖謝一問嗟乎言語文字其

小者猶不逮時而彰況輔世長民之大業哉○晉詩盛于西晉其人則張陸潘左衰于東晉其人則孫許庾桓然盛不逮盛衰不逮衰當洛下全盛之日便有何王之輩崇尚清談濫江左之觴及江左方頽之時便有劉郭之徒別標清上嚆元嘉之矢

東晉

凡作詩文必須與世道人心有關而尤須有用爲大詩三百篇皆關世道人心而爲用最備或用之郊祀焉或用之朝會焉或用之房中焉是以三代之世無缺禮無

選詩定論

卷之八

缺樂者詩之功也若夫選詩去三百篇雖遠而有關于世道人心則同然其爲用則寡矣其可爲清廟之用者顏延之宋郊祀二歌可爲明堂之用者班固梓雍五詩其餘諸詩或因言或五言可被管絃者蓋亦寥寥而其題爲樂府大約皆可被管絃然求其用不過漢魏以來相和諸曲清平瑟調亦無元本之論雖有所用而無大關係也至於東晉補亡六詩能於六經蕩亡之餘重修雅道至今燕禮及郊飲酒禮用之不廢而其辭遂與鹿鳴等詩並傳不朽以持已崩之禮已壞之樂其關於世

道人心者尤鉅。文選取之。并六代詩人之首。良有以也。茲篇既不以類序詩。而專以年代序其人之詩。只得以此并晉詩。學者最當留意。若徒勞勞于風雲月露之中。其與世道人心奚補。

補亡詩

詩載笙詩六題。原無詩。曷得云亡。既非亡詩。曷得云補。補亡詩者。蓋詩有辭有聲。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辭即歌所永之言。聲即律所和之聲也。故詩有辭兼有聲者。有有辭無聲者。有有聲無詞者。未刪之詩。

選詩定論

卷之八

三

文凡三千。其有辭無聲。不可被管絃者。已刪矣。所存者凡三百篇。皆有詞有聲。詩以是而備樂。賴是而作禮用。是而行。又有六笙詩。用以燕飲。與歌詩間奏。曰南陔。白華。華黍。崇丘。由庚。由儀。皆無詞有聲。既已有聲。安得不謂之詩。然有詞有聲之詩。聲以詞傳。有聲無詞之詩。聲以譜傳。譜亡則聲亡。安得謂之亡詩。然詩之亡。既在聲。而補亡詩。當補之以聲。而作譜。而乃補其詞者。何也。詩爲樂章。不獨六詩。餘三百篇皆有譜式。云云。伶人肄之爲業。義主乎樂者也。孔子刪詩。於詩獨存其文。兼取

選詩定論

卷之八

四

訓世義主乎詩者也。其餘六詩。或刪其譜而僅存其題。或併存其譜。而後人失之。總之世人治辭而爲詩家之學者。多治聲而爲樂家之學者。少故以譜傳聲之詩。易失。六詩之亡。以其有譜無文也。脫譜其聲而不綴以詞。恐亦終歸於亡耳。況後人之才。萬萬不及古人之精深。有其辭。猶可卽辭以尋聲。徒擬其聲。豈能千載之下。遙合三代之遺聲哉。故廣微不得已。而于六詩置聲而補其詞。然後乃因詞而譜其聲。以求三代之遺聲焉。此古禮盡亡。而鄉飲酒禮至今不廢。猶令人觀之而知王道之易易者。雖用之者。止奏其聲。而不及其辭。然其聲之不亡者。辭之力也。是以知音者聞聲而興。不知音者亦可覽詞而晤。豈曰小補之哉。○詩爲樂之主。凡樂以人聲爲貴也。八音不過用以和人聲耳。不爲主也。笙詩以歌間奏。是又以笙爲主矣。八音之中。獨以笙爲主者。何也。草木五音不備。金石僅備五音。土聲含糊。均不可度。調度調之法。上古用管。中古用準。是絲與竹均可度。調。而謂絲不如竹。竹不如肉者。以其漸近自然。然天下聲之自然者。莫過人聲。人有牙齒唇舌喉。皆能發音。而舌

尤多動或抵上抵下或抵齒居中唇亦有多用或開或閉或撮且口極圓上合正高如半球鼻有兩孔如谷以傳响然故人能作種種音聲此登歌所以貴人聲也至于絲音有長短纖細緩急之殊雖能逐有多聲然一彈再鼓聲由器發與人絕無與而竹聲亦由器必借人聲發之庶近自然然而孔有一定不能逐有多聲惟笙本匏屬等竹爲命因其管有長短廣狹之不齊如牙齒其口有大小開閉之竅如唇舌而匏以聚氣如鼻如上合故音之清濁高下備焉較之諸樂器最爲完美此八音

選詩定論

卷之八

五

之中所以笙獨有詩也故鄉飲酒禮鼓瑟而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然後笙入樂南陔白華華黍燕禮亦然但鄉飲鼓琴燕禮鼓瑟耳前樂既畢皆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彼此較之歌凡六笙亦六則笙音竟與人聲相半而琴瑟之聲不過用和歌云然此用以成禮耳若夫陶寫情性在古人應有瑟詩琴詩特不用以成禮故刪而不存由此而推鐘磬簫笛塤箎在古皆有無辭之譜但不可謂之詩如魯鼓薛鼓之譜云云者今皆亡矣○凡作樂者必先審音

度調調者調也調其抑揚高下之宜俾無乖劣也詩有辭情有聲情其抑揚高下在聲而詞隨之笙詩雖無詞而未嘗無抑揚高下之調然何以度之則律不可不曉也蓋律首重五音其相生之序曰宮徵商羽角其長短之序曰宮商角徵羽此五音者生于度數成于互相視原非有一定之名故任舉一度或數而用三分損益之法遞推之無往而不有五音焉但五降而後則不相應者遠也此五音者不獨人聲即大而雷霆小而螻蟻皆有之但非有法之聲度之所不能度數之所不能數即

選詩定論

卷之八

六

使能度能數亦無所用耳蓋聖人作樂以人聲爲本因斷嶠谷之竹取人之中聲仍用前三分損益之法算起遞推至十二位而止恰得律十二其相生之序曰黃鍾林鍾太簇南呂姑洗應鍾蕤賓太呂夷則夾鍾無射中呂爲體既得十二律復半之倍之合得三十六律盡平人之聲矣仍依其長短之序錯排之于中又取十二其序曰黃鍾倍大呂太簇倍夾鍾姑洗倍中呂蕤賓林鍾夷則南呂無射應鍾盡平人之中聲矣爲用五音之數從三分損益來此十二律亦從三分損益來求五音者

于十二律之中。連摘其五。其所摘之五。無不與五音互視之比例合者。於是旋宮之法。起焉。旋宮者。如黃鍾爲宮。則林鍾爲徵。太簇爲商。南呂爲羽。姑洗爲角。十二律。旋相爲宮。週而復始。是也。任用某律爲調。則曰某宮之某音。某律起調。某律畢曲。詩三百皆有譜調。古譜淪亡。雅有鹿鳴。四牡。皇華。魚麗。嘉魚。南山有臺。六詩。其譜傳自唐人。而此六笙詩。亦川東廣微此詩。鹿鳴等宮調。不知其所本何在。今姑以律理論之。律莫精于史。尤莫精于太史公律書。其配以天地之氣者。蓋古人著書。具

有深意。月令言某月律中某律。是以聲驗氣。以月爲主。音也。律書某月律中某律。是以氣驗聲。以律爲主。音也。李之深曰。律之成也。以聲。招氣。律之肇也。以氣。審聲。其以氣審聲者何也。聲之爲道。微若氣。無物可以形容。不得不借氣以相擬也。然氣之發也。有天籟。有地籟。有人籟。地籟者。凡世間風雷鳥獸草木之音。皆是。人籟謂此竹。卽十二律。天籟卽地籟。人籟之出于自然者。莊子所謂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己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誰耶。是也。以地籟與人籟較。其細者與人同。而大者人聲萬萬

不能述其最著而有恒者。莫如風。卽大塊所噓之氣也。應時而發。如環無端。與十二律之週而復始。相同分之。凡八正風。四北曰廣漠。東曰明庶。南曰景西。日闔闔。隅風。四西北曰不周。東北曰條。東南曰清明。西南曰涼。此地籟也。蓋風不自生。生于日。而月其發風之期也。日有二十八舍。始于西北。曰東壁。營室。危。虛。須女。牽牛。建星。箕。尾。心。房。氏。亢。角。軫。翼。七。星。張。注。孤。狼。罰。參。濁。胃。婁。奎。此二十八宿。隨天周運。而週之初開之元象。則各有定位。茲欲求人之元聲。須用天地之元氣也。天之元氣。東壁以東。在地下者居多。軫以西。在地上者居多。而七星張注。最當中天。爲太陽之本殿。所云八風有寒。燠。涼。溫之殊者。總因距殿遠近。以別之。而風發之應。全在斗柄所指之舍。而月與日會其符也。月與日會。年有十二次。又將二十八宿。界爲十二次。曰十。十一。十二。正。二。三。四。五。六。七。八。九。而月以從星。故能助日以發風。然不曰風。而曰氣者何。風卽氣也。風爲地籟。止有八緣。爲天籟所使。不能自己。故有十二。此十二月之氣。四仲月爲靜安宮。因各有所主。無他情。以亂之。得正風六分之四。四

季月爲首宮乃墓庫之地得隅風六分之三正風六分之一四孟月爲公宮在前後其界有雙顧之意亦得隅風六分之三正風六分之一所謂八風從律是也天之正風生于立舍故純隅風生于會局故雜雖各舍之天若星各有性情實關於日月之會合故邵子謂日主聲月主音者是也此地賴本於天賴皆有法之聲也日月相會分象爲十二遂與人賴十二相應但人賴在律所爭不過毫釐之間最難審察而十二氣地賴應天賴而發相去不啻倍蓰最易辨白故太史公以十二律配十

選詩定論

卷之八

九

二月蓋以地賴明人賴卽李氏所謂以象審聲之謂也又加之以十二母十子者何也律生于度數既以天氣明律之度何妨再以天曆明律之數十二子本于地爲辰其云子者孽也丑者紐也云云地氣之發也十母本于天爲日其云壬者妊也癸者揆也云云天氣之應也十二子與氣之十二月聲之十二律正相配合至于十母止取甲乙丙丁庚辛壬癸八母隸四正以乾巽艮坤爲戊巳土居四維合前十二子共得二十四應一年之節氣而後世二十四向之分因此此律曆所以合志而

邵子謂日主聲辰主音亦此也明此太史公書曰以下文字雖隳而十二律之聲皆可曉然既明其聲須明其聲之川黃鍾所以宣養六氣九德也太簇所以金奏贊陽出滯也姑洗所以羞潔百物考神納寶也蕤賓所以安靜神人獻酬交酢也夷則所以詠歌九德平人無貳也無射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德示人軌儀也六間以揚沉伏而黜散越也大呂助宣陽也夾鍾出四隙之細也中呂宣中氣也林鍾和展百事俾莫不任肅純恪中也南呂贊揚秀也應鍾均利器用俾應復也此皆所以律

選詩定論

卷之八

十

述時氣效節物也古人因事以取用因用以起義因義以還聲因聲以錫名如郊天則取黃鍾爲用祀地則取大呂爲用而燕禮鄉飲酒禮則取姑洗爲用蓋以姑洗者萬物洗生爲三月之律得明庶風六分之一清明六分之一以舍言之辰則萬物皆至亢則萬物相見角則萬物皆有枝格以十二子言之爲辰萬物之振故取其羞潔萬物用之以考神納寶也今觀六詩之中唯白華由儀二調係姑洗然亦不用之爲宮而白華爲林鍾宮姑洗之羽由儀爲黃鍾宮姑洗之角其餘南陔條黃鍾

宮南呂之羽、華黍係林鍾本宮、由庚係仲呂本宮、終止係中呂宮太簇之羽、獨無商徵二音者、何也、古者五音不備、必缺其一、率不奏商、笙詩與歌詩間奏、而歌詩鹿鳴四牡、皇華魚麗、南有嘉魚、南山有臺六詩、俱黃鍾宮林鍾之徵、所以笙詩二宮、一角三羽、與之間奏、而大合樂之後、二南云云、純用姑洗之調、耳、六笙詩與六歌詩間作、前三詩三間、後三詩一間、間緊相對、三間遙相對、南陔一詩、遙對鹿鳴、鹿鳴者國家之所養賢、南陔者孝子之所養親、能養其親、斯國家養之矣、白華遙對四

選詩定論

卷之八

上

壯夫子論孝、以色爲難、既有其色、奚有服勞之誼、服勞王事之臣、猶然服勞之弟子耳、華黍一詩、遙對皇皇者、華黍者潔盛所在、養惟備物、人子備物以養親、則國家備物以養賢矣、非張仲之孝友、莫當此、山庚繫對魚麗、魚麗、卽燕享所薦之物、多而且嘉、旨而且饒、有而且時、皆得其道、推之而萬物之物、莫不各得其道、以生也、崇丘繫對南有嘉魚、君子式樂式衍、式綏式義、旣得君子之性、推之天下、無不遂性之物也、由儀對南山有臺云云、君子之威儀如此、故能作邦家之基云云、而萬物化

選詩定論

卷之八

上

之、莫不各由其儀焉、此六詩之義也、至其名篇之義、則又以聲焉、南陔用黃鍾宮南呂之羽者、南呂一律、于十二子爲酉、酉者萬物之老也、老宜息之以養、然物老不能自養、而在黃鍾宮主乃養老之孝子、故黃鍾曰子子者孽也、於十母曰壬、壬者妊也、子之養親、報三年之懷也、然養親必備物、太簇而物生、林鍾而物成、故可以養此南呂之老、又姑洗萬物相見之期、故笙此詩以娛賓、所以止用黃鍾一連五音、而不及應鍾蕤賓一變也、其以南陔命題者、南卽南呂之南、南呂雖位在西、而實生于巳、南者養物之方、陔者隴也、產物之地、故以爲名、使聞其樂者、孝弟之心油然而生、故曰南陔廢則孝友缺矣、白華取林鍾宮姑洗之羽者、林鍾萬物就熟、有滋味此乃備養之孝子、然孝不難于養而難于色、姑洗者萬物洗生、初離卵中沐浴之地、尚有赤子之色、以姑洗赤子之色、承南呂之老顏、乃至孝也、故以白華擬之言、無有逾其潔白者、然色生于中心之誠、廉耻是也、無是心則無是色、故曰白華廢則廉耻缺、華黍卽用林鍾本宮、林鍾六月之律、正黍着華之時、黍爲物、可爲酒醴、可

供、案、盛、于、孝、道、有、關、焉、于、燕、飲、有、關、焉、故、曰、華、黍、廢、則、
畜、積、缺、由、庚、取、中、呂、本、宮、者、中、呂、于、風、曰、清、明、爲、風、之、
主、吹、萬、物、而、西、之、有、庚、之、象、于、舍、爲、軫、翼、萬、物、益、大、而、
復、有、羽、翼、較、前、之、爲、振、動、者、益、動、矣、動、必、有、所、由、又、已、
者、陽、之、盡、也、午、陰、將、生、亦、有、庚、之、象、得、其、道、無、偏、無、側、
陰、陽、次、序、矣、故、曰、由、庚、則、陰、陽、共、得、其、道、崇、丘、卽、本、宮、
太、族、之、羽、本、宮、之、軫、萬、物、益、大、復、有、羽、翼、舉、之、皆、張、既、
有、崇、丘、之、義、而、太、族、之、羽、又、能、升、萬、物、使、之、族、族、而、生、
不、相、悖、害、故、曰、崇、丘、廢、則、萬、物、不、遂、其、性、矣、由、儀、取、黃、

選詩定論

卷之八

七

鍾宮姑洗之角者萬物沐浴于夾鍾之卯至姑洗而冠
帶具矣而黃鍾爲備九德之君子其威林林然其儀簇
簇然而又有助陽之南呂向陽而爲儀故萬物莫不肅
肅然各由其儀也且四國之正皆由于其儀不忒故笙
詩取之用以顯德將無醉不失儀也故曰由儀廢則萬
物失其道矣

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

南陔笙詩原題也孝子相戒以養卽本序所云有其義
也既書其題兼係其義者相連爲一題也文由此運下

題做此○戒字說得危迫親當桑榆末景自急急奉養
少刻不戒便遺恨終天直描寫出一則以懼神理相字
乃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意○此詩四章首章言養二章
言色末三章言敬能色能敬方纔完得養字

循彼南陔言采其蘭眷戀庭闈心不遑安彼居之子罔或
游盤馨爾夕膳潔爾朝餐

首二句興也舊註以爲采蘭以養親非也

循彼南陔厥草油油彼居之子色思其柔眷戀庭闈心不
遑畱馨爾夕膳潔爾晨羞

選詩定論

卷之八

七

首二句興而比也色卽色難之色下着一思字根於心
也

有獮有獮在河之涘淩波赴汨噬魴捕鯉

前二章只用換字之法此章忽爲變調最有十致最有

蘊藉噬魴捕鯉正取月令獮祭魚有報本之義而淩波
赴汨四字乃其不遑安不遑畱處絕得相戒之神

嗷嗷林鳥受哺於子養隆敬渰惟禽之似勗增爾虔以介

丕祉

末章詞意淺薄却從子游明孝章來

白華孝子之潔白也

曾子之擬聖也。曰江漢以濯之。喻其潔。秋陽以暴之。喻其白也。凡德未有不潔白者。孝爲百行之原。尤爲潔白。決不可一行有玷。斯稱皜皜乎不可尚矣。○西子不潔。人且棄之。惡人而潔。人且享之。潔已以進者。固入德之門也。

白華朱萼被於幽薄。榮榮門子如磨如錯。終晨三省匪惰其恪。

三首詞調皆同。只有換字之法。此三百篇反復唱嘆之選詩定論

卷之八

五

常其文亦只就題敷衍。但劈首便用渲襯之法。襯出妙意。華之萼曰朱。華之跂曰終。華之足曰伋。連用三箇火。焰字而襯出潔白。最爲好看。門子士子處下人之潔者。

白華絳跂在陵之陬。蒨蒨士子涅而不渝。竭誠盡敬。暨暨忘劬。

白華伋足在丘之岡。堂堂處子無營無欲。鮮伴晨葩。莫之點辱。

首章止是人子定省之常。三章竭誠盡敬已極。末章無營無欲云云。見乃見於無形。聽於無聲。嗚呼止矣。

華黍時和歲豐宜黍稷也

華黍一詩。緊承白華遙對歌詩。皇皇者華。彼兩華字。泛指草木之華。此華字。專指黍華。黍華於六月。按此律詩。以林鍾起調。畢曲乃六月之律也。黍無大小。故律用累黍。而歲豐尤均。茲可驗時之和也。廣微因題義有宜黍稷之語。遂以爲九穀之通稱。而泛及麥禾百穀云云。

點點重雲習習和風。黍華陵巔麥秀丘中。靡田不播九谷斯豐。

三章只寫得時和歲豐四字。前一章先寫時和。次寫歲豐。末章先寫歲豐。後寫時和。

選詩定論

卷之八

六

奕奕伋霄濛濛。甘雨黍發。穠華禾提。其秀靡田不埴。九谷斯茂。

此詩全取春秋太無麥禾之義。故首章以麥秀陪黍華。此章以禾秀陪黍華。末章總承。蓋有禾有麥。斯稱有年矣。

無高不播。無下不植。芒芒其稼。參參其穡。穡我王委。充我民食。玉燭陽明。顯猷翼翼。

前點點云云。奕奕云云。已含宜字意。此章無高句。正與

寫宜字

由庚萬物得由其道也

按朱子云小雅周公所定及其變也事未必同各以其
聲附于其次序時世多不可考而以儀禮所載為正自
毛分什偶快而後人遂以魚麗南陔白華華黍由庚為
文武之詩而以南有嘉魚崇丘南山有臺山儀為成王
之詩

蕩蕩夷庚物則由之養養庶類王亦柔之道之既由化之
既柔木以秋零草以春抽歌在于草魚躍順流

選詩定論

卷之八

七

萬物並育而不相害

四時遞謝八風代扇織阿案晷星變其經五緯不愆六氣
無易惜惜我王紹文之述

道並行而不相悖

崇丘萬物得極其高大也

瞻彼崇丘其林藹藹植物斯高動類斯大周風既洽王猷
允泰

崇丘萬物之高大厚只在聲上寫出今以動植分高大

未見詰氣

漫漫方興迢迢洪覆何類不繁何生不茂物極其性人永
其壽

小德川流

恢恢大圓茫茫九壤資生仰化于何不養人無道天物極
則長

大德敦化

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儀也

由庚崇丘由儀皆一時之詩由庚即中庸大哉聖人之
道崇丘即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由儀即優優大

選詩定論

卷之八

八

一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

肅肅君子由儀率性明明后辟仁以為政魚遊清沼鳥萃
平林淮鱗鼓翼振振其音賓為爾誠主竭其心時之和矣
何思何修文化內輯武功外悠

古今聖賢道理只是一箇忠恕主竭其心君之忠也賓

寫爾誠臣之忠也仁以為政君之恕也由儀率性臣之

恕也君臣交盡而民物咸保其忠恕矣

張華

司空詩不如文文不如學何也司空博物之儒也蓋學

雖貴博、然受博之益、亦受博之累、至勵志一詩、博而能約矣。其第五章養由矯矢云云、乃清風動帷簾、及暑度隨天運二詩之本領、故清悽幽微、爲群彥之儀式云。

勵志詩

凡古人作詩、教人進德修業、俱托之比興、未有直訓者。三百篇中、惟文王及衛武之詩、選詩中、惟茂先此詩、文王是生安、衛武是學利、茂先是困勉、細玩通篇、總是強恕而行、真令懦夫有立志矣。○晉人崇老莊喜清談、而茂先獨志存聖賢之業、可謂不染流俗、其能以風騷之

選詩定論

卷之八

九

筆運學修之理、曾不涉宋人道學氣。

大儀幹運天、迴地游四氣、鱗次寒暑環、周星火既夕、忽焉

素秋涼風振、落熠燿宵流。

其一

此言時光易邁、見志不可不勵也。末二句、不是寫景、木落螢飛、正是下章物化之感也。

吉士思秋實、感物化日歟、月歟、在再代謝、逝者如斯、曾無

日夜嗟爾、庶士胡寧自舍。

其二

因時感物、乃勵志之緣起。

仁道不遐、德輶如羽、求焉斯至、聚鮮克舉、大猷佺漢、將抽

厥緒、先民有作、貽我高矩。

其三

言仁當求、德當舉、古人有遺矩也。

雖有淑姿、放心縱逸、出般于游、居多暇日、如彼梓材、弗勤

丹漆、雖勞、朴斲終負素質。

其四

反言德輶莫舉之由。

養由矯矢、獸號于林、蒲盧縈繆、神威飛禽、末伎之妙、動物應心、研精耽道、安有幽深。

其五

正承仁道不暇求焉、卽至須要用志不分、此章義確語練、一篇中之尤警者。

選詩定論

卷之八

十

安心恬蕩、棲志浮雲、體之以質彪、之以文、如彼南畝、力耒既勤、薦裘致功、必有豐殷。

其六

此言有志竟成、安心四句、實實用工、夫去做、不是徒抱虛志。

水積成川、載瀾載清、土積成山、歆蒸鬱其山、不讓塵川、不辭盈匱、志含弘以隆德聲。

其七

勵而又勵、方得盛德。

高以下基、洪由纖起、川廣自源、成人在始、累微以著、乃物之理、纏牽之長、實累千累。

其八

又轉向前說勵志貴蚤

復禮終朝天下歸仁若金受礪若泥在鈞進德修業暉光日新其九隰朋仰慕予亦何人

天下歸仁勵志之歸宿實勵志之根本也隰朋耻不若黃帝但取其志非學其人卽孟子舉成朋以勵滕世子意

答何邵二首

觀何邵贈茂先詩亦自忠告善道不知何故茂先竟以爲譏刺答詩二章首章姑爲唯唯否否之詞次章遂至

選詩定論

卷之八

圭

飾非拒諫夫身居亂朝不受直言急流勇退又從而文之宜其及也

吏道何其迫窘然坐自拘縵綏爲徽纆文憲焉可踰恬曠苦不足煩促多有餘良朋貽新詩示我以遊娛穆如灑清風煥若春華敷自昔同寮來於今比園廬衰疾近辱殆庶幾並懸輿散髮重陰下抱杖臨清渠屬耳聽鶯鳴流目翫鱗魚從容養餘日取樂於桑榆

茂先之飾非拒諫至第二章始顯然今甫讀首章而訕訕之聲音顏色已隱隱紙上蓋疑何自處以靜以明而

識已之躁且閒也故首六句極寫一躁字似是認業却是極不認業觀二章志不在功名數語急急掃滅此六句則知其祇是權且認下一箇躁字躁與靜相對相反此恬曠卽下章靜字煩促卽下章躁字茂先分首吏道

下看一迫字言我之躁而不靜乃吏道所使自古以來何人不然非獨我也良朋四句是答耐通套只拈得遊娛二字下散髮云云極寫之以答原詩舉爵茂陰云云句句與本詩首六句相照曰散髮則身得自由不迫于縵綏曰抱杖則行得自由而不至坐自拘曰屬耳云云

選詩定論

卷之八

圭

則耳目恬曠而無煩促之苦言此等道理我豈不知是于閑字全不認業故與並懸輿上着庶幾二字並見前邊躁字亦不過權且認下○此詩妙處全在衰疾以後一連四十字只作一句讀從來詩家所無從容反本詩迫字桑榆答原詩黃髮句

洪鈞陶萬類大塊稟群生明闇信異姿靜躁亦殊形自予及有識志不在功名虛恬竊所好文學少所經忝荷既過任白日已西傾道長苦智短責重困才輕周任有遺規其言明且清負乘爲我戒夕惕坐自警是用感嘉貺寫心出

中誠發篇雖溫麗無乃遺其情

靜與明，是上智；躁與闇，是下愚。兩種天生，一定不移。茂先將此意，拈作四句冒頭，似是自居躁闇及其轉筆入來，却是公然自認靜者。明者意曰：汝之來詩云云，得毋謂志在功名乎？然予生平虛恬，自好志不在功名者也。汝之來詩云云，得無謂我任過矣？責重而才輕乎？且謂我年暮矣，道長而智短乎？若是，則必與汝偕隱而後可以免禍。然予嘗奉周任之訓矣，翼翼小心，克盡我職，雖在朝列，亦當無禍。更何必與汝偕隱，始為明哲保身哉？

選詩定論

卷之八

垂

誠指本心，卽下文情字。予之本心如此，而汝之來詩如彼。所謂君不識故人已。前章評何詩曰：穆若灑清風，此又換以溫字。前曰煥若春華敷，此又換以麗字。溫，譏其不切直麗，譏其不真。至正與周任之明且清相反，言我自奉周任之言為著，蔡何勞子之嘵嘵為。

雜詩

晷度隨天運，四時互相承。東壁正昏中，固陰寒節升。繁霜降當夕，悲風中夜興。朱火青無光，蘭膏坐自凝。重衾無煖氣，挾纈如懷冰。伏枕終遙昔，寤言莫予應。永思慮崇替，既

然獨撫膺

首四句寫冬喻時之亂也。次四句寫冬之夜喻亂之甚。小人得志，君子退也。後四句重衾喻亂之甚，且漸逼已。寤言莫應，孤立而無援也。末二句正言孤立無援，而又位居最崇，將必替也。通篇意最明顯，但崇替二字似無所承。然却是蚤于首二句四時迭運內暗伏線索。言人事崇替猶天時寒暑迭更為之，恐終不免也。

情詩二首

清風動帷簾，晨月照幽房。佳人處遐遠，蘭室無容光。襟懷

選詩定論

卷之八

垂

擁虛景，輕衾覆空牀。居歡愒夜促，在感怨宵長。拊枕獨嘯嘆，感慨心內傷。

獨宿幽房，偶因風動帷簾，見月已晨矣，則徹宵不寐可知。佳人既遠，蘭室自是無光，但滅燭之後，尚懷意中，忽因月照更于眼中顯出襟懷二句，遙想徹宵不寐之景也。月已晨矣，宵餘幾矣，猶怨其長有須臾難度之意。襟懷二句寫通宵不寐，只是心中馮空摹擬，或摹從前舊景，或擬後日再會，辭景擁字好言此時方自據以為實景，恍的猛省却見衾覆空牀始覺所擁者空景也。覆

空牀者見只是徘徊房中連已亦併不在牀

游目四野外遙遙獨延佇蘭蕙綠清渠繁華蔭綠渚佳人
不在茲取此欲誰與巢居知風寒穴處識陰雨不曾遠別
離安知慕儔侶

游目句即跟上章來一夜空房之中冷冷清清慘慘澹
澹無聊極矣甫晨即起出門游目四野故于延佇着道
遙二字言已之延佇非敢望佳人之來只是奈不得一
夜無聊借此以遣襟懷耳忽見蘭蕙云云陸陸離離似
與空房景物迥異乃以佳人不在采取莫貽則彼之陸

選詩定論

卷之八

畫

陸離離者仍有成冷冷清清慘慘澹澹所以然者總以
有情之人多愁多感日裏夜裏門裏門外游目景景總
無是處反不若無情人討得便宜何也鵲之知風以其
巢居蟻之知雨以其穴居人之知慕儔侶以其曾遠別
離彼無情人或以天幸而無遠別離或遠別離而以無
情之故直若不曾遠別離然自古以來普天之下只有
情人最苦未四句借未經別離者正明慣經別離之苦
看他只作一反却轉落最為健筆

潘岳

書曰詩言志安仁志卑汚無可取然其詩自佳關中四
言可稱詩史悼亡三首於風斯合其餘金谷河陽等作
亦不失五言樣則蓋有得于建安之正派者故能與陸
左鼎立○凡詩造詣各有身分惟古之具眼者辨之分
毫不爽故曰陸才如海潘才如江又詩品于建如毛羽
之有麟鳳女工之有黼黻安仁如翔禽之有羽毛衣服
之有黼黻其鑑衡可謂至精矣

關中詩

孟子曰詩亡然後春秋作是詩亦史也此詩序事繁簡

選詩定論

卷之八

美

得宜是非不謬真堪奉為詩史云

於皇時晉受命既固三祖在天聖王紹祚德溥化光刑簡
枉錯微火不戒延我寶庫

惠帝元康五年武庫災只是詩人聊借以見狡啟之由
然其實狡啟處不在此而在下文將無云云

蠢爾戎敵狡焉思肆虜我國情窺我利器岳牧慮殊威懷
理二將無專策兵不素肄

岳牧謂梁王及解系也梁欲戰以威系欲守以撫在內
之廟謀如此無專策不素肄在外之兵將如此千古笑

國如出一轍

翹翹趙王請徒三萬朝議惟疑未逞斯願桓桓梁征高牙
乃建旗蓋相望偏師作援

趙王請師既違其請似可省然必點出者以趙王雖與
關中無關係却與晉室有大關係最得春秋書殲帥師
之意

虎視眈眈威彼好時素甲日耀佐幕雲起誰其繼之夏侯
卿士惟系惟處別營棋時

虎視四句寫軍容之盛應上章旗蓋相望夏侯駿解系

選詩定論

卷之八

毛

周處曰繼應上章偏師作援見梁王之將權尊極也與
春秋書荀林父帥師同意○曰旗蓋相望曰素甲云云

寫兵仗之精如此見狡敵之隙不由武庫之災也○當

時偏師甚多此處只點出三人者曰夏侯駿為後爭功

張本解系為應前岳牧二句周處為下死事盧播亦偏

師獨遺于此者微之也與後來勝敗之數無所關係焉

耳○別營別字妙彼此不相抹應為下軍敗張本彼此

不相知為後爭功張本

夫豈無謀戎事承平守有完郭戰無全兵鋒交卒奔孰免

孟明飛檄秦郊告敗上京

役函之敗孟明主之此敗分明主梁王而不敢斥言首
句夫豈無謀稍為回護而歸辜于士卒之不用命也通
篇皆寫大敗而中却夾守有完郭一句者照前解系之
謀不常違也

周徇師令身膏氏斧人之至亡貞節克舉盧播違命投界
朔土為法受惡誰謂荼苦

周以盡節得旌盧以逆命得罪似是說朝廷功過分明
而不知此只一意表周之節而以盧之誅照出梁王之

選詩定論

卷之八

天

不誅為失刑何也當日兵權屬梁乎屬盧乎此春秋晉
逐其大夫獨歸韓魏之意

哀此黎元無罪無辜肝腦塗地白骨交衢夫行妻寡父出

子孤俾我晉民化為俘

此哀亂後之民

亂離斯瘼日月其稔天子是矜肝食晏寢主憂臣勞孰不

祇懷愧無獻納尸素以甚

皇赫斯怒爰整精銳命彼上谷指日遄逝親奉成規稜威

遐屬首陷中亭揚聲萬計

前云威懷理二以無成謀故敗此云親奉成規乃斷自宸衷者故克功奏勲也首陷云者謂孟觀纔建寸功便詭道如此也

兵固詭道先聲後實開之有司以萬爲一紂之不善我未之必虛鼎南德繆彰甲吉

作亂者齊萬年爲渠魁而南德與甲吉乃其黨朋觀聲

言南甲已誅實是虛邀朝廷之力當時不便直斥他虛

謬諱云兵行詭道若欲借此虛聲以寒萬年之膽者實

是先爲觀小小立一案射虛文案以今日南甲之誅爲

選詩定論

卷之八

无

虛他日萬年之降亦未必實也不然南甲之誅總無繫于成敗之數安仁何爲費此無要緊筆墨耶

雍門不啟陳汧危偏觀遂虎奮感恩輸力重圍克解危城載色豈曰無過功亦不測

此刺觀之殺掠良民也上章方疑觀之詭于是訊之有司僉曰萬中只有一實則今之誅俘者俱良民可知有司牧民之官不能爲民作主一任其殺掠可知夫民之望王師拯之于水火之中也乃如水益深如火益熱是驅百姓以從賊耳于是關中之民盡化爲賊關門爲之

不啟且逼及于陳汧觀因奮力直前不是感恩實是畏罪重圍二句見孟觀勢盡平生之力僅得賊人解圍而去在彼作賊者未常勢窮力屈也易至納降耶豈曰無過功亦不測政云豈曰無功過亦不測耳

情因萬端於何不有紛紜齊萬亦孔之醜曰納其降曰梟其首疇真可掩孰僞可久

駿之梟首未必盡僞觀之納降亦未必真當時歸功于觀安仁不便直言故作此摸稜之詞疇真云云

既徵爾辭既蔽爾訟當乃明實否則證空好爵既糜顯戮

選詩定論

卷之八

平

亦從不見齊林伏尸漢邦

此章承上文意仍是摸稜其詞見真則當賞僞則當罪不見古之齊林以僞伏罪乎畢竟未明指出孰真孰僞致令朝廷賞罰爲之不明也

周人之詩實曰采薇北難獫狁西患昆彝以古況今何足曜威徒慙斯民我心傷悲

此章總取關中一案爲之和盤算帳云周家昔日命大將興太師原爲大敵今萬年之亂不過癰疥之疾耳與周家之患迥然不同而乃屢煩太師哉請看前番出兵

全軍皆沒殺了多少兵而民是不算的。後番出兵幸而成功殺了多少民而兵是不算的。試問觀降的萬年在何處。駿梟的萬年首級在何處。并觀誅的浦德在何處。甲吉在何處。斬得賊級得賊財在何處。豈不是一場大折本。

斯民如何荼毒于秦師。旅既加饑饉。是因疫癘淫行荆棘。成榛絳陽之粟浮於涓濱。

帝命作詩。只是誇武。作者却只寫其一片恤民之仁。最得詩意。○老氏曰。大軍之後。必有凶年。此師旅云云。加

選詩定論

卷之八

三

倍寫斯民之苦。

明明天子視民如傷。申命群司保爾。封疆靡暴于衆。無凌于疆。惴惴寡弱如熙春陽。

此傷勝後之民。夫傷亂後之民。人所俱有。至傷勝後之民。真不可及也。其中命云云。微詞以照出前孟觀殺掠良民意。

爲賈謐作贈陸機

此詩見潘安仁滿肚輕薄。滿懷傾險。總生于一妬。正叔與安仁同爲榮陽望族。何爲正叔不如。正叔自以小望

不及陸。故情好日篤。安仁自是恃爲晉朝一代巨匠。再無出其右者。忽有人焉。陵江而來。以羈旅之人而高名居其上。便有萬分不快處。因而作詩以輕薄之也。但我以此等加彼。彼亦以此等加我。計當日之勢。炎炎莫遏。者惟賈氏。而長淵年少狂且。一假其手。而彼必甘受焉。則我之計得矣。彼受之不甘。則禍立至我之計亦得矣。世之人不自學問。專受代筆人愚弄。如賈謐者亦可悲夫。

選詩定論

卷之八

三

成文茫茫九有區域以分。

神農更王軒轅承紀。畫野離疆。爰封衆子。夏殷既襲宗周。繼祀縣縣瓜瓞六國互峙。

強秦兼并吞滅四隅。子嬰面視漢祖。膺圖靈獻微弱在涇。則淪三雄鼎足孫啟南吳。

一連三章歷述往古。費了無數筆墨。只是明出晉家爲正統。以便罵他爲僭爲偽也。

南吳伊何僭號稱王。太晉統天仁風遐揚。僞孫銜璧奉土。歸疆婉婉長離。凌江而翔。

既正其僭矣復以銜璧歸奉土極寫其辱惡甚惡甚

長離云誰咨爾陸生鶴鳴九皋猶載厥聲況乃海隅播名

上京受應旌招撫聖庭

始入洛爲揚駿祭酒

儲皇之選實簡惟良英英朱鸞來自南岡曜藻崇正佖冕

月裳如彼蘭蕙載采其芳

爲太子洗馬

藩岳作鎮輔我京室旋及桑梓帝弟作弼或云國宦清塗

攸失吾子洗然恬濟曰逸

選詩定論

卷之八

書

出爲吳王郎中令

廊廟惟清俊又是延擢應嘉舉自國而遷齊轡群龍光讚

納言優游省闈珥筆華軒

後入爲尚書郎

昔余與子繼繼東朝雖禮以賓情同友僚嬉娛絲竹撫鞞

舞韶修日期月攜手逍遙

叙交情

自成離群二周于今雖簡其面分著情深于其超矣實慰

我心發言爲詩俟望好音

欲崇其高必重其層立德之柄莫匪安恆在南稱柑度北則橙崇子鋒穎不頽不崩

末章雖是勉勗之詞而在南二句乃是切骨刺他。有二義一陸爲吳臣今乃事晉一吳爲海隅偏壤子之才學只好在彼炫耀此煌煌上京如何顯得着稍露鋒穎便加以頽崩之患矣真毒心毒口

金谷集作詩

王逸少蘭亭集序時人以方金谷集序其有欣色則二序之聲價見重于當時何如也然皆逸于選至于詩蘭

選詩定論

卷之八

書

亭之會作者至二十六人而金谷至三十人而入選者此此一篇則此詩之品可見矣

王生和鼎實石子鎮海沂親友各言遺中心悵有違何以叙離思攜手游郊畿朝暮寄京陽次大金谷滑迴谿紫曲阻峻阪路威蕤綠池泛淡淡青荷何依依溫泉龍鱗澗激波連珠揮前庭樹沙棠後園植烏桯靈囿繁石榴茂林列芳梨飲至臨華沼遷坐登隆坻佻醴染朱顏但想枉行遲楊桴撫靈鼓簫管清且悲春華誰不慕歲寒良獨希投分寄石友白首同所歸

選詩定論

卷之八

聖

此詩首起處與謝瞻西陽集別起首相似。彼是一南一北一西一東一南一西。但彼題于集下曰別詩。此題集下曰作詩。兩題本自不同。蓋彼止于贈別而此兼以言懷。按石季倫此詩原序云。余以元康六年從太僕卿出爲使監青徐諸軍事。有別廬在河南縣界金谷澗中。或高或下。有清泉茂樹。衆果竹柏。藥草之屬。莫不畢備。又有水碓魚池。土窟其爲娛目歡心之物備矣。時征西大將祭酒王誦當還長安。余與衆賢共送往澗中。晝夜游宴。屢遷其坐。或登高臨下。或列坐水濱。琴瑟笙筑。

合載車中。道路并作。及住。令與鼓吹迭奏。遂各賦詩。以序中懷。不能者罰酒三斗。觀此序。見此詩末四句。方是作詩根本。而首四句。不過集金谷緣起耳。在序是石率諸人送王在詩。又是潘同諸人送王兼送石也。此詩石之意。單注于王而潘之意。又單注于石也。何以句至峻坂句。是于未至金谷之先。先寫一段。一見金谷之景。一見諸人之情。蓋金谷與晉陽咫尺。乃朝發而夕始至者。原是耐着曲阻。耐着威彝。細細路上。玩景所謂游郊畿也。然未到金谷。其美如此。至金谷更何如也。又于游郊

選詩定論

卷之八

美

畿上着攜手二字。乃已與諸人盡了一日。纏綿矣。綠池八句。寫金谷綠池四句。寫澗乃天生美景。前庭四句。寫人工布置之巧。卽序所云余有別業云云也。飲至六句。寫集飲至二句。序屢要遷其坐云云。佐醴二句。卽序晝夜遊宴。以佐醴明對。朱顏以朱顏暗映。白首也。楊桴二句。卽序琴瑟云云也。春華四句。方是作詩。投分石友。白首同歸。潘之素懷也。不用送別作結者。謂此集乃千古勝事故。借此集各言爾志。非區區爲兩人送行而集也。

悼亡詩三首

雖分三首。總是一線。到底有起落。有次第。有映帶。寫得淒淒慘慘。纏纏綿綿。不知文生于情。情生于文。安仁的是情種。

在苒冬春。謝寒暑忽流易之子。歸窮泉重壤。永幽隔私懷。誰克從。潘留亦倚。益侃侃。恭朝命。迴心反。初役望。廬思其人。入室想所歷。幃屏無髮髻。翰墨有餘跡。流芳未及歇。遺挂猶在壁。悵恍如或存。周遑忡驚惕。如彼翰林鳥。雙棲一朝隻。如彼遊川魚。比目中路析。春風緣隙來。晨雷承檐滴。寢息何時忘。沉憂日盈積。庶幾有時衰。莊舄猶可擊。

舊註此詩謂之子既已塋畢，而此無益，于是奉朝命而反初任，說得無味，且與望廬句不接，余意此當是安仁在朝，其妻卒于里，適當朝命，謂計假道而歸也。四時流代，是六朝詩一派起套，在此詩則一篇之柱，言時光在冉而之子竟歸矣，在子初心只欲返，子初服與子偕老，園林此懷莫從淹，舊京師何益哉，今幸僥倖朝命庶迴心返，子初役得遂，此借老園林之私懷，乎不意行至中途而忽有此云云也。望廬是將至忘其已死，而以爲猶生入室是知其已死而想見生平所歷，幃屏翰墨流芳。

選詩定論

卷之八

七

遺挂正是所歷，下恨悅二字從所歷來，周遑冲驚惕五字亦從所歷來，大凡古人用字，有似重複而實非重複者，易曰明辨晰三字似複而實一字，有一字之義，此詩周遑冲驚惕五字似複而實一字，有一字之情，恨悅者見其所歷而猶爲未亡，周遑冲驚惕想其所歷而已知，其亡故以周遑冲驚惕五字合之，恨悅共七字總以描寫室中人新亡，卑孤孤一身在室內，其心中志志志光景如畫，如彼四句語稍鄙謬，全要一朝中路四字出於意外，見人之云亡未久，中照上恨悅二字及周遑

冲驚惕五字之妙，春風句寫景，日隙日簷亦從室字上生意，緣隙之風曰春，伏下秋冬之案，承簷之甬曰晨，伏下日夜之案，庶幾二句不是借久後之忘情以自解，白寬正形容此時此際之難爲情耳。

皎皎牕中月照我室南端，清商應秋至，溽暑隨節開，凜凜涼風升，始覺夏衾單，豈曰無重纊，昔與同歲寒，歲寒無與同，朗月何朧朧，展轉盼枕席，長簾竟牀空，牀空委清塵，空虛來悲風，獨無李氏靈，髣髴覩容撫，矜長嘆，息不覺涕霑，胸霑胸安能已，悲懷從中起，寢興日存形，遺音猶在耳。

選詩定論

卷之八

美

上應東門吳下媿蒙莊子賦詩欲言志，此志難具紀命也，可奈何長戚命人鄙。

此首寫其自夏及秋半年之情也，若在常手，定將夏秋與前首之春後之冬排四，此詩於夏則追補於秋，則預擬都無一筆實寫也，首皎皎二句，徒玩其文辭，不過以月之皎皎逼起下文秋至暑闕而不知一章之格局全由此二句以定，室字應上入室所歷來之子者，室之主終日不離室中者也，故此詩入室以後重續以前句句都在室內寫，照南端者乃室內之南端，夫宮室之制

有古有今。今之牕。古屋漏之遺法也。但有在上在旁之異。室之南端。近牕者也。故月從牕入。照卽及之。但平日室中有人。故止見照人。而南端則忽焉。且平日與之子同枕。衾則牀簾。傍南端而安。及之子云亡。已之牀簾。仍在南端。而之子之枕席。又爲別設。以南端暗照。當是北端。或西端。如古室之奧然。此幽明之正理也。後文盼字。界得最分明。此等意思。全從詩生。則同衾翻來。纏纏縣縣。便有許多情態。清商句。點出秋之初來。潯暑句。點出夏之已過。凜凜二句。跟潯暑句。在夏日不覺衾單者。非

選詩定論

卷之八

禿

因潯暑只是痛極無痛方。且不覺時之夏也。又焉知衾之單也。在此時之覺。亦非痛定止是。借此涼風一升。逼出衾單之覺。以顯出前此之不覺耳。此詩三時皆具。而獨闕一夏。故借此追而補之。纔五字耳。居然便有一章之勢。豈曰二句。跟清商句。重纔二字。從衾單二字拈出。豈曰誰與俱。慮後之詞。全從上覺字來。若單字止對重字。解作單薄之義。殊爲少味。不若照下文同字解作單隻之義。謂此衾原是兩人相同。其單于春。單于夏。俱皆昏罔覺也。因此涼風一升。始覺得衾中單。單只剩得一

箇人在耳。任從加纔至千層之厚。畢竟不成雙也。自此一覺。因而猛驚。此天氣漸寒矣。後來夜更長矣。反不如前夏昏昏沉沉。泯然罔覺之爲愈耳。夫秋冬皆稱歲寒。此寫秋景。若涉入于冬者。慮後舉遠之意。故下句遂接歲寒云云。朗月句。重把首句月字。從新提起。原非重複。前口皎皎。乃月當中天之輝。是曰正照。此曰朧朧如月。將出入之影。是曰折照。安仁所擁之衾枕。既傍南端。業已寫得孤苦之甚。于是又借此月之折照。遍映室內。顯出之于虛設之枕席。如後來所張之茵幃。所撤之衾裳。

選詩定論

卷之八

罕

之類。由此單衾之中。展轉而盼。冀其或有靈爽。若漢之李夫人。然只見長簾。竟牀空連單身之人。也不曾剩在此。皆朧朧之月影中。看出牀空二句。其義互錯。牀上之塵。乃平口悲風所吹。積而目前。空虛所來之風。又將牀上之塵吹起。昏昏慘慘。陰陰黯黯。之子靈爽。將欲出現。有是耶。非邪之意。乃盼之久而竟寂然。亡所見。豈李夫人有靈。而之子獨無靈耶。然李夫人雖有靈。其形亦止彷彿而不真。何今日并髮髻。亦不可得耶。撫纔二字。亦從衾枕之類。則夜不解帶。流涕而曰。露胸則臥之時。少

矣。露胸二句言此情非由外假實由心中起。故形之存以目而實不關目。音之在耳而實不關耳。由于心也。心即志也。此心此志非東門之迂淡可却。亦非莊子之達觀可解。唯有賦詩以自遣而已。然此志又非詩所具紀。故問之于天。而天無可問。即來小人長戚之譏。亦任之悠悠。勿人而不遑恤也。遺挂猶在壁。其事甚瑣。遺音猶在耳。其理甚微。均能寫入情之三昧。任舉半部唯識論。恐未易解其妙。故爲古今悼亡詩第一。

曜靈運天機。四時代遷逝。淒淒朝露凝。烈烈夕風厲。奈何

選詩定論

卷之八

望

悼淑儷儀容永潛翳。念此如昨日。誰知已卒歲。改服從朝政。衰心寄私制。茵幃張故房。朔望臨爾祭。爾祭詎幾時。朔望忽復盡。衾裳一毀撤。千載不復引。疊疊期月周。戚戚彌相愍。悲懷感物來。泣涕應情唱。駕言陟東阜。望墳思紆軫。徘徊墟墓間。欲去復不忍。徘徊不忍去。徒倚步踟躕。落葉委埏側。枯荻帶墳隅。孤魂獨號哭。安知靈與無。投心遵朝命。揮涕強就車。誰謂帝宮遠。路極悲有餘。

此首曜靈云云。跟上文歲寒。孤冢久矣。荒却紀時之局。茵幃云云。臨祭乃當盡之正情。駕言云云。望墳乃不盡。

之餘情未結。以投心朝命云云。總見鍾情之至也。首曜靈二句。似於第一首在再二句起相雷同。然在再二句。自是總冒全篇。觀其曰在再。曰流易。乃指百年之時光。謂從此與之于永訣也。曜靈二句。自是單冒一章。觀其曰曜靈。曰天機。乃指一歲之時光。謂自之子之亡至此。已將一期也。淒淒句。初冬之際。烈烈句。隆冬之時。奈何二句。似是怨時光之遷念。此二句又似恨時之速。夫天下之難過者。此時光易過者。亦此時光。故時光未過。則有未過之苦。故由冬之始至冬之終。就一時而分計之。

選詩定論

卷之八

望

刻刻難挨。故怨其遷時光已過。則有已過之苦。故由期之周。邇卒之始。就一歲而總計之。忽忽已到。故恨其速。總之已過未過。無非苦境。故唐人詩云。事去千年猶恨速。愁來一日即爲長。可爲此詩之註脚也。改服句。謂服制未畢而頓改也。禮夫爲妻期服。安仁妻亡于春。至冬尚未及期。胡爲而遽改。應是安仁此時適當假滿。又有朝命促之赴闕。故曰從朝政也。既從朝政。則不得不改服。此心又有不能安者。故爲之心服務。足一期之義。故曰寄私制也。故房者。卽室也。茵幃云云。不是到冬後方。

才一祭，乃追叙自之子亡時，每逢朔望無不祭也。直至將從朝政勢不得再留，故方罷祭而毀撤衾裳耳。詎幾時，恨其蚤也，千載不及引是代爲亡者傷心，謂此期月之中，生人拘于禮數，逢朔逢望尚或念及期月已後，亦無復有人理論，以至千年萬載總是一樣也。何況迫于朝命不及期而便撤乎？此悼之所以彌深而觸物涕下也。駕言云云，分明爲赴闕而命駕，其陟東舉也，只是情不容已，起便一省其墳，而此則專若爲望墳而命駕也者。蓋詩爲悼亡而作，非爲赴闕而作，按古聖之制禮也。

選詩定論

卷之八

聖

夫爲妻期，酌乎情理之至，中期之內不敢不及期之外，亦不敢過焉。前以期命所迫而寄之私制，以補其數，固不敢不及矣。若夫屆期而猶然哀悼不止，則未免過情之譏也。然使哀悼之情遽止于周期之一日，則又迂而可笑。故此詩不肯寫完周期，只于期年將周之先，借朝命一通遂赴此東阜望墳之駕，送入洛陽道上投心句，正應首迴心句，前應望之子未亡，則謂朝中無可戀，故迴心而返初服，將與之手偕老園林。今日之子已亡，則家中無所戀，故投心而導朝命，謂借王事鞅掌或可忘。

此哀悼之思也。試觀望墳之下，着落葉枯荻，乃是季冬物色，足徵之子亡于春月，適植安仁告假歸里至此，率冬一歲雖卒而之子之期年未周，遠有朝命促之就道，故安仁借此收服，借此撤發，借此望墳，借此就車，末結以車中之涕路上之悲，此固事之適然，亦見安仁文章之妙。在他人悼亡，定是自亡之日起，至服闋之日，而猶刺刺不能休也。安仁此詩，起途中聞訃，其于臨逝之事，絕不帶入一筆，至其末又不終其服而以迫于從朝政去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真筆底有化工之妙。

選詩定論

卷之八

聖

也。悼亡三首，前兩首死盡其哀，末首中祭致其誠，而葬期卒無聞焉，則東阜之墳何爲而望哉？意者前首之子歸窮泉二句，安仁未到家之時，而之子已渴壟耶？不然，何爲而墳之隅已有枯荻耶？據此則安仁之歸假又似爲之子之亡而在告耳。此以春夏秋冬分四柱，而詩止三首，幾無迹可尋，而偶露于詩中四箇風字，按風具八方，有正有隅，而詩中取用極天下之巧，首日春風綠隙來，東南之隅風，其名曰清明應春夏之交，次二日凜凜涼風升，東西之隅風，其名曰涼應夏秋之交，次三日

空虛來悲風、西北之隅風、其名曰不周、應秋冬之交、次四曰烈烈、夕風厲、北方之正風、其名曰廣漠、正應嚴冬之際、故論詩之形則鼎足而三、論詩之勢則鰲足而四也、其前三用隅風、末一用正風者、何也、前三時用隅者、于運于天者有代遷之機、而在于人者無間斷之情、冬用北方正風者、所以截斷來歲之春、以見不終期年之服者、乃迫于朝政、朝命而非已之得已、此其大概也、若細論之一風耳、其性情隨時而變、莫不與人之性情相關、夫春風緣隙、自是春風之性情、何春不然、惟是室中

選詩定論

卷之八

聖

乍無人偏覺得、室中隙多一若此風、故故闢來、遲赴人者、而且遲赴者不一而足也、夏至後一陰起于地心、三伏既盡、其氣遂出、而至于人足所履之地、而月令所謂涼風至也、不曰至而曰升、凡人六陽在首、六陰在足、故人身之寒冷、未不自足下起者、此衾單所由覺也、除秋之杪、萬物彫落已盡、故其風行于虛空、而悲室中無人、故招此悲風、其悲慘能移人心、使之悵悵周遑云云、故疑之子之靈憑、依此悲風之中、而盼之冀得其髣髴也、冬風而謂之烈烈、取幽風二之曰栗烈、夕者風發之

候也、成爲災、或嚴太陽入此故發風、又夕者就衾之時、也應前衾單之意、涼且不堪而況于厲乎、古人爲詩、物理人情精刻如此、皆由其學博思深而才足運之也、

河陽縣作二首

微身輕蟬翼、弱冠忝嘉招、在疚妨賢路、再升上宰朝、猥荷公叔舉、連陪厠王寮、長嘯歸東山、擁耒耨時苗、幽谷茂纖葛、峻嶺敷榮條、落英隕林趾、芳華秀陵喬、卑高亦何常、升降在一朝、徒恨良時泰、小人道遂消、譬如野田蓬、幹流隨風飄、昔倦都邑遊、今掌河朔徭、登城眷南顧、凱風揚微綃、洪流何浩蕩、修芒鬱岵巵、誰謂晉京遠、室邇身實遼、誰謂邑宰輕、令名患不劬、人生天地間、百年孰能要、煩如高石火、譬若截道颺、齊都無遺聲、桐鄉有餘謠、福謙在純約、害盈由矜驕、雖無君人德、視民庶不忉、

選詩定論

卷之八

聖

前半憶往事、後半序今事、中間昔倦二句、關鎖的是詩家正格、○四詩俱登城起興、此登專爲望京室耳、妙在緊接南字、順便拈出、凱風揚微綃一句、來看似無繫語、却宕得許多態、若無此句、經接洪流云云、便無意味、○丈夫身、不微不輕、邑宰百里之侯、亦不微不輕、然而邊

俱着響字者。宰朝重則邑輕。邑宰輕則身輕。如互相借。衡而云然。其憤懣之情。見乎詞矣。○幽谷四句。是喻小人。升君子阻意。却不敢顯言。乃寓于山居中小小景中。日夕陰雲起。登城望洪河。川氣冒山嶺。驚湍激巖阿。歸鴈映蘭時。游魚動圓波。鳴蟬厲寒音。時菊耀秋華。引領望京室。南路在伐柯。大厦緬無覿。崇芒鬱嵯峨。總總都邑人。擾擾俗化訛。依水類浮萍。寄松似懸蘿。朱博糾舒慢。楚風被琅邪。曲蓬何以直。託身依叢麻。黔黎竟何常。政成在民和。位同單父邑。愧無子賤歌。豈敢陋微官。但恐忝所荷。

選詩定論

卷之八

聖

凡人久居清華之地。忽而外補。若外補近在王畿之內。尤苦。此詩前有序事。此首從河陽近京生意。凡望晴則遠見。陰則否。至日夕陰雲起矣。而猶望不已。待其近也。兼寓有浮雲蔽日之意。曰望洪河。又若不為望京邑也。者。借洪河以喻小人之間阻。川氣驚湍。河之險。冒山嶺。激巖阿。河之險而且高。歸鴈四句。非開點景。謂登城望望見者。止河以北之景。而河之南一無所見矣。無所見而必求其見。故再加以引領。然而京室眇然。終于莫覩。僅望見青山。是洪河一障。而青山又添一障也。

在懷縣作二首

潘子河陽作詩。題曰河陽縣作。于懷縣作詩。題上特着一在字者。謂已之出宰也。一之為甚。其可再乎。題曰在懷縣作。悲其身之無定在也。河陽二作。乍離京師。故想外補之意。多懷縣二作。外補已久。故望入京之意。多。南陸迎修景。朱明送末垂。初伏啟新節。隆暑方赫曦。朝思慶雲興。夕遲白日移。揮汗辭中宇。登城臨清池。涼颺自遠集。輕襟隨風吹。靈圃耀華果。通衢列高椅。瓜瓞蔓長苞。薑芋紛廣陸。稻栽肅芊芊。黍苗何離離。虛薄乏時用。位微名

選詩定論

卷之八

史

日卑驅役宰兩邑。政績竟無施。自我違京輦。四載迄於斯。器非廊廟姿。屢出固其宜。徒懷越鳥志。眷戀想南枝。凡古人所作。即不必出于一時。必前後相照。決不肯復如河陽詩全用序事。此詩首則紀時。登城以下寫景。虛薄云云。即從在懷縣說起。與前詩一些不犯。○河陽登城。明日望京邑。乃懷縣登城。焉知不是望京室。乃其前曰臨清池。若為避暑也者。後曰望郊甸。若開游目也者。豈謂河陽赴而懷縣。而遂即蓋以自我離京。四載於斯云云。固已無復望矣。只有家可懷耳。

春秋代遷逝四運紛可喜寵辱易不驚戀本難爲思我來
冰未泮時暑忽隆熾感此還期淹歎彼年往駛登城望郊
甸游目歷朝寺小國寡民務終日寂無事白水過庭激綠
槐夾門植信美非吾土祇攪懷歸志眷然顧羣洛山川邈
離異願言旋舊鄉畏此簡書息祇奉社稷守恪居處職司
此亦登城起興望郊甸是客望朝寺是主前詩靈贖云
云乃望郊甸所見者此詩白水云云乃望朝寺所見者
懷縣邑爾潘邑宰爾稱郊甸朝寺者何晉以九品官爲
爵仍五等故邑宰得比小國諸侯云○終日無事則邑

選詩定論

卷之八

兜

之小可知前河陽詩總云云民務尚多朱博糾輿有
事可作政成人和尚有績可奏此小國云云分明是調
簡夫外補苦矣外補而又調簡苦又何如哉○凡人不得
得意時有事做尚可忘懷最苦鎮日無事而又是其日
如此詩我來冰未泮在冬至以後日短尚不覺故忽忽
遂至今日也

左思

左太冲若有見於孔頴川捨行藏之意但其壯志勃勃
急於有爲故氣象極似孟子而入選數詩廣大精微悉

備昔謂亞於士衡始就其詞句而論耳若其造詣所得
較士衡則遠邁之矣

詠史詩八首

凡作詠史詩初不指定一人一事只借古人作箇話頭
訴自已胸懷然必先立定主意如夫子語子路成人主
意在文之禮樂須要知廉勇藝璞子然後選及武仲諸
人做箇樣子此詩首章却是自叙內帶詠古後七章是
詠古寓自叙卓犖句言已之能學著論二句言已之能
文可方賈誼相如云云且不止能文又有安邦之武用

選詩定論

卷之八

辛

兵雖司馬穰苴不能過也鉛刀云云有此才思得一試
行吾之志耳非有類於人間之功名富貴者故曰功成
云云二章承鉛刀二句有此才而不見用自是地勢使
然有歸之時命意夫以馮唐之賢遇文帝之賢而不用
信其窮通有命從來久矣三章段干木魯仲連正是功
成不受賞者根次章來言功名限於地勢遂令此志不
克遂耳四章又承首章言我既能文却不是浮華之士
一切著書立說皆原本于仲尼不過以子雲爲私淑之
人也五章根四章來我之著論賦章震耀千古是我有

知言之學。振衣千仞。是我又有養氣之學。非任俠使氣。一流原從大勇來。故六章又以荆軻漸離照出。以見當世之不用為可惜也。七章申二章。八章亦申二章意。二章以不用歸之時命。七章借買臣諸賢不見用。歸咎於當時有用賢之責者。末章既不見用。但以義命自安。素位而行。決不學蘇秦之游說。李氏之上書。炫其道以阿世取容。則將卷而懷之。以為萬世士人之模耳。

弱冠弄柔翰。卓犖觀群書。論准過秦作賦擬子虛。邊城苦鳴鏑。羽檄飛京都。雖非甲冑士。曷覺稷卨長嘯激清

選詩定論

卷之八

聖

風志若無東吳鉞。刀貴一割。夢想聘良圖。左盼澄江湘右盼定楚。功成不受賞。長揖歸田廬。

書不易觀。群書尤不易觀。唯卓犖人方可觀得。如孔明略觀大意。淵明之不求甚解是也。稷卨群書之一家。仲尼群書之折衷。○八首中俱以卓犖二字為主。長嘯激風。左盼右盼。是成功處。卓犖其視排大難解大紛。只如讀幾行書。長揖歸田廬。是居功處。卓犖其視大難已排。大紛已解。亦只如幾行書讀完。當魏時與蜀鼎立外。其餘不可勝數。迄晉初尚未削平。志若句。明言伐吳。左盼

句。泛言澄定海內而不及蜀者。足見空名之所繫如此。舊註以右盼為蜀者非也。

鬱鬱湖底松。離離山下苗。以彼徑寸莖。蔭此百尺條。世傳攝高位。英俊沈下僚。地勢使之然。由來非一朝。金張藉舊業。七葉珥漢貂。馮公豈不偉。白首不見招。

此傷晉室用人以世卑寒之士無由進。起用比體。說世自在上。英俊反出其下。從來皆然。由於地勢。說正意已盡。特借史書所載金張馮公作証。夫馮公之偉。遇文帝之賢。猶不見招。至於白首。况所遇非文帝乎。

選詩定論

卷之八

聖

吾希段干木。偃息藩魏君。吾慕魯仲連。談笑却秦軍。當世貴不羈。遭難能解紛。功成耻受賞。高節卓不群。臨組不肯綵。對珪寧肯分。連璽曜前庭。比之猶浮雲。

此章借干木仲連以明已功成不受賞意。高節卓不群。正與前卓犖應。曰偃息。曰談笑。正與前長嘯應。不用曲折。一直筆到底。文氣最爽勁。善為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陣。善陣者不戰。曰偃息。曰談笑。近乎為國不師之意者。穰苴乃戰陣之法。衰德之事故於穰字上著穰昔二字。言少年間偶爾涉獵。今已不屑為矣。○首章言不受賞。

不變也。末言言不願餘死不變也。其得力全在此。

濟濟京城內赫赫王侯居冠蓋四術朱輪竟長衢朝集金張館暮宿許史廬南鄰擊鐘駘北里吹笙等寂寂楊子宅門無卿相與家數空宇內所講在虛言論準宜尼辭賦擬相如悠悠百世後英名擅八區

八首中注意全在此一首此一首注意全在首論準宜尼一句文法却是從長揖歸田廬廬字來與日功成而歸之田廬即我今日窮愁著書之廬故以楊子宅爲比於京城之內有王侯居有四術有長衢有金張館有許史廬有南鄰有北里皆王侯之居也居是居者非卿即相有金張有許史及一班朝集暮宿之人充足右者又有冠蓋有朱輪及一切鐘駘笙竿之物以楊子一宅置

選詩定論

卷之八

五

于其間何異太倉一粒其宅之內門則寂寂無人矣其宅之內宇則寥寥無長物矣較彼冠蓋云云固有倍蓰而無算者及乎百世之後而向之四術云云變爲荆棘而冠蓋云云一切之物蕩爲塵土當世若金張若許史及一班朝集暮宿之人盡與草木同朽矣即所謂楊子之宅若牛亦泯滅俱盡而所不至泯滅者止一都太丘

一部法言及甘泉等數賦而已以八區之外百世之過

從而較之孰大孰小孰長孰短亦有倍蓰而無算者楊子真不朽矣悠悠世人盡看眼前止見得濟濟赫赫烏知不朽事業却在寂寂之宅寥寥之宇之內哉○所講云云雖三平然只歸重準宜尼一語曷以知之以擬相如句重出知之蓋太冲在當時以詞賦著名人皆以詞賦之士目之故此詩首言其才之有用曰準過秦有經邦之才覽穰苴有撫衆之武以擬子虛一句陪說言我固是詞賦之人我之才實有可用不可以詞賦掩也

選詩定論

卷之八

五

此章言其學之有本講虛道之本準宜尼德之源又以擬相如一句陪說言我固是詞賦之士我之學實有本不可以詞賦掩也首章以論賦屬文翰上若弱冠二字即楊子所云壯夫不爲之意大約太冲此詩以自巳爲主以仲尼爲正客以賈生爲副客以楊子爲已與仲尼之介紹其餘諸子皆供役之人也

皓天舒白日靈臺耀神州刻宅紫宮裏飛宇若雲浮我我高門內謠謠皆王侯自非華龍客何爲歟來游被褐出關關高步追許由振衣千仞岡濯足萬里流

上章是以王侯居之赫赫形出楊子宅之寂寂。此章更用天子宮闕形達士之胸懷。劈首皓天舒白日正寫術衛館廡之盛。且于宮闕上增出大氣象。前截開京城內對八區。此云靈景耀神州更把宮闕之壯麗與八區之廣大打合一片。神州卽京城紫宮京城之中央。開闔京城之門名。列宅飛宇高門俱在開闔之內。此中止有王侯從無許由來遊者。止有攀龍之客不容被褐之士披褐出開闔。高步追許由。所追者止許由一人。並非他人。追許由只此一路更無旁路。路上止前有許由後有一

選詩定論

卷之八

畫

我。更。無。別。人。而。追。字。上。特。着。高。步。者。許。由。過。人。最。遠。非。高。步。莫。及。也。振。衣。二。句。卽。前。天。之。皓。日。之。白。也。振。衣。去。其。塵。應。披。褐。濯。足。去。其。垢。應。高。步。實。從。孟。子。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來。那。箇。聖。人。不。濯。過。但。濯。之。者。非。江。漢。那。箇。聖。人。不。暴。過。但。暴。之。者。非。秋。陽。惟。生。民。未。有。之。孔。子。是。江。漢。濯。的。更。無。有。踰。其。濯。者。是。秋。陽。暴。的。更。無。有。踰。其。暴。者。千。仞。岡。萬。里。流。亦。正。同。此。意。但。曾。子。將。鴈。鴈。二。字。明。露。在。江。漢。下。邊。太。冲。將。鴈。鴈。一。字。暗。藏。在。首。句。上。邊。非。細。心。人。不。覺。上。章。千。載。而。下。此。章。千。載。而。上。

合來是豎說首章左盼右盼分來是橫說

荆軻飲燕市酒酣氣益震哀歌和漸離謂若傷無人雖無壯士節與世亦殊倫高吟邈四海豪右何足陳貴者雖自貴視之若埃塵賤者雖自賤重之若千鈞

四章言論準宣尼是願學孔子辭賦擬相如是有知言之學五章振衣云云是有養氣之學所養者乃配道義寒天地之正氣也若夫荆軻之流世之所視爲天動地者固無壯士節而一匹夫之勇耳與世云云言匹夫之勇猶且如此況自反而縮之大勇于在太冲視荆軻

選詩定論

卷之八

弄

猶孟子之視北宮黝孟施舍也○段干木魯仲連雖無聖賢本領却是聖賢作用故希之故暴之至荆軻既無聖賢本領其作用處亦與聖賢迥別觀其入秦乃是僥倖於一擊全非偃息談笑好謀而成者且未入秦之前極燕國之奉以縱其欲竟是功未成而先受賞故此詩只是借他傷若無入一段氣魄形容我浩然之氣當與寫王侯之奕赫宮闕之壯麗作一例看特其文妨在含蓄未明點出正意耳

主父宣不達骨肉還相薄買臣困樵採伉儷不安宅陳平

無產業歸來。藉負郭長卿。還成都。望立何寥廓。四賢豈不偉。遺烈光篇籍。當其未遇時。憂在填溝壑。英雄有述。邇由來自古。昔何世無奇才。遺之在草澤。

前第二章世胄英俊。兩相互校。此章單承英俊沉下僚。前英俊止馮公一人。此又引出主父等四人。以見由來非一。不是說英俊多。却是說少。前于馮公云不見招。此處連說炎涼世態。逼起末章之意。

習習籠中鳥。舉翮觸四隅。落落窮巷士。抱影守空廬。出門無通路。枳棘塞中塗。計策棄不收。塊若枯池魚。外望無寸

選詩定論

卷之八

五七

祿內顧無斗儲。親戚還相度。朋友日夜疎。蘇秦北游說。李斯西上書。俛仰生榮華。咄嗟復彫枯。飲河期滿腹。貴足不願餘。巢林棲一枝。可爲達士模。

大凡人無才德。不可爲士模。有才德而不能固窮。則喪其才德。不可爲士模。蘇秦李斯。未嘗無才。只是耐不得窮。故苟且希世。其榮華也。俛仰之間。其彫枯也。咄嗟之頃。曾幾何時。而身名俱敗。此可爲戒耳。若太冲集賈生等之成。而又折衷于仲尼。亦若子路集武仲等之成。而又文之以禮樂。可謂才德兼全矣。決不學游說上書希

榮華於一旦。惟于先有所守。斯于後有所待耳。○模字之意。生于上文。惟。擬等字。天下之事。有爲有作。有模。模生于作。作生于爲。有爲而作。必擇模之善者矣。然有逸勞之分焉。當模之未成。集衆古人之模。爲模。則居其勞。模之既成。後人將以我集成之模。爲模。則受其逸。唯過秦以賈誼爲模也。擬于虛以相如爲模也。覽穰苴以穰苴爲模也。希于木以干木爲模也。慕仲連以仲連爲模也。準宣尼以宣尼爲模也。追許由以許由爲模也。然有輕重之分焉。曰準。平也。曰擬。比也。曰覽。涉獵也。曰希望。

選詩定論

卷之八

五八

也。曰慕。思也。曰追。躡其後也。曰準。以爲人倫之至。不敢一毫差也。即孟子願學之意。然於仲尼曰準于賈生亦曰準。字彙曰準。即古文准字。曷有輕重也。不知近日字書無善本。大凡古人作字之意。命物指事。有總用。有專用。有借用。曰准者。均也。平也。不指一物一事。謂之總用。曰準者。從准。加十讀如准音。匠者用平版。作十字渠于上。以水注之。取平。從准加十者。象形也。讀如准音者。諧聲取義也。孟子註曰準。所以爲平。指水平一事而言。謂之專用。漢律志曰準者。所以揆平取正。律之爲數。不可

毫釐差、取以命名謂之借用、于賈生曰准、取均平之意、譬如懸等重于懸衡之兩端、然于仲尼曰準、則奉以爲準、不敢毫釐差也、故曰太冲集衆人之成、折衷於仲尼。○道家之源出于史家、儒家之源亦出于史、昔太史公叙道術、首崇伯陽氏、固周之柱下史也、歷記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然後知秉要執本、我無爲而天下自始也、至于儒家、雖出于司徒之官、然而卒不離史、何也、儒家以孔子爲集大成、其言曰、如有所譽、其有所試、唐虞之降、殷周之盛、仲尼之業已試之效也、故班史曰、游文

選詩定論

卷之八

堯

于六經之中、畱意于仁義之際、宗師仲尼、以重其言、太冲取爲咏史之把柄、乃其識高于古處、學者必具此等識、始可與言史、始可與言詩、

雜詩

秋風何冽冽、白露爲朝霜、柔條旦夕勁、綠葉日夜黃、明月出雲崖、皦皦流素光、披軒臨前庭、嗷嗷晨雁翔、高志局四海、塊然守空堂、壯齒不恆居、歲暮常慨慷、

此詩首四句記時、次四句寫景、末四句言情、首四句記時、政爲壯齒二句、夫條易爲而柔、葉易爲而綠、以露故

條易爲而勁、葉易爲而黃、以霜故、條之柔而勁、易爲以旦夕、葉之綠而黃、易爲以日夜、以白露爲霜、故白露易爲而爲霜、以風之冽、故霜而謂之朝者、夕降猶露、以列、列夜風故、至朝則凝爲霜矣、時光如此、壯齒那得恆居耶、前四句寫景、政爲高志二句、丈夫志在四方、一旦塊守空堂、嗒然如喪、忽見明月出雲崖之上、流光皦皦、普照四方、未免欣然有起舞之意、乃披軒臨庭、所見者不過晨雁之翔、所聞者不過晨雁之嗷嗷而已、仍是塊然空庭耳、總出不得門前一步、如四方之高志何哉、

選詩定論

卷之八

李

招隱詩二首

杖策招隱士、荒塗橫古今、巖穴無結構、丘中有鳴琴、白雲停陰岡、丹葩曜陽林、石泉漱瓊瑤、纖鱗或浮沉、非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何事待嘯歌、灌木自悲吟、秋菊兼糗糧、幽蘭間重襟、躊躇足力煩、聊欲投吾簪、

此詩合前後兩首觀之、始見其妙、欲招隱必先爲之營、隱居欲營隱居必先爲之卜、隱地招隱士上著杖策二字、扶其足力、以便行遠、登高巖然是箇堪與先生荒塗橫古今乃從無人到之處、巖穴二句是忽從招隱士眼

中者。出好隱地。來因從無人到。故無結構。足見地氣未
經殘洩。是好巖穴。鳴琴卽地。簾竹望之。屬是好丘。有可
因之基。於是住足。細細再看。只見白雲停陰。岡是好山。
升龍曜陽林。山又是活山。只見石泉激瓊瑤。是好水。纖
鱗或浮沉。水又是活水。眼中既得此好地。心中不覺算
計起來。此地。在荒塗。中間去人絕遠。我欲招衆人來隱。
此得毋慮其無衣。無食乎。無絲竹。嘯歌。可以娛樂乎。然
正不必慮也。山水清音。可當絲竹。灌木悲吟。可當嘯歌。
秋菊可當食。幽蘭可當衣。看了一回。算計了一回。不覺
足力疲倦。于是遂定了算計。曰。雖有勝于此者。吾亦不
消再尋。將就投簪于此罷。

選詩定論

卷之八

空

經始東山。廬巢下自成樓。前有寒泉。井聊可瑩心神。峭嶺
青蔥間竹栢。得其真。弱葉棲霜雪。飛榮流餘津。爵服無常
玩好。惡有屈伸。結綬生纒。牽離冠去埃塵。惠連非吾屈首
陽。非吾仁相與觀。所尚逍遙。撰良辰。

前首俱是相地。後首方是營居。廬云東山。謂其好向。經
始有兩意。一照前荒塗。今日方始之詞。一照後招隱人
多非一廬所能居。他日未艾之詞。果下句正寫經始。果

樹雖種。尚未加鋤治也。前有云。寫遯。廬之景。與前章
白雲照。那是未成廬荒塗。遠景。此是既成廬。近景。
前字最妙。前者易見。故景布于前。且舉一前以該後。及
左右也。言我開荆誅萊。已據林泉之盛。得與諸君撰良
辰之所矣。于是乃作招隱詞。曰。爾服云云。仕途之險。如
此。不如從我。借隱所尚。卽高尚其志。尚乎古人所志。不
同隱法。亦異。如論語所載。逸民各不相襲。惠連非屈首
野。非仁言。這里隱法。最寬容。得多人。不似仕途窄窄。只
一條也。撰卽異乎三子之撰。良辰如暮春。逍遙無拘無

選詩定論

卷之八

空

束各體所志。做去彼此互觀。屈的仁的。宛若蕭同叔子
從臺上觀。使臣禿的。眇的。跛的。僂的。真堪笑樂也。○前
篇竟是周公卜洛後篇。竟是宣王考室有此等大本領。
大經濟方稱隱士。方稱隱士領袖。

六朝選詩定論卷之八終

六朝選詩定論卷之九

睢陽後學吳 淇伯其甫著

張協

左太冲頗有窺英氣尚未盡歛黃門所得更深然猶有迹可尋若阮嗣宗則無迹可尋矣

雜詩十首

十首內雨凡五見二章雖有飛雨灑朝蘭句其實飛雨二字止與浮陽迴颺輕露等雜綴秋景未成乎雨也二章密雨句雖言雨較多而下文却又說風說霜文不相

選詩定論

卷之九

十

蒙雖非喜雨尚非苦雨也但朋友阻雨不能來至結宇章再言雨並說路絕行人是雨雖多苦雨猶未甚也直說刈陸地成川家家少柴沒米處雨久而苦甚矣○大雅縣之九章文不聯詞不屬蘇子由以爲如斷山絕澗雖不相接而精神氣脉未常不相通也此詩十首皆以秋起意未必作于一時景事繁多正意苦雨旁及征夫思婦之流學者難窺其意余細玩之亦與詩縣之九章同法首章喻獲上之意二章則以上之不獲致嘆于時光之速三章言信友之意四章則以友之難信而致嘆

于時光之促四章用賦首章托比者以朋友之事可顯

言而君臣之際難以顯言故寓意于思婦也自此以下

追悔從前之輕出也昔我二字貫下連三章資章甫通

諸粵言道之不合時也道不合時此友之所以不信上

之所以不獲而徒涉險矣此鄉云云正是道不合時處

時之所尚者戰勝志于嗜殺我之所尚者制勝志于止

戈友焉得信上安得獲徒自陷入險中耳所以下車甫

四五月而便浩然有歸志矣九章歸而結廬以隱且自

遊園書翰全吾獨善之道而已末章又極寫隱居之貧

選詩定論

卷之九

工

苦言有固窮之定力決不再出有進世無悶之意○元亮飲酒詩選改爲雜詩尚有陶集可稽此曰雜詩十首然其語意似盡是苦雨詩想亦爲其中一半無苦雨字面耳不知昔我二字正是雨中追思的往事其主意所在有難于顯言者故明去破綻以啟問見意耳且詩中庭草萋以綠與青苔依空牆豈非雨之效乎

秋夜涼風起清氣蕩暄濁蜻蛚吟階下飛蛾拂明燭君子從遠役佳人守焚獨離居幾何時鑽燧忽改木房櫓無行跡庭草萋以綠青苔依空牆蜘蛛網四屋感物多所懷沉

憂結心曲

前半寫時以鑽燧句結後半寫景以沉憂句結總從詩婦嘆于室四字演出恁地宅院單單只箇佳人守着室以外惟吟階之蜻蛉室以內惟拂蠲之飛蛾房櫳正是出室入室所必由處庭草萋以綠正寫無行迹於室內外之間鎖一句以下又分寫室以外惟牆之青苔室以內惟屋角之蛛網而已凡詩之妙不在實字面上却在幾箇虛字上虛字上尋討不出又在虛實字面中間空處此詩前言蜻蛉云云尚未感物只是感時而思凡人

選詩定論

卷之九

三

所思未有不低頭低頭則目之所觸正在昔日所行之地上房櫳既無行跡意者其在室之外乎于是又稍稍擡頭一看前庭又無行跡惟草之萋綠而已于是又稍稍擡頭平看惟見空牆而已于是不覺回首向內仰屋而嘆惟見蛛網而已如此寫來真快情之三昧○古人詩文之妙全在體物精微即如蜘蛛小蟲選詩凡屢見其義雖止寫屋內無人然却各極其妙沈氏文網蟲當戶織眼朔風吹廣陌來江汶通玉臺生網絲眼秋月快簾籠來黃門蜘蛛網四角全爲下文苦雨張本蓋蜘蛛

以蟲爲糧故風雨陰晴作網異處逐蟲之所在也

大火流坤維白日馳西陸浮陽映翠林迴颺扇綠竹飛雨灑朝蘭輕露棲叢菊龍蟄喧氣凝天高萬物肅弱條不重結芳蕤豈再複人生瀛海內忽如鳥過目川上之嘆逝前修以自勗

首二句寫時浮陽四句寫景龍蟄四句即時景以寓意二句互照龍潛淵見地氣不升天氣不降則亢龍有悔此時卽有賢人君子亦不食之碩果而已故曰條不重結蕤不再複有志之士惟有古道以自勗耳

選詩定論

卷之九

四

金風扇素節丹霞啟陰期騰雲似涌煙密雨如散絲寒花發黃采秋草含綠滋閒居玩萬物離群戀所思案無蕭氏牘庭無貢公綦高尚遺王侯道積自成基至人不嬰物餘風足染時

首句時二句雨之兆三四句寫雨五六句雨中之物雨則身不能出故閒玩萬物如上文所云當此龍蟄云云之時尚有發采之花與含綠之草一點生意猶未剝盡玩者諦審其盈虛消息之理也雨則人不能來故離群因而戀所思下文案無云云正是戀所思舊註謂雨無

字太拙不知正是其巧。古來交誼故事甚多。專取蕭朱
貢王者。不止取其互相切瑳。兼取其互相汲引。當今之
時。并無此等人。不是有而未交。交而阻。雨不至。故極力
下此最狠字。而傷心之至也。若王公之尊貴。今世人所
願交而不可得者。我却不願。寧高尚其志。決不事其事。
耳。下道積五字。是十詩關鍵。道者。明善誠身之道。即堯
舜君民之道。乃遺王侯之本領。積者。即上文玩物所得
積而累之。非義襲而取之者。道基言此方是道之基址。
尚未底于至人。不變于物。而反能變物。處正雷九章道。

選詩定論

卷之九

五

勝地步基云。自成言未得。輔仁之力。嚴一時未底于大
成。且見道基之難成也。

朝霞迎白日。丹氣臨陽谷。翳翳結繁雲。森森散雨足。輕風
摧勁草。凝霜竦高木。密葉日夜疎。叢林森如束。時昔嘆時
遲。晚節悲年促。歲暮懷百憂。將從李主卜。

諺曰。朝霞不出市。霞雨之兆也。前章雨小。故略寫其兆。
此章雨漸大。故重寫其兆。輕風四句。極寫秋物之彫零。
時喻交友蕭條。孤立無助之意。時事至此。無可為矣。故
因嘆年華之促。將抱道而隱。從李主之卜也。時昔二句。

卽柳柳州所云。老來覺日月愈促。意以嘆昔時過形
出更悲。今昔時年。豈有遲促。只是人生有老少。其精神
氣志。所爲余憶幼時。每逢佳節。將至。惟恨遲遲。今則反
懼其至之速矣。

昔我資章甫。聊以適諸越。行行入幽荒。阨路從視髮。窮年
非所用。此貨將安設。瓊瓊瑤瑤。魚目笑明月。不見鄧中
歌。能否居然別。陽春無和者。巴人皆下節。流俗多昏迷。此
理誰能察。

選詩定論

卷之九

六

質勁有古意。昔我我字。乃雨中玩物。有快于道。而因悔
從前之誤。兼傷流俗之非也。蓋晉人雅好清澹。流而成
俗。放蕩禮法之外。政事日頽。漸不可挽。故黃門思以禮
法救之。章甫喻禮法。謂之資者。啓生平資本。置辦得此
一副古董貨物。豈不知越人不用。祇是既已置此。只得
要賣。適越行路之遠。窮年歷時之久。全無買者。章甫遂
成滯貨耳。夫貨有真偽高低。世人認假不認真。高低遂
至。濁亂僞亂。本低反夸。瓊瑤高貨之上。魚目本偽。反笑
明月真貨之拙。所以然者。蓋以明月與瓊瑤。比禮法之備。

既。既。魚。目。比。清。澹。之。士。當。彼。清。澹。之。士。歎。美。玉。塵。互。相。
標。目。未。嘗。有。以。試。之。不。見。夫。歌。于。郢。中。者。乎。當。未。開。口。
之。時。知。其。孰。能。孰。否。迨。其。登。場。而。歌。其。能。否。則。居。然。別。
矣。其。能。者。自。是。陽。春。高。調。其。否。者。自。是。巴。人。下。里。但。陽。
春。貨。雖。高。知。之。者。少。巴。里。雖。低。和。之。者。衆。流。俗。昏。迷。已。
甚。孰。能。審。察。此。理。乎。理。卽。禮。也。按。此。詩。本。論。語。有。美。玉。
章。脫。來。此。以。章。甫。喻。禮。語。以。美。玉。喻。道。禮。卽。道。也。求。價。
而。沽。我。賣。道。而。世。不。買。韞。櫝。而。藏。世。買。道。而。我。不。賣。皆。
過。也。此。雖。自。悔。其。求。亦。不。是。終。藏。當。姑。藏。以。待。耳。觀。前。

選詩定論

卷之九

七

後詩意自明

朝。登。魯。陽。關。狹。路。峭。且。深。流。澗。萬。餘。步。關。木。數。千。尋。咆。虎。
饗。窮。山。鳴。鶴。聒。空。林。淒。風。爲。我。號。自。顧。坐。自。吟。感。物。多。思。
情。在。檢。易。常。心。竭。來。戎。不。虞。越。飛。岑。王。陽。驅。九。折。周。
文。走。岑。峯。輕。阻。貴。勿。遲。此。理。亦。來。今。

此章併於陽以喻世路之險未必曾親涉其地也若云
親涉黃門亦豈曾過越乎或是承上章意取爲通越所
由之路也狹路數語極寫其險感物二句寫險中之心
不安擬晉二句寫險中之身不安王陽見違古訓與前

修。自。助。之。意。相。悖。貴。勿。遲。急。于。出。險。也。在。易。以。勇。往。爲。
出。險。在。此。詩。以。勇。退。爲。出。險。

此。鄉。非。吾。地。此。郭。非。吾。城。羈。旅。無。定。心。翩。翩。如。懸。旌。出。覩。
車。馬。陣。入。聞。鞀。鼓。聲。常。懼。羽。檄。飛。神。武。一。朝。征。長。鉞。鳴。鞘。
中。烽。火。列。邊。亭。捨。我。衡。門。衣。更。被。緦。胡。纓。疇。昔。懷。微。志。惟。
幕。竊。所。經。何。必。操。干。戈。堂。上。有。奇。兵。折。衝。樽。俎。間。制。勝。在。
兩。楹。巧。遲。不。足。稱。拙。速。乃。垂。名。

此鄉四句反應後章結字之意無定心是從軍之根本
常懼是從軍之緣起只因身無定居並令心無定主又

選詩定論

卷之九

八

見軍容之盛如此一朝出兵必多屠殺之慘故捨我云
云蓋欲現武人之身而爲當世說法也但世之所操者
干戈意在巧遲我之所講者樽俎意在拙速何異資章
甫以通既略乎

述職投邊城羈東戎旅四下車如昨日望舒四五圓借問
此何時蝴蝶飛南園流波戀舊浦行雲返思山閨越衣文
蛇口馬驢度燕土風安所習由來有固然

當是從軍之後受一職坐鎮邊城也蝶飛句是春二三
月喻此四五月是去歲冬月也當冬月初任始爲戎旅

所轉東未免有事匆忙。及至四五月之後。稍稍自暇。忽
試其時。不覺春已闌矣。此歸興所以勃然而動也。流波
四句。寫物之安土風。以況人也。此二章。應是黃門實事。
叙其在外從戎前二章。亦是實事。叙其在內從政。但在
外。可明言在內。不可直斥。故借適越爲喻。嗟哉。丈夫處
世。亦欲垂名竹帛。爾豈甘碌碌庸下哉。入不能建天保
之業。出不能建采薇之功。豈不悲歟。

結字窮岡曲耦耕。幽藪陰荒庭寂以閒。幽曲峭且深。淒風
起東谷。有淦與南。今雖無箕。畢期膚寸自成霖。澤雉登黿
選詩定論 卷之九

雖寒復擁條。吟嘒壑無人跡。荒楚鬱蕭森。投耒循岸垂時
聞樵采音。重基可擬志。淵可比心養。真尚無爲道。勝貴
陸沉游。思竹素園寄辭翰墨林

此章承上章倦遊而歸隱也。結字窮岡。不受爵也。自營
厥居。耦耕幽藪。不受祿也。自食其力。荒庭二句。寫結字
之妙。然必連下淒風八句。方顯其妙。蓋非此淒風云云
則人迹不絕。奚以寫其寂閒峭深之極也。投耒二句。寫
耦耕之妙。亦必連上淒風八句。方顯其妙。蓋非淒風云
云。人迹不絕。則我心弗靜。雖有樵采之音。奚能時聞也。

詩間樵采。此耳順之侯。詩家選微極頂之悟也。所以前
言遺積成基。猶有芬華之悅。至此地位。志者高山。心同
深淵。征戰已勝。更無事矣。惟游思云云。樂以卒歲而已。
詩間樵采音五字。乍看之以爲苦雨。莫苦于無柴。此不
過極于形容爾。深玩其趣。却是偷用耳順意思。故下文
詩多用道學語。接來全無痕迹。

墨蜨躍重淵。商羊儗野庭。飛廉應南箕。豐隆迎號屏。雲根
臨八極。雨足灑四溟。霖漉過二旬。散漫亞九齡。階下伏泉
涌。堂上水衣生。洪濤浩方割。人懷昏墊情。沈液激陳根。綠
葉腐秋莖。里無曲突煙。路無行輪聲。環堵自頽毀。垣閭不
隱形。尺爐重尋桂。紅粒貴瑤瓊。君子守固窮。在約不爽貞。
雖榮田方贈。慙爲溝壑名。取志於陵子。比足黔婁生。
選詩定論 卷之九

首三章。雖極言苦雨。尚有晴日。九章雖極言苦雨。尚有
晴時。此章墨蜨云云。則無日無夜。盡是雨矣。寫困窮之
狀。可爲極盡無餘。正起下固窮之力。不窮不足。見君子
之守窮。不甚不足。見君子之守之定。蓋上章君子之遜
此。此章君子之悔也。

詠史詩

昔在西京時朝野多歡娛。藹藹東都門。群公祖二疏。朱軒曜金城。供帳臨長衢。達人知止足。遺榮忽如無。抽簪解朝衣。散髮歸海隅。行人爲隕涕。賢哉此大夫。揮金樂當年。歲暮不留儲。顧謂四座賓。多財爲累愚。清風激萬代。名與天壤俱。此蟬見客君紳宜見書

二張不樂仕進得明哲保身之道。故景陽寓意于漢之二疏。首二句極稱西京之盛。見二疏當太平之時。猶然急流勇退。乃見幾之蚤。又以朝野二字伏下二疏在朝不以榮累心在野不以財累身。藹藹四句極稱餞送之盛。

選詩定論

卷之九

士

盛固是朝中平日交好。欽重其品亦明此去非有孤立寡援。憂讒畏譏之。事達人二句乞歸之根本。卽乞歸之緣起。行人二句妙在借路旁看送行的行人之嘆羨以求其賢。蓋朱軒云云縉紳之欽重或出于平日交好之私。而行人之冷眼開口則出于至公矣。揮金四句叙其既歸以後不爲財累。清風二句是總上文而極贊之以最當世。蟬見之士也。蟬惟飲露古以縉見取其清。按此詩詞語和婉極似應璩而一詩似勸而實戒也。蓋有感于西晉之末。含客成風。進而謀榮。故有取于二疏之拙。

簪退亦贈貨。故有取于二疏之揮金。其全詩得力處在首句。昔在二字喚起一篇精神。昔何時也因朝野多歡娛之時也。曷以徵之。二疏之歸也。揮金云云足見野之多歡娛。而二疏能與之同也。至于朝之歡娛雖未有明文。然群公祖送至于朱軒云云足見其一班而前在朝。其與群公同歡娛可知矣。所以二疏在當年在朝亦得在野亦得時。至晉季時勢全殊。故末以咄此二字喚之。使醒以見當此時也。朝既不可托仕而野亦不能安隱。此詩又是左陸王三招隱之跋後也。

選詩定論

卷之九

士

張翰

李太白云張翰黃華句風流五百年。古從未有以風流二字評詩者。宋武帝指殿前楊柳曰風流可愛似張緒。當年大白唱摘風流二字黏合贈張之意。而季鷹之詩遂以爲不易之定評。

雜詩

暮春和氣應白日。照園林青條若總翠。黃華如散金。嘉卉亮有觀。顧此難久馳。延頸無良塗。頓足托幽深。榮與壯俱去。賤與老相尋。歡樂不照顏。慘愴發謳吟。謳吟何嗟及。古

人可慰心

秋風離膺。百世大談。論者莫不以季鷹爲惜退人者。而史稱其任放不羈。蓋常有志當世之務矣。而勢有所阻。故托興于千里。寧湖知其不可爲而不爲。是或一道也。故其詩鍾嶸稱其高麗。而不知其一概一吟。皆自慘愴中來。此詩首句喻時事。蓋地氣與天節相應。總以日繩爲主。日自夏至右行至青星爲秋。而肅氣應之。自冬至右行至降婁爲春。而和氣應之。當暮春和氣來應天候。爲日者宜無偏無黨。普照萬方。萬物纔是都只單單照。選詩定論 卷之九 十一

箇園林試看園林之中。黃花青條。偏得和氣。若總翠若散金。無物不春也。然春非我春。故難久戀。吾將舍此而去。則園林之外。白日所不照。而和氣亦不應。延頸一望。茫茫前途。俱是幽暗深險。所在何處是我安身之處乎。榮賤屬世事。壯老屬身事。以榮賤壯老四事互合而生。心之歡樂慘愴四情。亦猶寒熱屬原情。濕乾屬次情。互合而生。天之春夏秋冬四時。夫世事之在人者。惟榮賤不同。壯老壯不並居。亦猶寒之與熱。乾之與濕也。而錯之則相合。故少與賤合時有可待。其情歡猶熱濕之

選詩定論

卷之九

古

合而春少與榮合則變矣。其情樂猶熱乾之合而夏榮與老合時已無多。其情愴猶熱乾之合而秋賤與老合則交苦。其情慘猶寒熱之合而冬榮與二句非謂壯時也曾榮過。只是壯年已去。榮無復望。至今已老。賤偏來尋得。得湊成一片秋冬哀涼之氣象。正與前園中暮春和氣相反。顯現于外者。離吟發自內者。歡樂舉輕。故曰不照顏慘愴舉重。故曰發離吟。可見歡樂無一而慘愴百至。不惟天下之大無安身之地。即追憶平生亦無慰心之一時也。而慰心者。惟古人則天下之人之衆亦無慰心之一人也。此所烈之古人。與陸士衡過梁陳所懷之古人俱無明指。然陸詩以地而知爲侯生。此詩以詞而知爲仲山甫。蒸民之詩云。吉甫作誦。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此詩政摘取慰心二字以見意者。一取山甫當周室中興之盛。建立大勳而身名俱泰。以形日前一事無成而危且不測。至無托足之地。一取山甫於好德則愛莫助於赴國則懷靡及。千載之下。惟季膺心事與之相同。一取仲山甫永懷而吉甫能作詩以慰其心。乃朋友之厚道。此道今人已弃。如土則亦自誼自

吟以自慰其心而已。況且臨吟發自慘怛。蓋篇皆哀怨之詞。正詩所云。嘯其泣矣。何嗟及矣。烏得觀所謂穆如清風作誦之才耶。

張載

七哀詩二首

七哀詩。選中所收者。子建一首。寓意思婦。仲宣一首。俱自叙孟陽此詩前首。叙漢陵發掘之慘。次首自叙前後意不相承。按七哀原題。謂痛而哀。義而哀。感而哀。怨而哀。耳目聞見而哀。口歎而哀。鼻酸而哀。總來七哀詩。不

選詩定論

卷之九

五

拘自己。不拘他人。亦不拘一事。亦不分七事。但遇人間可哀處拈來。寫得悲悲楚楚。令人應聲淚下。便是合作。

北邙何處。墓高陵有四五。借問誰家墳。皆云漢世主。恭文遙相望。原陵鬱蕭蕭。李業喪亂起。賊盜如豺虎。毀壞過一抔。便易啟幽戶。珠玉離玉體。珍寶見剽竊。園廩化為墟。周塋無遺堵。繁霜凋棘生。蹊徑登重墜。狐兔窟其中。無穢不復掃。頽隤並蔓發。萌棘營農圃。昔為萬乘君。今為丘山土。感彼雍門言。懷食哀往古。

漢諸陵在四京者。常赤科之。亂發掘已盡。獨文帝之陵。

無恙耳。此詩乃漢諸陵在洛陽為董卓亂兵所發者。恭

文二句。言陵之高且厚。其中必有可欲。李業以下。蓋情寫發掘之慘。珠玉二句。固是哀死者之慘。實則哀生者之。感古者不厚葬。故晉人曰。二陵者。文王之所以蔽風雨也。漢承秦之陋習。奢于送死。至歲損惟正之半。以奉山陵。余嘗時聞有盜發梁孝王之墓者。黑氣自墓中出。延暈百餘里。土人以為風。雖弗覺。盜去土人乘炬而入。見宮殿宛如生王。皆依山鑿石而成。將里許。炬不能舉而止。一藩王之墓如此。況天子乎。故此詩寫發掘之慘。選詩定論

卷之九

六

處曰。珠玉云云。固已帶出見發掘之由來。若不感如文帝。何至有此慘哉。

秋風吐商氣。蕭瑟掃前林。陽鳥收和響。寒蟬無餘音。白露中夜結。木落柯條森。朱光馳北陸。浮景忽西沉。傾望無所見。唯觀松柏陰。蕭蕭高柯枝。翩翩棲孤禽。仰聽離鴻鳴。俯聞蜻蛉吟。哀人易感傷。觸目增悲心。丘隴日已遠。離思彌深憂。來令髮白。離云愁可任。徘徊向長風。淚下沾衣襟。古人作詩。最重章法。決無亂寫之理。首八句是寫時於時中。寫景松柏之下。以寫所見之物。于物上。寫景中間。

用顧望無所見五字爲關鎖曰顧望欲何所見乎無所見何爲而顧望乎明是承上文驚秋之意來言遇此一派秋光胸中十分牢騷故憑高而顧望或得一端佳景少可消遣不意止見松柏云云反增了許多悲辛蓋緣哀人本有歸思最易感傷也

擬四愁詩

我所思兮在營州欲往從之路阻修登崖遠望悲泗流我之懷矣心傷憂佳人遺我綵綺琴何以贈之雙南金願因流波超重深終然莫致增永吟

選詩定論

卷之九

七

楚詞宋玉招魂有四方土下之文張平子用其意作四愁以寄其思當時所慘澹經營者止首一章其餘三章止逐句換字耳然却有次第淺深之妙故衍爲四章以明思不滯于一方蓋亦不得已耳其境界可謂至偏者矣後人擬之不能另創一意亦止有逐句換字之法耳此詩換字特工如出原手故得存於選後之人不必再擬可也後人不必再擬者以其境界之偏此評爲當竊以爲未盡者蓋芥子可納須彌刹那可立世界文心無事自不乏棘頭鏤像之手也孟陽擬四愁詩雖字柳句

比規摹原詩然而意思迥別試先取見于選者一首與原詩較論原詩止七句擬詩八句然我之懷矣心傷憂句非添出乃移原詩末句何爲使我心煩勞句于此而將原詩第六句路遠莫致倚道遙句衍作願因流波二句耳凡人之愁見于外則淚流鬱于內則心傷原詩我所思云云是我有情于彼而彼全無意于我故暫結以淚霑翰美人貽我云云是我有情于彼而彼亦有情于我而卒不得一當焉其愁愈甚故總以心煩勞結之此擬原詩之格局也此既將原詩末句移之第四句則于

選詩定論

卷之九

八

我所思云云處内外交寫已盡却于末特用一增字加倍寫愁曰長吟則不僅于流淚傷心已也此雖未出原詩然已別成一格局矣再取全詩逐字細論其一擬原詩所思在桂林也曰我所思今在南巢欲往從之巫山高登崖遠望涕泗交我之懷矣心傷勞佳人遺我箜篌布何以贈之流黃素願因飄風超遠路終然莫致增永慕其二擬所思在雁門也曰我所思今在朔方欲往從之白雪飛登崖遠望涕泗頽我之懷矣心傷悲佳人遺我雲中扇何以贈之連城壁願因歸鴻超遐隔終然莫

致增永積。其三擬所思在漢陽也。曰我所思今在隴原。欲往從之。隔太山。登崖遠望涕泗漣。我之懷兮心憂傷。佳人遺我雙用端。何以贈之雙玉盤。願因行雲超重嶺。終然莫致增永嘆。其四卽此詩。擬原詩所思在太山也。乍讀之。亦止謂其改易幾箇字而耳。不知滿天萬星移。一曜則吉凶之應頓殊。一方百藥易一種則寒熱之性忽反。況其移易不一而足乎。苟非知人論世以意逆志。烏能心知其意耶。論其爲人。平子治威嚴。孟陽性閒雅。平子當漢將亂之世。孟陽當晉大亂之時。故同一題而

選詩定論

卷之九

九

意思各有在也。觀曹之卒章。傷天下之無土。檜之卒章。傷天下之無伯。原詩正用此意而起太山。古皇所封。桂林古帝所遊。漢陽古王所化。雁門者踰熊耳。伐孤竹。齊霸之迹存焉。皆聖賢之君也。此詩首思南巢。則夏桀所放。蓋暴君也。至于暴君猶思。深感于以暴易暴之非。非伯夷無此思也。至朔濬隴原。營州。愈趨愈下。見當日四方鼎沸。真無可投足之所。其愁已極矣。原詩以泰山喻人君。以泰山旁之小山梁甫喻小人。以其至近而易蔽也。此詩乃以太山喻小人。而以所望之隴原喻人君。泰

山去隴原不啻萬里。且更高于隴原。應爲當時朝廷所爲屏翰。四方之臣皆作威作福。儼然天子自爲者。致天下英賢。壅不上聞也。原詩曰側身。擬詩曰登崖。蓋擬詩所望更遠于原詩所望。故須登崖。所云欲極千里目。更上一層樓也。原詩所望東極泰山。以梁甫爲隔。西極漢陽。以隴坂爲隔。擬詩隴原卽隴坂。仍以原詩之西望爲所望。而以原詩之東望爲隔。其遠已加倍矣。而若實欲望而見。求以勾股之術。則所登之崖。應距泰山幾許遠。過泰山幾許高。約畧此身。當置大荒之東矣。由此推之。

選詩定論

卷之九

十

巫山之隅。南巢云云。莫不置身極南極西極北之處。足見當晉室之邦分離。折而孟陽生其時。無可安身之處矣。非若平子當漢室之季。雖有亂兆。非有亂形。猶得立中區以望四方也。其愁愈劇。故其詞不得不加厲也。佳人所遺。與原詩互異者。平子時未有亂形。不過諸王驕奢。豪右兼併之徒。故首遺以金錯刀。太阿之柄。一歸天子。便可致治未亂。說見前評。若晉室之亂。生民之塗炭極矣。蔑以加矣。此當休養其民之時。布所以禦寒故。首以爲遺。而謂之箚中尤妙。蓋布本佳人之正業。箚中者

選詩定論

卷之九

主

珍重之意。用以養民。王道之始也。禮治由是可興矣。翰可用爲儀。故次遺以雲中翰。所以致飾也。治成而瑞應。丹瑞獸也能觸邪。所以遠倭。俾勿壞我治。治定功成而樂作。故遺以綠綺琴。琴八音之長也。至于投贈佳人。亦各以其物色。布報以素。取束帛戔戔之意。而玉以比德。金取不壞而所報莫不重于所遺也。末二句雖演原詩第六句。而飄風等却是添出。平子本有志當時之務。只因小人譏間。孤立無援。故直刺小人。孟陽既不樂仕進。且引有人如張敏傳。佞長沙王。義輩故有異焉。而托意于飄風歸鴻。行雲流波也。遠路遐邇。重疊深皆喻小人。超字妙。超而過之也。然飄風等實有超遠路等之能。然有命存焉。衆君子之汲引不足。當一小人之排擠。終不得超而過焉。故增永慕耳。慕卽思也。思卽愁也。積者愁之漸多。歎無詞而有聲吟。情見乎詞矣。由此論之。至窄至偏之處。正可容得千擬萬擬。第恐搗管者非陸士衡。江文通其人耳。豈得謂不可有二哉。雖然。平子原詩饒有風騷之致。而孟陽所擬不無少減。只可有一之說。未常無謂。不知擬詩不如原詩之工。從古皆然。沈

此則是擬詩一體。盡可廢矣。余甚不欲以此阻後世才子之文心也。

應禎

晉武帝華林園集詩

古人作詩多不著題。題多後人追命。若云必皆自命。此題不應冠以晉武帝。

悠悠太上民之厥初。皇極肇建。彝倫攸敷。吾德更運。膺錄受符。陶唐既謝。天歷在虞。

於時上帝乃顧。惟眷光我晉祚。應期納禪。位以龍飛。文以

選詩定論

卷之九

主

虎變佐澤。旁流仁風。潛扇區內。宅心方隅。回面

天垂其象。地曜其文。鳳鳴朝陽。龍翔景雲。嘉禾重穎。蓂莢載芬。率土咸序。人胥悅欣。

恢恢皇度。穆穆聖容。言思其順。貌思其恭。在視思明。在聰思聰。登庸以德。明試以功。

其恭惟何昧旦。不顯無理。不經無義。不踐行捨。其華言去其辯遊。心至虛同。規易簡六府。孔修九有。斯靖

澤靡不被化。罔不加聲。教南暨西。漸流沙幽。人肆險遠。國忘遐越。裝重譯充我皇家。

我殺列辟赫赫虎臣內和五品外威四賓修時貢職入觀
天人備言錫命羽蓋朱輪

貽宴好會不常厥數心神所授不言而喻於是肆射弓矢
斯御發彼五的有酒思飲

百官會於華林園只是肆射一事而前邊頌功德處過
于冗長此亦晉習

文武之道厥猷未墜在昔先王躬御茲器示武懼荒過亦
爲失凡百得后無懈于位

末章有譏意先王躬御茲器上着在昔二字見今日弗

選詩定論

卷之九

五

躬弗親不過有司承命肄習而已忘戰之危兆矣

何邵

何敬祖生平得力只得靜寂二字日周旋我陋園又曰
吉士秉貞心其心其身極其靜寂所以超然有悟

遊仙詩

青青陵上松亭亭高山栢光色冬夏茂根抵無彫落吉士

懷貞心悟物思遠託揚志依雲際流目矚巖石羨昔王子

喬友道發伊洛迢遞陵峻岳連翩御飛鶴抗足遺萬里豈

戀人生樂長懷慕仙類眩然心縣邈

松栢取其貞人無貞心敬神仙不得有此貞心力可遠

託于遠託之上貞心之下着悟物二字妙極蓋儒家格

物儒家悟物物不僅指松栢而亦不外松栢云云因而

俯仰上下求遠託之術深有美于王子喬下慕仙類正

應此慕生于羨羨生于思思生于悟眩然心縣邈正慕

之之極有一心皈依五體投地之意恰好是慕出箇悟

字恰是慕還箇貞字此詩一洗道家鉛汞之氣獨標

清新雖不及郭弘農之奇俊宏肆而意味自深長可玩

贈張華

選詩定論

卷之九

五

四時更代謝懸象迭卷舒暮春忽復來和風與節俱俯臨

清泉涌仰觀嘉木敷周旋我陋園西瞻廣武廬既貴不忘

儉處有能存無鎮俗在簡約樹塞焉足慕在昔同班司今

者並園墟私願借黃髮逍遙綜琴書舉爵茂陰下攜手共

躊躇奚用遺形骸忘筌在得魚

此邵與華在朝同班列在家並園廬邵先歸勸華亦歸

隱也首二句言時之易逝便寓功成當退暮春二句言

園廬春來多少和氣不比京華之嚴厲周旋二字喻山

林中自有事業俯臨二句正是周旋且不費氣力不尚

奢侈。但因其自然。俯有清泉。仰有嘉木。足矣。時華廬在廣武。相去不遠。故下文曰。並園廬。既貴云云。意甚聯帶。當是嫌其過多。不便明刺。私願句。見此時不急流勇退。恐不及黃髮也。華詩庶幾二字。正答此然。私願二字。諱切庶幾二字。猶豫逍遙二句。以舊園之奇觀。動之。奚用二句。尤結得妙。蓋晉人多放誕。自謂形骸可遺。不妨仕隱。而不知筌以取魚。得魚始可忘筌。而晉人皆未得魚。而遂忘筌。筌喻形骸。魚比用行舍藏。明哲保身之道也。

雜詩

選詩定論

卷之九

五

秋風乘夕起。明月照高樹。閒居來清氣。廣庭發暉素。靜寂愴然歎。惆悵出游顧。仰視垣上草。俯察階下露。心虛體自輕。飄飄若仙步。瞻彼陵上栢。想與神人遇。道深難可期。精微非所慕。勤思終遙夕。永言寫情慮。

古今才人不知何故。只是潑口罵世。敬祖却無此習。只是一箇靜寂。此詩首四句。秋風夕起。來經閒居。不啻有聲。明月在樹。揚輝滿庭。不啻有色。何以反爲靜寂。可見靜寂不在景。而在心。心靜寂。則景亦靜寂也。然心既靜矣。寂矣。何爲而愴然耶。何爲愴然而歎耶。歎已耶。歎人矣。

選詩定論

卷之九

五

仰其惆悵者何事耶。然既惆悵。須出遊。顧繞山庭際。仰視俯察。亦不免以草露爲盡。世間人他却不是念恨全。是婆心。便是招隱。張華的根子。心虛二句。千古名言。却不是正出。緣上二句。是庭前所見如此。實有不忍見者。急忙抽身已到曠野之中。故以飄飄句寫之。而不覺却帶出上句妙語來。飄飄句。由于體輕。體輕出于心虛。心虛字。即上文靜寂也。栢着陵上。與前垣階相照。言世之至高者。我視之甚卑。猶垣上也。世之至厚者。我視之甚偏。猶階下也。維栢在陵。挺然塵外。因此發想。彼神人之視世人。亦猶陵栢之視垣草。階露。故思與之相遇也。又忽以神仙道深。精微爲難可期。非所慕。徒勞竟夜之勤。說得恍恍惚惚。若有若無。不似秦皇漢武。癡立海上。望神人之至也。

潘尼

亦是安仁派頭。校其身分。亦如士龍與士衡。但士龍美于天分。而正叔全于人分。

贈陸機出爲吳王郎中令

叙情何等縷縷。爲擊千迴萬護。惟恐有一字傷陸生之。

意較之安仁長淵另是一副心腸

東南之美曩惟延州顯允陸生於今妙儔振鱗南海濯翼
清流婆娑翰林容與墳丘

首以東南之美起在吳之望已暗伏下文維桑維梓之
意言今日所出之地卽昔日婆娑容與之地固陸人落
後營魂戀戀者也又何足恤

玉已瑜潤隋以光融乃漸上京羽翼儲宮玩爾清淨味爾
芳風泳之彌廣挹之彌冲

玩爾四句由淺而深一見陸詣之無窮一見已情之靡

選詩定論

卷之九

七

盡

崑山何有有瑤有珉及爾同僚具爲近臣予涉素秋子登
青雲愧無老成爾彼日新

上章玩爾云云共十六字此章只用日新一字括之更

覺簡永

祁祁大邦惟桑惟梓穆穆伊人南國之紀帝曰爾諧惟王
卿士俯僂從命奚恤奚喜

此章最妙言天子本無出陸之意只是王以愛子遠封
在吳陸本吳之人望故就便借重之耳

我車旣巾我馬旣秣星陳夙駕載脂載轄婉孌二宮徘徊
殿閣膠盞莫饗執慰饑渴

我車云云行期迫矣何以盡吾情幸而吳王戀戀不捨
二宮二官戀戀不捨吳王卽行因而淹留遲發或可借
此片暇得以盃酒送陸庶少盡其情乎乃又以王與二
官戀戀之故大家不樂雖有清酒不能下飲曷以慰我
饑渴之情乎

昔子忝私貽我蕙蘭今子徂東何以贈旃寸晷惟寶豈無
璵璠彼美陸生可與晤言

選詩定論

卷之九

天

可與晤言應前玩爾云云結得有千鈞之力

贈河陽

此贈安仁之詩曰贈河陽題似有不全者却有意一河
陽者安仁出宰之邑名也自此一出則永爲安仁之河
陽不得再有第二人稱河陽也一君子素位而行安仁
現宰河陽則亦河陽之而已卽一題已具慰勉之義
慮生化單父子奇泣東阿桐鄉建遺烈武城播絃歌逸驥
騰驛路潛龍躍洪波弱冠步鼎鉉旣立宰三河流聲復秋
蘭摘藻艷春華徒美夫安茂豈謂人爵多

只爲河陽二字却請出單父東阿桐鄉武城一連四箇縣名似涉重複然却是兩句一意最實申處生二句泛言古之治一邑者桐鄉二句言治止于一邑夫治一邑而治止于一邑者其人本止百里之才也逸驥云云此豈百里之才哉內步鼎鉉出宰三河卽下文人爵之多流聲二句只泛言文名日盛卽下文天資之茂正與前桐鄉云云聲止一邑者相反末一句言我之所以美子者正以天資之茂他日事業不可限量不在今日人爵之多也就以今日人爵而論子之步鼎鉉幾年二十

選詩定論

卷之九

无

耳子之宰三河幾年三十耳禮四十曰疆而仕子尚未及嘉祉而何必以外補爲恤耶此詩全是微詞蓋以已與安仁同宗故也

贈侍御史王元貺

崑山積瓊玉廣厦構衆材遊鱗萃靈沼撫翼希天階膏蘭孰爲消濟治由資能主侯猷崇禮廻迹清憲臺躋屈固小往龍翔乃大來協心毗聖世畢力讚康哉

此詩與前贈河陽一首俱是一副印板印來然潘山有接出宰王由尚書郎爲侍御史俱當有一番慰望意但

贈潘之辭微贈王之辭顯所以世人遂以此篇之語爲稍活動耳

迎大駕

按晉書東藩王越從大駕討鄴收績輕騎奔下邳永康二年越率天下甲士三萬奉迎大駕還洛尼亦與焉故作此詩詩中却只迷路中之苦無一字及大駕者正好放出下文一段憤懣文字也然通却仍云迎大駕者見天威咫尺而若輩乃公然強梁恣肆而朝廷命官反無寓身之所時勢亦可知矣此妙詩妙題非經過誰解也

選詩定論

卷之九

无

南山鬱翠峯洛川迅且急青松蔭修嶺綠篠被廣隰朝日順長塗夕暮無所集歸雲乘滃浮淒風尋幃入道逢深識士舉手對吾揖世故尚未彝峭函方嶮澀孤狸夾兩轅豺狼當路立翔鳳嬰籠檻騏驎見維繫俎豆昔常聞軍旅素未習且少停君駕徐待干戈戢

首只略點景叙事卽接以道逢二句遂借彼口中之言作一篇議論正格甚奇○南山二句言道之險青松一句言道之偪朝日二句是爲迎大駕窮日之力冀得一休息只緣兵火之餘人煙既少復先爲強有力者所占

至夜無所集而露宿車中歸雲二句寫得妙在一浮字見車之前後左右却是若輩擾擾攘攘下句着一尋字見自宿車中彼還無端遽真令人十分難堪不得無言却又不得自言特借他人口中言之若曰天下戰鬪不休朝廷所需者甲冑之士爾等文墨之儒那裏用着不如趁早歸家待等干戈寧靜方是爾等文墨人出頭日子也道字緊根上無所集來舉手句寫得活現豈當日道上果有此人乎亦與田單之奉老卒爲神師總是憑空搗鬼煞弄筆端狐狸四句忽而怒罵俎豆四句忽

選詩定論

卷之九

三

而嬉笑令人不測此篇都是學魯論文法俎豆二句用不對衛靈軍旅之間高占地步人知之其布格用道途深識云云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人亦知之却不知其暗用不答南宮章法也夫孔子以尚德贊南宮在既出之後此詩以深識贊斯士反在未揖之先而不答二字已隱隱在紙却又無跡可尋真奇絕之筆也

傳佞

此公才大而心細故其爲詩極慷慨磊落之至而布景之中却善於體物凡物形物性無不窮極精微四唐詩

八全以此爲本領固知作詩貴博物猶貴格物云云張溥曰休奕天性峻急正色白簡臺閣生風獨爲詩爲辛姚溫麗善言兒女強直之士懷情正深觀天如此論可見文生于情無情之人決不能詩所以休奕之作不惟雜詩若相印其郊祀宗廟一代樂歌蓋亦有其本云

雜詩

志士惜日短愁人知夜長攝衣步前庭仰觀南鴈翔佞景隨形運流響歸空房清風何飄颻微月出西方繁星依青天列宿自成行蟬鳴高樹間野鳥號東廂纖雲時髣髴渥

選詩定論

卷之九

三

露霑我裳良時無停景北斗忽低昂常恐寒節至凝氣結爲霜落葉隨風摧一絕如流光

此詩舊註以愁人知夜長句爲主攝衣至末俱本此句今按之前後文法良然若論其意思所在却是以志士惜日短爲主人生在世無無故而愁之理上句正言愁之緣起也蓋人生在世豈肯碌碌自甘必要作此事業白日作事之候昏夜非作事之候故借以喻時勢日短夜長喻治日少而亂日多治世既少而難逢身居亂世一些事做不得真是難挨惜日之志上所以轉而爲知

夜之愁人仰觀以下以南風喻志士。佞景二句以喻士之聲雖遠而身不顯也。夫鴈響之聞以風故。景之佞以夜故。佞而可見以月故。見而不真以月之微故。影隨形運以月之微不能照物而繁星列宿亂光交射之故。凡物被日月所照在空中其景必直射至地。今月光既微所照之鴈影垂下無多而四面星光亂射則前後左右俱有影。故曰運其影四面周旋。故曰隨形運言不出乎其形之外也。繁星二句即杜詩所云初月出不高衆星尚爭光。意喻晉室之亂。蟬鳴二句言小人將附勢而肆。選詩定論

卷之九

三

讒也。纖雲二句有憂讒畏譏之意。以結愁人句。哀時至末寫情正應惜日短。最爲明顯。特北斗云云從夜長生轉下來均不覺耳。

傳咸

長虞立朝剛介。有乃父休奕之風。休奕生平著述最富。長虞不及而所傳之篇什相埒。論其詩休奕所詣最深。而長虞之作亦復楚楚。至七經詩中毛詩一首則後人集句之始。

贈何邵王濟并序

朗陵公何敬祖咸之從內兄。國子祭酒王武子咸從姑之外孫也。並以明德見重于世。咸親之重之情猶同生義則師友何公既登侍中。武子俄而亦作二賢相得甚歡。咸亦慶之。然自恨闇劣。雖願其繼繼而從之。末由歷試無效。且有家艱。心存目替。賦詩申懷以貽之云爾。

日月光太清。列宿曜紫微。赫赫大晉朝。明明闕皇闕。吾兄既鳳翔。王子亦龍飛。雙鸞遊蘭渚。二離揚清輝。攜手升玉階。並坐侍丹帷。金璫綴惠文。煌煌發令姿。斯榮非攸庶。繼絕情所希。豈不企高蹤。麟趾邈難追。臨川靡芳餌。何爲守。

選詩定論

卷之九

三

空坻稿葉待風飄。逝將與君違。違君能無戀。戶素宣言歸。歸身蓬華廬。樂道以忘飢。進則無云補。退則恤其私。但願隆弘美。王度日清霽。

詩頌二子之美。似有攀附之意。而不知實譏之也。信于友生上始可獲。況在至戚。相如最真。奈何不一引手乎。首二句言晉家百官之富。赫赫二句晉以九品用人。事論門第。吾兄以下述二子之榮。曰雙鸞曰二離。美二子之雅望。曰攜手曰並坐。見二子之交好。然王既繼絕於何何亦繼繼于王。兩人互相綢繆如火之熱。萬無其失。

分到已也。臨川二句有二義。一見已之時。命不如二子。一見已無希世干祿之術。故不如歸去之爲喻耳。歸身二句。全用道字壓倒。二子榮字有道可求。又何需二子之汲引哉。

孫楚

子荆推負時名。入選者止晨風一首。江文通三十體。邦用以擬孫綽。豈此詩果出與公。而傳者之誤耶。抑此詩專用論宗語。非子荆之本色。反與與公有合耶。夫憂心悄悄。共姜可爲孔子。不殄厥問。太王可爲文王。則亦何

選詩定論

卷之九

三五

必執泥也。然反覆細玩。此詩如起首晨風飄岐路。零露霑秋草。大有古人興致。其爲擬子荆之作無疑也。

征西官屬送於陟陽侯作詩

此畱別之詩也。時子荆爲征西幕偶出。同寮官屬送之。陟陽侯設祖之地也。作詩者。大家作詩。各言願志。不分贈答之義也。

晨風飄岐路。零雨被秋草。傾城遠追送。饒我千里道。三命皆有極。咄嗟安可保。莫大于鵠子。彭聃猶爲夭。吉凶如糾。纏憂喜相紛擾。天地爲我鑑。萬物一何小。達人垂大觀。誠

此苦不早。華離卽長衢。惆悵盈懷抱。孰能察其心。鑒之以蒼昊。齊契在今朝。守之與偕老。

別詩只首尾略點正意。中插一大段議論。摻括莊子及賈生語。亦練得簡醒。其意與起結似相關。似不相關。選中諸詩。獨此爲創格。

曹摅

讀其詩。想見其人。當是潛心物理。而兼有清辨之才。故與堅石獨契。而不偶于世。其詩前首似本張協二首。似本應璩。

選詩定論

卷之九

美

思友人詩

凡贈答人之詩。必書其名。或書其字。或書其官。一篇議論。卽就此人身上發揮。一字不可移。那他人。若夫泛題友人。或其人之微耳。或其交之汎耳。此詩思歐陽堅石也。不曰歐某。而曰友人者。蓋德齊之謂友。情篤之謂友。則與曹同。于行合于心者。豈堅石之外。更有一人哉。故與汎言友人者。詞同而義異也。此又以堅石被難後作。不曰哭。而曰思。恐取忌于當時。故托之于思。若堅石生平。偶爾暫別。憶念之詩。然。

密雲野陽景寒淅淅庭除嚴霜彫翠草寒風振纖枯凜凜
天氣清落落井木疎感時耿蟋蟀思賢咏白駒情隨依陰
滯心與迴腸俱思心何所懷懷我歐陽子精義測神與清
機發妙理自我別旬朔微言絕于耳寡裳不足歡清揚未
可俟延首出階檐佇立增想似

凡古人作詩開口序時述景定無虛設必關一篇之意
如此詩若出于平生偶爾相念如何將時景狠寫密雲
云云十句陰慘之極分明群賢得志正人挫折所以感
之而思若云平日偶念又何至以精義二句述其生平

選詩定論

卷之九

三

叩微言即指精義二句若云平日偶念又何云絕于耳
耶寡裳四句其其猶生耳故此詩精義二句爲一篇骨
子友人之所以見思于作者與作者所以思友人之故
皆在此蓋思人詩與贈答不同贈答詩或迫于應酬思
則鍾情之深矣其情之深者必其德之同也昔曾子思
友人曰以能問于不能云云說者謂思顏子也然爲顏
子寫炤處正自寫其照親得聖傳其所從事無兩塗徑
也由此觀之精義二句歐之身分如此即曹之身分如
此此所以有冰乳之合而詩之所由作也論曰友非他

人乃第二我則友人之德行學問我之德行學問係之
人胡可浪友友人胡可浪思思友人詩胡可浪作哉

感舊詩

富貴他人合貧賤親戚離廉蘭門易軌田實相奪移晨風
集茂林棲鳥去枯枝今我惟困蒙群士皆背馳鄉人敦懿
義濟濟蔭光儀對賓頌有客來鳩詠露斯臨樂何所嘆素
絲與路岐

起首六句反覆以明世態之炎涼下借鄉人之厚以形
群士之薄然鄉人亦不過是人情交往體面上周旋而

選詩定論

卷之九

三

已濟不得甚事此素絲岐路不能去懷所以當樂而嘆
郭泰機

詩極清俊但傷輕快稍失風人溫厚之致

答傅咸

皎皎白素絲織爲寒女衣寒女雖巧妙不得棄機杼天寒
知運速況復屬南飛衣工棄刀尺棄我忽若遺人不取諸
身世事焉所希況復已朝餐曷由知我饑

此詩當與司馬彪贈山公詩參看彪詩止而賦郭詩通
篇皆比絲上加素素上加白白土又疊皎皎二字極形

其德之潔。此絲至潔。豈不可爲黼爲黻。乃僅織作寒女之衣。喻獨善其身也。然豈寒女無爲黼爲黻。巧妙之才。但寒女不乘機杼之權。一不得織。迫于天短。二不得織。且以厲之南飛。心中愁苦。三不得織。織既不成。所以衣工棄之如遺。此寒女之所以苦寒也。乘刀尺。乘字正與乘機杼相應。蓋機杼寒女所不得乘。而刀尺固衣工所得乘者也。喻已有才而威不能薦也。然我今日豈惟困于寒。凡人無衣而寒。苟得飽食在腹。猶可撐持。若更無食。則愈苦矣。始知衣食爲生人之至需。必須自己。有在。

選詩定論

卷之九

堯

身遇饑寒而取用方得便宜。若在他人身邊。豈得自由。今傳之身邊。不惟有衣。兼且有食。傳自有而自取。自取既已飽飲。又安知他人之饑歟。喻傳之貴而忘其賤也。然不以貴賤相形。而托喻衣食者。是以貧富相校也。夫人生在世。貴賤者名也。貧富者實也。

歐陽建

臨終詩

伯陽西適。戎孔于欲居。蠻貊四方志。所在可游盤。況乃遭迤邐。顛沛遇艱。古人建機兆。策馬游近關。吞余冲且。

暗抱責守微官。潛圖密已。搆成此禍。福端恢恢。六合間四海。一何寬。天網布結。網投足不獲。安松栢。隆冬。猝然後知。歲寒不涉。太行險。誰知斯路難。眞僞因事顯。人情難豫觀。窮達有定分。慷慨復何嘆。上負慈母恩。痛酷摧心肝。下顧所憐女。惻惻心中酸。二子棄若遺。念皆遭凶殘。不惜一身死。惟此如循環。執紙五情塞。揮筆涕洟瀾。

王讚

雜詩

朔風動秋草。邊馬有歸心。何寧久分析。靡靡忽至今。王事。

選詩定論

卷之九

畢

離我志殊隔。過商參昔往。倉庚鳴今來。蟋蟀吟人情。懷舊鄉客鳥。思故林。師涓久不奏。誰能宣我心。

此詩舊註。止謂一意思歸。如果一意思歸。試問其出而服勞王事者。何心乃甫出而旋欲歸耶。必有不得志于時之事。難以言宣者。故托意于思歸耳。首二句。朔風一動。邊馬便有歸心。我之分析靡靡至今。所經不止一秋。何至今日而始思歸歟。蓋以王事靡盬之故。既以王事不宜思歸。但念昔年之往。倉庚鳴春。是何等時。今之來也。蟋蟀吟秋。又何等時。今時既非昔時。曷得不思歸耶。

但人懷舊邦。鳥思故林。乃人物之常情。我之思歸。與常情無異。而所以思歸。則迥異常情。苟非審音知樂之師。涓烏能以細若聲微如氣之技。宣我心曲哉。由此觀之。張季鷹歸。非思尊鱸。正美陶元亮去。豈爲田園將蕪。各有所托。

司馬彪

贈山濤

蒼苔倚桐樹。寄生于南岳。上凌青雲霓。下臨千仞谷。處身孤且危。於何托余足。昔也植朝陽。傾枝俟鸞鷟。今者絕世

選詩定論

卷之九

聖

用倥偬見迫。東班匠不見。顧牙曠不我錄。焉得成琴瑟。何由揚妙曲。冉冉三光馳。逝者亦何速。中夜不能寐。撫劍起躑躅。感彼孔聖歎。哀此命年促。卞和潛幽冥。誰能證奇璞。冀願神龍來。揚光以見燭。

此詩比而賦也。求人薦拔詩。句句自占地步。毫無瑣尾乞憐之態。詩之最。有品者。托喻梧桐。有兩層意。蒼苔六句。借以托身。昔也六句。借以展布所學。冉冉六句。忽作既嘆之語。人生在世。當及時建立功名。日月逝矣。歲不我與。此昭烈所以有撫髀之嘆也。若不爲此一着。自當

義命自安。斷然不肯開口告人。此與郭泰擬詩同一求薦。而詞不同。此詩且迫而婉。郭詩切而激。蓋山與司馬爲先達。而傳與郭爲故人也。○與應易孤鴈篇同格。應代鴈爲詞。鴈尚有臆。此代木爲詞。木更無知。尤屬奇想。然應流離之餘。故其詞哀。此及承平之世。故其詞婉。

石崇

王明君辭

王明君者。本是王昭君。以觸文帝諱。改之。口口盛請婚于漢元帝。以後宮良家子昭君配焉。昔公主嫁烏孫。令琵琶

選詩定論

卷之九

聖

馬上作樂。以慰其道路之思。其送昭君亦爾也。其造新曲多哀怨之聲。故叙之于紙云爾。

琵琶馬上。昭君之行。無有也。以公主嫁烏孫。故事例之。亦爾者。乃造新曲度之。琵琶之由也。其云多哀怨之聲。故序于紙。卽莊子不任其聲。而趨舉其詩焉。

我本漢家子。將適單于庭。辭訣未及終。前驅已抗旌。僕御涕流離。轅馬悲且鳴。哀鬱傷五內。泣淚霑珠纓。殺身良不易。嘿嘿以苟生。苟生亦何聊。積思常憤盈。願假飛鴻翼。乘之以遐征。飛鴻不我顧。佇立以屏營。昔爲匣中玉。今爲糞

上英朝華不足歡。甘與秋草併傳與後世人。遠嫁難爲情。從來作此題者。無下千百。要皆議論翻新取勝。此詩只平平就昭君自己口中。前半叙事。後半述情。便有無限曲折無限悽惋。實爲此題作者之冠。

王康琚

康琚之名不見王氏譜系。應起家寒微。不關淮水苗裔。今觀其詩。殆亦隱仕之流與。

反招隱詩

選中雖有招隱士詩。有招隱詩。反招隱詩。總招隱一意。

選詩定論

卷之九

聖

後人誤解。謂反招隱詩。與招隱士俱爲招隱者出仕。大錯。招隱之目。昉於淮南。爲有士先隱。招彼未隱者。偕隱。故曰招隱士。左思招隱士上。添杖策二字。便自註得明。白學者因其辭內。極摹山中險惡。遂將隱士二字連讀。謂爲招之使出仕也。不知辭內云云。本是詭詞。其言山中不可久留。正言朝中不可久留也。此題反字。乃康琚謂左陸二詩。已盡此題之致。因而另求出脫。反其辭。非反其意也。反其辭者。彼以隱者招仕者。使隱以成其隱。此以仕者招隱者。使仕亦以成其隱。也不反其意者。彼

以隱者招。未隱者歸。已此實以大隱招小隱。歸已也。淮南招隱。是招隱士。口中寫左思。是作者口中寫陸機。是所招者口中寫王康琚。亦是招隱士口中寫。或正或側。或激或婉。各極其妙。幾令後人無下手處。然就四招隱而論。淮南已踞太上。陸與左有天下英雄。唯使君與操之嘆。而王作亦鵲起吳山。

小隱隱陵。數大隱隱朝市。伯夷竄首陽。老聃伏柱史。昔在太平時。亦有巢居子。今雖盛明世。能無中林士。放神青雲外。絕迹窮山裏。鷄鳴哀風迎。夜起凝霜彫。朱顏寒泉傷。玉趾周才信。衆人偏智任。諸已推分得。天和矯性失。至理歸來安。所期與物齊。終始

選詩定論

卷之九

聖

反招隱。仍是招隱。猶反騷。仍是離騷。作者惟恐讀者誤認。劈首四句。先正其名。次標其地。標其人。標其事。以著其實也。學者讀招隱詩。須先認誰爲招隱士。次看所招爲何等樣人。左詩杖策的。是招隱士。陸詩幽人。是招隱士。此詩招隱士。是大隱。左詩所招之人。是未隱者。陸詩是將隱者。此詩是小隱。然大隱小隱。特其名耳。或疑名隱而實仕。得非招小隱入仕乎。于是曰陵數日朝市。以

明其地雖不同而隱則同故于小隱一實字下復添一虛字曰隱陵數見小隱固隱須以別于未隱將隱者卽下巢居中林一流又于大隱實字下疊用一虛字曰隱朝市見大隱亦隱與幽人杖策同是一流下又以伯夷首陽當小隱見得小隱不是借徑終南者非可容易招得以老聃伏柱史爲大隱見得大隱不是混迹金馬者可以做得招隱士先將四句排定一篇之局昔在四句接入時世二字又作一篇之勢從來招隱詩只是作者心中有一段憤憤不平之意借以寫天地閉賢人隱

分大小但隱陵數見隱朝市難世人因分爲兩目以便構指言有此一等小隱的又有此一等大隱的使果係盛世又安得此一等大隱之輩哉且盛世朝野寧謐俱可安身生也得隱也得何須招隱也衰闇之世仕不得于是始有招隱然朝中雖不安身尚有野也至衰闇之極隱亦不得真所爲淵無恬鱗林無靜柯天下竟無安身之處故招隱以隱招未隱時世猶可言也及招隱以隱招隱時世不可言也此正極于形容天地閉塞景象一篇局勢既定放志以下云云方足招隱之辭放志肯雲外在爾自謂善養其內矣絕迹窮山裏在下自謂善養其外矣然而鵬鷄云云彫顏傷趾決不得善養其內周才云云偏智矯性不得謂能養其外固不若推分得天和則內不喪已與齊物終始則外不傷物此又教以隱朝市之道而期其必隱也未八句字字深奧分明盡出箇道德天尊在座上說法是他不肖屑于左陸處

莫矣。馮生哲問允。迴天保定子。靡德不錄。邁心佐曠。矯志崇邈。遵彼承華。其容灼灼。

美馮見傾情之有素。

嗟我人斯。戢翼江潭。有命集止。翻飛自南。出自幽谷。及爾同林。雙情交映。遺物識心。

叙事是得爲同寮之緣。嗟我云云。點出同爲吳人。又是

一因。

人亦有言。交遊實難。有類者升。千載一彈。今我與子。曠世齊歡。別斷金石。氣惠秋蘭。

選詩定論

卷之十

三

叙情見兩人交好。

群黎未綏。帝用勤止。我求明德。肆于百里。僉曰。爾謂俾民是紀。乃眷北徂。對揚帝祉。

馮遷斥丘分當遠別。

疇昔之遊。好合纒縈。借曰未洽。亦既三年。居陪華屋。出從車輪。方驥齊鑣。比迹同塵。

述舊上第五章。馮既受命出宰。卽宜接下別贈。他却嫌其太直。不盡纏綿之意。忽而倒轉筆來。又將前四章交情覆說一番。又恐人厭其重覆。却分作實虛兩樣寫法。

前第四章宜用實寫。却用王貢彈冠事虛寫。至此方用居陪出從實寫。最有妙意。蓋凡一人一堂聚首。時節眼前。實景視爲固然。不消說得。只說兩心縈絲的意思。及到別離時。節心中之纏絲。依然如故而往。日實景渺焉欲逝。又不覺提到眼前。此人情所必至。因以見作文之妙也。

之子既命。四牡項領。邁塗遠蹈。騰軼高騁。慶雲扶質。清風承景。嗟我懷人。其邁惟永。

言別叙其道路之行色。

選詩定論

卷之十

四

否泰苟殊。窮達有違。及子春華。後爾秋暉。逝將去我。陟彼朔陲。非子之念。心孰爲悲。

存慰結完贈詩。

答賈長淵

并序

余爲太子洗馬。魯公賈長淵以散騎常侍。侍東宮積年。余出補吳王郎中令。元康六年。入爲尚書郎。魯公贈詩一篇。作此詩答之云爾。

凡詩中有未明處。則前著小序。此詩明白矣。又有小序云云者。明謂已于魯公有舊誼。魯公贈詩。不得不答。答

之又不敢盡其辭也。然贈詩者魯公而作詩者未必魯公。亦欲使後之讀吾詩者亦痛此口。舍黃柏之啞子也。伊昔有皇肇濟黎蒸。先天創物景命是膺。降及群后迭毀迭興。邈矣終古崇替有徵。

安仁詩述古處來得迂遠。實有譏刺之意。士衡不得答。然只以迭毀迭興四字。通過有無限妙處。蓋言興亡亦古今之常不足為異辱也。文更簡淨。

在漢之季。皇綱幅裂。大辰匿暉。金虎曜質。雄臣馳務。義夫赴節。釋位揮戈。言謀王室。

選詩定論

卷之十

五

首二章述漢似多。然却為孫氏張本。言孫氏有功于漢。原與魏俱。雄臣義夫一流。

王室之亂。靡邦不泯。如彼隆景。曾不可振。乃眷三哲。俾又斯民。啟土綏難。收物承天。

爰茲有魏。卽宮天邑。吳寶龍飛。劉亦岳立。干戈載揚。俎豆載戢。民勞師興。國旣凱入。

原詩略去西蜀此詩補出。見吳與蜀全不是借竊。

天厭霸德。黃祚告數。猷訟違勸。謳歌適晉。陳留歸藩。我皇登神。庸岷稽顙。三江改獻。

此述吳後亡。魏先亡。亡國之戚。豈獨一人意。來却教晉朝舊臣翻都受他一場輕薄。

赫矣隆晉。奄宅率土。對揚天人。有秩斯祐。惟公太宰光翼。二祖誕育。洪胄纂戎于魯。

原詩以魯史春王正月。大一統之義。輕薄孫氏君臣。此詩卽用魯史。吾人滅鄒之義。輕薄魯公父子。

東朝既建。淑問戔戔。我求明德。濟同以和。魯公戾止。袞服委蛇。思媚皇儲。高步承華。

此卽序云魯公以散騎常侍侍東宮。

選詩定論

卷之十

六

昔我逮茲。時惟下僚。及于棲遲。同林異條。年殊志比。服外義稠。游跨三春。情固二秋。

卽序云余為太子洗馬。

祇承皇命。出納無違。往踐藩朝。來步紫微。升降秘閣。我服載暉。孰云匪懼。仰肅明威。

連述出為吳王郎中令。及入為尚書郎。

分索則易。攜手實難。念昔良游。茲焉永嘆。公之云感。貽此音翰。蔚彼高藻。如玉如蘭。

此正魯公贈詩張本。

惟漢有木曾不踰境惟南有金萬邦作詠民之胥好狂狷
厲聖儀刑在昔予聞子命

離答自勉實是解嘲若曰子謂在南爲柑在北爲枳木
固不越境矣獨不曰惟南有金乎在境不變出境亦不
變且益當見重也

赴洛道中作二首

總轡登長路嗚咽辭親借問子何之世網嬰我身永嘆
遵北渚遺思結南津行行遂已遠野途曠無人山澤紛紜
餘林薄杳阡眠虎嘯深谷底鷄鳴高樹巔哀風中夜流孤

選詩定論

卷之十

七

獸是我前悲情觸物感沈思鬱鬱緣行立望故鄉顧影悽
自憐

題是赴洛道中作詩卽自道中截起蓋士衡自家中起
身渡江尚有諸親隨送總轡登長路與諸親分手矣此
時身在江北諸親已歸南津故遺思惓惓也行行六句
寫是日之苦哀風六句寫是夜之苦望故鄉者謂行甫
半日便東日有山河之異顧影自憐卽元劇所云破題
兒第一夜也○世綱句點出赴洛之故乃一篇之筋士
衡國破入晉其故難顯世綱伴若爲名懷利鎖所牽

縛嬰我身決不能脫也此猶是未入洛之言及入洛後
則又變爲靖端肅有命矣兩語互異因是時有不同然
讀者合觀之益徵其苦

遠游越山川山川修且廣振策陟崇丘安轡遵平莽夕息
抱影寐朝徂銜思往頓轡倚嵩巖側聽悲風響清露墜素
輝明月一何朗撫枕不能寐振衣獨長想

前章寫登路之第一日此章後半頓轡云云寫入洛之
前一夜首遠游云云寫中間長路勞苦前初登路之日
尚未覺得身子勞苦到此纔覺頓轡倚嵩巖因是將見天

選詩定論

卷之十一

八

子必先沐浴之禮然實是迴寫從前一路若醉若癡至
此忽省身已至洛明日應當見朝因此彷彿起來風偏
覺他悲月偏嫌他明至披衣而起更無一時可挨緬然
長想愁煞人也○兩章三箇轡字一箇策字舊評訊其
重複非也凡物違其性則悲性成于所習士衡吳人習
吳不習洛吳本水鄉習舟不習馬其不習洛之故不敢
顯言故寫其不習馬以寓意總轡是如上馬頓轡是駐
馬遇崇丘不得不振策遇平莽便攬轡信馬而行是他
於閒處冷笑政於忙處痛哭也杜詩近鄉情更怯怯字

喜極。此振衣獨長想。想字愁極。同一近也。近京而家益遠矣。

赴洛詩二首

此詩首章明明點出思歸。後章歲月二句。仕晉已過一年有餘。仍以赴洛爲題者。明其始終不願赴洛也。蓋宦久思歸人之常情也。入洛年餘。泛言思歸。無以異夫宦久思歸者。奚明不願赴洛之初志也。予是仍取從前赴洛之詩。申寫之。却重原詩總總登路之前。又添出親友相送渡江一段。于原篇只約略略括數語。而于原詩披

選詩定論

卷之十

九

衣之下。又用託身承華云云。續寫出入洛以後。合兩詩觀之。只是赴洛一事之本末。此古人製題之妙。○前赴洛道之詩二首。恰恰安置在此。詩若雙潛之下。南望之上。中間縫裏不空。不礙直神匠手也。學者合讀前後兩詩。先于此詩讀起。希世二句。可兼作兩詩之目。此詩靖端至雙潛。是親友送之過江。然後倒轉前詩。首章總總云云。是別親友第一日行路。及次章前半一路行色。後半倚嵩以下。未入洛心事。却又轉歸此詩南望云云。乃是入洛時。羈旅什思。追思一路光景。託身承華云云。已

是一年有餘。載離以下。雖寫現前思歸。實見無日不思歸。合前後兩詩。方了得赴洛一案。故仍以赴洛爲題云。

○題雖增道中作三字。實是一題詩。雖總叙一事。實是兩詩。當道中作詩。雖止於嵩巖頓轡。正與顏延年北使洛詩中。夕登陽城路。同法。初非謂此以爲再作地也。及其後來又要再作。若不相犯。只于原詩前添一段。後續一段。便只是一詩。何由見作者。六才若竟相犯。前者已作此。便疾贅何用。再作看此詩首章。雖與前詩相犯。却是一用現寫實寫。一用追寫虛寫。無一字不犯。却無一

選詩定論

卷之十

十

字相犯。後章接敘後事。雖不相犯。意却相承。入洛年餘。多少愁苦。都是我當。不合赴洛所謂營道無烈心也。希世無高符。營道無烈心。靖端肅有命。假械越江潭。親友贈予邁。揮淚廣川陰。撫膺解攜手。永歎結遺音。無跡有所匿。寂寞聲必沈。肆目眇不及。緬然若雙潛。南望泣位渚。北邁涉長林。谷風拂修薄。油雲翳高岑。臺臺孤獸鳴。嚶嚶思鳥吟。感物戀室室。離思一何深。佇立愴我歎。寤寐涕盈衿。惜無懷歸志。辛苦誰爲心。

佇立四句是現寫。靖端云云是追寫。佇思四句何由知

選詩定論

卷之十

十一

爲現寫，以其有思歸之語也。佇思句與前後句口氣相連，無痕，何爲如此斷斷？蓋通照兩詩文法也。士衡赴洛，一步一步俱有迴顧故鄉之思。原詩首章遺思結南津，是臨行一顧佇立望故鄉，行到晚夕又一顧頓轡倚嵩巖將入洛，又一顧此詩南望泣徂渚，一顧與原詩臨行一顧同地，佇立頓我嘆，是入洛後一顧。有原詩倚嵩之後，何以知之？以上文堂室下文歸志照之，若不到洛中，何使言歸？堂室兩字分明從下文歸旅感起，然此四句云現寫對前詩，而前詩若對本詩後章，則又是追寫初到時，末羨彼凌霄鳥一顧方是寫寒暑已革後現在作詩之一刻。○前詩無目，却於登路後借問者轉出世網，要我身五字，恰如野鳥被擒將入籠時急語。此詩已是入羈樊籠，經過多少磨難，故先發出兩句嘆來爲詩之目。希世須有高符，我無高符，暗指入洛以後營道貴有烈心，我無烈心，暗指將入洛之前也。假轡云云者，因原日渡江以後，陸路寫起，一切親友欵欵相送之情，尚未及寫，此詩却補出未渡江以前專寫親友之情，以見我慊慊思歸之由也。南望云云乃躡括前詩道中意，然寫

選詩定論

卷之十

十一

道中之苦，正專寫回憶親友之苦。谷風二句，望不見也，壘壘二句，不可同群，堂室者，乃與親友聚首之地也。佇立回望也，惜無二句，卽唐詩所云，仕宦爲骨肉，骨肉盡倘此，仕宦爲親戚，親戚久別離之意。歸旅遠游，宦託身承華側，撫劍遵銅輦，振纓盡祗肅歲月，一何易寒暑，忽已革，載離多悲心，感物情，悽惻慷慨遺安，愈永歎廢寢食，思樂樂難誘，曰歸歸未克，憂苦欲何爲，纏綿胸臆，仰瞻凌霄鳥，羨爾歸飛翼。

託身以下方爲太子洗馬，首句方入洛之日，未受命，就驕旅正照明前章佇立之地，可見前南望云云，俱是追寫，不是現前實寫。

於承明作與士龍

牽世嬰時網，駕言遠徂征，飲饌豈異族，親戚弟與兄，婉孌居人思，紆鬱遊子情，明發遺安寐，寤言涕交纓，分塗長林側，揮袂萬始亭，佇聆要道景，傾耳玩餘聲，南歸憩永安，北邁頓承明，永安有昨軌，承明子棄予，俯仰悲林薄，慷慨含辛楚，懷往歡絕端，悼來憂成緒，感別慘舒關，思歸樂遵渚，承明，萬始，永安，三亭名，皆士衡北行所經，承明在萬始。

之北永安在萬始之前。士龍送士衡到萬始。幾分袂。分袂之前一日。兄弟並轡。偕經過永安。分袂之後一日。士衡北至承明宿。士龍應迴至永安宿。是永安猶有昨日。兄弟同行過之迹。而承明併無所以。更悲末以鴻鴈。此弟兄舒翮遵渚。一行一雁。行則曰。憐北入洛也。留則曰。樂南歸吳也。

贈尚書郎顧彥先二首

玩此詩二章。只前章末與子云云六句。是贈顧。前大火十句。俱寫苦雨。後章通篇只是苦雨。末方念及桑梓。題

選詩定論

卷之十

五

宜曰。苦雨贈尚書郎顧彥先。今止言贈顧。而不言苦雨者。言苦雨是因苦雨而及顧。也不言苦雨是因贈顧而及苦雨也。兩人生長於吳。萬里遙身入洛。滿眼赫赫俱是晉朝舊臣。又且分侍兩宮。蕭牆這廂。單一陸士衡。是箇吳人。蕭牆那廂。單一顧彥先。是箇吳人。加以阻雨連日。聲音不通。陸之苦顧之苦也。陰霖爲沴。故國爲壑。骨肉親友。難保此。倘陸之憂顧之憂也。故其寫苦雨處。許多詞。無一句無一字。無尚書郎顧彥先。在內也。故不言苦雨。而止曰贈顧云云。

大火貞朱光。積陽照日南。望舒離金虎。屏翳吐重陰。淒風迄時序。苦雨遂成霖。朝遊忘輕羽。夕息憶重衾。感物百憂託。聲與音聲。日夜濶。何用慰吾心。

顧爲尚書郎。侍天子。陸爲洗馬。侍太子。蕭牆卽兩宮之牆。阻且深三字。寫一牆字之隔。直有千山萬水之遠。形影曠不接。往日蕭牆之故。音聲日夜濶。近日苦雨之故。朝遊遊層城。夕息旋直廬。迅雷中宵激。驚電光夜舒。佗雲拖朱閣。振風薄綺疏。豐注溢修雷。潢潦侵階除。停陰結不

選詩定論

卷之十

五

解通衢化爲渠。沉稼湮梁穎。流民汭荆徐。眷言懷桑梓。無乃將爲魚。

此非憂民。只是寫自己兩頭苦。身在洛。通衢化爲渠。身受苦。家在吳。桑梓將爲魚。家受苦。然身在洛。家在吳。相去三千里。洛下苦雨。何由知吳中亦苦雨耶。故由洛而梁穎。而荆徐。漸漸寫去。高者猶然如此。況吳乃水鄉。不知更何如也。梁穎近洛。曰沉稼湮。是眼見荆徐遠洛近吳。曰流民汭。是耳聞桑梓。曰眷言念。是懸想。○兩章寫雨。各自不同。首章漸後章驟。前章雨之久。謂時。後章雨

之遠謂地。前章從未雨寫起。故望天仰寫二句。晴三句。雨作四句。雲五句。風送雨六句。雨七句。八句久雨。後章接前雨寫起。故從閣上望下俯寫。而窓而窗而皆而衝。而梁穎而荆徐而吳頃刻萬里。○凡寫雨詩。所需物事。風雲雷電。兩番寫雨。最怕重複。看他前章只用雲風。却留雷電在後邊寫。驟雨而以風雲二事夾雜。雷電一時齊發。便不犯重。

爲顧彥先贈婦二首

題只云爲顧彥先贈婦詩。却一贈一答。于語意甚明。故

選詩定論

卷之十

十五

不另立題。○此戲筆耳。士衡曷爲而戲彥先。意者當時南人自相推獎。而彥先兼援引北士。此雖渡江以後之事。然在人洛之初。彥先應已留意北交。而士衡絕不理論。觀其詩中。唯賈長淵一答。出于不得已。而往來贈詩者。顧彥先張士然熊文羆輩。俱是南人。可知其不悅彥先所爲。而作此以微刺之乎。首章京洛二句。明明刺其爲北人所誘。後章思婦特拈出東南二字。見其不加陸南人。但其寓意深遠難覺。有灰線草蛇之妙。蓋彥先一代妙人。只合如此。若士龍痛摹極寫。便自露醜。○顧彥

先一代妙人。如何戲他。陸士衡曰。彥先一代妙人。如何不戲他。後人且欲焚其廟者。吾此詩預爲種下一星子火。

辭家遠行游悠悠。三千里京洛多風塵。素衣化爲緇修身。悼憂苦。威念同懷子。隆思亂心曲。沉歡滯不起。沉歡難克。與心亂。誰爲理。願假歸鴻翼。翻飛遊江汜。

古人雖遊戲文字。却一筆不肯苟。如士衡爲彥先贈婦詩。恰真真是彥先贈婦詩。其最不可移那者。修身悼憂苦一句。有此一句。直令士龍一切醜語答辭不上。必如

選詩定論

卷之十

十六

下章東南云云之貞靜溫厚。方稱彥先之婦。方稱彥先婦之語。便真真是彥先婦答彥先之詩。益顯前爲真真。彥先贈婦之詩也。余非彥先。曷由知真真恰是彥先之詩也。余讀彥先傳而知之。併知士衡之刺彥先爲交北人也。○修身自是道學家語。入詩最腐。此處却加色新妙。以贈婦。顯新妙以戲爲贈婦。顯加色新妙。

東南有思婦。長嘆充幽闕。借問嘆何爲。佳人眇天末。遊宦久不歸。山川修且濶。形影參商乖。音息曠不達。離合非有常。譬彼弦與箏。願保金石軀。慰妾長饑渴。

須知此是戲爲，不是代作，亦要露出些子戲意來。東南有思婦，東南二字從京洛照出。佳人卽思婦，天末卽東南。佳人眇天末五字，都從京洛人照出。佳人在家中，無奈宦遊者反以京洛爲家，反把家中佳人拋閃在三千里外，故曰天末。此是怨意。末願保二句，是答他修身悼遠苦句，卽是正經話。然天下保軀之道，寧僅節憂節苦而妄長饑渴，定有飽飫君軀者。此又是妬意。此詩雅有古致，弦管一喻，尤爲警策。當置漢魏間，在晉詩卽士衡集中亦不多得。

選詩定論

卷之十

七

贈弟士龍

行矣怨路長，慙焉傷別促。指途悲有餘，臨觴歡不足。我若西流水，子爲東時嶽。慷慨逝言感，徘徊居情育。安得攜手俱契濶，成驂服。

此士衡先被詔赴洛，畱別士龍之作。言世網已嬰我身，不得自由，故爲西流水。然世網未嬰子身，尚可強立，故爲東時嶽。逝者不得自由，故慷慨言感。居者尚可強立，故徘徊情育。蓋一般兄弟，兩箇一箇不自由，如此是不幸一箇尚得自由，如此猶是不幸中之幸。總是自傷自

慰之意。攜手一句，不是拖弟入水，猶云一箇如流水，云云一箇如時嶽，云云自是兩不相及，何時再得聚首契濶而成驂服乎。蓋車非一馬所服，喻兄弟同一處也。逝者日西，居者在東，流水時嶽，趨勢寫下，不覺把流水二字黏在西字下，時嶽黏在東字下，偶爾湊成妙趣。蓋世間止有東流水，那有西流水。曰西流水，便是逆性見今日之赴洛出于不得已，非士衡之本心也。

贈從兄車騎

選詩定論

卷之十

八

士衡贈弟詩曰：與弟士龍，此日贈從兄車騎，不書名字，義不繫乎其人也。書官謂同有世網，嬰身之累也。固是思鄉之深，因而相及。

孤獸思故藪，離鳥悲舊林。翩翩游宦子，辛苦誰爲心。髮鬢谷水陽，婉孌崑山陰。營魂懷茲土，精爽若飛沉。寤寐靡安豫，願言思所欽。感彼歸塗艱，使我怨慕深。安得忘歸草，言樹背與襟。斯言豈虛作，思鳥有悲音。

贈弟士龍詩，皆由兄弟依依之情寫出。國破家亡之感，贈從兄車騎詩，由國破家亡之感寫出。兄弟依依之情，蓋親親之殺也。詩中雖自序意多，却句句有從兄在內。

與贈他人之詩不同。首四句今之翻翻連翻遊宦于此者固昔之同林共藪者谷水之陽祖父之田廬在焉崑山之陰祖父之墳墓在焉管輅二句直把懷土二字寫入骨髓令思歸人讀之酸鼻此士衡平日之思作詩之根本而車騎既與同祖應亦同情故又感車騎歸塗之艱而平日之怨慕至此又加深焉此士衡偶觸之思作詩之緣起安得二句硬吹忘憂作忘歸草此用事化腐爲新之妙可見人生百憂唯思歸爲最耳要知此意亦由從兄生出俗稱從兄爲堂兄昔者堂之陰襟者堂

選詩定論

卷之十

九

之陽得此草而兩樹之彼此皆可忘歸矣末二句應前首二句獸鳥雙起末只單收鳥邊此是章法然起處重悲字思字結處重悲音悲音者悲思之効也

答張士然

潔身躋秘閣秘閣峻且依終朝理文案薄暮不遑眠駕言巡明祀致敬在祈年逍遙春王園躑躅千畝田迴渠繞曲陌通波扶直阡嘉穀垂重穎芳樹發華顛余固水鄉士總轡臨清洲戚戚多遠念行行遂成篇

此詩似是士衡從駕有詩呈張張又贈詩以美之士衡

復作此詩以答焉首四句言身在秘閣日夜料理文案全不得工夫做詩及從駕出游見此迴渠通波云云因而思我乃水鄉之士胡爲攬轡臨此不覺愴然感懷馬上謾成此詩詩雖草草而心則苦也戚戚行行一內一外形失意人如畫

贈熊文羆

昔與二三子游息承華南拊翼同枝條翻飛各異尋苟無凌風翮徘徊守故林慷慨誰爲感願言懷所欽發軔清洛汭驅馬大河陰佇立望朔塗悠悠迥且深分索古所悲志士多苦心悲情臨川結苦言隨風吟愧無雜佩贈良訊代兼金夫子茂遠猷欵誠寄惠音

選詩定論

卷之十

十

此雖贈熊之詩實寓不忘吳之意首二句謂余初入洛雖云異鄉然職厠承華署中猶有我吳中二三舊人相與晨夕到于今日二三吳人俱已升遷在外署中單單只剩得我一人在此所以不能不感而二三子中熊尤爲我之所欽故思之獨深至于駕車驅馬登高臨深而望夫丘丘離京遙遠豈登高臨深而望所及只是形容熊等去後署中另換一輩人物無足語者故駕言出遊

以寫我憂耳。全要將清洛大河形出與吳中山水迥爾不同而駕車驅馬非南人之慣習佇立望朔塗者入洛以後詩中佇望只是南向至此忽轉而北望真有萬萬難堪者況悠悠迥且深乎迥且深者謂斥丘在極北之地望者已自難堪如此則熊以南人而身當其地者更何如哉故分索之悲古之常然而分索在志士其心尤苦非常情所能測故悲情臨川結感于山河之異若言隨風吟感于風景之殊其一片慨慷久鬱于懷特借熊以發耳

選詩定論

卷之十

王

贈顧交趾公真

顧侯體明德清風肅已邁發迹翼藩后改授撫南裔伐鼓五嶺表揚旌萬里外遠績不辭小立德不在大高山安足陵巨海猶縈帶惆悵瞻飛駕引領望歸旆

首四句叙顧之平生出處伐鼓二句見邊上大臣之尊不患無威德遠績二句戒其生事邀功恐致邊釁有規諷之意言身為天子大臣鎮守邊疆只宜如李牧堅閉清野休養兵民却是千古大功大績也末望其功名而歸乃送遠之情

吳王郎中時從梁陳作

在昔蒙嘉運矯迹入崇賢假翼鳴鳳條濯足升龍淵佐冕無醜士治服使我妍輕劍拂鞞厲長纓麗且鮮誰謂伏事淺笑潤踰三年薄言肅後命改服就藩臣夙駕尋清軌遠遊越梁陳感物多遠念慷慨懷古人

題是吳王郎中時詩中却盛述前為太子洗馬時此不
再言而已見其憤懣不平之意但後半言感物言懷古
又不明指所感何物所懷古何人也殊令讀者悶悶試
意逆之題云從梁陳應是梁陳間物梁陳間古人也大

選詩定論

卷之十

王

凡懷某地某人必其地之第一流人梁陳之墟古來所謂第一人何人不知奚待問也譬之適吳越者曰予懷一美人此不待問而知其為西子矣況懷古人上又着慷慨二字懷人者慷慨則所懷者定亦慷慨之人也此慷慨之人固我平日心頭口頭不離片刻之人間中模擬亦自可識又何待指其姓名然後知為誰人也故我作詩亦必指其名而始顯為誰人則我之詩可不必作也讀我此詩者亦不待指名而始知為誰人若必待指其名而始知為誰人其人亦可以不讀詩矣則實寫不

如虛寫之妙也。既虛寫人，則索性又虛寫物。虛寫物只此梁陳間物無一物是我吳中之物。虛寫古人見只此古人是我心中傾慕之一人也。畢竟是誰人？會讀史記、太史公過大梁之墟而流涕者何人乎？彼以一言定交，公子而名重千秋，余三年伏事太子而至樓樓遠遊耶？此予命下之日，便思假道尋訪清軌，而今過其地，烏得不慷慨欲絕耶？

招隱詩

明發心不靜，振衣聊躑躅。躑躅將安之？幽人在浚谷。朝采

選詩定論

卷之十

圭

南澗藻夕息，西山足輕條。象雲構密葉，成翠幄。激楚佇蘭林，回芳薄。秀木山澗何冷冷，飛泉激鳴玉。哀音附靈波，頽響赴曾曲。至樂非有假，安事澆淳樸。富貴苟難圖，稅駕從所欲。

此作當在左思之後，全就被招者口中寫出。招隱士來，明發心不靜，是被他招得怦怦心動。幽人在浚谷，幽人即招隱士。振衣欲往從之也。然欲往則竟往矣，胡為又寫出躑躅及躑躅將安之八字？一者寫其半疑故，且却一者寫其半信將闕幽人之所為故。且進也，朝采以

下俱在被招者眼中寫出。幽人朝夕二句，無拘無束，欲行則行，欲止則止也。輕條四句，寫林之美。山澗四句，寫泉之美。却不是版版寫來，輕條二句，翻左思巖穴無結構，言大人幕天席地，即此輕條密葉便是雲構翠幄。又何必結構也？激楚以下，是中明左思不必絲竹意。激楚回芳舞名，借以當風。言清風徐來，林木婆娑，便是一部絲竹。冷冷寫泉，特先小小綴此一句，飛泉激鳴玉，方是正寫泉。哀音，即飛泉之音。頽響，即飛泉之音之响。靈波，易以發音，故頽響赴之，而冷冷無已。層曲，慣於招響，故哀音附之，而嫋嫋不絕。所謂坐不移懸真至樂也。彼幽人之至樂如此，是謂真樂，無怪其不肯以塵世之澆澆此淳樸也。被招者至此，安得不死心塌地，歸依幽人曰：富貴云云也。左思原是以言招，此是德化從莊子德充待中脫出。要壓倒左思，可知前夕息西山足內一西字，乃照左思經始東山，廬東字便是分偏而治。輕條云云，幽人久諳之樂，被招者偶諳之樂，蓋以偶諳之樂，猶然如此，彼久諳者更當何如此？不獨是眼中看出，又是心中照出。莊子云：我知魚樂，蓋知之濠上也。

選詩定論

卷之十

圭

詩

種蔡北園中蔡生鬱鬱朝榮東北傾夕頽西南瞻零露
垂鮮澤朗月耀其輝時逝柔風戢歲暮商飈飛曾雲無溫
液嚴霜有凝威幸蒙高壙德位景蔭素庭豐條並春盛落
葉後秋衰慶彼晚彫福忘此孤生悲

士衡適趙王倫之難成都王穎救之得免故士衡德之
作此詩借蔡自比園比晉鬱鬱蔡生之盛朝榮二句
表已之心兼喻入洛之始即蒙嘉遇得侍君側不離左
右零露句恩澤之渥朗月句寵光之隆時逝句喻賈后

選詩定論

卷之十

五

之亂甫息寂暮句喻趙倫之變復起曾雲二句流毒朝
端已幾不免也高壙即園之壙比頽位景高壙之影素
庭即蔡華于秋故曰素霜條二句蔡之得保其生晚
彫乃松柏喻頽之盡節王室孤生即蔡謂已之傾心于
穎也按士衡入洛以後之詩心心只繫于吳其於晉室
之恩非應制之作決不逮及茲胡爲於咏物之詩盛稱
晉德不置也蓋不言舊時晉室之恩之重不足見今日
趙倫之變之危成都之德之深也然蔡之所托在園而
於心之所映惟日圓而曰北則所映之日在南蓋猶指

吳也又蔡隨日而傾朝榮二句止寫得朝而傾東夕而
傾西至于中天南傾之際則略而弗及謂當時當塗之
霸業已空有不堪回首者則不忍忘吳之念固未嘗一
日改也

擬古詩十二首

擬詩始於士衡大抵擬詩如臨帖然古人作字有古人
之形之神我作字有我之形之神臨帖者須把我之形
隨點淨盡純依古人之形却以我之神運古人之神併
而爲一方稱合作不然借古人之形傳我之神亦其次

選詩定論

卷之十

五

也切勿衣冠叔敖○凡擬詩者古人之格調已定不移
但有逐句換字之法苟琢鍊字句一毫不到便要出醜
故孫鑠曰多擬古詩道自進

擬行行重行行

十九首詩無題特取首句爲題如三百篇摘篇中字爲
題然古人詩無泛泛起之句必關動通篇故擬詩者以
首句作題即以首句措義

悠悠行邁遠戚戚思深此思亦何思思君徽與音徽
日夜離離遠若飛沈王綰懷河岫晨風思北林游子眇天

未還期不可尋驚顰蹙反信歸雲難寄音佇立想萬里沉
憂幸我心攬衣有餘帶循形不盈衿去去遺情累安處撫
清琴

此詩首尾全依原詩中間小錯驚顰二字擬原詩浮雲
蔽白日句是晉人伎倆佇立二句稍脫原詩故佳攬衣
句從衣帶日已緩句變來若無循形句累之則亦居然
淡句矣

擬今日良宴會

閒夜命歡友置酒迎風館齊僮梁甫吟秦娥張女彈哀音

選詩定論

卷之十

七

繞棟宇遺響入雲漢四座咸同志羽觴不可算高譚一何
綺蔚若朝霞爛人生無幾何爲樂常苦宴曾彼何晨鳥揚
聲當及旦曷爲恆憂苦守此貧與賤

原詩劈首今日二字截斷過去未來止留眼前片刻此
詩劈首閒夜便爾少減然全賴臂彼二句從夜字生來
振起一篇精神○原詩只聲音一意寫出許多妙理有
獨繭抽絲之妙此作添出高談二句竟把聲音看做談
笑一例

擬迢迢牽牛星

昭昭清漢暉粲粲光天步牽牛西北迴織女東南傾華容
一何冶揮手如振素怨彼河無梁悲此年歲暮歧彼無良
緣皖焉不得度引領望大川雙涕如霑露

首二句添出作起清漢二字預作一界下文牛女正是
此清漢界斷兩邊却又細寫牽牛在東南織女在西北
乃是畫出箇河射角來見正當七夕牛女之期也天步
猶言天度昭昭寫清漢粲粲寫清漢之輝牛女之一迴
一顧從此生出而下之寫牛女一迴一顧亦從此看得
分明見清漢二字不止有界斷牛女之能且有照出牛

選詩定論

卷之十

七

女之能也原詩單寫織女故用迢迢字暫把牽牛推遠
只寫織女凡欲移岸就船此詩亦是單寫織女然曰迴
曰顧却是船岸兩相就語無深淺何以側落一邊不知
迴是身動顧是目動其寫船岸之理至精至微而蚕已
逼出箇淺深來且原詩既以迢迢二字推遠牽牛是牽
牛全無迴意織女且惓惓不忘如彼況牽牛既迴不啻
駕臨長門那得不倍令人熱中哉故可竟落織女一邊
云云華容一何冶不是閒贊一句下文怨彼河無梁正
欲趁此容華之方盛悲此年歲暮恐華容之衰謝也原

詩纖纖擢素手只是寫纖此詩揮手如振素乃是招手反教牽牛移船就岸也不曰招手而曰揮手凡招手者必先揮展其手而後乃招返其手但招返之際手之光彩不見而見於開展之際故以振素擬之偷暗纖意且舉一手之潔白以申顯出全副華容之冷也怨彼句見爲清漢所阻悲此句見時光之難再於是又欲移岸就船引領句畢竟爲清漢所阻足空跂目徒睨而不覺雙淚如霰露也雙涕猶言兩行淚若把雙涕作兩人之淚疑上文爲牛女雙寫則於華容云云說不去且此等原

選詩定論

卷之十

三

爲臣不得於君之詩決無雙寫之理○揮手如振素人知是擬原詩軋弄機杼不知却是擬原詩末二句神理也謂一水盈盈語既不聞招或可見也

擬涉江采芙蓉

上山采瓊蕊窮谷饒芳蘭采采不盈掬悠悠懷所歡故鄉

一何曠山川阻且難沉思鍾萬里躑躅獨吟歎

冲澹古雅句句摹擬原詩却不見摹擬之痕

擬青青河畔草

靡靡江離草熠熠生河側皎皎彼姝女阿那當軒織粲粲

妖容姿灼灼美顏色良人游不歸偏棲獨隻翼空房來悲

風中夜起歎息

詞雖句句摹擬原詩而義迥不同原詩是刺此詩是美曰纖便是女子正業曰當軒便不是樓上招搖灼灼二句是下文嘆息之根本良人二句是嘆息之緣起空房二句之子一腔心事也只是一聲嘆息併無如許態度如許話說就此一聲歎息也只在空房無人之處也只在中夜無人之時良人舉止也○原詩寫娼婦故用岸草閨柳青青鬱鬱一片艷陽天氣撩出他如許態度

選詩定論

卷之十

三

如許話說此詩止用靡靡江離一草起興偷引起悲風云云言之子一腔心事只如車輪在心頭暗轉不是空房悲風逼得他緊併此一聲歎也迸不出來此詩可用婦歎于室作題

擬明月何皎皎

安寢北堂上明月入我牖照之有餘輝攬之不盈手涼風

繞曲房寒蟬鳴高柳踟躕感節物我行永已久游宦會無

成離思難常守

詩有因情生景者有因景生情者在作者正例只是寫

情而寫景乃其借題即如出物的楔子一般如此詩本是寫離思却以明月機出風蟬風蟬機出節物只是總機出箇離思來然風蟬與節物是自來的楔子明月與風蟬是倘來的楔子何也明月與風蟬明明是兩般物事不相鈎連風氣屬蟬聲屬月光屬風連蟬鳴又不是明月照出來的如何機之使出令文氣聯貫若文氣不聯貫如何成詩看他聯貫之妙却只於既點明月之後未有風蟬之先虛虛搖筆把題何皎皎三字極寫二句便是薛夜來神手劈首川安寢二字見他已忘情了如

選詩定論

卷之十

三

何又起只緣他緩的是北堂中夜明月入牖照得無賴又起至庭前反覆細細看玩照之句是莫裁攬之句是莫破其冷冷一片清光攝人心眼滂漾與往時迥然不同意思覺得隱隱躍躍是箇節物只是一時口頭說不出來忽而覺得一陣涼風聽得一聲蟬鳴吽的一驚省得都是節物變還是不覺離思怛怛動此情景互生之妙也○此詩舊註閨中之什張伯起所以我行兩字改註遊宦不得意而忽思其室家不知我行二字可虛可實兩說不妨並存也此係擬作原無一定實事可賦不

過文人揮弄筆頭學者但要得其意思而已不必拘也
擬蘭若生朝陽

嘉樹生朝陽凝霜封其條執心守時信歲寒終不彫美人何其曠灼灼在雲霄隆想彌年月長瞻入風颺引領望天末瞻彼向陽翹

原詩云蘭若生春陽涉冬猶盛滋願言追昔愛情疑感四時美人在雲霄天路無夜期元照隔陰陰長歎戀所思誰爲我無憂積念發狂癡按原詩首四句俱就時寫未免稍弱此詩首句地二句方言時登於言地處因朝

選詩定論

卷之十

三

陽二字偷帶出時字而以凝霜照之更有力量三句不淪其地有抱柱之堅四句不變於時有匪他之貞覺原詩尚是兒女子情態原詩美人云云專寫美人光彩帶出高曠此專寫美人之高曠帶出光彩力足相敵原詩末句續念發狂已是魯矢之末此詩引領云云從高曠生來猶自餘勁矯矯此選之所以獨有擬詩也

擬東城一何高

原詩東城高且長陸以東城一何高爲題而詩中亦專寫高字不知何據○原詩東城云云及燕趙云云本是

一首卽前詩今日良宴會之意特創轉其文法耳兩詩對看自明後人破分作兩首未之深思耳士衡去古未遠亦作一首擬之可知

西山何其峻曾曲鬱崔嵬零露彌天墜蕙葉憑林衰寒暑相因襲時逝忽如頽三閭結飛轡大壑墜落暉曷爲牽世務中心若有違京洛多妖麗玉顏倅瓊筵閒夜撫鳴琴惠音清且悲長歌赴促節哀響逐高嶽一唱萬夫歎再唱梁塵飛思爲何曲鳥雙遊澧水湄

原詩取興東城高長並起下句逶迤自相屬又側落長

選詩定論

卷之十

三

邊迴風動地全從長字生出但一起字微粘高字復用秋草淒以綠句融成一片全無痕迹此詩以西山代東城曰何其峻曰層曲鬱崔嵬單說得一高又用零露代迴風彌天代動地似有意粘合高字殊覺生硬三閭二句卽從日暮塗長四字脫出固有作性至京洛以下止排得一句色一句聲與原詩多少情態都寫不出原詩曰佳人正是才子對乎此詩曰妖麗便不足當才子矣原詩曰美者顏如玉不是寫色是說有按與姿於紅粉叢中者此詩玉顏倅瓊枝只直直寫一句色原詩結

高知杜促分明有箇知音才子在他身邊賞鑑此詩一唱萬夫歎安知非下里巴人之詞乎原詩思字無畏馳情處全從心沉吟身躑躅一段光景拈來此詩將思字硬插入梁塵下便不相接原詩巢君屋有成君家計意此詩遊水滄蕩矣意者原詩主美而此詩主刺乎

擬青青陵上栢

冉冉高陵蘋習習隨風翰人生當淺時譬如濁水瀾戚戚多滯念置酒宴所歡方駕振飛轡遠遊入長安名都一何綺城闕鬱盤桓飛閣縷虹帶曾臺冒雲冠高門羅北闕甲

選詩定論

卷之十

三

第椒與蘭俠客控絕景都人驂玉軒遨遊放情願慷慨爲誰歎

蘋本水草今反在高陵鳥飛逆風今反順風俱失常也舉世方且冉冉方且習習卒未有以爲失常者習與性成全此促濁之世界驅迫之而然也水瀾喻促濁水喻濁念此世界因而戚戚動念於遠也要知此遠念不是抱千年之憂亦不是思萬里之遊卽下文之慷慨謂萬古不朽之事業也遠念不遂因而招友飲酒且攜之並遊長安總與抒此戚戚耳各都以下長安之繁華

城關數句寫地卽上文之濁水俠客二字寫人卽上文之濁水末二句云世人盡是如此我曷不隨鄉人鄉而乃欲於此世界建萬古不朽之事業果誰爲哉

擬西北有高樓

高樓一何峻迢迢峻而安綺牕出塵冥飛陛躡雲端佳人撫琴瑟纖手清且閒芳氣隨風結哀響飄若蘭玉容誰得顧傾城在一彈佇立望日具躑躅再三歎不怨佇立久但願歌者歡思駕歸鴻羽比翼雙飛翰

此疑亦臣不得於君之詩但原詩就歌者意中寫此詩選詩定論

卷之十

三五

就聽者意中寫篇中本寫佳人云云一段情事乃於劈首寫四句高樓然却字字是下文張本一何峻寫樓之高迢迢又加一遠峻而安以便安插佳人在上出塵躡雲承上迢迢曰綺牕曰飛陛取映下可望而不可親也此雖空空寫樓便已令讀者覺得樓上有一人樓下有一人然樓下人於樓上人亦只是遙聞聲而相思其曰佳人乃是從綺牕略略望得尚未真切何由見其纖手也蓋從耳中所聞想出以其彈得分明知其纖手之清彈得嫺熟知其纖手之閒也芳氣二句風從樓上佳人

選詩定論

卷之十

三六

身邊過來佳人之芳氣與風結作一團而佳人之哀響乘此芳風一齊吹到樓下人身邊此時樓下人不惟腹中芳艸抑且耳根情悅止覺鼻息開通卽元稹所云彷彿聞香不是香也然此許多趣味止在風前暗領樓之高峻如此佳人之玉容誰能真真一顧然亦不必顧卽此一彈已足徵其有傾城傾國之色矣行其云云又必期一顧也不知何時望起但至日具則將曉而不可望矣始警心云云謂望時固已久矣然佳人何以儘其久望蓋先前是無意偶彈後來是有意故彈曷以知其有意故彈以躑躅二句知之古記曰一唱三歎歎者和也樓下之人不止空望兼且廣和則樓上之佳人豈有不知正爲他歎得知音故佳人亦徘徊不去既爲撫琴又復撫瑟連作不已遂至日具耳然其歎而至再三不辭佇立之勞者真得佳人之歡心謂我爲知音耳歌者卽佳人前寫佳人只說一彈此乃變作歌者何也古人琴瑟將以和聲多不專彈則佳人或倚琴瑟而歌或閒琴瑟而歌樓下之人倘然聞來故只單和其歌耳始也顧之不得而望既也望之不得而思以明終不可得而

親皆此樓之故。卽士人禮義之防也。○樓東城高且長，
謂有聽者在。前故就歌者低頭寫曰：思爲河曲鳥，雙遊
澧水湄。擬西北有高樓，謂歌者在。上故就聽者仰面寫
曰：思爲歸鴻羽，並翼雙飛翰。原西北有高樓曰：願爲雙
鳴鶴，奮翅起高飛。亦是仰寫。原東城高且長曰：思爲雙
飛燕，啣泥巢君屋。在俯仰之間，應本章當戶二字可見。
古人文字，俱有照映，一字不苟。只一聲聞，逗得六根
皆動。哀響襲若蘭耳，連鼻動，顧望目動，躑躅身動，再三
歎曰：動思駕歸鴻羽，意動。

選詩定論

卷之十

七

擬庭中有奇樹

歡友蘭時往，迢迢匿音徽。虞淵引絕景，四節逝若飛。芳草
久已茂，佳人竟不歸。躑躅遵林渚，惠風入我懷。感物戀所
歡，采此欲貽誰。

前首由庭中有奇樹及涉江采芙蓉二首，同是怨別之
詩，然措意却自不同。樹在庭中，乃現在事物，眼前常見
者。忽然一日見其著花，因而有經時之感。其感妙在夢
然之際。若芙蓉則生於隔江，而蘭草生於澤畔，非眼前
現在之物。乃先有贈遠之意，然後涉江采之，故生出許

多態。此詩本擬庭中有奇樹，却將樂府涉江采芙蓉以
成詩，未爲合作。但涉江原詩云：采之欲貽誰，所思在遠
道。謂采以贈所思耳。此詩云：感物戀所歡，采之欲貽誰。
分明是爲貽所思而采。既采之後，却云欲貽誰，若忘其
所貽之人者，最有妙意。

擬明月皎夜光

歲暮涼風發，昊天肅明明。招搖西北指，天漢東南傾。朗月
照閑房，蟋蟀吟戶庭。翩翩歸鴈集，嘒嘒寒蟬鳴。昔同宴
東軒，飛戾高冥。服義理，居愉道。舊情縈，女無機杼。大

選詩定論

卷之十

七

樂不架盈

原詩臣不得於君而歸罪於朋友。此詩亦用此意。天本
不明而肅明明唯昊天爲然。蓋涼風既發，天氣爲之
一清也。招搖二句，擬原詩王衡二句。原詩不徒記時，正
爲下南箕北斗張本。王衡指孟冬之時，正箕與斗斗昏
中之時也。此詩以招搖乃斗柄，前星替却王衡西北指
亦指孟冬也。招搖既指西北，則天漢自傾東南。織女大
梁皆附天漢之星，自然夕見於中天也。○凡擬詩字樣
句比止有際無減。原詩牽牛不負鵲下，有良無磐石固。

虛名後何益二句。謂朋友不是。顯然絕我。但只是虛名。卽杜于美所謂。愛不排。清整。辱也。此却丟去此二句。不撥。只織女二句。便住。更覺蘊藉有味。

短歌行

置酒高堂。悲歌臨觴。人壽幾何。逝如朝霜。時無重至。華不再揚。殯以春暉。蘭以秋芳。來日苦短。去日苦長。今我不樂。蟋蟀在房。樂以會興。悲以別章。豈口無感。愛爲子忘我酒。既旨我肴。既醇短歌。有味長夜無荒。

選詩定論

卷之十

三九

凡長歌行。是於長處說短。教人急急修行。短歌行。却又

於短處說長。亦教人急急修行。首二句。就置酒臨觴之一項。點明題上短字。時無四句。正從短處寫長也。時雖不再至。然人固未嘗無時。時又未嘗不至也。華不再揚。物固未嘗無華。華又未嘗不揚也。卽以蘋論。蘋時在春。條風一發。而其時至矣。時至而蘋有不暉乎。以九十之春。而蘋之暉。也不過數日。固已綽然有餘矣。卽以蘭論。蘭時在秋。白露一降。而其時至矣。時至而蘭有不芳乎。以九十之秋。而蘭之芳。也不過數日。亦自綽然有餘矣。可見人生。雖促。中間固自有容。不慮修行不及。但

恐暴棄者。因循虛度耳。來日之短。以去日之長形出。去日之長。以來日之短形出。蟋蟀在房。卽指現今秋冬之交也。暉蘋之春。旣已久逝。芳蘭之秋。今尚未艾。急急修行。猶可收功桑榆耳。歡以四句。乃是善與人同。我酒二句。喻善。長夜無荒。取抑詩以自勵也。○魏武帝。但爲子故。沉吟至今。善于憂處寫短。陸平原。豈曰無感。憂爲子忘。善于樂處寫短。魏武帝。去日苦多。妙在能合。陸平原。補出來日苦短。妙在互視。真正對手棋子。

猛虎行

選詩定論

卷之十

四

渴不飲盜泉水。熱不息惡木陰。惡木豈無枝。志士多苦心。整鴈肅時命。杖策將遠尋。饑食猛虎窟。寒棲野雀林。日歸功未建。時往歲載陰。崇雲臨岸駭。鳴條隨風吟。靜言幽谷底。長嘯高山岑。急絃無懦響。亮節難爲音。人生誠未易。曷云開此衿。眷我耿介懷。俯仰愧古今。

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止在擇之精。而執之固。孟子舍魚取熊掌。雖兩美。其必擇。豈有美惡相形。而不擇者乎。獨患人之所遇。有惡無美。無可容吾之擇。而執之又不固。或至事急相隨。如馬融之與梁冀。深爲可惜。故寧渴

決不飲益泉之水。寧熱決不息惡木之陰。此志士之苦
心。卽後耿介之懷。終身所期爲決不愧負者也。一旦世
網嬰身。迫于時命。而行役萬里之外。此時何時。饑寧容
擇食。寒寧容擇棲。然猛虎窟。雖異於益泉水。野雀林。雖
愈于惡木陰。然而危苦之極矣。士之所以不辭者。將隱
忍以就功名耳。乃功未及建。而歲已載陰。深可悼也。崇
雲二字。正是歲載陰。靜言二句。正是功未建。此時此際。
一片激烈之意。如何形容得。因借聲音發之。急絃二句。
如高漸離祖送荆軻易水之上。歌爲變徵羽聲。自是怒。
選詩定論 卷之十 聖

君子行

天道彝且簡。人道嶮而難。休咎相乘。躡翻覆若波瀾。去疾
苦不遠。疑似實生患。近火固宜熱。履水豈惡寒。撥蜂滅天
道。拾塵蔽孔顏。逐臣尚何有。棄友焉足歎。福鍾恆有兆。福

集非無端。天損未易辭。人益猶可懼。朝暮豈遠假。取之在
傾冠。近情苦自信。君子防未然。

與古詞君子行。同是別嫌明微之語。但古詞氣和。此詞
心危。君子防未然。是此題之骨。古詞以之作起。此詞以
之作結。作起。將以戒人。作結。用以自危。各有妙處。

從軍行

苦哉遠征人。飄飄窮四遐。南陟五嶺巔。北戍長城阿。深谷
邈無底。崇山鬱嵯峨。奮臂攀喬木。振迹涉流沙。隆暑固已
慘。涼風嚴且苛。夏條集鮮藻。寒冰結衝波。邊馬如雲屯。越

選詩定論

卷之十

聖

旗亦星羅。飛鋒無絕影。鳴鏑自相和。朝餐不免胃。夕息常
負戈。苦哉遠征人。撫心悲如何。

以苦哉遠征人起。以苦哉遠征人結。中間却用十六句。
分作南北兩行。如大官鹵簿。然一隊一隊。排得十分整
齊。固是創格。至其構意之精。又非人所及者。看他作此
詩。未申紙時。本要從遠征人心處寫起。他開口時。却不
急說。姑借旁人口中。先喚一句苦哉遠征人。便住。却又
口中南一句。北一句。冬一句。夏一句。絮絮叨叨。一連十
六句。只從他身邊說去。會無一字痛痛說到心裏。若令

從征人有習苦不言非意却忽然又借旁人口中再喚一句苦哉遠征人乃急急搶入一步撲到他心裏曰悲何如今他死的猛驚痛酸欲絕把前身邊苦都撮上心來妙極妙極南陟六句地利之苦隆暑四句天時之苦雲屯六句人事之苦

豫章行

汎舟清川渚遙望高山陰川陸殊途軌懿親將遠尋三荆歡同株四鳥悲異林樂會良自古悼別豈獨今寄世將幾何日晷無停陰前路既已多後塗隨年侵促促薄暮景疊疊鮮克禁曷爲復以茲曾是懷苦心遠節嬰物淺近情能不深行矣保嘉福景絕繼以音

選詩定論

卷之十

望

原註云機祖父世爲吳臣著大勲於江表已亦嘗領父兵爲牙門將今乃世殊事異遠離邦族所以推驗天道慨思平生不能不爲悲傷也余始疑爲此說者未免太鑿再三把玩字字有亡國破家之感乃信其不誣此詩乃士衡兄弟送別之詩言特懇切故假題于樂府使人不覺江南送客汎舟有二便一行路之便一晤言之便川指山渚陸指山陰蓋南北水旱兩路之分界遙望云

云謂行者未曾登陸而送者先已預打一望見彼高山之陰崎嶇無盡曰此吾懿親之去路也已自傷心之極矣三荆四句引証別離之苦木之無知鳥之無情其在于人復何以堪寄世四句卽一回相見一回老能有幾年作弟兄之意促促二句卽與爾同衰暮非復離別時之意曷爲句卽指今日之別曾是句謂今日之別非比尋常乃因國亡家破世網嬰身而別此別在遠節之人或可自遣未免有情感痛那得不深也保厥福者在晉不比在吳尤宜謹慎不是泛常相勸套語士衡詩屢用

選詩定論

卷之十

望

苦心二字反覆互校自曉其意非泛用也
苦寒行

北游幽朔城涼野多險艱俯入穹谷底高陟高山盤凝冰結重澗積雪被長巒陰雲興巖側悲風鳴樹端不覩白日景但聞寒鳥喧猛虎想林嘯佞猿臨岸歎日宿喬木下慘愴恆鮮歡渴飲堅冰漿飢時零露餐離思固已久寤寐莫與言劇哉行役人慊慊恆苦寒

首四句寫遠征之艱難正是苦寒張本凝冰四句正寫寒不覩四句旁寫寒已時度入苦字日宿四句卽事寫

苦樂未四句卽情寫苦樂

飲馬長城窟行

驅馬陟陰山。山高馬不前往。問陰山侯勁。擣在燕然。戎車無停軌。旌旆屢徂還。仰憑積雪巖。俯涉堅冰川。冬來秋未反。去家邈以綵。口口亮未葬。征人豈徒旋。末德爭先鳴。凶器無兩全。師克薄賞行。軍沒微軀捐。將遵甘陳迹。收功單于旃。振振勞歸士。受爵臺街傳。

驅馬度陰山。是勇山。高馬不前。是怯。非怯也。未知敵之所在耳。訪之候者。既知所在。便車無停軌。旆不留影。以

選詩定論

卷之十

聖

至犯雪凌霜而不顧也。卽去時之久。離家之遠。亦不恤一也。然此不是好戰樂殺。亦不是貪功邀賞。天地之道還。朝廷之賞薄。夫豈不知只是丈夫寄世。當轟轟烈烈。雷名萬古。所以願效甘陳之跡。收功異域。振旂而歸朝廷。撈賞從征之士。隨例御酒三杯。博得京城內外街市人家傳箇英雄名頭而已。然甘陳雖有奇績。當時朝廷抑而不序。亦無振振受爵之事。此亦志士心中想像而然。只要展布自己本事。受爵不受爵。非所必云。

門有車馬客行

門有車馬客。駕言發故鄉。念君久不歸。濡跡涉江湖。投袂赴門塗。攬衣不及裳。撫膺攜客泣。淹淚叙溫涼。借問邦族間。惻愴論存亡。親友多零落。舊齒皆彫喪。市朝互遷易。城闕或丘荒。墳壠日月多。松柏鬱蒼蒼。天道信崇替。人生安得長。慷慨惟平生。倪仰獨悲傷。

士衡自寓亡國之感。人知其感在下。側愴云云。而不知開口開序時。已偷筆帶出客發故鄉。謂故鄉人物彫零。已盡獨剩。已在故千山萬水。得得而來。相訪問。竟投門塗見。其更無他事。攬衣三句。亦是故鄉彫零。已盡獨剩。

選詩定論

卷之十

聖

客在故倍加親熱。此不待細論。存亡先已寫得。悼絕親友句。是存。舊齒句。是亡。市朝二句。應零落。見存者。亦不在眼前。墳壠二句。應彫喪。見亡者之多。且久。天道四句。不止自歎。前念子句。暫把自己算在存者數內。人生云云。終把自己也算到亡者數內。其寫國破處。真是幾亡。蜂滅。

君子有所思行

命駕登北山。延佇望城郭。廬里一何盛。街巷紛滄海。甲第崇高閣。洞房結阿閣。曲池何湛湛。清川帶華薄。遠宇列綺

窓蘭室接羅幕。貌色斯升哀音承頽作。人生誠行適容。
華隨年落善哉膏藥。士營生真且博。宴安消靈根。醜毒不
可格。無以食肉資取笑。葵與菰。

此當是未入洛前。傷孫氏之將衰。全是一班身家自營
之人。謀國不臧。故作此以刺之。城郭中有屋。里屋中
有街巷。街巷中有甲第高閣。甲第高閣內有洞房阿閣。
洞房阿閣。傍有曲池清川。又有遠宇蘭室。遠宇蘭室中。
又有綺窓羅幕。綺窓羅幕中。有淑貌哀音。兼備之美人。
色斯升。誰升之。承頽作。承誰之。頽定然有。營生最與且。

選詩定論

卷之十

畢七

博青梁子居在中間。受用然彼既與且博矣。誰得而見
之。豈知却有旁人。立在高處。冷眼看他。且看得甚仔細。
看他者。却不是他人。正是葵菰之士。即首句登北山的。
苟非延佇。那看得仔細至此。○晉家南渡。王導初營建
業。所制街街紆曲。人有以爲拙者。王東亭曰。此丞相所
以爲巧。江左地促。不如中州。若使阡陌條暢。則一覽而
盡。故紆餘委曲。若不可測。觀此詩。建業街阡。因乎地勢。
想自孫氏已然。王導亦非無所承。其寫不可測處。直以
紛漠漠三字盡之。可謂妙手。

吳趨行

樂之始作曰趨。終日亂故吳趨。月是知下有齊。離一篇。
齊。離直起。知有吳趨。一篇在上。

楚妃且勿歎。齊娥且莫謳。四坐並清聽。聽我歌吳趨。吳趨
自有始。請從闔門起。闔門何裁裁。飛閣跨通波。重樂承游
極。回軒啓曲阿。藹藹慶雲被。冷冷祥風過。山澤多藏育。土
風清且嘉。秦伯導仁風。仲雍揚其波。穆穆延陵子。灼灼光
諸華。王迹隕陽九。帝功興四遐。大皇自富春。矯手頓世羅。
邦彥應運興。榮若春林葩。屬城咸有士。吳邑最爲多。八族

選詩定論

卷之十

畢八

未足侈四姓。實名家文德。熙淳懿武功。伴山河。禮讓何濟
濟。流化自滂沱。淑美難窮紀。商權爲此歌。
起上句點出楚齊二字。明用子虛賦意。以齊比魏。以楚
比蜀。聽我句。以吳比漢。後齊謳行。孟諸吞楚夢。亦用子
虛賦意。言齊差勝楚。正魏差勝蜀耳。可謂細心之極。○
士衡生于吳。世受吳恩。家破國亡而歸晉。其心有不
安者。處時諸王爭權。晉室大亂。無有寧日。其身亦有不
安者。故作吳趨。以示不忍忘吳之意。而叙人物處。取秦伯仲
雍季札。讓國高賢。引起大皇兄弟相讓。以刺司馬諸王。

骨肉相殘。照出後齊謳行之意。結以商榷爲歌。言費茲苦心。以俟後人之好學心知者。

齊謳行

樂之始作曰趨。不絃而歌曰謳。則謳賤而趨貴也。題于齊曰謳。於吳曰趨。所以尊吳而卑齊也。至于詩。吳趨序古事。以秦伯引起。入時事。以太皇爲主。齊謳不便入時事。但述古以太公引起。借齊景爲主。以喻晉情。見乎詞矣。

營丘負海曲。沃野爽且平。洪濤濟崇山。入高冥東被。

選詩定論

卷之十

卑九

姑尤側南界。聊攝城海物。錯萬類陸產。尚千名孟諸吞楚。夢百二倖秦京。惟師恢東表。桓后定周傾。天道有迭代人。道無久盈鄙哉牛山歎。未及至人情爽鳩。苟已徂吾子安得停行行。將復去長存非所營。

志曰。志不越境禮也。士衡吳人。止宜作吳趨行耳。又作齊謳行何爲。士衡去國入洛。心中有不平處。托意于二詞。故于吳趨極舉其風土人物之美。而于齊謳則譏之。齊固功利誇詐之國。又比之秦。形其強暴無仁讓之風也。夷楊比漢魏。齊比晉曰迭代。曰已徂。卽蜀先亡魏後

亡亡國之威。豈獨一人意曰。安得爲將來慮也。蓋魏基漢晉又基魏。效尤也。尤而效之。伊何底乎。亂邦不入。不得已而入行行復去。庶幾危邦不居乎。○世稱士衡入洛擬作三都賦。問左太冲作之。抵掌大笑。與弟士龍書。

選詩定論

卷之十

五

此間有一僉父欲作三都賦。須其成。以覆酒詭耳。後左賦出。士衡歎爲不能加。遂輟筆焉。余以此好事者爲之以重左耳。其問太冲作賦而笑。回文人相輕常態。與弟書誠有云云。但以爲欲擬作三都賦。因太冲而輟筆。斷不然也。相如作子虛上林賦。以齊楚兩諸侯之事。折衷于天子。太冲晉人。本之以作三都賦。諸侯吳蜀以天子尊魏。尊魏者尊晉也。士衡雖已事晉。固吳臣也。使之操筆而賦。將抑吳尊晉乎。恐不忍也。抑晉尊吳乎。恐不敢也。吳趨齊謳二行。却是爲三都賦而作。蓋以我之吳趨解彼之吳都賦。以敵彼之魏都。以我之齊謳抑彼之魏都。賦也不及蜀。蜀吳一體。且漢齊也。故止以二詩當三賦。使人不覺。最有深意。

日出東南隅行

扶桑升朝暉。照此高臺瑤。高臺多妖麗。清房出清顏。淑貌

耀皎日慈心清且開。美目揚玉澤。蛾眉凝黛眉。一何潤秀色。若可餐。窈窕多容儀。婉媚巧笑言。暮春春服成。粲粲綺與純。金雀垂藻。瓊瑤結瑤璫。方駕揚清塵。濯足洛水。瀾瀾風雲會。佳人一何繁。南望充羅幕。北渚盈軒軒。清川含藻景。高岸被華丹。顧芳袖揮冷冷。纖指彈悲歌。吐清響。雅舞播幽蘭。丹脣含九秋。妍迹陵七盤。赴曲迅驚鴻。蹈節如集鸞。綺態隨頽變。沈姿無乏源。俯仰紛阿那。顧步咸可歡。遺芳結飛颺。浮景映清湍。冶容不足咏。春游良可歎。

選詩定論

卷之十

幸二

此詩寫貌。可謂盡態極妍。令人目眩。最難察其端緒。所在首二句。以朝日興起。高臺二句。是一篇之綱領。妖麗喻小人。小人實繁有徒。故曰多。小人憑勢。故曰高。高臺朝暉所照。喻先得人君之寵幸也。清顏喻君子。君子定深藏。故曰清。房朝暉不照之處也。美目以下。應清顏句。既有淑貌。復有貞性。既有內美。又有修能。此真絕世佳人。有一無二。蓋比其在吳時也。方駕二句。喻其人洛濯足者。言洛之濁。止堪濯足耳。高臺以下。應高臺句。蓋指當時權貴幸禪革之際。自為際會風雲。而又有此一輩小

人。爭相趨赴。工為諧媚。分明是一群妖魅。却自以為清顏佳人。夫絕世佳人。有一無二。何洛水佳人之多耶。南崖以下。寫得熱艷。朋黨龍附。兼有權勢相傾之意。遺芳二句。蹴起飛颺。洛水為濁。喻朝政之亂也。故云冶容不足咏。徒令人見之而悲也。此雖寓言。觀賈充命姬妾千人。連舟三匝以誇示。夏統想亦實賦。

長安有狹邪行

伊洛有岐路。岐路交朱輪。輕蓋承華景。騰步躡飛塵。鳴玉豈。樸儒憑軾。皆俊民。烈心厲勁秋。麗服鮮芳春。余本倦游客。豪彥多舊親。傾蓋承芳訊。欲鳴當及晨。守一不足矜。岐路良可遵。規行無曠迹。矩步豈逮人。投足緒已爾。四時不必循。將遂殊塗軌。要子同歸津。

選詩定論

卷之十

幸三

此篇從來注者。文意多不屬。再三玩味。始知與潘尼迎大駕詩同格也。此詩豪彥多舊親。傾蓋承芳訊。即潘詩所謂道逢深識士。舉手對吾揖。欲鳴以下。述舊親所訊之言也。欲鳴句。當及時而仕。守一句。欲及時而仕。常遵岐路。不得規行矩步。緒是繼已爾。是已然。凡人舉足作事。當照前人行過的做。雖曰人生出處。如四時之有定

序實不必循也將遂二句言子行正道吾行歧路是殊途今吾欲要子合成一轍而同歸於要津也潘詩是勸止故用陌路深識之士龍詩是勸進故設舊親豪彥之言總是欲止之之意潘顯快些陸深婉些

前緩聲歌

遊僊聚靈族高會會城阿長風萬里舉慶雲鬱噉峨宓妃與洛浦王韓起大華北徵瑤臺女南要湘川娥肅肅宵鴛動翩翩翠蓋羅羽旗樓璚玉衡吐鳴和太容揮高絃洪崖發清歌獻酬既已周輕舉乘紫霞總轡扶桑枝濯足湯谷波清輝溢天門垂慶惠皇家

選詩定論

卷之十

五

此篇似極其頌美却是痛刺晉家諸王外戚專權自恣樹立黨援爭以遊戲荒淫相尚全無體統紀綱也故借僊靈聚會以寓意長風二句見其勢既盛不可推解宓妃王韓瑤女湘娥是一色僊靈太容洪崖是一色僊靈宓妃指賈后王韓指諸王瑤女湘娥指諸家之羽翼口與日起各立門戶曰南要北徵招致幾遍天下肅肅云云正是爭爲遊戲荒淫之事習以成風卽有一二老成如太容洪崖輩亦俱化而共趨一塗真乃舉國如狂心

中猶然未足獻酬云云直要將此戲游荒淫之事做到無以復加處清輝云云被此輩人把君門壅蔽住下情終無上聞也按洛陽天下之中晉之都也中間劈首與簡宓妃西邊太華起一王一韓北邊瑤臺徵僊瑤女南邊湘川要僊湘娥單單只帶着東邊湯谷扶桑爲群僊總帶濯足之地看他實虛互補真是妙手

長歌行

逝矣經天日悲哉帶地川寸陰無停晷尺波豈徒旋年往迅勁矢時來亮急絃遠期鮮克及盈數固希全容華夙夜

選詩定論

卷之十

五

零體澤坐自捐茲物苟難停吾壽安得延俛仰逝將過倏忽幾何間慷慨亦焉訴天道良自然但恨功名薄竹帛無所宣逮及歲未暮長歌承我閑

首尾完潔平雅之調但人乍看之未免似每二句一意仔細玩來只因他辭句琢練得好却不曾一字合掌首四句日無停晷川無旋流雙起雙承年是吾之年時是天之時年矢之往迅由于時弦之催急期是遙指百年數是逐年細數容之華主外體之澤主內茲二物者吾命所寓二物難停吾壽易長前之去者俛仰已過後之

來者倏忽幾何此乃天道之常夫復何恨所恨者冉冉
老至功名不立耳

塘上行

江離生幽渚微芳不足宜被蒙風雲會移居華池邊發藻
玉臺下垂影滄浪泉沾潤既已渥結根與且堅四節逝不
處繁華難久鮮淑氣與時隕餘芳隨風捐天道有遷易人
理無常全男權智傾愚女愛衰避妍不惜微軀退但懼蒼
蠅前顧君廣末光照妾薄暮年

甄后既衰作塘上行說者以爲怨而不怒此擬更加雅

選詩定論

卷之十

五五

秀深得風人之致首二句自謙爲小家兒女生長民間
其後發藻垂影都是大家擡舉出來沾潤二句滿意極
寫反映下文之衰棄也四節四句正寫衰棄由於時去
非已、有可棄之罪天道四句承上竟言女色避妍亦天
道人理之常無足深惜但恨蒼蠅之物能白黑黑白懼
其前進榮亂君德所以仰望君王之念舊耳

悲哉行

游客芳春林春芳傷客心和風飛清響鮮雲垂薄陰蕙草
饒淑氣時鳥多好音翩翩鳴鳩羽皆啾啾倉庚音幽蘭盈通

谷長秀被高岑女蘿亦有託蔓葛亦有尋傷哉客遊士憂
思一何深目感隨氣草耳悲咏時禽寤寐多遠念緬然若
飛沈願託歸風警寄言遺所欽

心爲悲之因景爲悲之緣耳與日爲之締合題之悲哉
蓋四者適湊而成也而要以心爲主心有情景無情故
同一景也樂人見之而樂悲人見之而悲春芳者世之
所謂良辰美景而遊客則以傷心也故下文和風二句
虛寫春芳一風一雲蕙草二句實寫春芳一草一鳥翩
翩二句就鳥中寫春幽蘭句就草中寫春芳極寫之者
以見人世賞心之物遂爲傷心之媒也女蘿二句不與
蘭草一例蓋順就文勢全重有託有尋以起下文之憂
思也

選詩定論

卷之十

五六

挽歌詩三首

卜澤考休貞嘉命咸在茲夙駕警徒御結轡頓重基龍幌
被黃柳前驅矯輕旗殯宮何嘈嘈哀響沸中闕中闕且勿
誼聽我雄露詩死生各異倫祖載當有時含辭兩楹位啟
殯進靈輜飲餞腸莫舉出宿歸無期惟枉曠遺影棟宇與
子辭周親咸奔奏友朋自遠來翼翼飛輕軒駸駸策素旗

按樂遵長薄送子長夜臺呼子子不聞泣子子不知歎息
重觀側念我曠昔時三秋猶足收萬世安可思殉沒身易
亡救子非所能含言言哽咽揮涕涕流離

莊子曰死生亦大矣故古人立教必假生死二字爲柄
釋教修不生道教修不死儒教修生景教修死總之死
生皆命於天但人知生爲天之嘉命而不知死亦天之
嘉命卜擇吉地出於堪輿家卜擇吉日出於陰陽家此
亦流俗承經之事然而聖人不禁賢者不免蓋以天之
嘉命全在於此必如全而受全而歸方得不辱此嘉命

選詩定論

卷之十

李

風駕六句寫送死者荒荒亂亂忙進一團光景旋用挽
郎口喝斷作一波瀾然後卽挽郎口中代說生人送死
一段極痛極哀之情死者泯然不知爲可悲耳

流離親友思惆悵神不泰素驂佇轡軒佐駟騶飛蓋哀鳴
興殯宮迴遲悲野外魂與寂無響但見冠與帶備物象平
生長旗誰爲旂悲風徽行軌傾雲結流霜振策指靈丘駕
言從此逝

此送死既畢而生者各歸也

重草何崔嵬佐盛饗其間旁薄立四極穹隆放蒼天側聽

陰溝涌臥觀天井懸廣霄何寥廓大暮安可晨人往有返
歲我行無歸年昔居四民宅今託萬鬼鄰昔爲七尺軀今
成灰與塵金玉素所佩鴻毛今不振豐肌饗螻蟻妍姿永
瘞泥壽堂延魑魅虛無自相寶螻蟻爾何怨魑魅我何親
拊心痛荼毒永歎莫爲陳

送人既歸又代死者作自嗟自歎之詞真是空中樓臺
而構詞奇麗絕倫

陸雲

詩纔及格不逮乃兄遠甚當是學力未充耳非附平原

選詩定論

卷之十

李

淡儀之名異彰

大將軍宴會被命作詩

皇皇帝祐誕隆馭命四祖正家天祿保定獻哲惟晉世有
明聖如彼日月萬景攸正

首述晉家列祖功德

巍巍明聖道隆自天則明分爽觀象洞佐陵風協極絕耀
照淵肅容往播福祿來臻

頌帝

在昔姦臣稱亂紫微神風潛駭有赫茲威靈旗樹旆如電

斯揮致天之屈於河之沂有命再集皇輿凱歸

叙大將軍定亂之勲

顏綱既振品物咸秩神道見素還華反質辰晷重光協風
應律函夏無塵海外有謚

叙大將軍治化之隆爲宴會張本

芒芒宇宙天地交泰王在華屋式宴嘉會佐暉峻朗翠雲

崇鸞冠弁振纓服藻垂帶

序事

祁祁臣僚有來雍雍薄言載考承頌下風俯覲嘉客仰瞻

選詩定論

卷之十

五十九

玉容施已惟約於禮斯豐天錫難老如岳之崇

前四句自述後四句頌美

答兄機

士衡贈弟書字士龍答兄書名疑有誤

悠遠塗可極別促怨會長街思總行邁興言在臨觴南津
有絕濟北渚無河梁神往同逝感形畱悲參商衡軌若殊
迹牽牛非服箱

答贈之詩不過答其大意而此詩則逐句逐字答去洵
弟兄時和之式準也悠遠二句答原詩行矣怨路長悠

焉傷別促街思二句答原詩指途悲有餘臨觴歡不足

南津二句變原詩東西二字爲南北南津有絕濟者言

送兄過江還時一濟南津以後永不再濟兄既北濟不

還恰似河梁已斷神往二句答慷慨逝言感徘徊居情

育言兄之北去出于不得已有亡家破國之感而我神

隨兄往亦同此感但形畱于此却有參商之悲也衡軌

二句答焉得攜手俱契濶成駢服在士衡原詩亦無拖

士龍仕晉之意然其文辭之間不甚分明故以此二句

解之若曰駢服非馬不成牛乃耕畜況牽牛星名絕無

選詩定論

卷之十

六十

實乎此明已之不願仕晉也然其自爲可謂高矣將何

以爲其兄之地乎看他全用衡軌殊塗寫得兩不相妨

真是妙手蓋車有三事曰廂曰軌曰衡廂所以載物比

世之仕者衡在前比士衡軌在下自比言兄弟一衡一

軌本是一車之物今一南一北雖殊共塗而弟非服廂

兄亦非服廂蓋不得已也

答張士然

行邁越長川飄颻冒風塵通波激枉渚悲風薄丘榛修路
無窮迹并邑自相循百城各異俗千室非良鄰歡舊難假

合風土豈虛親感念桑梓域勢窮眼中人靡靡日夜遠眷
眷懷苦辛

此應孫氏亡、張先入洛、後聞陸將至、故作詩贈陸、而陸
作此詩以答之也。風塵二字、乃行路尋常物色、然出士
龍之口、便有無限妙意、全在劈首越長川三字、蓋長川
卽大江、大江以南、風塵絕少、一越大江、便落風塵之中、
矣。通波句、是風、悲風句、是塵、此江南人會去經之物色、
修路二句、言土不同、百城二句、言風不同、風土既已不
同、而強作歡親之狀、中心不安、故日夜只是思念桑梓

選詩定論

卷之十

李

張雖在洛、實是我桑梓人物、思念之極、眼中髣髴見之、
髣髴之中、只是見人、不會見洛也。洛者、我之所不願見、
而張又我所亟欲見者、洛不欲見、故遲遲吾行、而人我
所亟欲見、故靡靡日夜、猶覺我人之遠也。末結以眷眷
懷苦辛者、謂此塗中懷土懷人、不能兼遂、真辛苦異常
耳。

爲顧榮彥先婦答詩

晉家南渡、北方士流離莫依、多賴顧彥先接引之力、南
士多悲之、故王車騎初領驍騎將軍、不樂、謂人曰、我還

東掘顧彥先塚、此蓋後事、士衡爲彥先贈婦詩、尚在晉
家、未南渡、蓋此時顧已結納北人矣。士衡詩二首、一贈

一答、士龍俱是答詩、前首謂北人不可交、後首謂彥先
不得交北人、然士衡尚有含蘊、而士龍太露矣。

悠悠君行邁、筑筑妾獨止、山河安可踰、永路隔萬里、京室
多妖冶、粲粲都人子、雅步擢纖腰、巧笑發皓齒、佳麗良可
美、衰賤焉足紀、遠蒙眷顧、言衡恩非望始。

此首言晉人之不可交、曰京室、北方之地、曰都人子、北
方之人、雅步二句、極寫其妖冶之態、易于作緣、正與士

選詩定論

卷之十

李

衡天末之佳人、相反與顧非有弦索之諧、饑渴之情也、
其起句君行之悠悠、非形容止之筑筑、謂其去家之遠、
久曠不暇擇也。夫彥先亡國之餘、萬里入洛、滿目盡是
晉朝舊宿、不惜論交、明哲保身、自應爾爾、然與北人日
親、必與南人日疎、遠蒙云云、譏其已疎矣。

浮海難爲水、游林難爲觀、容色貴及時、朝華忌日宴、皎皎
彼姝子、灼灼懷春粲、西城善雅舞、總章饒清彈、鳴篳發丹
唇、朱紵繞素腕、輕裾猶電揮、雙袂如霧散、華容溢藻曜、哀
響入雲漢、知音世所稀、非君誰能讚、素樹北辰星、問此佗

龍煥時暮復何言華落理必賤

此道讓彦先不當交北人看他知音二句如子爲碌碌者卽或濫交無足爲輕重耳子固南土之領袖一言之獎足以升人九天苟或不慎將來必妨我輩塗轍北極星指南士佐龍煥喻北人然子之棄此取彼者得毋及時者貴華落者賤當今晉室方盛而及時乘權者皆北方登龍之彥江南名士值家破國亡之餘垂首喪氣而故有所炎涼於其間乎

六朝選詩定論卷之十終

選詩定論

卷之十

奎

六朝選詩定論卷之十一

睢陽後學吳 洪伯其甫著

謝混

詩人見選謝氏最盛其源皆肇於叔源蓋晉詩始盛張潘左陸諸賢實奉建安爲宗永嘉之末遂以論宗入詩爰及江左其徒愈繁孫許輩盛名効尤海內翕然從之雖劉郭之徒創爲變體欲以挽之而波勢澎湃莫有應者宋之義熙謝叔源始導劉郭之波斐然繼作其西池一首結句引南榮爲戒尚於虛無稟習澄汰未淨至康

選詩定論

卷之十一

一

樂以曠世宏才崛起奮起舉大江大河將柱下漆園之餘滓淘洗淨盡又有惠連宣遠左提右攜是以謝氏之詩遂甲天下而康樂之詩獨空千古至于佐暉雖不及康樂然其奇秀警邁唐賢正則溯其源之所出皆叔源廓清之功有以啓之也若夫朏與莊及超宗等詩不見選姑不論

遊西池

悟彼蟋蟀唱信此勞者歌有來豈不疾良遊常蹉跎逍遙越城肆願言屢經過迴阡被陵岡高臺眺飛霞惠風蕩繁

面白雲霓層阿景吳鳴禽集水木湛清華寒裳順蘭芷徙倚引芳柯美人愆歲月遲暮將如何無爲牽所思南榮戒其多

通篇以悟字爲主信生于悟也人生以勞爲生以飛足見古今之人盡是勞者古今之唱盡是勞者之歌不獨唐風爲然而唐風之咏蟋蟀乃其顯著者耳後半皆發明此二句意蓋古今之人既盡是勞人則人生百年之內盡是勞日人生六合之內盡是勞地使有來不甚疾緩得一刻或可暇得一刻乃有來則甚疾矣良時蹉跎

選詩定論

卷之十一

二

正以勞故耳逍遙云云正以城肆名利所在乃勞者之地越而他之聊欲借彼佳境將以抒我勞耳迴軒云云平寫四句美景景是二句又用良辰將美景加倍渲染卽隨手就水木二字帶出寒裳二句喻學人修身砥行將以見用於時也乃又以有來太疾之故美人不來而身已冉冉老矣可見爭名奪利役於城肆之中固爲徒勞卽修身砥行僕僕於道德之內亦是徒勞總莊子所謂多也故不獨戒其事并戒其思云

郭璞

東晉之世風雅頓微賴以維持不墜者惟劉與郭劉以超群絕軼之才努力干戈倥傯之際故詩不必字鍊句鍊而一種清剛之氣自是橫塞古今郭加以淹貫之學當清談鼎盛之時獨崇漢道較之于劉風骨不無差別而要其傷王室之板蕩悼生民之流離感慨激烈之致一也○景純詩云林無靜樹水無停流阮孚謂其泓嶸蕭瑟實不可言今觀選詩所收景純游仙詩七首篇篇有泓嶸蕭瑟之致讀之覺蓬萊咫尺寧僅神超形越

游仙詩七首

選詩定論

卷之十一

三

游仙等詩最難作作此詩者若第言其逍遙物外與年壽之永於求仙何涉稍涉道理又類道歌釋偈殊非風雅之旨蓋詩家長於帶偶未必深通仙關仙家深於道理未必留心聲詩故作游仙詩必具兩副大本領一詩家大本領一仙家大本領詩家本領儒家所優至於仙家學者多不諳其源流況其與秘乎按道學以老子爲集大成莊與列亞聖之流也其本皆原於史家當時通相祖述只是論道不及言仙神仙之說始於宋無忌輩乃道家之支流無忌燕人故燕昭王最好其術爲秦始

漢武之嗜天。漢初盛有傳書。如班史藝文志所載數十餘種。今皆亡失。所傳龍虎經。不知作于何人。參同契。則魏伯陽所撰也。世之求仙者。奉爲金科。其所著作。俱以大道難狀。雜借丹砂之物。以立名。景純刈汰一空。盡以詩家風雅字面代之。故但見其風雅。不覺其蘊義。梁統以詩選之後人。因以詩目之。苟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者。焉能通之哉。

京華游俠窟。山林隱遯棲。朱門何足榮。未若託蓬萊臨源。挹清波陵岡。掇丹莢。靈谿可潛盤。安事登雲梯。漆園有傲

選詩定論

卷之十一

四

吏萊氏有逸妻。進則保龍。見退爲觸藩。抵高蹈風塵外。長揖謝夷齊。

京華乃繁華之處。遊俠所聚。山林寂寞之鄉。隱遯所棲。古之修道。不於山林。多在名都大邑。假力於大有力者。豈以朱門繁華。足爲我榮哉。但託身蓬萊之徑。未若此之近耳。清波丹莢。喻藥然。藥必有所產之處。不於產處求之。是緣木而求魚也。蓋清波丹莢。俱產於靈谿。欲挹清波。必臨源。折其本也。不然則已。濁欲掇丹莢。必臨岡。折其要也。不然則已。軼潛卽乾。初九之潛龍盤。卽屯初

九之盤桓。言求仙者。當猶此處用功。無事遠而他求也。漆園二句。一陰一陽之謂道。正應上無事遠求之意。指藥之所在也。既知藥之所在。從此而勇往精進以求之。則爲在田之龍。退入山林。行吐納等功。則將爲觸藩之氣。龍與羊俱陽物。乾爲龍。三畫俱陽。乃純陽也。故能潛能見。兌爲羊。二陽一陰。所以有不能遂。不能退之意。若謂末二句。謝字爲與夷齊偕。非也。夷齊乃隱遯山林之士。離群索居。不可訖。蓬萊者。此詩家借意之法。謝乃謝而去之。長揖者。水別也。正與首二句相應。

選詩定論

卷之十一

五

青谿千餘仞。中有一道士。雲生梁棟間。風出窓戶裡。借問此何誰。云是鬼谷子。翹迹金縷陽。臨河思洗耳。聞闔西南來。潛波渙。鱗起靈妃。願我笑粲然。啓玉齒。寒修時不存。要之將誰使。

青谿道士者。人也。梁棟者。人之體也。窓戶者。人之竅也。雲者。龍也。自內者。故曰生。梁棟風者。虎也。自外者。故曰出。窓戶二物。最難制。能制之。則仙不能制之。此體此竅。終隨物化。則爲鬼。鬼者。歸也。谷者。空也。借問一句。宕得甚妙。千塵凡人。辭上夢死之際。忽與一聲。當令人渾身

汗下。猛然驚悟。立志求仙。企願陽洗耳之高踪也。開闢
風名。卽虎也。西南金方。弦月之際。潛波渙鱗。起狀大藥。
始發之像。靈妃者。同類有情之物。顧我笑者。情之動此。
鉛遇癸生之時。決當娶之以黃婆也。詩以楚詞。寒修代
之。

翡翠戲蘭苕。容已更相鮮。綠蘿結高林。蒙龍蓋一山。中有
冥寂士。靜嘯撫清絃。放情凌霄外。嚮茲挹飛泉。赤松臨上
游。駕鴻乘紫烟。左挹浮丘袖。右拍洪崖肩。借問蜉蝣輩。寧
知龜鶴年。

選詩定論

卷之十一

六

翡翠蘭苕。喻二物之弦氣也。二物皆須鮮者。兩相戲。愈
顯其鮮矣。鮮字從魚。從羊。羊肉魚肉之美。全在一鮮。少
則餒而敗矣。此一字。從來道書未發之妙也。山木林立。
得綠蘿則結爲一片。至於能蔽一山。畧如戊巳能和四
象之意。前中有一道士。指人言。此中有冥寂士。指心言。
如黃庭經云。黃庭中人也。冥寂者。靜也。撫琴取其調。卽
操琴招風之說。謂能應也。尙不能靜。則臨時有暗溺之
虞。能靜而不能應。彼來而我不能往。性情不會。丹終不
結。放情凌霄外。能靜也。嚮茲挹泉。吞咽之意。能應也能。

靜。平日鍊已之到。能應一時火候之密。松取其壽。赤取
其色。鴻乃北方之陽鳥。紫烟南方之陰氣。赤松洪崖。浮
丘。借三仙人。名以喻三家之意。以前工夫。皆他爲主。我
爲賓。至此。則我又居上游。而爲主矣。左挹其袖。右拍其
肩。乃結合不離之意。所謂三家相見是也。蜉蝣。指一切
世人。京華游俠之儔。山林隱遁之士。皆在其中。言彼偷
得旦夕安。知金丹長年之道哉。

六龍安可頓。運流有代謝。時變感人思。已秋復願夏。淮海
變微禽。吾生獨不化。雖欲騰丹谿。雲螭非我駕。愧無魯陽
戈。

選詩定論

卷之十一

七

德迴日向三舍。臨川哀年邁。撫心獨悲吒。

六龍四句。言四時之行。無有停止。百物由之以生。故時
之所感。雀入於江。變爲蛤。雉入於淮。變爲蜃。雀與雉。物
之微而蠢者。且能感時而變化。人爲萬物之靈。反不能
變化。飛騰而爲神仙乎。但物之變化。不自由。由時人之
變化。不由時。由已。丹谿者。丹之所在。欲騰丹谿。必以雲
螭爲駕。然雲螭不爲我駕者。以修行之道。必資利器。魯
陽揮戈。日退三舍。戈喻利器。不言戈而言德。只似論修
行根基。不似論修行利器。蓋仙人於道。不肯輕洩。所謂

引而不發、躍如也。週日向三舍、日者陽精、萬物資其光、以生既墜於地、其光無由及物、而能納其光、以敷施於萬物者、唯月。然初生之月、其光太小、既望之月、其光大盛、皆非金遇癸生之時、唯上弦之月、適得其候。三舍者、天中也。天有十二舍、地下六舍、地上六舍、從日落處數之。三舍正常天中、與日相距一象限、爲四照、故光在側面、自下視如弓弦、狀在納甲、以其下半陽、上半陰、象兌卦、兌爲金、生水、五行順生之序也。往者順、迴者逆、日三舍、逆川之也。所謂虎從水中出也。其旨微矣。臨川二句、

選詩定論

卷之十一

八

應前悲大道之不成、老冉冉其將至、

逸翮思拂霄、迅足羨遠遊、清源無增瀾、安得運吞舟、瑤璋雖特達、明月難開投、潛賴怨青陽、陵苔哀素秋、悲來惻丹心、零淚緣纓流、

求仙者貴求金丹大道、其道既大、非有根基、承受不起、逸翮性足、卽後詩之靈氣仙才也、清源不是比塵世、世塵最濁、如何云清、世塵皆流、如何云源、此蓋指寡欲絕嗜、吐納導引之徒、如何承得金丹大道、然既有此根基、又要口訣、瑤璋喻根基、明月喻金丹、雖有此特達之根、

而不得明師指授、丹訣孤陽獨陰、如何得成大丹、潛賴喻獨陰、陵苔喻孤陽、口訣無傳、空抱誠心、大丹不成、安得不淚流緣纓也、

雜縣寓魯門、風煖將爲災、吞舟涌海底、高浪驚蓬萊、神仙排雲出、但見金銀臺、陵陽挹丹溜、容成揮玉杯、姮娥揚妙音、洪崖領其順、升降隨長烟、飄飄戲九垓、奇齡邁五龍、千歲方嬰孩、燕昭無靈氣、漢武非仙才、

首四句卽紫陽氏所謂虎躍龍騰、風波初也、以海鳥托興、以海鯨托比、應前詩中清波無增瀾、焉能運吞舟、意

選詩定論

卷之十一

九

運吞舟之魚、唯大江大海耳、當海風將大作之時、惟雜應知之、而遠避於魯門、吞舟之魚、乘之而出、簸揚海波、高駕蓬萊之上、喻丹之來也、其氣白氣、湧出其狀如此、神仙彼之其氣、雲我之真氣、彼之真氣、潤我之真氣、而來也、不言來而言出者、出乎彼、入乎此也、金銀喻丹臺、猶言室、所謂中央正位、產位珠也、前者隱而不見、用功至此、乃見耳、見卽陰符經所云見之者昌、大丹已得、四象和合、此時相與之狀、非尋常人間一切可比者、故以天上神仙之晏樂比之、曰陵陽丹溜云云、此神仙排

雲出句來兩物今併爲一，然後升降周流於人身上下，百骸無處不充滿，所以壽過五龍，而千載常若嬰兒，乃一得永得也。五龍者，五行之精結爲嬰云云。此等大道，惟有大根基人方能承載得起。雖燕昭漢武之雄才大畧，猶曰無仙才無靈氣承載不得，而況山林隱遁之士與京華游俠之輩乎？○災字妙。老子曰：禍兮福所伏，福兮禍所倚。只得倒行逆施，全要在災中鍊出福來。卽如今人戰勝者，勝小敵，受小賞；什長百長，勝大敵者，受大賞。封公封侯，此一段直如漢楚陰陵一戰，韓淮陰遂獲二

選詩定論

卷之十一

十

齊之封前詩云：進則保龍見，正謂見大敵不可怯也。尤妙在將字，乃知幾其神也。○閭闔西南來，潛波湧鱗赴。狀外藥也。葉妻之逸也。吞舟涌海底，高浪駕蓬萊。狀內藥也。漆吏之傲也。放情凌霄外，嚼蕊挹飛泉。文火也。此武火也。潛波高浪，雖有大小，然皆應用之物也。○此章題目既大，非小小比興可以振得起。故先寫海中大浪，大浪非大風不作。大風非大煖不甚。又先寫風煖，然後神仙之多排雲而出。仙人樓閣亦因之而見。陵陽等正言神仙之多，挹丹溜等言其樂升降二句，言其遠奇餘

一句言其久。末二句喚醒人處，又用燕昭漢武反振其力量，乃與首腹相稱。正如風雨大作，雲氣電弭繞紫山川，千態萬狀，令人心目欲眩。陡然復加霹靂一聲，又令魂魄驚悸。○靈氣仙才四字，須要玩味。孟子曰：聖賢則力也。仙才之謂，智譬則巧也。靈氣之謂，兼而有之，則出類拔萃矣。曰無日，非文偶互錯，非燕昭無靈氣而有仙才。漢武非仙才而有靈氣也。

晦朔如循環，月盈已復魄。葦收清西陸，朱羲將出白寒露。拂陵苔女羅，辭松柏，薜蘿。榮不終朝，蜉蝣豈見夕。圓丘有奇

選詩定論

卷之十一

十一

草鍾山出靈液，王孫列八珍。安期練五石，長揖當金人。去來山林客

凡詩有外意，有內意。論此詩之外意，不過教人蚤蚤修行，論其內意，含蓄甚深。首二句外藥當及時而來，稍遲則是金蓬望遠，葦收二句，日行黃道，月行白道，日無行，白道之理，特借以明內藥當及時而用，苟不早修，則純陽之體將破，而漸入于陰。陽體既破，而入于陰，則不能固其內，而外將見衰。故曰：寒露拂陵苔，女羅辭松柏。外體被外物之侵而殘，則壽命隨之。故曰：薜蘿不終朝，蜉蝣

辨豈見夕明知奇草在于圓丘靈液在于鍾山舍而不
采京華游俠之子惟嗜八珍而山林隱遯之士惟鍊五
石八珍乃是腐腸之藥五石不過延年之物此等人渡
不得只當長揖而謝去也○此首與前六龍章意同而
義則異雖同說光陰易逝然前則自秋而夏萬物隨之
以變化此乃自夏而秋萬物隨之以彫零前是未知道
之先當急急求道故結之以撫心悲歎此言既已知道
當急急下手修行故結之勇別世塵○喚醒世人求道
則用京華游俠子反照之喚醒世人求大道則用山林

選詩定論

卷之十一

三

隱遯士反照之至求大道絕頂工夫則用燕昭漢武反
照之俱有淺深皆依其體勢以用事遣詞詞林之巨手
也若形至雜懸一章必用燕昭漢武作結方敵得住不
然則有虎頭蛇尾之譏矣此數詩雖出一手然有平者
有奇險者有清者有極艷麗者後人得其一皆足名家
○景純遊仙詩凡三十首入選七首足括龍虎參同兩
書之全旨其餘多不合此昭明眼力所以高出千古問
之黃令盧江有王治山者其論與余甚合○世有謂景
純三十首中誠慨忠憤之語非游仙本色此說良然

然古之游仙詩以出世之人爲出世之言其胸中絕無
牢騷不平之感也景純當王室崩拆之餘生民塗炭極
矣此何等時而忍高蹈世外耶故景純亦思建功名于
當年耳功名不可爲然後激而爲出世之言游仙非其
本志也故破體爲之以起問者俾知其心事之所在耳
昭明作選以文體爲主止錄其今格七首自是爲詩非
爲道也而七首適於道合然其中撫心悲吒零淚露纓
由於慕道之切非關時事然詩之爲用不可與要卽以
時事通之亦無不合卽通之全篇亦無不合者第一首

選詩定論

卷之十一

三

臨源云云言其學有本願隱居求志不肯干祿德業已
成藏則初九之潛龍行則九二之見龍也然學雖有本
未必有用二首又以鬼谷自比言其兼有道術可抒可
捲堪爲世用而世主亦未常不欲用之特汲引無人耳
夫汲引無人山於道重德尊如赤松子高出浮丘洪崖
一頭堪爲帝王之師者彼碌碌世人決不能知不知故
不舉固無怪耳三首述己之學問出處四首以後感時
事晉之末季天下人情盡隨時變而已獨不變故要津
爲他人所據而權不由我我從有返天廻日之才亦無

所施戈喻權柄。日喻晉室。按卦象坤下離上曰晉。月入
地。下則綵爲別卦矣。若將已落之日。揮轉中天。依然離
上。坤下則復爲晉矣。權不在已。故臨川撫膺而悲吒也。
五首。凡人建立功名。雖高才絕學。亦必有憑藉而起。如
蛟龍之得雲雨。苟無尺土之階。一族之資。而徒抱區區
一點忠心。如明月投人於闇。終不濟事。此卽劉越石所
云。資糧既乏。盡薇蕨安可食。六首雜縣四句。喻晉室之
大亂。神仙云云。喻非得名世英雄。起而群輔。方得成功。
然當時未嘗無英雄之輩。只是時當亂極之後。其君必

選詩定論

卷之十一

十四

如湯武之聖。不然。或如漢之高光。方可相與有成。若僅
僅如燕昭。漢武。恐未能了此也。何況下此者乎。未首日
月逝矣。歲不我與。兼善天下之事。既不可爲。於是轉而
出世。游仙爲獨善一身之計矣。卽此七首。弘農生平心
事俱見於此。宜與太尉詩參讀。但太尉皆直筆。此詩多
微詞。其所處之勢異也。

劉崐

六代多好文之主。故時握兵權者。亦多文人在。越石與
祖逖。雖同稱豪傑。其賦詩全各見實於時。知其學爲獨

優。及夫罹此厄運。有忠莫伸。以清剛之氣。爲懷展之詞。
述喪亂之事。表忠烈之懷。因直方弘農之駕。開少陵之
先。忠義一脈。賴以不墜云。

答盧湛

慷慨磊落。英分雄分。俱足。雖其經營琢鍊處。少遜郭之
精密。而一種豪邁之氣。則遠過之矣。固是兩人身分不
同。

厄運初遭。陽爻在六。乾象棟傾。坤儀舟覆。橫屬糾紛。群妖
競逐。火燎神州。洪流華域。彼黍離離。彼稷育育。哀我皇晉。

選詩定論

卷之十一

十五

痛心在目

首痛王室。是盟主身分。○黍離之詩。作於箕子。言痛我
首室者。唯我晉人耳。他人未必相關。

天地無心。萬物同塗。禍淫莫驗。福善則虛。逆有全邑。義無
完都。英莖夏落。毒卉冬敷。如彼龜玉。韜櫜毀諸。芻狗之談。
其最得乎。

大念生民。是盟主身分。○芻狗之談。取義老子。謂天地
不仁。特生此一種人。屠戮生靈。逆有全邑。見能使人備
得志。則生靈伊將何底。

咨于軟弱弗克負荷愆戾仍彰榮寵屢加威之不建禍延
凶播忠隕于國孝愆于家斯罪之積如彼山河斯孽之深
終莫能磨

引咎歸己是盟主身分○忠賢於國明承首章孝愆於
家暗伏下章明承者權且認在自己身上暗伏者起下
二族云云將孝愆分認然總欲其復歸大家協力做事
也

郁穆舊姻嬖婉新婚不慮其敗惟義是敦聚糧攜弱匍匐
星奔未游爾駕已隳我門二族偕覆三孽並根長慚舊孤

選詩定論

卷之十一

去

永負冤魂

序舊既為婚姻又共患難○不慮二句妙見盧之先人
不計成敗而歸己為厚于義則盧今日之去專計其敗
其薄可知矣

亭亭孤幹獨生無伴綠葉繁縟柔條修罕朝採爾實夕持
爾竿竿翠豐尋逸珠盈碗實消我憂憂急用緩逝將去矣
庭虛情滿

卽用原詩樛葛之意而比其今日枝幹已成皆由已所
培植不當背之而去

盧蔣伊何蘭桂移植茂彼春林瘁此秋棘有鳥翻飛不遑
休息匪桐不棲匪竹不食永戢東羽翰撫西翼我之敬之
廢歡職

首四句就上樛木而演之彼此相形言此費盡培植之
勞而無功彼享其逸為段幸為已情也有鳥八句又用
鳥以演其不盡之意謂盧雖擇主而去已終不輟其敬
也

音以賞奏味以殊珍文以明言言以暢神之子之往四美
不臻澄醪覆觴絲竹生塵素卷莫啓幄無談賓既孤我德

選詩定論

卷之十一

去

又關我隣

此以音味文言為四美與魏文帝以良辰美景賞心樂
事為四美不同蓋大人先生禮賢下士貴言聽計從顯
用其身耳區區燕飲之小禮無所用之昔韓信之去蕭
何追之許以大將然後復返今劉與盧僅僅如此此仍
平日所以待盧者盧寧肯歸耶所謂詩常辭和政在劉
詩而史獨賞盧何歟○朝采云云盧在劉許之時却用
盧寫澄醪云云盧在段許之時反用實寫與陸送熊斤
丘詩同法

光。光。段。生。出。幽。還。喬。資。忠。履。信。武。烈。文。昭。旌。旨。辭。辭。興。馬。
翹。翹。乃。奮。長。康。是。轡。是。鐙。何。以。贈。子。竭。心。公。朝。何。以。叙。懷。
引。領。長。謠。

詩七章無一字顯出段生。至末章突然出場。其頌段處。
妙在出幽還喬四字。點得十分警目。不徒茂彼春林。及
翰撫西翼指段。卽首章哀痛晉室內。已自有段。此時段。
正在幽谷。二章段在逆有。全邑中故。幸而出幽還喬。得
與方鎮之列也。虛既爲所縻。勢不得歸。故歸以竭心公。
朝。若論其本意。無時不冀虛之歸已也。

選詩定論

卷之十一

大

重贈盧諶

握中有懸壘。本自荆山瑑。惟彼太公望。昔在渭濱叟。鄧生
何感激。千里來相求。白登幸曲逆。鴻門賴留侯。重耳任五
賢。小白相射鈞。苟能隆二伯。安問党與讐。中夜撫枕歎。想
與數子游。吾衰久矣夫。何其不夢周。誰云聖達節。知命故
不憂。宣尼悲獲麟。西狩涕孔丘。功業未及建。夕陽忽西流。
時哉不我與。去乎若云浮。朱實隕勁風。繁英落素秋。狹路
傾華蓋。駭駭摧雙輶。何意百鍊剛。化爲繞指柔。
首二句比也。懸壘着握中。珍惜之極。亦見昔曾在握。雖

現不在握。終其後歸于握也。太公。鄧禹。陳平。張良。狐偃。
趙衰。管仲。數子。擬虛想與數子兼以自擬。蓋本同輔晉。
室。至此身已老。志已衰。事業無成。甚可悲嘆。古云聖人。
達節。知命。不憂。徒虛語耳。使知命可無憂。則聖如孔子。
又何爲而悲獲麟。獲麟又何足動孔子。悲哉。在平生之。
日。方自矢爲百鍊純剛。千折百廻。及至變亂日甚。朱實。
云云。不覺化爲繞指耳。要知化爲云云。乃委曲從時。以。
圖濟。非隨波逐流。要自有不化者在。○玩太尉口氣。又。
是以太公。鄭生。曲逆。留侯。重耳。小白。自任。故於重耳。點。

選詩定論

卷之十一

九

出五賢。小白。下點。出管仲。六句之中。單以苟能云云。承。
重耳。二語。蓋以五臣。管仲。比虛也。故虛詩亦云。無覲狐。
趙。有與五臣。○世有謂宣尼二句。爲一事。復出者。不知。
古人詩文。從無複語。蓋以下句中。明上句耳。孔子知命。
之聖。宜有達節。何至有獲麟之悲。蓋以麟乃王者之瑞。
西狩獲麟。天人之道。交窮。實足動聖人之憂。憂故悲。悲。
故泣。達節在聖人。猶難況我輩乎。

扶風歌

樂府有扶風歌。一曰扶風豪士歌。此歌凡九解。只是寫。

得一人自行自止自慊自慨一片孤忠莫我知也知我其天之意

朝發廣其門暮宿丹水山左手攀繁弱右手揮龍淵顧瞻望宮闕俯仰御飛軒捷較長歎息淚下如流泉

望闕淚下固是忠不忘君然由此去君門萬里一任說人在側媒孽其短便伏下文瞻昔李愬期一段意在內顧瞻易前後俯仰屬上下合前解左右總描寫此一人之恣態

繫馬長松下發鞍高岳頭冽冽北風起冷冷澗水流

選詩定論

卷之十一

半

繫馬一解因爲下揮手兩解去得恁速故作此一頓

揮手長相謝哽咽不能言浮雲爲我結歸鳥爲我旋

揮手與相送之親相別浮雲二句卽感及豚魚意極形

人情之難堪

去家日已遠安知存與亡慷慨窮林中抱膝獨摧藏

去家似喻其在晉陽及并州也其不地者既已不知其

存亡又何地之可繫哉晉室南遷江北盡陷獨太尉一

人自起義兵與朝廷隔絕當時江左君臣偷安旦夕無

恢復之志所以竟忘丁朔方中尚有此一人在然而朝

廷雖忘我我終不敢忘朝廷故摧藏養晦以待時也一
康鹿游我前猿猴戲我側資糧既乏盡薇蕨安可食

當時北方俱已陷沒獨太尉一木獨支而隣近諸州或有一二又皆歸附之徒故晉陽之敗既不相援而既敗之後誰肯兵權假我者兵散糧絕赤手空拳雖有臣之忠憤濟得甚事

攬轡命徒侶吟嘯絕巖中君子道微矣夫子故有窮

此時兵馬散亡不可復聚只與一二心腹未去者悲歎于絕巖之中蓋困窮之極矣曰吟嘯者勉自慰之詞

選詩定論

卷之十一

主

惟昔李愬期寄在庭忠信反獲罪漢武不見明

此非懟晉亦非以已之依段比李之寄身蓋當勢窮力

盡後勢不得不暫依他人以圖另舉乃與其徒侶相商

之意今將何依我爲晉臣自宜歸晉試思我在朔方所

領者興義之士非朝廷之兵當兵威全盛之時許多勲

業朝廷猶不以存亡繫念何況今日勢窮力盡束手而

歸直一匹夫耳彼朝廷之上自有握據兵權之人誰肯

輕以授我况君王萬里焉知我之勢窮力盡與李陵州

同乎夫以漢武之明尚不能察何況今日乎

我欲竟此曲此曲悲且長棄置勿重陳重陳令心傷

此不得已而從段矣棄謂棄中原置謂置身段所然終不明白說出真傷心之極矣

盧諶

觀郎中時與詩其志不滅太尉而未免依人者才爲之歟勢爲之也然依劉不終復去而依段世人因有下喬入幽之譏不知郎中之去定有其故史書雖未明言然情見乎詩矣贈崔溫不忘晉也贈劉不忘劉也

贈劉琨

選詩定論

卷之十一

三

唐括惟皇紹熙有晉振厥弛維光闡遠韻有來斯雍至止

伊順三台揭朗四岳增峻

其一

伊陟佐商山甫翼周弘濟艱難對揚王休苟非異德曠世

同流加其忠貞宜其徽猷

其二

伊謚陋宗昔遵嘉惠申以婚姻著以累世義等休戚好同

興廢孰云匪諧如樂之契

其三

王室喪師私門播遷望公歸之視險忽艱茲願不遂中路

阻顛仰悲先意俯思身愆

其四

大鈞載運良辰遂往瞻彼日月迅過俯仰感今惟昔日存

心想借曰如昨忽爲疇曩

其五

疇曩伊何逝者彌疎溫溫恭人慎終如初覽彼遺音恤此窮孤譬彼樛木蔓葛以敷

其六

妙哉蔓葛得託樛木葉不雲布華不星燭承倬卞和質非荆璞眷同尤良用之騏驎

其七

承亦既篤眷亦既親飾獎驚猥方駕駿珍弼諧靡成良謨莫陳無覲狐趙有與五臣

其八

五臣奚與契闊百罹身經險阻足陷幽遐義由恩深分隨呢加綢繆委心自同匪他

其九

選詩定論

卷之十一

三

昔在暇日妙尋通理尤彼意氣狹是節士情以愷生感以情起趣舍同要窮達斯已

其十

由余片言秦人是憚日碑効忠飛聲有漢桓桓撫軍古賢作冠來牧幽都濟厥塗炭

其十一

塗炭既濟冠挫民阜謬其疲隸授之朝右士懼任大下欣施厚實祇高明敢忘所守

其十二

相彼反哺尚在翔禽孰是人斯而忍斯心每憑山海庶覲高深遐眺存亡緬成飛沉

其十三

長徽已纓逝將徙舉收跡西踐銜哀東顧曷云塗遠曾不

咫尺豈不夙夜謂行多露

其十四

綿綿女蘿施於松栢栗澤洪餘晞陽豐條根淺難固莖弱

易彫操彼纖質承此衝颺

其十五

纖質實微衝颺斯值誰謂言精致在實意不見得魚亦忘

厥餌遺其形骸寄之深識

其十六

先民順意潛山隱凡仰熙丹崖俯澡綠水無求于和自附

衆美慷慨遐蹤有愧高旨

其十七

爰造異論肝膽楚越惟同大觀萬塗一轍死生既齊榮辱

奚別處其位根廓焉靡結

其十八

選詩定論

卷之十一

五

福爲禍始禍作福階天地盈虛寒暑週迴夫云不祀爨在

勝齊句踐作伯祚自會稽

其十九

邈矣達度唯道是杖形有未泰神無不暢如川之流如淵

之量上弘棟隆下塞民望

其二十

布局整密遺詞精緝叙事詳明用意婉昵莽莽千言無

一敗筆才高學富而以經營苦心出之隻字不肯苟下

真堪千古○史劉之將衰也子諒去之及見其拘弗能

抹史譏其無奇畧以爲負心刻矣何也天下之報施有

二一曰受恩之報一曰知己之報受恩之報如壯終日

當立効以報曾公是也知己之報如武侯遇先主鞠躬

盡瘁死而後已或豫讓與智伯吞炭漆身死而靡他

也之二者稱物平施千古不易之極則苟以國士之報

報恩則爲倒行逆施君子所不出矣盧答劉五言之詩

在既拘之後不見選此贈劉四言之詩在未拘之前可

舉論以見意也按此詩二十首自一至九皆述其受恩

且不訾矣何爲而去曰不用故去詩曰彌諧靡成良謨

莫陳夫人抱才畧於身亦欲見用於知己一展其奇耳

乃朝陳一謨而不用夕陳一謨而不用史所謂長於招

選詩定論

卷之十一

五

撫而短於控禦此盧所以終於必去耳然則去於何時

曰去於殺令狐盛之時夫劉之於盧親昵極矣雖不見

用然猶有望焉及殺盡言之令狐盛即劉母所云汝不

能經畧駕御英雄專除勝已以自安此見淺之君子不

俟終日者盧之去劉與范增之去楚同但增悻言於臨

去之日而盧特婉言於既去之後耳即此詩之十九章

福禍相依云云未嘗不是良謨無如不省何也卒至勢

窮力盡身見拘執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之時而欲其

出奇畧以脫之豈不過哉雖然匹碑之弟好學不有言

乎。曰此時有奉嶠而起者。晉族危矣。使盧能以幽州之衆應嶠。事濟則爲鴻門之張白登之陳不成。亦不失荆生之義舉。惜乎見不及此也。史謂其無奇畧。亦信。

贈崔溫

逍遙步城隅。暇日聊輟豫。北眺沙漠垂。南望舊京路。平陸引長流。岡巒挺茂樹。中原屬迅颺。山河起雲霧。遊子恆悲懷。舉目增永慕。良儔不獲偕。舒情將焉訴。遠念賢士風。遂存往古務。朔鄙多俠氣。豈惟地所固。李牧鎮邊城。荒彝懷南懼。趙奢正疆場。秦人折北慮。羈旅及寬政。委質與時遇。選詩定論

卷之十一

美

恨以驚蹇姿。徒煩非子御。亦旣弛負擔。忝位宰黔庶。苟云免罪戾。何暇收民譽。倪寬以殿黜。終乃最衆賦。何武不赫赫。遺愛常在去。古人非所希。短弱自有素。何以敷斯辭。惟以二子故。

盧當極亂之世。又身在遙邊。何暇逍遙遊豫。便伏下段之能靖邊已之能休民意。北眺句是客。南望句是主。然必用北眺句者。明身之在幽州。迤北惟有沙漠。無復中國之區。舊京謂洛陽。遠不可望。望其路。平陸四句。正路上之景。路上之慘如此。則舊京可知。故遊子舉目永嘆。

見心之無時忘晉也。良儔指崔溫二子。不在眼前。此一點不忘晉之情。無人可訴。因而遠念古人古務也。賢士卽下李趙古務。卽下鎮正朔都二句。言幽州朔都人多俠氣。古今皆然。蓋自喻已及段李趙。此段之不邀功。生事能靖北邊。以下自序已亦不肯違道干譽。能體段鎮靜之意相助爲理。故以倪何自比也。末二贈詩之本意。二子在朝有獎厲人倫之權。卽劉越石謂溫太真曰。我欲收功河朔。子爲延譽江南之意。凡古人爲詩。未有不占地步者。曰舊京必有新京矣。二子在新京。詩不云

選詩定論

卷之十一

毛

望新京而云望舊京者。其一片忠心。惟是恢復晉室而于新京絕無所覬覦者也。其譽段不言戰功而止云休民者。唐人所云欲語羞雷同的是。贈二子之詩。移他不得。寬政謂朝政委贊。謂爲晉臣也。下非子御方是事段。

答魏子悌

崇臺非一幹。珍裘非一腋。多事成大業。群賢濟弘績。遇蒙時來會。聊齊朝彥跡。顧此腹背愧。彼懷虛嗣寄。身陰四岳託。好憑三益傾。蓋雖終朝大分適。時昔在危。每同險處。

安不異易俱涉晉昌報共更飛孤厄恩由并隔生義隨周
旋積豈謂鄉曲譽謬充本州役乖離令我感悲欣使情暢
理以精神通匪日形骸隔妙詩申篤好清義貫幽憤恨無
隨侯珠以酌荆文璧

盧與魏俱爲劉太尉從事後盧去劉從段魏所贈盧原
詩應是承劉命招之使還也新主舊主之際答詩最難
百四句崇臺云云應是矯括原詩意而過榮云云自序
處只須腹囊背毛一比便示不復歸劉之意以下或述
往懷或序今悵或答原詩絕不照顧招已之意的是妙

選詩定論

卷之十一

天

手○并開易至相忘思由并隔生遠不攜也周旋易以
生狎義由周旋積通不貳也古人云云揮之不方今且
招之不來也遇蒙云云與劉同升昔非劉之私臣豈謂
云云鄉曲共推今亦非段之家隸

時興詩

疊疊圓象運悠悠方儀廓忽忽歲云暮游原來蕭蕭北踰
芒與河南臨伊與維凝霜落蔓草悲風振林薄穢穢芳葉
零榮榮芬華落下泉激冽清曠野增遠索登高眺遐荒極
望無崖嶠形變隨時化神感因物作潛乎至人心恬然存

佐漢

疊疊三句叙時凝霜六句叙物北踰南臨言不能淡然
忘情如至人而至於形變神感也凡人之形變而衰老
時變之也時之變物以漸漸而忘焉故曰隨時化凡人
之神感而悲感物感之也物之感人以頓頓則驚矣故
曰因物作惟至人心存佐漢則形不變於時故長壽神
不感於物故長樂此等語直抉理子之奧便爲謝康樂
喘矢○題曰時興詩論題而是感時物而作論題意則
感時事也按詩下泉之章傷天下之無王曠野句內着

選詩定論

卷之十一

堯

一增字言晉室之亂甚於東周也游原來蓬即采芑采
薇意有志勤王叩河伊維中原之地晉之故都皆宜經
營之地也至人云云非有感慕於至人乃是太上忘情
我輩未免有情遭此時勢那不感神惜乎形爲時變冉
冉老至而功名不遂也

覽古詩

覽古詩與咏史詩不同咏史者胸中先有所感特借史
所載之人與事相類者發之覽古者乃披覽古籍偶觸
其人與事與已之人與事相類因而有感也即中此詩

雖通篇俱是贊嘆蘭生，似是感蘭生之賢，不知正感夫
繆子之能，稱其賢也。蘭生繆子之舍人，盧之與劉，綠姻
姊妹，難而相依，較之舍人，尤篤情尤切矣。故盧之事
劉，亦欲資其薦拔，如公叔文子同升之舉，乃吾常多艱
之時，選才不可謂不急，而盧之賢終不見稱於朝端，此
所以覓史至蘭生傳而感動於心也。故詩雖詳寫蘭生
之智勇，而繆子稱其賢，只得一句，而此句乃一篇之關
鎖。血脉使蘭生不過繆子縱有冠世智勇，安所表見於
千古哉！此所以終於去劉之繆歟。

選詩定論

卷之十一

丰

趙氏有和璧天下無不傳，秦人來求市厥價，徒空言與之。
將見賢不與，恐致患簡才，簡行李，則令國命全。蘭生在下
位，繆子稱其賢，奉辭馳出境，伏軾徑入關，秦王御殿坐，趙
使擁節前，揮袂祝金柱，身主要俱捐，連城既為往，荆玉亦
真還。爰在澠池會，二主刻心懷，昭襄欲負力，相如折其端。
皆血下，霑襟怒髮上，衝冠西缶，終雙擊，東瑟不復彈，拾生
豈不易處死，誠獨難，稜威章臺，顯疆禦亦不干，屈節邯鄲。
中悅首忍，迴軒廉公何為者，負荆謝厥，曾智勇冠當世，弛
張使我歎。

通篇智勇二字為綱，張弛為紀，折秦是張，避秦是弛，張
弛合宜，正是冠世智勇，非專指折秦為勇，避秦為智也。
蘭生折秦有二：一曰完璧，一曰會澠，而完璧其出身之
始也。他本有欲刪首二句及簡才二句，作秦人取趙璧，
語似簡切，而其實意味索然，不知原詩曰和璧，所以高
璧之價曰天下傳，所以大璧之聲高大其聲價，正以明
秦人來求之由，且見完璧之功大。若止云趙璧，安知不
是燕璞乎？或曰：改作趙璧，明物各有主，然獨不觀原詩
和璧上着趙氏有，三字乎？曰：趙有是秦不得而有之矣。

選詩定論

卷之十一

丰

簡才二句，既不與恐致患，謂此璧雖微，國命攸關，故簡
才不簡位也。不然，趙之居上位者多矣，蘭生烏得備行
李之選哉？蘭生在下位，指為繆子舍人也。繆子稱之見，
不以親嫌，不以賤遠，不惟稱其才，而稱其賢，謂不止有
張弛之能，實有智勇之德，直把他終身一服，觀破其絕
識也。奉辭二句，實璧入秦也。秦王御殿坐，一寫秦王之
威，一寫秦王之愚，揮袂二句，寫勇，連城二句，應前未常
不與，與不見賣，終竟不與，不與亦不致患也。此是一張。
至於秦主約趙會澠池，是秦之詐，命趙鼓瑟，是秦之暴。

昔血上何折之以勇。秦主不得已而為擊。豈又是一張。
捨死四句。總結上意。以起下。免意捨生。指揮挾及皆血。
二句。謂拼死做去。雖出於勇。然死易處。死難死得其所。
則與匹夫匹婦之薄漬不同。此中有智。不是冥行。稜威。
二句。見天下莫強於秦。秦不能屈。更誰能屈之者。而即。
耶。避道。屈節於廉。頗忽而一弛。是他智處。而廉公卒為。
負荊請罪。則又張矣。勇又未嘗不在焉。此蘭生所以智。
勇冠乎當世。其張弛之妙。千載而後。猶令我嘆服不盡。
耳。我半正對題。上古字當世。止知其智勇至於弛張之。

選詩定論

卷之十一

三

妙唯我識之。我固今日之蘭生也。繆子其誰。

殷仲文

謝靈運曰。若仲文讀書半豹。則文才不減班固。今觀其。
詩。清刻獨至。乃其才高。而組織風雅。有所未逮。緣其見。
書之少也。故為詩者。貴多讀書。厚養氣。

南州桓公九井作

四運雖鱗次。理化各有準。獨有清秋日。能使高興盡。景氣。
多遠明。風物自凄緊。其顛驚幽律。哀壑叩虛化。歲寒無早。
秀。浮榮甘風隕。何以標貞脆。薄言寄松菌。哲匠感蕭晨。蕭。

此塵外珍。廣庭散汎愛。現辭軒騰引。伊余樂好仁。賦祛客。
亦。民。狼。首。阿。衡。朝。將。貽。口。口。口。

景氣句。是秋色。爽顛句。是秋聲。四句止。寫高興盡。三字。
景氣句。爽顛句。是高興。風物句。哀壑句。是盡也。唯清秋。
理化則然。以喻桓公之暴苛。當時名流。誅鉏將盡。獨已。
尚存。人或疑為阿諛。取容。不知乃後彫之松柏也。哲匠。
云云。謂九井之會。乃是開出怡情。舉察威在。已亦在焉。
故曰汎愛。見非其親。睨也。即有時云云。似乎好仁。然不。
過清談往來。祛惑混客而已。初未嘗為畫一策也。曰狼。
首。正見不事其事。○風物凄緊。寫秋意不減宋玉。仍可。
取凄緊二字。以評此詩。蓋詩本心聲。由其胸中有不舒。
暢者在耳。

選詩定論

卷之十一

三

陶潛

詩三百篇。作者不必盡聖賢之徒。而聖賢之徒為多。而。
周公尤為拔萃。故刪詩十僅存一。而周公無遺詩。六朝。
詩其作者。聖賢之徒甚少。相類者止陶靖節一人。其所。
為詩。每合乎聖賢之道。使夫子生六朝之後。其於諸人。
之詩。誠未知其取舍。若靖節之詩。必多所存。惜選主詞。

不主意所取者少耳。靖節之人聖賢之人也。其言純乎聖賢之言。唐以後合乎聖賢之言者。惟杜少陵而已。然靖節之詩。全是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少陵之詩。正得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之意。○世人謂少陵每飯不忘君。少陵雖遭喪亂而繼立者猶是唐家。故其詞顯著。靖節獨當易姓之際。更有難於言者。觀入宋以後詩。以甲子紀年。何常一刻忘君哉。

擬古詩

日暮天無雲。春風扇微和。佳人美清夜。達曙酣且歌。歌竟

選詩定論

卷之十一

五

長嘆息。持此感人多。明明雲間月。灼灼葉中花。豈無一時好。不久當如何。

以中間歌竟二句。關鎖前後兩段。似與採菊東籬。同格。世人動云詩在可解不可解之間。此妄語也。詩不可解。若有不能解者。當於虛字上尋討。若虛字上更尋討不出。則於詩前後照看。如此詩的是。怨情首四句。全不露怨意。關要虛字。只一美字。若非後六句。何由知其為怨。且怨之深也。日暮二句。以雲靜風和。寫清夜之美。佳人既以為美。當不空負此清夜矣。於是且酣且歌。以為

庶幾不負此清夜。及且酣且歌。自夕達曙。亦只是目酣自歌耳。歌闌更思。不空負此酣此歌乎。既空負此酣此歌。即空負此清夜。覺徹夜酣歌。皆自夕至曙之愁悶矣。那得不長嘆。乃見前之美清夜。正是怨清夜耳。持此此字。固承悲嘆。並上日暮四句來。此句不重所感之人。正說其怨足以感人。感人多猶言深也。怨不深。感人亦不深。天明明句。從無雲生。灼灼又從月看出。然非實境。借以喻年華易逝。以見良時不可空負。美人之所嘆者。在此。旁人之所感者。亦在此。

選詩定論

卷之十一

五

讀山海經

孟夏草木長。繞屋樹扶疎。衆鳥欣有託。吾亦愛吾廬。既耕亦已種。且還讀我書。窮巷隔深轍。頗迴故人車。微雨從東來。好風與之俱。泛覽周王傳。流觀山海圖。俛仰終宇宙。不樂復何如。

衆鳥欣有託。二句是萬物各遂其性。却以樂字補出。知命之學。萬族各有託。二句是萬物各正其命。後却以守字補出。盡性之學。合二項深得乾道變化之旨。謝康樂硬用易語。猶膚。○章末樂字。作詩之根本。即孔顏之樂。

處靖節會得孔顏樂處。偶爲讀書而發。書上着一我字。自有靖節所讀一種書。不專指山海經與周穆傳二書。原非聖人之書。乃好事者所作。語最荒唐。只是偶爾借他消夏耳。孟夏二句好讀書之時。衆鳥二句好讀書之所。既耕二句。生務將畢。正好讀書窮巷二句。人客不到。正好讀書微雨二句。好讀書之景。流覽二句。好讀書之法。總而論之。孟夏至迴車是定境。微雨二句是側景。適然安適。此二句又作詩之緣起。結句樂字。總結上文。二句。蓋靖節自樂而讀山海經。非讀山海經而後樂也。

選詩定論

卷之十

美

讀山海經詩。此其首章。餘未入選。亦當作此觀。○按迴車句下。諸本有歡言酌春酒。摘我園中蔬。二句。諺云。客至罷琴書。若客至而讀書不輟。是晉人放誕惡習。靖節不爲。蓋好事者誤解迴車句。故增添此二句耳。按此迴字。與顏延年贈王太常詩中迴字不同。此詩窮巷云云。言大路車馬行多。故轍深。若此窮巷。與大路隔絕。所以人客至此多迴。顏詩林間時宴開。亟迴長者轍。於林間上。又着郊扉常盡閉。一句。時開者。待長者之來也。若無來轍。焉有去轍。但人見其門常閉。正見去轍不見來轍。

耳

雜詩二首

此詩原題爲飲酒序曰。余閒居寡歡。此夜已長。偶得名酒。無夜不飲。顧影獨盡。忽焉復醉。既醉之後。輒題數句。自娛。紙墨遂多。詞無詮次。聊命故人書之。以爲歡笑爾。不知何人。改作雜詩。因爲首章無飲酒字。故爾。遂令作者趣味不傳。惜夫。

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中有真

選詩定論

卷之十一

美

意欲辭已忘言

吾非斯人之徒。而誰與結廬在人境。便別於長沮避世一流。但雖在人境。却不染於世俗。由其心遠。故覺地遠。地也。不必避耳。近而東籬。遠而南山。何常在人境之外。但我與世遠。世亦與我遠。故地無車馬之喧。轉覺更爲僻靜耳。采菊二句。俱偶爾之興味。東籬有菊。偶爾采之。非必供下文佐飲之需。而南山之見。亦是偶爾。湊趣下四句。却單承南山說來。廬之結此原因。南山之佳。太遠則喧。若竟在南山深處。又與人境絕。結廬之妙。正在

不遠、不近、可望、而見之。所謂在人境也。若不從南山一說起，何異闕闕然直從南山說起？又少含蘊，故不曰望而曰見。望有意見，無意。山且無意，而見菊豈有意，而采不過借東籬下以爲見南山之地，而取采菊爲見山之由也。悠字具遠久二義，加一然字，則不取義而取意。乃自得之謂也。此意宜在見南山之後，乃置於見字之上者，蓋此自得之趣在於吾心，不問南山之見與不見也。既見南山矣，只得就南山說起。南山之色無時不佳，只因此見適值日夕之時，故以爲日夕佳耳。山中飛鳥爲

選詩定論

卷之十一

美

日夕而歸，非爲山色之佳而歸，但其歸也適值吾見南山之時，得此飛歸之鳥，點綴之益增山色之佳。此亦偶湊之趣也。此中句緊承四句，而意字從上文心字生出。又加一真字，更跨進一層，則心遠爲一篇之骨，而真意又爲一篇之髓。欲辨忘言，謂此真意非言所能辨，謝客曰：心迹兩寂寞，首四句車馬無喧，是迹寂寞，夫迹由於心，故問迹寂寞之所以然，則可以一言辨之曰：心遠地自偏。至於采菊四句，乃心寂寞，試問心寂寞之所以然，其一點真意，乃千聖不傳之秘，卽道書千卷，佛經萬葉

猶不能盡厥蘊，故但以欲辨已忘言五字略斷此中，有真意之問。雖然，固已言之矣，不曰采菊東籬云云乎？天何言哉？時行物生。在學者默然神會而已。指此中有真意，俗本有作此還者，專指歸鳥未常。昔人詩有云：此波涵太極，東野爲波，不能含太極，以中字易之，蓋本於靖節此詩。而此詩之中，又從孟子舜居深山之中，來更覺變化。蓋舜所居者山之深處，故曰與木石居，與鹿豕遊。此猶在人境之中，更不離斯人之徒也。

秋菊有佳色，裛露掇其英。泛此忘憂物，遠我達世情。一觴

選詩定論

卷之十一

美

雖獨進盃盡，壺自傾。日入群動息，歸鳥趨林鳴。嘯傲東軒下，聊復得此生。

上章寫自得中帶不得有爲之意，此章爲不得有爲帶自得之意。秋菊卽承上章采菊東籬，取其芳潔與已行相比。泛此云云，是傷不得有爲之意。若曰無憂，又何用忘？既有憂，又何云遠世情？則已之憂不是，世情原是與民吉凶同患之情。此憂無所解，故借飲酒解之。飲以同人爲暢，今乃獨飲，初只道一盃半盃，不料一盃復一盃，遂至傾壺，可知其憂之甚多。日入一旬，不是寫景，乃是

言理當此日入之際，正群動皆息之時，天地閉塞之意，歸鳥是於群動特取一物證之，曰趨是形動，曰鳴是聲，動曰歸乃厭動而求靜也。此豈有爲之時哉？亦惟嘯傲東軒而已。聊復句，卽武侯所云苟全性命於亂世意。○索軒字，根上文結廬句來，籬之外有山，籬之內有軒，頗有寄我蕭傲處，何必廊廟哉？○歸鳥字，靖節屢用，見於選者凡四。此詩前章飛鳥相與還，此章歸鳥趨林鳴，貧士詩遲遲出林闌，未夕先來歸，經曲阿詩望雲慙高鳥，歸去來辭鳥倦飛而知還，其不願仕宦之意，可謂深切著明矣。

選詩定論

卷之十一

早

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作

宋武帝行鎮軍，先生爲參軍，行經曲阿，曲阿者，鎮軍之故里也。感而作此詩，按先生不樂仕宋，而爲其參軍者，當時宋國未建，猶是晉之鎮軍府參軍耳。題目始作者，前此未常作，後此難克終也。詩文雖婉，全在常字，暫字，終字，初字，幾箇虛字，傳始字神髓。

弱齡寄事外，委懷在琴書。被褐欣自得，屢空常晏如。時來苟宜會，宛戀想通衢。投策命晨旅，暫與田園疎。眇眇孤

逝綿綿歸思紆，我行豈不遙。登降千里餘，日倦修途異。心念山澤居，望雲慙高鳥。臨水愧遊魚，真想初在衿。誰謂形迹拘，聊且憑化遷。終返班生廬。

選詩定論

卷之十一

望

歸思不待至曲阿始有，當出門之始，便思歸矣，所以孤舟行得一程，便是歸思長却一程。眇眇者，前望之遠，尚無窮綿綿者，回思之遠，已無窮矣。我行二句，將到曲阿，總計所行之路上行曰登，下行曰降，謂路之崎嶇，非弦直道路比至曲阿境內已千餘里，則統道不知幾幾矣。日倦二句，指曲阿托興修塗，微詞也。按選宋顏延之有車駕幸京口，遊曲阿後池詩，則曲阿爲鎮軍之故里矣。此處見有使鎮軍之勢者，有畏鎮軍之威者，漸漸已成豐沛之勢矣，故以爲異也。山澤僻遠之所，卽或耳聞未

即日見見之心警。故曰爲倦開也。慚愧二字。從心來。卽孟子仰不愧於天。俯不作於地之意。而托以魚鳥。益爲警切。蓋謂今日之事。本非我本來真想。真想卽前被褐二句是也。然真想未常不在眼前。只爲世間形迹所拘。不得遂厥初耳。眼前既爲形迹所拘。雖曰人事。實實造化之初。有此定命。聊且應前荷字。謂且素位而行。憑任造化之推遷耳。雖然。亦因宋公。開府鎮軍。而迹尚未露也。倘若云云。那時亦可借口憑化而遷乎。故曰終逐終亦有期乎。曰宋公以鎮軍終。我亦以參軍終。苟或不

選詩定論

卷之十一

聖

然卽我之返期矣。此詩全在占地步。孟子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古今丈夫之傑。有二。曰聖賢。曰英雄。唐虞之世。聖賢道長。雖有英雄。無所施。漢魏以後。英雄道長。雖有聖賢。無所用。宋公世稱英雄。元亮自命聖賢。當晉末造。英雄得意之時也。宋公鎮軍。而元亮爲之參軍。以參軍之藐藐。視鎮軍之赫赫。何啻雲泥之殊。耶。而元亮一一有以當之。以吾之田園。山澤。當彼之臨河。以吾之班生。盧當。當彼之鎮軍。府然以吾班生。盧當。當彼之鎮軍。府亦第暫當之耳。實是以吾之田園。當彼之曲

阿以吾之山澤。居當彼之鎮軍。府而姑留班生。盧別有所當也。今在憑化之日。始且合轍。做去。若到分轍之時。彼自有彼之事業。我自有我之事業。彼之事業。或不止於鎮軍。我之事業。亦當不止於屢空。屢空。宴如。我弱齡之造詣。賢者之事也。豈壯至老。曾無進步。邈世無悶。但俟之返廬之後耳。○此詩終返班生。盧宜與太冲詠史詩。長楫歸吾。盧叅看彼。言功成而歸。此功不成而歸。蓋太冲自寫其志。原不因人。元亮爲鎮軍。叅軍。未免有孔于於季桓行可之意。但慮其不終。若認作其憑化遷。非

選詩定論

卷之十一

聖

知元亮者矣。

詠貧士

萬族各有託。孤雲獨無依。曖曖虛中滅。何時見餘暉。朝霞開宿霧。衆鳥相與飛。遲遲出林翮。未夕復來歸。量力守故轍。豈不寒與饑。知音苟不存。已矣何所悲。

詠貧士者。憐士之貧也。一憐其微。一憐其拙。凡人生在世。必有所憑藉而起。或祖父之餘業。或親友之旁援。惟士子然無依。猶似孤雲在太虛之中。任其自生自滅。總無有人理論微之。至矣。又人生未必皆有憑藉。必須自

已經營支持猶如天色甫曉。群鳥散飛。各各爭先覓食。貧士偏以笨鳥。晚出早歸。不能爲謀生之計。拙之極矣。量力二句。應拙。貧士不能謀生。豈怠於經營哉。實亦付量自己無支持之力。故其守舊轍甘守舊轍。不免饑寒耳。知音二句。又應微。今既不能自免饑寒。或可望援於他人乎。然知音不存。誰爲引手已矣者。絕望之詞。至貧與士終身。貧士與世終古矣。此詩最有深意。蓋三代封建之世。士皆養於上。其井田學校之制。相表裏。故養士之具甚備。安所稱貧哉。封建變而爲郡縣。則井田廢而學校爲故事。於是人各自養。而貧獨屬士矣。靖節先生深知其然。故其田家諸作。寓復井田之意。而貧士一詠。見學校之實。不可不修舉也。若以爲勗貧士以安貧之節。猶其餘意耳。

選詩定論

卷之十一

罌

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口作

閒居三十載。遂與塵事冥。詩書敦夙好。林園無世情。如何舍此去。遙遙至西荆。叩機親秋月。臨流別友生。涼風起將夕。夜景湛虛明。昭昭天宇闊。皛皛川上平。懷役不遑寐。中宵尚孤征。商歌非吾事。依依在耦耕。投冠旋舊墟。不爲好

爵榮養真衡茅下。庶以善自名。

傳註謂淵明詩在晉作者。皆題年號。入宋所作。但題甲子。不知其題甲子。亦非無因。如此詩題上。看辛丑歲者。蓋言自晉簡文帝咸安元年之辛未。至今年辛丑之七月。閒居已三十載矣。塵事冥。乃三十年閒居所得者。詩書一句。正寫一真字。遂與者。已得之詞。亦難得之詞。謂以三十年所得。而舍於一旦。深爲可惜耳。如何二句。是赴假江陵。叩機至中宵句。是夜行塗口。商歌至末。是作詩之意。與前相應。言必自此掛冠而去。養真衡茅。則斯哉。

選詩定論

卷之十一

罌

歸去來辭

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旣自以心爲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識迷途之未遠。覺今是而昨非。舟遙遙以輕颺。風飄飄而吹衣。問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乃瞻衡宇。載欣載奔。僮僕歡迎。稚子候門。三徑就荒。松菊猶存。攜幼入室。有酒盈樽。引壺觴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顏。倚南牕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園日涉以

成趣門雖設而常關策扶老以流憩時矯首而遊觀雲無
心以出岫鳥倦飛而知還景翳翳以將入撫孤松而盤桓
歸去來兮請息交以絕遊世與我而相違復駕言兮焉求
悅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農人告我以春及將有事
於西疇或命巾車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尋壑亦崎嶇而經
丘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善萬物之得時感吾生
之行休已矣乎寓形宇內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胡爲
乎遑遑欲何之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懷良辰以孤往
或植杖而芸耔登東臯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聊乘化以

選詩定論

卷之十一

吳

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

通篇以覺今是而昨非爲主田園二字作兩大柱首二
句喚起一篇之勢最有力一行作吏田園便蕪固是實
賦然亦有朝廷不治之意此歸去來之緣起也然昨非
只有心爲形役一句而通篇俱說今是是非既辨便當
勇退不須徘徊惆悵此歸去來之根本也既以至昨非
六句皆就心頭說謂動念歸去來之一刻有不善末始
不知以下云云去之甚速蓋知之未始復爲也再遙遙
二句正言行路之景而不言終歸之旨以其自彭澤縣

署也乃不言所自先言舟次言路來得甚突兀蓋以日
縣曰署正是前昨非之處不欲與吾田園作對也舟遙
二句如釋重負問征二句曰歸便歸不待明發也却借
舟字路字遙逼出下字字門字又借字字門徑字引起
下室字又借室字生出隱字庭字然先生之歸去來者
爲田園今只詳寫入室之樂却不汲汲寫及田園者蓋
此繁先生歸去之第一口先生與家人有八十日之別
須盡此一日之事方可及田園也園日涉句一段先生
歸去來一年中之事也園日至盤桓爲今日園中之樂

選詩定論

卷之十一

望

歸去至消憂覺今日園中之樂爲是也園之蕪以不涉
故涉之且日涉之自成趣矣不費人力也門雖句謂設
乃獨設便伏息交絕游意雲無心二句乃扶策涉園所
見者今之歸爲倦飛之鳥固是而昨非之出爲出岫之雲
亦未常非也故於還鳥加知雲出加無心最有意味景
翳二句此言歸去來之時年已老矣盤桓所以息老口
撫孤松亦不失節也息交不使人來尋我絕游我亦不
往尋人世與我違卽左太冲詩身世兩相棄李白君平
既棄世世亦棄君平是也然息交絕游未免已甚我却

不爲已甚。絕交遊。不絕親戚也。悅之是園中之樂。與人同之也。樂琴句。園中之樂。且與古人同之也。農夫至。未是先生歸去來終身之事。農夫至行休。是今日園中之樂。已矣乎。覺今日園中之樂爲是也。先生歸去來已久。有寒盡不知年之意。非農人之告。幾不知時之爲春。非爲有事於西疇。農夫亦不告矣。掉舟以尋壑。巾車以經止。爲課農乎。爲尋春乎。木欣二句。是丘壑之美景。其榮之欣欣。流之涓涓。非春氣理化不至。此所謂得時也。萬物以得時爲願。我以行休爲願。物我之願皆遂。所謂乾

選詩定論

卷之十一

吳

道變化各正性命也。已矣乎。用代歸去來今四字。蓋前川歸去來今一喚。如夢初覺。至於歸去來未久。猶恐是夢非覺。再用一喚。至此已久。是覺非夢。不須再喚。歸去來今。只用已矣乎。見死心塌地。逝世無悶矣。此後意更深。前息交絕游。是朋友未嘗不我信。特我不往求。此帝鄉不可期。乃君不可獲。我亦安之若命焉。良辰以後。不必爲春。植杖芸耔。不必爲耕。登車句。不必經丘。臨清句。不必尋壑。無時不樂。正所以乘化也。歸盡二句。無悶之極。正映前段景翳翳二句來。當時宋代晉之時。卽先生

當盡之年也。以將入之日。即歸盡之日。餘生無多。卽所云寓形宇內復幾時也。委心任去留。正是乘化。尤妙在前有撫孤松而盤桓。是妙於樂。此餘生也。故忠臣殉節。史不勝書。處士書卒終綱目。唯先生一人而已。

挽歌

荒草何茫茫。白楊亦蕭蕭。嚴霜九月中。送我出遠郊。四面無人居。高墳正嵯峨。馬爲仰天鳴。風爲自蕭條。幽室一已閉。千年不復朝。千年不復朝。賢達無奈何。向來相送人。各已歸。其家親戚或餘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託體同

選詩定論

卷之十一

吳

山阿

挽歌本以送死。通篇雖代死者之言。實以送字爲主。荒草二句。是於未送之先。先於荒郊之外。立下一個排場。二句寫得極慘。不知此中往古來今。已不知斷送過多少。少人矣。送死未必皆九月。但上句是地氣之慘。取九月嚴霜與天氣之慘相奏。以見慘之極耳。但日出遠郊。不言所出之自。蓋永與家別。其家中之事。有不忍提起者矣。四面二句。申寫遠郊。後幽室二句。是豎斷古今之界。此二句橫截斷人鬼之界。言自此以後。只與鬼隣。

也。馬爲二句，寫此幽室未閉之一刻。古人殉葬，多用牛、生所乘馬。馬有覺，故爲仰天而鳴。若有思主之意。風無知，與人無情，亦爲蕭條。然此雖可哀，其無知之形骸，猶在三光之下。及幽室一閉，卽無知之形骸，亦不在人間。故曰千載不復朝，言之不足，而重言之。又申以賢達沒奈何，眞慘之極矣。向來一句，應前送我句，相送之人，各有家可歸，而已有家而不能歸也。親戚二句，只就人情近處指點出。自此以後，再無復有人理論。末二句，以曠達句作結。孔子曰：『衆生必死死必歸土。』是謂返本，更何

選詩定論

卷之十一

李

哉。○鍾嶸評詩，列元亮於中品，爲其自成一家，非正宗也。如此一篇，却是合作，自爲寫景論之。荒草白楊，亦是人家林墓中尋常之物。曰蕭蕭，亦是尋常寫草寫木字。而曰何日，亦是詩人眼前幾箇虛字。只是安插妥當，鍊鍊精工一字，不可移易。令人讀之，心魂警動。後又入風爲自蕭條一句，在俗手定將風字夾寫在荒草二句之內，只是一層條。他却曰自蕭條，全不假借荒草白楊而荒草白楊反若懸之爲勢者，其慘又加一層矣。夫荒草白楊無知，風亦無知，獨風下加以爲字者，

風吹無所不到，能侵及無知之形骸也。自其序事寫情言之，死者當從家中送起，詩却截斷而於後面送者之歸補出家字，自出遠郊至閉幽室，送者多矣，爲時亦久矣。獨寫馬寫風，而不及人者，舉其無情無知者而人之有情不必言，且留爲後親戚二句地步。及送者歸家地步，親戚二句妙在或亦二字。他人已歌，卽親戚亦在或然之間，只得未歸之前片時之哭耳。夫幽室之閉悠悠千載，以送者片時之哭，校之濟得甚事，眞可痛也。自其推調音節論之，自蕭字起韻至朝字止，凡五韻，序送死

選詩定論

卷之十一

李

之事已畢，却得千載不復朝，重唱一句，轉入別調。另換一韻，不復序事，只反復吟嘆慘哀，不可勝言矣。按挽歌助於穆襲，以此歌比而校之，其曠達處相同，而哀慘過之。陸機三章雖佳，風骨則減矣。

六朝選詩定論卷之十一終

六朝選詩卷之十二

睢陽後學吳 淇伯其甫著

宋

選序序文曰。踵其事而增華。變其本而加厲。今專就詩論之。踵其事而增華。晉人之詩也。變其本而加厲。宋人之詩也。譬之木。根而幹。幹而枝。枝而葉。而華皆生意之自然。而非有增也。增者如隋宮剪綠。生意索然。詩在漢魏。枝幹花葉已備矣。即如蘇李及古詩十九首。陸離離英英。燦燦豈有如齒如首如蔭如蕾。待增於後。令人

選詩定論

卷之十二

一

增者乃後人之才思動而愈出。而猶必踵其事者。以前人之菁華未竭。後來者不得遽棄。裳而去之也。至晉而菁華已竭矣。故宋則去之。類光祿去之而未盡者。謝臨川則盡去之矣。豈惟去晉。并去魏。且并去漢。所謂變其本也。本可變乎。曰勢不得已也。本不變則厲終不可加也。加厲者乃後人之才思愈出愈奇。而必變其本者。陳言不去。烏克出新也。如維揚人養牡丹。然其變易花色。全在移彼接此。故紅者益紅。紫者益紫。然亦非自然之生意矣。故顏謝之詩。其佳者止可稱宋詩之妙。景然顏

失之。晦拙謝失之。濃重。學之不勝。應屬於是。鮑明遠。力追漢魏。以抹之。殆欲返其本也。然本終不可返。氣運為之。非人所能與也。

顏延之

史稱顏延年。嘗私問鮑照。以已與謝照曰。謝五言如初日芙蓉。自然可愛。若曹若列錦鋪繡。亦自雕績。滿眼後人。遂因此二語。定二人優劣。不知此文人相輕。出於一時之戲言。不足為定論也。從來有性情之詩。有應副之詩。盛名之下。應副既多。豈能字錙句鏤。而一味吹聲之

選詩定論

卷之十二

二

徒爭相傳頌。以為佳作。而不知非其本來面目也。選中所載。如拜陵廟侍遊京口等詩。亦雅亦風。遂為杜少陵沉酣抑鬱之嚆矢。其餘秋胡等詩。亦不下潘陸。至於五君詠。更是創闢堂奧。前無古。後無今。何減初日芙蓉耶。

宋郊祀歌二首

夫子刪詩。唯風為多。而頌則全錄者也。其說有三。郊者清廟之樂章。國之大典。係焉。則一詩則缺。一典矣。一頌以美盛德之形容。周初文武成康。皆有聖人之德。故受之。而無慚。一當時諸臣。皆賢者。具有作頌之才。故依詩

不聞有頌也。漢魏以後，以樂府爲樂章，樂志所在，且累
頌矣。而選之所收，僅此二首，其意止於論文，非以備禮
而作頌之才不世出，群臣粉飾溢美之詞，亦德之君不
足以當之也。

黃威寶命嚴恭帝祖炳海表岱系唐胃楚靈監睿文民屬
睿武奄受敷錫宅中拓宇亘地稱皇啓天作主月竈來賓
日際奉土開元首正禮交樂舉六典聯事九官列序有牲
在滌有絜在俎以薦王衷以荅神祐

維聖製帝維孝製親皇平備矣有事上春禮行宗祀敬達

選詩定論

卷之十二

三

郊禋金枝中樹廣樂四陳陟配在京降德在民奔精昭夜
高燈煬晨陰明浮燦沈榮深淪告成大報受釐元神月御
案節星驅扶輪遙興遠駕曜曜振振

首章原本宋家受命乃郊祀之由次章鋪張盛禮見孝
饗之隆無甚深意但取其詞之佳耳其後謝超宗仍因
其詞以爲齊室郊祀之歌亦足徵其佳矣

皇太子釋奠會作

古詩有風雅頌之分惟風易辨雅頌難別夫子自衛反
魯樂正而後雅頌各得其所漢唐之世詩道雖振然風

雅頌不復辨矣明末武進張氏介公選唐詩以一人
感遇之詩爲風一時述事之詩爲雅贊美之詩爲頌於
詩義雖未盡當其意固嘉

國尚師位家崇儒門稟道毓德講藝立言浚明爽曙達義
茲昏永瞻先覺顧惟後昆

此言釋奠所以養成太子之德乃國家大典不可不舉
大人長物繼天接聖時屯必亨運蒙則正偃閑武術闡揚
文令庶士傾風萬流仰鏡

此章頌聖蓋太子之釋奠奉命於天子也

選詩定論

卷之十二

四

虞庠飾館睿圖炳晬懷仁集抱智廣至踵門陳書躡屨
獻器澡身伋淵宅心道秘

此言太學人材之盛當以太子爲表率也景集廣至踵
門躡屨應題中會字

伊昔周儲聿光往記思皇世哲體元作嗣資此風知降從
經志過彼前文矩周規值

此述古義見釋奠之禮出于古聖王之制不可廢也

正殷虛筵司分簡日尚席函杖丞凝奉帙侍言稱辭惇史
秉筆妙識幾音王載有述

先將廟中執事分派妥當方好行禮

肆議芳訊大教克明敬躬祀典告奠聖靈禮屬觀望樂爲歌笙昭事是肅祖實非馨

此章正寫太子釋奠

獻終襲吉卽宮廣譙堂設象延庭宿金懸台保兼徽皇戚比彥肴乾酒澄端服整弁

此釋奠別而燕享也

六官視命九賓相儀纓笏市序巾卷充街都壯雲動野雉風馳倫周伍漢超哉逸猗

選詩定論

卷之十二

五

此釋奠畢禮既成而歸也

清暉在天容光必照物性其情理宜其與安先國曹側聞邦教徒愧微真終謝智效

此述得與釋奠之盛禮前四句統言從臣之幸照題會字末四句自謙照題作字

應詔譙曲水作詩

宋文帝以樂遊苑爲曲水元嘉十一年三月三日禋於此且

溯江夏衡陽二王之鎮有詔會者賦詩而止日應詔譙

曲水者蓋刺之也錢二王赴郡大事也自六王廢不當

以遂事出之况遊宴之餘乎故詩中詳叙錢二王而題不及所以致刺云

道隱未形治彰既亂帝迹縣衡皇流共貫惟王創物永錫洪算仁固開周義高登漢

總叙宋德

祚融世哲業光列聖太上正位天臨海鏡制以化裁樹之形性惠溥萌生信及翔泳

頌文帝

崇虛非徵積實莫尚豈伊人和實靈所昭日完其朔月不

選詩定論

卷之十二

六

掩望航琛越水盤瓊踰嶂

美文帝之治化

帝體麗明儀辰作貳君彼東朝金昭玉粹德有潤身禮不愆器柔中淵映芳猷蘭秘

頌太子者偶而預此遊宴乎抑爲錢二王而出乎

昔在文昭今惟武穆於赫王宰方且居叔有睟叔蕃爰履奠牧寧極和鈞屏京維服

前四句謂彭城王爲宰輔也舊注云昔高祖之子爲王

而於文王之昭今帝之子爲王又司武王之儔是也於

巨句未明余謂方周公之位與功而世則居虞叔之次也此與叙太子同意至有昨二句方是叙出二王爰履者始出鎮寧極四句言其任之重正見送之者不當草草也

赬魄變交月氣參變開榮灑澤舒虹燦電化際無間皇情爰眷伊思鎬飲每惟雒宴

首二句點明三月三日開榮二字極寫時物之佳明見聖駕由此而出皇情云云只是一味想著遊樂何曾想到餞二王也

選詩定論

卷之十二

七

郊餞有壇君舉有禮幙帷蘭句畫流高陸分庭薦樂析波浮醴豫同夏諺事兼出濟

郊餞二句鄭重言之言出餞諸王出鎮大事餞之自宜一定之所不得借之曲水餞之自有一定之禮不當借之辨餘幙帷二句草草借此曲水之濱曰張帷曰畫流則不築壇矣分庭薦樂二句不過流觴曲水之故事未嘗爲二王特特舉賜不可謂君舉有禮矣事出兼濟深刺其事之不當兼也

仙閣豐施降惟微物二妨儲錄五塵朝帳途泰命屯恩死

報屈有悔可悛滯瑕難拂

末章自述已今日與宴亦只是叨修禘之餘施亦未嘗與餞二王

北使雒

按延年爲晉豫章王世子中軍行參軍義熙十二年宋主北征克復洛陽有宋公之授遣延年使慶殊命泰起居此詩蓋爲使洛而作也其使洛之上加一北字者鄙之也雒陽晉之故都爾何鄙焉當晉南渡都建業宋主北征遂專制於洛陽有兩都之嫌矣曰北使者亦云晉

選詩定論

卷之十二

八

之邊鄙焉爾題既曰北使洛則入洛時作矣却於洛之陽城說起者不成其爲使洛也宋王既殊命矣更有此一使其勢益逼故作起於陽城則命猶未致不成乎使也其不已至陽城作而止曰北使洛者言至陽城則是以陽城爲主而洛爲客矣故削其至陽城而但曰北使從所以起問者見是非也延年雖終仕宋然晉一日未亡其心固未嘗一日忘晉也

改服飭徒旅首路踴險艱振輯發吳州秣馬陵楚山金出梁宋郊道由周鄭間前登陽城路日夕望三川在昔輟期

選經始開聖賢伊瀝絕津濟臺館無尺椽宮陛多巢穴誠
關生雲烟王猷升八表嗟行方暮年陰風振涼野飛雪格
窮天臨塗未及引置酒慘無言隱憫徒御悲威遲良馬煩
遊役去芳時歸來屢徂留蓬心既已矣飛薄殊亦然

此詩分三段首段寫北却從東逆轉一路細細寫去改
服句始離家也首路句始出建業也由吳而楚而宋而
梁而周鄭或舟或車或馬虛經過多少程途枉受却多
少辛苦前登陽城路是又於周鄭之間抽出近淮一箇
處所立住講話二段寫徂日夕以下全是追言徂陽未
選詩定論 卷之十二 九

復以前一片荒慘光景而歸咎於經國之無人然必自
聖賢者蓋經國只用得聖賢用不得英雄凡英雄作事
難保其終也末段寫使王猷句是奉使之由嗟行句是
奉使之時陰風二句雖是寫時却是偷轉其筆於盡頭
處寫北蓋陰風云云惟極北塞外爲然徂陽天地之中
陰陽之會况當恢復之後自宜有寢興寢盛之氣象而
乃寫得如此雖極北塞外不啻過者蓋以徂陽未復誠
有荒慘如彼者徂陽既復晉事轉不可言故陰風云云
較之未復以前其荒慘更甚耳是以臨塗不發置酒無

言而僕馬無知亦若解人之意而爲之悲憫爲之戚遲
故率往失時寧歸愆期此命一日不致便是晉祚尚延
一日也蓬心二句應嗟行句總結前文蓬非直達者隨
俗之心少年人或有不意老年乃見此等
事而又役役不休無蓬之心而有蓬之迹那不傷極

還至梁城作

還自徂還也不言自徂亦不成其爲使也前題不言陽
城至此乃言至梁城者明所作之地去徂未遠也

眇然軌路長憔悴征戍勤昔邁先徂師今來後歸軍振策

選詩定論

卷之十二

十

騷東路傾側不及詳息徒顧將夕極望梁陳分故國多喬
木空城凝寒雲丘隴填郭郭銘誌滅無文木石局幽闕禾
黍延高墳惟彼雍門子吁嗟孟嘗君愚賤同堙滅尊貴誰
獨聞曷爲久遊客憂念坐自殷

楚詞目眇眇兮愁予注眇遠視貌心有所驚也默即前
無言意然前雖無言尚有慘意至此不惟無言更不敢
有嘆息之聲矣軌路長者蓋延年之來也始而水路中
而山路末而軌路及其還也則反以軌路爲始軌路近
徂故覺得較彼兩路更長耳憔悴征戍勤者延年原指

征戍而來、緣他奉使之時、適有北征之師、同行其還也、亦與南歸之師、同行、故傷之曰、我之憔悴、蓋同於征戍也、若奉命監戍、然非充宋公之使也、但其來時、尚未致命、恨其行之太速、故曰、昔邁先祖師、及其還時、命已致矣、行之惟恐不速、故曰、今來後歸、軍振策云云、正與前詩臨塗云云相反、東路東字、是反映前題北字也、極望陳梁分、寫梁城所望、延年生長江南、江南崇山峻嶺、疆界難分、今到北方、一望平行、爲梁爲陳、疆場歷歷、便有舉目山河之異之意、故國多喬木、則縉紳流離盡矣、空

選詩定論

卷之十二

十一

城疑寒雲、則黎庶喪亡盡矣、獨有蕭蕭正隴耳、以下八句、止將丘隴寫得慘然、而結以久客憂念之殷、蓋有左傳季孫所死之意、言外見彼圖王占霸者之爲、扯淡或聞之而戒矣、

應詔觀北湖田收

周御窮轍跡、屢載歷山川、昔軫豈明憇、善遊皆聖德、帝暉膺順動、清蹕巡廣應、樓觀眺豐穎、金駕映松山、飛奔互流綬、緹縠代迴環、神行埒浮景、爭光溢中天、開冬養徂物、殘悴盈化先、陽陸團精氣、陰谷曳寒烟、橫素既森藹、積翠亦

惹辛息、變報嘉歲通、急戒無年溫、渥浹興隸和、惠屬後筵、觀風久有作、陳詩愧未妍、疲弱謝凌遽、取累作纏牽、

王者非民事不出、觀北湖田收、此舉甚正、首日周御云、云反多了一番迴顧、飛奔四句、寫從駕之車騎、未免太盛、似非爲民而出之意、開冬以下云云、換詞雖少、生澁却有意、開冬卽初冬也、田收非刈田、蓋田旣刈畢、觀其收藏、幽風所云、十月納禾稼、是田禾旣刈、歲功成矣、故云徂物、然眷之不忘者、以開冬徂落之物、雖已殘悴、而化生之理、將復開先、已充盈其中矣、目行南陸、陽氣所

選詩定論

卷之十二

十二

藏是化、盈於天也、烟曳寒谷、陽氣所種是化、盈於地也、木葉旣落、霜封其條、有似殘悴、而松柏之翠不改、是化盈於物也、王者上順天下、順地中、順物以出政、故息人饗宴、以報豐歲、通人之急、以備饑年、所謂慎有餘、補不足、稱物平施、無人不霑也、

拜陵廟作

周德恭明祀、漢道尊光靈、哀敬隆祖廟、崇樹嘉園塋、逮事休命始、投迹階王庭、陪廟迴天顧、朝譙流聖情、早服身義重、晚達生戒輕、否來王澤竭、泰往人悔形、勅躬慚積素、復

與昌運并恩合非漸漬榮會在逢迎夙御嚴清制朝駕守
禁城東紳入西寢伏軾出東垆衣冠終其漢陵邑轉慈青
松風遵路急山烟冒堦生皇心憑容物民思被歌聲萬紀
鼓絃吹千載託旒旌未殊帝世遠已同淪化萌幼壯困孤
介末景謝幽貞發軌喪易良歸軫慎崎傾

首四句起得典重此延年奉文帝之命來拜武帝陵廟
之由建事云云因帝陵廟而思武帝舊日之恩也投述
云云謂爲太子舍人早服舊註謂服事晚達爲宦達不
知此達字從孟子操心危慮患深故達來謂少年憑恃

選詩定論

卷之十二

三

血氣服事之始遽謂多少事業具在吾身故看得身義
重及至晚年閱歷既多故能達生也陪厠云云是延年
於武帝雖無大用而恩亦不貲其恩合本漸漬榮會非
逢迎雖有宵小決不能爲害至少帝時始肆其毒耳至
於文帝雖屬昌運非無恩合非無榮會然實不出宿好
也夙御云云正序奉命拜陵廟也衣冠四語借衣冠陵
邑松風山烟以寫武帝之靈爽杜甫兩經昭陵詩之所
祖皇心言武帝登遐未久意其容物猶在聖心也歌聲
猶繫民心也固宜千年萬載不磨其功德也乃幾何時

而已同堯舜之遠循幸靈而復萌有文帝繼其武也然
却有朝廷別用一番人之意其憂讓畏讓之意見於言
外故曰發軌云云

車駕幸京口三月三日侍遊曲阿後湖作

虞風載帝狩夏諺頌王遊春方動辰駕望幸傾五州山祇
蹕嶠路水若驚滄流神御出瑤軫天儀降藻舟萬軸胤行
衛千翼泛飛浮彫雲麗旌蓋祥飈被綵旂江南進荆艷河
激獻趙謳金練照海浦笳鼓震溟洲藐盼觀青崖衍漾觀
綵時民靈騫都野鱗翰登淵丘德禮既普洽川岳徧懷柔

選詩定論

卷之十二

四

唐許渾凌歊臺詩曰宋主凌歊樂未過三千歌舞宿層
臺或以爲失實蓋宋高固節儉之主也當指文帝觀延
年此詩及城北田收詩其侍從之多車騎之盛此又有
江南進荆艷河激獻趙謳之語則三千歌舞文帝洵有
之然却無宿凌歊之事也余以爲仍指宋高爲是蓋此
臺乃宋高所建也宋高固節儉之主曷爲而建此臺也
宋高常有經營西北之志故作臺於宋之北邊親覽北
方之形勢而又恐人之我虞也於是假名於凌歊若避
暑之離宮然既名凌歊臺則高矣大矣宋高固節儉

之王曷爲此高大之臺也、臺不高、則望不遠、基不大、則臺不高、且兼以備突來之虞而容宿衛也、此宋高之深謀老算、敵人莫知、臣民莫知、卽後世之子孫亦不知也、後世子孫、旣不知其深謀老算、但見臺之巍然高耳、恢然大耳、以爲先王之奢於土木如此、土木旣可奢、則車騎亦可奢、舟楫亦可奢、而聲色亦何不可奢也、則今日之山祇云云、雖出於文帝、而實宋高有以啟之也、大抵仁君以節儉示後、貴出於至誠、孟子所云不可聲音笑貌爲之也、不然、而耕具徒藏、彼方以爲假矣、或曰宋主

選詩定論

卷之十二

五

凌歊亦猶漢主好色、不過唐人借以咏唐事耳、非有實也、然則漢主固好色、而宋主亦非無因、借日誣之、後曷不誣堯舜之君也、

車駕幸京口侍遊蒜山作

題是侍遊詩、却是不得侍遊、想當從遊諸臣作此詩、延年亦依其題而作耳、

元天高北列、日觀臨東溟、入河起陽峽、踐華因削成、巖險去漢宇、襟衛徙吳京、流池自化造、山關固神營、圓縣極方望、邑社總地靈、宅道炳星緯、誕曜應辰明、睿思纏故里、巡

鳩市舊塋、陟降峯輦、路尋雲抗、瑤甍春江壯風濤、蘭野茂、夷英宣遊弘、下濟窮遠、凝聖情、任濱有和會、祥習在下、征、周南悲昔老、留滯感遺氓、空食疲廊肆、反稅事巖耕、

首句是天元天、乃中官北極太乙之常居、喻建業、次句是地、日觀在泰山之頂、王者東巡所至、喻京口及蒜山也、入河四句、引古、漢都咸陽、表裏山河、極其險固者、今時特鍾於建業也、流池應入河句、山關應踐華句、又多寫固縣四句者、見吳京表裏山河險固、更過於咸陽也、然此題爲幸京口遊蒜山而作、然却多寫建業、似與題

選詩定論

卷之十二

六

不合、不知漢都咸陽、其家豐沛、在表裏山河之外、宋都建業、以京口爲咽喉、是所謂表裏山河、卽其家也、此睿思之纏、原非無故而聖駕之臨、非猶漢高之歸故鄉也、陟降二句、形蒜山之高、春江二句、是遊蒜山所見之景、宣猷二句、卽晏子之發興補助、岳濱二句、爲諸侯度也、延年此等題、或寫從遊之盛、或寫景物之美、皆極詳細、此詩甚畧者、以身未、在而遙爲摹擬耳、卽下文周南云、云悵不得從意、

贈王太常

玉水記方流璇源載圓折蓄寶每希聲雖秘猶彰徹聆龍
聯九淵開鳳窺丹穴歷聽豈多士唯然觀時哲舒文廣國
華敷育遠朝列德輝灼邦懋芳風被鄉畫側同幽人居郊
扉常晝閉林間時宴開亟廻長者轍庭昏見野陰山明望
松雪靜惟浹群化徂生入窮節豫往誠觀歇悲來非樂閑
屬美謝繁翰遙懷具短札

此詩自分二段前段是頌美後段是遙懷然遙懷與頌
美原不相屬而合爲一詩全是中間側同幽人居爲之
關鎖蓋顏之遙懷匪由他興卽起於所居之景兩人既

選詩定論

卷之十二

七

同居則庭際之野陰山頭之松雪必兩人之所同見同
望者應有同懷所以作詩贈之也顏是當世名宿王是
新發少年故玉水四句以珠玉喻王謂少年美姿名雖
尚秘行將必彰也聆龍二句以際淵窺穴自負王名之
必彰吾已知於其秘之日也舒文四句正是美王連上
文見吾之美實有所據非爲繁詞以虛譽也側同以下
自述遙懷郊近故日常閉林遠故日時開閉日常永避
俗人開日時因廻長者此事之幽兩人所同也庭爲野
陰所侵而昏山因松雪所映而明此景之遙兩人亦當

同見同望也既因山雪之明靜思而忽有所悟萬化頓
浹於胸中復因庭陰之昏覺吾餘年之已暮而忽動徂
生之感因而樂往悲來不能自已此等遙懷不知王亦
同此否也故聊引札以贈之云

夏夜呈從兄散車騎長沙

炎天方埃鬱暑宴閑塵紛獨靜閑偶坐臨堂對星分側聽
風薄木遙睇月開雲夜蟬當夏急陰蟲先秋聞歲候初過
半荃蕙豈久芬屏居惻物變慕類抱情殷九逝非空思七
喪無成文

選詩定論

卷之十二

八

傳延年在永嘉作五君詠以見志當事者見之大怒將
黜爲遠郡於是屏居不豫人事者七載此詩當作於此
時炎天句是夏獨靜二句是夜闕偶坐謂屏居便伏慕
類意對星分便伏側物變意下文聽蟬在臨堂而惻慕
皆從獨靜來堂前曷爲見月以雲開故雲曷爲而開以
風故蓋以喻文帝時也然此風雖能開雲然實是薄木
之風一片陰氣已鍾于此故蟬入夜而更急虫未秋而
先聞此詩何時藺蕙豈能久芬物變如此那得不感感
物如此慕類之情那得不殷

直東宮答鄭尚書

皇居體環極設險祗天工兩闌阻通軌對禁限清風歧子
旅東館徒歌屬南墉寢興鬱無已起觀辰漢中流雲謁青
闕皓月鑒丹宮踟躕清防密徒倚恒漏窮君子吐芳訊感
物惻予衷惜無丘園秀景行彼高松知言有誠實美價難
克充何以銘嘉貺言極絲與桐

此不得於君之感借答鄭以寓意首四句總冒全題歧
予八句直東宮君子八句答鄭尚書也句句相承相生
對禁云者時已爲太子官僚旅東館鄭天子臣僚屬南

選詩定論

卷之十二

充

墉兩廡俱在兩官之前若兩禁相對然而不能至和者
以兩闌之隔故而兩闌之隔又以皇居之險故蓋天子
與太子兩官本是一體固宜時時相通而乃至於阻隔
由於太子之見猜忌當日時勢應有不可明言者大意
謂天下莫尊於太子亦莫親於太子而今猶然況太子
之僚屬實疎且賤又何由見知於九重乎下文歧予云
云雖是懷鄭兼是自惻起觀辰漢句正應首句環極辰
漢卽天漢天漢斜絡竟天如環諸宿無所不貫唯當大
辰心宿在焉心三星其中爲天子明堂前爲太子然述

天子用中極之星述太子乃用外宿之星正見其隔而
不通也流雲句喻讒間皓月句見一片丹心無處可訴
耳亦說太子亦說自己防密爲地所限漏窮爲時所限
心惻難堪故一聞鄭訊卽惻然感動也然來詞甚美已
雖不解在鄭則出於中誠而在已亦可謂能信於友矣
上之獲與不獲付命而已已何覲焉

和謝監靈運

弱植慕端操窘步懼先迷寡力非擇方刻意藉窮棲伊昔
邁多幸秉筆事兩闌雖慚丹轅施未謂佞素睽徒遭良時

選詩定論

卷之十二

干

波王道奄昏霾人神幽明絕朋好雲雨乖弔屈汀洲浦謁
帝蒼山蹊倚巖聽緒風攀林結留莢歧予間衡嶠曷月瞻
秦稽皇聖昭天德豐澤振沈泥惜無雀雉化何用充海淮
去國還故里幽門樹蓬萊采茨葺昔宇剪棘開舊畦物謝
時旣宴年往志不借親仁敷情昵興玩究辭懷芬馥歇蘭
若清越奪琳珪盡言非報章聊用布所懷

觀此詩間衡嶠瞻會稽是延年在始安遙和康樂之詩
夫達則兼善天下窮則獨善其身大丈夫亦欲兼善太
下耳獨善其身不得已也非其志矣况處不成處出不

成出播棄荒裔者乎康樂原詩已還舊國尚有無限堪
驛之意况流落南裔併舊國不可還者是惟有弔屈湘
浦謁帝蒼山而已雖天子昭德有振沈泥之意奈予不
能逢迎權貴故决意於必還也幽門三句正和原題志
不借雖承上還故里言獨善之志不遂實言兼善之志
不遂云

治安郡還都與張湘州登巴陵城樓作

江漢分楚望衡巫莫南服三湘淪洞庭七澤藹荆牧經塗
延舊軌登闔訪川陸水國周地險河山信重複却倚雲夢

選詩定論

卷之十二

主

林前瞻京臺南清氛霽岳陽層岬薄瀾澳悽矣自遠風傷
哉千里目萬古陳往還百代勞起伏存沒竟何人炯介在
明淑請從上世人歸來藝桑竹

此與蒜山詩同一起法彼以元天高北列起此以江漢
分楚望起彼是侍遊題寫形勢處務與帝王氣象相敵
此是登覽題須與已之胸懷相敵目之所望者山川胸
之所懷者古今存是今人沒是古人萬古之往還已成
陳陳沒者何人百代之起伏徒爾勞勞存者何人請從
上世人云云乃言非古人吾誰與歸真是口空一世只

此胸懷方足故山川雄壯○首四句二十箇字連用八
箇地名中間只剩得四箇虛字耳且八箇地名俱是大
山大川非有壓倒一世筆力如何支持得看他分字莫
字淪字藹字只四箇虛字竟將八箇大山大川載得絕
穩不減禹貢字法古今詩人罕儔唯杜少陵秋興末章
起句云昆吾御宿自逶迤紫閣峯陰入漢陵十四字中
一連用六箇地名只以二虛字貫之曰自曰入雖出禹
貢然用以叙游却另開境界

五君詠

選詩定論

卷之十二

主

延年托詠於五君者何也七賢之中惟嗣宗才識並優
中散才稍大於嗣宗而識不及泰軍識優於中散而才
並不及嗣宗延年蓋自負其才識如嗣宗且嗣宗曾領
步兵而延年亦領步兵嗣宗曾出守東平而延年亦出
守永嘉嗣宗當猜諱之朝遇文帝之刻忌猶稱其至慎
其操心也危矣慮患也深矣延年憂覺畏識恰與相符
故首詠嗣宗以自擬寫至物故不可論窮途能無痛其
痛心酸鼻之極然懼負才之累故詠中散悲性之難化
慮智之難處故詠泰軍其間之善閉精之善緘次詠始

斗及常侍者永嘉天末遠郡人罕至者讀書之外無事故以始平况永嘉而借常侍之澹薄以明著作之意且器爲用世之具爰有取於達音識微道乃藏身之寶深

選詩定論

卷之十二

圭

下筆何患不細何患不高潔此評似矣然未盡者謝過道竹林優劣謝公曰先輩初不減貶七賢卽今王戎當刪山公作人未見可黜但延年之詠五君以五人之淪落踪跡與已相類至山公雖非大行然身爲吏部數十年其志亦自少伸故詠不及焉却於小阮詩中補出畧如春秋寄傳之義此必見山公之不得與詩者非如王戎之名跡俱削也○前人固不減貶諸賢然諸賢亦未嘗無優劣題於五君書官書名都無異詞無所減貶也詩則或稱公或稱官或稱字或稱名一似有所優劣如

春秋之例然乃阮嗣宗稱公詩外之山巨源亦稱公固是躋山見詠不及者非有心黜之而向常侍稱名劉叅軍稱名亦非降劉劉戒酒之詞曰天生劉伶以酒爲名取以暗伏韜精二句之義又如春秋之變例然亦有所減貶也

阮步兵藉

阮公雖論跡識密鑒亦沉酣似埋照寓辭類託諷長嘯若懷人越禮自驚衆物故不可論途窮能無慟

做天下事業全憑識鑒識謂知幾鑒謂知人故識不容

選詩定論

卷之十二

圭

則敗成鑒不洞則失人五君中唯阮公識密鑒洞做得天下事業論迹才存其迹也迹者識鑒之效也能勝其跡所謂善行無轍跡而不可尋也然識直曰密而鑒之洞間着一亦字者蓋識無時不當密而鑒或有時過洞則傷物而物思反中之矣故中四句雙承識鑒而物故二句專結長嘯二句未了之意沉酣二句承識密藏之含於內者曰照識之發於外者曰諷非無照也以沉酣埋之非無諷也以寓辭托之而又於中特著似字類字見阮公亦止自沉酣自寓辭初未嘗有意於埋照托諷

而照自埋。諷自托。一因乎吾心之自然。是能淪其識之迹也。長嘯二句。承鑒洞以賢者當吾之鑒。曰人以不肯當吾之鑒。曰衆嘯者。世外之音。長嘯所以懷人。禮者世中之法。越禮所以驚衆。而又於中着若字。自字。見阮公亦止。自長嘯。自越禮。本未常有意於懷人驚衆。而人自懷衆自驚。一任萬物之各取。是能淪其鑒之迹也。雖然猶有跡可淪也。物故云云。併無跡可淪也。何也。天下物之可論者。由物之不一也。人之以論齊物者。由心之不一也。物不可論。則因物付物而已。不與凡天下大小長

選詩定論

卷之十二

五

一短榮辱失得一切之物。皆歸於齊矣。而是非善惡之物。尚有不齊者乎。善惡是非之物。既齊。則無論其懷人也。青以現菩薩眼者。示菩薩之慈。卽其驚衆也。白以怒金剛之日者。亦示菩薩之悲也。途窮命駕之哭。與途窮反袂之泣。其悲天憫人之心。無有異也。結二句。上句一故字。寫出世。阮公之故。末句一能字。寫出阮公終不忍弃世之意。此真非流俗人所測者。故足爲諸賢之領袖。而延年自托。引爲稱首云。

嵇中散康

中散不偶世。本自食霞人。形解驗默僊。吐論知凝神。立俗

阮公出世入世事。俱做得中散。做得出世事。做不得入世事。以其不偶世也。其不偶世者。以中散世外食霞之人。非世法中人也。形解二句。緊承本自句。默僊。凝神。卽食霞也。靈神。校阮之理。照默僊。校阮之托。諷其所得。似若更深。但默僊。驗於形解。凝神。知於吐論。未免尚有可尋。則以不能淪其跡故耳。立俗二句。承首句不偶世。俗屬世中。山屬世外。流議世中之人。鍾會之徒。在在皆是。隱

選詩定論

卷之十二

六

淪世外之人。孫登之徒。千古無二。中散所治之隱淪。卽阮公所懷之人中。散所治之流議。卽阮公所驚之衆。但前首長嘯句在先。善善之意稍長。此首立俗句在先。疾惡之義更嚴。前首曰若懷。曰自驚。咸聽物之來。此首曰立俗。曰尋山。皆執我而往。前首物不可論。則好善疾惡之意。俱長于依同。而窮途之痛。不見惡之可疾。而反有哀憫之心。此鸞翮之鍛。乃是非必求其分明。而龍性弗馴。則疾惡必求其遂矣。在中散亦非有心。近世只欲立俗立俗者。將使天下貪夫廉儒夫。有立志耳。所以一切

世法不顧一味我行我法。不知至人之所以周行天下而莫之遏抑者只是無我。蓋我與世不並立。從世則迂。我從我則迂。世必至之勢也。而鄉愿之徒。闢然自媚於世。是謂偶世。偶者對也。乃我與世分偏而治。又偶者合也。乃我與世同塵而處。夫兩物相切。弱者受變。世常強而我常弱。則受變者必我矣。我既受變。又安能變世乎。是以爲德之賊也。惟真狷者。薄今之世而不爲。寧甘鍛。翻真狂者。捨今之世而進取。決不移性。故聞其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而天下之俗。怕以丕振焉。當此世道。

選詩定論

卷之十二

毛

顏靡之日。自應少此人。不得易曰。亢龍有悔。雖悔龍也。語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雖衰鳳也。不然人得焚而畜之。罔而縶之矣。奚鬱龍之有。

劉參軍伶

劉伶善閉關。懷情滅聞。見鼓鍾不足歡。榮色豈能眩。韜精日沈飲。誰知非荒宴。頌酒雖短章。深衷從此見。

諸詩皆綜數事爲柄。而此只是頌酒一意。前半虛描。後半實寫。滅聞見正是閉關。懷情滅聞見正是善閉。關鼓鍾二句分承滅聞見。韜精卑承懷情。見伯倫不是忘情。

於世者精字是其經。世本領。夫子曰。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情也用之則行。舍之則藏。精也。伯倫情則懷之。精則韜之日。以沈飲爲事。誰從見之。而誰從知之。然酒德一篇。情見乎詞矣。聖賢與世只是一箇情字。所謂深衷。卽此。○五首之中。阮與嵇。小阮與向。兩兩對仗。以其造詣相近也。似春秋之比。合題唯詠劉一章。另爲格調。若春秋之單題。則以劉之善閉關。故無事實可紀。似校阮公之淪迹更深。何也有行則有跡。有跡則可淪。善閉關。并無行也。又安有迹可淪歟。此延年自負其狂。不可及處。

選詩定論

卷之十二

末

阮始平咸

仲容青雲器。實稟生民秀。達音何用深。識微在金奏。郭奕已心醉。山公非虛覲。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

七賢中。多才多藝。堪資世用者。莫如阮仲容。稱爲青雲器者。故別於淦霞人也。淦霞者。無用之用。而青雲者。有用之器也。而輕棄之。所以可惜。又稱爲生民秀者。知樂謂之君子。知音而不知樂者。謂之凡民。仲容固知樂之君子。而超出於凡民之上者也。其達音也。宜深矣。而用

云何用深者樂律之道至簡至易深求之而反失然音不用深而樂又須識微者知音易知樂難樂之中八音迭奏而金奏尤微而難知蓋樂律之術總包三度而三度須連物體而論與他術之空論度數者不同此晏子所謂二體四物乃一氣三類五音之所基也故絲之屬音發於線革之屬音發於面惟金之屬音發於體故樂律之在線與面者未嘗無爲宮之黃鍾而黃鍾之宮不寓焉黃鍾之宮樂律之全體黃鍾爲宮樂律之分體也漢京房之准實爲絲律也其三分損益之法皆依線論

選詩定論

卷之十二

无

太史史公所述古之竹律亦止論線其徑圍等殺而稍具而體未全唯國語所載嘉量鍾律之法寓焉作於周公其圓中之方容深尺廣尺其音中黃鍾之宮所云萬事之根本者此也夫量之容深尺廣尺是謂黃鍾立方之形載有黃鍾之面六黃鍾之線十二故得稱黃鍾之宮也然聲音之發不於物之實體而發於其體之空處所謂有以爲利無以爲用也故故發音於方之空中鍾發音於圓之空中夫鍾與敵均以黃鍾之空爲度者也致之體不變而鍾爲變體者因乎金木之性也金之性

利制故寫而爲鍾能變方爲圓且不用渾而用脣復有弁後以取發音之勢使之靈而且遠焉故諸律之中鍾律最難律書生鍾分云云畧言其大率則黃鍾之宮正而諸律之宮皆正矣仲容天姿既秀而又好學深思故能心知其意其論荀勗云云非徒以禮樂攻人之短也故太原郭奕一見而心醉醉字從秦穆公聞鈞天之樂而醉來然晉家當年制樂專任荀勗仲容之論托之空言而已猶能令人心醉如此使與典樂如后夔得一試其奇焉更何如也雖然郭奕知樂之士也故能知仲容

選詩定論

卷之十二

三

之知樂亦不過謂仲容爲禮樂之選已耳而山公乃薦以爲吏部郎毋乃用違其器乎不知識樂者特其緒餘耳仲容固稟生民之秀而爲青雲之器者也乃古大司成論秀而升之領袖天下青雲之士以爲儀型也況乎聞樂之德可等百世於樂能識微者必於人亦能識微者也啟事曰咸若在官之職必妙絕於時山公蓋欲其助理詮選之務也余之何山公薦之而不足荀勗麾之而有餘勗曰雖重訓摩曰一輕詞人者雖謂曰不入五音難之詞出者易謂曰乃出又加多之詞沈存中曰

今人守郡謂之建麾。出自延年此詩誤也。此麾者指麾之麾。非旌麾之麾。山公薦咸吏部郎。三上而武帝終不用。後爲荀勗一擠而遂山始平。蓋延年被擠以此自托耳。自杜牧之詩云。擬把一麾江海去。樂遊原上望昭陵。始謬習爲故事耳。○五君中。惟阮公才識卓越千古。中散有其才。伯倫有其識。故詩於三君有君子不器之意。而仲容則下一器字。達音二句正是器。郭奕二句正見器於人處。屢薦不入。藏止於此。一麾出守。行止於此。所謂器也。

選詩定論

卷之十二

五

向常侍秀

向秀甘澹薄。深心託毫素。探道好淵玄。觀書鄙章句。交呂既鴻軒。攀嵇亦鳳舉。流連河裏遊。惻愴山陽賦。

延年自託於五君。雖重其作人。亦愛其能文。故於諸君之文。各有所取。大約不離文選所收。可見古人爲文。貴乎能傳。不貴乎能多也。於阮取詠懷十七首。寓詞類托。諷是也。於嵇取養生論。吐論知疑神是也。於劉明取酒頌一篇。謂深衷從此見也。於小阮無取。緣識微在金奏。不必以文見也。於向既取懷舊賦。而兼及所注莊子南

華。一見其探道之深。一見其交情之深。要皆根甘澹薄三字來。卽武侯所云澹薄以明志也。人能甘澹則心自深。心深斯可著天下之書。人能甘澹則情自深情。深斯可交天下之士。試觀常侍莊子注。乃借彼毫素。自托其深心。直挾道德之淵玄。而非尋章摘句。卑卑作訓詁之語者。令讀之者。幾不復辨向之注莊歟。莊之注向歟。彼冒而竊之者。真可醜也。載觀山陽賦。卽古之覃懷。大河之東。太行之陽。竹林在焉。此日作賦之地。卽昔年偕遊之地。交呂二句。借常侍一人之交攀。寫當時諸賢之以名節風流相尚也。遊曰流連。昔何其盛。賦曰惻愴。今何其衰。此感舊賦之所由名也。嗟乎。古聖有訓。治民必先獲上。獲上必先信友。乃山公之薦仲容。友非不信也。而上終不可獲。何況常侍之賦山陽。一時知交零落盡矣。此而猶欲獲上治民也。豈有幸哉。故延年假此一賦歸結。詠五君之案。而一己之心事皆寓於此云。○德成於已。名成於友。就成德而論。曰道形而上曰器。形而下秀似優於咸。就成名而論。曰辭曰觀。是來交曰交。曰攀。是往交咸似優於秀。但咸是已成之器。如子貢之瑚璉。秀

選詩定論

卷之十二

五

補 11—269

之於道尚是璞子如魯哲之見大意且咸之造詣與山郭不相遠故來交而秀稍不逮嵇呂故往交其詞雖有抑揚其意無所優劣

秋胡詩

盧江詩曰焦仲卿妻詩此應曰秋胡妻詩今獨曰曰秋胡詩所以專責秋胡也既專責秋胡何爲旁寫秋胡正寫潔婦然正寫潔婦正所以專責秋胡也夫爲婦綱奈何有賢婦而致之如此且棄養親之金不孝莫大焉是仲卿能有其妻而秋胡不能有其妻也學者讀此詩以

選詩定論

卷之十二

三

秋胡爲正面則生戒心而天下有孝子有義夫以秋胡妻爲正面則天下有貞婦此詩所關非淺而舊詩謂刺爲君之誼不終恐太鑿○易曰苦節不可貞在秋胡妻儘可無死謂苦節也詩正傳其苦節以愧天下之見金夫而不有躬者其注意在極寫末章然欲寫末章不得不寫其五其六其七以爲緣起又不得不寫其一其二以爲根本則其三其四及其八似可省不知古詩之妙全在虛處傳神詩欲傳潔婦之神而不寫其四一章則太促欲寫其四而不寫其三則接落不下且不稱而無

以吸動下文蓋寫一路蕭條無聊光景正爲金挑張本然欲爲金挑章本宜於反路之下寫之而乃寫於初別者何也蓋秋胡歸路卽秋胡去路去路如此則歸路可知故只下遵字遂接昔今二字雖時分春秋俾學者以意會之可耳且秋胡臨行以新婚猶有不忘其妻之意故寫此一段苦境比其反也則忘之矣故不再述此其三其四必不可省也至若其八一章正見潔婦明於夫婦之義亦非薄於夫婦之情省此章便是一妬婦且妬得無倫理○古詩長篇惟仲卿妻詩及此然焦詩間出險調語多警峭自是樂府本色此詩惟用平調語最雅鍊自是古詩本色○後人作此等題目只主議論而古人則一味序事點景蓋序事卽在點景內議論卽在叙事內所以不可及

選詩定論

卷之十二

三

椅梧傾高鳳寒谷待鳴律影響豈不懷自遠每相匹婉彼幽閑女作嬪君子室峻節貫秋霜明豔侔朝日嘉運旣我從欣願從此畢

首章首四句托興處是全篇骨子下六句亦伏全篇血脉椅梧傾高鳳者異其百行不愆寒谷待鳴律者所以

仰望終身者也。遠字直從先王制禮明微別嫌原本處說來。後來許多差錯皆從此一字生來。影響句雖關鎖上下語氣細觀却有分定之意。峻節句伏後見拒明艷句伏後見挑嘉運二句作滿志之詞。伏後憤極自沉燕居未及歡良人。雖有違脫巾千里外結綬登王畿。戒徒在昧旦左右來相依。驅車出郊郭行路正威遲。存爲久別離沒爲長不歸。

玩脫巾二句是說秋胡有家已受陳之聘而爲臣姑畢婚而去耳。故事事寫得匆忙在秋胡以新婚遠別臨行

選詩定論

卷之十二

垂

亦當有一番光景。曰戒塗在昧旦則迫於時左右來相依則礙於人俱爲下文挑拒章本至秋胡本仕陳詩曰王畿勿泥其文可也。

嗟余怨行役三陟窮晨暮嚴駕越風寒解鞍犯霜露原隰多悲涼迴颺捲高樹離獸起荒蹊驚鳥從橫去悲哉遊宦子勞此山川路

同一路也。往日勞還日遵各有妙境。

迢遙行人遠宛轉年運徂良時爲此別日月方向除孰知寒暑積倂倂見榮枯歲暮臨空房涼風起坐隅寢興日已

寒白露生庭蕪

於秋胡路上寫一段景亦於潔婦家中寫一段景於路上景寫得短於家中景寫得長在秋胡新婚遠別固人情所難堪然一到官所公務執掌猶暫忘懷故結云此山川路此五年之內不須叙也至新婦在家責備誰訴故盡寫五年寂寞以爲第八章有懷誰能已張本勃役從歸願反路遵山河昔辭秋未素今也歲載華蠶月觀時暇桑野多經過佳人從所務窮窳援高柯傾城誰不顧弭節停中阿

選詩定論

卷之十二

美

蠶月二句見潔婦不是獨出佳人二句見不是私行後愧彼行路句正映此傾城誰不顧乃言遇此傾城之色誰能不顧非指定多人圍遮觀看如詩之詠羅敷者年往誠思勞路遠闊音形雖爲五載別相與昧平生捨車遵往路鳬藻馳目成南金豈不重聊自意所輕義心多苦調密比金石聲

九章中惟此章多拙句雖爲二句詞不達意須以首二章照之方明鳬藻句似拙然形容好色人心眼如畫義心二句人以此爲拙而不知其至快義心在內所守之

正苦調在外其辭則婉婉而正故以金石之聲比之密
者無辨可入合末章高張云云玩之方得其妙

高節難久淹竭來空復辭遲遲前途盡依依造門基上堂
拜嘉慶入室問何之日暮行采歸物色桑榆時美人望昏
至慚歎前相持

此章淹字映前章馳字馳字寫重色人乍見時光景淹
字寫既見後光景自彈節中阿其淹已久但屈於高節
不得不去意中猶以為難久耳遲遲足之淹依依心之
淹這是一片戀戀不捨之意故自桑野而前塗而門基
選詩定論 卷之十二 七
而堂而室一步一步細細寫來然前章見藻馳日成心
馳日馳足馳此止足淹心淹者從上空復辭來兼伏下
文愜意故不復回頭再望

有懷誰能已聊用申苦難離居殊年載一別阻河關春來
無時豫秋至恆早寒明發動愁心閨中起長歎慘悽歲方
晏日落遊子顏

潔婦之與秋胡五日夫婦耳未有反目之素隙其怨恨
之意起於漸卒詩於相持之下却用有懷誰能已五字
起調却似有幾百年之恨恨深仇者聊用以下應其四

結語謂五年之間無日不在念見秋胡不可負此意

高張生絕絃聲念由調起自昔枉光塵結言固終始如何
久為別百行愆諸已君子失明義誰與偕沒齒愧彼行露
詩甘之長川記

此首起句亦用聲調比與其六末二句同意然前是拒
他人其氣平故云云此既知為丈夫情極矣故云云潔
婦之操誠烈矣未免古今第一箇婦姪他婦人此婦
姪已○潔婦原有箇婦種子結言固終始正是下種
子但是一別五載寂寞空閨此種如同落在寒谷之中

選詩定論

卷之十二

七

無由萌芽然却從空閨寂寞中培養的這箇種子越大
了所以一發不可退○原傳直斥其不孝討止云百行
愆諸已至誰與偕沒齒句似太決絕而前後詞甚委折
似放寬一步不知實是着緊一步蓋孝為百行之原也
最得風人之旨○其拒外人也則曰義心云云其憤丈
夫也則曰高張云云一用為結調一用為起調俱借聲
音為喻者蓋延年詩妙於傳神是於細若氣微若聲處
細寫潔婦之性情那得不入

六朝選詩定論卷之十二終

六朝選詩定論卷之十三

睢陽後學吳 淇伯其甫著

王僧達

王君少年英氣咄咄逼人至其依古一詩老鍊之極前則建安上才莫能駕後則盛唐妙手難爲繼真絕技也

答延年

長卿冠華陽仲連擅海陰珪璋旣文府精理亦道心君子
登高駕塵軌實爲林崇情符遠跡清氣溢素襟結游畧年
義篤願棄浮沈寒榮共偃曝春醞時獻酬聿來歲序暄輕
選詩定論 卷之十三 一
雲出東岑麥壠多秀色楊園流好音歡此乘日暇忽忘逝
景侵幽衷何用慰翰墨久謠吟棲鳳難爲條淑貺非所臨
誦以永周旋匣以代兼金

此卽答顏玉水記方流詩也王以少年答老宿故不用
月長卿四句雖頌其人而實已詰評其詩也珪璋句評
其詩之前段精理句評其詩之後段君子一句答他同
居崇情二句謂他襟期之清高結游二句見他不挾長
不挾貴而有下交之意寒榮云云此時方冬寒未可往
還且各向簷前曝背眼看春醞將熟當圍一語那時歲

序華暄玩秀色於麥壠聽好音於楊園則徂生窮節之
念自當忘却但此時尚未春我豈無幽衷如君之遙懷
云云然既有君之贈詩我日日吟誦庶亦可自慰耳棲
鳳四句極珍重其詩蓋少年人當名聲將起之日最喜
得老宿一言以爲聲價其心情如畫

和瑯邪王依古

少年好馳俠旅宦遊關源旣踐終古跡聊訊興亡言隆周
爲敷澤皇漢成山樊久沒離宮地安識壽陵園仲秋邊風
起孤蓬卷霜根白日無精景黃沙千里昏顯軌莫殊轍幽
選詩定論 卷之十三 二
塗豈異魂聖賢良已矣抱命復何言

擬古者擬其詞依古者依其意並依其體瑯邪王原有
依古詩而僧達和之者也其詩以關源立義者蓋關源
乃秦中路古興亡之跡存焉平日載籍所載興亡事總
話柄耳初未踐其跡也爲馳俠而旅宦爲旅宦而遊關
源已踐其跡矣聊將平日所聞興亡之言一一訊之隆
周云云不見興者止見亡者仲秋云云并不見亡者安
有興者於是豁然大悟一代之興亡猶一人之生死生
者旣無殊轍死者豈有異魂故有生必有死有興必有

亡。卽聖如成周。賢如皇漢。亦所不免。乃帝命之至公。夫復何言。苟能抱命而無言。則是通晝夜而知生死之說。故能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矣。迴視彼少年時以馳俠爲心。遊宦爲事。皆不信命。故耳。既賤云云。孰爲問之。隆周云云。孰爲答之。顯軌云云。却於問答之外有妙悟。仲秋四語。千鍾百鍊。無一字不精。隋可抵一篇絕妙。出塞詩。令人讀之心神點然。

劉鑠

東平當晉宋綺靡之時。獨表絜秀。意欲追漢。適以肇唐。

選詩定論

卷之十三

三

風氣所至。固不由人。

擬行行重行行

眇眇陵長道。遙遙行遠之。回車背京里。揮手從此辭。堂上流塵生。庭中綠草滋。寒蟬翔水曲。秋兔依山基。芳年有華月。佳人無還期。日夕涼風起。對酒長相思。悲發江南調。憂委子衿詩。卧覺明燈晦。坐見輕綃縈。淚容不可飾。幽鏡難復治。願垂薄暮景。照妾桑榆時。

擬詩必兢兢以古人之格調字句。寸寸摹倣。然字句之間。可以出入。憑我自運。而其格調之大關鍵處。則不可。

述也。如此題關鍵。全在代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二語。故從來擬者。不脫此二句。卽以選論之。陸士衡云。王

懷河。岫晨風。憐北林。此詩云。寒蟬翔水曲。秋兔依山基。

是也。大約皆取物猶戀舊之義。然微有異。在原詩於依

北之馬。上加一代字。巢南之鳥。上加一越字。言其戀處

乃生處也。於依巢二字。來得最有力。故能挑動下文相

去。日以遠也。此詩於揚水之蟬。上加一寒字。依山之兔

上加一秋字。言生處不可不戀。而又迫之以不得不戀

之時也。於揚依二字。來得更有力。最能挑動下面芳年

選詩定論

卷之十三

四

有華月也。若士衡止言王節云云。止得一意。故少減也。

至江文通雜體首篇。亦是擬此。然却遺此二語。不擬題

不同耳。說見本詩下。○前半雖緊依原詩。然遺詞處亦

自清麗可頌。日夕以下。稍爲自運。如明燈云云。將一片

幽思。寫得點點條條。末急救以願垂二語。遂振起一篇

精神。故較士衡此擬尤勝。

擬明月何皎皎

落宿半遙城。浮雲藹層闕。玉宇來清風。羅帳延秋月。結思想伊人。沈憂懷明發。誰爲行客久。屢見流芳歇。河廣川無

梁山高路難越

凡擬古詩十九首者，既皆句摹字倣，然十九首本無題，後人摘其首句爲題，則全篇當以首句爲主也。如前作擬行行重行行，首句之眇眇，卽准重上之行行字，二句之遙遙，卽准重下之行行字，固已奇絕，而此則更於第三句方出明月皎皎，又於明月之前，先作無數曲折，則更奇。首句落宿牛遙城，言夜已深而不見明月，以層闕之上，偶有浮雲蔽之耳。及清風忽來，吹去浮雲，而羅帳始延明月而入矣。夫以月之明能透羅帳，則不言皎皎而皎皎可知，其下叙別離之久，山河之阻，一片明發之懷，皆從此明月而結耳。

選詩定論

卷之十三

五

王微

詩品謂江海筋力於王微，夫力以氣運，詩苟無氣，其筋或過弛，或過張，而力衰矣。徵君之詩，氣厚而暢，人皆賞其風華，而莫測其筋力。

雜詩

思婦臨高臺，長想憑華軒。絃不成曲，哀歌送苦言。箕箒留江介，良人處鴈門。詎憶無衣苦，但知狐白溫。日闇牛羊

下野雀滿空園，孟冬寒風起。東壁正中昏，朱火獨照人。抱影自愁怨，誰知心曲亂。所思不可論。

此詩全在絃歌二字，翻出情景來。高臺言高，華軒言殿，取其聲易遠聞，故於此處弄絃以抒其思，然而不成曲者，其心曲亂也。於是又舍絃而歌，卽莊子子桑鼓琴，有下任其聲而趨舉其詩焉。其第四句正是代思婦歌妙在但知句下作未了之語言，歌未及而日已闇矣。牛羊下矣，野雀滿園矣，寒風起矣，星見矣，朱火且來照人矣。瞥見孤影，心曲亂矣。論卽言中之條理，心曲亂甚言

選詩定論

卷之十三

六

無條理而歌不終矣。夫絃以成曲，歌以承絃，旣不成曲而歌後不成聲，思益苦矣。朱火燈也，室中無物不照，單以照人抱影二字從此生，然徒能照影而不能照心，正吊動誰知二字。野雀滿空園，與蝴蝶滿空園俱選詩得意句。

范曄

選中史才而兼詩才，漢班固、宋范曄、梁沈約，乃是以詩人而充史職耳。若司馬遷絕不言詩，所謂絕利一源，故其史變絕千古。

樂遊應詔詩

崇盛歸朝闕虛寂在川岑山梁協孔性黃屋非堯心軒駕
時未肅文囿降照臨流雲起行益晨風引鑾音原薄信平
蔚臺澗備曾深蘭池清夏氣修帳含秋陰遵渚攀蒙密隨
山上嘔嗽睇目有極覽遊情無近尋聞道雖已積年力互
頽侵探已謝丹轍感事懷長林

從來應詔之什著不得寒儉自宜典重爲式但恐失於
板重少靈秀之致耳此詩詞非不典重特其運筆精巧
直把皇家一座極閎麗圓圖寫作自家山林一般以興

選詩定論

卷之十三

七

起本懷真匠手也夫崇盛莫過朝闕虛寂莫過川岑今
聖駕舍朝闕云云豈矯性哉蓋以虛寂者聖心而崇盛
非聖心也聖惟以道爲心故不必肅訪道之駕卽偶爾
逍遙遊豫亦莫非道也流雲云云苑中景萬狀曾無一
些喧囂有極覽無近尋虛寂之中道心自生也臣之聞
道久矣但以年力之衰侵不克自振漸化喧囂今從駕
到此有極覽無近尋滿眼景物虛寂如此不覺道心復
生但此山林乃聖上所謂山林自臣視之仍是朝闕臣
自有臣之山林那得不感物興懷也

袁淑

太尉詩做子建一種豪俠之氣顧盼生姿其風骨不減
建安在宋齊之交尤爲難得

做曹子建樂府白馬篇

太尉主意不是作樂府白馬篇要做曹子建樂府

劍騎何翩翩長安五陵間秦地天下樞八方湊才賢荆魏
多壯士宛雒富少年意氣深自負肯事郡邑權藉藉關外
來車徒傾國鄆五侯競書幣群公亟爲言義分明於霜信
行直如弦交歡池陽下留宴汾陰西一朝許人諾何能坐

選詩定論

卷之十三

八

相捐影節去函谷投佩出甘泉嗟此務遠圖心爲四海懸
但營身意遂豈校耳目目前俠烈良有聞古來共知然
閎壯而腴密兼有文質却與陳思作不甚似然其亞也
陳思作只說得一個少年獨闢抽絲此却聚得許多少
年衆毛攢毚全於離合中取態致蓋言秦地多遊俠之
士且形藝地足以容天下士故荆魏客從之而壯士少
年皆聞風而來與之交歡宴飲結要而去此以務遠作
結歸之於大陳思以赴難作結歸之於正差相當
做古

許此倦遊士本家自遠東昔隸李將軍十載事西戎結軍
高闕下極望見雲中四面各千里從橫起嚴風寒燠豈如
節霜雨多異同夕寐北河陰夢還甘泉宮勤役未云已壯
年徒爲空乃知古時人所以悲轉蓬

通篇只寫得倦遊二字一倦於遊之遠一倦於遊之久
然久遠二字却不分段落故爲錯綜其詞自其遠而觀
之本家遼東從軍西戎可謂遠矣登高而望止見雲中
望不見家也夕寢而夢止到甘泉夢亦不到家也以致
風雨之不時寒燠之失節總形容風土之殊以見其遠

選詩定論

卷之十三

九

之極自其久而論之家本云云乃邇其幼未能遊之時
昔隸云云甫壯卽遊也但其遠遊至今不止十年然止
云十載者遊之始在此十年內血氣正盛猶不覺倦結
車以下俱此十年後事風耶雨耶寒耶燠耶不知經過
一多少雲中之望河北之夢總無奈此壯年之徒空何耳
一故總結之以古人悲轉蓬也悲生於倦

鮑昭

當晉宋波靡之餘振拔爲難出顏謝盛名之後興起匪
易參軍挺爾奮舉以駿逸之氣運清麗之詞雖造詣之

深不及顏謝而其板重拙晦之語淘洗淨盡居然自名
一家之體得與並驅者唯謝宣城一人然宣城工於琢
句而參軍風骨更勝彼兼擅樂府之長故同爲唐人權
輿而參軍尤爲供奉所服膺已

還都道中作

昨夜宿南陵今旦入蘆洲客行惜日月崩波不可留侵星
赴早路畢景遂前倚鱗鱗夕雲起獵獵晚風遒騰沙鬱黃
霧翻浪揚白鷗登艦眺淮甸掩泣望荆流絕目盡平原時
見遠烟浮倏悲坐還合俄思甚兼秋未嘗違戶庭安能千

選詩定論

卷之十三

十

里遊誰令之古節貽此越鄉憂

總重客行情日月一句崩波句客行之速不可留以觀
險也昨夜今旦侵星畢景是爲惜日月鱗鱗四句寫不
可留古者男子生而懸弧志在四方憂在越鄉非古節
矣參軍豈乏古節哉古所謂志在四方乃得志行道經
營天下也今一官自守徒僕僕風塵耳豈有所謂得志
行道歟未嘗云云固是詩人之言非實也

詠史詩

五都矜財雄三川養聲利百金不市死明經有高位京城

十二衢飛甍各鱗次。士子影華纓。遊客疎輕轡。明星辰未
稀。軒蓋已雲至。賓御紛庭戟。鞍馬光照地。寒暑在一時。繁
華及春媚。君平獨寂寞。身世兩相棄。

詠史止詠得君平一事。前一段寫世人繁華。是客。末二
句言君平寂寞。是主。通計一詩。纔入十字耳。寫客處費
却七十字。寫主處僅僅十字。且十字內。身世兩相棄。五
字。又是兩下關的。只是布格高卓。詞鍊得精警。有力量。
以十字敵彼七十字。尚有餘勇。可賈。○舉世繁華如此。
那得不棄。君平舉世繁華如此。君平那得不棄。世詩用

選詩定論

卷之十三

士

兩相字者。有激之言。畢竟世先棄。君平君平。始棄世耳。
李太白詩。以此五字。衍爲十字。云。君平既棄世。世亦棄
君平。恰是君平先棄世。夫不知太白意在興起下文。觀
變窮大易。探元化。群生云云。亦如夫子之既老不用。退
而刪述之意。故先作訣絕之詞耳。畢竟君平終身不欲
棄世。

行藥至東城橋

行藥服藥行者。欲其藥之行也。城東橋。行藥所至也。詩
中爲名爲利之人。乃橋上所見。因而有感。乃感之。緣加

多病。則多感。又感之因也。然題雖曰行藥。而詩中一字
不及者。似是此事。不雅馴。故托之行藥耳。嗣後詩人屢
用入詩。如偶因行藥到前村等。亦只是圖圖用之。未有
的註也。唐李商隱有藥轉一詩。曰。鬱金堂北畫樓東。換
骨神方上藥通。露氣暗連青桂苑。風聲偏獵紫蘭叢。長
等未必輸孫皓。香叢何勞問石崇。憶事懷人兼得句。翠
衾歸卧繡簾中。此詩字字刻畫藥轉二字。余最喜其憶
事二句。深得藥轉神理。蓋藥轉者。不用出行。只在樓東
堂西。目無所見。感只在心。故曰憶事懷人。若行藥則須

選詩定論

卷之十三

士

遠至。故因目見而感及。開芳云云也。

雞鳴關吏起。伐鼓早通晨。嚴車臨廻陌。延轡歷城闌。蔓草
綠。高隅修楊夾。廣津迅風首。且發平路塞。飛塵擾擾遊。官
子營營市。井人懷金近。從利撫劍遠。辭親爭先。萬里塗。各
享百年身。開芳及稚節。舍彩客。驚春尊賢永。照灼孤賤長。
隱淪容華坐。銷歇端爲誰。苦辛。

雞鳴云云。是蚤起擾擾云云。更有蚤起者。然我之雞鳴
而起。臨陌歷闌。只爲行藥。初不爲利。彼擾擾營營之徒。
盡是孳孳爲利者。蔓草四句。不是寫景。正爲寫人。張本。

除險如高隅。人行不到。故生蔓草。若修楊所夾。其間正是人所行之通津。塞路飛塵。正是擾擾營營之人。蹴起來的。懷金句。承市井。撫劍句。承遊宦。爭先句。又承撫劍。句。各事句。又承懷金句。懷金者。慮爲人之所謀。撫劍者。兼有謀人之意。萬里謀之。遠百年謀之。長爭先各事。正摹他。摹爲利處。却把雞鳴而起。意亦摹得出。以上六句。雖遊宦與市井平對。然市井之入。懷金從利。止爲身計。遊宦之人。爭先萬里。而遂至不顧其親。則又側重遊宦一邊。以下六句。議論專承遊宦也。開芳二句。舊註謂

選詩定論

卷之十三

三

人當藉光於上文義不通。余觀參軍詠史詩。有繁華及春媚五字。忽得此二句之解。此詩及字春字。卽詠史之及字。春字也。稚節亦春也。開芳卽繁華。人若得志而遽要津。在少年之際。何等繁華。他人見此繁華。未有不驚者。若藉飲其光彩。而甘心隨卷。則鮮不忽畧之矣。故曰。客驚春也。下尊賢句。正應開芳句。孤賤句。正應含彩句。蓋人生富貴窮通有定分。尊賢自合照灼。孤賤自合隱淪。從古而然。彼擾擾游宦之人。撫劍解親。不過爲百年計耳。乃容華坐歌。百年倏忽。彈指之頃。爭先萬里。恁地

苦辛。端爲誰乎。此參軍之所以深感也。

擬古三首

幽并重騎射。少年好馳逐。帶佩雙鞬象。弧插彫服獸。肥春草短。飛鞚越平陸。朝遊雁門上。暮還樓煩宿。石梁有餘勁。驚雀無全目。漢方未和邊。城屢反覆。留我一白羽。將以分虎竹。

全章以騎射二字爲主。分言其事。曰騎曰射。合言其用。總曰馳逐也。幽并騎射之地。成於風俗。故曰重。少年騎射之時。成於性情。故曰好。下帶帶二句。寫騎。石梁二句。

選詩定論

卷之十三

四

寫射。帶帶二句。寫少年馬上莊束。正寫騎。脂帶寫射獸。肥二句。正寫馳逐。亦帶寫射。朝遊二句。專寫馳。見騎之能。石梁二句。專寫逐。見射之巧。末四句。又將射寫得鄭重。按古者六藝之科。射御並重。茲獨重言射者。馳逐之事。助於晉荀吳毀車崇卒之後。御道已廢。惟今日之射。猶是古之道也。將以古道報吾君父。爾此詩人占地步。魯客事楚王。懷金襲丹素。旣荷主人恩。又蒙令尹顧。日晏罷朝歸。與馬塞衡路。宗黨生光華。賓僕遠傾慕。富貴人所欲。道得亦何懼。南國有儒生。迷方獨淪誤。伐木清江湄。設

豈守幾死

魯客云云。把以人間富貴。盡情寫出。令人熱中。止形出末四句。是從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來。却又跨進一步。曰。以道得之。猶且不處。況不義乎。

十五諷詩書篇翰。靡不通。弱冠參多士。飛步遊秦宮。側觀君子論。預見古人風。兩說窮舌端。五車摧筆鋒。羞當白璧。恥受聊城功。晚節從世務。乘障遠和戎。解佩襲犀渠。卷奏奉盧弓。始願力不及。安知今所終。

首章說武。二章說文。留我一白羽。代木清江湄。藏器於

選詩定論

卷之十三

五

身也。將以分虎竹。設置守幾鬼。待時而用也。三章承上文十五二句言其學。耻受二句言其問。古人風是三代之英。不是相如。仲連一流。觀下文羞耻二句可見。兩說二句言我舌端筆力。都來得縱橫之事。我非不能為。只是耻而不為耳。聊城句是應筆鋒指射書事。白璧乃相如事。應舌端舊註引莊子誤矣。晚節云云。是學問不見於世。寧從世務。棄文就武。即子行三軍之意。決不為縱橫之事也。然棄文就武。出於時勢之不獲已。非其始願。始願乃古人之風云云。是也。今指現前力不及。阻於時

勢也。在於我者。文重而武輕。在於時者。重武而輕文。輕文者。輕道也。所謂君子道消也。消之又消。伊於何底。故曰。安知今所終。

學劉公幹體

口風吹朔雪。千里度龍山。集君瑤臺裏。飛舞兩楹前。茲辰自為美。當避艷陽年。豔陽桃李節。皎潔不成妍。

此詩舊註以雪比小人。桃李比君子。非也。有一輩小人。自有一輩小人行事前人之術巧矣。後人更有巧者。前人必為後人所傾。故小人猖獗肆志。各有其時。把個時

選詩定論

卷之十三

六

勢盡是。小人迴轉攔住。何日是君子道長之時乎。此詩口風吹朔雪。千里度龍山。謝詩朔風吹飛雨。蕭條江上來。唐詩朔風吹早雁。日夕渡河飛。此三詩遞相祖述。各有其妙。雪是無自力的。故曰吹。日度全憑風之外力。雨稍有自力。故於雨上加一飛字。是半虛半實。故不曰度。曰來。乃自力與外力合併。雁之自力。猶強。故於日吹。日度之外。更加一飛字。全是虛字。古人之精於體物。如此。

代君子有所思

按樂府有君子有所思行，蓋登山而見世人之奢泰，因思古之賢哲也。此雖用樂府題，而體則古詩，故不用行字，却於題上添一代字，言當今之世，併無君子故代爲之詞云。

西出登雀臺東下望雲關層閣肅天居馳道直如髮繡甍結飛霞璇題納行月築山疑蓬壺穿池類溟渤選色遍齊代徵聲市邛越陳鍾陪夕讌笙歌待明發年貌不可還身意會盈歇蟻壤漏山阿絲淚毀金骨器惡含滿歆物忌厚生沒智哉衆多士服理辨昭昧

選詩定論

卷之十三

七

士衡作只從城郭廬室上一層層說進去如剝葱然剝出箇營生博與人調甚奇詭自是樂府之體此敘事處倫次一些不亂然只是平衍固是古詩之體

數詩

一身仕關西家族滿山東二年從車駕齋祭甘泉宮三朝國慶畢休沐還舊邦四牡躍長路輕蓋若飛鴻五侯相餞送高會集新豐六樂陳廣座組帳揚春風七盤起長袖庭下列歌鐘八珍盈彫俎綺綬分錯重九族共瞻遲賓友仰椒容十載學無就善宦一朝通

言事中皆爲善宦一朝通只末第二句十載學無就五字是本意與前詠史同格

翫月城西門廨中

此與謝法曹詩參看謝題曰泛湖歸出樓中翫月先書地後書事此題曰翫月城西門廨中先書事後書地命運各有意思凡古人作詩只以題爲主題中所有不敢遺題中所無不敢贅題之前後位置不敢亂

始出西南樓纖纖如玉鈎末映東北暉娟娟似蛾眉蛾眉蔽珠櫳王鈎隔鎖牕三五二八時千里與君同夜移衡漢

選詩定論

卷之十三

六

落徘徊帷戶中歸華先委露別葉早辭風客遊厭苦辛仕子倦飄塵休澣自公日宴慰及私辰蜀琴抽白雪郢曲發陽春敍乾酒未闌金臺啓夕淪迴軒駐輕蓋留酌待情人玩月詩中却句句是懷人詩然不可作懷人詩看乃是玩月城西門廨中詩也今夜玩月在何處在城西廨中此中悶悶故借懷人以抒之也首六句曰西南樓東北暉映下千里曰蔽珠櫳曰隔鎖窓映下與君同乃追未望以前初生之月光猶未滿不能照遠之意及十五六夜月滿矣無處不照故曰千里與君同君指何人卽結

語情人是也徘徊句不是玩月乃是懷人徘徊既久不覺夜已深矣歸華云云把月下孤清光寫成十分蕭條惜無人與同玩既無與同此月可以不玩但我在官風塵又連日辛苦幸遇此暇又不可不惜此一遭也蜀琴云云纔是正寫玩月然琴曰白雪曲曰陽春此屏中人誰能和者故酒未闌而漏已殘矣廻軒不是與盡酒未闌亦不是已醉不能更飲全要逗出留酌待情人然情人既隔千里如何待得余在潯江聞峒民有歌曰思歡苦行也思睡也思行時思歡留半路睡時思歡留半

選詩定論

卷之十三

九

床此歌雖佳可喻此意。○首四句是扇對格曰如玉鈎日似蛾眉雖有兩擬只是一月始見西南未白映東北東武吟

主人且勿誼賸子歌一言僕本寒鄉士出身蒙漢恩始隨張校尉召募到河源後逐李輕車追敵窮塞垣密塗且萬里寧歲猶七奔肌力盡鞍甲心思歷涼溫將軍既下世部曲亦罕存時勢一朝異孤續誰復論少壯辭家去窮老還入門腰鎌刈葵藿倚杖牧雞豚昔如韓上鴈今似檻中猿徒結千里恨空負百年怨棄席思君慳疲馬戀君軒願垂

晉王惠不愧田子魂

寒鄉士無所緣而起蒙漢恩出身之正曰隨曰逐始終隸人部曲之下權不得自尊曰始隨曰後逐復無定王也將軍下世併無主矣續曰孤續非較多言乃言其得功危且難也密塗句是說遠寧歲句是說久肌力句是身之苦心思句是心之苦得功之危且難如此非僥倖一亘者比所以最爲可傷耳窮老人門跟上部曲離散來腰鎌句固是寫窮倚仗句固是寫老然曰刈曰牧亦陶荊州運甓之意棄席云云猶是壯心不已

選詩定論

卷之十三

十

出自薊北門行

羽檄起邊亭烽火入咸陽徵騎屯廣武分兵救朔方嚴秋筋竿勁敵陣精且強天子按劍怒使者遙相望鴈行緣石徑魚貫度飛梁蕭鼓流漢思旌甲被霜疾風衝塞起沙礫自飄揚馬毛縮如蝟角弓不可張時危見臣節世亂識忠良投軀報主身死爲國殤

應是當時政令躁急臣下有任者故借此以寓意言平日無折衝之謀以震敵慮及邊隙一啓日徵騎日分兵皆臨時周章光景以敵陣之精強故也天子之怒固

是怒敵亦是怒將士之不急急剪此朝食。故從戰之士，相望於道。當此時也，雖有李牧輩為將，亦不暇為謀矣。蕭鼓云云，不憚於勞；時危云云，不憚於死。一片忠心上之弗恤死，為國傷何益於國哉。

結客少年場行

驄馬金絡頭，錦帶佩吳鉤。失意杯酒間，白刃起相讐。追兵一日至，負劍遠行遊。去鄉三十載，復得還舊丘。升高臨四關，表裏望皇州。九塗平若水，雙闕似雲浮。扶宮羅將相，夾道列王侯。日中市朝滿，車馬若川流。擊鐘陳鼎食，方駕自

選詩定論

卷之十三

圭

相求今我獨何為

相求今我獨何為，埽地懷白憂。凡觀古人之詩，却不在實實字面，却在幾個虛字上。却又是無要緊虛字，如此詩中之去鄉三十載，人鮮不以為過文語耳。殊不知一篇關鍵全在此句。凡事有初中末，凡人有少壯老。人生百年耳，前三十年為少，少之時以好俠費中三十年為壯，壯之時又以亡命費末三十年，雖得歸，又以老貴然。人生做事全在壯年，此却重寫老輕寫壯年，何也？因其輕而輕之，正是重寫少年也。當少時只因負酒使氣，遂致亡命，非有邪也。亡命凡三十

載此三十載中，正是壯年做事時候。試問此三十年中無所為乎？觀其歸家而歎，正歎此三十年間或不得有為，或為未成耳。至升高云云，亦是去鄉三十年中家下時勢人情俱變盡。今之將相王侯，非昔之將相王侯者。曰扶羅日夾列，何王侯將相之多乎？我獨不能取此，所以百憂交集也。

東門行

傷禽惡弦驚，倦客惡離聲。離聲斷客情，賓御皆涕零。心斷絕，將去復還訣。一息不相知，何況異鄉別。遙遙征駕遠，杳杳落日晚。居人掩閨臥，行子中夜飯。野風吹秋木，行子心腸斷。食梅常苦酸，衣葛常苦寒。絲竹徒滿座，憂人不解顏。長歌欲自慰，彌起長恨端。

按樂府有東門行，日出東門，不顧歸，乃婦人送別歸而歎於室，詞至哀切。參軍所擬，乃代行者別後之詞，分三段。離聲六句，是離別之情；遙遙六句，是行路之情；食梅六句，是行到遊所之情。總以首二句內離聲為主。離聲者，即別親友時所奏之絲竹。絲竹滿座，乃遊所所奏者，惟塗中無絲竹，則用野風吹秋木五字補之。風吹秋木，

選詩定論

卷之十三

圭

本是無心入離人之耳。則以為離聲耳。滿座絲竹亦然。
○將去復還。訣正擬原題。不顧歸一息二句。正是不還
訣之由。○落日輟駕。中夜始飯。遊人的有此苦。上著居
人句。視出尤不忍堪。前連用兩惡字。寫乍別後連用兩
苦字。寫久別。中間行路。連呼行子。真令人應聲落淚。食
梅二語。是以緩語承急調。與古樂府枯桑二句同法。

苦熱行

赤阪橫西阻。火山赫南威。身熱頭且痛。禽隆魂未歸。湯泉
發雲潭。焦烟起石圻。日月有恆昏。雨露未嘗晞。丹蛇踰百

選詩定論

卷之十三

圭

尺。佞蜂盈十圍。含沙射流影。吹蟲痛行暉。瘴氣晝薰體。悶
露夜霑衣。饑瘠莫下食。畏禽不敢飛。毒涇尚多死。渡瀘寧
具腓。生軀蹈死地。忘志登禍機。戈船榮既薄。伏波賞亦微。
爵輕君尚惜。士重安可希。

赤阪一段。亂寫熱意。無倫次。似楚詞之南招。毒涇以下。
見開邊之功。夫人臣為君開疆展土。本為榮賞。然開疆
展土之功。有大於戈船伏波者乎。賞則宜厚矣。重矣。而
乃薄且微如此。夫以士之重。傳君之輕。猶不可為。况以
士之重。尤不得傳君之輕。則何為而為之。以士之重。傳

君之輕。猶不為。况以萬士之重。傳君之輕。又何為而為
之。○凡古詩托興之詩。有正面有借面。此詩之借面。是
說苦熱。不止是前半是苦熱。即後半亦是苦熱。若榮厚
賞重。則人忘其熱矣。此詩正面是說薄賞。以士重較賞
實以薄。况蹈必死之地。辛苦萬狀乎。前苦熱一段。正形
賞薄。

白頭吟

白頭吟始於卓文君。而詞內所引。班去趙升。乃後來故
事。擬樂府者。特借古題。非如八股之擬摹古人口氣也。

選詩定論

卷之十三

圭

直如朱絲繩。清如玉壺冰。何慚宿昔意。猜恨坐相仍。人情
賤恩舊。世議逐衰興。毫髮一為瑕。丘山不可勝。食苗實碩
鼠。玷白信蒼蠅。危鴟遠成美。新芻前見陵。申黜褒女進。班
去趙姬昇。周王日淪惑。漢帝益嗟稱。心賞猶難恃。貌恭豈
易憑。古來共如此。非君獨撫膺。

首四句自稱其德言已無取棄捐之道。女子之品最重。
清直曰朱絲繩。絃玉壺冰。足見清直之至。何慚宿昔
意。一清到底。一直到底。未嘗一日少變。不知今日之猜
恨何為而迭至也。人情四句。寫普天之下。盡是負心男。

子。那箇不負恩棄舊。記小忘大。又陪以世議云者。負恩棄舊。在男子淪惑喪心固然。而無介旁人議論。亦逐興衰。可見滿世界全無一箇公道。卽諺曰。牆倒一側推者。所以毫髮一較。丘山難勝。真大可危也。食苗四句。潑口痛罵新人。鼠與蠅皆人所極憎之物。申點四句。引古爲證。最苦在周王二句。使今日新人之寵。僅如我昔日也。則一點一進。一去一升。止足相當。猶可安之爲命。唯日淪惑益嗟。稱十倍於我之嗜昔者。爲可憤恨耳。末四句。亘古以來。止有貌恭。那有心實。謂爲心實者。皆女子痴心也。凡樂府此等感。皆是陪不得事君。但他題是憂人。妬已此題偏是已先。如人妬有兩德。曰猜。曰恨。一虛一實。最爲狠毒。妬者不自知也。方自以爲清。且以爲如水之清如玉之冰之清也。自以爲直。且以爲如繩之直。如朱絲繩之直也。不知直則激而少容。清則察而無徒。則凡直與清者。乃猜恨之別名。但妬者見人不見已耳。直則攻人之惡。人將嫌我之短。清則形人之濁。人將疑我之假。是濁與枉未必猜恨。而直與清。亦猜恨之的質也。思謂情舊。謂義有恩有舊。所謂興也。當此時。無有猜

也。焉有恨也。無有恨也。焉有情也。忽有一日。不知緣分將盡。不知人情陡變。於無意之中。忽然坐一微塵。此一塵者是恨耶。云云。是猜耶。云云。丘山難勝。不於漸積而卽在此毫末之微也。可知恩與舊尚不足恃。清與直又何足恃也。恃其直。則食苗之碩鼠仇我矣。恃其清。則玷白之蒼蠅玷我矣。恃其恩。鳬鵠之美方以遠成矣。恃其舊。薪芻之後。且見凌矣。凡此者。皆末事之先慮何也。凡天下有勝已者。則妬其勝。與已等。則妬其等。不如已者。又妬其不如已。等或更勝已也。申點二句。妬其等已。周王二句。妬其勝已。惟是猜。二句。未等。未勝之前。慮之不勝。慮最爲苦。慚也。

代放歌行

截雞鳴以下十八句論之。是放臣代小人之言。合通篇二十二句論之。是作者代放臣之言。題曰代放歌行。代字蓋指作者代放臣。

夢蟲避葵重習苦不言。非小人自離離。安知壯士懷雞鳴。雒城裏。禁門平旦開。冠蓋從橫至。車騎四方來。素帶曳長纓。華纓結遠埃。日中安能止。鍾鳴猶未歸。舞世不可逢。賢

君信愛才明慮自天斷不受外嫌。猶一言分珪爵片善辭
草萊豈伊白璧賜將起黃金臺。今君有何疾臨路獨遲迴
此詩起首斷作四句下卽作小人譏誚放臣之言到底
此格正與潘尼迎大駕稍似夫夢蟲習於夢之苦而不
知葵莖之甘猶小人習於齷齪而不知壯士之懷壯士
卽放臣雞鳴以下八句言富貴人之多葬世以下八句
言人得富貴之易今君指放臣謂有何疾而獨見放也
此皆小人譏誚放臣之言篇中縱橫四方等字是橫說
遠近如此雞鳴平旦等字是豎說朝暮皆如此一言

選詩定評

卷三

三

片善字是退一步說他無取富貴之才豈伊將起等
字是進一步說他無取富貴之志寫來濃甚熱甚真是
齷齪真是習苦不知甘也至賢君云云尤是小人口吻
足令放臣痛哭欲絕凡忠直之士以讒見放雖甚無聊
靜中或可以理自遣最苦者從旁有不在行人絮絮聒
聒以不入耳之言來相譏誚愈難堪矣此作費盡苦心
追取放字神髓乃知舊評之妄

升天行

家世宅閭輔勝帶官王城備聞十帝事委曲兩都情倦見

物與衰驟觀俗屯平翩翩類翅掌恍惚似朝榮窮途悔短
計晚志重長生從師入遠岳結友事仙靈五圖發金記九
籥隱丹經風餐委松宿雲臥恣天行冠霞登綵閣解玉飲
椒庭暫遊越萬里近別數千齡鳳臺無還駕簫管有遺聲
何時與爾曹啄腐共吞腥

前半自述平生至窮途云云言平生閱歷多矣久矣用
世事業做不得方思出世正與陳陶南對朝士意合此
詩之最正者○遊仙詩只如一首咏懷詩絕無一切鉛
汞氣從師交友是求仙人第一要緊事此獨拈出末

選詩定評

卷三

三

結似入渡世漸情語最警切

六朝選詩定論卷之十三終

六朝選詩定論卷之十四

睢陽後學吳 洪伯其甫著

謝靈運

康樂頗能見意。故其詩最可玩味。勿以其昧明哲之道而忽之也。蓋其才大心細。襟闊情深。而老於遊。故其遊覽諸作。直攝山水之魂魄。於五言之中。後世鮮出其範圍者。○康樂之詩。橫絕今古。由其前者而論之。詩品曰。源出於陳思。雜有景陽之體。而逸蕩過之。李夢陽曰。謝詩。少壯之冠。然其體始於陸平原。氣格稍亞。時代使然。又謝二。則又直祖曹子建。王世貞曰。康樂天質奇麗。運思精整。雖體格創變。是潘陸之餘法也。其雅釋乃過之。由其後者而論之。詩譜曰。以險為主。以自然為一。工。李杜取深處多取此。薛蕙曰。清。曰遠。詩之至美者也。康樂以之王孟。韋柳抑其次也。由其同時而論之。湯憲一。休曰。謝詩如芙蓉出水。顏詩如錯采鑠金。孫器之曰。謝康樂滄海揚帆。風日流麗。陶彭澤終雲在霄。卷舒自如。唐子西曰。三謝詩。靈運最勝。當就選中寫出。熟讀自見。○對謝齊名。於理各有所見。謝見得深。陶見得實。謝見

得。做不得。止於狂。陶見得做得。可稱狷。論文各詣其至。陶詩和雅。大雅之才。謝詩悲憤。小雅之流。若以謝多澁句晦句。以為不如陶之通明。不足與言詩矣。

述祖德詩二首

達人貴自我。高情屬天雲。兼抱濟物性。而不纓垢氛。段生藩魏國。展季救魯人。弦高犒晉師。仲連却秦軍。臨組乍不緤。對珪寧肯分。惠物辭所賞。勵志故絕人。迢迢歷千載。遙播清塵。清塵竟誰嗣。明哲時經綸。委講綴道論。改服康世屯。○既云。康尊主隆斯民。

曰。祖德是表。祖德非。祖德功也。佐功詳載晉史。無容贅。靈運恐後人因功而掩其德。故作此詩。重三個道字。德即道之有得於己者。達人四句。以議論起。乃全詩綱領。段生十句。引古人之有道情神理者。見佐之功德。遠作古人也。委講二句。佐之由處。而出以道也。尊主隆民。功有實濟。此指未破符堅以前而言。見破符堅非。微倖成。功夫曰委講。前此者嘗論道矣。曰改服。前此者有初服矣。暗應達人貴我句。不忍忽然於世。出康世屯。正應高情屬雲天句。

中原昔喪亂，喪亂豈解已。崩騰永嘉末，逼迫太元始。河外無反正，江介有蹙圯。萬姓咸振懼，橫流賴君子。拯溺由道情，龍暴資神理。秦趙欣來蘇，燕魏運文軌。賢相謝世運，遠圖因事止。高揖七州外，拂衣五湖裏。隨山疏濬澤，傍巖藝粉梓。遺情捨塵外，貞觀丘壑美。

後篇中原二句，從晉亂起。崩騰二句，根豈解已見亂之。久河外二句，根中原句，見亂之大。拯溺二句，見依之。成功以道也。應前兼抱濟物性句。秦趙二句，即前導主隆民。又說附托此賢相二句，見時不可為，道情一句，見依。

選詩定論

卷之十四

三

之功，成而退以道也。應前而不綴垢氛，句合之總是完得。貴自我三字。○劉辰翁曰：後詩專美謝安，蓋安當時高卧東山，是有道情神理者。此言大謬。蓋前章明哲後章君子，皆指依賢相方指安。試觀其語意，仍是以依為主。王元美曰：安石沒後，晉事不可為矣。依所以拂衣而去，是為得之。蓋謝氏之功，莫大於破苻堅，然破堅者安也。依因安成事者也。此際最難立言，言之則其功不言則沒其實。此詩之妙，自前章及後章之半，併不及安。至末乃出賢相云云，其意以泥水之戰當堅者依也。依。

實有破堅之才，使得行其志者安也。安既沒，事方不可為耳。此所謂不沒其功，亦不沒其實也。尤妙在稱安為賢相，蓋以采薇頌位而別歸天保於安矣。

九日從宋公戲馬臺集送孔令詩

季秋邊朔苦，旅鴈遵霜雪。淒淒陽井腓，皎皎寒潭潔。良辰感聖心，雲旗興暮節。鳴葭戾朱宮，蘭卮獻時哲。饒宴光有孚，和樂隆所缺。在有天下理，吹萬群方悅。歸客遂海隅，脫冠謝朝列。弭楫薄枉渚，指景待樂闕。河流有急瀾，浮騃無緩轍。伊川途念宿，心愧將別美。丘園道喟焉，傷薄劣。

選詩定論

卷之十四

四

選詩與謝瞻同題一字不差，謝瞻心中無事故，其詩只為九日從宋公戲馬臺集為主，而送孔令只於篇末畧帶之。康樂却是欲歸不得，無限牢騷，故通篇以送孔令為主。起句季秋云云，便為送行張本。只用良辰四句，畧迴顧題面。良辰二句，從宋公鳴葭句，是戲馬臺蘭卮句，是集似若宋公之出諸人之集，止為九日也者。然饒宴云云，送孔令之禮，亦於時成焉。在宥四句，見宋公量大能容，不以法繩下，故孔令得遂其歸志，而歎已之不得與也。弭楫二句，美他去得，振振河流二句，美他去得快。

駁觀下文自明言已不是念他途遠辛苦效兒女子之情却是美他得急流勇退之道而深有愧心云○瑯琊漫抄謂此詩首二句見孔令避地之意三句喻時四句美孔賦而此也在省二句詩意微婉喻宋公尤妙爲此論者最合詩意蓋此詩爲送孔令宜以孔令爲主而從宋公送孔令尤宜以宋公爲主寒潭皎潔寫孔令已盡却是從陽升淒腴句揆出子日歲寒然後知松栢不有淒腴之陽升安顯皎潔之寒潭也陽升之淒腴由於霜雪之苦乃旅鴈之所以欲去也此四句人但知其以景

選詩定論

卷之十四

五

表時不知乃以時喻時也此等之時難爲致之當日關天下治亂之機者宋公也在省二句雖寫其未有天下而已據有天下之勢然借莊子語言在宥者謂其所藏蓄者深不可測而吹萬者謂以小仁小義取媚於天下而不可語以至精之道也以致陽升云云卽廣成子謂黃帝曰而治天下雲不待族而雨草不待黃而落也夫孔在當時雖稱賢哲然不過急流勇退之人何必如此深寫然孔令此時有歸期而康樂平昔有歸志此其相合處故寫孔令直寫自己爲自己故不得深耳

永初三年七月十六日之郡初發都

此康樂之永嘉郡初發都作也然古人作之郡詩多矣未有謹書初發之日且詳紀其月詳紀其年者而此題獨書曰永初三年七月十六日者何年高祖之年也月少帝之月也日靈運初發都之日也係高祖之年者未踰年也七月者少帝之末月也十六日者去高祖之升遐無多日也

述職期闋署理棹變金素秋岸澄夕陰火曼圓朝露辛苦誰爲情遊子值頻暮愛似莊念昔久敬曾存故如何懷土

選詩定論

卷之十四

六

心持此謝遠度李牧愧長袖卻克慚躑躅良時不見遺臥狀不成惡曰余亦支離依方蚤有慕生幸休明世親蒙英達顧空班趙氏璧徒乖魏王玃從來漸二紀始得傍歸路將窮山海迹永絕賞心晤

舊注以述職二字疑康樂爲六月入觀七月返棹非也觀詩中從來漸二紀始得傍歸路此的爲初之郡也但爲尊者諱耳若言已在高祖時已曾爲郡今日之行若述職而歸郡然闕署者言今日已之之郡非朝命下而夕啓行也已之理棹雖在七月而爲郡之命已在高祖

初宴駕之五月是斬焉衰齊之中固已改其父之臣矣。特以國喪之故未忍卽行故期之七月耳。然何以不言國喪之故而托之待時而行者。亦爲尊者諱耳。秋岸句時雖已秋。火晏句暑氣猶未全退。當是國喪已除。定有勸令離都。不容一日緩者。辛苦云云。至末俱因發都而思歸家也。辛苦句承上火晏句。卽唐人詩所云仕宦爲親友。親友已零落是也。遊子句。謂暮年之人更不能堪此耳。此二句是下文之柱。變似句承辛苦句來。去國者見似猶喜。交友者久而彌敬。懷土固人之常懷也。但男

選詩定論

卷之十四

七

兒生則懸弧。志在四方。我如何持莊曾懷土之心。以謝彼志在四方之遠度乎。蓋以歲年已暮。猶困於遠役。不得歸家。爲可痛耳。然何爲不得歸而遂至暮年也。以仕宦故。何爲仕宦也。以彼英達之知遇而未報故。蓋其初年亦未有仕宦意。常念古人如李牧卻克皆支離其形之人。爰遇長時。不以支離之故而見遺。皆能自立功業。以報知遇。乃余不獨支離其形。而心遊方外。更支離其德。宜見遺於時。幸際休明。親蒙英達之知遇。不以支離見遺。亦如二子。然知遇之隆。不啻趙璧之下。曾無寸補。

竟似魏瓠之無用。以二子之義。內慚於心思立報効不意。日復一日。年復一年。竟蹉跎二十餘年。至今日而有之郡之行矣。使此行也。與歸家之路絕相背馳。則亦無所感耳。乃今日之郡之行。卽傍歸路而行。而迫於簡書。曾不得一過省。且永嘉邊郡。遠在天末。以暮年之人。將窮歷山海。而親友相贈賞心之事。恐自此永絕耳。此一段應前遊子句。通篇全在始得傍歸路五字。若無此。竟是一首思歸詩矣。

隣里相送方山詩

選詩定論

八

祇役出皇邑。相期憩越解。纜及流潮懷舊。不能發析析就衰林。皎皎明秋月。含情易爲盈。遇物難可飲。積疴謝生慮。寡欲罕所闕。資此永幽棲。豈伊年歲別。各勉日新志。音塵慰寂蔑。

首二句將出守永嘉。既辭朝矣。此隣里相送之由。解纜云云。照明方山。方山下有湖水。相送至此。已業登舟矣。懷舊不能發。直寫已依依之情。析析就衰林。衰林卽湖岸山足之林。送者尚在林中。此曲寫隣里縈縈之情。皎皎明秋月。亦照舟中。亦照林中。更寫已與隣里脉脉之

情夫已之情已所知也故直寫已非隣里未盡知隣里之情故借林木之析析就衰曲寫而後以秋月之皎皎互寫含情以下乃對隣里自言已志謂已平生多情多感一遇山水佳處輒不能已已是他自認一疾如古之狂也但積久彌年生慮久謝雖盈於情而實寡於欲因缺於人而得全於天有惟狂克念之意此其平生之志也將資此志永與隣里共棲幽豈知爲作郡而有此久別哉然其言志只是自言已志何常計及隣里之同有此志否也下言勉志亦當是自勉而乃拉隣里在內曰

選詩定論

卷之十四

九

各勉日新志者何只是他志在含情云云乃中山之事雖一麾出守所勉者仍含情云云之志只緣他要加倍寫勉字却須於志字上用日新字既用日新字不拉隣里在內將恐人謂山中一志作郡又一志未免疑其爲致君澤民之志故曰各勉則作郡所勉之志卽山中隣里共勉之志日新又新決不令一息稍塵耳音書句就上各字拈來見他言志却又都是寫情恰恰又是與隣里之情

富春渚

宵濟漁浦渾旦及富春郭定山緬雲霧赤亭無淹薄遡流觸驚急臨圻阻參錯亮乏伯昏分險過呂梁壑潯至宜便習兼山貴止託平生協幽期淪躋困微弱久露千祿請始果遠遊諸宿心漸申寫萬事俱零落懷抱既昭曠外物徒龍蠖

人知靈運用易語選詩詞不知靈運用易義立詩格如此詩借未濟富春已前喻冒險而行須重坎之義曰潯至宜便習截住前半既濟富春以後喻於止知止又須重艮之義曰兼山貴止託截住後半若今日以前之年選詩定論

卷之十四

十

是一靈運今日以後之年又一靈運也如此詩格亘古無兩然却不是是今而悔昔蓋凡聖賢學問要從人間險難中磨鍊而成苟不便習潯至而遽止託乃告子之不動心也此最善於易者

七里瀨

小淵曰渚深水也水流沙上曰瀨前題富春渚見其水深難濟故前詩止寫其險急而不他及七里瀨亦富春之瀨長七里子陵之遺踪在焉於此弔子陵者以瀨因子陵而傳也然先寫瀨而始及子陵者以此瀨爲浙東

南之盛縱無子陵亦能自傳也故題曰七里瀨若詩正爲此瀨而作而子陵不過我心之同然耳

羈心積秋晨晨積晨遊眺孤客傷逝湍徒旅苦奔峭石淺水潯潯日落山照曜荒林紛沃若哀禽相叫嘯遭物悼遷斥存期得要妙既乘上皇心豈屑末代諠目覩嚴子瀨想屬任公釣誰謂古今殊異代可同調

此詩只以存期得要妙一句爲主得要妙則學爲本卽上皇心所謂大道之行也得要妙則學爲有用卽任公釣所謂三代之英也凡憑弔古人詩須當具此一副大

選詩定論

卷之十四

七

本領不然一遇盛名之古人卽心警口噤如尹夫人見邢夫人不覺自屈矣康樂胸中眼中實有不讓子陵處故特借他作印証與仲弓胸中先有敬簡一段大道理而以子桑伯子爲問同意故此詩開首絕不理論子陵只寫連日羈旅之苦卽一展眺若未嘗望子陵也者卽望之所見亦止見此逝湍及淺水云云乃瀨中之物事耳於山着日落是日之夕矣於林着沃若言歲之暮也乃承上逝波以起下文悼遷斥意遭物四句寫懷亦止寫自己之懷也遷移也斥去也物指上文云云感物而

悼逝者如斯蓋一旦同瀨而有悟於要妙然而實非一旦之悟存者養也期卽時也時無一息不逝心無一時不存其得要妙是平日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要妙既得此心不爲物遷則居然上皇之心矣既乘此上皇之心則末世管晏之流又何足掛我齒頰耶目覩以下方寫子陵然亦不是寫子陵若寫子陵則日矚子陵之瀨自宜想屬子陵而却別想一人曰任公何也人生所難遇者喜起耳子陵值建武之君止作得巢許局面徒能自善不如任公東海之釣云云自善而能兼善也故既以上皇之心表自己之心復以任公之釣小子陵之釣也但子陵之隱此固是情關山水而康樂之弔此亦是未免有情所謂異代同調者此耳康樂亦只是見得纔到其實連子陵亦做不來可知石勒不下光武康樂不下子陵俱是英雄欺人

過始寧墅

始寧墅者謝之舊墅別此二十四年以出守永嘉始得便道一省過者如過路然

東髮懷耿介逐物遂推遷遠志似如昨二紀及茲年緇磷

選詩定論

卷之十四

七

謝清曠疲爾慙貞堅拙疾相倚薄還得靜者便剖竹守滄
海枉帆過舊山山行窮登頓水涉盡洞沿巖峭嶺隔登洲
縈渚連綿白雲抱幽石綠篠媚清漣葺宇臨迴江築觀基
層巔揮手告鄉曲三載期歸旋且爲樹粉檟無令孤願言
自首句至還得句因過舊墅而自感其平生之懷也以
耿介二字爲骨耿卽下文清曠介卽貞堅逐物猶隨事
也志卽耿介之志達志二十四年之久則謝清曠慙貞
堅似無復往日耿介之懷矣皆由於逐事推遷漸漬而
然何也凡人苟知自好誰肯甘爲緇磷疲爾一遇世間

選詩定論

卷之十四

三

難爲之事不妨暫爾屈屈曰吾不得已也屈之今日或
可伸之明日屈此一事或可伸之他事乃日復一日事
復一事習爲固然于是耿者化爲緇磷介者變而疲爾
彼其初意豈料至此之甚哉故曰達志二十四年之久
直宛似昨日也若只此一差之後後來再不會過得一
口做得一事然者拙疾二句言雖一事偶差蹉跎至今
似爲不幸然而猶有可幸者曰拙曰疾拙則事不任我
故心得靜病則我不攪事故身得靜身靜心靜我更得
却便宜此二十四年雖逐物推遷而耿介之懷不致漸

滅盡者賴有此耳剖竹二句點明題面以下俱寫過字
山行二句追寫未到始寧路途之景見得過始寧亦如
此行道之例耳巖峭二句是遙望此墅白雲二句是近
望此墅葺宇二句已到此墅謂此臨迴江者我二十四
年前所葺之宇也基層巔者我二十四年前亦所築之
臺也揮手告鄉曲已過墅矣直寫出箇過門不入意思
三載期歸兼樹粉檟皆告鄉曲之言併不與家人一語
也樹粉檟左傳季孫之語終老此墅以遂其耿介之志
也然達志已是二十四年之久何不此日卽止而又待

選詩定論

卷之十四

古

三年滿任之後不虞其云云乎當時蓋亦有不得已者
姑爲日損仍恃有拙病在尚可支持得此三年後決不
可再耳

登池上樓

登池上樓者初登也池卽詩中池草園柳之池樓在池
上池在園中園在署側故詩中曰傾耳領舉目眺將波
瀾隱嶽寫得稍遠者以明此樓本在郡署與城上郊外
之樓不同也夫康樂以遊覽爲性命鑿山開道至伐木
三百餘里乃永嘉山水之勝卽於東南到郡已數月矣

至今方登池樓一領一眺正不知其數月中何以堪今日亦何以堪也

潛虬媚幽姿飛鴻響遠音薄霄愧雲浮棲川怍淵沉進德智所拙退耕力不任徇祿反窮海卧疴對空林衾枕昧節候褰開暫窺臨傾耳聆波瀾舉目眺嶇嶇初景革緒風新陽改故陰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祁祁傷幽歌淒淒感楚吟索居易永久離群難處心持操豈獨古無悶微在今全詩妙處全在衾枕昧節候一句爲一章關鎖潛虬云云皆衾中枕上想像出來的說話潛虬句喻古隱成其

選詩定論

卷之十四

五

爲隱飛鴻句喻見成其爲見若我今日將見而薄霄既無進德之智則不能響遠音而有愧於浮雲之飛鴻將隱而棲川又無退耕之力則不能媚幽安而有作于沉淵之潛虬故見不成見隱不成隱而浮沉於窮海之濱到郡雖久以抱有夙病不離衾枕至今節候皆昧故欲暫登樓一窺臨也傾耳二句是寫窺臨傾波瀾曰傾耳眺嶇嶇曰舉目是寫出乍離衾枕人耳目僂態初景二句是節池塘二句是候祈祈二句是至此始不昧政以形從前之昧從前昧有味之苦今日不昧又有不昧之

選詩定論

卷之十四

六

苦以兩者而較索居易永久則昧者猶可言也離群難處心則不昧時更不可言也持操句應首二句同護薄霄等五句言我雖浮沉于隱見之間而于古人云云亦無所愧作也細玩池塘生春草二句的是仲春景初景二句却是初春景妙在不昧時猶帶昧意蓋康樂于去年七月十六日自京起身比其到郡當在秋冬之際種種憤懣無從告訴只是悠悠忽忽展轉衾枕之中其與節候只知有緒風故陰耳及當窺臨之時忽見春草云云始知緒風爲初景所革故陰爲新陽所改矣不然池塘之草胡爲而生柳邊之禽胡爲而鳴哉以久昧節候之人當此那得不傷祁祁之幽歌而驚時序之屢遷感淒淒之楚吟而痛羈旅之無極耶余嘗覽吟隱雜錄云康樂坐此詩得罪池塘二句因託阿連夢中授此語客有請於舒王曰不知此詩何以得名於後世何以得罪於當時王曰權德輿已嘗評之公若未尋繹爾客退而求德輿集弗得復以爲問王誦其畧曰池塘者泉州瀕瀛之地今日生春草是王澤竭也幽風所紀一蟲鳴則一候變今日變鳴禽者候將變也由舒王此言觀之則

於鳴禽句之下，即接以「祢衡句」是歎周公之不作也。妻
妻句以莊鳥自喻，謂其外補遺都無異，獨因也。末四句
蓋以避世無悶之聖人自處，應前首句，即易之潛龍勿
用，而以操文王羨里之深，應楚吟之感也。黃省曾謂康
樂肆覽莊易，乃不能以易自全，而反以招尤焉，良可惜
大。

遊南亭

時竟夕澄霽，雲歸日西馳。密林含餘清，遠峰隱半規。久痾
昏墊苦，旅館眺郊岐。澤蘭漸被徑，芙蓉始發池。未厭青
春

選詩定論

卷之十四

七

好已觀朱明，移感感物歎。星星白髮垂，藥餌情所止。哀
疾忽在斯，逝將候秋水。息景偃舊崖，我志誰與亮。賞心惟
良知。

此是一首絕妙苦雨詩。首兩句似是喜霽，却政是苦雨。
觀劈首時竟二字，明有多許久雨，望晴意思在前。澄霽
上加夕字，明謂此日猶是大雨。夕方霽耳。雲歸寫霽，西
日寫夕。密林應雲歸，遠峯句應日馳。久痾句是一篇之
骨。旅館句見久雨之苦。城中沉寗產畔無可遊者，只得
出眺城外之南亭。澤蘭一句久雨之后，百卉皆萎，唯有

澤蘭芙蓉原係水草，故及能應時而發，借以點出夏時。

未厭二句，乃是追想苦雨之時，一年青春有幾，都被霖
雨占去，不曾見得一日好。故曰未厭。澤蘭云云，正是夏
月之詩。何云已移也。蓋時光迅速，曾不少停一瞬。日繞
中，便是月繞圓，便缺。故曰已移。觀下文候秋水，候字不
是真箇已過也。此所以感物而歎白髮之星星，陡然猛
警曰：予平生多病情之所止，唯是藥餌，但彼時尚屬少
年，又身在家中，到此白髮星星，積病未消，不比少年之
時，正宜在家借藥餌扶養，而乃在永嘉之南亭，耶斯何

選詩定論

卷之十四

六

地也，而可久處耶？於是賭氣反為望雨之詞。曰也不索，
此一日之霽，一發下到秋天下，得遍世界皆水。如莊子
云云：那時却好乘此秋水汪洋，息影于我家舊崖。崖字
即秋水篇望崖而返之崖。遍世界皆水，家中舍廬豈不
漂沒，須偃卧於崖耳。此與雲漢詩靡有孑遺，同一形容。
末二句賞心，唯良知世人，孰是康樂。良知畢竟有志，莫
亮耳。

遊赤石進帆海

首夏猶清和，芳華亦未歇。水宿淹晨昏，陰霞屢興沒。周旋

倦瀛壖况乃凌窮髮川后時安流天吳靜不發揚帆采石
羣拉席拾海月溟漲無端倪虛舟有超越仲連輕齋組子
牟容魏闕矜名道不足適已物可忽請附任公言終然謝
天伐

首二句言時未盛暑遊尚可進水宿赤石舟中陰霞與
沒已盡赤石之景未及天下之大觀古人之遊有凌窮
髮者我豈至此而倦周覽之興哉於是又進帆海無端
倪寫溟漲見天下之觀止此虛舟句已之胸懷與之相
敵此一段從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意脫出

選詩定論

卷之十四

九

仲連之蹈海子牟之去國皆有名心由於道之不足適
已即道物即名任公之言即適已之道適已則名心不
生而天伐永謝矣此六句正發明虛舟有超越句○赤
石海濱應因海映之而得名霞之興沒以朝暮屢字從
淹字來鍾子日得水上看霞之妙○川后四句字面雖
鄙然亦有味上二句喻心之安靜下二句喻心之自得

晚出西射堂

步出西城門遙望城西岑連障登巘嶠青翠杳深沈曉霜
楓葉丹夕照風氣陰節往感不淺感來念已深騷離念舊

倡述鳥懷故林含情尚勞愛如何離賞心撫鏡華緇髮攬
帶緩促襟安排徒空言幽獨賴鳴琴

射堂射圃之堂西者講武之地詩無所取義者以偶出
所至也即出之晚亦是備備然却從晚字斗底警心有
語於賞心之不可離鳴琴賞心之事也射堂雖無所取
義城西岑乃射堂所望見者妙在一遙字下文俱從遙
望寫來連障句峰岳之遙青翠句草樹之遙夕照句承
青翠句正寫一日已晚上着曉霜句虛補一歲已晚也
全要逗起下文節往感來頭已之感不淺念已深也騷
離句是感來物舉世俱似喻兼善之事難作撫鏡四
句近觀于已一身支離惟獨善之事可為賞心者隨時
自遣鳴琴者隨時自度可謂悟道之言

選詩定論

卷之十四

十

初去郡

初去郡者去郡之初也不日者義不繫乎日也即初去
郡之不日益知前之郡初發都是繫日兼繫月繫年之
有指耳但前詩題中直書永初而此却于詩補景平明
景平為少帝之年號益顯永初為高祖之年號此詩補
出景平又以元典配言元典者晉安帝之年號也是不

惟有存沒之感。具有興亡之感。俱在二十年間。真大可痛也。

彭薛裁知恥。貢公未遺榮。或可優食競。豈足稱達生。伊予秉微尚。拙訥謝浮名。廬園當樓巖。卑位代躬耕。顧已雖自許。心跡猶未并。無庸妨周任。有疾像長卿。畢娶類尚子。薄遊似邴生。恭承古人意。促裝返柴荆。牽絲及元興。解龜在景平。負心二十載。於今縣嶺迎。理棹遙還期。遵渚驚修坳。迴谿終水涉。登嶺始山行。野曠沙岸靜。天高秋月明。愁石挹飛泉。攀林牽落英。戰勝臞者肥。止鑒流歸停。卽是羲唐

選詩定論

卷之十四

主

化復我擊壤情

康樂之詩。語多生撰。非註莫解其詞。非疏莫通其義。唯此作爽明可誦。玩全篇語意。似與陶間居三十載詩同。意更加飾潤。其雜取彭薛等六樣人名。中唯彭薛貢公兩樣人。是一篇之客。而當客之主。乃達生之士。蕩蕩無名。而周任長卿尚子邴生。皆主人之變相。至末義唐云。云始露出主人真面目也。首四句議論。自起人生大節。不過出處彭薛。固是知退。貢公亦不是冒進。但足優彼貪競。然而不足稱達生者。以名心未絕故也。予之素敬

所尚名心已斷矣。或可以達生自許。然心雖如此。迹則未合。無庸妨周任。予固仕矣。有疾像長卿。却未嘗做得仕的事業。畢婚類尚子。予當隱矣。薄遊似邴生。却又未嘗做得隱的事業。只是與世浮沉耳。至今日方纔恭承古人之意。促裝而歸。此所承之古人在彭薛等六樣人之外。其云古者卽下文羲唐之世。人者卽擊壤之民。乃上文達生之士也。以上述去郡之故已完。牽絲以下。又追訴始仕之年。以至今日去郡。悔從前之非。喚明題中初字。見從今以後之是也。負心二字。卽上心迹猶未并。

選詩定論

卷之十四

主

心字乃所秉之尚也。孰爲負之曰迹也。迹卽將迎。乃周旋世故之意。本與所尚相悖。故負此心也。自晉之元興及宋之景平。二十餘年之間。負心之事。不知積至幾許。直至今日去郡。纔廢將迎之迹耳。此處正與陶詩反照。陶三十載日間居。是其得力處。此詩二十年曰負心。是其失算處。然人之德慧術知。在乎操心慮患。謝之失算。處在此二十年。其得力亦在此二十年。故陶云遂與世塵冥。謝亦云於今廢將迎也。理棹四句。去郡之路。行得何等逍遙。與前初發都云云之辛苦。自不同也。野曠二

句二十年久負之美景今始不負慰石二句二十年久負之樂事今始不負到此境地真如履以戰勝而肥流以止鑒而停卽是義唐化迹與心并獲我擊壤情心與迹并洵可稱達生云

初發石首城

白珪尚可磨斯言易爲緇雖抱中孚文猶勞貝錦詩寸心若不亮微命察如絲日月垂光景成貸遂兼茲出宿薄京幾晨裝轉曾颺重經年生別再與朋知辭故山日已遠風波豈還時迢迢萬里帆茫茫終何之遊當羅浮行息必廬

選詩定論

卷之十四

三

霍期越海陵三山遊湘歷九疑欽聖若旦暮懷賢亦凄其皎皎明發心不爲歲寒欺

首四句直刺孟觀之譏寸心二句言其幾危日月二句幸天子原其罪出宿二句後奉臨川之命初發石首城也然題口初發詩何以云重經蓋重經者指前有永嘉之行見生平之遷斥非一初發者謂今有臨川之行伏後來之飄搖靡定朋知偶在建業之朋知故山指始寧距石首已遠况從此而臨川去之又遠而此身去後讒在君側肆爲媒孽有如此江上風波者豈復得生還故

山耶至此序題已完以下又作自問自解之詞悠悠忽忽若忘其爲赴臨川也者曰此行也將遊羅浮乎將有廬霍之期乎將越海陵三山而遊仙乎將卽屈謁舜而遊湘歷九疑乎然欽聖懷賢在在動人悲思何處是安身立命之所乎我惟是聖賢之心爲心任小人百般媒孽此心終不爲所移耳此等詩與楚騷並讀可也

道路憶山中

采菱調易急江南歌不緩楚人心背絕越客腸今斷斷絕雖殊念俱爲歸慮歎存鄉爾思積憶山我憤懣追尋棲息

選詩定論

卷之十四

西

時偃臥任從誕得性非外求自已爲誰纂不愁秋夕長恆苦夏日短濯流激湍湍息陰倚密竿懷故邑新歡含悲忘春煖悽悽明月吹惻惻廣陵散殷勤訴危柱慷慨命促管以聲音起以聲音結一詩大章法蓋感人最深者莫如聲音其音彌精其感彌深此詩借爲憤懣如抽葱然眉眉通入直到無以加處采菱楚調江南越歌乃聲音之淺者鍾儀楚人聞楚音而心絕我固越客寧聞越歌而不腸斷斷絕二句雖云念殊而慮同正反言慮同而念殊存鄉二句正是其念之殊也爾只是存鄉我不止是

存鄉乃憶鄉中之山也。爾之存鄉，不過思我憶山中，更加憤懣，追尋二句，迴寫山中樂事如此。爾鄉中未必有也。懷故二句，極寫道路中之憤懣，此正所謂傷禽惡弦驚愁人，惡離聲之時。讀詩者至此，定謂其停歌罷吹矣。今却不然，偏要從新作起，且要比前番更精何也？凡天下之愁人，皆天下之有情人也。天下惟有情人善於攬愁，亦惟有情人善於遣愁。故有以歡遣愁者，更有以愁遣愁者。以歡遣愁者，當愁之來自哀，自解勉強行樂，以避愁鋒。凡人有情，往往如此。此遣愁之一法也。若夫

選詩定論

卷之十四

五

至情之人，從不避愁。豈惟不避，且更相兜，如阮嗣宗每逢愁絕，偏要尋着窮途痛哭。此又一遣愁法也。康樂正同阮法，故於聞歌斷腸之後，更起絲竹，曰明月吹日廣陵散，較前采菱江南不啻倍蓰。故曰悽悽曰惻惻，直寫到心裏，不惟曰急曰不緩，徒爲震耳之音也。曰危柱曰促管，又從發音之器上加寫一倍悽惻。曰慙慙曰慷慨，又於作音之人上加寫一倍悽惻。然孰爲訴之，孰爲命之，此又至情之人以愁遣愁也。

人彭蠡湖口作

客游倦水宿，風潮難具論。洲島驟迴合，圻岸屢崩奔。月聽哀狖洩，露瀼芳蓀春。晚綠野秀巖，高白雲屯。千念積日，夜萬感盈朝。昏攀崖照石鏡，牽葉入松門。三江事多往，九派理空存。靈物吝珍怪，異人秘精魂。金膏滅明光，水碧綴流溫。徒作千里曲，絃絕念彌敦。

選詩定論

卷之十四

美

人之事跡如大禹九江，既入之績之類。然事既往矣，孰爲繼之理者？卽康樂後詩所蘊之真，如古聖觀河而作圖，臨洛而作書，皆因其理。其理空存，誰是作者？故靈物吝珍怪而不出，異人秘精鬼而不見，金膏之明光已滅，水碧之流溫久綴。所謂天地閉，賢人隱之時也。所以徒作思歸之曲，轉令憂念益甚耳。

入華子岡是麻源第三谷

此題事有不明意有未盡，則用自註。然自註有在題外者，在題內者，何以別之？在題外者，小書注附於題者也。

在題內者大書注并爲題者也此題止一入華子岡又
曰是麻源第三谷者非有兩地角里先生高弟華子所
居之舊岡正麻姑修煉處所之第三谷也以麻姑照出
華子以谷照出岡上之泉爲詩中羽人以下一段文字
緣起而華子岡其根本也是并根本緣起爲一題非少
陵公自注之例矣

南州實炎德桂樹陵寒山銅陵映碧澗石磴瀉紅泉既在
隱淪客亦棲肥遯賢險徑無測度天路非術阡遂登羣峰
首邈若升雲烟羽人絕髣髴丹丘徒空筌圖牒復磨滅碑
選詩定論 卷之十四 圭
版誰聞傳莫辨百世後安知千載前且申獨往意乘月弄
潺湲恒充俄傾用豈爲古今然

首二句言華子岡屬南州地氣偏熱桂樹經冬不凋銅
陵二句言此岡有谷亦因地熱故澗泉不凍流出於石
磴之間有此勝景是宜隱淪之客所遊而肥遯之賢所
棲故在昔日角里曾遊華子曾棲也世人無知輒以是
谷之渺深疑其中有神仙無非謂其經險云云不能深
入以窮其極耳然余則登其峯首而升平雲烟之上矣
所謂神仙者絕無其人矣然人卽昇去或有片隨可設

乎丹竈我不能逢或有其圖牒在乎圖牒或磨滅有其
碑版在乎不惟碑版也萬世之後滄桑遷變且併無此
谷無此岡又安知千載前之有麻姑諸仙乎我入此且
乘月弄泉聊申我現前獨往之意如古人之風零浴沂
豈爲千載之上真有麻姑諸仙求其不死之術以爲百
世計乎哉古今二字正對俄傾二字猶言古往今來

石壁精舍還湖中

昏旦變氣候山水含清暉清暉能娛人遊子憺忘歸出谷
日尚早入舟陽已微林壑歛暝色雲霞收夕霏荷送映
選詩定論 卷之十四
蔚浦稗相因依披拂趨南徑逾此便房慮淡物自輕意
愜理無違寄言攝生客試用此道推

題曰石壁精舍還湖中若云在石室厭而欲還則成何
石室精舍此却曰昏旦若動若靜俱堪娛人令人忘
還是妙於寫石壁精舍若云一還便至湖中則何必還
此却以出谷二句明出俄延而行一步不肯放過而下
遂接以林壑云云見得一路好景若云湖中無可娛人
成何湖中又何必還此却芟荷云云正妙於寫湖中觀
披拂二句則是石壁有精舍而湖中亦有精舍南徑通

精舍之徑東扉蔽精舍之扉。荷湖干無精舍則趨者何所而僊者何地乎。然何以言湖中而不言湖干。景在湖中而不在湖干之精舍亦猶景在石壁而不在石壁之精舍也。但使石壁無精舍無以歷昏旦。曷由知氣候之變乎。通篇俱寫氣候之變而以昏旦二字為主句句俱從還字生意却無一辭在地上實寫山川句氣候以日而變也。出谷句言日距落時尚蚤可見上文憺忘歸乃懸石壁之清暉自旦留連至日平西也。出谷句自石壁精舍步行至湖中之彼岸舍從而入舟日尚蚤陽已微。

選詩定論

卷之十四

无

將時陰寸分刻量正形還字之妙且下文林壑芰荷等物俱從微陽勝影中看出林壑二句乃入舟以後已離石壁又回首將石壁景物補完石壁之氣候為昏所變又遂以歛收二字掃去石壁之迹而以芰荷云云專寫湖中林壑雲霞石壁之物色芰荷蒲稗湖中之物色也迭映蔚相因依亦從微陽勝影看出極形其多以為披拂二字之案而披拂二字又寫順夕舟行之意南徑舍舟而岸也愉悅句歸步於湖上之精舍也愉悅者一日之遊覽淋漓盡興為意愜張本僊東扉至此群動皆息

正養晦之侯為下文慮淡二句緊承此句而末擬生固由慮淡二句而推實從全篇之理而推蓋物者累生之具理乃養生之根故物像屬情情感生慮淡則緣絕理靜屬性性動生意意愜則靜極靜極則養精善攝者去其累此生存其善此生而此道即攝生之道而猶必曰試曰推者欲令讀此詩者細體通篇一連十六句不必關屬句句是說慮淡句句是說意愜且所云昏旦變氣候分明參同契動靜看蚤晚一段注脚較郭景純遊仙詩尤切實其為陳子昂感遇詩之開山無疑

選詩定論

卷之十四

三

登江中孤嶼

江南倦歷覽江北曠周旋懷新道轉迥尋異景不延亂流趨正絕孤嶼媚中川雲日相暉映空水共澄鮮表靈物莫賞蘊真誰為傳想像崑山姿緬邈區中緣始信安期術得盡養生年

非先遊江南方遊江北正先遊江北方遊江南江南既倦乃遐想我昔遊江北江北山水與我周旋久矣今久不遊若朋友之久曠然於是又欲返棹遊江北乃未及江北適於江中亂流正絕之處得此孤嶼因知首二句

多少曲折乃用南北二字夾出一中字也然於未發處
二嶼之先上着懷新二句者何凡人行過舊路多不覺遠
以懷新故冀得見所未見耳道既覺遠則日便覺促總
是急急尋異以見前倦於江南非倦於歷覽也雲日二
句寫孤嶼之景正是所懷之新所尋之異也表靈即亂
流云云言此等山水皆表天地靈異之氣苟不知賞則
此中所蘊之真意誰爲之傳乎此所以新不能已於懷
異不能已於尋也○前段重一新字後段重一真字字
宙之理惟一真蘊之爲真表之爲靈天地之化惟一新
懷之爲新尋之爲異

選詩定論

卷之十四

三

登石門最高頂

晨策尋絕壁夕息在山樓疏峰抗高館對嶺臨迴谿長林
羅戶庭積石擁階基連巘覺路塞密竹使徑迷來人忘新
術去子感故溪活活夕流駛噉噉夜猿啼沈冥豈別理守
道自不攜心契九秋幹目既三春爽居常以待終處順故
安排惜無同懷客共登青雲梯

晨尋夕在寫登處已明寫出最高夕息在山樓五字是
一篇之要領蓋用此句通過最高將寫最深也疏峰四

句寫山樓之深連巘加一倍深密竹又加一倍深故以
來忘去或極摹之挑動下文沈字活活二句夕息景物
謂此山樓最深者以在最高故去人境絕遠惟有活活
之夕流噉噉之夜猿耳此又加了百倍深挑動下文冥
字既沈既冥自然與道相守而不攜所謂嘿而識之是
也心契句道之體目玩句道之用居常句體中有用處
順句用中有體皆從沉冥中來也惜無二句謂無人能
領畧此意而青雲梯三字又點還最高以明非此最高
安得此最深也此詩正暗用孟子舜居深山之中意舜

選詩定論

卷之十四

三

之深在山之中此深在山之頂○沈冥二字出楊子李
軌注曰沈冥猶佞寂泯然無迹之貌阮裕在東山蕭然
無事內足於懷王右軍曰古之沉冥何以過此

石門新營所住四面高山迴澗石瀨茂林修竹

躋險築幽居披雲卧石門苔滑誰能步葛弱豈可捫嫋嫋
秋風過萋萋春草繁美人遊不還佳期何由敦芳塵凝瑤
席清醕滿金樽洞庭空波瀾桂枝徒攀翻結念屬霄漢孤
景莫與援俯濯石下潭仰看條上猿早聞夕馳急晚見朝
朝日巖嶺尤難留林深響易奔感往慮有復理來情無存

朕持來自田得以慰營魂既爲衆人說其與智者論

此詩當與田南作合看田南是未成之園故極力布置
景事而與同心人止於末帶曰惟開曰永懷不敢暢言
之也石門所住已落成矣故景事甚畧而獨致意於美
人之不還其歎塵之凝席也樽之酒無人傾而常滿也

洞庭空波瀾而美人不來也桂枝徒攀佳期無由致而
且路遠其致也徒令人致望於霄漢之隔而惻然歎歎
撫所聞所見而生感也其惜美人不至正惜所住之美
耳末與智者論蓋以園中布置之妙皆智者事故云云

選詩定論

卷之十四

畫

所以古人之詩不苦粘題而無一字不合題者此也

田南樹園激流植援

樵隱俱在山由來事不同不同非一事登河亦園中
屏氛雜清曠招遠風卜室倚北阜啓扉面南江激澗代汲
井挿槿當列壙群木旣羅戶衆山亦當懸扉迤邐下田迨
通瞰高峰寡欲不期勞卽事罕人工唯開蔣生徑永懷求
竿蹤賞心不可忘妙善其能同

樵隱夫之事隱賢者之事養病之事在非隱非樵之間
其事不同所在之地則同未樹爲山旣樹爲園一也在

山在園各順人之所宜耳園中二句亦佛亦隱是好地

卜室句是好坐啓扉句是好向激澗句卽題中激流所
以灌園挿槿句卽題中植援所以衛園群木二句是園
規模已成衆木衆山適成成趣於卜室云云是有心作
此以無心得之凡園之前景忌促能靡適句是好案迨
通句是好客如此方成好園園中不週一室一扉一泉
一援此外無多營建是爲寡欲不用勞心布算如此已
了樹園之功作室作泉作援皆因地勢自然雖不乏人
力然亦罕矣惟開四句是向寬處說不是向嚴處說蓋

選詩定論

卷之十四

畫

園當極僻極曠之處又加激流植援永與一切俗人隔
絕然吾只是隔斷俗人耳如羊仲求仲其人者何妨源
源而來永懷此二人者以賞心之事不可忘妙善與兩
人同之耳曰賞心曰妙善則今日之樹園正爲隱計非
止爲養病計

詩中讀書

昔余遊京華未嘗廢丘壑矧乃歸山川心跡變寂寞
絕爭訟空庭來鳥雀卧疾豐暇豫時聞作懷抱觀古
今寢寢展戲體既笑泪潮苦又咽子雲蘭執戟亦以疲耕

稼堂云樂萬事難並歡達生幸可託

書非寂寞人不能讀。非心跡寂寞亦不能讀。昔余二句。心雖寂寞。跡尚未寂寞也。至於既歸山川。虛館絕乎訟。則心寂寞。空庭來鳥雀。則跡寂寞。如此方好讀書。蓋昔在京華。未嘗不讀書。但不是齋中。曰虛館曰空庭。纔指出齋中二字。然齋中。可以讀書。亦可以養病。臥疾句。我完齋中之餘。波讀書既在齋中。作文亦在齋中。翰墨句。逗起讀書之旁緒。此二句。最是行文之巧機。懷抱二句。正寫讀書。乃從夫子發憤忘食。樂以忘憂。翻出新意。

選詩定論

卷之十四

羣

發憤云云。固是讀書之法。然余之讀書。亦樂亦憂。正不必忘憂。余之讀書。亦寢亦食。正不必忘食。何也。凡人具有懷抱。但遇得意之事。則懷抱爲之暢然樂。若遇不得意之事。則懷抱爲之鬱然憂。直以胸中之未達耳。若余之讀書。凡遇古之善人善事。則爲之讚歎。勿哀未嘗不樂。古人之樂。及遇古之惡人惡事。亦爲之憤恨不平。未嘗不憂。古人之憂。然於古人。固未嘗認真也。古今一戲場。古今之書。戲劇余之讀書。聊展戲謔耳。世人於古人之書。既認真。故讀書亦認真。而專功焉。一日之間。廢

於寢廢於食。而余既讀書爲展戲謔。則戲謔無時不展。故寢亦展。食亦展。固無時不讀書耳。防其又曰。正是戲謔。正是懷抱。亦爽哉。樂君子不出。乃所願則達生耳。南樓中望所遲客

杳杳西日。頽漫漫長路。迫登樓爲誰思。臨江遲來客。與我別所期。期在三五夕。圓景蚤已滿。佳人殊未適。卽事怨睽。搗感物方懷。戚孟夏非長夜。晦明如歲隔。瑤華未堪折。蘭香已屢摘。路阻莫贈問。云何慰離析。搔首訪行人。引領冀長覿。

選詩定論

卷之十四

美

所期在夕。乃日甫頽。而卽望者。冀其先期而至也。日頽距夕無幾時耳。路苟不長。或可赴得。長路漫漫。如何不迫。上句似寬一步。實迫一步。此句似迫一步。實寬一步。蓋爲所遲客原情。爲下文留地。圓景蚤滿。時已夕矣。而所遲客屆期不來。然而未敢以爲不來也。故下文卽事云云。全妙在寫夕。用圓景蚤滿。假如魃黑之夜。寫望字不著。且魃黑之夜。使無卽事感物。亦寫望字神理不出。惟三五之夕。圓景徹夜。無時無卽事。無一時不感物。卽無時不怨睽。携云云。真所謂一夜一年也。而上特加

孟夏句者乃極寫其怨悵也。瑤華句彼未嘗有信。道來不來。蘭茗句乃怨悵之甚。無奈何自爲消遣耳。然又以路阻故不能往。問彼之來不來也。搔首問行人。純是望者一片虛想。過期而不來。仍不敢以爲不來。然天明始有行人。又顯其徹夜相望。

於南山往北山經湖瞻眺

初旦發陽崖。景落憩陰峰。舍舟眺迥渚。停策倚茂松。側徑既窈窕。環洲亦玲瓏。俛視喬木杪。仰聆大壑淙。石橫水分流。林密蹊絕踪。解作竟何感。升長皆丰容。初篁苞綠籜。新

選詩定論

卷之十四

毛

浦含紫茸。海鷗戲春岸。天雞弄和風。撫化心無厭。覽物眷彌重。不惜去人遠。但恨莫與同。孤游非情歎。賞廢理誰通。首四句點明題面。側徑六句所眺之景。俛視林密。應側徑句。仰顧石橫。應環州句。解作六句。又感所眺之物。解作句。是化。升長句。是物。初篁四句。是物之升長。而解作之化。在其中。撫化二句。正根此六句。來。不惜句。應前側徑六句。爲去人遠。但恨句。應解作六句。莫與同。此撫化覽物也。孤遊應首四句。賞廢二字。應側徑。理通又應解作六句。蓋去人不遠。而解作云云之情。何由而通乎。

從斤竹澗越嶺溪行

猿鳴誠知曙。谷幽光未顯。巖下雲方合。花上露猶泫。逶迤傍隈隩。迢遞陁崿峴。過瀨既無極。急湍亦凌綿。川渚屢迴復。垂流颺迴轉。蘋萍泛沉深。荻蒲冒清淺。企石挹飛泉。攀林摘葉卷。想見山阿人。薜蘿若在眼。握蘭勤徒結。折麻心莫展。情用賞爲美。事昧竟誰辨。觀此遺物處。一悟得所遣。凡天下佳山水。原非虛設。彼造物者。實生之以俱斯人。明悟之用。故山水自關人意。而人自鍾情山水。或因悟而及山水。或因山水而起悟。莫不本其情之淺深。以爲所得領畧之分。孔子以樂山樂水爲仁者智者之情。其動靜樂壽四字。政從樂山樂水拈出。道理來。故凡古今詩人。孰不情關山水之間。而詩中康樂。尤是慧業文人。故其留心山水更癖。而所悟最深也。如此詩在諸作中。結構猶爲完潔。而詞調更極响俊。前半紀行爲景。後半因景得悟。其前半叙景處。就題中翻起一波。蓋詩之寫景原爲寫悟。如此詩之悟。全由蘋萍云云。本在溪行下穩處。而却於溪行之先。先寫一段渡澗越嶺之險危。卽伯牙學琴。從師蹈海。不見其師。但見洪濤淪日。鳥獸

選詩定論

卷之十四

毛

補 11-305

悲鳴驚悸欲絕然後有悟也。逶迤云云極形其險危而猿鳴云云雖是曉行却因山深谷暗看得不甚分明見此渡澗越嶺如同夜行是預先暗示一倍險危也見此一悟不止在溪行川渚云云而實兼猿鳴云云而得之耳既因猿鳴云云而得悟即當於攀條句下竟接觀此句却又起一波曰此溪之美如此而又有急澗絕嶺隔斷世塵如此奇境更必產有奇人如楚詞所云山阿人若已彷彿在眼中看見他被薜帶蘿之狀矣然而握蘭動徒結足是見因想生折麻心莫展終亦可想不可見

選詩定論

卷之十四

无

也情者理之實著于景爲用契于心爲賞情用賞爲美者言情之爲用以契于心爲美也事者理之迹理隱于事昧而不顯既不得見此山阿之人將與誰辨此理耶然正不須見此人我亦能辨得觀此蘋萍云云而塵垢之慮却已淨盡豁然一悟而平生一切未了心案至此發放已完此一悟本是自悟不是碌碌因人指點者○小謝京路夜發晨星四句正從此首四句脫出小謝曉星正寥落二句寫將明猶帶餘露團團畧退一句復寫未明稍見一復上方寫到十分明此猿鳴句寫已明各幽

選詩定論

卷之十四

早

句又退一未明最下句又進寫明花上句又退寫未明蓋小謝是京路定要寫明始見山川之修廣此詩是澗行只要還寫未明奏下曉陁之險低小謝是寫感懷人去心賞故寫得倦甚此詩寫悟情用賞爲美故寫得不倦○康樂於山水處只是心細眼細手細故能凌前絕後也谷卽斤竹澗其谷既幽而光尚未顯何由知爲曙也以猿鳴故猿亦夜鳴何以知曙蓋用元康地紀猿與獼猴不同山宿臨日則相呼之義用代鷄鳴以別此地之爲幽谷也此二句乃在旅館起身處巖下一句方出旅館也凡天之將曙谷定生雲日光映之是爲朝霞此以谷幽光未顯之故而雲又在巖下日光不能映而成霞止是雲方合耳露在花上者先晞花上露猶滋固是行的絕蚤亦見谷中得日之遲逶迤是已行到澗邊隈曲也與涯也言其路又灣又偏且逶迤而長山斷曰陁山嶺曰峴言其路一高一下且逶迤而長也過澗句澗之急已厲而過矣登機句嶺之緬已凌而至矣川渚以下正寫溪行川渚者溪之形流者溪之流川渚之形逕復可一望卽得而溪流之迴轉妙有逝者如斯之意故

宜細細玩之也。蘋萍蘋蒲皆淺水之物，蘋萍遇淺水則止，遇深流則汎，深水急流亦不汎，沉深則汎，蘋蒲不生於陸，亦不生於深流，故曰：「冒清淺，企石二句」，又溪傍之景，上句之妙在企字，下句之妙在卷字。

還舊園作見顏范二中書

辭滿豈多秩，謝病不待年。偶與張邠合，久欲還東山。聖靈昔廻眷，微尚不及宣。何意衝飈激，烈火縱炎烟。焚玉發崑峰，餘燎遂見遷。投沙理既迫，如叩願亦愆。長與歡愛別，永絕平生緣。浮舟千仞壑，總轡萬尋巔。流沫不足險，石林豈

選詩定論

卷之十四

聖

爲艱閔中安可處，日夜念歸旋。事蹟兩如直，心慙三避賢。託身青雲上，棲巖挹飛泉。盛明盪昏氛，貞休康迤邐。殊方感成貸，微物豫采甄。感深操不固，質弱易拔纏。曾是反昔園，語往實欬然。曩基卽先築，故池不更穿。果木有舊行，壤石無遠延。雖非休憩地，聊取永日閑。衛生自有經，息陰謝所牽。夫子照情素，探懷授往篇。

此詩聖靈盛明，舊註俱指太祖，上下文意不甚通。余反覆再四始解，按康樂去永康郡詩，牽思及元興，解龜在景平，元興晉帝年號，聖靈是指宋高祖，蓋云感高祖之

眷而不肯歸也。何意以下，是高祖崩，徐羨之等作亂，以廬陵事見疑，出之永嘉二年始歸，事蹟四句，言時不可爲已，惟避賢而去，託身青雲而已。盛明以下，是太祖旣定亂，又思康樂乃使顏范二公招之，故云云。感深二句，又許之出，但詞在含吐之間，只云我感深不得不出，曾是我云者，言雖出而我旣反舊園，訴及往事實出誠款，但看我舊好處云云，便知非虛飾之詞，與二公之見亮也。

從遊京口北固應詔

玉璽戒誠信，黃屋示崇高。事爲名教用，道以神理超。昔聞汾水遊，今見塵外鑣。鳴笳發春渚，稅鑾登山椒。張組眺倒景，列筵賜歸潮。遠巖映蘭薄，白日麗江皋。原隰綠柳墟，圉散紅桃皇。心美陽澤萬，象威光昭顧。已枉維繫撫，心慚場苗工。拙各所宜終，以反林巢曾。是榮舊想覽，物奏長謠。

選詩定論

卷之十四

聖

王者之深居布令，憑玉璽以戒誠信，其出遊也，乘黃屋以示崇高，無非事者，但事雖爲名教用，亦或偶爾游豫，以陶性怡情，其神理固超於名教之外者，此今日之遊幸，所以遠接汾陽之駕也。鳴笳四句，寫遊北固遠巖四句，寫遊北固所見京口之景物，皇心二句，有王者與物

借春之意願已至末寫從游因眼前之景物想及山中景物浩然動歸林之興此詩有傲氣只是深藏不露耳
廬陵王墓下作

宋武帝之義真封廬陵王聰敏好文與靈運遊武帝崩廢為庶人尋遇害有譏靈運欲立廬陵者遂遷出之後知無罪追還文帝問曰自南行來何所制作對曰過廬陵王墓下作一篇詩即取廬陵王墓下作六字為題見彼墓中之人特為天枉而作詩其下者情痛之極由於理感之深非有私也與尋常哭挽之詩異矣

選詩定論

卷之十四

聖

曉月發雲陽落日次朱方含悽泛廣川灑淚眺連岡眷言懷君子沈痛結中腸道消結憤懣運開申悲涼神期恆若存德音初不忘徂謝易永久松柏森已行延州協心許楚老惜蘭芳解劍竟何及撫墳徒自傷平生疑若人通蔽互相妨理感深情慟定非識所將脆促良可哀天枉特兼常一隨往化滅安用空名揚舉聲泣以瀝長歎不成章

題曰廬陵王墓下作詩即句句注定墓下二字王墓在朱方即京口南距雲陽約百里首句發雲陽日曉月起身特蚤急急欲到墓下也次朱方日落日窮日之力急

急欲到墓下也含悽句發雲陽之時舟中行尚未望見

王墓故止含悽於內及至朱方則泪下矣泪下交睫則不可望故揮灑其泪以眺王墓不曰墓而曰連岡者初過王墓未知所在言念二句尚是懸寫以後方是墓下也道消句謂王見害於徐為君子道消運開謂文帝即位始得昭雪也神期句死後之靈爽一如夫生前德音句生商之音容不泯於死後徂謝二句歎時光之速亦借松柏成行點綴題中墓下二字延州以下云云借故事以發議論此乃康樂之創格其云心許蘭芳季子楚

選詩定論

卷之十四

聖

老之通處乃其識也解劍撫墳乃其蔽也蔽於情也若以識將之似可不蔽然我今含悽洒淚近於蔽矣第今日之慟固為情慟兼為理感雖具通識有不能自持者脆促二句應道銷句脆促固已可哀况兼辜天枉更異尋常乎一隨句應運開句既已天枉今日之追崇不過空名耳何益哉合此四句正是理感而慟通蔽兩不相妨也末結作字意曰舉聲則悽至此不能含日泣以瀝則淚至此不暇灑矣

酬從弟惠連

寢際謝人徒滅。入雲峰巖。整首耳目歎愛。隔音容永絕。賞心望長。歎莫與同。末路值令。開顏披心胸。其一

首四句是謝絕外人。第四句並謝絕親朋。友。僅令弟上著末年見前此賞心之絕為已久矣。

心胸既云披意得咸在斯。凌澗尋我室。散帙問所知。夕慮曉月流。朝思曛日馳。悟對無厭歇。聚散成分離。其二

凌澗來尋只是意得。原不為問所知而來。開帙只是偶然興趣。凌澗而來是一聚。凌澗而去是一散。前日相值是一聚。今日相別是一散。總係因緣。其二云聚散成離別。

選詩定論

卷之十四

聖

猶云今日之別離。成於因緣。

分離別西川。迴望東山別時悲已甚。別後情更延。傾想遲佳音。果枉濟江篇。辛勤風波事。欵曲洲渚言。其三

述別後之思。望其音信。而果然寄詩也。辛勤句。來詩之自苦。欵曲句。來詩之見憶。

洲渚既淹時。風波子行遲。務協華京想。詎存空谷期。猶復惠來章。祇足擬余思。儻若果歸言。共陶暮春時。其四

此時有務協。上一句惠連應是有事之建業。來詩未及歸期。康樂變為之。期空谷所期之地。暮春所期之時。殆欲

其蚤去蚤來。出及見來。尚知其阻風於中途。則去時遲却一日。即歸時遲却一日也。况阻風西陵非一日乎。故追計之。洲渚句一遲。風波句一遲。是皆遲之已過者。况此一到京華。又有京華之事。不曰事而曰想者。已到京華。曰事未到京華。曰想想乃預計到京所作之事也。務協猶云定竣。以此或忘空谷之期也。此又是未來一遲。故前以詩來為慰心。此又以詩來為攪思。無非念望之切耳。

暮春雖未交。仲春喜遊遨。山桃發紅萼。野蕨漸紫苞。鳴嚶

選詩定論

卷之十四

吳

已悅豫幽居。猶憐陶夢寐。佇歸舟。釋我吝與勞。其五

兩人互相作詩之現景。俱在仲春。惠連却於挨仲春之前。追提出孟春。臨行者故為遲遲。遲遲於挨仲春之後。預提出暮春。望歸者。與其蚤。蚤山桃云云。正寫仲春之現景。於遊遨之上著一喜字。與西陵之阻屯。雪蔽層嶺一段苦處相形。見其宜歸。且仲春之景其美如此。若至暮春其美不知更當何如。故起句。暮春其美不知更當何如。故起句。後不了語見歸之。又宜蚤也。規凡古人詩其所取用景物。決無一字虛設。必有根據。如此詩山桃二句。不過

點。漫。仲。春。之。景。事。耳。不。知。絕。有。保。意。挑。隱。秦。人。之。居。蔭。
供。商。臣。之。食。嚶。鳴。從。上。文。空。谷。二。字。生。出。空。谷。二。字。又。
從。首。章。無。峰。二。字。生。出。蓋。康。樂。病。謝。人。徒。非。真。病。也。以。
斯。人。之。徒。無。可。與。偕。隱。者。耳。未。年。始。得。惠。連。而。開。胸。披。
心。云。云。是。有。空。谷。借。隱。之。期。矣。一。旦。惠。連。別。出。恐。以。京。
華。之。遊。而。忘。之。故。寫。出。山。桃。二。句。以。諷。之。而。嚶。鳴。者。乃。
新。出。空。谷。之。鶯。見。彼。無。知。之。物。尚。有。嚶。嚶。相。求。之。聲。而。
人。獨。睽。違。弗。遂。兄。弟。鳴。和。之。願。也。鬱。陶。字。取。象。曰。鬱。陶。
思。居。意。未。釋。客。與。勞。正。思。惠。連。之。由。客。字。從。易。摘。來。與。
故。曰。詩。至。謝。客。易。象。風。雅。合。爲。一。致。矣。

選詩定論

卷之十四

聖

悔。字。對。生。於。內。者。勞。字。從。詩。摘。來。與。逸。者。對。生。於。外。者。
登。臨。海。嶠。初。發。疆。中。作。與。從。弟。惠。連。見。羊。何。其。和。之。

此。題。共。二。十。字。只。初。發。疆。中。作。與。弟。惠。連。十。字。是。實。旁。
首。登。臨。海。嶠。四。字。是。發。的。主。意。發。而。曰。初。此。身。尚。在。疆。
中。未。到。海。嶠。雖。實。而。虛。未。見。羊。何。其。和。之。六。字。純。虛。須。
連。上。與。從。弟。惠。連。十。一。字。作。一。句。讀。言。我。已。不。及。見。
羊。何。矣。子。見。羊。何。其。和。此。詩。分。明。借。惠。連。轉。寄。羊。何。故。
題。中。不。著。此。六。字。讀。者。亦。未。必。能。覺。及。其。既。著。此。六。字。

便。覺。詩。中。句。句。有。羊。何。此。古。人。之。威。神。也。若。刪。此。六。字。
題。既。不。全。詩。亦。無。味。

秋。杪。尋。遠。山。山。遠。行。不。近。與。子。別。山。阿。含。酸。赴。脩。吟。中。流。
袂。就。判。袂。去。情。不。忍。顧。望。脰。未。帽。汀。曲。舟。已。隱。

秋。杪。二。句。起。登。臨。海。嶠。却。是。初。發。神。理。別。山。阿。正。是。初。
發。日。與。子。言。見。子。不。見。羊。何。也。

隱。汀。絕。望。舟。驚。棹。逐。驚。流。欲。抑。一。生。歡。并。奔。千。里。游。日。落。
當。樓。薄。暝。纔。臨。江。樓。豈。惟。夕。情。斂。憶。爾。共。淹。留。

日。落。必。樓。薄。初。發。之。第。一。夜。也。繫。纜。臨。江。樓。作。詩。之。地。

選詩定論

卷之十四

聖

欲。抑。一。句。含。有。羊。何。蓋。吾。與。子。及。羊。何。一。生。之。歡。在。此。
今。乃。抑。之。而。爲。千。里。遊。當。此。日。落。繫。纜。江。樓。豈。是。愛。夕。
情。好。亦。爲。憶。子。而。淹。留。耳。

淹。留。昔。時。歡。復。增。今。日。歎。茲。情。已。分。慮。况。乃。悵。悲。端。秋。泉。
鳴。北。澗。哀。猿。響。南。嶺。戚。戚。新。別。心。悽。悽。久。念。攢。

借。淹。留。以。憶。昔。時。之。歡。却。因。淹。留。復。增。今。日。之。歎。今。情。
昔。情。既。以。分。慮。而。况。又。值。此。秋。色。乎。悲。端。卽。秋。色。下。秋。

泉。二。句。是。也。應。上。秋。杪。字。新。別。卽。今。情。專。指。惠。連。久。念。
卽。昔。情。兼。羊。何。在。內。此。章。政。作。詩。之。由。

攢念攻別心旦發青谿陰投剡中宿明登天姥岑高高入雲霓還期那可尋儻遇浮丘公長絕子敬音

此言與惠連之由旦發云云俱是繫纜臨江時屈指預計前邊路程言今夜宿此明旦蚤發青谿明夕便宿剡中宿剡中之明日便登天姥峰矣天姥岑卽海嶠末四句預寫登臨之妙彼處高入雲霓還期都迷我不能歸倘遇浮丘挹袖拍肩我不肯歸與子永絕况於羊何我焉得不與子詩子見羊何焉得不共和此詩也○通篇只寫得山遠行不近五字詩中語言不得十分認真○

選詩定論

卷之十四

吳

謝家兄弟相贈答之詩在謝集中另是一樣

擬魏太子鄴中集詩八首

并序

擬古之詩昉於陸機陸自恃其才可敵古人凡遇古便擬初無成局至宋謝靈運更自負兼人之才於是宗陸意而擬鄴中集詩八首其取材於鄴下者何也才之難也生不必同時同時者未必聚之一地又未必有人焉集之一處一時而諸子生同時矣魏武能聚之一地而文帝又能集之一譙之上此真亘古未有之奇而此八人者又各各手筆不同或清或艷或正或奇咸能自監

壇坫謝食其如此因而取材人各一首蓋直欲令天下之才以爲一人之才者也題曰鄴中集詩八首若地之有八維然遂成一橫局至梁江淹時漢道既備而菁華亦將竭於是上自古詩李陵下及休上人千餘年間凡得三十家做其體人各一首是又欲以一人之才分爲古今之才者也題曰雜體詩三十首若月之有三十日然遂成一從局惟陸隨篇而擬無成局故有去有存而謝與江之詩總是一篇故有則俱存耳○謝之擬詩與陸不同陸之擬詩併擬其字句謝之擬詩止擬其聲調

選詩定論

卷之十四

李

蓋陸有詩斯擬原有本詩樣子在此若謂欲擬鄴中八詩在原詩有文帝芙蓉池一作公燕止劉楨王粲子建應瑒四首餘陳琳徐幹阮瑀三人詩不見選勢不得字摹句做只得取其平日之聲調氣格爲之平空代構三子既爲代構餘五首若仍如陸之字摹句做則八首不相倫矣故索性連五首亦正擬其聲調氣格也江之擬法則兼陸與謝○顏延年作竹林七賢詠於中減却山濤王戎二人故題曰五君詠康樂作建安七子詩於中添却文帝一人故題曰擬魏太子鄴中集詩八首一減

「際正有深意。其後杜少陵又有八哀詩。夫康樂詩寫一身之出處。猶延之詠五君。少陵詩關天下之治亂。則論語之記四科。其飲中八仙。固遊戲筆墨耳。然亦出於此。」

建安末。余時在鄴宮朝遊。夕譙。究歡娛之極。天下良辰美景。賞心樂事。四者難并。今昆弟友朋。二三諸彦。共盡之矣。古來此娛。書籍未見。何者。楚襄王時有宋玉。唐景梁孝王時有鄒枚。嚴馬遊者。美矣。而其主不文。漢武帝時。徐樂諸才。備應對之能。而雄猜多忌。豈復晤言之適。不誣。方將庶

選詩定論

卷之十四

聖

必賢於今日耳。歲月如流。零落將盡。撰文懷人。感往增愴。其辭曰

凡擬古之詩。不是古人話說。却是自己話說。特借古人做箇題目耳。故既擬諸子之詩。於每篇之上。各綴數語。畧如衛宏之小序。元暉之詩柄。而又代文帝總序於首。文更較著也。蓋康樂自傷其才大不偶。故於諸子止寫其喪亂流離之苦。或寫其人品卓犖。與不樂仕宦之意。卽間有優渥之言。不過在遊戲飲譙之小禮。總非有國士之知也。前論以傷已才之不用於時。而託之此詩。

選詩定論

卷之十四

聖

固是康樂之正意。而非其隱情。蓋有感於廬陵王義真之事也。史稱康樂爲性偏激。多愆禮度。朝廷唯以文藝處之。不以應實相許。且自謂才能宜參權要。既不見見。常懷憤憤。廬陵王義真。少好文籍。與康樂情款異常。少帝卽位。康樂構扇異同。非毀執政。司徒徐羨之等。患之。出爲永嘉太守。史又稱廬陵王義真。宋武之愛子。年十二。從北征。武帝東歸。留鎮關中。後亂還朝。封廬陵王。初少帝爲太子。多狎群小。武欲立廬陵。謝晦曰。德輕于才。非人主也。尋爲徐羨之等所害。康樂因作此詩。其託之魏太子鄴下集詩者。蓋以魏武屢有易儲之意。太子平原各豎羽翼。其他朝臣不具論。卽此能文之彦。共在一譙之上者。不無異同。故所擬八詩。與江文通所擬三十體不同。文通心中無事故。詞無軒輊。康樂心中有事故。意有低昂。所以分寫八人之心。只是寫平原一人之心。事蓋借平原作廬陵影子。以寫自己心中之事耳。試將所擬八詩。分爲兩局。反覆互校。如春秋傳題比合之例。以觀其構意之精妙。首章魏太子。末章平原侯植。序以歡娛之極。與愛生之嗟比。而詩則一東赴北。拱取象於

天一西顧北眺。實寄興於地。此二詩如春秋之合題。二章王粲三章陳琳。序以自傷情多。與述喪亂事多比。而詩則一久困式微。尚且不忘舊京。一甫幸餘生。便爾警其故主。四章徐幹五章劉楨。以仕世多素詞。與所得頗經奇比。而詩則一欲隱而不得。隱寫其恬淡之心。一欲行而不能。行寫其卓犖之氣。六章應瑒七章阮瑀。以飄薄之歎。與優渥之言比。而詩則一嗷嗷雲中。寫其耽節之悲。一翩翩河上。寫其少年之態。此上如春秋之兩傳。脫母比題。更以二章王粲之自傷情多。與六章應瑒之

選詩定論

卷之十四

五

飄薄之歎。比兩人魏武所拔士。雖于平原者也。故稱其門第一。則曰秦川貴公子孫。一曰汝穎之上。三章陳琳之自述喪亂。與七章阮瑀之故有優渥比。兩人者。出太子而進。雖于太子者也。故稱其權事。一曰哀本初書記之士。一曰管書記之任。已上如春秋之本傳。脫母題四章徐幹五章劉楨。不必細折分搭。且將少無宦情。有箕穎之心。與卓犖偏人文。最有氣分。作二股一見。心冥合道故。漠然兩忘。一見氣偏。成性故。中立不倚。兩人者可此可彼之間者也。故序畧其門第。而詩則補之。一曰世

昔家臨淄。一曰少小長東平。蓋六朝之風。輕權事而特重門第也。此如春秋寄傳與兩傳公用股子。聽出者配搭。若二章王粲之自傷。六首應瑒之流離。再加末章平原之憂生。或三章陳琳之述事。七章阮瑀之游言。再加太子之盡歡。如本傳連母一頭兩脚。題合之。是兩傳比題。若二章王粲六章應瑒七章平原。再加四章徐幹五章劉楨。乃本傳之全題。蓋康樂以平原擬廬陵。而以祖父為晉室之人望。故首擬仲宣而次取德璉。穎汝節義之遺風。偉長公幹雖非切比。然亦借以明其心之恬淡。

選詩定論

卷之十四

五

表其品之卓犖。康樂之兼仲宣等四子以寄意。亦如于路兼武仲等四子以成人。云至于八詩總出。似兩傳之合題。實則一傳之全題。蓋康樂所留心者。止平原一事之本末。而注意者。止仲宣一人之才望。故每題宜取兩人為主。而以他股配搭。而陳琳阮瑀配搭而已。不得為命題之主何也。陳阮二人。康樂似以比當時徐羨之及謝朓之徒。雖亦代為兩人作詩。猶如風人之刺某人。即代某人口氣為詩也。如上綜之錯之參之伍之。則作者之心事。全露于此。故史所云構扇同異。事莫須有。及觀

此詩云云。易同爲異。構異爲同。摘此四字。便可直挾作者之腎髓。後來秦亡于房。奮秦帝魯連耻云云之詩。其酸毒實蓄于此詩之中。

魏太子

後諸詩之前。皆綴數散語。如小序。魏太子之下。獨缺者。業爲太子作總序于總題之下。分題之上。矣。總讀之。是八詩大序。分讀之。又太子一詩之小序也。

百川赴巨海。衆星環北辰。照灼爛霄漢。遙裔起長津。天地中橫潰。家王拯生民。區宇旣滌蕩。群英必來臻。忝此欽賢

選詩定論

卷之十四

五

性由來常懷仁。况值衆君子。傾心隆日新。論物靡浮說。折理實敷陳。羅縷豈闕辭。紛窈窕。天人澄觴滿。金輿連榻設。華茵急弦動。飛聽清歌拂。梁塵莫言相遇易。此歡信可珍。此詩後人有訛其與文帝不相似。以其冒頭大板重。而不知正妙于傳文帝之意者。文帝將爲太子之時。其勢甚危。其意每不自安。故開口急急以前星自居。將以定諸子之志也。然却非鑒空撰出。原從文帝雜詩天漢西北流三五正從橫來。蓋以庶星比陳思。則自比于前星。固其意所必至也。中天四句。盛稱武帝功德。善則歸君。

見群賢來鄰之由。秦此四句。自鳴其下士之懷。見今自集讎之由。論物云云。道同志合。澄觴云云。禮隆恩厚。總以見諸子之不可負已也。○首四句。儼然顏延年元辰高北列起法也。其下亦板重。校之芙蓉池作風調自是天淵之別。然中間傾心云云。却是魏氏籠絡諸子之意。史云御之以術。矯情自飾者此也。

王粲

家本秦川貴公子。孫遭亂流寓。自傷情多。

此詩總題爲鄴中集詩。魏太子王粲諸目分題也。原詩在當時止是公讎。各人各作。故不用分。此詩一手代作。故須分題。然并數語于分題之下者。以爲代本人作詩之柄。康樂隱情盡在此諸序之中。作者依此爲柄而作。而讀者依此爲柄而讀。斯得之矣。○諸子中唯仲宣才高而望重。故康樂首取以自况。其曰秦川貴公子孫。謂王爲漢之世臣。猶曰江表貴公子孫。喻身爲晉之世臣耳。自傷情多。不專指遭亂流寓時。其歸魏以來。值于建

選詩定論

卷之十四

五

有憂生之嗟。求一試而不可得。况仲宣耶。

幽厲昔崩亂。桓靈今板蕩。伊洛旣燎烟。函嶠漫無像。整裝

辭秦川秣馬赴楚壤沮漳自可美客心非外獎常歎詩人
言式微何由往上宰奉皇靈侯伯咸宗長雪騎亂漢南宛
郢皆掃盪排霧屬聖明披雲對清朗慶泰欲重疊公子特
先賞不謂息肩願一旦值明兩並載遊鄴京方舟泛河廣
綢繆清讌娛寂寥梁棟響既作長夜飲豈顧乘日養

首四句叙仲宣身遭漢室靈桓之亂然而比於周之幽
厲者周雖亡于幽厲賴桓文夾扶之力而再振伊洛兩
嶠漢之兩京本周之故都也此意含蓄最深須與宣遠
張子房詩參看方知其指爾秣馬五句叙其流寓荊州

選詩定論

卷之十四

五

沮漳之美雖可安身而不足安心不無式微之歎然而
自傷之情尚未大發于此何也仲宣之依劉表苟全性
命而已本知其不足有爲無厚望也上宰云云妙在奉
皇靈三字魏武挾天子以令天下能修桓文之業故人
下之侯伯宗之長之而仲宣因傾心歸之也受知于其
父宜報効于其子魏武愛子建之才以爲類已而仲宣
亦以子建之才類魏武因而加禮使子建當時爲儲貳
仲宣佐之事業必有可觀者焉無奈立子桓爲太子太
子之與仲宣寵遇不爲不厚但今日待冥明日陪遊會

一簣之莫效其虛拘于鄴下依然不異流寓于荊州也
此仲宣之情固與子建之憂相關而自已不見用之意
較餘子尤深矣○修桓文之業以繼魏武子建做得修
桓文之事以繼宋武廬陵做不得輔子建以修桓文之
業仲宣或可做得輔廬陵以修桓文之業康樂決做不
得但康樂自視過高故獨寫此意于擬王詩中者特借
自傷之情以表已之爲王粲也及其擬子建之詩此意
反畧使人知平原侯植之爲廬陵王義真耳

陳琳

選詩定論

卷之十四

五

袁本初書記之士故述喪亂事多

魏晉之世本不重書記之任至宋武帝將勅王得劉穆
之爲記室然後舉事及北征之役穆之死不得其人遂
倉卒東還此書記之任所由重也此詩於陳於阮皆畧
其出身而日以書記似乎重之而實微之也阮之管書
記猶曰現任而陳之任書記則係以袁本初則微平微
矣意者以孔璋比徐羨之其云述喪亂事多謂其經歷
世事既深故手段最辣也元瑜似指謝晦故其詞從末
減耳

皇漢逢屯邇天下遭氛慝董氏淪關西袁家擁河北單民
易周章窘身就羈勒豈意事乖已永懷戀故國相公實勤
王信能定賊復覩東都輝重見漢朝則餘生幸已多矧
乃值明德愛客不告疲飲讌遺景刻夜聽極星爛朝遊窮
壤黑哀哇動梁埃急觴滋幽默且盡一日娛莫知古來惑
八詩中惟擬孔璋一詩最麗蓋詩之首重者品世未有
無人品而能詩者既曰袁本初書記之士琳固于袁氏
有優渥之恩矣此詩却比袁氏于董卓而甚至斥爲螫
賊果孔璋而出此人品掃地矣尚可言詩哉

選詩定論

卷之十四

秀

徐幹

少無宦情有箕穎之心事故仕世多素辭

一連三句似乎詞意重複不知諸詩前序本分二義上
半論其本等爲人而下半乃論所代擬詩中之意也唯
徐劉二詩上半又分爲二少無句淡于世情有箕句深
于道情故于太子平原兩無所党而他人之各于其党
者宦情濃也宦情既濃則不得不以所党之人之心事
相關故不得自有其心事詞者情之華而心之苗故有
素心者始有素詞觀此詩之多素詞則知幹中別有心

事迢然諸人之外魏文歎其有箕山之志見亮之至矣
伊昔家臨淄提攜弄齊瑟置酒飲膠東淹留憩高密此歡
謂可終外物始難畢搖蕩箕濮情窮年迫憂慄末塗幸休
明棲集建薄質已免負薪苦仍遊椒蘭室清論事究萬美
話信非一行觴奏悲歌永夜繼白日華屋非蓬居時髦豈
余匹中飲顧昔心悵焉若有失

選詩定論

卷之十四

卒

二字應序心字應首昔字蓋昔在臨淄曾見禮于漢室
諸王之門不過弄瑟置酒原未事其事今之在鄴下清
論奏歌遊戲于魏諸公子之前猶之在臨淄時漢諸王
之見禮未嘗有所變塞也嗚呼撫今追昔悵悵若失此
中之感慨最深又不關箕穎之心事遂與不遂也要知
偉長是箕穎之心事不是沮溺之心事沮溺以亂而隱
箕穎以治而隱偉長在康樂自擬中乃無用之用少無
宦情擬其少無競進之情仕世多素詞若假以權不事
紛張素位而行有箕穎之心事者功成名遂身退乃打

算及末後一著也。

劉楨

卓犖偏人而文最有氣所得頗經奇

卓犖者不羈之謂偏人者一偏之性如古三疾之民不能化亦不肯化蓋人之有氣者也文最句照徐有箕穎句謂徐深于道故文帝歎其著述之才劉足于氣故康樂服其篇章之美所得頗經奇謂擬劉詩者較擬他詩所得更有經奇之詞與意蓋彼之氣足以助我之氣故也此足見公幹文如其人詩如其文人如其詩故謂之

選詩定論

卷之十四

全

卓犖偏人故平視魏氏非卓犖人不能有此趣北面自珍非卓犖人不敢出此語

平居宴里閨少小長東平河充當衝要淪漂薄許京廣川無逆流招納厠群英北渡黎陽津南登宛郢城既覽古今事頗識治亂情歡友相解達敷奏究平生矧荷明哲願知深覺命輕朝游牛羊下暮坐括搗鳴終歲非一日傳厄弄新聲辰事既難諧歡願如今并唯美蕭蕭翰續紛長高其古樂府有東平劉生東平郡多卓犖之上河充廣川供魏武初起之地北渡二句言從事之久閱歷之多因知

古今治亂之情此人大可用與他徒遭喪亂者異矣究

平生將以吐其奇覺命輕將以辭所知而卒不得大用焉只是朝遊暮坐禮數虛拘乃易困於酒肉非王公大人之尊賢也夫以千古難構之遭逢而僅僅如此所以望凌霄之羽翼而空羨其繽紛耳即孟襄陽徒有羨魚情意○公幹交太子亦交平原似持兩可而實兩無所究有究則不得稱卓犖偏人矣

應瑒

汝穎之士流離世故頗有飄薄之歎

選詩定論

卷之十四

全

漢末党錮禍起一時節義之士多出汝穎之間如李元禮陳仲舉輩故康樂取德璉以寓意也

嗷嗷雲中雁舉翮自委羽求涼弱水湄遠寒長沙渚顧我梁州時緩步集穎許一旦逢世難淪薄恆羈旅六下昔未定託身蚤得所官渡厠一卒烏林兩艱阻晚節值眾賢會同庇天宇列坐廕華棖金樽盈綠醕始奏延霞曲繼以關夕語調笑輒酬答嘲謔無慚沮傾軀無遺力心良已叙此詩仍用原詩孤雁鳴雲中意起然原詩何等風調何等音節此詩未免稍減于原作按子建有送應氏詩云

我友之朔方此邦云汝穎之士德璉先世當是朔產徙居汝南時流離飄薄非一而目之爲汝穎之士者謂其望之可比荀郭也汝穎地近許昌故托身得所獨蚤于諸彦然而托身雖蚤官渡一卒既非所任而烏林預艱依然流離及其晚節正宜急急大用之時而虛拘以飲燕之小禮則終身無解于飄薄之歎云

阮瑀

管書記之任故有優渥之言

太子之集諸彦非一次而康樂止取選中公讌之一日

選詩定論

卷之十四

奎

故所擬皆卽日之事而元瑜之詩乃由今日河曲之遊沂及前此南皮之戲所謂優渥也誰優而渥之太子也太子曷爲而優渥之以其管書記之任也其爲魏武之書記歟是太子曜元瑜也其爲太子之書記歟是元瑜曜太子也可知餘子之流寓自傷及抱飄薄之歎者皆與平原侯親曜者也唯彼人卓犖而心其穎者中立而無所倚耳然元瑜之管書記差親于文學之任卒未咨其謀畫也總歸于虛拘耳徒有優渥之言非有優渥之實

河洲多沙塵風悲黃雲起金羈相馳逐聯翩何窮已慶雲惠優渥微薄攀多士念昔渤海時南皮戲清汎今復河曲游鳴飭汎蘭汎躍步陵丹梯並坐侍君子妍談旣愉心哀弄信睦耳傾酤係芳醕酌言豈終始自從食苹來唯見今日美

首四句自叙其少年馳逐之事河洲好馳逐之地風悲雲起好馳逐之時雲本無色因風吹沙塵映之而黃再加以少年馳逐河洲之上踏起沙塵交奏一片異林條淡景色少年人偏以爲喜故翩翩而不能已已慶雲二句是得與諸子同朝躍步二句是得與諸子同宴河曲遊南皮戲撫今追昔正是寫獨承優渥戲清汎汎蘭汎蕩舟爲樂遙映前馳馬之事見不違其生平好尚所以美比食苹也

選詩定論

卷之十四

奎

平原侯植

公子不及世事但美遨遊然頗有憂生之嗟

若曰爲公子計者當不及世事但美遨遊則不取文帝之忌頗嗟憂生可感文帝之心而乃屬請自試漫作輕生之語何爲乎此正善處人骨肉之變者此見廬陵之

受已非私已之交。廬陵非邪也。○按史建安末，魏武殺

楊修，子建始懷憂懼。康樂擬鄴下集詩，謂子建有憂生

之嗟，或以爲太蚤，不知子建與子桓所處之世，不能並

立。集鄴之時，天子命魏世子丕爲五官中郎將，是子桓

已得爲太子矣。子桓既爲太子，則子建危矣。又何待殺

楊修之後，耶？故劉楨贈子建之詩，題曰五官中郎將康

樂擬鄴下集詩，題曰魏太子。夫五官中郎將，臣之極爵，

故子桓爲之，子建亦曾爲之。至太子者，君之副貳，子桓

既立爲太子，子建即欲自比于諸王，不可得，何也？諸王

選詩定論 卷之十四 奎

與子桓無嫌，而子建有却也。所以康樂于鄴中集詩之

上大書曰：魏太子。而分題之下，文帝仍以太子書而餘

子皆書名。惟子建書名而繫爵，則憂生之嗟固已較著

于此爾。

朝游登鳳閣，日暮及華沼。傾柯引弱枝，攀條摘蕙草。徒倚

窮騁望，目極盡所討。西顧太行山，北眺邯鄲道。平衢修且

直，白楊信曩曩。副君命飲宴，歡娛寫懷抱。良游匪晝夜，豈

云晚與早。衆賓悉精妙，清辭灑灑藻。哀音下迴鶻，餘哇徹

清昊。中山不知醉，飲德方覺飽。願以黃髮期，終生念將老。

首四句寫美遊遊徙倚六句，拓寫遊遊之美，直到盡處

其內帶出不及世事與憂生之嗟來，蓋丈夫志在四方

太行邯鄲距鄴下甚近，猶然可望而不可至，則不及世

事昭然矣。彼修衡之旁，泉泉白楊之下，往古來今不知

斷逆多少，世人儘足動人憂生之嗟。然亦只是寫得憂

生二字影响，蓋彼世人之斷送于修衡之旁，泉泉白楊

之下者，大半陰陽之患，而子建所患者人事也。下文儲

君云云，如籠中之鳥，且驚且食，方是正寫憂生之嗟。○

余初讀此詩，便疑爲感廬陵之事，未敢以爲確是。及反

選詩定論 卷之十四 奎

覆細玩至此西顧四句，始洞然信其不謬也。子建詩曰：

甘赴江湘，奮戈吳越。若此徒爲子建咏也者，則宜向東

南而寫如左太冲之左顧右盼矣。而乃云西顧北眺，不

亦背乎此明明故放破綻，以起問者見此詩題，雖云平

原侯植實是廬陵王義真替身耳。按宋史武帝北代以

幼子義真從及劉穆之死，宋武倉卒南還，留義真于關

中，則西北固廬陵所經營之處，故曰顧曰眺，代爲廬陵

惜之也。若廬陵當年能撫而有此，今日安肯受制于人

也。因以太行暗替仲宣詩中函嶠以邯鄲暗替仲宣詩

中伊洛最有線索。最有力氣。悵望修途。白楊裊裊。廬陵已被讒而死矣。仍寫其憂生之嗟者。殆死而猶有餘悸歟。

會吟行

六引緩清唱。三調停繁音。列筵皆靜寂。咸共聆會吟。會吟自有初。請從文命敷。敷績登冀始。刊木至江汜。列宿炳天文。負海橫地理。連峰競千仞。背流各百里。漣池漑粳稻。輕雲暖松杞。兩京愧佳麗。三都豈能似。層臺指中天。高墉積崇雉。飛燕躍廣途。鵲首戲清沚。肆逞窈窕容。路曜便娟子。選詩定論

卷之十四

李

自來彌年代。賢達不可紀。句踐善廢興。越叟識行止。范蠡出江湖。梅福入城市。東方就旅逸。梁鴻去桑梓。牽綴書土風。辭殫意未已。

禹行水何處不至。但會稽地負海。禹始開之。會諸侯於此。因名而又其子孫之封國。故引爲稱首。天文以下文稍泛。惟連峯二語從顧長康千峯競秀。萬壑爭流二語來得切。但詞不壯練。不及原語耳。叙人物處連用六句。不見排却是鍊得幾箇虛字精工。

謝惠連

康樂深惠連秀。康樂與惠連細。選中如擣衣秋懷等作。雖康樂不能加使。非蘭玉風制未可量也。

秋懷詩

平生無志意。少小嬰憂患。如何乘苦心。矧復值秋宴。皎皎天月明。奕奕河宿爛。蕭瑟含風蟬。寥唳度雲鴈。寒商動清闥。孤燈暖幽幔。耿介繁慮積。展轉長霄半。弄險難預謀。倚伏時算難。好相如達不同。長卿慢頗悅。鄭生儼無取。白衣宦未知。古人心且從。佳所託。實至可命。觴朋來可染翰。高臺驟登踐。清波時隨。覽。覽。不。再。圓。傾。義。無。兩。旦。金。石。

選詩定論

卷之十四

李

終銷毀丹青。彫煥各勉。佞。佞。軟。無。貽。白。首。歎。因。歌。遂。成。賦聊用布親中。

惠

此詩蓋以中行自任也。長卿古往之流。任達其心也。慢世其迹也。鄭生古之流。儼仰其心也。白衣宦其迹也。其達其儼。蓋出于性之自然。苟不知其心而徒倣其迹。則狂爲假狂。狷爲假狷矣。從性所玩。正是知古人心處。正是善學古人處。客至便飲酒。朋來便論文。遇高便登。遇水便陵。素位而行。正是從性所玩。以此爲達。乃是真狂。以此爲儼。乃是真狷。勉之又勉。精進不已。庶幾其中。

行乎此正從孟子翻來然孟子之時止有假中行鄉人稱之曰愚孔子以爲德之賊後來又生出一種人假長卿之達以傲世自號曰狂假鄭生之儼以巧宦自號曰狷其爲賊德不下於鄉愿惠連此論又發孟子之所未發其於古人口心于自己曰性心有出入惟古人能操性有善而無惡故曰從性不曰從心其於心性之理可謂至微至精惠連纔是真正講學先生莫作詩人看○詩歸謂末句可省於文法非不捷但不知古人作詩文一字不輕律詩有限不可輕下一字古詩雖無限亦不可輕贅一字况十字乎末句正應各字却又與入爲善意蓋尋常詩文可以不示人此詩之論則創矣心則苦矣不得不以示人譬人同居一付夜有盜窺伺不惟自己該提防自當說與村人各各提防蓋當時晉人放誕之餘風未殄欲以此詩開之也

七月七日夜詠牛女

七月七日夜詠牛女非詠七夕併非七夕詠牛女也七夕者紀節也不專詠牛女者也七夕詠牛女者因節而詠牛女專指乎一夜之事者也此繫夜於日繫日於

選詩定論

卷之十四

完

月大書曰七月七日夜則凡一年十二月止此一月月三十日止此一日日一晝一夜止此一夜見離多歡少喻君臣聚會之難也

落日隱欄楹升月照簾櫳團團滿葉露析析振條風蹀足循廣除瞬目躡會穹雲漢有靈匹彌年闕相從遐川阻昵愛修渚曠清容弄杼不成藻聳轡驚前蹤昔離秋已兩今聚文無雙傾河易迴幹欸情難久悰沃若靈駕旋寂寞雲幄空留情顧華寢遙心逐奔龍沈吟爲爾感情深意彌重落日句寫七日夜團圓句寫七月蹀足句寫詠雲漢以

選詩定論

卷之十四

中

下至遙心句寫牛女分作兩段白雲漢句至昔離句是從今夜逆寫到去年此夜今聚句至遙心句是從今夜預寫到明年此夜獨將現今一夜丟在中間不寫余嘗有過買誼宅詩云宣室召來纔夜半長沙謫去幾年餘卽用此意也未沈吟二句又重寫詠重寫詠者見其感之深也○織女之星何山而得名也秋月當織作之始此星昏中最大而易識故取之以爲戒也何爲祀織女于秋夕蓋古人神道設教亦猶春月將蠶之始必祀原蠶也但祀原蠶見於正典后夫人之禮祀織女於風

俗。乃。閨。中。小。兒。女。子。之。事。也。曷。爲。并。及。牽。牛。然。非。牽。牛。
乃。河。鼓。也。蓋。織。女。雖。逼。河。岸。當。昏。中。之。時。相。與。夾。岸。而。
立。者。惟。河。鼓。之。三。星。亦。大。而。易。識。故。併。指。之。使。人。不。惑。
夫。與。織。女。並。祀。既。是。河。鼓。何。不。直。稱。而。易。其。名。爲。牽。牛。
也。按。牽。牛。本。二。十。八。宿。之。一。居。北。方。距。織。女。最。遠。不。相。
隸。屬。河。鼓。雖。逼。近。織。女。自。取。杼。鼓。將。軍。之。義。却。與。織。女。
事。不。相。連。名。不。相。類。古。人。被。以。牽。牛。之。目。頗。有。深。意。原。
非。傳。訛。蓋。牽。牛。居。北。方。爲。冬。日。之。宿。取。肇。牽。牛。車。遠。服。
賈。之。義。以。爲。名。以。見。農。事。之。已。畢。也。河。鼓。秋。月。昏。中。亦。

選詩定論

卷之十四

圭

有。牽。牛。載。禾。之。義。故。遂。以。牽。牛。名。之。與。織。女。並。祀。耕。事。
將。畢。織。事。伊。始。合。乎。兩。風。月。令。之。義。此。亦。事。之。相。連。者。
也。又。天。官。書。織。女。天。之。貴。女。婺。女。天。之。賤。女。牽。牛。與。婺。
女。異。經。同。緯。一。前。一。後。河。鼓。與。織。女。異。緯。同。經。一。南。一。
北。婺。女。與。牽。牛。既。爲。同。類。之。名。何。妨。易。河。鼓。爲。牽。牛。以。
就。織。女。之。類。名。况。河。鼓。一。名。黃。姑。原。爲。同。類。之。名。哉。且。
天。文。星。座。牙。錯。取。像。在。人。所。用。星。經。所。載。一。星。兩。用。甚。
多。在。占。驗。自。名。河。鼓。授。時。者。何。妨。混。呼。牽。牛。也。牛。女。之。
本。末。如。此。其。得。入。於。詩。者。自。三。百。篇。始。其。云。跂。彼。織。女。

選詩定論

卷之十四

圭

睨。彼。牽。牛。不。過。借。此。星。名。以。刺。有。名。無。實。之。義。初。未。嘗。
說。得。活。現。有。情。只。與。南。箕。北。斗。一。例。卽。牽。牛。亦。仍。是。北。
宿。之。名。後。來。詩。人。只。因。織。女。偏。有。此。七。夕。一。段。故。事。又。
出。於。小。兒。女。子。閨。中。貪。其。饒。有。風。致。所。以。把。織。女。強。作。
一。鳥。有。先。生。又。將。錯。就。錯。把。河。鼓。當。是。牽。牛。一。併。強。來。
陪。却。織。女。作。一。無。是。公。以。抒。其。憤。懣。之。思。古。詩。十。九。首。
迢。迢。牽。牛。星。一。首。乃。嚆。矢。已。其。寫。牛。女。不。止。有。情。且。有。
至。情。然。亦。止。是。正。正。經。經。本。毛。詩。七。襄。之。語。畧。畧。點。得。
活。動。耳。尚。未。有。許。多。態。出。至。陸。機。擬。詩。却。添。了。一。迴。一。
顧。許。多。態。來。然。尚。未。至。渡。河。也。惠。連。作。此。公。然。渡。河。矣。
然。尚。未。節。外。生。枝。訛。爲。乘。槎。犯。斗。之。說。如。宋。之。問。明。河。
篇。云。云。也。然。其。說。類。出。於。方。士。之。流。云。七。夕。渡。河。卽。祀。
神。之。緒。論。托。名。於。僊。人。武。丁。乘。槎。犯。斗。寓。作。丹。之。術。托。
名。於。博。望。侯。張。騫。因。其。文。字。詭。奇。遂。傳。於。世。作。者。取。以。
入。詩。只。爲。前。人。此。題。已。備。欲。別。尋。出。脫。其。實。愈。趨。愈。下。
耳。何。也。古。詩。詠。織。女。不。出。機。中。便。占。了。第。一。地。步。陸。詩。
致。有。多。態。尚。未。有。滿。足。褰。裳。之。醜。謝。詩。公。然。渡。河。便。是。
自。炫。宋。明。河。篇。且。強。要。之。矣。然。謝。詩。雖。云。渡。河。却。于。此。

夕之事。寫得甚畧。而只此夕之前之後。虛寫愁思。差覺出醜。凡余所論。選中牽牛織女之詩。皆屬正論。然非其本論。古人所傳。織女渡河。及劉晨采藥。張騫乘槎等。俾說率皆漢世丹家之寓言也。蓋丹家安爐定鼎。法象天行。天行有順。有逆。逆而右行者。七政列宿之天也。萬物資之以生。順而左者。宗動之天也。萬物賴之以存。丹家之道。逆取順守。故先取法於逆。但五緯錯順。難爲典要。故獨取夫懸象著明之日月。月之右行。二十九日有奇。行天一周。合朔之三日。是一月。金生之候也。日之

選詩定論

卷之十四

七

右轉三百六十五日有奇。行天一周。秋之七日。是一年。金生之候也。當斯夕也。北方之牽牛。當中而加乎午位。天河絡黃道而斜。迤乎東西。織女居河之北渚。以望牽牛。河鼓三星。建旅執桴而介乎牽牛織女之中。夫織女者。姤女也。牽牛者。嬰兒也。河鼓一名黃姑。卽黃婆也。是爲中斗。此時居天頂之中。而南北東西四斗。皆隨中斗而環立乎地平之上。所謂羅網四張。織女無所逃。遂爲河鼓所拘。而畢意於牽牛矣。此衆同笑一書。皆取象日月。而亂詞一篇。又取象於列宿之天也。甲午七夕。偶感。

牛女之詩。口口一絕云。休將河鼓當牽牛。河鼓乃是牽牛。是修撮得兩人相會後。却關織女在河洲。

泛湖歸出樓中玩月

日落泛澄瀛。星羅遊輕橈。憇憇而曲汜。臨流對迴潮。輟策共駢筵。並坐相招要。哀鴻鳴沙渚。悲猿響山椒。亭亭映江月。瀏瀏出谷巖。斐斐氣幕岫。泫泫露盈條。近矚祛幽蘊。遠視盪謠言。不知疲從夕。至清朝。

首四句說泛湖歸出樓中。六字已盡于此。卽點玩月。便實而無味。此却于月將出。先寫待月。再相招同玩月之

選詩定論

卷之十四

七

人也。哀鴻二句。待月之情也。若曰。鳴沙渚者。其哀鴻耶。響山椒者。其悲猿耶。俄而月出。映江矣。月與風宜。並有出谷之巖。則月不孤。慕岫者。氣也。月映之。斐斐然盈條者。露也。月映之法。泫然故。近玩條上之月。幽蘊自祛。遠望岫上之月。詣器自盪。謠言。卽前駢筵並坐之客。與之晤言。則玩月之人不孤。而月益宜玩矣。所以從月出。至日落時。不知疲也。

擣衣

裁之縫之。始得成衣。當其擣之。猶未成乎。衣者。題曰。

衣爲其爲衣而擣之耳故美人之情見乎絨篋之後而作者已識于擣之之先

衡紀無淹度晷運倏如催白露滋園菊秋風落庭槐蕭蕭莎雞羽烈烈寒蟬啼夕陰結空幕宵月皓中闌美人戒裳服端飭相招攜簪玉出北房鳴金步南階欄高砧響發楹長杵聲哀微芳起兩袖輕汗染雙題紈素旣已成君子行未歸裁用笥中刀縫爲萬里衣盈篋自余手幽絳候君開腰帶准疇昔不知今是非

選詩定論

卷之十四

美

首二句泛言時光之速將起白露云云見衣之當擣亦

見別時之久爲末後今昔二字作地步白露四句紀時

園菊庭槐無情之物莎雞寒蟬有知無情之物俱爲寒

氣所迫然草木以葉爲衣昆蟲以羽爲衣故有取耳擣

衣必在月下宵月皓中間句照出擣衣先以夕陰結空

幕陪說一句正形出擣衣人之苦也美人四句說得雖

太莊重然見其人之正造次以禮益見其事之出于正

情之出於正也欄高四句寫擣字已畢然而不肯住此

者待下文寫衣字耳若竟住此便是擣練詩非擣衣詩

矣紈素四句實寫衣盈篋四句方寫擣衣之情細玩其

語憐新二意俱有君之衣帶疇昔如此今其是耶其是惟一其非邪其非有二或道或滅其滅者是君之念妾亦如妾之念君也其過耶是君則忘妾也總不可知我唯唯疇昔而作以明已心之無改而已○唐人擣衣詩無此等起法亦無此等序事然于寫情數語雖全唐人無數擣衣好詩不能出其範圍

西陵遇風獻康樂

觀詩中今宿浙江湄句乃是杭州之西陵舊謂所居之

西溪矣

選詩定論

卷之十四

美

我行指孟春春仲尚未發趣徒遠有期念離情無歇成裝

候良辰漾舟陶嘉月瞻塗意少悵還顧情多闕

只是欲行又止一意八句之中凡四次使讀者不厭其

復足見筆力

哲兄感此別相送越城飲任野亭館分袂澄湖陰悽悽

留子語眷眷浮客心廻塘隱隱樹遠望絕形音

康樂以父祖葬始寧有故宅及墅故移籍會稽後謝方

明爲會稽郡康樂於方明所得見其子惠連卽康樂詩

云末年值令弟也此應是惠連有事如建康故送之澄

湖之陰也。澄湖應在會稽。○浮客留于字而用得新絕。

○康樂贈惠連曰：汀曲舟已隱。惠連贈康樂云：迴塘隱。臘棧俱舟中望人之妙。

靡靡卽長路。戚戚抱遙悲。遙悲但自弭。路長當語誰。行行道轉遠。去去情彌遲。昨發浦陽汭。今宿浙江湄。

浙江湄卽西陵。去浦陽一程。曰昨日者宿浙江之昨日也。乃分袂澄湖之某日也。遂一紀報見情之殷殷無已耳。

屯雲蔽層嶺。驚風涌飛流。零雨潤墳澤。雪灑林丘浮氛。

選詩定論

卷之十四

七

晦崖獻積素。惑原晦曲汜。薄停旅通川。絕行舟。

正寫遇風却大寫雨雪。凡舟行遇風苦。再加雨雪更苦矣。江南地暖。二月半天氣。不當雪而雪者。零雨爲寒風所凝。正以形風之大耳。

臨津不得濟。停楫阻風波。蕭條洲渚際。氣色久諧和。西瞻。

西瞻建業也。東瞻會稽也。前進不得。後退不得。正寫出中間遇風苦情。

謝聯

不及惠連。敢望康樂。想其風流。在僕射伯仲之間。

九日從宋公戲馬臺集送孔令詩

風至授寒服。霜降休百工。繁林收陽彩。密苑解華叢。集無留燕遵。渚有來鴻輕。霞冠秋日迅。商薄清穹聖。心眷嘉節揚。鑾戾行宮四。筵露芳醴中。堂起絲桐扶光迫。曲汜歡餘宴。有窮逝矣將歸客。養素克有終。臨流怨莫從。歡心歎飛蓬。

譏錢賢不以禮也。宋公將有受禪之勢。以孔靖爲尚書。辭而東歸。是不欲預其事也。不送恐失大臣之體。送之。

選詩定論

卷之十四

七

又非其意。於是不送之。九日之前。九日之後。而於九日。不於離亭。不爲祖帳。而于戲馬臺。一如常年九日集百僚。賞節故事。然送賢者果當草草如是乎。謝瞻窺見其微。開首風至二句。紀時言授服休工。正當集百僚宴飲之時也。繁林六句。紀戲馬臺之景。言繁林密苑正好集百僚宴飲之地也。曰春節非爲送人而出也。戾行宮非送人之所也。四筵二句。孔令亦汎愛之中。非有專設之觴也。扶光二句。言飲宴至夕。歡已窮矣。終不見宋公或握手或贈言之事也。此時孔令亦大無趣。於是百僚情。

不容已各道其私以送之逝矣二句美其賢也臨流句致其敬也歡心句致其愛也總以形宋公之不成禮爾

答靈運

夕霽風氣涼閒房有餘清開軒滅華燭月露皓已盈獨夜無物役寢者亦云寧忽獲愁霖唱懷勞奏所成歎彼行旅難深茲眷言情伊余雖寡慰殷憂憂爲輕牽率酬嘉藻長揖愧吾生

選詩定論

卷之十四

七

此答康樂苦雨見贈之詩也妙在首四句劈首夕霽二字明前此之苦雨也便伏愁霖唱意初霽之夕月光定然倍好乃不出庭待之而反處閑房者久雨乍霽勢或未便耳然此夕月光又不可不看故定要開軒也然又滅燭燭光小雖不敵月然燭在房中近月在房外遠故妙於看月者必滅燭也月露皓已盈非寫月兼寫露乃挾露以寫月故非月看露不出非露寫盈字不出總寫霽後之快則未霽已前之苦可知此古人答詩妙在意言之表

王撫軍庾西陽集別作

更登之爲西陽太守被召還京瞻亦將赴豫章王弘爲

撫軍將軍送之澄口故作此詩而題云集別者何三人互有文情若止叙謝庾之別而不及王則是兩人有情而於王無情若叙王送二人則是止王與二人有情而二人之情不見故三人皆莫適主者分手之際一南一北一留若鼎足一時俱折而三人別情參錯互見矣

祇召旋北京守官及南服方舟析舊知對筵曠明牧舉觴於飲餞指途念出宿來晨無定端別畧有成速頽陽照通津夕陰暖平陸榜人理行艫輶軒命歸僕分手東城闕發權西江隩離會雖相雜逝川豈往復誰謂情可書盡言非

選詩定論

卷之十四

八

尺牘

曰祇召曰守官延于簡書決要別矣曰旋北曰返南雖同行不同路且背馳也平列二人見二人莫適主兼有餞送之王撫軍方舟句謝與庾先作別對筵句兩人又別王舉觴句王又別二人於飲餞於字妙前方舟二句只空言作別至此王先舉觴而又以於字寫互相醉醉之光景也指途三人共情王念二人二人又互相念也出宿謂今夜來晨謂明日別晷謂現前頽陽云云現前行色匆匆也榜人句二人別已輶軒句連王亦在行者

數內分手句是王先別二人發擢句王去後兩人又別
城闌曰東東字正點上南北二字王在中間然南則及
謝不及庾北則及庾不及謝集則於事無碍矣故分手
後謝自南庾自北而王亦西也江之西隩即城之東園
皆發擢於此題雖莫適主而詩中却分析得明白

於安城答靈運

條繁林彌蔚波清源逾濬華宗誕吾秀之子紹前胤綢繆
結風徽網緼吐芳訊鴻漸隨事變靈臺與年峻

美康樂之才望

選詩定論

卷之十四

全

華萼相光飾嚶鳴悅同響親親子敦余賢賢吾爾賞比景

後鮮輝方年一日長萎葉愛榮條涸流好河廣

其二

述已友愛之情

殉業謝成操復禮愧貧樂幸會果代耕符守江南曲履運

傷荏苒遵塗歎緬邈布懷存所欽我勞一何篤

其三

自序末入贈詩

肇允雖同規翻飛各異概迢遞封畿外竊窅承明內尋塗

塗既睽即理理已對絲路有恆悲矧乃在吾愛

其四

已與康樂兩兩對形正爲下危言張本

跼行安步武鍛翮周數仞豈不識高遠遠方往有吝歲寒
霜雪嚴過半路逾峻量已畏友朋勇退不敢進行矣勵令
猷寫誠辭來訊

其五

不惟切中康樂之病實是千古藥石學者皆當置此於
座右

張子房詩

宋高北伐至河陰修張子房廟命從臣各賦詩宣明爲
豫章太守作詩遙和詩詳述其事而題但曰張子房詩
蓋于房之人心之所獨儀也于房之廟目之所未親也

選詩定論

卷之十四

全

心所儀故取以自擬目未親以明已之不與從耳爲此
詩者殆惜夫北伐之功垂成而宋高輕於還師歟此詩
不止遙和應屬追作

王風哀以思周道蕩無章卜維易隆替興亂罔不亡力政

吞九鼎苛惡暴三殤息肩纒民思靈鑒集炎光伊人感代

工聿來扶興王婉婉幙中畫輝輝天業昌鴻門銷薄食垓

下隕撓槍爵仇建蕭宰定都護儲皇肇允莽幽叟翻飛指

帝鄉惠心香千杞清埃播無疆神武臨三正裁成被八荒

明兩燭河陰慶霄薄汾陽懸旌歷顏寢飾像薦嘉祥聖心

豈徒甄唯德在無忘逝有如可作揆子燕周行濟濟屬車
士榮榮於壘塲替夫連璧觀踴企一方四達雖平直蹇
步愧無良食和忘微遠延首咏太康

三代以後之人才莫盛於西漢。要皆爲漢高所用。而能
用漢高者。惟張子房。然漢高能盡諸人之用。而諸人亦
能盡漢高用人之量。而子房之用漢高。已盡漢高之量。
而漢高不能竟子房用之之量。蓋子房王佐才也。除湯
武純主之姿。方能竟厥用。而乃遇偏霸之漢高。故行不
終行。藏不全藏。其所蘊積。非常人所窺。三代以後之人

選詩定論

卷之十四

全

才無出其上者。宣遠傾服之一人也。故其詩極爲贊美。
而乃起字王風云云者。子房之功。在拯民于水火之中。
故言斯民之塗炭。直自平王東遷說起。言亡秦之苛虐。
直自穆公說起。此時之民。不敢望太平也。得得求世之
主一息其肩耳。此天意所以獨注漢高。而子房不得不
起而扶之也。伊人二句。言其進身之正。因感天工人代
之義。而來扶興王。以息民肩。所云始于陛下。遇下留是
也。按前數句。其序與亂也。皆係人事。其序與上也。交論
天人。西周亡于周。故有王風二句。東周亡于洛。故有卜

洛句。二周之亡。皆由人事。故總以興亂句。下文力政二
句。秦都咸陽。本成周故地。則是秦之亡。亦由興亂耳。靈
鑒句。天定勝人也。伊人句。人定勝天也。以下薄食機槍
天業等字。面皆從天字生意。蓋天既命漢高以息民肩。
凡漢高所行之事。即係天事。而子房事漢高之事。是代
天之工也。故漢高于天命。爲獨隆。而子房于人事。無不
盡。故子來扶興王。即接之以婉婉。幙中畫句。有數義。一
上計伐謀。畫者謀也。謀以伐謀。不過運籌帷幄之中。異
於蕭相轉餉之勞。淮陰搏戰之功矣。一兵機至密。畫曰

選詩定論

卷之十四

全

幙中。見子房獨與機密。他人弗預聞焉。一任人貴專。幙
中書曰。婉婉。見子房居則與處。行則以隨。無時離也。又
以下句輝輝二字。對此婉婉二字。言不過如家人父子
宛然相商之語。而用之。輒爲四百年之洪業焉。其謀之
所關匪小也。以下俱跟天業昌。紀子房之成功。夫當日
之爲斯民患者。秦耳。乃不序降秦之功。而鴻門二句。專
序其滅楚者。夫秦當再傳之勢。已成瓦解。取之直摧枯
拉朽耳。漢高之入咸陽。一師武臣之力。不足爲子房
功。而能與漢高西向而爭天下者。獨項王耳。故鴻門之

厄非子房決不能脫垓下之役。非子房之計則二下決不肯以兵會楚滅而漢業成矣。漢業既成則守成之難于是爵仇安反側之心建宰成畫一之制定都立百世之基護儲賢萬古之綱此雖事止於定國然國定而民自安民安而國永定矣。昔周之興王也取天下之畧本之太公保天下之道本之周公子房於漢太公之畧已效其全而周公之道止爲其半何也。周公之保天下也既有安邦定國之謀復有制禮作樂之事故能舉天下於太平之隆也。蓋以周公所扶者武王及成王二君有

選詩定論

卷之十四

全

足用爲善之量甚大。而周公能盡二王之量耳。若夫漢高不逮二君遠甚其命叔孫通以制禮也曰度我所能爲者爲之及綿蕞之禮既成觀之曰我能爲此則是爵仇云云數事已足盡漢高之量而無可再充矣。於是乃有葬於圯上老人之義學遊數術翻然從赤松子遊也。帝鄉卽成帝所謂白雲鄉肇始也允信也謂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出於心之誠然非有畏而托此又善藏其餘而不肯嘗試者也。惠心王句總結前文惠心跟息肩等十二句請全是以上帝好生之心爲心不得已出而

急此不然決不肯出清俊句。單跟肇九二句功成名遂身退斷然不爲富貴所移。曰惠心曰清埃卽下文之德所以見甄于宋武曰奮于視播無疆此百世之下所以廟食不絕也。以上贊美子房已完以下叙今事神武句謂宋武亦靈鑒所集與漢高無異裁成句謂有足用爲善之姿遠過漢高明兩句謂北伐駕臨河陰子房之廟天下在在有之而河陰近古成阜乃楚漢相持之地故其廟特盛慶霄句謂宋武幸其廟如皇帝之訪道然一重子房之聲價一表宋武之誠心也。頽寢者謂廟貌之

選詩定論

卷之十四

全

久廢徒其遺址在耳。宋武重爲飾像梓嘗豈徒美其廟貌以虛崇之乎。實不意其才耳不曰才而曰德者子房有才而不竟其用故見德而不見才耳。逝者二句謂九原可作料子房決當感主上憐才之意而有周行之慕將當日所未展之畧傾囊爲主上展布矣。周行二字本前文周道二字伏後文太康二字之案此作者費盡匠心學者須耐心玩其上下論人者必以孔子爲宗昔孔子論周才曰唐虞之際於斯爲盛蓋以舜者帝之終武者王之終乃古今兩箇大局而故借帝佐形王佐也

封建變而爲郡縣亦古今大局面卽有王佐之才無由顯也故宣遠截去書之帝典斷自詩之王風說起將以已顯之王佐形未顯之王佐耳何也周行卽周道行之爲行蹈之爲道一也周道之蕩而無章在王風黍離之後前此周道固章章矣何以驗之王風者風之采於王城者也其先卽幽乃周道之基其盛爲周南召南卽周道也故周之樂奏惟雅頌及南初無風名以風名王則二南蕩然矣夫二南者周之所恃以致治太康者也子房非不知此只是限於所扶之君故將此道卷而懷之

選詩定論

卷之十四

全

此漢之禮樂所以不興而制治之規模訖可而止爾若遇今日之主上則必且爲大道之行矣則子房豈不居然三代之英哉濟濟二句因是紀宋王命從臣作詩亦有一意宋之從臣皆文雅之儒異於漢之諸臣醉嘩折檻見有可興禮樂之資一屬車之士幾於傾朝而已之狂瞽獨爾留滯一方有怨不得從行之意故下文四達二句與范增謂項王曰天下事大定矣口氣甚相類冷和句又感其爲子房立廟一片憐才之心於是忘其官之微地之遠而延首咏太康也昔子房扶漢止故得昇

平事此却跨進一步曰太康蓋望其速移河陰之駕急急西取長安以建都而後徐圖制禮作樂以致治太平耳然却少已不得宣遠以已爲今日再作之子房也如用之不止做得子房所已行之事卽所藏而未試者亦併做得如其不用已而自用升漢高事亦做不得何也宋主之所恃爲子房者東莞劉穆之也然穆之之才雖美止足當子房所建之蕭宰而已晉漢高自咸陽而東留蕭於關中而以子房隨行故能脫鴻門之難而成垓下之功乃宋主之北伐既留穆之於建業與漢高之留

選詩定論

卷之十四

全

蕭關中無異獨是從行濟濟皆翰墨之士全無隨行之子房則未免失策也且子房之廟在河陰河陰者洛之屬邑宋主至此雖已恢復洛陽卽上文之下洛易興替也此處住手不得須要直取長安卽得長安以建都據此百二之險自可控制東南奈何因一穆之之死而輒狠狠南歸乎則以今之子房不在行間無爲畫定都之策者耳然南歸矣而又留其弱子則尤不可使子而不能也留之無益使其子而能也幸以成功握強兵而據險勢異日者將置建康之太子於何地乎則又以今之

子房不在行間。無有爲蓋護備之計者。爾此全由宋主。心多忌猜。穆之已死。心腹無托。不歸。慮朝中之反側。而卽歸。又懼軍中之反側。若行間有子房。能以帝王念功。忘過之大度。如漢高之爵仇。仇而進者。則宋主未必不聽。而中留則南北數百年之紛爭。指顧而一統矣。故宣遠此詩。爲宋主惜。一爲已惜。故借子房以寓意。其後宋主復欲北伐。謝晦諫之而止。于是登城北望。命從臣頌舊詩。謝晦舉王粲七哀詩曰。南登灞陵岸。回首望長安。晤彼下泉人。喟然傷心肝。下泉之諫。傷天下之無王。

選詩定論

卷之十四

先

乃此詩王風哀以息。所本足見此詩之作。不無線索。定在宋主還師之後。不然。宋主還師。本因穆之之死。變出意外。雖子房亦不能料。宣遠豈真賢于子房哉。且宋主之北征。爲時不久。而宣遠在豫章。其地甚遠。則必還師之後。方得見群臣之詩而和之耳。大約古人詠史。不必泛取人。必揀其與已相類者。人不必多兼事。但擇其與時最切者。此詩自擬子房。而子房平日之事。如爵仇等。皆切時事者。其核下句。乃宋公幾得而後失。一著其肇。先二句。乃自己備而待用之一著。唯鴻門句。稍似寬緩。

下文却用明兩及慶霄掃抹却薄蝕二字。蓋宋公得志北伐。若揭日月而行。自有慶助。無有能爲宋主鴻門之厄者。此皆舉其大節而言。若夫爲韓報仇。雖爲世人艷稱。此獨不及者。以與卽事不合。見其立言之慎也。若康樂則專取韓亡子房奮矣。乃有激之言也。可見溫公通鑑朱子綱目。其於三國之稱有異辭者。皆時爲之。非容心於其間也。

六朝選詩定論卷之十四終

選詩定論

卷之十四

卒

六朝選詩定論卷之十五

睢陽後學吳 淇伯其甫著

齊

蕭齊雖自爲一代其詩之風氣與蕭梁固不分也蓋當時主持風氣者不過數人如沈約任昉之徒與梁武皆齊臣所謂八友也及梁武受禪諸人遂爲梁臣而諸人之詩遂入梁詩故後之言詩者必合言齊梁然齊梁之所以合者一派浮靡之習耳選中汰沈殆盡姑論其存者亦微有分焉齊之詩以謝朓爲稱首其詩極清麗新

選詩定論

卷十五

一

警字字得之苦吟較之梁惟江淹髣髴近之而沈約任昉輩皆所不逮遂以開唐人一代之先然漢魏之遺音浸以微矣何大復曰文靡于隋韓力振之而古文亡於韓詩弱於陶謝力振之而古詩亡於謝則齊固古詩與唐詩中間一大關鍵也

謝朓

人皆言杜甫之詩本於杜審言而不知謝朓之詩本於謝靈運蓋杜之學杜人易知而謝之學謝姑舍其經語理語而獨學其景語人不易知也諸景語皆從靈運池

塘生春草等語來○蓋詩不貴議論要在叙事點景寫情而此朓詩專精於寫景而情與事寓焉如魚戲新荷動鳥散餘花落日影澗疑空雲出岫如複天際識歸舟雲中辨江樹餘霞散成綺澄江靜如練日華川上動風光草際浮等語真一字千金驚魂動魄者故唐人每摘其句以爲詩題云

暫使下都夜發新林至京邑贈西府同僚

自發新林到京邑說起題却着暫使下都下都蓋荊州隋王之國曰下都乃譏人之數曰使下都乃見遭譏之

選詩定論

卷十五

二

由既受命而爲隋王文學却曰暫使見今已詔還京且以幸其不再返也不曰京師曰京邑蓋其家在焉故詩中又變化爲關山觀眺又有之宣城發新林浦向版橋詩足証新林距京邑不遠一時到家心切故急急然不待明發

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徒念關山近終知返路長秋河曙耿耿寒渚夜蒼蒼引領見京室宮雉正相望金波麗鵲鵲玉繩低建章驅車鼎門外思見昭丘陽馳暉不可接何況隔兩鄉風雲有鳥路江漢限無梁常恐鷹隼擊時菊委

嚴霜寄言辭羅者寥廓已高翔

首二句以大江興起悲來矣乃傷心之極徒念以下却是
是、謾、人、無、奈、我、何、句、句、作、快、意、語、然、其、快、意、處、正、是、傷、
心、之、極、傷、心、不、極、必、不、作、快、意、語、也、按、當、時、眺、爲、隋、王、
文、學、在、荆、州、以、才、見、遇、爲、長、史、王、秀、之、所、譏、帝、令、回、京、
眺、自、荆、州、至、新、林、浦、一、路、俱、在、大、江、中、行、故、起、以、大、江、
云、云、及、至、新、林、浦、去、荆、州、遠、京、邑、近、故、曰、徒、念、云、云、秋、
河、以、下、俱、寫、關、山、近、驅、車、以、下、俱、寫、反、路、長、秋、河、二、句、
新、林、夜、發、之、景、引、領、已、望、見、京、邑、也、金、波、二、句、寫、所、望、

選詩定論

卷十五

三

見京邑之景甚快也鼎門指京邑昭丘指荆州末四句
又暢言之言我在荆州常恐云云今我已到京邑雖有
讒言奈我何哉妙在寄語二字若張儀已相秦寄謂楚
人曰吾今將盜爾國快意之極驅車二字在他處不過
尋常行路字面在此處却甚出色自荆州至新林數千
里俱水路自新林至京邑止二十里陸路一向舟行雖
離荆州漸遠然避患惟恐不速不會覺得返路已長故
悲未央至此舍舟而車不勝快然故點出驅車立字在
叙事顯出關山返路之短長却是徒念終知之神理

始出尚書省

按史鉉暉爲尚書殿中郎授駉騎諮議領記室此詩
當是諮議命初下鉉暉卽辭省告假暫歸邑里而作也
詩惟昔四句指自起家太尉行參軍至爲尚書殿中郎
英袞十句改授諮議乃出尚書省之由謂之始者一應
詩宸景八句見遭時昏亂幾不得出一應詩零落八句
宜乘此一出永不再入有終隱之意焉

惟昔逢休明十載朝雲陛既通金閨籍復酌瓊筵醴宸景
厭照臨昏風淪繼體紛虹亂朝日濁河穢清濟防口猶寬

選詩定論

卷十五

四

政餐茶更如薺英袞暢人謀文明固天啟青精翼紫軼黃
旗映朱邸還親司隸章復見東都禮中區咸已泰輕生諒
昭灑趨事辭宮闕載筆陪旌榮邑里向疏蕪寒流自清泚
衰柳尚沈沈凝露方泥泥零落悲友朋歡娛讌兄弟既秉
丹石心寧流素絲涕乘此終蕭散垂竿深淵底

此詩惟昔十句述已往英袞十句叙現前邑里十句兼
爲後來之計鉉暉當大危大難之後痛定思痛猶有餘
悸也夫人處世難才人處世尤難人苟有才雖處治世
猶難況極亂之世乎朝雲陛者十年則不得歸邑里者

十年可知矣。雖不得歸邑里。然幸而所逢者武帝休明之時也。籍通金閨。職則清要矣。醴酌瓊筵。寵則渥厚矣。因不忍言歸也。至宸景二句。則又有不敢言歸者何也。紛虹云云。亂之已甚。亂之已甚。即庸碌之徒。尚且不免。況才如鉉暉者乎。今據詩之所叙。止言國政之亂。初不及鉉暉之身者。微詞也。當時之宵小。應有謀之者。鉉暉之光。納垢以免之耳。試以下文昭灑二字。照之光之。不致矣。用昭爲垢之。不納焉。用灑爲離。高宗將興而昏亂之餘。葉猶有未盡者。故不得不微其詞耳。英袞四句。高

選詩定論

卷十五

五

宗之興。天人交應而已。非其私人也。還視二句。見高宗能復齊武之舊。中區已泰。言小人道漸消。君子道漸長。高宗亦非有私于已也。但日出則照普河。清則潤周。故微生亦得昭灑。昭者顯其光。灑者洗其垢。謂改尚書殿中郎而授以諮議領記室。即趨事二句是也。趨事謂趨諮議之事。載筆者領記室之職也。辭官闕者出尚書省。陪旌榮者將赴霸府也。此二句一實一虛。趨事句實已。出尚書省陪載筆句。當未受諮議事也。宮闕字合上雲陛。金闕字止可換出下文邑里及寒池深澗字。必須莊

際字始可換出下文衰柳等字。陪旌榮字合酌瓊筵字。止可換出下文讌兄弟等字。載筆字始可換出下文垂竿字。邑里句乃初出尚書省而歸其家也。見其邑里。便有無限追悔。無限算計。政傳初字神理也。向字應十載云云。乃邑里疏蕪之由。至此猛省耳。自字從向字生。寒池自清泚者。即唐人南窓幽竹。不改青陰之意。柳至此而已。衰色尚沉沉。幸碩果之。不令露至此而始疑。質已泥泥。恐堅冰之薦至。朋友兄弟在邑里中。乃我十餘年前所共晨夕者也。我之朝雲陞也。通籍金閨。舍朋交之

選詩定論

卷十五

六

樂而樂察察也。酌醴瓊筵。舍兄弟之樂而樂君臣也。今日歸來。使兄弟無故朋友亦無恙。止可証本耳。乃惟昔之朋友零落已盡。同歡娛者止一二兄弟耳。本之折也。過半矣。可不悲乎。幸而有兄弟在也。幸而我在也。回思紛虹亂目之時。雖云放光忍垢。以有今日也。則亦以我心之至誠。如彼丹石耳。丹石之心不染黑白。可以處世。亦可出世。寧有素絲之悲耶。但何也。未免爲時勢之所迫。束至今日之出。乃暫得蕭散耳。何不趁此暫蕭散而爲終蕭散。垂釣深澗。放情物外。豈唯不願再入中書省

亦不顧及入霸府矣。此詩當與齊使下都詩參看。俱是追寫從前之危意。但鉉暉爲隨王文學之時。朝事尚有可言。即在隋王府中。爲鉉暉難者。止王秀一人耳。故一離荊州。便已痛快。其爲尚書殿中郎。當舉朝如沸。慮患之深。雖遇高宗。猶不敢自必也。

直中書省

紫殿肅陰陰。彤庭赫弘敞。風動萬枝日。華承露掌玲瓏。結綺錢深沈。映珠網紅藥。當階翻蒼苔。依砌上茲言翔鳳池。鳴佩多清響。信美非吾室。中園思偃仰。朋情以鬱陶。春

選詩定論

卷十五

七

物方貽蕩安得臨風翰聊忤山泉賞

此鉉暉又自語議轉中書故得直省中。也。省以中書名者。中謂禁中。乃天下圖籍所在也。立省于殿庭之側。以居主者。故此詩首四句。先寫殿庭。所以尊君也。其序禁也。殿而庭而垣而闕。其次第自近而遠。凡四累。其序省也。簷而戶而墻而砌。其次第自上而下。亦四累。以此四枝。彼四莫不相對。相反綺錢者。簷之飾。對紫殿而玲瓏。與陰陰反。珠網者。戶之蔽。對彤庭而沉沉。與弘敞反。萬年乃冬青。木之蔓者。植以綠。壁暗指宮垣。垣之冬青與

選詩定論

卷十五

八

皆之紅藥對而翻階之卑與動枝之高反。仙人承露掌在兩闕之間。闕之承露與砌之蒼苔對而依砌之幽與華掌之明反。茲言句寫直。鳴佩句寫同直之濟濟。信美指省中之室。非吾室。而中園偃仰。乃吾室也。朋情二句。吾室之美。從思字演出。其意則借北山移文翻來。往日朋友尚未絕。我有望歸之情。現前春物亦未拒。我有待賞之意。朋情中園往來之人。與前鳴佩相形。春物中園朝暮之景。與上紅藥蒼苔相形。至于忤賞山泉。雖似更出中園之外。特下一忤字。然只是形容偃仰中園之妙。蓋山泉與中園相連。亦猶省室與殿庭相連。殆以我之中園當省中之室。我之山泉當禁中之殿庭也。臨風翰從上翔鳳池來。古稱中書省爲鳳凰池。由鳳字生出翔字。由翔字生出臨風翰來。安得二字。又從紫殿八句來。前四句寫省之高遠。省之深邃。如此。除非挿翅方可飛出也。此等結語。又與齊使下都詩寄言羅爵者寥濶已高翔相對。相反。蓋彼不勝其快。此不勝其鬱也。可見鉉暉憂纒畏譏之心。雖遭高宗之時。猶不敢自必也。

和王主簿怨情

古有情詩。厥義不一。題曰怨情。則專主乎怨者也。傳曰。發乎情。又曰。然而不怨。詩人之則也。此和木古詩體。須與樂府怨歌行不同。

掖庭轉絕國。長門失歡宴。相逢詠靡靡。辭寵悲絳扇。花叢亂數蝶。風簾入雙燕。徒使春帶餘。坐惜紅顏變。平生一顧重。宿昔千金賤。故人心尚爾。故人不見。

太史公曰。怨毒之於人也甚矣哉。雖君父不能得之于臣子。則怨固未有不毒者也。然有時乎或見許于聖人者。蓋就施怨之人。與受怨之人。互為權衡。而要以施怨。

選詩定論

卷十五

九

之人為主。說在夫子諸門弟子以學詩也。曰詩可以怨。夫學詩之人可以怨。不學詩之人未可以怨也。學詩之人不惟可以怨。且可以其怨。通之事父遠之事君。與典觀群同功也。何也。為人臣子者。不可不知詩。猶乎不可不知春秋。為人君父者。亦不可不知詩。猶乎不可不知春秋也。前有譏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故不知春秋。則害及而身不知。詩且并及而名矣。故為人臣子而以怨事其君父。非徒慰吾君父以博忠孝之聲。無非以道匡論其君父。使之察而悔。悔而改耳。古今之怨。莫甚于離。

選詩定論

卷十五

十

其怨之最毒也。然非天下婦人女子。盡可以怨也。無貌不可以怨。有貌無才亦不可以怨。則可以怨必才貌兼全之人矣。此詩劈首連引四人。曰王昭君。張皇后。古弄妻。班婕妤。此皆有才有貌。而可以怨者也。然觀其辭。不過寫四女之才貌。而且兼四德。昭君之請行。以貌。長門之買賦。以言。弄妻之織素。以工。班姬之辭寵。以德。如孔子取武仲等之知廉。勇藝者。故四人能盡乎怨之致。作者以四人盡乎能怨之選也。宜乎有千年萬載直山莫勝之勢矣。作者却止以花叢二句。瑣物小景。逗起怨字。

端緒然後一步一步寫入深境何也怨不在大亦不在多期于傷心故傷心之怨每每起于至微故每每遇至微之物至微之景觸之而發者蓋怨雖屬真而中伏癡根故也夫癡而怨湯若士所以傳還魂也怨而癡所以傳紫釵也夫數蝶雙燕物之微者花叢風簾地之微者日亂日入湊成小小景趣在怨者偶爾觸懷不過衣帶爲賒而已何遽至色減容衰也在怨者之私憂過計則以爲紅顏之變其日坐惜猶言閒中老却耳怨者之見弃自是人心之變非于紅顏之變與不變也生平二句

選詩定論

卷十五

十一

詞互錯以成文寫重筆輕寫賤筆重一顧重而曰平生是矣千金賤宜曰今日而亦云夙昔者何也先只見人之重我如此以爲平生永永如此當無千金賤之日矣及紅顏既變之後始覺人之賤我如此豈知不是今日方如此已在一顧重之時矣由此觀之并非人心之變也天下之變者必其始而如此終而不如此謂改易其初也故平生者我所謂故也夙昔者人所謂故也在今日爲故在當日爲新則爲重爲賤俱在此一時初未嘗有真真重我之心也直今日方露耳追憶生平都是千

金賤之時何嘗有一顧重之片刻耶故人何承千金賤故心何承一顧重然亦不必分屬第曰故人心猶然如此何況世人然自來怨情者不責世人只責故人故人者得意失意之一人也尚爾者絕望之詞如齊人妻妾所云今若此也故心者心之不變者也故心人者不變心之人也非謂始而如此終而如此從後泝前始知其能不變之謂乃卽其一顧重之時使把賤惡根子淨盡無存此乃一味至誠情種若遇此人定無千金賤之時也凡選中之詩唯取雅馴唯此詩故人心故心人播

選詩定論

卷十五

十二

和徐都曹

宛洛佳遊遊春色滿皇州結軫青郊路迴瞰蒼江流日華川上動風光草際浮桃李成蹊徑桑榆陰道周東郊已俶載言歸望綠疇

集云和徐都曹勉昧日出新渚新渚在東郊應是謝與

徐偕遊。徐先有詩。謝因而和之也。首二句。遨遊之佳者。本爲春色。曰滿皇州。見皇城內外皆春。結軫猶云聯騎。謂與徐並出通篇中。只此一句點明。和徐青郊路傍大江。乃瞰江流。而曰過者。江勢之遠。非謂東郊距江尚遠。日華句。寫江中風光句。寫江岸。莫非春色。莫非皇州之春色。非我兩人。孰肯到此閒瞰。桃李二句。又收眼近瞰。日成蹊成蔭。斗底驚心。曰已是你載南畝之時矣。盍歸而望我綠疇。此俱是謝之自感。○唐王維早朝詩。日色纔臨仙掌動。香煙欲傍衮龍浮。似以日華二句爲粉本。

選詩定論

卷十五

三

蓋日色本無動性。須得纔字。方形出動字。香煙俱有浮意。因浮字遂生欲字。然纔臨者。日乍出之詞。欲傍者。香初熱之詞。本意只寫早。却不得不用仙掌衮龍點出。朝字耳。所以仙掌與日色。衮龍與香煙。四邊俱是實字。苟非纔臨欲傍。四箇虛字。如何模得動字。及浮字出。故必以纔臨寫動。以欲傍寫浮。皆詩人想之所結。然止活得日色。香煙兩邊耳。而此詩却不更添虛字。只單用一動字。一浮字。便點得日川風草四邊皆活。蓋曰日華不動。日川而動。却又於川字下着箇上字。見此動者亦川亦

日風雖有光。觸草始顯。於草下着一際字。覺此浮者非草。非風。總是一片春色。總形容上文滿字。兼形容原題一字。蓋日華句分明是旭日始旦。風光句分明匪陽不晞。要知此二句全妙在過瞰二字。

遊東田

戚戚苦無悰。攜手共行樂。尋雲陟累榭。隨山望菌閣。遠樹輟芊芊。生烟紛漠漠。魚戲新荷動。鳥散餘花落。不對芳春酒。還望青山郭。

選詩定論

卷十五

十四

凡詩先景而後情者。情因景感也。先情而後景者。乃其懷中一段憂思。無時可解。借景以排遣其寫。閒適到十分。正是十分愁苦也。此詩首句。正出遊之由。東田在鍾山之東。史稱齊太子出東田觀獲是也。眺別業在焉。攜手云云。言同游有人。累榭菌閣。東田之臺榭。尋雲句寫高。言不必尋雲。陟之而雲自親。隨山句所望之遠。言不必隨山。望之而山自見。遠樹二句。遠景之妙。魚戲二句。近景之妙。總言處處可樂也。不對二句。事事可樂也。然而可樂者。亦止此東田片地。游東田之片瞬。而其戚戚無悰。終無可解者。

酬王德元晉安

稍稍枝蚤動塗塗露晚啼南中榮橘柚寧知鴻鴈飛拂霧
朝青閣日肝坐形闌悵望一塗阻參差百慮依春草秋更
綠公子未西歸誰能久京洛緇塵染素衣

題曰酬王而詩特借以寫自傷之意枝蚤動陰盛也露

晚啼陽微也稍稍塗塗言時勢至此勿論在內在外無
一可者榮橘柚言南方風氣殊異鴻鴈喻小人言王在
晉安雖有風景殊異之悲然邊遠之地謾言不及則在
外猶差勝於在內耳我雖在內徒有虛名未明即到署

選詩定論

卷十五

十五

中坐到日肝絕無一事可作則權在他人可知惟署中
無事故得思及故人遠思故人既阻一塗近觀時事爰
懷百慮春草云云言時勢大變而故人終不見還我亦
將拂衣而去孰能以一已之潔受染於世哉

和伏武昌登權故城

三國志吳孫權二年自公安徙居鄂遂改鄂爲武昌泰
和三年權稱帝於此則武昌固吳帝舊都矣今權不稱
帝而稱名者權不全藉父兄之勢能自崛起有英雄之
實也舊都而謂故城者廟社朝市泯滅盡矣

炎靈遺劍璽當塗駭龍戰聖期缺中壤勦功興寓縣鵲起

登吳山鳳翔陵楚甸襟帶窮巖險惟帝盡謀選北拒湯駭

鏢西戡收組練江海旣無波俯仰流英盼裴冕類禪郊卜

揆崇離殿釣臺臨講閣樊山開廣譙文物共葳蕤聲名且

葱蒨三光厭分景書軌欲同騶參差世紀忽寂寞朝市變

舞館識餘基歌梁想遺轉故林衰木平荒池秋草徧雄圖

悵若茲茂宰深遐眷幽客滯江皋從賞乖纓弁清卮阻獻

酬良書限聞見幸藉芳音多承風采餘絢于役儻有期鄂

渚同遊衍

選詩定論

卷十五

十六

炎靈句至聲名句寫孫權故城光景雄圖句寫伏武昌
登幽客句至鄂渚句寫和伏武昌通篇以英雄二字作
眼眷者眷其英盼悵者悵其雄圖全從雄圖中寫出英
盼從悵中寫出眷深首八句權不得志於中原遷都
於此之由襟帶句形勢之險帷幄句聚豪傑於斯北拒
二句運籌建功於斯江海以下立郊社宗廟於斯開宮
殿苑囿於斯飲於斯歌舞於斯聲名文物盛於斯斯豈
非其俯仰流英盼之地乎一旦三光云云而當年之社
稷云云泯滅盡矣俯仰英盼不可復觀那不畏然

觀朝雨

朔風吹飛雨蕭條江上來既灑百常觀復集九成臺空濛如薄霧散漫似輕埃平明振衣坐重門猶未開耳目暫無擾懷古信悠哉戢翼希驤首乘流畏曝鰓動息無兼遂岐路多徘徊方同戰勝者去剪北山萊

首六句俱寫雨凡雨自北來多成雨故古人說吹雨多用北風字來字跟上飛字吹字是雨之自力吹是外借風力既灑二句寫來空濛二句寫蕭條平明二字是寫朝字實是安插觀字門未開正好觀雨也懷古跟無

卷十五

七

選詩定論

卷十五

本

擾來無擾跟門未開門未開跟朝雨來言往日不雨重門甫開便有一種俗人俗事纏擾今朝以雨故開門稍晚故得暫無擾耳不明點觀字言我之懷古在無擾原不關雨有雨懷無雨亦懷也但今日現觀的是雨只尋就雨說起戢翼云云借雨中之物言人世動息無雨遂之理人或徘徊於動息之間必至中路無歸計惟有戰勝可從耳戰勝指子夏即所懷之古○無始無終日常有始有終日時有始無終日悠有終無始日久前截於後截終止目前之一項曰暫此詩川暫字悠字妙甚此

是言我之懷雖出於眼前觀雨之頃而其意固千古不盡也○此詩宜與謝惠連觀月詩參看月宜共觀雨宜

獨觀故此日獨坐彼日並坐彼月常在夕故曰輟策雨適來在朝故曰振衣此題止觀朝雨三字故寫雨在前彼題觀月之上有泛湖歸出樓中六字故寫月在後雨以實用故正寫月以光用故虛寫月可待故哀鴻二句寫在未月之先雨不可待故戢翼二句寫在既雨之後風僅助月之趣故開說雨實憑風之勢故粘說月之候有定故從夕說至清朝雨之候無定故曰耳目暫無擾

選詩定論

卷十五

本

既月有同人故不必懷古只曰晤言不知疲觀雨既無同人只得懷古故曰懷古信悠哉月色即使人樂自是往幽雨聲淒使人憂故須戰勝此二詩正可互相發明同謝景諮議銅爵臺詩

同亦和也然有辨和者和其詩同者同其題先是謝詩議有此題詩已亦因作此題詩題雖同而所感之意各異故不曰和而曰同也

總惟飄井幹樽酒蒼平生鬱鬱西陵樹詎聞歌吹聲芳襟染淚迹嬋媛空復情玉座猶寂寞況乃妾身輕

此題作者甚多。題曰銅雀臺。則從臺上生意。曰銅雀妓。則從妓上生意。大約皆從繁華說到敗興處。此題曰臺。故從臺上引起。說到陵上。見風吹總帷。疑其靈爽在帷中。儼若平生。見風吹陵樹。疑其靈爽忽在樹上。却又寂然無聞。樽酒吹吹。空爾情深。故不覺淚下。而嘆玉座之寂寞也。末二句。代妓爲詞。輕言妾身。正是重言玉座。前後總是情深語。非敗興語。然正是添於形容敗興者。況其遣詞命詞。極其淒古簡淨。洵爲此題絕唱。

京路夜發

選詩定論

卷十五

九

擾擾整夜裝。肅肅戒徂。兩曉星正寥落。晨光復泱泱。猶沾餘露。回稍見朝霞。上故鄉。邈已。夏山川修且廣。文奏方盈。前懷人去。心賞勅躬。每踟躕瞻恩。惟震蕩行矣。倦路長。無由稅歸鞅。

此自丹陽之宣城郡作也。題是京路夜發。詩却先寫夜發。後寫京路。蓋感夜發之景。而嘆京路之長也。擾擾二句。寫夜發。曉星四句。乃夜發路上之景物。妙在正復將稍。四處字。一時寫出。令人眼光不定。故那二句。寫京路。文奏四句。是路上夜發之情。乃預感之。那後文奏。與實。

心雅俗。不並立。況且外勝于權勢。而踟躕。內惕于法網。而震蕩。風塵作吏。真有此苦也。末二句。行矣。無可奈何。之詞。路長一應。故鄉句。謂已過之路。長一應。山川句。謂未來之路。長。文奏四句。倦之根也。無由句。應前段。謂整裝于曉星云云之下。乃是戒徂。兩不是。稅歸鞅。良可嘆也。

之宣城出新林浦向版橋

江路西南永。歸流東北鶩。天際識歸舟。雲中辨江樹。旅思倦搖搖。孤游昔已屢。既懷懷祿情。復協滄洲趣。露自茲。

選詩定論

卷十五

十

隔賞心於此。遇雖無。佐豹姿終隱南山霧。

首二句。江之大勢。永。謂路之長。鶩。謂流之急。永曰西南。鶩曰東北。乃沿江逆流而行。最是苦境。天際句。寫鶩字。雲中句。寫永字。乃就出新林向版橋中間看出。却將苦境。寫作極好景。以爲苦境。則懷祿之情。不勝旅思之倦。以爲好境。則旅思之倦。不勝賞心之樂。緣此等極好景。我昔曾經歷過。但昔日是孤游。乃滄洲之趣。今日官游。所遇之趣。不異孤遊所遇之趣。故曰。協卽下文之賞心也。然新林版橋之間。亦尋常境耳。豈真能隔絕塵世爲。

鉉。睥。賞。心。之。過。而。欲。終。隱。于。此。哉。其。意。不。過。不。願。之。宣
城耳。沈休文發定山作格意與此相似。○自下流觀上
樹在雲中如何覩得真只是略略辨其爲江樹而已是
從上承字來自下流遠視行舟若在天際如何識其爲
歸是從上驚字來水流急舟行速似舟中之人若有歸
心迫之者然又自晉代南渡後仕者盡家丹陽眺離家
而外行則意彼順流而下者皆歸舟也此句有羨恣二
意與鮑詩之居人掩閨臥相似雲中句亦似翔風吹秋
木句實暗伏結句終隱之脉但未點明如灰中之線耳

選詩定論

卷十五

王

晚登三山還望京邑

灞。溪。望。長。安。河。陽。視。京。縣。白。日。麗。飛。甍。參。差。皆。可。見。餘。霞
散。成。綺。澄。江。靜。如。練。喧。鳥。覆。春。洲。禰。陰。滿。芳。甸。去。矣。方。滯
淫。懷。哉。罷。歡。宴。佳。期。悵。何。許。淚。下。如。流。霰。有。情。知。望。鄉。誰
能。鬢。不。變。

三山去京邑未遠卽還望者致其慊慊之意耳首四句
借事反照王粲登灞陵而望長安潘岳在河陽而望京
縣何爲望之而見且見之真且悉也今三山之去京邑
猶灞陵之與長安河陽之與京縣何爲望之而不見也

選詩定論

卷十五

王

在郡臥病呈沈約尚書

淮。陽。股。肱。守。高。臥。猶。在。茲。況。復。南。山。曲。何。異。幽。棲。時。連。陰
盛。農。節。簞。笠。聚。東。甬。高。閣。常。晝。掩。荒。階。少。諍。詞。珍。簞。清。夏
室。輕。扇。動。涼。颼。嘉。鮐。聊。可。薦。綠。蟻。方。獨。持。夏。李。沉。朱。實。秋
藕。折。輕。絲。良。辰。竟。何。許。夙。昔。夢。佳。期。坐。嘯。從。可。積。爲。邦。歲
已暮。絃。歌。終。莫。取。撫。枕。令。自。嗤。

淮陽句宣城近畿繁且劇也高臥句已雖有病猶能臥
治況復二句宣城在南山之西幸而不衝可以養病連

陰二句。謂能養高閣二句。謂能教。能養能教。太守之職。已盡枕簟六句。郡中無事。每日飲宴。頗得消遣。良辰句。後期未卜。夙昔句。空省往事。坐嘯句。坐嘯之効。徒積爲。邦句。作郡之期已滿。絃歌二句。固自謙之詞。言外不當再留也。

敬亭山

茲山亘百里。合沓與雲齊。隱淪既已託。靈異居然棲。上干蔽白日。下屬帶迴谿。交肸荒且蔓。樛枝聳復低。獨鶴方朝唳。饒颺此夜啼。漂雲已漫漫。多雨亦淒淒。我行雖紆組。兼

選詩定論

卷十五

十五

得尋幽蹊。緣源殊未及。歸徑窅如迷。要欲追奇趣。卽此陵丹梯。皇恩竟已矣。茲理庶無睽。

敬亭山上。無遊覽字。故通篇只是寫山。首句言山之遠。二句山之高三句。今之隱士。四句古之仙人。見此山之不俗。五句上有所承。六句下有所接。見此山之無窮。七句草八句木。見此山之不死。九句羽族。十句毛族。見此山之寂。又以十一句雲。十二句雨。覆錯其間。使山中景物。若隱若顯。見此山之廣大。不測形容至此。已六十餘字。此而不已。伊將何底。此而止焉。終是此山之景物。

有盡故於本題之外。又補出遊覽。雖曰尋幽。曰緣源。曰歸徑。實只是借他引起下面。殊未極。宥如迷。六字。作不了之語。以結完前面耳。皇恩二句。正是作詩緣起。緣源二句。妙在歸字。非與盡而歸。乃是正緣源前進之時。迴頭一望。行過處尚有許多未盡。則前面可知。然不曰過徑。曰歸徑。凡景物一覽無餘。歸途便漸索然。已去景物。既已覽之不盡。此時心頭自計。我歸時尚有許多趣味也。結句格似康樂。

郡內高齋閑坐答呂法曹

選詩定論

卷十五

十五

凡答某人詩者。答某人之所贈也。答某人某詩。蓋因某人有某題詩。兼以贈我。或贈我之詩。而兼咏某事也。此篇却於原贈之外。加出郡內高齋閑坐六字。作題目。意思全在一閒字。嗚呼。佞暉其人。奈何使之閒坐郡中高齋乎。

結構何迢遞。曠望極高深。牕中列遠岫。庭際俯喬林。日出衆鳥散。山暝孤猿吟。已有池上酌。復此風中琴。非君美無度。孰爲勞寸心。惠而能好我。問以瑤華音。若遺金門步。見就玉山岑。

首六句寫郡內高齋言當此閒坐無事正可邀人閒談
況有酒可酌有琴可撫平故下文答之而兼以邀之也
○大約詩至齊梁之代已漸成律但未盡協平仄耳此
詩體中二句平仄全協唐人檻外低秦嶺牕中小渭川
本此

休沐重還道中

薄遊第從告思閒願罷歸還叩歌賦似休汝車騎非灞池
不可別伊川難重違汀葭稍靡靡江蓠復依依田鶴遠相
叫沙鵝忽爭飛雲端楚山見林表吳岫微試與征徒望鄉

選詩定論

卷十五

十五

淚盡霑衣賴此盈樽酌含景望芳菲問我勞何事霑沐仰
清徽志俠輕軒冕恩甚戀庭闈歲華春有酒初服偃郊扉
首句寫休沐二句寫重還還叩二句總寫休沐重還引
還叩休汝二事是他高占地步處灞池伊川借近畿兩
地名喻邑里所在乃休沐重還之由汀葭四句寫道中
所見之景雲端四句將次近家其心尤切未免有望乃
楚山吳岫先見而後望者何也按楚山淮揚諸山在江
北吳岫丹陽之山在江南遠者反見近者反微一者形
因勢變山遠雲亦遠雲不能蔽山山近林更近山或爲

林蔽一者望家心切遠家之山反覺其見家中之山只
覺其微試與征徒望正以其微有是耶非耶之意若楚
山不過莊子所云見以而喜耳鄉淚霑衣征徒且然我
更何堪賴此二句乃道中暫緩口遣之法觀此字及望
字見芳菲卽上文汀葭等所言之景卽上文靡靡等望
借此樽酌望問亦借此樽酌問至此覺從前作郡終日
勞勞真是無謂今日休沐庶得卽此清徽耳清字正對
勞字我以服勞苦而輕軒冕固是由于志狹然以仰清
徽而戀庭幃實是出于恩甚歲有華則不負此歲春有
酒則不負此春假郊扉而遂我初服卽夫子所云唯孝
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政可赴此休沐一還終將隱焉妙
處全在一問借此一問便商確出還字以後許多事業
也

選詩定論

卷十五

十六

郡內登望

借問下車日匪直望舒圓寒城一以眺平楚正蒼然山積
陵陽阻溪流春穀泉威紆距遙甸巉岳帶遠天切切陰風
暮桑柘起寒烟悵望心已極愴怳魂屢遷結髮倦爲旅平
生蚤事邊誰規鼎食盛寧要狐白鮮方棄汝南諾言稅轡

東田

此眺其郡內之山川爾初下車之日因有許多事務未暇及至匝月始得登城一眺凌陽春穀在郡境之內威紆句承春穀見其溪流之遠曉岳承凌陽見其山積之遙眺望未幾而暮風作寒烟忽起旋失眼中所見之景物矣悵望句轉應前寒城六句悄恍句緊應切切二句至此心已極魂屢遷而動其深慮也蓋自晉氏失馭海內分崩爰及宋齊生民之塗炭甚矣有志經世者首在混一南北佐暉為旅事邊總欲匡世濟民原非邀圖富

選詩定論

卷十五

二十七

貴而乃一麾出守身不在廟廊之上有志莫伸此所以有浩然歸去之思○此詩之妙全在于寫登眺處偷筆紀時暗寫出冉冉老至之意就下車以來論借問句一日已過匪直句一月已過平楚句一年亦將過也就登眺論切切句一日已盡桑柘句一年亦盡也與後述懷處日結髮倦平生蚤意相應○宣城在宋家皇畿之內原非荒城遠郡平楚正蒼然妙在一正字乃適當收穫之後也樂烟着在桑柘者以桑柘民之所藝不比平楚日暮陰風吹起人家晚炊之烟霏霏其上見生聚之多

耳下車無幾四境固已小治云○此詩首四句明從張黃門詩下車如昨日望舒四五圓借問此何時蝴蝶飛滿園來蓋古人詩文旗鼓相當萬不肯退避只要奮力爭先故此詩全賴平楚正蒼然五字壓他蝴蝶飛滿園五字一寫春一寫秋真無瑜亮之分後人無此力量萬不可與古人相犯

和王融著作八公山詩

凡曰和某人某詩者必依某人之詩為主而已之意畧帶於中如和伏武昌登孫權故城是也此詩却只自寫

選詩定論

卷十五

二十八

已意通篇不及王原詩且併無一語及王於和之義何居蓋八公山者二謝破符堅處凡題此山詩必當以二謝為稱首佐暉乃其嫡裔固不得借他口氣而當自為稱述然而猶曰和者紀作詩之由謂王唱之於前已和之於後時有先後而意有同歸也

二別阻漢坻雙嶠望河澳茲嶺復嶢峴分區莫淮服東限琅琊臺西距孟諸陸阡眠起穉樹檀欒蔭修竹日隱澗疑空雲聚岫如複出沒眺樓雉遠近送春目戎州昔亂華素影淪伊穀國危賴宗袞微管寄羽牧長蛇固能剪奔鯨自

此曝道峻芳塵流業遙年運倏平生仰令圖吁嗟命不淑
浩蕩別親知連翩戒征軸再遠館娃宮兩去河陽各風烟
四時犯霜雨朝夜沐春秀良已彫秋場庶能築

首六句言入公山之形勢爲江南之保障正是二謝有
功於社稷生靈爲最鉅肝眠六句寫入公山之景以見
感懷之由且帶王於內也戎州云云正叙二謝之功平
生以下叙已不得於時二公功業無可望而東山之迹
庶可繼耳

新亭渚別范零陵詩

選詩定論

卷十五

三九

洞庭張樂地瀟湘帝子遊雲去蒼梧野水還江漢流停驂
我悵望輟棹子鼻猶廣平聽方籍茂陵將見求心事俱已
矣江上徒離憂

此送別范零陵之郡之詩故從零陵生意首句紀地謂
零陵在洞庭之南固黃帝張樂處也次句懷人帝子借
二妃以喻舜謂舜之所遊巡也雲去二句承舜不可作
矣徒其遺跡在耳史雲外補時事可知故謂子之此去
不過爲今日廣平之德而已我亦將自此致仕還家不
過爲他日茂陵之求而已堯舜君民之事不可復望故

曰心事俱已矣心事二字暗藏在上四句內○崔灝
黃鶴樓詩全從此詩脫來句句對仗自明凡古人作詩
必有所本

鼓吹曲

按鼓吹者諸樂之總名也其施用須別用之朝會宴享
者曰黃門鼓吹用之道路從用者曰騎吹師行而奏之
馬上者曰橫吹旋師而奏之社廟者曰短簫繞吹此曲
奉隨王之教而作玩其詞意蓋用之道路從行者耳

江南佳麗地金陵帝王州逶迤帶綠水迢遞起朱樓飛甍

選詩定論

卷十五

三九

夾馳道垂楊蔭御溝凝笳翼高蓋墨鼓送華輶獻納雲臺
表功名良可收

此奉教而作應副之詩也無深義可論當取其詞之佳
耳

六朝選詩定論卷之十五

六朝選詩定論卷之十六

睢陽後學吳 淇伯其甫著

梁

三百篇爲周一代之制，而不全乎一代。選詩爲漢一代之制，而不全乎一代。周詩無尾，漢詩無首，魏晉宋齊踵事增華，各全乎一代之詩，而梁獨不全者，限于選也。選成于梁太子蕭統，而統卒于大通三年，故選中所載，止天監十餘年之詩，而大通以後，不入選。云然。詩亡于周，平王之後，無詩，而有騷詩，興于漢武帝。武帝之詩，平王

選詩定論

卷十六

一

而有賦，是選詩距三百篇千百餘年，中間有騷賦爲之關鍵，則三百篇之變爲選詩，實有其漸。而選詩之變爲唐詩，則頓也，非漸也。然亦有其漸焉。蓋有監于陳隋之菁華已竭，故塞裳去之，而梁之沈約、江淹與齊之謝朓、宋之鮑照，實爲嚆矢。而選以後，雖有作家，如何遜、徐陵、庾信、薛道衡之屬，皆不與焉。觀唐人用韻最嚴，而禮部所頒，斷以梁沈約爲主，可知矣。

沈約

有李陵而漢道興，有沈約而漢道衰。漢道興而上述永

絕漢道衰而唐制斯起。然漢道之興，在王述既熄之後，其興以頓。唐制之起，在漢道未訖之時，其起以漸。故以漢道繼王迹，如秦之滅周，以唐制繼漢道，如魏之禪漢。此千古詩道中最有關係之人，故序漢詩首李陵，序梁詩首沈約。覽者留意云。○詩以韻爲主，故詩隨世變，韻隨詩變。故約所定韻，未關至極，而有唐氏一代大才人，皆兢兢奉之，固有唐氏一代之功，令爲之。唐以後，而五代而宋，而元而明，其遵而用之尤謹。則又有唐氏三百年詩人之威神爲之。蓋唐人聖于律者也。其風調音響

選詩定論

卷十六

二

實厭厭乎後人之心，目久矣。後人一出手輒入其範圍之中，若稍有躍冶，便覺不穩。所以明之前後七子律詩，一宗唐，用沈韻。古詩宗選，用古韻，遂爲千古不刊之定論。蓋三百篇尚矣，漢變其體而爲五七言，其體既變，其韻不得不變。今與五七言之體相稱也。晉宋而後，漸尚俳偶，浸浸有成律之勢，其韻不得不再變。唐人以詩取士，斟酌諸家，獨取沈約者，以其韻與律體相稱也。然約韻亦非創于約，特集其成耳。與約同時者，有楊議之、群玉、典韻、楊休之韻略、李榮之音韻、決疑、劉英經之四聲指

歸夏侯謝之四聲音韻釋靜之韻英前乎約者有晉呂靜之韻集張諒之四聲韻林最先又有魏李著之聲韻周研之聲韻然李與周亦非無所本雖其書湮沒無傳然試取魏詩用韻與漢詩用韻無有少異則知其法亦不創自魏矣然則助于何代乎魏詩與漢相較其用韻無異合漢魏詩用韻與三百篇用韻相較則迥然大異豈漢魏與三代之時有兩韻哉非也蓋緣三代之音韻一母之子自爲一韻如封建之侯國各方百里然有分土無分民任人通轉韻界甚窄而用之甚廣漢以後漸

選詩定論

卷十六

三

爾合併譬之郡縣韻界雖寬而用之至狹也然三代之韻書久亡曷由而知古韻一母自爲一韻卽後人所作之韻派流而窮之也今觀沈韻止五十餘韻派之舊韻則一百七十更派之古韻則二百餘韻矣此二百餘韻卽古之所謂一母一韻乎抑三代之韻仍多于此而曾經合併乎今已不可知然要之去一母一韻者亦不遠矣今姑借爲一母一韻論之後人詩體聿變則韻不得不變然未遽變也但于各韻下注通用轉用借用未嘗混而爲一至沈約始并通用爲正用耳由此知約之于

韻止有合併之法其于某音當某字其位置皆古人所定未嘗一毫易置于其間也而後人常以麻遮當分元魂不宜合譏約不知麻遮自古相傳原是一韻卽歌與麻遮亦是一韻蓋音以氣爲主果假二攝原是一氣引喉爲歌送氣爲麻加一齊齒于前則爲遮但歌收阿母故另爲一韻而麻故與遮同收鴉母爲一韻若將遮另分爲一韻則遮韻應收額母豈知古人制字中雖不廢額母而絕不用以收音姑舉此韻以例其餘固知約非以區區吳音變天下也後人不學無識輒言沈韻豈不

選詩定論

卷十六

四

冤哉

鍾山詩應西陽王教

靈山紀地德險峭資嶽靈終南表秦觀少室通王城翠鳳

翔淮海衿帶繞神垓北阜何其峻林薄杳葱菁

其一

發地多奇嶺千雲非一狀合沓共隱天差參互相望鬱律

構丹巘峻嶒起青嶂勢隨九嶷高氣與三山壯

其二

卽事旣多美臨眺殊復奇南瞻儲胥觀西望昆明池山中

咸可悅賞逐四時移春光發隴首秋風生桂枝

其三

多值息心侶結架山之足八解鳴澗流四禪隱巖曲窈冥

終不見蕭條何可欲所願從之遊寸心於此足其四

君王挺逸趣羽旄臨崇基白雲隨玉趾青霞雜桂旗淹留訪五藥顧步佇三芝於焉仰鑣駕歲暮以爲期其五

首章密過神京見鐘山之重二章極寫形勢之雄壯三章山中卽事之美四章山中定有高隱之士末章始點出應西陽王教作詩是倒插法○古人用地名有正用有借用須細細辨之如此詩題曰鍾山山本建業其云淮海取禹貢淮海惟揚州廼是正用終南少室似是借用玩其文意本是借客形主之法仍是正用若下文之

選詩定論

卷十六

五

三月三日率爾成篇

率爾成篇猶少陵所云漫興言本無意作詩偶感三月三日之事率爾成此篇也

麗日屬元巳年芳具在斯開花已雨樹流鶯復滿枝洛陽繁華子長安輕薄兒東出千金堰西臨鴈陂遊絲映空轉高楊拂地垂綠幘文照臨紫燕光陸離清晨戲伊水薄

暮宿蘭池象筵鳴寶瑟金瓶泛羽卮寧憶春蠶起日暮桑欲萎長袖屢以拂彫口方自歎愛而不可見宿昔減容儀且當忘情歸歎息獨何爲

一年好處盡在上巳時候開花云云正寫具在斯意要知四句內有惜時意不專爲下文遊樂張本蓋一年之芳在此一年之計亦在此彼肆志者是此年芳此忘情者亦此年芳也此通論全篇之意若止論其辭面且作正好出遊之時洛陽二句是遊人東出二句是遊地遊絲四句寫他行時服馬之鮮明以遊絲呈出綠幘之照

選詩定論

卷十六

六

羅高楊觀出紫燕之陸離清晨四句寫他止處器用之奢華朝戲暮宿補出遊之久伊水蘭池地之遠又設筵置瓶之地而鳴寶瑟汎羽觴又定是一輩麗人也其形容繁華輕薄直寫得無地不到無人不然而真所謂舉國如狂若庸手至此必急急轉到自已身上表其忘情休文都不然却只於上文繁華輕薄外抽出一箇佳人做箇波瀾然後徐徐轉到自已身上何也擬人必以其倫輕薄兒繁華子不是沈休文對頭只得另尋箇佳人对準意四句正其人也寧憶二字不止憶春蠶須直貫

下春蠶云云十八箇字，又正起。桑又欲萎，所以佳人急急採之也。長袖屢拂，終日採桑，笑暇鳴寶瑟也。彫糊自炊，薄暮方食，笑暇泛羽觴也。此等佳人才是可愛。愛而何爲不可見？以佳人平素自滅光儀，全不到千金壻上，亦不到鴈鴦池邊，既不朝戲伊水，又不暮宿蘭池，我何由而見之哉？既不可見，只得忘情。其忘情于東出云云，又不待言矣。大抵此一篇以忘情二字爲歸。宿洛陽至羽卮句，只是明修棧道，却以寧憶四句內一佳人爲陳倉愛而句，迴暗度之法也。夫天下一切遊樂之具，皆從外來，苟知自好者，皆能自持，最難忘者情耳。拂口雙以炊日方，自媚極矣。此人如何忘情？此時何忍忘情而去？忘情而去，有不拔之力矣。○閒花匝樹，流鶯滿枝，景從作者眼中看出，是寫時遊絲映空，高楊垂地，景從遊人眼中看出，是寫景。此唐初長安古意，公子行諸篇所自出。但唐人之詩，都說到敗興去，此最結得好。結出一箇采桑佳人，示不續其麻樂土爲墟之戒，結出忘情君子以嚴父兄之教，且有移風易俗之功。舊註以一句洛陽一句長安太爲方拙，不知休文正有深意。江左六代

雖俱都建業，劉宋以丹陽起家，遂以丹陽爲京邑。齊梁因而不改，其繁華之盛，與建業埒。故交寫之讀者，亦不必盡泥下文。但伊水蘭池，似雙承若干金壻，只以公主得名。鴈鴦池以諸王得名，不必分也。

宿東園

陳王關鵝道安仁采樵路，東郊豈異昔聊可閑。余步野徑既盤紆，荒阡亦交互。槿籬疎復密，荆扉新且故。樹巔鳴風颺，草根積霜露。驚鷹去不息，征馬時相顧。茅棟嘯愁鴟，平岡走寒兔。夕陰帶層阜，長烟引輕素。飛光忽我道，豈止歲

云暮若蒙西山藥，頽齡儻能度

題曰宿東園，卽從東字拈出。陳王安仁蓋以陳王安仁詩有關鵝采樵等語，皆係東郊故也。蓋丈夫生世亦欲以轟轟烈烈垂名千古耳。陳王豈關鵝之戲，安仁豈是采樵之人，俱是不得意中一片壯心，無處發遣，特借此瑣瑣者以消磨歲月，至于更無些事可作，止于閒步則抑鬱益甚矣。野徑二句寫閒步，槿籬二句寫題，以下俱宿東園所見郊外之景。樹巔一句歲之暮，鳴風颺喻當時在上積霜露喻在下驚鷹四句百獸荒荒喻時亂

萬民流離各失其所也。夕陰二句。日之暮。喻已年老。光句。照應日暮。豈止句。迴應歲暮。又兼日暮。值此亂世。而身又衰老。如此。而欲身世兩度。除非是神仙也。西山字。亦從東字。拈出。雖摘魏文西山一何高詩中字。實用藥字。暗代伯夷之西山。微字。

學省愁臥

古人善于鑄題。如此詩。初讀其題。以爲專寫愁臥。而學省不過偶紀其地。如沈道士館之例。反復數讀其詩。迺知學省爲興育賢才之地。都被此風。一吹。逼有焚坑之慘。其餘地更當何如。益驗此題之妙。

選詩定論

卷十六

九

秋風吹廣陌。蕭瑟入南闌。愁人掩軒臥。高牕時動扉。虛堂清陰滿。神宇暖微燭。蟲垂戶。織夕鳥。傍欄飛。纓佩空。不。江。湖。事。多。違。山。中。有。桂。樹。歲。暮。可。言。歸。

休文自負才品。朝廷定當以台司第一席相處。而不意處之學省。學省者。固休文大不得意之地。故此詩特借學省爲愁場。而以風爲織愁之杼。故詩中曰南闌。曰高牕。曰扉。曰虛館。曰神宇。曰戶。曰簷。分明寫出一極空闊荒涼。閉暑裏面。單單只臥着一箇人。且是箇愁人人之。

愁只在心內。如何寫得出。於是借風爲由。廣陌是隔處。學省是冷處。風吹廣陌。固其宜也。冷暑之中。何爲乎來哉。掩軒而臥。避之。不爲不深。高牕動扉。自來逼人。虛館諸生之館。神宇先師之宇。清陰暖微。是被此風吹得。慘淡蕭條。蟲網懼爲風之所破。垂戶而織。身畏風不敢高飛。因而傍欄。此等景象。真其愁殺然人之所以磨此愁者。只是纓佩爲累。江湖之上。決下如此故。以山中反。學省曰有桂樹。當無此惡風矣。此所以悵然思歸歟。

冬節後至丞相第詣世子車中作

選詩定論

卷十六

十

此詩爲詣世子而作。却無一字及世子者。緣是休文胸中先有一段炎涼之感。偶因詣世子而發意。且不在死者何暇生者。詣世子上着至丞相第者何。丞相第。炎涼之地也。上又着冬節後者何。冬節後。朝臣往還拜謁之候。正驗人炎涼之時也。今日世子所居之第。依然舊日丞相所居之第。今日至丞相第之人。已全無舊日至丞相第之人。迺特爲舉車而來者。僅僅休文一人。則休文之外。盡炎涼之人矣。所以感之深。不待操筆。故題下又着車中作三字。

廉公失權勢門館有虛盈賤猶如此況乃曲池平高車
塵未滅珠履故餘聲賓階綠錢滿客位紫苔生誰當九原
上鬱鬱望佳城

首四句一貴一賤猶然如此何況一生一死世態炎涼
自然如此無可怪正是大可怪也高車句逝之未久珠
履句門下人依然還在賓階紫苔中曾無一人墳頭
誰爲一望哉

和謝宣城

王喬飛鳬舄東方金馬門從宦非官侶避世不避喧揆余

選詩定論

卷十六

十一

發皇鑒短翮屢飛翺晨趨遊建禮晚沐臥郊園賓至下塵
榻憂來命綠樽昔賢侔時雨今守馥蘭蓀神交疲夢寐路
遠隔思存牽拙謬東汜浮情及西崑顧循良非薄何以儷
璵璠將隨渤澥去刷羽汎清源

此和謝朓在郡臥病呈沈尚書之作王喬喻謝東方自
喻從宦句承王喬是括他原詩全篇意思避世句承東
方言自己亦有一段意思爲和詩根本揆余六句自叙
是和他淮陽股肱郡云云至秋藕折輕絲意昔賢二句
點明謝之作詩而神交二句和他良辰在何許二句意

牽拙四句自謙和原詩坐嘯四句意而何以儷璵璠方
點明和詩也將隨二句又和他詩外之意蓋原詩謝朓
以外補已久有望援手之意沈自維不得若曰知子不
能薦惟有與子偕隱而已

新安江水至清淺深見底貽京邑游好

古人不惟工于製詩而且工于製題如此題目新安江
水便是京邑所無於江水下又贊以至清二字見足供
濯露之需也至清二字贊江水已盡又用深淺見底四
字中寫一番見此水之清惟遊新安江上者見之而京

選詩定論

卷十六

十二

邑遊人不得見也然新安江上水何由貽得京邑人蓋
我宿遊京邑固與京邑人有夙好京邑人以遊而得好
則原非同好其人須待濯露也我旣以宿遊而得與京
邑人好則不得不思爲濯露也此亦不怨獨清之意
眷言訪舟客茲川信可珍洞徹隨淺深皎鏡無冬春千仞
寫喬樹百丈見遊鱗滄浪有時濁清濟涸無津豈若乘斯
去俯映石磷磷紛吾隔暮澤寧假濯衣巾願以潺湲沫露
君纓上塵

首二句點題洞徹二句正形其清於題上淺深二字外

更加冬春二字最妙。凡水淺清易深，深難冬清，易春清。難一層一層極得至字意。千仞云云，是寫寫喬樹就春時寫見遊鱗就深處寫兼有清而能容之意。滄浪四句，比京邑之幫濁，此地至清，互相形出。已既離京邑，已隔幫滓，可不假濯而君止遊京邑，當需霑也。此雖不忍獨清之意，然而居已以清，居人以濁，不合詩人溫厚之旨。

詠湖中鴈

白水春塘旅鴈每迴翔，唼流牽弱藻，飲翮帶餘霜。群浮

選詩定論

卷十六

十三

動輕浪，單汎逐孤光。懸飛竟不下，亂起未成行。刷羽同搖漾，一舉還故鄉。

當時心有所感，故借湖鴈爲喻。白水句似比京都，每迴翔不能去也。唼流牽弱藻，食不安也。飲翮帶餘霜，寢不寧也。群浮動輕浪，暫從衆也。單汎逐孤光，獨危苦也。懸飛竟不下，有所疑也。亂起未成行，有所驚也。故思刷羽而歸也。○此詩其作于齊梁禪革之時乎？休文與梁武風同仕齊，暨任昉諸人，所謂八友也。及將受禪，休文益有不安于心者，故寓意于詠鴈。首句滿塘只是白水，鴈

尚未集其中。迴翔謂齊梁之間，諸人未知所擇，有從梁而得祿者，如唼流句，有不從而中傷者，如飲翮句，有黨附而隨波逐浪者，如群浮句，有孤立而無與者，如單汎句。總之憧憧擾擾，展轉於此滿塘白水之中，耳即有迴翔于塘外而不下者，如懸飛句，蓋既飛矣，何不竟去而懸之云者，是其戀群而不忍獨去，似有招之待之意。于是群鴈應之，刷羽同歸。一若叢林和尚捲堂大散然，蓋自欲隱而兼寓招隱之意。○按詩題詠鴈于湖中，主意却在鴈還故鄉第二句。鴈字上着一旅字，言此湖中不

選詩定論

卷十六

十四

過逆旅，非故鄉也。首句塘字上着一春字，言季冬之時，鴈已北鄉，至白水春塘已愆期矣。然若寫鴈竟從湖中還故鄉，便于湖中一切妙態寫不出。看他唼流六句，俱在湖中寫全，不寫還，即後懸飛二句在人看之，亦只說在湖中飛來飛去，孰知他却趁勢接刷羽云云，全不費力，全不露痕，而鴈已歸矣。是何等筆力。○坡公詠畫鴈云：君從何處看，得此無人態。此詩却句句是有人態，豈惟有人，且若逼之矣。只是寫得參差錯錯，落落，許多鴈，許多態，無一重者，却又令人訝爲渾身是鴈。○

從來寫鴈帑。飛鳴宿。此詩先寫食。次寫宿。末寫飛。獨不及鳴者。蓋指時事。開口不得。只有食。只有宿。只有一飛而已。

早發定山

夙齡愛遠壑。晚蒞見奇山。標峰綠虹外。層嶺白雲間。傾壁忽斜豎。絕頂復孤圓。歸海流漫漫。出浦水濺濺。野棠開未落。山櫻發欲燃。忘歸屬蘭杜。懷祿行蒼苔。眷言采三秀。徘徊望九仙。

題曰早發定山。是以定山紀行。不是詠定山之詩。乃全

選詩定論

卷十六

五

篇重發定山者。游休文心中。先有不樂外補之意。故一見此山之奇。而驚訝之也。故于見字上加晚蒞二字。言非年老人所堪。又復加夙齡一句。見其雅好山水。出于天性。却一生不曾見此等山。今若不爲外補。何由得見此山之奇也。故將山之奇處。極情寫至四句。峰山之豎立者。綠虹外言其高。故曰標。嶺山之橫出者。白雲間言其深。故曰置。壁山之旁曲曰邪。就勢而言。山之上面曰圓。就形而言。夫形有方圓大小之異。勢有遠近斜直之殊。舉此二者以例。具有千殊萬異之形勢。總以証其

補

選詩定論

卷十六

十六

應王中丞思遠詠月

凡作詩者必相題。題曰月。只寫月。不得一字涉詠。題曰詠月。只自寫月。詠字意。只中間略點開。題曰應某人詠月詩。貌雖寫詠月。而一片神情全要覷定某人如此詩。題曰應王中丞思遠詠月。月妙景也。詠月妙事也。王書爵書字。則妙人也。以此妙景。應此妙人。作此妙事。則自當有此妙詩也。要亦應與和不同。凡和者。其人先有詩。我和其詞。或意。應者。其人或不作。或作之而我尚未見。

全要寫得其人在詩裏面

月華臨靜夜靜滅氛埃方暉竟入戶圓影隙中來高樓切思婦西園遊上才網軒映朱綬應門照綠苔洞房殊未曉清光信悠哉

首句點題夜靜句言月至此方好詠也宜與末後洞房殊未曉相照用此截去晨昏二度朦朧影專留中間一段好月也方暉六句從來俱爲詠月實筆細細玩來都無一筆是實方暉二句是取影之筆言月來尋人猶如美人捧硯索題喻王之命已詠月也高樓四句是攝神

選詩定論

卷十六

十七

之筆蓋月若與人無情則月何必詠王亦何須命我詠月切思婦云云凡天下佳人才子以及有情無情莫不感動則月海天下之情種也不詠則負此月且負中承命詠之意此所以斷斷必應其令也未後只清光悠哉四字是實寫又於四字中加一信字仍是呼出中承當面公共評論却又不曾一筆着實○高樓四句以離合歡悲分立四柱便已放晚唐律詩腔觴李商隱錦瑟詩雖以瑟調之感悠清和四字平分中二聯作四柱然却以感悠二意承首二句作瑟中之音而以清和二意作

臨瑟者之情以引起末二句故詩中此情二字只單承清和也如此詩末二句亦單承映朱綬照綠苔彼以爲平分四柱者未之思耳

應詔樂遊苑餞呂僧珍詩

梁武禪代之後厭于用兵求和於魏以息其民至此魏無故與兵南侵武帝不得已命王演帥師往禦而又命左衛將軍呂僧珍繼之餞于樂遊苑詔群臣賦詩而沈之詩題云云不係其事不着其官一見呂之不能將一見武帝之不能將將也蓋以此詩爲諷諫云

選詩定論

卷十六

十八

丹浦非樂戰負重切君臨我皇秉至德忘已用堯心愍茲區宇內魚鳥失飛沉推轂二嶂道楊旆九河陰超乘盡三屬選士皆百金戎車出細柳餞席樽上林命師誅後服授律緩前禽函轅方解帶堯武稍披襟伐罪芒山曲弔民伊水潯將陪告成禮待此未抽簪

梁武不惜自屈於魏史稱其得交鄰息民之道至此不得已而興師民亦未常不亮其心故此詩首四句云云雖非有刺然其心恐未易副也愍茲二句緊從上四句拈出見君心之仁推轂句任將之事楊旆句軍容之盛

選詩定論

卷十六

十九

趙秉二句士馬之精戎車二句恩遇之隆命師二句授命之嚴函散二句破敵之易伐罪二句師出有名敘事共十六句詩意已盡全無一字說到僧珍才略上夫僧珍之才略何如哉僧珍常典禁兵矣盜殺諸王而不能救是其才略國人知之敵人知之至歌爲呂姥獨武帝惜然不之知也夫出軍大事也擇將大任也用兵而不擇將是以軍與敵也南師之不出久矣此役也史所稱軍容之盛百年未有也當其時韋叡之徒固在捨而不授而授之中帽之僧珍不待智者而知其必敗耳既無

遊沈道士館

題是遊沈道士館却是泛泛一首遊仙詩只詩中遇可二句略帶出道士館意當是心有所感不過暫借他館做說話之地

秦皇御宇宙漢帝恢武功權娛人事盡情性猶未充銳意

三山上託慕九霄中既表祈年觀復立望僊宮寧爲心好道直由意無窮曰余知止足是願不須豐遇可淹留處便欲息微躬山嶂遠重疊竹樹近蒙籠開襟濯寒水解帶臨清風所累非外物爲念在空朋來握石隨賓至駕輕鴻都令人徑絕唯使雲路通一舉凌倒景無事適華嵩寄言賞心客歲暮爾來同

選詩定論

卷十六

二十

郭弘農詩燕昭無靈氣漢武非仙才只說他無神仙根基却未曾明指出他病來此詩前十句歷歷指出後十八句字字與他相反照秦皇漢武無神仙根基都是權娛人事四箇字所誤御宇恢武不知殘害多少生靈原爲權娛人事之地兼把殘害生靈亦湊做了權娛人事日盡見他窮奢極欲之事無不做到日未充見他窮奢極欲之心無有止足銳意二句求仙之心切既表二句求仙之事勤寧爲二句見他求仙總不是好道只是要長生不死永享此權娛人事也秦皇四句固是人心即銳意云云道心亦是人心如何做得神仙根基曰余云云乃休文現身說法知止足才是神仙根基是願不須豐何用權娛人事遇可二句方是神仙作用本無難充

之性情。山嶂四句，便是神仙境界。神仙受用，何用表觀。立宮所累，非外物。歡娛人事，既不我累，則築基自固。所念在位空。位空卽道。位以定情。空以了性也。朋來二句，仙人自至，何至海上空還。却令二句，人境已絕。況于人事，一舉二句，自能冲舉，不須銳意仰羨仙人於三山九。管也。寄言二句，總是神仙渡世，決不御宇恢武，殘害生靈。其感梁武帝溺於佛教，而借秦始漢武求仙之事，以諷刺之。歟。梁武帝受齊禪，約自負有推戴之功，而武帝反惡其爲人矜躁，終不大用。約有歆望之意，而作此詩，其

選詩定論

卷十六

三

云梁武之貪得無厭，可謂切中矣。而自以爲能知止足，將誰欺哉。

別范安成詩

生平少年日，分手易前期。及爾同衰暮，非復別離時。勿言一樽酒，明日難重持。夢中不識路，何以慰相思。

通篇清空一氣如話。詩品至此神矣。不意齊梁波靡之餘，乃復觀此。上可繼李於漢下，可開孟於唐。前期二字，生於少年之時，日易字，生於少年之志氣衰暮，固是時日有限，亦是年老人志氣衰頹，易動悲感。今日與爾

同衰暮。卽昔日與爾同少年，獨於少年着平生二字者，只管我心如此。爾心難易全然不管。總是少年使然。時到今日，都無一箇是少年人。我心中覺得難，亦知爾心中覺得難。爾我之所以難者，都不謂風燭之年，後會難再。只此別離之際，黯然而消魂。爾我老年人俱禁他不起。耳下四句，正就那別離一刻上摹寫。勿言二句，少展一限。夢中二句，忽又倒轉。今夜謂明日以後，且不消算計。只此分手而去，知爾今夜宿在那裏，真是有夢難覓。教我如何不愁絕痛絕也。看他一篇文字，只覷定別離時

選詩定論

卷十六

三

三字，真是看着日影說話。往前寫道：說到少年日，何其太長。往後寫只說到明日便止。何其太短。一短一長，只逼此眼前離別之一刻。真老年人手筆也。○吳邁遠如何與君別。當我年少時，正從此意翻來。可見別離一景，老少人俱不堪得。

任昉

文生千情，千古之詩人。千古之情人也。情之所鍾，莫真於朋友之交矣。漢之蘇李，所以爲詩壇之教主者。河梁贈答之詩，雖云文字之絕工，實關交情之獨摯。彥升篤

於友道當世所推觀其贈郭生下交不驕吳范侯上交
不諂一段纏纏絲絲之懷出於至真情見乎詞選詩以
之終始蓋信友以獲上詩人之阿柄也

贈郭桐廬出谿口見侯余既未至郭仍進村維舟久之郭
生方至

任與郭平日交好郭爲桐廬令任山爲新安太守路經
桐廬郭聞任將至卽出谿口見侯下云余既未至見侯
之太蚤乃急急欲任之至正與任之蓄意思相思針芥
相對郭仍進村不疑郭不能待亦借以顯郭出谿之太

選詩定論

卷十六

三

蚤耳久之不是怨郭之來遲見任不進行不憚維舟之
久必待郭之至方至見郭不憚再出必以侯任之至決
不肯聽其逕行卽此一題已寫出兩人纏纏之情不待
讀其詩矣

朝發富春渚蓄意忍相思遂令行春逐冠蓋溢川坻望久
方來萃悲歌不自持滄江路窮此湍險方自茲屢嶂易成
響重以夜猿悲客心幸自弭中道遇心期親好自斯絕孤
遊從此辭

夫人相與未免有情情一耳繫於相別之久曰相思蓄

於相見有期曰意任與郭平日之相思久矣因有新安
之行路經桐廬行至富春渚當清晨開船之時意中已
想行到桐廬定當與郭相遇故曰蓄及至到此未見郭

至今朝所蓄之意幾乎成虛到此平日之相思更有不
自持者故曰忍忍不能忍也卽此一字寫行路人急
急只要行路而又以故人急欲一見之故不得脫身真
有此苦湊令句是說郭又復自村出谿口也冠蓋句不
是閒寫他儀從之盛正是寫望久言自出村時一步步
直望來到谿口郭之復來萃爲候任出却云行春逐蓋

選詩定論

卷十六

三

桐廬以村爲治無城郭之蔽故一一望得分明也悲歌
句寫眼前相見光景帶完往日之寒溫而歡字內已伏
下客心幸弭悲字內已伏下親好斯絕意其不自持處
正從望久句逼來使相別雖久幸遇因緣蓄意要見便
見意味便淺本題出谿云云故作小小波瀾幾乎兩不
相值所以相見之時倍爲情親耳以下寫懷滄江二句
就桐廬之地形山下文中道二字我自京師起身遠來
到此纔一半路從此到新安尚饒遙遠況已前所行過
尚是平穩道路至此已盡湍險難行方自此起空山夜

猿。真。令。客。心。萬。方。難。弭。然。而。幸。自。弭。者。以。中。道。尚。有。知。心。之。郭。生。耳。過。此。以。往。親。好。盡。絕。單。單。只。是。一。人。在。湍。險。路。上。行。更。有。甚。於。疊。嶂。云。者。教。人。如。何。耐。得。

出郡傳舍哭范僕射

玩此詩第二章云云，乃是任出守義興郡，別范未幾，在傳舍中間計而哭之也。

平生禮數絕，式瞻在國楨。一朝萬化盡，猶我故人情。待時屬與運，王佐俟民英。結歡三十載，生死一交情。攜手遁衰孽，接景事休明。運阻恆言革，時泰玉階平。濬冲得茂彥，夫

選詩定論

卷十六

王五

子值狂生伊，人有涇渭非。余楊濁清將，非不忍別欲以遣。離情不忍一晨意，千齡萬恨生。

一詩之中，凡押三箇情字，乃是故爲重複以見意，只緣舊註誤解，却猶我故人一句，以爲范已死，任我故人之痛而彼不知，遂令一詩之精神全晦。不知三箇情字，俱指范侯生前之情，此句情是全分生死句是大分欲以句是小分。蓋范侯既死，萬化與之俱盡，獨范侯之情不與俱盡。今日猶在也，范侯之情不與萬化俱盡者，蓋生死一交情也。若世人酒肉相征，遂云云生則交好，死則

已耳。豈能常在。至于范侯，嘗與之共患難矣，又嘗與之共安樂矣。同事銓曹之日，又與之同好惡矣。此情何情，豈能忘得。忘之不得，卽其情猶在耳。然或其人大節不差，而細處或不周到。及其死之日，人或啣其小而忘其大者，有之。至范侯則又無所不周到。平生卽暫時分手，亦須少畱言笑，以遣離情。真有不忍一時分離之意，而誰知竟成永訣哉。千齡句，卽緊接一辰意，以總結上文。口萬恨生者，范侯之情，不止今日猶在，卽萬古猶在也。

已矣平生事，詠歌盈篋笥。兼復相嘲謔，常與處舟楫。何時

選詩定論

卷十六

王六

見范侯還叙平生意

前章范侯自不拘於禮數之中，已自不敢脫於禮數之外。此章已或脫於禮數之外，范亦不責以禮數之中，亦是從小分處寫其情不盡也。詠歌句，不是表章他著作，一范侯著作，何待任表，只是引起下面嘲謔言雖涉嘲謔，亦只文字遊戲，原不爲虐。政見他仍是不敢脫於禮數之外也。

與子別幾辰，經塗不盈旬。弗覩朱顏改，徒想平生人。寧知安歌日，非君撤瑟辰。已矣余何嘆，輟春哀國均。

上兩章俱追叙范侯生前之情，此章方就傳舍上細寫。哭字與子兩句，莫看重複了。與子句是總計別日經塗句，細數別程，弗觀二句，根與子句來，言與子別來能有幾日。原臨別時不見子有病容，我如今要想子病中是怎箇模樣，只是想不出，只想得好時模樣，寧知二句跟經塗句來，我與子別後，路上走了若干程，這箇計信亦得若干程，方聞得仔細，算來所差幾何，莫不我別爾之日，便是撒瑟之日乎？此詩最爲入情，昔人評此章幾于休文生平，少年一首，信不誣也。

選詩定論

卷十六

王

范雲

彦龍與彦升伯仲之間，選所收兩人之詩，多關交情，彦升切切，彦龍惻惻，詩亦各如其情，獨彦龍做古一首，精鍊之格，唐人出塞妙手，彦升不及也。

贈張徐州謾

田家樵採去薄暮，方來歸還聞稚子說有客，欸柴扉賓從皆珠玑，裘馬悉輕肥，軒蓋照墟落，傳瑞生光輝，疑是徐州牧，既是復疑非，思舊昔言有此道，今已微物情，棄疵賤何獨顧衡闥，恨不具雞黍得與故人揮，懷情徒草草，淚下空

羣羣寄書雲間鴈爲我西北飛

只就稚子口中實叙自己意中虛猜，寫出一段依依交情。一見張之貴，不忘賤，一見已之不諂，不傲，俱各以古道自處也。其格最高，首句去二句歸，下文有客至，得與故人揮，一十三句却寫在去歸中間，有多少曲折起伏，首二句管巫之兩峽，而江濤萬狀盡夾其中。○還聞稚子說有三妙，一無應門之童，正與賓從之盛，友照其家之貧也。二偶因樵采而去，遠於田間，近於他處，若有應門，則可往報而還，決不令客空返。三賓從云云，寫得十分眼熟，若不假之稚子口述，彦龍口中如何說出。

選詩定論

卷十六

王

古意贈王中書

凡詩曰做古，古人之詞意併做也，古意不用其詞，專做其意。至於古意贈某人，則是贈某人之詩，而以古人之意運之也。如此詩前四句，似是贈王中書，而岱山以下，是古意，然實不須分也。

攝官青鎖闥，遙望鳳皇池，誰云相去遠，脉脉阻光儀，岱山饒靈異，沂水富英奇，逸翮陵北海，搏飛去南皮，遭逢聖明后，來棲桐樹枝，竹花何莫莫，桐葉何離離，可棲復可食，此

外亦何爲豈知鷦鷯者一粒有餘質

范爲承直郎故曰青鎖闥王爲中書監故曰鳳凰池以
下卽以鳳比王因拈出光儀靈異英奇逸翮搏飛桐樹
竹花等意岱山二句指王起家瑯琊逸翮二句王曾爲
青宮屬遭逢二句今日爲中書監也鷦鷯二字亦於鳳
凰拈出喻已爲承直郎於寫鳳凰處先單寫樓次棲食
並寫於鷦鷯處只單寫食乃互錯其文以見意蓋官高
者祿自厚故旣得所棲則竹花自莫莫也桐葉自離離
也棲食俱有餘此亦何求於人若鷦鷯之食僅一粒則

選詩定論

卷十六

无

未得所棲可知未得所棲安得不求於人哉一粒本是
不足都說有餘一者自占身分一見已本爲未得所棲
非爲謀食計也

做古

寒沙四面平飛雪千里驚風斷陰山樹霧失交河城朝驅
左賢陣夜薄休屠營昔事前軍幕今逐嫖姚兵失道刑旣
重遲留法未輕所賴今天子漢道日休明

首四句總寫塞外之苦寒沙二句地苦風斷二句時苦
朝驅二句逐日有血戰之苦昔事二句終身在人帳下

竟無自已出頭日子失道二句以刑之重形賞之薄所
幸二句不知是美是刺是感是怨○詩雖做古開唐人
鍊字法門寒沙二句平驚二字鍊得好風斷一句斷失
二字鍊得好遂振起一篇精神

丘遲

侍宴樂遊苑送徐州應詔作

詰旦闔闔開馳道聞風吹輕莢承王輦細草藉龍騎風遲
山尚響雨息雲猶積果空初鳥飛荇亂新魚戲實惟北門
重匪親誰爲寄參差別念舉肅穆恩波被小臣信多幸投

選詩定論

卷十六

三

生豈酬義

通篇句句是愛弟出守風遲四句雖寫苑中之景實喻
天子有憐愛幼小之意只以北門重寄不得已而遣之
故念爲之舉恩加之厚者是其細心體貼人心處若泛
送他人詩移不得

旦發漁浦潭

漁潭露未開赤亭風已颺棹歌發中流鳴榔響香嶂村童
忽相聚野老時一望詭怪石興象嶄絕峰殊狀森森荒樹
齊析析寒沙漲藤垂島易陟崖傾嶼難傍信是永幽棲豈

徒暫清曠坐嘯昔有委臥治今可尚

漁潭二句寫旦棹歌二句寫發村童二句分明是黃童
白叟爭迎使君他却寫作因棹歌發鳴鞭響驚出聚看
官人來過光景是他能化俗爲雅處詭怪以下寫漁浦
潭之景以見此郡之美稍愜幽棲之意可以坐嘯而治
不必以外任介意

虞羲

虞伯陽北伐詩風骨駿秀不唯近趙齊梁卽晉宋罕有
其匹然却於唐人相近

選詩定論

卷十六

三十一

詠霍將軍北伐詩

史記衛霍同傳止詠霍不詠衛者衛口退而霍日貴也
始以幸而爲大將終其身未嘗困絕焉惟霍獨有天幸
矣豈真有不世之才哉將以傷夫有才而不遇其時者

擁旄爲漢將汗馬出長城長城地勢險萬里與雲平涼秋
八九月牧騎入幽并飛狐白日晚瀚海愁雲生羽書時斷
絕刁斗晝夜驚乘墉揮寶劍蔽日引高旌雲屯七萃士魚
麗六郡兵口笳關下思羌笛隴頭鳴玉門罷斥埃甲第始
修營位登萬庾積功立百行成天長地自久人道有虧盈

未窮激楚樂已見高臺傾當令麟閣上千載有雄名

首四句擁旄爲漢將將他出身截斷卽從爲將起見其
以幸進非以才進也涼秋六句曰幽并曰飛狐曰瀚海
乃邊鄙設險之地曰涼秋乃秋高入塞之常非有關於
危急存亡之故也乘墉四句漢家兵馬之強衆精者獨
屬霍也關下二句不恤士卒如軍中乏糧方穿城蹋鞠
也二句畏漢家兵馬之精強預自遁去非有血戰之功
也玉門四句貪天之功以爲己力全不知退讓而猶然
得保首領以沒幸矣天長四句不是敗興亦是幸之謂

選詩定論

卷十六

三十一

陸厥

湯惠休稱康樂詩映日芙蓉韓卿之詩亦宜摘其詩中
秋水芙蓉四字贈之

奉答內兄顧希叔

嘉惠承帝子騰履奉王孫屬叨金馬署又點銅龍門出入
平津邸一見孟嘗尊歸來翳桑柘朝夕異涼溫

當時竟陵王歸西邸以招致天下文學之士若沈約任
昉王融蕭徐范雲謝朓陸倕出其門而梁武亦與焉時
號八友厥雖不與其數亦其亞也故追述之以爲榮嘉
惠句見王賢能下士驪履句見已應王舉非有干請也
屬叨二句謂已曾爲太子太傅功曹掾下以平津孟嘗
比王是感知遇之隆非自誇其官職出入句數見親暱
一見句時之不久而歸朝夕涼溫見舉世眼皮之薄便
伏希叔非炎涼中人

沮落固云是寂蔑終如斯杜門清三徑坐檻臨曲池鳬鷖

選詩定論

卷十六

三

嘯儔侶荷芰始參差雖無田田葉及爾泛漣漪

此章自述亦是感知遇意沮落句竟陵不在已自沮落
也寂蔑句竟陵之遇可一不可再自分永寂蔑矣杜門
云云謂朝廷之上既無知己而山林之中或有同心之
人亦可稍慰乃炎涼之人既不容已而已亦不容炎涼
之人唯有杜門清三徑而已檻則獨坐池則獨臨漣漪
獨泛而已雖有同心人如希叔又復遠仕王門奈何

春華與秋實庶子及家臣王門所以貴自古多俊民離宮
收杞梓華屋富徐陳平明上林苑日入伊水濱

此章美希叔只是美其榮幸至於朝上林夕伊水不過
只尋常陪伴王侯遊讌而已以言知己則未也正以邵
陵形出竟陵之賢此古人深於知己之感即托之文字
一毫不苟處

書記既翩翩賦歌能妙絕相如慙溫麗子雲慙筆札駸足
思長阪柴車畏危轍愧茲山陽譙空此河陽別

此章美希叔文字見贈詩之美駸足句喻希叔柴車句
自喻愧茲二句昔日相聚深愧稽向山陽之譙今日相
思空同曹應洛水之別

選詩定論

卷十六

三四

平原十日飲中散千里遊渤海方淫滯宜城誰獻酬屏居
南山下臨此歲方秋惜哉時不與日暮無輕舟

此章根四章末句空此河陽別來謂秦昭王於千里之
外招平原君稽叔夜於千里之外訪呂安今身留滯於
渤海之區既不能訪希叔於千里之外而希叔在邵陵
之國雖有宜城美酒亦只獨酌而已亦不能於千里之
外招已誰與獻酬政以邵陵門下之寥寥無人反形竟
陵門下之濟濟多士爲可念也末屏居云云雖謂徒爾
相思不能往從然言外歲已秋矣日已暮矣時不再得

利濟天下之志終無復望望其來歸之意

中山孺子妾歌

如姬寢臥內班婕坐同車洪波陪飲帳林光宴秦餘歲暮
寒飈及秋水落芙蓉子瑕矯後駕安陵泣前魚賤妾終已
矣君子定焉如

孺子妾者以孺子爲妾猶小說所載臨川王之男王后
當盛寵之時入與同寢出與同車如魏主之與如姬漢
成之與班婕若忘孺子之爲男子也者在孺子恃其寵
愛暮陪飲帳朝宴秦餘亦自忘其身之爲男子也者及

選詩定論

卷十六

三五

其衰也君王始厭其爲男子矣曰此矯駕之子瑕也前
魚之安陵也在孺子久假不歸終不認其身之爲男子
也者故自稱稱妾而不稱臣其稱王不謂君王而謂君
子君子者女子謂夫之通稱已者不已也焉如者望其
念舊○寫男色與寫女色不同阮日罄折似秋霜妙於
寫盛陸曰秋水落芙蓉妙於寫衰俱移用女色不得

徐悱

徐詩不多見古意翻到一詩英吟奕奕大顯齊風應是
少年人作却無五陵兒裘馬之態

古意酬到長史溉登瑯瑯城

甘泉警烽候上谷抵樓蘭此江稱豁險茲山復鬱盤表裏
窮形勝襟帶盡巖巖修篁壯下屬危樓峻上干登陴起遐
望迴首見長安金溝朝瀟灑甬道入鴛鸞鮮車驚華轂汗
馬躍金鞍少年負壯氣耿介立衝冠懷紀燕山石思開函
谷九豈如霸上戲蓋取路傍觀寄言封侯者效奇良可歎
題中有古意二字故篇中不用本地名而多借西京古
地名爲比甘泉比建業上谷比琅琊樓蘭比魏夫烽火
警甘泉於甘泉備之則晚須於上谷備之此極形容

選詩定論

卷十六

三五

瑯瑯之險爲朝廷之要地也然却先寫一句長江何也
江左六朝歷都建業實賴長江之險以限南北故川江
稱豁險五字點醒極有力量茲山句又用一復字可見
此江爲建業要害而茲山又此江要害表裏二句承茲
山句天險也修篁二句人險也八句總寫完瑯瑯城下
文方寫到長史登陴句是一篇關鍵迴首句是一篇波
瀾鮮車八句是慷慨寄言二句是慨一段慷慨全從少年
負壯氣寫得淋漓盡興直逼出登字神髓乃是酬意蓋
瑯瑯之城本以備北登城應須北望北望又背建業故

又回首南望其北望也是此題之正面乃只起得遐望三字似不會說完者蓋遐望必有遐思當遐望之時凡瑯琊之北迤西一帶山川形勢無不歷歷看眼中即不入望之燕山函谷都已算計在心中那一片開元紀不以報吾君懷思已全全在這裏倘於此時一直寫出有何趣味于是乃作一波曰迴首見長安金溝云云且見得極真極詳有天威不遠咫尺之意於是緊緊就前道二字接出鮮車云云江南用兵長於舟楫瑯琊以北車騎之地苟非兼長車騎決不能長驅西北以少年

選詩定論

卷十六

三七

長才自負指顧之間可以紀石開元此北望之遐思也却轉身南望說來若將一片開元壯懷而向吾君請纓者又若將瑯琊北及燕山函谷形勢向吾君聚米爲山者無奈數奇不偶於時深爲可嘆耳

六朝選詩定論卷之十六

終

六朝選詩定論卷之十七

睢陽後學吳 洪伯其甫著

江淹

鍾嶸謂淹筋力於王微成就於謝朓詢爲知言至云詩體總祿善於擬摹又引夢郭索筆遂令才盡此殊未諳淹之心事蓋沒世不稱詎爲君子明哲保身斯云大雅不知善於摹擬此淹所以成名而自託才盡此淹所以名成而不敗也何也淹生齊梁之際雖漢道之興已千有餘年作者林立思於五言場中拔幟豎壇苟非盡平

選詩定論

卷十七

十

生之力決一死戰斷不可得也所以淹遍擬三十餘家猶如陰陵道上項王只一人一騎既取此一漢將復又取彼一漢將雖不能勝亦不至敗而英雄之名固已成矣淹之成名正用此術然名既成矣名成必敗物之理也況甫當忌文之齊文旋值護前之梁武苟非自托索筆之說詞幾何而不懼空梁落燕廕草無人之禍耶此淹之苦心妙用非好學者烏得而測諸

望荆山

建平王景素右將軍荊州牧江文命爲王五經將至荆

而作詩題曰望荆山其望之也急急乎欲至之耶抑不欲其至而遲遲吾行耶然詩中並未點明荆山字面意不在於荆山又何有於望也然則以荆山命題何若蓋江出自建業繞桐栢出魯陽行許多路至此望見荆山以爲荆州近矣去建業益遠時值深秋去建業時又久不覺零淚霑衣而作此詩也其曰望荆山者蓋以作詩之地標題也其地云何昔陸平原赴洛自述其作詩之地曰倚嵩巖頽特進使洛自述其作詩之地曰登梁城今余作詩之地其距荆也與二公之距洛不甚大遠近

選詩定論

卷十七

二

故曰望荆山此鑄題之又一法也

奉義至江漢始知楚塞長南關繞桐栢西岳出魯陽寒郊無留影秋日懸清光悲風撓重林雲霞肅川漲歲晏君如何零淚霑衣裳玉柱空掩露金樽坐含霜一聞苦寒奏再使艷歌傷

此詩雖未點出望荆山字面而文則處處照得明白然其意却不在望荆山上只借望荆山顯山路之長路之長顯其行之久行之久顯山歲之晏以寫其不樂出外之意言我若非奉命至此方且安然在朝焉知楚塞之

長其二句乃已望見荆山回頭總算楚塞之路南關二句是總算南關桐栢西岳魯陽皆楚塞一路寫來是天生向長於南關桐栢中間加一繞字于西岳魯陽中間加一出字又是添山來的長繞者左一灣右一灣其長以紆出者高一程低一程其長以險寒郊二句并承出字來言行至出魯陽已知去荆州不遠但未出之時爲重巒所蔽望不見荆山及出魯陽險障已盡頓成平衍到寒郊之高亦不能留影而秋日之清光普照無碍故荆山望得最分明然近吾身處有重林近荆州處有

選詩定論

卷十七

三

川漲忽然悲風起撓重林雲霞亂迷川漲則又望得不甚分明也看他寫望全不實實寫望只就寫景上帶出望字且並帶出望之地及望之時也然望之地猶可言望之時不可言於是忽作自言自語歲晏君何如隨接以零淚霑衣裳是氣極語塞不能自答也蓋悲酸之至雖有玉柱任其掩露雖有金樽任其含霜其嗒然欲喪之狀真若既聞苦寒之後又聞艷歌之傷者至此並楚塞之長短亦付之不知矣舊注云當此時若一聞苦寒之而則使美艷之歌亦悲傷也大謬蓋艷歌非取美艷

之義。凡樂始奏曰趨日。古人作艷歌行與苦寒行。同是一個哀怨之曲。此詩全以奏歌二字分輕重。蓋奏爲絲竹之聲。歌爲人聲。人聲感人甚於絲竹。○世稱秋。懸清光一句之妙。在康樂佐暉二謝之間。不知所以然者。全在寒郊無留影一句逼出來。光不與影相對。却與闇相對。且相悖。故有闇無光。有光無闇。原夫太空之中。原是全闇。大光一懸。太空之中。盡是大光。布滿不知將闇。何處。只緣太空之中。不能無物。有物則有形。大光爲物形所碍。不能透過。方顯有闇。然不謂之闇。而謂

選詩定論

卷十七

四

之影者。何也。影生於形。形有大小。又有方圓。又有長短。斜正種種不同。所留之闇之象亦異。可見光與闇緊相切。而形爲之界。則光不生於形。而闇則形之所留。故別稱曰影。以明此闇屬依類物形者也。光之大莫如日。物形之大莫如日。昏夜之闇。即大地所留之影。其次大者則山川。至於城郭人物。一切有形。莫不有影。莫不有所留之闇焉。但滿太空皆光。以大地視太空。無異太倉一粒。雖有昏夜之闇。何損太空之滿光。然而人目則不能見矣。至山川之影。更小。又何損於大光。但於

人目處有碍而不顯。云云。故文通未出魯陽。不及寫日光。而出魯陽。則平地雖有寒郊之高。不足碍吾目中之日光矣。總謂無留影可也。所以秋日懸清光。方得寫的盡致。此古人細心體物之妙。後惟老杜一人能之。

從冠軍建平王登廬山香爐峰

廣成愛神鼎。淮南好丹經。此山具鸞鶴。往來盡仙靈。瑤草正翕絕。玉樹信葱蒨。絳氣下縈薄。白雲上杳冥。中坐瞰蛇虹。俛伏視流星。不尋遐怪極。則知耳目驚。日落長沙渚。層陰萬里生。藉蘭素多意。臨風默含情。方學松柏隱。羞遂市

選詩定論

卷十七

五

井名幸承光誦末伏思托後終

首句述此山之靈異。爲登者占地步。淮南比王。廣成口。比以下述廬山香爐峰。當倣二次寫者。以廬山之美。正在瑤草六句。寫廬山已盡。又着不尋二句。以振起香爐峰。落日二句。正香爐峰上所得者。而寫之。必取材于落日重陰者。山川道里。非天星莫紀。則山川遐怪。非天日莫顯。渚莫多於楚楚之渚。莫大於長沙。而長沙距廬山又最遠。故非此大渚。不能容此落日。非此高峰。亦不能望見此渚上之落日也。日漸落。則陰漸生。凡東近海多

風西近山多陰。山映日而成陰。重陰萬里。匪一山矣。則此山皆高出其上。可知此遐怪之極。真堪驚人耳目者。然不尋則不知。可見山水之勝。領略在人。藉蘭句見尋。遐怪乃其素願也。臨風句。當面不輕過也。方學二句。尋。遐怪之本領。應前廣成句。末一句。繳完奉教意。應淮南句。

襍詩三十首

夫楚謠漢風。既非一骨。魏製晉造。固亦二體。譬猶藍朱。成彩。雜錯之變。無窮。宮商爲音。靡曼之態。不極。故娥眉詎同。

選詩定論

卷十七

六

貌而俱動于魄。芳草寧其氣。而皆悅于魂。不其然歟。至于世之諸賢。各滯所迷。莫不論甘而忌辛。好丹而非素。豈所謂通方廣恕。好遠兼愛者哉。及公幹仲宣之論。家有曲直。安仁士衡之評。人立矯抗。況復殊于此者乎。又貴遠賤近。人之常情。重耳輕目。俗之恆弊。是以邯鄲託曲于李奇。士季假論于嗣宗。此其效也。然五言之興。諒非曩古。但關西鄴下。旣已罕同。河外江南。頗爲異法。故依黃經緯之辨。金碧沉浮之殊。僕以爲亦合其美並善而已。今作三十首詩。數其文體。雖不足品藻淵流。庶亦無乖商榷云爾。

文通胸中。初無所感。只序中品藻淵流。便是作詩主意。蓋取自漢至梁。作者三十餘家。於三十餘家中。取其平生最有名詩。各效其體。作一首。以概其餘。品是修飾。藻是潤色。商榷是討論。是以從來作者之源流。爲草創而自居於討論耳。

古別離

按樂府襍曲。有古別離。其作者八。與詩俱不傳。古今樂府集所收者。唐李端一篇耳。不及此作者。以此作非樂府體也。文通以古詩十九首。原無作者。姓氏不便立題。

選詩定論

卷十七

七

故假此題。代做行行重行行一首。然古詩以別起。中有代馬云云。以緩調承之。此亦以別起。中却不惜云云。以急調承之。初不似士衡輩句步字趨者。蓋此詩止取備體。古詩十有九首。作者不必一人一時。而其體大約如此。故用此一首。以該之。非專擬其首篇也。

遠與君別者。乃至鴈門關。黃雲蔽千里。遊子何時還。送君如昨日。簷前露已圓。不惜蕙草晚。乃悲道路寒。君在天一涯。妾身長別離。願一見顏色。不異瓊樹枝。兔絲及水萍。所寄終不移。

首四句是別之遠送君二句是別之久不惜二句及願一二句俱情之切結言所守之貞其調響其味深遺詞處濃淡得衷較之陸劉二作差勝較之原作未免有裕徑可尋○此詩不止挾別離之骨直剔古字之髓不惜云云古人之心願一云云古人之情免絲云云古人之節若今時作題只寫得離別二字耳即太白托詞于皇英亦只是古字皮相○此詩幾于化工之筆矣中所未超者黃雲蔽千里一句蓋雲本無光而能透光如琉璃然借外光映之而成色塞外沙漠之地故其雲常黃在

選詩定論

卷十七

八

腹裏之地則為偶然征夫既至鴈門黃雲正在其見界內假以不得相見之故歸咎於黃雲所蔽自征夫口中寫出則可黃雲本不在思婦見界內如何自思婦口中寫出若原詩浮雲蔽白日游子不顧返則無瑕可擊矣或曰思婦會送征夫至鴈門用黃雲何不可然乃至二字專指征夫遠遊所至非思婦送至鴈門也古人以禮自持必無此遠送

李都尉陵

淹於漢以來諸家皆有所擬至蘇李為五言之祖止有

李都尉陵一首却無蘇屬國者何也淹詩主備體非以備人蘇李雖出兩手祇是一體雖後世學者或各領一派必渾而稱之曰蘇李體亦曰河梁體未常分目之為蘇體李體也然不用蘇為題而用李者何一人一體取其佳者兩人同體取其先者李詩題曰與蘇武選序亦曰降將著河梁之篇是五言創於李而蘇和之也詩中固是極力摹擬李亦往往帶出蘇意以明蘇李之為一體非有擇於蘇也

選詩定論

卷十七

九

尊酒送征人脚踰在親宴日暮浮雲凝握手淚如霰悠悠清川水嘉魴得所薦而我在萬里結髮不相見袖中有短書願寄雙飛燕

清徹無塵雖不似李詩却自佳其不似李者有二一帶自運一兼摹蘇○他詩俱擬原人所有此詩獨補原人之缺按選中載蘇李共七蘇詩四首李詩三首其良時與骨肉等俱以三首相對而李獨缺結髮為夫婦一首此詩補作一首本無原詞可以拾摭俱皆自運但取李都尉他詩之清徹氣味本是用李摹蘇先有李詩而後有此詩而其主意却是代李倡蘇讀者反覺先有此詩

而後有原詩也。譬之學奕然有兩國手譜勢於此吾祇見一着白二着黑三着白四着黑五着白六着黑至七着白却已軼失止見八着黑我欲學此國手定須細細摹揣此八着黑何爲下子在此路必是應他七着白在某路矣揣摹得着便是善學此國手亦併學得彼國手矣。○蘇詩四首古來相傳俱爲答李之詩後人又摘結髮爲出使別內之詩以其文辭于答李不甚合也然讀古人詩只在觀意逆志若徒求其文辭之合則彼三首豈盡合哉蓋詩有賦有比比之爲義不拘一途蘇詩之

選詩定論

卷十七

十

飛龍鳴鹿黃鸝鴛鴦以及連理蘭芳皆以物比兄弟夫婦皆以人比蓋兄弟夫婦朋友之交三者人道之大倫以兄弟比朋友獨不可夫婦比朋友乎況屬國出使之日老母儼然在堂也曾無一語而止昵昵于夫婦之間豈人情哉所以昔人相傳此詩併爲答李之詩亦非無說文通擬此詩亦不必辨原詩爲答李也出使別內也但照蘇武原詩意用李詩氣味摹寫一篇任人以爲贈蘇也任人以爲從軍別內也尊酒送征人踟躕不發者爲親宴之故耳宴與燕通卽取詩宴爾新婚之義

親者如兄如弟也日暮將別握手而不忍分悠悠二句取詩之豈其食魚必河之魴豈其取妻必齊之姜河水濁故魚美清川之魚不美於河魴尚得所薦言尋常夫婦反得常相守而你我好夫婦反不相見也此時尚未別去何云在萬里預言其在也此時尚未別去何得便有書書何由便云短書何由已在袖中亦預言其有也袖中生於書短短書生於燕燕者作巢人家有夫婦之義雙飛之燕一頰一頰有夫婦之象故燕燕于飛旣可以送遠歸之女燕能穿簾又何不可以寄遠征之書但以送遠歸之女燕能穿簾又何不可以寄遠征之書但

選詩定論

卷十七

十一

燕小而輕故書須短短書故可藏之袖中袖中者一珍重二防人見三得便便寄也余見俗本有以燕爲鴈者以爲暗用武帝上林射鴈事其事亦切其韻亦合然趣味不無減盡矣

班婕妤

班婕妤
綈扇如圓月自出機中素書作秦王女乘鸞向烟霧彩色世所重雖新不代故竊愁涼風至吹我玉階樹君子恩未早零落在中路

女子所重第一是潔尤重在本色却是原詩摹得極至

原詩裁爲合歡扇、女子之本事已盡於此、此詩書作云云、又多一番粧飾、多了一番粧飾、便減了一分本色、試以碩人詩証之、原詩只做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便住、此直說到素以爲綢上去了、原詩出入云云、謂一女子位不過婕妤、亮無大功、却有微效、如辭輦之類、以見不當棄捐、此詩彩色云云、然曲怨矣、原詩棄捐尚不離篋笥之中、此直云零落中路、詞亦甚矣、

魏文帝不

謝靈運鄴中集詩八首、不過擬其一時遊讌之作、故於

選詩定論

卷十七

十二

文帝書太子而不名、所以祧之、七子之外、江淹雜體詩三十首、他人書官書名、於文帝書諡書名、藝文、帝於詩中、之人、將以一詩概其生平、用備一體云、

置酒坐飛閣、逍遙臨華池、神飈自遠至、左右芙蓉披、綠竹夾清水、秋蘭被幽崖、月出照園中、冠珮相追隨、客從南楚來、爲我吹參差、淵魚猶伏浦、聽者未云疲、高文一何綺、小儒安足爲、肅肅廣殿陰、雀聲愁北林、衆賓還城邑、何以慰吾心、

原詩皆從夜讌起、此詩分三段、置酒云云、是讌宴、月出

云云、夜以繼晷、肅肅云云、其於宴後作餘波也、月出照園中、乃用公幹公讌詩語、與子建月明澄清景同意、彼原是夜宴、故借月明照出園中景物、此詩從晝起、凡園中景物、如上文云云、白日已看得分明、不須照此、全用、以照下、冠珮相追隨、來此追隨之人、晝宴具在、何須照、出照出者、爲下文張本耳、下吹簫者、卽此冠珮之一客、而聽吹簫者、卽此追隨之衆人、一至賦詩嘲謔、莫非此冠珮相追隨者、蓋人不衆則宴不暢、宴不暢則樂不極、將無以慰此心也、何以晝宴不寫暢、晝宴已暢、後將不

選詩定論

卷十七

十三

繼何異於剝牛飲三千、故置酒云云、但略略點景已足、至夜不可不寫暢、然不可遽寫暢、遽寫暢則嫌于一群惡客、閑坐不見作者筆力、看他將欲寫暢、先于追隨之衆人中、獨拈一楚客吹簫寫靜、又用遊魚句、寫他吹得好、足止滿座之喧、聽者句、衆不喧嘩、則滿座皆靜矣、高文句、似指各自賦詩、或思或吟、喧者半譁者半、小儒句、衆賓互相譏嘲、不拘小儒之節、卽淳于棼所云履舄交錯之時也、此時宴已暢矣、夜已闌而衆客散矣、遽將止、爲便無意味、于是復作欸欸留客之語、何以慰我心、以

留。有。餘。不。盡。之。意。然。宴。客。已。至。夜。闌。乃。不。寫。夜。闌。而。乃。口。肅。肅。云。云。者。若。其。景。在。畫。宴。已。罷。夜。宴。未。繼。之。間。者。卽。古。人。匿。燭。跋。以。問。客。之。意。也。

陳思王植

謝。鄴。中。集。詩。追。書。子。建。生。爵。此。題。舉。國。舉。謚。一。以。擬。其。一。時。一。以。擬。其。生。平。也。謝。詩。叙。子。建。於。六。子。之。末。主。道。也。此。題。叙。子。建。于。王。劉。之。前。備。體。也。此。詩。擬。鄴。下。諸。子。詩。凡。四。雖。擬。其。生。平。而。亦。祖。述。謝。詩。之。意。故。俱。用。公。宴。爲。題。故。於。王。劉。二。詩。直。在。宴。中。寫。而。子。建。則。于。未。宴。之。

選詩定論

卷十七

十四

前。寫。一。段。眷。眷。望。客。之。意。以。主。道。論。之。想。當。然。耳。至。文。帝。詩。末。亦。綴。留。客。數。語。蓋。太。子。雖。尊。至。於。禮。士。下。賢。亦。有。主。道。焉。此。古。今。詩。家。一。脉。遞。承。原。有。鍼。芥。相。對。處。非。細。認。不。能。察。也。

君。王。禮。英。賢。不。恡。千。金。璧。雙。關。指。馳。道。朱。宮。羅。第。宅。從。容。冰。井。臺。清。池。映。華。薄。涼。風。盪。芳。氣。碧。樹。先。秋。落。朝。與。佳。人。期。日。夕。望。清。閣。寒。裳。摘。明。珠。徒。倚。拾。蕙。若。眷。我。二。三。子。辭。義。麗。金。獲。延。陵。輕。寶。劍。奉。布。重。繡。諸。處。富。不。忘。貧。有。道。在。葵。藿。

君。王。二。字。舊。註。謂。武。帝。非。也。細。玩。語。氣。仍。是。文。帝。卽。擬。子。建。公。宴。詩。公。子。敬。愛。客。終。晏。不。知。疲。也。只。因。下。文。是。待。客。未。至。之。詞。故。收。不。疲。爲。不。恡。耳。雙。關。二。句。爲。欲。寫。

冰。臺。清。池。故。先。寬。寫。二。句。宮。殿。之。美。暗。伏。下。文。處。富。字。反。映。葵。藿。從。容。二。句。宴。客。之。地。之。景。涼。風。二。句。宴。客。之。時。之。景。朝。與。二。句。正。望。而。未。至。之。時。寒。裳。二。句。孰。與。共。摘。共。拾。乃。已。與。文。帝。兄。弟。二。人。寒。裳。徒。倚。卽。上。文。之。從。容。眷。我。自。表。已。之。思。客。辭。義。句。表。客。之。辭。義。延。陵。自。比。專。表。已。之。義。處。富。二。句。總。承。君。王。與。已。傾。心。禮。賢。也。文。

選詩定論

卷十七

十五

帝。爲。太。子。云。處。富。是。矣。而。已。亦。與。焉。當。是。仁。人。愛。弟。莫。不。欲。其。富。文。帝。之。富。已。之。富。也。故。無。嫌。辭。爾。此。卽。暗。本。謝。鄴。中。集。詩。叙。內。昆。弟。朋。友。二。三。諸。彥。共。盡。之。意。而。却。於。昆。弟。朋。友。內。先。拈。出。兄。弟。來。然。後。及。於。朋。友。二。三。諸。彥。古。人。之。踵。事。增。華。有。愈。出。愈。奇。之。妙。

劉文學植

鄴。下。諸。子。詩。總。名。建。安。體。然。公。幹。質。勁。實。另。自。爲。一。體。所。以。鮑。昭。有。學。劉。公。幹。體。詩。

蒼。蒼。山。中。桂。圓。圓。霜。露。色。霜。露。一。何。繁。桂。枝。坐。自。直。橫。植。

在南國曰君爲羽翼謬蒙聖主私託身文墨職丹彩既已
過敢不自雕飾華月照方池列坐金殿側微臣固受賜洪
恩良未測

此亦擬公幹公宴詩但原詩無冒頭此又將其贈從弟
詩櫟括作冒者蓋取其詩最有氣以形容謝振劉詩小
序中卓犖偏人四字

王侍中燦

伊昔值世亂秣馬辭帝京既傷蔓草別方知秋杜情峭函
復丘墟蕞闕緬縱橫倚棹泥涇渭日暮山河清蟋蟀依桑

選詩定論

卷十七

十六

野般風吹枯莖鸛鳴在幽草客子淚已零去鄉二十載幸
遭天下平賢主降嘉賞金貂服佐纓侍宴出河曲飛蓋遊
鄴城朝露竟幾何忽如水上萍君子篤惠義柯葉終不傾
福履既所綏千載垂令名

此云擬仲宣公宴詩原詩吳天隆豐澤云云乃紀時以
興起此詩採七哀詩語用自述爲起即用謝振王詩小
序家本秦川貴公子遭亂流寓自傷情多爲柄詩中摹
倣仲宣格調十得七八其最警策者在日暮山河清一
語然却是齊梁妙境魏人所無○康樂備人故全擬八

首文通備體故只效前此四首此四首皆用公宴爲處
而舊註妄分四題可嘆也

嵇中散康

文通所擬襍體詩俱以五言漢道爲主而中散入選者
止四言文通強以相就未免有刊珪爲璧之議

曰余不師訓潛志去世塵遠想出宏域高步超常倫靈鳳
振羽儀戢景西海濱朝食琅玕實夕飲玉池津處順故無
累養德乃入神曠哉宇宙惠雲羅更四陳哲人貴識義大
雅剛虎身莊生無爲老氏守其真天下皆得一名實久

選詩定論

卷十七

十七

相賓咸池饗爰居鎮鼓或愁辛柳惠善直道孫登庶知人
寫懷良未遠感贈以書紳

通篇俱撫拾老莊語意櫟括中散幽憤詩潛志去世塵
五字爲一篇之骨遠想句跟潛志高步句跟出世塵總
冒以不師訓三字見志大才疎出於不學也靈鳳四句
用以自比其潛志出世塵之意處順句能養其外也養
德句能養其內也曠哉二句天地無私各正性命無一
物不得其所也世之踟躕於天高地厚之中者皆出不
能處順養德之故苟能處順養德固無入而不自得也

所以哲人知事理之宜，故能以大雅之道自庇其身。如莊生之無爲，老氏之守真，其選也。下文所謂一，卽老所守之真。莊生所晤之無爲，其實總一實也。有實斯有名，實與名從來互相爲賓，吾則爲實不爲名，是治其內，不治其外，能治其內，則足於性而外物不能易，故鐘鼓雖榮，不能易野馬之性，卽顏延年所云：龍性誰能馴也。柳惠二句，本原詩，昔慚柳下，今愧孫登，寫懷書紳，不及原詩之痛悔，然而原詩之痛悔，乃其高占地步處，並未嘗深自痛悔也。此其所以爲嵇中散歟。

選詩定論

卷十七

六

阮步兵籍

青鳥海上浮，鸞斯蒿下飛。沉浮不相宜，羽翼各有歸。飄飄可終年，沉潛安是非。朝雲乘變化，光耀世所希。精衛銜木石，誰能測幽微。

此詩五十字，欲櫟括嗣宗詠懷諸詩，却櫟括得一部莊子。青鳥四句，逍遙遊也。飄飄終年，養生主也。沉潛安是非，齊物論也。朝雲乘變化，應帝王也。光耀世所希，德充符也。精衛銜木石，人間世也。誰能測幽微，大宗師也。而於嗣宗之原旨，則有未合者。蓋嗣宗詩從騷來，不從

莊來，純是一片憂憫之意，特出以至慎。故人多不覺顏光祿五咏云：物固不可論，塗窮得毋痛。最爲識微。○莊子以鵬對斥鴳，蓋引齊諧及湯問棘之語，言物各適其性。嗣宗以黃鵠對燕雀，蓋引陳勝之語言，物各有其志也。此詩易以青鳥，出西王母傳，與鸞斯原不相涉，只是硬捉來作對。羽翼各有歸，言青鳥歸海上，鸞斯歸蒿下，卽阮詩中路安歸意。精衛銜才石，卽磬折忘歸者，誰能測幽微，是該原詩切惻莫我知等意。幽微二字，正對上文光耀二字。光耀在外，幽微在內，光耀亦幽微所發見者，但其中有至慎者爲之扁鵲，故世人止希其光耀，而不能測其幽微，卽殘刻如晉文帝亦不能忌也。

選詩定論

卷十七

十九

張司空華

秋月映簾櫳，懸光入丹墀。佳人撫鳴琴，清夜守空帷。蘭徑少行跡，玉臺生網絲。庭樹發紅彩，閨草含碧滋。延佇整綬綺，萬里贈所思。願垂湛露惠，信我皎日期。

茂先詩不逮文，惟情詩二首最細秀。原詩欲寫室內蕭索，故借風開帷簾，放月光入室。此詩全在室外寫，故以蒹葭隔斷，置月光在丹墀，惟景俱在室外，益顯室內之

空室內既空，又是夜間，何由知有獨守之佳人，故添借
鳴琴以醒出徑臺庭，從丹堦字生，少行跡云云，借月
光醒出，從映簾櫳望見也，臺即階閣，內寢之門，非生草
之地，曰閨草，以少行跡之久，草且侵閨矣，此詩整綾綺
是生出來的，原詩取此，即承上蘭蕙綠清渠來，此詩萬
里贈所思，實有所指，原詩欲與誰，更無所著，願垂二句，
湛露應秋皎，日反夜，借劉鑠語，隨勢煞得甚健，但不是
茂先畢竟是劉鑠，若蘭徑四語，原借景陽雜詩，排為四
語，不惟不似茂先，且並不是景陽，蓋景陽原詩本有無

選詩定論

卷十七

下

限曲折也

潘黃門岳

青春速天機，素秋馳白日，美人歸重泉，悽愴無終畢，殯宮
已肅清，松柏轉蕭瑟，俯仰未能弭，尋念非但一撫衿，悼寂
寞，恍然若有失，明月入綺窓，髮髯想懸質，銷憂非萱草，永
懷寄夢寐，夢寐復冥冥，何由覩爾形，我慚北海術，爾無帝
女靈，駕言出遠山，徘徊泣松銘，兩絕無遺言，花落豈留英
日月方代序，寢興何時平

潘之詩，文生於情，此詩操清情，生于文，因寫情處不及

原詩，然而風調風格，於然黃門矣，鍾氏謂文通善於擬
摹，良然，○悼亡詩，潘郎已關至極，後人無處下手，但原
詩從恭朝命而來，塗中聞訃起，直寫到遵朝命而去，蓋
甫及周期也，此詩殯宮云云，是從周期接着說起，原詩
荏苒冬春謝，寒暑忽流易，是說生前之日月易過，以傷
其人之亡，此詩首青春二句，是周期後之日月以寫其
淒愴無終畢之意，美人句，文法須倒轉在前，觀末日月
代序為結可知，○世稱王夫人神情散朗，有林下風，此
語甚妙，尚不若此詩明月二句，傳美人生前之神情，尤

選詩定論

卷十七

下

屬妙思

陸平原機

二陸之齊名久矣，獨取平原機，不及浚儀雲者，二陸之
詩本一體，故不更擬，若陳思之於魏文，法曹之於臨川，
體迥別矣

儲后降嘉命，恩紀被微身，明發眷桑梓，永歎懷密親，流念
辭南澨，銜怨別西津，驅馬征淮泗，旦夕見梁陳，服義追上
列，矯迹廁宮臣，朱紱咸髦士，長纓皆俊人，契濶承華內，綢
繆越歲年，日暮聊總駕，逍遙觀洛川，徂沒多拱木，宿草陵

寒烟遊子易感傷，躑躅還自憐。願言寄三鳥，離思非徒然。
此取士衡吳王郎中時作爲題，而兼取赴洛諸詩之意。
人知前篇后八句爲別鄉之苦，而不知中間服義六句
之爲極苦難堪者也。朱穀二句正應前微身二字，以眇
眇之身去家萬里而側身於朱穀云云，那一段光景如
何耐得一刻。況經歲經年乎。讀潘岳代賈誼贈詩，益見
此擬之善。

左記室思

韓公淪賣藥，梅生隱市門。百年信荏苒，何用苦心魂。當學

選詩定論

卷十七

王

衛霍將建功，在河源。珪組賢君聘，青紫明主恩。終軍才始
達，賈誼位方尊。金張服貂冕，許史乘華軒。王侯貴片議，公
卿重一言。太平多歡娛，飛蓋東都門。顧念張仲蔚，蒿蓬滿
中園。

原詩七首，雖雜引古人之事，却如善理絲者，千頭萬緒，
一忽不亂。此一首之中，引稱太繁。唐人譏駱丞詩爲點
鬼簿，此已助之矣。夫論史要貴有識，原詩人物雖多，只
折東一孔子爲主，已得史家要領。其諸人盡客，中間楊
子雲雖所推服，然祇是取他舛迹草佞，不過以他宅之

選詩定論

卷十七

王

寂寂形出王侯，居之赫赫耳擬詩。邦局外另提提，一箇
張仲蔚作楊子雲替身，爲一篇之主。劈首又請一箇韓
康一箇梅福作張仲蔚影子，曰淪曰隱，謂其脫然名利
之外也。其脫然名利之外者，以名利乃苦人心魂之物，
人生幾何，當令心魂泰然，何爲苦之使不安也。此四句
是一篇骨子。願學擬原詩首章，謂人生在世，名利可以不
貪，而功不可不立。學彼衛霍建功異域，乃是挺然自
拔，意欲憑自己才力平地掙起不世之勲，以爲富貴地
耳。豈知富貴在天，或近邀朝廷之寵，或邀承祖父之餘
所，能得者王侯二句。極張諸人氣炎之大。飛蓋二句，又
得諸人齊集一處，形出張仲蔚之又藐又孤也。顧念者，
誰肯念也。謂此諸公眼中那有張仲蔚。豈知張仲蔚眼
中亦無此諸公乎。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勢我以
吾義，自有浩然之氣，足以當之。其本領全在不苦心魂，
卽結所云蓬蒿中園也。曰中園連市門，亦不至何有於
東門，曰蓬蒿滿庭，藥也不賣，何有於飛蓋。鮮一時不取
重於王侯公卿，千載而下自有是其言者。比而形之斯

得矣。按此詩所列諸人與原詩重者五：曰賈誼、金、張、許、史。其不同者六：曰衛、霍、終、軍、韓、康、梅、福、張、仲、蔚。原詩雖以孔子爲師，其于賈誼曰作論唯過秦，借他做箇璞子，以其一代大儒也。此與終軍並列，已非其倫，而況兼金、張、許、史同稱乎？且賈誼謫爲王傳，而反謂之位方尊，併失故實矣。又抑韓、梅以尊張，尤爲顛倒。夫仲蔚之賢，豈能駕乎二公之上哉？蓋太冲詩才而兼史才，故所位置諸人一一皆當，而文通史才非其所長耳。按此詩全篇俱是反說，只末二句倒歸正意，却是鮑照咏史之格，用以擬太冲未免英雄欺人。

選詩定論

卷十七

三

張黃門協

丹霞蔽陽景，綠泉涌陰渚。水鶴巢層臺，山雲潤柱礎。有弁與春節，愁霖貫秋序。燮燮涼葉零，戾戾風舉高。談玩四時索，居慕儔侶青。昔日夜黃芳，粧成宿楚暮。百慮交無以，慰延佇。

此樂括黃門雜詩十首，全從春秋三不雨翻來。三時不雨，是謂陽驕，三時連雨，是謂陰沴，皆屬可閔，故借之以寓意也。却於未雨之前，先寫四句雨兆，見天下之亂非

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嘆繫在首句，丹霞蔽陽景，以陰乘陽，比人君爲小人所蔽也。綠泉湧陰渚，陰氣熾盛，皆小人用事也。水鶴二句，群陰皆以類應，比群小勢成，徒繁不可摧折，雖欲不雨，不可得矣。然春秋於不雨歷時而一書者，閔雨也；歷時而總書者，不閔雨也。有弁二句，用一貫字，是三時皆雨矣。言春秋而不言夏者，倣歷時總書之文，以見當時無復有閔雨也者。然三時連雨，雨尚未止，而言秋者，指作詩之時言也。夫春雨未苦，夏雨苦猶未甚，至秋則一歲之計無復望若之極。

選詩定論

卷十七

三

矣。燮燮二句，緊承秋來，自驚之之意。蓋夏俱在雨中，過若不覺其炎蒸者，至此涼葉之奪燮燮，然夏令其退乎。颺風之舉，戾戾然秋氣其近乎成功者，退乘權者進。此四時不易之理，即君子出處語默之道也。雨中無事，正可細玩此理。此句本擬原詩閒居玩萬物，所謂萬物指寒花秋卉爲言，此暗承上春秋之序也。時行物生，總一機也。索居慕儔侶，擬原詩離群戀所思，以伏下文延佇之案。青芳二句，極寫陰沴之害。天下最耐雨者，莫草木之屬。今草之青者，木之芳者，皆爲秋雨所糜爛，則不

待太史歲抄之書而已知其無麥無禾矣且草木黃落自有其時今爲雨之所摧卽廣成子所謂未黃而落云云天地閉塞之象已成於此矣所以君子悲天憫人之慮交集於歲暮之一傾又以阻雨之故朋友絕跡將無以慰我延佇之心耳末句緊應索居句晴照首句以發明信友獲上之理也○凡苦雨之雨上聲音語實字也雨水之雨去聲音預虛字也春夏秋三時所雨皆水然不曰水而曰雨者水者一切水之總稱不別以雨之專稱何以異於稱他一切水者故并虛實二義於一字之選詩定論

卷十七

主六

不止也四時皆雨恐無此理只因黃門原詩十首寫苦雨已盡萬不能加故作此說言卽如周雲漢詩靡有子遺之意詩人之言豈有實也

劉太尉琨

皇晉遘陽九天下橫氛霧秦趙值薄蝕幽并逢虎據伊余荷寵靈感激狗馳驚雖無六奇術莫與張韓遇寧戚扣角歌桓公遭乃舉荀息冒險難實以忠貞故空令日月逝愧無古人度飲馬出城壕北望沙漠路千里何蕭條白日隱寒樹投袂既憤懣撫枕懷百慮功名惜未立佗髮已改素時哉苟有會治亂惟冥數

選詩定論

卷十七

主七

大尉原詩以握手有懸璧此典起忽然述昔忽然言懷原無谿徑可尋此詩先以晉亂引起次用自序是兼太尉先贈之詩也次述古次自言懷谿徑太爾分明至於原詩述古處取法最上曰夢周曰泣孔至太公以下諸人猶云貶就是何等胸襟此詩若陳若張韓猶是原詩中人物至于寧戚荀息斯又下矣猶云愧其無度豈作者之意哉至言懷一段不似原作分明是一篇飲馬長城宿行雖有悲涼之致然終無激烈意蓋事生踐戎馬

之揚雄云多致終非本色然而不可不謂之一篇好詩也○魏武所作、在選詩中、如史記有項羽本紀、最是一出色文字、而劉太尉諸作、亦其亞也、然魏武是樂府、沙坑詩却不逮、今以扶風歌較短歌行諸作、自是鴻門宴上太尉未免低頭、若以其中諸詩較魏武之詩、恐割鴻溝以爲界、猶非太尉意也、文通以書生之筆擬之、何異樓煩之射項羽、

盧郎中謔

只是貪用贈劉題目大耳、然其贈劉乃四言詩、與此不

選詩定論

卷十七

壬

合故又稱采贈崔溫及答魏子弟詩、以箴成此篇、然郎中時與詩最佳、何不擬之、

大廈須異材、廊廟非庸器、英俊著世功、多士濟斯位、眷顧成綢繆、迺與時髦匹、姻媾久不虛、契濶豈但一、逢厄既已同、處危非所恤、常慕先達觀、古論得失馬、服爲趙將疆、場得清謐信、陵佩魏印、秦兵不敢出、慨無握中策、徒慙素練臂、羈旅去舊鄉、感遇踰琴瑟、自顧非杞梓、勉力在無逸、更以畏友朋、濫吹乖名實、

凡擬詩者、在得古人之意、此詩雖不合郎中之體、而顧

會其意、首六句、言已以庸材、賴太尉提攜而成時名、姻

媾四句、既關親戚、又共患難、非不願終於事劉也、但人各有志、無論才器大小、皆思展布於時、盧之與劉、雖緣恩舊之故、實亦依劉建立功業耳、劉之一敗、不復再振、其病在輕敵、又在不能統御其衆、故盧一取馬服、持重之度、一取信陵、統御之嚴、可謂切中策、非不善、心非不盡、而無如劉之不能用、所以去而歸段也、感遇、感段之遇、謂任以幽州、故思勉力以終其事、而劉未常任之、又何事之可終乎、況其在段、不止段、信之事、而段之左右、大家相爲延譽、至于名乖其實、不似劉許姜非之多也、

選詩定論

卷十七

壬

郭弘農璞

崦山多靈草、海濱饒奇石、偃蹇尋青雲、隱淪駐精魄、道人讀丹經、方士鍊玉液、朱霞入牕牖、曜靈照空隙、傲睨摘木芝、陵波采水碧、眇然萬里遊、矯掌望烟客、永得安期術、豈愁濛汜迫、

景純游仙詩、原本參同契、蓋伯陽以周易字面代丹家字面、使人人易省景純、又以詩家字面易之、使人人樂讀也、此又約景純諸詩之旨、而爲一首、更爲簡盡、崦山

四句言丹藥之理。朱霞四句言下手之功。中用道人二句爲關鎖。上句是知，承上；下句是行，起下。眇然四句效也。仙家之道，莫重於龍虎。虎踞千山，崦山多靈草，謂虎之弦氣也。龍騰於海，海濱繞奇石，龍之弦氣也。青東方色，卽龍。雲從龍，亦龍之弦氣也。魄卽月之魄也。精所受日之光，亦虎之弦氣也。青雲曰尋，精魄曰駐，何也？龍藏於性不尋，則雲不生；虎顯于情不駐，則魄不銷。然尋青雲曰偃蹇，駐精魄曰隱淪，何也？降龍最難，故曰偃蹇擒虎。須密故曰隱淪，故能擒其虎。則龍自來，尋虎所謂震。選詩定論

卷十七

三

來受符是也。能降其龍，則虎自來；制龍，所謂磁石引鐵也。此理皆丹經所載者，既讀之而得其理，然後可以下手。修此玉液還丹之功矣。以下正下手處。朱霞二句火候，傲倪二句工夫。朱霞比日，喻人身之神；應牖比月魄，喻人身之精靈。比日月之匡廓，喻人身之氣。空隙卽孔竅，喻人身之有無二竅。朱霞入應牖，卽飛精以滋濡；曜靈照空隙，卽戊巳吐真符、木芝者，砂中之汞，亦龍之弦氣也。水碧者，鉛中之銀，亦虎之弦氣也。曰傲倪，曰陵波，正是口訣。卽原詩之傲更逸妻，更不做則不堪野戰，妻

不逸則不能防危，眇然可是守城也。遊神萬里之外，則不能撥其心而後可守矣。矯長句待時也。如是將與安期同升，豈憂濛汜之迫哉。

孫廷尉綽

太素既已分吹，萬著形兆寂動，苟有原因，謂殤子天道喪，涉千載津梁誰能了。思乘扶搖，翰卓然凌風，矯靜觀尺極義理足，未常少罔。罔秋月明，馮軒詠堯老，浪跡無妍媸。然後君子道領略歸一致，南山有綺皓，交臂久變化，傳火乃薪草。塵塵佗思清胸中去機巧，物我俱忘懷，可以狎鷗鳥。

選詩定論

卷十七

三

議論非詩之所貴，古未有以議論入詩者，開有之，亦不過數語。而此則全篇純用議論矣。在選詩中，固是創體。然與公之作未見，細玩此詩，却取孫子荆鬲別之作，截去首尾節取三命以下十句，意數衍成篇，其大指不離齊物論意。首段齊天壽次段齊妍媸，末段齊物我，總是撫拾南華之糟粕，只是中間如罔罔秋月明數語稍稍點得警醒耳。

許微君詢

世說甚重鉉度，而不謂能詩。然與公云一吟一咏，許當

北面然欽度詩有青松凝素髓秋菊茂芳英有似唐律故唐人稱其五言妙絕則許亦詩人非止清談差勝者故文通亦擬其體但不知何所據也

張子闇內機單生蔽外象一時排冥筌冷然空中賞遺此弱喪情資神任獨往采藥白雲隈聊以肆所養丹葩曜芳蕤綠竹蔭閑廡苔苔寄意勝不覺陵虛上曲裾激鮮飈石室有幽響去矣從所欲得失非外獎至哉操斤客重明固已朗五難既灑落超迹絕塵網

此亦本莊子張與單或養內或養外皆蔽於一偏也一

選詩定論

卷十七

三

時以下內外交養文字者冥理之筌排去冥筌冷然空中是善養內也衰弱者紛華之媒資神獨往遺去紛華善養其外也采藥云云善養其內而病不能攻也至哉以下善養其外而害不加也采藥養內其理易明以操斤爲養外者何也任質而不驚固涉世之善術也○道家以老子爲集大成而莊子演其宗猶孔子之後有孟子也至燕昭王時羨門子高之徒始演爲仙家之術其意雖本于道德而實去之彌遠文通擬古人三十首其中用道家之言者凡五嵇康專引老子而兼及莊子阮

籍不用老子專取莊子然其意止于內篇之七而孫綽則兼及外篇雜篇許詢略舉莊而又兼及仙家養生之術郭璞則純用仙家之言合讀諸詩則仙道之源流與諸人所得深淺皆見矣

殷東陽仲文

晨遊任所萃悠悠蘊真趣雲天亦遼亮時與賞心遇青松挺秀萼蕙色出喬樹極眺清波深絢映石壁素瑩情無餘
澤拂衣釋塵霧采仁既自養
散得遺慮

選詩定論

卷十七

三

此擬仲文南州桓公九井作也却削去南州桓公止寫九井作者仲文原作將以寫其進退危微之情不書桓公不書南州無以顯其情也故不得不見之題中而却力推之詩外故文通擬之并不肯收之題中唯不收之題中故得寫其所得耳故文通擬他人詩俱用正此通篇皆反其意任所萃非從桓公也蘊真趣非高與盡也雲天亦遼亮非風物云云也青松云云非歲寒云云也極眺云云非爽氣云云也瑩情云云非可以云云也惟仁字與原詩同然却又意見不同蓋原詩以好仁形出

泛愛指人言此仁乃心之德卽下文德字乃真趣之蘊也

謝僕射混

信矣勞物化憂矜未能整薄言遵郊衢總轡出臺省淒淒節序高寥寥心悟永時菊暉殷阿雲霞冠秋嶺蒼然惜良辰徘徊踐落景卷舒雖萬緒動復歸有靜曾是迫桑榆歲暮從所秉舟壑不可攀忘懷寄匠郢

選止載謝僕射遊西池一首故擬之者不必不分心他顧但原作首起四句極其高華悲慘此起首二句相去

選詩定論

卷十七

三十四

最遠寫景將廻阡四句縮作時菊二句亦簡淨良辰四句原詩固佳此亦縮作春然二句寓時景于情中較之原作各臻其妙但卷舒二句係添出稍失作者之意然只爲上面縮得太偏側接不下來故添出此二句帶括出箇靜字來下忘懷寄匠郢得力全在一靜

陶徵君潛

種苗在東皋苗生滿阡陌雖有荷鋤倦濁酒聊自適日暮巾柴車路闌光已夕歸人望烟火稚子候簷隙問君亦何爲百年會有役但願桑麻成蠶月得紡績素心正如此開

徑望三益

詩曰民之秉彝書曰民生有欲莫非上天之命命之以彝固命之爲善命之以欲亦命之爲善也夫人不衣不食則無欲無欲則父子必不相養兄弟夫婦朋友必不相助君臣必不相治則人道熄矣然命之以欲非縱之益勞之也不然不耕而得食不蠶而得衣則人之弗相養相助相治猶故矣故欲食必耕欲衣必蠶也然耕必自耕蠶必自蠶者各食其力天之公制也弗容相諉然一人之耕蠶常有餘者蓋使之養老養幼且以備水旱

選詩定論

卷十七

三十五

饑饉之用也自生民漸繁遂有治亂于是有君子焉有野人焉以君子治野人故野人稍割其養老養幼及備水旱之餘以養之君子勞心小人勞力罔無一人得逸者也豈天之生人使之終身勞苦乎然而又未常無以逸之一日之苦夜以逸之三時之苦冬以逸之人能勞其所勞斯能逸其所逸由苦而得樂乃真樂也從來齊家治國之理決無有山于田家作苦之外者或曰迂矣昔夫子曾小學稼之請孟子有闢並耕之說不知不如老農夫子於樊遲奚暇得耕孟子於許行皆有爲之言

也。舜不嘗耕于歷山乎？伊尹不嘗耕于有莘乎？諸葛武侯不嘗躬耕南陽乎？昔人以武侯舍耒而仕爲得出之正。吾亦以元亮操耒而隱爲得處之。正文還不識此意。故於陶取舍未盡合。文通却深識此意。故於擬詩獨得其神。其詩曰：種苗云云。言一歲之計。在東作西成。而鉏尤苦。曰：苗生滿。曰：荷鋤倦。見鉏必竟。日也。日暮云云。言一日之計。有米鹽等事。而柴尤急。曰：日暮見白日。荷鋤不得閒。曰：路闌。曰：望烟火。晚猶未及休息。其勞苦可謂至矣。何爲此勞苦哉？以百年會有役耳。役事也。勞也。事

選詩定論

卷十七

三七

孰受之。勞孰逼之。則天也。卽前論云云也。曰：百年又不止一日一歲。且將終身焉。可爲極盡吾男子之事。而桑之。麻之。紡績。又婦人之事也。但願云云。婦人紡績之事。已盡矣。豈唯紡績之事。併前濁酒之適。亦由婦人能盡酒食。是議之事者也。豈徒婦人之事盡。併前歸人云云。僕牛之事。亦盡矣。稚子之侯。生於性。成於教。不爲嬉戲而出。則稚子之事。亦盡矣。寫得一家之內。喃喃然融融然。真三代之盛也。如此始慙不願外之素心。那得不樂。又得素心之人。相與晨夕。那得不樂。要知此樂。皆從

苦中來。當其荷鋤苦矣。濁酒一樂。運柴苦矣。稚子侯一樂。桑麻苦矣。紡績成一樂。一事計之。有一事樂也。耕織苦矣。耕織既成。而朋來總一大樂也。此樂卽孔顏之樂也。使元亮得志。吾知其必能以自養者養人。卽以養人者教人。其事業必有可觀者焉。此文通擬陶之妙。不下於陶之自製耳。

謝臨川靈運

江海經邇迴。山嶠備盈缺。靈境信淹留。賞心非徒設。平明登雲峰。杳與盧霍絕。碧鄣長周流。金潭恆澄徹。桐林帶晨

選詩定論

卷十七

三七

霞石壁映初晰。乳竇既滴瀝。丹井復寥泝。品嶠轉奇秀。岑崟還相蔽。赤玉隱瑤溪。雲錦被沙汭。夜閑猩猩啼。朝見鼯鼠近。南中氣候煖。朱華陵白雪。幸遊建德鄉。觀奇經禹穴。身名竟誰辨。圖史終磨滅。且泛桂水潮。映月游海澨。攝生貴處順。將爲智者說。

東樂一生精力。盡於遊覽諸詩。此獵其美。裨故詞甚藻。葩。但前幅碧鄣十餘句。寫景太排。後得南中一段。稍稍振起。遂與光祿分路。陶曰：苗生滿阡陌。謝曰：山嶠備盈缺。善寫兩人之遭際。陶曰：濁酒聊自適。謝曰：且泛桂水。

謝善寫兩人之行藏陶曰百年會有役謝曰身名竟誰
辨善寫兩人之識解陶曰素心正如此謝曰賞心非徒
設善寫兩人之性情陶曰開徑望三益謝曰將爲智者
說善寫兩人之學問度量提者費盡苦心字字妙有分
寸讀者何得草草過

顏特進延之

太微凝帝宇瑤光正神縣揆日榮書史相都麗聞見列漢
構仙宮開天製寶殿桂棟留夏飈蘭橑停冬靄青林結冥
濛丹嶽被蔥蒨山雲備卿鶴池卉具靈變重陽集清氛下

選詩定論

卷十七

三六

輦降佐宴驚望分寢隨曉曠盡都甸氣生川岳陰烟滅淮
海見中坐溢朱組步欄造瓊弁禮登佇睂情樂閑延皇盼
測恩躋愉逸汾牒情浮賤榮重饒兼金巡華過盈瑱政飾
輿人詠方慚綠水薦

此應宮殿落成侍宴而作紫微天帝常居太微聽政之
所瑤光斗柄所以定方向此天之顯象示人君建立宮
殿之則也揆日仰法於天相都俯察於地曰榮書史麗
聞見中稽於人俾在今者皆古之制也與妄興土木者
異矣列漢二句殿之高桂棟二句殿之大青林四句左

右前後環拱之美以爲侍宴張本重陽二句寫宴驚望
四句寫殿上遠望所見之景蓋寫殿之初成故未宴而
先望也中坐四句正寫侍宴禮登云云言此宴不徒虛
文乃上下交孚主臣同心也測恩以下自述恩遇以見
作詩之意特進應詔諸作章法無不如此且詞語典重
極爲似之

謝法曹惠連

擬西陵遇風獻康樂之作也但原詩可分五章此詩不
可分蓋文通于三十家詩人各一首也

選詩定論

卷十七

三九

昨發赤亭渚今宿浦陽汭方作雲峰異豈伊千里別芳塵
未歇席零淚猶在袂停臚望極浦弭棹阻風雪風雪既經
時夜永起懷思汎濫北湖遊客亭南樓期點翰詠新賞開
裘瑩所疑摘芳愛氣馥拾藥憐色滋色滋畏沃若人事亦
銷鑠子衿怨勿往谷風消輕薄共乘延州信無慙仲路諾
靈芝望三秀孤筠情所託所託已懸懸祇足攪懷人今行
嚶嚶外銜思至海濱覲子香未偁欸睇在何辰雜佩雖可
贈疏華竟無陳無陳心惜勞旅人豈遊遊幸及風雪霽青
春滿江皋解纜候前侶還望方鬱陶烟景若離遠未響寄

瓊瑤

解此詩須分五段、首段自赤亭別康樂、次日至西陵、卽阻風也、二段阻風西陵、儘有可消遣處、只是不得康樂同伴、其消遣處、益增愁悶耳、三段似臨別與康樂有約、然甫出門便遇風、必至爽約、四段又預算所行之程之遠、乃正寫思康樂之情、五段謂風止當行、愈去愈遠、其思不知更當如何耳、凡連章之詩、以前章之結語爲後章之起句、此法始于曹子建贈白馬王詩、而康樂用以答法曹原詩、此詩本擬法曹、而却用康樂之體、然仔細玩味、却是法曹、終不是康樂、但法曹只是清挺、此詩加以茗秀、然青春滿江、舉何減池塘生春草之句耶、

王徵君微

擬古詩中徵君凡三、却是三樣身分、獨善兼善、陶俱做得、許和光同塵王只是一味清、

竊謂瀟湘空翠、澗澹無滋、寂歷百草、晦歛吸鷗、鷄悲清陰、往來遠月、華散前墀、鍊藥虛幌、沈瑟臥遙帷、水碧驗未、鑿金膏靈、詎錯北渚、有帝子、蕩瀟不可期、悵然山中暮懷、疴屬此詩、

選詩定論

卷十七

罕

選詩定論

卷十七

罕

首六句只是瀟湘秋夜四字、却儼然有箇病徵君在中、間竊謂二句、寫得空淡、惟病中人覺其空淡、寂歷二句、寫得悲慘、惟病甚人厭其悲慘、清陰二句、寫得曠爽、惟病稍愈人愛其曠爽、鍊藥以下、正寫徵君之病、藥固是病中物、然曰鍊藥、則不專爲病也、又下加以曠虛幌三字、虛幌謂虛室、曠者視其生白之侯、明指丹藥之事也、瑟不止病中事、然瑟聲清越、足散人病、故撫之病中不宜當風、故臥帷中、惟窄狹、恐瑟聲不暢、故取于遙帷也、水碧云云、當徵君被徵、定有不許其辭者、故承上鍊藥句、未黠未備、大藥未成、更決要辭也、若當事者不容我之辭、北渚帝子、恐不克從之遊耳、故悵然山中抱病、屬詩以訴本懷耳、

袁太尉淑

袁太尉原詩雖不存、然觀其白馬等篇、甚跌蕩有氣、文通乃取顏光祿之詩、字摹句擬、硬作太尉、是何異、用玉環之貌、爲飛燕寫、真其肥瘦長短之形、尚相徑庭、又安能傳其神乎、

宮廟禮哀敬、粉邑道嚴、伉恭潔、由明祀肅、駕在祈年、詔徒

登季月戒風藻行川雲旆象漢徒宸綱提星懸朱耀麗寒
渚金鏤映秋山羽衛藹流景綵吹震沈淵辨詩測京國履
籍鑑都壘忙諸響玉律邑頌被丹絃文軫薄桂海聲教燭
冰天和惠頒上笏恩渥浹下筵幸侍觀洛後豈慕巡河前
服義方無冰展歌殊未宣

此詩無深意只是一味典雅首四句祀典之重詔徒四
句車駕初出朱權四句已到祀所辨詩四句正寫行禮
文軫四句禮成而宴享末四句自叙作詩之意

謝光祿莊

選詩定論

卷十七

聖

肅舫出郊際徒藥逗江陰翠山方靄靄青浦正沉沉涼月
照沙嶼秋榮冒水潯風散松架險雲鬱石道深靜默鏡縣
野四睇亂曾岑氣清知鴈引露華識猿音雲裝信解轍烟
駕可辭金始整丹泉術終覲紫芳心行光自容裔無使弱
思侵

此詩舊以郊遊爲題似指其爲光祿時也首句曰肅舫
出郊際便伏下解轍辭金之案謂其未出之先在郊內
有許多軼掌也非其本心故出耳徒藥卽行藥曰逗遲
遲細行也江陰者江之南岸舟介乎山水之間也翠山

可寫山青浦句寫水涼月二句就浦中景物中寫水風
散二句就山中景物中寫山總以秋月二字點醒正
遂爲一清耳日既清則心自靜故能默鏡遠野四睇亂
岑不止能領略近處之山水而凡目力所能望者無不
收羅於胸中矣吾心既靜既默自然能各能應氣清知
鴈引則眼慧如佛露華識猿音耳順若聖此真無上妙
諦要得力于靜默彼郊國之內終日昏昏那得有此故
信可解轍辭金于此修道以復見吾本來之心耳風容
二句謂既見聖道而悅當不再令見芬華而悅耳行光
難再思約易侵乃用以自警也按此詩意頗佳但病在
地太複曰郊際曰江陰曰翠山曰青浦曰沙嶼曰水潯
曰松架曰縣野曰曾岑一連凡八又病在物太繁曰風
露曰雲烟山水沙石草木鳥獸無所不備只得每句中
鍊得一響字却又多半類唐人律中字面

鮑參軍昭

此擬鮑參軍擬古三首之意舊註云險側自快婉然明
遠風調但未極倣詭靡曼之致不知未極倣詭靡曼正
所以善擬明遠蓋明遠長于樂府故古詩中皆帶有樂

選詩定論

卷十七

聖

府意乃明遠之體也。此詩險側自快，正是詩中稍帶樂府意。若更極倣，靡曼則是擬明遠之樂府，而非擬明遠之詩矣。誠觀此通篇，無一處不是險側自快，儼然一樂府體。但中間于序行處，用狗意，非爲利于序藏處，用鍛翻出，時至全無一些倣，詭意，洵爲古詩非樂府也。

豪士枉尺壁宵人重恩光狗義非爲利執羈輕去鄉孟冬郊祀月殺氣起嚴霜戎馬粟不煖士冰爲漿晨上城皋坂磧礫皆羊腸寒陰籠白日大谷晦蒼蒼息徒稅征駕倚劍臨八荒鵠鵬不能飛仗武伏川梁鍛翻由時至感物聊

選詩定論

卷十七

四

自傷豎儒守一經未足識行藏

此詩以行藏二字作綱，義利二字作目。義利是豪士與宵人分途處，行藏是豪士與豎儒分途處，能明於利義之分，得平行藏之合，方爲豪士。故此詩通篇專寫一箇豪士，豪士之名，出陸機賦，原非宵人對手，只用他作模子，模出作下文豎儒來。此處只渾渾說箇豪士，喻義故枉尺壁宵人喻利，故重恩光，但其在于平居義利之辨，尚未可遽白至執羈去鄉，正爲利爲義分轍之時，殉義不爲利義利之辨，已明故下文緊接去鄉以自述其行。

藏孟冬謂農事畢，講武之時，郊祀告廟而後行師，以應天之殺氣，言所行之正，一出於義，非窮兵黷武之舉。戎馬六句，言行不煖云云，天時之難，城皋云云，地利之險，白日屬天，大谷屬地，地之陰氣上蔽乎天，天之晦氣下蔽乎地，天地閉塞，全是一片殺氣，豪士犯難而行，本以狗義也。息徒六句，是言藏，既犯難而行，忽又息徒稅駕，豈怯於義哉？蓋緣時有不利，鳥獸龜伏，且尊養晦，以俟時耳。曰感物聊自傷，有臨事而懼之意。曰倚劍臨八荒，有好謀而成之意。蓋豪士之行，以狗義而豪士之藏，正

選詩定論

卷十七

四

所以善其行，行藏一致，彼守一經之豎儒，猶不能識，況彼重恩光之宵人乎？大抵此詩是從孔子謂顏子用之則行，脫化而來，非以行喻藏，喻行軍，乃以行軍喻行藏也。然夫子行軍所不與者，暴虎馮河，死而無悔之徒，此却只斥豎儒株守一經，其執謬不通，更甚于暴虎馮河之人，其敗乃公事一也。全篇處處皆與明遠相合，至寒陰二語，與明遠疾風三語，全無瑜亮之分。

休上人

選無僧人之詩，無贈僧人之詩，亦無以佛語入詩者，獨

此爲擬僧人詩、擬僧人之詩、不惟不以佛語入詩、且用極艷者、以及其意、示後世、或僧或贈僧人、一切之法、唐宋之間、浣沙篇、贈陸上人、頗得此意、惜其末後、猶用佛語解釋、較此少趣耳、

西北秋風至、楚客心悠悠、日暮碧雲合、佳人殊未來、露彩方泛艷、月華始徘徊、寶書爲君掩、瑤琴詎能開、相思巫山渚、悵望陽雲臺、膏鑪絕沈燼、綺席生浮埃、桂水日千里、因之平生懷、

西北句紀時之秋、以興起楚客之心悠也、蓋悠者有始

選詩定論

卷十七

聖

無終之謂、言心之且遠且久而不見其無窮也、日暮句、紀日之暮、佳人不來、正楚客之所以心悠也、露彩四句、景生情也、相思四句、情生景也、不然、膏鑪二句、與寶書二句複矣、巫山渚、陽雲臺、從上楚客字生來、桂水、楚之盡頭處、桂水之流、一日千里、佳人不來、爲日久矣、桂水之流、不知更到何處、以之寄懷、正妙于形容悠哉二句、此一篇開闔之大章法也、○江淹別賦、爲古今絕唱、觀此詩、以古離別起、以怨別終、兩詩俱極一稱、前矛一稱、後勁、今千載而下、讀此三十首、篇篇黯然銷魂之意、工

於賦別斯工於別賦耳、○齊梁以來、一派浮氣滯氣、被此一苦掃除、將盡已、與唐人風氣有暗入處、故文通雜體三十首、以蘇李爲首、以古別離作弁、所以繼古詩、蘇李之後、以此詩居後、所以開唐人之先、蓋詩家之會也、昭明選詩、以韋孟諷諫詩爲首、以補亡詩作弁、所以繼三百之後、亦用此詩、開唐之先、蓋詩之元也、詩人之會消、長於其間焉、故三百至選詩、中間相隔數百年、選詩至唐、止數十餘年、風氣所使、不可強也、卽推之一代之運、一人之世、莫不皆然、

選詩定論

卷十七

聖

六朝選詩定論卷之十七終

六朝選詩定論卷之十八

睢陽後學吳 淇伯其甫著

燕荆軻

荆卿戰國之俠士哉。史雖列之刺客。實萬古之詩人也。傳稱荆卿好讀書。擊劍。又稱荆卿雖遊於酒人。然其爲人深沉好書。此其能詩之由也。世未有不讀書而能詩者。亦未不讀書而得稱詩人者。借所傳者。止易水上一歌。當其與狗屠及高生日飲于燕。酒酣以往。高生擊筑。荆卿和而歌於市中。相樂也。已而相泣。惜其詞不傳於世耳。

選詩定論

卷十八

世耳。

易水歌

古人因辭而度調。後人先度調而後製辭。夫調者。詞之與也。因載爲興。未聞先爲興而後議載者也。是以古人造調。必與詞情相准。如五雀六燕之止衡焉。然後載穩而無敗績之虞耳。史稱荆卿將入秦。燕太子丹偕諸客送之易水之上。荆卿作歌。爲變徵之聲。士皆垂涕。高漸離擊筑而和之。復爲羽聲。慷慨。士皆目擊盡。上指冠。按古旋宮連取七律爲均。是謂五音。變凡起調。畢曲。

止取五音。不汲亡變。此歌爲變徵羽聲。是以變徵起調。

畢曲也。復以變徵爲羽。乃移宮換羽之法。變徵爲羽。則

必以羽爲宮矣。是變徵爲羽。乃羽之羽也。夫五聲莫高

於羽。引商刻羽。以變宮爲羽。乃商之羽。宋玉猶稱其調

彌高。況羽之羽。乎。高之極矣。蔑以加矣。夫荆卿之人。慨

慷激烈。千古無二。荆卿入秦之事。慨慷激烈。千古無二。

一時偕卿而往。與偕丹而送之。客亦慨慷激烈。千古無

二。荆卿之歌。慨慷激烈。千古無二。高漸離之筑。亦慨慷

激烈。千古無二。設非此高極莫加之變徵羽聲。焉能寫

選詩定論

卷十八

二

其慷慨激烈之致。使之淋漓盡興。感彼白虹貫日。乎是

知以調配辭。取其相准。假令易水之歌。譜以尋常宮調。

必不任矣。矧黃鍾大呂之音乎。又今變徵羽聲。以譜變

風變雅。必不任矣。矧清廟明堂之什乎。苟能好學深思。

心知其意。雖三百篇之宮商可譜也。何有於漢唐。

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

詩數曰。易水歌。謹十餘言。而激婉淒烈。風骨情景。種種

具備。復一語不可得。此論識確。然亦由其調太過。不能

再加耳。○大風歌。大風起兮雲飛揚。易水歌。風蕭蕭兮

易水寒、一壯一悲、勢足相敵、壯士一去不復還、悲極壯極、威加四海、歸故鄉、其志盈、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其氣怯、二句不敵此一句、至項羽虞兮歌、英雄之氣盡矣、兩奈何、直一匹夫耳、○此歌當與楚詞並讀、屈子千言不厭、其多荆生二語不見其少、今千載下讀之、英英有生氣、故汨羅可補楚風之缺、易水直開漢道之先、○天地之化本于時、邵子之推元會運世也、准以年月日時、古今之樂主于詩、其一詩之篇章句字推之、亦有元會運世之理也、齊晏子論樂曰、清濁大小、長短疾徐、哀樂緩急、遲速高下、周疏以相濟也、故凡歌奏之節、自抑而揚、由緩而急、一成以至九成皆然、卽如元曲、每劇四折、首折仙呂平調也、末折雙調或越調、高調也、中間二折或平或低、其調任用、此一劇之節奏、自抑而揚、由緩而急、至一折之中、一調之間、亦莫不然、今之曲、由古之詩也、詩以聲爲用、聲以氣爲體、是以古之歌詩一篇之中、自抑而揚、由緩而急、人之氣爲之也、假令逆而施之、先揚而後抑、先急而後緩、則啟調太高、其弊也、欲低而不能、曳卽欲高而無可復揚、人之氣限之也、故詩之自抑而

揚、由緩而急、蓋以氣之流行必有其漸、因乎自然之勢而已、由而推之、千百年之詩、凡在一際會之內者、亦皆自抑而揚、由緩而急、雖千百年之間、作者千百什、稽其終始、直一詩也、此天地之氣爲之、蓋天地之氣厚而漸薄、醇而漸漓、自然之勢、雖天地不能違而可爭、以區區之人力乎、余維分古今之詩爲三際、由易水之歌、邇之虞庭之歌、爲初際、當時舜歌之、皋庠之必命變譜之爲樂矣、以齊景與晏子之事推之、齊之樂、義兼民事、故取徵角商羽、舜之歌、義專君臣、宜取宮商角徵、夫宮至低、之調也、商則漸平矣、且不及角、況徵乎、其時詩體始肇、調雖極低、質純粹、粹之極、音誠爲三百篇之權輿也、三百篇中、其頌及大雅正風之調、最低最平、而變風變雅則漸高矣、離騷者、小雅之流也、高矣而未甚、獨至易水之歌、則爲變徵羽聲、夫音律之制、所以示節、變羽則出乎五、降而下變徵羽聲、則淫於七、均之外、尚之極矣、其聲過揚、其節過急、然非一朝一夕所由來者、漸矣、故由此歌而邇之三百篇、由三百篇而邇之虞庭之歌、自抑而揚、由緩而急、一氣所抒、天地自然之勢也、故山與至此

二千餘年之詩歌無異一詩之始終一歌之起調畢曲。此三百篇之詩會也。雖然三百篇聖人之經也。虞庭之歌見于書亦聖人之經也。以之爲三百篇之始當矣。而易水一歌出于戰國遊俠之士而以之終三百篇毋乃訝其不倫乎。不知聲音之變與人才之變及氣運之變原互爲含受者也。夫周之興也文武成康之君相繼而治於上而有周召申甫之臣相與黼黻而潤色之。故其詩特爲千古之最盛。然盛不遽盛必以虞庭之歌爲前。予吾家季子觀樂由周而遡之虞是謂逆觀而卒觀止之嘆者謂其和平純粹之極也。此等音節非舜不能歌。非皋不能賡。盛極必衰衰不遽衰必以易水之歌爲後。勁梁家選詩止六朝而于周季特錄易水一歌所以繼虞周之緒故余作定論首從虞庭之歌順而觀之及于三百篇至此歌而亦有觀止之嘆謂其慷慨激烈之至也。此等音節非荆卿不能歌非高生之筑不能和總而論焉虞之詩君倡之臣賡之是謂治治周之詩臣倡之國人化之是謂治亂易水之歌匹夫倡之匹夫和之是謂亂治治者揖讓之效也治亂者征誅之效也亂治

者封建變而爲郡縣之兆也。此一聲音之變而氣運之升降人才之盛衰攸關焉。故周之三百篇不爲多而虞庭之三章易水之兩言不爲少此一際者真千古之奇選矣。請以前元劇之例証之。虞庭之歌首折之仙呂也。離騷易水之歌末折之雙調越調也。三百篇則中間任用之調也。譬之一折虞庭之歌引子也。三百篇過曲也。離騷煞尾也。易水之歌則末折之給絲煞尾也。絡絲煞尾上下兩本之襟鈕虛立其文以起下本不歌以其音高極人聲所不能揭也。故勢無重而不反理無二而不還。此三百篇之王迹所以不得不變而爲漢魏六朝之詩。雖非聖經之比煌煌乎六朝之上典也。爰遡所始以大風一歌爲權輿亦猶三百之權輿于虞庭之歌也。而其終則于陳隨陳隨之時作者林立初非有指名之詩如易水歌何以終選詩之會者乎。然易水之歌傷于激烈陳隨之詩傷于纖細皆由過高。高則悲矣。凡將亡之音未有不悲者。故周詩至易水歌而滅漢道至陳隨而滅皆自滅也。氣運使然非有滅之者世有謂秦滅詩書其說悞矣。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豈有亡之者乎。文獻

不足亦豈遭焚坑之慘乎故國可滅而詩不可滅詩者性情之善物也性情者非威之所迫勢之所屈也故以莊襄之強不能弭楚人之騷始皇之暴不能禁易水之歌故詩之爲道自爲興自爲滅其滅之善者三百篇之終于易水一歌猶燕之鹿挺滅之不善者選詩之終于陳隨諸詩猶楚之魚爛譬有兩詩于此其詩俱佳其起語亦俱佳但其結語一佳一不佳耳此選詩與三百篇兩際之慨也若夫唐人之詩不能脫離漢道非若漢詩去三百篇之遠其權輿在齊梁以後之四聲

選詩定論

卷十八

七

本則揚升菴所輯律祖蓋未成之律也唐初無詩自初而盛而中而晚其抑揚緩急之節要不一代之中唐亡而詩亡矣五代及宋數百年間作者失之迂腐無可采者無以異于無詩之戰國寧獨無有詩以終此唐制一際乎既有以終唐制之際則詩體應變何後之作者古詩則宗選近體則法唐卒無有出選詩唐制之範圍者豈古今詩體之變至三而已極歟抑更有所待歟

六朝選詩定論卷之十八

選詩定論十八卷

內府藏本

國朝吳湛撰湛字伯其號冉渠睢陽人其書以文選所錄諸詩歌自漢高帝以下以時代編次而荆柯易水歌十五字別爲一卷終焉前列六朝選詩緣起一卷皆雜引六經以釋之迂遠鮮當次統論古今詩及總論六朝一卷區分時世至謂陳隋無選詩宋金元皆無詩而明人古體學選律詩學唐亦七子之緒論其詮釋諸詩亦皆高而不切繁而鮮要如解中山王孺子妾歌之類於考證尤疎也

士林詩選二卷

〔明〕懷悅輯

北京圖書館藏明天順五年自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士林詩選

一卷》提要

士林詩選序

嘉興懷用和氏嗜學工於詩其於鄉先生所為詩歌求錄其藁而珍藏之累千百篇久之念其未得表見於世爰擇其間五七言律絕句長歌古選等篇編次為卷屬吳興丘大祐校正之名曰士林詩選將鐫梓以傳走書請予序余非知詩者而重用和之意弗可辭也嗟乎古詩蓋三千篇孔子刪為三百選之精無

以尚矣漢魏而後其詩槩見於文選唐詩數百家王荊公嘗選之稱百家論者則以爲三司吏亂標帖要之精而近古者莫如楊伯謙之唐音焉宋詩大略見於皇宗百家詩選及麗澤等集而元遺山之

士林前序

三

中州集劉孟簡之元朝詩選及元音皇元風雅等集則皆金元之詩雖所選未能盡如伯謙亦勝於遍閱繁雜者也我

朝承平百年槽紳賦咏以昭治世之音者多矣見諸編集有若

大明詩選江西詩選之類而詩之出於天下者豈能一一與選而無遺哉用和選此蓋望

士林前序

三

乎後之選者有所取也夫詩不易作亦不易選之善者作之善也故李太初云人有詩人、有見選者之見與作者合乃能得其佳處予聞用和所作之詩有鐵松集觀

是編者必觀其所作則知其
所選矣用和名悅世居相家
湖之陽積而能散尤崇禮好
義為一時士君子所推重云
省

天順五年歲次辛巳夏五月

望日

賜進士及第翰林院學士奉政

大夫知

制誥秀水呂原序



士林詩選序

嘉興懷均用和居相湖之
上、下山水穿幽遠深絕多
嗜好惟好古今人詩選搜
博取得之如拱璧古詩
尤有集不復錄獨錄今詩
積藁滿室凡又延致博雅之
士共料揀其精者名曰士
林詩選將刻板傳于人屬
江西藩幕檢校呂均得之
來求余序竊惟天地氣
運有盛衰而詩之工拙系

之我

朝奄有六合氣運之盛自秦
漢以來所未有者

列聖繼作以仁壽之澤涵育
萬物而鴻生雋老出於其
間作為詩詩以彰太平之

卷之七

七

治其言醇正其音平和昔
聖謨靡乖陋之風於是乎
丕變矣先儒謂三光五穀
之氣為大音不完必混一
而後大振其信然哉君性
稍介不輕許可人是集所

載之詩皆作於當世之所謂
賢者否則詞雖好弗取也
蓋君處江湖幽遠之地思
欲與賢者遊邈不可得乃
取所遇之詩朝夕諷誦因
其言玩繹其意如奇賢

卷之七

七

者對語於山霞水月之間
又自以見休閒之身皆
聖朝至治之澤所及心甚樂
也於是又將刻之以傳雖
其心欲以所樂者與天下共
之使或出而有位其所施

為何如哉均名悅字用和鐵

松其別號云

天順辛巳夏五月十八日

賜進士及第奉訓大夫尚寶

司少卿並翰林院脩撰兼

修

玉牒莆田柯潛序



士林詩選卷上

嘉禾懷悅 用和 編次

吳興丘吉 大祐 校正

七言律

李進

字孟昭號西園居士嘉禾人

擬賦新宮

海宇澄清泰運開城懸北斗住蓬萊金銀宮殿千門
啓玉帛衣冠萬國來瑞氣氤氳籠寶座仙韶縹緲奏
瑤臺微臣幸際明良會願獻神堯萬壽杯

呈虞都御史

士林卷上

執法星明拱太微臺綱肅肅曉霜飛花承曙色近
馬香作春雲護綉衣天上鳳凰人始親郅中白雪和
尤稀輶車歷遍東南境豺虎皆逃斧鉞威

賦天寧寺牡丹

曾謝丹砂染骨濃托根今喜傍禪宮艷欺優鉢曇花
露香奪祗園寶樹風聽法天仙霞佩紫獻珠龍女玉
顏紅金樽象板無人賞法眼原來色是空

寄楊評事

射策金門中甲科鳳池春暖沐

恩波儒林一日聲華振棘寺三年政績多御勅回鶯頰

紫錦官袍疊雪賜香羅少年得意雲霄穩還念幽人
守薜蘿

過徐州

官船千里過彭城陳迹荒涼草樹平項籍臺空無舊
業坡仙樓在有餘清天邊夕照孤帆影洪口春雷白
浪聲過客題詩成感慨青山猶帶古今情

甓社湖

平湖千頃綠於苔五月涼風拂面來水闊魚龍能變
化天高鴻鴈自低徊神珠照夜何年見仙客垂綵此
日回更倚蓬窓望天末數行煙樹白雲堆

過江

曉衝烟霧出長江風急寒潮勢擊撞兩脚挾雲來海
岸浪頭噴雪過船窓妙高臺近聞金磬壯固山昏認
寶幢却羨忘機鷗與鷺水邊飛宿自雙雙

寄錢塘陳季若

元方好客勝元龍下榻南湖坐夜中多病不堪杯酒
綠清談偏愛燭花紅紗窓影轉疎疎月銅鼎香銷細
細風良會別來驚隔歲一緘春興託詩筒

聽雪窩

風吹急雪響窓紗默坐聽來也自佳萬籟吳蚕齊上

簇一江湖蟹乳行沙地爐撥火閑煨芋石鼎敲冰澀
煮茶聽到無聲心欲靜少林五葉又添花

中秋感興寄孟璿

九十秋光此夜中兔華飛彩照晴空寫詩寒滴方諸
水倚檻涼生白苧風丹桂空飄靈隱地白鷺不出廣
寒宮龍淵詩酒真文會不得相陪一笑同

又

此生三十六中秋風雨陰雲幾度愁清景獨憐今夜
好賞心無復少年遊冰輪有影圓初滿銀漢無聲淡
欲流坐久不知涼露下又聽哀角起譙樓

春興

曉殘鷓鴣雨中聲歲歲芳時不秌情酒債詩魔縈病
骨柳煙花霧鎖愁城登樓此日悲王粲作賦何人薦
馬卿見說滄浪歌可愛投簪東海濯塵纓

又

五色雲箋出剡溪春來日日有新題現池水滴花梢
露屐齒香粘藥圃泥窓日紅時飛野馬甕天黑裏舞
醺雞眼前物理皆詩思何必吟囊喚小奚

陳劉二掌教暨二李先生遊湖偶作

湖光微灩鳥間關小棹成憐意獨閑春正好時初過

兩望中佳處惜無山花明遠岬青旗出柳拂微風畫
舸還四美由來俱不易人生莫遣鬢毛斑

貧樂齋

陋巷簞瓢不厭貧分明野鶴在雞群長鏡夜雨尋黃
獨破屋秋風補白雲靜處溪山偏自得閑中風月許
誰分隣家喜報香醪熟送脫烏紗醉夕曛

送孟璿

早歲西南已得朋青雲今始獲同升昌黎知己惟來
野太白齊軀有少陵驛路逢春花似錦離筵惜別酒
如通歸期准擬中秋節預掃西齋剪夜燈

金碧山水

青天削出翠芙蓉石磴縈迴有路通矮屋數椽低映
水長松五粒細含風籠鵝客去書方罷問字船來酒
不空乞我買山錢百萬青鞋飛上白雲中

又

碧嶂丹崖生紫烟文窓曲檻杳相連若非李愿歸盤
谷定是王維住輞川澗水夜鳴雲外玉溪船晴壓鏡
中天此中景物能令我負郭何須二頃田

過新菴

穆溪西畔水雲窩京國歸來喜重過童子候門施問

訊老僧今座說伽陀庭前殘葉霜餘少檻外寒花雪
後多明日黃塵還袞袞也應飛夢到烟蘿

送友人遠行

斷雲孤鷹各各飛送客遲遲對落暉千里關山天外
隔十年故舊眼中稀身安且要加飡飯地冷無過早
授衣

雨露均沾應有日南湖風月待君歸

林泉高士圖

金陵第一好江山碧嶂丹崖杳靄間新水搖風春淡
淡飛泉出壑晚潺潺過牆松露沾衣袂夾路花枝疑

金碧山水

珮環便欲青鞋尋勝地笑談相對白雲閑

桃源圖

疊嶂層巒杳靄中仙凡咫尺路難通一溪流水穿雲
碧千歲桃花幾度紅伏臘不知推甲子耕桑自喜教
兒童敬真一自歸來後更有何人得再逢

遊金山

江勢東來接海濤一峯屹立載靈鼇龍眠古洞雲長
濕人倚危闌日正高身到層巔疑隔世眼空八極稱
揮毫詩成步入藤蘿裡暮靄霏霏濕緇袍

再和東坡詩韻寄題安隱寺

三載不遊安隱寺夢中山色尚蒼然松根煮茗延春
畫壁上題詩記昔年已信蘓公為五祖還疑李白是
神仙清風兩腋難飛去槐火何時試石泉

又

三載不遊安隱寺近聞臺殿更巍然法門已三恢前
代山色還應是舊年花雨繽紛來玉女香雲雜還擁
金仙支公講罷維摩議還解哦詩步石泉

題畫

何人能自濯塵纓來向青山著數楹紅樹參差秋欲
晚白雲縹渺雨初晴漁舟隔岸渾相識沙鳥忘機近

卷上

六

不驚我欲幽栖尋此處虛名今已誤平生

立春日試筆寄孟璿

春氣初從玉管回陰陽已有地先知雨將探黛添山
色風送鶉黃上柳絲靈運此時應有夢惠達平日寂
能詩吟成兩地難為寄矯首停雲一樣思

題雪景便面

誰揮墨汁洒雲殘馬出山城雪滿天流水溪橋冰作
柱疎林茅屋玉生煙興闌剡曲舟初返愁絕藍關馬
不前爭似詩翁驢背穩乾坤清氣屬吟鞭

寄執則中

三月西湖水似天舊游回首思茫然杏花村裡青旗
酒楊柳堤邊盡鷁船造物戲人真可笑韶光過眼只
堪憐平生支遁為知己未了三生石上緣

贈皇甫充誠

僧舍清幽可借居白雲常為護塔除牀頭每頌賢人
酒門外多采長者車勲業自看囊有劍杯盤不歎食
無魚莊康塵土深如海不及招提穩讀書

王母瑤池圖

畫殿參差近碧天房櫳屈曲窈相連瑤池淡淡涵秋
月珠樹濛濛護曉烟雲外鳥來知七夕風前花落是

卷上

七

何年板諧却笑東方朔三度偷桃未得仙

次韻石驪山人對雪懷玉泉師

雪水煮茶勝石泉博山添火炷龍涎頻挑野菜供新
酌細說鄉情問昔年顧凱老來疏畫手善權瘦去有
詩緣明朝滿載新珠玉喜見晴光拂曙烟

客中寄孟璿

海內知心各異方天涯回首思茫茫讀書未遂風雲
志對景空嗟歲月忙丹桂欲期秋共籍青燈長憶夜
連床十臺懷古詩成未南鴈來時好寄將

寄百花莊隱者

文采清標出故家少年為客擅才華樓頭夜醉紅粧擁湖上春遊皂帽斜三月東風初去鴈一番新雨又飛花老來未了尋詩債拄杖晴江看晚霞

春暮有懷李孟璿

煖雲無力度隣牆風裊遊絲拂地長深院獨眠酒病酒餘羅初試淺薰香新巢燕子來如約未謝梨花待洗粧綠草滿池春欲去幾隨詩夢到君傍

紅白蓮花

翠蓋亭亭映碧漪濃粧素質兩相宜華清賜浴後競國承恩月上時錦障風輕波欲灩玉杯香冷露

淋漓盡裙又作霓裳舞清曉來遊太液池

玄妙觀白蓮

琳館仙人試淡粧翠霞深映白霓裳素鳥舞月瑤臺靜玉佩乘風水殿涼承露盤高擎碧落凌波襪冷度瀟湘近來不種東林社却對蓬萊羽客香

題豐樂樓圖

錢塘城郭

帝三州勝槩千年尚有樓南浦雲開珠箔曉西山雨歇畫闌秋主人歌舞成春夢芳草王孫昨舊遊物換星移餘事在蕭條殘墨不勝愁

李孟璿

後集

次韻艷體詩

閨苑迢迢碧海深青鸞飛斷信沉沉春深香冷銷金帳夜靜聲聞綠綺琴帶雨游雲頻入夢落花啼鳥絕傷心玉簫何處吹明月目斷關山不可尋

寄李孟昭時寓臨平寺

別來惟有夢相牽幾度看雲白晝眠滿眼青山愁似海一江春浪柳飛綿許詢已見依支遁靈運終能憶惠連舊說藕溪風致好壯遊應獨費詩篇

明妃

王勣雙垂出漢朝胡塵滿馬路迢迢琵琶曲盡腸應斷環珮魂歸恨不銷沙起黑河風冽冽雲埋青塚草蕭蕭舊畚獨有荆門月長向空村照寂寥

九

清貧居

老去甘貧得自閑隱居寂寞愛溪山西風枕簟秋無夢涼月軒窓夜不關郭外石田荒二頃雲邊茅屋破三間簞瓢有樂真清士千古高情不可攀

和李孟昭春興韻

東風落日送歸騅一路飛花撲帽簷騎竹青童新拍牛隔窓紅粉半窺簾山靦綠醺春沽酒海電烟濃暮

煮鹽自覺年來多老病醉中疎散任君嫌

又

憶過蓬萊海上家春風長日駐韶華九天風度瑤池樂五色雲迷玉洞花雷煥多情求寶劍葛洪何處得丹砂別來彷彿三千歲夢落紅塵隔紫霞

寄鄉友陶尚文

不到高人愛菊軒別來清夢祇懸鍾山夜雨連床地茗水春風載酒船長與隣翁娛晚景且招野老祝豐年壯懷未有桑榆念目極鄉關思惘然

水光月色樓與孟昭同登

今士林卷上

極愛城南近水樓水光月色兩悠悠闌干倒浸天疑下星斗交輝地欲浮素練平鋪金鏡曉冰蟾寒浸玉壺秋羨君獨有元規興長卷朱簾洗醉眸

金碧山水

嵐光如翠煖凝春人掩閑門臥夕曛江上圖書和月載山中雞犬隔雲聞東風瑤草香初滿流水桃花路不分此處仙家潭不遠底須騎鶴訪茅君

梅花深處

幽居窈窕自成村透屋梅花萬玉屯春色模糊近梨雲依約護苔痕清夢長移榻坐愛餘香不

掩門自是歲寒心事好只將風月付琴尊

劉溥 字原博號華志姑蘇人

金臺中秋

十年看月住

神州白髮今年又倚樓玉宇無聲涼露下青天有影絳河流鄰翁送桂香雙袖童子歌詩酒幾籌却憶故園親舊在石湖蕭鼓送蘭舟

登燕臺懷古

一上高城欲斷魂英雄不見水犀軍屬鏤劍上飛青血響廡廊中散綵雲日落寒鴉啼古堞月明金虎出

今士林卷上

土

孤墳可憐歌舞宮墻地千古蒿萊走鹿群

姚綸 字允言號夢草武塘人

相湖漁笛

芳草萋萋白鷺洲漁童橫笛坐船頭滄江渺渺天連水涼月娟娟風滿樓一曲鷺鷥外夢數聲吹斷鴈邊秋却憐今夜思家客那得聽來不淚流

題紅白荷花

鏡裡新妝扇底歌倚風無力舞婆娑醉來西子容偏媚老去秋娘髻已皤霞煖綉衾春夢雨雪香羅襪曉凌波分明太液池頭見點點風流更覺多

題夏仲昭畫竹

露冷湘靈淚不乾夜深和月倚闌干
凌風截得綵鷲尾擲地化作青琅玕
聲斷玉笙何處覓香消翠袖不勝寒
玉堂有客風流甚寫入鵝溪綃裡看

爛柯圖

服盡黃芽九轉丹仙機都付石枰閒
從教世上百年樂不及山中半日閑
王子落來星點點楸紋平處解斑斑
樵童不道柯俱爛日落傍觀尚未還

送春

把酒送春成短吟落花飛絮盡沉沉
揅窓何處覓紅

杏林春曉

兩開戶明朝盡綠陰荷展翠鈿爭貼水
笋拋粉箨已過林一年好景惟三月對此令人恨不禁

杏林春曉

董家門巷即仙家透屋春來盡杏花
曙色半簾初上日香紅一片欲欺霞
酬醫只用携鋤種市藥何煩折券賒
明夜東風林靄散丹光驚起樹頭鴉

柳陰把釣

生計年來只釣舟柳陰深處謾夷猶
一蓬春綠烟初暝滿棹晴花雪未收
渭水清風梳鶴髮桐江落日坐羊裘
幾四歌罷滄浪曲盡把閑盟付白鷗

題琴鶴軒

一琴一鶴小軒幽不著紅塵半點愁
月冷梅花三弄曲露寒瑤草數聲秋
廣陵夢裡傳新譜赤壁舟中憶舊遊
清獻遺芳照千古不知東老更風流

雲樵

短斧長柯寄此身閑踪久與鹿為群
千林歷盡不計日兩屐躡來都是雲
石上烟霞長自坐檐頭風月許誰分
束薪換得松花釀時約漁翁醉夕曛

城市山林卷為玄妙觀羽士賦

步入東關一徑深始知城市有山林
黃梁不作塵中

杏林春曉

夢白日長閑世外心鳳戴紫簫吹落月
鶴窺香露聽鳴琴人間只此為蓬島何用乘槎海上尋

客邊留別

風釀春寒未落梅擁爐深夜坐傳杯
分題自刻銅梓燭畫字誰添鐵筋灰
一別轉頭驚兩載重逢開口笑千迴
客邊未盡畱連意黃帽沙頭且莫催

雪洞為許道士賦

一室穹窿覆地圓宜留小榻坐神仙
鑿開重甕渾無物踏破冰壺別有天
梅谷花香春似海梨雲夢穩夜如年
幾回酒醒燈殘後錯認瑤樓深處眠

柳溪小隱 懷鐵松相別之南有柳溪白柳溪小隱

小隱清溪構草堂風流絕勝朝川莊白鋪練影秋雲
冷綠漲鳴頭春水香鼓柁何人歌款乃濯纓有客和
滄浪興來滌硯濡吟華閑擲黃庭一兩章

星湖書舍 為郡庠周邦禮賦

築舍臨湖靜且深藏書不許一塵侵水心星墮千年
瑞波面雲留一鏡陰火藝青藜供夜讀花生綠華明
春吟收功已報鄉闈捷丹桂高攀向郊林

烈女

未識夫顏僅識名忽聞夫訃即捐生節如秦岳尤加

今士林卷上

重命比鴻毛更覺輕千載不消埋玉恨九泉能遂結
縞情清風烈烈誰能紀碣石新題太史銘

江湖壯覽卷

江湖隨處豁雙眸不滿詩囊卒未休日下風雲瞻

魏關淮東歌舞認揚州一蓬疎雨隔遙晚千里殘霞驚
外秋見說武昌城畔柳尚含青眼待重遊

田園佳趣

田園環遶屋東西綠遍桑麻路欲迷竹外支筇隨鶴
步花邊把酒聽鶯啼黃雲稻熟秋千頃翠雨蔬香春
滿畦爭羨君家多雅趣客來無不為留題

送黃時益還閩

湖海飄飄已倦游東書南上木蘭舟幾家紅樹孤村
晚一路黃花九月秋華底丹青工點染酒邊談笑擅
風流絕憐游宦同鄉客明日相思獨倚樓

竹溪卷 為松陵徐本武賦

絕勝風流晉七賢琅玕環遶草堂邊每驚紅日不到
地疑是碧雲長蔽天遙造客應無路入留題人或有
詩鐫時時為報平安信歲晚相看節愈堅

送友人之京

春風倚棹入

今士林卷上

京華烟水茫茫去路賒廉乘濟來能仗義
龍光沾後即還家晴波綠上湖邊柳香霧紅酣樹底花
無限離情消不得且開懷抱醉流霞

題雪蓬 方名

六出飛來一樣輕半篷清氣載瑤瑤白侵桂魄看無
影亂攪梨花聽有聲春水謾誇天上坐夜寒且學剡
中行歌殘郢曲餘酣在掃入茶爐自在烹

秦溪小隱 其八

馬君自愛秦溪好邈迤甘為隱者徒數畝躬耕同谷
口有錢閑肆即成都春風紫陌吟囊重落日青山釣

題孤只恐他年膺鶚薦未容山野作潛夫

早春過西湖

西子湖頭得早春
淡烟微雨暗湖濱
柳枝尚短不著
水梅蕊未開先
可人老境正憐
諸事懶風光無
奈一番新晴來
且整登山屐
遮莫鶯花笑客貧

清遠樓

飛橋來登百尺樓
乾坤萬里豁雙眸
青山一髮不知
際爽氣半空長
似秋風引曉雲
來酒慢花扶晴
日上簾鈞主人
有量澹江闊
能許元龍醉卧不

相湖漁隱

小士林卷上

夫

結屋湖邊作隱倫
客星有象照孤村
雨衣自織青蒲
葉烟艇長維綠
柳根潮帶夕陽
還釣浦鷗隨春
漲到柴門閑身
得遠昨熊兆日
醉隣翁酒一樽

初夏閑居有感

寶篆煙消日影移
綠陰庭院畫長時
百年富貴黃粱
夢一段風情白
苧詞新飲也知
醒自好得閑惟
與睡相宜年來
頗被虛名累費
盡心情只為詩

月溪

溪水縈紆歲月流
美人清思共悠悠
冰輪倒浸十分
影素練平鋪一
片秋已訝姮娥
開鏡坐又疑神
女天

珠璣夜闌吟玩忘歸去風露寒欺紫綺裘

壽懷鐵松

鐵松千尺倚青天
文采風流正少年
冠帶從容新
帝澤功名赫奕
舊常編銀杯綠
滿金莖露沉水
香飛翠一鼎烟
今日孤南星有
象清光直照綺
羅筵

鴛湖送別圖

鴛鴦湖上日初斜
公子雲帆掛水涯
千里寧親重到
府一蓬為客又
還家寒生蘆荻
洲邊雨香老芙
蓉鏡裡霞聞說
明經有家學佇
看飛鵝上

京華

小士林卷上

七

竹石山房卷

山房種滿碧琅玕
垢石相依更好看
玉氣煖蒸雲五
色翠梢晴弄日
三竿白羊未化
長眠雨綠鳳深
樓不畏寒補遍
蒼天人不老清
風日日報平安

初到金陵呈干黃門鄉友

早聞簪華侍

金鑾老我今朝始
識韓尊酒留連
能醉客鄉情傾
倒若無官歎山
雲氣能先晚待
雪梅花正耐寒
自笑詩逋債未
了又來白下預
騷壇

水雲閣

雲氣湖光擁練舟
綸中羽扇客風流
青天倒浸孤蓬影
白練飛來滿榻秋
春雨夢酣桃葉渡
晚涼移過藕花洲
濟川正賴為時用
莫學鴟夷事遠遊

翠深居卷

曲逕逶迤幾許深
筍梧竹共森森
紅塵赤日不到處
蒼雪碧雲相間陰
七尺冰虬仙客杖
一床神鳳入琴時
時坐對煩襟爽
遍刻新題次第吟

聯璧卷

仙子瑤臺玉一雙
碧桃紅杏兩生香
絳裙拂地春同步
寶鑑開奩月在堂
織翠舞衫封蛺蝶
泥金歌扇畫

鴛鴦卷中乍識春風面
惱我題詩一斷腸

醉月樓

清夜何須秉燭遊
且邀明月共觥籌
口吞丹桂婆娑影
手掬金莖沆瀣秋
天上無梯登兔窟
人間有地築糟丘
醒來不記更深淺
驚見東方白滿樓

留別釣灘胡九萬昆玉

欲叙多年契闊情
短篷重作釣灘行
自憐吟社諸朋友
誰似君家四弟兄
綺席留春歌一曲
銀燈剪雨話三更
明朝又是匆匆別
南浦愁雲滿眼生

江湖勝遊卷

勝遊直欲遍江湖
囊有新詩卷有圖
日下風雲雙闕迥
天涯烟雨一帆孤
慣將白壁酬歌袖
肯惜黃金付酒壺
如此風流良不惡
故鄉諸子似君無

題鐵松翰簡集

鐵松清士美風標
不獨詩工簡亦高
章草千行飛雪
楮邨雲五朶落霜毫
陳臻昔日名先重
坡老于今學更豪
好為珠藏遺胤嗣
使沾賸馥與殘膏

送徐掌教

九載黌宮教一經
滿頭華髮半星星
馳名已滿江南地
話別忽登湖上亭
波漲煖香春渺渺
草浮新綠雨

士林卷上

冥冥此行未定何時會
且盡沙頭兩玉瓶

題樵隱卷

寄跡窮荒野趣多
數椽茅屋住岩阿
長能荷擔携書卷
不學觀棋爛斧柯
兩袖白雲眠冷石
一肩明月下平坡
才高富有徵賢詔
富貴何須五十過

玉塘歸隱卷

出處升沉信自天
未嘗榮祿即歸田
昔年李愿居盤谷
今日王維畫輞川
紅稻秋分溪上雨
綠蓑春帶隴頭烟
正時農事收成後
時向芸窗理舊編

松筠軒

結屋烟霞賦考槃愛携青士對琅玕溪風十里翠濤湧山月半簾蒼雪寒玉液釀花春醉容紫簫吹曲夜乘鳶綠陰深鎖闌干外不許庸人直造看

鵲湖清趣卷

橋界雙湖臥綠紅四時清趣屬吟翁一篙春漲鴨頭綠十里荷花人面紅煮茗帶霜收落葉探梅和雪載孤蓬幾四歌罷隨浪曲極目斜陽送斷鴻

田園佳趣

隱君何處可幽栖新構茅堂野水西小澗波渾蘆葦

士林卷上

過高林風煖鷦鷯啼黃雲擺舞秋連野綠雨蘼蕪春滿畦明日西成富有約笑傾白酒割黃雞

贈鍾秀沈隱士

喬出休文譽望隆故家喬木占江東自非山水鍾奇氣那得林泉有此翁豪客酒傳仙掌露小娃曲度綉簾風長時對此歡無極况在

先天化日中

松月

老兔松梢立夜寒仙人正倚石闌看高掀碧海蒼龍尾倒掛青天白玉盤風靜徂徠枝偃蹇波平牛渚影

團圓採花釀得山醪熟滿吸清光入肺肝

心遠軒

隱居渾是住林泉心遠元來地即偏門外從教塵似海軒中長喜日如年玉堂金馬原無夢野竹溪花自有緣閑凭闌于寄遐矚斷雲飛鳥共悠然

月波軒為懷錢松賦

小軒臨水不勝清月轉波平夜二更素魄浸來光不濕碧荷涵露影偏明停杯客向空中立蕩槩人從鏡裡行想得姮娥游下界盈盈微步履塵生

瞻綠卷

士林卷上

愛與簷簷作淡交滿庭靈鳳羽脩脩清風不掃碧雲去蒼雪肯隨紅日消節下有人題醉墨簷前無地著炎燄幾四正歌歌淇澳又聽隣家響玉簫

燕平字東樹號雪溪隱居人

湖曲隱居

多君脫迹遠塵寰茅屋翛然住碧灣秋色一竿明月在煙波萬頃白鷗閑時尋佳句臨流坐獨棹扁舟載酒還有客天涯思賀監夢魂飛落水雲間

晚過吳興弔子昂舊宅

天涯踪跡逐雲萍路入蒼溪接洞庭野水望中孤鳥

白藤震晴處亂山青放歌明月人何在濯足澆浪酒
半醒欲寫新詩吊松雪鷗波烟冷獨空亭

溪亭步月

獨向溪亭步月明小橋流水有餘清池塘倒浸樓臺
影林壑遙聞風露聲溪鳥迎人殊有意姮娥隨我最
多情錦囊尋得新詩句高詠歸來欲二更

送沈愚歸玉峯

皇州鶯囀柳條新客裡那堪此送君歸夢不離吳苑
月還家高臥玉峯雲江村貰酒逢寒食驛路看山對
夕曛最是臨歧分手處落花離思共紛紛

卷上

廿二

相湖草堂

舊築茅堂湖水頭望中詩景滿澹洲光搖明月金波
冷影落青天玉鏡秋簾卷夕陽宜對酒窓臨流水易
盟鷗往來只許玄真子時載清風泊釣舟

湖山清趣

十里湖光洗雨鮮萬重山色與雲連晴嵐遙映煙中
寺春水空浮鏡裡天風月久藏楊子宅圖書長送米
家船蘭橈記得曾遊處隔浦吳娃唱采蓮

送友人赴關謝恩

玉漏迢迢出禁中千官鳴珮午門東龍池柳色鶯聲

早鳳闌花香御氣通四海梯航趨上國
九天閭闔覲

重瞳君能展粟資邊備此日承恩拜舞同

和吳拙雲見寄韻

踏遍烟霞百里尋蒙山佳處可登臨珮環聲落聽飛
瀑圖書天開見遠岑文獻百年歸故老交游四海重
知音別來望極蒼溪樹覓得春鴻寄短吟

送懷用和納粟之京

陽關唱罷欲分襟祖帳臨歧酒再斟江上青山秋倚
棹天涯明月夜聞砧謝玄素負匡時策卜式長懸款

卷上

廿三

國心漕粟不辭千里遠九重登處沐

恩深

醉春舫

日田南湖酒百甌春光多在木蘭舟看花誤入桃源
路載月頻經杜若洲吟倚舵樓歸別浦臥吹簫管泛
中流烟波隨處堪蕭散莫向銀河犯斗牛

寄吳棲雲

林下高風不可攀棲遲空谷伴雲閑白鷗自得烟波
趣玄豹長藏雨霧斑草木有光明畫錦山林無夢落
塵寰舊遊記得桃源路幾度扁舟載醉還

來鵑亭

結亭湖上近漁磯
鷗鳥棲棲對竹扉
萬頃水雲長作伴
一竿風月每相依
衝煙遙點青山破
踏浪輕如白雪飛
莫恠懶隨鷗鳥去
海翁心事久忘機

送張都憲式之赴閩

伐叛曾收第一功
幾年何事屈豪雄
九重龍馭中天日
萬里鵬搏北海風
玉珮又趨青瑣闥
綉衣重謁大明宮
側聞當宁思賢佐
名在君王眷顧中

宣城金溪泛舟

萬家楊柳蒨晴煙
路入宣城似剡川
鼙鼓聲傳雲外樂
樓船人坐水中天
青春對酒逢知己
白髮看花愧少年
此日風流須盡興
與君同醉白鷗邊

西爽軒

好山無數透軒窗
爽氣氤氳日夜飛
萬壑晴嵐來曉障
八窓空翠濕秋衣
洞門涼雨隨龍過
天末孤雲伴鶴歸
幾度凭高開拄笏
吟懷不減謝玄暉

推蓬聽雨

涼風吹雨到孤舟
起坐推蓬賦遠遊
索寞似經巫峽夜
蕭條如入楚江秋
五更歸夢鍾聲斷
萬里鄉心逐

冰流却笑此身湖海
蓬天地幾時休

松雲樓

危樓百尺壓朝暉
松暝雲深客過稀
萬壑翠濤驚午夢
滿空晴絮惹秋衣
氣浮虛幌僧初定
影落空壇鶴未歸
乘興登臨須結社
焚香茗共忘機

南輝塔影

浮屠突兀倚穹蒼
倒影分明照野塘
一柱高擎天上
下七層遙浸水中
央
鴈來佛地埋秋骨
龍隱靈淵戲夜光
昨日臨流曾佇立
化城回首思茫茫

寄凌樂耕

獨臥衡門賦解嘲
臨平回首迢迢山
中冰雪存孤操
鏡裡風霜變二毛
明月久湖曲隱白雲遙赴故人招
幽期欲話當年事
來醉一齋酒一瓢

壽西翠高士

丹頰仙人髯未絲
秋風此日文瑤池翻嫌壺裡乾坤小
却笑山中歲月遲
碧碗帶雲分石髓玉盤和露摘金盃
欲知海屋添籌笑玉母蟠桃再熟時

賀懷用和生子

葱葱佳氣夜間聞
頭角稜稜月相殊天上麒麟應有種
人間鸞鶴忽生雛
杜陵有一志憐宗武韓愈多情重

阿符老我亦為湯餅客高歌一曲倒銀壺

元宵寄懷樂耕有懷端講師

去年相約醉元宵曾赴東林坊
簡招寶殿夜深仙梵
度禪房雲淨雨花飄才高白
詞難和思入春風酒
易消今日寄漚乘化去人間
後對參寥

送衍上人住下竺

宗門共說遠公賢此去靈山種
白蓮飛錫又歸京口
月折蘆花度海東天雲迷九里
松間路夢遊三生石
上緣多少方袍林下士西來法
肯待真傳

月波亭

士林卷上

半畝方塘月色浮臨流坐愛八
窓幽五更影落銀蟾
吟一片光涵玉鏡秋人聽洞簫
疑赤壁鷗搖寒浪似
滄洲畫舫屢約能詩客來伴
雙醉裡遊

蓮葉舟

氛華峰頭一瓣秋尋常與客泛
十流若耶不聽吳娃
唱銀漢還同太乙遊四海烟波
地汗漫五湖風月任
夷猶有時載得蘆花雪一曲
漁歌近白鷗

九日有懷懷樂耕

柴門流水野人家老去逢秋興
餘明鏡不須憐白
髮青尊聊復對黃花盡簪彭澤
陶令落帽龍山笑

孟嘉雞黍竟孤前度約夕陽雲樹思無涯

琴書樂趣

高人卜築相湖頭樂對琴書忘
却憂聲發焦桐丹鳳
泣香浮芸葉蠹魚愁七絃流水
思鍾子萬卷清風寄
鄴侯

昭代只今崇禮樂好携長策拜
宸旒

沈愚字通理號佺生崑山人

蒼蘓雲壑見寄

獨抱絲桐覓賞音相逢攜手覺
情深吳門煙月愁中
意楚國鶯花夢裡心芳草斜陽
勞遠望孤燈疎雨助
清吟長才自有冲霄翮肯向江
湖久陸沉

長干晚步

江湖千里倦追遊弔古思歸總
是愁蕭寺白雲孤棹
晚謝墩紅葉幾家秋西風古墓
人何在芳草殘陽水
自流却憶當年歌舞地野花如
錦送驂騑

旅次清明

客懷寥落怕逢春愁見東風柳
色新白下一杯寒食
酒天涯千里未歸人平生書劍
空留意此日鶯花獨
笑貧幾度含情望上隴夕陽芳
草淚沾巾

和蘓雪溪晚出南浦

回首鄉山幾日程客舟終日短長亭形容憔悴風前
鶴身世浮沉水上萍楚樹雲多連塞綠吳山雨過隔
江青客愁到晚偏無奈蓬底孤眠酒易醒

雪中寄滄浪

長安積雪掩柴關况是經年客未還設有清尊消客
恨可無知己慰愁顏數行不斷雲邊鴈一色遙連郭
外山幾度相思成獨賦嶺梅花發共誰攀

和蘓雲壑病中見寄

久病形容奈瘦何故園歸計轉蹉跎白蘋海國秋風

士林卷上

八

早黃葉關山暮雨多藻句長因愁裡得流年况是夢
中過浮萍蹤跡天涯路長缺空彈對酒歌

晚春述懷寄諸吟契

飄零蹤跡似浮萍悶倚東風酒半醒吳苑落花春寂
寂林隈寒食草青青故居漸覺荒三迳生計空慚守
一經

威世自憐非隱逸也將孤艇泛滄溟

又

楚水吳山入望賒東風回首益堪嘆旅窓夜宿多逢
雨官路春行少見花芳草夢中愁寄遠杜鵑聲裡憶

歸家江湖滿地空惆悵獨自行吟到日斜

水軍營述懷寄滄浪

十載窮經未策勲蕭蕭行李似從軍故居寂寞生春
草往事淒涼隔暮雲客舍清尊愁裡盡江城殘角夢
中聞萍蹤尚阻東歸興極目南天正憶君

送蘓雲壑歸海昌

清時多病掩柴扉當路誰能重布衣賈誼未膺宣室
召相如空向茂陵歸鷗邊芳草迷征棹鵝外孤村帶
落暉此日河梁一尊酒不堪重與故人違

避地清明

士林卷上

九

門外垂楊拂岸隈匆匆時序又相催故園丘隴心千
一里南國鶯花酒一杯萍迹幾回逢冷卻榆烟何處換
寒灰東風無限尋芳興空負青春夢裡回

旅次感春

東風籬落野棠開茅屋春深燕子來客裡懷人頻對
酒天涯望遠獨登臺後時共惜楊雄病能賦誰憐宋
玉才歸夢青山尋舊隱衡門流水映蒼苔

初歸玉山舊隱寄鄭文康

歸隱林泉舊業存白雲流水遶閑門衣冠重結山中
社雞犬相依郭外村明月孤琴欺別思落花啼鳥妬

吟魂故園清景追遊處莫負東風酒一尊

送滄浪生之京

懶向岩阿賦考槃遠攜書劍入長安綠波芳草尊前別青鬢
流年鏡裡看江路野鶯啼暮雨縣城烟樹積春寒遙憐明日相思處
吟對春雲獨倚闌

酬雲壑見寄

萍水相逢意不違倦遊無奈想柴扉別來綠髮風流在歸去
青山故舊稀遠渚芙蓉秋色淡孤村楊柳暮煙微飄飄蹤跡
無定自玉山前一布衣

江上晚歸有懷雪溪漁者

卷上

幸

江天木落見孤峯滿途蒼苔寄客踪藻句有情題社若佳期
何處採芙蓉舟橫野渡風吹席寺鎮寒雲雨翳鍾莫嘆別來
千里隔桃花流水約相逢

賦得吳苑春遊寄杜用嘉徐用理

蘇臺風景寂芳菲南陌行春趣不稀柳外流鶯催客醉花間
明月送人歸銀壺綠酒沽雲液畫舸香羅載舞衣有約來年
春色裏與君相賞莫相違

遊姑蘇贈友

路入蘇臺訪舊遊闔閭城下暫停舟碧波涼月江橋晚紅葉
疎烟野寺秋嗜酒陶潛非隱逸能詩杜牧最

風流人生會合須傾倒况復青年未白頭

有懷雲間許士深先生

白髮蕭蕭映鵝冠懸壺曾見住長安風流獨擅文章伯敏捷
先登翰墨壇化鶴客歸山月曉騎鯨仙去海波寒丹房寂寞
留遺稿應有門生掩淚看

戲贈景逢吉

南國游遨未肯還春風隨處是鄉關半樓明月消紅燭一朶
香雲擁翠鬟且共看花頻對酒何須著屐更登山近來六有
尋芳意欲假浮生幾日閑

有懷姑蘇劉元博先生

卷上

幸

相逢傾蓋即交歡幾度臨歧話別難洛下才名新翰墨吳中
文物舊衣冠看花江郭春風早問酒官橋暮雨寒一水經過如
不遠若為西望思漫漫

遊寶幢寺留宿岩上人房

迢迢幽徑透迴廊隱隱疎鍾出上方月曉樓臺聞梵語煙晴
草木散天香山雲入座衣裳冷梅雨飛簾枕席涼暫向人間忘
物累今宵同宿贊公房

賦得金陵佳麗

瑣窓雲霧隔重簾銀燭垂光夜色添上國佳人誇楚舞小山
新曲按吳鹽步移羅襪香鈎軟聲度瑤箏玉

指纖不向陽臺夢雲雨却依花影立冰奩

蘇正字秉貞號雲登海昌人

送朱秀才謁選

石城煙柳拂雙旌一曲勞歌贈遠行淮嶺夕陽雲外
色金河秋雨夢中聲鍾鳴紫禁仙班列日射天門綵
仗明惟羨宦遊逢盛世

九重閭闔勝登瀛

旅次清明

萬家烟樹散啼鴉

上國清明好物華滄海幾回驚卽序東風隨處見鶯花

今士林卷上

卅三

山迴鳳閣雲邊出柳帶龍旗雨外斜欲醉芳尊消客
况鵲聲落日在天涯

送吳杏莊歸雲間

暮雨官橋柳色青樽相對欲沾纓雲開京口孤城
遠潮入丹陽古渡平天地百年俱是客江山此日若
為情扁舟後夜遙相憶兩地淒涼對月明

將還海昌留別諸友

滄江千里路依依回首天涯賦式微白社有情應惜
別青山無恙獨思歸孤舟客夢驚鴻鴈故國鄉心戀
蒹葭把手臨歧意無限不堪詩酒重相違

春日與鄭一靈鍾二萬金四隣登天界昆廬
閣同賦二首

祗園高閣碧雲齊此日乘閑喜共躋畫棟上臨天關
近朱闌平見鳳城低曇花曉霽香初散寶樹春寒翠
欲迷為愛同遊俱俊逸上方煙景謾留題

又

聯步城南訪道林上方開檻一登臨雲開霄漢乾坤
闊春滿旃檀草木深御苑日華連王氣天臺花雨散
涼陰共來此地多乘興何處能忘世外心

送蔣主忠省兄太醫院判之京

今士林卷上

卅三

江上離筵暮雨收故人相別思悠悠孤舟落月雜聲
早一路青山樹色秋

上國荆花遙在念天涯烟草獨關愁明朝雲路多高興
想見題詩憶舊遊

寄沈佺侗

相逢京國共知音萍梗忘形義已深千里雲山明月
夢十年湖海故人心長楊賦就憑誰獻侯館詩成只
自吟同是天涯風雪客未因流落見得沈

又

上國重遊旅况新異鄉欣得孟家隣夜窓銀燭連床

兩錦瑟東風別館春青
影流年同是客白雲舊業獨
沾中江湖何日從招隱盤石垂蘿寄此身

秋日登臨

海外寒雲暝不開望秋閑上夕陽臺江流東去疑天
盡山氣中浮覺雨來綠水平蕪孤鳥下白雲空谷斷
猿哀臨高謾有滄洲想愁向西風見鴈回

早春寄冶城諸友

故人別去隔山川悵望天涯思渺然草色又經新歲
綠月華空對舊時圓孤吟誰結山中社懶性惟逃醉
裡禪見說都門詞賦好早憑飛鴈寄南天

士林卷上

卅四

寄玉峯沈一愚

鳳凰臺下見征鴻對景懷人意萬重千里謾勞明月
夢十年空憶舊遊蹤鶯花南國嗟誰賞風雨西齋歎
不逢欲寄愁腸渺何處秋風題遍木芙蓉

秋夜酌酒與公瓚有感

細雨簷花對酒頻夜窓紅燭謾相親醉來彈鋏徒歌
鳳老去傷懷謾泣麟白社交遊多遠別異鄉風物易
愁人天涯共是悲秋客欲買青山學隱淪

送戶部劉貲外之金臺

九重宮闕倚雲高厭續仙郎去路遙藥水月明春倚

折金臺花曉晚鳴鑼雲閣闔闔殘漏仗引衣冠候
早朝為羨宮遊逢盛世好將功業贊

唐光

登多景樓有感

楚天空闊浩無涯獨上高樓覽物華千里雲霄孤鳥
沒萬山烟樹夕陽斜江流不盡前朝恨霸業空遺過
客嗟吊古登臨憶陳迹野烟漁笛起蘆花

九日

獨上高臺覽物華西風蕭瑟起天涯江山寂寞清秋
盡宮闕參差落日斜萬里楚雲迎白鴈十年京國見

士林卷上

卅五

黃花一尊佳節須乘興不用登臨更憶家

喜公子良自南交遠歸

十年遊宦寄荒陬此日承

恩返舊扉僭耳獨憐坡老在夜郎今喜謫仙歸丹心報
國名猶在白髮還家願不違早晚趨朝膺
寵擢衣冠重見侍彤闈

秋日重登多景樓

西風闌檻謾重臨誰楚迢迢入望深雲物不殊前度
景風波偏薄遊心片帆遠逐寒潮沒孤鷺遙隨綠
柳沈天地無窮人自改不須登眺動長吟

仲秋思父兄

楚天搔首獨凭闌望盡寒雲是萬山冠冕蹉跎勞白
髮風塵荏苒變朱顏南樓月落猿初斷北塞秋深鷹
未還無奈孤懷正愁絕數聲長笛暮雲間

金臺客懷

萬里從親詣

紫宸異鄉岑寂客愁新薊門寒早常飛雪邊地風高半
是塵天上故人多自貴尊前明月獨相親滄洲舊業
應無恙幾度清宵入夢頻

過呂梁

今士林卷上

卅六

斷鑿當年藉禹功石梁中斷水源通天開險道河流
遠山繞孤城地勢雄風激怒濤奔萬馬月明空峽臥
長虹行人不用頻驚歎塵世風波自古同

過沛縣

紛紛逐鹿竟何為天命來時四海歸白帝已隨孤劍
滅真人初御六龍飛亭空泗水荒秋草碑掩青山帶
夕暉千古芒碭雲氣歇大風歌罷思依依

送偉上人

出世無名與世同又將蹤跡遠離群別來滄海孤舟
月歸去青山已悟有生皆夢幻更尋何地避

塵氛東林蓮社知寥落斜日河梁不忍公

寄玉岑沈通理

湖海交情獨有君奈何蹤跡久離群心懸吳苑愁中
月思入崑山夢裡雲魚鳥滄洲應自樂烟霞空谷有
誰聞遙思十五年前事無限離情倚夕曛

酬姚廷輔昆季見贈

夢想風標欲見難連枝花萼豈能攀鶴鶴仙存心同
遠魚鳥滄洲趣獨閑孤榜夷歌時扣月一尊清興每
登山杖藜何日尋幽隱剪燭論詩共解顏

分題得臨平曉發送呂原素還越

今士林卷上

卅七

雲間山郭掩朝暉此地離遙送遠歸驛路月明難唱
早關河霜冷鴈聲稀青山紅樹迎征棹白吳清尊映
舞衣有約明年湖水綠重來詩酒莫相違

海上寄金粟

戚里風光接

上林幾迴聯騎共登臨東山不為蒼生起南國空懷白
雪吟月落海樓孤夢斷雲迷淮浦尺書沉歸來獨釣
滄江上霄漢長懸悵望心

九日懷京師舊遊

佳節重臨屬暮秋感時傷別思悠悠黃花不改尊前

色華吳新添鏡裡愁容落獨懸海國登高空使望
神州龍山勝事今猶在回首令人憶舊遊

春凌醉雪見寄

玄晏先生鬢已蒼秋來相憶路茫茫香浮茶竈烟生
榻釣拂鷗波月滿塘驕驥不須嘆伏櫪鳳凰何必在
高岡閑身自樂漁樵侶丹服毋勞易繡裳

又

露冷江天過雁遙客邊事事不相宜懷人落日猶憑
檻作賦悲秋懶下惟白髮漸添明鏡影清霜空老碧
梧枝少年事業成寥落獨對青燈動所思

卷上

冊八

陳顥字漢昭號竹隣嘉禾人

江心寺用白方伯韻

江心圖畫自天開四面波濤勢壯哉風煖寶花飄講
殿日高珠樹照香臺漁歌隔岸煙中起僧艇隨潮月
下回上相登臨高興發題詩岩壁記曾來

鄉進士姚公綬見訪

生事蕭然掩席門孤村忽喜駐雕輪別驚隔歲重論
舊交藉忘形不笑貧露冷黃花三徑晚霜晴紅葉半
溪春明年此日遙相憶人在青雲立要津

月波軒為懷鐵松賦

湖上華軒瞰碧湖月明深夜最宜看光搖銀海三千
頃影浸琉璃十二闌淵底織綃機杼濕花邊搖蕩杵
聲寒黃金甕瀉蒲萄酒滿吸清輝入肺肝

一峯亭為伍進士賦

華構東邊小築亭亭前孤石竦雲屏蓬萊移出當霄
漢驚嶺飛來落戶庭花霧撲窓簾半捲松風到枕酒
初醒興來安得如椽筆掃破苔痕一片青

東俞少傳

青天萬里際風雲沾得
恩波滿意春位重三孤台鼎地名高一代股肱臣經筵

卷上

冊九

進講文風盛畫錦歸來白髮新憶昔儒林曾識面幾
宵飛夢謁車塵

留別大雲寺僧

不到雲山四十年夢中風景抵依然因過五畝園西
路得訪三生石上緣滿地苔痕侵曲徑一池竹影浸
寒泉茶甕甌羅臨別有約重來聽講禪

南軒為道藏

步入烟霞小徑來南軒四面碧窓開雨香細草迷仙
洞風煖飛花點石苔白鶴松邊隨客去蒼童竹外抱
琴回咲談消却紅塵事一飲何妨盡百杯

朱原吉後戎回省母

一自津亭話別離廿年南雁信音稀
楚山夜雨勞相憶漢水春風喜獨歸
慈女倚門垂白髮佳兒戀膝舞斑衣
多君涉歷風霜久忠孝兼全志不違

送黃郡侯之京

保障東南十見春幾多晉澤在黎民
潁川不得留黃霸河內空勞借寇恂
驛路山光迎馬首都門柳色映車輪
姓名已注金瓠底早接夔龍上紫宸

蒙梅軒携妓拉訪松雲適以瑣冗弗遂口號

今士林卷上

中

一律以答

欲共雲川訪舊蹤豈知閑裡有忙愁
紅裙送酒君多樂白髮看花我自羞
霜樹漁村鴉外晚水花澤國鴈前秋
老懷不負松雲約早晚重維柳下舟

送葛二尹起服

風木堂前淚已收觀光又復上蘭舟
酒行組帳憐瓶玉寒入羅衣五月秋
芳草和烟迎客路好山如畫入神州
明朝

關下承

恩蒙錫宴金花揮燭頭

送別

高掛牙樯十幅篷送君北上思匆匆
沙邊曉色鷗分雨天末秋聲鴈度風
別淚不揮心似鐵離杯豪吸氣如虹
當今

聖治同亮舜報國還須要竭衷

酬周潤軒就簡沈張二公

閑携焦尾過東洲琢重高軒掃榻留
瘦沈文章偏俊逸顛張翰墨最風流
綠陰兩歇孤城晚白苧涼生五月秋
今日雙溪溪外路獨扶殘醉上歸舟

題山水圖

今士林卷上

下

草閣登臨望眼明秋高天宇氣澄清
乳山黃葉無人掃古渡輕舟盡日橫
歸客過橋分野色飛泉落澗答松聲
分明一幅匡廬景誰結東林社裡盟

送人會試

十載芹宮守一經青雲今日快飛騰
舟辭吳地梅初雪馬踏盧溝水正冰
綠酒銀蟬須盡醉天門金榜擬先登
春風三月長安道早寄佳音慰舊朋

答友

故人謝俗卧林丘幾度書來念舊游
一代文章唐製作百年人物晉風流
梅花欲折難逢使竹葉頻傾未

掃愁南浦春回冰雪解扁舟肯過草堂遊

林溪清趣

海邑西邊郭東林塘卜築遠塵蹤樹陰過雨週遭
綠花影涵波下上紅兩履烟霞吟社客一竿風月釣
魚翁閑邊清趣人多有看到君家自不同

早行送人

帶曙相携送客行漢塘西上趣脩程枕書猶帶殘更
夢伏劒當求此日名荒浦潮來寒鷺起空林月落曙
鴉驚丈夫際遇風雲便好展丹衷答

聖明

徐牧

字子心號素菴太倉人

將上金臺寓別衍都綱

廿載功名付冷鑪俄飛一鶚向青天疎才恐負春秋
華白髮長慚犬馬年官路一帆滄海上故鄉千里暮
雲邊杪櫓樹下三生石何日來修未了緣

送人還湖廣

愛我新詩為我歌東風辭我出官河山當別處青偏
近草向歸人綠故多千里一官輕歲月三湘孤夢落
烟波到家早約西隣社多買香醪卷巨羅

天目山

天目山中地最幽芒鞋不入市城遊睡來錦帙拋床
脚淨後青錢掛杖頭樹色濃埋三徑晚泉聲涼卷一
簾秋長年車馬何曾到滿地烟霞散不收

李季衡

甘泉歸興

遊遍江湖返故廬好懷應不為鱸魚千年常曲風猶
在今日柴桑樂有餘數畝石田都種秫一間茅屋半
藏書問奇已許諸生到日日尊壘酒不虛

寄雲間吳重器先生

青年早已負才名大器何愁晚未成霄漢有書終藉
薦江湖無夢結鷗盟雲間西北壯山如畫潮落東南
似傾回首思君在何處娟娟明月照孤城

秋興

幾處移家逐轉蓬江湖蹤跡任西東十年心事三更
雨一片秋聲萬壑風李廣未須悲命薄阮生何自哭
途窮可憐豪氣高千丈只在烟波夕照中

蘓臺

姑蘇臺畔古長洲江水無情只自流人去不生歌舞
夢客來空見落殘遊烟光漠漠孤城晚樹色蒼蒼故
壘秋不獨淒涼陳前王宮闕已荒丘

蜀大年臨川人

寓揚州

錦帆三月下江都
借問瓊花尚有無
煬帝行宮春寂
寞
廣陵烟樹晚
糝糊東風惹陌
尋芳地落日青
帘賣酒壺
二十四橋今夜
月清光偏照客
心孤

春日偶過接待寺期友不至

妙竹蘭花夾城隈
新雨乾時偶獨來
一榻白雲松子
落滿園黃鸝菜
花開眼看物色
陰晴變却被鍾
聲旦暮催客有
可人期不至步
隨斜日下蒼苔

和劉邦彥見寄

卷上

四

一樹櫻桃鳥啄殘
麥秋天氣尚輕寒
蚤登曲筇桑初
盡燕補新巢土
未乾囊裡古方
閒自檢鏡中華
髮老羞看花時
不共劉郎醉孤
負東家白藥闌

和遷居詩韻

苑樹飛霜掃帽紗
僕夫催我早將車

蒼龍閣角無多路
白玉河頭第幾家
寒盡鄉心隨爆竹
夜深清夢遶梅花
從今藥物都拋却
去學山僧飯熟
麻

小樓晨起書事仍用前韻

夜半遙聞鐘杳遙
見天門擁火車
佩玉鳴鑾雙鳳

關歌鍾甲第五侯家
翠裝煖送官橋柳
清飄禁苑
老應明時思報

逢人未可問桑麻

寄友

玉壺沽酒紫青絲
憶得西湖遊歷時
千古繁華留勝
賞兩峰南北正
爭奇郭郎長袖
能舞舞舞多才
氣善詩回首舊
遊驚歲晏錦箋
何處寄相思

春雪

輕盈雜雨又兼風
柳絮梨花却混同
春筵吟苦迷野
鶴晚窓分火喚
家童江山滿目
還堪四造化無
心也

自公戰退玉龍三百萬
老夫詩句亦豪雄

從理見寄走筆奉酬

文章無力障狂瀾
白首龍鍾老一官
佳句未酬青玉
案病軀思試紫
金丹竹邊如意
燈前舞湖上梅
花夢裡看多謝
休陽老孫子相
遇不厭客羶寒

四月十八日余謁地官關公於河上之行

館適施老顯携酒來飲于池亭醉後賦此

池亭清宴四人同
莫惜觥船一棹空
花氣暖蒸簾底
日鳥聲涼散樹頭
風昔時冠蓋皆
陳跡今代文章有
鉅公我醉不辭歸
路晚斜陽立馬數
殘紅

劉籍 字惟義號曉軒嘉興人

和荅岑雪崖

李膺門限一高躋即喜聲華得與齊老圃分題秋賦
菊小窗讀易夜燃藜君應善學鳴時鳳我持差觀閨
了難今日相望渾不遠往來猶恨隔雲泥

吳門中秋夜

月下高歌看湛虛眼花耳熱韻嗚嗚我懷陳郡狂司
馬誰識高陽舊酒徒絲綵投來心已壯青蛇藏去膽
猶震却慚天地身長則擊碎尊前玉滙壺

有懷護訓中謨仲謀二上人

卷上

中六

講罷台宗入孔門六經諸義費談論方知湖上兩溪
老不讓江南三道原勇拔鯨牙皆敵手咲分花葉總
賢昆此身有壞名無壞留得文章萬古存

中秋

千里歸來氣尚豪每逢秋夕悠遊遶手調玉管催驚
舞足躡雲梯拔免毛何處飯牛歌白石誰家騰酒炙
車螯平明欲向錢塘去更上龍山望海濤

章珏 字文仲四明人

登天封浮屠絕頂

鶯啼燕語報春晴得上浮屠絕頂行萬疊樓臺拋下

不六門花柳出孤城角江潮起鷗群散越國山明霧
氣清此日登臨良不惡天風兩袖覺身輕

送周文襄教官

關路迢迢我慣馳君今喜遇太平時春風夜月關南
酒野鳥山花馬上詩半世從遊多雅集六年長別總
相思談經養就冲霄翮蚤晚雄飛未可知

送陳德清復僉憲廣東

去去關河接島夷遠勞驄馬載驅馳斷崖懸壁垂
葉瘴雨蠻風熟荔枝持節已能逃虎豹埋輪全不
狐狸此行萬里民安堵載華明朝入

卷上

中七

鳳池

題竹下厨房

主人棲息愛琅玕移得山厨近石闌滿屋春陰茶竈
濕一簾秋色酒尊寒池邊客散啼青鳥林杪烟飛度
紫鸞有約明年三月裡還來燒筍作春盤

陳韞 字惟肅海昌林平人

寄醉雪

名利烟霞一杖藜幽蹤只寄野雲西梅巷紙帳三年
夢茅屋江村半夜雞菰米飯香留野客菱荷衣冷憶
山妻躊躇半世胸中事都付林鴉月下啼

寄蘇雪溪

江湖懷刺不須投
納履歸來老一丘
一代文章推獨步
兩

京冠蓋憶同遊
詩成枕上黃花雨
酒熟燈前紫蟹秋
莫道別來音信斷
相思長倚夕陽樓

唐庠 字惟周湖州人

送張茂蘭秋官考績

石頭城外送文旌
彩署仙郎印上

玉京桃葉長江秋
水碧槐花官道午
風清月中鼓角開
三殿天上雲霞接五城

寄李公子敬忠

聖主宵衣正求治
定膺前席問蒼生

寄李公子敬忠

老來無夢挽雕弓
戚畹優悠野客同
夜雨山畦瓜蔓

綠春風金埒杏花紅
家庭自享兒孫樂
廊廟寧忘祖

稱功借問丹砂燒已久
幾時雞犬入雲中

送都司王掾

宋朝丞相好雲孫
相見吳興水郭門
楊柳早春張緒

面梅花殘雪孔融
尊論兵屢得元戎喜
草檄曾為戰

士恩今日東南烽火靜
早舒八翼扣

天關

立言 字大祐號執柔道人吳興人

登鼓樓

百尺高樓霄漢間
登臨詩思落塵寰
吳淞東去皆連海
天目西來總是山
霜露五更催鼓角
關河千里控荆蠻
憑欄手可扶紅日
惟待剡風送珮環

城南飲餞蘇秉衡

汗尊亭下泊吟蓬
無數青山在眼中
醉筆題詩蕉葉遍
夕陽催酒玉瓶空
鳬鷺洲渚三時水
楊柳江天五兩風
明日重尋嘉樹傳
蓬萊回首海霞紅

摘藥為郭公允賦

公士林卷上

中九

嘉樹新栽已作行
侯封千戶類龍陽
堅憲寒窗金丸重
落指秋瓢玉乳香
陸續袖中湘浦雨
玉家帖裡洞庭霜
仙人此藥誰知得
葉漫銀牀藥味長

郭公謹菊樂

佳菊多栽徑不荒地
偏一室似紫桑甘泉
味裡千年壽白酒杯
中九月霜袖拂晚香
憑竹檻座迎秋色放
繩床葛巾掛在涼風
裏日與隣翁醉不妨

慈感寺潮音渡

臺殿深沉大士家
門前流水浸金沙
神龍夜遶栴檀樹
鸚鵡朝飛小白花
曾說木杯如桂楫
安知蘆葉似

星槎世音不與潮音別靜聽何須到海涯

鄂王墳

鐵騎如飛入雲寧知社鼠妬元勳未興漢業憐諸葛先死吳門歎伍員南國有人論歲幣中原無日見官軍一埋青血西湖地古樹寒花幾夕暝

遊西湖三竺

西風衫袖拂烟霞小轎昇來穩似車三竺山藏金粟影兩峰天落紫蓮花殘雲落日將軍墓鶴怨猿啼家士家惟有湖頭春色在紅舷烏榜載琵琶

九月十七日入城

卷上

五十

百里行裝趁曉晴瓜皮艇子一鷗輕卸帆舊館午風靜濯足茗溪秋水清野渡菰蒲霜萬葉夕陽砧杵淚千聲蓮花莊畔停橈晚月色紛紛已滿城

茗溪歸隱為方廷獻賦

戴老烏紗髻欲斑要將簪笏照家山芙蓉幙下官衙在社若洲邊釣艇還藥杵夜和紅雪搗松窓春帶白雲閑華勛已有青編著莫愧參軍語帶蠻

蓮洲清趣

青筠何年種不收芙蓉一夏滿滄洲千層翠葆瑤池雨十大紅衣玉井秋霜藕入盤瑤片冷碧筒呼酒綠

香露驚鵲湖上涼風裡滿眼詩情坐綠舟

謁李少府

囊底飛鈔去不還柴門謝客帶寒關湖田穫盡秋雲在山堆暮殘夜雨閑懷刺幾年衣尚白憂貧今日髮先斑君侯解借扶顛力幽谷回春一咲間

趙文敏公墳

宋家三葉鳳凰雛骨冷空山不可呼一代衣冠藏土壤千年辭翰落江湖秋風白鶴飛滄海夜雨銅駝卧綠蕪今日吳興山水裡尚餘光彩照吾徒

寒食見雪

卷上

五十一

寒食山川萬卉香東風驚見雪飛揚春虫乍影欺胡蝶端樹吹花如落絮只許卷簾看瑞色何須除道踏春陽風流已被東君悞憑仗羊羔入醉鄉

送真講師住下天竺

塵拂烟霞入亂峰招提真在化城中說經僧過雲扶錫聽法神來花滿空龍氣曉嘯靈鷲雨鐘聲夜度淅江風杜陵近有新詩句明日當來問己公

重菴為沈孟淵賦

蠶蕞國裏結珠龕過盡東風雪未乾玉蛹吹開圭竇小金蛾飛入甕天寬冰絨織箔春無隙香絮蒙頭夜

不寒留取獨綸三百尺明朝更約吳漁竿

鷺歌

兩蒼瑤剖雪瓢天然屬玉素咽長窺魚影落金波
月泛蟻香融玉羽霜西塞飛來春雨細箕山淨去晚
泉涼詩家自有滄洲興不待紅螺刻羽觴

和沈公玘晚涼即事韻

晚涼一榻寄垂楊有賦何須獻未央時宰不知顏
老世人皆喜令君香并花碗碧浮瓜冷荷葉簫涼瀟
酒涼吹徹鳳笙華月上五湖烟水正茫茫

和陳司訓九日登愛山臺韻

合士林卷上

五十三

兩袖涼風上露臺江山滿目畫圖開酒邊人與黃花
瘦塞上秋隨白鴈來萬里關河分境界千家樓閣住
塵埃倚闌回首青霄近欲賦慙無王粲才

贈幻住寺砥公

祝髮僧傳無垢衣名山隨處結禪扉樓臺金粟三千
像雲水芒鞋第一機簾外雨多龍洞近屋頭松老鶴
巢稀經函留得中峰蘇千古靈光照翠微

贈錢恒軒老綉衣

賢郎龍節柱青天嚴父聲華雨露邊紅繡象衣閑却
史爲紗鶴髮老神仙菊邊杖屨雲二徑柳外笛歌月

滿船社散詩壇人不到清風一枕北窗前

贈雲水僧西江文公

十年行脚兩

京都黑業分明一點無東土肉山千里錫西江烟艇一
枝蘆春風衣袂花長散夜雨軍持水不枯見說故山
松樹老莫教霜雪上頭顱

醉航

小棹蘆樓載麴生不勞荷鋤傲劉伶一蓬花氣眠初
穩十里雷聲喚不醒壺裏乾坤青玉甕枕中名利白
鷗汀起來一咲東風裡眼底何人識酒星

合士林卷上

五十三

天影閣

地鑿方池放碧天直移兜率近簾前星沉雲母屏中
碎月落菱花鏡裡圓洗鉢每驚諸象動推窓欲礙老
蛟眠若教惠遠當年見不向東林種白蓮

留別昆湖錢允言

舟赴寒潮江上過芳塵香裏聽笙歌故家喬木春風
滿高閣朱簾海氣多葉剪芙蓉催醉筆杯飛鸚鵡送
金波多情一咲成詩社慚愧狂夫兩髻皤

錦香亭為錢允輝賦

天落蓬萊一島青風流都屬錦香亭碧桃散檻春無

力瑤草穿增地有靈竹化白龍蒼霧濕池底金鯉綠
波腥洞門時有仙人過吹得簫聲與客聽

凝雲閣

一氣鴻濛若未分水精簾影隔紅塵金柯玉葉簪前
夜柳絮梨花榻上春洞府有門通杖履甕天無處著
星辰幾迴臥醒空山夢却憶希夷是故人

延清樓

風滿虛窓玉女涼晴光都在座中央三千色界開秋
景十二朱簾卷夕陽池上青山移海嶠溪邊竹隱
蕭湘仙人坐夢中天月夜夜吹簫引鳳凰

登虎丘

雙展飛來入畫圖梵王宮殿白雲扶簾攏日殘開滄
海鐘鼓風清落太湖鴈塔毫光紅舍利山壁靈氣玉
於菟闔閭寶劍知何處留得空池卷轆轤

題水磨園

萬疊青山縮髻丫何人琢玉磨烟霞春泉濯濯三江
瀉天鼓逢逢萬鬼撼山竅鑿空吞玉粒冰輪碾縫落
瑤花不知崔亮當年事便得蒼生有幾家

送李明府之上海

若水戰殘小院松飛鳬又過五湖東門前海氣千家

兩枕上潮聲十里風野雉馴飛來葉綠山龍開卧杏
花紅黃紉卧起無公事自有餘情付爨桐

和姑蘇劉工部昌無題五首

落花空怨五更風江水無情日自東只解詩中嘲阿
軟寧知花裡活秦宮進來荔子枝猶綠洗去胭脂并
尚紅多少風流多少恨玉笙吹斷月明中

又

夢覺揚州十載餘茶蘼花下閉門居吳娃顏色花無
敵漢國山河錦不如碧漢無橋能度水玉關有鴈可
傳書蓬萊雲外諸仙在乞與飛璫學步虛

又

轆轤綆斷玉瓶沉雙鯉無書碧海深別夢吹殘吳苑
笛愁腸敲斷漢宮砧病來眉淡波斯黛老去屏閑孔
雀金不及浮雲能自在朝飛暮散却無心

又

玉樹歌殘譜不存春泉空瀉洗頭盆絳桃成子花無
色銀燭燒心淚有痕南國青春欺客鬢東風芳草怨
王孫風流已逐紅塵化空有琵琶寄斷魂

又

夜深露下絳河寒牛斗星高得仰看虞草尚知歌瘞

慨湘筠空濕淚闌干傳書何處尋青鳥
寫韻當年失綵鸞回首冰山渾不見東風吹老肉臺盤

錢塘懷古

鳳凰山色老秋風萬戶笙歌落照中
鐵甲屯江湖不上天星落海地俱空
東南都會衣冠古吳越人家水土同
惆悵錢塘江上月年年荊棘照遺宮

玄妙觀悅清堂

嬉嬉顏色帶春風喜住烟霞境界中
天上飛來靈寶地人間化出蕊珠宮
經薰脉望香爐煖火吐芙蓉藥竈紅
吹徹玉笙人不到閑呼鸞鶴下蒼空

今士林卷上

五十六

登四安南華山

吳興西去有桃源鷄犬人家住紫烟
一水似蚪蟠陸地萬山如鳳舞青天
樵童搃集城邊市鹽賈多來海上船
最好南華峰頂立風塵滿目見桐川

湖海觀風為章行人賦

九重關外下旌旗雲擁輜軒驛路遲
絃誦聲中擊鼓歇星河影裏使槎移
百年人物春秋筆千里江山錦綉詩
明日民風觀已遍佩聲歸到鳳凰池

和韻贈天寧璣公

說有談空也自清風明月與誰分
詩人鍊句推無

本童子參禪重德雲萬里鉢衣西土至六時鐘磬下
方開相逢願結東林社慚愧淵明好麴君

雪溪漁者為蕪東衡賦

白鷺無影玉埋春六合鴻濛路不今天女舞風花作
陣江城剪水浪飛裙武陵夢去千家月剡曲歸來兩
岸雲釣罷一蓑寒正重客星何處照斯文

題橫幅小景

遠岫堆青雨有痕漁梁農屋小溪分白鷗谷口霜催
栗黃鶴樓前水鍊雲花暗無人尋石丈風傳有客聽
桐君不知阿對泉頭路杖屨誰穿豺虎群

今士林卷上

五十七

南山幽居

黃茆矮屋翠微中徑狹不容車馬通
豹隱顛崖春有霧虎眠深谷夜無風
松間木客啼空翠花底山童掃落紅
未信仙家滄海隔烟霞忘却在空峒

唐道士蒼雪軒

不煩滕六下瑤田細片長吹紫玉顛
蝶影亂飛玄範地端花暗舞鸞藍天
曾迷皓鶴飛湘渚又送蒼龍起葛川
三尺擁門深不掃經春留得護苔錢

平韻和基

臨風下馬振塵衣采帛雲和令尹墳
山作鳳形飛野

水路從龍耳入秋雲黃腸袍笏新苔暈石碣功名古
篆紋今日登臨思無限滿襟清淚立斜曛

劉宗文瞻壠堂

先人埋玉有山林孝子雙瞳掛綠陰五色烟霞今日
淚數行松檜百年心鶴聲哀霧雲長在龍耳開來土
已深從此不須登此岵亦闌干畔思沉沉

辛廷貢鶴巖

一脫仙胎落瘦頭垂玉羽濯春流夜尋客夢隨書
舫曉避茶烟近釣舟珠樹天空遠海月荷花風淡若
耶秋明朝載得吹笙伴更向瑤臺汗漫遊

今士林卷上

五十六

張道士霞紋螺杯

螺江神女老精魂留得蒼瑤一殼存雲母隔霞秋有
影方諸含月夜無痕風生玉竅龍驚吼酒入珠胎海
倒吞異物人間歲不得合陪仙客醉崑崙

呂山花園池亭

錦繡堆中著暢亭香蘭芝草雜春青黃鸝庭戶吹笙
澁金鯉池塘洗硯腥綠蟻不空銀鑿落雕闌長護玉
娉婷何人為倩夸娥力移得東湖小洞庭

寄劉邦彥

慚愧無繡裙木桃論文惟覺醉醇醪昔年公幹名先

重今日相如賦最高酒畔吳歌紅線毯袖中書
霜毫風流文在諸公上日日題詩付薛濤

寄陳用和

儒素涼衫白學秋青年標格最風流作詩我愛李長
吉賣藥人稱韓伯休琴匣掛雲藤夢屋書船載雨秋
花洲德星只在湖南地明日重來覓太丘

送程府公致事

鏡裡相看鬢雪侵考槃才賦即投簪知章已上歸湖
舫疏廣當留買酒金蠟殺青春花墅外桃笙晴千竹
窓陰西吳尚有棠梨樹不剪蒼生萬古心

今士林卷上

五十九

秋興

長江東去火西流節序催人易白頭梧老鳳凰枝上
兩稻香鷗鷺粒中秋山林人物思王霸廊廟風姿愧
馬周落日蘋花何處採幾家漁屋寄滄洲

悼沈都紀自誠

玉簫吹徹夢魂殘服盡靈砂不駐顏一夜青螺歸海
嶠百年紫氣斷函關香消華月松壇冷花落東風玉
洞閑回首弱流三萬里珮聲何日到人間

送金陵鄧華

儒雅風流屬俊年龍江千里泛歸船青山無雪梅花

後細雨生寒燕子前
吟入綺羅人似玉
醉吟風月酒如泉
明朝想到金陵地
隨意看花

御水邊

寄金中書

長檠微垣有小星
青年先躡鳳凰翎
內家衣賜春羅紫
太乙藜今夜火青錦
誥擇雲書法古綠筠
寫影華花靈幾回
退食收封事滿面

龍光出舜廷

寄陳編脩秉中

文章曾喜中青錢
載葉先登

卷上

六

高齋邊上苑
探花金馬客中官
賜酒玉堂仙
銀河夜直垂三殿
紅日春朝過八磚
今日故鄉山水重
溪翁野老亦增妍

謝具長老送小菖蒲盆

多年珍物貯禪居
原是西方小鉢盂
鑿破白雲開廡一
蕩直移滄海種龍芻
一杯甘露分天上
萬斛清風送座隅
不特書窓明俗眼
解催詩思惱臞儒

戊寅年初度日

甲子歲驚一
遍過儒衣零落世
情磨鏡中白雪詩顏
老醉裡青春酒債多
滿袖風塵新
鬢發五湖烟雨舊

漁蓑親戲入土
劬勞在奈爾
松楸淚眼何

壽岳府公

使君不與列仙癯
自是

清朝玉一株
兩浙文章歸大郡
三吳保障得真儒
銀罍霞氣封春醞
石鼎松聲煮雪腴
摘盡冰桃身不老
黑頭

天上秉鈞樞

寄劉工部子鍾

綬洗皇華節上塵
幾含雞舌聽

絲綸露涼仙掌金
門曉火煖香爐
畫省春太液
折風迎

卷上

六

玉佩瀛洲花雨送
雕輪狂生難和陽
春曲徒向江南唱
白蘋

鐵松為懷用和賦

骨節稜稜古大夫
何年歐冶鑄昆吾
天驅雷電開爐鞴
雲擁蛟龍作範模
針葉每磨山雨細
戟枝不帶土花枯
堅剛百煉真果棟
遮莫塵埃不敢污

挽武塘姚夢章

不上安車鬢欲斑
烟霞長鎖綠蘿關
百年生計琴書裡
一代詩名天地間
醉李花殘鳩杖棄
武塘雲冷鶴舟閑
衣冠化後松楸在
占得東吳數畝山

戲和李學士賢王堂賞芍藥詩韻

紫禁開花壓衆芳揚州萬蕊却尋常雲中瑞露仙人
掌鏡裡穠華玉女粧畫煖仙顏融額隨春潮宮額洗
蜂黃天葩不是閑花草宜與諸公侑羽觴

柱岩為姚廷輔賦

鑿破烟霞種玉柯叢生不讓小山多月來岩上十分
滿秋到花邊一半過郊氏昔年登玉關賈家今日住
林阿不須更到簷宮裏自有黃金粟滿坡

丁王川四景山水

峯近青天落翠螺仙人岩壑寄雲窩山村紅曙花邊

今士林卷上

六十二

早水榭東風柳上多短杖鳩頭穿野徑小橋虹影壓
春波鳥聲只在闌干外催得斜陽入薜蘿

又

芳樹擎空翠幾幢小橋流水玉淙淙山家雲重長垂
箔水館風多不置窓雨歇燒痕青送馬晚晴嵐影綠
沉江鄰翁日坐能避暑更有松花滿玉缸

又

萬里星河共一天西風入夜掃湘煙山家月色梧桐
裡水國秋聲絡繹遠渡海無舟尋弱水開雲有玉種
藍田身閑不作功名夢只辦新豐買酒錢

又

端花一夜滿神州凍合江河欲斷流夢逐梨雲藏紙
帳寒催羔酒入歌樓鶴邊珠樹看無影馬後銀杯散
不收萬里糗糊天一色却從何處望瀛洲

吳潛山孝春退脩卷

躡遍仙鳬髻欲斑歸來猶道未須閑青春種藥畦長
濯白晝看書戶不關楊柳春風陶令宅薜蘿涼月呂
蒙山林田米老松醪熟相約著英日往還

哭王逸人興宗

短髮蕭蕭歲月磨少微一夜落烟蘿筇杖點新行春

今士林卷上

六十三

路松葉煙消煮藥鍋高士幾年林下少故人今日土
中多派清軒下溪風裏愁我憑闌淚湧波

題青紙金蘭

紙鍊羅紋海網腥彩毫揮出鳳凰翎金波洗骨千枝
濕藍汁按雲滿地青錦瑟秋風湘女怨滄浪明月楚
人醒風流一落飛騰手多少餘香透謝庭

贈妓

兩娃同出小風流妙舞東風力尚柔樂句手擎紅象
齒陽春聲出彩鸞喉脂凝素口櫻雙點靨飽羅鞋月
半鉤今夜彩雲何處散夢隨明月下西樓

丹井

梁代仙人煉歲華
海虞山下鑿烟霞
銀林綠帶梧桐影
藥火紅開蕙蔭花
聞說精陽曾有術
焉知勾漏已無砂
一泓雲液千年在
留與山厨日煮茶

顧廷舉天光雲影

赤闌干外水溶溶
上下雲天一鏡中
若木影藏雲母障
梨花夢入水精宮
秋清河漢垂滄海
夜靜魚龍臥碧空
千載玉壺冰不泮
清光長得照簾櫳

王時用醉窩

一窩春色煮醍醐
日日陶然醉不蘇
拍手不知童子笑

蘇軾卷上

六十四

嘆下塔長情玉人扶
生前歲月歸孤枕
身外功名付一壺
滿洞白雲眠正穩
鄰翁挈榼又相呼

容舍中秋

老兔當秋魄有光
可憐隨我照殊方
鄜州綠霧雲鬟濕
鄂渚清輝白苧涼
琥珀杯中吞玉色
木犀風裡嗅天香
醉餘忽有還家興
欲借姮娥白鳳凰

送李道士還金陵

天風兩袖出金陵
秋水蒼精佩七星
振翮晚銜龍虎地
吹笙夜躡鳳凰翎
獨度雲無跡
石鼎聯詩筆有靈
早晚又歸玄圃去
碧桃花下讀仙經

挽周處士

青精日飯駐紅顏
卧穩琴川雲水間
一夜夢魂飛碧落
百年詩骨寄青山
蕪陵秋雨書船老
柘春風酒社閑
今日朗吟亭畔路
杖藜無跡草斑斑

夢感椿萱為梁文顯賦

椿老萱殘歲月徂
一宵清夢忽相呼
蕉中不道能藏底
膝下分明可弄雛
夜月香魂新枕穴
春風壽酒舊銀壺
覺來腸斷虛窓下
清淚涓涓眼欲枯

南湖勝槩為天寧寺僧賦

叢林千古占嘉禾
窈窕三門入薜蘿
龍象地高金側布
鴛鴦湖闊鏡新磨
空中有影天花近
庭下無塵寶樹多
早晚當來遊勝槩
相尋支遁說維摩

東莊八詠為懷鐵松賦

釣魚所

萬樹垂楊翠色圓
峨峨磐石倚清湍
坐空滄海霜千曉
釣盡黃昏月一竿
渭水沉沉璜玉隱
桐江渺渺客星寒
綠蓑青笠長年事
卧占烟波一榻安

觀蓮亭

亭上開窓倚曉涼
芙蓉鏡裡見新粧
凌波仙子紅羅襪
步月江娥紫錦裳
斜日一川開霽色
好風十里送

秋香吳娃艇子尋常過手繫蘭橈唱夕陽

清風榻

開屋玲瓏傍水涯清風滿座不須遮
曉過點陌花香度晚到雕簷柳影斜
涼送桃笙鋪北牖煖催胡蝶夢南華
南昌千古陳蕃物却在鴛湖高士家

白雪窩

滿眼梨花凍不飛一窩寒氣玉成圍
壺天潔白雪無影洞府虛明月有輝
夜靜孫康披卷坐曉寒和靖得詩歸
幾回僵卧書床上過客從噴自掩扉

載春舫

沙棠十丈鑿紅舷日載青春野水邊
夜月琵琶桃葉渡東風蘭棹柳絲烟
一篷浪影搖歌扇兩畔花香送舞筵
落日舵樓殘醉在維梢相伴白鷗眠

耕雲堂

趁煖耕殘草一畦晴雲漠漠近人飛
風清笠頂樓簷狗日暖犁梢掛白衣
變隼一天春曉出悠揚滿袖晚涼歸
西疇農事明朝遍老瓦盆邊卧竹扉

栽桑園

開園栽桑近新田望來千樹綠雲連
低沿莘氏溪邊雨高覆羅敷陌上煙
點樵未垂初夏日冰蚕先熟暮

春天喜看裁勝飛來霞端下涼陰正鬱然

採菱灘

八月紅菱老可收人家歲計滿滄洲
溪深越女多移棹水淺吳兒不用舟
屬玉飛來雙岸雨鴛鴦棲盡一灘秋
湖南絕似西陵渡落日吳歌處處謳

冰壑為姚江夏廷璧賦

嚴凝寒色滿乾坤萬壑層冰凍有痕
山窟結成雲母骨陰崖生出水晶根
千年殘雪長留地六月炎熇不到門
熱惱于今都去盡也須吹律喚春溫

浮蓮舟名

十丈芙蓉太乙舟鯉魚風裡蕩中流
半蓬白露耶溪夜一瓣紅雲玉井秋
荷葉補帆飛碧落藕絲牽纜出滄洲
晚涼載得吳娃去笑剥蜂房送酒甌

岑琬字公琬號雪崖姚江人

到京

驛路三千過百城五雲飛霧入神京
紫微垣近山河壯黃道天開日月明
千載華夷歸正統萬方民物頌昇平
來朝準擬朝金闕今日鴻臚得馬名

早朝

金闕今日鴻臚得馬名

布衣何幸謁

金鑿閣闔門開曙色寒虎拜齊趨雙闌下

龍光高照五雲端香風合殿飄金鼎爽氣中天逼露盤

忠孝關心無以報願傾葵日登衷丹

寄姚桂軒

鑑水東歸歲月遙金臺北望路迢迢魚龍變化歸滄

海鷗鷗飛騰上碧霄金榜名題天府日

御爐香散點宸朝璫林讌罷後客處花暖鷗啼鳥正驕

賦鐵松卷

移得祖徕一蓋青玉岩常有翠倚聲高枝烟雨燕陶

谷士林卷上

出老幹冰霜鍛鍊成千尺風標難屈撓百年頭角自

崢嶸月明何處吹長笛玉露漙空鶴夢驚

宿周治中宅

丹心猶在髻初斑

詔許懸車樂慕閑千尺鈞絲飛綠水一枝笏板對青山

草庭雨過春如洗竹戶雲來畫不關今夕相逢重話

舊玉尊傾倒月明間

與親二尹廷用宿西水驛

昔年

京國共遊邀醉李相逢駐客舫陶令未辭新綠綬范生

獨應舊綈袍細看詩稿知官况更喜烏臺有鳳毛醉倚西樓仍共被不知湖上月輪高

送友人之金臺

紅亭綠酒柳條新一曲驪歌秀水濱草色望迷南浦

雨鶯聲啼到上林春車書一統當

昭代霄漢相逢有故人觀國歸來須及早倚門還念白

頭親

喜陳太常蒙菴致政

功成早見拂衣還素梓逢迎一笑間白髮無情催我

老

谷士林卷上

皇天有意放君閑移舟夜載溪南鶴挂笏春看海上山

最喜賢郎居日下朝朝青瑣點朝班

得春樓

向陽溪曲畫樓開先得條風到九垓南國黃鸝穿樹

下東家蝴蝶過牆來江山拱秀供吟筆羅綺生香送

酒杯白日倚闌吟未足素娥催月上瑤臺

寄胡九成

故家文物獨賢勞况復連枝懿俊髦堂上弄雛椿樹

老軒前鳴鳳碧梧高調琴白雪飛烏几灑翰玄霜落

綵毫我欲東遊尋舊社西窓剪燭漱春醪

贈胡易直松寺讀書

日日高堂奉壽觥，又從蘭若讀遺經。
秋深竹雨燈前落，夜半松風枕上聽。
齋罷謾酬支遁語，酒邊休學次公醒。
明年早脫簪冠去，飛上青雲躡鳳翎。

贈友人

朱顏綠髮地行仙，烏帽龍頭富貴年。
驕馬東風消白日，畫船春水坐青天。
山童捧硯催題竹，溪女穿花唱采蓮。
越客難忘詩酒樂，夢魂長遶柳溪邊。

送孫德馨會試

燭湖家世舊儒宗，挾策飛揚入

今士林卷上

下

九重。擢桂廣寒蟾似玉，看花上苑馬如龍。
瀛洲步入雲端路，長樂聲催月下鐘。
盛世功名從此始，高岡鳴鳳正難逢。

送人遊金陵

金陵佳麗自天開，才子觀

光上國來。蘭棹春流挑葉渡，玉簫明月鳳凰臺。
江山應覽詩千首，冠蓋相逢酒一杯。
頃刻秋風涼意動，東歸同倚讀書堆。

挽楊宜震

舜水奇才獨老成，以中隱高隱不沾名。
潛夫舊日曾成

論月旦今來不可評，鶴唳海天催夜色。
猿啼山月帶秋聲。草玄亭上重相過，老淚潸然便濯纓。

留別懷鐵松二首

下榻西齋酒半醒，雞壇不冷舊時盟。
暮雲已作春霖色，今雨猶如舊雨聲。
承寵烏紗天上賜，無情白髮鏡中生。
百年良晤都來幾，携手河梁未盡情。

未盡情

又

何用生封萬戶侯，儒衣高隱相湖頭。
詩家風月千年在，賓館琴尊數日留。
越女烏絲花下寫，吳船紅炬夜

今士林卷上

下

深遊及時行樂休，孤負容易霜飛鏡裡秋。

挽章侍郎質菴

中外同嗟殞國琛，生平勲業著詞林。

四朝壯闕皆承

寵兩使南交不愛金，滿眼故人俱墮淚。
題碑太史亦傷心。稷山回首佳城在，烟月朦朧不可尋。

孫詢字廷言號東溪武塘人

過大馬嶺偶值立春

臘月廿三攔馬嶺，有酒我病中身沿江猶識去年路。
為客忽驚今日春，不聞金勒馬梅花爭笑白。

頭人樽材不職慙無補本亦走紅塵過五旬

一鶴軒

飛下天壇雪影孤會傳書札報麻姑曉窺松院因尋
伴夜度芝田不引錐夢遜坡仙遊赤壁步隨清獻入
成都不知華表歸來後城郭人民似舊無

遊勾漏洞

肩輿曉度鬼門關又到勾仙洞府間藤蘿已荒今日
路丹光猶照舊時山神蛟作雨潭雲黑仙客題詩壁
蘚斑最是坐來寒氣重此身渾不在塵寰

題春林曉霽圖

士林卷上

三

海日瞳瞳約早霞無邊春色望中賒暖風吹綠橋頭
柳晴霧蒸紅洞口花人起山窓聽野鳥僧開禪屋看
林鴉何時得遂幽棲志杖屨來尋隱士家

王維字和微號孟浩然

過太湖

平湖一棹發朝暉浪濤蓬窓水滿衣柳外沙晴玄鶴
下洞前雲煖白龍歸人皆天上求飛鶴我獨山中學
採薇不道鴟夷何處是欲尋遺跡共棲依

寄顏僧官

憶講維摩住寶坊抄經樹下借清涼霜前曉擊催僧

鼓月下看燒供佛香惟我最知齊已德後人皆嘆杜
陵狂別來好夢何曾斷百里長飛雪水傍

暮春次友人韻

朝來俯檻惜芳辰無柰流光急去人揮柳繞經三月
節看花又過一年春吳中烟水陶情久越上雲山入
夢頻多謝知心慰寥落每將佳句托冰鱗

寄沈孝祥

去歲辭君三月三野人留我住山南清泉細竹黃沙
塢小洞幽花白石岩暖室晴雲籠紙帳寒窓陰霽潤
蕉衫酒邊昨夜思君切欲向江頭再理帆

士林卷上

三

中秋憶吳廷珪

秋滿瑤空夜未央美人何處醉傳觴烟霞城郭山光
霽風月樓臺水氣涼簾卷桂花香滿席屏開梧葉影
侵床數簫吹斷霓裳曲鶴在遙林夢正長

秋夜書懷

破窓燈火冷淒淒一榻空齋抱影棲愁斷關河千里
鴈夢回風雨五更雞田荒故國蒼苔遍路接長亭碧
草迷歎息此身緣底事十年蹤跡苦東西

贈馮廷珪

買得園居二畝寬丹房石室小蓬山月籠夜影花三

送漢帶春陰雨一灣
寶篆燒殘書榻靜
仙槎收後石枰閑
何時鍊就紅爐雪
乞我刀圭養病顏

贈徐用理

吳門煙水老棲遲
萬卷殘書兩鬢絲
半壺襟懷同鶴隱
五湖蹤跡許鷗知
晴窓明月梅邊易
小徑清風竹上詩
采得群芳珠玉酥
功名猶得著清時

送袁以昭還姑蘇

無意溪亭看白鷗
卷衣依舊向蘇州
錦囊乘醉收詩句
黃帽謳歌送綵舟
楓葉暝烟沙渚晚
藕花涼露水

今士林卷上

七十四

塘秋到家好獻長生酒
親在高堂半白頭

松菴

萬樹寒雲壓屋牙
半天風雨鬧龍蛇
誰知江上郎官宅
却是山中宰相家
果浸清茶敲夏子
餅團香蜜和春花
長材付與工師去
一柱明堂架彩霞

挽嚴碧梧

本於遠

春回腐草氣將蘇
玉樹誰知却早枯
吳下十年鄉夢斷
遼東萬里客魂孤
鶴歸夜月悲滄海
鳳去秋風怨碧梧
今日漁竿溪水上
羊裘無處覓狂奴

唐廣字惟勤號半隱湖州人

登道場山

山徑風微不起埃
肩輿飛上白雲來
峰前盤石空中坐
天外朱樓鳥背開
佛剎有門通柰苑
仙家無處覓蓬萊
憑君且盡登臨醉
抱取琵琶教善才

吳氏園亭宴集

小結園亭不置窓
亭前畱客玩群芳
東風綺席飛鸚鵡
細雨雕闌看海棠
綵筆揮雲詩就早
晚鴉啼樹客歸忙
蓬萊已在塵寰裡
何必吹簫跨鳳凰

郡學與諸友賞雪

滕神行地野雲低
水剪梨花萬徑迷
叢木亂飛銀鈇蝶
小庭寒擁玉梭親
綵毫有賦題梁苑
蘭棹無舟放剡溪
今日煖寒文會裡
羊羔一飲醉如泥

金臺秋夕

絳河風淡不生波
吟坐長停小扇羅
金井氣清梧葉瘦
玉堦雲淨月明多
露華涼沁仙人掌
霜信寒催織女梭
腸斷江南未歸客
衣寬白苧向誰歌

今士林卷上

七十五

劉英字邦老杭州人

與吳西疇西湖飲別

有約來登湖上亭一天詩思集疎櫺東風草色鷗邊
綠落日山光鳥外青紅袖舞來花欲咲銀罍倒盡客
忘形抱琴行樂吾儕事莫待蕭蕭兩鬢星

春興

一天微雨送清明歲歲逢春不快情近水人家多養
鴨依山樓閣早聞鶯子期不用黃金鑄顏面空嗟
髮生惟有東風一尊酒朝朝相對藥闌傾

又

公士林卷

上六

愁來翻自怨青春賴得朝朝酒半醺學劍未能除白
帽看花何必廢紅裙征途車馬難前月野館房櫳鳥
外雲回首可憐行樂地黃鸝新鏤正紛紛

和唐半隱九日

江頭無事踏雲還慙愧江南北小山到手光陰難把
玩側身天地未寬閑每瞻烏鳥空蒿目相對黃花有
汗顏一上高峰今古意十千沽酒不須慳

張淵字子靜號夢鶴吳興人

送岳郡侯

一鞭紫馬上長安祖道紛紛送衆官山帶清霜消樹
影風隨白鴈送江寒九重霖雨
君王夢千里旌旗野老看惆悵吳興清遠地謝公何日
重盤桓

秋思

西風昨夜起秋林剪斷孤亭倦客心夢裏烟霞三畝
宅淚中江漢五霜砧山裏莫看張儀舌野士難圖郭
隗金唧唧草虫如解語燈前續得短長吟

公士林卷上

上七

秋夜自歎

百里家山三夢遊縈塵滿眼一貂裘江湖自作幾年
客風雨轉驚今夜愁病鶴籠中猶洗翮雄龍匣裏自
吟秋相逢莫咲長寥落猶恐烟波未可留

友雲

白雲吾與尔相親日日西窓對榻頻霄漢不為翻手
兩山林同避化衣塵尋常夢宿陶潛屋縹渺如依鮑
升鄰待得臥龍生翼去相期同與入天津

遊東岳宮

數載江湖一葉浮洞天清處得頻遊茅君有酒能延

客杜南無家不起愁落日樓臺吹鐵笛西風驚鶴下
丹丘回頭身在紅塵外滿地松花付水流

送文之金陵

楊柳寒多金縷稀金陵去客遠依依一江急雨留詩
舫千里長風上布衣莫愛高樓歌窈窕當知幽室嘆
伊威青雲若見平生友道我山中日采薇

和吳廷珪九日登望湖亭

天末孤雲日日飛此身江漢漫何依青蛾舞雪愁何
在白鴈將霜葉自稀若使尊罍長對菊不妨舟楫久
生衣望湖亭下明年會請看蜂蝶是與非

士林卷上

主人

方謨字昌言湖州人

送吳懷壽伴弟懷玉赴會試

難弟觀光上

市鄉難兄買棹趣行裝江南日暖冬無雪蒹葭風寒夜
有霜雲水碧天鴻鴈度烟花紫禁鳳鸞翔明年歸報
泥金帖橋梓門牆倍有光

江山勝覽卷

雲路功名未可餐且從湖海縱遊遨
雲叢鳥道雲千里楚尾吳頭水一篙
篋裡琴書非俗事囊中風月總詩豪
明朝更到稽山下相伴任公釣六鰲

過姑蘇有懷

閶門城外水連天詞客經遊記昔年
試劍池空人去遠館娃宮冷月長圓
鶯花野寺朝携酒漁火江村夜泊船
明日片帆歸路近落紅飛絮滿荊川

送人之官

酒盡沙頭雙玉瓶陽關三疊醉中聽
蒲帆帶日撥秋浦江月隨人度晚汀
三峽雪消吳水綠九華山入楚天青
到官莫道催科拙自有聲華達帝廷

題樂清軒

士林卷上

主人

懶慢無堪不出門但令頭白老人村
烟霞笑我詩成癖衣帽從渠屋漏痕
鴻鴈冥冥葭菼白江湖渺渺月波渾
一歌漁父滄浪曲青瑣鵷班新夢魂

吳赴勝覽

斧鉞光輝照浙河坐令恩澤下滂沱
山連吳越秋威重日出東南海氣多
天竺有靈長霧雨鏡湖無主自風波
詩餘忽起蓬萊興欲向青雲振玉珂

蘭室

堦面幽蘭幾幾苞國香日日散書巢
燕姬枕上熊羆夢楚客江遠尔汝交
不道乾坤同此氣可憐荃蕙化

為茅宣王一曲多情甚聽取瑞一月下操

怡雲為僧賦

高僧東愛白雲閑茆屋和雲住一間挂煩不勞天外
望卷簾長見龍頭還風來衣緘花成雪龍出軍持雨
端山一片野心渾似我懶隨俗客下塵寰

影波軒

華屋層層溪上頭中流有影礙浮鷗窓開雲外風
晚簾卷菱花鏡子秋泉客織綃機杼近江妃踏月珮
環留我來醉倚闌干畔笑看紅鱗擁釣鈎

寄徐公子導諒

蘇軾

禁城西畔草堂幽萬里歸來已白頭我懷遠謀驅
霍詩壇老氣壓曹劉千金舊醉青樓月一劍曾橫紫
塞秋却羨伏波猶矍鑠不妨談笑覓封侯

遊春

黃鳥嚶嚶啼水東柳絲千尺繫春風清溪小舫載歌
舞滿郭好花能白紅有酒莫辭今日醉何人却是百
年翁請看數畝王孫宅芳草煙迷夕照中

瞻雲

眼底孤雲自在飛故園茆屋傍斜暉可憐江漢俱萍
跡未遯山龍上衮衣車蓋每從天上見梨花聊作夢

中歸倚門望改為霖雨千里鄉松亦有輝

莫歲字用恒海莫人

秋日書懷寄崔摛戎

河橋一別柳初垂又見黃花滿故籬落日江樓玉
賦秋風茅屋杜陵詩關山有望天皆樹歲月無情髮
欲絲見說東南烽火靜轅門正是晏眠時

聞四明姚經府有督工海岸之行

憶別江亭柳色青風雲萬里破滄溟已依菰蒲看秋
水又泛靈槎作使星海上射潮磨鐵箭船頭邀月倒
銀瓶切成想到黃堂日我亦嘗來謁謝庭

挽人母

共惜萱花薤露晞瑤池應駕紫鸞飛正期列鼎榮甘
旨無復高堂戲綵衣口澤不堪愁裡見音容長想夢
中歸賢郎追慕情無限淚洒西風憶斷機

送王郎中之京

春風仙佩步瀛洲山水微茫樂勝遊名世才華宜宦
達清時人物獨風流中天日月開黃道
上苑烟花拂御樓遙想衣冠趨覲罷又承
恩澤鳳池頭

沈祥字子祥湖州人

送陳公軒陝西校文

手握文衡作勝遊涼風滿面向西周文章過眼三千
卷山水行程百二州草色遠迷關外雨槐花先落馬
前秋若溪明日留詩社待子歸來洗玉舟

客中九日

江上西風送早寒興來聊取客中歡思家南郭瞻雲
立借菊東籬把酒看短髮不吹潭脫帽白衣猶著進
賢冠故鄉詩社登臨處此際銀盞酒未乾

寄陳仲子

千里

金臺望

八三

眼勞故人聲價動時髦儒林舊著楊司業詩句
新傳何水曹霄漢九關開虎豹滄溟一水載鯨鰲不
知雷雨飛騰日波湧三山幾許高

靜菴

舊居城市厭輪蹄移向山中得穩棲地積芬苔空鶴
睡門除楊柳在鶯啼倦聽剝啄暮長廢不耐吟哦句
懶題珍重鄰僧知此意要來閑坐夕陽低

江湖勝覽

金尊綠酒木蘭舟是處烟波得稍留

坐秋風湘浦月中遊半生知己青萍劍千里相隨燕
綺裘猶道仙源行未到幾回飛夢過瀛洲

奉寄執柔先生

咫尺高居久不逢學詩安得近詩宗徒懷謝夢池
中章誰助湘靈江上峯吳下書生慚奉倩荆州人物重
元龍明朝欲立程門雪先得操蓬撞巨鐘

樂清用劉工部韻

一塵不到小軒間城市渾如海上山慣看星河便夜
坐不尋花柳得春閑酒能留客杯長滿詩恐驚人債
未還此外漂然無一事只愁聲譽動

朝班

金臺望

八三

陳鑾字庭和

影波亭

好客開軒溪影中軒中日日故簾櫳銀河落地天垂
鏡玉宇當簷月在空鷗鷺曉飛雲毋障魚龍夜卧水
精宮明朝來借閣下倚兩袖清風把釣筒

壽順信先生

甲子推過耳順年文星只許照吳天吞珠吐玉詩中
伯鶴髮童顏地上仙瑞露端分銀甕酒游絲香炷玉
爐烟真靈枝上春長在歲歲清陰覆霽川

送具講師退隱慈感寺

早振紅塵入鴈堂講臺長舌放毫光
鹿仙夜獻伊蒲饌龍女朝添解脫香山院
雨花催簪蒿竹房秋色老昌陽
慧燈又照潮音渡松塵來揮七寶林

送唐太守之閩

使君文采照珊瑚廿載芳聲滿

帝都天上已頒金獸錦江南新剖玉麟符
綠迷野草青春脚紅繞山城荔子奴五馬
隆隆行正急七閩黎庶望來蘇

送張孟介會試

昔年聲譽冠南州寶劍光芒射斗牛
健筆已題鸚鵡賦春風重上鳳凰樓

青山綠酒催行色畫省朱衣暗點頭
手搥金花當髻插玉堂無不讓風流

寄陳編脩秉中

御柳青青拂禁牆日高

金殿簪鵷行舊領批誥齋箋濕新賜官袍獸錦香
一代威儀周禮樂九天綸綍漢文章遙知十二瑤樓上日對群仙醉酒觴

寄紫照居靜學

紫禁郎官列俊髦少年聲價動民曹
夜歸粉署收銀鑰曉上彤庭試錦袍

指下鳳凰飛綠綺酒邊鸚鵡醉金桃
上林冠蓋如雲集却說相如賦最高

送陸時亨赴南宮

碧欄堂下捧離觴人上秋風萬里航
此去登臺如郭隗方今相馬有孫陽
風高鴻鴈江湖冷露下芙蓉洲渚香射策

金門名第一曲江池畔探花忙

姚翼字廷輔號桂巖嘉善人

西鰲樓

地近蒼溪結畫樓凭闌西面豁吟眸
天連樹色寒凝雨風卷嵐光冷散秋
鴉載夕陽還釣浦催殘月下簾鈎
登臨明日能來醉回首青霄看斗牛

秋夜與友人話舊

客裡相逢鬢已蓬情懷都在笑談中
窓含霽色梧桐月簾卷秋聲絡緯風
雲水幾年千里別江湖今夜一尊同
西齋下榻渾忘寂剪盡燈花幾點紅

琴月軒

雲水鄉中寄一軒橫琴坐對月蟬娟
冰絃奏曲連三

美丹桂飛香落九天指寓秋聲驚鳳下江吞晴影散
龍眠夜深彈到星河轉更得清光照玉船

遊西湖

何處能消白晝閑西湖佳景畫圖間尊前醉客不在
酒眼底可人惟是山十里香風花語語六橋春色草
斑斑雷豐塔畔詩成後載得笙歌薄暮還

秋興

少年為客歎飄蓬憔悴菱花鏡裡容萬井秋聲啼曉
蟬一江霜信老芙蓉雲霄事業心將冷詩酒生涯興
正濃明日東歸尋舊隱一蓑烟雨學樵農

送人之京

京華

楚楚衣冠出舊家遠攜書劍上
京華九天紅日開黃道千里香塵袞落花驛路渡雲龍

晚色溪船春夢載流霞不堪醉散鷓鴣社回首東風
日已斜

登山樓

百尺高樓接紫冥登臨清思滿林垌半山雲氣藏書
戶四面嵐光滴硯屏秋水江花鷗外白夕陽烟樹鳥
邊青詩成更倚闌干坐兩耳松風得細聽

秋夜

炎燭掃盡雨新晴
驚蟄頻敲已報更
曉露一天催夜色
寒砧萬戶送秋聲
笛吹楊柳人初靜
犬吠梧桐月正明
庭下坐來清不寐
桂花香裡醉銀罍

秦溪小隱卷

結屋秦溪作隱倫
烟波洲渚隔紅塵
藕花香淡蓮蕊
雨楊柳風多水檻春
萬里不隨黃鶴舉
一竿長與白鷗親
明朝我欲相尋去
同泛蘭舟采白蘋

寒夜客窓寫懷

十年江海著貂裘
蹤跡飄零不繫舟
老去庭闈無鬢
雪夢回風雨一燈秋
登樓此日悲王粲
當路何人薦馬周
正是客懷孤迥處
又聽鷓鴣角起城頭

烏帽才榮

兩露恩梨花夢裡忽消魂
草埋北隴伏雲吟
塵鎖南樓夜月昏
啼鳥落蒼荒舊業小橋流水閉閒門
古槐軒下春風裡無復重來對酒尊

贈王瑛之

青年聲價重珠璣
未肯江湖薄布衣
蕉葉題詩山鬼泣
華花揮字墨龍飛
夢回梁月雞聲早
書斷江天鴈影稀
明日烟川尋舊約
一尊相對話斜暉

補 11-440

送劉中約之京

駢駢一騎出江亭，手握蒼精趣曉行。
細雨落花歌舞地，淡烟芳草別離情。
九天紅日龍光近，千里青雲鵲羽輕。
酒盡玉瓶分袂後，東風南浦綠波生。

贈陳汝咨

德星高隱初湖東，綠水青山笑傲中。
風采冰壺涵夜月，文章雲錦照春空。
樓船載酒携紅袖，野寺看花控玉驄。
嘉會明朝當重約，秋聲滿耳聽絲桐。

寄金臺友人

天路迢迢不可攀，相思多在
王雲間。西風鴈信經年隔，落日柴門帶雨關。
千里青霄黃鶴遠，五湖秋水白鷗閑。
可憐驥尾難寄，惟待他年畫錦還。

寄懷素然

純純華髮面如童，百歲長居壽域中。
四座笙歌迎誕日，一庭蘭玉照春風。
紅生石鼎丹初熟，綠滿金尊酒不空。
食盡交梨空散棗，回首海霞紅。

沈周字啓南號枝軒蘇人

送道士還金陵

煉盡玄都觀裡丹，偶然為客向塵寰。
瑤臺步月看歸下，滄海傳書待鶴還。
燈下故人春雨夜，雲邊歸夢夕陽山。
明朝又縮金陵地，千里烟霞咫尺間。

蘇城寒食偶成

兩月孤城尚寄蹤，江樓獨立怨東風。
清明寒食梨花後，綠髮朱顏竹葉中。
取火東鄰今日改，踏青南陌少年同。
綠楊庭院秋千畔，多少春香在落紅。

寄丘執柔先生

文星摘入水精宮，四壁藏書架不空。
西漢人材東閣外，六朝詩句北窓中。
乾坤短髮青銅月，湖海浮塵白苧風。
渺我相思有孤夢，一天雲水見冥鴻。

清隱軒

春得烟霞物外身，白衣何處染緇塵。
半林蘿月琴為友，一個書巢鶴與鄰。
天上雲龍休補衮，山中黃綺未稱臣。
狂夫欲借東家地，種取青芝五畝春。

懷悅 字用和號鐵松嘉禾人

若溪漁隱卷

漁舟一葉隱蒼溪 日日烟波釣不歸
菰葉南湖鷗鳥近 桃花西塞鯪魚肥
一蓑寒色披春雨 滿棹清風坐落暉
千載玄真棲息處 微書不到綠苔磯

花影

花影重重上小堦 東風長作玉人猜
夜晴瑣碎搖朱戶 春暖玲瓏印綠苔
滿地絲雲飛不起 一天明月送將來
幾回攜得青鸞尾 立盡斜陽掃不開

問月

蟾宮事跡喜荒唐 歎與姮娥問大綱
服藥幾年奔兔窟 乘鸞何地舞霓裳
圓時想自能開闢 缺處憑誰為掩藏
明日雲梯如可借 來尋桂子折天香

到金臺入城

千里驅馳馬足輕 青雲兩袖入金城
蠻音人獻諸方物 象字書題萬國名
山郭長藏龍虎氣 朝陽每有鳳凰鳴
小臣明日金門下 舞蹈高呼祝太平

閨門夜泊

閨門城下繫孤篷 露坐蓬窓到暮鐘
水館風簫吹紉

竹晝樓銀燭照紅紗 市喧寂處鐘初起
尊酒空時月未斜 醉擁青綾眠正穩
忽驚譙鼓又三挝

遊虎丘

一騎春風入虎丘 鳥啼花落雨初收
可中亭在人何去 試劍池空水自流
綠樹青山千古恨 殘雲落日萬家秋
老禪留坐蘿牀晚 醉筆題詩記勝遊

懷友

天涯千里路漫漫 暮樹春雲獨倚闌
一代文章新翰墨 百年人物舊衣冠
夕陽烟水鷗盟冷 夜月關河鴈影寒
聞說近來吟思闊 好題一札寄平安

竹深處卷

欲開三迳遠江干 我得簪簪幾萬竿
翠氣似雲迷地暝 清風如水浸人寒
湘靈振珮鳴蒼玉 仙子吹笙下綵鸞
他日相過客途遠 新詩題滿碧琅玕

呈顧繡衣

春雲飛滿綉衣裳 駉馬駢駢出帝鄉
筆下有霜凋草木 江南無地著豺狼
錦囊詩句新文彩 竹簡刑書舊紀綱
想見觀風餘暇日 畫收民瘼付封章

賞牡丹

小軒我滿洛陽花百寶關連繡帳遮晴翠千層籠
雨春紅一片漲香霞牛酥謾炒留佳客象板輕敲唱
小娃却笑當年韓令俗不知歡賞醉繁華

寄蘇雪溪

與君諧笑一年疎百里長瞻屋上烏一代詩名馳館
閣半生蹤跡寄江湖毫端蘸墨飛春電花底聽歌卷
玉壺却恨別來南望遠淡烟寒水接蘼蕪

遊西湖次姚桂岩韻

偷取紅塵半日閑朝來移席水雲間歌抽象筋敲烏
几醉惜蛾眉倚玉山水檻曉烟催柳色石橋春雨送

苔斑紅艤落日遊人散載得光風霽月還

江湖清趣為地理生賦

琴劍飄飄事遠遊半生蹤跡寄孤舟雲開鳥外山多
出雨過鷗邊水乳流鶴起當年知福地牛眠何處得
高丘一雙眸子明如電行盡江湖未白頭

遊三茅觀

洞府開來又幾塵青山流水四無鄰鹿眠瑤草長欺
客鶴啄蒼苔不避人丹竈空餘千歲藥碧桃香護一
簾春道人真說真君事兄弟同仙得大倫

感堂卷

堂上萱花一夜衰佳兒日日動悲思與閑金碧春歸
後樓鎖塵埃月落時機杼不鳴窓下夜衣裳留得手
中絲劬勞百歲渾難報寒食梨花淚亂垂

贈僧

瓶錫收來已兩年蒲團坐破絕塵緣霞外三生
石雲水人間一味禪妙喜分明居此地伽維那不在
西天遠公如結蓮花社可著綢明一醉眠

水月軒

近水軒窓得月多溶溶漾漾總金波一輪兔魄清堪
掬萬頃銀光瑩可磨仙子霓裳淵底舞洛妃羅襪錦

中過閑來欲借閑干倚靜聽蛟人夜擲梭

席上贈妓

金屏繡褥滿華堂飛下秦樓小鳳凰玉指調箏銀甲
吟櫻唇歌曲唾花香舞回涼月欺楊柳妝罷春風笑
海棠今夜巫雲吹不散却從何處夢高唐

七夕

水滴銅龍夜未殘開筵初上畫樓看酒分雲液銀杯
冷瓜噉水漿玉露寒烏鵲駕橋通碧落素娥扶月上
闌干醉來有興去欲向天風跨白驪

感湖清

澱湖佳處似瀛洲
龍卧寒潭雨乍收
螺黛山光雲外
晚菱花天影鏡中秋
放歌赤壁看明月
濯足滄浪起白鷗
明日携琴兼買酒
與君同泛李膺舟

送姚江夏廷璧東還

青年有志秉功名
琴劍江湖買棹行
溪隔暮雲親舍
遠舟橫野渡海潮平
綠波芳草孤亭雨
紅樹青山萬里情
今日江頭一尊酒
臨分又向醉中傾

東郊閱耕

綠滿東郊生意新
閑從雲水寄吟身
鷓鴣聲裡千山雨
黃犢聲邊萬頃春
短帽夕陽芳草地
輕衫小徑落花村

士林卷上

九十四

花塵明朝酒熟秋成日
更約村榆社裏人

賦落梅

鐵笛一聲樓上起
殘寒無數落滄波
不知昨夜東風早
驚道今朝瑞雪多
蝶翅輕飛芳草地
魚鱗亂點綠苔坡
可憐醉卧羅浮客
夢斷香魂奈尔何

駕湖佳景卷

萬頃滄波接杳冥
住來無及隱居清
晴烟楊柳橋邊起
春水菱花鏡裡平
畫舫載春娛好客
綠醅和月瀉銀罌
闌干如在瀟湘上
長對滄浪自濯纓

九日

歲月催人每自傷
又驚時節是重陽
黃花未老江南雨
白鴈先飛塞上霜

鳳閣青雲秋渺渺
龍山落日路茫茫
尊中喜有茱萸酒
暫醉東軒錦瑟傍

西浦聞漁笛

日落漁童罷釣鉤
尚吹長笛坐船頭
調翻楊柳風初起
香散梅花冷不收
鷗鳥夢驚湘水月
鴈行聲斷楚天秋
淒涼一曲聽來近
倚遍闌干十二樓

挽沈廷璋母

悲風一夜起閨門
諸子衰麻拭淚痕
玉鏡臺空春已老
錦機聲斷杵猶存
蘋蘩零落溪南雨
環珮淒涼月下魂
見說夫君愁滿眼
鼓盆燈下怨黃昏

士林卷上

九十五

題畫

蘆雪飛香逐浪流
溪山魚鳥可同遊
雲邊月吐一輪鏡
海上潮生萬頃秋
玉女窓前歌白苧
琵琶聲裡送銀鉤
此中別是仙家境
著得瑤臺十二樓

南莊春雨

鳩外東風送黑雲
一番膏雨可農人
陰迷楊柳千家暝
翠濕蘼蕪十里春
江檻垂紅花葦重
野橋搖綠水光勻
閑耕歸去黃昏後
坐聽蛙聲鬧四鄰

杏花

微紅滿樹隔闌干，爛熳東風錦作團。
萬蕊晴霞迷曉色，一簾香霧護春寒。
倚雲曾向天家種，沽酒多從野店看。
明日先生歸去後，江南烟雨正漫漫。

清明

輕寒著面兩霏微，杏艷桃嬌錦一機。
萬樹曉烟梳綠葉，吐千家晴雪帶灰飛。
轉頭春色隨流水，啼血鶯聲怨落暉。
佳節每逢親不在，泉臺一掃淚沾衣。

春興二首

東風無力掃塵沙，南陌何須步障遮。
十里春雲迷燕

春興二首

春興二首

麥千村晴日醉鶯花，玉虹新蟻留行客。
油壁香車送小娃，遊盡殘陽當秉燭。
髣髴毛容易點霜華。

又

萬里春光錦綉遮，尋詩行過野人家。
滿身綠霧眠芳草，兩股香塵踐落花。
短帽青年金騷裏，小船紅袖紫琵琶。
杜鵑亦解遊人意，啼向東風怨日斜。

寄題廣德樓

面棟凌霄百尺過，樓臺叢裡獨嵯峨。
簷飛鐵鳳天風近，水滴銅龍海氣多。
殘月五更催鼓角，長溪千里落星河。
何由借得闌干倚，天目諸峰手可摩。

菊樂表

種得陶家花萬窠，看花不覺半生過。
一庭秋色黃金細，三徑寒香白露多。
甘谷泉分仙客飲，落英香任玉纖撿。
年年九月東籬醉，高臥涼風藉綠莎。

贈錢醫官

兩頰春霞暈酒紅，拜官曾入五雲中。
毫端錦綉驚人句，囊裡參苓起死功。
玉兔夜敲丹臼月，於菟春卧杏林風。
別來每想棲仙地，明日當期訪葛洪。

山水圖

江山萬里接蒼茫，范甯編鵲溪半幅霜。
五柳陰中陶令宅，百花潭上杜陵莊。
入天波浪漁舟小，滿地烟霞鳥道長。
我有塵纓渾未解，不知何處濯滄浪。

山水圖

山水圖

士林詩選卷上

士林詩選卷下

嘉禾懷悅 用和 編次

吳興丘吉 大祐 校正

五言律

李孟昭

幽居

雨後看新水 天空望遠山 入雲蒼隼健 坐浪白鷗閑
酒盡壺還賞 詩成字重刪 才疎信標散 非為惜朱顏

過湖二首

歸心喜便風 孤棹出吳淞 急雨捎寒浪 殘雲

漁人舟是宅 龍伯水為宮 浩蕩烟波裏 長吟興不窮

又

巨浸渺天涯 輕帆破浪花 鷹聲聽去遠 山色望中賒
映水看新月 占晴見晚霞 水村漁唱杳 客思繞鵝沙

溪居圖

畫裡溪山好 溪亭事事幽 闌干三面水 風月四時秋
野老時分席 漁人每繫舟 此中容隱逸 何用覓丹丘

李孟瑋

題畫

眼底江山現 毫端造化生 書樓開曉霽 漁艇釣春晴

輕霧田田草東風樹樹鶯欲求歸老計秋獲白雲竹

竹隱

結茅脩竹裏 風景類蒲湘 窓納秋聲冷 牀移畫影涼
截筍虬骨細 垂釣玉竿長 此地無炎暑 當來醉夕陽

劉溥

秋夜有感

名韉經歲縛 衫袖總縑塵 萬里江南月 孤燈冀止身
囊空為客久 髮短見秋頻 明日尋歸棹 終為江海人

紅梅

姑射仙肌瘦 春來耐得寒 靈砂新換骨 獼隨舊醫痕

酌酒嬌顏色 餐霞冷肺肝 暗香吹雪夜 相約倚闌看

姚綸

山水扇面

樓倚青冥外 亭藏綠樹間 泉聲先有雨 雲氣欲無山
遠浦孤帆去 平橋一騎還 此中宜避跡 却愧未能閑

雪景

寒空飛雪滿 天地玉壺中 一色梨花月 千家柳絮風
山童候虛牖 吟客識孤蓬 試問陽春曲 何如白戰工

畫馬

何年來駿骨 遠涉銀鞍真千里 電掣一犁五花雲滿日

香塵金谷道青草玉關春獨立渾無侶長鳴似待人

觀泉圖

何處觀飛瀑開來坐落星如懸尺練白界破兩岷青
色瑩遠猶見聲誼近可聽濯纓云未暇且得漱餘醒

華山高睡圖

白雲深似海長日睡曹騰脫帽露雙髻支頤曲一肱
聞鶴時已定化蝶夢無憑惆悵華山頂何人得解登

頭畫

風景蒼茫地人家遠近烟雲低長磯樹江闊石在天
白日消仙局青山落釣船平生蕭散意對此轉堪憐

蘇平

蘇平

挽潭上人

早悟三乘法今登不二門空潭孤月在寒殿一燈昏
生死人間夢輪迴石上魂重來禪隱處對景欲何言

和醉雪齋病韻二首

結茅人境外盟禱有餘閑坐對琴邊月吟看笏外山
青雲忘夢寐白首遠塵寰俯仰乾坤內榮枯了不關

又

落魄難凡俗幽居近水湄烟波閑裡釣春草夢中馳
道在寧憂病心閑不廢詩桃花源裏路只恐世人知

次樂畔過寄滬方丈韻

安國古禪寺閑房隱竹深人行紅樹裡僧住綠蘿陰
花雨連雲影鐘聲雜磬音清談竟無寐滄海月初沉

沈愚

長安道

西望長安道東風吹綠塵聞雞三市曉躍馬五陵春
柳色迷行客花香撲麗人金張居戚里遊宴不辭頻
寒夜對酒留別金陵知己

別離頻對酒去住惜分襟楚水歸帆遠吳門驛路深
曉鐘孤客夢寒月故鄉心為語同袍者愁多莫苦吟

蘇平

東歸句容道中作

上國今晨別鄉山此路通鳥聲寒樹裡人影夕陽中
旅宿偏愁雨征衣不耐風往來知幾度搔首歎飛蓬
晚登江樓有作

潮落見漁洲江天宿雨收月明山寺夜雲影海門秋
宿鵲驚風起殘螢趁水流因均乘此興重醉驛南樓

齋居晚興

疎懶山妻怪清貧俗士嫌耽詩慚杜牧嗜酒笑陶潛
地僻苦生迳堂虛月上簾然貧深處好幽興晚來添

蘇正

春夜別友人

燭影帶晴烟花枝拂錦筵
娛情延永夜離思遶長川
絃管留華月參辰動曉天
那堪頻賦別華髮見流年

南州有贈二首

明月天涯路青雲

北關心關山行李遠江水別愁深
芳草王孫怨春風遊子冷孤鴻
啼落日惆悵此分襟

又

天路無期到春湘帶恨流
亂山愁對酒落日獨登舟
書劍憐同客江湖耐薄遊
離心寄明月相逐遠悠悠

卷下

五

江南旅情

天涯為客久生計日蕭條
旅况頻看月鄉心獨聽潮
春歸江上早家在夢中遙
無限相思意東風白下橋

松江獨宿

旅宿孤舟裡寒燈對客愁
江山今夜月風露一天秋
水滿蒹葭渚霜清杜若洲
明朝尋舊約來此狎盟鷗

送僧自吳遊蜀

往來無定跡那肯卧幽林
一錫空中影孤雲世外心
猿聲巴峽近春色蜀江深
落月松窓下令人想梵音

陳顥

題扇寄贈徐橘莊

吾友南州老論交二十霜
看山多共酒聽雨或聯床
槭字魚鴻杳登樓雲樹長
幽懷何日倒佳會待新涼

題扇

故人尋舊約小艇作行窩
天影波千頃蘋香雨一蓑
霞明紅葉艷山近白雲多
落日滄洲曲離愁奈爾何

聶大年

西湖

西出江城外烟霞隔世塵
鐘聲三竺曉花氣六橋春
鷄犬桃源地笙歌閬苑賓
時平得遊賞忘却宦中身

卷下

六

丘大祐

寄妙喜沈仲文

群峰湖水外諸秀雲川西
地沃花藏徑林深雪護溪
鶴笙仙客下泉石故人棲
我有携琴興何慚蒼耳迷

王興宗壽日

城郭清高地琴書故舊家
一身仙不老三子玉無瑕
綠髮青精飯紅顏寶鼎砂
華軒簪重盍談笑吸流霞

和韻答吳公明

小橋穿磡出虛戶隔花關
翡翠高低樹芙蓉遠近山
鷗棲蒼霧穩人卧白雲閑
何異仙家境當來問大還

費士亭壽日

嘉名江海外幽跡市寰中白苧衣初夏紅霞臉尚童
菊潭千歲水花塢四時風坐看斑衣笑長生鶴髮翁

送杜經府

酒盡芙蓉幙船開杜若洲錦帆風度水寶劍匣藏秋
紅日雙龍關青雲五鳳樓

綸音重喜聽談笑出皇州

幽居

新紅村外雨穠樹屋頭禽風霞蛛絲亂蛙時池草深
桃椎終織屨靖節豈無琴不阻躬耕興將歌梁甫吟

又

鄰疎茅屋靜徑古石橋危卧木行人礙巢禽稚子窺
清風穿柳早晴日度雲遲搜思能催老年來欲廢詩

夜坐

夜坐風欺扇涼眠月占床星辰瞻北斗風景想西莊
絡繹催秋語芙蓉待露香自吟過鼓角誰與遣淒涼

立秋

璇斗初回柄商飈早薦秋梧迎金氣落溪帶玉蟾流
看劍淒涼館吹笙遠近樓可憐寒與暑次第白人頭
携妓訪章文胤其門前有真珠泉

酒翠雙罍綠山行兩屐雲真珠池上水翡翠柳邊裙
譚語消秋思清歌緩夜醺東山賢謝傳吾與爾同群

賦觀梅清趣

不引移春檻先開種玉庭帝鄉山月在畫角夢魂醒
愛雪堆牖掃聞香戶不扃年年花畔醉催得鬢星星

七夕

七夕星河見幾年城郭看清風庭葉脆白露玉杯寒
秋影雲中見笙聲海上驚無文乞天巧用拙老江干

陸孟和山莊

下菰南數里茆屋故人莊燒石雲藏竈攤書月滿床

雪花鬚髻色玉樹子孫行留我論文坐松醪夜過牆

初度已巳年

客邊初度日卧病起來遲風月杯中物功名鏡裡絲
乘軒慚老鶴曳尾愛神龜顛顛今年甚思親淚滿頤

松軒

開軒愛青士相對遠塵氛艾衲收春雨江珠鑿曉雲
簾涼金薤卷杯吟翠濤分興比山中相秋聲夜夜聞

中秋遇雨

雨點聽來急蟾光候不明可憐孤館客難借一宵晴
照眼銀荷火催詩畫閣坐何由掃雲翳客我見輕清

東林解后周以文

十年身似夢一見驚驚霜執手愁俱掃論心喜欲狂
採菱秋袂冷分菊晚杯涼明日當重約携琴君子鄉
送劉檢府致仕

幙卷芙蓉水帆開擺極風惠多民事簡俸少客囊空
林樾秋雲白桑榆落照紅淵明歸去早高卧菊花叢
病腰

一病尋幽客風邪卒未消有醫方不驗無穴艾空燒
未老先扶杖逢人懶折腰城南春正好閉戶歎蕭條
贈趙宗美

卷下

九

傾蓋情如故西齋日見陪文章新綺錦聲價舊瑣瑣
看盡消紅燭談詩駐酒杯夕陽南浦上臨別首重回
宜晚樓

畫樓侵碧漢好在夕陽天綠野釣簾際青山挂頰邊
歸鴉雲暝樹落鴈稻香田何處叢林近鐘聲出紫烟
留月軒

海月開圓鏡徘徊向我明庭中移席款窓上卷簾迎
桂影銀杯酒梅花玉管笙西樓人去速相對待詩成
寄金陵邵以誠

儒衣耽旅跡隨處吐文光春夢江南雨年華髮上霜

風雷藏劍匣珠玉重詩囊不道青門外瓜田日就荒
馮廷珪生日

名重衣猶白顏紅鬢不華驚花壺內酒歲月鼎中砂
口滴三危露胸藏五色霞孤南星有象先照地仙家
西爽軒

壯第西山近虛簾不下鈎烟霞橫地起河漢入窓流
殘月瑤池曉清風玉井秋短屏雲母薄涼意正飈飈
十四夜月

桂影不可掃月光照我愁未當三五夜尚少一分秋
碧海蕭郎鳳清風庾亮樓玉尊空不得看取鷓鴣裘
暮春

正憐長晝景忽爾夕陽天紅藥黃鸝後青山白鳥邊
笋迎籬雨出柳壓浦雲眠蚕市今朝近家家桑柘烟
寄汴梁趙公子永和

一遠不可見契闊怨年華汴水雲千里吳鄉樹十花
寄書荒白鴈看劍老青蛇縮地無由得臨風起歎嘆
送天如上人歸姑蘇

半生詩畫筆揮滿五湖東秋影蒼筠墨天香寶樹風
踏蘆江水闊飛錫海雲空明日楓橋下歸聽半夜鐘
柳莊八詠

西林烟閣

西林高閣起煙霧，滿蒼空倚檻鴻濛外。鈎簾蒼莽中，麥苗千頃雨花氣。萬家風向晚，聞漁笛窓前落照紅。

南浦風帆

南湖風正急，帆影趁春晴。掛日橫烏小，飛雲水鷁輕。孤槎衝碧漢，一粟寄滄瀛。目極天邊去，須臾萬里程。

千堤柳色

千枝新種柳，垂遍野塘灣。態度欺張緒，腰肢如小蠻。綠絲春雨外，細影夕陽閒。留蔭長亭路，行人不可攀。

一沼蓮香

觀蓮池水上，香氣藹南薰。洗骨勝脂水，裁衣錦綉雲。折紅花露滴，剪綠藕絲分。落日吳娃過，清歌隔岸聞。

春雨農歌

塋上勞耕作，長歌發嘆嗟。調高雲不動，聲緩日初斜。野渡空流水，春風自落花。悠揚真可聽，幾度為停車。

夕陽牧笛

牧豎橫長笛，悠揚到耳根。輕風楊柳岸，落日杏花村。李委今塵土，桓伊古夢魂。何如牛背上，一曲卧黃昏。

月軒聽鶴

白鶴鳴松徑，幽人正倚樓。一聲飛碧落，兩翼振滄洲。

殘月瑤臺曉，涼風珠樹秋。可憐凡骨重，騎不到揚州。

池檻觀魚

池晴魚作隊，鬚鬣正洋洋。倚醉風前檻，憑虛水面床。澄波青藻細，微雨綠蘋香。自得莊生樂，徘徊到夕陽。

岑琬

松陵道中

野閣烟凝樹，湖深水近田。丫鬟挑稻女，獨櫓賣魚船。鳥去青山外，帆收古驛邊。孤吟看北斗，應關竟忘眠。

思母

春雨渺山川，深恩仰昊天。相思惟兩淚，一逝又三年。魚躍寒冰解，鳥啼夜月懸。樹高風不靜，遊子正淒然。

客夜

交盟多變態，客夜轉蕭條。永漏城頭鼓，寒聲雨外蕉。有愁詩易就，無夢酒難消。贏得身閑老，何須慮早朝。

寄東禪雲長老

千古東禪刹，重開雲上人。樓臺幾率境，花木化城春。行道來龍象，談空集鳳麟。何時重相過，携手柳溪濱。

主淮

秋夜泛荻溪

倚棹蒼溪上孤吟思不群
花疎龍卧月失伴鴈啼雲
樓影依稀見蕭聲隔水聞
詩成何處泊涼露正紛紛

唐廣

早春有感

愁多驚歲早無語對東風
雪霽梅花後春歸柳色中
暖催山谷鳥晴送塞雲鴻
轉覺無聊賴林頭幾已空

杏園春香

文杏初成圃東風早作春
枝柔香雪重樹密絳霞勻
裝相坊如錦花奴鼓有神
實成皆是粟鄉里不知貧

愛菊軒

簾卷秋深景花開菊老時
日精紅白蕊露氣短長枝
甘谷分泉遠紫葉解綬遲
年年重九日來醉落英危

客中送別

君有卜行日吾將賦遠遊
關山孤月墮江海兩人愁
倦鳥重尋樹虛船自觸舟
眼前今古意一倚仲宣樓

自嘆

自嘆蒲生拙年年西復東
未逢文舉薦難送退之窮
萬事還閑處孤身雪上鴻
只宜歸舊隱茆屋臥清風

姚翼

山水圖

華掃金盞汁江山淡淡中
綠波千頃而白髮一竿風
鴈影雲垂塞蘋香秋滿蓬
分明湘浦外霜葉映山紅

春夜

江樓誰鼓歇星斗回圖中
花柳千家月笙歌萬戶風
香灺金鴨煖客散酒瓶空
獨坐難成夢燒殘寶炬紅

遊晉山

伍員埋玉地千載闕烟霞
草綠歲殘碣泉香漱落花
海天歸老鶴林木怨啼鴉
飛鷹凌高頂愁雲滿眼遮

思兄

憶與同心別天涯歲又新
路長雲去遠江闊一飛頻

草色重重兩荆峯樹樹春
鵲原空極目落日正愁人

懷鐵松壽日

星見孤南象長空曉色寒
玉壺千日酒金鼎入還丹
瑤草春長好琪花露未乾
紅霞滿雙頰百歲老儒冠

送人之京

送客

京華去江頭踏鴈沙兩鄉
雙短髻千里一仙槎柳色河
橋雨驚聲驛路花明朝相
憶處雲樹渺天涯

過相湖

放棹來湖上晴光煖困人
浪花千頃雪烟柳萬絲春

麗日驕黃鳥香風蕩綠蘋漁舟戀沙渚不肯載紅塵
哭劉德

別來嗟未久幽壑竟移舟魂夢雲千變功名土一杯
琴間窓掩月劍吟匣藏秋吹斷山陽笛東風泪亂流

送縣令之京

長亭車馬集奏績觀

重瞳佳政蒲鞭裡高情綠綺中雙鳬千里月孤棹一江
風朝羅帶束日桃花滿縣紅

懷賀賦

不見知章久春江雙鯉沉雲山千里夢詩酒百年

士林卷下

十五

海闊鷗盟冷門閒草色深盡簪當有約談咲杏花陰

寒食思母

佳節逢寒食思親淚暗揮深恩衣上線慈訓月中機
萱草傷秋露烏維哺落暉一杯墳上酌春雨正霏霏

遊春

雨歇百花明江村散步行輕風雙袖暖落日萬山橫
晴影枝枝柳春聲樹樹鶯酒酣歸路晚詩思滿懷生

雪鴈圖

長空飛雪滿千里送征鴻影落湘潭水聲傳楚塞風
江山銀蕋雜天地玉壺中近日無羅網關河處處通

章文仲

劉生

不事魯儒文談兵動

主君開弓學明月射鴈落黃雲桃葉迷歌扇榴花醉舞
裙遊遊五陵地結納李將軍

擬武陵泛舟

移棹武陵路桃巷澗水分人家春塢樹鶯唱曙山空
沙渚飛鷗陣溪田遍庶群到來機事息不道世紛紛

遊金粟寺

遙遙上方寺一徑入松扉坐石孤烟起談玄一鳥飛

士林卷下

十六

林花垂暮靄山翠上春衣回棹秦川路蒼茫月色微

擬晚發五溪

舟發黔中路孤吟背夕曛秋聲巫峽水暝色夜郎雲
野店青山遠溪橋綠樹分來菱歌棹遠風靜有時聞

懷蘇秉貞

自與隱人別桃源入望餘斷雲孤鳥沒落日亂山斜
綠霧河橋柳紅霞野岸花相思過此地非是愛繁華

陳雖

送宗上人住集慶

桂峯師住日滿地寶香飄檀竹斜連屋疏泉直過橋

林樾燈影露徑轉蒼蒼遙我欲登輝晚頻來不用招

唐庠

寄吳汝璉主事

青雲官路近先著祖生鞭刑鼎霜毫墨香爐粉署烟
鶯花春夢裡雲樹暮江邊何日西牕下挑燈話昔年

送鄧華易還金陵

一尊留客酒三月送歸人芳草湖南雨流鶯白下春
寫詩囊有蘇蘇馬路無塵明日梨園近看蒼香滿身

莫歲

過故人山莊

林表下

十七

田園閒履步訪舊到君家當戶青山矗環村綠水斜
濁醪移玉醴香稻勝胡麻日入農談久班荆醉落花

送人南歸

天涯芳草遍灞岸柳條稀落日孤舟去滄江獨客歸
故山蒼鳥悅南國稻粱肥旦夕高堂上清尊映綵衣

擬春日早朝應制

環珮擁千官謳歌萬國歡
龍池春色麗金掌露華寒儀鳳來丹穴仙桃薦玉盤
太平多聖製

恩賜近臣看

懷悅

題橫幅小景

閑徑深林裡蒼苔綠到門山多雲壓樹溪曲水通村
補屋交藤蔓疏渠破石根抱琴何處客沽酒送芳尊
與姚夢草夜坐

故人經歲別夜坐話通家爐煖存紅火燈殘剪墨花
論詩香篆盡把酒月光斜未罄西窓醉俄聞鼓二更

題墨竹

墨花垂兔穎千古尚離離翠羽風千葉秋聲雨一枝
詩題春粉節棚脫玉櫻兒湘浦人何在空聞鳳管吹

林表下

十八

夜過鴛鴦湖

鴛湖行色晚蘭棹促歸船歌管城門月星河水底天
漁燈明鷺渚珠彩發龍洲舟子呼風急蒲帆帶露懸

有懷蘇雲壑

山中有深壑長在白雲層把酒秋窓月看書夜雨燈
霧深能隱豹天遠不飛鵬轉眼年來別令人感慨增

聞鷹

秋高連夜至應為早霜催湘渚和雲度衡陽帶雨回
稻香紅粒老蘆敗白花堆好入冥冥去虞羅滿岸隈

秋興

秋來金氣轉蕭索萬山空水國芙蓉月人家絡繹風
客情雲影外農事稻香中回首青霄上鷗鷺幾日通
聽琵琶

西齋人靜後聽機紫檀槽意到聲尤壯情多手不勞
冷泉秋鑿鑿急雨夜漕漕拍碎紅牙板窓前月正高
題小景和韻

墨汁金壺裡青山罨畫中鳥啼蒼樹雨浪起白蘋風
蓑笠輕朝冕圖書重釣蓬茫茫湘水面遠帶落霞紅
春雨

惱我春天雨連綿數日陰洒林花淚重入樹鳥啼瘖

上水長下

九

暮雲垂四野雪壓琉璃瓦
江南猶未凍寒北又知寒一派瀟湘景鵝溪綃裡看
觀朱孟瑋寫花鳥

興來盤礴裡花鳥家為工鶴下毫端水鷺飛袖裏風
描摹勢意匠變化費周蟲沒骨徐黃法分明粉墨中

七言絕句

李孟昭

出京遇雪

步出都門日未西漫空急雪各俱迷歸家不把征袍
辭留取

天街輦轡泥

畫竹

鮮籜初開粉節香拂雲又見影蒼蒼鳳凰不至伶倫
老無奈荆榛特地長

題扇

上林卷下

下

銅鼎沉烟裊篆紋綠陰庭院坐南薰
興掃盡羊家白練裙

集句

得陽向上不通潮離別河邊綰柳條回首可憐歌舞
地玉人何處教吹簫

西湖夜宿

寒驢衝雪岸烏紗夜醉西湖賣酒家十六吳姬吹鳳
管捲簾燒燭看梅花

青山白雲圖

白雲如冰浸長溪風翠濛濛色迷好是江南春欲

暮綠陰深處鷓鴣啼

山色排空翠欲流
煖雲閣雨未全收
江南春暮暉相
似新綠陰中叫錦鳩

李孟璠

蓮房翠禽圖

錦雲零落楚江空
翡翠翎邊夕照紅
愁絕蘭若烟水
外秋香吹老一灘風

題白蓮

凌波仙子襪生寒
翠蓋低籠白玉冠
遊遍不耶溪路
晚不知人在月中看

士林卷下

廿一

姚綸

題畫二首

野竹蕭蕭玉作叢
近山亭館夕陽中
詩翁小艇南湖
上消受荷香一棹風

青山隱隱遮書屋
綠樹陰陰覆釣船
好似江南春欲
暮嫩寒微雨落花天

擬秋閨怨

黃葉滿階秋已闌
征人千里隔長安
年年怨殺西風
鴈不送書來只送寒

綠柳黃鶯

柳梢烟霧晚冥蒙
風急毬場掃落紅
底事綠窓人睡
穩不知春去鳥聲中

題畫

水繞山迴石路深
幽懷都付膝前琴
春來多謝垂楊
柳分得溪亭半榻陰

春閨二首

羅帕啼痕濕不乾
面皮嬌薄怕風寒
纖腰轉覺春寒
瘦不得細裙幾摺寬

口脂消盡懶重添
翠袖雙籠玉笋尖
怕得海棠春露
重銀鈎放下水精簾

士林卷下

廿二

題便面

溪友持竿百不憂
西風紅樹斷磯頭
鷗邊小艇輕於
葉載得澹江幾許秋

題畫

為愛春波似酒濃
閑來垂釣學漁翁
不知楊柳陰多
少遮新鷗邊半日風

青山白雲圖

天開風景盡圓間
不斷雲連不斷山
一片綠陰茅屋
靜半蓬斜日釣舟閑

題雪景

寒窗孤蓬晚更多
半猶釣雪江波歸來風致無人
回空帶瑤花滿綠叢

題扇

桐花半落東風軟
山雨全收白晝長
寂寂溪亭人不
到鴨頭春漲綠波香

脩竹仕女

瑤臺無信托青鸞
一寸芳心思萬端
莫向東風倚脩
竹翠衫葉得幾多寒

荷花仕女

消受南薰一味涼
藕絲新織舞裙長
臨池試展凌波
步只恐紅蓮妬艷粧

折枝牡丹

花妬頰霞繡幄籠
沉香亭外倚東風
只應野鹿嘶蹄
後留得妖環一捻紅

折枝芙蓉

鴈催霜信老蕪葭
水際芙蓉正著花
誰把金刀和露
剪一枝香濕鏡中霞

題画

湖波渺渺綠蕪烟
一舸閑停鏡裡天
欲借探春無戴
酒放歌醉倒白鷗邊

梅花小稿

瘦看壁月掛梢頭
幾向花前醉遊
無奈翠禽啼得
苦不容清夢到羅浮

簷蔔雙雀

五月江南雨似麻
曲闌深院那人家
多情雙雀飛鳴
覓占新薰風第一花

水月舟四景

新綠溶溶漲暖香
春來無處不風光
移舟夜向湖邊
泊分得花陰月半床

湖水無波月滿空
冰壺倒浸玉芙蓉
夜深吹醒蓬窗
夢

酒兩袖荷香一棹風

西風香冷白蘋波
蘭棹夷猶載客過
欲問姮娥賒一
醉清光今夕與誰多

卧倚蘭橈酒半醒
月寒波冷夜初分
無端羌笛風前
起吹斷梅花夢裡雲

風竹

滿湘深夜月華明
帝子凌虛度玉笙
禁得翠裾風剪
剪珮環無聲著秋聲

團扇仕女

濃黛消香淡兩蛾
花陰試步學凌波
車房自倚傾城
色

色不怕涼風到前羅

倦綉仕女

玉纖無意理香絨春思相兼睡思濃
留取工夫縱天巧綉將龍袞獻

重瞳

蘇平

上巳雨中有懷凌氏姪二絕

垂楊黃鳥寂無聲風雨空齋獨坐聽
為問白頭林下客幾人詩酒醉蘭亭

東風吹雨萬花新青鏡流年鮮惜春
最憶鼎湖山水好蘭舟載酒屬何人

士林表下

廿五

墨菊

故園三徑吐幽叢一夜玄霜墮碧空
多少天涯未歸客借人籬落看秋風

墨竹

長憶前朝李衛丘墨君天下擅風流
百年遺跡留人世寫破湘潭夢裡秋

秋夜聞笛

霜滿空庭月影斜夢回歸思繞天涯
不知誰奏江城笛吹落寒梅一樹花

昭君

琵琶彈淚翠眉顰白草黃雲暗塞邊
幾度穹廬明月夜夢魂猶憶漢宮春

○梅邊野酌

二月空山始見梅半隨流水半蒼苔
東風解識騷人意時遣餘香落酒杯

寄沈通理

參差雲樹海天低獨倚南樓望欲迷
無限離心寄秋月流光偏照玉峰西

織女詞

鳳梭停織鵲無音夢憶仙郎夜夜心
難得相逢容易別銀河爭似妾愁深

士林表下

廿六

別銀河爭似妾愁深

沈愚

閨門柳枝詞

小蠻能唱白家詞笑把纖腰闌柳枝
愁絕尊前春未老風流太守髻成絲

枝枝搖翠館香車占斷春風日未斜
記得皋橋舊遊處綠烟深鎖泰娘家

一灣流水赤闌橋萬樹晴烟鎖翠條
應待使君殘醉醒東風來舞小蠻腰

露葉連娟別淚凝翠條軟舞腰輕館娃宮畔斜陽

裡無限春風舊日情

垂楊深映小桃花香霧空濛罩碧紗彷彿金陵橋下
望行人遙指莫愁家

賦情竹芙蓉

寒花婀娜露凝香風葉搖秋鳳尾涼夢入書堂銀燭
下翠屏深處隱紅粧

折楊柳

春風垂柳映朱扉嫩葉柔香如舞衣欲折長條寄離
別玉關人遠應書稀

塞下曲

今士林卷下

廿七

三更烽火奏清笳五月天山雪作花欲向沙場收點
點軍中壯士莫思家

蘇臺竹枝詞

彎彎新月照平湖綠水青山入畫圖自古吳中佳麗
地吳王西子在姑蘇

蘭橈乘月渡橫塘歌斷吳儂子夜腔菱葉荷花空自
好鴛鴦鷺鷥謾成雙

書所見

春風陌上踏青歸油壁香車映落暉笑拂遊絲花裡
過多情蜂蝶近人飛

詠海棠

著雨胭脂點點消半開時節最妖嬈誰家更有黃金
屋深鎖東風貯阿嬌

無題

思君何處覓仙蹤望斷巫山十二峰却怪晚來春夢
裡悲挑花下又相逢

宮中詞

溫泉宮裡浴蘭湯珠箔風搖滿面涼新製羅衣明日
進熏籠火暖夜添香

秋娘詞

今士林卷下

廿八

芙蓉屏幃綉簾櫳驚影婆娑燭影紅曾聽樓唇歌白
雪不知涼月轉梧桐

綠窓晨起按涼州每到歌殘淚欲流莫遣西風吹舞
袖青娘憔悴不禁秋

春江曲

萬條烟柳拂汀花一帶清流映白沙貪向江頭弄春
色烏啼月落未還家

長門宮詞

宮門人靜漏沉沉翡翠屏寒燭影深若得
君王愛詞賦蛾眉何惜長卿金

客中感春

遠隨春色到天涯
長恨春時不在家
黃鳥數聲啼夢
醒東風開過海棠花

題明皇夜遊圖

隔花雕輦度輕雷
御酒初停鳳管催
別初梨園千妓
女月中齊唱紫雲回

聽彈琵琶

纖纖素手拂檀槽
一曲霓裳換六么
馬盡東風離別
恨秦樓此夜不吹簫

金陵歲晚見花

嬌紅艷紫妬明霞
綉幄深籠一樹花
正是群芳搖落
後獨留春色在東家

題唐宮夜宴圖

寧王吹笛念奴歌
傾國妖環得寵多
花萼樓頭明月
夜夢魂不到馬嵬坡

蘇臺懷古集句

吳王舊國水烟空
錦繡湖山落照中
今日獨經歌舞
地野花黃蝶領春風

潮打孤城寂寞回
渡頭輕雨洒寒梅
傷心欲問前朝
事野燒空原盡落灰

洞門高閣露餘輝
樓滿遙山合翠微
回首可憐歌舞
地百花深處一僧歸

水碧沙明兩岸苔
舊園無主野棠開
英雄一去豪華
盡前度劉郎又獨來

山頭水色薄籠烟
風景依稀似去年
春意自知無主
惜杏花零落寺門前

新年景象入中年
萬事傷心在目前
不用凭闌苦四
首闌闌城外草連天

聽吹笙

紫篴流響入清秋
綵鳳驚啼月滿樓
一曲天風吹不
斷巫山凝碧楚雲愁

都門春日集句

寒食東風御柳斜
多情長是惜年華
灞陵原上重四
首十里宜春下苑花

旅次書情

清晨南陌闌難遊
遙夜鐘聲醉五侯
卧病相如甘寂
寞西窓風雨茂陵秋

過石頭城

石頭潮落水生痕
城下人家柳映門
欲向春風看花
去與誰同醉莫愁村

公以青鞋踏軟沙橋頭艇子載琵琶春來何處尋芳
去看得廬家一樹花

有憶集句

水流花謝兩無情行盡江南數十程莫恠臨風倍惆
悵一場春夢不分明

過烏衣巷

橋下晴波漾淺沙橋邊垂柳帶棲鴉行人回首烏衣
巷一片斜陽照落花

酬蘇雪溪見寄

吳山重疊楚雲低江上懷人醉不迷遠托遊鱗將此

卷下

意隨潮應到石城西

緘書何處託鱗鴻幾度相思夢裡逢客况秋來更蕭
索半窓寒雨落芙蓉

寄淮南

江南相望路迢迢風滿關河應影飄最好鳳凰臺上
月共誰携酒聽吹簫

題琵琶

冰絲彈月夜嘈嘈三峽秋風捲怒濤細聽內家供奉
曲不須流淚濕青袍

過許山深先生故居

臺榭荒涼異昔游笑談那復見風流秦淮橋下無情
水猶帶寒聲送客愁

舊游即事

冶城東畔舊亭臺寂寂朱扉映竹開一樹碧桃都落
盡去年蝴蝶却飛來

夏日久病病中有感

蕉葉垂風拂暝烟海榴開近曲闌遠病中寄寓誰相
問十日西窓背雨眠

過桃葉渡

江花含淚欲爭春江水籠烟柳色新商女停舟唱桃

卷下

葉東風愁煞渡江人

揚柳灣

金縷垂波香霧濃春風黃鳥画橋東多情却笑隋堤
樹長帶涼涼暮雨中

過錦帆徑

錦帆歸後竟誰遊風景荒涼水自流回首吳王歌舞
地夕陽灼草故宮秋

蓮塘曉望

西池清露洒涼颼荷葉荷花影動搖一片綠雲飛不
去依依殘月下江橋

蘓正

春官怨

寂寂長門閉綠苔月明仙漏隔花來玉階不見君王
帶露并天桃落又開

題蘆鴈

萬里隨陽出塞長空江菰米綻秋香蘆花月白啼更
罷啄盡寒汀一夜霜

丹陽道中與沈魯偶題

南去村原綠樹稀亂山秋色上征衣車輪聲裡羊腸
路長送行人何處歸

士林卷下

廿三

馬遠清溪道士圖

瑤島春風草色青露華涼沁蕊珠經洞門深鎖無人
到一曲瑤笙有鶴聽

題扇贈李長年先生

江湖誰識少微星空向林泉守一經漸覺紅塵官路
遠西風吟對故山青

寄醉雪

故人何事久離群只向山中臥白雲蘿月松風滿窓
戶不教猿鶴怨移文

陳顥

竹石

峭石苔深露不乾天風吹動碧琅玕月明昨夜湘江
上何處秋聲度紫鸞

枇杷山鳥

蘆橋垂黃雨滿枝山禽飽啄已多時那知歲晏空林
裡竹實蕭疎鳳亦飢

林下集句

一庭黃葉掩衡茆自古雲林遠市朝何用別尋方外
去便應黃髮老漁樵

山樵

士林卷下

廿四

萬壑松聲兩足塵一編殘簡半挑薪可憐愚婦紅塵
眼不識山林有貴人

能釣圖

擲却綸竿枕曲肱蘆花灘上小舟橫夜深月落棲禽
定一派江聲入夢清

墨葡萄

綠雲架上草龍蟠馬乳含秋露不乾昨日文園愁肺
渴幾丸噉破蔗漿寒

聶大年

雪景

金門画史謝玄暉幾度朝回獨掩扉閒對西山寫瑤樹綠毫猶帶六花飛

雲山

西舍樹陰生淡雲東家花氣繡晴曛小橋不隔中流斷山色何由兩處分

清明日與友登寶峰所作

江心後浪催前浪湖上歌聲雜笑聲今日重來多感慨百年能得幾清明

春日訪侃都綱有感

沾泥柳絮似禪心雲滿袈裟竹滿林客我山房頻問訊清香一炷話禪陰

士林卷下

廿五

罷釣圖

長江日落晚蒼蒼輕輶輕縵短航欵馬幽懷何處好杏花村裡碧醪香

春日陪陳翰林泛西湖

蘭舟輕放浪花微翠竹陰垂酌酒卮更待晚涼風月上此時清味許誰知

松

歲晚貞心只自持不同凡物媚春時棟梁廊廟無人識留待山窓叫子規

小景

江水一川三百里山頭高聳九重霄何人獨上扁舟坐月小天空夜寂寥

竹

楚江曾記泊孤舟兩葉烟梢萬頃秋聞唱竹枝人不見鷓鴣啼斷思悠悠

劉稽

夜泛睦溪聞鍾懷掃月和尚

極愛僧閒不出房功名勞我一身忙聞鍾忽憶溪西寺曾禮元公掃月堂

士林卷下

廿六

拈起金花付與誰鍛來端的費針縫柳州會得西來意欲撰般舟第二碑

章珩

塞上曲

烏維烽火報邊聲士馬初軍右北平為恐偏裨多嗜殺沙場高築受降城

貂裘萬里壓穹廬榆葉飄寒白草枯聞道渾耶歸首

虜帳前自起殺強胡

元戎燈下看吳鉤當戶吹笳月夜愁誰入盧奴破重壁羽書催起冠軍侯

朔風墜指塞雲黃滿引弮弓射白狼報尔單于千里
使都門臬首越南王

重過李氏山莊

去年騎馬到君家曾記春園掘筍芽今日重來尋舊
約一鞭晴靄落山花

陳維

題鷺鷥

樓烟宿雨野塘中淺水蘆花處處同却憶能言鷺鷥
鳥海棠庭院鎖金籠

過高嶺懷古

李士林卷下

山上樓臺湖上船平章醉後懶朝天羽書莫報燕城
急新得蛾眉正少年

去聲圖

微茫烟浪接臨臬幾度斜陽送短橈月小山高如此
夜更無人聽客吹簫

寄鄒直之

惆悵君來不我逢思君吟到五更鍾憑誰記得當年
事好問湖南石上松

送竹西之金陵

十丈樓船似屋寬燕飛冰簟不勝寒吳松江上新秋

月愛然先生倚棹看

唐庠

題仲穆竹

湖洲總管趙王孫玉潤冰清似此君拈出鳳梢三五
葉白鷗波上掃秋雲

蕉葉仕女

羅綾生香踏軟沙似橫玉燕髻鬆鴉春心正似芭蕉
卷第見宜男並帶花

小景

落日青山凝紫烟秋風殘葉鷹來天五湖多少玻璃
水霞處堪留載鶴船

李士林卷下

三十八

水霞處堪留載鶴船

莫藏

閨怨

雲母屏空怯曉寒懶臨青鏡舞孤鸞滿庭風雨無情
甚開得梨花不耐看

青樓曲

平明上馬索羅衣一入新豐便不歸不及樓前雙燕
子朝朝暮暮繞簷飛

樓前楊柳映朱扉欲整殘妝換舞衣遙見飛塵滿官
道儂家夫婿醉歸時

岑琬

題雨竹送人歸姑蘓

涼雨隨風灑洞庭滿林蕭颯送秋聲夜深聽徹皆腸斷不獨蘇家弟與兄

別金臺

騷人何事苦長吟伏劒南還感數深郭隄臺高登不得空懷駿骨價千金

題蘭

蕙庭東風翠帶斜白雲根底茁紅芽山中誰得稱君子滿地無名野草花

題嚴瀨圖

流落江南老客星耕雲釣月已忘情如何又應玄纁去惹得狂奴故態名

錢塘偶成

画舫行春醉欲迷湖光好在古城西不知悞國人何在楊柳東風鳥自啼

又

烟花零落景蕭蕭草滿荒山輦路遙惟有白頭遺老在傷心不忍說前朝

王淮

芭蕉仕女

軟繡屏風小象牀細風亭館玉肌涼含情學寫鴛鴦字墨洗蕉花露水香

贈妓

金蓮移處逗香風粉頰濃時酒暈紅見慣若教腸不斷也應只有杜司空

若溪書所見

急雨斜風欲暮時小舟如葉載蛾眉滿篷浪點如飛雹憐殺桃花薄面皮

南城夜歸

夜靜雙溪水不波滿船星斗壓天河誰家一點寒燈在軋軋猶鳴織女梭

小回

橘刺藤梢路不分青山茆屋在人群買書欲借東家地高結松巢卧白雲

蒲萄

玉露瀼瀼秋滿天綠筠架上草龍眠驪珠空掛西風裏不博梁州氣可憐

丘大祐

采蓮曲

細語呼人遠不聞水光搖蕩石榴裙一身肌骨無多
重欲入荷花化絲雲

百頃荷花一葉舟錦雲鄉裡寄風流同年女伴俱先
嫁滿眼烟波獨自愁

秋日偶成

江城開近白鷗沙簾幙風涼秋滿家昨日隣姬新壓
酒小槽一夜落蓮花

毛女

士林卷下

中

楚炬烟消玉不焚春風吹落華山雲兩肩桐葉秋衣
冷不似樹蘭舊日熏

薔薇蛺蝶圖

畫靜南華夢未蘇軟風翠袖不勝扶多情一點薔薇
露洗出滕王舊日圖

梨花鳩鳥

洗粧春酒滿銀罌人倚東闌月未生莫遣幽禽頻喚
雨好花留得過清明

胡人出獵圖

漠漠龍沙人跡稀黃羊秋雨地椒肥天驕僵卧懷鄉

程只持胡兒校獵歸

仕女

兩鬢鴉兒寶襦春風只隔水精簾無情昨夜空階
雨洗盡蒼苔葉上鹽

倦繡

兩頰春潮濕粉紅閣針彈雀倚微風丁香氣息無人
識狼籍窓間碧唾茸

客中卧病

一身顛顛客窓中詩伴全疎酒盞空惟有石榴花尚
好一枝能與病人紅

竹石圖

士林卷下

王

天上仙人玉梭支機山骨隨銀河西風吹破湘雲
影滿地秋陰月色多

界畫仕女

銅龍漏永燭花銷江閣生涼月正高何處琵琶教小
玉內家新譜壽輪袍

高房山小幅

晴峰如黛掃青天射虎群中地家偏安得黃菊編矮
屋卷簾相對白雲眠

息齋竹

種愛仙人李蘭丘百年遺墨高風流霜縑不作泮州
機寫得青鸞一尾秋

春夜二首

銀屏澆茗漱春醒倚遍雕闌睡未成燈火誰家庭院
裡櫻桃花下尚吹笙

香盡銅爐火不增一床寒被臥春冰不知明月將人
夢去落江樓第幾層

山水

翠滴松梢雨乍收山光半為白雲偷江邊可惜無人
住閑却蘋花一畝秋

卷下

三

佑聖宮謁道士不遇

欲向山中尋鳳翎桃花洞府隔雲局西岩流下無人
管借與遊人半日聽

題小景

種木栽芝地不荒秋空分碧染溪光山陰子敬風流
在乘醉能來寫草堂

仕女

辛夷花落畫闌空新暑熏人玉臉紅十二珠簾渾不
動涼風未到上陽宮

綠袖霜縑織仙衣立近芭蕉怨落暉踏破綠苔羅襪

冷官前昨夜有霜飛

汪景暘石屏

崑崙鑿翠兩瓏瓏曾藉天丁鍊斧功一片青霞山不
動水精簾影隔秋風

苦熱

搖折蒲葵不作涼小齋如坐甑中央直思西嶺千尋
雪移置東窓七尺牀

熏人赫日火炎炎去脚卷衣無處潛十八封姨渾不
見令人怨殺水精簾

題仕女

卷下

四

紫色羅衣濯海霞畫眠花底送金鴉起來調舌教鸚
鵡玉唾香噴齒縫花

懷陳竟陵

竟陵雲水縛真儒坐近棠梨日檢書拋却當年冷軒
子春風一筋武昌魚

苦熱懷蘭谷上人

祝融吹火熱青天江漢如湯日夜煎想殺道人無暑
地清容軒下竹床眠

秋日懷顏僧官

風引清秋入應堂桐陰垂地鶴聲涼為官不給官舍

柳自種山杭待早霜

因天如寄殷沈啓南

日望江雲臥草廬烟波無處覓
魚高僧相見能傳語不寫銀箋小字書

寄館天寧寺二首

寶樹林中避世情
琴囊長掛白雲層
蒲團學得枯禪坐
合作東軒長老稱

茶爐吹斷鬢絲烟
借得禪林看鶴眠
不道秋風何處起
一堆黃葉寺門前

與唐惟勤索紙

士林卷下

四十五

魚網無功補蔡侯
蜀江不洗薛濤愁
教兒昨日繡詩蘇
書破芭蕉數幅秋

天台桃源

烟霞堆裡入青山
行盡桃花見玉顏
月地雲堦春滿眼
莫教容易憶人間

武陵桃源

清泉白石遠紅塵
落盡桃花不換春
茆屋烟村雞犬地
相逢都是避秦人

唐廣

戲贈張伯仁陳邦器二才子

白丁橋邊楊柳枝
新黃嫩綠正當時
重來折入尋春手
不比樊川去較遲

爭剪纏頭賞艷歌
薰風日日醉鳴珂
紅兒一任閑調笑
座上詩人不姓羅

錦綉山河擁

帝居尋春隨處走
輕車青樓多少風流句
都向金陵腿上書

秋水芙蓉洗玉肌
春風楊柳妬腰肢
尊前笑展徘徊拜
消得王孫五字詩

士林卷下

四十六

小紅樓上拂笙歌
滿眼春光艷綺羅
坐叱侍兒重勸酒
醉看小隊舞天魔

千里尋春入鳳城
吟鞭慣向狹斜行
風流一見何郎面
張八元來也不生

花間重見董嬌娆
十載離愁一旦消
多謝今宵天上月
送將清夢過藍橋

官樣長裙剪綠波
新興高髻綰青螺
酒邊茶裡幽情密
喚得相思入夢多

陳璧

紅桃碧桃

誰識江東大小喬
香肩齊並不勝嬌
新裁雪色輕羅袖
却倚東風拂絳綃

杏花梨蕊

廬阜仙人滿面紅
玉奴無語怨東風
洗粧酒盡春應老
夢在西園燭影中

送錢本深歸四明

讀書未佩黃金印
老盡胸中十萬兵
今日臨歧倍惆悵
一篙春水送溪聲

雪景

山中白屋住烟蘿
江上冰花洒釣蓑
楊履衣公三日卧
縣官不至欲如何

贈陳逸人

醉面微紅髮半星
山林高卧養黃寧
老來只愛茆柴酒
日日看花上野亭

題桃花鵲鴝

瑤池三月正春酣
淺綠深紅雨露含
莫唱鷓鴣新樂府
座中有客是江南

姚廷輔

暮春

花氣吹殘草色深
一庭濃綠盡陰陰
杜鵑吐盡東風血
啼得春愁上客心

期友不至

落花啼鳥滿江村
折簡曾招對酒尊
吹斷玉笙人不見
一窓明月自黃昏

山水四幅

萬丈晴巖柱碧空
野花都占兩前紅
江船載得金陵酒
盡把春光付醉中

萬縷晴烟柳色新
生涯都付一絲綸
夕陽坐愛船頭穩
灑盡滄浪兩足塵

近水茆亭竹數椽
欄干橫壓鏡中天
霞光入座青山暮
讀盡南華秋水篇

雲氣埋空曉色寒
白鷺無影玉漫漫
溪翁猶占魚梁坐
滿袖瑤花把釣竿

寄弟嗣

黃耳無從信杳然
幾回吟斷鵲鴝篇
明朝風雨西隄夜
來約髮肱共被眠

子昂竹

吳興學士趙玉孫袖裡霜

送掃得懶翁

葉清風千古滿乾坤

荷花小幅

太華峰頭水氣浮玉盤搖影落滄洲不知誰剪江城
殘狼籍紅雲幾辨秋

觀梅圖

風颭樓閣作曉寒霜華吹滿石闌干把杯獨對梅花
坐醉吸清香入肺肝

松圖

弄龍垂影玉亭亭帶得徂徠露氣青夜半天風雲外

起怒濤如翠峯滄溟

小景

翠滴松枝雨未乾江風吹入面皮寒扁舟掛得青油
幙滿眼春山倚棹看

竹鳩圖

風入簷簷萬玉斜一簾晴影綠雲遮山禽且莫頻催
雨明日城南約看花

扇面

兩履春雲白紗抱琴千里入烟霞青山回首茫茫
外一片斜陽照落卷

懷悅

客中九日

青山千疊倚江樓紅樹殘陽總是愁種得黃花渾不
賞今年闌却故園秋

清夜聞笛

銅爐風淡篆烟斜月色紛紛遍海涯何處笛聲吹不
斷江天一夜落梅花

春日睡起偶成

春來無處不芳菲門掩紅塵過客稀啼鳥數聲驚夢
破一簾香雨畫羅幃

織女詞

一歲青鸞絕好音金梭織斷別離心天河有水三千
尺不及相思恨更深

秋江獨釣

蘆葦吹花八月秋碧湖天影鏡中浮釣魚人在西風
裏滿面新涼看白鷗

春怨

寂寂春寒壓夢魂梨花落夜雨閉門別來多少紅冰
筋盡作香羅袖上痕

席上贈妓

玉臉生潮酒半醺
回風吹皺綠羅裙
相逢一笑休回
首畧許樊川識紫雲

東山見月

沽酒寒窓太白浮
月華雲影兩悠悠
夜深獨坐江樓
上因聽笙聲忘却愁

荷苞白鷺圖

風外輕飄頂上絲
藕花香裡立多時
游魚不起秋塘
晚啄盡青萍不濟飢

蓮道院

寄出烟霞即是仙
青精飯熟可延年
碧桃開遍春長
在壺裡原來別有天

白蓮

白蓮開遍玉無瑕
月下看來不見花
昨夜凌波仙子
過幾雙羅襪隨青霞

紅蓮

小橋流水淺浮香
灼灼仙葩照夕陽
萬片紅霞都剪
碎西風零落水雲鄉

湖山寓目

綠樹春山屋幾層
峯巒天際可人登
白雲堆裡前朝
寺醉筆題詩記昔曾

次蘇雪溪韻

江湖千里與雲遊
隨處題詩得暫留
昨日倚樓凝醉
眼青山遙落鴈邊秋

題平湖秋意

樹色蒼蒼隔暮雲
鑑湖風定水無紋
何人正把船頭
酒坐對蒼空數鴈群

美人秋臥圖

倚窓晴日午風微
胡蝶偏從夢裡飛
冰簟銀牀正
穩巫山近日雨行稀

春江獨釣圖

春水湖頭小棹歸
綠楊如線拂漁磯
夜來留得陶尊
酒一曲澹浪醉夕暉

春閨怨

庭院春寒花未開
羅鞋踏破綠苔斑
鶯先在櫻桃
樹啼得離愁月下來

題画

水沈噴香雪滿洲
漁梁平處浴鷗鷗
半醒半醉扁舟
客載得南湖落日秋

漁樵問話

生計論竿與斧斤
相逢且共話斜曛
掛蓑未釣鷗邊

雨池檐先分洞底雲

春山雨霽

千山翠濕雨新晴
烟霧茫茫草樹平
行客不知春早晚
杏花風裡聽鶯聲

溪橋晚眺

一派春光望眼餘
綠楊亭館是誰家
相湖千頃連天碧
都付漁舟載落花

牡丹

百寶闌邊錦作堆
歌鍾來賞費春醅
向陽亭館東風早
不必花奴羯鼓催

登城望駕鵞湖

一上高城思不群
東風吹面洗餘醺
紅舷烏榜春湖上
多載銀箏入暮雲

過相湖

扁舟飛出相湖東
花片紅穿樹底風
繞聽前村鳩喚雨
斜陽又在暮雲中

春興

花氣薰人似酒醇
東風隨處掃香塵
不知何處琵琶月
載得南湖幾度春

七言古詩

李孟昭

遠別離

舊別離新別離
人生別離無定期
前年郎遊蜀山去
今年又客黃河西
黃河之水直向東
海流滔天捲地無
時休不流人間
離別愁蜀山崢嶸
險而因六龍回日
車猿鳥之難度不
斷人間別離路別
離之情良可傷白
日苦短關山長關
山長白日短鑿山
填河河又滿河又
滿愁難平妾願未
老郎無情

題天山枯木竹石

龍虎真人張鍊師

龍虎真人張鍊師
麾斥八極乘氣機
有時騎龍入瀛海
拾得翡翠珊瑚枝
歸來揮酒一斗墨
寫出瀟湘煙露姿
靈瑞鼓瑟老蛟舞
帝子吹笙丹鳳儀
兩窓見此毛髮竦
恍惚元氣猶淋漓
但恐六丁驅雷破
壁來下取等閑不
使常人窺

題龍舟圖

搏桑瀚海無驚波
汴渠之水通天河
樓船萬斛龍驤舉
翠幕珠簾圍綺羅
中流簫鼓發棹歌
噴濤激浪如奔梭
水邊臺殿望來久
揭天人語歡聲多
拂堤楊柳黃金色
鶯啼燕語春風和
春風秋月樂未極
回首落

日西山阿落日西沉水東逝人生不樂將如何

驄馬圖為楊補衣賦

青驄馬驄驄姿天生骨相三權奇春風為鬃霧為鬣
五花滿身雲陸離青絲絡腦黃金勒紫陌騎來動秋
色五陵俠少不敢看知是霜臺綉衣客繡衣客真俊
髦胸中冰鑑明秋毫據鞍已使豺狼避按轡寧容驕
魅逃丈夫得志有如此耿耿丹衷報
天子乘駟事業古猶今會見芳名播青史

春山行樂圖

山人愛山復愛畫一筆掃作春山圖春山行樂在何

今士林卷下

五十五

蒙虎林城邊西子湖十里水光天鏡落六橋草色烟
絨鋪紫駟俠客錦半臂長鞭最斷青珊瑚橫笛短簫
催落日醉後耳熱歌鳴鳴東風滿面吹不醒袂斜一
咲青蛾扶人生得樂不可失何必乾沒青雲途高堂
看回蕤長歎為君倒盡青絲壺

題畫

飛花入簾宮漏長游絲落絮春茫茫金鞍駿馬青絲
勒綺閣小姬紅粉粧黃金作丸落花底帝鳥隔花飛
不起明朝更歡載東風半響樓船放春水

李孟璠

獨漉篇

獨漉獨漉愁人心泥水没人濁且深明月不可見明
珠那復尋昨夜床頭三尺鐵羅鞘時驚吼鳴咽父仇
未報恥未雪休論明珠與明月犀象不須斷蛟鱗不
須剪與仇戴天古所戒獨漉獨漉君當勉

坦然老人歌

坦然老人真坦然不求才行人間傳不賦蜀道難傾
和澹浪篇送窮乞巧皆無言坦然心地何所以皎皎
白日懸秋天桑麻田松菊園乃在武林之北清溪邊

今士林卷下

五十六

傍溪茅屋只數椽兒出耕常乾乾閑即飲醉即眠兒
女嬉笑南窓前

皇天平平無黨無偏坦然老人真坦然我欲移家相近
時周旋與爾含哺鼓腹歌堯年

烏夜啼

烏夜啼向何處啞啞繞妾庭前樹天涯遷客天應憐
烏亦有情啼不去定知明月

天恩到天遣啼烏夜先報烏守烏兮從爾啼爾知妾苦
為妾悲妾手促寒機織錦製郎衣衣成寄遠道願郎
衣著蒙恩早郎衣錦歸有時尔烏長宿庭前枝

姚綸

秀水春帆卷送陶伯鎮之京

秀水東風春拍拍綠漲葡萄艷行色春帆一片雨中
飛蘭舟遠送朝

天容此客義高誰敢攀黃金不博平生閑鑿池引水看
明月移石和雲堆泰山風流迴出豪家右常曲看花
金谷酒萬卷曾收架上書五株還種門前柳此去乘
風觀帝畿花明劍珮曙光晞
天顏咫尺瞻來近携取爐烟兩袖歸

春閨怨

士林卷下

五

春閨無人春日長鶯聲恰恰啼垂楊美人睡起倦梳
洗芳容嬌褪梅花香綠雲鬢髻釵半解蛾眉蹙處閑
愁鎖繡奩塵掩秋月輝口脂紅淡櫻桃顆玉筍何處
吹伊涼紫騮驕嘶隔粉牆停針懶刺雙鴛鴦倚闌躊
躇空斷腸守宮點腕紅凝血一寸芳心萬愁結宜男
正開郎不歸東風滿地梨花雪

高山圖

哀泉漱澗環龍泣松挾風凍蛟立翠濤一片落晴
空金粉飛蒼香不濕斷崖削出翠重重似隔人寰無
路通其中人物異朝市冠眉鶴髮秦時翁一翁拂苔

懸磬石一翁低坐松根側笑談麈尾不知疲願指山

童束書冊兩翁度橋步遲遲芒鞋躡雲詩卷隨放浪

高歌紫芝曲麟鳳不受人間羈吾侯此圖誠罕得半

幅生綃百金直誰從黃綺識風儀幸藉丹青寫遺跡

遐世無心謁

帝關采芝甘分終商顏如何不悟留侯計却被玄纁
出山

贈許復初琵琶歌

姑蘇許君抱奇質牛角聰明解昔律扁舟汗漫江湖
游北曲琵琶推第一昔年觀光上

士林卷下

五

京師挾取紫標槽自隨五陵豪俠知姓字下榻款留惟
恐遲相携秦樓醉蒼柳紅袖兩行爭勸酒轉軸撥絃
方欲彈忽見君彈皆縮手梨園子弟徒紛紛以師事
君君始傳綵繒錦段鏡遺贈春風滿載東歸船歸來
解后汾湖見陸友蘭家共華宴咲殺潯陽江上姬抱
得琵琶半遮面青絨織條斜搭肩象牙作軫鵲雞絃
緩彈微音度十拍急彈大聲驚四筵一聲梅花落香
雪兩聲落馬鼓風鐵三聲鶴唳青田雲四聲龍吟滄
海月五聲冷令青干鳴曲澗聞哀鴻六聲傳劍
雜虛籟似鳴

表銅盤濕九聲連十怒濤翻驪珠滿把鮫人泣曲終
擊節更高歌響遏行雲月在河座客聽來歎雙絕痛
飲不惜春顏酡酒闌漏盡東方白別去幾年無信息
竭來忽下鴛湖風知在竹坡高士宅相逢又別情不
堪一棹分携夏蕩南不學江州白司馬詩成揮淚沾
青衫

山水画

雲溶溶山重重連峰起伏如游龍石梁跨澗形穹隆
飛泉百尺懸玉虹泉聲響答松杪風松花落粉香濛
濛紫芝瑤草春丰茸絕境似與蓬萊通松間磐礴三

士林卷下

五十九

老翁瓦眉皓首冰雪容兩翁對奕爭機鋒一翁嘿坐
神自融東來一翁攜短筇小童五尺挾焦桐此圖點
染真自工筆意彷彿前人蹤我生深幸逢時雍髮已
種種心猶童宦情非無才不充甘作識字畊田農今
朝見画興即濃頌覺爽氣清雙瞳何處有山如画同
願移巾舄居其中

胡人出獵圖

黃榆白葦秋駉駉馬上北風如怒濤胡兒拍馬能屬
橐沙磧飛來塵滿靴踏雪下坂命擲毛狐狡兔不
可逃歸來一醉漢作醉胡鷹尚繫青絨條

沈愚

房中曲

歲華繡帳垂蘭堂湘簾搖月綰鬢光象床塵汙鴉頭
戰雲鬢釵橫金鳳凰衾欄深鎖鴛鴦翠被生寒愁
兀兀玉奴夜搗紅守宮春風染透桃蕊骨蠟燭影
映窓紗青絲嘶騎不歸家琵琶撥盡相思曲楊柳籠
門啼乳鴉

白紵歌

柳腰雲髻如花女飄飄長袖隨風舉且停綠水歌白
紵急管繁絃雜宮羽姑蘇臺前秋夜長星漢低垂明

士林卷下

六十

月光金盤高燒蘇合香君王酒酣情未央銀燈相照
歸蘭房

貝宮人詞

水晶宮闕高嵯峨轡車海馬揚洪波追呼江伯招湘
娥錯珰環珮襟鳴珂長眉闊月顰青蛾小鬟進酒擎
金荷咲回玉頰生微渦紫鸞翔烟翠蛟舞陽侯吹笙
擊鼉鼓東方龍君嫁龍女萬頃桑田起風雨幽蘭疑
香啼露渚九節菖蒲酌靈醕千年骷髏作人語石郎
寄與相思書春心遙憑雙鯉魚阿姬答贈雙明珠

吳娃曲

海棠含愁泣春雨
弱柳垂烟鎖金縷
東風裏
吹晴絲雙燕飛來
向人語
西鄰小姬年十五
細骨輕軀學歌舞
將身嫁與遊冶郎
無奈花前別離苦
琵琶橫斷鵝雞絃
玉釵擊碎鴛鴦股
低眉歛恨對銀缸
紅粉樓頭月當午

莫愁曲

光風轉蕙吹幽香
遊絲薄霧春茫茫
百壺綠酒勸郎飲
多情誰似盧家娘
明珠雜珮聲玎璫
鸞裙鳳帶寒蕙囊
蛾眉八字寒翠蹙
星眸兩點秋波光
楚腰衛髮桃夭粧
敲金戛玉歌新腔
牽雲曳雨歸蘭房

大堤詞

妾家住近橫塘隅
鴛鴦紋繡紅羅襦
蛾眉淡掃遠山碧
耳瑤低垂明月珠
蘭風吹香大堤上
柳絲搖金花一作障
玉壺清酒波難舉
鯉魚尾雜猩猩唇
艷歌宛轉凝流雲
勸郎徘徊留好春
好春不留愁殺人

勞勞亭歌

青春送別勞勞亭
柳枝縮霧春冥冥
美人彈箏勸郎酒
傾盡沙頭雙玉瓶
車行馬馳疾如電
東飛伯勞西飛燕
歸來紅泪濕殘粧
白團半掩桃花面

蘇正

題姜碧林所藏董羽畫龍

天池昨夜飛霹靂
烟雨濛濛迷七澤
數聲驚起老龍眠
捲起銀濤向天立
金沙灘上露奇形
靈犀藏藏龍腥風生
雙瞳如虹射海日
鱗甲錯落光縱橫
蜿蜒仰視雖龍小
變化由來向雲表
萬里飛騰勢莫當
瞬息層霄遙如掃
董君誠妙手
寫出真絕奇
想當盤礴勢意匠
墨花落筆光參差
老龍行雨倦且伏
小龍偃蹇初學飛
徘徊相顧有真意
圓符彷彿傳天機
頭角淨噪何天矯
飛躍偏能順天道
何當吸盡滄溟波
遍洒乾坤澤枯槁

擬車遙遙曲

車遙遙向何處
秦山蜀道行路難
欲挽郎車不能住
郎心重利多薄情
閑中愁對月華明
妾心願似青青草
到處相隨隨轍行

擬白苧詞

銀河帖浪涼雲開
明月影逐交疏來
吳姬秉燭夜剪裁
官家明日宴高臺
高臺有女顏如玉
錦作圍屏金作屋
年年歌舞樂繁華
猶恨西飛紅日速
裁成試舞春風前
感霜迴雪輝華
楚酒翻塵汗不自惜
一心但

歌官家憐却思貧女初織時千梭萬梭愁淚垂

夢中謠和韻

素絲牽恨寒聲歇冰簾懸愁浸微月回屏金鴨香篆
縈錦帳流蘇慘離別千金買歡驚枕邊孤魂怨入朱
弦絃梨雲壓夢飛不去嬌鶯愁語珊瑚烟玉釵敲碎
芳心亂軟綠嬌紅羅相見舞衣香減不勝春相思鉛
淚凝歌扇

山水圖

群山龍嵯映天起黛色朝來淨如洗長江一帶平不
流咫尺蒼茫含萬里紅樹江寒易得秋幾家茅屋隱

李士林卷下

李士

林丘鳥邊十刹龍烟暝風裡孤帆帶月流懸崖絕壁
蒼苔路飛瀑潺湲捲寒素近浦漁婦落照斜隔溪樵
唱烟光暮林下有人開竹扉新橋流水客來稀白頭
坐老江山景却笑紅塵未拂衣

題松泉竹石圖

君不見蓬萊山蒼松白石盈其間上有凌霄挺翠之
竹影搖曳下有盤渦觸石之水聲潺湲紅雲紫霧相
掩映金芝瑤草同爛斑山中仙人引黃鶴碧瞳綠髮
桃杏顏宴饗時來觀其下天風吹髮何蕭洒數聲靈
籟澗邊鳴一派驚濤月中瀉石泉流出光如脂血凝

瑪瑙含清輝掉尾蒼虬勢初起刷毛么鳳嬌難飛
把瑤琴促三弄洞口蒼枝醉春重白雲如水天際來
驚醒洪崖不成夢開來濯足弱水流馮夷股堞天吳
愁甕裡松花釀初熟石床一醉三千秋夏君自是瀛
洲客目覩蓬萊纔咫尺華端彷彿傳天機生綃亂洒
金壺汁高堂粉繪寧可數碧海三山渺何所此日披
圖發浩歌醉中賦筆凌鸚鵡吁嗟此畫貴莫酬琅玕
玉樹珊瑚鈎還君不覺三歎息掀髯一笑蓬山碧

送杏莊吳孟瑜還雲間

酌君以玉壺之美酒贈君以雲錦之新詩酒洗胸次

李士林卷下

李中

之磊砢詩寫身外之歎歎天涯同是飄零客一嘆金
陵偶相識交情何啻弟與兄無日論心不分席去年
送子歸故鄉揚卷飛雪風悠揚底事今年又別君落
花滿地紅紛紛和烟折柳都門道携手春風談不了
匆匆歸興不可留離別空令惡懷抱我欲為君扶劍
斫地歌歌聲激烈愁轉多又欲為君抱琴橫膝彈知
音去後同誰歡不如與我沽酒重與酌忘形且盡尊
前樂今朝席上猶綢繆明日相思兩家廓子歸去宜
早來相期射策黃金臺致君堯舜撫奇才慎勿卧老
南山隈慎勿臥老南山隈

陳顥

題杏花脩竹翠禽圖

鶯湖雨香春正濃
杏花作陣迷東風
乍看月色照霜白
熟視酒暈上潮紅
一枝兩枝亞脩竹
千朵萬朵炫人目
何處飛來雙翠禽
粉香深處踏烟宿
君不見羅浮山中殘月昏
綠衣惱客消吟魂
何如此卷對君子
坐令清氣充乾坤

雲山高隱圖

遠山淺淡蛾眉綠
近山濕翠如膏沃
西風作寒呼雨收
雲氣堆成白銀屋
幽人斂迹松雲巢
蒼藤覆木蒼

士林卷下

李五

烟飄村近時聞雞犬煙深不見歸
漁樵蔓草結茵春滿麓暗泉瀉
岩聲碌碌太白舊隱在廬山司空
今住王官谷讀書養道不外求
飲水飯蔬良足謀平生我之慕肥
遯烟霞每欲尋丹丘高軒畫圖雲
一幅萬里乾坤渺雙目有山如此
可卜鄰擬結茅茨謝塵俗

題三友圖

巨鰲戴山山勢高堆銀湧王千層
霄下有寒梅落香雪上有恠松掀
翠縹是誰對此發深省醉筆一掃
玄雲冷移來秦華千尺龍分得湘
雲數竿影君不見桃

紛紛爭聚首不識冰霜有三友

漁舟對飲圖

碧山兩過秋色淨大江風恬水如鏡
何處阿翁雙髻絲吟傲江山發幽興
青楓渡口生夕烟舉網得魚魚亦鮮
一壺春蟻瀉欲竭月出未出天蒼然
醉來忘却人間事長嘯清風滿天地
君不見邯鄲道上車輪忙役盡機心
為名利

蘇平

賞牡丹

細雨吹香散紅影花枝倚闌如睡醒
回橫楊柳搖金絲嬌燕窺春晝方永
東君昨夜施天工一枝開到繁

士林卷下

李六

華嚴國色天香世無比群葩不敢爭
春風輕殺籠烟照晴旭婀娜真妃初
出浴卯酒微酣猶未消絳綃輕掩
酥脂玉堂中高人列仙子愛花直欲
同春語長日歌鍾賞好春花下清尊
為春舉數聲羯鼓催飛觴酒闌一咲
情茫茫餽等交錯恣歡詎共將酩酊
酬花玉轉眼流光急於箭不惜千金
買佳宴歲歲看花到白頭未与花神
作春春

丘吉

陳廷和栖若軒

四水射城城腹穿孤山頂天天脚懸
波光洗春作翡翠

翠嵐氣吐曉為青蓮陳家小鳳與紅尾栖穩烟霞飛
不起補巢啄破滄海吭翻身撲斷崑崙耳書簾薄織
冰玉絲碧雲漏影涼參差江妃染衣送藍葉馮夷搗
藥調松脂鳳兮鳳兮河東薛研史覃經飽冰雪忽驚
羸女一聲簫山城夢醒梧桐月

夢鶴軒為張子靜賦

枕凹一竅瑪瑙空吟魂飛入壺天中西堂春老草烟
碧楚臺雲歸花雨紅胎仙呼出滄海月三珠樹杪星
河列天風滿背笙聲涼山經兩耳香烟熱不藉玉手
韓兒搖身如胡蝶同飄飄去壁一棹擊空水揚州萬

士林卷下

李七

里纏錢腰覺來露白松窓曉雄雞一鳴若花老編袂
玄裳何處歸蓬萊翠出青天香

廬門太守行

妖虹吸湖湖歌乾旌旗搖地龍蛇寒吹蘆擊銅風為
酸麒麟玉剖何時完青娥粉頰芙蓉落鼠雀羅空天
寂寞獨抱蒼龍泣莫雲紛紛青血飛山郭

浩歌效李長吉

業風吹海波作塵桃花幾落瑤池春昆明劫灰千度
變彭生喬死車迴輪帝遣玄夷剽禹穴神書一發天
機泄媧皇煉玉烟霞紅星旋斗韓圓無闕吳姬皺來

生紗裙胭脂水染紅花雲長生木點順天性英雄滿
眼徒紛紛原也何醒伶也醉銅龍水咽銀蟾墜風流
蜀柳張少年頰更白雪生華顛

松菊軒蘇東衡尊翁也

馮夷踏破海底天七鬣蛇母飛蒼烟洪崖飽飯鍊老
髓瑤池飲水延年南陽節華骨半丈紅日流精久
滋長蜂黃洗開玉女顏胭脂滴碎仙人掌生來不
是金杯灑吞避名茆結打頭屋影作輕雲染窓綠顏然
醉熟重陽秋咲掬涼風洗雙目

士林卷下

李八

和梅花道人墨菜韻

王駿毛吟玄雲濕寒光掃電山靈泣須臾秀出春一
根山烟染作青瑤色詩翁齧齋如齧鹽不費日萬何
曾錢戾鯖錄上無饒涎老牙不與猩唇便信民何必
專注年百事可做吾當前

江南怨為夏廷璧賦

真珠買春春正青花纔結夢東風靈天桃一葉渡江
水五色綠雲飛不起綠香斗帳吳綾寒芙蓉不合鴛
鴦歡倚遍六闌春不見多情番作江南怨

蔡文姬歸漢圖

中郎得女如得子青瞳流光剪秋水
綉轡乘龍花燭中玉笙吹鳳紅樓裡
海棠一夜埋腥烟洗朱條粉重移
天宮衣剪毳白狐煖玉脂泣血黃
羊羶阿瞞謀蹙中郎後綉衣一騎
黃金走悲笳蘆叶生南音胡鴉一
雙落纖手銀鬕滿馬馱春嬌袖梢
冰筋東風消歸來秋雨赤龍化天
涯回首愁雲飄

雪溪

北風吹天天作寒端芬攪地春漫漫
神刀剪碎白鴉羽天帝掃破梨雲團
鑿玉作溪淨如洗凍歷長蛟飛不起
萬家雲合茶煙低兩岬冰深綠波死
溪中小棹

士林卷下

李九

橫蘆樓谿翁吟有高擁頭茆柴獨醉
瓦盆底清寒不入羔羊裘

呈岳府公

萬丈焰光燒杏花官壺賜醉紅流霞
衣上春雲臥金鷹葦端夜月飛霜鴉
忽剖麟符出鵠鵲保障東南天一角
朱輪碾碎妖塵痕青霄垂下陽春脚
嘉穀滿野村有春山川槁木生華風
應牧皆推黃次公台星早照薇垣東

題懷鐵松雪艇乃水亭名也

伐木縛椽低作屋粉素重塗光奪目
不寬不窄如野

航一天白雪寒蓬覆鴻濛凍合無纖
痕夢魂飛入梨花雲重甍無風起塵
垢玉壺有地藏陽春日倒銀鑿吞綠
蟻醉倚闌干俯春水眼前舟楫如梭
飛世事茫茫歎何已

岑琬

思親詞

朝思親思親垂涕淚暮思親思親
形夢寐夢中相見猶平生覺來無處
聞音聲承顏問寢竟無日天荒地老
魂冥冥慈烏再啼月未落庭樹款靜
風愈惡

滄洲聞鶯懷成學正桂運同二首

士林卷下

李九

我有友生在滄洲思之不見心悠悠
木蘭為楫沙棠舟南來鼓棹乘中流
嚶嚶好鳥如相求載飛載止鳴不休
願以盟言結綢繆為余一洗萬斛愁
何以報之青琳球

我有故人在長蘆思之不見歲云徂
昔從青瑣陪追趨今日雲霄隔泥塗
故人有學為真儒故人令譽達天衢
願借餘力為吹噓斗水活我涸轍魚
何以報之紅珊瑚

三洪歌

昨日過徐州洪篙師數錢贖水工水
工住近知熟路

手把長竿引船去船頭浪激如屋頽船底石鳴如鼓
雷東撐西挂招且呼水工視之猶坦途我時舟中
不懼安危任天天有數今朝過呂梁口娘娘在先呂
梁後端驚石根百倍徐仍傭水工防不虞水如灑瀕
堆石似攢劒戰疏繫到今平未得水工變傭還盡力
重險穩經纔一息乃知水工捷有神篙師鄙夫能委
人可憐男兒懷利器自學操舟翻敗事又如即廢無
虞者惟入林中不能舍今觀水工鎮三洪得無感慨
橫心胸從茲客行不畏水石惡惟恨人心難側度

春晚曲巷朱中書與誠

士林卷下

七

東君欲歸風雨急滿地斑斑落紅濕美人對此惜芳
華小立閑庭獨含泣鷓鴣慵語蝶慵飛酸心暗逐青
梅肥麝臍龍髓久寄窠未試囊中文綉衣逝水流光
鳥過目蟬髻蛾眉豈長綠紛紛愁緒亂於絲翠袖無
言倚脩竹

劉稽

風胡子鑄劍歌

鵬鷁血濃電光紫劈山斧折巨靈死山鬼無功歐冶
愁精誠盡屬風胡子混沌窳破意氣通太白埋伏金
在銘二龍躍冶光怪兩劍出世成雄雌乾剛坤柔

羅紋脉三然至寶盈三尺淬鋒直取銀漢水礦錫要
待媧皇不翹魍魎鯨鯢遠遯藏琤琮時時留尚方豈獨
衛身呵不祥可以正國扶綱常縱使有時遭險蝕古
獄秋風土苔色神物精英終不凋延平風雷生頃刻
乃知古之造化手能奪乾坤五行秀蒼天可補山可
平人世諸難更何有風胡風胡爾術正且奇此心洞
見天地機自從鑄罷雙龍劍中國真安朝四夷

章文仲

巫山高

巫山高巫山長群峰四面起壁立萬仞強飛泉落雲

士林卷下

七

破屋石巨才夾道啼豺狼中天孤高不垂地白日卓
午如夕陽并說巫山高重憶巫山長客行不樂遠攬
戀沾衣裳

君馬黃

君馬黃臣馬玄君馬奮飛臣馬前東為齊魯西秦川
南有荆楚北燕然臣馬哀鳴失中道四郊衰草生寒
烟君馬去已遠臣馬不能挽懷君心徬徨日暮仍在
坂

王淮

望雲卷

題首復題首瞻彼山上墳不見山上墳但見山上雲
山雲悠揚無定據偶向雙親墳上住就盡高籠翠柏
梢白衣閒掛青松樹晚向岩前赴鶴歸朝來洞口從
龍去瞻白雲念雙親雙親去子知幾春泪帶白雲落
心逐白雲飛白雲白雲若有知也應為我含憂悲

唐廣

寒夜與王栢源話別

月鈎飛光入簾幙凍露作霜削林薄紅爐坐擁紫貂
裘銀燭花前傾盤落四明仙子詩中豪談舌上翻
波濤明朝長嘯出門去海天一鶴孤雲高

題紅梅

綃衣素質羅浮玉一夜東君換粧束胭脂肌肉映生
綃桃李麗疎海棠俗初疑仙子萼綠華乘鸞下降半
權家珊瑚如意紫玉節擲來滿地成丹砂又疑阿母
承華殿武皇一咲陪春宴侍兒偷吸紫霞漿醉痕煖
透東風面漁郎錯愕劉郎猜武陵有地非天台碎錦
坊中向誰得定惠院裡何年栽我住江南見來慣坐
對蒼枝發長歎世途實鑿苦無多正色真香詫妖幻
居然難奪堅貞節傑立空山獨高潔請看綽約群芳
中誰及朱顏傲冰雪

岳府公五馬圖

垂楊翠幕風條長細草綠染烟痕香太平驍骨不足
用東原散牧春茫茫東前一疋青霞色三驄剪出刀
痕密渴馬昂首勢如飛奚官緊領黃金勒中間二疋
鬻且行雄姿俊健見者驚血吻嘶風虎豹怒鐵蹄蹴
霧蛟龍爭後來二疋竹削耳款款行來落花裡足線
光搖白雲毛一塵不動烏絲尾渥洼異種曾空群翩
翩五朵飛晴雲何人吮毫得天趣風流絕勝曹將軍
戟枝高揭凝香閣神物通靈欲騰躍明朝陌上駕朱
轡誰道君侯非伯樂

張翥

愛雲

西山爽氣來挂笏心神開龍騰虎變一日千萬狀銀
河錦綉天孫裁太乙宮中補龍象玉晨君畔扶瑤臺
為國靈管節乘風下蓬萊志霞城頭化甘雨洒掃吳
越無塵埃旱火不光天不災萬民鼓舞聲如雷長願
從龍上下八方去濟時大展波瀾才

賦得浙江秋濤送別

秋風吹乾尾閭穴霹靂奔聲震長折扶桑枝葉萬里
長日晏蛟鳥口流血天吳九首橫冰山蜃樓出沒虛

無間乾坤怒氣角雄壯百川波浪俱西還水犀暗發
三千弩白馬回鞭仆旗鼓吳兒踏浪愁海翻龍子舍
珠向人吐螭頭小舫浮青冥萬壑笙鍾天上聽醉倚
柁樓身欲羽蓬萊一髮烟中青

子母雞圖

青春日煖蒼陰移家雞子母相追隨母口有粟吐不
食但願兒身脂且肥兒腹飽母腹飢一生辛苦將奚
為明年羽翼欲飛去那記如今含哺時

烟水村居

煙蒼蒼水茫茫幽人住屋烟水之中央日出無光晚

小士林卷下

十五

簪白鳥飛不到秋天長冰綃一幅織銀漢驪珠萬斛
輸龍堂倚闌笑見百東坡化身一一芙蓉裳賞花釣
魚掃地燒香浮以太白養以中黃新詩凌鮑謝清夢
到羲皇嗒然隱几不知我孔丘盜跖俱亡羊君不見
玻璃紛爭日夕一心死嗜紅塵場安得知烟水之
處無何鄉

鳳將鵲題魏家宰得孫卷

君不見鳳將鵲得鵲將鳳不孤鳳有德在後天生
尔鵲絕代無日月照曜文章輝朝食青琅玕暮立紅
珊瑚春霞曉霞出丹穴若花映海啼後鳥日長羽翮

不可銀意氣直欲吞江湖乾坤有時春草木有時熟
鳳將鵲遊天衢鳴聲上下連即都十二樓頭銜瑞圖
君不見鳳將鵲

送神樂官楊道士教郡庠樂回

金陵道人登鳳臺青霓扣額呼天開鴻龍玉狗鳴左
鑰傳得雲璈入神樂吳興太守東帛飛萬里雲霞吹
端衣駟驂鞭過五湖水杏壇一日生光輝拍下陰陽
勢摸索韶濩分明歸徵角回琴點瑟天機張鳳舞龍
飛海波作大成一曲聲未終神出鬼沒雷電從道人
揮手謝皂蓋翩翩睇髮扶桑東夢鶴江湖漚起滅德

小士林卷下

十六

姑啼松蟻投以試問相康學養生石髓何時遇王烈
陳韞

贈沈惟靜三史

先生筆力挽萬牛以山寫出胸中秋醉來洒墨不停
手頃刻白雲如水流澹洲白石漁樵路東抹西塗有
神助試將工拙較前人不使高商稱獨步

唐庠

呂山花園池亭

靈臺駭山出平地光彩玲瓏形勢巖巖蓬萊失却左股
青虛嶽分春一奉翠清池玉梵月影圓玲瓏寸頃坡

琳烟玉女梳頭滿明鏡山童洗硯迷青天鶴汀高霞
開亭館一片春風沸絃管梨巷雲淡綺牕虛沉水香
清金鴨煖我來一嘯烟霞層魚龍跳躍猿猴驚始知
仙境在人世題詩欲喚安期生

姚廷輔

夜聽讀書

明月如練秋窓寒北斗垂柄橫闌干鄰家少年夜讀
易吾伊不歇銅荷乾手弄牙籤翻錦帙咳唾飛珠神
鬼泣坐來近戶正琅琅夢覺隔籬猶噤噤人皆聞此
心躍然我亦聽之欣不眠家有是聲良不俗西樓鼓

樂徒喧闐

今士林卷下

十七

春日與懷鐵松遊鴛鴦湖

鴛鴦湖上春波平鴛鴦飛入菰蒲鳴秀州女兒肌膚
輕蘭舟蕩風身欲凌画船有客雙瞳青把酒聽歌勞
目成何人打鴨鴛鴦驚春雲水郭花冥冥落日催空
春一罌誰家綺閣猶鳴箏

春夜吟

金鴉無光蟾欲生十二小簾卷影橫銀缸火底玉蟲
落瑤笙簫上青鸞鳴寶鴨灰紅檀火熱待兒笑脫羅
裙搗秋千庭院靜無人社鵲枝上猶啼血

懷氏壯老園宴集

移石疊山雲有根鑿地作池泉不運闌干倚紅花散
影堦面掃綠苔生痕行厨送酒客滿席簫聲翠滴羅
裙濕我生願醉不願醒莫使日駒空過隙

陳鑒

西翠樓

日射金天紫霞煖滄溟背去蓬萊遠百尺高樓起碧
空水玉玲瓏小簾卷碧紗窓戶開烟蘿白雲飛散青
山多大峯舞落紫雲鳳小峰探出波斯螺太白老仙
面紅玉雲中咲坐蒼毛鹿相約盧敖作勝遊長向瑤
池漱芳醪歸來沈酣呼欲醒鬢髻亂髮摩雙睛夜深
招手喚明月口吹錢笛蛟龍驚露洗松筠濃欲滴藍
汁染雲蒼悵濕天際朝來爽氣多拄笏時時看秋色

廣陵月色

錦帆一落東風裡萬斛螢光飛不起冰輪輾破瑤天
雲回首長空淨如洗詩仙酒酣吹玉笙天女夜深蒼
下聽曲終白鸞忽飛去二十四橋香霧生

影波軒

乾坤浩浩春無根元氣日夜浮崑崙誰驅神工鑿地
脉溪聲正落刀維痕楊家小軒如回舫綴鬚半卷溪

聲上一間塵沙水中天五夜星河盡搖蕩驚鴻飛
魚鱗齊芙蓉綠幘鷓鴣飛紫檀火活寶兒煖方諸水
滴銀蟾飢菱花磨秋二千頃月明照見魚龍影陽侯
曉踏玻璃翻鮫人夜泣珠璣冷我來日日傾流霞坐
看鯉魚吹浪花露簾莫近碧窓舞興酣欲上黃河堤

春夜曲

杜鵑枝上啼紅血不羨架底飛香雪二八佳人錦綉
襦翡翠樓前拜新日室視吐氣游絲長蝴蝶宿花魂
亦香銀釵耿耿照離別淚痕洗盡梅花粧

懷悅

過下邳有感

吳鈞腰下雙龍泣十萬心兵森劒戟金鞍駿馬珊瑚
鞭楊柳官橋送春色杏花雨歇東風顛荒城日落迷
青烟呼童沽酒醉黃石土人笑指圯橋邊

賞茶蘼

東風吹春春滿天妖紅艷紫皆紛然茶蘼花發萬蕊
雪玉肌粉面香娟娟呼童捧盃開綠蟻杯吸花香醉
蒼底玉山忽倒青娥肩花影滿頭扶不起

題梅花道人山水

梅花道人畫中史盤礴寫山手不止屋閣樹杪雪漫

漫澗鑿山根石齒齒兩翁杖底溪有梁松子乳落溪
雲香平堤十里燒痕濕高閣一榻秋陰涼方丈蓬壺
繞咫尺瑶草琪花噴晴色憑誰借我并州刀剪取烟
霞半空碧

鐵松齋夜酌

老兔上天流夜光白鴈作陣啼清霜銀荷剪花火吐
焰手擦蠶鮮看寶劒青衣開尊傾翠潯詩成落帝飛
霜毫井泉煮茶鐺淪雪白玉作杯口銜月知心四三
笑不停累飲不醉通仙靈人生聚散不可必歲去何
須歎頭白

五言古詩

李孟昭

擬古

客有孤桐琴朱絃黃金徽持之忽見贈悠然寄遐思
一彈至三歎餘音一何悲流水與高山洋洋復巍巍
豈無知音耳於我何見遠懷我伯牙翁絃絕傷鍾期
悵焉不終曲臨風欲沾衣

李孟璿

擬古

卞氏有美璞採之荆山中至寶不先剖獻君乃至公

玉人何嫌猜三獻兩見別抱之發長號淚盡繼以血
宋人貴凡石得之梧臺東周容視之咲本與瓦甃同
忠言翻見惡藏之愈深固自許天下珎和壁安足觀
嗟哉優與劣賤目豈能別

煌煌匣中劍傳之歲云久霜花耀芙蓉鋒銑絕塵垢
想當冷鑄時功奪元氣毋洪爐沸鼎坎雷騰六丁走
成之極精英宇宙同不朽初埋豐城獄應有神靈守
紫光如晴虹夜夜衝牛斗博達微張雷千年落誰手
晚墮近平津一去知何有神物由天生變化終相偶
利鈍與離合時哉諒非苟珎藏不可玩長作蛟龍吼

安得持獻君一斬奸邪首

姚允言

蓬萊小景卷

蓬山渺何許杳在滄溟東陽鳥上扶桑照耀金芙蓉
中有神人居瑤樓倚琳宮產產三秀芝澗羅五粒松
涼颼一披拂金彩香濛濛群仙下颼輪黃冠冰雪容
環坐如列星從以雙玉童瑤芳薦金醴清商激絲桐
胎禽挾其雌翩翩而來從回瞻高寒外似與銀河通
雪瀑垂素練星橋橫彩虹霜麝性頗靈已解迎仙翁
羽人輕白鵲矯然若游龍仰次兩飛仙逍遙碧雲中

俯憐一葉舟萬里凌長風
惟仙所都可想不可逢
今辰見圖畫使我心神融
我亦希仙徒未能脫樊籠
相期拾瑤草有待訪崆峒

夫子學師裴琴圖為劉克剛題

周裴樂廢缺正聲幾湮沉
可以孔聖人後學師裴琴
初彈荷蘭操再鼓文三音
至和裕鳥獸踏舞娛人心
此面寫遺意山高流水深
披玩發長嘔視古猶視今

蘇正

古離別

士林卷下

八十一

送別六費思遠別思更長
岐送君行欲別猶徬徨
悵望萬里天道遠不得將
止為睢鳩鳥今為參與商
如何阻幽歡聞關涉風霜
途渺無極歸期遡難量
車行有時止妾心無時忘
古時坐離居獨宿悲夜長
但願卒歡會毋使怨離傷

與沈通理

采采芙蓉花盈盈生蘭澤
雲裳綴其英芳馨宛堪挹
欲遣同心人緬思千里隔
江波悠且深方舟竟難適
良時坐離居心焉轉悽惻
羨彼澤中鳥安棲接雙翼

感月雜詩

娟娟三五月皎皎出雲間
散如波照我空庭煎
端坐無與娛孤影自成妍
宿依光采參差麗中天
牛女何寂寞迢迢隔河濱
良景忽易徂清輝不我延
萬古唯存人物俱茫然
撫懷不能寐徘徊空自憐

酬朱少卿

亭亭黃金臺乃在天之涯
闌檻迢星日丹梯鬱嵯峨
白玉以為觀黃金以為階
仰聽天鷄鳴俯視滄海波
飄飄美仙子御風或來過
容止麗且閑衣服被文羅
笑語吐蘭芬朱絃拂雲和
高蹈絕世塵服食藉朝霞
借問誰與居浮丘及洪崖
我欲從之遊天路不可躋

今士林卷下

八十五

山川渺無極夢想空咄嗟

陳顥

夫子泣麟圖

詩亡春秋作姬政日就隨
麟也本仁獸出焉非所宜
夫子因感傷臨風涕交頤
畫史載遺迹千古興嗟咨
方今

聖人出端拱致燕為豈獨
麟瑞世鳳凰六來儀往事勿
復論作詩頌

明時

夫子聽琴於師重圖

蒼姬尚文治叔世生宣尼
立教以垂憲天縱聖哲資
師襄何許人冠裳肅威儀
援琴得高趣揮手調朱絲
悠悠太古意不藉言與詞
松陰白日永蕭瑟生涼颼
一彈萬慮息再彈心曠怡
樂與二三子聽之忘神疲
世遠不可作此音知者稀
撫圖三歎息長吟寄遐思

章文仲

贈沃昌言

登樓望太行西北高嵯峨
良人愛傳亡官商發絃歌
隔江有佳樹鬱鬱含春華
及時采條枝吳越頻我過
懷芳見同袍達旦歡樂多
明月皎未沒輕舟逝長河

今士林卷下

八十六

我有長恨詞欲與遊子和
慙慙竟忘言加餐保微病

與楊景通

東南有嘉屋重複世所稀
良材斲華棟交疏結高甍
眇尔一玄鳥墨巢來相依
瑤池飲其渴太倉充其飢
八月秋社涼展翼時當歸
主君終莫報戀戀不肯飛

丘大祐

擬古

青青碣畔松綿綿谷中蘿
悠悠遠道人珊珊雙玉珂
道遠有返轂川逝無迴波
將魚懷清淵逸鳥思高柯
音慕蕭蕭與羸今作義興和
白駒不可駐朱顏尤易磨

皎皎合歡扇文采鸞鴛隨若願終老其奈秋風何

荆人得美璞

荆人得美璞一獻遭傷夷宗

不什襲琛且奇

世目固如此誰能別妍姪真士鮮人合依口多時宜

白雪雖大曲和之還復疑下里雖豔語學者爭來師

射御且孰孰等瑟當何持直道乃吾事毀譽從交馳

病苗

嘉穀時播百計不得榮硯瘠膏沃灌溉勞瓶罌

長禁樞為害復恐釋弗精未布暢茂列返就憔悴形

穉穉乃何物須茲斬且萌善類懼陵轢避恒不勝

八五

焉得被甘霖勃然枯槁興締實珠玉燦登膳醖醕馨

下視群穢惡泥滓空縱橫

浴罷

浴罷服不攬袒坐全天真竹几寄雙腕棕屨脫兩跟

月地涼有影露席清無塵怡然愛良夕把酒成逡巡

甘李浸朱實圓瓜浮翠珉對酌無雜賓僅有兒童親

長嘯發清響不避比鄰嘖屏慮即云樂無愧堯舜民

館中寓懷

關戶仰公府此喧雜何心遠乃不混清濁誠異科

把酒惜餘景即酹條風闔我室悠然有微和

芳事日易變綠髮日易皓却老無大藥惜日與長交

所以恒自檢囊括逸群魔俗論任紛出欲辨還成訛

夏日沈以東見訪

閒居人事疎夏熱晚慵起日高出前簷衰髯蓬不理

豈然聞足音蒼黃倒雙屣投髮覆角巾吹塵拭烏几

故人真率交何能飭虛禮從容湖海談致我幽懷喜

展席俯菱荷焚香具圖史松醪方過墻鮭菜僅謀市

斜暉或可據歸輪一何駛吁嗟聚散期浮雲渺然爾

岑琬

夏日二首

八六

永夏愛山水微醺樂陶然嚶嚶齊女咽灼灼芙蓉鮮

店香旋沽酒寺近時逸禪乘閒即覽勝幸無塵累牽

又

林深暑氣薄雨過溪風清今朝幸休暇濯我冠上纓

閑披釋道書流觀周孔經誰能契吾志淡然忘世營

奉周編脩輿

瀛溪有流水淵源一何清上流接沂泗下派歸滄溟

紹述有聞孫卓卓儒林英憲前翠草積池上紅蕖明

凌雲發科第拜官登蓬瀛權衡職獻替著作揚芳馨

異彼丹山鳳翩翩集

虞廷采炳斧衣綉音協蕭韶聲故山有梧竹暫尔垂脩
翎行看入阿閣雖雖自和鳴久為邦家瑞四海歌文
明

瞻綠

曲江若淇澳上有千琅玕主人發吟嘯六月清風寒
清風洗心目晴窓漲波瀾玲瓏憂金奏勢持蕭湘寬
雷轟起蛟蜃月白停駭驚飛仙任鼓舞此君心自安
移尊翠雲幕得句青瑤刊霜霞既紛亂萬木俱凋殘
蕭蕭不改色娟娟殊可觀歲寒秉高節知己良獨難

題仙山圖

今士林卷下

八十七

蓬萊渺何許乃在人世間弱水三萬里清淺浮雲山
鶴鷺翥夜月雞犬鳴秋烟雖云接人境風物如桃源
南山寫真趣天機誰可傳桃峯照玉洞瑤草成金丹
刀圭倘有事羽翰諒非難豈知長生術畢竟非樓船
耕心

心為聖王田我今一畊之人欲即羨釋風夜懷英既
幹盡父苗穫樹德孫謀詒行險非所願遺安乃其宜
水旱何足憂螟蝗復奚疑日日見豐年昭我名訓垂
玩樂
月為太陰精西生復東吐為天作光明配日行萬古

道人探化元飽玩忘寒暑丹室溢清輝良宵值三五
金魄晃蟾餘坎島熈龍帟沉瀝六復冷瑤林久延佇
白兔自長生神交羽衣舞早晚金液成飛遊廣寒府
寄胡芸軒

結屋住烟水繞地栽香芸書蠅悉珥珥細快生餘芬
雍雍薦養志高堂事嚴君豈無累世德燕翼仍詒孫
願生丹山鳳五采成奇文嗟余久不集引領吳天雲
一日若三秋夢想徒殷勤清江抱村流東臬肅斜照
明日重携手不使傷離群

姚廷輔

寫懷

今士林卷下

八十八

東牆桃李春娟娟炫春色寧知榮瘁愁得意即驕溢
東風忽致權芳情告蕭瑟視彼簞簞枝淡泊能自適
勁節無眩寒寵辱不可惑嗟我桃李顏安能儼幽質
寄友

東海有佳士髮綠雙瞳青學書柿葉圃讀易梅花庭
朝弄若木影夜玩微垣星吐氣作五色開口談六經
郡邑不可辟鄉里不敢凌論事切臧否飲酒忘酣醒
交我自結髮無慕貴賤形尔汝永相好淡然非世情
春日寓興

斗柄忽東指大地條風生萬穴苔蟲蟄花木欣欣榮
生意不可挽衆舌回新聲嗟我卧岩壑寒燠恒自膺
書空固咄咄抱拙徒競競陽春六何黨不照寒士局

陳雖

自笑

蝸蟻尚可濡螢火猶可照丈夫七尺軀豈不能自料
平生萬里志慷慨付長嘯但願五湖上無事兼遊眺
放舟逐烟水躡蹻向雲嶠逍遙不寄蹤庶以適吾好

士林詩選卷下

士林詩選卷下

八十九

書士林詩選後

古詩未刪之前繁雜訁紊謬
正混淆四詩之旨蠢駁叵剔
逮吾夫子一玄取之然後周
南國風雅頌藻然有序使人
知其懲創感發後至漢魏六
朝隋唐皆有詩直採者尤濫
而不精刪者尤疎而不密是
以雖有文選風雅翼唐音諸
編其溫柔敦厚皆未始無愧
於三百篇然各以其音鳴一
代之政教亦不為無功吁甚

士林後序

十一

矣采之刪之之難有是也今
嘉禾鐵松懷用和讀書嘗努
力於風賦比興中故立家塾
恒接海內名碩凡知篇什者
靡不與將以倡和為事久而
蘊之累篋殆漫漶不可檢服

日昨其良可尾於古者擇而
類編之題曰士林訪選既成
帙復慮字有豕亥魚魯之失
命予歷閱之用鏤於梓工既
屬予寸寸意殷于後予惟用
和執鐫之子能用力於此任

刪采之難其志詎不大歟且
予老耄廢學無藻鑑之明竊
附名於用和之伍僭踰之罪
孰得逃耶雖然贊功成事擇
懲創感教以詔後進輯編亦
數厚以彰

士林詩選一卷

兩淮馬裕
家藏本

明懷悅編悅字用和嘉興人永樂中以納粟官通
判是集所載皆一時友朋之作近體最多持擇亦
未精審

唐文鑑二十一卷

〔明〕賀泰輯

南京圖書館藏明正德六年孫佐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唐文鑑二

十一卷》提要

唐文鑑二十一卷 明正德六年刻本
明文林郎監察御史兼太僕寺卿賀泰編集建陽知縣孫佐校刊
本字志同系弘治官已未進官正德初補建陽知縣孫佐校刊
唐文鑑九卷南宗代宗德宗昭宗憲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宣宗懿宗昭宗各朝
之文章而編之正德六年校定印者書林潮為序其始言伯本之承明有金美松印
刻齋此四記

唐文鑑序

兩漢文鑑宋陳石壁所編宋
文鑑則呂東萊公集成以進
于朝二書並行世遠矣學者
罔不宗之惟唐一代闕焉未
有以傳至我

朝今日按閩身史東吳賀公志

唐文鑑卷之五

序

卷之五

同克遵憲副石屋先生庭訓
學博而精才負經濟而通是
以文章政事卓然為內臺之
良乃於激揚暇日遍閱唐書
及諸典籍所載奏議表記策
賦凡有關於治道有裨于風
教者悉萃為一部二十有一

卷名曰唐文鑑蓋欲與漢宋

文鑑並傳於世則三代典章

一覽可槩見耳書成遂命福

庠陳教授龍擇學識優者李

鎔周朝仕二生類次謄之將

壽諸梓爰為予言以序其首

手閱卷目而李唐三百餘年

唐文鑑卷之五

序

卷之五

名臣文士心術之精微詞鋒

之縟麗皆瞭然無遺而身史

公仕優之學嘉惠後進盛心

當與石壁東萊並稱可師也

可仰也四方多士得是書而

讀者誠不可不知其所自云

正德六年龍集辛未秋八月

期旦

賜進士資政大夫南京參贊機

務兵部尚書致仕前吏部尚

書國子祭酒春坊左諭德兼

經筵講官同脩

國史三山林瀚序

唐文鑑卷之廿

序文

三



唐文鑑目錄

卷之一

高祖朝

請更革隋制

諫不以伶人為近侍

請除佛法

上言三事

諫責賊又黨

太宗朝

諫駁射獵

唐文鑑卷之廿

總目錄

乙

大寶歲

論時政

列上五事

論

條突可取狀

諫失信於民

對論語問

議處突厥所宜

上言區處四夷策

詠洛陽宮殿書

傅奕

李綱

傅奕

孫伏伽

孫伏伽

孫伏伽

孫伏伽

張蘊古

張玄素

高、馮

魏徵

張公謹

魏徵

孔穎達

魏徵等

李大亮

張玄素

贊道賦

李百藥

時政疏

馬周

論化民

魏徵

自古諸侯王善惡錄序

魏徵

諫止聘充華

魏徵

侍宴丹霄殿論數子所長

王珪

卷之二

太宗朝

諫遣使市馬

魏徵

附廟議

朱子奢

唐文鑑卷之三

總目錄

二

諫起山陵厚葬

虞世南

諫田獵

虞世南

諫作飛山宮疏

魏徵

刑賞疏

魏徵

十思疏

魏徵

大雨水溢陳事疏

魏徵

大水上封事極言得失

岑文本

論君子小人

魏徵

又陳時政疏

馬周

論精簡省員

劉洎

封建論

李百藥

論太子諸王定分

褚遂良

卷之三

太宗朝

十漸疏

魏徵

諫遊畋

魏徵

論治安儆戒

魏徵

論禮待臣下

魏徵

諫戍高昌

褚遂良

論御臣之術

魏徵

唐文鑑卷之四

總目錄

三

定服制議

魏徵

諫宥侯君集貪縱罪

岑文本

救俗三篇

呂才

諫太子承乾書

于志寧

復諫太子承乾書

于志寧

諫太子承乾書

張玄素

好持論辨

劉洎

論太子宜尊賢重道

劉洎

諫以皇子任刺史

褚遂良

請勿討遼東

褚遂良

諫伐高麗疏

房玄齡

諫息兵罷役疏

徐賢妃

卷之四

高宗朝

論王伯

姚德芬

諫立武后

來濟

諫選舉六事

劉祥道

郊祀議

李淳風

彈李義府

王義方

荅盧照隣問疾

孫思邈

唐文苑英華

卷之四

四

復問養性之要

孫思邈

郊祀議

李淳風

論秦法急之弊

郝安仁

諫高宗遜位武后

郝安仁

上選舉法疏

魏元忠

論外戚用兵之要

魏元忠

為褚遂良訟寃

韓瑗

論選舉

劉曉

責田遊巖

韓瑗

諫殺誤所昭陵栢者

狄仁傑

中宗朝

東都可營山陵

陳子昂

為徐敬業以武后臨朝移郡縣檄

駱賓王

議廢四鎮不可

崔融

論選舉疏

薛登

禁四夷質子疏

薛登

諫塞羅織之源

朱敬則

論戍姚州興

張柬之

論貢舉年號

薛謙光

請緩制獄

周矩

唐文苑英華

卷之五

五

應制求直言

劉承慶

應制表陳四事

劉知幾

設客問

潘好禮

請重儒學雪枉濫疏

韋嗣立

請發兵戍疏勒四鎮疏

狄仁傑

巡察使程限迫促

李嶠

卷之五

中宗朝

質告朔禮不可罷

張齊賢

推明堂視朔禮

王方慶

請助救河北脅從疏

狄仁傑

投匭請傳位太子

蘇安恒

復諫傳位

蘇安恒

救魏元忠疏

蘇安恒

復位後進戒

桓彥範

諫乞擢用方士鄭普思

李邕

應詔直言極諫

宋務光

上書言時政

吳元泰

規魏元忠書

袁楚客

諫贊皇太子書

姬班

唐文鑑卷之首

總目錄

六

論濫爵淫寺

辛替否

奏記宰相論史事

劉子立

為相王辨誣

吳兢

請抑外黨

武平一

處親權猜間對

武平一

諫大饗用娼優媒狎

武平一

論選選將刺史

盧僔

建言時政數事

常嗣立

卷之六

唐宗朝

議重俊多祚加贈謚不可

常

時政疏

韓琬

諫太子肄習女樂

賈曾

諫停封斜封官

柳澤

上言時事書

柳澤

論射禮不宜廢

源乾曜

論斜封營觀

辛替否

諫罷造金仙玉真二觀

裴漼

玄宗朝

十事要說

姚崇

唐文鑑卷之首

總目錄

七

賜輔諫

嚴挺之

論任賢去佞

楊相如

請郊見上帝

張九齡

駁義宗廟號

常

乞不令突厥入仗馳射疏

呂向

諫進用奇器

柳澤

姚文貞公神道碑

張說

文章評

張說

求直言上疏

張廷珪

論辛東鄰祠祭續封

褚無量

大廟謫述中宗還廟

孫

勸納諫疏

吳兢

大風陳得失疏

吳兢

論王仁皎葬禮不宜過制

宋璟

論日食脩德

宋璟

議則天皇后不宜立紀

沈既濟

卷之七

玄宗朝

諫限約明經進士

楊場

論金城公主請文籍疏

于休復

唐文鑑卷之首

總目錄

八

京師饑請廣道運

裴耀卿

議宗廟祭禮

張均

加宗廟蓬豆增外親服議

崔沔

諫自將討吐蕃

蘇頌

復上言

蘇頌

選士疏

張九齡

論救李邕罪

孔璋

為李邕請戍邊自贖

邕妻

論酷吏周利貞不宜復

張廷珪

論蓋嘉運奪驕

裴

與宋昱知銓事書

劉

論三賢所長

李

鳴皋歌

李白

說顏真卿借兵

李

請收兵討賊

建寧王倓

卷之八

肅宗朝

大唐中興頌

元結

論王去榮罪不宜貸

賈至

請罷介嗣南節度使疏

高適

唐文鑑卷之首

總目錄

九

時議三篇

元結

議盧奕謚

獨孤及

諫幸東京

蘇源明

弔古戰場文

李華

傳張巡功狀表

李瀚

代宗朝

諫管章敬寺

高郢

復上言

高郢

自釋書

元

請罷明經進士

湯

論周秦漢御夷狄及嚴班之論

劉耽

諫罪已疏

柳伋

論洛陽不可都

郭子儀

赴召陳政

獨孤及

論近城為獨孤后陵疏

姚南仲

論諫官論事白宰相

顏真卿

土選舉疏

沈既濟

卷之九

德宗朝

乞朝廷贖顏真卿疏

張薦

諫元陵制度優厚

令狐峘

論關中事宜

陸贄

叙遷卓之由

陸贄

奉天論延訪朝臣

陸贄

論推誠接下狀

陸贄

論尊號

陸贄

論赦書事條

陸贄

請罷瓊林大盈二庫

陸贄

論進瓜菓人擬官狀

陸贄

卷之十

論續從賊申赴行在官狀

陸贄

德宗朝

平朱泚露布

于公異

賀吐蕃節度軍迴歸狀

陸贄

論劉晏功

陳諫

請許渾城李晟機便狀

陸贄

論取散失內人等狀

陸贄

請釋趙貴先罪

陸贄

論替換李楚琳狀

陸贄

收河中後請罷兵

陸贄

卷之十一

德宗朝

議廢僧尼道士

裴洎

議侵肝兵

李泌

論姦邪

李泌

論廢立

李泌

諫借吉尚主疏

常彤

請許臺省長官薦屬吏

陸贄

論緣邊守備事宜狀

陸贄

論討賊八條

陸贄

事

韓愈

卷之十二

德宗朝

論裴延齡致書

陸贄

遺太學諸生何蕃等書

柳宗元

論選正人輔導太子

元稹

乞代推明朝覲表

柳宗元

順宗朝

事

杜祐

唐文鑑卷之首

總目錄

主

駁陳子昂復辟議

柳宗元

卷之十三

憲宗朝

賢良策

元稹

論諫諍不召見

元稹

遺李渤書

韓愈

論河北三鎮及淮西事宜

李終

說田李文討王承宗

譚忠

說劉濟討王承宗

譚忠

請罷討河北兵

白居易

請勿與烏重胤昭義節度

李八

奏記宰相論學政

劉禹錫

論皇甫鐸程昇

裴度

條興復太平大畧

李翱

平賦書

李翱

卷之十四

憲宗朝

遺吳元濟書

吳武陵

論淮西可取

韓愈

平淮西

韓愈

唐文鑑卷之首

總目錄

主

元和聖德詩

韓愈

貞符

柳宗元

獻平淮夷雅

柳宗元

卷之十五

憲宗朝

佛骨表

韓愈

潮州謝表

韓愈

祭鱷魚文

韓愈

重答張籍書

韓愈

與孟簡書

韓愈

巧者王承福傳

韓愈

張中丞傳後叙

韓愈

請作制度

李渤

諫餌方士丹劑

裴璘

論黃家賊事宜

韓愈

宣慰王庭湊軍

韓愈

卷之十六

憲宗朝

原道

韓愈

原性

韓愈

唐文鑑卷之首

總目錄

由

原毀

韓愈

送浮屠文暢師序

韓愈

送董邵南序

韓愈

晉書問

韓愈

獲麟解

韓愈

師說

韓愈

雜說四首

韓愈

推言治要

杜黃裳

請汰冗吏

李吉甫

上陳闕政

韓愈

許開元夫寶事

崔祐

請勿討吐蕃

崔祐

太醫箴

韓愈

禘祫議

韓愈

復讎議

韓愈

對憲宗顧問

李絳

進學解

韓愈

卷之十七

憲宗朝

德志賦

韓愈

唐文鑑卷之首

總目錄

至

閔已賦

韓愈

別知賦

韓愈

訟風伯

韓愈

幽懷賦

李元

諱辨

韓愈

人文化成論

呂江

種樹郭橐駝傳

柳宗元

梓人傳

柳宗元

送薛存義之任序

柳宗元

封建論

柳宗元

守道論

柳宗元

金山銘

柳宗元

卷之十八

憲宗朝

弔荑弘文

柳宗元

招海賈文

柳宗元

懲咎賦

柳宗元

閔生賦

柳宗元

夢歸賦

柳宗元

捕蛇說

柳宗元

唐文鑑卷之首

憲宗朝

未

與韓愈論史官書

柳宗元

晉文公問守原議

柳宗元

桐葉封弟辨

柳宗元

箕子碑

柳宗元

段太尉逸事狀

柳宗元

詔京兆許孟容書

柳宗元

詔蕭悅書

柳宗元

卷之十九

穆宗朝

請數見輔臣公卿

楊雲卿

論元稹劉禹錫前奏狀

韓愈

論幽鎮用兵進退機宜

白居易

慶置昭義事宜疏

李絳

憲宗稱祖議

王彥威

續虞人箴

白居易

校考宰相而下

李渤

諫惑方士

張臯

敬宗朝

論裴度不宜檢校

常處厚

丹臺咸六首

李德裕

唐文鑑卷之首

總目錄

七

文宗朝

賢良策

劉蕡

乞旌烈女

李紳

卷之二十

文宗朝

罪言

杜牧

原十六衛

杜牧

戰論

杜牧

紫宸殿問對

李石

阿房宮賦

杜牧

西都賦

李廌

東都賦

李廌

漢昭論

李德裕

入謝進戒

李德裕

卷之二十一

武宗朝

論朋黨

李德裕

與安說論樂意

楊汝

代劉沔答回鶻和書

李德裕

追論維州悉怛謀事

李德裕

唐文鑑卷之十一

總目錄

九

上李德裕言澤州書

杜牧

宣宗朝

諫復寺度僧

孫樵

請韓文公配饗書

皮日休

懿宗朝

九諷系述

皮日休

反招寇

皮日休

貴南詔蠻書

牛勣

僖宗朝

請對不召極陳

補乞鄧州賑給

盧摶

昭宗朝

戒子孫訓

柳玘

議遷都

朱朴

勸韓建討賊書

李愚

論宦官不必盡誅

韓偓

奉李克用咨問

李襲吉

唐文鑑目錄終

唐文鑑卷之十一

總目錄

九

明文林郎監察御史東吳賀泰

建陽縣知縣孫佐校刊

高祖朝

請更革隋制

傳奕

出本傳高祖初奕為太史令時國制草具多仍隋舊奕謂承亂世之後當有變更乃上言云云

龍紀火官黃帝廢之咸池六壘堯不相沿禹弗行舜政周弗襲湯禮易稱已日乃手革而信也故曰革之時大矣哉有隋之季遠天害民專峻刑法殺戮俊天下兆

庶同心叛之陛下撥亂反正而官名律令一用隋舊且懲沸羹者吹冷壺傷弓之鳥驚曲木沉天下久苦隋暴

安得不新其耳目哉改正朔易服色變律令革官名功極作樂治定制禮使民知盛德之隆此其時也然官貴

簡約夏后官百不如虞五十周三不如商之百又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

九刑衛鞅為秦制法增鑿顛抽脅鑊烹等六篇始皇為

挾書律此失於煩不可不監是時有言官曹文薄然

之為衆阻說不得行

諫不以伶人為近侍

李涪

以通鑑唐以舞胡安叱奴為散騎侍郎尚書李綱諫云云

臣按周禮樂工不得刑於仕伍雖復才如子野妙等朝服露體而擊之云不敢以先王法服為伶人之衣惟齊高緯封曹妙達為王授安馬駒為開府既招物議大戮彝倫有國有家者以為殷鑒方今新定天下開太平之業起義功臣行賞未遍高才實學猶滯草萊而先令舞胡致位五品鳴玉曳組趨馳廊廡故非創業垂統貽則子孫之道也

請除佛蠹

傳奕

唐文鑑卷之一

高祖朝

二

出通鑑

佛在西域言妖路遠漢譯胡書恣其假託使不忠不孝削髮而揖君親遊手遊食易服以逃租稅偽啓三途謬張六道恐惕愚夫詐大僧品乃造滅既往之罪虛觀將來之福布施萬錢希爵位之報持齋一日冀百日之遂使愚迷妄求功德不憚糾禁輕犯憲章有造為惡逆身墜刑網方乃獄中禮佛規免其罪且生死壽夭由於自然刑德威福關之人士貪富貴賤功業所招而愚僧矯詐皆云由佛竊人主之權擅造化之力其為害政良可悲夫降自羲農至于有漢皆無佛蠹君明臣忠作

年久漢明帝始立胡神西域祭門自其漢西晉以上
國有嚴科不許中國之人輒行兒髮之事洎于符石卷
胡亂華主庸臣佞政虐祚短果武齊襄足為明鏡今天
下僧尼數盈十萬翦刻繒絲裝束汙人競為厭魅迷惑
萬姓請令匹配即成十萬餘戶產育男女十年長養一
紀教訓可以足兵四海免蠶食之殃百姓知威福所在
則妖惑之風自革淳朴之化還興竊見齊朝章仇子佗
表言僧尼徒衆糜損國家寺塔奢侈虛費金帛為諸僧
附會宰相對朝譏毀諸尼依託妃主潛行謗謔子佗竟
被囚繫刑於都市周武平齊制封其墓臣雖不敏竊慕

唐書卷之二十一

高祖朝

三

其蹤又上十二論言益痛切帝善其對未及行會傳位
太宗嘗問卿拒佛法奈何奕曰佛西胡黠人爾
服誅夷狄以自神至入中國而變幻夫模象莊
老以文飾之有害國家而無補百姓也帝善之

上言三事

孫伏伽

出本傳大伽為萬年縣
法曹武德初上言云云

其一臣聞天子有爭臣雖無道不失其天下隋失天下
者何不聞其過也方自謂功德盛五帝邁三王窮侈極
欲使天下士肝腦塗地戶口殫耗盜賊日滋當時非無
直言之臣卒不開悟者君不受諫而臣不敢告之也向
使開不諱之路官賢授能賞罰時當入人樂業誰能
亂者乎陛下舉晉陽天下響應計不旋踵大業以成

以得天下之易而忘隋失之不能也天子勅則左史書
之言則右史書之凡堯舜當順四時不可妄動且陛下
即位之明日有獻鵠者不卻而受此前世弊事奈何行
之相國參軍事盧牟子獻琵琶長安丞張安道獻弓矢
並被資賞以率土之富何索不致豈少此物哉其二曰
百戲散樂本非正聲隋末始見崇用此謂淫風不得不
變近大常假民裙襦五百緡以衣伎工侍玄武門遊戲
臣以為非貽子孫之謀傳曰放鄭聲遠佞人今散伎者
匪鄙匪夏請並廢之以復雅正其三臣聞性相近習相
遠今皇太子諸王左右能事不可不擇大抵不義無賴

唐書卷之二十一

高祖朝

四

至馳騁射獵歌舞聲色慢遊之人止可悅耳目備驅馳
至拾遺補闕決不能也況觀前世子姓不克孝兄弟不
克友莫不由左右亂之願選賢才澄僚友之選帝大悅

美以為治書侍卿
史賜帛三百匹

諫責賊支黨

孫伏伽

出本傳東都平大赦天下又欲責
賊支黨悉流徙惡地伏伽諫云云

臣聞王者無戲言書稱爾無不信朕不食言言之不可
不慎也陛下制詔曰常赦不免皆原之此非直赦有罪
是亦與天下更新辭也世充建德部赦後乃欲流徙
書曰殲厥渠魁脅從罔治渠魁尚免脅從何辜且踐狗

先吠非其主今與陛下結髮雅故往為賊臣彼豈忘
陛下哉壅隔故也至疏者安得而罪之由古以來何始
然君然止稱堯舜者何也直由善名難得也昔天下未
平容應機制變今四方已定設法須與人共之法者陛
下自作須自守之使天下百姓信而畏也自為無信欲
人之信若為得哉賞罰之行無貴賤親疎惟義所在臣
愚以為賊黨於赦當免者雖甚無狀宜一切加原則天
下幸甚

太宗朝

諫馳射疏

孫伏伽

唐文苑卷之十一

太宗朝

五

出本傳帝數出馳射伏伽諫云云

臣聞天子之居禁地九重出也警入也蹕非直尊其居
處為社稷生人計也比聞陛下走馬射帖娛悅羣臣殆
非所以導養聖躬垂憲後代此直少年諸王務耳安得
既為天子尚行之乎竊為陛下不取失職能改之天下
無有

大寶箴

張蘊古

見謝靈運傳前出州記室上太宗見箴諷帝以民
畏而未懷其辭切帝嘉之賜以束帛懷大

奉來古性俯察仰觀惟辟作福為君實心正普天之下

虞王公之上仕士貢其所求具察陳其所唱是故恐懼
之心日弛邪僻之情轉放豈知事起乎所忽禍生乎無
妄故以聖人受命拯溺亨屯歸罪於己因心於民大明
無私照至公無私親故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
人禮以禁其奢樂以防其佚左言而右事出警而入蹕
四時調其燥舒三光同其得失故身為之度而聲為之
律勿謂無知居高聽卑勿謂何害積小就大樂不可極
樂極生哀欲不可縱縱欲成災壯九重於內所居不過
容膝彼昏不知瑤其臺而瓊其室羅八珍於前所食不
過適口唯狂罔念丘其糟而池其酒勿內荒於色勿外

唐文苑卷之十一

太宗朝

六

荒於禽勿貴難得貨勿聽亡國之音滿勿謂我尊而傲賢慢士
人心難得之貨侈亡國之音滿勿謂我尊而傲賢慢士
勿謂我智而拒諫矜已聞之靈唐據領頻起亦有魏帝
牽裾不止安彼反側如春陽秋露巍巍蕩蕩恢漢高大
度撫茲庶事如履薄臨深戰戰慄慄用周文小心詩之
不識不知書之無偏無黨一彼此於膏臆捐好惡於心
想衆樂而後加刑衆悅而後行賞弱其強而治其亂伸
其屈而直其枉故曰如衡如石不定物以限物之懸者
輕重自見如水如鏡不索物以情物之鑒者妍蚩自生
勿渾渾而濁勿皎皎而清勿汶汶而闇勿察察而明雖

冕旒蔽目而視於未形雖難鑒塞耳而聽於無聲縱心
乎湛然之域遊神於至道之精知之者應洪纖而効響
酌之者隨淺深而皆盈故曰天之經地之寧王之貞四
時不言而代序萬物無言而化成豈知帝力而天下和
平吾王撥亂戡以智力民懼其威未懷其德我皇撫運
扇以淳風民懷其始未保其終爰述金鏡窮神盡聖使
人以心應言以行包括治體抑揚詞令天下為公一人
有慶開羅起祝援琴命詩一日二日念茲在茲惟人所
召自天祐之諍臣司直敢告前疑

論時政

張玄素

唐文苑英華卷之二十一

太宗朝

七

出本傳時玄素授景州錄事參軍太宗即位問以政對曰

自古未有如隋亂者得非君自專法日亂乎且萬乘之
尊身決庶務日斷十事五不中中者信善有如不中者
何一日萬機積其失不亡何待若上賢右能使百司善
職則高居深拱疇敢犯之隋末盜起爭天下者不十數
餘皆保城邑以須有道聽命是欲背上怙亂者果鮮特
人君不能安之而挺之亂也以陛下聖神跡所以危鑒
所以亡日慎一日雖堯舜何以加帝曰

列上五事

高馮

出本傳馮貞觀初拜監察御史彈治不達讓要累轉中書舍人則上云云

天下大定而刑未措何哉蓋謀猷之臣蓋聞之吏不
廉簡易而味經遠故執憲者以深刻為舉公當官者以
優下為益國如尚書八座人主所責成者也宜擇溫厚
脩潔者任之敦朴素華浮偽使家識慈孝人知廉恥過
行者被嗤於鄉不梃者蒙擯於親自然禮節興矣陛下
身帥節儉而營繕未息丁匠不能給驅使又和雇以重
勞費人主所欲何求而不得願愛其財勿使殫惜其力
毋使弊畿內數州京師之本土狹人庶儲蓄少而科役
多且豪優貸令得休息疆本弱支之義也至江南河北
人頗舒閑宜為差等均量勞役公侯勲戚之家邑人俸
稍足以奉養而貧息出舉爭求什一下民化之競為雖
刀宜加懲革今外官卑品皆未得祿故饑寒之切夷惠
不能全其行為政之道期於易從不恤其匱而須其廉
正恐巡察歲出輜軒繼軌而侵漁不息也宜及戶口之
繁倉庾且實稍加稟賜使得事父母養妻子然後督察
其效則官人畢力矣密王元曉等俱陛下懿親當正其
禮比見帝子拜諸叔諸叔答拜爵封既同當明昭穆願
垂訓正以為彝法

書奏太宗稱善

論君德明暗

魏徵

出政要帝問徵人主何為而明何為而暗對曰

忘之所以明者兼聽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詩曰先人
言詢于芻蕘昔堯舜之世開四門明四目達四聰是
以聖無不照故共鯀之徒不能塞也靜言庸違不能惑
也秦二世則隱藏其身背隔疎賤而偏信趙高及天下
潰叛不得聞也梁武帝偏信虞世基而諸賊攻城剽邑亦不
得知也故古人君兼聽納下則貴臣不得壅蔽而下情得
通也幸曰

條突厥可取狀

張公謹

出本傳貞觀初為代州都督數言時或得失
多所未納後副李靖經畧突厥條可取狀云

唐文鑑卷之十一

宋宗廟

九

云

頡利縱欲肆凶誅害善良既近少人此主昏於上可取
一也別部同羅僕骨回紇延陀之屬皆自立君長圖為
反噬此衆叛於下可取二也突利被疑以輕騎免拓設
出討衆敗無餘欲谷喪師無託足之地此兵挫將敗可
取三也北方霜早藁糧乏絕可取四也頡利疎突厥親
胡胡性翻覆大軍臨之內必生變可取五也華人在
北者甚衆比聞屯聚保據山險王師之出當有應者可
取六也帝然所謀及破定襄
敗頡利召慰勞

諫失信於民

魏徵

出政要貞觀三年詔開中免二年租稅
給錢一年開有節已役已納並還輸了明年
上言云云

伏見八月九日詔書率土皆給復一年老幼相歡咸
歌且舞又聞有敕丁已配役即令役滿折造餘物亦遣
輸了待明年摠為準折道路之人或失所望此誠平分
百姓如同已子但下民難與圖始日月不足皆以國家
違悔前言二三其德臣竊聞之天之將輔者仁人之所
助者信今陛下初膺大寶德光觀德始發大號更有二
言生八表之疑心失四時之大信縱國家有倒懸之急
猶必不可況以泰山之安而輒行此事為陛下為此計

唐文鑑卷之十一

宋宗廟

十

者於財利少益於德義大損臣誠智識淺短竊為陛下
惜之伏願少覽臣言詳擇利益冒昧之罪臣所甘心

對論語問

孔穎達

出政要帝問論語云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
於寡有若無實若虛何謂也故穎達對曰

聖人設教欲人謙已已雖有能不自矜大仍就不能之
人求訪能事已之才藝雖多猶以為少仍就寡少之人
更求所益已之雖有具狀若無已之雖實其容若虛非
唯匹庶帝王之德亦當如此夫帝王內蘊神明外須玄
默使深不可知故易稱以蒙養正以明夷蒞衆若其位
居尊極炫耀聰明以才陵人飾非拒諫則上下情隔居

漢書自古城亡莫不由此也帝曰易云虜君予有終吉誠如所言詔賜

議處突厥所宜

魏徵等

出師突厥既亡而部落或附或離或徙或奔西

朝士多言北狄自古為中國患今幸而破亡宜悉徙之
河南充豫之間分其種落散居州縣教之耕織可以化
而為農民永空塞北之地中書侍郎顏師古以為突厥
鐵勒皆上古所不能臣陛下既得而臣之請皆實之河
北分立酋長領其部落則永永無患矣禮部侍郎李百
藥以為突厥雖云一國然其種類區分各有酋帥今宜

唐書卷之二十一

太宗朝

十一

因其離散各即本部署為君長不相臣屬縱欲存立阿
史那氏唯可使存其本族而已國分則弱而易制勢敵
則難相吞滅各自保全必不能抗衡中國仍請於定襄
置都護府為其節度此安邊之長策也夏州都督竇靜
以為戎狄之性有如禽獸不可以刑法威不可以仁義
教況彼首丘之情未易忘也置之中國有損無益恐一
旦變生犯我王畧莫若因其破亡之餘施以望外之恩
假之王侯之號妻以宗室之女分其土地析其部落使
其種弱勢分易為羈制可使常為藩臣永保邊塞溫彥
博等以為徙於充豫之間則乖違物性非所以存養之也

唐書漢建武故事置降匈奴於塞下全其部護順其土

降以實空虛之地使為中國扞蔽策之善者也魏徵以
為突厥世為寇盜百姓之難也今幸而破亡陛下以其
降附不忍盡殺宜縱之使還故土不可留之中國夫戎
狄人面獸心弱則請服強則叛亂固其常性今降者衆
近十萬數年之後蕃息倍多必為腹心之疾不可悔也
晉初諸胡與民雜居中國郭欽江統皆勸武帝驅出塞
外以絕亂階武帝不從後二十餘年伊洛之間遂為氐
秦之域此前事之明鑑也彥博曰王者之於萬物天覆
地載靡有所遺今突厥窮來歸我奈何棄之而不受乎

唐書卷之二十一

太宗朝

十一

孔子曰有教無類若救其死士授以生業教之禮義數
年之後悉為吾民選其酋長使入宿衛畏威懷德何後
患之有帝竟從彥博策突厥降衆東自幽州西至靈
州又分領其地為六州左置定襄都督府右置雲中
都督府以統其衆以突利為朔州都督頡利為右衛大
將軍其餘餘皆拜官有差入焉長安者近萬家口雖按諸臣
之論魏徵為盡善而頡利師古等近之彥博頡利太宗之所
殺為非庶也唐世有此

諫罷招慰突厥

李大亮

出本傳西突厥種落散在伊吾詔以大亮為
西北道安撫大使於碛口貯糧來者賑給使
者招慰懇望於道大
亮上言云云上從之
臣聞欲綏遠者必自近中國天下本根四夷猶枝葉也

水根李拔葉而曰求安未之有也屬者突厥傾國入
下不即停江淮變其俗而加賜玉帛悉官之引
內地豈久安計哉今伊吾雖臣遠在荒鹵臣以為諸
藩請附者宜羈縻受之使居塞外畏威懷德永為藩
謂之荒服者故臣而不內所謂行虛惠收實福河西積
困夷秋州縣蕭條加因隋亂殘耗已甚臣愚願停招慰
省勞役使邊人得就農晦此中國利也

諫洛陽宮殿書

張玄素

出本傳貞觀四年詔發卒治洛陽宮乾陽殿
且東幸玄素時拜侍御史遷給事中上書云

唐文鑑卷之一

太宗朝

十一

臣惟秦始皇帝藉周之餘夷六國統壹尊將貽之萬世
及子而亡者殫嗜奔歆以逆天害人也天下不可以力
勝唯當務儉約薄賦歛以身先之乃能大安今東都未
有幸期前事土木賦王出藩又當營構糾調繁仍失疲
人望一不可也陛下向平東都曾觀廣殿皆撤毀之天
下翕然一口歌頌豈有初惡後慕而後好雕麗式二不
可也陛下每言巡幸者不急之務徒焉虛費今國儲無
幾年又興別都之役以產怨讟三不可也百姓承亂離
之後財賦殫空雖象更生意未完定奈何營未卒之邪
望託其力四不可也

唐文鑑卷之一

太宗朝

十四

贊道賦

李百藥

出皮要太子承乾讀書意典墳然則燕之後
趙造無度右燕太子承乾讀書意典墳然則燕之後

下臣側聞先聖之格言覽載籍之遺則伊天地之玄
造洎皇王之建國曰人紀與人綱資立言與立德履之
則率性成道遠之則罔念作威望興廢如從鈞視言凶
於糾纏至乃受圖膺錄握鏡君臨因萬物之思化以百
姓而為心傷大儀之備運閱往古以來今畫為善於乙
夜惜勤勞於寸陰故能釋層冰於煥汗變寒谷於暍林
總人靈以胥悅極穹壤而懷音赫矣盛唐大哉靈命惟
太始運鍾上聖天縱皇儲固本居正機略宏遠神姿凝

既頌三善而必弘祗四德而為行每越庭而開禮常聞
發而資敬奉聖訓以周旋誕天文之明令遠觀喬而望
梓即元龜與明鏡自大造云華繼教斯起以正君臣以
篤父子君臣之禮父子之親盡情義以蕙極諒弘道而
在人豈夏啓而周誦亦丹朱以商均既彫且琢溫故知
新惟忠與敬曰孝與仁則可以下光四海上燭三辰昔
三王之教子義四時以齒學將交發於中外乃先之以
禮樂樂以移風易俗禮以安上化人非有悅於鍾鼓將
宣志以和神寧有懷於玉帛特克已而庇身生於深宮
之中處於群后之上未深思於王業不自珍於七也謂

富貴之自然恃崇高以矜尚必恣驕狠動褻禮讓輕師
侮而慢禮義狎奸盜而縱淫放前星之耀遽隱少陽之
道斯諒雖天下之為家暗夷險之非一或以才而見升
或見譏而受黜足可以自省厥休咎觀其得失請粗略
而陳之凱披文以相質在宗周之積德乃執契而膺期
賴昌發而作貳啓七百之鴻基逮扶蘇之副秦非有虧
於聞望以長嫡之隆重監偏師於亭障始禍則金以寒
離厥妖則火不炎上既樹置之遠道見宗祀之端喪伊
其氏之長世固明兩之遙作高或戚而寵趙以天下而
為誰惠結皓而因良致羽翼於禁廊景有慚於鄧子成

德之深遠終生惠於後昆由發怒於爭情微居儲重
情猶幼冲防表年之絕識識面夫之矜功故能恢弘祖
業紹三代之遺風播開傳望其名未融哀時命之奇舛
遇殘賊於江亢雖備兵以誅亂竟背義而凶終宜嗣好
儒大猷行闡聖被尤於德教發言於忠孝始聞道於
匡遠終獲戾於蔡頤太孫維藝雖異定陶馳道不絕抑
惟小善猶見重於通人當傳芳於前典中興上嗣明章
濟濟俱建時政咸通經禮極至情於愛敬敦友于於兄
弟是以固東海之遺堂因西周之繼體五官在位無聞
德音或受譏於姐已且自悅於從禽雖才高而學富竟

取累於荒淫暨胎厥於明皇構崇基於三世得秦帝之
奢侈亞漢武之才藝遂驅役於群臣亦無救於周弊中
撫寬愛相表多奇重桃符而致惑納鉅鹿之明規竟能
掃江表之氛機舉要荒而見羈恩惠處東朝察其遺跡
在聖德其如初實御床之可惜悼愍德之云廢遇烈風
之吹沙盡性靈之狎藝亦自敗於凶邪安能奉其案盛
承此邦家惟聖上之慈愛訓義方於至道同論政於漢
幄脩政戒於京鄙鄙韓子之所賜重經術以為寶咨政
理之美惡亦文身之斧藻庶有擇於愚夫慙乞言於遠
老致庶績於咸寧先得人而為盛帝堯以則哲垂訓文

正以多士興詠取之於正人鑒之於靈鏡量其器能審
其檢行必宜度機而分職不可違方以從政若其惑於
聽受暗於知人則有道者咸屈無用者必伸諂諛競進
以求媚玩好不召而自臻直言進諫以忠信而獲罪賣
言鬻獄以貨賄而見親於是虧我王度斁我彝倫九鼎
既奸回而遠逝萬姓望撫我而歸仁蓋造化之至育惟
人靈之為貴獄訟不理有生死之異塗究結不申感陰
陽之和氣士之通塞屬之以深文命之脩短懸之於酷
吏是故帝堯畫像陳卹隱之言夏禹泣辜盡哀矜之志
因取象於大壯乃峻宇而雕牆將瑤臺以瓊室豈畫棟

唐文鑑卷之一

太宗朝

七

以虹梁或凌雲以遐觀或通天而納涼極醉飽而刑人
力命瘞屢而受身殃是故言惜十家之產漢帝以昭儉
而垂裕雖成百里之園周文以子來而克商彼嘉會而
禮通重旨酒之為德至忘歸而受祉在齊聖而溫克若
其酣營以致昏沈湎以成戒痛殷受與灌夫亦亡家而
喪國是以伊尹以酣室而作戒周公以亂邦而貽則咨
幽閑之令淑寔好求於君子辭玉輦而割愛固班姬之
所恥脫簪珥而思愆亦宣義之為美乃有禍晉之驪姬
周之褒姒盡娥妍於圖畫極凶悖於人理傾城傾國
惡昭示之於後王麗質治容宜永鑑於前史復有茲

之禮馳射之場不節之以禮義必自致於禽荒匪外形
之疲極亦中心而發狂夫高深不懼胥靡之徒耕縹為
娛小豎之事以宗社之崇重持先王之名器與膺大之
並驅凌艱險而逸轡馬有銜轡之理獸駭不存之地猶
有視於獲多獨無情而內愧以小人之愚鄙忝不貲之
恩榮擢無庸於章澤齒陋質於簪纓遇大道行而兩儀
泰喜元良盛而萬國貞以監撫之多暇每講論而肅成
仰惟神之敏速歎將聖之聰明自禮賢於秋實足歸道
於春卿芳年淑景時和氣清華殿邃芳簾帟靜灌木森
芳風雲輕花飄香芳動笑日驕鸞鳴芳相哀鳴以物華

唐文鑑卷之一

太宗朝

八

之繁靡尚絕思於將迎猶蹈道而不倦極耽翫以研精
命庸才以載筆謝摛藻於天庭異洞蕭之娛侍殊飛蓋
之緣情關雅言以贊德異報功以輕生敢下拜而稽首
願永樹於風聲奉皇靈之遐壽冠振古於鴻名而謂曰
卿所作賦述古來諸事以戒太子
甚足典要大稱所委因賜馬餘物

時政疏

馬周

出本傳時太上皇居大安宮帝幸九成宮
暑又讀封述而南紀久廣官濫非人故周上
疏

臣每讀前史見賢者忠孝事未嘗不廢卷長想思履其
迹臣不幸早失父母犬馬之養已無所施顧來事可為

者惟忠義而已是以徒步二百里歸于陛下陛下不以
臣愚惟臣不次竊自惟念無以論報輒竭區區惟陛下
所擇臣伏見大安宮在宮城右墻門宇闕方紫極為卑
小東宮皇太子居之而在內大安至尊居之反在外太
上皇雖志清儉愛惜人力陛下不敢違而番夷朝見四
方觀聽有不足焉臣願營雉堞門觀務從高顯以稱萬
方之望則大孝全矣臣伏讀明詔以二月幸九成宮切
惟太上皇春秋高陛下宜朝夕視膳今所幸宮去京三
百里而遠非能旦發暮至也萬有一太上皇思感欲即
見陛下何以逮之今茲本為避暑行也太上皇留熱處

唐文苑卷之一
大宋朝
九

而陛下走涼震溫清之道臣所未安然詔書已下業不
中止願示還期以開衆惑臣伏見詔宗室功臣悉就藩
國遂貽子孫世守其政切惟陛下之意誠愛之重之欲
其裔緒承守與國無疆也臣謂必如詔書者陛下宜思
所以安存之富貴之何必使世官也且堯舜為父有子
朱均若令有不肖子襲封嗣職兆庶被殃國家蒙患正
欲絕之則子文之治猶在也正欲存之則藥廩之罪已
并也必曰與其毒害於見存之人寧割恩於已亡之臣
則向所謂愛之重之者適所以傷之也臣謂宜賦以茅
土疇以戶邑必有材行隨器而受雖幹翮非獲亦可

竟累漢光武不任功臣以吏事所以終全其世者良得
其術也願陛下深思其事使得奉大恩而子孫終守其
福祿也臣聞聖人之化天下莫不以孝為本故曰孝莫
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孔子
亦言吾不與祭如不祭是聖人之重祭祀也自陛下踐
祚宗廟之享未嘗親事竊惟聖情以乘輿一出所費無
藝故忍孝思以便有姓而一代史官不書皇帝入廟將
何以貽厥孫謀示來葉耶臣知大孝誠不在俎豆之間
然聖人訓人必以已先之示不忘本也臣聞致化之道
在求賢審官孔子曰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是言慎重

唐文苑卷之一
大宋朝
十

之為重也臣伏見王長通台明達本禁工與卑雜類章
槩提斛斯正無他材獨解調馬雖術踰等夷可厚賜金
帛以富其家今超擢高爵與外庭朝會騁豎倡子鳴玉
曳履臣竊恥之若朝命不可追改尚宜不使在列與士
大夫為伍帝書其言

論化民
魏徵

出本

唐太宗初即位曰今承大亂後恐新民未易化也魏徵
曰不然久安之民驕佚驕佚則難教經亂之民愁苦愁
苦則易化譬猶飢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也封德彝曰

三代以還人漸澆訛故秦任法律漢雜霸道蓋欲化而
不能豈能之而不欲耶魏徵書生未識時務徵曰五帝
三王不易民而化行帝道而帝行王道而王賴所行何
如耳昔黃帝征蚩尤顓頊誅九黎湯放桀武王伐紂皆
一政太平豈非承大亂之後耶若謂漸致澆訛則今日
為鬼魅耳上從徵言元年關中飢米斗直絹一疋
天下蝗三年大水民東西就食未嘗嗟怨是歲大
成歸米斗三錢終歲斷死刑二十九人外戶不
閉行旅不齎糧上曰此魏徵勸我行仁義之效惜不令
封德彝見之

唐文鑑卷之一

太宗朝

廿

自古諸侯王善惡錄序

魏徵

出政要帝謂徵朕欲使子弟見前言往行以
為規範因命徵錄古成敗事為錄賜諸王其
曰錄

觀其膺期受命拯國御宇咸建懿親藩屏王室布在方
策可得而言自軒分二十五子舜舉十六族爰歷周漢
以逮陳隋分裂山河大啓磐石者衆矣保乂王家與時
降或失其土宇不祀忽諸然考其盛衰察其興滅功
過立成資始封之君國喪身亡多因繼體之后其故
代始封之君時逢年昧見王業之艱阻知父兄之惡
是以在上不驕威夜匪懈或設醴以求賢或吐食而

獲士故其忠言之逆耳得百姓之歡心樹至德於生前
流遺愛於身後暨乎子孫繼體多屬隆平生自深宮之
中長居婦人之手不以高危為憂懼豈知稼穡之艱難
昵近小人耽遠君子綢繆皆婦傲狠明德化義悖禮滋
荒無度不遵典憲潛差越等恃一碩之權寵便懷匹敵
之心矜一事之微勞遂有無厭之望棄忠貞之正路蹈
奸究之迷途懷諫違卜往而不返雖梁孝齊罔之勲庸
淮南河東之才俊推摩霄之逸翮成窮轍之涸鱗棄桓
文之大功就累量之顯戮垂為明戒可不惜乎皇帝以
聖哲之姿拯傾危之運耀七德以清六合摠萬國而朝

唐文鑑卷之二

太宗朝

廿

百靈懷柔四荒親睦九族念華萼於榮棣寄維城於宗
子心乎愛矣靡日不思爰命下臣考覽載籍博求鑒鏡
貽厥孫謀臣輒竭愚淺稽諸前訓凡為藩為翰有國有
家者其興也必由於積善其亡也皆在於積惡故知善
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然則禍福無門
吉凶由已惟人所召豈徒然哉今錄自古諸王行事得
失分其善惡各為一篇名曰諸王善惡錄欲使見善思
齊足以揚名不朽聞惡能改得免乎大過從善則有譽
改過則無咎興亡是繫可不勉與王曰此宜置於座右
用為立

諫止聘元華

出政要太宗聘元華仁且女為元華聘已

信

陛下為人父母撫愛百姓當愛其所愛樂其所樂自古
有道之主以百姓心為心故石處壺榭則欲民有棟宇
之安食膏粱則欲民無飢寒之患顧嬪御則欲民有室
家之歡此人主之常道也今鄰氏之女久已許人陛下
取之不疑無所顧問播之四海豈為民父母之義乎臣
傳聞雖或未的然恐虧損聖德情不敢隱君舉必書所
願特留神慮太宗聞之深自勉責

唐文鑑卷之一

太宗朝

王珪

侍宴丹霄殿論數子所長

王珪

唐太宗謂王珪曰玄齡以下卿宜悉加品藻且自謂與
數子何如曰孜孜奉國知無不為臣不如玄齡才兼文
武出將入相臣不如李靖數奏詳明出納惟允臣不如
房偉處繁治劇衆務畢舉臣不如戴胄恥君不又
以諫諍為已任臣不如魏徵至於激濁揚清臣於數子亦有微長上深以為然衆亦服其

唐文鑑卷之一終

唐文鑑卷之二

太宗朝

諫遣使市馬

魏徵

出政要貞觀中遣使者詣西域立葉護可汗
未幾又令人資金帛歷諸國市馬魏徵諫云
然而止

今發使以立可汗為名可汗未定立即詣諸國市馬彼
必以為意在市馬不為專立可汗可汗得立則不甚懷
恩不得立則生深怨諸蕃聞之且不重中國但使彼國
安寧則諸國之馬不求自至昔漢文帝有獻千里馬者
曰吾吉行日三十凶行日五十鸞輿在前屬車在後吾
獨乘千里馬將安之乎乃償其道里所費而返之又光
武有獻千里馬及寶劍者以馬駕鼓車劍以賜騎士今
陛下九所施為皆效於三王之上奈何至此欲為孝文
光武之下乎又魏文帝求市西域大珠蘇則曰若陛下
惠及四海則不求自至求而得之不足貴也陛下縱不
能慕漢文之高行可不畏蘇則之言耶

附廟議

朱子著

出本傳時太廟享止四室高祖廟將附主于
廟帝詔有司詳議諫大夫朱子著建言云云

相常玄成奏立五廟劉敞議當七鄭玄本玄成王
廟宗散於是歷代廟議不能一旦天子七廟諸侯五降

殺以兩禮之正也若天子與子男同則間無容等非從
厚游廣德薄游狹之義臣請依古為七廟若親盡則以
王業所基為太祖虛太祖室以俟無疆迭遷乃處之是
尚書其奏自春秋以來言天子七廟諸漢五大大三士
二推親親顯尊尊為不可易之法請建親廟下詔可

諫起山陵厚葬

虞世南

此本傳高祖崩詔山陵一準漢制虞世南諫事
送終禮於是程役峻暴人力告弊世南諫云

古帝王所以薄葬者非不欲崇大光顯以榮其親然高
墳厚隴寶貝珍物適所以累之也聖人深思遠慮安於
菲薄為長久計昔漢成帝造延昌二陵劉向上書曰孝
文居霸陵懷愴悲懷顧謂群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為槨

唐書卷之二十一

太宗朝

上

用貯絮斷陳漆其間豈可動哉張釋之曰使其中有可
欲雖無石槨又何戚焉夫死者無終極而國家有廢興
孝文寤焉遂以薄葬又漢法人君在位三分天下貢賦
之一以入山陵武帝歷年長久比葬方中不復容物霍
光暗於大體奢侈過度其後赤眉入長安破茂陵取物
猶不能盡無故聚斂為盜之用甚無謂也魏文帝為壽
陵作終制曰堯葬壽陵因山為體無封樹寢殿園邑棺
槨足以藏骨衣衾足以朽肉吾營此不食之地欲使易
代之後不知其處無藏金銀銅鐵一以瓦器喪亂以來
漢氏諸陵無不發者至乃燒取玉匣金縷骸骨並盡乃

不重痛哉若違詔妄有變更吾為戮屍地下死而愈死
不忠不孝使視而有知將不榻汝以為永制藏之宗廟
魏文此制可謂達於事矣陛下之德堯舜所不逮而俯
與秦漢君同為奢泰此臣所以死戚也今為立隴如此
其中雖不藏珍寶後世豈及信乎臣愚以為霸陵因山
不起墳自然高顯今所卜地勢即平宜依周制為三寸
之墳明器一不得用金銀銅鐵事訖制石陵左以明示
大小高下之式一藏宗廟為子孫萬世法豈不美乎又
漢家即位之初便營陵墓近者十餘歲遠者五十年今
以數月之程課數十年之事其於人力不亦勞矣漢家
大郡戶至五十萬今人衆不逮往時而功役一之此臣
所以致疑也特議者頗言宜奉遺
詔於是稍稍裁抑

諫田獵

虞世南

出政要秋書監虞世南以帝頗
好田獵上疏云云帝深嘉其言

臣聞秋獮冬狩蓋惟恒典射隼從禽備乎前詰伏惟陛
下因聽覽之餘辰順天道以殺伐將欲摧斑斕碎掌觀御
軒窮猛獸之窟亢盡逸材之林藪夷凶剪暴以衛黎
元收華擢羽用充軍器舉旗效獲式遵前古然黃屋之
尊金輿之貴八方之所仰德萬國之所係心清道而行
自戒街廛斯益慎防微為社稷也是以馬卿直諫於前

張昭變色於後臣誠細微敢忘斯義且天孤星畢所殛
已多頒禽賜獲皇恩亦憐伏願時息獵車且韜長戟不
拒虜羌之請降納賦膺之流祖揚徒博任之羣下則貽
範百王永光萬代

諫作飛山宮疏

魏徵

山本傳

臣觀自古受命卜圖膺運繼體守文控御英傑南面臨
下皆欲配厚德於天地齊高明於日月本立百世傳祚
無窮然而克終者寡敗亡相繼其故何哉所以求之失
其道也殷鑒不遠可得而言昔在有隋統一寰宇甲兵

唐書卷之二十一

太宗本紀

四

強盛三十餘年風行萬里威動殊俗一旦舉而棄之盡

為他人之有彼煬帝豈惡天下之治安不欲社稷之長
久故行桀虐以就滅亡哉恃其富強不虞後患驅天下
以從欲罄萬物以自奉徠域中之子女求遠方之奇異
宮苑是飾臺榭是崇徭役無時干戈不戢外示嚴重內
多險忌說邪者必受其禍忠臣者莫保其生上下相象
君臣道隔民不堪命率土分崩是以四海之尊殞於匹
夫之手子孫殄絕為天下笑可不痛哉聖哲乘機拯其
危溺八柱傾而復正四維弛而更張遠肅邇安不踰於
期月勝殘去殺無待於百年今宮觀臺榭盡居之矣奇

矣物盡收之矣雖憂暇盡得於側矣四海九州燕
喜臣妾矣若能鑒後之所以失念我之所以得日慎一
日雖休勿休焚鹿臺之寶衣毀阿房之廣殿懼危亡於
頃刻思安處於卑官則神化潛通無為而治德之上也
若成功不毀即仍其舊除其不急損之又損雖茅茨於
桂棟參玉砌於土階悅以使人不竭其力常念居之者
逸作之者勞億兆悅以子來群生仰而遂性德之次也
若惟聖罔念不慎厥終忘緒緒之艱難謂天命之可恃
忽來楊之恭儉追雕牆之靡麗因其基以廣之增其舊
以飾之觸類而長不知止足人不見德而勞役是聞斯

唐書卷之二十一

太宗本紀

五

為下矣譬之負薪救火揚湯止沸以暴易暴與亂同道
莫可測也後嗣何觀夫事無可觀則人怨神怒人怨神
怒則災害必生災害既生則禍亂必作禍亂既作而能
以身名全者鮮矣順天格命之后將降七百之祚貽厥
孫謀傳之萬葉難得易失可不念哉

刑賞疏

魏徵

出本傳上幸洛陽至顯仁宮官吏以開膳備
被譴職曰昔湯帝親郡縣獄食視豐儉為賞
罰故海內叛之奈何徵云云

書稱明德慎罰惟刑之卹禮曰為上易事為下易知則
刑不煩上多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長勞夫上易事

下易知君長不勞百姓不惑故君有一德臣無二心夫刑賞之本在乎勸善而懲惡帝王所與天下畫一不以觀疎貴賤而輕重者也今之刑賞或由喜怒或由好惡喜則矜刑於法中怒則求罪於律外好則鑽皮出羽惡則洗垢索瘢蓋刑濫則小人道長賞謬則君子道消小人之惡不懲君子之善不勸而望治安刑措非所聞也且暇豫而言皆敦尚孔老至於威怒則專法申韓故道德之旨未弘而缺薄之風先搖青州犁上下其手而楚法以敝張湯輕重其心而漢刑以謬况人主而自高下乎頃者罰人或以供張不贍或不能從欲皆非致治之

急也夫貴不與驕期而驕自至富不與奢期而奢自至非徒語也且我之所代實在有隋以隋府藏况今之資儲以隋甲兵况今之士馬以隋戶口况今之百姓挈長度大曾何等級焉然隋以富彊而喪動之也我而貧寡而安靜之也靜則安動則亂人皆知之非隱而難見微而難察也不蹈平易之塗而遵覆車之轍何哉安不思危治不念亂存不慮亡也方隋未亂自謂必無亂未亡自謂必不亡所以甲兵亟動徭役不息以至戮辱而不悞滅亡之所由也豈不哀哉夫監形之美惡必就止水鑒政之安危必取亡國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臣

預當今之動靜以隋為監則存亡治亂可得而知思所以危則安矣思所以亂則治矣思所以亡則存矣存亡之所存在節嗜慾省游畋息靡麗罷不急愼偏聽近忠遠便佞而已夫守之則易得之實難今既得其所難豈不能保其所易保之不固驕奢淫佚有以動之也

十思疏

魏徵

出政

臣聞求木之長者必固其本根欲流之遠者必浚其泉源思國之安者必積其德義源不深而望流之遠根不固而求木之長德不厚而思國之理臣雖下愚知其不

可而况於明哲乎人君當神機之重居域中之大將崇極天之峻永保無疆之休不念居安思危戒奢以儉德不處其厚情不勝其慾斯亦伐根以求木茂塞源而欲流長也凡百元首承天景命莫不殷憂而道著功成而德厚有善始者實繁能克終者蓋寡豈處之易守之難乎昔取之而有餘今守之而不足何也夫在殷憂必竭誠以待下既得志則縱情以傲物竭誠則胡越為一體傲物則骨肉為行路雖盡之以嚴刑振之以威怒終苟危而不懷仁親恭而不心服怨不在大可畏惟人哉外

丹所宜深慎奔車朽索其可急乎君人者誠能見可

欲則思知足以自戒將有作則思知止以安人念高危則思謙冲而自牧懼滿盈則思江海下百川樂盤遊則思三驅以為度憂懈怠則思慎始而敬終慮擁蔽則思虛心以納下思說邪則思正身以黜惡思所加則思無固喜以膠賞罰所及則思無以怒而濫刑總此十思弘敷九德簡能而任之擇善而從之則智者盡其謀勇者竭其力仁者播其惠信者効其忠文武爭馳在君無事可以盡豫遊之樂可以養松喬之壽鳴琴垂拱不言而化何必勞神苦思代下司職役聰明之耳目虧無為之大道哉

大雨水溢陳事疏

魏徵

出本傳貞觀十一年七月大雨發洛陽毀宮寺民各傷陳事云云

臣聞為國期於德禮保於誠信誠信立則下無二情德禮形則遠者來格故德禮誠信國之大綱不可斯頃廢也傳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自古皆有死人無信不立又曰同言而信信在言前同令而行誠在令外然則言而不行言不信也令而不從令無誠也不信之言不誠之令君子弗為也自王道休明縣十餘載倉廩愈積土地益廣然而道德不日傳仁義不日厚者何哉由待下之情未盡誠信雖有善相之勤而無克終之美故

使微之徒得肆其巧謂同心為朋黨告訐為至公獨直為擅權忠讜為排謗謂之朋黨雖忠信可疑謂之至公雖矯偽無咎強直者畏擅權而不得盡忠讜者慮排謗而不敢與之爭榮惑視德鬱於大道妨化損德無斯甚者今將致治則愛之君子得失或訪諸小人是譽毀常在小人而督察常加君子也夫中智之人豈無小惠然慮不及遠雖使竭力盡誠猶未免傾敗况內懷姦利承顏順旨乎故孔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未有小人而仁者也然則君子不能無小惡惡不積無害於正小人時有小善善不積不足以忠今謂之善人矣復慮其不信何異立直木而疑其影之曲乎故上不信則無以使下下不信則無以事上信之為義大矣昔齊桓公問管仲曰吾猶欲酒肉腐於爵肉腐於俎得無害霸乎管仲曰此固非其善者然無害霸也公曰何如而害霸對曰不能知人害霸也知而不能用人害霸也用而不能任害霸也任而不能信害霸也既信而又使小人參之害霸也晉中行穆伯攻敵經年而不能下餽問倫曰鼓之商夫問倫知之請無疲士大夫而鼓可得穆伯不疑左右曰不折一戟不傷一卒而鼓可得君莫不為穆伯曰問倫之為人也佞而不仁若使問倫下之吾不可以不賞若

賢之是賞佞人也佞人得志是使晉國捨仁而為佞雖
得鼓安用之夫穆伯列國大夫管仲伯者之佐猶能慎
於信任遠避佞人况陛下之上聖乎若欲令君子小人
是非不雜必懷之以德待之以信厲之以義節之以禮
然後善善而惡惡審罰而明賞無為之化何遠之有善
善而不能進惡惡而不能去罰不及有罪賞不加有功
則危亡之期或未可保帝手詔

大水上封事極言得失

岑文本

此政要同前中書侍
卿岑文本上疏云云

臣聞開撥亂之業其功既難守已成之基其道不易故
唐文鑑卷之三

太宗朝

十

居安思危所以定其業也有始有卒所以崇其基也今
雖億兆又安邊隅寧謐承平之後又接凋弊之餘
戶口減損尚多田疇墾闢尚少農桑之思著矣而瘡痍
未復德教之風被矣而資產屢空是以古人譬之種樹
年紀綿遠則枝葉扶疎若種之日淺根本未固雖壅之
以黑壤暖之以春日一人搖之必致搖枯今日之百姓
頽頽於此常加含養則日就滋息豈有征役則隨日凋
耗凋耗既甚則人不聊生人不聊生則怨氣充塞怨氣
充塞則離叛之心生矣故帝喾曰可憂非君可畏非民
孔安國曰人以君為命故可憂君失道人叛之故可畏

仲尼曰君猶舟也人猶水也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
是以古人云哲王雖休勿休日慎一日良為此也伏惟
陛下覽古今之事察安危之機上以社稷為重下以億
兆為念明選舉慎賞罰進賢才退不肖問過既改從諫
如流為善在於不疑出令期於必信順神養性省畋獵
之娛去奢從儉減工役之費矜靜方內而不求闢土載
聖弓矢而無忘武備九此數者雖為國之常道陛下所
常行臣之愚昧唯願陛下思而不怠則至道之美與天
地比隆億載之祚隨天地長久雖使桑穀為妖龍蛇作
孽雉鳴於鼎耳石言於晉地猶當轉禍為福變災為祥

唐文鑑卷之三

太宗朝

十一

况雨水之患陰陽常理豈可謂天譴之而繁聖心哉臣
聞古人有言農夫勞而君子養焉愚者言而智者擇焉
輒陳狂瞽伏待斧鉞太宗
納之

論君子小人

魏徵

出政
要

臣聞為人君者在乎善善惡惡近君子而遠小人善善
明則君子進矣惡惡著則小人退矣近君子則朝無訛
政遠小人則聽不私邪小人非無小善君子非無小
過君子小過蓋白璧之微瑕小人小善乃鈇刀之一
刃一割良工之所不重小善不足以掩衆惡也白玉微

變善賢之所不棄小疵不足以妨大美也小人之小善
謂之善善君子之小過謂之惡惡此則蒿蘭同臭玉石
不分屈原所以沉江卞和所以泣血者既惜玉石之分
又辨蒿蘭之臭善而不能進惡而不能去此郭氏所以
為墟史魚所以恨者也陛下聰明神武天姿英睿志存
汎愛引納多途好善而不甚擇人疾惡而未能遠佞又
出言無隱疾惡太深聞人之善或未全信聞人之惡以
為必然雖有獨見之明猶恐理或未盡何則君子揚人
之善小人訐人之惡聞惡必信則小人之道長矣聞善
或疑則君子之道消矣為國者急於進君子退小人乃
使君子道消小人道長則君臣失序上下相隔亂亡不
卽將何以求治夫以善相成謂之同德以惡相濟謂之
明黨今則清濁並流善惡無別以告訐為誠直以同心
為朋黨以之為朋黨則事無可信以之為誠直則謂言
皆可取此君恩所以不結於下臣忠所以不達於上大
臣不能辨正小臣莫之敢論近遠承風混然成俗非國
家之福非為治之道適足以長姦邪亂視聽使人君不
知所信臣下不得相安若不遠慮深絕其根則後患未
之息也且夫進善黜惡施於人者也以古作鑒施於已
者也鑒貌在乎止水鑒已在乎哲人能以古之哲王鑒

於已之行事則貌之妍媸宛然在目事之善惡自得於
心無勞司過之史不假翦莠之譏魏魏之功日著赫赫
之名弘遠為人君可不務乎

又疏陳時政

馬周

唐書

觀夏商周漢之有天下傳祚相繼多者八百餘年
猶四五百百年皆積德累業恩結於人豈無僻王顛
覆以免自魏晉逮周隋多者五六十年少者二三十
年而亡良由創業之君不務仁化當時僅能自守後無
遺德可思故傳嗣之主其政一衰一夫大呼天下土崩
矣今陛下雖以大功定天下而積德日淺固當倍為湯
文武之道使恩有餘地為子孫立萬世之基豈特當年
而已然自古明王聖主雖因人設教而大要節儉於身
恩加於人故其下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畏之如雷
霆卜祚遐長而禍亂不作也今百姓承喪亂之後比於
隋時總十分一而徭役相望兄去弟還往來遠者五六
千里春秋冬夏累無休時陛下雖詔減省而有司不得
廢作徒行文書役之如故四五年來百姓頗嗟怨以為
陛下不存養之堯之茅茨土皆禹之惡衣菲食臣知不
可復行於今漢文帝惜十家之費而罷露台集上書

以為殿帷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景帝亦以錦繡纂緹
妨害女工特詔除之所以百姓安樂至孝武帝雖窮奢
極侈承文景遺德故人心不搖何使高祖之後即值武
帝天下必不能全此時代差近事迹可見京師及益州
諸處營造供奉器物并諸王妃主服飾皆過靡麗臣聞
昧且玉願後世猶急作法於治其弊尤亂陛下少處人
間知百姓辛苦前代成敗目所親見尚猶如此而皇太
子生長深宮不便外事即萬歲後聖慮之所當憂也臣
竊尋自古黎庶怨叛聚為盜賊其國無不即滅人主雖
悔未有重保安全者凡脩政教當脩之於可脩之時若

事變一起而後悔之無益也故人主每見前代之亡則
知其政教之所由喪而不知其身之失故村笑桀之亡
而幽厲笑紂之亡隋煬帝又笑齊魏之亡國也今之視
煬帝猶煬帝之視齊魏也往貞觀初率土霜旱一匹絹
緡易斗米而天下帖然者百姓知陛下憂憐之故人人
自安無謗謠也五六年來頻歲豐稔一匹絹易粟十餘
斛百姓咸怨以為陛下不憂憐之何則今營為者多不
慮之務放也自古以來國之興亡不由積畜多少在百
姓苦樂也且以近事驗之隋貯洛口倉而李密據之積
布帛東都而王世充據之西京府庫亦為國家之用何

使洛口東都無粟帛王世充李密未必能聚大眾但貯
積者固有國之常要當人有餘力而後收之豈人勞而
後歛之以資寇耶夫儉以息人貞觀初陛下已躬為之
今行之不難也為之一日則天下知之式歌且舞矣若
一既勞而用之不息萬一中國水旱而邊方有風塵之
警狂狡竊發非徒旰食憂懼而已古語云動人以行不
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以陛下之明誠欲厲精為政不
煩遠采上古但及貞觀初則天下幸甚昔賈誼謂漢文
帝云可痛哭及長歎息者言當韓信王楚彭越王梁英
布王淮南之時使文帝即天子位必不能安又言賴諸

王年少傳相訓制之長大之後必生禍亂後世皆以誼
言為是臣切見今諸將功臣陛下所與定天下無威略
振主如韓彭者而諸王年並幼少縱其長大陛下之日
必無他心然則萬代之後不可不慮魏晉以來有天下
者何嘗不在諸王皆由樹置失宜不豫為節制以至滅
亡人主豈不知其然溺於私愛耳故前車既覆而後車
不改一也今天下百姓尚少而諸王已多其寵過厚
臣愚慮之非特恃恩驕矜也昔魏武帝寵陳思王文
帝即位防守禁閑同獄囚憲何則先帝加恩太多故嗣
主疑而畏之也此武帝寵陳思王適所以苦之也且帝

子身食大國何患不富而德則優賜曾無限極但語曰
貧不學儉富不學者言自然也今大聖創業豈唯處置
見子弟而一當制長久之法使萬代奉行臣聞天下者
以人為寶必也使百姓安樂在刺史縣令爾縣令既衆
不可皆賢但州得良刺史可矣天下刺史得人陛下端
拱廟廊之上夫復何為古者郡守縣令皆選賢德欲有
所用必先試以臨人或由二千石高第入為宰相今獨
重內官縣令刺史頗輕其選又刺史多武夫勲人或京
官不稱職始出補外折衝果毅身力疆者入為中郎將
其次乃補邊州而以德行才術擢者十不能一所以百

唐文鑑卷之三

太宗朝

十六

姓未安殆在乎此

論精簡省職

劉洎

出政要貞觀十一年治書侍御史劉洎以左右丞宜特加精簡上疏言

臣聞尚書萬機實為政本僕尋此選受任誠難是以八
座比於文昌二丞方於管轄爰至曹郎上應列宿苟非
稱職竊位與譏伏見比來尚書省詔勅稽停文案壅滯
臣誠庸劣請述其源貞觀之初未有令僕于時省務繁
雜倍多於今而左丞戴胄右丞魏徵並曉達吏方質性
平直應彈舉無所迴避陛下又假以恩慈自然肅物百
司匪懈抑此之由及杜正倫續任右丞頗亦屬下比者

竊維不舉並為勲親在位器非其任功勢相傾凡在官
未循公道雖欲自強先懼器謗所以即中于奪惟事
察尚書依違不能斷決或恐彈聞奏故事稽遲按雖
理窮仍更盤下去無程限來不責遲一經出手便涉年
劫或希旨失情或避嫌抑理者司以案成為事了不究
是非尚書用便僻為奉公莫論當否互相姑息惟事彌
縫且選衆授能非才莫舉天工人代焉可妄加至於懿
戚元勲但宜優其禮秩或年高及老或積病智昏既無
益於時宜當置之以閑逸又妨賢路殊為不可將救茲
弊且宜精簡尚書左右丞及左右郎中如並得人自然

唐文鑑卷之三

太宗朝

十七

網維備舉亦當矯正趨就豈惟息其稽滯哉疏奏尋以洎為尚書

左丞

封建論

李百藥

出政要貞觀十一年太宗定制以荆王元景長孫無忌等並為世襲刺史禮部侍郎李百藥奏論以駁世封事云云

遐觀載籍論之詳矣咸云周過其數秦不及期存亡之
理征於郡國周氏以鑒夏殷之長久遵皇王之並建維
必盤石深根固本雖王綱弛廢而枝幹相持故使逆節
不生宗祀不絕秦氏背師古之訓業先王之道翦卒恃
險罷侯置守子弟無尺土之邑兆庶罕共理之憂故一

夫號呼七廟聽地然則得失成敗各有由焉而著述之家多守常轍莫不情忘今古理蔽澆淳欲以百王之言行三代之法天下五服之內盡封諸侯王畿千乘之間俱為采地是以結繩之化行虞夏之朝用象刑之典治黜曹之末缺船求劍末見其可徒知問鼎請隧有懼勤王之師白馬素車無復藩籬之援不悞望夷之覺未甚羿浞之災此乃欽明昏亂自章安危固非守宰公侯以成興廢陛下握紀御天膺期啓聖救億兆之焚溺掃氛禳於寰區創業垂統配二儀以立德發號施令妙萬物以為言獨照宸衷永懷前古將復五等而脩舊制建萬唐文鑑卷之二
太宗朝
國以親諸侯愛敬蒸肅勞而不倦大舜之孝也訪安內
堅親尊御膳文王之德也每遇司獄罪尚書奏獄大小
必察枉直咸舉以耻斷之法易大辟之刑仁心隱惻貴
徹幽顯大禹之泣辜也正色直言虛心受納不簡鄙
無棄芻蕘堯之求諫也弘獎名教勸勵學徒既擢明
於青紫將升碩儒於卿相聖人之善誘也每旦視朝聽
受無倦智周於萬物道濟於天下罷朝之後引進名臣
討論是非備盡肝膈唯及政事更無異辭縱及日晏會
才學之士賜以清閑高談典籍雜以文詠閒以玄言乙
夜忘疲中宵不寢此之四道獨邁往初斯實生民以來

一人而已弘敷風化昭示四方信可以著月之間
天壤而淳粹尚阻淳詭未移此由習之永久難以卒變
請斷雕成朴以質代文刑措之教一行登封之禮云畢
然後定疆理之制議山河之賞未為晚焉

論太子諸王定分

褚遂良

出政要貞觀十一年諫大夫褚遂良以每日待給魏王泰府料物有逾於皇太子上疏言

昔聖人制禮尊嫡卑庶謂之儲君道亞霄極甚尚崇重
用物不計泉貨財帛與王者共之庶子體卑不得為例
所以塞嫌疑之漸除禍亂之源而先王必本人情然後
制法知有國家必有嫡庶然庶子雖愛不得超越嫡子
唐文鑑卷之二
太宗朝
正禮特須尊崇如不能明立定分遂使當親者疎當尊
者卑則佞巧之徒承機而動私恩害公或至亂國伏惟
陛下功超萬古道冠百王發號施令為世作法一日萬
幾或未盡美臣職諫諍無容靜默伏見儲君料物翻少
魏王朝野見聞不以為是臣聞傳曰愛子教以義方忠
孝恭儉義方之謂昔漢宣太后及景帝並不識義方之
理遂驕恣梁孝王封四十餘城苑方三百里大營宮室
復道彌望積財鉅萬計入警出蹕少不得意發病而
死宣帝亦驕恣淮陽王幾至於敗賴其輔以退讓之臣
庶乃獲免且魏王既新出閣伏願常存禮訓妙擇師傅

示其成敗既教之以節儉又勸之以文學惟聖
而獎之道德齊禮乃為良器此所謂聖人之教不肅而
成者也太宗深納其言

唐文鑑卷之二終

唐文鑑卷之二

太宗朝

十

唐文鑑卷之三

太宗朝

十漸疏

此本傳貞觀十三年五月早詔五品以上言事機上漸云云

魏徵

臣侍奉帷幄十餘年陛下許臣以仁義之道守而不失
儉約朴素終始弗渝德音在耳不敢忘也頃年以來寢
不克終謹用條陳裨萬分一陛下在貞觀初清淨寡慾
臣在方外今萬里遣使市索駿馬并訪珍怪昔漢文帝
幸千里馬晉武帝焚雉頭裘陛下居常議論遠輩堯舜
今所為更欲處漢文晉武下乎此不克終一漸也子貢
問治人子曰慎乎若朽索之馭六馬子貢曰何畏哉對
曰不以道導之則吾雖也其何不畏陛下在貞觀初護
民之勞煦之如子不輕營為頃既奢肆思用人力乃曰
百姓無事則易驕勞役則易使自古未有百姓逸樂而
致傾敗者何有逆畏其驕而為勞役哉此不克終二漸
也陛下在貞觀初役已以利物此來縱欲以勞人鑑
人之言不絕於口而樂身之事實切諸心無慮營構輒
曰非為此不便我身推之人情誰敢復爭此不克終三
漸也在貞觀初親君子斥小人此來輕棄小人禮重
子重君子也恭而遠之輕小人也狎而近之近之

其非遠之莫見其是莫見其是則不待問而疏其見其
非則有時而昵昵小人疎君子而欲致治非所聞也此
不克終四漸也在貞觀初不貴異物不作無益而今難
得之貨雖然並進玩好之作無時而息上奢靡而望下
朴素力役廣而冀農業興不可得已此不克終五漸也
貞觀之初求士如渴賢者所舉即信而用之取其所長
常恐不及比來由心好惡以衆賢舉而用以一人毀而
棄雖積年任而信或一朝疑而斥夫行有素履事有成
迹一人之毀未必可信積年之行不應頓虧陛下不察
其原以為臧否使讒倖得行守道疏間此不克終六漸

唐文苑英華卷之三

太宗朝

二

也在貞觀初高不深拱無由備舉弋之好數年之後志
不克固鷹犬之貢遠及四夷晨出夕返馳騁為樂變起
不測其及救乎此不克終七漸也在貞觀初遇下有禮
群情上達今外官奏事顏色不接間因所短詰其細過
雖有忠款而不得伸此不克終八漸也在貞觀初孜孜
治道常若不足比恃功業之大負聖智之明長傲縱橫
無事興其問罪遠裔親狎者阿旨不肯諫疎遠者畏威
不敢言積而不已所損非細此不克終九漸也在貞觀初
頻年霜旱畿內戶口並就關外攜老扶幼來往數年卒
無一戶亡去此由陛下矜育撫寧故死不攜貳也比者

疲於徭役關中之人勞弊尤甚雖匠當下顧而不遺
兵番上復別驅任市物徭屬於塵泥子背望於道脫有
一穀不收百姓之心恐不能如前日之怙泰此不克終
十漸也夫禍福無門惟人之召人無覺焉歟不妄作今
旱熯之災遠被郡國凶醜之孽起於輟下此上天示戒
乃陛下憂勤恐懼之日也千載休期時難再得明主可
為而不為臣所以鬱結長歎者也疏奏帝曰朕今聞過
即改此言當何施顏面與公相見此方以所上疏列為
罪障庶朝夕見之兼錄付史官使萬世知君臣之義因
賜黃金十斤馬二匹

諫遊畋

魏徵

唐文苑英華卷之三

太宗朝

三

臣聞書美文王不敢盤于遊畋傳述虞箴稱夷羿以為
誠昔漢文臨霸坂欲馳下衣蓋攬轡曰聖主不乘危不
徼幸今陛下騁六飛馳不測之山如有馬驚車覆陛下
縱欲自輕奈高廟何孝武好格猛獸相如進諫力耕為
獲捷言慶忌人誠有之獸亦宜然卒遇逸材之獸駭不
存之地雖烏獲逢蒙之技不得用而枯木朽株盡為難
矣雖萬全而無患然本非天子所宜近孝元郊泰時因
射獵許廣德奏稱竊見關東困極百姓罹災今日
亡秦之鐘歌鄭衛之樂士卒暴露從官勞倦欲安宗廟

社稷何遷河岳未之比也臣竊思此數帝心豈木石
獨不好馳騁之樂而割情臣已從臣下之言者志存為
國不為身也臣伏聞車駕近出規格猛獸展去夜還以
萬乘之尊開行荒野踐深林涉豐草甚非萬全之計願
陛下割私情之娛罷格獸之樂上為宗廟社稷下慰羣
黎兆庶太宗曰昨日之事偶為盛暑非故然也自今深用為戒也

論治安微戒

魏徵

出政要貞觀十四年高昌平陽侍臣宴上謂
房玄齡曰高昌若不失臣體宜至滅亡朕平
此一國甚懷老
懼魏徵進曰

臣觀自古帝王撥亂創業必自戒慎持勤儉之議從忠

臣之鑑卷之三

太宗朝

四

讜之言天下既安則恣情肆欲甘樂諂諛惡聞正議張
子房漢王計畫之臣及高祖為天子特廢嫡立庶子房
曰今日之事非口舌所能爭也終不敢復有開說況陛
下功德之盛以漢祖方之彼不足準耶位十有五年聖
德光被今又平殄高昌屢以安危繫意方欲納用忠良
開直言之路天下幸甚昔齊桓公與管仲鮑叔牙齊襄
四人飲桓公謂叔牙曰盍起為寡人壽乎叔牙奉觴而
起曰願公無忘出在莒時使管叔無忘束縛於魯時使
甯戚無忘飯牛車下時桓公避席而謝曰寡人與二大
夫能無忘夫子之言則社稷不危矣帝謂徵曰朕必不
敢忘布衣時公不

得志版牙
之為人出

論禮待臣下

出政

魏徵

臣聞君為元首臣作股肱齊契同心合而成體體或不
齊未有成人然則首雖尊極必資手足以成體君雖明
必藉股肱以致理故禮云人以君為心君以人為體
莊則體舒心肅則容敬書云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
康哉元首叢脞哉股肱隳哉萬事懸哉然則委棄股
肱任胷臆具體成理非所聞也夫君臣相遇自古為
難能開至公之道申天下之用內盡心齊外竭股肱

臣之鑑卷之三

太宗朝

五

和若鹽梅固同金石者非惟高位厚秩在於禮之而已
昔周文王遊於鳳凰之墟機系解頤左右莫可使者乃
自縊之豈周文之朝盡為俊乂聖明之代獨無君子哉
但知與不知禮與不禮耳魯繆公問於子思曰為舊君
反服古歟子思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故有
舊君反服之禮也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
將墜諸泉母為我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有齊景公
問於晏子曰忠臣之事君如之何晏子對曰有難不避
出亡不送公曰何也晏子曰言而見用終身無難言
死而見納終身不亡臣何逃焉若言不見用言不

而死是矣死也諫不見納出亡而退是諫忠也孟子曰
君視臣如手足臣視君如腹心君視臣如犬馬臣視君
如國人君視臣如糞土臣視君如寇讎雖臣之事君無
有二志於去就之節當緣恩之厚薄然則為人主者安
可以無禮於下哉竊觀在朝群臣當主樞機之寄者或
地鄰秦晉或業預經綸並立事功處之衡軸為任重矣
任之雖重信之未篤則人或自疑人或自疑則心懷苟
且心懷苟且則節義不立節義不立則名教不興而可
與固太平之基保七百之祚未之有也又聞國家重惜
功臣不念舊惡方之前聖一無所聞然但寬於大事急

於小罪臨時責怒未免愛憎之心不可以為政記曰愛
而知其惡憎而知其美若憎而不知其善則為善者必
懼愛而不知其惡則為惡者實繁詩曰君子如怒亂庶
遄沮然則古人之震怒將以懲惡當今之威罰所以長
奸此非堯舜之心也非禹湯之事也書曰撫我則后虐
我則雛孫卿子曰君舟也水所以載舟亦以覆舟孔子
曰魚失水則死水失魚猶為水也故堯舜戰戰慄慄日
慎一日安可不深思熟慮之乎夫委大臣以大體責小
臣以小事為國之常也為理之道今委之以職則重大
臣而輕小臣至有事則信小臣而疑大臣信其所輕疑

其所重將來至治豈可得乎又政貴有恒不求屢易
或責小臣以大體或責大臣以小事小臣乘非其據大
臣失其所守大臣或有小過獲罪小臣或以大體受罰
職非其位罰非其事欲其無私求其盡力不亦難乎小
臣不可委以大事大臣不可責以小罪任以大官求其
細過刀筆之吏順旨承風舞文弄法曲成其罪自陳也
則以為心不伏辜不言也則以為所犯皆實進退惟咎
莫能自明則苟求免禍大臣苟免則譖詐萌生譖詐萌
生則矯偽成俗矯偽成俗則不可以臻至理矣又委任
大臣欲其盡力每官有所避忌不言則為不盡若舉得
其人何嫌於故舊若舉非其任何責於疎遠待之不盡
誠信何以責其忠恕哉臣雖或有失之君亦未為得也
夫以四海之廣士庶之衆豈無一二可信者哉蓋信之
則無不可信疑之則無可信者豈獨臣之過乎且以一
介庸夫結為交友友以身相許死且不渝況君臣契合
意同魚水若君為堯舜臣為稷契豈有遇小事則變志
見小利則易心哉此雖下之立忠未能明著亦由上懷
不信待之過薄之所致也豈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乎以陛下之聖明以當今之功業誠能博求時俊上下
同心則三皇可追而四五帝可俯而六矣夏殷周漢決

河東

謀成高昌

褚遂良

出通鑑高昌既平發兵千餘人戍守其地遂良上疏云云

聖王為治先華夏而後夷狄陛下與兵取高昌數郡蕭然累年不復歲調千餘人屯戍遠去鄉里破產辦裝又請徙罪人皆無賴子弟適足騷擾邊鄙豈能有益行陳所遣多復逃亡徒煩追捕加以道塗所經沙磧千里東風如割夏風如焚行人往來遇之多死設使張掖酒泉有烽燧之警陛下豈得高昌一夫斗粟之用終當發隴右諸州兵食以赴之耳然則河西者中國之心腹高昌

唐文鑑卷之三

太宗朝

八

者他人之手足柰何糜弊本根以事無用之士乎且陛下得突厥吐谷渾皆不有其地為之立君長以撫之高昌獨不得與為此乎叛而執之服而封之刑莫威焉德莫厚焉願更擇高昌子弟可立者使君其國子孫孫負荷大恩永為唐室藩輔內安外寧不亦善乎

其社稷復立其子上帝聽及西突厥入寇上悔不用其言

論御臣之術

魏徵

此政要

臣聞知臣莫若君知子莫若父父不能知其子則無以睦一家君不能知其臣則無以齊萬國萬國咸寧一人

唐文鑑卷之三

太宗朝

九

有虞舜稽惟良作弼俊又在官則肅其威無不與矣故堯舜文武見稱前載咸以知人則哲多士盈朝元凱翼魏魏之功周召光煥乎之美然則四岳九官五臣十亂豈惟生之於曩代而獨無於當今者哉在乎求與不求好與不好耳何以言之夫美玉明珠孔雀犀象大宛之馬西旅之獒或無足也或無情也生於八荒之表塗遙萬里之外重譯入貢道路不絕者何哉蓋由乎中國之所好也況從仕者懷君之榮食君之祿率之以義將何往而不至哉臣以為與之為忠則可使同乎龍逢比干矣與之為孝則可使同乎曾參子竇矣與之為信則可使同乎尾生展禽矣與之為廉則可使同乎伯夷叔齊矣然而今之羣臣卑卑則曰卓異者蓋求之不切勵之未精故也若勗之以公忠期之以遠大各有職分得行其道貴則觀其所舉富則觀其所養居則觀其所好習則觀其所言窮則觀其所受賤則觀其所不為因其材而取之審其能以任之用其所長掩其所短進之以六正戒之以六邪則不嚴而自勵不勸而自勉矣故說苑曰人臣之行有六正六邪行六正則榮犯六邪則辱何謂六正一曰萌芽未動形兆未見昭然獨見存亡之機得失之要預禁乎未然之前使主超然立乎榮顯

之虞如此者聖臣也二曰居心盡意日進善道勉主以禮義諭主以長策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如此者良臣也三曰夙興夜寐進賢不懈數稱往古之行事以厲主意如此者忠臣也四曰明察成敗早防而救之塞其間絕其源轉禍以為福使君終以無憂如此者智臣也五曰守文奉法任官職事不愛贈遺辭祿讓賜飲食節儉如此者貞臣也六曰國家昏亂所為不諛敢犯主之嚴顏面言主之過失如此者直臣也是謂六正何謂六邪一曰安官貪祿不務公事與代浮沉左右觀望如此者具臣也二曰主所言皆曰善主所為皆曰可隱而求主之所好以快主之耳目偷合苟容與主為樂不顧其後害如此者諛臣也三曰內實險陂外覲小謹巧言令色妬賢疾能所欲進則明其美惡所欲退則明其過匿其美使主賞罰不當號令不行如此者奸臣也四曰智足以飾非辯足以行說內排骨肉之親外構亂於朝廷如此者諂臣也五曰尊權擅勢以輕為重私門成黨以富其家擅矯王命以自顯貴如此者賊臣也六曰誦主以邪佞陷主於不義朋黨比周以蔽主明使黑白無別是非無間使主惡布於境內聞於四鄰如此者亡國之臣也是謂六邪賢臣處六正之道不行六邪之術故上

如而下雖生則見禁死則見恩此八臣之術也節曰權衡誠懸不可欺以輕重繩墨誠陳不可欺以曲直規矩誠設不可欺以方員君子審禮不可誣以奸詐然則臣之情偽知之不難矣又設禮以待之執法以御之為善者褒賞為惡者受罰安敢不企及乎安敢不盡力乎國之非則涉乎邪徑是非相亂好惡相攻所愛雖有罪不及於刑所惡雖無辜不免於罰或以小惡棄大善或以小過忘大功賞不以勸善罰不以懲惡而望邪正不惑其可得乎若賞不遺疎遠罰不阿親貴以公平為規矩以仁義為準繩考事以正其名循名以求其實則邪正莫隱善惡自分然後取其賢不尚其華處其厚不居其薄則不言而化期月而可知矣若徒愛美錦而不為人擇官有至公之言無至公之實愛而不知其惡憎而不知其善循私情以近邪佞背公道而忘忠良則風俗不愈勞神咨思惟和至理不可得也

臣竊聞之禮所以決嫌疑定猶與別同異明是非也

定服制議

魏徵

臣竊聞之禮所以決嫌疑定猶與別同異明是非也

從天下非純地出在人情而已矣人道所先在乎敦睦
九族九族敦睦由乎親親以迄及遠親焉有等差故喪
紀有降殺隨恩之厚薄皆稱情以立本原夫舅之與姨
雖為同氣推之於母輕重相懸何則舅為母之本宗姨
乃外戚他姓求之母族姨不與焉考之經文舅誠為重
故周王念齊是稱舅甥之國秦伯懷晉實切渭陽之詩
今在舅服止一時之情為姨居喪五月拘名喪實亦未
棄本此古人之情或有未達所宜損益是在茲乎禮記
兄弟之子猶子蓋引而進之也姨之無服蓋推而遠
之也禮云繼父共居則為之妻未嘗同居則不為服從
母之夫舅與妻二人相為服或曰同憂總麻然則繼父
並非骨肉服重由乎同憂恩輕在乎異居固知制服雖
繼於名文蓋亦緣恩之厚薄者也或有長年之嫂遇喪
童之叔劬勞鞠養情若所生分飢共寒契闊偕老譬同
居之繼父方他人之同憂情義之淺深寧可同日而言
哉在其生也乃愛同骨肉於其死也則推而遠之求之
本源深所未喻若推而遠之為是則不可生而共居生
而共居為是則不可死同行路重其生而輕其死厚其
始而薄其終稱情立文其義安在且事嫂見稱載籍非
一鄭仲虞則恩禮并為顏弘都則竭誠致感焉按則見

禮記集說

卷之十一

十一

之必冠孔伋則哭之為位此蓋並躬踐教義仁深孝
其其所行之肯豈非先覺者歟但于時上無哲主禮
下之所議遂使深情鬱於千載聖理藏於萬古其來
矣豈不惜哉今陛下以為軍卑之叙雖煥乎已備衣
之制或情理未安爰命秩宗詳議損益臣等奉遵明旨
觸類傍求揀撫群經討論傳記或抑或引無名無實損
其有餘益其不足使無文之禮咸秩救睦之情畢舉
而獨得者也謹按曾祖父母舊服齊衰三月請加為齊
衰五月嫡子婦舊服大功請加為齊衰子婦舊服小功
今請與兄弟同為大功九月嫂叔舊無服今請服小功
五月服其弟妻及夫兄亦小功五月舅舊服總麻請加
與從母同服小功五月其議從

唐文選卷之三

太宗朝

十一

諫宥侯君集貪縱罪

岑文本

出君集傳君集討高昌既破罪人不以聞又
叔取珍寶婦女將士亦因盜入不能制既平
高昌還亦有司劾之詔詰
微傳尉文本陳云云

高昌之罪議者以其遐遠欲置度外唯陛下奮獨見之
明優失勝之畧君集得指期平殄今推勞將帥從征之
重賞未喻數日更以屬吏天下聞之謂陛下
無以勸後且古之出師克敵有重賞不勝

藏當其有功也雖貪財縱欲尚蒙爵邑其無功也雖勤躬絮已不免缺鉞故曰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宜為君者也昔李廣利貪不愛卒陳湯盜所收庫府財物二上省赦其罪封侯賜金夫將帥之臣廉慎少而貪多軍法曰使智使勇使貪使愚故智者樂立其功勇者好行其志貪者邀趨其利愚者不計其死是以前聖取人必收所長而棄所短陛下宜申宵君集俾後朝列以勸有功帝籍釋

救俗三篇

呂才

出本傳上以近世陰陽雜書說為尤多命才刊定上之才皆為之叙實以經史證者以為

唐文鑑卷之三

宋太宗

十四

論唯

卜宅篇易稱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蓋取諸大壯遯于殷周時乃有卜擇之文詩稱相其陰陽書卜洛食近世巫覡妄分五姓謂宮商角徵羽也天下萬物悉配屬之以處吉凶然言皆不類如張王為商武庚為羽是以韻相附至以柳為宮以趙為角則又不然其間一姓而兩為姓數字不得所歸此則事不稽古義理乖僻者也

保命篇漢宋忠賈誼司馬季主曰卜筮者高人之保命以悅人心矯言禍福以視人財王充曰見骨體知命

見命保知骨體此則言保命尚矣積善之家必有余慶豈建祿而後吉乎積惡之家必有余殃豈劫殺而後災乎長平坑卒非俱犯三刑南陽多近親非俱當六合歷陽成湖不共河魁蜀郡炎火不盡災厄世有同建與建而首賤殊域共命若胎而夭壽異科此皆保命之不驗也

葬篇經曰葬者藏也欲人之弗得見卜其宅兆而安厝之以為感慕之所也魂神之宅也朝市貨遷不可知石泉頽墜不可常故謀之龜筮庶無後艱斯則備於慎終之禮也後代葬說出于巫史多為妨禁以售其術春秋

唐文鑑卷之三

宋太宗

十五

王者諸侯大夫士庶人葬有定期不擇年與月也定公而不克葬至于戊午襄事葬不擇日也鄭葬簡公司墓之室當路毀之則朝而寔不毀則日中而寔子產不毀是葬不擇時也古之葬在國都之北兆域有常處是不擇地也今以妖巫妄言遂於僻踊之際擇地選時以希富貴或云辰日不可哭訖則完爾而對弔客或云同屬不得臨墳遠去服不送其親敗禮傷教莫斯為甚

諫太子承乾書

于志寧

臣聞克儉節用實弘道之原崇侈忘情乃敗德之本是

漢書卷之六 成帝紀 日戎人於是致譏峻宇雕牆以之作
若趙盾匡晉呂望師周或勸之以節財或諫之以厚貨
莫不盡忠以佐國竭誠以奉君欲使茂實辨於無窮美
聲備乎物聽咸著簡冊用為表談且今所居東宮隋日
營造觀之者尚譏甚侈見之者猶歎甚華何庸於此中
更有備造財帛日費土木不停役斤斧之工極磨窮之
妙且丁匠官效入內比者無復監此等或兄犯國章或
弟罹王法往來御苑出入禁閑糾鑿錄其身槌杵在罪
手千牛既自不見直長無由得知所司何以自安臣下
豈容無懼又鄭衛之樂古無淫聲昔朝歌之鄉四車者
墨翟夾谷之會揮劍者孔丘先聖既以為非通賢將以
為失頃聞宮內往往取大樂伎男入便不出聞之者股
慄言之者心戰往年口勅復請重尋聖旨殷勤明誠儼
切在於殿下不可不思至於微臣不得無懼臣自驅馳
宮闕已積歲時犬馬識恩木石知感臣所有嘗見敢不
盡言但悅意取容誠恐方以疾貶犯顏逆耳春秋比之
藥石伏願停工巧之作罷久役之人絕鄭衛之音盡
小之輩則三善允脩萬國作貞矣永乾

漢書卷之六 成帝紀

于志堅

出政要十五年永乾以功賜召賜上等提不
許分備又教引使及華臣入宮志中上等提不

上天蓋高日月光其德明君至聖輔佐贊其功是以周
綱升儲見匡毛畢漢盈居震取諸黃綺姬旦抗法於伯
有尊親關於溫清或室有幼弱絕於撫養春既廢其耕
土願歸始自春初迄茲夏晚恒居內役不放分番或家
有尊親關於溫清或室有幼弱絕於撫養春既廢其耕
聖夏又妨其播植事乖存育恐致怨嗟儒閑天聰後悔
何及又突厥哥支等咸是人面獸心近之有損於英聲
晚之無益於盛德引之入關人皆驚駭豈臣愚職獨用
不安殿下必須上副至尊聖情下允黎元本望不可輕
撥愚而不避無容略小善而不為理教杜漸之方須有
防萌之術屏退不肯押近賢良如此則善道日隆德音
自遠承乾大慈遺利家穀之不遠承

諫太子承乾書

張玄素

出本傳太子承乾進職教文素教諫不獲
因謂德口問主素不能已上書云云

孔子曰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書傳所載或遠臣

以近事喻之周武帝平山東庫宮陋食以安海內而
手贊有穢德為九軌以開帝慈仁不忍廢及踐作狂
日熾宗祀以亡隋文帝所代是也文帝因周棄藉女資
雖無大功於人然布德行惠上下安賴勇為太子驕驕
敗度今宮中山池殿下所親見者也當是時自謂有春
山之安詎知壬臣敢進其說哉向使動靜有常進退有
度親君子疏小人無浮華守恭儉雖有離間焉能致慈
父之隙哉蓋積德弗絕令聞不著一遭譏隙遂成其禍
今上以殿下父子親故所費用不為限節然詔未六旬
而用踰七萬驕奢亡藝執有過此龍樓望苑為工匠之

唐文鑑卷之三
太宗朝
太子

肆悅視膳問安之宜又無悅學好道之實上遣君
感訓之方下有因緣戮辱之罪所施與者不遊手雜色
則圖畫雕鏤之人外所瞻仰此失已暴內隱密者尚可
勝計哉右庶子趙弘智經明行脩臣謂宜數進召以廣
徽美今反猜嫌謂妾相推引從善若流尚恐不逮飾非
拒諫禍可既乎書入太子怒遣使客伺

諫好持論辨
劉洎

出政要貞觀十一年太宗每與公卿言及
道必性後難詳
帝王之與臣庶聖哲之與庸愚上下相懸擬倫斯絕
知以至愚而對至聖以極卑而對極尊徒思自強不

此陛下下作言何意顏卿以聽其言嚴密以納
統猶恐群下未敢對揚况動神機縱天辨飾辭以折
理扶古以排其議欲令凡欲何階應答臣聞皇天以無
言為貴聖人以不言為德皆不欲煩也且多言損心多
語耗氣心氣內損形神外勞初雖不覺後必為累且今
日昇平皆陛下力行所致欲其長久匪由辨博但當忘
愛憎慎取舍每事敦朴無非至公若貞觀之初則可矣
太子宗桃是繫善惡之習興亡在焉弗勤于始將悔于
末故是錯上書令通政術賈誼奏計務知禮教今太子
孝友仁愛挺自天姿然春秋鼎盛學當有漸以陛下多
才多藝尚垂精厲志以博異聞而太子優游坐棄白日
陛下每退朝引以羣臣訪以今古咨以得失而太子處
內不接正人不聞正論臣所未諭古者問安而退以廣
諒也異宮而處以遠嫌也問者太子一入侍逾旬不出
師傳察采具負而已非所謂愛之也臣愚以為授以良
書以佳賓便問所未聞觀所未見儲德愈光羣生之
幸也帝於是教南與水文

唐文鑑卷之三
太宗朝
太子
論太子宜尊賢重道
劉洎

太子宗桃是繫善惡之習興亡在焉弗勤于始將悔于
末故是錯上書令通政術賈誼奏計務知禮教今太子
孝友仁愛挺自天姿然春秋鼎盛學當有漸以陛下多
才多藝尚垂精厲志以博異聞而太子優游坐棄白日
陛下每退朝引以羣臣訪以今古咨以得失而太子處
內不接正人不聞正論臣所未諭古者問安而退以廣
諒也異宮而處以遠嫌也問者太子一入侍逾旬不出
師傳察采具負而已非所謂愛之也臣愚以為授以良
書以佳賓便問所未聞觀所未見儲德愈光羣生之
幸也帝於是教南與水文

課以皇子任刺史

補錄

出本傳時皇子雖幼行外任和賢刺史遂良諫云

昔二漢以郡國參治雜用周制今州縣率倣秦法而皇子懦年並任刺史陛下誠以至親扞四方雖然刺史民之師帥也得人則下安措失人則家勞歟故漢宣帝曰與我共治其惟良二千石乎臣謂皇子未冠者可且留京師教以經學畏仰天威不敢犯禁養成德器審堪臨州然後教遣昔東漢明章諸帝友愛子弟雖各有國幼者率留京師訓飭以禮訖其世祚王數十百惟二人以惡敗自餘食和染教皆為善良此前事已驗惟陛下省

唐文錄卷之三

太宗朝

三

祭師嘉

請勿討遼東

褚遂良

出本傳帝欲討遼東遂良固執無行會李勣然其計帝遂從之遂良上言

臣請警諸身兩京腹心也四境手足也殊裔絕域殆非支體所屬高麗王陛下所立莫離支殺之討其逆夷其地固不可失但遣一二慎將付銳兵十萬翔轡雲朝手可取若俟君集李靖皆庸人爾猶能蹶高昌纓突厥陛下止發蹤指示得歸功聖明前日從陛下平天下地于小臣氣力未衰可驅策惟陛下所使臣聞涉遠而水潦平地凍三尺帶方玄菟海壤荒漫決非萬里

師所宜行是時帝說遂良

諫伐高麗

房玄齡

出本傳玄齡嘗守京師疾篤上使問不絕玄齡謂諸子曰吾受主上厚恩今天下無事惟東征不已吾知而不言死有餘責乃上疏云云

上古所不臣者陛下皆臣之所不制者陛下皆制之矣為中國患無如突厥而大小可汗相次束手弛辮握刀為禁衛延陀鐵勒按置州縣高昌吐渾備師掃除惟唐歷代連命莫克窮討陛下責其弑逆身自將六軍征遼不旬日拔遼東虜獲數十萬殘衆孽君縮氣不敢息可謂功倍前世矣易曰知進退存亡不失其正者

唐文錄卷之三

太宗朝

世

其惟聖人乎蓋進有退之義存有亡之機得有喪之理為陛下惜此也傳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陛下威名功烈既云足矣拓地開疆亦可止矣邊夷醜種不足待以仁義責以常禮古者以禽畜畜之必絕其類恐獸窮則搏苟救其死且陛下每決死罪必三覆五奏進蔬食傳音樂以人命之重為感動也今士無一罪驅之行陣之間委以鋒鏑之下使肝腦塗地老父孤子寡妻慈母樓車抱枯摧骨心掩泣其所以變動陰陽傷害和氣實天下之痛也使高麗遠失臣節誅之可也侵擾百戰之可也能為後世患夷之可也今無是三者而生此

中門之衛王雪恥新羅報仇非所存小所損大乎臣願
下沛然之詔許高麗自新焚陵彼之船罷應募之衆即
臣死骨不朽

諫息兵罷役疏

徐賢妃

出政要貞觀末數調兵討定四夷稍稍治宮
室百姓勞怨惠為元容上云云帝善其言
優賜

貞貞觀以來二十有二載風雨調順年登歲稔人無水
旱之弊國無飢饉之災昔漢武守文之常主猶登刻玉
之符葬桓小國之庸君尚圖泥金之望陛下推功損已
讓德不居億兆傾心猶闕告成之禮云亭佇謁未展非

唐書卷之三

太宗朝

三

一

中之儀此之功德足以咀嚙百王網羅千代者也然古
人有言雖休勿休良有以也守初保末聖哲罕無是知
大業者易驕願陛下難之善始者難終願陛下易之竊
見頃年以來力役兼總東有遼海之軍西有崑丘之役
士馬疲於甲冑舟車倦於轉輸且召募投戎去晉懷死
生之痛因風阻浪往來有漂溺之危一夫力耕卒無數
十之獲一船致損則傾數百之糧是猶運有盡之農工
填無窮之巨浪圖未獲之他幾役已成之我軍雖除克
伐暴有國常規然黠武斷兵先哲所戒昔秦皇并吞六
國反速危亡之兆晉武奄有三方翻成覆敗之業豈

原缺

相沿遂成故事且按省崇峻王言秘室尚書政本入
所歸專責曹史理有未盡宜稍革之以清其選會中
亦言入流者衆為官人弊乃詔與祥道參議
政擇改作又以勳成子進取無他門遂格

郊祀議

李淳風

出蕭叔牙傳唐郊祀用漢儒六天之說
以昊天上帝當北辰太史令李淳風云云

昊天上帝位于壇北辰斗列第二壇與緯書駁異司馬
遷入官書大微宮五精之神五星所奉有人主象故名
曰帝猶房心有天正象安得盡為天乎日月麗于天草
才麗于地以日月為天子木為地昧者不信也周官兆
五帝四郊又有祀五帝皆不言天知大微之神非天也

唐書卷之四

高宗朝

三

經稱郊祀后稷王肅以郊國立為一玄析而二之曰圓
丘曰郊非聖人意今祠令固守玄說典著式相遠宜有
刊正且經嚴父莫大於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
帝明堂之祀天也星不足以配之矣月令孟春祈穀上
帝中春啓蟄而郊郊而後耕故郊后稷以祈農詩春夏
祈穀于上帝皆祭天也君之威帝尤為不稽請四郊迎
氣祀太微五帝郊明堂罷六天說止祀昊天方立既祭
地又祭神州北郊皆不載經請止一祠詔曰可

彈李義府

王義方

出辨顯慶元年牛欄山御史不再向會李義
府大理四縣李于道一奏義府死後

原缺第一、二葉

上其義方

臣聞天子置公卿大夫士飲水火相濟鹽梅相成不得獨是獨非也昔堯失四凶漢高失陳希光武失之逢萌魏武失之張邈彼聖傑之主然皆失於前而得於後今陛下撫臨萬邦靈區夷落罪無逃罰况輦轂下姦臣肆虐乎殺人滅口此生般之柄不自主出而下移履霜堅冰彌不可長請下有司惟治正義死狀雪冤氣於幽泉誅姦臣於白日三叱義府既下乃讀彈文曰義府善柔成性佞媚為心昔事馬周分桃見寵後交劉洎割袖承恩生其羽翼長其光價因緣際會遂階通達不能盡忠

唐文鑑卷之四

高宗朝

由

端節對敝王休策驚勵蹇抵奉皇眷而反憑附城社蔽虧日月請託公行交遊群小貪治容之好原有罪之淳手恐漏泄其謀殞無辜之正義雖挾山超海之力望此尤輕而天轉日之威方斯更劣此如可怨孰不可容金風戒節玉露啓途霜簡與秋典共清忠臣與鷹鷂並擊請除君側少答鴻私碎首玉階庶明臣節伏請付法推斷以申典憲

帝方安義府佞倖恨義方以孤獨幸相貶萊州司戶參軍

答盧照隣問疾

孫思邈

此本傳太宗初詣京師官之不受顯慶中召拜諫議大夫尋還山

照隣有惡疾不可為感而問曰高醫愈疾奈何答曰天

有四時五行寒暑迭居和為雨怒為風凝為雲散為虹蜺天常數也人之四肢五臟一覺一寤吐納往來流為榮衛章為氣色發為音聲人常數也陽用其形陰用其精天人所同也失則蒸生熱否生寒結為癰贅陷為瘰癧奔則喘乏竭則焦槁發乎面動乎形天地亦然五節縮羸字彗飛流其危診也寒暑不時其蒸否也石立崩是其應崩山崩土陷是其應疽奔風暴雨其喘乏其病竭謂其焦槁高醫導以藥石救以砭刺聖人和以人事奈何曰心為之君君尚恭故歌小詩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小之謂也膽為之將以果決為務故歌大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大之謂也仁者靜地之象故歌方傳曰不為利回不為義交勇之謂也知者動天之象故歌圓易曰見機而作圓之謂也

復問養性之要

答曰天有盈虛人有屯危不自慎不能濟也故養性必先知自慎也慎以畏為本故士無畏則簡仁義農無畏則墮稼穡工無畏則慢規矩商無畏則貨不殖子無畏則忘孝父無畏則廢慈臣無畏則勳不立君無畏則不治是以太上畏道其次畏天其次畏物其次畏人其

唐文鑑卷之四

高宗朝

五

次其身憂於身者不拘於人畏於已者不制於彼慎於小者不懼於大戒於近者不侮於遠知此則人事畢矣

郊祀議

郝處俊

出蕭叔牙傳帝已封禪復郊祀感帝神州以正月祭北郊少常伯如嘉修等奏言

顯慶定禮廢感帝祀而析殺昊天以高祖配舊祀感帝

神州以元皇帝配今改析穀為祀感帝又祀神州還以

高祖配何升降紛紛焉虞氏禘黃帝郊嚳夏禘黃帝郊

嚳履禘嚳郊真周禘嚳郊嚳玄謂帝者祭天圓丘郊者

祭上帝南郊惟靈恩說夏正郊天王者各祭所出帝所

謂王者禘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則禘遠祖郊始祖

唐書卷之四

高宗朝

六

也今禘郊同祖禮無所歸神州本祭十月以方陰用事

也玄說三王之郊一用夏正靈恩謂祭神州北郊以正

月諸儒所言猥互不明臣願會奉常司成博士普議

博士蕭子孫等議以北郊不經見漢光武正月建北郊

成和中漢以正月請時武德故事十月明年初國方

二丘明堂成帝神州且奉高祖太宗

配仍祭昊天上帝及五帝於明堂

論秦法急之弊

郝處俊

出本傳帝幸東都同東而蓋三品封爵後魏

於帝問蕭子孫等議以何病後漢書帝問何故封侯後魏

豈非習後漢書帝問何故封侯後魏

秦法輕升殺者矣三族人皆懼族妻有敢拒耶親曹操

著今曰京城有變九卿各守其府後嚴才亂與徒數十

人攻左掖門操益銅爵蓋望之無敢救者時王脩為

常聞變召車騎未至顧官屬步至宮門操曰彼來者必

王脩乎此由脩察變識機故冒法赴難向若拘常則遂

成禍矣故王者設法不可急亦不可慢詩曰不懈于位

人之攸望仁也式遏寇虐無俾作厲刑也書曰高明柔

克沉潛剛克中道也

諫高宗遜位武后

郝處俊

出本傳帝多疾欲遜位武后處俊諫云云中書侍郎李義府曰處俊言可從惟陛下不直

唐書卷之四

高宗朝

七

天子治陽道后治陰德然則帝與后猶日之與月陽之

與陰各有所主不相奪也若失其序上謫見于天下降

災諸人皆親文帝著令帝崩不許皇后臨朝今陛下柰

何欲身傳位天后乎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非陛下

之天下正應謹守宗廟傳之子孫不宜持國與人以喪

厥家

上選舉法弊疏

魏玄同

出本傳玄同為吏部侍郎

同平章事上疏云云不

方今人不加富盜賊未衰禮誼廢薄者下吏不稱職

官非其才取人之道有所未盡也周制諸侯之臣不

奉天子王朝庶官不專一職移玉以伯同為太僕正

曰慎簡乃舉此乃自擇下吏是書也太僕正持中大
事尚以修屬舉之則三公九卿亦當然也故太宰內史
並掌爵祿廢置司徒司馬別掌典與貶事是分任群司
而統以數職王命其大者而自擇其小者漢制諸國自
置吏四百石以下其傳相大臣則漢為置之州郡縣史
皆郵從事悉任之牧守自魏晉以後始歸吏部而迄于
今以刀筆量才簿書察行法與世弊其來久矣天下之
大士類之衆可資數人乎乎又尸厥任者間非其選至
為人擇官為身擇利使百行折之一面九能斷之數言
不亦難乎且臣聞歷官者不可以無學傳曰學以從政
不聞以政入學夫所謂習業者必裁諸學少則受業長
而入官然後移家事國謂之德進夫少仕則不務學輕
仕則無才又勲官三衛流外之屬不待州縣之舉直取
書判非先德後言之誼夫輩平多士則遠東望後而使
之今選者猥多宜以簡練勲制書三品至九品並得
薦士但褒貶不明故上不無然責下不盡搜揚莫慎所
舉而苟以應命且惟賢知賢聖人篇論不擇舉者之賢
而責所舉之濫不可得已以陛下聖明國家德業而不
建經久之策但顧望魏晉遺風臣竊惑之願少遵周漢
之規以分吏部選即所用詳辨失辭矣

論命將用兵之要

魏元忠

出本傳後鳳中吐蕃數寇邊
元忠上封事略陽宮云云

下之柄有二文武而已至制勝御人其道一也今言
先騎射不稽之權畧言文者首篇章不取之經綸
基射能穿楊不止鄢陵之奔陸機識能辨亡無救
阿衡之敗斷可見矣夫才生於世世實須才志士在富
貴之戚貧皆思立功名以傳于後然知已難而所遇罕
故僅非韓信而舉軍驚笑蜀用魏延羣臣翹望此富貴
者易為善貧賤者難為功也臣願歷訪文武五品以上
使各言其志毋令久失職兵為王者大事存亡繫焉將
非其任則殄人敗國周亞夫堅壁以挫吳楚司馬懿閉
營而困諸葛亮此皆全軍制勝不戰而卻敵是知大將
臨戎以智為本今之用人類又將家子弟或死事孤兒
進非幹略不免輕敗若之何用之昔陳湯呂蒙馬隆孟
觀悉出貧賤而勲伐甚高今以四海之廣億兆之衆豈
無卓越之士臣恐末之思乎又賞者禮之基罰者刑之
本禮崇則謀夫竭其能賞厚則義士輕其死刑正故古
子昂其心罰重則小人懲其過賞罰者軍國之紀綱政
教之繫石吐蕃本非疆敵而薛仁貴郭待封至棄甲
師罪止剷除網漏吞舟何以過此夫賞不勸謂之止

罰不懲謂之縱惡刑賞一斷百年不復故國無賞罰雖
堯舜不能為今罰既不行賞復難信故議者皆謂此日
征行虛立賞格而無其實且熟首雖微不可以欺矣有
寓不信之令設虛賞之格乎自蘇定方平遼東李勣破
平壤賞既不行勣亦淹廢歲月紛淆真偽相錯臣以吏
不奉法慢自京師偽勣所由主司過也神州化育文昌
政本治亂攸在臣故冒死而書夫明鑑所以照形往事
所以知今貞觀中萬年尉司馬玄景舞文飾智以邀乾
綱太宗棄之都市後征高麗總管張君乂不進擊賊斬
之旗下臣以為偽勣之罪多於玄景仁貴等敗重於君
乂使早誅之則諸將豈復有負哉又今將吏貪暴所務
口馬財利臣恐戎狄之平未可旦夕望也吐蕃之望中
國猶孤星之對太陽有自然之大小不疑之明暗向使
將能殺敵則此虜聞官軍鐘鼓望塵卻走自仁貴等獲
師喪氣故虜得眺梁山谷又師行必藉馬力不數十萬
不足與虜爭臣請天下良王及齊人往籍之口人籍
百餘又弛天下馬禁使民得乘大馬不為數限官籍其
凡勿使得隱不三年人間畜馬可五十萬即詔州縣以
所稅口錢市之若王師大舉一朝可用且虜以騎為強
若一切使人乘之則市取其良以益中國使得漸耗虜

與之盛則家之

為褚遂良訟寃

韓璣

此通鑑遂良諫立武后數
澤州又明年上疏云云

遂良體國忘家捐身殉物風霜其操鐵石其心杜稷之
臣陛下之賢佐無聞罪狀斥去朝廷內外眎黎咸嗟
嗟臣聞晉武弘裕不貽劉毅之誅漢祖深仁無恙周
昌之直而遂良被遷已經寒暑遠忤陛下其罰塞焉伏
願細鑒無辜稍寬非罪俯矜微款以順人情遂良之情
朕亦知之然其情好犯上故以此責之卿何言之深
也劉曰遂良社稷忠臣為曉諫所殺皆微子去而殷周
以仁張華存而綱紀不亂陛下無故
棄逐舊臣恐非國家之福上不納

論選舉

劉曉

出通鑑

今選舉以檢勘為公道書判為得人殊不知考其德行
才能况書判借人者衆矣又禮部取士專用文章為甲
乙故天下之士皆捨無行以趨文藝有朝登甲科而夕
陷刑辟者雖日誦萬言何關理體文成七步未足化人
况盡心卉木之間極筆煙霞之際以斯成俗豈非大
夫人之慕名如水趨下上有所好下必甚焉陛下若取
士以德行為先文藝為末則多士雷奔四方風動
貴田遊農

蔣

出通鑑上微趙康為太子洗馬在東宮無所規益右衛副率韓儼以事貴之云

足下負巢由之後節傲唐虞之聖主聲出區宇名流海內主上屈萬乘之重申三顧之榮遇子以商山之客待子以不臣之禮將以輔導儲貳漸染芝蘭耳皇太子春秋鼎盛聖道未周僕以不才猶參庭諍足下受調護之寄是可言之秋唯唯而無一談悠悠以卒年歲向使不洽周粟僕何敢言祿及親矣以何酬塞想為不違謹書起予

遊巖竟不能答

諫殺誤所昭陵栢者

狄仁傑

出通鑑

唐文鑑卷之四

高宗朝

士

臣願直諫自古以為難臣以為遇桀紂則難遇堯舜則易夫法不至死而陛下特殺之是法不信於人也人何所措其手足且張釋之有言設有盜長陵一杯土陛下何以處之今以一栢殺二將軍後代謂陛下為何如矣臣不敢奉詔者恐陷陛下於不道且羞見釋之於地下也

上慈解遂貨之仍擢仁傑為侍御史

中宗朝

東都可營山陵

陳子昂

出本傳高宗崩梓遷梓宮長安於是關中無歲子昂初舉進士盛言東都勝地可營山陵上意云云武后許其才召見金鑾殿罷還正字

臣聞秦據咸陽漢都長安山河為固而天下服者以此

故胡寇之利南資巴蜀之饒轉關東之粟而取山西之

膏長驅利策橫制宇宙今則不然燕代道匈奴巴隍嬰

秦西老千里羸糧北丁十五乘塞歲月奔命秦之首

元不完所餘獨三輔間耳頃遭荒饑百姓荐飢自何而

有惟有赤地猶龍以比不逢青草父兄轉徙妻子流離

雖天悔禍去年薄稔羸耗之餘幾不沉命然流亡未還

白骨縱橫阡陌無主至於蓄積猶可哀傷陛下以先帝

遺意方大駕長驅安節西京千乘萬騎何從仰給山陵

穿復必資徒役率糴疲之衆興數萬之軍調發近畿督

扶稚老鏹山輦石驅以就功秦作無時何望有秋彫彫

道隤再懼艱苦有不堪其困則逸為盜賊揭挺叫囂可

不深圖哉且天子以四海為家梓華蒼梧禹葬會稽豈

愛夷裔而鄙中國耶示無外也周平王漢光武都洛而

山陵寢廟並在西土者實以時有不可故遺小存大去

禍取禍也今景山崇秀北對嵩山右眇汝海祝融太昊

之故墟在焉園陵之美復何以加且大原膏鉅萬之倉

洛口儲天下之粟乃欲捨而不顧倘鼠竊狗偷西入陝

郊東犯虎牢取敖倉一杯粟陛下何與遇之

如明堂太學之殿三事之對製吐蕃之謀八科之奏見通鑑事理有可觀者皆其言於武后之朝也

周文伯頌以相此右師執事焉惟此

為徐敬業以武后臨朝移諸郡縣檄

駱賓王

出文粹
本傳卷

偽周武氏者性非和順地實寒微昔克太宗下陳曾以
更衣入侍洎乎晚節穢亂春宮潛隱光帝之私陰圖後
房之嬖入門見妬娥眉不肯讓人掩袖工詭狐媚偏能
惑主踐元后於鸞翟陷吾君於聚麀加以虺蜴為心豺
狼成性近狎邪僻殘害忠良殺姊屠兄弑君醜母人臣
之所同嫉天地之所不容猶復包藏禍心竊窺神器君

唐文粹卷之四

李南宗朝

古

之愛子幽之為別官賊之宗盟委之以重任嗚呼霍子
孟之不作朱虛侯之已亡鸞喙皇孫知漢祚之將盡龍
雛帝后誠夏庭之遽衰敬業皇唐舊臣公侯冢子奉先
君之成業荷本朝之厚恩宋微子之興悲良有以也表
君山之流涕豈徒然哉是用氣憤風雲志安社稷因天
下之失望順宇內之推心爰舉義旗以清妖孽南連百
越北盡三河鐵騎成羣玉軸相接海陵紅粟倉儲之積
靡窮江浦黃旗匡復之功何遠班聲動而北風起飢氣
衝而南斗平喧鳴則山岳崩頽叱咤則風雲變色以此
制敵何敵不摧以此圖功何功不克公等或居漢地或

叶周親或膺重寄於詔書或受顧命於宣室言猶在耳
豈忘心一杯之上未乾六尺之孤何託倘能轉禍為
福進往事居共立勤王之圖無廢大君之命凡諸爵賞
皆山河若其眷戀窮城排獨岐路坐昧先幾之兆必
貶後至之誅請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誰家之天下

議廢四鎮不可

崔融

出吐蕃傳永昌三年詔右鷹揚衛將軍王孝
傑等擊吐蕃復取龜茲于闐疏勒碎葉四鎮
更置節度府於龜茲以兵鎮守議者請廢
四鎮勿有右史崔融獻議云云議乃格

戎狄為中國患尚矣五帝三王所不臣漢以百萬衆困
平城其後武帝赫然發憤甘心四夷張騫始通西域列

唐文粹卷之四

李南宗朝

古

四郡據兩關斷匈奴右臂稍稍度河湟築令居以絕南
羌於是鄯侯亭燧出長城數千里傾府庫殫士馬行人
使者歲月不絕至作皮幣筭緡法稅舟車權酒酤夫豈
不懷為長久計然也匈奴於是孤特速竄遂開西域置
使者領護先武中興皆復內屬至於延光三絕三通大
宗文皇帝踐漢舊跡並南山抵葱嶺剖裂府鎮烟火相
望吐蕃不敢內侮高宗時有司無狀棄四鎮不能有而
吐蕃遂張入焉耆之西長鼓右驢喻高昌歷車師沙常
樂絕莫賀延碛以臨燉煌今孝傑一舉而取四鎮還生
帝藩封若又棄之是自毀成功而破完策也夫四鎮雖

乎胡兵必臨西域西域震則威懾南羌南羌連衡河曲
必危且莫賀延磧表二千里無水草若北接虜虜兵不
可度而北則伊西北庭安西諸蕃悉亡

論選舉疏

薛登

本傳天授中登為左補
闕時選舉滋甚上疏云

比觀舉薦類以虛譽相引非所謂報國求賢者也古之
取士考素行之原詢鄉邑之譽崇禮義以敦朴為先故
士去輕浮以計貢賢愚為州之榮辱名勝於利則偷競
日銷利勝於名則貪暴滋熾故其缺以禮讓升而晉人
知禮文翁以經術教而蜀士多儒未有上好而下不從

唐書卷之四

李南榮

夫

者也漢世求士必觀其行故士有自脩為閭里推舉然
後府寺交辟魏取放達曹先門閭梁陳薦士特尚詞賦
隋文帝納李諤之言詔禁文章浮詞風俗稍改煬帝始
置進士等科後生復相馳競不指實為本而以浮虛為
貴方今舉士尤乖其本明詔方下固已出入王公之第
陳篇希恩奏記誓報故俗號舉人皆稱冤舉冤者自求
也非彼知之義是以耿介之士羞於自拔頌陛下降明
制頒峻科斷無當之游言收實用之良策文試劾官武
閱守禦賞罰之令行則請謁之心絕退讓之義著則貪
競之路銷請寬年限以容簡汰不實充官得人加賞

然見賢不隱貪不專矣

禁四夷質子疏

薛登

本傳時四夷質子多在京師皆因入侍見
中國法度及還並為邊害登乃上疏云

臣聞戎夏不雜古所戒也故斥居塞外有時朝謁已事
則歸三王之法也漢魏以來華製衣冠禁室京師不令
賜國較其利害三王是而漢魏非拒邊長而質子短昔
晉欽江統以夷狄處中夏必為變武帝不納卒有永
平之亂伏見突厥吐蕃契丹往因入侍並被獎遇官戎
程步費門服改種屬語習楚夏窺圖史成敗熟山川險
易國家雖有冠帶之名而狼子孤恩患必在後昔申公

唐書卷之四

李南榮

志

奔晉使子狐庸為具行人教具戰陳使之叛楚漢遷五
部匈奴於汾晉卒以劉石作難竊計秦并天下及劉項
用兵人士凋散以冒頓之威乘中國之墟而高祖困厄
平城匈奴卒不入中國者以其生長磧間謂穹廬賢於
城郭魏蜀美於章綬既安所習是以無窺中國心不樂
漢故也元海五部散亡累盡而能自振者少居內地明
習漢法鄙單于之陋竊帝王之稱使其未嘗內徙不遇
劫邊人繒絁趨歸陰山而已今皇風所覃含識華面
方由余效忠日殫盡節然臣慮豫備不謹則夷狄稱兵
下正方外非貽謀之道臣謂願充侍子可一切禁絕

國者不使歸者則夷人保疆遠色無事

諫塞羅織之源

朱敬則

出本傳初武后稱制天下頗流源遂開告家
羅織之路與大獄至是已革命事益章敬則
時為右補
關陳云云

臣聞李斯之相秦也行申商之法重刑名之家杜私門
張公室棄無用之費損不急之官惜日愛功亟戰疾耕
既廢而富遂屠諸侯此救弊之術也故曰刻薄可施於
進趨變詐可陳於攻戰天下已平故可易之以寬簡潤
之以淳和秦乃不然淫虐滋甚往而不返卒至土崩此
不知變之禍也陸賈收孫通事漢祖當榮陽成臯間糧
唐文鑑卷之四

高宗朝

大

餉窮智勇困未嘗敢開一說效一奇唯進豪猾貪暴之
人及區宇適定乃陳詩書說禮樂開王道高帝忿然曰
吾以馬上得之安事詩書對曰馬上得之可馬上治之
乎帝默然於是賈著新語通定禮儀此知變之善也向
者高帝斥二子置詩書重攻戰尊首級則復道爭功拔
勦擊柱畧漏之不保何十二帝二百年乎故曰仁義者
聖人之蘧廬禮者先王之陳迹祠祀畢弼狗捐淳精流
糟粕棄仁義尚爾況其輕乎國家自文明以來天地革
昧內則流言外則難故不設鉤鉅無以順人不切刑
罰無以息暴於是置神畧開告端故能不出房闈而天

下晏然易主矣臣聞急趨者無善迹促柱者無和聲極
溺不規行療饑不鼎食即向時和策今之芻狗也頃
泰漢之失考時事之宜毀蘧廬遺糟粕下寬大之令流
懷蕩之澤去萑菲之角牙頌姦險之芒刃塞羅織之妄
深掃朋黨之險迹曠然使天下更始豈不樂哉

后善之
賜帛三

論成姚州弊

張東之

出本傳永昌初東之為鳳閣舍人言事作旨
出為合蜀二州刺史故事歲以兵五百戍姚
州地險瘴到屯無死
東之論其弊云云

臣按姚州古哀牢國城上荒外山阻水澤漢世未與中
唐通唐象開夜郎滇筰而哀牢不附東漢光武末始請
內屬置永昌郡統之賦其鹽布總屬以利中土劉備獲
蜀甲兵不允諸葛亮五月渡瀘收其產入以益軍使張
伯岐選取勁兵以增武備前世置郡以其利之也今鹽
布之稅不供珍奇之貢不入戈戟之用不實於戎行實
貨之資不輸於大國而空竭府庫驅率平人受役蠻夷
肝腦塗地臣竊為陛下惜之昔漢置博南哀牢二縣蜀
人愁苦行者作歌曰歷博南越蘭津度蘭倉為他人蓋
踐其食珍奇而為蠻夷所驅役也漢獲其利人且怨歌
不減耗國儲費調日引使陛下赤子身膏草野骸骨不

唐文鑑卷之四

高宗朝

元

歸老母幼子哀號望祭於千里之外朝廷無絲髮利而百姓蒙終身之醜臣竊為國家痛之往諸葛亮破南中即用渠率統之不置漢官不哥戍兵言置官留兵有三不易置官必夷漢雜居猜嫌將起留兵轉糧為患滋重後忽反叛勞費必甚故粗設綱紀自然久定臣謂亮之策誠盡驅縻蠻夷之要今姚州官屬無亮縱擒之奇唯詭謀剽劫動首渠取稍蠻夷無復為恥嘯引凶惡聚會蒲博且姚州本龍朔中武陵王傳石子仁奏置其後長史李孝讓辛文協死於羣蠻詔遣將討擊兵無噍類其州遂廢臣竊以亮有三不易其言卒驗延載中司馬

唐文鑑卷之四

高宗朝

李

論亮舉奔競

薛謙光

出通

選舉之法宜得實才取捨之間風化所繫今之選人咸稱亮舉奔競相尚諂訴無慙至於才應經邦惟令杖策武能制敵止驗舉孤昔漢武帝見司馬相如賦恨不同

原缺

陳於職本有限力不逮耳臣願量其功程以為節制使張周於用力濟於時然後得失可以精覈矣又今所察按準漢六條而推廣之則無不包矣烏在多張舉目也且朝廷萬機非無事而機事之動常在四方故出使者冠蓋相望今已置使則外州之事悉得專之傳驛減矣請率十州置一御史以暮歲為之限容其身到屬縣過閭里督察姦訛采風俗然後可課其成功且御史出入天禁勵已自脩比他吏相百也按劾四庸糾擿隱欺比他吏相十也陛下誠用臣言妙擇能者委之莫不盡力効死矣

唐文鑑卷之四

高宗朝

李

武后善之下制折天下為二通擇能使者為舉議阻止

唐文鑑卷之四終

唐文鑑卷之五

中宗朝

質告朔禮不可罷

張齊賢

出本傳聖曆初武后詔百官議告朔于明堂
續明堂布政事太常博士張齊賢議謂非天
子所行請罷告朔月祭以應古禮
太常奉禮張齊賢不聽其說齊賢曰

梁氏稱閏月天子不告朔他月故告朔矣左氏言魯
告閏朔為棄時政則諸侯雖閏告朔矣周太史頒朔
于邦國玉藻閏月王居門是天子雖閏亦告朔二家去
聖不遠載天子諸侯告朔事顯顯弗繆今議者乃以太
宰正月之吉布治邦國而告天子元日一告朔殊失其
旨一歲之元六官自布所職之典于實謂吉為朔故世
人繆吉為告據繆失經不得為法議者又引左氏說專
在諸侯不知玉藻與左說正同而獨於天子言歲首一
告何去取之恣也又謂時帝五人帝也玄於時帝包天
人故以文武作配是並告兩五帝為不疑諸侯受朔天
子藏於廟天子受朔于天宜在明堂故告時帝配祖考
議者曰天子月告祭頒朔則諸侯安得藏之故太宰歲
首布一歲事太史頒之也是不然周太史頒朔邦國是
總頒十二朔於諸侯天子猶月告者頒官府都鄙也內
外異言之也禮不可罷

推明堂視朔禮

王方慶

出後齊賢傳齊賢既奏其說
閣待知王方慶又推齊云云

明堂布政之地所以明天氣統萬物也漢儒以明堂太
廟為一宗祀其祖而配上帝取宗祀曰清廟正室為太
室向陽為明堂建學為太學國水為辟雍異名同事古
之制也天子以正月上辛總受十二月政於南郊還藏
于祖廟月取一正班之明堂諸侯則受於天子藏之祖
廟月取一政行之于國王者以其禮告廟謂之告朔視
月之政謂之視朔玉藻玄冕而朝日東門之外聽朔南
門之外鄭玄說明堂在國陽就其時之堂而聽朔焉辛
事宿路寢今元日通天宮受朝有司遂讀時令布政古
之禮也舊說天子歲入明堂者十八大享一月告朔十
二四時迎氣四巡狩之歲一今議者唯許歲首一入不
以徂乎陛下幸建明堂專用告朔事若月一聽則近于
煩每孟月視朔惟制定其禮臣下不敢專成均博士吳
不數歲禮已廢
請由赦河北脅從疏
狄仁傑
出本傳突厥入代定民多脅從
去懼許逃匿仁傑上疏云詔可
議者以為虜入寇始明人之逆順或迫脅或願從或受
偽官或為慰誠以山東之人重氣一往死不為悔也

緣事與調發煩重傷破家產別屋賣田人不為售又官
吏侵漁州縣科役督促鞭笞情危事迫不循禮義投迹
犬羊以圖除死昔董卓之亂神祇播越卓已誅擒部曲
無赦故事窮變生源毒京室此由恩不濟治失在機先
本負罪之伍潛竄山澤赦之則出不赦則狂山東羣盜
紛聚結故臣以為逆節暫驚不足憂中土不寧可為
慮也夫持大國者不可以小治事廣者不可以細分人
主所務弗檢常法願由赦河北一不問罪

投匭請傳位太子

蘇安恒

山本傳武后末年中外離亂東宮事一不
與大臣共禍無敢言安恒投匭上書云云

唐文苑英華卷之五

中書奏

三

陛下膺先聖顧託受嗣子揖讓應天順人二十餘年豈
不聞虞舜褰裳周公復辟事乎今太子孝謹春秋盛壯
陛下年德既尊何不擇位東宮使統臨宸極何異陛下
身撫天下哉且梁河內建首諸王以親得封恐萬歲後
不能良計宜退就公侯付以閑簡又陛下二十餘孫無
尺土封非長久計也請以都督府要州分而王之縱今
且勿且擇立師傅養成德器藩屏皇家太后召見賜食
慰諭而遣之

復諫傳位

山本傳明年後
云云書聞不報

臣聞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有情失馭羣雄廢廢

漢魏事戎族以平高縣指河為誓非李氏不王非功臣
不封陛下雖居正統實唐舊基前日太子在諒闇相王
非長嗣唐祚中弱故陛下因以即位今太子年德已盛
尚貪有大寶忘母子之恩蔽其元良以據神器何施顏
面見唐宗廟大帝陵寢哉臣謂天意人事還歸李氏
物極則復氣滿則覆當斷不斷將受其亂誠能高掛萬
機自怡聖心史臣書之樂府歌之斯盛事也臣聞見過
不諫畏死不言非勇陛下以臣為忠則擇是而用之以
臣為不忠則斬臣頭以令天下

救魏元忠疏

蘇安恒

山本傳時魏元忠為相
所構獻方為安恒備申救云云

唐文苑英華卷之五

中書奏

四

王者有容天下之量故濟其心能進天下之善故除其
惡不然則鬼神憑怒陰陽紛辟陛下始革命動秉政樞
博遠謀猷天下以為明主暮年厭怠讒佞熾結水火相
災百姓不親五品不遜天下以為暗君邪正揉進獄訟
冤劇何昔是而今非邪居安忘危之失也竊見元忠康
直有各位宰相履中正邪佞之徒嫉之若讎易之兄弟
無功無德但以馮附不聞數蕃位勢隆極指馬獻蒲先
害良善自元忠下獄人人偶語謂易之交亂且及四
烈士撫髀忠臣鉗口懼易之之權恐先諫受戮盡死

處況賊虜方疆賦歛重困而自耽讒譖搖變遐邇臣恐
四夷低目窺覷為邊鄙患百姓託義以清君側逐廢之
人叩關而至陞衛左右從中而應爭鋒朱雀之門問鼎
大明之宮陛下何以謝之臣今計者莫若收雷電之威
解恢恢之網復爵還位君臣如初則天下幸甚陛下縱
不能斬佞臣塞人望且當抑奪榮寵翦其羽翼無使驕
橫為社稷之憂

復位後進戒

桓彥範

世本傳中宗復位以彥範為侍中上書戒帝云云

詩以闕雎為始言后妃者人倫之本治亂之端也故舜

唐文苑英華卷之五

李唐書

五

之典以皇英而周之典以任姒禁奔南巢禍階未嘗
拒滅國威始齊姜伏見陛下臨朝視政皇后必施惟殷
上與聞政事臣愚謂古之王者謀及婦人皆破國忘身
傾軛繼路且以陰乘陽遠天也以婦陵夫遠人也遠天
不祥遠人不義故書曰牝雞之晨惟家之索易曰無攸
遂在中饋言婦人不得預外政也伏願上以社稷為重
令皇后無居正殿于外朝深居宮掖脩陰教以輔佐天
子又道路籍籍皆聞胡僧慧範託浮屠法詭惑后妃出
入禁與瀆撓朝政陛下嘗輕騎微服數幸其居上下汙
涉君臣虧替臣謂興化致治以康又國家者絲進善而

蔡思子子曰執左道以亂政者殺假鬼神以危人者殺
今慧範亂政危人者也不急誅且有變除惡務本願早
裁之帝弄昏祖左右不能有所制

諫乞罷用方士鄭普思

李邕

出本傳邕以振疑怪為武后召拜左拾遺中宗立邕即言思以方技得幸願罷之

陛下躬政日饒有九重之嚴未聞道路橫議今籍籍皆

言普思馮詭惑說妖祥陛下不知猥見驅使孔子曰詩
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陛下誠以普思術可致長
生則爽鳩氏且因之永有天下非陛下乃今可得能致

唐文苑英華卷之五

李唐書

六

神人邪秦漢且因之永有天下非陛下乃今可得能致
佛法邪梁武帝且因之永有天下非陛下乃今可得能
致鬼道邪墨翟子實且各獻其主永有天下非陛下乃
今可得自古堯舜稱聖者臣觀所以行皆在人事教睦
九族平章百姓不聞以鬼神道治天下惟陛下省察

應詔直言極諫

宋務光

所本傳神龍元年大水和文武九品以上官
臣嘗觀天人相與之際有惑必應其間甚密是以教失
於此變生於彼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竊見自
夏以來水氣動矣天下多懼其禍洛水暴漲漂損百姓

得曰前崇廟廢祠祀則水不潤下夫主者即位必郊禘
天地嚴配祖宗自陛下御極郊廟山川不時薦見又永
若陰類臣妾之道氣盛則水泉溢傾虹蜺紛錯暑雨降
陰勝之沴也後廷近習或有離中饋之職以干外進
願深思天變杜絕其萌又自春及夏牛多病死疫氣侵
滯胥曰思之不暮時則有牛禍願陛下勤思法宮變就
大化以萬方為念不以聲色為娛以百姓為憂不以大
馬為樂臣聞三五之君不能免咎亢顧備禦存乎人耳
災與細微安之不怪及禍變已成駭而圖之猶水決治
防病困水藥雖復使使尚可救哉夫塞變應天實繫人

唐文粹卷之五

合宋制

七

事今霖雨即開坊門豈一坊一市能感發天道哉又數
年以來公私乏竭丁壯盡於邊塞孺孤轉於溝壑猛吏
奮毒虐政破資起為姦盜從而刑之良可歎也今人貧
而奢不息法設而偽不革長吏貪冒選舉以私稼穡之
人少商旅之人衆願坦然更化以身先之罔競之後獲
其力役又獎之極訓以教勵十年之外生聚方足臣聞
太子者軍之武國之本願擇賢能早建儲副安社稷
悲元妣感之間諱議所集積疑成患慙寵生災憂之道
以害之也如武三思等誠不宜任以機要國家利器庸
可久假於人鄭晉思兼許能狹小道漢術列朱紫取

黃野國經傳天道書曰刺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此誠
治亂安危之秋也願陛下遠使人親有德乳保之母妃
主之家以特接見母令深黷不省

上書言時政

呂元泰

唐文粹卷之五

合宋制

八

國家者至公之神器一革則難傾一傾則難正今中興
政化之始幾微之際可不慎哉自頃營寺塔度僧尼施
與不絕非所謂急務也林胡數叛獯虜內侵帝歲虛竭
戶口亡散天下人失業不謂太平邊兵未解不謂無事
水旱為災不謂年登倉廩未實不謂國富而乃驅役飢

唐文粹卷之五

合宋制

八

凍雕木石營構不惠勞費日深祗非陛下中興之要
也此見坊邑相率為渾脫隊駭為胡服名曰蘇莫遮旗
談相當軍陣勢也勝遠雖操戰事也錦繡誇競害女
工也督歛貧弱傷政體也胡服相歡非雅樂也渾脫為
號非美名也安可以禮義之朝法胡虜之俗詩云京邑
翼翼四方是則非先王之禮樂而示則於四方臣所未
諭書曰謀時寒若何必肅形體繼繼路鼓舞跳躍而索
寒焉書問

規魏元忠書

袁楚客

魏元忠傳初元忠初此有清正名中宗
復紀補政時魏元忠初此有清正名中宗

本皇帝新服厥德任官惟賢才左右惟其人因以布大
德克古誼以正天下君侯安得事猶黜哉苟利社稷專
可也夫安天下者先正其本本正則天下固今皇子
長未定嫡嗣是天下無本天下無本猶樹而無根枝
葉何以存乎願君侯以清宴之間言於上擇賢而立之
而安天下之道曠而不置一失也女有內則男有外傳
置相濫執幕府者大夫之職公主並開府置吏以女處
男職所謂長陰抑陽二失也今度人既多縹衣半道不
本行業專以重寶附權門徒為游食三失也唯名與器
唐文鑑卷之五
不可以假人故曰天工人其代之今倡優之輩因耳目
之好遂授以官非輕朝達亂正法邪四失也賢者知家
之光近詔求士而無得賢之實蓋有司選士非明即勢
上失天心下違人望非為官擇人乃為人擇官五失也
關聖者給宮掖掃除事古以奴隸畜之中古以來大道
乖喪乃妻之以事授之以權故豎刀亂齊伊尹敗宋後
漢時用事尤甚晚節卒亂天下今大君中興關聖坐升
班秩既無正副率授員外乃盈千人縮青紫耗府藏前
事之驗後事之師六失也古者事決於謀以儉約遺子
孫所以愛力也今公主所賞饋庫府所造皆官供其不

禁蠶沼崇時觀庶終歲功用不絕夫為君所以養人非
以害人今外戚不助養而反害之是使人主受謗天下
七失也官以安人非以害于人也今天下困窮州牧縣
宰以選選割剝自私人不聊生是有憂而上不恤也
而更員外置官非助養歟夫人情自以員外吏恐下不
已畏也必峻法懼之恐用不已奉也必征道奪之欲不
亂可得哉八失也政出多門大亂之漸近封勳夫人皆
先帝宮嬪而令出入禁掖使內言必出外言必入固將
弄君之法縱而不禁非所以重宗廟固國家孔子曰彼
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舌可以死敗九失也不以道
唐文鑑卷之五
事其君者所以危天下也今有引鬼神執左道以惑主
者託鬼神為難知故致其詐而蠱非才之地食非德之
祿此國盜也傳曰國將興聽於人將亡聽於神今幾幾
於神乎此朝廷十失也君侯不正誰與正之
姚班
諫節愍太子書
出本傳但時為太子書事無庶子節
諫太子書失道非九失上書諫云云
其一曰臣聞賈誼稱選天下端士使與太子居處出入
故太子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
習與正人居不能無正習與不正人居不能無不正數
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太子正天下定矣伏見內書作

坊諸工伎得入宮闈之內禁衛之所或言語內出或事
狀外通小人無知因為詐偽有玷盛德臣望悉出宮內
造作付所司其二曰漢文帝身弋絺足革烏齊高帝闈
樞用銅者皆易以鐵經侯帶玉具劍環佩以過魏太子
太子不視經侯曰魏國亦有寶乎太子曰主信臣忠魏
之寶也經侯委劍佩去杜門不出夫聖賢以簡素為貴
皇王以菲薄為德惟殿下留心恭儉損省玩好以訓天
下其三曰前世東宮門閤往來皆有簿籍殿下時有所
須惟門司宣令姦偽乘之因緣增損近呂昇之乃代署
宣勅賴殿下糾發其姦以後墨令及覆事並請內印畫

唐書卷之五

中宗朝

士

署其免詐繆其四曰聖人不專其德賢智必有所師今
司經無學士供奉無侍讀宜侍膳時奏請其人俾奉講
勸夫經所以立行脩身史所以諸識成敗斯急務也
論濫爵誥寺

辛替否

出本傳景龍中置公主府府官屬安樂府補
按九德武崇訓死主棄故宅別築第後費過
度又盛興佛寺左右拾
遺辛替否上疏云云

古之建官不必備九卿有位而闕其選故賞不僭官不
濫士有完行家有廉節朝廷餘奉百姓餘食下忠於上
上禮於下委裘無倉卒之危垂拱無顛沛之患夫事有
惕耳目動心慮作不師古以行於今臣得言之陛下倍

百行賞倍十增官金銀不供於印東帛不充於錫何所
愧於無用之臣無力士執古語曰福生有基禍有胎
且公主陛下愛子也選賢嫁之設官輔之傾府庫以賜
之壯第觀以居之廣池築以嬉之可謂至重至憐也然
用不合古義行不服人心將變愛成憎轉福為禍何者
竭人之力費人之財奪人之家然也愛一女取三怨於
天下使邊疆士不盡力朝廷士不盡忠人之散矣獨持
所愛何所恃乎向使魯王賞同諸嬪則有今日之福無
曩日之禍人徒見其禍而不知禍所來所以禍者寵過
也今棄一宅造一宅忘前悔後禍臣竊謂陛下乃憎

唐書卷之五

中宗朝

士

之非愛之也臣聞君以人為本本固則邦寧則陛下夫
婦母子長相保也願外謀幸臣為父安計不使奸臣賊
子有以伺之今疆場危蹙倉庫空虛率輸不充士賞不
及而大建寺宇廣造第宅伐木空山不給棟梁運土塞
路不充墻壁所謂佛者清淨慈悲體道以濟物不欲利
以損人不榮身以害教今三時之月掘山穿地損命也
殫府虛帑損人也廣殿長廊榮身也損命則不慈悲損
人則不愛物榮身則不清淨寧佛者之心乎昔夏為天
子二十餘世而商受之商二十餘世而周受之周三十
餘世而漢受之由漢而後歷代可知已咸有道之長無

是知豈窮金玉脩塔廟享及長之祚乎臣以為減膳
之費以贖不足是有佛之德息穿掘之苦以全昆蟲
是有佛之仁罷營構之直以給邊陲是有湯武之功回
不怠之祿以勝廉清是有唐虞之治陛下緩其所急急
其所緩親未來疏見在失真實真虛無重俗人之所為
而輕天子之業臣竊痛之今出財依勢避役亡命類度
為沙門其未度者窮民善人耳技親樹知豈離朋黨高
妻養拏非無私愛是致人毀道非廣道求人也陛下嘗
欲填池墜捐苑囿以賑貧人今天下之寺無數一寺當
陛下一宮壯麗用度尚或過之十分天下之財而佛有

唐書卷之五

中宗朝

幸

七八陛下何有之矣雖役不食之人不衣之士猶尚不
給况必待天生地養風動雨潤而後得之乎臣聞國無
九年之儲曰非其國今計倉庫度府庫百僚共給萬事
用度臣恐不能卒歲假如兵旱相乘則沙門不能探甲
胃寺塔不足攘飢饉矣帝不

奏記宰相論史事

劉子玄

出本傳子玄名知幾領史事時宰相肅至忠
等皆監修子玄病長官多意尚不一而至忠
數責論次熱功又仕懷素乃奏記
求罷去因為至忠言五不可云云

古之國史皆出一家未聞藉功于衆唯漢東觀集群儒
纂述無主條章不建今史司取士茲多人自為苟求

自為政駿每記一事載一言聞筆相視含而不斷頭四
可期汗青無日一不可漢郡國計書上太史副上丞相
後漢公卿所撰先集公府乃上蘭臺故史官載事為廣
今史臣唯自詢采二史不注起居百家不通行狀二不
可史局深籍禁門所以杜顏面防請謁也今作者如林
儼示褒貶曾未絕口而朝野咸知孫盛取嫉權門王劭
見讎貴族常人之情不能無畏三不可古者史氏各有
指歸故司馬遷退處士進姦雄班固抑忠臣飾主闕今
史官注記類稟監脩或須疑辭或當隱惡十羊九牧其
令難行四不可今監者不肯指授脩者又不遵奉務相

唐書卷之五

中宗朝

幸

推避以延歲月五不可至忠得書
憤憤不許

為相王辨

吳兢

出本傳知幾太子難姦臣四請
相王與謀右補闕吳兢上書云

文明後皇運不殊如帶陛下龍興恩被骨肉相王與陛
下同氣親莫加焉今賊臣日夜陰謀必欲寘之極法相
王仁孝遭荼苦哀毀以陛下為命而自託於手足若信
邪佞委之於法傷陛下之恩失天下之望矣何股肱獨
任智臆可謂寒心自昔蕭何伐秦救秦在吳姓未有不亡
者秦任趙高漢任王莽皆家自相魚肉隋室猜忌子弟
海內縻沸賧之覆車安可重跡且根朽者葉枯源涸者

流瑒子弟國之根源可便結親其皇家族幹夷交略盡
陰下即位四年一子弄兵被誅一子以罪謫去惟相王
朝夕左右斗粟之刺蒼蠅之詩不可不察伏願陛下全
宗族之恩慰罔極之心天下幸甚

請抑外黨

武平一

武平傳景龍二年平一無脩文館學士時帝
后素亂外戚盛平一重斥詔即月請抑外黨
上言云云帝
恩不許

去歲災感入羽林太白再經天太陽虧月犯太角臣聞
災不妄生上見下應信如影響詩曰唯此文王小心翼
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陛下天性孝愛戚屬外家恩浹
唐文鑑卷之五

中宗朝

武平一

澤濡臣一宗階三等家數侯朱輪華轂過許史梁節遠
甚恩崇者議積世厚者蒙速故月滿必虧日中則移時
不再米榮難久藉昔永淳之後王室多難先聖從權故
臣家以宗子竊祿疏封今上聖復辟宜退守園廬乃耳
假元寵爵封如初高班厚位遂超涯極故陰氣偕陽河
洛泛溢昔王族驕盈梅福上書實氏事蹤丁鴻進諫且
后妃之家恩過寵深一朝覆沒遂無類類願恩抑損之
宜長遠之策推遠時權以全親親

處親推猜間對

武平一

武平傳太平安樂公主各立黨相投毀魏貴
離國帝患之欲令殺和以防平一因上書云

云帝美其忠
切卒不用

病之在四體者跡分而易逐居腹心者候遽而難治刑
職乖舛四支疾也親推猜間心腹疾也書曰克明俊德
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詩曰協比其鄰猶嫁妯
孔云是知親族以輯睦為義也自頃推貴猜防外和內
離怨結姻婭疑生骨肉邀榮之徒曉獻忠款膏唇之伍
苟輸譖計脅肩叩節之中禁順嬖宦之側故過從絕情
嫌構親愛乖黨與生積霜成冰禍不可既願悉各近親
貴人會宴內殿告以輯睦申以恩勤斥姦人塞謗路若
猶未已則捨近圖遠以抑慈示嚴惟陛下之命

唐文鑑卷之五

中宗朝

武平一

諫大饗用倡優嫖狎

武平一

武平傳中宗安樂公主各立黨相投毀魏貴
離國帝患之欲令殺和以防平一因上書云
何聖等唱各笙歌善茂
戲平一上書諫不納

樂天之和禮地之序禮配地樂應天故音動於心聲形
於物因心哀樂感物應變樂正則風化正樂邪則政教
邪先王所以達廢興也伏見胡樂施于聲律本備四夷
之數比來日益流宕異曲新聲哀思瀟瀟始自王公
及閭巷妖伎胡人街衢童子或言妃子情貌或列王公
名質詠歌嘲舞號曰合生昔齊哀有行伴侶陳威有玉
樹庭花柳數驚伴皆亡國之音夫禮廉而不進即銷

不流而不及則放臣頡頏流僻崇庸雖凡胡樂備四夷
一皆罷遣况兩儀承慶殿者陛下受朝聽訟之所此
餘群臣不容以娼優媒狎虧汚邦典若聽政之暇苟
耳目自當奏之後庭可也

論選邊將刺史

盧備

出通鑑實錄入寇邊武將典職敗突厥掠勝
右數馬而六詔訪群臣計策補闕盧備上云

郊設說禮樂敦詩書為晉元帥杜預射不穿札建平兵
之勳是知中權制謀不取一夫之勇如沙叱忠義驍將
之材本不足以當大任又鳴沙之役主將先逃宜正邦
憲賞罰既明敵無不服又邊州刺史宜精擇其人使之
唐文鑑卷之五
中宗朝
志
意卒乘積資糧來則禦之去則備之去歲四方旱災未
易興師當理內以及外綏近以來遠俟倉廩實士卒練
然後大舉必討之

建言時政數事

韋嗣立

出本傳時崇飾寺觀恩倖
食邑者多制立建言云云

伏見營立寺觀累年不絕鳴條繁夥務相矜勝大抵費
賞千萬以上轉徙木石廢功害農地藏開發蟄虫傷露
上聖至慈理必不然準之道法則乖負之生人則損陛
下豈不是恩國初功臣共定天下食封不三十家今橫
恩持賜家至百四十以上凡用六萬丁為絹二十萬疋

天下租賦在公不足而私有餘又封家徵求各遣奴
凌突侵漁百姓怨嘆臣願以丁課一選大府封家詣左
藏仰給禁止自徵以息重困臣聞設官建吏本於治人
而務安之也明官得其人則天下治古者取士先鄉曲
之譽然後辟於州州已試然後辟五府五府著聞乃升
諸朝得不謂所擇悉而所歷深乎今之取人未試而遽
遷務進徵幸比有條踵補授亡限員外置官吏因供承
官竭資奉國家大事豈甚於此刺史縣令治人之首比
年不加簡擇京官坐負及聲稱下者乃典州吏部年高
不善刀筆者乃擬縣朝輕用人何以治國願下有司精
唐文鑑卷之五
中宗朝
志
加汰擇九諸曹侍郎兩省二臺及五品以上清望官當
先選用刺史縣令所異守宰稱職以興太平

唐文鑑卷之五終

睿宗朝

議重俊多祚加贈諡不可

常湊

出本傳時政藝文太子聖俊有詔加諡又諸聖李多祚等罪議陪官奏為大府兼通事舍

人上議云

行發號出令必法大道善善若惡惡明也賞罰所不

則考行立諡以褒貶之臣議其君子議其父曰靈曰

者不敢以私亂公也臣伏見故太子與多祚等擁北

軍犯宸居破扉斬關兵指黃屋騎騰紫微和帝御文武

門親諭逆順太子據鞍自若督衆不止逆黨悔非回兵

唐文鑑卷之六

睿宗朝

七

執賊多祚伏誅太子乃遁去明日帝見群臣涕數行下

曰幾不與公等相見其為危甚矣臣子之禮過位必趨

感路馬努有誅昔漢成帝為太子行不敢絕馳道秦師

免胄過周北門王孫滿策其必敗推此則太子稱兵宮

中為悖已甚以斬三思父子而嘉之乎則弄兵討逆以

安君父可也因欲自立則是為逆又奚可獲此時常氏

逆未明義未絕於太子母也子無廢母之理非中宗令

廢之則又初父廢母且君或不石臣安可不臣父或不

父子安可不子晉太子申生謚曰恭漢太子據諡曰哀

今太子乃謚節閔臣所未諭願與議諡者質於御前

臣言非耶其鼎鑊之誅申大義示天下臣言是耶咸蒙

氷釋不復異議如曰未然奈何使後世亂臣賊子資以

為辭宜易諡以合經禮多祚等罪云免而不云靈然引

內閣中書曰或如所言業已爾奈何對曰太子實德不

可以褒請質行以諡時大臣亦重改作惟罷多祚等贈

時政疏

韓琬

出本傳晚舉文藝優長賢良方正連中拜監察御史上言時政云云書入不報

國安危在於政政以法暫安焉必危以德始不便焉終

治夫法者智也德者道也智權宜也道可以久大也故

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禍貞觀永徽中農

唐文鑑卷之六

睿宗朝

二

不勸而耕者衆法不施而患者寡俗不偷薄器不汙

吏貪者士恥同烈忠正清白者比肩而立罰雖輕而不

犯賞雖薄而勸位尊不倨家富不奢學校不厲而勸道

佛不憚而戒土木弗厚禪服弗崇其故奈何維以皇道

也自慈以來任巧智斥蹇諤趨勢者進守道者退諄附

者無黜利之憂正直者有後時之嘆人趨家競風俗淪

替其故柰何行以霸道也貞觀永徽之天下亦今日之

天下淳薄相反由治則然夫巧者知忠孝為立身之階

仁義為百行之本託以求進口是而心非言同而意乖

貪冒者謂能清貞者謂執浮沉者為黷剛正者為愚狂

下而賜家貧而膏歲月磨滅不敏其弊何由變淳之淳
執不務有事而務振振夫振振者法也法毀而故率故
齊則盜賊起矣此法令數改或行未見益止未知損警
葬者一墓為善而復之者愈善故曰設法不如息事事
息則巧不生聖人防亂未然天下何繇不治哉往者學
生佐史里正每一員閭閻者十人今當選者七匠以免
往選司從容有禮今如仇敵賈販往官將代諸什物俟
其至今交罷執符紛競校在亡往商賈出入萬里今市
井至失業往家藏銀積粟相夸今匿貨示贏以相尚往
夷狄歟關今軍屯積年往召募人賈其勇今差勒閭宗
唐文鑑卷之六
唐宗朝

諫太子諱習女樂

賈會

此本傳文宗為太子以魯為舍人太子數
遣使采女樂就率更寺諱習曾諫云云
諱樂崇德以和神人詔夏有容咸美有節而女樂不興

其間昔魯川孔子幾朝戎有由余而傳齊泰道以女樂
故孔子行由余出齊良以治容哇歎心喪志聖賢疾
之甚雖下湯賢之黃未彰好伎之聲先聞非所以追啓
誦嗣堯舜之烈也餘聞宴私後庭伎樂古亦有之猶當
秘隱不以示人况閱之所司明示群臣哉願下令并屏
倡優女子諸使者采召一切罷止
太子手
令嘉泰

停復斜封官

柳澤

此本傳文宗朝就崇宗親輔政白罷斜封官
數千員元崇等罷去太平公主盡奏復之右
率府參軍柳澤
請開上疏云云

藥不毒不可以獨疾詞不刃不可以補過是以習甘旨

唐文鑑卷之六

唐宗朝

四

者非攝養之方適使佞者非治安之宜臣竊見神龍已
來綱紀大壞內寵專命外嬖制權因貴憑寵實官滿爵
妃主之門同尚賈舉選之署若閭閻屠販者由邪忝官
廢黜者因姦冒進天下惴惴危杜稷賴陛下聰明神
武拯溺舉墜耳目所親豈可忘鑒誠哉且斜封官者皆
僕妾私謁迷謬先帝豈盡先帝意邪陛下即位之初用
姚元崇等計悉以停廢今又收用之若斜封之人不可
棄耶常月時燕飲融不應褒贈李多祚鄭元又不容盛
雲也陛下何不能忍於此而能忍於彼使善惡混并反
覆相攻道人以非勸人以僻今天下咸稱太平公主與

胡僧慈範以此謀陛下故語曰姚宋為相邪不為正太
平用事正不如邪臣恐流遁致遠積小為大累微起高
勿謂無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又言尚書奉
彭君夢以巫覡小伎超授三品奈何輕用名器加非
人臣聞賞一人而千萬人悅者賞之罰一人而千萬
人動者罰之惟陛下裁察不報

上言時事書

柳澤

此本傳譯入訓會有所隱者
得言事乃上書云云帝善之

頃者帝氏蠱亂姦臣同惡政以賄成官以寵進言正者
獲矣行殊者見疑海內寒心人用不保陛下神聖勇智

唐文錄卷之六

李承朝

五

安宗社於已危振黎苗之將溺乃今獨煩皆德法明德
舉萬邦悅樂室家胥歡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惟陛
下慎厥初脩其終壽曰惟德用小萬邦惟慶惟不德罔
大墜厥宗甚可懼也夫驕奢起於親貴綱紀亂於寵倖
禁之於親貴則天下於制之於寵倖則天下畏親貴為
而不禁寵倖撓而不制故政不常令不一則姦邪起而
暴亂生焉雖朝施義而法不行矣陛下款親與慶美
若安之福之夫寵祿之過罪之階也謂安之邪驕奢之
溺危之梯也謂福之邪前事不忘後之師也陛下數求
俊哲使朝夕納諫其有逆于耳譖于心者無連罰姑求

之非道雖巧者拒之則德巧者進忠諫者賞之則忠
諫進臣聞生於富者驕生於貴者傲書曰罔淫於逸罔
遊於樂今儲官肇建王府復於顯米溫良博聞恭儉忠
鯁者為之僚友似請東宮置於遺補闕使朝夕講論出
入侍從授以訓誥交修不逮又聞馳騁田獵令人發狂
今貴戚打毬擊鼓飛鷹奔犬狎比宵人盤游戲澤書曰
內作色荒外作禽荒惟陛下誕降謀訓勸以學業示之
以好惡陳之以成敗則長享福祿矣臣聞富不與驕期
而驕自至驕不與罪期而罪自至罪不與死期而死自
至頃者庶人安樂公主武延秀等可謂貴且寵矣權倖

唐文錄卷之六

李承朝

六

人主威震天下然怙侈滅德神怒人棄豈不謂愛之太
極富之太多乎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今陛下何勸其
皇祖謀訓之則乎陛下何懲其孝和寵任之失乎故愛
而知其惡情而知其善夫寵愛之心未有能免要去其
太甚開之以禮則可矣諸王公主尉馬陛下之所親愛
也矯枉鑿戎臣在厥初使居寵思危觀過務善惟陛下
默奢儉驕急進樸素行業以勗其非心不作無益不廢
私門不濫刑不濫賞則惟德是輔惟人之懷天極永終
矣

輪射禮不宜廢

源乾曜

此中傳事實公卿百官上
已九日發射禮乾禮以為

聖王治天下必制禮以正人情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
廢三年不為樂樂必崩古之擇士先觀射禮非取一時
也夫射者別邪正觀德行中祭祀辟寇戎古先哲王
莫不遠襲比年以來射禮不講所司恡費而舊典為虧
臣愚謂所計者財所虧者禮故而孔子不受羊存禮也

論射禮營觀

辛替否

此本傳事宗立罷射禮官千餘人俄詔復之
方營金仙玉真二觀營否以左補闕乃上疏

唐文鑑卷之六

唐文鑑卷之六

七

身逢耳聞不若目見臣請以有唐治道得失陛下所及
見者言之太宗陛下之祖撥亂立極得至治之體省官
清吏舉天下職司無虛授用天下財帛無枉費賞必特
功官必得財為無不成征無不服不多寺觀而福祿至
不度僧尼而咎殃滅陰陽不愆五谷遂成粟藿常穰萬
里貢賦百蠻歸款享國久長多歷年所陛下何憚而不
法之中宗陛下之兄居先帝之業忽先帝之化不聽賢
臣之言而悅子女之意盡食祿者數千人妄食土者百
餘戶造寺蠹財數百億度人免租庸數十萬是沒國家
所出日加所入日減倉乏半歲之儲庫無一時之帛所

惡者逐逐必忠良所愛者賞賞皆讒惡朋佞喋喋交相
傾動奪百姓之食以養殘凶剝萬人之衣以塗土木人
怨神怒親忿叛離水旱疾疫六年之間三禍為變亨國
不永壽終於凶婦取讖萬代貽笑四夷陛下所見也若
法太宗治國太山之安可致也法中宗治國累卵之危
亦可致也頃滌雨不解穀荒于壘麥爛于塲入秋亢旱
霜損蟲暴草木枯黃下人咨嗟未知所濟而營寺造觀
日繼于時道路流言計用繒錢百餘萬陛下知倉有幾
藏諸庫有幾歲帛有姓何所活三邊何所輸民散兵亂
職此由也而以百萬構無用之觀受天下之怨陛下忍

唐文鑑卷之六

唐文鑑卷之六

八

棄太宗之治本不忍棄中宗之亂階忍棄太宗久長之
謀不忍棄中宗短促之計何以繼祖宗觀萬國耶陛下
在帝氏時切齒群凶今貴為天子不改其事恐復有劫
或於陛下者往見明勅一用貞觀故事且貞觀有營寺
觀加浮屠黃老益無用之官行不急之務若乎往者
帝之憐憫逆也宗晉卿勸為第宅趙履溫勸為園亭工
徒未息義兵交馳事不得遊宅不得息信邪僻之說成
骨肉之刑陛下所見也今茲二觀得無晉卿之徒陰勸
為之真誤骨肉不可不察也惟陛下停二觀以須豐年
以所費之財給貧窮填府庫則公主福無窮矣

然嘉其切直

諫能造金仙玉貞二觀

裴淮

出本傳裴宗作二觀時年甚役不止中書舍人裴淮云云

夏母聚大眾起大役不可與土功妨農事若役使乖則有疾疫水旱之災此天人常應也今自冬徂春雨不時降人心焦然莫知所出而土木方興時暎之孽職為此發今東作云始丁壯就功妨多益少飢寒有漸春抄班公三十一年冬不雨是時歲三築臺僖公二十二年夏大旱是時作南門陛下以四方為念宜下明制令二京營作和市木石一切停止有如農桑失時力口流

唐文鑑卷之六

唐宗朝

九

散雖寺觀營立能救飢寒救哉不

云宗朝

十事要說

姚崇

出本傳先天二年太宗謂武新臺召崇等天乃先說事以聖帝意因跪奏臣願以十事聞陛下度不可行臣敢辭帝曰試為朕言之崇云

垂拱以來以峻法繩下臣願政先仁恕可乎朝廷覆師青海未有牽復之悔臣願不倖遠功可乎比來士伎冒觸憲綱皆得以寵自解臣願法行自近可乎后氏之朝喉舌之任出闈人之口臣願實登不預政可乎咸里貢

獻以自媚于上公卿方鎮漢亦為之臣願粗賦外一絕

之可乎外戚貴主更相用事班序竟雜臣請咸為不任

臺省可乎先朝蒙卿大臣虧君臣之嚴臣願陛下接之

以禮可乎燕飲賦常月將以忠被罪自是諱臣沮折臣

願群臣皆得批逆鱗犯忌諱可乎武后造福先寺上皇

造金仙玉貞二觀費鉅百萬臣請道佛營造可乎漢以

祿弄關梁亂天下國家為甚臣願推此鑒戒為萬代法

可乎崇乃頓首謝

賜備諫

嚴挺之

出本傳時連賜元年肅帝即延喜安福門出觀重慶不恩開月未止使之上疏諫云云

唐文鑑卷之六

唐宗朝

十

誦者因人所利合醵為歡者也不使莽敝今暴衣冠羅

伎樂雜鄭衛之音縱倡優之玩不深戒慎使有司岐倚

下人罷劇府縣里閭課賦苛嚴呼嗟道路買壞家產營

百貨擾方春之業欲同其樂而反適之患非所以光聖

德美風俗也教以誡之言宣示百官軍常之

論任賢去佞

楊相如

出通

隋氏以縱欲而亡太宗以抑欲而昌人主不可不慎擇

也夫人主莫不好忠正而惡佞邪然忠正者常疎佞邪

者常親以至於覆國危身而不悟何哉忠正者多忤意

佞邪者多順旨積忤生懷積順生愛此親疎之所分也誠能愛其忤以收忠賢惡其順以去佞邪則大宗之業將何遠哉夫法貴簡而能禁罰貴輕而必行小過不則無煩苛大罪不漏則止姦逆使簡而難犯寬而能則善矣上覽而

請郊見上帝

張九齡

出本傳九齡以道忤伊呂科策高第為左拾遺時帝即位未郊見九齡建言云云

天百神之君王者所由受命也自古繼統之主必有郊配蓋敬天命報所受也不以德澤未洽年穀未登而闕其禮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謂成王幼冲周公居攝猶用其禮明不可廢也漢丞相匡衡曰帝王之事莫重乎郊祀董仲舒諦不郊而祭山川失祭之事逆於禮故春秋非之臣謂衡仲舒古之知禮皆以郊之祭所宜先也陛下紹休聖緒于今五載而未行大報考之于經義或未通今百穀嘉生鳥獸咸若夷狄內附兵革用弭乃急於事天恐不可以訓願以迎日之至升紫壇陳采席定天位則聖典遺矣

唐文鑑卷之六

玄宗朝

十一

駁義宗廟號

韋縠

出本傳開元初詔後學致皇帝廟號義宗帝諱云云遂罷

臣聞王者制禮是曰規模規模之興實資師古之道必

也正名唯名典實故當相副其存宗廟禮之大者豈可失哉禮祖有功而宗有德祖宗之廟百代不毀故殷太甲為太宗大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周則文王為太宗武王為中宗漢則文帝為太宗武帝為代宗其後代有稱宗者以方制海內德澤可宗列於昭穆期於不毀稱宗之義不亦大哉伏惟孝敬皇帝位止東宮未嘗南面聖道誠冠於諸嗣德教不被於寰瀛立廟稱宗恐非合禮况別起祀典何義稱宗而廟號義宗稱之萬代以臣庸誠竊謂不可陛下率循典禮以闡大猷儻致此失或虧盡善豈不惜哉更詳議務合於禮經

唐文鑑卷之六

玄宗朝

十一

諫進用奇器

柳澤

出本傳開元中為殿中侍御史監領南選時市舶使中郎將周廣立進奇器以進澤止書云云玄宗稱善

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知見可欲而心必亂矣慶立雕製詭物造作奇器用浮巧為珍玩以瑋怪為異寶乃治國之巨蠹明王所宜嚴罰者也昔靈臺無費明君不忍象箸非大忠臣憤歎慶立求媚聖意搖蕩上心陛下信而使之乎是豈滿於天下慶立矯而為之乎是禁典之所無敕陛下新即位固宜躬宣菲薄廣示節儉豈可以侈好示四方哉

姚文貞公神道碑

張說

叙曰八柱承天高明之位定四時成歲享壽之功存靈
九州禹也堯享壽名播時百穀棄也舜稱至德由此
之知人則哲非賢罔又致君堯舜何代無人有唐元
聖曰梁文貞公者位為帝之四輔才為國之六翮言為
代之軌物行為人之軌則蓋維嶽降神應時間出者也
公諱崇字元之姚姓有虞之後遠自吳興近徙于陝今
家洛陽焉烈考長沙文獻公樹勲王室建旗舊府公統
緒而孤克廣前業激昂成學榮聞名源武庫則矛戟森
然文房則禮樂盡存弱冠補孝敬稅郎又制舉高第歷

唐文貞公神道碑

卷之六

三

佐濮鄭並有聲華入為司刑丞天授之際獄吏峻密公
持法無頗全活者數進夏官員外郎郎中侍郎朝廷曰
能遂掌軍國遷鳳閣侍郎監修國史兼相王府長史始
則天人讓王承置醴之顧終以飛龍利見延驛乘之恩
自時厥後恒當大任凡三處兵部尚書三入中書令一
為禮部尚書左庶子又肅政大夫總靈武軍兵馬又司
僕卿知隴右監牧出典毫宋常越許中徐潞揚同十郡
景雲初以蒲邱舊僚封梁國公食賦百室公性仁恕行
簡易虛懷汎愛而涇渭不雜貞率徂盡而應變無窮常
惟是心以御於物故所蒞必昨庶風偃驚狼化從之

勵而教成政不威而事理去思觀頌米蒸聞歌既終
政卒乘輿睦及在宗伯神人允諧今之中書是為理本
大渾順序休徵來臻懋德格天名遂身遜拜開府儀同
三司崇其秩逸其志也初太夫人在堂公受職西掖頗
限高禁求侍晨昏優詔既許尋令還職公固請以泣制
曰家有令弟足慰母心國有棟臣安可楚關其後剖符
江表致諭起復襄麻外墨藥棘內毀變禮中權通誠所
貴神龍之首顯開興復時其并賦累讓而停夫以革故
鼎新大來小往得喪而不形於色進退而不失其正者

唐文貞公神道碑

卷之六

十四

鮮矣君子曰忠不忘親仁也表不違事義也讓功辭邑
禮也濟代全名智也仁以長入義以和下禮以安上智
以同身宜其光輔四帝軒冕三紀池臺琴筑優游暮齒
傳爵土於祚胤保祿位於終始矣享年七十有一開元
九年九月寢疾薨于東都慈惠里皇上悼焉國人慕焉
撫床輟春曾未云比制贈揚州大都督謚曰文貞禮也
十年二月葬於萬安山之南原在疾也王人賜膳御醫
視藥于薨也中使市臨羽儀表送君臣之義厚莫重焉
事異子亦思綴遺美以冥罔極有詔掌文之官叙事成
總之老銘功將以寵宗臣楊英烈帝乃灑恩仙翰鐫碑

為蘇玉之山禁其樵薪即表三司之墓銘曰

淵深自虞派別從吳避地魯陝居家洛都神明遠契

獄漬冥符翊聖斯偶生賢不孤仁將勇濟孝與忠俱

字刃橫植文鋒迅驅縵安卑位即騁長途惟實惟有

若虛若無再三軍國一二訐謨戎柄兀重王綸最極

司任切久政榮殊黼藻涖丹青廢淪以寬容物

分區外或形放中恒禮拘歲雖誠口諫亦忘軀

但觀渾璞誰詳瑾瑜伊臯尺寸管樂錙銖名正身遂

忠誠願孚方辭漢祿更辱齊組既積而散窮歡盡娛

唐文鑑卷之六 金宋朝 五

川歸東極日去西脯上惻旒褒旁悲路衢藍田美玉

荔浦明珠載廣休慶爰弘典謨豐碑廼立盛業其鋪

帝念頻軫仙毫特紆鑄金刻石鳳篆龍圖七耀光動

三泉澤濡銓能叙事理藝詞敷求舊銘實懸碑惡蕪

緬思雲霧尚想江湖有道之德其何以踰延陵之墓

空此嗚呼存歿終始遐哉邈乎

文章評 張說

出本

張說與說評王勃等曰勃文章宏放非常人所及炯然

可以企之說曰不然盈川文如縣河酌之不竭優於

盧而不減王恥居後信然愧在前讓也明帝曰吾知王後

又與徐堅論近世文章說曰李嶠崔融薛稷宋之問之

文如良金美玉無施不可富嘉謩如孤峯絕岸壁立萬

仞濃雲鬱興震雷俱發誠可畏也若施於廊廟駭矣闕

朝隱如麗服靚粧燕歌趙舞觀者忘疲若類之風雅則

罪人矣堅問今世柰何說曰韓休之文如太美玄酒有

典則薄滋味許景先如豐肌膩理雖穠華可愛而乏風

骨張九齡如輕縑素練實濟時用而窘邊幅王翰如瓊

梧玉瑩雖爛然可珍而多玷缺堅謂篤論云

求直言上疏 張廷珪

唐文鑑卷之六 金宋朝 六

出本傳時大半關中 魏詔求直言廷珪云

古者多難與國殷憂啓聖蓋事危則志銳情苦則慮深

故能轉禍為福也景龍先天間凶黨構亂陛下神武汛

掃氛垢日月所燭無不濡澤明明皇帝宜錫介福而頃

陰陽愆候九穀失稔閭閻無聊臣思天意殆以陛下春

秋鼎盛不崇朝有大功輕亮舜而不法思秦漢以自高

故昭見咎異歆日慎一日求保太和是皇天於陛下

顧深矣陛下得不奉若休旨而寅畏哉誠願納心削志

考前王之書敦素樸之道登端士放佞人屏後宮臧外

庭無耽溺之玩野無從禽之樂促遠境罷縣戍幹惠

博獨獨薄薄賦去巧指珠璧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或謂天戒不足畏而上帝賜怒風雨迷錯荒饉日甚則無以濟下矣或謂人窮不足恤而億兆攜離愁苦昏墊則無以奉上矣斯安危所係禍福之原奈何不察今受命伊始華夷百姓清耳以聽刮目以視冀有聞見何遽孤其望哉

請幸東都祠祭續封

褚無量

出本傳開元五年帝時幸東都而太廟壞始崇謂不宜罷行無量鄙其言以為不足聽帝是崇語車駕遂申無量上疏云

昔虞舜之狩祀山川備群神漢孝景祠黃帝橋山孝武

宋宗廟

七

祠舜九疑高祖過魏祭信陵君墓過趙封樂毅後孝章祠桓譚家願陛下所過名山大川丘陵墳衍古帝王賢臣在祀典者並致祭自古受命之君必興滅繼絕崇德報功故存人之國大於救人之災立人之後重於封人之墓願到東都收叙唐初建今功臣世絕者雖在文庶咸得承襲帝制其言即招無量祠堯平陽宋陳仲武德以來無臣

太廟壞請遷中宗還廟

孫平子

出陳貞節傳開元初以拾遺陳貞節博士孫平子上書

乃正月太廟毀此躋二帝之躋也春秋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祔嘗禘於廟今皆違之魯文公之二年躋僖於閔上後太室壞春秋書其災說曰僖雖閔兄嘗為閔臣臣居君上是為失禮故太室壞且兄臣於第猶不可躋第嘗臣兄可躋乎莊公薨閔公二年而禘春秋非之况大行夏崩而太廟冬禘不亦亟乎太室尊所若曰魯自是喪喪墮周公之祀太廟今壞意者其將陵夷墮先帝之祀乎陛下未祔祔和先祭太上皇先臣後君昔躋兄弟上今第先兄祭昔太室壞今太廟毀與春秋正同不可不察武后篡國孝和中興有功今內主者太室壞之宋宗廟

宋宗廟

七

太

勸納諫疏

吳兢

出本傳文宗初立收選禮制於決事諫應帝果而不及精上疏云

雖身危之禍比見上封事者有可來但賜束帛而已
奉管發召見被按權其仲肯則朝堂決杖傳送本州或
死於流貶由是臣下不敢進諫古者設非謗欲聞已過
今封事謗本比也使所言是有益於國使所言非無累
於朝陛下何遽加斥逐以杜塞直言道路流傳相視怪
愕夫漢高赦周昌桀紂之對晉武帝受劉毅桓靈之讖
況陛下謗達大度不能容此狂直耶夫人主居尊極之
位顯生殺之權其為威嚴峻矣開情抱納諫諍下猶懼
不敢盡柰何以為罪且上有所失下必知之故鄭人欲
毀鄉校而子產不聽也陛下初即位猶有褚無量張廷

唐本鑑卷之六

宋宗朝

元

廷韓思復辛替否柳澤袁楚客數上疏爭時政得失自
頃上封事往往得罪諫者頗少是雀巢覆而鳳不至理
之然也臣誠恐天下骨鯁士以讜言為戒撓直就曲斯
方為刑倫合苟容不復能盡節忘身納君於道矣夫帝
王之德莫盛於納諫故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又
曰朝有諷諫猶髮之有梳猛虎在山林藜藿為之不采
忠諫之有益如此自古上聖之君恐不聞已過故堯設
諫鼓禹拜昌言不肖之主自謂聖智拒諫害忠禁殺聞
諫逢而滅於湯紂殺王子比干而滅於周此其驗也夫
此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道罔不廢人將疾必先不

魚肉之味國將亡必先不其忠諫之說嗚呼惟陛下深
鑒乎茲我隋煬帝驕矜自負以為堯舜莫已若而諫亡
情諫乃曰有諫我者當時不殺後必殺之大臣蘇威欲
一言不敢發因五月五日獻古文尚書帝以為訕已即
除名蕭瑀諫無伐遼出為河池郡守董純諫無棄江都
就獄賜死自是寢諤之士去而不顧外雖有變朝臣鉅
口帝不知也身死人手子孫剝絕為天下笑太宗皇帝
好悅至言時有魏徵王珪虞世南李元亮岑文本劉洎
馬周褚遂良杜正倫高季輔咸以切諫引居要職嘗謂
宰相曰自知者為難如文人巧工自謂已長若使達者

唐本鑑卷之六

宋宗朝

辛

大匠詆訶商略則無辭拙跡見矣天下萬機一人聽斷
雖甚憂勞不能盡善今魏徵隨事諫正多中朕失如明
鑑照形美惡畢見當是時有上書益於政者皆黏寢殿
之壁坐望臥觀雖狂瞽逆意終不以為忤故外事必聞
刑戮幾措禮義大行陛下何不遵此道與聖祖繼美乎
夫以一人之意綜萬方之政明有所不足智有所不周
上心未踰於下下情未達於上伏惟以屈受人博覽兼
聽使深者不隱遠者不塞所謂開四門明四目也其能
正言正諫不避死之誅者特加寵榮待以不次則失
人舉偶豈得之桑榆矣

乞不令突厥入仗馳射跡

呂向

出本傳向以起居舍人從帝東巡帝引頤利
駝及蕃夷酋長入仗內賜弓矢射禽向乃上
言云

開鳴梟不鳴未為瑞鳥猛虎雖伏豈齊仁獸是由配
淫毒行久務常積故也今夫突厥者正與此類安忍殘
賊乎願君親陛下持武義臨之脩文德來之既習威靈
又沐聲教以力以勢不得不庭故稽顙稱臣奔命遣使
陛下乃能收其傾効維以從官赴封禪之禮恭玉帛之
會此德業自盛固不可名焉因復詔許侍遊召入禁仗
仰英姿之曲照送神藝之百發思意俱極誠無得喻焉

唐文苑英華卷之六

金宗朝

廿

乃更賜以馳逐使操刀矢航飛鏃於前同獲獸之樂是
屑略大過未敢取也雖聖智豁達與物無猜而愚臣排
細與時加慄倘此等各懷犬吠交肆盜憎荆卿詭動何
羅竊至暨逼嚴暉稍胃清塵悔將何及

大風陳得失疏

吳兢

出本傳開元十四年六月大風
詔羣臣陳得失疏上疏云云

自春以來亢陽不雨乃六月戊午大風拔樹壞居人廬
舍傳曰欲德不用敬災旱上下蔽隔庶位踰節陰受於
陽則旱災應又曰政悖德隱厥風發屋壞木陰斷大臣
恐陛下左右有奸臣擅權懷謀上之心臣聞百王

之失皆由權移於下放曰人主與人權猶倒持太阿操
之以柄夫天降災異欲人主感悟願深察天變杜絕其
萌且陛下承天后和帝之亂府庫未充冗員尚繁戶口
流散法出多門賦錫大行趨競彌廣此弊未革實陛下
弊政之闕也臣不勝惓惓願斥屏辟小不為慢遊出不
卿之女戚不急之馬明選舉慎刑罰杜僥倖存至公雖
有旱風之變不足累聖德矣

論王仁皎葬禮不宜過制

宋璟

出本傳聖后父王仁皎卒將葬其子請用實
孝禮制葬猶五丈一尺上詔許之璟還曰

儉德之恭侈惡之大也借禮厚葬前世所誠故古墓而
唐文苑英華卷之六

金宗朝

廿

不殯人子於墓迷則未遽以禮自制故聖人制齊斬總
先衣衾棺槨各有虔數雖有賢者斷其私懷衆皆務奢
獨能以儉所謂至德要道者中宮若謂孝謹踰制初無
非者一切之令固不足以法貞觀時嫁長樂公主魏徵
謂不可加長公主太宗欣納而文德皇后降使厚謝帝
庶人追王其父擅作鄴陵而禍不旋踵國家知人情無
窮故為制度不因人以撓動不變法以愛憎比來人間
就務靡靡今以而父重或不愛之用高家大寢不畏無
人百事官給一朝可就而區區屢聞者欲成朝廷之政
中宮之義爾儻中宮情不可奪請準令一品陪陵墳四

禮合所宜中曰然當觀正身此則天下於此

論日食脩德

宋璟

出本傳時日食中書省奏璟曰災異之類因多所

陛下降德音恤人隱宥輕繫惟流死不免此古所以慎
赦也禮議者直以月蝕脩刑日蝕脩德或言分野之變
冀有揣合臣以為君子道長小人道銷止女竭放塊夫
此所謂脩德也固不擾兵甲不漬官不苛治單不輕
遷此所謂脩刑也陛下常以為念雖有虧食特轉而為
福又何患乎且君子恥古浮於行願動天以誠無事空
文中書省

議則天皇后不宜立紀

沈既濟

出本傳初其說國史局則天

則天皇后進以禮有遷祿德讓史臣追書當稱為太后
不立曰上中宗雖降居藩邸而體元繼代本吾君也宜
稱皇帝不宜曰廢陵王廢宋在景龍前天命未集假
大寶於誰無名宜曰相王未答曰帝且則天改周正朔
立七朝天命華矣今以周則唐列為帝紀考干禮經是
謂亂名中宗嗣位在太后前而叙年製紀反居其下方
之躋傳公是謂不智昔漢高后稱制獨有三諸呂為
漢禍始遷鼎革命事特尊惠已微子未劉氏不紀呂后

尚誰與哉議者猶謂不可況中樂以始年即位季年

祚雖尊名中奪而天命未改足以首事表年何所拘
而列為二紀魯昭公之出春秋歲書其居曰公在乾侯
君在雖失位不敢廢也請省天后紀今中宗紀每歲首
必書孝和在所以統之曰皇帝在房陵太后行某事改
某制紀稱中宗而事遂太后名不失正禮不違常矣夫
正名所以尊王室書法所以觀後嗣且太后遺制自去
帝號及孝和上謚開元冊命而後之名不易今祔陵既
廟皆以後禮皆以後禮而獨承統于帝是有司不時正
其先旨若后姓氏名諱才藝智略崩葬日月宜入皇后

傳題其篇曰則天順聖武皇后云

苗

之論非惟當時不之知雖宋儒歐陽子亦未之知故子
朱子有東漢之公之疑疑魏氏之所以受說伊川者
亦以此旨示之而已其後朱子綱目之修書法一皆本於此云

唐文選卷之六終

唐文鑑卷之七

玄宗朝

諫限約明經進士

楊場

出本傳場為國子祭酒奏明經之典習春秋三家儀禮者請帖平文精加優官獎孤學從之又言云云

古者卿大夫子弟及諸侯歲貢小學之異者入大學漸
禮樂知朝廷君臣之序班以品類分以師長三德四
教學成然後將之唐興二監舉者千百數當選者十之
二考功覆校以第謂經明行脩故無多少之限今考功
限天下明經進士歲百人三監之得無幾然則學徒費

唐文鑑卷之七

玄宗朝

乙

官廩而博士濫天祿者也且以流外及諸色仕者歲二
十過明經進士十倍胥吏浮虛之徒耗先王禮義非得
與服勤道業者挈長短絕輕重也國家啓庠序廣化導
將有大用而勸進之有司為限約以黜退之欲望俊乂
在朝難矣

論金城公主請文籍疏

于休烈

出本傳吐蕃使者求毛詩春秋禮記正字于休烈上疏云云

戎狄國之冠經籍國之典也戎之生心不可以無滿昔
東平王求史記諸子漢不與之以史記多兵謀諸子雜
說術也東平漢之懿戚尚不示征戰之書今而戎國之

冠雖安可貽以經典且吐蕃之性悍悍果決善學不四

唐建於書則知戰深於詩則知武夫有師干之試深於

禮則知月令有廢興之兵深於春秋則知用師詭詐之

計深於文則知往來書檄之制此何異假冠兵資盜糧

也臣聞魯乘周禮齊不加兵吳獲乘車楚屢奔命喪法

危邦可取鑒也公主下嫁異國當用夷禮而反求良書

恐非本意殆有姦人勸導其中若陛下慮失其情示不

得已請去春秋夫春秋當周德既衰諸侯盛疆征伐兢

與情偽於是乎生變詐於是乎起有以臣召君取威定

霸之事誠與之國之患也伏因貪藝貨易土正可錫

唐文鑑卷之七

玄宗朝

二

以錦綵厚以金玉無足所求以資其智裴光庭等奏吐蕃人叛新服因書有權器變詐之語不知忠信禮儀皆從書出也遂與之

京師飢請廣漕運

裴耀卿

出本傳時秋雨害稼京師飢帝將幸東都召問所以教人者耀卿對云云

陛下既東巡百司畢從則太倉三輔可遣重臣分道賑
給自東都益廣漕運以實關輔關輔既實則乘輿而還
車徒不濟且國家大本在京師但秦地狹水旱易匱往
負觀永徵時祿廩者少歲遭粟二十萬略足今用度深
廣運數倍且不支故數東幸以就穀粟為國大計臣願

陝運道使京師常有三年食雖水旱不足憂今天下
輸丁約四百萬使丁出百錢為陝洛運費又益半為管
管分納司農河南陝州又令租米悉輸東都從都至
陝河益端沮若廣漕路變陸為水所支尚贏萬計且河
南租船候水始進吳工不便河漕處處停留易生隱盜
請置倉河口以納東租然後官自額載分入河洛度三
門東西各築教倉自東至者東倉受之三門迫險則旁
河鑿山以開車道運十數里西倉受之度宜徐運抵太
原倉趨河入渭更無留阻可減費鉅萬矣上深然其言
集津三門倉引天下租併河而西三
年積七百萬石省運費二十萬緡

唐大鑑卷之七

宋宗廟

三

議宗廟禁禮

張均書述

此書始傳諸宋宗廟豆皆加十二又言知
其書容止一合宜增大之其即即張均書
方即中書
建康曰

禮天之所生地之所長苟可薦者莫不成在聖人知孝
子之情深而物類無限故為之節使物有品器有數貴
賤差降不得相越周制王食用六穀膳用六牲飲用六
清蓋用百有二十品珍用八物醬用百有二十菓而以
四簋四豆供祭祀此祀典賓客豈肯不得同薦矣上
好熟私之饌與時而遷故聖人一約以禮維平生清
亦禮則不薦所惡是禮則不去臣建命去祥祭之說白

祭典有之不茹豈異不陳庶修此則禮外之食前古不
為今歎以甘旨肥濃皆充於祭苟踰舊制其何極焉雖
遵豆祔加不能備也若曰以今之珍生所嗜愛求神無
方是簋簠可去而盤盂桮棗當御矣船漢可抵而莖篚
笙笛應奏矣且自漢以來陵有寢宮歲時朔望薦以常
饌固可盡孝子之心至宗廟法享不可變古從依有司
所承一升爵五升散禮凡宗廟貴者以爵賤者以散此
貴小賤大以示節儉請如故

加宗廟豆增外親服議

崔沔

此本傳時太常議如宗廟豆又欲增喪服
卿常請每坐增豆至十二外祖服大功
唐大鑑卷之七
宋宗廟
四
舅小功堂妹若舅舅母
免太子貴客在河云

祭祀上矣古者飲食必先嚴敬未有火化故有毛血之
薦未有醴醢故有玄酒之奠後王作為酒醴犧牲以致
馨香故有三牲八簋五齊九獻神道主敬可備而不可
廢也雖曰備物而節制存焉鉗俎遵豆簠簋罍壺之實
皆周時饌其用通燕饗賓客而周公與毛血玄酒同薦
於先祖晉盧諶家祭禮所薦皆晉時常食不純用古此
聖賢變文而通其情也然當時飲食不可闕於祭明矣
國家清廟時饗禮饌具設周制也古物存焉園寢上食
時饌備列漢法也它珍極屬職貢來祭致遠物也有新

必恭順時令也禁園躬稼所以蒐狩觀中莫不薦而後
食盡誠敬也若此至矣無以加矣諸珍羞鮮物第勅有
司悉使著之今因宜而薦不必加蓮豆以為噍也太羹
古食也盛於古器和羹常饌也盛於時器毛血盛於盤
玄酒盛於尊未有薦時饌而用古器者絲古質而今文
便事也故加蓮豆未足盡天下美物而措諸廟徒近侈
耳魯用桓言之極刻其楠春秋非之班固稱墨家出於
清廟是以貴儉然清廟不奢舊矣大帝所請臣所未安
又大帝言爵小不及合執持至難汚曰禮有以小為貴
者獻以爵是也然今不及制則非禮自有司之陋隨失

制宜不待議而革又禮本為家正家正而天下定家不
可以二故父以尊榮母以厭降是以內服齊斬外服總
尊名所加不過一等今古不易之道也昔辛有適伊川
見披髮而祭知其將戎禮先亡也北制唐禮推廣舅恩
故弘道以來國命再移於外姓本禮驗亡可不戒哉額
守八年明旨一依古禮以為成法時帝述揚伯叔楊仲
又紹中書門下參議封是宗廟廢豆坐各六
續若舅小功舅母然麻堂廣祖免餘仍舊制

諫自將討吐蕃

蘇頌

出本傳吐蕃並遣諸將數敗虜各張林
時內使帝怒欲月將討之頌諫曰

古稱危服取荒忽之義非常奉職責也故來則拒去則

勿遠以會歡高之羈縻御之警若獵然羽毛不入服用
體肉不登郊朝則王者不射也况萬乘之重與犬羊蚩
黃語異勝我遠夷左袵不足以辱天子亦可見矣雖然
兵法先聲後實陛下姑班親征之詔而勅虓將謀夫投
會濟師則吐蕃不日崩破亦無待躬致天討也臣謂岐
隴凋弊積年若千乘萬騎供億不繼誠恐徭役內興冠
掠外虞斯人不堪一也戎虜之性驍往倏來敗不恥奔
駢不讓成若大軍一臨邊怖震息散彼出多方我受其
誤二也太上皇聞陛下身對冠場不能無憂然燕之思
何以自安三也漢創成侯陳高帝有曰上嘗自勞豈謂

無人使執高帝以為愛我今將相大臣豈無為陛下宣
力者何親行之遽邪

復上言

王者之師有征無戰藩貢或闕王命征之於是乎泊兵
其如獲辭而止非謂按甲自臨敵人畏之莫敢戰也古
天子無親將惟黃帝五十二戰當未平之時自阪泉功
成則脩身閑居無為無事陛下撥定禍亂方當親示高
居制禮作樂禪梁父登峻岵何至厭天居衽金革為一
日之敵今吐蕃遠渠領干犯國令軍吏一不勝而陛下
震至尊為之敵雖朝鼎大佑猶未可以夸四夷安足勞

聖躬虜虜之入唯盜華馬餐嘗褫衣未嘗殺略連人其
罪易原也臣恐虜情狼顧牽連北狄聞六師之行入幽
并犯靈夏南動京師太上皇一致憂勞是陛下以天下
之安不能寧其親也臣固曰居中制勝策之上者若夫
釋良將募重而約嚴違律必誅殺敵必賞多出金以構
酋長虜亡無日矣願稍延延以須西音會薛訥大破吐
番俘獲不貲帝

選士疏

張九齡

出本

唐文苑英華卷之七
玄宗朝
古之選士惟取稱職是以士脩素行而不為僥倖姦偽
自止流品不雜今天下不必治於上古而事務日倍於
前誠以不正其本而設巧於末也所謂末者吏部條章
舉薦千百刀筆之人溺於文墨巧吏猾徒緣茲而奮臣
以為始造簿書備遺忘耳今反求精於案牘而忽於人
才是所謂遺劍中流契舟以記者也凡稱吏部能者則
曰自尉與主簿縣主簿與丞此執文而知官次者也乃
不論其賢不肖豈不謬哉夫吏部尚書侍郎以賢而授
者也豈不能知人如知之難後十得五斯可矣今膠以
格條據資配職為官擇人初無此意故特人有平配之
謂官曹無得賢之實臣謂選部之法敝於不變今若刺

吏部冬精覈其人則管內歲當選者使考才行可入流
品然後送臺又加擇焉以所用衆寡為州縣級最則川
懸慎所舉可官之才多吏部因其成無庸人之繁矣今
歲選乃萬計京師米物為耗豈多士哉蓋冒濫抵此矣
方以一詩一判定其是非適使賢人遺逸此明代之關
政也天下雖廣朝廷雖衆必使毀譽相亂聽受不明事
則已矣如知其賢能各有品第每一官缺不以次用之
豈不可乎如諸司要官以下等叨進是議無高卑唯得
與不爾故清議不立而名節不脩善士守志而後時中
人進求而易操也朝廷能以令名進人士亦以脩名獲
利利之出衆之趨也不如此則小者得於苟求一變而
至阿私大者許以分義再變而成朋黨矣故於用人不
可不第其高下高下有次則不可以妄干天下之士必
刻意脩飾而刑政自清此興衰之大端也

論救李邕罪

孔璋

出李邕傳邕數與相惡會九人告邕
贓貨在法下獄當死許昌男子孔璋上書天
子云

明主舉能而捨過取才而棄行烈士抗節勇者不避死
故晉用林父不以過漢任陳平不以行禽息殞身不折
生此邦紳肯不愛死向若林父誅陳平死百里不用

與見遷是晉無赤狄之士漢無天子之尊秦不謂不
義矣伏見陳州刺史邕剛毅忠烈難不苟免往者折二
之角挫韋氏之鋒雖身受謫屈而姦謀沮解即邕有
於國且邕所能者拯孤恤窮救乏賙寡家無私聚年
坐賊下吏死在旦夕臣聞生無益於國者不若殺身
以明賢臣願以六尺之軀膏鈇鉞以代邕死臣與邕主
不款曲臣知有邕邕不知有臣臣不逮邕明矣夫知
而舉仁也任人以患義也獲二善以死臣又何求伏
惟陛下寬邕之死使率德改行與林父曲逆之功臣得
瞑目附禽息北郭之迹大願畢矣若以陽和方始重行

大戮則臣請伏劍不敢煩有司皇天后土實聞臣言昔
吳楚反漢得劇孟則不憂夫以一賢而敵七國之衆伏
惟數舍垢之道弘棄瑕之義遠思劇孟近取於邕况告
成岱宗天地更新赦而復論人誰無罪惟明主圖之臣
聞士為知己者死臣不為死者所知而甘之死者非特
惜邕賢而亦以成陛下矜能之慈晚來邕得成死臣
感化附隨障嶺南

為李邕請成遠自贖

邕妻溫氏

邕少習文章疾惡如讎不容於衆邪佞切齒諸儒
頗謫遠郡削迹朝端不啻十載歲時歎戀聞者傷懷
國家有事泰山法駕旋路邕獻牛酒例蒙恩私矣聞正

入用則使人憂邕之禍端故自此始且邕比任外官卒
無一毀天意暫顧罪過旋生謗曰士無賢不肯入朝見
美惟陛下明察邕初蒙訊責便繫牢戶水不入口者逾
五日氣息奄奄惟更是聽事生吏口迫邕手奪貸人蠶
種以為枉法市羅貢奉指為姦賊于是既使明堂宇捉
嚴固號天訴地誰肯為聞泣血去國投骨荒裔永無還
期妄願使邕得充一卒効力王事膏血竭盡骨實沙壤
成邕夙心元入不肯邕後封南賊有功徙豐州司馬
元二十三年起為括州刺史終北海太守

論酷吏周利貞不宜復

張廷珪

出酷吏傳周利貞為武三思寵外甥殺
暉桓彥曉裴德元初裴告吏終身勿齒
韋後制史廷
珪執奏云云

陛下英斷聖明四海心服所翫美斷珍凶逆正朝廷是
也所謂聖明辨忠邪信賞罰是也利貞宗武舊黨鉅儒
拒敬自陛下登宸極布新政奪其班級遷之遐荒以乞
天下之望義士猶以罰輕為望今錫以朱紱委以藩維
是絀姦不必行也疏入遂寢未幾復授黔州都督加朝
散大夫庭珪表還制書曰利貞險薄小人附會三思傾
危朝廷殺害功臣人神憤慨痛毒至今東都搜獲其家
得金銀錦繡冒造制令當重貶且久擢朝廷使給使

使見忠於君者猶仇讎然使之入朝則亂國撫俗則傷
今據典要潘絲六品選三品何往日劉之而今日常
文宗乃止會廷議起為辰州長史朝集京師與魏
之州長史敬讓以父暉寬奏之陳利貞邕州刺史未幾

論蓋嘉運誇驕

裴耀卿

出本傳特進蓋嘉運被突厥擒還詔令經
畧吐蕃辭越未赴屯耀卿言於帝云云

嘉運精勁勇烈誠有餘然臣見其誇言驕色竊憂之恐
足與立事今盛秋防邊日月已薄當與軍中士卒相
見若不素講雖伏在一時恐非制勝萬全之計且兵未
及訓不能知法士未懷惠不可共心使幸而有功非師

唐書卷之七

卷之七

士

出以律之善又高人之命倚於將示不得已故鑿西門
而出今醉吹胡少醉屏自安非愛人愛國者不可不察
苟不易師且嚴格申約以責其行帝乃從嘉運言

與宋昱知銓事書

劉延

出本傳中書舍人宋昱知
銓事延方朝因進書云云

嘗稱知人則哲能官人則惠此唐虞以為難今文部始
論才終授位是知人官人而任其貴貴高擬車陶之聖
猶曰載采九德考績以九載今有司獨委一二小宰
言於一榻之判觀行於一牒之內何其易哉夫門
侯詞賦為體是以小治號教金龜欲為鼎鑪不可行

已故雖有周公尼父圖書易象之制以判貴之曾不及
徐度雖有至德以喋喋取之曾不若喬夫故干霄蔽日
巨樹也求尺寸之材必後於樛枝龍吟虎嘯希聲也尚
頌古之威必下於蛙龜豈不悲乎執事誠能先政事次
文學退觀其治家進察其臨師則龍鴻深沉之事亦可
窺其門闕矣

論三賢所長

李華

出元德秀傳華兄事德秀而友肅穎士
劉迅於是作三賢論或問所長華曰

德秀志當以道紀天下迅當以六經諧人心穎士當以
中古易今世德秀歆齊惠智迅感一物不得其五穎士

唐書卷之七

卷之七

士

乎吸折節而獲重祿不易一刻之安易於孔子之門皆
連者與使德秀攝師保之位瞻形容乃見其仁迅被鄉
佐服居賓友謀治亂根源參乎元精乃見其妙穎士若
百鍊之剛不可屈使當廢與去就一生一死間而後見
其節德秀以為王者作樂崇德天人之極致而辭章不
解是無樂也於是作破陳樂辭以討商周迅世史官述
禮易書春秋詩為古五經條貫源流備古今之變穎士
尤罪子長不編年而為列傳而後世因之非典制也自
春秋三家後非訓齊生人不錄然各有病元病酒劉病
其物蕭病貶惡太亟其能大重若與其節皆可為人師

鳴皋歌

李白

出楚辭

若有人兮思鳴皋阻積雪兮心煩勞
洪河凌兢不可以
經度冰龍鱗兮難容船遊仙山之峻極兮聞天籟之嘈
嘈霜崖縞皓以含雪兮若長風扇海湧滄溟之波濤玄
猿綠熊諶諶岌危咆柯振石腹騰慄鬼群乎而相號
崑崙以路絕掛星辰於巖壑逸君之歸兮動鳴皋之新
作交鼓吹兮彈絲觴清冷之池閣君不行兮何待若返
顧之黃鶴掃梁園之群英振大雅於東洛巾征軒兮歷

阻折尋幽居兮越嶽嶠盤白石兮坐素月琴松風兮寂
萬壑望不見兮心飢氣羅冥冥兮霰紛紛水橫洞以下
綠波小聲而上聞虎嘯谷而生風執裁銘而吐雲寡鵠
清淚飢鶩嘔呻塊獨處此幽點兮愀空山而愁人鷄黍
族以爭食鳳孤飛而無鄰蜺蜺嘲龍魚目混珍嫫母衣
錦云施負薪若使巢由桎梏於軒冕兮亦奚異乎夔龍
蹇躓於風塵哭何苦而救楚笑何誇而却秦吾誠不能
學二子沾名矯節以耀世兮固將棄天地而遺身白鵲
兮飛來長與君兮相親

說類員卿借并

李華

祿山反清河客李華年二十餘為郡人乞師於貞卿

曰

公昔唱大義河北諸郡恃公以為長城今清河公之而
鄰國家平日聚江淮河內錢帛於彼以贍北軍今有布
三百餘萬匹帛八十餘萬匹錢三十餘萬緡糧三十餘
萬斛昔計點噉甲兵皆贍其庫今有五十餘萬事戶七
萬口十餘萬竊計財足以三平原之富兵足以倍平原
之彊公誠資以士卒撫而有之以二郡為腹心則餘郡
如四支無不隨所使矣

真卿曰吾兵新集未練何暇及鄰然子之請兵欲何
為乎

華曰清河非力不足而借公之師也亦以觀大賢之名
義耳今仰瞻高意未有決辭定色僕何敢遽言所為乎
真卿奇之欲與之兵衆以為年少輕慮必無所成真
卿不得已辭之華就館復為書說真卿曰

清河去逆效順奉粟帛器械以資軍公乃不納而疑之
僕回轅之後清河不能孤立必有所繫託將為公西面
之彊敵公能無悔乎

貞卿大驚遽詣其館以兵六千借之送至境執手別

因問之曰兵已行矣可以言子之所為乎

少曰開朝廷遣程千里將精兵十萬出岷口賊遽險拒
之不得前今當引兵先擊魏郡執其守將分兵聞岷口
出千里之師因討及鄴以北至于幽陵然後帥諸同
盟合兵十萬南臨孟津分兵循河據守要害制其北走
之路計官軍東討者不下二十萬河南義兵西向者亦
減十萬公但當表朝廷堅壁勿戰不過月餘賊必有
潰相圖之變矣

其鄉曰善命參軍李擇交等將其兵會清河博平兵
五千人軍于堂邑祿山所署魏郡太守袁知恭逆戰

大敗遂克魏郡軍聲大振

請收兵討賊

建寧王倓

出通鑑祿山反玄宗入蜀父老病道請晉父
老請殺太子東賊賊取長安太子不可殺馬
國執陳曰

遂胡化關四海分崩不因人情何以興復今殿下從至
尊入蜀若賊兵燒絕棧道則中原之地拱手授賊矣人
情斷雖不可復合雖欲復至此其可得乎不如收西北
守邊之兵召郭李於河北與之併力東討逆賊克復兩
京削平四海使社稷危而復安宗廟毀而更存掃除宮
禁以迎至尊豈非孝之大者乎何必區區溫清為兒女

之熱乎
行乃使人白上上曰天也卒敗貞觀武元後二

唐文鑑卷之七終

唐文鑑卷之七

玄宗朝

其

唐文體卷之八

肅宗朝

大唐中興頌

元結

古文

天寶十四年安祿山陷洛陽明年陷長安天子幸蜀太子即位於靈武明年皇帝移軍鳳翔其年復兩京上皇京師於戲前代帝王有盛德大業者必見于歌頌若歌頌大業刻之金石非老于文學其誰宜為頌曰

噫嘻前朝孽臣姦驕為昏為妖邊將騁兵毒亂國經群生失寧大駕南巡百僚竄身奉賊稱臣天將昌唐繫朕

肅宗朝

肅宗朝

乙

我皇匹馬北方獨立一呼千麾萬旗戎卒前驅我師其東儲皇撫戎蕩穰群兇復服指期曾不踰時有國無之事有至難宗廟再安二聖重歡地開天開獨除妖災瑞慶大來兇徒逆傳涵濡天休死生堪蓋功勞位尊忠烈名存澤流子孫盛德之興山高日果萬福是膺能令大君聲容云云不在斯文湘江東西中直潯溪石崖天齊可磨可鐫刊此頌焉何千萬年

論王去榮罪不宜貸

賈至

山本傳將軍王去榮殺富平令杜微肅宗新得陝且惜去榮封詔賈死以誦人使自效賈云云

人諒亂必先示法令崇禮義漢始入關約法三章後

入者死不易之法也漢將軍去榮以朔方偏裨提數千

士不能整行列挾私怨殺縣令有犯上之逆或曰去榮

善守陝新下非去榮不可守臣謂不然李光弼守太原

猛千里守上黨許叔冀守靈昌魯足守南陽賈賁守雍

丘張巡守睢陽初無去榮未聞賊能下也以一能而免

死彼孤矢絕倫劍術無前者恃能犯上何以止之若捨

去榮誅將來是法不一而招罪人也惜一去榮殺十去

榮之材其傷蓋多彼逆亂之人有逆於此而順於彼乎

亂富平而治於陝乎悖縣令能不悖於君乎律令者大

唐文體卷之八

肅宗朝

乙

榮之律令陛下不可以一士小材廢祖宗大法

見素崔器皆以為法者天地大典王者不敢專也帝王

不擅殺而小人得擅殺者是以禍亂人主開元以前無敢

專殺者初廷也今有之是弱國家也太宗定天下陛下

所不教陛下可易之耶詔可

請罷分劔南節度使疏

出本傳通員氣教言永王璘叛肅宗召計事

除璘而節度使與來璘等率師會安陸方濟

師而王政李輔國惡其才出為蜀彭二州刺

史始上皇東還分劔南為兩節度百姓弊于

劔南雖名東西川其實一道自印關黎雅以抵南蠻由

南具時以余蜀之饒而山南佐之猶不能舉今裂梓潼等八州專為一節度歲月之計西川不得參也嘉陵比困夷獠日雖小定而夷瘠未平耕紡亡業衣食貿易皆資成都是不可得役亦明矣可稅賦者獨成都彭蜀漢四州而已以四州耗殘當十州之役其弊可見而言利者柄鑿萬端窮朝抵夕千案百牘皆取之民官吏懼譴責及隣保威以罰挾而逋逃益滋又關中比饑士人流入蜀者道路相係地入有訖而科歛無涯為蜀計者不亦難哉又平戎以西數城皆窮山之顛蹊險絕運糧束馬之路坐甲無人之鄉為戎狄言不足利戎狄為國

家言不足廣土宇奈何以彈丸地而困全蜀太平之人哉若謂已成之城不可廢已屯之兵不可收願罷東川以一劔南併力從事不爾非陛下洗盪關東清逆亂之急也蜀人又擾則貽朝廷憂

時議三篇

元結

出本傳肅宗問天下士有薦結可用者時史思明攻河陽帝將幸河東召結詣京師問所發言結自以始見軒陛拘忌諱恐言不盡情乃上時議三篇

其一曰議者問往年逆賊東窮海南淮漢西抵函秦北徼幽抑醜徒狼戾在四方者幾百萬當時之禍可謂劇而人心危矣天子獨以匹馬至靈武合弱旅阻疆寇師

又渭西曾不踰時摧鉤攘凶復兩京收河南州縣何其易耶乃今河北姦逆不盡山林江湖亡命尚多盜賊數犯州縣百姓轉徙踵係不絕將士臨敵而奔賢人君子遁逃不出陛下往在靈武鳳翔無今日勝兵而能殺敵無今日檢禁而無忘命無今日威令而盜賊不作無今日財用而百姓不流無今日爵賞而士不散無今日朝廷而賢者思仕何哉將天子能以危為安而忍以未安忘危耶對曰此非難言之前日天子恨愧陵朝為羯逆傷汙憤悵上皇幸巴蜀隱悼宗戚見誅側身勤勞不憚親撫士卒與人權位信而不疑渴聞忠直過弗諱改此

以弱制疆以危取安之繇也今天子重城深宮燕和而居凝冕大昕纓佩而朝太官具味視時而獻太常備樂和聲以薦國機軍務叅籌乃敢進百姓疾苦時有不聞虜舅良馬官籍美女與服禮物休符瑞牒日月九備朝廷歌頌盛德大業聰而不厭四方貢賦爭上尤異諸臣賴官怡愉天顏文武大臣至於庶官皆權賞踰望此所以不能以疆制弱以未安忘危若陛下視今日之安能如靈武時何寇盜強弱可言哉其二曰議者曰吾聞士人共自謀昔我奉天子推幽逆勝則家國兩全不勝則兩忘故生死決于戰是非極於諫今吾名位重財貨足

爵賞厚勤勞已極外無仇讎害我內無窮賤迫我何毒
當鋒刃以近死忤人主以近禍乎又聞曰吾州里有病
父老母孤兒寡婦皆力役乞丐凍餒不足况於死者人
誰哀之又聞曰天下殘破蒼生危窘受賦與役者皆寡
弱貧獨流亡死徙悲憂道路蓋亦極矣天下安我等豈
無歎歎自處若不安我不復以仁信忠義方直死矣人
且如此奈何對曰國家非歆其然蓋失於太明太信耳
夫太明則見其內情將藏內情則罔惑生下能令必信
信可必矣而太信之中至姦尤惡之如此遂使朝廷亡
公直天下失忠信蒼生益寃結將歆治之能無端由吾

蕭宗朝

五

等議於野又何所及其三曰議者曰陛下思安蒼生戒
姦逆圖太平勞心悉精於今四年說者異之何哉對曰
如天子所思說者所異非不知之凡有詔令丁寧事皆
不行空言一再頗類諧戲今有仁恤之令憂勤之誥人
皆族立黨語指而議之天子不知其然以為言雖不行
猶足以勸彼沮勸在乎明審均當而必行也天子能行
已言之令必將來之法雜僑韓制拘忌煩令一切蠲蕩
任天下賢士屏斥小人然後推仁信威令謹行不惑此
帝王常道何為不及帝悅曰卿能破朕憂懼右兵曹參
軍山南西道節度參謀陸贄五

議盧奕謚

出賣

荀息殺身於晉不食言也玄冥勤其官而水死守位忘躬也伯姬待姆而火死先禮後身也彼死之日皆於事無補然則祿山之亂大於里丕奕任庶察切於玄冥之官分命所繫不啻保姆逆黨兵威烈於水火于斯時也能與執于戈者同其戮力挽之不去推之不去全操白刃之下孰與懷安偷生者同其風請謚曰貞烈

蘇源明

出本傳史思明陷洛陽有詔幸東
京將觀征源明因上疏諫云云

唐文鑑卷之八

蕭宏朝

大

溝兩積時道路方梗誠不可一也自春大旱秋苗耗半
 歛獲未畢先之以清道之役申之以供頓之苦甚不可
 二也每立殿廊見旌旗之下餓夫執爨仆于行間日見
 二三市井餒餒求食死于路傍日見四五甚不可三也
 姦夫盜兒連牆接棟磨礪以須陛下之出御史大夫必
 不能澄清禁止甚不可四也聖皇巡蜀之初都內財貨
 吏民資產糜散于道路之手至有乘馬駛驢入宣政紫
 宸者况陛下初有四海威制不及曩時遠矣今茲東行
 殆賊臣誘掖陛下而已詩曰三星在天當謂危亡在於頃
 刻臣不勝嗚咽為陛下痛之願速罷幸不然窮民樂禍

已扼腕於下甚不可五也方今河洛騷然江湖凝滯詩

曰中原有蕞庶民采之被思明楚元皆采蕞之人也陛

下何遽輕萬乘而速成之邪甚不可六也大河南北舉

冠盜王公以下稟稍匱絕將士糧賜僅支日月而中

宵冗食不減往年黎園雜伎愈盛今日陛下未得穆然

高枕殆繇此也自非中書指使太常正樂外頒一切放

歸若長牒勿事須五六年後隨事蠲省今聚而仰給甚

不可七也李光弼拔河陽王恩禮下晉原衛伯玉拂焉

者過析支不日可至御史大夫王玄志猷坐閤臨函都

汝州刺史田南金踰關口過二室節景山凌淮泗氣然

而西汪賊失勢蹙于緱山之下北不敢逾孟津東不敢

過颶子計日反接而至矣陛下不坐而受之乃欲親往

徇一朝之怒甚不可八也王者之於天地神祇享之以

牲幣而已記曰不祈方士被滂巫惡祝妄有開說甚不

可九也天子順動人皆幸之之謂幸人皆病之之謂不

幸臣等夔佛視聽懸伏赤墀之下頓顙流涕而出雖陛

下優容貸罪凡百之臣必昌言于朝萬口謗于外甚不

可十也臣聞子不諍於父不孝也臣不諍於君不忠也

不孝不忠為苟榮冒祿國軍之物不若也臣雖至賤不

能變身國軍之中將使樵夫指而笑之帝嘉其切直

唐文粹卷之八
肅宗朝
七

弟古戰場文

李華

本傳華作此文極思研靡已成汗為讀書示
蕭穎士穎士讀之稱上華問今誰可及穎士
曰君加精思便能
至矣華指焉而服

浩浩乎平沙無垠變不見人河水縈帶群山糾紛點兮
慘悴風悲日曛蓬斷草枯凜若霜晨鳥飛不下獸挺亡
群亭長告余曰此古戰場也嘗覆三軍往往鬼哭天陰
則聞傷心哉秦歟漢歟將近代歟吾聞夫齊魏徐成荆
韓召募萬里奔走連年暴露沙草晨牧河水夜渡地闊
天長不知歸路寄身鋒刃腸膽誰訴秦漢而還多事四
夷中州耗散無世無之古稱戎夏不抗王師文教失宜

唐文粹卷之八
肅宗朝
八

武臣用奇奇兵有異於仁義王道迂闊而莫為嗚呼意
嘻吾想夫北風振漠胡兵伺便主將驕敵期門受戰野
壘旄旗川迴組練法重心駭威尊命賤利鏖穿骨驚沙
入面主客相搏山川震眩聲折江河勢崩雷電至若窮
陰凝閉漂冽海隅積雪沒脛堅冰在鬚驚鳥休巢征馬
踟躕繒纒無溫隨指裂膚當此苦寒天假強胡慙凌殺
氣以相翦屠徑截輜重橫攻士卒都尉新降將軍復沒
苑墳巨港之岸血滿長城之窟無貴無賤同為枯骨可
勝言哉鼓衰兮力盡矢竭兮弦絕白刃交兮寶刀折兩
臂墜兮生死決降矣哉終身夷狄戰矣哉暴骨沙礫焉

無聲兮山寂寂夜正長兮風所所魂魄結兮天沉沉鬼
神聚兮雲幕幕日光寒兮草短月色蒼兮霜白傷心慘
自有如是耶吾聞之牧用趙卒大破林胡開地千里逃
遁匈奴漢傾天下財殫力瘁任人而已其在多乎周逐
徐化北至大原既城朔方全師而還飲至策勲和樂且
閑穆穆棟棟君臣之間秦起長城竟海為關荼毒生靈
萬里朱殷漢擊匈奴雖得陰山枕骸遍野功不補患蒼
蒼蒸民誰無父母提携拊負畏其不壽誰無兄弟如足
如手誰無夫婦如賓如友生也何恩殺之何咎其存其
沒家莫聞知人或言將信將疑娟娟心目窺窺見之

唐文鑑卷之八

李翰

九

傳張巡功狀表

李翰

出本傳張巡死節睢陽人頌其功以為
降賊爾宗未及知翰傳巡功狀表上之

臣聞聖主褒死難之士養死事之孤或親推轎車或追
建邑封亭死以慰生撫存以答亡君不遺於臣臣亦不
背其君也自逆胡構亂睢陽引幽朔以吞河南故御
中丞贈揚州大都督張巡忠誼奮發率為合中雅丘
忠賊心腹及魯吳棄甲宛葉哥舒翰收績潼關賊遂盜

唐文鑑卷之八

李翰

十

神機賊時一京南臨漢江西逼岐淮羣帥列城望風出
奔巡守孤城不為却賊歎遠出巡後以擾江淮巡退軍
睢陽扼東南咽喉領自春迄冬大戰數十小戰數百以弱
制疆出奇無窮殺賊凡十餘萬賊不敢越睢陽取
江淮江淮以完巡之力也城孤糧盡外救不至猶奮
起病摧鋒陷堅三軍敬賞而食知死不叛城陷見執卒
無撓詞慢叱兇徒精貫白日雖古忠烈無以加哉議者
罪巡以食人惡巡以守死臣竊痛之夫忠者臣之教恕
者法之情巡握節而死非虧教也折骸以繫非本情也
春秋以功覆過書赦過宥刑在易過惡揚善為國者錄
用棄瑕今者乃欲議巡之罪是廢教黜節不以功掩過
不以刑恕情善可過惡可揚殺錄而用棄非所以獎人
倫明勸戒也且祿山背德大臣將相比肩從賊巡官不
朝宴不坐無一伍之士一節之權徒奮身死節以動義
旅不謂忠乎以數千卒橫挫賊鋒若無巡則無睢陽無
睢陽則無江淮有如賊因江淮之資兵廣而財積根結
盤據西向以拒雖終賊滅其曠日持久必矣今陝鄂一
戰犬羊駭北王師震其西巡扼其東北天使巡舉江淮
以待陛下師至而巡死不謂功乎古者別國侵伐猶分
災救患諸將同受國恩奉辭伐罪巡固守亦待外援援

不至而食盡食盡而人則巡之情可求矣假巡守城之制已計食人損數百衆以全天下臣尚謂功過相掩况非素志乎夫子制春秋明褒貶齊桓公將封禪略不實晉文公召王河陽書而諱之巡蒼黃之罪輕於僭禪興復之功重於糾合今巡子亞夫雖得官不免飢寒江淮既巡所保戶口充完宜割百戶俾食其子且疆死為厲有所歸則不為災巡身首分裂將士骸骼不掩宜於睢陽相擇高原起大冢招魂而葬旌善之義也臣少與巡遊哀巡死難不觀休明唯令名其榮祿也若不時紀錄日月浸悠或掩而不傳傳而不實巡生死不遇誠可

唐文鑑卷之八

肅宗朝

士

悲悼謹撰傳一篇昧死上儻得列于史官死骨不朽

是感而巡大節白於世義士多之

代宗朝

諫管章敬寺

高郢

出本傳代宗為太后營章敬寺即以此白衣上書諫云云

陛下大孝因心與天罔極蒸蒸之恩要無以加臣謂悉力追孝誠為有益妨時則人不得無損捨人就寺何福之為昔魯莊公丹桓公廟楹而刻其捕春秋書之為非禮漢孝惠孝景孝宣令即園諸侯立高祖文武廟至元帝與博士議即斟酌古禮亦罷之夫廟猶不越禮而立

況寺非宗祏所安神靈所宅乎殫萬人之力邀一切之報其為不可亦明矣問者昆吾孔熾荐食生人百姓懷靡無日不惕遣將攘却亡尺寸功隴外壤地委諸豺狼太宗艱難之業傳之陛下下一夫不獲尺土見侵告成之時猶恐有闕况用武以來十三年傷者不救死者不收繕卒補乘于今未已夫興師十萬日費千金計十三年舉百萬之衆資糧靡獲取足於人勞罷宛轉十不一在父子兄弟相視無聊延頸嗷嗷以投王命縱未能出桑財贍寡猶當稍息勞弊以噢休之奈何戎虜未平長池未復金華未戢疲人未撫太倉無終歲之儲大農有

唐文鑑卷之八

代宗朝

士

推鮒之弊歆以此時興力役哉比八月雨不潤下菽麥失時黔首狼顧憂在艱食若遂不給將何以救之無寺猶可無人其可乎然土木之勤功用之費不虛府庫將焉取之府庫既竭則又錄求若人不堪命盜賊相挺而興戎狄乘間以為風塵得不為陛下深憂乎臣聞聖人受命於天以人為主苟功濟于天天人同和則宗廟受福子孫蒙慶傳曰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天子之孝也又曰無念爾祖率修厥德既受帝祉施于孫子是知王者之孝在於承順天地嚴配宗考恭慎德教以歸此民解四海之內懽心助祭延福流祿永永無窮未聞

樹梵宮彫琢金玉之為孝將夏禹卑宮室盡力溝洫人
至于今稱之梁武帝窮土木飾塔廟人無稱焉陛下若
節用愛人當與夏后齊美何必勞人動衆踵梁武遺風
事又制作之初伎費尚淺人貴量力不貴必成事貴尚
所不貴必遂陛下若回恩惠從人心則聖德孝思格于
天地千壽萬祿先后受之曾是一寺較功德耶善奏未報

複上言

王者將有為也將有行也必稽于衆而順乎心則自然
之福不求而至未然之禍不除而絕臣聞神人無功者
不為有功之功聖人無名者不為可名之名不為有功

唐文鑑卷之八

代宗朝

三

之功故功莫大不為可名之名故名莫厚古之明王積
善以致福不費財以求福脩德以消禍不勞人以攘禍
陛下之營作臣竊惑之若以為功則天覆地載陰施陽
化未嘗有為也若以為名則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未嘗
有待也若以致福則通于神明光于四海不在費財若
以攘禍則方務厥德罔有天災不在勞人今興造趣急
人徒竭作土木並起日課萬工不遑食息榜笞痛盈於
道路以此望福臣恐不然臣願戢定多難勵精思治務
行寬仁以幸天下今周遠詳情徇左右過計臣竊以爲
下情之納

常則將以下皆使由擇縱有情故十猶七全則辟吏之
法已試於今但未及於州縣耳

唐文鑑卷之八終

唐文鑑卷之八

三月

五

德宗朝

乞朝廷贖顏真卿疏

張薦

出本傳顏真卿為希烈所拘兄子岬及家僕奏事五輩皆留內客省不得出為上疏言

去正月中真卿奉使淮西期不先戒行無素備受命之後不宿於家親黨不違告別介副不及陳請尋僅單騎即日載馳冒姦鋒於臨汝折元惡於許下捐軀仗義威詒群凶遂令脅制者回慮忠勇者肆情周會奮發於外幸清伺應於內希烈蒼黃窘迫奔固舊允蓋真卿義風所激也真卿逮事四朝為國元老忠直孝友羽儀王室

唐文鑑卷之九

德宗朝

乞

行年八十被羸老之疾拘囚環堵之間顧盼鈞戟之下吁嗟憤懣失寢忘食不知悲翁何以堪此伏聞希烈之母連念幼子目不絕泣求責希烈又希烈妻祖母郭及妻妹封逮捕京師此三人晉之無益請寘境上以贖真卿先降詔書分明諭告且希烈知真卿人望不敢加害既無嫌隙但因循未遣耳若歸其親愛賊亦何憾還一使哉臣又聞真卿所遣兄子岬及家僕從官奉表來者五輩皆留中其子頤等拳拳實希一見望許休澣告以安否疏奏希烈不報

諫元陵制度優厚

令狐道

出本傳德宗立詔元陵制度務極優厚當場焚藏葬用度岬諫曰

臣伏讀漢制向論山陵之誠良史容歎何者聖賢勤儉不作無益昔舜葬蒼梧弗變其肆禹葬會稽不改其制周武葬畢陌無丘隴漢文葬霸陵不起山墳禹非不忠啓非不順周公非不悌景帝非不孝其奉君親皆以儉殺為無窮計宋文公厚葬春秋書華元為不臣桓魋為石槨夫子以為不如速朽由是觀之有德者葬薄無德者葬厚章章可見陛下仁孝切於聖心然尊親之義貴合于禮先帝遺詔送終之制一用儉約不得以金銀緣飾陛下奉先志無違物若務優厚是乖顧命懿經義

唐文鑑卷之九

德宗朝

二

臣竊疑之今敕令出望遠詔有司從遺制便謂若曰朕頃讀山經不遠若親于忠敢不聞義而從奉以始終哉古遺直何以加哉

論關中事宜狀

陸贄

出本傳時楊難敵討賊河北久不決清濟師李希烈延襲賊部問策安出贄奏云

夫人君之柄在明其德威立國之權在審其輕重德與威不可偏廢也輕重不可倒持也蓄威以昭德偏廢則危居重以馭輕則危也失重則輕矣謂德之門也陛下天錫勇智忠

代德內震疊莫敢寧居此誠

英主懸龍旗物不得已而用之然威武四加非謂蓄矣
所可兢兢保惜慎守而不失者唯居重馭輕之權耳陛
下果於成務急於應機竭國以奉軍傾中以資外倒持
之勢今又似焉臣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
理天下者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則小大適稱而不
悖焉身所以能使臂者身大於臂故也臂所以能使指
者臂大於指故也王畿者四方之本也京邑者又王畿
之本也其勢當令京邑如身王畿如臂四方如指故用
即不悖處則不危斯乃居重馭輕天子之大權也非獨
為御諸夏而已抑又有鎮撫戎狄之術焉是以前代之

制轉天下租稅委之京師使郡縣豪傑處之陵邑選四
方壯勇實之邊城其賦役則輕近而重遠也其惠化則
悅近以來遠也太宗既定大業萬方底乂猶務戎備不
忘慮危列置府兵分隸禁衛大凡諸府八百餘所而在
關中者殆五百焉舉天下不敵關中則居重馭輕之意
明矣承平漸久武備寢微雖府衛俱存而卒乘罕習故
祿山竊倒持之柄乘外重之資一舉滔天兩京不守尚
賴經制頗存典刑疆本之意則忘公逆之備猶在加以
諸牧有馬每州有糧故肅宗得以為費中復興運乾元
之後大憝初夷繼有外虞悉師東討邊備弛弛禁戎亦

空吐蕃乘虛深入為寇故先皇帝莫與為禦避之東遷
是皆失居重馭輕之權志深根固抵之慮陛下追想及
此豈不為之寒心哉尚賴宗社威靈先皇仁聖撫御醜
類再安宸居城邑具全宗廟無貲足以見天意之於皇
躬保佑深矣故示大儆將弘永圖陛下誠宜上副玄心
下察時變遠考前代成敗近鑒國朝盛衰垂無疆之休
建不拔之業今則勢可慮慮又甚於前先皇帝還自陝
郭懲艾往事稍益禁衛漸脩邊防是時關中有朔方河
原隴右三帥以扞西戎河東有太原全軍以控北虜此
四軍者皆聲勢雄威士馬精強又徵諸道戍兵每歲來

秋備塞尚不能保固封守遠其奔衝京師戒嚴比比而
有陛下嗣膺寶位歲時雖遠而憂勤未已夷猶肆毒蓋舉國
來寇志吞恨梁食冒既解獲亡幾盡遂求通好少息交
侵蓋緣馬喪兵疲務以計謀稍緩固非畏威懷德必欲
守信結和所以歷年優柔竟未堅定要約息兵稍久真
馬漸蕃必假小事忿爭因獲大肆侵掠借如吐蕃實和
回訖無憾戎狄貪詐乃其常情苟有便利可窺豈肯端
然自守今朔方太原之衆遠在山東神策六軍之兵繼
出關外儻有賊臣暗寇黠虜觀邊伺隙乘虛微犯事障
未審陛下其何以禦之則聞伐叛之初議者多易其事

余謂有征無戰役不逾時計兵未甚多費未甚廣於
事為無擾於人為不勞曾不料兵連禍拏變故難則日
引月長漸乖始圖故肅志以兵為凶器戰為危事至戒
至慎不敢輕用之者蓋為此也當勝而反敗當安而倒
尤變亡而為存化小而成大在獲掌之間耳何可不畏
而重之乎往歲為天下所患咸謂除之則可致昇平者
李正己李寶臣梁崇義田悅是也往歲為國家所信咸
謂任之則可除禍亂者朱滔李希烈是也既而正己死
李納繼之寶臣死惟岳繼之崇義卒希烈叛惟岳戮朱
滔携然則往歲之所患者四去其三矣而患竟不衰往

唐文鑑卷之九

德宗朝

五

歲之所信者今則有叛矣而又難保是知立國之安危
在勢任事之濟否在人勢苟安則異類同心也勢苟危
則舟中敵國也陛下豈可不追鑒往事惟新令國循備
養之柄以靖人後倒持之權以回國而乃孜孜汲汲極
思勞神徇無已之求望難必之效其於為人除害之意
則已至矣其為宗社之計恐未至焉自頃將帥征伐
未盡敵者以藉口則請師陛下乃為之輟遣軍缺緩
衛盈內寇之焉竭武庫之兵召將家之子以益師
養之膏以增尉備且未戰則曰走財陛下又為之
虛貸商賈傾司府之幣設請權之科關輔之間徵發已

甚宮苑之內衛衛不全萬一有如朱滔希烈固圉造
竊發如畿驚犯城闕復何以備之且今之關中即古者
邦畿千里之地也王業根本於是在焉豪勇之在關中
者與籍於營衛不殊車乘之在關中者與列於稅牧不
殊財用之在關中者與貯於帑藏不殊有急而頃一朝
可取今執事者先拔其本棄重取輕所謂倒持太阿授
人以柄議制置則疆幹弱枝之術反語緩懷則悅近來
遠之道非陛下幸聽愚計使李希烈東洛懷光救襄城
希烈必走請神策及將家子東行應援者悉可追還其
京城及畿縣所稅間採權酒抽賣資商點召之令一切

唐文鑑卷之九

德宗朝

六

停之則端本整弊之術也

叙遷幸之由

陸贄

出本傳帝幸奉慶故每有赴貴贊以為贊起
若乃群臣罪重者皆贊起而護之因曰贊不召
有天命贊過而上書云云

自安史之亂朝廷因循而諸方自擅地未嘗會朝
陛下將一區宇乃命將與師以討四方一人征行十室
資奉居者疲饋轉行者苦鋒鏑去番騷然而閭里不寧
矣聚兵日衆供費日博常賦不給乃議蹙限而加歛
加歛既殫乃別配之別配不足於是權筭之科設率
之法興禁防滋章更不堪命衆衆發于追呼膏血竭于

管糧此無救然而郡邑不寧與邊陲之虞以保封疆
衛之旅以備巡警邦之大防也陛下悉而東征邊備空
弱又搜私牧責將家以出兵籍焉夫私牧者元勳貴戚
門也將家者統帥岳牧之後也其復除征伐舊矣今
其畜牧事其子孫巧假以給資裝破產以營卒乘元
臣貴位執不辟體方且稅族王之虛算裨販之緡責不
見優近不見異群情鬱然而開饒不寧矣陛下又謂百
廢弛廢則持義以掩恩任法以成理斷失於太速察傷
於太精斷速則寡恕于入而疑似不容辨也察精則多
猜于物而億度未必然也寡恕而下懼禍故反側之業

生多猜而下防嫌故苟且之惠作由是叛亂繼產愈繼
並與非常之虞惟人主獨不聞凶卒故行白晝犯關重
門無結章之禦環衛無誰何之人陛下雖有股肱之臣
耳目之佐見危不能竭誠臨難不能効死是則群臣之
罪也陛下方以興衰讀之天命亦過矣書曰天視自我
人視天聽自我人聽則天所視聽皆因於人非人事外
自有天命也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此捨入事推天必
不可之理也易曰自天祐之仲尼以謂祐者助也天之
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是以祐之
易論天人祐助之際必先履行而吉凶之報象焉此天

命在人豈昭昭矣人事治而天降亂未之有也人事亂
而天降康亦未之有也尚恐有可疑者請以近事證之
自比兵興物力耗竭人心驚疑如風濤然洶洶靡定族
謀聚議謂必有變則京師之人固非悉通占術曉天命
也則致寇之由豈運當然夫理或生亂亂或資理有以
無難而亡多難而興理或生亂者恃理而不脩也亂或
資理者遭亂而能治也無難而失者忽萬幾之重而忘
憂畏也多難而興者涉庶事之艱而知救慎也今生亂
失守之事不可追矣其資理興邦之業在刻勵而慎脩
之當至危之機得其道則興失則廢其間不容復有所
悔也惟勤思而熟計之捨已以從衆違欲以遵道速脩
佞親忠直推至誠去逆詐斯道甚易知甚易行不耗神
不勑力第約之於心耳何憂乎亂人何畏乎厄運何慮
乎不寧哉

奉天論延訪朝臣表
陸贄
出通鑑上開陸贄以當今切務贄以為在茲
審察群情旬日無所施行贄又上疏云云

臣聞立國之本在乎得衆得衆之要在乎見情故仲尼
以為人情者聖王之田理道所由生也是則時之否泰
事之損益萬化所繫必因人情情有通塞故否泰生情
有厚薄故損益生通天下之情者莫智於聖人盡聖人

之心者莫深於易象其列卦也乾上坤下乃為乾下坤上乃為否其取象也損上益下則曰益損下益上乃為損乾為天為君坤為地為臣天在下而地處上於位非矣而反謂之泰者上下交故也君在上而臣處下於義順矣而反謂之否者上下不交故也氣不交則廢物不育情不交則萬邦不和天氣下降地氣上騰然後歲功成君澤下流臣誠上達然後理道立損益之義亦猶是焉上約已而裕於人必悅而奉上矣其不謂之益乎上蔑人而肆於己必怨而叛上矣其不謂之損乎然則上下交而泰不交而否自損者人益自益者人損

情之得失豈容易哉故喻君為舟喻人為水言水能載舟亦能覆舟也舟即君道水即人情舟順水之道乃浮遠則沒君得人之情乃固失則危是以古先聖王居人之上也必以其心從天下之心而不敢以天下之人從其欲乃至兢兢業業一日萬幾夫幾者事之微也以聖人之德天子之尊且猶慎事之微乃至一日萬慮豈不以居上接下懼失其情歟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則萬幾之慮不得不精也危則覆舟之誠不可不畏也夫於物以意宣意以言言或是非莫若考於有跡跡或莫若驗於已行自昔王業盛衰君道得失史冊盡

在繁然可徵與衆同歎靡不興違衆自用靡不廢從善納諫靡不固遠賢耻過靡不危陛下以明威照臨以嚴法制斷流弊日久浚恒太深遠者驚疑而阻命逃死之亂作近者畏懾而偷容避罪之態生人各隱情以言為諱至於變故將起億兆同憂獨陛下恬然不知方謂太平可致陛下以今日之所親驗往時之所聞孰真孰虛何得何失則事之通塞備詳之矣人之情偽又盡知之矣不然則何以孚聖懷揚令聞新遠邇之聽歸反側之心乎前承德音訪及庸鄙敢緣斯議輒以獻聞自爾以來反覆千慮愚智有分信非可移至今拳拳猶滯所見

不勝愚誠懇款謹復布露以聞

論推誠接下狀

陸贄

出本傳贄勸帝接群臣使極言得失無忌上以陳言為事則自於街歸過於朕常問道說實問則窮所以近來不多對人贊以書對云云

昔人有因噎而廢食者又有懼溺而自沉者其為防患不亦過哉願陛下鑒之毋以小虞而妨大道也臣聞人之所助在信信之所本在誠一不誠心莫之保一不信言莫之行故聖人重焉傳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物者事也言不誠即無所事矣匹夫不誠無復有事王者賴人之誠以自固而可不誠於人乎陛下所謂誠

信以致害者臣竊非之孔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陛下可審其言而不可不信可慎其所與而不可不誠所謂民者至愚而神夫蚩蚩之倫或昏或鄙此似於愚也然上之得失靡不辨好惡靡不知所秘靡不傳所為靡不効馭以智則詐示以疑則偷接不以禮則其徇義輕撫不以情則其效忠薄上行則下從之上施則下報之若景附形若響應聲故曰惟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不盡於已而責盡於人不誠於前而望誠於後必給而不信矣今方鎮有不誠於國陛下與師伐之臣有不信於

唐文鑑卷之九

德宗朝

上

上陛下下令誅之有司奉命而不敢赦者以陛下所有責彼所無也故誠與信不可斯須去已願陛下慎守而力行之恐非所以為悔也傳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仲虺歌成湯之德曰改過不吝吉甫美宣王之功曰褒職有闕仲山甫補之夫成湯聖君也仲虺聖輔也以聖輔贊揚聖君不稱其無過而稱其改過周宣中興賢主也吉甫文武賢臣也以賢臣歌頌其主不美其無闕而美其補闕則聖賢之意貴於改過較然甚明蓋過差者上智下愚所不免惟智者能改而之善愚者耻而之非也中古以降其臣尚諛君亦自聖掩威德行小

道乃有人則造膝出則號辭由此滋善由此沮天子意猶此感爭臣罪由此生禍道行而害斯甚矣太宗有文武仁義之德理致大平之功可謂盛矣然而人到于今以從諫改過為稱首是知諫而能從過而能改帝王之大烈也陛下謂諫官論事引善自予歸過於上者信非其美然於盛德未有虧焉納而不達傳之適足增美拒而違之又安能禁之勿傳不宜以此梗進言之路也聖人不忽細微不侮寡言無驗不必用質言當理不必達遜於志不必然逆於心不必否異於人不必是同於衆不必非辭拙而效迂者不必愚言甘而利重者不必智考之以實惟善所在則可以盡天下之心矣夫人情蔽於所信阻於所疑惑於所輕溺於所欲信偏則聽言不盡其實故有過當之言疑甚則雖實不聽其言故有失實之聽輕其人則遺可重之事欲其事則存可棄之人苟縱所私不考其實則是失天下之心矣故常情之所輕聖人之所重不必慕高而好異也陛下又以雷同道說加質則窮臣謂陛下雖窮其辭而未窮其理能服其口而未服其心且下之情莫不願達於上上之情莫不求知於下然而下常苦上之難達上常苦下之難知若是者何九弊不去也所謂九弊者上有六下

唐文鑑卷之九

德宗朝

上

難知若是者何九弊不去也所謂九弊者上有六下

三奸勝人耻聞過騁辯給術聰明厲威嚴恣驕慢上之
驕也諂諛頤望長儒下之弊也好勝而耻過必甘佞辭
忍直言則諂諛者進而忠實之語不聞矣騁辯而術明
必折人以言虞人以詐則頤望者自便而切摩之益不
盡矣厲威而恣慢必不能降情接物引咎在已則畏懦
者至而情理之說不申矣人之難知堯舜所病胡可以
一酬一詰而謂盡其能哉夫欲治天下而不務得人心
則天下固不治矣務得人心而不勤接下則心固不可
得矣務接下而不辨君子小人則下固不可接矣務辨
君子小人而惡直嗜諛則君子小人固不可辨矣趨和
唐文鑑卷之九

宋宗朝

主

論尊號

陸贄

出奏議術者言國家死澤
宜有變更上以問贄對曰

臣聞德合天者謂之皇德合地者謂之帝德合人者謂
之王父天母地以養人理物各得其宜者謂之天子是
皆至尊之殊號極美之大名雖欲變更無踰於此故漢
魏神農皇帝堯舜自生人已來君德之最神聖者天下
尊之莫之亦已至矣而其指以為號者或曰皇或曰帝

論赦書事條

陸贄

出本傳上以中書所
撰赦文示贄贄上言

頃日一字且猶不兼禹湯繼興莫匪大聖尚自菲薄
為王嘉秦德衰於殷周而名竊於義韓蕪皇與帝始
總稱之流及後代昏僻之君乃有聖烈天元之號是知
人主輕重不在名稱崇其號無補於微猷損其名不傷
於德美然而損之有謙光稽古之善崇之獲矜能納諂
之譏得失不侔若然可辨况今時遭屯否事屬艱難尤
宜懼思以自貶抑必也俯稽術數須有變更與其增美
稱而失人心不若黜舊號以祇天戒天時人事理必相
扶人既好謙天亦助順陛下誠能斷自宸鑒煥發德音
引咎降名深自剋責惟謙與順一舉而二美從之外可
以收物情內可以應玄運上可以高德於遠古下可以
垂法於無窮興廢與變皆失至明也損益飾收美利大
知也前聖之所以永保鴻名常為稱首者達於茲義而
已矣陛下何恠而不革反欲加元號以受實患哉

言又不切人誰肯懷故然不至者物不感損不傷并
器不禁夫悔過不得不潔引咎不得不盡招延不可不
廣潤澤不可不弘使天下聞之亦然一變人人得其所
然安有不服哉其須改革糾條已別封上臣聞知過非
難改之為難言善非難行之為難易曰聖人感人心而
天下和平夫感者誠發於心而形於事事或未諭故宣
之於言言必顧心必副事三者相合乃可求感惟陛下
下先斷厥志以施其辭度可行者而宣之不可者措之
無奇於言以重取悔

請罷瓊林六盈二庫

陸贄

唐文苑英華卷之九

德宗朝

主

出通鑑上於行宮無下附諸道貢
獻之物榜曰瓊林六盈二庫贄云

示人以義其患猶私示人以私患必難弭故聖人之立
教也賤貨而尊讓遠利而尚樸天子不言有無諸侯不
言多少百乘之室不畜聚斂之臣夫豈皆能忘其欲賄
之心哉誠懼賄之生人心而開禍端傷風教而亂邦家
耳是以務鵠飲而厚其幣積之積者臣之富也務散發
而收其兆族之心者天子之富也天子所作與天同方
生之長之而不恃其為成之收之而不私其有付物以
道混然忘情取之不為貪散之不為費以言乎體則傳
大以言乎術則精微亦何必說廢公方崇聚私貨降

唐文苑英華卷之九

德宗朝

主

變支是行私也不給經費非宣利也物情難忍不亦宜
乎智者因危而建安明者矯失而成得陛下誠能近想
重園之枝憂追戒平居之專欲器用取給不在過費衣
食所安必以分下凡在二年貨賄盡令出賜有功坦然
布懷與眾同欲是後納貢必歸有司每獲珍華先給軍
賞環異織麗一無上供惟赤心於其腹中降殊恩於其
望外將卒慕陛下必信之賞人思建功兆庶悅陛下改
過之誠孰不歸德如此則亂必靖賊必平是乃散小儲
成大儲損小寶固大寶也

即命撤

論進瓜菓人擬官狀

陸贄

出通鑑上幸崇州民有獻瓜菓者上欲以獻
試官按之贊謂爵位宜慎惜獻瓜菓者賜之
錢帛可也上以試官虛
名無損於事贊乃對曰

信賞必罰霸王之資也輕爵褻刑衰亂之漸也非功而
獲爵則輕非罪而肆刑則斃天寶之季嬖倖傾國爵以
情授賞以寵加紀綱始壞矣羯胡乘之遂亂中夏財賦
不足以供賜而職官之賞與焉職員不足以容功而散
祿之號行焉當今所病者在爵輕也設法貴之猶恐不
重若又自棄將何勸焉陛下謂試官為虛名豈思之未
熟耶夫立國惟義與權誘人惟名與利名近虛於教為
重利近實於德為輕凡所以裁是非立法制則存乎其
唐文鑑卷之九
德宗朝
七

義參虛實揣輕重則存乎委權專實利而不濟之以虛
則物有匱耗而不給矣專虛名而不副之以實則情有
誕漫而不趨矣故錫貨財列廩秩以彰實也差品列異
服章以飾虛也居上者達其變相頌以為表裏則為國
之權得矣按甲令而有職事官有散官有勳官有爵號
其掌務受俸者唯職事一官以序才能以位勳德所謂
施實利而寓虛名者也勳散爵號止於服色資蔭以叙
崇貴以甄功勞所謂假虛名佐實利者也今負外試官
與勳散爵號同然而突鎡鋒排禍難者以是酬之其為
用也可謂重矣今獻瓜一器菓一盛則授之彼忘軀命

者有以相謂曰吾之軀命乃同於瓜菓瓜菓草木也視
軀命若草木人誰為用哉今陛下既未有實利以敦勸
又不重虛名而濫施則後之立功者將曷用為賞哉

論續從賊中赴行在官狀

出通鑑上問近有卑官自山北來者率非良
士有邪建者論說賊勢最張皇案其事情
頗似竊賊如此之類更有數人若不追尋
恐成姦計仰試思之如何為便贊奏云

狀以任摠百揆者與一職之守不同富有萬國者與百
揆之體復異蓋華領其要卑主其詳尊尚恢弘卑務近
細是以練覈小事糾察微姦此有司之守也維御萬樞
選建庶長摠綱而衆目咸舉明選而群方自通此大臣
唐文鑑卷之九
德宗朝
八

之任也愚智薰納洪纖縻道蓋之如天容之如地垂統
駐績而熟其聰察匿瑕職瘳而務於包含不示威而人
畏之如雷霆不用明而人仰之如日月此天子之德也
以卑而僭用尊道則職廢于下以尊而降代卑職則德
喪于上職廢則事不舉德喪則人不歸事不舉者弊難
功而患輕人不歸者黨似微而禍重茲道得失所關興
亡聖王知宇宙之大不可以耳目周故清其無為之心
而觀物之自為也知億兆之多不可以智力勝故壹其
至誠之意而感人之不誠也異於是者乃以一人之德
寬而欲窮宇宙之變態以一人之防慮而欲勝億兆之

為欺後智彌精失道彌遠故宣尼述陶唐之盛曰惟天
為大惟堯則之周詩美文王之德曰不識不知順帝之
則是皆覆育萬物渾然大同無好無惡不忌不克之謂
也項籍納秦降卒二十萬慮其懷詐復叛一舉而盡坑
之其於防慮亦已甚矣漢高帝達大度天下之士至者
納用不疑其於備慮可謂疏矣然而項氏以滅劉氏以
昌蓄疑之與推誠其効固不同也秦皇嚴衛雄猜而刑
軻害其陰計光武寬容博厚而馬援輸其款誠豈不以
盛懷待人人亦思附任數御物物終不親情思附則感
而悅之雖寇讎化為心膂有矣意不親則懼而阻之雖

唐文鑑卷之九

德宗朝

九

骨肉結為仇讐有矣臣故曰茲道得失所關興亡伏惟
陛下累哲文思光被四表孝友勤儉行高百王然猶化
未大同俗未至理者良以智出廢物有輕待人臣之心
思周萬機有獨馭區寓之意謀吞眾略有過慎之防明
照群情有先事之察嚴東百辟有任刑致理之規威制
四方有以力勝殘之志由是才能者怨於不任忠蓋者
憂於見疑著勲業者懼於不容懷反側者迫於及討馴
致離叛搆成禍災兵連于外變起于內歲律未半乘輿
再遷國家艱也古未嘗有以陛下至聖之德而遭茲殷
憂之期天其或者欲大恢畧心微小失而崇丕業耳臣

謂陛下當奉若天意追咎已然凡所致寇之由悉已歸
知其故將革前弊以消群疑今承德音尚轉流設若未
悔禍何由弭災臣獲蒙過知又辱下問若務順旨是為
欺天庸敢捐陳廢樞開漏生歲初奮師旅四征不庭義
烈之徒人思自効捨逆歸欽者繼獻于闕下陳謀諫失
者爭請于禁門陛下能於此時乘軍氣之方雄因人心
之願盡輟沐吐哺虛襟坦懷海納風行不疑不帶功者
報之義者旌之直者獎之才者任之其或有忠而無補
於時敢言而不當其理亦必恕其妄作錄其善心率皆
優容以禮進退如此則海內風靡翕然歸心賢愚咸懷

唐文鑑卷之九

德宗朝

十

小大畢力最爾凶醜曾何足平臣固知久已理安必無
奉天之幸矣其所以孕禍胎而索義氣者在乎獨斷宸
恩專任睿明降附者意其窺覲輸誠者謂其遊說論官
率撓敗者猜其挾姦毀沮陳兇黨強狡者疑其為賊張
皇獻計者防其漏言進諫者憚其宣謗凡此之類悉貽
聖憂咸使拘晉謂之安置或詰責而實於客省或勞慰
而延於紫庭雖呵獎頗異其辭然於國閑一也既杜出
入勢同狴牢解釋無期死生莫測守護且峻家私不通
一遭繫維動歷年歲想其痛憤何可勝言由是歸化漸
稀而土封殆絕矣徇義之心既沮費從之黨彌堅而責

近之臣往來之使希望風旨詭辭取容唯揣樂聞不愛
失實咸言聖謀深遠策略如神小寇孤危城亡無日陛
下急於誅惡皆謂其事信然窮兵竭財坐待平一人心
轉潰寇亂愈滋遂至轂下生戎宮闈不守儻陛下能於
此際遽敷大號謝過萬方敘忠良見忌之冤而舉其尤
鯁亮者加之厚秩糾阿諛不實之罪而數其極姦妄者
處之大刑賞罰既明忠邪必辨以此臨下誰敢不誠以
此懷人何有不服過而能改亂亦遄安臣固知尋復京
師必無梁岷之遊矣陛下既關慎于始又失圖于中收
之西隅唯在茲日豈可復使一事紕繆一言過差哉今

賊泚未平懷光繼叛都邑城闕俱逾迭居關輔郊畿豺
狼雜處朝廷僻介於遠郡道路緣歷於連山杖策從君
其能有幾推心降接猶恐未多稍不禮焉固不來矣若
又就加猜劾且復囚拘使反者得辭來者懷懼則天下
有心之士安敢復言忠義哉卵胎不傷麟鳳方至魚鱉
咸若龜龍乃遊蓋悅近者求遠之資懷小者致大之術
也竊料邢建等輩必非助逆之徒假如過有張皇跡涉
疑似亦望矜愚惜軀屈法裕人並量器能隨事甄賞武
者捐之於戎伍文者付之於宰司大則授以職員次但
假其選序必有須離行在難處親軍則或除諸道一官

或委諸使錄用就其常分各稍加恩古人有言撫我則
吾盡我則離惠澤所及謳歌乃歸流聞四方孰不欣戴
晉趙毅鳴犢聖人輟行燕喜郭隗賢士繼往況乎天子
所作天下式瞻一言阻物則天下莫不自疑一事恤人
則天下莫不同悅固不可以小失為無損而不悔亦不
可以小善為無益而不行小猶慎之矧又非小願陛下
惟事無大小皆以覆車之轍為戒實宗社無疆之休

唐文鑑卷之九終

唐文鑑卷之十

德宗朝

平朱泚露布

于公異

抄文

唐開春司生榮秋主殺伐若終始殺化則不能成歲功
仁則順成暴則滅絕若一貫邪正則不能建大中是故
春秋序行則通元和而充氣母德刑具舉則叶王道而
經彝倫亂由是除兵不可去堯舜禹湯之德統元立極
之君或制五兵或張九伐蓋欲攘削奸寇保乂生靈補
弊熙之未洽佐聲教之不暨有以然者抑寔為何伏惟

唐文鑑卷之十

德宗朝

乙

陛下博博法於乾坤貞明俾於日月陶埏六籍表正萬
邦揚高祖太宗之耿光奉肅宗代宗之丕烈自纂大前
緒高居穆清率土承有截之風懷生無不遂之物邊鄙
或僻干戈爰設有征無戰許蔡侯首領之誅陸梁背誕
涇原生肘腋之變逆賊朱泚所以委身凶德假翮奸徒
熒惑我生人僭賊我神器聚為起穢之物腥彼宮門散
作句始之妖孳于躔次先皇懷柔河朔敦佑下人錄其
率化之績優以登賢之禮恩澤汪濊集凡庶之門名位
薰灼加闡茸之質冀華桀驁將馴太和殊不知惡木生
槿排之英 狗犬聚罕之主頃屬變興順動郊圻駐蹕

唐文鑑卷之十

德宗朝

二

而此乃嘯兇命醜阻兵安忍長戈指關流矢射天穿高
壙以鼠牙毒王師以蠶尾服踰巒泚惡貫盈鏡是以萬
方憤怒九服響應恩矜者投袂而興車淬刃者不期
而會賊伺間乘隙貸兇謀既緩雷霆之誅遂延恩刻之
命臣是用祇承露華恭行天討攝衣登壇明君臣之大
義楊牙繫社假神抵之幽贊以今月二十五日總領師
徒直趨都邑略灞澨以揚旆散花園而下營土堡雲舒
木棚林植養威畜銳直殄兇渠卧鼓偃旗猶輕小利賊
初窺犯已略安夷謂其氣竭而來歸尚敢尸居而作固
敵若可蹤師多矣為至二十七日會諸將於中權召勝
風於大旆未鼓而人心粗厲先庚而軍令凝嚴各懷報
國之心爭淬伏讎之刃臣知其可用遂此長驅五月二
十八日寅時彭光俊等承命於牙旗之下分麾於轅門
之外將士等超乘賈勇克宵啓行夾川陸而左旋右抽
抵丘陵而浸淫布漢聲塞宇宙氣雄鍾鼓陳兵於光泰
門外盡銳於神塲倉東綠垣摧以成塵漲水涸而為地
左廣未離於舊壘前偏已交於賊鋒若降於天如出於
地賊將姚令言張雲等志懷僥倖言尚憑陵作忠書謀
力則不及怙亂賊義氣如有餘勢同飆馳衆若螽蟴橫
列堅陣旁連高崗猶張踴躍之麟更舉蟾蜍之臂史萬

而等自相約誓又合軍聲指麾而驅兇作威感涕而風
其動色遂先登進擊深入合攻七擒連發而星馳兩翼
旁張而雲合霜刃交光而霍耀鼙鼓騰聲而隱轉賊方
引我乃霆擊乘其踣藉遂至於上蘭取彼鯨鯢直通
於中禁段成諫賊之心脅既已生擒沈孚運賊之羽毛
終制絕命故其繁頭求活投戈乞降崩騰於莽蒼之間
震憚於旌麾之下臣以其雖染汙俗昔寔平人推赤心
以如初敷王化而如一旄令言等力扞王師退而復合
惡鳥將墜尚顧危巢妖狐就擒猶守舊穴自申以及酉
來拒而復攻謹譟之聲山傾而河泄鼓鼙之氣霆鬬而
雷馳奔竊發向敵之風四掃廓燎原之焰馬逸未止土
怒未舒既自北而徂南竟與尸而折首又使唐良臣等
領馬步為副勢均破浪攻甚決河雖其恃武庫之五兵
憑宮垣之萬雉及茲剪滅繞欽乘凌曾之鐔刃之鋒已
失藩籬之固遺賊朱泚與同惡絕令言張芝等輕騎走
以臣已遣兵馬使田子奇追躡計即誅夷臣切以此賊
包藏逆謀參會凶德侵氣其氣豺虎其心背先皇亦育
之恩傷陛下玄默之化漢之弊卒未有如此之大者也
或者上天之意申儆於巨唐中興之期光傳於陛下不
然何玉師奮發勢無駐於建瓴觀類捨操功有輕於折

蓋猶連網尚返隻輪誠當盡敵之時更發追亡之計
且稽分體未即燃臍快億兆之歡心蕩宗社之深耻即
當臬戮用申刑典今已肅清宮禁脣謁緝園鍾與不移
廟貌如故蓋宸極之所垂象列聖之所維都神扶業業
之基天降穰穰之福不然豈免於毀圯之患崩剝之虞
者哉此皆上天降鑒睿慮旁施制兵要於事先規雄圖
於毅內再造可封之俗因襲不戰之功左武右文銷鋒
鑄鎗瘡乎華胥之夢熙然萬天之風臣謬寄台司幸當
統帥乏吉甫之文武缺卻穀之詩書此皆諸將叶心群
帥宜力非臣庸績敢自矜大不勝慶快之極謹差其官
奉露布以聞

賀吐蕃尚結贊抽軍迴歸狀

陸贄

出奏

右欽淑奉宣聖旨適得渾瑊奏比曰尚結贊頻使人計
會擬自領兵馬剋期同收京城緣春來蕃軍多有疾疫
近得探報尚結贊等並抽兵退歸不知遠近朕意緣吐
蕃士馬強盛又以和好之義自請將兵助國討賊朝夕
望其成功今忽抽軍退歸甚失准擬渾瑊李晟等諸軍
兵馬並不至絕多若無蕃軍應援深慮被賊衝突卿試
料量事勢如何若臣質性魯昧不習兵機但以人情

之時亦偶有所得自承此旨欣賀實深竊謂蕃戎退歸
乃是社稷遐福昨日已附欽淑口奏訖伏恐未盡愚款
尚勞聖憂謹復披陳庶解疑結彼吐蕃者犬羊同類狐
鼠為心貪而多防狡而無耻威之不格撫之不懷雖或
時有盛衰大抵常為遠患陰詐難御特甚諸夷陛下但
舉建中以來近事推之則我心難知固可明矣頃者方
靖中夏未遑外虞因其乞盟遂許結好加恩降禮有欲
無遠而乃邀求復多翻覆靡定託因細事續有煩言首
尾凡歷四年要約竟未堅決立碑繞畢復請改移猜疑
多端於斯可驗逮至盜驚都邑駕幸郊畿結贊揔戎在

唐文粹卷之十

德宗朝

五

遽因請將兵赴難陛下推誠乞納厚賂招徠逗留持疑
竟不時進無濟討除之用但攜將帥之心懷光遽至獨
徑頻亦由茲促禍及皇輿再駕後蹕漢中陛下猶望蕃
真以寧內難親倚之情彌厚屈枕之事亦多豺狼野心
曾不知感翻受朱此信使意在觀變推移頻與諸軍剋
期至時皆不赴會致令群帥進退憂虞欲捨之獨前則
慮其懷怨乘隙欲待之合勢則苦其失信稽延既姦且
驕曷望成績非唯變態難測且又妨擾實深戎若未歸
終不滅臣請復為陛下根本其說則人情物理昭然
實可德而察焉向者謀誘蕃兵本是使臣失策陛下急

於賊亂嘉彼効誠唯恐後時不暇詳議遽降優詔促令
蹙軍遠近聞之莫不危駭將帥意陛下不見信任且患
於我之奪其功士卒恐陛下不恤舊勞而畏蕃戎之事
利賊黨懼蕃戎之勝不死則悉遺之擒百姓畏蕃戎
來有財必盡為所掠是以順於王化者其心不得不
心變詐復未可量以此益兵但招其損耳以此靖國適
實其亂耳一昨蕃戎未退臣又竊有過憂流聞結贊好
計恐其潛蓄叢計儻或幸朝廷播越之際乘賊此窮蹙
之時輕犯近郊若升盩邑耀兵牧馬不却不前外奉國
家內通兇逆兩時誘脇之勢俱納贈遺之資旁觀戰爭
坐乘衰弊如此則王師不得伐叛燕黎不得寧居賊必
耗亡我亦困竭京甸所有勢無子遺千里丘墟得將安
用是乃我有萬全之利我有不測之危臣所以痛心傷
神晝驚夕惕者慮其意及於此也所賴天奪其魄神降
之災觀機若瞋遽厲自道實吳寧悔禍之應列聖垂祐
之期廓清妖氛慶必非遠何以知其然也且賊此之亂
始於暴兵因微役之繁興乘衛禁之闕備誘扇群愚遂
謀大姦逆天僭君躬肆攻逼凡有血氣皆知惋嗟矧以
忠良執不痛憤獨惡無與何能久存加以聖德日新

唐文粹卷之十

德宗朝

六

過不吝布華弊之詔弘恤隱之懷天下黎元翕然遷善
易心改觀狀亂思安和風阮揚昏擾自歛蠢茲狂悖久
令穢夷頃焉懷光昏迷綏師養寇吐蕃干挽生事惑人
故使義士無施厲階猶梗今懷光別保蒲絳吐蕃遠避
討疆形勢既分腹背無患賊戢諸帥才乃得伸又各士
馬非多資糧向竭若不降賊即須建功此輩寵任已崇
責位已極建功則寵增而位固降賊則名辱而身危况
賊之兇惡賊亡可必賊之孤劣剪撲非難孰肯捨固而
就危遠寵而從辱棄垂成之業臣將滅之虜哉既牽於
利害之情理不同惡又迫於單乏之急勢難久居勢理

東鑑卷上

卷上

七

相距安能無戰渾瑊統戴休顯轉遊環乘其西北李晟
率駱元光尚可孤攻其東南同病相資自當合力但願
陛下慎於撫接以奮起忠勇之心勤於砥礪以昭赫遠
近之望中興大業旬月可期不立尚眷眷於大羊之群
以失將士之情也臣愚不任懇惻之至輒以私懷付度
謹冒昧以聞謹奏

論劉晏功

陳諫

此劉晏傳晏既較而舊吏推明其功
陳諫以為管蕭之並著諸此其詳云

開元天寶間天下戶十萬至德後殘於大兵饑疫相仍
十耗其九至晏充使戶不二百萬晏通計天下經費謹

蔡州縣災害蠲除振救不使流離死亡初州縣取富人
管漕輓謂之船頭主郵遞謂之捉驛稅外獲取謂之白
著人不堪命皆去為盜賊上元寶應間如袁晁陳莊方
清許欽等亂江淮十餘年乃定晏始以官船漕而定更
主驛事罷無名之歛正鹽官法以裨用度起廣德二年
盡建中元年縣陟使實天下戶收三百餘萬王者愛人
不在賜與當使之耕耘織紵常歲平歛之荒年蠲救之
大率歲增十之一而晏猶能時其緩急而先後之每州
縣荒歉有端則計官所贏先令曰蠲某物貸某戶民未
及困而奏報已行矣議者或譏晏不直振救而多賤出

東鑑卷上

卷上

八

以濟民者則又不然善治病者不使至危備善救災者
勿使至賑給故賑給少則不足活人活人多則國用
國用闕則復重役矣又賑給近僥倖吏下為姦強得之
多弱得之少雖刀鋸在前不可禁以為二害災沴之鄉
所乏糧耳它產尚在賤以出之易其雜貨因人之力轉
於豐或官自用則國計不支矣出最粟恣之糶運散
入計閭下戶力農不能請市轉相沾逮自免阻饑不待
令驅以為二勝晏又以常平法豐則貴取饑則賤與寧
諸州米常儲三百萬斛此所謂有功於國者耶
請許渾瑊李晟自取機便狀
陸贄

臣聞將責專謀兵以奇勝軍機透制則失變戎師稟命則不威是以古之賢者選將而任分之以間誓莫干也後之以鉞俾專斷也夫然故軍敗則死衆戰勝則策熟不用刑而師律貞不勞應而武功立其於委任之體豈不博大哉其於責成之利豈不精毅哉自昔帝王之所由已為大權昧於責成以指麾順背為良將鋒鏑交於原野而失策於九重之中機會變於斯頃而定計於千里之外違令則失順從令則失宜失順則挫君之嚴失

唐文鑑卷之十

德宗朝

九

宜則敗君之衆用捨相礙否臧皆凶上有掣肘之譏下無死綏之志其於分畫之道豈不兩傷哉其於經綸之術豈不都謬哉自昔帝王之所以長亂繁刑喪師蹙國者由此道也茲道得失兵家大樞當今事宜所繫尤切蓋以寇盜充斥乘輿播遷人心有觀變之拙王室無自固之重秦梁迴繚千里而通臨之以威則力勢不制授之以策則阻遠不精頃者驟降詔書教諭群帥事無大小悉為親裁及平章表陳誠使臣援命進退遲速寧聖謀豈皆樂於違忤哉亦由傳聞與指實大同懸殊而臨事有異故也假使其中或有驛情奸命者陛下能

此時戮其違詔之罪乎臣亦恐未能也陛下復能奪其兵而易其將帥乎臣亦恐未能也是則違命者既不果行罰從命者又未必合宜徒費空言祇勞睿慮匪唯無益其損實多何則時方艱屯下陵上替凡在執干戈而衛社稷者皆自謂勲業由也義烈發心安於專行病於羈制陛下宜俯徇斯意因而委之遂其所安護其所病教以付授之義因以親信之恩假以便宜之權待以殊常之賞其餘細故悉勿聞言所賜詔書務從簡要慎其言以取重深其託以示誠言見重則君道尊託以誠則人心感尊則不嚴而衆服感則不令而事成其勢當令

唐文鑑卷之十

德宗朝

十

智者聘謀勇者奮力小大咸極其分賢愚各適其懷將自効忠兵自樂戰與夫迫於驅制不得已而從之者志氣何啻百倍哉夫君上之權特異臣下者唯不自用乃能用人其要在順於物情其契在通於時變今之要契頗具於茲儻蒙寬恩或有可取謹奏

賜譚城詔書為取散失內人等狀

陸贄

出通鑑市令贊草即賜譚城使訪於來天所失內人贊上奏云云帝遂不降詔而遣中使

以理道乖錯禍亂存鐘陛下思然懼災裕人罪已屢降大號誓將更新天下之人垂涕相賀然愈釋怨服仁

平之而已言其驕急之功生也齊桓將問伯
戒之以無忘在莒懼其情心之易變也今臣亦願陛下
念思危國如不及懲忘亂喪國如探湯以在莒為古
紳之規以衰衛為覆車之鑒則德為帝範理致時雍與
夫貪逸欲而踐禍機其利害亦云遠矣所令撰賜澤
詔未敢承旨伏惟聖裁

請釋趙貴先罪狀

陸贄

出奏議貴先為齊映節將從來此受偽官帝
欲赦之諸將以為不可竟捨帝以問贊贊對

貴先從逆之罪法當不容貴先陷身之由情則可恕陛

唐文鑑卷之十一

德宗朝

主

下所議矜宥原其情也諸將所請誅戮據於法也擬法
而除君之惡者人臣之常志原情而安衆之危者人主
之大權臣主之道既殊通執之方亦異言各有當體各
有宜事或相駁而無傷此之謂也往以襄城告急詔命
隴右發兵齊映率衆東行貴先即其部將于時軍至昭
德適遇駕幸奉天齊映馳歸鳳翔貴先獨主營幕進無
帥限關亂其遂為賊訛所招給以同迎鑾駕此既反
未露貴先安得勿從已變數番遂遭刳制身繫偽職
六賊兇徒雖居賊中亦不見任首末事跡簡在天心臣
竊承德音非獨聞於傳紀其於情狀頗有足矜所可

唐文鑑卷之十一

德宗朝

由

既聞德澤之弘被且幸脅汚之見衆人人皆自怨尤各
悔歸國之晚及夫三司按罪繼用嚴科未降之流復害
得計慶緒將消而再結思明已附而重構浸長厲階至
今為梗豈不以任法吏而虧權道小不忍而亂大謀者
乎昔漢高帝既封雍齒諸將遂安皆云雍齒且侯吾焉
何患蓋以圖霸王者不辜於常制安反側者罔念於前
轍今陛下有漢高之美貴先無雍齒之累加戮不足
暴逆矜全可以定危疑明想而行威德斯在何所為
尚勞依違微臣區區上言蓋為將來張本凡非首惡
貴從寬庶使負累之徒莫不聞風而化消寇克勞

計開叛亂降附之門此其大機不可失也陛下前意固為善矣伏惟不為浮議所移謹奏

論替換李楚琳狀

陸贄

出通鑑鳳翔將軍李楚琳殺張路降朱泚及秦天國解楚琳遣使入貢除鳳翔節度使上奏惡之又發鳳翔奏云遣人代楚琳贊上奏云

臣聞王者有作先懷柔圖謀必可傳事必可繼不因利以苟得不乘便而幸成故能上下相安而理可長久也彼楚琳者固是亂人乘國難而肆逞其姦賊邦君而篡居其位按以典法是宜汚階既屬多虞不遑致討乃分之以旄鉞又繼之以寵榮逮至南巡頓全外順道途無

唐書

德宗朝

主

壅亦有賴焉雖朝命累加蓋非獲已然王言一出則不可渝縱闕君臣之恩猶須進退以禮今若因行幸之威勢假迎扈之甲兵易置以歸是同羣執以言乎除亂則不武以言乎務理則不誠禍變繁興為日久矣負累居位豈唯一人以此時巡後將安入以此撫御誰其感懷昔漢高偽遊韓信見獲功臣繼叛天下幾危征伐紛紜以至沒代其徵倖之不可也如此陛下得不為至戒哉議者謂之權宜臣又未諭其理夫權之為義取類權衡衡者稱也權者錘也故權在於懸則物之多少可準權施於事則義之輕重不差其趣理也必取重而舍輕其

速禍也必擇輕而避重苟非明哲難盡精微故聖人之乃曰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言知險之難也今者甫平大亂將復失衢輦路所經首行脇奪易一帥而虧萬乘之義得一方而結四海之疑乃是重其所輕而輕其所重謂之權也不亦反乎以反道為權以任數為智君上行之必失衆臣下用之必陷身歷代之所以喪亂而長姦邪由此誤也夫以韓信材畧當時莫儔且負嫖猜已遭告訐縱之足以亂區寓除之可以安國家幸而成擒猶謂失策當時被攻戰之害不仁流詭詐之譏况楚琳卒伍凡才所養賤品因而委讓得肆猖狂非有陷堅殲敵之雄出奇制勝之畧頗同狐鼠乘夜睢盱最光既升勢自踰縮今郊畿已乂武衛方嚴汧隴鎮堅於其西邠涇扼制於其北顧是岐下若居掌中以楚琳瑣劣之資廢掌中控握之地縱令踣躅何惡能為願陛下姑務含弘晉安反側促駕還止錄功摘勳數肆青之恩布惟新之令然後徵常臯楚琳俾入分文武之職擇元勳宿望命出摠岐隴之師則彼承詔欣榮奔走不暇安敢蕩介棲勞誅鋤措置得宜萬無一跌何遽過動不為後圖仰希睿聰誠更詳慮

唐書

德宗朝

主

收河中後請罷兵狀

陸贄

臣聞或生禍福亦生禍喪者得之理得者喪之端故
晉陽鄆陵范粦折死兵充勁越夫差啓殃是知禍不可
以屢邀幸得不可以常覬覦居福而慮禍則其福可保
見得而忘喪則其喪必臻臣竊懼諛諛希旨之徒險躁
生事之輩幸光醜覆亡之會英主削平之心必將競
効甘言誘開利欲謂王師所一莫敵謂餘孽指顧可平
請迴蒲坂之戈復起淮沂之役斯議一啓必有亂階故
微臣姑以生禍為憂而未敢以獲福為賀也何則達中
之難其事可徵始以蓄憾而際於含容或以亟勝而經
於戰伐故文惠之討涇上之瘡痛未平崇義之征漢南

唐文鑑卷之十一

德宗朝

七

之安夷繼其阻命之帥非不誅也伐叛之師非不克也
介焉之斷非不堅也赫斯之怒非不逞也然以人不見
恤惟戮是聞有事無事不敢自保是以抱棄反側者懼
鈇鉞之次加畏禍尤鍾者慮情諸之災及遽乃姦結以
拒討狼顧以背恩彌兩河而亘維夷通三輔而盜京邑
鑿輅為之再駕行宮至於合圍于諸海內大播物情幾
去矣命其係於寸生威不出於一城邦國之枕陴數
也綿綿聯聯若也乘機撓擊而不顧者憂矣勢之危急
實足寒心非有曩時熊羆奮之即雷霆奮發之勢武
庫鈔戰之利幣裁財賦之費其所以施令率人取戍定

亂比於建中之始豈不至微至殺哉然而陛下懷悔過
之深誠降非常之大號知精武窮且之長亂知急征重
數之勦財知殘人肆欲之取危知諸衆率心之稔惡知
悉庶困極之興怨知上下鐸堙之失情德音煥然以之
更始所在宣敕之際聞者莫不涕流雖或兇獷匪人亦
必為之獻款誠之動物乃至斯懷衆鰥以好音消後
沴為和氣由是姦回易慮黎獻歸心假王叛換之夫削
偽號以請罪觀紫首鼠之將壹絕誠以効勤流亡凍餒
者希保於室家屯戍戰爭者冀全其性命德澤將竭而
重歸君臣已絕而更交天下之情翕然一變曩討之而

唐文鑑卷之十一

德宗朝

六

愈叛今釋之而畢來曩以百萬之師而力殫今以咫尺
之詔而化洽是則聖王之數理道服暴人任德而不任
兵明矣群帥之悖臣禮拒天誅圖活而不圖亡又明矣
尚恐陛下以臣言之略而未喻也請復循其本而申備
之往以河朔青齊同惡相扇擁戎據土易代不庭陛下
耻王化之未同忿姦惡之罪格於是發六軍神策河陽
河東澤潞朔方之騎士以徂征于北命永平汴宋幽隴
江淮閩嶺之將卒以奮伐于南罄國家稟帑以贍軍未
公私廩牧以張武義歟周於萬類儼備被於八荒勞已
甚矣威亦威矣既而曠日綿歲老師費財兩河之寇

有加無應而邦本已始覆矣洎涇卒唱亂此戎構災
狼整居於禁關猱獠擇肉於鄆道河朔問罪之衆布路
而歸宋郊仗順之師守壘不暇于斯之亂海內沸騰僮
有問鼎之雄圖滔天之巨猾幸災乘間何所不為既而
悅納之傳咸自斂縮內無非望之議外無軼境之侵及
聞天澤滌瑕制書復爵曾不帶芥望風欵降爭馳表章
唯恐居後跡其素志於此可知是皆假兵救怨之流戀
土偷安之輩懷生畏死蠢動之大情慮危求安品物之
常性有天下而子百姓者以天下之欲為欲以百姓之
心為心固當遂其所懷去其所畏給其所求使家家自

唐文鑑卷之十

德宗朝

九

寧人人自遂家苟寧矣國亦同焉人苟遂矣君亦泰焉
是則好生以及物者乃自生之方施安以及物者乃自
安之術擠彼於死地而求此之久生也從古及今未之
有焉措彼於危地而求此之久安也從古及今亦未之
有焉是以昔之聖王知生者人之所樂而已亦樂之故
與人同其生則上下之樂兼得矣聖王知安者人之所
利而已亦利之故與人共其安則公私之利兩全矣其
有反易常理昏迷不恭則當外察其極強之由內省於
撫馭之失脩近以來遠機身而舉人故書曰惟干戈省
厥躬又曰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孔子曰遠人不

服則脩文德以來之既舉之則安之此其證也如或昧
於懷柔務在攻取不徵教化之未至不疵誠感之未孚
惟峻威是臨惟忿心是肆視人如禽獸而暴之原野輕
人如草芥而勦之鉅鋒叛者不賞則命致討討者不克
則將議刑是使負累者懼必死之誅奉辭者慮無功之
責編氓以困於杼軸而思變士卒以憚於死喪而念歸
萬情相攻豈有定日一夫不率閭境罹殃一境不寧普
天致擾兵革禍結變起百端故孔子曰遠人不服而不
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而謀動干戈於邦內
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矣此蓋必然

唐文鑑卷之十

德宗朝

十

之常理至當之格言足以為明鑑元龜貫百王而不易
者也事乃反覆得無懼乎夫理有必然則殊途歸於同
轍言有至當則異代應如合符頃以東北孽徒職貢廢
闕陛下忿其違命大舉甲兵至今逆此誘姦乘機而動
所備之寇猶遠介於河山不虞之戎已竊發於都輦蕭
牆之戒不其信歟前典垂訓既如彼近事明驗又如此
所以德音叙哀痛之情悔征伐之事引衆應以咎已布
明信以示人既往之失畢懲莫大之辜咸宥約之以省
賦誓之以息兵由是億兆汙人四三叛帥感陛下自新
之肯悅陛下威德之言華面易辭具脩臣禮其於深言

宗議固亦未盡坦然必當乘黨而謀傾耳而聽觀陛下
所行之事考陛下所進之言若言與事符則遷善之心
漸固倘事與言悖則慮禍之態復興自京邑底寧乘輿
旋返屬懷光繼亂天討又行息兵之言我則未欲山東
群帥所以未敢生辭者蓋為河中之地密近王城迫於
朝夕之虞不得不剪除之爾今若改轅移旆復指淮西
則淮西元兇必將誑脇其同惡之徒間說於新附之帥
謂之曰奉天息兵之旨乃因窘急而言朝廷猶安必復
誅伐是以朱泚滅而懷光戮懷光戮而希烈征希烈儻
平禍將次及則彼之蓄素疑而懷宿負者能不為之動

心哉心既動則盈其喪身履族之憂憂既盈則慮以唇
亡齒寒之病夫病同者雖胡越而相慰憂同者不邀結
而自親河朔青齊固當響應連中之禍勢必重興以國
家再造之初當群孽息有之後迭來鳴吠或肆奔衝討
之則我力未遑縱之乃寇患斯甚臣愚竊以為禍非細
未審陛下何方以待之若有其方悔之可也如其未有
願陛下勿輕易焉凡將國終必在慎始禍機一發難可
復追臣請粗陳當今維馭之所宜惟聖主省擇萬一夫
君之大柄在惠與威二者兼行發一不可惠而罔威則
不畏威而罔惠則不懷苟知失惠之可懷而廢其取威

之其則所敷之惠適足以示弱也其何懷之有焉苟知
夫威之可畏而遺其施惠之德則所作之威適足以召
敵也其何畏之有焉故善為國者宣惠以養威蓄威以
尊惠威而能養則不挫惠而見尊則有恩是以惠與威
交相畜也威與惠互相行也人主之欲柔遠人而服強
暴不明斯術之要莫之得焉今聖運中興天禍將悔以
逆此之偷居上國以懷光之竊保中畿歲未再周相次
棄珍寶泉幣驚心之日群生改觀之時威則已行惠猶
未洽誠宜上副天眷下收物情布恤人之惠以齊威乘
滅賊之威以行惠宥河中染汚之黨悉無所問赦准石

僭逆之罪威與惟新錫鞶陳休罷戰士符往歲息兵
之令以彰信丕大君舍垢之德以布仁俾萬姓皆曰大
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如是則威不用而畏如神明惠
不費而懷如父母凡在危疑懼討者必將曰淮右僭逆
之罪且赦矣吾屬何患焉凡在脇從同惡者必將曰河
中染汚之黨且宥矣吾屬何病焉凡在倦苦思安者必
將曰吾君有戰勝之師抑而不勝信乎其罷征矣凡在
凋殘望理者必將曰吾君有鎮亂之憤忍而不撫信乎
其恤隱矣天下之心若此而禍亂不息理道不行者無
之臣所未敢保其必從惟希烈一人而已揆其私心非

不願從也想其潛慮非不追悔也但以猖狂失計已竊大名雖荷陛下全宥之恩然不能不覲於天地之間耳縱未順命斯為獨夫內則無辭以起兵外則無類以求助其計不過厚撫部曲偷容歲時心雖陸梁勢必不敢陛下但勅諸鎮各守封疆彼既氣奪勢窮是乃從牢之虜不有人禍則常鬼誅朝廷務崇德以待之臣固知其必不逃於所掃矣古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者斯之謂歟今若不顧幾宜復興戎役濟威而茂惠捨易而即難是棄明信而務忿心假敵辭而資寇援窮者不暇恤勞者不得召國之安危或未可保此乃成敗理亂之所繫

唐文鑑卷之十一

德宗朝

許方

許方敢以聞謹奏

唐文鑑卷之十一終

唐文鑑卷之十一

德宗朝

議處僧尼道士

裴均

出李叔明傳叔明請擇僧道餘還為民德宗善之下尚書省雜議刑部員外郎裴均言曰

衣者蠶桑也食者耕農也男女者繼祖之重也而二教悉禁國家著令以從而助之是以夷狄不經法反制中夏禮義之俗也傳曰女子十四有為人母之道四十九絕生育之理男子十六有為人父之道六十絕陽化之理臣請僧道士一切限年六十四以上尼女官四十以上許終身在道餘悉還為編人官為計口授地收

唐文鑑卷之十一

德宗朝

乙

廢寺觀以為廬舍

議復府兵

李泌

出通鑑

府兵平日皆安居田畝每府有折衝領之折衝以農隙教習戰陳國家有事徵發則以符契下其州及府參驗發之至所期處將帥按閱有教習不精者罪其折衝甚者罪及刺史軍還則賜勲加賞便道罷之行者近不踰時遠不經歲高宗以劉仁軌為洮河鎮守使以圖吐蕃於是始有久戍之役武后以來承平日久府兵浸墮為人所賤百姓耻之至肅宗手足以建其役又牛仙客

貨財得宰相遺持效之山東成卒多齎饋帛自縊
訪之寄於府庫盡則苦役夜禁地牢利其死而沒入其
財故自天寶以後山東成卒還者什無二三其殘虐如
此然未嘗有外叛內侮殺帥自擅者誠以顧戀田園恐
累宗族故也開元之末張說始募長征兵謂之彍騎其
後益為六軍及李林甫為相奏請軍皆募人為之兵不
上著又無宗族不自重惜志身徇利禍亂遂生至今為
梗彊使府兵之法常存不廢安有如此下陵上替之患
哉陛下思復府兵此乃社稷之福太平有日矣

大衛上將軍
然卒不能復

唐文鑑卷十一

德宗朝

二

論姦邪

李泌

出通鑑

德宗嘗從容與泌論即位以來宰相曰盧杞忠清彊介
人言杞姦邪朕殊不覺泌曰人言杞姦邪而陛下獨不
覺此杞之所以為姦邪也僕陛下覺之豈有建中之亂
乎杞以私隙殺楊炎擠顏真卿於死地激李懷光使叛
願陛下聖明肅逐之人心頗喜天亦悔禍不然亂何由
弭上曰建中之亂術士豫請城奉天此蓋天命非杞所
致也泌曰天命他人皆可以言之惟君相不可言蓋君相
所以造命也若言命則禮樂刑政皆無所用矣紂曰

生不有命在天此商之所以亡也上曰盧杞小心謀
害無不從對曰杞害無不從豈忠臣乎夫言而莫予
孔子所謂一言喪邦者也

論廢立

李泌

德宗欲廢太子而立舒王召宰相李泌告之泌曰陛下
惟一子奈何一旦疑之欲廢之而立姪得無失計乎上
勃然怒曰誰語卿舒王為姪乎曰大曆初陛下語臣今
日得數子臣請其故陛下言昭靖諸子主上令吾子之
今陛下所生之子猶疑之何有於姪上曰卿不愛家族
乎對曰臣惟愛家族故不敢不盡言若畏陛下而曲從
陛下悔之必先臣云吾獨任汝為相不力諫使至此必
復殺而子臣老矣不足惜若寃殺臣子使臣以姪為嗣
未知得歆其祀乎因嗚咽流涕上亦泣曰事已如此使
朕如何而可對曰此大事願審圖之臣始謂陛下聖德
當使海外蠻夷皆戴如父母豈謂自有子而疑之至此
乎自古父子相疑未有不亡國覆家者陛下記昔建寧
何故而誅上曰建寧叔實寃肅宗性急譖之者深耳泌
曰臣昔以建寧之故因辭官爵誓不近天子左右不幸
今日復為陛下相又觀數事臣在彭原承恩無比竟不
敢言建寧之寃及臨辭乃言之肅宗亦悔而泣先帝自

建寧之死常懷危懼臣亦為誦黃臺瓜辭以防讒構之
端上曰朕固知之意色稍解乃曰貞觀開元皆易太子
何故不亡對曰昔承乾廢常監國託附者衆東宮甲士
甚多與宰相侯君集謀反事覺太宗使其舅長孫無忌
與朝臣數十人鞠之事狀顯白然後集百官議之當時
言者猶云願陛下不失為慈父使太子得終天年太宗
從之并廢魏王恭陛下既知肅宗性急建寧為冤臣不
勝慶幸願陛下從容三日究其端緒必知太子之無他
矣若果有迹當召大臣知義理者二十人與臣鞠其左
右必有實狀願如貞觀之法并廢舒王而立皇孫則百
代之後有天下者猶陛下孫也至於開元之末武惠妃
諸太子瑛兄弟殺之海內冤憤此乃百代所當戒又可
法乎且太子常居少陽院在寢殿之側未嘗接外人預
外事安有異謀彼諸人巧詐百端雖有手書如晉愍惠
衷甲如太子瑛猶未可信况但以妾母有罪為累乎幸
陛下語臣臣敢以家族保太子罪使楊素許敬宗李林
甫之徒承此旨已就舒王圖定策之功矣上曰此朕家
事何豫於卿而力爭如此對曰天子以四海為家臣今
獨任宰相四海之內一物失所責歸於臣况坐視太子
冤橫而不言臣罪大矣上曰為卿遷延至明日思之必

唐文粹卷十一

德宗朝

四

下位曰如此臣知陛下父子慈孝如初矣陛下
言當自審思勿露此意於左右露之則彼皆欲樹功於
舒王太子危矣上曰具曉卿意問一日上開延英殿獨
召泌流涕闌干撫其背曰非卿切言朕今日悔無及矣
太子仁孝實無他也

諫借吉尚主疏

常彤

出薛義傳張孝忠子茂宗尚義章公主母亡
遺言丐成禮詔許主下降薛義以為繆與典
禮違人情不可為法
帝未決彤上疏云

婚禮主人几筵聽命稱事立文謂之嘉所以承宗廟繼
後嗣也喪禮創巨者日久痛甚者愈遲二十五日而畢

唐文粹卷十一

德宗朝

五

謂之凶所以送死報終示有節也故夫義婦聽父慈子
孝昔魯侯改服晉襄墨衰緣金革事則有權變實為釋
練服冕裳去聖室行親迎以凶濱嘉為朝廷喪法疏入
帝廷

其言促
行前詔

請許臺省長官薦屬吏狀

陸贄

出本
傳

昔周以伯冏為大僕命之曰慎東乃察國朝之制庶官
五品以上制勅命之六品以下則並旨授制勅所命皆
蓋宰相商議奏可而除拜之也旨授者蓋吏部詮付焉
職然後上言詔旨但畫聞以從之而不可否者也開元

中吏部注擬選人奏置補資格限自起居遺補及御史等官猶並列於選曹銓綜之例著在格令至今不刊未聞常參之官悉委宰臣選擇此近事之明驗也其後舊典失序倖臣專朝捨食議而重已權廢公舉而行私惠是使周行庶品苟不出時宰之意者則莫致焉昔齊桓公問管仲害伯對曰不能得賢任害霸也任賢不能固害霸也固始而不終害霸也與賢人謀事而小人議之缺促以沮議為出衆自異為不羣趨近利昧遠圖效小信傷大道爾所謂臺省長官僕射尚書丞郎御史大夫

唐文鑑卷十二

德宗朝

六

中丞是也陛下比擇輔相多亦不出其中行業不能頗殊也今乃謂不能舉一二屬吏豈後位宰相則可擇天下材乎夫求才者貴廣考課者貴精往武后收人心務拔擢非徒人得薦士亦許自舉其才豈不易哉然而課責嚴進退速故當世稱知人之明累朝賴多士之用陛下好賢之心有踰前哲而得人之盛未逮往時蓋由賞鑒獨任難於公舉豈延之路無練數之方武后以易得人陛下以精失士今擇賢相以重於庶品選長官以逾於下訕及宰相獻言選吏屬士則又納橫議廢始謀是任以重者輕其言待以輕者重其事也

論緣邊守備事宜狀

出本

自得山構亂肅宗始撤邊備以靖中邦借外威寧內難於是吐蕃乘釁回紇發功中國不報四十餘年率傷耗之民竭力以事西輪賄饋北償焉資尚不滿足其意於是調款四方以屯疆陲又不能遏其侵侮小人則驅略深入則戒嚴于時議安邊者皆務所難忽所易勉所短略所長行之而要不精圖之而功靡就夫勢有難易事有先後力大而敵脆則先所難是謂奪人之心也力寡而敵堅則先所易是謂觀變而動也今財匱於中人勞

唐文鑑卷十二

德宗朝

七

未瘳而欲發師徒以犯獵寇境復其侵疆攻其堅城前有勝負未必之虞後有餽運不繼之患萬一撓敗適所以啓戎心挫國威也以此安邊可謂不量勢而務所難矣天之授有分地之產有宜是以五方之俗長短各殊勉所短而敵長者殆用所長而乘短者疆且戎以水草為居射獵為生便於馳突不耻敗亡此戎狄所長中國之短也而欲盡兵蒐乘爭驅角力交鋒原野之上決命尋常之間以此禦寇可謂勉所短而校其長矣務所難也所短勞費有倍終無成功雖果成之不挫則廢誠以越天授遠地產虧時勢以反物宜者也胡不審所易用

列長乎若乃擇將吏脩紀律訓齊師徒耀德以佐威能
通以示遐禁侵暴以彰吾信抑攻取以昭吾仁彼求和
則善之而勿與盟彼為寇則備之而不報復此當今所
易也賤力貴智好生惡殺輕利重人忍小全大安其居
而後動俟其時而後行脩封疆守要害蹙蹙陳列屯營
謹禁防明斥堠務農足食非萬全不謀非百克不闕寇
小至則遏其入寇大至則邀其歸據險以乘之多方以
誤之使其勇無所加衆無所用掠則靡獲攻則不能進
有腹背受敵之虞退有首尾不相救之患是謂乘其弊
不戰而屈人兵此中國之長也我之所長我狄之短也

我之所易我狄之難也以長制短則用力寡而見功多
以易敵難則財不貲而事速成捨此不務而反為所乘
斯謂倒持矛以鑄殺寇者也今皆務之矣尚且守封
未固寇未懲者何耶府在禁無定用衆無適從任者
不必才才者不必任開不必實實不必聞所信不必誠
所誠不必信行不必常當不必行又有六失焉措置乖
方一失也課責虧度二失也財匱於兵衆三失也力分
於將多四失也怨生於不均五失也機失於遙制六失
也臣愚謂宜罷四方之防秋者以其數折而三之其一
責本道節度募壯士願屯邊者徙焉其一則第少本

衣衣其間內河東其間其子防其子防其子防其子防
以所輸資糧給應募者以安其業既息調發之煩又
幸免之弊出則人自為戰家自為耕與夫暫屯
罷豈能同日論哉然後達文武大臣一人為隴右元帥
自經龍鳳翔薄長武城盡山南西道凡節度府之兵皆
屬焉又詔一人為朔方元帥由鄜坊邠寧捷靈夏凡節
度府之兵屬焉又詔一人為河東元帥舉河東振武節
度府之兵屬焉各以臨邊要州為理所所部州若府邊
東良吏為刺史外奉軍旅內課農桑慎守中國所長謹
行當今所易則八利可致六失可去矣

均節財賦六條

此本

陸贄

一曰國家賦役之法曰租調庸其取法遠其飲財均其
域人固有田則有租有家則有調有身則有庸天下法
制均壹雖轉徙莫容其姦故人無挫心天寶之季海內
波蕩版圖隳於避地賦法壞於奉軍賦役舊法行之百
年人以為便兵興供億不常誅求隳制此時弊非法弊
也時有弊而未理法無弊而已更兩稅新制竭耗編氓
日日滋甚陛下初即位宜損上益下蠲用節財而摘剔
邑餘簿書每州取大曆中一年科率多者為兩稅定法

此據無名之暴賦而立常規也願詔有司與宰相量
支有不急者罷之廣費者節之軍興加稅諸道權宜所
增皆可停稅物估價宜視均平至京與色樣符者不得
虛稱折估有濫惡罪官吏勿督百姓每道以知兩稅判
官一人與度支參計戶數量土地沃瘠物產多少為二
等州率下者配錢少高者配錢多不變法而逋逃漸息
矣二曰播植非力不成故先王定賦以布麻續續百穀
勉人功也又懼物失貴賤之平交易難準乃定貨泉以
節輕重蓋為國之利權守之在官不以任下然則穀帛
人所為也錢貨官所為也人所為者租稅取焉官所為

唐文鑑卷十一

德宗朝

十

者賦歛捨焉國朝著稅租出穀庸出絹調出繒續布麻
易嘗禁人鑄錢而以錢為賦今兩稅效筭繒之末法估
資產為差以錢穀定稅折供雜物歲目頗殊所供非所
業所業非所供增價以市所無減價以質所有耕織之
力有限而物價貴賤無常初定兩稅萬錢為絹三匹價
貴而數不多及給軍裝計數不計價此稅少國用不充
也近者萬錢為絹六匹價賤而數加計口蠶織不殊而
所輸過倍此供稅多人力不給也宜令有司覆初定兩
稅之歲絹布定估為布帛之數復庸調舊制隨土所宜
各修家役物甚賤所出不加物甚貴所入不減且經

唐文鑑卷十一

德宗朝

十一

所資在錢者獨月俸資課以錢數多少給布帛
用銅器則錢不之有糴鹽以入直推酒以納資何處
所給哉三曰廉使奏吏之能者有四科曰力口增加田
野墾闢稅錢長數率辦先期夫貴戶口增加詭情以誘
之浮苛法以析親族所誘者將議薄征則遷散所析者
必為田限年免租新畝雖闢舊畝無失人以免租年滿
後為污萊有稼穡不增之病資稅錢長數重困疲羸
成殘人絲不容纖粟不暇存貧者奔逃有不忍物之病
四病絲考覈不切事情之過宜命有司詳考課績州稅
有定徭役有等履實然後報戶部若人益阜實稅額有
餘據戶均減十三為上減二次之減一又次之若流亡
多加稅見戶者殿亦如之民納租以去歲輸數為常罷
據額所率者增闢勿益租廢耕不降數定戶之際視雜
產以校之田既有常租則不宜復入兩稅如此不增課
而人人樂耕矣四曰明君不厚所資而害所養故先人
事而惜其暇力家給然後歛餘財今督收迫促繁事方
興而輸繒農功未及而歛穀有者惠資而耗半直無者
求假資倍定兩稅之初期約未詳屬征役多故率先

以收宜定稅期隨風俗時候務於紓人五日曠地
與官司所儲雖給軍食凶荒不違賑收人小吏則取息
利大之則罰田盛飲糧始畢執其行貨過飢室家相棄
乞為奴僕猶莫之售或盛死道途天災流行四方代有
稅務雖積戶部者宜計諸道戶口均之穀麥熟則平糶
亦以義倉為名主以巡院時稔傷農則優價廣糶穀貴
而上小歉則備貸循環飲散使聚穀幸災者無以牟大
利六曰古者百畝地號一夫蓋一夫授田不得過百畝
欲使人不廢業田無曠耕今富者萬畝貧者無畝足之
居依託墾家為其私屬終歲服勞常悉不充有田之家

唐文宗十

德宗朝

主

坐食租稅京畿田畝稅五升而私家被租畝一石官取
一私取十稿者安得足食宜為占田條限裁租價損有
餘優不足此安富恤窮之善經不可捨也

牟臣論

韓愈

出陽城傳城郭有陳儀大夫七年不
練愈作論畿甸之域不齊卒以練

或問諫議大夫陽城於愈可以為有道之士乎哉學廣
而聞多不求聞於人也行古人之道居於晉之鄙晉之
鄙人薰其德而善良者幾千人大臣聞而薦之天子以
為諫議大夫入皆以為華陽子不色喜居於位五年矣
視其德如在野彼豈以富貴移易其心哉愈應之曰是

易所謂恒其德貞而夫子凶者也然得為有道之士乎
哉在易益之上九云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蹇之六二則
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夫不以所居之時不一而所蹈
之德不同也若益之上九居無用之地而致匪躬之節
以蹇之六二在王臣之位而高不仕之心則冒進之患
生曠官之刺興志不可則而尤不終無也今陽子在位
不為不久矣聞天下之得失不為不熟矣天子待之不
為不加矣而未嘗一言及於政視政之得失若越人視
秦人之肥瘠忽焉不加喜戚於其心問其官則曰諫議
也問其祿則曰下大夫之秩也問其政則曰我不知也

唐文宗十

德宗朝

主

有道之士固如是乎哉且吾聞之有官守者不得其職
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今陽子以為得其言乎
哉得其言而不言與不得其言而不去無一可者也陽
子特為祿仕乎古之人有云仕不為貧而有時乎為貧
謂祿仕者也宜乎辭尊而居卑辭富而居貧若抱關擊
柝者可也蓋孔子嘗為委吏矣嘗為乘田矣亦不敢曠
其職必曰會計當而已矣必曰牛羊遂而已矣若陽子
之秩祿不為卑且貧章明矣而如此其可乎哉或曰
否非若此也夫陽子慈訕訕止若無為人臣招其君之
以為名者故雖諫且議使人不得而知焉書曰爾

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斯謀斯猷
惟我后之德夫陽子之用心亦若此者愈磨之曰若陽
子之用心如此淑所謂惑者矣入則諫其君出則不使
人知者大臣宰相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夫陽子本
以布衣隱於蓬蒿之下主上嘉其行紐擢在此位官以
諫為名誠宜有以奉其職使四方後代知朝廷有直言
骨鯁之臣天子有不惜賞從諫如流之美庶巖穴之士
聞而慕之束帶結髮願進於闕下而伸其辭說致吾君
於堯舜熙鴻號於無窮也告書所謂大臣宰相之事非
陽子之所宜行也且陽子之心將使君人若惡聞其過

乎是落之也或曰陽子之不求聞而人聞之不求用而
君用之不得已而起守其道而不變何子過之深也愈
曰自古聖人賢士皆非有求於聞用也聞其時之不平
人之不義得其道不敢獨善其身而必以兼濟天下也
孜孜矻矻死而後已故禹過荊門不入孔席不暇暖而
墨突不得黔彼二聖一賢者豈不知自安佚之為樂哉
誠畏天命而悲人窮也夫天以賢聖才能豈使自
有餘而已識欲以輔其不足者也耳目之於身也耳司
聞而目司見聽其是非視其險易然後身得安焉聖賢
者時人之耳目也時人有聖賢之身也且陽子之不野

則將獲於賢以奉其上矣若果賢則固畏天命而聞人
窮也惡得以自暇逸乎哉或曰吾聞君子不欲加諸人
而惡訐以為直者若吾子之論直則直矣無乃傷于德
而費於辭乎好盡言以招人過國武子之所以見殺於
齊也吾子其亦聞乎愈曰君子居其位則思死其官未
得位則思脩其辭以明其道我將以明道也非以為直
而加人也且國武子不能得善人而好盡言於亂國是
以見殺傳曰惟善人能受盡言謂其聞而能改之也子
告我曰陽子可以為有道之士也今雖不能及已陽子
將不得為善人乎哉

德宗朝

論裴延齡奏

陸贄

出奏

臣聞君子小人用捨不並國家否泰恒必由之夫小人於蔽明害理如目之有昧耳之有充嘉穀之有蠹梁木之有蠹昧離婁之目則天地四方之位不分矣充子野之耳則雷霆繩墨之聲莫辨矣雖后稷之穡禾易長畝而蠹傷其本則零瘁而不植矣雖公輸之巧臺成九層而蠹空其中則圯折而不支矣是以聖哲垂訓必以小

唐文鑑卷之十二

德宗朝

乙

人為戒者誠以其蔽主之明害時之理致禍之源傳傷善之釁際所以有國家者不得不去耳其在周易則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必亂邦也在尚書則曰除惡務本去邪勿疑在毛詩則曰無縱曉隨以謹無良曾是培克欽怨以為德盜言孔甘亂是用饒諶人罔極交亂四國在論語則曰惡利善之覆邦家者在春秋則曰聚斂積實不知紀極悖信廢忠崇飾惡言靖諸庸回服讒蒐慝天下之人謂之四凶在禮記則曰小人行險以徼幸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小人使為國家災害並至雖有善人無為之何臣頃因讀書常憤此

唐文鑑卷之十二

德宗朝

二

不圖聖代目覩斯人戶部侍郎裴延齡者其性邪其行險其口利其志凶其矯妄不疑其敗亂無耻以聚斂為長策以諂妄為嘉謀以培克欽怨為匪躬以靖諸服讒為盡節懿典籍之所惡以為智術冒聖哲之所戒以為行能可謂堯代之共工魯邦之少卯伏惟陛下協放勛文思之德而鑒其方鳩僞功體仲尼天縱之明而辨其順非堅偽則天討斯得聖化允亨小往大來孰不欣幸跡其姦蠹日長月滋陰秘者固未盡彰敗露者猶難悉數今請粗舉數事用明欺罔大端悉非微細皆可覆驗前歲秋首班宏喪亡特詔延齡繼司邦賦數月之內虞術功能奏稱勾獲隱欺計錢二十萬貫請貯別庫以為羨餘供御所須永無匱乏陛下欣然信納因謂委任得人既賴贏餘之資稍弘心意之歡興作浸廣宣索漸多延齡務實前言且希譽旨不敢告闕不敢辭難勾獲既是虛言無以應命供辦皆承嚴約苟在及期遂乃搜求市鄺追捕夫匠以勒索為名而不酬其直以和雇稱而不償其傭都城之中列肆為之晝閉與役之所工比於幽囚聚詛連羣遮訴盈路蕩心于上欽怨於人欺天陷君遠邇危懼此其罪之大者也摠制邦用度是司出納貨財太府攸職互相關鍵用絕姦欺其出

之數則每旬申聞其見在之數則每月計奏皆經度大
勾覆又有御史監臨旬旬拘承月月相繼明若指掌端
如貫珠財貨少多無容隱漏延齡務行和諒公肆誣欺
遂奏云左藏庫司多有失落近因檢閱使置簿書乃於
糞土之中收得銀十三萬兩其正段雜貨百萬有餘是
皆文帳脫遺並同已棄之物今所收獲即是羨餘悉合
移入雜庫以供別勅支用者其時特宜進止悉依所奏
施行太府少卿常少華抗表上陳殊不引伏確稱每月
申奏皆是現在數中請令推尋足驗姦計兩司既相論
執理須辨鞠是非陛下既不許差三司又不令檢奏辨

明度支言太府隱漏至多而少華所任如舊太府論度
支姦欺頗甚而延齡見信不渝枉直兩存法度都弛以
在庫之物為收獲之功以常賦之財為羨餘之費罔上
無畏示人不慚此又罪之大者也國之府庫用真貨財
所納無非法之財所出無不道之用延齡於左藏之內
分建六庫之名意在別貯贏餘以奉人主私欲遂錄積
久通欠妄云察獲姦賊總計緡錢八百餘萬聽其言則
利益雖大考其事則虛誕自彰或是水火漂焚或緣旱
澇傷敗或因兵亂散失或遭寇賊致穀或准法免徵或
紀恩合放或人戶逃徙無虞遺尋或綱輿拘尋不免

納或沒入店宅歲久摧殘或收獲舟船年深破敗類皆
如此難以殫論在人者並無可科徵屬官者悉不任貨
實但存名額虛掛簿書大抵錢穀之司皆耻財物減少
所以相承積累不肯除削每當計奏之時常充應在之
數延齡苟稱察獲遂請徵收移東就西便為課績取此
適彼遂號羨餘愚弄朝廷有同兒戲諸州輸送布帛度
支不務準平抑制市人賤通估價計其所折即更下徵
及其支送邇州用充和糴則於本價之外例增一倍有
餘布帛不殊貴賤有異窮遘猶夫痛憤切於骨髓下土
編戶冤叫徹於蒼旻而延齡以冒取折估為公忠苟得

出估為賸利所謂失人心而聚財賄亦何異割支體以
狗口腹哉此又罪之大者也平原遠鎮扼制蕃戎五原
要衝控帶靈夏地猶曩絕勢頗孤危新集之兵志猶未
固尤資瞻恤悍漸安居頗勑度支令貯軍糧循環轉輸
不得闕數近者二鎮告急俱稱絕糧陛下宣問延齡確
言餽餉不絕陛下翻謂軍吏不誠遂遣中官驗覆道路
無轉運之跡軍城無旬日之儲將卒嗷嗷幾將不守有
如是之顛沛有如是之欺謾按驗既明恩勞靡替其為
盡媚曠代罕聞此又罪之大者也國之憲度會府是司
內總轄於庶官外敷化於列郡舉措繫生靈之命得失

廟理亂之源延齡放情亂紀憐於風與多關會明之
獨其部飲大藥省署之儀從部曹於里閭視公事於私
事盡宜飲官府之饌填街持樽頌之書復有諸部參離
四方申請決遣資其判署去就俟其指攝延齡或聚客
大誇不令白事或縱酒恣意莫敢入言至有迫切而來
適旬未省輪納之後累月不歸資糧盡於賭博筋力困
於朝集里中喧闐常若闐闐衢巷列屠沽之肆邑居成
逆旅之津離火慢官曹人獸法此又罪之大者也總領
財賦號為殷繁延齡以素所僻戾之貨而加之以狂踪
滿盈遂以國家大計委於胥吏未流紀綱大壞貨賄公

行苟操利權實竊邦柄近者度支小吏屢為府縣所繩
糾其姦賊無不狼籍通結動運於節將交私匪止於苞
苴威福階移職司失序此又罪之大者也風教之大禮
讓為先禮讓之行朝廷為首朝廷者萬方之所宗仰羣
士之所楷模觀而効焉必有甚者聖王知其然也故選
建賢德以為公卿使人具瞻不論而化陛下勤脩儀式
以靖四方慎選庶官以自度內選則股肱耳目外選
則垣翰藩維濟濟師師咸欽至化廣相感率馴致大和
而度支憑寵作威恃權縱暴侵刻軍鎮匱關資糧將帥
每使申論延齡卒於數言皆醜態事悉加諸使其慚

視於麾下憤耻於朝廷惟知起釁諒非細故為國累
實由斯人而又虐害羣司幸其開敗茂彼彝典逞於光
懷氣吞等夷隸當即吏時有獲遺而不為屈撓守官而
莫肯由從違其詔司則尤劇故示光威使人懾憚人
之狂險乃至於斯上虧大猷下扇流俗然禮義之府
蟻汚清明之朝此又罪之大者也度支舊管牛驥三千
餘頭車八百餘乘稍縱載負供饋邊軍既有蕃迎之倫
永無科配之擾延齡苟逞近効不務遠圖廢其舊脩戒
其舊秣車破舊耗資損尤多更因生姦人不堪命所戒
者則奏以為利所貴者則隱而不論度支應給宮內及

諸司使舊葉薪炭等係稅單之外餘並市供所用既多
恒須賄備延齡悉舊制但飾姦情旋計為新價錢以
為節減剝利及夫春夏之際葉枯已殫霖潦之中樵錄
不繼時岨求買何暇計量葉損官錢不啻累倍事之外
繆觸緒皆然臣愚以為若斯之流不過歲費國家百萬
緡錢及事體非宜耳是以不復詳舉以煩聽覽也至如
矯詔之態誣罔之辭過事欺行憲口便發靡日不有廢
時不為自非狀跡彰彰足致其禍者又難以備陳也延
齡有詐偽亂邦之罪七而重之以耗數關遺恩知共知
士庶同憤以陛下典刑鑒服勸懲通情固非延齡所能

商賈而莫之辨也或者聖者以其甚招疾怨謂之私
可託腹心以其好進諛諛謂之盡誠可寄耳目以其縱
暴無畏而謂之強直可肅姦欺以其大言不妄而謂之
智能可富財用將欲排眾議而收其獨行假殊寵而冀
其大成儻陛下誠有意乎在茲臣竊以為過矣夫君天
下者必以天下之心為心而不私其心以天下之耳目
為耳目而不私其耳目故能通天下之志盡天下之情
而腹心而用耳目舜與紂俱用之矣然而美惡成敗
相去不遠過之情有異任入之道不同我太宗嘗問
臣等何者為明君何者為暗主魏徵對曰君之所以明

者無聽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又曰秦之胡亥偏信趙
高肆其姦欺卒至顛覆覆之此說理致甚明簡冊備書
足為鑒戒趙高指鹿為馬愚弄厥君歷代流傳莫不痛
恨臣謂虎之與馬物類猶同豈若延齡掩有而為無指
無而為有陛下若不以時省察得無使後代嗟誦又甚
趙高者乎夫理天下者以義為本以利為末以人為本
以財為末本盛則其末自舉末大則其本必傾自古及
今德義立而利用不豐人康安而財貨不給因以喪邦
失位者未之有也故曰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
不安有德必有人有人必土有土必有財百姓足君

人庶不安而財貨可保可以費邦同位者亦未之有焉
故曰用財則人聚聚財則人散與其有聚歛之臣寧有
盜臣無令侵削庶幾以為天子取怨于下其有若此者
行罰無赦蓋為此也殷紂以貪冒失人而亡周武以散
發得人而昌則紂之多藏適所以為害已者之資耳尚
何賴於財賄哉太宗亦云務蓄積而不恤人甚非國家
之計隋氏不道聚歛無狀所寶洛口諸倉卒為李密所
利此則前代已行之明効聖祖垂裕之格言是而不懲
何以為理陛下初膺寶曆志翦群兇師旅繁興徵求饗

廣權義侵剝下無聊生是以徑原叛徒乘人怨咨白晝
犯關于時內府之積尚如丘山竟資兇渠以餬貪卒是
乃失人心而聚財貨夫何利之有焉車駕既幸奉天逆
泚旋肆圍逼一壘之內萬眾所屯窘如涸流廢物空匱
是時行從將吏赴難師抗飢凍內攻矢石外迫晝則荷
戈奮迅夜則映堞呻吟凌風飈冒霜霰踰旬而眾無攜
貲卒能走強賊全危城者陛下豈有嚴刑重賞使之然
耶唯以不厚其身不藏其資與庶民同其憂患與士伍
其其有無乃能使之捐軀命而打冠酬餒之不謂冰之
不憾臨危而不易其守見死而不夫其君所謂聖人感

人心而天下和平此其所以及夫豈圖既解諸道非正
賦稅漸臻貢賦繼至乃於行宮外廡之下復列塋林大
盈之司未賞功勞遽私賄玩甚沮維新之望頗傷死義
之心於是與誦興識而軍士始怨矣財聚人散不其然
乎旋屬勳賊內攻翠華南狩奉天所積財貨悉復殲於
亂軍既遷岷梁日不暇給獨憊大順遂復皇都是知天
子者以得人為資以蓄義為富人苟歸附何患貧貧義
苟脩崇何憂不富豈在財之內府方為已有哉陛下若
謂厚取可以恢武功則建中之取既無成矣若謂多積
可以為已有則建中之積又不在矣若謂拘欲不足傷

唐書卷一百一十二

德宗朝

九

理化則建中之失傷已甚矣若謂歛怨不足致危亡則
建中之亂危亦至矣然而遽能靖滔天之禍成中興之
功者良以陛下有側身脩勵之志有罪已悔懼之詞罷
息誅求數尚節儉渙發大號與人更新故靈祇嘉陛下
之誠臣庶感陛下之意釋憾迴慮化危為安陛下亦當
為宗廟社稷建不傾不拔之永圖為子孫黎元垂可久
可大之休業懲前事拘欲之失復日新盛德之言豈宜
更縱儉邪復行刻暴事之追悔其可再乎夫人也皆明
繫於所任咎繇憂契之道長而虞舜享濬哲之名皇
躬之發行而周厲嬰顛覆之禍自古何嘗有小人柄

用而禍不及邦國者乎譬猶操兵以刃人天下不委罪
於兵而委於所操之主蓄蠱以殃物天下不歸咎於蠱
而歸咎於所蓄之家理有必然不可不察臣竊慮陛下
以延齡之進獨出聖衷故欲保持用彰堅斷若然者陛
下與人終始之意則善矣其於改過不吝去邪勿疑之
道或未盡善焉夫人之難知者自淳古試可乃已載於
典謨陛下意其賢而任用之知其惡而棄之此理之常
于何不可憺陛下猶未知惡但疑見擠固有象恭挾詐
之人亦有黨邪害直之士所資考覈兩絕敢誣如此則
上之於下釋嫌構之疑下之於上絕徧惑之議何必忠
邪無辨狂直莫分薰蕕同器其真終勝此則小人道長
之象也實時運否泰安危之所繫豈但虧有聖德不利
善人而已乎臣以卑鄙任當台衡夙蒙眷知惟在誠直
從陛下歷播遷之號就親陛下致興復之艱難所以畏
覆車而駭懼履殿室而悲焉蓋情激于衷雖欲罷而不
能自默也頃迴瞻瞻為國熟慮社稷是賴豈唯微臣不
勝荷恩報德之誠

遺太學諸生何番等書

柳宗元

山陽城唐帝惡陽城為道州刺史何番等
二百人願背關下歸陽城宗元聞之遣番等

出陽公道州僕聞然幸生不諱之代不傳之代
體聞下執事還陽公之南也今諸生愛慕陽公德德
乞留輒用撫手喜甚昔李膺楊康時太學生徒仰闕執
訴僕謂訖千百年不可復見乃在今日誠諸生見賜甚
厚將亦陽公漸漬導訓所致乎噫公有博厚恢大之德
并容善偽來者不拒有狂惑小生依託門下飛文陳愚
論者以為陽公過於納汙無人師道仲尼吾黨狂狷南
郭獻譏會參徒七十二人致禍負芻孟軻館驛從者窮
履彼聖賢猶不免如之何其拒人也俞布之門不拒病
夫繩墨之側不拒狂材師儒之席不拒曲士且陽公在

唐文鑑卷十二

德宗朝

士

論選正人輔導太子

元稹

出本傳王叔文王伾蒙幸太子
子實而獲國政積因獻言

賈誼有言三代之君仁且父者教之然也周成王本中
才近管蔡則讒入任周召則善聞豈天聰明哉而克
于道者教也始為太子也太公為師周公為傅召公
保伯禽唐叔與游目不閤淫豔耳不聞優笑居不遠
邪坑不備珍其及為君也血氣既定遊習既成雖有

唐文鑑卷十二

德宗朝

士

不能奪已成之性則彼道德之言固吾所習聞陳之
者易喻焉而佞庸違固吾所積懼誦之者易辨焉人之
情莫不耀所能黨所近苟得志必快其所蘊物性亦然
故魚得水而游鳥乘風而翔火得薪而熾夫成王所蘊
道德也所近聖賢也快其蘊則興禮樂朝諸侯措刑罰
教之至也秦則不然滅先王之學黜師保之位胡亥之
生也詩書不得聞聖賢不得近彼趙高刑餘之人傳之
以殘忍戕賊之術日恣睢天下之人夫盡愚而亥不能
分馬鹿矣高之威懾天下而亥自幽深宮矣若秦亡則
有以致之也太宗為太子選知道德者十八人與之遊
即位後雖閒宴飲食十八人者皆在上之失無不言下
之情無不達不四三年而名高盛古斯遊習之致也貞
觀以來保傅皆宰相兼領餘官亦時重選故馬周恨位
高不為司議即其驗也母后臨朝前朝棄王屋中睿為太
子雖有骨鯁敢言之士不得在調護保安之職又讒言
中傷惟樂工剖腹為證豈不哀哉比來放黜尤甚師資
保傅不疾廢晚曠即休戎罷師者憂之又以僻滯華胥
之儒備侍直侍讀越月踰時不得召夫以匹士之愛其
子猶求明哲慈惠之師豈天下尤良而反不及乎臣以
為高祖至陛下十一聖生而神聖明長而仁聖以是為

有者故不之省設萬世之後有周成中才生於深宮無
保助之教則將不能知喜怒哀樂所自况稼穡艱難乎
願令皇子伯諸王齒胄講業行厥師問道之禮輟禽色
之娛資游習之善豈不美哉

乞代推明朝觀表

柳冕

出本傳見與執政不善出為冀州十三年
燕福進觀秦使自以久既斥上表云云

臣竊感江漢朝宗之義嚴鳴君臣之謙頌聲之作王道
本始國家自兵興不遑議禮方牧未朝燕樂久缺臣限
一切之制例無朝集目不親朝廷之禮耳不聞宗廟之
樂足不踐軒墀之地十有三年于茲矣夫朝會禮之本

唐文鑑卷十三

德宗朝

上

也唐虞之制群后四朝以明黜陟商周之盛五歲一見
以考制度漢法三載上計以會課最聖唐緒古天下朝
集三考一見皆以十月上計京師十一月禮見會尚書
省應考績事元日陳貢禁集於考堂唱其考第進賢以
興善簡不肖以詘惡自安史亂常始有專地四方多故
始有不朝戎臣恃險或不悔過臣忝牧圉之寄憤不朝
之臣思一人覲率先天下使君臣之義親而不疏朝覲
之禮廢而復舉誠恐負新濫先朝露親禮不展臣之憂
也比聞諸將帥亡沒者衆臣自悼何德以堪久長知國
人情之不忘也綢綌臣子所戀也朝覲國家大禮也三

若臣之大願表累上其辭表

順宗朝

論御夷狄

杜祐

出突厥傳

秦以區區關中滅六彊國今竭萬方之財上奉京師外
有大戎憑陵陷城數百年內有兵革未寧三紀矣豈制
置異術古今殊時乎周制步百為畝畝百給一夫商決
佐秦以為地利不盡更以二百四十步為畝百畝給一
夫又以秦地曠而人寡晉地狹而人夥誘以三晉之人
耕而優其田宅復及子孫使秦人應敵於外非農與

唐文鑑卷十三

順宗朝

古

不得入官大率百人以五十人為農五十人習戰故兵
彊國富其後仕宦途多末業日滋今大率百人纔十人
為農餘皆習佗伎又秦漢鄭渠溉田四萬頃白渠溉田
四千五百頃永徽中兩渠灌寢不過萬頃大曆初減至
六千畝畝腹一斛成少四五百萬斛地利耗人力散欲
求彊富不可得也漢時長安北七百里即匈奴之地侵
掠未嘗暫息計其舉國之衆不過漢一大郡罷錯請備
障塞故北邊安今潼關之西龍山之東鄠坊之南終
南之北十餘州之地已數十萬家吐蕃綿力薄村食
兵拙不及中國遠甚誠能復兩渠之饒誘農夫趣耕

駸陳子昂後繼

如宗元

出孝友傳戒旨賔徐元慶殺縣尉復父讎自
囚諸官后哭林死左拾遺陳子昂議責之也
刑然後旌闕墓情贈其言
後宗元為禮部侍郎貳日

禮之大本以防亂也若曰無為賊虐凡為子者殺無赦
刑之大本亦以防亂也若曰無為賊虐凡為治者殺無
赦其本則合其用則異旌與誅不得並也誅其可旌茲
謂濫黜刑甚矣旌其可誅茲謂僭壞禮甚矣若師諷謂
以私怨奪吏氣虐非辜州牧不知罪刑官不知問上下
蒙冒爵號不聞而元慶節處心積慮以衝讎人之曾介

唐文鑑卷十二

德宗朝

五

然自克即死無憾是守禮而行義也執事者宜有以
新謝之不暇而又何誅焉其或父不免於罪師
不愆於法是非死於吏也是死於法也法其可徇乎
天子之法而戕奉法之吏是悖驚而凌上也執而誅之
所以正邦典而又何旌焉禮之所謂讎者寬抑沉痛而
號無告也非謂抵罪觸法陷于大戮而曰彼殺之我乃
殺之不議曲直暴寡脅弱而已春秋傳曰父不受誅子
復讎可也父受誅子復讎此推刃之道復讎不除害今
若取此以斷兩下相殺則合於禮矣且夫不忘讎孝也
小愛死義也元慶荒不越於禮服孝死義是必達理而

聞道者也夫達理聞道之人豈其以王法為敵讎者乎
議者乃以為戮黜刑壞禮其不可以為此明矣請下臣
議附于令有斷斯獄者不宜以前議從事

古文鑑卷之十二終

皇帝若曰朕觀古之王者受命君人兢兢業業承天
順地靡不思賢能以濟其治求讜直以聞其過故禹
拜昌言而嘉猷罔伏漢徵極諫而文學稍進臣時濟
俗罔不率繇厥後相脩有名無實而又設以科條增
不茂異舍斥已之至論角無用之虛文指切著明罕
稱於代朕所以歎息鬱悼思索其貞是用發懇惻之
誠咨體用之要庶乎言之可行行之不倦上獲其益

下詢其情君臣之間雖然相與予大夫得不勉思朕
言而茂明之我國家光澤四海年將二百十聖弘化
萬方懷仁三王之禮靡不講六代之樂罔不舉浸澤
于下升中于天周漢以還莫斯為盛自禍階漏穰兵
宿中原生人困竭耗其大半農戰非古衣食罕儲念
彼疲吐遠乖富庶督耕食之業人無戀本之心峻權
酷之科下有重歛之困舉何才而可以復其盛用何
道而可以濟其艱既往之失何者宜懲將來之虞何
者宜戒昔主父偃懲患於鼎錯而請推恩夷吾致霸
於濟柏而行寓令精求古人之意啓迪來者之懷

然則國所詳究又執契之道垂衣不言委之於下
則人用其私專之於上則下無其效漢元優游於儒
術盛業竟衰光武責課於公卿峻政非焚二途取舍
未獲所從余心浩然益所疑惑予大夫熟究其旨屬
之於篇興自朕躬無悼後害

對曰臣方病近古之策不行而陛下言及之是天下人
之福也微臣其敢忍意而不言乎且臣聞之古者以言
試於宣虛美哉蓋用其言也是以益贊禹而班師說復
王而作命斯皆用言之大略也洎漢文帝之德不若堯
舜始以策求士乃天下郡國有賢良之貢入焉塞詔者

晁錯而已至武帝時董仲舒出然而率不能選列條對
施於天下夫用其策不棄其人以其利於時也得其人
而棄其策又何為哉若此則徒設試言之科不得用言
之實矣降及魏晉朝成暮敗之不暇又安足言其策哉
我唐列聖君臨策天下之士者多矣異時莫不光揚其
名聲寵綬其爵秩然而曾不聞天下之人曰某日天子
降某策問某事得其策濟某功抑不知直言之詔屢下
直言之士不出耶亦不知直言之士屢出而直言之策
不行耶陛下聲臨海內務切黎民求斥已之王言貴
明之權論

託代言之盛意也微臣何足以奉之

臣所上愚對皆指病陳術而為要典不以舉凡體論而飾辭事為使人雖繁必厭言苟詣理雖鄙必審固不足以副陛下懇惻之誠庶可以盡微臣之獻替矣伏願陛下以臣此策委之有司苟或可觀施之天下使天下之人曰惜哉漢文雖以策求士迫我明天子然後能以策濟人則臣始終之願畢矣如或言不適用策不便時則臣有瞽聖欺天之罪將寘典刑陛下固不得而宥之矣所甘心焉臣伏讀聖策乃見陛下念禮樂之久寢恤黎人之重困責復盛濟難之術酌推恩寓令之宜皆當今急病也臣敢不別白而書之昔我高祖撥去禍亂文皇

唐文鑑卷十三

憲宗朝

三

鞭撻干戈被之以仁風潤之以膏露戢天下之役而天下之人安省天下之刑而天下之人壽通天下之志而天下之氣和總天下之衆而天下之人治故敬讓之節著而歡愛之化行是以革三王之所因蕪六代之至德稱至德者舉文皇以代堯舜豈異事哉有誠信以將之也明皇即位實號中興方其任姚宋而右賢能也雖禹湯文武之俗不能進焉四年間刑罰不試人用滋殖四海太和於是奉升中告禘之儀則封泰山而秩嵩華舉巡守之典則宅咸鵠而朝洛陽禮既畢行物亦隨耗天資之後征戍聿興氣盛而微理固然也曩時之乳哺而

有之者一朝為兵殲之兵興已米至今為梗兵興則戶減戶減則地荒地荒則賊重賊重則人貧人貧則逋役逃征之罪多而椎笮權宜之法用矣今陛下躬親本務首問羣儒念禮樂之不興歎昇平之未復斯誠天下之人將絕後完之日也微臣何幸而對敷之微臣以為將興禮樂必先息兵革息兵革之術臣請兩言之所謂銷兵革者非謂幅裂其旗章銷鑠其鋒刃而已也蓋誠信著於上則忠孝行於下敬讓立則爭奪之志銷爭奪之志銷則和順之心作而禮樂之道興矣此先王脩政戢兵興禮樂富庶人之大略也陛下必欲責臣以詳究之

唐文鑑卷十三

憲宗朝

四

術臣又請指事以明之夫食力之不充雖神農教天下不能無餓殍之人矣是故古之不農而食者四而已矣吏有斷獄之明則食之軍有臨難之勇則食之工有便人之巧則食之商有通物之智則食之是其四者率皆明者勇者巧者智者之事也有天下之人無一二焉苟不能於此者不耕則不得食不忝則不得衣衣之情衣食迫於中則作業興於外是以遊食者常寡而賤貨者常多豈疆之哉彼易圖而此難及也今之事則不然卒伍廢簡稽之責有負極濫巧之功列肆盡無并之賈如以依浮圖者無夫邪說俗之正而有執役逃刑之蠹假

此服者無超乘挽強之勇者和給吏之騎是以十天
下之人而九游食奉補愚鈍不能自遷者而後依於農
此乃非彼逸而易安此勞而難處也是以游墮之戶轉
增耕桑之賦愈重曩時之十室共耕而猶不給者今且
數家一夫矣雖有慈惠之長仁隱之吏尚不能行若備
斷繫持之則轉移於溝壑矣今之課吏者以賦歛無通
負則為上第以臣觀之足陛下賦者誠害陛下之人耳
若此則農桑之稅既如是墮遊之衆又如農桑困則
戀本之心薄墮遊衆則富庶之道廢此必然之理也今
陛下誠能明課試之法減冗食之徒絕雕鐫之工罷商

賈兼并之業繁浮圖之行峻簡稽之書補農桑之征興
戰耕之術則游墮之戶盡歸戀本之心固矣富庶之道
興矣而貞觀開元之盛復若此則既往之失由前將來
之虞由後安在陛下悠悠誠之慎之而已乎至於主父
偃乘七國并吞之後謀分裂而矯推恩管夷吾當諸侯
爭奪之時先詐力而行寓令皆時之權術也豈可謂明
白四達與日月並明於聖朝哉臣雖淺庸尚不敢言為
陽於皇帝之口况權術乎此臣之所甚羞也故不遑詳
及而言之臣伏讀聖策又見陛下執契則羣下用時
下則族官無常以漢元尚儒學而衰盛業謂光武

職而昧通方以臣愚之旨不然也夫委之於下而用情
蓋考績之科廢而清濁之流濫也尚儒術而衰盛業蓋
章句之學興而經緯之道喪課吏職而昧通方蓋苛察
之法行而會計之期速也臣請條列而言之夫神農
采耜教闢耨所以勸良田而殖嘉穀也然而不能過
農之滋焉其所以過之者夏夷剗鐫之而已唐堯之開
朝廷宅百揆亦所以植舜禹而種皋陶也又不能辨其
工驢堯之逆焉其所辨之者放棄戎戮之而已神農不
以稂莠滋而廢耒耜之用故能盡足用之方唐堯不以
四罪進而奪舜禹之任故能終任賢之道若此則陛下

知所任顧之如何耳是何謂任之必不可也至於考績
之科廢章句之學興經緯之道喪會計之期速皆當今
之極弊也幸陛下問及漢元光武之事臣請遽數而終
之今國家所謂興儒術者豈不有通經文字之科乎其
所謂通經者又不至於覆射數字明義者纔至辨析章
條是以中第者歲盈百數通經之士蔑聞以是為通經
通經固若是乎哉良於工文自試者又不至於雕辭鍊
句之才搜摘絕離之學焉或出於此者則公卿可坐致
即署可俯求崇樹風聲不由殿最課科者進速累取者
位高盛嘿因循者為清流行法疏官者為俗吏以是為

儒術儒術又若果乎哉其所謂課吏職者不以朝廷有
遷次進級之用乎臣竊觀今之朝選而不由文字者有
無一二焉夫施報網以加一禽尚不能得況張一目以
羅萬品而望其飛者走者大者小者盡出乎其間可得
乎哉以此察群吏又可察乎哉苟或不可察又可任之
而絕其私乎哉此所以陛下將執契而難用情念垂衣
而懼不治蓋臣所謂課察之道不明也陛下誠能使禮
部以兩科求士凡自唐禮六典律令凡國之制度之書
者用至於九經歷代史書能專一者悉得謂之學士以
環貫大義與道合符者為上第口習文理者次之其詩
賦判論以文自試者皆得謂之文士以經緯今古理中
是非者為上第藻思清麗者次之凡自布衣達于未隸
於朝者悉得以兩科求士禮部第其高下歸之吏部而
罷判之若此則儒術之道興而經緯之文盛矣吏部罷
書判之言選設三式以任人一曰技能之式每來入朝
右崇重者一人與吏部即校天下羣吏之治最在第一
至第三者校定日據其功狀而登進之牧宰字人之
籍之為治者則上賞行焉若此則遷次之道明而
之分定矣二曰任賢之式每歲內自僕射至羣有司
正長至於廉問節制者各舉備朝臣一人外自牧宰

至百執事之立於朝者各舉備吏部續者一人因其所
舉而授任之辨其考績而賞罰之不舉賢為不察舉不
賢為不精不精與不察之罪同若此則保任之法行而
賢不肖之位殊矣三曰叙常之式其有業不通於學才
不屬於文政不登於最行不志於人限以停年課資之
格而役任之若此則式月之叙常而尺寸之才無所棄
矣兩科立則羣材遂三式行則庶官當陛下執左契以
御之握樞極以正之委庶官如心目之運支體是支體
之無效於心目乎察羣材如用明鏡之形美惡是美惡
無逃隱於明鏡乎然陛下闢四門使可言之路通明四
目以貢士之目視達四聰以明賢之耳聽以冕旒自蔽
而秋毫必察以黜績塞耳而恭勤必聞則使漢元章句
之儒光武督責之術又烏足為陛下言之哉且臣聞
之聖人在上人不失札若臣若生未及壯戴陛下為君
仁壽歡康未始有極何忽自謂庸庸而言天下之事
乎誠以國家兵興已來天下之人憊且悲愁五十年矣
自陛下即位之後戴白之老莫不泣血而誦開元之政
興焉此臣所以汲汲於私心也陛下能不憐察其意乎
論諫諍不召見
元稹

臣聞治亂之始各有萌蘖其萌也始即位萌象未見
信大臣使左右近習不得離疏遠之人此治象也大臣
不親直言不進抵忌諱者殺之左右者刑與一二近習
決事深宮中群臣莫與此亂萌也且始即位萌象未見
必有狂直敢言者上或激而進之則天下君子望風曰
彼狂而容於上其欲來天下士乎吾之道可以行矣其
小人則竦慄曰彼之直得幸於上吾將直言以徼利乎
由是天下賢不肖各以所忠貢於上上下下之志霽然而
通合天下之智一萬物之心人人樂得其所戴其上如
赤子之親慈母也雖欲誘之為亂可得乎及夫進計者
唐文鑑卷十三

憲宗朝

入而直言者戮則天下君子內謀曰與其言不用而身
為戮吾寧危行言遜以保其終乎其小人則擇利曰吾
君所惡者拂心逆耳吾將苟順是非以事之由是進見
者華而不內言事者寢而不聞若此則十步之事不得
見况天下四方之遠乎故曰聾瞽之君非無耳目左右
前後者屏蔽之不使視聽欲不亂可得哉太宗初即位
天下莫有言者孫伏伽以小事持諫厚賜以勉之自是
論事者唯懼言不直諫不極不能激上之盛意曾不以
忌諱為虞於是房杜王魏議可否於前四方言得失
外不數年大治豈文皇獨運聰明於上哉蓋下盡其

臣聞發暢之也夫樂全安惡戮辱古今情一也豈獨
貞觀之人輕犯忌諱而好戮辱哉蓋上激而進之也喜
而從怒譽犯亦古今情一也豈獨文皇甘逆耳怒從心
哉蓋以順從之利輕而危亡之禍大思為子孫建永安
計也為後嗣者其可順一朝意而蔑文皇之天下乎陛
下即位已歲百辟卿士天下四方之人曾未有獻一
計進一言而受賞者左右前後拾遺補闕亦未有奏封
執諫而蒙勸者設諫鼓置懸函曾未聞雪冤決事明察
幽隱之意者以陛下睿博洪深勵精求治豈言而不用
哉蓋下不能有所發明承顧問者獨一二執政對不及
唐文鑑卷十三

憲宗朝

頃而罷豈暇陳治安議教化哉他有司或時召見僅能
奉簿書計錢穀登降耳以陛下之政視貞觀何如哉貞
觀時尚有房杜王魏輔弼之智日有獻可替否者今陛
下當致治之初而言事進計者歲無一人豈非群下因
循竊位之罪乎輒昧死條上十事一教太子正邦本二
封諸王固磐石三出宮人四嫁宗女五時召宰相講庶
政六次對群臣廣聰明七復正衙奏事八許方幅糾彈
九禁非貢獻十省出入敗游

遺李勣書

韓愈

李勣傳以右拾遺召勣河東人勣諫不辱

有詔河南敦喻拾遺公朝廷士引頸東望若景星鳳鳥
始見爭先觀之為快方今天子仁聖小大之事皆出宰
相樂善言如不得聞自即大位凡所出而施者無不得
宜勤儉之聲寬大之政幽閨婦女章野小子飽聞而厭
道之愈不通於古請問先生茲非太平世歟加又有非
人力而至者年穀屢熟符貺委至千紀之姦不戰而拘
繫彊梁之凶銷鑠縮粟迎風而委伏其有一事未就正
視若不成人四海所環無一夫甲而兵者若此時也拾
遺公不疾起與天下樂成而享之斯無時矣昔孔子知

不可為而為之不已跡接於諸侯之國今可為之時自
臧深山罕關而固拒即與仁義者異守矣想拾遺公冠
帶就車惠然肯來舒所蓄積以補綴盛德之闕利加于
時名垂將來踴躍懷企頃刻以冀又竊聞朝廷議必起
拾遺公使者往若不許即河南必繼以行拾遺徵若不
至更加高秩如是辭少就多傷於廉而害於義拾遺公
必不為也善人進其類皆有望於公公不為起是使天
子不盡得良臣君子不盡得顯位人庶不盡被惠利其
害不為細必審察而諦思之務使合於孔子之道乃善

心善其言始此東都初旬
是時有開陳開事刊上

論河北三鎮及淮西事宜

李絳

出通鑑成於唐史度使王士貞卒子承宗自為
紹復上表請封其子承宗不可上又問劉濟
子天安其表請封其子承宗不可上又問劉濟

群臣見陛下西取蜀東取吳易於反掌故諂諛躁競之
人爭獻策畫勸開河北不為國家深謀遠慮陛下亦以
前日成功之易而信其言臣等夙夜思之河北之勢與
二方異何則西川浙西皆非反側之地其四鄰皆國家
臂指之臣劉闢李錡猶生狂謀其徒皆莫之與關騎徒
以貨財啗之大軍一臨則渙然離耳故臣等當時亦勸
陛下誅之以其萬全故也成德則不然內則膠固歲深
外則蔓連勢廣其將士百姓懷其累代煦嫗之恩不知
君臣逆順之理論之不從威之不服將為朝廷羞又鄰
道平居或相猜恨及聞代易必合為一心蓋各為子孫
之謀亦慮他日及此故也萬一餘道或相表裏矣連禍
結財盡力竭西戎北狄乘間窺窬其為憂患可勝道哉
濟季安與承宗事體不殊若物故之際有間可乘當臨
事圖之於今用兵則恐未可太平之業非朝夕可致願
陛下審處之且以兵少誠病必不起淮西四旁皆國家
州縣不與賊通朝廷命帥今正其時萬一不從可議
討故臣願捨恒冀難致之策就申蔡易成之謀脫或恒

冀連兵事未如意蔡州有異可與師伐以財力不勝
而赦承宗則恩威兩廢不如早賜處分既而承宗以主
表自訴上遣裴武宣劉昌言
受詔其恭濟德得二州

說田季安討王承宗

譚忠

出通鑑

田季安聞吐突承璀將兵討王承宗聚其徒曰師不
跨河二十五年矣今一旦越魏伐趙趙虜魏亦虜矣
計為之奈何其將有超伍而言者曰願借騎五千以
除君憂季安大呼曰壯哉兵決去格沮者斬幽州牙
將絳人譚忠為劉濟使魏知其謀入謂季安曰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憲宗朝

主

如某之謀是引天下之兵也何者今王師越魏伐趙不
使着臣宿將而專付中臣不輸天下之甲而多出秦甲
君知誰為之謀此乃天子自為之謀欲將夸於臣下也
若師未叩趙而先碎於魏是上之謀反不如下且能不
耻於天下乎既耻且怒必任智士畫長策仗猛將練精
兵畢力再舉涉河鑑前之敗必不越魏而伐趙校罪輕
重必不先趙而後魏是上不下下不當魏而來也

季安曰然則若之何

忠曰王師入魏君厚犒之於是悉甲壓境號曰伐趙
可陰遣趙人書曰魏若伐趙則河北義士謂魏賣矣

若與趙則河南忠臣必起與君反君之名魏不
受執事若能陰解牌障遺魏一城魏得持之奏捷天子
以為符信此乃使魏北得以奉趙西得以為臣於趙有
用失之耗於魏獲不世之利執事豈能無意於魏乎趙
人脫不拒君是魏霸基安矣

季安曰善先生之來是天眷魏也遂用忠之謀與趙
陰計得其堂陽

說劉濟討王承宗

譚忠

出通鑑

忠歸幽州謀欲激劉濟討王承宗會齊合諸將言曰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憲宗朝

主

天子知我怨趙今命我伐之趙亦必大備我伐與不
伐孰利

忠疾對曰天子終不使我伐趙趙亦不備燕

齊怒曰爾何不直言濟與承宗反乎命繫忠獄使人
視成德之境果不為備後一日詔果來令濟專護北
疆勿使朕復掛胡憂而得專心於承宗濟乃解獄召
忠曰信如子斷矣何以知之

忠曰肅從使外親燕內實忌之外絕趙內實與之此為
畫曰燕以趙為障雖怨趙必不殘趙不必為備一旦示
趙不敢拒燕二且使燕獲疑天子趙人既不備燕燕人

則走告天子曰燕厚怨趙趙見伐而不備燕是燕反與趙也此所以知天子終不使君伐趙而趙不備燕也

濟曰今則奈何

忠曰燕趙為怨天下無不知今天子伐趙君坐全燕之甲一人未濟易水此正使潞人以燕賣恩於趙敗忠於上兩皆售也是燕賄忠義之心卒染私趙之口不見德於趙人惡聲徒嘈嘈於天下耳惟君熟思之

濟曰吾知之矣乃下令軍中曰五日畢出後者醢以徇

請罷討河北兵

白居易

唐文鑑卷十三

憲宗朝

五

出通鑑時河北用兵久無功居易上言云不聽

河北本不當用兵今既出師承權未嘗苦戰已失大將與從史兩軍入賊境延延進退不惟意在逗遛亦是力難支敵希朝茂昭至新市鎮竟不能過劉濟引全軍攻圍樂壽久不能下師道李安元不可保察其情狀似相計會各收一縣遂不進軍陛下觀此事勢成功有何所望以臣愚見須速罷兵若又遲疑其害有四可為痛惜者二可為深憂者二何則君保有成即不論用度多少既的知不可即不合虛費費糧帑而後行事亦非脫若遲校一日則有一日之費更延旬月所費滋多終須罷

兵何如早罷以府庫錢帛百姓脂膏資助河北諸侯令疆大此臣為陛下痛惜者一也臣又恐河北諸將見其少陽已受制命必引事例輕重同詞請雪承宗若章表繼來即義無不許請而後捨體勢可知轉令承宗固同類如此則與奪皆由鄰道恩信不出朝廷實恐權盡歸河北此為陛下痛惜者二也今天時已熱兵氣相蒸至於飢渴疲勞疾疫暴露驅以就戰人何以堪縱不惜身亦難忍苦况神策烏雜城市之人例皆不慣如此忽思生路一人若逃百人相扇一軍若散諸軍必搖事忽至此悔將何及此為陛下深憂者一也臣聞回鶻吐蕃皆有細作中國之事小大盡知今聚天下之兵唯討承宗一賊自冬及夏都未立功則兵力之疆弱資費之多少豈宜使西戎北虜一一知之忽見利生心乘虛入寇以今日之勢力可能救其首尾哉兵運禍生何事不有萬一及此實開安危此其為陛下深憂者二也

請勿與為重胤昭義節度

李絳

出通鑑重胤執重從史時有功憲宗欲用為昭義帥時不可會吐突承權奏已重胤內

昭義五州據山東要害魏博恒幽諸鎮蟠結朝廷惟恃以制之邢礪洛入其腹內誠國之寶也安危所繫也

為從史所據使朝廷行食今幸而得之承繼復

胤臣聞之驚嘆實所痛心昨國家訪執從史雖為長

已失大體今承繼又以文牒差人為重鎮晉後為之求

旌節無君之心執甚於此陛下昨日得昭義人神同慶

威令再立今日忽以授本軍牙將物情頗沮紀綱大紊

校計利害更不若從史為之何則從史雖蓄姦謀已是

朝廷牧伯重胤出於列校以承繼一牒代之竊恐河南

北諸侯聞之無不憤怒恥與為伍且謂承繼誘重胤逐

從史而代其位彼人人麾下各有將校能無自危乎儻

劉濟茂昭季安執恭韓弘師道繼有表章陳其情狀并

唐文錄卷十三

憲宗朝

七

指承繼專命之罪不知陛下何以處之若皆不報則表

怒益甚若為之改除則朝廷之威重去矣上說以重胤

陽孟元陽

奏記宰相論學校

劉禹錫

出本傳禹錫嘗數天下

言者謂天下少士而不知養材之道鬱堙不揚非天不

生材也是不耕而歎廩庾之無餘可乎貞觀時學舍千

二百區生徒三千餘外夷遣子弟入附者五國今室虛

地廢生徒衰少非學官不振病無費以給也凡學

秋釋奠于先師斯止辟雍類官非及天下今州縣

春秋上下有事孔子廟其禮不應古甚非孔子意漢初

群臣起屠販故孝惠高后間置原廟於群國逮元帝時

韋玄成遂議罷之夫子孫尚不敢違禮饗其祖况後學

師先聖道而欲違之傳曰祭不欲數又曰祭神如神在

與其煩於燕饗孰若行其教今教類廢而以非禮之祀

媚之儒者所宜疾竊觀歷代無有是事武德初詔國學

立周公孔子廟四時祭貞觀中詔脩孔子廟兗州後許

敬宗等奏天下州縣置三獻官其他如立社玄宗與儒

臣議罷釋奠牲牢薦酒脯時王孫林甫為宰相不涉學

使御史中丞王敬從以明衣牲牢著為令遂無有非之

唐文錄卷十三

憲宗朝

七

者今歲四縣歲釋奠費十六萬舉天下州縣歲凡費四

千萬適資三獻官飾衣裳給妻子於學無補也請下禮

官博士議罷天下州縣牲牢衣幣春秋祭如開元時藉

其資半昇所隸州使增學校舉半歸太學猶不下萬計

可以營學室具器用豐養食增掌故以備使令儒官各

加稍食州縣進士皆立程督則貞觀之風粲然可復時

不用其言

論皇甫鐸程昇

裴度

出通鑑時以二人為相朝野駭愕度與裴

力陳其不可不應度雖與小人同列求退不

錢昇皆錢穀吏伎巧小人際下一旦貴之相位中外
不駭笑况鑄在度支專以豐取刻與為務中外仰給度
支之人無不思食其肉此者裁損淮西糧料軍士怨怒
會臣至行營曉諭慰勉僅潰亂今舊將舊兵悉向淄青
聞鑄入相必盡驚憂知無可訴之地矣程昇雖人品庸
下然心事和平可處繁劇不宜為相至如鑄資性狡詐
天下共知唯能上惑聖聰足見姦邪之極臣若不退天
下謂臣不知廉耻臣若不言天下謂臣有負恩寵今退
既不許言又不聽臣如烈火燒心衆竊叢體所可惜者
淮西邊定河北底寧承宗歛手削地韓弘興疾討賊豈
朝廷之力能制其命哉直以處置得宜能服其心耳陛
下建升平之業十已八九何忍還自墮壞使四方解體
乎上以度為朋
黨不以背

唐文粹卷十三 憲宗朝 九
條興復太平大略

李翱

出本

陛下即位以來懷不廷臣誅賊剽五聖憤耻自古中
興之盛無以加臣見聖德所不可及者若淄青生口夏
侯澄等四十七人為賊逼脅質其父母妻子而驅之
陛下傳之赦不誅詔田弘正隨材授職歆歸者縱之
等得生歸轉以相謂賊衆莫不懷盛德無肯拒

所以能一旦斬師道者以三軍皆苦賊而思陛下改
不淹日成大功一也今歲關中麥不收陛下哀民之
下詔蠲賦十萬石群臣動色百姓歌樂遍畎畝二也
齊遺魯以女樂季桓子受之君臣共觀三日不朝孔子
行今韓弘獻女樂陛下不受遂以歸之三也又出李爽
妻女於掖庭以田宅賜沈遵師聖明寬恕億兆欣感臣
愚不能盡識若它詔令一皆類此武德貞觀不難及太
平可覆掌而致臣聞定禍亂者武功也復制度興太平
者文德也今陛下既以武功定海內若遂革弊事復高
祖太宗舊制用忠正而不疑屏邪佞而不避改稅法不
賢錢而納布帛絕進獻寬百姓租賦厚邊兵以制藩
侵盜數引見待制官問以時事通壅蔽之路此六者政
之根本太平所以興陛下既已能行其難若何而不為
其易者乎以陛下資上聖如不惑近習容悅之辭任
鯁正直與之脩復故事以興大化可不勞而成也若一
日不事臣恐大功之後逸樂易生進言者必曰天下
平矣陛下可以高枕自安流如是則高祖太宗之制度
不可以復制度不復則太平未可以致臣竊惜陛下尚
可興之時而謙讓未為也

平賦書

李翱

孔子曰道千乘之國故事而信即川而浚人使民以時
又曰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孟子曰夏后氏五十
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貢皆什一也欲
輕之於堯舜之道大貉小貉也欲重之於堯舜之道大
桀小桀也是以什一之道公私皆足人既富然後可以
服教化反淳朴古之聖賢未有不善於為政理人而能
光于後代者也故善為政者莫大於理人理人者莫大
於既富之又教之凡人之情莫不欲富足而惡貧窮
歲不製衣則寒一日不得食則飢四人之苦者莫甚於
農人麥粟布帛農人之所生也歲大豐農人猶不能三
衣食如有水旱之災則農人先受其害有若曰百姓不
足孰與足夫如是百姓之視其長上加仇讎安能
得享其利危又焉肯盡其力耶古之所以危亡未有不
由此者也人皆知重歛之為可以得財而不知輕歛得
財之愈多也何也重歛則人貧人貧則流者不歸而天
下之人不來由是土地雖大有荒而不耕者雖耕之而
地力有所遺人日益困財日益匱是謂棄天之時遺地
之利竭人之財如此者雖欲為社稷之臣建不朽之功
誅暴逆而威四夷徒有其心豈可得耶故輕歛則人樂
其生人樂其生則居者不流而流者日來居者不流而

流者日來則土地無荒桑柘日繁盡力耕之地有餘
人日益富矣日益強四隣之人服之如父雖欲驅而去
之其可得耶是以興之安而居則富而可教與之危而
守則人皆自固孟軻所謂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有生
人以來未有能濟者也嗚呼仁義之道章章然如大道
焉人莫不知之然皆不能行何也見之有所未盡而又
有嗜欲以害之其自任太多而任人太寡是以有土地
者有仁義無代無人雖莫不知之然而未有一人能行
之而功及後代者由此道也秦滅古法墾井田而夏殷
周之道廢相承日滋不可卒復邇是以取可行於當時
者為平賦書而什一之法存焉庶幾乎能有行之者云
耳
凡為天下者視千里之都為千里之都者視百里之
州為百里之州者起於一畝之田六尺謂之步二百
有四十步謂之畝三百有六十步謂之里方里之田
五百有四十畝十里之田五萬有四千畝百里之州
五十有四億畝千里之州五千萬有四百億畝方里之
內以十畝為之屋室徑路牛豚之所息焉蔬菜之
所生植里之家給焉凡百里之州為方十里者百川
縣城郭之所建通川大塗之所更立墓邱井之所聚

明道清之新樂大計
田一十九億四萬有四千畝以百里之家給焉千里亦
如之高山大川則計其長短而量之一畝之
田以強升弱水旱之不特雖不能盡地力者歲不下
粟一石公索其十之一凡百里之州有田五十有四
億畝以一十九億四萬有四千畝為之州縣城郭通
川大塗賦稅備立基鄉井屋室徑路牛豚之所息
葱韭蔬菜之所生植餘田三十四億五萬有六千畝
畝率十取粟一石為粟三十四萬五千有六百石以
貢於天子以給州縣及執事者之祿以供賓客以給

唐文粹卷十三

憲宗朝

董

四方以禦水旱之災皆是矣其田間樹之以桑
凡樹桑人一日之所休者謂之功桑太寡則乏于帛
太多則累乎田是故十畝之田植桑五功一功之益
取不宜歲度之雖不能盡其功若功不下一匹帛公
索其百之十凡百里之州有田五十四億畝以一十
九億四萬有四千畝為之州縣城郭通川大塗賦稅
備立基鄉井屋室徑路牛豚之所息葱韭蔬菜之
所生植餘田三十四億五萬有六千畝麥之田大計
五分當其土旱不可以植桑餘田二十三億有四千
畝樹桑凡一百一十五萬有二千功功率十取一匹

唐文粹卷十三

憲宗朝

董

帛一十一萬五千有二百匹以貢於天子以給州縣
凡執事者之祿以供賓客以問四方以禦水旱之災
皆足于是矣鰥寡孤獨有不人疾者公與之粟帛能
自給者弗征其田桑凡十里之鄉為之公園焉鄉之
所入于公者歲十舍其一于公園十歲得粟三千四
百五十有六石十里之鄉多人者不足千六百家鄉
之家保公園使勿偷歲歲並人不足于食量家之口
多寡出公園與之而勸之蠶以領麥之升焉及其大
豐鄉之正告鄉之人歸公所與之畜當戒必精勿濡
以內于公園窮人不能歸者與之勿散于書則歲雖
大饑百姓不困于食不死于溝洫不流而入于他矣
人既富樂其生重犯法而易為善教其父母使之慈
教其子弟使之孝教其在鄉黨使之敬讓羸老者得
其安幼弱者得其養鰥寡孤獨有不人疾者皆樂其
生屋室相鄰煙火相接于百里之內與之居則樂而
有禮與之守則人皆固其業雖有強暴之兵不敢侵
自百里之內推而布之千里自千里而後於四海其
孰能當之是故善為政者百姓各有保而親其君上
雖欲危亡弗可得也其在詩曰迨天之未陰雨旉
禾土潤膠膺力今女下民或敢侮予此之謂也

唐文鑑卷之十四

憲宗朝

遺吳元濟書

吳武陵

此本傳准而吳少陽開武陵才遺客之傳以資友武使不答後少陽子元濟叛武陵遣吳王孫曰

夫勢有不必得有不疑徒取暴逆之名而珍物敗俗不可謂智一日破亡平生親愛連坐統戮不可謂仁主屬繁衍因緣磨滅先魂傷骸不可謂孝數百里之內拘若檻牢常疑死於左右手低回姑息不可謂明且三皇以來數千萬載何有悖理亂常而能自畢者哉貞元時

唐文鑑卷十四

憲宗朝

乙

德宗以函容御天下河北諸鎮專地不臣朝廷資以爵號禁黠者自謂得計以反為利於是楊惠琳劉闢李錡盧從史等交亂皇帝即位赫然命偏師討之盡伏其辜所謂時也日者張太尉狀垣捍之勤謝易定為國老田尚書智慮絕侶又以魏博來歸幽檀滄景皆為信臣然而與足下者獨齊趙耳夫齊安可為恃哉徐堅其首渠薄其翼魏斯其脛滑鉞其腹淮南承其衝分兵不足相救全舉則曹魯東平非其有也彼何苦而自棄哉若趙則固豎子耳前日主上以澤潞為之導既斥從史姑汝罪復爵祿之天下之人歎討者十八無何殘丞相御也

唐文鑑卷十四

憲宗朝

二

朝廷以足下故未加斧鉞也然則中山博陵之險太原乘井陘之險燕朔樂壽邢杞臨清河絕其南弓馬斷其北孤雛腐鼠求責不暇又曷以救人哉二鎮不敢動亦明矣足下何待而窮死耶昔漢之師裴道明嘗言唐家二百年有中興主當其時但盡滅河湟之地復矣今天子英武任賢同符太宗寬仁厚物有玄宗之度罰無貸罪賞無遺功諸侯終齊趙以稔其釁羣帥築室礪兵進窺房蔡屯田繼滑許絳扼喉後陣撫背左排右掖其幾何而不蹈邪足下勿謂部曲勿我欺人心與足下一也足下反天子人亦欲反足下易地而論則嬰兒橫之命不若奉大君官守矣枕戈持矛死不得地不若坐兼爵命而保微嗣矣足下苟能挺知機之烈莫若發一介籍士馬士彊歸之有上以覆載之仁必保納足下條垢洗瑕以倡四海將校官不夫失寵且貴何哉為國者不以纖惡蓋大善也且武而代服而捨寵榮可厚骨肉可保何獨不為哉三州至孤也鴻圖至廣也力不相侔判然可知假使官軍百敗而行陣未嘗乏足下一敗則成禽矣夫一壯士不能當十夫者以其左右前後咸敵也矧以一卒敵當百人哉昏迷不返諸侯之而城下環壘割重確以流潦主將慈撫士卒崩離田

與發於肘腋屍不得葬宗不得祀臣僕以為誠子孫所
不祖生為暗懷之人沒為幽憂之鬼何其痛哉

論淮西可取

韓愈

出本

淮西連年脩器械防守金帛糧畜耗於給賞執兵之卒
四向侵掠農夫織婦餉於其後得不償費比聞畜馬皆
上槽檻此譬有十夫之力自朝抵夕跳躍叫呼勢不支
久必自委頸當其已衰三尺童子可制其命况以三州
殘弊困剝之餘而當天下全力其敗可立而待也然未
可知者在陛下斷與不斷耳夫兵不多不足以取勝必

唐文苑英華

卷十四

三

勝之師不在速戰兵多而戰不速則所費必廣疆場之
上日相攻劫近賊州縣賦役百端小遇水旱百姓愁苦
方此時人人異議以惑陛下陛下持之不堅半塗而罷
傷威損費為弊必深所要先決於心詳度本末事至不
惑乃可圖功又言諸道兵羈旅卑弱不足用而界賊州
縣百姓習戰聞知賊深淺若募以內軍教不二月一切
可用又欲四道置兵道率三萬畜力伺利一日俱縱
蔡首尾不救可以責功

平淮西碑

韓愈

出本元陳帝黃義度
功即命愈為平淮西碑

天以唐克肖其德聖子神孫繼繼承承於千萬年故
不怠全付所履四海九州固有內外悉主悉臣高祖太
宗既除既治高宗中睿休養生息至于玄宗受報收功
極熾而豐物衆地大孽牙其間肅宗代宗德祖順考以
勤以容大應適去莠莠不藉相臣將臣文恬武嬉習
見聞以為當然睿聖文武皇帝既受羣臣朝乃考
貢曰嗚呼天既全付予有家今傳次在予予不能事事
其何以見于郊廟群臣震懼奔走率職明年平夏又
明年平蜀又明年平江東又明年平澤潞遂定易定致魏
博具衛澶相無不從志皇帝曰不可究武予其少息九
年蔡將死蔡人立其子元濟以請不許遂燒舞陽犯葉
襄城以動東都放兵四劫皇帝歷問于朝一二臣外皆
曰蔡帥之不廷授于今五十年傳三姓四將其樹本堅
兵利卒頑不與它等因撫而有順且無事大官臆決唱
聲萬口和附并為一談牢不可破皇帝曰惟天惟祖宗
所以付任予者庶其在此予何敢不力一二臣同
為無助曰光顏汝為陳許帥維是河東魏博節陽三
之在行者汝皆將之曰重衛汝故有河陽淮公
維是朔方義成陝益鳳翔延慶七軍之在行者汝皆
之曰弘汝以卒萬二千屬而予公武往討之曰文通汝

唐文苑英華

卷十四

四

守其是宜武淮南宣獻所西於四元軍之行于壽者
改皆將之曰道古汝其觀察鄂岳曰德汝帥唐御隋各
以其兵進戰曰度汝長御史其性視師曰度惟汝子同
汝遂相予以賞罰用命不用命曰弘汝其以節都統諸
軍曰守讎汝出入左右汝惟近臣其性撫師曰度汝其
住衣服飲食予士無寒無飢以既厥事遂生蔡人賜汝
節斧通天御帶衛卒三百凡茲廷臣汝釋自從惟其賢
能毋憚大吏與申子其臨門送汝曰御史子閔士大夫
戰甚苦自今以往非郊廟祀無用樂顏胤武合攻其北
大戰十六得柵城縣二十三降卒四萬道古攻其東南

唐文苑卷十四

李唐朱朝

五

八戰降萬三千再入申破其外城文通戰其東十餘
降萬二千愬入其西得賊將輒釋不殺用其策戰比有
功十二年八月丞相度至師都統弘責戰益急顏胤武
合戰益用命元濟盡并其衆洄曲以備十月壬申愬用
所得賊將自文城因天大雪疾馳百二十里用夜半到
蔡破其門取元濟以獻盡得其屬人卒辛巳丞相度入
蔡以皇帝命赦其人淮西平大饗蔡功師還之日因以
其食賜蔡人凡蔡卒三萬五千其不樂為兵願歸者
者十九悉縱之軒元濟京師冊功弘加侍中愬為左
討帥山南東道顏胤武加司空公武以散騎常侍帥

易舟延道古進大夫文通加散騎常侍丞相度朝京師
遣封晉國公進爵金紫光祿大夫以舊官相帝以其副
總為工部尚書領蔡性既遷奏群臣請紀聖功被之金
石皇帝以命臣愈臣愈拜稽首而獻文曰

奉天命遂臣萬邦親居近土襲盜以狂往在玄宋崇
極而祀河北悍驕河南附起四聖不宥屢興師征有不
能克益成以兵夫耕不食婦織不裳輸之以車為卒賜
糧外多失朝曠不撤狩百練息官事亡其舊帝時繼位
顧瞻咨嗟唯汝文武執恤予家既斬吳蜀旋取山東魏
特首義六州降從淮蔡不順自以為強提兵叫譟歌事

唐文苑卷十四

李唐朱朝

六

故常始命討之遂連殺鄰陰遣刺客來賊相臣方戰未
利內驚京師群公上言莫若惠來帝為不聞與神為謀
乃相同德以訖天誅乃救顏胤武古通咸統於弘各
奏成功三方分攻五萬其師大軍北衆厥數倍之常兵
時曲軍士蠢蠢既窮雲陵蔡一大窟勝之邵陵鄖城來
降自夏入秋復屯相望兵順不勵告功不時帝哀征夫
命相往釐士飽而歌馬騰於槽試之新城賊遇敗逃盡
抽其有衆以防我西師躍入道無留者領領蔡城其墻
千里既入而有莫不順侯帝有恩言相度來宣誅止其
魁釋其下人蔡之卒六拔甲呼舞蔡之婦女迎門笑語

蔡人告飢船粟往哺蔡人告寒賜以繒布始時蔡人蔡
不往來今相從戲里門夜開始時蔡人進戰退戰今肝
而起左殮右粥為之擇人以收餘德選吏賜牛教而不
稅蔡人有言始迷不知今乃大覺蓋前之為蔡人有言
天子明聖不順族誅願保性命汝不吾信視此蔡方孰
為不順往斧其咄充類有數聲勢相倚善強不文汝弱
矣恃其告而長而父而兄奔走偕來同我太平淮蔡為
亂天子伐之既伐而飢天子活之始議伐蔡卿士莫隨
既伐四年小大並疑不赦不疑由天子明凡此蔡功惟
斷乃成既定淮蔡四夷畢來遂開明堂坐以治之元龜以

唐文苑英華卷十四

憲宗朝

七

之平由變能國天子意多歸安力應安善安公
主文新愈文不實詔斷其文更命段文昌為之

元和聖德詩

韓愈

出文

臣愈頓首再拜言曰臣伏見皇帝陛下即位以來誅流
姦臣朝廷清明無有欺蔽外斬楊惠琳劉闢以收夏蜀
東定青徐積年之叛海內怖服不敢遠越郊天告廟神
靈歡喜風雨明晦無不從順太平之期適當今日臣蒙
被恩澤日與群臣序立紫宸殿下親望穆穆之光而具
職業又在以經籍教導國子誠宜率先作歌詩以稱道
盛德不可以詞語淺薄不足以自效為辭輟依古作四

言元和聖德詩一篇凡十有二十四字指事實錄具
明天子文武神聖以警動百姓耳目傳示無極其詩曰
皇帝即祚物無遺拒曰賜而賜曰兩而兩維是元年有
盛在夏欲覆其州以踵近武皇帝曰嘻豈不在我負鄙
為艱縱則不可出師征之其衆十旅軍其城下告以禍
禍廢敗枝披不敢保聚擲首陣外降幡夜豎疆外之險
莫過蜀土常舉去鎮劉闢守後血人于牙不肯吐口
庫啗士曰隨所取汝張汝弓汝伐汝鼓汝為表書求
帥汝事始上聞在刻成怒皇帝曰然嗟遠士女苟附而
安則且付與讀命于庭出節少府朝發京師夕至其部

唐文苑英華卷十四

憲宗朝

八

開喜謂黨汝振而伍蜀可全有此米當受萬牛鬻肉為
饗行酒以錦纏股以紅帕膏有醢其兇有餌其誘其出
穰穰隊以萬數遂却東川遂據城阻皇帝曰嗟其又可
許矣命崇文分卒禁禁其安其繼無暴我野日行三十
徐壁其右開黨衆謀鹿頭是守崇文奉詔進退規矩戰
不貪殺擒不濫數四方節度盡其頭馬上章乞討俟命
起坐皇帝曰嘻無汝煩苦荆并洎梁在國門戶出師三
十各選爾醜四軍齊作殺其如阜或拔其角或脫其距
長驅洋洋無有齟齬八月壬午開黨城走載妻與妾包
裹權軋是日崇文入處其宇分散遂捕搜索則數聞窮

見窮無地自處俯視大江不見州渚遂自頽倒若杵投
白取之江中加脰械手婦女累繫啼哭拜叩來獻闕下
以告廟社周示城市咸使觀覩解脫繫索夾以石斧跪
婉弱子赤立偃僕牽頭曳足先斷腰臂次及其徒體骸
擗柱末乃取關駭汗如瀉揮刀紛紜爭切膾膚優賞將
吏析珪綴組帛堆其家粟塞倉廩哀憐陣歿廩給孤寡
贈官封墓周帑宏溥經戰伐地寬免租薄施令酬功急
疾如火天地中間莫不順序幽恒青魏東盡海浦南至
徐蔡區外雜虜烜威赫德跋踣躅舞掉弄兵革私習黨
蓋來請來觀十百其耦皇帝曰吁伯父叔舅各女爾佐

唐大鑑卷十四

憲宗朝

九

訓厥吐晦正月元月初見宗祖躬執百禮登降拜俯薦
饗新宮視瞻梁栢威見容色淡落入俎侍祠之臣助我
側楚乃以上宰於郊用牡餘于國南鱗荀毛羹廬幕周
施開揭磊砢飲肴騰擘圓壇帖安天兵四羅旂常婀娜
駕龍十二魚魚雅雅胥異于丘奠璧獻尊衆樂驚作轟
彫融治紫焰嘯呵高靈下墮群星從坐錯落侈哆日居
月妃煥赫嫋嫋瀆滂濛濛嶽嶽嶺嶺飲沃醴醴產祥降
嘏鳳皇應奏舒翼自附赤鱗黃龍頽地結糾卿士庶人
黃童白叟踴躍歡忻失喜壹歌乾清坤美境落泰舉帝
車迴來日正當午幸升鳳門大赦天下條離刻磻磨滅

聖通達今古聰聰視明一似堯禹生知法式動得理所
天錫皇帝為天下主并包育養無異細鉅億載萬年政
有遠者皇帝勤儉監濯陶瓦斤遣浮華好此綈紵初戒
四方侈則有咎天錫皇帝多憂與泰無召水旱耗于崔
胤億載萬年有雷無變皇帝正直剔白善否擅命而狂
既翦既去盡逐群姦有遺侶天錫皇帝庀臣碩輔博
問遐觀以置左右億載萬年無敢予侮皇帝大孝慈祥
悌友怡怡愉愉奉太皇太后決于族親濡及九有天錫皇
帝與天齊壽登遐太平無忌求久億載萬年為父為母

唐大鑑卷十四

憲宗朝

十

博士臣愈職是訓詁作為歌詩以配言甫

貞符

柳宗元

出本

臣所賦州流人具武陵為臣言董仲舒對三代受命之
符誠然非邪臣曰非也何獨仲舒耳司馬相如劉向揚
雄班彪彪子固皆公襲嗤嗤推古瑞物以配受命其言
類淫巫瞽史誑亂後代不足以知聖人立極之本顯至
德陽大功甚矣厥趣臣為尚書即時書著貞符言唐宗
正德受命於生人之意累積享久宜享無極之義本末
闡關會廷還中輟不克備究武陵即扣頭邀臣此大

不宜以奪故休歎使聖王之興不立無以抑諂類校正
道表覈萬代臣不勝奮激即其為書念終氓沒蠻夷不
聞于時獨不為也苟一明大道施于人世死無所憾用
是自決臣宗元稽首拜手以聞曰執稱古初朴蒙空伺
而無爭厥流以訛越乃奮發關怒振動專肆為淫威曰
是不知道惟人之初總總而生林林而羣雪霜風雨雷
電暴其外於是乃知架巢穴挽草木取皮革飢渴牝
牡之欲毆其內於是乃噬禽獸咀果穀合偶而居交焉
而爭睽焉而鬪力大者搏齒利者齧爪剛者決羣衆者
軋兵良者殺披披籍籍草野塗血然後彊有力者出而

治之往往為帝於險阻用號令起而君臣什伍之法立
德紹者嗣道急者奉於是聖人焉曰黃帝游其兵車
交貫乎其內一統類齊制豈然猶大公之道不克建於
是有聖人焉曰堯置州牧四岳持而綱之立有德有功
有能者參而維之運臂率指屈伸把握莫不統率年若
舉聖人而禪焉大公乃克建由是觀之厥初綱匪極亂
而後稍可為也而非德不樹故仲尼叙書於堯曰克明
俊德於舜曰濬哲文明於禹曰文命祗承于帝於湯曰
克寬克仁章信兆民於武王曰有道曾孫格授典誓貞
哉惟茲德實受命之符以冀永祀後之妖淫當昏好怪

之徒乃始陳大電大虹為異跡而獲白魚流大之為
以為符斯皆詭譎間誕其可羞也莫如本于厥貞漢用
大度克懷于有氓登能庸賢濯蕩煦寒以瘳以熙茲其
為符也而其妄臣乃下取虺蛇上引天光推類類休用
夸証于無知氓增以騁真神為符駭縱誘俾東之泰山
石間作大號謂之封禪皆尚書所無有莽述承效卒為
驚逆其後有賢帝曰光武克綏天下復承舊物猶崇赤
伏以玷厥德魏晉而下尤亂鈎製族符不貞邦用不靖
亦用克久駁乎無以議為也積大亂至于隋氏環四海
以為鼎跨九垓以為鑪鑪以毒燎煇以虐燄其人沸湧

灼爛號呼騰蹈莫有救止於是大聖乃起丕降霖雨滂
滌盪沃蒸為清氣疏為冷風人乃溍然休然相歸以生
相持以成相彌以寧琢斷者剔膏流節離之禍不作而
人乃克完平舒愉尸其肌膚以達于夷途焚垢抵持奔
走轉死之害不起而人乃克鳩類集族歌舞悅懌用祇
于元德徒奮祖呼犒迎義旅謹勤六合至于麾下大盜
象撥阻命遏德義咸殄戮咸墜厥緒無劉于虐人乃並
受休嘉去隋氏克歸于唐躋躋譙歌頌瀨和華帝庸威
栗惟人之為敬莫厥賦積藏于罪是謂豐國卿為義栗
飲發謹飭歲丁大侵人以有年簡于厥刑不殘而懲左

所款不謂而獲凡其所惠不積而息四美皆服不作兵
章不竭貨力不揚于後嗣用盡于帝式十聖濟歌治孝
仁平寬惟祖之則澤久而逾深仁增而益高人之戴唐
永永無窮是故受命有壽考其休符不于祥于其
仁惟人之仁匪祥于天哉惟貞符哉未有喪仁而文者
也未有時祥而壽者也商之主以桑穀昌以雉雉亡宋
之君以法星壽鄭以龍襄晉以麟劬白雉亡漢黃羣死
莽惡在其為符也不勝君德之代光紹明曆深鴻厯大
保人斯無疆宜薦于郊廟文之雅詩祇告于德之休帝

唐文苑英華卷十四

唐文苑英華卷十四

主

曰謚哉乃默休祥之奏先貞符之真思德之所未大求
仁之所未備以極于邦治以教于人事其詩曰於穆穆
德教人皇之惟貞厥符浩浩將之仁函于膚刀莫畢屠
澤煥于震瀟炎以潏勃厥凶德乃既乃夷懿其休風是
煦是吹父子熙熙相寧以嬉賦微而藏厚我棲輶刑輕
以清我完靡傷貽我子孫百代是康十聖嗣于治仁后
之子子思孝父易惠于已拱之戴之神其爾宜載揚于
雅承天之嘏天之誠神宜鑒于仁神之曷依宜仁之歸
濮鈞于北祝栗于南福員西來抵一為心祝唐之紀後
天周隆祝皇之壽與地咸興焉徒祝之心誠為之神協

人同道以告之俾爾德壽無疆不克我代之延永未
毗之仁增以崇曷不爾思有祝乎夫余曰嗚呼咨爾皇
靈無替厥符

獻平淮夷雅

柳宗元

臣某言臣負罪竄伏遠尚書淺奏十有四年聖恩寬宥
命守遐壤懷印曳綬有杜有人臣宗元誠感誠荷頓首
頓首伏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天造神斷克清大慈金
鼓一動萬方畢臣太平之功中興之德推校千古無所
與銀臣伏自忖度有方剛之力不得備戎行致死命况
今已無事思報國恩獨唯文章伏見周宣王時稱中興

唐文苑英華卷十四

唐文苑英華卷十四

古

其道彰大于後罕及然敏於時詩大小雅其選徒出狩
則車攻吉日命官分土則崧高韓非燕入南征北伐則
六月采芑平淮夷則江漢常武鏗鎬兩耀盈人耳目故
宣王之形容與其輔佐今由望之若神人然此無他以
雅故也臣伏見陛下自即位已來平夏州夷勦南取江
東定河北今又發自天襄克蕭淮古而又大雅不作臣
誠不佞然不勝憤踊伏以朝多文臣不取盡忠敢言直
撰平淮夷雅二篇雖不及昔甫及穆公等庶幾代可
以佐唐之光明謹昧死再拜以獻平淮夷雅二篇
皇武命丞相度董師集大功也

其武于敵于淮既捷車環蔡其來伐來武置其
毒于醒狂奔叫喚以下大刑皇咨于度惟汝一德曠
四紀其倭汝克錫汝斧鉞其往視師師是蔡人以省以
釐庶拜稽首廟于元龜既類既禱于杜是宜金節煌煌
錫銷雕戈犀甲熊旆威命是荷度拜稽首出次于東天
子餞之疊弁是崇昂臚祖猷五獻百遵凡百卿士班以
周旋既涉于淮乃翼乃前軌圖厥猷其佐多賢宛宛周
道于山于川遠揚邇昭陟降連連我旆我旗于道于陌
訓于群師拳勇來格公曰徐之無恃額額式和爾容惟
義之宅進寧邸彼昏卒狂襄兇鞠頌鋒蜩斧蟾赤子匍

唐文選卷十四

卷十四

五

匍厥父是尤怒其萌芽以博太陽王旅渾渾是僕是怙
既獲敵師若飢得餽蔡兇伊窘悉起來聚右擣其屈靡
慙厥慮載闢載被丞相是臨弛其武刑諭我德心其危
既安有長如林曾是謹饒化為謳吟皇曰來歸汝復相
予爵之成國祚以夏墟度拜稽首天子聖神度拜稽首
皇祐下人淮夷既平震是朔南宜朝宜郊以告德音歸
牛休馬豐稼于野我武唯皇永保無疆

皇武十有一章章八句

方城命懋守也卒人禁得其大醜以平淮右

方城臨臨王卒時之匪微匪範皇有正命皇命于遐征

舒余仁睦彼艱頑柔惠是馴烈拜即命于皇之訓既殲
既收以後厥刃王卒疑巖熊熊是式術勇縮力日思奮
繼勉昏以狂敢蹈邇疆士獲厥心大祖高驤長戰酋矛
聚其縷章右翦左屠率禽其良其良既省告以父母恩
棄于肌卒貢爾有維彼攸恃乃傾乃誘維彼攸宅乃發
乃守其恃爰獲我功我多陰謀厥圖以究爾訛雨雪淫
淫六風來加于燠其寒于邇其遐汝陰之茫懸瓠之哦
是拔是震大穢厥家校虜既蔡輸于國都示之市人即
社行誅乃諭乃止蔡有孳喜完其室家仰父俯子汝水
云云既清而彌蔡人行歌我步逶遲蔡人歌矣蔡風和

唐文選卷十四

卷十四

五

矣孰類蔡初胡既爾居式慕以康為惠有餘是究是咨
皇德既舒皇曰咨烈俗乃父功昔我文祖惟西平是席
內誨于家外刑于邦孰是蔡人而不率從蔡人率止惟
西平有子西平有子惟我有臣疇允大邦俾惠我人于
廟告功以顯萬方

方城十章章八句

唐文選卷之十四終

宗朝

佛骨表

韓愈

此本傳憲宗遣使往鳳翔迎佛骨入京十三日乃送佛祠王公士人奔走榮幸愈惡之

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後漢時始入中國上古未嘗有也昔黃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歲少昊在位八十年年百歲顓頊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八歲帝嚳在位七十九年年百五歲堯在位九十八年年百一十八歲帝舜在位及禹年皆百歲此時天下太平百姓安樂壽考然而

唐文鑑卷十五

憲宗朝

七

中國未有佛也其後湯亦年百歲湯孫太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年書史不言其壽推其年數蓋不減百歲周文王年九十七歲武王年九十三歲穆王在位百年此時佛法亦未至中國非因事佛而致然也漢明帝時始有佛法明帝在位總十八年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以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二捨身施佛宗廟祭不用牲牢晝旦食止於菜果後為侯景所逼餓死臺城國亦尋滅事佛求福乃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信亦可知矣高祖始受隋禪則議除之當時群臣識見不遠不

際究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開聖明以收斯弊其事遂

止臣常恨焉伏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神聖英武數千

百年以來未有倫比即位之初即不許度人為僧尼道

士又不許別立寺觀臣當時以為高祖之志必行於陛

下今縱未能即行豈可恣之轉令盛也今陛下令群僧

迎佛骨於鳳翔御樓以觀昇入大內又令諸寺遞加供

養臣雖至愚必知陛下不惑於佛作此崇奉以祈福祥

也直以豐年之樂徇人之心為京都士庶設詭異之觀

戲玩之具耳安有聖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然百姓

愚冥易惑難曉苟見陛下如此將謂真心信佛皆云天

唐文鑑卷十五

憲宗朝

二

子大聖猶一心信向百姓微賤於佛豈合更惜身命以至灼頂燔指十百為群解衣散錢自朝至暮轉相放效唯恐後時老少奔波棄其生業若不即加禁遏更歷諸寺必有斷臂鬻身以為供養者傷風敗俗傳笑四方非細事也佛本夷狄之人與中國言語不通衣服珠製口不道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假如其身尚在奉其國命來朝京師陛下然而按之不過宣政一見禮賓一設賜衣一襲衛而出於境不令感眾也況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尚欲重宜令入宮禁孔子曰敬鬼神而遠之古之謂侯

其所以令巫祝先以桃茢殺除不祥然後進弟今無故
取相穢之物親臨觀之巫祝不先桃茢不用群臣不言
一非御史不舉其失臣實耻之乞以此骨付之水火求
其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前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聖
之所作為出於尋常萬萬也佛如有靈能作禍崇凡
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鑒臨臣不怨悔

潮州謝表

韓愈

出本傳愈既至潮州上表謝云

臣愈以今月二十五日到州上訖與官吏百姓等相見

唐文鑑卷十五

唐宗朝

三

具言朝廷治平天子聖神威武惠仁子養億兆人庶無
有親疎遠邇雖在萬里之外嶺海之陬待之一如畿甸
之間榮殺之下有善必聞有惡必見早朝晚罷兢兢業
業惟恐四海之內天地之中一物不得其所遣刺史面
問百姓疾苦苟有不便得以上陳國家憲章完具為治
日久守令承奉詔條違犯者鮮雖在蠻荒無不安泰聞
臣所稱聖德惟知鼓舞謹呼不勞施為坐以無事臣
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所領州在廣府極東界上去廣
府雖云繞二千里來往動皆經月過海口下惡水濟難
莊猛難計程期颺風難應患禍不測州南近界漲海

天壽壽殫氣日夕發作臣少多病年纔五十髮白齒落
雖不久長加以罪犯至重所處又極遠惡憂惶慙慙
亡無日畢立一身朝無親黨居蠻夷之地與勝
焉非陛下哀而念之誰肯為臣言者臣受性愚陋人事
多所不通惟酷好學問文章未嘗一日暫廢實為時輩
所見推許臣於當時之文亦未有過人者至於論述陛
下功德與詩書相表裏作為歌詩薦之如廟祀泰山之
封鏤白玉之牒鋪張對天之間休揚厲無前之偉績編
於詩書之策而無愧措於天地之間而無虧雖使古人
復生臣亦未肯多讓伏以大唐受命有天下四海之內
莫不臣妾南北東西地各萬里自天寶之後政治少僻
文致未優武尅不剛蠻臣蠢蠢蠢蠢居其處桎毒自防外
順內悖父死子代以祖以孫如古諸侯自擅其地不貢
不朝六七十年四聖傳本以至陛下陛下即位以來躬
親聽斷乾旋坤轉開機闕開雷厲風飛日月所照天戈
所麾莫不寧順大宇之下生息理極高祖創制天下其
功大矣而治未太平也太宗太平矣而大功所立成在
高祖之代非如陛下承天寶之後接因循之餘六七
十年之外赫然興起南面稱尊而數此巍巍之功治也
定樂章以告神明東巡泰山功蓋天且

後意使永永年代服我成烈當此之時所謂千載一時不可逢之嘉會

祭鱷魚文

韓愈

山本

昔先王既有天下列山澤網罟獨刃以除蟲蛇惡物為民害者驅而出之四海之外及後王德薄不能遠有則江漢之間尚皆棄之以興蠻夷楚越况嶺海之間去京師萬里哉鱷魚之涵淹卵育於此亦固其所今天子嗣唐位神聖慈武四海之外六合之內皆撫而有之况禹跡所揜揚州之近地利史縣令之所治出貢賦以供天

唐文鑑卷十五

憲宗朝

五

地宗廟百神之祀之壤者哉鱷魚其不可與刺史雜處此土也刺史受天子命守此土治此民而鱷魚悍然不安谿潭據處食民畜熊豕鹿麋以肥其身以種其子孫與刺史亢拒爭為長雄刺史雖驚弱亦安肯為鱷魚低首下心怙怙現現為民吏羞以偷活於此耶且承天子命以來為吏固其勢不得不與鱷魚辭鱷魚有知其聽刺史言潮之州大海在其前鯨鰲之大蛟蠓之細無不容歸以生以食鱷魚朝發而夕至也今與鱷魚約盡三日其率醜類南徙于海以避夫子之命吏三日不能至五日五日不能至七日七日不能至終不肯徙也是不

有刺史聽從其言也不然則是鱷魚其頑不靈刺史縱有言不聞不知也夫傲天子之命吏不聽其言不徙以避之與其頑不靈而為民物害者皆可殺刺史則選材殺吏民標強弓毒矢以與鱷魚從事必盡殺乃止其無

梅祝之夕暴風雲起船中數日水盡湖西徙六十里自是湖無鱷魚患

重答張籍書

韓愈

山本

吾子不以愈無似意欲推之納諸聖賢之域拂其邪心增其所未高謂愈之質有可以至於道者後其源道其所歸既其根將食其實此盛德之所辭讓況於愈者哉

唐文鑑卷十五

憲宗朝

六

柳其中有宜復者故不可遂已昔者聖人之作春秋也既深其文辭矣然猶不敢公傳道之口授弟子至其後世其書出焉其所以慮患之道歟夫二氏之所宗而事之者下乃公卿輔相吾豈敢昌言排之哉其可語者誨之猶時與吾忤其言究曉若遂成其書則見而怒之者必多矣必且以我為狂為惑其身之不能恤也於吾何有夫子聖人也而曰自吾得子路而惡聲不入於耳其餘輔而相者周天下猶且絕糧於陳畏於匡毀於叔孫奔走於齊魯宋衛之郊其道雖尊其窮也亦甚矣願其徒相與守之卒有立於天下嚮使獨言之而

之其有也可冀乎今夫二氏行乎中土也蓋大有事
於餘矣其植根固其流波漫非所以朝令而夕禁也自
文王踐武王周公成康相與守之禮樂皆在及乎夫子
來久也自夫子而至於孟子未久也自孟子而至於楊
雄亦未久也然猶其勤若此其固若此而後能有所立
善豈可易而為之哉其為也易則其傳也不遠故余所
以不敢也然觀古人得其時行其道則無所為書為書
者皆所為不行乎今而行李後世者也今吾之得吾志
失吾志未可知則俟五六十為之未失也天不欲使
人有知乎則吾之命不可期如使茲人有知乎非我其
唐文粹卷十五

憲宗朝

七

誰哉其行道其為書其化今其傳後必有在矣吾子其
何遽戚戚於吾所為哉前書謂吾與人論不能下氣若
好勝者雖誠有之抑非好已勝也好已之道勝也非好
已之道勝也已之道乃夫子孟軻楊雄所傳之道也若
不勝則無以為道吾豈敢避是名哉夫子之言曰吾與
回言終日不違如愚則其與衆人辨也有矣駁難之繼
前書盡之吾子其復之昔者夫子猶有所戲詩不云乎
善戲謔乎不為虐乎能言張而不弛文武不為也惡言
於道哉善乎其未之思乎

與孟簡書

韓愈

余由行官自南迴過吉州得吾兄二十四日手書數
併陳兼至未審入秋來眠食何似伏惟萬福來示云有
人傳愈近少信奉釋氏此傳之術妄也潮州時有一老
僧號大顛頗聰明識道理遠地無可與語者故自山召
至州郭留十數日實能外形骸以理自勝不為事物侵
亂與之語雖不盡解要自胸中無滯礙以為難得因與
往來及祭神至海上遂造其廬及來袁州留衣服為別
乃人之情非崇信其法求福田利益也孔子云丘之禱
久矣凡君子行已立身自有法度聖賢事業具在方冊
可效可師仰不愧天俯不愧人內不愧心積善積惡殃
唐文粹卷十五

憲宗朝

八

慶自各以其類至何有去聖人之道捨先王之法而從
夷狄之教以求福利也詩不云乎愷悌君子求福不回
傳又曰不為威惕不為利疚假如釋氏能與人為禍崇
非守道君子之所懼也况萬萬無此理且彼佛者果何
人哉其行事類君子邪小人邪若君子必不妄加禍
於守道之人如小人也其身已死其氣不靈天地神祇
昭布森列非可誣也又肯令其邪行曾膝作威福於其
間哉進退無所撓而信奉之亦且惑矣且愈不助釋氏
而排之者其亦有說孟子云今天下不之勸則之禁楊
墨者亂而聖賢之道不明則三綱絕而九法敗禮樂壞

而與然其何其不為禽獸也故曰能言詎楊墨者皆
聖人之徒也揚子雲云古者楊墨崇路孟子辭而闕之
鄰如也夫楊墨行正道廢且將數百年以至於秦卒威
先王之法燒除其經坑殺學士天下遂大亂及秦滅漢
興且百年尚未知脩明先王之道其后始除挾書之律
稍求遺書招學士經雖少得尚皆殘缺十亡二三故學
士多老死新者不見全經不能盡知先王之事各以所
見為守分離乖隔不合不公二帝三王群聖人之道於
於楊墨肆行而莫之禁故也孟子雖賢聖不得位空言

無施雖切何補然其書而今之學者尚知宗孔氏崇
仁義貴王賤墨而已其大經大法皆亡滅而不救壞爛
而不收所謂存十一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無
孟氏則皆服左社而言侏離矣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為
功不在禹下者為此也漢氏已來羣儒區區脩補百孔
千瘡隨亂隨失其危如一髮引千鈞懸絲延延寢以微
滅於是時也而唱釋老於其間鼓天下之衆而從之鳴
呼其亦不仁甚矣釋老之害過於楊墨韓愈之賢不及
孟子孟子不能救之於未亡之前而韓愈乃歆全之於
已壞之後嗚呼其亦不量其力且見其身之危莫之救

以死也雖然使其道由愈而粗傳雖滅死萬萬無惜天
道鬼神臨之在上質之在傍人安得因一摧折自毀其
道以從於邪也籍從韓愈其指教不知果能不叛去否
事吾兄眷厚而不獲承命增慙懼死罪死罪愈拜并
巧者王承福傳

巧之為技賤且勞者也有業之其色若自得者聽其言
約而盡問之王其姓承福其名世為京兆長安農夫元
寶之亂發人為奴婢持弓矢十三年有官勲棄之來歸其
其土田手鋤衣食餘三十年舍於市之主人而歸其屋
食之當焉視時晨食之貴賤而上下其巧之傭以償之

有餘則以興道路之廢疾餓者焉又曰粟稼而生者也
若布與帛必蠶績而後成者也其他所以養生之具皆
待人力而後完也吾嘗謂之然人不可徧為宜乎各致
其能以相生也故君者理我所以主者也而百官者承
君之化者也任有小人惟其所能若器皿焉食焉而急
其事必有天殃故吾不敢一日捨鋤以嬉夫鋤易能可
力焉又誠有功取其直雖勞無愧吾心安焉夫力易強
而有功也心難強而有智也用力者使於人用心者
人亦其宜也吾特擇其易為而無愧者取焉噫吾聞
於人貴富之家有年矣有一至者焉而往過之則為

矣有者至三至者焉而往過之則為墟矣問之其鄰或曰噫刑戮也或曰身既死而其子孫不能有也或曰死而歸之官也吾以是觀之非所謂食焉息其事而得天祿者邪非強心以智而不足不擇其才之稱否而冒之者邪非多行可愧知其不可而強為之者邪將責富難守薄功而厚饗之者邪抑豈倖有時一去一來而不可常者邪吾之心憫焉是故擇其力之可能者行焉樂富而悲貧賤我豈異於人哉又曰功大者其所以自奉也博妻與子皆養於我者也吾能薄而功小不有之可也又吾所謂勞力者若立吾家而力不足則心又勞也

唐文鑑卷十五

忠宗朝

士

一身而二任焉雖聖者不可能也愈始聞而惑之又從而思之蓋賢者也蓋所謂獨善其身者也然吾有譏焉謂其自為也過多其為人也過少其學楊朱之道者邪楊朱之道不肯拔我一毛而利天下而夫人以有家為勞心不肯一動其心以畜其妻子其肯勞其心以為人乎哉雖然其賢於世之患不得之而意失之者以濟其生之欲貪邪而亡道以喪其身者其亦遠矣又其言亦可以警余者故余為之傳而自登焉

張中丞傳後叙

元和二年四月十三日初愈與吳郡張籍閱家中舊

韓愈所為張籍傳信以文章自名為此傳頗詳察然尚恨有闕者不為言其生平事其高才首尾遠雖材若不及從者聞其死而哀之其死也其下無所疑忌竟以死成名城陷而虜與迷死先後異耳兩家子弟材智下不能通知二父志以為建死而遠就虜疑畏死而辭服於賊遠誠畏死何苦守尺寸之地食其所愛之內以與賊抗而不降乎當其圍守時外無蚍蜉蟻子之援所欲忠者國與主耳而賊語以國亡主滅遠見救援不至而賊來益衆必以其言為信外無待而猶死守人相食且盡雖愚人不能數日而知死處矣遠之不畏死亦明矣烏有城壞其徒俱死獨蒙愧耻求活雖至愚者不忍為嗚呼而謂遠之賢而為之邪說者又謂遠與巡分城而守城之陷自遠所分始以此詬遠此又與兒童之見無異人之將死其藏腑必有先受其病者引繩而絕之其絕必有處觀者見其然從而尤之其亦不達於理或小人之心議論不樂成人之美如是哉如巡遠之所成就如此卓卓猶不得免其他則又何說當二公之初守也寧能知入之卒不救產城而逆遁苟此不能守雖避之他處何益及其無救而

唐文鑑卷十五

忠宗朝

主

且窮也將其創殘賊肅之餘則救夫必不達二公之賢

其精之精矣守一城捍天下以千石就盡之卒戰百萬
日滋之師蔽遮江淮固其勢天下之不亡其誰之功
也當是時棄城而圖存者不可一二數擅強兵坐而觀
者相環也不追議此而責二公以死守亦見其自比於
逆亂設淫辭而助之攻也愈嘗從事於汴徐二府屢道
於兩府間親祭於其所謂變廟者其老人往往說述遠
時事云南霽雲之乞救於賀蘭也賀蘭嫉述遠之聲威
功績出已上不肯出師故愛霽雲之勇且壯不聽其語
留之具食與樂延霽雲坐霽雲慷慨語曰雲來時睢
陽之人不食月餘日矣雲雖欲獨食義不忍離食且不

唐文鑑卷十五

忠宗朝

十三

下咽因拔所佩刀斷一指血淋瀝以示賀蘭一座大驚
皆感激為雲泣下雲知賀蘭終無為雲出師意即馳去
將出城抽矢射佛寺浮圖矢著其上軌半箭曰吾歸破
賊必滅賀蘭此矢所以志也愈貞元中過泗州船上人
猶指以相語城陷賊以刃脅降述述不屈即牽去將斬
之又降霽雲雲未應叱呼雲曰南八男兒死耳不可為
不義屈雲笑曰欲將以有為也公有言雲敢不死即不
屈張籍曰有于嵩者少依於述及述起事嵩常在園中
籍大厝中於和州為江縣見嵩嵩時年六十餘矣以述
初嘗得臨渙縣尉好學然所不讀籍時尚小粗問述

事不能細也云述長七尺餘鬚眉若神嘗見嵩讀漢書
籍曰何為久讀此嵩曰未熟也述曰吾於書讀不過
三帙終身不忘也因謂嵩所讀書盡卷不錯一字嵩驚
以為述偶熟此卷因亂抽他帙以試無不盡然嵩又取
梁上諸書試以問述述應口誦無疑嵩從述久亦不見
述常讀書也為文章操紙筆立書未嘗起草初守睢陽
時士卒僅萬人城中居人力亦且數萬述因一見問姓
名其後無不識者述怒鬚髯張及城陷賊縛述等數
十人坐且將戮述起旋其眾見述起或起或泣述曰汝
勿怖死命也銘泣不能仰視述就戮時顏色不亂陽陽

唐文鑑卷十五

忠宗朝

十四

如平常遠寬厚長者貌如其心與述同年生月日後於
述呼述為兄死時年四十九嵩貞元初死於亳宋間或
傳嵩有田在亳宋間武人奪而有之嵩將詣州訟理為
所殺嵩無子張籍云

與祠部陸負外書

執事好賢樂善孜孜以薦進良士明白是非為已任方
今天下一人而已愈之獲幸於左右其足跡接於門牆
之間陞乎堂而望乎室者亦將一年於今矣愈慮所及
辭職不自疑外竭其愚而道其志况在執事之所孜孜
為已任者得不少助而張之乎誠不自識其言之可采

或否其事則小人之事君子盡心之道也天下之事不可
司遽數又執事之志或有待而為未敢一二言也今但
言其最近而切者爾執事之與司貢士者相知識深矣
彼之所望於執事執事之所以待乎彼者可謂至而無
間疑矣彼之職在乎得人執事之志在乎進賢如得其
人而授之所謂兩得其求順乎其必從也執事之知人
其亦博矣夫子之言曰舉爾所知然則愈之知者亦可
言已文章之尤者有侯喜者侯雲長者喜之家在開元
中衣冠而朝者兄弟五六人及喜之父仕不達棄官而
歸喜率兄弟操耒耜而耕于野地薄而賦多不足以養

唐文鑑卷十五

憲宗朝

主

其親則以其耕之暇讀書而為文以干於有位者而取
足焉喜之文章學西京而為也舉進士十五六年矣雲
長之文執事所自知其為人淳重方實可任以事其文
與喜相上下有劉述古者其文長於為詩文麗而思深
當今舉於禮部者其詩無與為比而又工於應主司之
試其為人溫良誠信無邪佞詐妄之心彊志而婉容和
平而有立其趨事靜以敏著美名而負屈稱者其日已
久矣有常羣玉者京兆之從子其文有可取者其進而
未止者也其為人賢而有材志剛而氣和樂於薦賢為
善其在家無子弟之過在京兆之側遇事輒爭不從其

今而得其義水子弟之賢而能業其家者羣玉是也凡
此四子皆可以當執事首薦而極論者主司疑焉則以
辨之問焉則以告之未知焉則殷勤而語之期乎有成
而後止可也有此犯者張茲者尉遲汾者李紳者張後
餘者李翊者或文或行皆出羣之才也凡此數子與之
足以收人望得才實主司疑焉則與辨之問焉則以對
之廣求焉則以告之可也往者陸相公司貢士考文章
甚詳愈時亦幸在得中而未知陸之得人也其後一二
年所與及第者皆赫然有聲原其所以亦由梁補闕肅
王即中礎佐之舉舉八人無有失者其餘則王皆與謀

唐文鑑卷十五

憲宗朝

主

焉陸相之考文章甚詳也待梁與王如此不疑也梁與
王舉人如此之當也至今以為美談自后主司不能信
人人亦無足信者故蔑蔑無聞今執事之與司貢士者
有相信之資謀行之道惜乎其不可失也方今在朝廷
者多以遊譏娛樂為事獨執事眇然高舉有深思長慮
為國家樹根本之道宜乎小子之以此言聞於左右也

請作制度

李渤

出本傳勸以著作備赴召起歲餘遷右補闕
以直許旨下遷冊正府諮議參軍分司東閣

上

室德以來天下忠致治平訖今不稱者人倦而不知

天以變通之運道陛下陛下順而進之則悠久宜乘平
蘇之勢以德羈服而充無不濟則恩威暢矣昔大禹以
匹夫宅四海其烈如彼今以五聖營太平其難如此臣
恐宰相群臣蘊晦術略啓沃有所未盡使陛下翹然思
文武禹湯而不獲也宜正六官叙九疇脩王制月令崇
孝悌敦九族廣諫路黜黜舉復俊造定四民省抑佛老
明刑行令治兵禦戎願下宰相公卿大夫議博引海內
名儒大開學館與群臣參講據經稽古應時便俗者使
切瑳周復作制度合宣父繼周之言謹上五事一禮樂
二食貨三刑政四議都五辨讎

唐文鑑卷十五

憲宗朝

七

諫餌方士丹劑

裴璘

出本傳帝善方士而柳泌為帝治丹劑泌長平帝御劑中藥病渴請錄

夫除天下之害者當受天下之利共天下之樂者常饗
天下之福故上自黃帝顓頊堯舜禹湯文武咸以功濟
生人天皆報以膏露垂榮無疆陛下以孝安宗廟以仁
敦黎庶攘剋妖凶復張太平賓禮賢俊待以終始神功
聖德前古所不及陛下躬行之天地宗廟必相陛下以
億萬之永今乃方士常山南柳泌等以丹術自神更相
稱引詭為陛下延年臣謂士有道者皆隱名滅景無求
於世豈肯干謝貴近自鬻其技哉今所至者非曰知道

成求利而來自言飛鍊為神以誅擢賄偽窮情得不下
道亡豈可信厥術御其藥哉臣聞人食味別聲被色而
生者也味以行氣氣以實志水火鹽梅以烹魚肉五
和之齊之以味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夫三牲五穀稟五
行以生也發為五味天地生之所以奉人聖人節調以
致康彊若乃藥劑者所以禦瘥豈常進之餌哉况又金
石性託酷烈而燒治積年包炎產毒未易可制夫秦漢
之君亦信方士矣如盧生徐福藥大李少君後皆詐譎
無成功事暴前策皆可驗視禮君飲藥臣先嘗之父飲
藥子先嘗之臣子一也願以所治劑俾其人服之竟一

唐文鑑卷十五

憲宗朝

六

歲以考真偽則無不驗矣帝怒貶江陵令

論黃家賊事宜

韓愈

出通鑑

臣去年貶嶺外熟知黃家賊事其賊無城郭可居依山
傍險自稱洞主尋常亦各營生急則屯聚相保比緣邊
管經略使不得人德既不能緩懷威又不能臨制侵欺
虜縛以致怨恨遂攻劫州縣侵暴平人或復私讎或
小利或聚或散終亦不能為事近者征討本起裴行
簡是此兩人者本無遠慮深謀意在邀功求賞亦緣
賊來屯聚之時將謂車弱爭獻謀計自用兵以來已

二年前後所奏殺獲計不下二萬餘人。僕皆非虛賊已
盡。至今賊猶依舊足。則欺罔朝廷。豈容兩管經此開
闢。殺傷疾疫十室九空。如此不已。臣恐嶺南一道未有
寧息之時。自南討已來。賊徒亦甚傷損。察其情理。厭苦
必深。賊所處荒僻。假如盡殺其人。盡得其地。在於國計
不為有益。若因改元大慶。赦其罪戾。遣使宣諭。必望風
降伏。仍為選擇有威信者為經略使。苟處置得宜。自然
永無侵叛之事。

宣慰王庭湊軍

韓愈

出通鑑

唐文鑑卷十五

憲宗朝

九

成德兵馬使王庭湊作亂。牛元翼於深州官軍救之。
不能進。朝廷以湊為節度使。而遣韓愈宣慰其軍。詔愈
至境。更觀事勢。勿遽入。愈曰。止。君之仁死臣之義。遂往。
至鎮。庭湊拔刀弦弓以逆之。及館。甲士羅於庭。庭湊言
曰。所以紛紛者。乃此曹所為。非庭湊心。愈厲聲曰。天子
以尚書有將帥材。故賜之節鉞。不知尚書乃不能與健
兒語耶。甲士前曰。先太師為國繫走朱滔。血衣猶在此。
軍何負朝廷。乃以為賊乎。愈曰。汝曹尚記先太師則善
矣。夫逆順之為禍。福豈遠耶。自祿山思明以來。至元
師道其子孫。有今尚存者乎。田令公以魏博歸朝廷。子

孫致遠皆為美官。王承元以此軍歸朝廷。弱冠建節。即
韓愈為節度使。汝曹亦聞之乎。庭湊恐衆心動。麾
之使出。謂愈曰。侍郎來。欲何為。愈曰。神策諸將如牛元
翼者。不少。但朝廷顧大體。不可不赦。尚書何為圖之。
不置。庭湊曰。即當出之。因與愈宴。禮而歸之。未幾。元翼
將十騎突圍出深州。

唐文鑑卷之十五終

唐文鑑卷之十五

憲宗朝

九

唐文鑑卷之十六

憲宗朝

原道

韓愈

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
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仁與義為定名道與德為虛位
故道有君子有小人而德有凶有吉老子之小仁義非
毀之也其見者小也坐井而觀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
被以煦煦為仁孑孑為義其小之也則宜其所謂道道
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也其所謂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謂
德也凡吾所謂道德云者合仁與義言之也天下之公
言也老子之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人之
私言也周道衰孔子沒火于秦黃老子漢佛于晉魏梁
隋之間其言道德仁義者不入于楊則入于墨不入于
老則入于佛入于彼必出乎此入者主之出者入之入
者附之出者汙之噫後之人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先
從而聽之老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之
師之弟子也為孔子者習聞其說樂其誕而自小也為
曰吾師亦嘗師之云爾不惟舉之於其口而又筆之於
其書噫後之人雖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其孰從而求之
甚矣人之好怪也不求其端不絕其末惟淫之欲聞而

唐文鑑卷之十六

憲宗朝

原道

韓愈

唐文鑑卷之十六

憲宗朝

原道

韓愈

之為民者四今之為民者六古之教者與其一本之教
者其三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
之家六賈之家一而貨為之家六柰之何民不窮且盜
也古之時人之害多矣有聖人者立然後教之以相生
養之道為之君為之師驅其蟲蛇禽獸而處之中土寒
然後為之衣飢然後為之食木處而顛土處而病也然
後為之宮室為之工以贍其器用為之賈以通其有無
為之醫藥以濟其死為之葬埋祭祀以長其恩愛為
之禮以次其先後為之樂以宣其抑鬱為之政以率其
怠勸為之刑以勸其強梗相欺也為之符璽斗斛權衡
以信之相奪也為之城郭甲兵以守之害至而為之備
患生而為之防今其言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剖斗折
衡而民不爭嗚呼其亦不思而已矣如古之無聖人人
之類滅久矣何也無羽毛鱗介以居寒暑也無爪牙以
爭食也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
者也民者出粟米絲麻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
君不出令則失其所以為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
則失其所以為臣民不出粟米絲麻作器皿通貨財以
事其上則誅今其法曰必棄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州
里廢之道以求其所謂清淨寂滅者嗚呼其幸而出於

三代之後而不見黜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
幸而不得出於三代之前不見正於禹湯文武周公孔
子也帝之與王其號雖殊其所以為聖一也夏商而冬
裘湯飲而飢食其事雖殊其所以為智一也今其言曰
易不為太古之無事是亦責冬之裘者曰易不為易之
之易也責飢之食者曰易不為飲之之易也傳曰古之
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
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
心者先誠其意然則古之所謂正心而誠意者將以有
為也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滅其天常子焉而

唐文選卷十六

以憲宗朝

三

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然而不事其事孔子之
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夷而進於中國則中國
之經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詩曰戎狄是膺
荆舒是懲今也舉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幾
何而不胥而為夷也夫所謂先王之教者何也博愛之
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已無
待於外之謂德其文詩書易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民
士農工商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凡窮夫婦其服麻
絲其居宮室其食粟米蔬菓魚肉其為道易明而為教
易行也是故以之為已則順而祥以之為人則愛而公

以之為心則和而平以之為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
是故生則得其情死則盡其常郊焉而天神格朝焉而
人鬼享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之所謂道也非句所
謂老與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
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
孔子傳之孟軻軻之說不得其傳焉荀與楊也釋然而
不精諸焉而不詳由周公而上上而為君故其行由
周公而下下而為臣故其說長然則如之何而可也曰
不鑒不流不止不行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
道以道之鯁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其亦庶乎其可也

唐文選卷十六

以憲宗朝

四

原性

韓愈

性也者與生俱生也情也者接於物而生也性之品有
三而其所以為性五情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為情十曰
何也曰性之品有上中下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中焉者
可道而上下也下焉者惡焉而已矣其所以為性者五
曰仁曰禮曰信曰義曰智上焉者之於五也主於一而
行於四中焉者之於五也一不少有焉則少不焉其於
四也混下焉者之於五也反於一而淳於四性之於情
情其品情之品有上中下三其所以為情者七曰喜曰
怒曰哀曰懼曰愛曰惡曰欲上焉者之於七也動而必

其中中焉者之於七也也有所善有所不善而求其
善也下焉者之於七也亡其善而求其不善也情之於
性視其品孟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荀子之言性曰人
之性惡揚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惡混夫始善而進惡
歟始惡而進善歟始也混而今也善惡歟皆舉其中而
遺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救魚之生也其
母視之知其必以賄死揚食我之生也救向之母聞其
號也知必滅其宗越椒之生也文子以為大戚知若敖
氏之鬼不食也人之性果善乎后稷之生也其母無災
其始匍匐也則岐岐然疑然文王之在母也母不憂

唐文鑑卷十六

金宗朝

五

阮生也傳不勤阮學也師不煩人之性果惡乎堯之朱
舜之均文王之管蔡習非不善也而卒為教習聖之舜
繇之禹習非不惡也而卒為聖人人之性善惡果混乎
故曰三子之言性也舉其中而遺其上下者也得其一
而失其二者也曰然則性之上下者終不可移乎曰上
之性就學而愈明下之性畏威而寡罪是故上者可教
而下者可制也其品則孔子所謂不移也曰今之言性
者異於此何也曰今之言性者雜佛老而言也雜佛老
而言者實言而不異

蔡穀

韓愈

古之君子其責已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輕以約重以周
故不怠輕以約故人樂為善聞古之有舜者其為人也
仁義人也求其所以為舜者責於已曰彼人也予人也
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蚤夜以思去其不如舜者就其
如舜者聞古之有周公者其為人也多材多藝人也求
其所以為周公者責於已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
我乃不能是蚤夜以思去其不如周公者就其如周公
者舜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周公大聖人也後世無及
焉是人也乃曰不如舜不如周公吾之病也是不亦責
於已者重以周乎其於人也曰彼人也能有是是足為
良人矣能有是是足為藝人矣取其一不責其二即其
新不究其舊恐恐然懼其人之不得為善之利一善易
修也一藝易能也其於人也乃曰能有是是亦足矣曰
能善是是亦足矣不亦待於人者輕以約乎今之君子
其責人也詳其待已也廉詳故人難於為善廉故自取
也少已未有善曰我善是是亦足矣已未有能曰我能
是是亦足矣外以欺於人內以欺於心未少有得而止
矣是不亦待於已者已廉乎其於人也曰彼雖能是其
人不足辯也彼雖善是其用不足辯也舉其一不計其
十究其善不圖其新恐恐然惟懼其人之有間也是不

唐文鑑卷十六

金宗朝

六

亦資於人者已鮮乎夫如是謂不以衆人待其身而以
衆人望於人吾未見其尊已也雖然爲是者有本有原
意與思之謂也怠者不能修而怠者畏人修吾嘗試之
矣嘗試語於衆曰某良士某良士其應者必其人之與
也不然則其所疎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
不若是強者必怒於言懦者必怒於色矣又嘗語於衆
曰某非良士某非良士其不應者必其人之與也不然
則其所疎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
強者必悅於言懦者必悅於色矣是故事修而謗興德
高而毀來鳴呼士之處世而望名譽之光道德之行難

矣將有作於上者得吾說而存之其國家可幾於理也

送浮屠文暢師序

韓愈

人固有儒名而墨行者問其名則是按其行則非可以
與之游乎如有墨名而儒行者問其名則非按其行則
是可以與之游乎揚子雲稱在門牆則揮之在夷狄則
進之吾取以爲法焉浮屠師文暢喜文章其周遊天下
凡有行必請於搢紳先生以求咏歌其所志貞元十九
年春將行東南柳君宗元爲之請解其裝得所叙詩累
百餘篇非志篤好其何能致多如是邪惜其無以聖人
之道告之者而徒舉浮屠之說贈焉夫文暢浮屠也如

欲聞浮屠之說當自就其師而問之何故謁吾徒而來
請也彼見吾君臣父子之懿文物事爲之盛其心有慕
焉拘其法而未能入故際聞其說而請之如吾徒者宜
當告之以二帝三王之道日月星辰之行天地之所以
著鬼神之所以幽人物之所以蕃江河之所以流而語
之不當又爲浮屠之說而潰告之也民之初生固若禽
獸夷狄然聖人者立然後知宮居而粒食親親而尊尊
生者養而死者藏是故道莫大乎仁義教莫正乎禮樂
刑政施之於天下萬物得其宜措之於其躬體安而氣
平充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

是傳之文武文武以是傳之周公孔子書之於冊中國
之人世守之今浮屠者執爲而執傳之邪夫鳥倪而啄
仰而曰顧夫數深居而簡出懼爲物之已害也猶且不
克焉勢之內疆之食今吾與文暢安居而假食優游以
生死與會歟異者寧可不知其所自邪夫不知者非其
人之罪也知而不爲者惑也恍乎故不能即乎新者惑
也知而不以告人者不仁也告而不以實者不信也余
既重柳請又嘉浮屠能喜文辭於是乎言

送董邵南序

韓愈

趙古稱多感慨悲歌之士董生舉進士連不得志於

有明懷抱利祿聲望者主善知其必有合也生也
乎哉夫以子之不過時苟慕義強仁者皆受其福焉
趙之士出乎其信者哉然吾嘗聞風俗興化移易吾惡
知其今不異於古所云邪聊以吾子之行卜之也董生
勉乎哉吾因子有所感矣爲我叩望諸君之墓而觀於
其市復有昔時屠狗者乎爲我謝曰明天子在上可以
出而仕矣

唐文粹卷十

意宋朝

九

對禹問

韓愈

或問曰堯舜傳諸賢禹傳諸子信乎曰然然則禹之賢
不及堯堯與舜也歟曰不然堯舜之傳賢也歟天下之
得其所也禹之傳子也憂後世事之亂也堯舜之利
民也大禹之慮民也深曰然則堯舜何以不憂後世曰
舜如堯堯傳之禹如舜舜傳之得其人而傳之堯舜也
無其人慮其患而不傳者禹也舜不能以傳禹堯爲不
知人禹不能以傳子舜爲不知人堯以傳舜爲憂後世
禹以傳子爲慮後世曰禹之慮民也則深矣傳之子而
當不淑則奈何曰時益以難繼傳之人則爭未前定也

唐文粹卷十

意宋朝

十

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人非生
而知之者孰能無惑惑而不從師其爲惑也然不解矣
生乎吾前其聞道也固先乎吾吾從而師之生乎吾後
其聞道也亦先乎吾吾從而師之吾師道也夫庸知其
年之先後生於吾乎是故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
存師之所存也嗟乎師道之不傳也久矣欲人之無惑
也難矣古之聖人其出人也遠矣猶且從師而問焉今
之衆人其爲去聖人也亦遠矣而恥學於師是故聖益
聖愚益愚聖人之所以爲聖愚人之所以爲愚者其皆
由於此乎愛其子擇師而教之於其身也則恥師焉惑
矣彼童子之師授之書而習其句讀者非吾所謂傳其
道解其惑者也句讀之不知惑之不解惑師焉或不焉
小學而大遺吾未見其明也巫醫樂師百工之人不耻
相師士大夫之族曰師曰弟子云者則群聚而笑之問
之則曰彼與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則足羞官盛
則近謾嗚呼師道之不復可知矣巫醫樂師百工之人
君子不齒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可怪也歟聖人無常師
襄弘師襄老聃刺子之徒其賢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
行必有我師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
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如是而已李氏子蟠年十七

古文六藝經傳皆道習之不拘於時講學於子子嘉其能行古道作師說以貽之

雜說四首

韓愈

龍嘘氣成雲雲固弗靈於龍也然龍乘是氣茫洋窮乎玄間薄日月伏光景感震電神變化水下土汩陵谷雲亦靈怪矣哉雲龍之所能使為也靈若龍之靈則非雲之所能使為靈也然龍弗得雲無以神其靈矣失其所憑依信不可動異哉其所憑依乃其所自為也易曰雲從龍既曰龍雲從之矣

善醫人者不視人之肥瘠察其脉之病否而已矣善計天下者不視天下之安危察其紀綱之理亂而已矣天下者人也安危者肥瘠也紀綱者脉也脉不病雖瘠不害脉病而肥者死矣

纒於此說者其知所以為天下乎夏殷周之衰也諸侯作而戰伐日行矣傳數十王而天下不傾者紀綱存焉耳秦之主天下也無分勢於諸侯聚兵而焚之傳二帝而天下傾者紀綱亡焉耳是故四支雖無故不足恃也脉而已矣四海雖無事不足矜也紀綱而已矣憂其所可恃懼其所可矜善醫善計者謂之天扶與之易曰視履考祥善醫善計者為之

養生之為難也君傳稱壽考者豈不怪哉然吾觀於人

其能盡吾性而不類於禽獸異物者希矣將憤世嫉邪其往而不來者之所為乎昔之聖者其首有若牛者其形有若蛇者其喙有若鳥者其貌有若象者彼皆貌似而心不同焉可謂之非人邪即有平聲曼膚顏如渥丹黃而狼者貌則人矣其心則禽獸又惡可謂之人耶然則觀其貌之是非不若論其心與行事之可否為不失也怪神之事孔子之徒不言予將特取其憤世嫉邪而作之故題之云爾

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故雖有名馬祇辱於奴隸人之手駢死於槽枥之間不以千里稱也馬之千里者一食或盡粟一石食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

是馬雖有千里之能食不飽力不足材美不外見彼與常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盡其材鳴之而不能通其意執策而臨之曰天下無良馬嗚呼其真無馬邪其真不知馬也

推言治要

杜黃裳

出本

王者之道在脩己任賢而已操執綱領要得其大計至善欲訟百吏能否本非人主所自任昔秦始皇帝親

程決事見嗤前世魏明帝欲按尚書事陳疇不從隋文帝日吳腹政衛士傳殮太宗笑之故王者擇人仕而責成見功必賞有罪信罰執敢不力孔子之稱帝舜恭己南面以其能舉十六相去四凶而至無為豈必刳神疲體勞耳目之察然後為治哉

請汰冗吏

李吉甫

此本傳古庸吏吏負廣縣漢至隋未有多於今者乃奏曰

方今置吏不精流品厯雜存無事之官食至重之稅故生人日困冗食日滋又國家自天寶以來宿兵常八十八萬其去為商販度為老佛雜入科役者率十以上

唐書卷十六

憲宗朝

古

天下常以勞苦之人三奉坐待衣食之人七而內外官仰俸廩者無慮萬員有職局重出名異事雜者甚衆故財日寡而受祿多官有限而調無數九流安得不雜萬務安得不煩漢初置郡不過六十而文景化幾三王則郡少不必政務郡多不必事治今列州三百縣千四百以邑設州以鄉分縣費廣制輕非致化之本願詔有司博議州縣有可併併之歲時入仕有可停停之則吏寡易求官少易治國家之制官一品俸三千職田祿米大抵不過千石大曆時雖臣月俸至九千緡者州刺史無異小官千緡宰相常奉始為裁限至李泌量開刪稍增

之使相通濟然有名在職廢律存額去開劇之間厚薄頗異亦請一切商定奏行凡省冗官八百員吏千四百員

上陳開政

權德輿

此本傳德輿因大旱上陳開政

陛下齊心減膳則元元告于宗廟禱諸天地一物可折必致其禮一士有請必聽其言憂人之心可謂至已臣聞銷天災者脩政術感人心者流惠澤和氣洽則祥應至矣畿甸之內大率赤地而無所望轉徙之人蹙蹙道路虛耗時疫不得下宜詔所在裁留經用以種貸民人茲以賦及宿逋遠貸一切蠲除設不蠲除亦無可

唐書卷十六

憲宗朝

古

為之理不如先事圖之則恩歸於上矣十四年夏旱更趣常賦至縣令為民賦者不可不察漕運本濟關中若轉東都以西緣道倉廩悉入京師資江淮所輸以備常數然後約太倉一歲計斥其餘者以糶于民則時價不踊而蓄藏者出矣大曆中一縑直錢四千今止八百稅入加舊則出於民者五倍其初四方稅於上獻為國惜悉廣軍實之求而兵有虛籍剝取多方雖有心計巧庸能商功利其於割股啖口民人均也比經綏故者自謂收稅無期坐為匪人以重和氣而冬薦官踰三年未受命衣食既空流然就糶此亦窮人之一端也近陛下

沈府絀放者或起為二千石其徒受相勉知牽復可也
惟因而弘之使人人自效

論開元天寶事

崔羣

出本

安危在出令存亡繫所任昔玄宗少歷屯險更民間疾
若故初得姚崇宋璟盧懷慎輔以道德蘇頌李元絃孜
致守正則開元為治其後安于逸樂遠正士服小人故
宇文融以言利進李林甫楊國忠怙寵朋邪則天寶為
亂願陛下以開元為法以天寶為戒杜稷之禍也

林甫及為治亂分時臣謂罷張九齡相
林甫則治亂固已分矣左右為成勳

唐文鑑卷十六

憲宗朝

夫

請勿討吐蕃

杜佑

出本傳免項陰導吐蕃為亂
諸將請討之佑上疏云云

昔周宣中興獫狁為害追之太原及境而止不欲弊中
國怒遠夷也秦恃兵力北拒匈奴西逐諸羌結怨階亂
實生謫戍蓋聖王之治天下惟欲綏靜生人西至于流
沙東漸于海在北與南止存聲教豈疲內而事外耶昔
馮奉世矯詔斬莎車王傳首京師威震西域宣帝議加
爵土蕭望之獨謂矯制違命雖有功不可為法恐後奉
使者為國家生事莫欲比矣厥熙冠害中國開元初
蘇靈佞補斬之自謂功莫與二宋瑊憲遠臣由此邀功

但搜即得而已跡是訖開元之盛不復議邊中國邊
此成敗鑒戒之不遠也堯項小蕃與中國雜處間者邊
將侵刻利其善馬子女欵求跡役遂致叛亡與北夷西
戎相誘盜邊傳曰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管仲有
言國家無使勇猛者為邊境此誠聖哲識微知著之畧
也今我疆方疆邊備未實誠宜慎擇良將使之完輯禁
絕誅求示以信誠來則懲禦去則謹備彼當懷柔革其
姦謀何必亟興師役坐取勞費哉

太醫官

柳公綽

出本傳憲宗喜武功數出將
畋公綽奏太醫官以諷諫

唐文鑑卷十六

憲宗朝

志

天布寒暑不私於人品類既一高卑以均人謹好愛能
保其身清靜無取輝光以新寒暑滿天地決肌膚於外
好愛在耳目誘心知於內端絮為隄奔射猶敗氣行無
間隙不在大謂天高矣氣蒙晦之謂地厚矣橫流潰之
飲食資身過則生患衣服稱德侈則生慢惟過與侈心
必隨之氣與心流疾乃伺之畋游恣樂流情蕩志馳騁
形此此傷氣不養其外前脩所忌人乘氣生嗜慾以
前氣離有患氣完則成巧必喪真智實誘情醫之上者
理於未然患患慮後防勵事先心靜和道全克
建萬物以享億年聖人在上各有攸司太醫敢告

諸御天子高其才德使朝日無言無行無

禘祫議

韓愈

右今月十六日勅旨宜令百僚議限五日內聞奏者將仕郎守國子監四門博士臣韓愈謹獻議曰伏以陛下追孝祖考肅敬祀事凡在擬議不敢自專率求厥中延訪羣下然而禮文繁漫所執各殊自建中之初迄至今歲屢經禘祫未合適從臣生遭聖明涵泳恩澤雖賤不

唐書

卷一百一十五

九

今雖藏於夾室至禘祫之時豈得不食於太廟乎名曰合祭而二祖不得祭焉不可謂之合矣二曰獻懿廟主宜毀之瘞之臣又以為不可謹按禮記天子立七廟一壇一墀其毀廟之主皆藏於桃廟雖百代不毀祫則陳於太廟而饗焉自魏晉以降始有毀瘞之議事非經據竟不可施行今國家德厚流光創立九廟以周制推之獻懿二祖猶在壇墀之位况於毀瘞而不禘祫乎三曰獻懿二祖宜各遷於其陵所臣又以為不可二祖之祭於京師列於大廟也二百年矣今一朝遷之豈惟人聽

獻懿二祖宜附於興聖廟而不禘祫臣又以為不可傳

曰祭如在景皇帝雖太祖其於廟乃獻懿之子孫也今

欲正其子東向之位廢其父之大祭固不可為典矣五

曰獻懿二祖宜別立廟於京師臣又以為不可夫禮有

所降情有所殺是故去廟為桃去桃為壇去壇為墀夫

壇為鬼漸而之遠其祭益稀昔者魯立煬宮春秋非之

以為不當取已毀之廟既藏之主而復築宮以祭今之

所議與此正同又雖遠禮立廟至於禘祫也合食則禘

祫其所祭則於義不通此五說者皆所不可故臣傳

奉前聞求其折中以為殷祖玄王周祖后稷太祖之上

唐書

卷一百一十五

九

皆自為禘又其代數已遠不復祭之故太祖得正東向之位子孫從昭穆之列禮所稱者蓋以紀一時之宜非傳於後代之法傳曰子雖齊聖不先父食蓋言子為父屈也景皇帝雖太祖也其於獻懿則子孫也當禘祫之時獻祖宜居東向之位景皇帝宜從昭穆之列祖以孫尊孫以祖求之神道豈遠人情又常祭甚繁合祭甚寡則太祖所祫之祭至小而後之祭至多此於仲孫之祭廢祖之祭不亦順乎事也臣又以為非所失禮也臣伏以制禮作樂者天子之職也陛下以臣議有可采組合天心斷而行之是則為禮如以為猶或可施

乞召臣對面陳得失庶有發明謹議

復讎議

韓愈

出孝友傳高平人梁悅殺父仇諸縣請罪事下尚書省議職方員外郎韓愈曰

子復父讎見于春秋于禮記周官子史若不勝數未有非而罪者最宜詳于律而律無條非闕文也蓋以為不許復讎則傷孝子之心許復讎則入將倚法顧殺無以禁止夫律雖本於聖人然執而行之者有司也經之所明者制有司者也丁寧其義於經而深沒其文於律者將使法吏一斷於法而經術之士得引經以議也周官曰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讎讎之則死義者宜也明殺人

唐文粹卷十六

憲宗朝

手

而不得其宜者子得復讎也此百姓之相讎者也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不受誅者罪不當誅也誅者上施下之辭非百姓相殺也周官曰凡執仇讎者書於士殺之無罪言將復讎必先言於官則無罪也復讎之名雖同而其事各異或百姓相讎如周官所稱可議於今者或為官吏所誅如公羊所稱不可行於今者周官所稱將復讎先告於士若孤稚羸弱抱微志而伺敵人之便恐不能自言未可以為斷於今也然則殺之與殺不可一宜定其制曰有復父讎者事發具其事下尚書省集議以聞酌處之則經律無失指矣

刑備

對憲宗顧問

李絳

出本

帝嘗稱太宗玄宗之盛朕不佞欲廣幾二祖之道德風烈無愧謚號不為宗廟蓋何行而至此乎絳曰陛下誠能正身勵已尊道德遠邪佞進忠直與大臣言敬而信無使小人參焉與賢者游親而禮無使不肖與焉去官之無益於治者則材能出斥官女之希御者則怨曠消將帥擇而士卒勇矣官師公而吏治輯矣法令行而下不違矣教化薦而俗必遷矣如是則可與祖宗合德號稱中興夫何遠之有言之不行無益也行之不至無益也帝曰美哉斯言朕將書諸紳

唐文粹卷十六

憲宗朝

手

進學解

韓愈

出本傳愈才既高數黜官又下遷乃作進學以自喻

國子先生晨入太學召諸生立館下誨之曰業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毀于隨方今聖賢相逢治具畢張遠去兇邪登崇俊良占小善者率以錄名一藝者無不預地羅剎抉刮垢磨光蓋有幸而獲選執云多而不揚者生業患不能精無患有不之不明行患不能成無患有不之不公言未既有笑于列者曰先生欺予哉弟子事

先生于最青年矣先生口不絕吟於六藝之文手不停
披於百家之編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鉤其玄貪
多務得小大不稍焚膏油以繼晷恒兀兀以窮年先生
之業可謂勤矣舐排異端攘斥佛老補苴鐫漏張皇幽
眇尋墜緒之茫茫獨旁搜而遠紹障百川而東之回狂
瀾於既倒先生之於儒可謂勞矣沈浸醖郁含英咀華
作為文章其書滿架上規姚姒渾渾無涯周誥商盤信
莊騷大史所錄手雲相如同工異曲先生之於文可謂
闕其中而肆其外矣少知學勇於敢為長通於方左

唐文鑑卷十六

不惠宋朝

年

右其宜先生之於為人可謂成矣然而公不見信於人
私不見助於交跋前疐後動輒得咎暫為御史遂竄南
夷三年博士冗不見召命與仇錫取敗幾時冬暖而見
號寒年豐而妻啼飢頭童齒豁竟死何裨不知慮此反
教人為先生曰吁子未前夫大木為杗細木為桷構榑
梁櫨椳闔店楔各得其宜以成室屋者匠氏之工也玉
札丹砂赤箭青芝牛溲馬勃敗鼓之皮俱收並蓄待用
無遺若醫師之良也登明選公雅達巧拙紆餘為奸卓
犖為傑校短量長唯器是適者宰相之方也昔者孟軻
好辨孔道以明轍環天下卒老于行苟卿宗王大論以

與地說于楚廢死蘭陵是二儒者吐詞為經舉足為法
絕類離倫優入聖域其過於世何如也今先生學雖勤
而不跡其統言雖多而不要其中文雖奇而不濟於用
行雖脩而不顧於衆猶且月費奉餼歲索粟子不知
耕婦不知織乘馬從徒安坐而食踵常塗之促促窺陳
編以盜竊然而聖主不加誅宰臣不見斥茲非其幸歟
動而得謗名亦隨之投閑置散乃分之宜若夫周財賄
之有無計班資之尊卑忘量已之所稱指前人之瑕疵
是所謂詰匠氏之不以杙為楹而訾醫師以昌陽引年
欲進其操卷也

唐文鑑卷十六

不惠宋朝

年

唐文鑑卷之十六

君愧他之無解兮獨長思而求歎豈朝夕之不飽兮寧
冬寒之不完昔余之既有知兮誠坎軻而艱難當歲行
之未復兮從伯氏以南遷凌大江之驚波兮過洞庭之
漫漫至曲江而乃息兮逾南紀之連山嗟日月其幾何
兮携孤嫠而北旋值中原之有事兮將就食於江之南
始專專於講習兮非古訓為無所用其心窮前脩之逸
迹兮超孤舉而幽尋既識路又疾驅兮孰知余力之不
任

任考古人之所佩兮閱時俗之所服忽忘身之不肖兮
謂青紫其可拾自知者為明兮故吾之所以為感擇言
日余西征兮亦既造夫京師君之門不可退而入兮遂
從試於有司惟名利之都府老衆人之所馳競乘時附
勢兮紛變化其難推全純愚以靖處兮將與彼而異宜
欲奔走以及事兮顧初心而自非朝聘驚乎書林兮夕
翔翔乎藝苑諒却步以而前兮不漫近而逾遠哀白日
之不吾與謀兮至今十年其猶初豈不登名於一科兮
曾不補其遺餘進既不獲其志願兮退將遁而窮居排
闥門而東出兮慨余行之舒舒時雖高以理顧兮涕泣

下而交如夾洛師而悵望兮聊停滯以躊躇假大龜以
視兆兮求幽貞之所蘊甘潛伏以若死兮不顧其其名
譽非夫子之詢美兮吾何為乎浚之都小人之懷惠兮
所知獻其至愚固余異於牛馬兮寧止乎飲水而求留
伏門下如默默兮竟歲年以康娛時乘閒以獲進兮頗
垂歡而愉愉仰盛德以安窮兮又何忠之能輸昔余之
約吾心兮誰無施而有獲嫉貪佞之行獨兮曰吾其既
勞而後食懲此志之不脩兮愛此言之不可忘情悵悵
以自失兮心無歸之茫茫苟不內得其如斯兮孰與不
食而高翔抱關之阨陋兮有肆志之揚揚伊尹之樂於
畎畝兮焉富貴之能當恐誓言之不固兮斯自訟以成
章往者不可復兮冀來今之可望

余悲不及古之人兮伊時勢而則然獨閑閑其局已鑒
文章以自宜昔顏氏之庶幾在隱約而平寃固哲人之
細事夫子乃嗟嘆其賢惡欲食乎隘巷亦足以順神而
保年有至聖而為之依歸又何不自得於艱難曰余賢
骨其無類望夫人其已遠行舟楫而不識四方涉大水
之漫漫勤祖先之所貽勉以於前脩之言雖衆足以
誦道衷與我者為誰衆皆拾而已用忽自藏其是味下

上泚泚其廣大余一不知其可懷就水草以休息恒未
交而既危久拳拳其何故亦天命之本宜惟否泰之相
極咸一得而一遠君子有失其所小人有得其時聊固
守以靜俟誠古之人兮其焉悲

別知賦

韓愈

余取友於天下將歲行之兩周下何深之不即上何高
之不求紛擾擾其既多咸喜能而好脩寧安顯而獨裕
顧既窮而共愁惟知身之難得斯百一而爲取歲癸未
而遷遂侶蟲蛇於海陬遇大人之來使關公館而羅羞
索微言於亂志發孤笑於羣憂物何深而不鏡理何隱
而不抽始參差以異序卒瀾漫而同流何此歡之不可
恃遂駕馬而廻轡山礧礧其相軋樹蓊蓊其相慘雨浪
浪其不止雲浩浩其常浮知來者之不可以數哀去此
而無由倚郭郭而掩涕望盡月以遲晉

訟風伯

韓愈

維茲之旱兮其誰之由我知其端兮風伯是尤山升雲
兮澤上氣雷鞭車兮電搖俄雨冥冥兮將墜風伯怒兮
雲不得止暘烏之仁兮念此下民閔其尤兮不問其神
嗟風伯兮其獨謂何我於爾兮豈有其他求其時兮脩
祀事羊甚肥兮酒甚旨食足飽兮飲足醉風伯之怒兮

誰使雲屏屏兮吹使醕之氣將交兮吹使離之饌之使
氣不得化寒之使雲不得施嗟爾風伯兮欲逃其罪又
何辭上天孔明兮有紀有綱我今上訟兮其罪誰當天
誅知兮不可悔風伯雖死兮人誰汝傷

必悼賦

李翱

衆譴譴而維處兮咸嗟老而羞卑視予心之不然兮慮
行道之猶非儼中懷之自得兮終老死其何悲昔孔門
之多賢兮惟回也爲庶幾超群情以獨去兮指聖域惟
高追固簞食與瓢飲兮寧服輕而駕肥望若人其何如
兮慙吾德之纖微躬不田而飽食兮妻不織而豐衣援

唐文選卷十七

憲宗朝

四

聖賢而比度兮何僥倖之能希念所懷之未展兮非悼
已而陳私自祿山之始兵兮歲周甲而未夷何神堯之
郡縣兮乃家傳而自持稅生人而育卒兮列高城以相
維何茲世之可久兮宜永念而遐思有三苗之逆命兮
舜干羽以來之惟刑德之既脩兮無遠邇而咸歸當高
祖之初起兮提一旅之羸師能順天而用衆兮竟掃寇
而戡隋况天子之神明兮有烈祖之前規劃弊政而還
本兮如反掌之易爲苛廟堂之治得兮何下邑之能遠
棄予生之賤遠兮包深懷而告誰嗟此誠之不達兮惜
此道而無遺獨中夜以潛歎兮匪吾憂之所宜

諱辨

韓愈

以李賀傳

愈與李賀書勸賀舉進士賀舉進士有名與賀爭名者
毀之曰賀父名晉肅賀不舉進士為是勸之舉者為非
聽者不察也和而倡之同然一辭皇甫湜曰若不明白
子與賀且得罪愈曰然律曰二名不偏諱釋之者曰謂
若言微不稱在言在不稱微是也律曰不諱嫌名釋之
者曰謂若禹與兩丘與苗之類是也今賀父名晉肅賀
舉進士為犯二名律乎為犯嫌名律乎父名晉子不得
舉進士若父名仁子不得為人乎夫諱始於何時作法

唐書卷十七

憲宗朝

五

制以教天下者非周公孔子歟周公作詩不諱孔子不
偏諱二名春秋不譏不諱嫌名康王釗之孫實為昭王
曾參之父名皙曾子不諱昔周之時有騏期漢之時有
杜度此其子且如何諱將諱其嫌遂諱其姓者乎漢諱
武帝名敞為通不聞又諱車轍之轍為某字也諱呂后
名雉為野鷄不聞又諱治天下之治為某字也今上章
及諱不聞諱辭勢乘機也惟宦官宦貴乃不敢言諱及
機以為觸犯士君子言諱行事宜何所諱守也今考之
於經質之於律繆之以國家之典賀舉進士為不可邪
凡事父母得如曾參可以無譏矣作人得如周公孔子

亦可以止矣今世之士不務行曾參周公孔子之行而
諱親之名則務勝於曾參周公孔子亦見其惑也夫周
公孔子曾參卒不可勝勝周公孔子曾參乃比於常者
當妻則是宦者官妾之孝於其親賢於周公孔子曾參
者耶

人文化成論

呂溫

出文

易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能諷其言蓋有之矣未有
明其義者也嘗試論之夫一二相生大鈞造物百化
錯六氣節宣或陰闔而陽開或天經而地紀有聖作則

唐書卷十七

憲宗朝

六

實為人文若乃夫以剛克妻以柔立父慈而教子孝
箴此室家之文也君以仁使臣臣以義事君子遠改
猷可替否此朝廷之文也三公論道六卿分職九流異
趣百揆同歸此官司之文也寬則人懷綈之以猛猛則
人殘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此刑政之文也樂
勝則流過之以禮禮勝則離和之以樂與時消息因
變通此教化之文也文者蓋言錯綜庶績藻繪人情如
成文焉以致其理然則人文化成之義其在於乎而近
代諱親之臣特以時君不能則棄乾坤祖述堯舜作化
成天下之文乃以游常冕服章句翰墨為人文也遂使

人者皆然忘本沛然自得威威嚴以求玉理坐珍味而待昇平流蕩因循開而未悟不其痛歟必以旂常冕服為人文則恭讓魏晉聲明文物禮縉五帝儀繁三王可曰煥乎其文章矣何衰亂之多也必以章句翰墨為人文則陳後主隋煬帝雍容綺靡洋溢編簡可曰文思安安矣何滅亡之速也歟之以名義研之以情實既如彼較之以今古質之以成敗又如此傳不云乎經緯天地曰文禮不云乎文王以文治則文之時義大矣哉焉可以名數木沅雕蟲小伎則雜其間乎

種樹郭橐駝傳

柳宗元

唐文鑑卷十七

憲宗朝

七

郭橐駝不知始何名病僂隆然伏行有類橐駝者故鄉人號之橐駝聞之曰甚善名我國當因捨其名亦自謂橐駝云其鄉曰豐樂鄉在長安西橐駝業種樹凡長安豪富人為觀游及賣果者皆爭迎取養視橐駝所種樹或移徙無不活且碩茂實以蕃他植者雖窺伺倣慕莫能如也有問之對曰橐駝非能使木壽且華也能順木之天以致其性焉爾凡植之者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築欲密既已勿動勿慮去不復顧其將也若子其置也若棄則其天者全而其性得矣故吾不害其長而已非有能碩茂之也不抑毫其實而已非有能

養而蕃之也他植者則不然根拳而土易其培之也若不過焉則不及苟有能反是者則又愛之太恩憂之太勤旦視而暮撫已去而復顧甚者爪其膚以驗其生枯實害之雖曰憂之其實離之故不我若也吾又何能哉問者曰以子之道移之官理可乎橐駝曰我知種樹而已官理非吾業也然吾居鄉見長人者好煩其令若甚憐焉而卒以禍旦暮吏來而呼曰官命促爾耕勸爾植督爾穫蚤繰而緒蚤織而綰字而幼孩遂而鵠豚鳴鼓而聚之繫木而召之吾小人具殫饘以勞吏者且不得暇又何以蕃吾生而安吾性耶故病且息若是則與吾業者其亦有類乎問者喜曰不亦善乎吾聞養樹得養人術傳其事以為官戒也

梓人傳

柳宗元

唐文鑑卷十七

憲宗朝

八

裴封叔之弟在光德里有梓人欽其門額傭隙宇而聚焉所職尋引規矩繩墨家不君礬斲之器問其能曰吾善度材視棟宇之制高深固方短長之宜吾指使而群工役焉捨我衆莫能就一字故食於官府吾受祿三倍作於私家吾收其直太半焉他日入其室其牀闕足而不能理曰將求他工余甚笑之謂其無能而貪祿嗜貨

者其後京兆尹特飾官署余往通焉委群材會衆工或
執斧斤或執刀鋸皆環立嚮之梓人左持引右執杖而
中處焉量棟宇之任視木之能舉揮其杖曰斧彼執斧
者奔而右顧而指曰鋸彼執鋸者趨而左俄而斤者斷
刃者削皆視其色俟其言莫敢自斷者其不勝任者怒
而退之亦莫敢愠焉畫宮於堵盈尺而曲盡其制計其
毫釐而構大廈無進退焉既成書於上棟曰某年某月
某建則其姓字也凡執用之工不在列余圍視大駭然
後知其術之工大矣繼而歎曰彼將捨其手藝專其心
智而能知體要者歟吾聞勞心者役人勞力者役於人

彼其勞心者歟能者用而智者謀彼其智者歟是足為
佐天子相天下法矣物莫近乎此也彼為天下者本於
人其執役者為徒隸為卿師里胥其上為下士又其上
為中士為上士又其上為大夫為卿為公離而為六職
判而為百役外薄四海有方伯連率郡有守邑有宰皆
有佐政其下有胥吏又其下皆有胥夫版尹以就役焉
猶衆工之各有執役以食力也彼佐天子相天下者舉
而加焉指而使焉條其綱紀而盈縮焉齊其法制而整
頓焉猶梓人之有規矩繩墨以定制也擇天下之士使
耕其職居天下之人使安其業視都知野視野知國視

國知天下其遠邇細大可手勝其圖而究焉猶梓人畫
宮於堵而績于成也他者進而由之使無所隱不能者
退而休之亦莫敢愠不術能不矜名不親小勞不侵衆
官日與天下之英才討論其大經猶梓人之善運衆工
而不伐藝也夫然後相道得而萬國理矣相道既得萬
國既理天下舉首而望曰吾相之工也後之人循跡而
慕曰彼相之才也士或談殷周之理者曰伊傳周召其
百執事之勤勞而不得紀焉猶梓人自名其功而執用
者不列也大哉相乎道是道者所謂相而已矣其不知
體要者又此以格於公以簿書為尊術能矜名親小

勞侵衆官竊取六職百役之事聰聰於府庭而遺其大
者遠者焉所謂不通是道者也猶梓人而不知繩墨之
曲直規矩之方圓尋引之短長姑奪衆工之斧斤刀鋸
以佐其藝又不能備其工以至敗績用而無所成也不
亦謬歟或曰彼主為室者倘或發其私智牽制梓人之
慮奪其世守而道謀是用雖不能成功豈其罪耶亦在
任之而已余曰不然夫繩墨誠陳規矩設焉者不可
抑而下也狹者不可張而廣也由我則固不由我則圯
彼將樂夫同而就圯也則參其術默其智悠爾而夫不
屈吾道是誠良梓人耳其或嗜其貨利忍而不能捨也

喪其制量而不能守也棟橈屋壞則曰非我罪也可乎哉可乎哉余謂梓人之道類於相故書而藏之梓人古之審曲面勢者今謂之都料匠云余所遇者楊氏潛其名

送薛存義之任序

柳宗元

河東薛存義將行柳子載肉于俎崇酒于觴迨而送之江許飲食之且告曰凡吏于土者若知其職乎蓋民之役非以役民而已也凡民之食于土者出其十一傭乎吏使司平於我也受其直怠其事者天下皆然豈唯怠之又從而盜之向使傭一夫於家受若直怠若事又盜

唐文鑑卷十七

憲宗朝

士

若貨器則必甚怒而黜罰之矣以今天下多類此而民莫敢肆其怒與黜罰何哉勢不同也勢不同而理同如吾民何有達于理者得不恐而畏乎存義假令零陵二年矣蚤作而夜思勤力而勞心訟者平賦者均老弱無懷詐暴憎其為不虛取直也的矣其知恐而畏也審矣吾賤且辱不得與考績幽明之說於其往也故賞以酒肉而重之以辭

封建論

柳宗元

天地果無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生人果無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然則孰為近曰有初近孰明之由封建而

明之也彼封建者更古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而莫能去之蓋非不欲去之也勢不可也勢之來其生人之初不初無以有封建封建非聖人意彼其初與萬物偕生草木榛榛鹿豕狉狉人不能搏噬而且無毛羽莫克自奉自衛荀卿有言必將假物以為用者也夫假物者必爭爭而不已必就其能斷曲直者而聽命焉其智而明者所伏必衆告之以直而不改者痛之而後畏由是君長刑政生焉故近者聚而為羣羣之分其爭必大而後有長德又大者衆羣之長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屬於是有諸侯之列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諸侯之別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封於是方伯連率之類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方伯連率之類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人然後天下會於一是故有里胥而後有縣大夫有縣大夫而後有諸侯有諸侯而後有方伯連率有方伯連率而後有天子自天子以至于里胥其德在人者死必求其嗣而奉之故封建非聖人之意也勢也夫堯舜禹湯之事遠矣及周有天下裂土田而瓜分之設五等邦群后布濩星羅四布于天下輪運而輻集合為朝覲會同離為守臣扞城然而降于夷王害禮傷事下堂而迎覲者歷于宣王狹中興復古之德維南征

唐文鑑卷十七

憲宗朝

士

伐之威卒不能定魯侯之嗣凌夷壞于幽厲王室東
徙而自列為諸侯厥後問鼎之輕重者有之射王中肩
者有之伐凡伯誅莒弘者有之天下非盤無君君之心
余以為周之喪久矣徒建空名於公侯之上耳非諸侯
之威強末大不掉之咎歟遂判為十二吞為七國威分
于陪臣之邦國殄于後封之秦則周之敗端其在乎此
矣秦有天下裂都而為之郡邑廢侯衛而為之守宰撫
天下之圖都六合之上游攝制四海運於掌握之內此
其所以為得也不數世而天下大壞有由矣函役萬人
暴其威刑竭其貨財負鋤謫戍之徒園視而合從大呼

唐文鑑卷十七

憲宗朝

七

而成群時則有叛人而無叛吏人怨于下而吏畏于上
相與殺守劫令而並起咎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漢
有天下矯秦之枉脩周之制剖海內而立宗子封功臣
而數年之間奔命扶傷而不暇困平城病流矢陵遲不
救者三代後及謀臣獻畫而離削自守矣然而封建之
始郡邑居平時則有叛國而無叛郡秦制之得亦已明
矣繼漢而帝者雖百代可知也唐興制州邑立守宰此
其所以為宜也然猶桀猾時起虐害方域者失不在於
州而在於兵時則有叛將而無叛州州縣之設固不可
革也或者曰封建者必私其土子其人適其俗脩其理

施治易也守宰者苟其心思遷其秩而已何能理乎余
又非之周之事迹斷可見矣列侯驕盈黷貨事戎大凡
亂國多治國寡侯伯不得變其政天子不得變其君私
土子人者百不一有失在於制不在於政周事然也秦
之事迹亦斷可見矣有理人之制而不委郡邑是矣有
理人之臣而不使守宰是矣郡邑不得正其制守宰不
得行其理酷刑苦役而萬人側目失在於正不在於制
秦事然也漢興天子之政行於郡不行於國制其守宰
不制其侯王侯王雖亂不可變也國人雖病不可除也
及夫大逆不道然後脗捕而遷之勒兵而夷之耳大逆

唐文鑑卷十七

憲宗朝

古

未彰姦利浚財怙勢作威大刻于民者無如之何及夫
郡邑可謂理且安矣何以言之且漢知孟舒於田叔得
魏尚於馮唐聞王霸之明器觀汲黯之蘭靖拜之可也
復其位可也臣而委之以輯一方可也有罪得以黜有
能得以獎朝拜而不離夕斥之矣夕拜而不離朝斥之
矣假設漢室盡城邑而侯王之縱令其亂人戚之而已
孟舒魏尚之術莫得而施黃霸汲黯之化莫得而行明
譴而導之拜受而退已遠矣下令而削之締交約從之
謀周於同列相顧裂眦勃然而起幸而不起則削其半
削其半民猶瘳矣曷若舉而移之以全其人乎漢事然

也今國家盡制郡邑連致守宰其不可變也矣善制兵
權擇守則理平矣或者又曰夏商周漢封建而延秦郡
邑而促尤非所謂知理者也魏之承漢也封爵猶建晉
之承魏也因循而不革而二姓凌替不聞延祚今矯而
變之垂二百祀大業彌固何繫於諸侯哉或者又以爲
商周聖王也而不革其制固不當復議也是大不然夫
商周之不革是者不得已也蓋以諸侯歸商者三千焉
資以黜夏湯不得而廢歸周者八百焉資以勝商武王
不得而易拘之以爲安仍之以爲俗湯武之所不得已
也夫不得已非公之大者也私其力於己也私其衛於

唐文鑑卷十七

憲宗朝

王

子孫也秦之所以革之者其爲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
也私其一己之威也私其盡臣畜於我也然而公天下
之端自秦始皇夫天下之道理安斯得人者也使賢者居
上不肖者居下而後可以理安今夫封建者繼世而理
繼世而理者上果賢乎下果不肖乎則生人之理亂未
可知也將欲利其社稷以一人之視聽則又有大夫世
食邑以盡其封略聖賢生於其時則無以立於天下封
建者爲之也豈聖人之制使制于是乎吾固曰非聖人
之意也勢也

子厚封建論先儒制義之詳矣然不
可盡非朱子獨有取焉故錄之以爲鑑

守道論

柳宗元

或問曰守道不如守官何如對曰是非聖人之言傳之
者誤也官也者道之器也離之非也未有守官而失道
守道而失官者是固非聖人言乃傳之者誤也夫皮冠
者是虞人之物也物者道之準也守其物由其準而後
其道存焉苟舍之是失道也凡聖人之所以爲經紀爲
名物無非道者命之曰官官是以行吾道云爾是故立
之君臣官府衣裳與馬章綬之數會朝表著周旋行列
之等是道之所存也則又示之典命書制符璽奏復之
文泰臣股輔陪臺之役是道之所由也則又勸之以爵

唐文鑑卷十七

憲宗朝

王

祿慶賞之羨懲之以黜遠鞭扑梏桡斬殺之慘是道之
所何也故自天子至於庶民咸守其經分而無有失道
者和之至也失其物去其準道從而喪矣易其小者而
大者亦從而喪矣古者居其位思死其官可易而失之
哉禮記曰道合則服從不可則去孟子曰有官守者不
得其職則去然則失其道而居其官者古人之不與也
是故在上不爲抗在下不爲損矢人者不爲不仁小人
者不爲仁率其職司其局交相致以全其工也易位而
處各安其分而道達於天下也且夫官所以行道也而
四守道不如守官蓋亦喪其本矣未有守官而失道守

而失官之事者也是非聖人之言傳之者誤也果矣

塗山銘

柳宗元

古文

維夏后氏建大功定大位立大政勤勞萬邦和寧四極
威服九有儀刑後王當乎洪流方割災被下土自壺口
而導百川大功建焉虞帝堯期順承天曆自南河而受
四海大位定焉萬國既同宣省風教自塗山而會諸侯
大政立焉功莫崇乎禦大災乃錫玄圭以承帝命位莫
崇乎執大象乃輯五端以建皇極政莫先乎齊大統乃
朝王帛以混純制是所以承唐虞之後聖子孫之不業

唐文鑑卷十七

憲宗朝

七

立商周之前樹帝王之洪範者也嗚呼天地之道尚德
而右功帝王之政崇德而貴功故堯舜至德而位不及
嗣湯武大功而祚延于世有夏德配於二聖而唐虞讓
功焉功冠於二代而商周讓德焉宜乎立極垂統胎于
後裔當位作聖署為世準則塗山者功之所由定德之
所由濟政之所由立有天下者宜取於此追惟大號既
發華蓋既狩方岳列位奔走同山川守臣莫敢違寧
羽旌四合衣裳咸會虔恭就列俯儀聽命然後示之以
禮樂和氣周洽申之以德刑天威振耀制立謨訓宜在
長久厥後啓征有扈而夏德始衰罪距大康而帝業不

守皇祖之訓不由也人亡政墜卒就陵替向使繼代守
文之君又能紹其功德脩其政統卑宮室惡衣服拜昌
言平均賦入制定朝會則諸侯常至而天命不去矣茲
山之會安得獨光於後歟是以周穆遐追遺法復會於
是山聲垂天下亦紹前軌用此道也故余為之銘庶後
代朝諸侯制天下者仰則於此其辭曰

惟禹體道功厚德茂會朝侯衛統一憲度省方宜教化
制殊類咸會壇位承奉儀矩禮具樂備德容既孚乃舉
明刑以弼聖謨則戮防風遺骨專車克威克明疇敢以
渝宜昭黎獻底定寰區傳祚後胤丕承帝圖塗山巖巖
界彼東國惟禹之德配天無極即山刊碑貽後作則

唐文鑑卷十七

憲宗朝

七

唐文鑑卷十七

唐文鑑卷之十八

憲宗朝

弔其弘文

抑宗元

有周之胤兮邦國異圖臣乘君則兮王易為侯威強逆

制兮辭命轉幽疹蟲膠寡兮肝膽為尤權奸蒙貨兮忠

勇以劉伊時云幸安大夫之羞嗚呼危哉河渭潰溢兮

橫軀以抑嵩高折兮舉手排直壓溺之不慮兮堅剛

以為式知死不可逃兮明章人極夫何大夫之炳烈兮

王不寤夫諛賊卒快於剝狡兮但就制乎強國松柏

之斬刈兮蒼葦欣也盜賊折足兮罷驚抗臆驚鳥之高

唐文鑑卷之十八 憲宗朝 乙

翔兮獲狐俾而不食竊畏忌以群朋兮夫執病百而伸

一撻寡以校衆兮古聖人之所難矧援羸以威傲兮茲

固蹈殆而遠安艱才之匪予戚兮閔宗周之不完豈成

城以夸功兮哀清廟之將殘嫉魑子之肆誕兮彌皇覽

以為設姑舍道以從世兮屬用乎考古以登賢指白日

以致憤兮卒類幽而不列版上帝以飛精兮默寥廓而

殄絕竭馮雲以壯心兮終冥冥以鬱結欲登山以號辭

兮愈洋洋以超忽一涸洞其不化兮形凝氷而自慄圖

如而慮末兮非夫之擇而瑕委厄兮固來世之道知

不可而愈進兮並淪以自好陳誠以定命兮伴貞臣

與為友比干之以仁類兮而遼絕以不群伯夷以

莫怨兮執克執不微塵荷端誠之內虧兮雖耆老其誰

珍古固有一死賢者樂其死大夫死忠兮君子所

與嗚呼哀哉可也忠甫

招海賈

柳宗元

咨海賈兮君胡一利易生而卒離其形大海濤浪兮

倒日月龍魚傾兮神怪隳突滄茫無形兮往來遞卒

陰陽開闢兮氛霧滃鬱君不返兮逝倪惚舟航軒昂兮

下上飄鼓騰越峻嶒兮萬里一觀舉入泓沕兮視天若

臥奔竄出扑兮翔鵬振舞天吾九首兮更笑迭怒壘涎

唐文鑑卷之十八 憲宗朝

因古兮揮霍旁午君不返兮終為腐黑齒撻麟麟文肌

三角駢列耳離披斷又牙趾巖崖蛇首掃鬣虎豹皮

群沒互出誰邀嬉吳腥百里霧雨彌君不返兮以充飢

弱水蓄縮其下不極投之必沉負羽無力鯨鯢疑畏淫

淫嶽嶽君不返兮卒自賊怪石森立極重淵高下迥置

陷危顛崩濤撲疏烈戈鋌君不返兮若沈顛其外大泊

平齋淪終古迴薄熱天垠八方易位更錯陳君不返兮

亂星辰東極傾海無不蕩泯泯超忽紛豔以殆而一跌

兮沸入湯谷抽軀解解捐於水君不返兮魂為薄海若

喬貨號風雷巨鼉領首丘山顛猖狂震號翻九域君不

退步樂以權衡實兮若朝樂出幽陰而疾平夷恂駭
憂苦而以忘其歸上黨易野恬以舒臨辱土堅無虞
踐路脉布彌九區出無入有首貨俱周游傲睨神自如
擅鉞擊鮮愁歡娛君不返兮復誰須臾兩得聖捐並魚
范子去相安陶朱呂氏行賈南面孤弘羊心計登謀謨
其蓋大治九卿居祿扶山妻收國租賢智走諸事下車
逍遙縱傲世所趨君不返兮益為愚咨海賈兮賈尚不
可為而又海是國死為儉魄兮生為貪夫亦獨何樂哉
歸來兮寧君軀

懲咎賦

柳宗元

出本

懲咎愆以本始兮執非余心之所求處卑汙以閔世兮
固前志之為尤始予學而觀古兮怪今昔之異謀惟聰
明為可考兮追駿步而遐遊索誠之既信直兮仁友藹
而萃之日施陳以繁縟兮邀弄舜與之為師上睢盱而
混茫兮下駁詭而懷私旁羅列以交貫兮求大中之所
宜曰道有象兮而無其形推變乘時兮與志相迎不及
則始兮過則失貞謹守而中兮與時偕行萬類芸芸兮
率由以寧剛柔以弛張兮出入淪經登能抑枉兮自洪
濤清蹈乎大方兮抑莫能嬰來討謨以植內兮吹余志

之有獲弄明信乎策書兮謂耿然而不惑愚者果於自
用兮惟懼天誠之不一不顧慮以周圖兮專竄道以為
服說如構而不戒兮猶斷斷於所執哀吾黨之不淑兮
遭任遇之卒迫勢危疑而多諫兮逢天地之否隔欲圖
退而保已兮悼乘期乎曩昔欣操持術以致忠兮猥呀
然而互赫進與退吾無歸兮其脂潤乎焉鑠幸皇鑒之
明宥兮繫印而南適惟罪大而寵厚兮且夫重仍乎
揭謫既明懼乎天討兮又幽慄乎鬼責惶惶乎夜寤而
晝駭兮類營窟之不息凌洞庭之洋洋兮汨湘流之汨
汨飄風擊以揚波兮舟摧抑而迴連日霾曠以昧幽兮
黜雲涌而上屯暮屑牢以濛雨兮愁敝敝之哀依振為
萃而狀號兮涕洲渚以連山漂遙迷其誰止兮逝莫為
余之刑寃憤鬱奔以紆委兮東洶湧之崩滌畔尺進而
尋退兮盪汨汨乎淪變際窮冬而止若兮羈縻縶以縈
纏哀吾生之孔艱兮循凱風之悲詩罪通天而降酷兮
不亟死而生為逾再歲之寒暑兮猶質質而自持將沈
洲而隕命兮詎蔽罪以塞禍惟滅身而無後兮顧前志
猶未可進路呀以剗絕兮退伏匿又不果為孤囚以終
世兮長拘繫而械軻縶余志之脩繕兮今何為此戾也
天豈貪食而盜名兮不洗聞於世也將顯身以直遂兮

發之所宜蔽也不擇言以老肆兮固羣禍之際也御長
軒之無撓兮行九折之我我却驚掉以橫江兮所凌天
下之騰波幸余死之已緩兮完形軀之既多苟餘齒之
有慙兮蹈前烈而頗煩死蠻夷固吾所兮雖顯寵其焉
加配大中以爲偶兮諒天命之謂何

閔生賦

柳宗元

閔吾生之險阨兮紛喪志以逢尤氣沉鬱以杳眇兮涕
淒淒而常流膏液竭而枯居兮魄離散而遠遊言不信
而莫余白兮雖遑遑欲焉求合喙而隱志兮幽默以待
靜爲與世而斥謬兮固離披以顛隕騏驎之棄辱兮駕

唐文選卷十八

卷宗朝

五

一

駘以爲騁玄虬凝泥兮畏避龍行不容之崢嶸兮質
魁皇而無所隱鱗介搗以橫陸兮鳴嘯羣而厲吻心沈
抑以不舒兮形低摧而自懸肆余目於湘流兮望九疑
之垠垠波濤溢以不返兮蒼梧憐其蜚雲重華幽而野
死兮世莫得其僞真屈子之悄微兮抗危辭以赴淵古
故有此極憤兮矧吾生之藐艱列往則以考已兮指斗
極以自陳登高岵而企踵兮瞻故邦之殷鑒山水浩以
蔽虧兮路蕭勃以揚氛空虛頽而不理兮翳立木之慘
榛塊窮老以淪放兮匪魑魅吾誰隣仲尼之不戒兮有
垂訓之暮言孟軻四十乃始持心兮猶希勇乎黜賁

余質愚而處城兮宜觸觸以陷身知從善而華非兮又
何似乎今之人噫禹績之勳備兮曾莫理夫茲川
之廓大兮南不盡夫衡山余因楚越之交極兮馳離絕
乎中原壤汙瘳以墳如兮蒸沸熱而恒昏戰危鶴乎中
庭兮燕葭生於堂庭維他蒿形於木杪兮短狐伺景於
深淵仰矜危而俯傑兮晝日夜之拳拳慮吾心之莫保
兮忝代德之元醇執眇之敬愛兮竊有繼乎古先明神
之不欺余兮庶激烈而有聞其後害之無辱兮匪徒益
乎曩愆

夢歸賦

柳宗元

唐文選卷十八

卷宗朝

六

一

罹擯斥以窘束兮余惟夢之爲歸精氣注以凝注兮脣
舊鄉而顧懷夕余寐于荒陬兮心慊慊而莫遠質舒解
以自恣兮息情弱而愈微歟騰湧而上浮兮俄淒淒之
無依圓方混而不刑兮顯醇白之霏霏上茫然而無星
辰兮下不見夫水陸若有鉢余以往路兮馭擬擬以回
復浮雲縱以直度兮云濟余乎西北風纏纏以經耳兮
類行舟迅而不息洞然于以彌漫兮虹蜺羅列而傾側
橫衝騰以盪擊兮忽中斷而迷惑靈幽漠以滯汨兮進
阻悵而不得白日馳其中出兮陰霾披離以泮釋宛岳
漬以定位兮于參差之白黑忽崩塞上下兮聊按行而

自抑指故都以委墜兮傲鄉閭之脩直原田蕪穢兮崢嶸榛棘喬木摧解兮垣廬不飾山嶠嶢以崑立兮水汜洄以漂激魂恍惘若有亡兮涕汨浪以隕軌類焦黃之煎炭兮欲周流而無所極紛若喜而怡疑兮心回互以煎塞鍾鼓惶以戒旦兮陶去幽而開寤暑尉蒙其復體兮孰去桎梏之不因精神之不可再兮余無蹈夫歸路帝仲尼之聖德兮謂九夷之可居惟道大而無所入兮猶泥濘乎曠野老聃遁而適戎兮指淳茫以縱步蒙莊之恢怪兮寓大鵬之遠去苟遠適之若茲兮胡為故國之為慕首丘之仁類兮斯君子之所譽鳥獸之鳴號兮

唐文鑑卷十八

憲宗朝

七

有動心而曲顧膠余棄之莫能捨兮雖判析而不悟列茲夢以三復兮極明察而告愬

捕蛇說

柳宗元

永州之野產異蛇黑質而白章觸草木盡死以齧人無禦之者然得而腊之以為餌可以已大風變蹤癘癘去死肌殺三蟲其始乃太醫以王命聚之歲賦其二募有能捕之者當其租入永之人爭奔走焉有蔣氏者專其利三世矣問之曰吾祖死於是吾父死於是今吾嗣為之十二年幾死者數矣言之貌若甚戚者吾悲之且曰若毒之乎余將告于諸事者更若役復若賦何如蔣氏

大惑汪然出涕曰君將哀而生之乎則吾斯役之不幸未若復吾賦不幸之甚也鄉吾不為斯役則久已病矣自吾之三世居是鄉積于今六十歲矣而鄉鄰之生日蹙殫其地之出竭其廬之入號呼而轉徙飢渴而頓踣觸風雨而犯寒暑呼嗟毒癘往往而死者相藉也曩與吾祖居者今其室十無一焉與吾父居者今其室十無二三焉與吾居十二年者今其室十無四五焉非死而徙爾而吾以捕蛇獨存悍吏之來吾鄉呌號乎東西隳突乎南北譁然而駭者雖鷄狗不得寧焉吾惴惴而起視其術而吾蛇尚存則弛然而卧謹食之時而獻焉退而甘食其土之有以盡吾齒盡一歲之犯死者二焉其餘則熙熙而樂豈若吾鄉鄰之旦旦有是哉今雖死乎此比吾鄉鄰之死則已後矣又安敢毒耶余聞而愈悲孔子曰苛政猛於虎吾常疑乎是今以蔣氏觀之尤信焉嗚呼孰知賦歛之毒有甚於蛇者乎故為之說俟乎觀人風者得焉

唐文鑑卷十八

憲宗朝

八

與韓愈論史官書

柳宗元

正月二十一日某頌首十八丈退之侍者前獲書言史事云其與劉秀才書及今乃見書案私心甚不喜與退之性年言史事甚大謬若書中言退之不可一日在館

下安有探宰相意以為苟以史筆榮一韓退之耶若果爾退之豈宜屈受宰相榮已而居館下近密地食奉養役使掌固利紙筆為秘書取以供子弟費古之志於道者不若是且退之以為紀錄者有刑禍避不肯就尤非也史以名為褒貶猶且恐懼不敢為設使退之為御史中丞大夫其褒貶成敗人愈益顯其宜恐懼尤大也則又將楊揚入臺府美食安坐行呼唱於朝廷而已耶在御史猶爾設使退之為宰相生殺出入升黜天下士其毀譽則又將楊揚入政事堂美食安坐行呼唱於內庭外衢而已耶何以其不為史而榮其號利其祿者

唐文粹卷十八

憲宗朝

九

也又言不有人禍則有天刑若以罪夫前古之為史者然亦甚惑凡居其位思直其道苟直雖死不可回也如回之莫若亟去其位孔子之困于魯衛陳宋蔡齊楚者其時暗諸侯不能以也其不遇而死不以作春秋故也當其時雖不作春秋孔子猶不遇而死也若周史佚雖紀言書事猶遇且顯也又不得以春秋為孔子累范曄悖亂雖不為史其族亦亦司馬遷觸天子喜怒班固不檢下崔浩沽其直以關暴虜皆非中道左立明以直盲出於不幸子夏不為史亦盲不可以是為戒其修直不出此是退之直守中道不忘其直無以他事自恐也

之之恐唯在不直不得中遭刑禍非所恐也凡言二百文武事多有誠如此者今退之曰我一人也何能明則同職者又所云若是後來繼命者又所云若是人人皆曰我一人則卒誰能紀傳之耶如退之但以所聞知我技不敢怠則庶幾不墜使卒有明也不然徒信人口語每每異辭日以滋久則所云磊磊軒天地者決必不沉沒且亂雜無可考非有志者所忍恣也果有志豈當待人督責迫蹙然後為官守耶又凡鬼神事渺茫荒或無可準明者所不道退之之智而猶懼於此今學如退之辭如退之好言論如退之曠慨自為正直行行焉如退之猶所云若是則唐之史述其卒無可託矣明天子賢宰相得史才如此而又不果甚可痛哉退之宜更思可為速為果卒以馬恐懼不敢則一日可引去又何以云行且諒也今當為而不為又誘館中他人及後生者此大惑也不勉已而欲勉人難矣哉

唐文粹卷十八

憲宗朝

十

晉文公問守原議

柳宗元

晉文公既受原於王難其守問寺人穀緄以昇趙衰余謂守原政之大者也所以承天子樹霸功致命諸侯不直謀及嬖近以忝王命而晉君擇大任不公議於宮不傳謀於卿相而獨謀於寺人雖或衰之賢足以守國之

政不為敗而賊賢失政之端由是滋矣况當其時不之
言議之臣乎狐偃為謀臣先軫將中軍晉君既而不咨
外而不求乃定於內豎其可以為法乎且晉君將襲齊
桓之業以翼天子乃大志也然而齊桓任管仲以興進
豎刁以敗則獲原轅適其始政所以觀視諸侯也而
乃背其所以興跡其所以敗然而能霸諸侯者以士則
大以力則疆以義則天子之冊也誠畏之矣烏能得其
心服哉其後景監得以相黜軼弘石得以殺望之誤之
者晉文公也嗚呼得賢臣以守大邑則問非失舉也盖
失問也然猶羞當時隋後代若此况於問與舉又兩失
唐文鑑卷十八 憲宗朝 士

桐葉封弟辨

柳宗元

古之傳者有言成王以桐葉與小弱弟戲曰以封汝周
公入賀王曰戲也周公曰天子不可戲乃封小弱弟於
唐吾意不然王之弟當封邪周公宜以時言於王不待
戲而賀以成之也不當封邪周公乃成其不中之戲以
地以人與小弱者為主其得為聖乎且周公以王之
言不可苟焉而已必從而成之耶故有不幸王以桐葉
戲婦寺亦將舉而從之乎凡王者之德在行之何若設

未得其當雖十易之不為病要於其當不可使易也而
况以其戲乎若戲而必行之是周公教王遂過也吾意
周公輔成王宜以道從容優樂要歸之大中而已必不
遂其失而為之辭又不當束縛之馳驟之使若牛馬然
急則敗矣且家人父子尚不能以此自克况號為君臣
者耶是直小丈夫缺缺者之事非周公所宜用故不可
信或曰封唐叔史佚成之

箕子碑

柳宗元

凡大人之道有三一曰正蒙難二曰法授聖三曰化及
民厥有仁人曰箕子實具茲道以立于世故孔子述六
經之旨尤敬勸焉當紂之時大道悖亂天威之動不能
戒聖人之言無所用進死以併命誠仁矣無益吾祀故
不為委身以存祀誠仁矣與忘吾國故不忍具是二道
有行之者矣是用保其明哲與之俯仰晦是暮範辱於
囚奴昏而無邪隕而不息故在易曰箕子之明夷正蒙
難也及天命既改生人以政乃出大法用為聖師周人
得以序彝倫而立大典故在書曰以箕子歸作洪範法
授聖也及封朝鮮推道訓俗惟德無阻惟人無遠用廣
教祀裨夷為華化及民也事是大道聚於厥躬天地變
化我得其正其大人歟於唐當其周時未至故祀未殄

比干已死微子已去向使紂惡未終而自斃武庚念亂以圖存國無其人誰興與理是固人事之或然也然則先生隱忍而為此其有志於斯乎唐某年作廟汲郡歲時致祀嘉先生獨列於易象作是頌云

蒙難以正授聖以蕃宗祀用繁夷民其蘇憲憲大人顯晦不渝聖人之仁道合隆汙明哲在躬不陋為奴冲讓居禮不盈稱孤高而無危卑不可踰非死非去有懷故都時試而伸卒為世模易象是列文王為徒大明宣昭崇祀式享古闕頌辭繼在後儒

段太尉逸事狀

柳宗元

唐文鑑卷十八

憲宗朝

七

太尉始為涇州刺史時汾陽王以副元帥居蒲王子晞為尚書領行營節度使寓軍邠州縱士卒無賴邠人偷嗜暴惡者卒以貨竄名軍伍中則肆志吏不得問日暴行丐取於市不廉輒奮擊折人手足椎釜鬲甕盎盈道上把臂徐去至撞殺孕婦人邠寧節度使白孝德以王故戚不敢言太尉自州以狀白府頊計事至則曰天子以生人分公理公見人被暴害因恬然且大亂若何孝德曰願奉教太尉曰某為涇州甚適少事今不忍人無寇暴死以亂天子邊事公誠以都虞候命某者能為公已亂使公之人不得害孝德曰幸甚如太尉請既署

月時軍士十七人入市取酒又以刃刺酒翁壞釀器酒留溝中大尉列卒取十七人皆斷頭注槩上植市門外歸一營大譟盡甲孝德震恐召太尉曰將奈何太尉曰無傷也請辭於軍孝德使數十人從太尉太尉盡辭去解佩刀選老健者一人持馬至晞門下甲者出太尉笑且入曰殺一老卒何甲也吾戴吾頭來矣甲者愕因諭曰尚書固負若屬耶副元帥固負若屬耶奈何欲以亂敗郭氏為白尚書出聽我言晞出見太尉太尉曰副元帥勲塞天地當務始終今尚書恣卒為暴暴且亂亂天子邊欲誰歸罪罪且反副元帥今邠人惡子弟以貨竄名軍籍中殺害人如是不正幾日不大亂大亂由尚書出人皆曰尚書倚副元帥不戢士然則郭氏功名其與存者幾何言未畢晞再拜曰公幸教晞以道恩甚大願奉軍以從顧叱左右曰皆解甲散還大伍中敢譁者死太尉曰吾未哺食請假設草具既食曰吾疾作願留宿門下命持馬者去旦日來還卧軍中晞不解衣戒候卒擊拆衛太尉旦俱至孝德所謝不能請改過邠州由是無禍先是太尉在涇州為營田官涇大將焦令謩取人田自占數十頃給與農曰且熟歸我半是歲大旱野無草農以告謩謩曰我知入數而已不知旱也督責益急

凡飢死無以償即告太尉判狀辭甚異使人求
上以大挾擊二十垂死與來庭中太尉大泣曰乃我困
汝即日取水洗去血裂裳衣齋手注善藥旦夕自哺農
者然後食取騎馬賣市穀代償使勿知淮西寓軍帥尹
少榮剛直士也入見謀大罵曰汝誠人耶涇州野如豬
人且飢死而必得穀又用大杖擊無罪者段公仁信大
人也而汝不知敬今段公唯一馬賤賣市穀入汝汝又
取不耻凡為人傲天災犯大人擊無罪者又取仁者殺
使主人出無馬汝將何以視天地尚不愧奴隸耶謹錄

暴抗然聞言則大愧流汗不能食曰吾終不可以見段
公一夕自恨死及太尉自涇州以司農徵戒其族過岐
朱泚幸致貨幣慎勿納及過泚固致大綾三百疋太尉
壻韋晤堅拒不得命至都太尉怒曰果不用吾言晤謝
曰處賤無以拒也太尉曰然終不以在吾第以如司農
治事堂樓之梁木上泚反太尉終吏以告泚泚取視其
故封識具存

詒京兆許孟容書

柳宗元

宗元早歲與負罪者親善始其能謂可以共立仁義

化過不自料勤勤勉勵唯以忠正信義為志與亮
子道利安元元為務不知愚陋不可以強其志
如此也末路既塞元事則壅隔恨忤貴近狂疎
蹈不測之辜今其黨與幸獲寬貸各得善地無公事坐
食奉祿德至渥也尚何敢更俟除棄廢錮希望外之澤
哉年少氣銳不識幾微不知當否但欲一心直遂果陷
刑法皆自所求取又何怪也宗元於衆黨人中罪狀最
甚神理降罰又不能即死猶對人語言飲食自活迷不
知恥日復一日然亦有大故自以得姓來二十五百年
代為家嗣今抱非常之罪居夷獠之鄉卑濕昏霧恐一

日頃委溝壑墮先緒以是怛然痛恨心骨沸熱乳氣
孤立未有子息荒陬中少士人女子無與為婚世亦不
肯與罪人親昵以是嗣續之重不絕如縷每春秋時饗
子立捧奠顧眄無後繼者但慄慄然歛歛惕息此事
便已摧心傷骨若受鋒刃此誠夫人所共聞惜也先墓
在城南無異子弟為主獨託村隣自譴逐來消息存亡
不一至鄉閭主守固以益怠晝夜哀憤懼便毀為松柏
芻牧不禁以成大戾近世禮重拜掃今闕者四五年每
遇寒食則北向長號以首頓地想田野道路士女備蕭
蕭練膚丐皆得上父母立墓馬醫夏畦之鬼無不受子

陳建養者然此已息望何以去哉城西有數頃田樹
果數百株多先人手自封植今已能穢恐便斬伐無復
愛情家有賜書三千卷尚在善和里舊宅宅今三易主
書存亡不可知皆付受所重常繫心腑然無可爲者立
身一敗萬事走裂身殘家破爲世大慘是以當食不知
辛鹹節適洗沐盥漱動逾歲時一搔皮膚塵垢滿爪誠
憂恐悲傷無所告慰以至此也自古賢人才士秉志遵
分被謗議不能自明者以百數故有無兄盜嫂娶孤女
過婦翁者然賴當世豪傑分明辨列卒光史用管仲遇
盜并爲功臣匡章被不孝名孟子禮之今已無古人之
實爲而有詬欲望世人之明已不可得也直不疑買金
以償同舍劉寬下車歸牛鄉人此誠知疑似之不可辨
非口舌所能勝也鄭詹東縛於晉終以無死鐘儀南音
卒獲返國叔向囚虜自期必免范痤騎危以生易死蒯
通援耳耳爲齊上客張蒼韓信伏斧鑕終取將相鄒陽
獄中以書自活賈生序逐復召宣室現寬擯厄後至御
史大夫重仲舒劉向下獄當誅爲漢儒宗此皆壞偉特
辨奇壯之士能自解脫今以惟怯懦忍下才未信又安
痼病雖欲慷慨攘臂自同昔人愈疏闊矣賢者不得志
於今必取貴於後古之著書者皆是也宗元近欲務此

然力薄志劣無異能解雖欲秉筆觀縷神志并耗前後
遺忘終不能成章往時讀書自以不至耽滯今皆頽然
無復省錄讀古人一傳數紙後則再三伸卷復觀姓氏
旋又廢失假令萬一除刑部囚籍後爲士列亦不堪當
世用矣伏惟興哀於無用之地垂德於不報之所以通
家宗祀爲念有可動心者操之勿失雖不敢望掃堂域
退託先人之廬以盡餘齒姑遂少壯益輕瘡癘就婚娶
求冑嗣有可付託即冥然長辭如得其寢無復恨矣

詒蕭悅書

柳宗元

出本傳宗元既死片
聯弄蕭悅治書言情

僕向者進當跪跪不安之勢平居閉門口舌無數又久
游者岌岌而操其間其求進而退者皆聚爲仇怨造作
粉飾蔓延益肆非的然昭晰自斷于內孰能才僕於真
冥間哉僕當時年三十三自御史裏行得禮部員外郎
超取顯美欲免世之求進者怪怒媚疾可得乎與罪人
交十年官以是進辱在附會聖朝寬大貶黜甚薄不塞
衆人之怒謗語轉侈罵罵放曠漸成怪人歸智士止行
更置僕以悅仇人之心日爲新奇務相悅可自以速援
引之路僕輩坐益困辱萬罪橫生不知其端悲夫人生
以六七十者今三十七矣長來覺日月益促歲歲更甚

大德不過數十寒暑無此身矣是非榮辱又何足道云云不已祗益為罪居變夷中久慣習炎毒昏眊重聽意以為常忽遇北風晨起薄寒中體則肌革慘慄毛髮蕭條瞿然注視怵惕以為異候意緒殆非中國人也楚越間聲音特異鵠舌啁譟今聽之怵然不怪已與為類矣家生小童皆自然曉曉晝夜滿耳聞北人言則啼呼走匿雖病夫怛然駭之出門見適州閭市井者其十八九扶而後興自料居此尚復幾何豈可更不知止言說長短重為世非笑哉讀易同卦至有言不信尚口乃窮往復益喜曰嗟乎余雖家此一喙以自稱道詎益甚耳

唐文鑑卷十八 唐宗朝 尤

用是更樂瘖默與木石為徒不復致意今天子興教化定和正海內皆欣欣怡愉而僕與四五子者淪陷如此豈其命歟命乃天也非云云者所制又何恨然居治平之世終身為頑人之類猶有少耻未能盡忘倘因賦平慶賞之際得以見白使受天澤餘潤雖朽拊敗腐不能生植猶足蒸生芝菌以為瑞物一釋廢固移數縣之地則世必曰罪稍解矣然後收召魂魄買田一廛為耕田朝夕譚謠使成文章庶木鐸者來取獻之法宮增聖唐大雅之什雖不得位亦不虛為太平人矣

唐文鑑卷之十八

唐文鑑卷之十九 唐宗朝

請數見輔臣公卿 楊虞卿

出本傳楊宗觀偶優雜戲又觀手傳監察御史楊虞卿上疏陳

為為遭害仁鳥逝誅謗不誅良臣進臣收冒誅敵替言臣聞堯舜以天下為憂不以位為樂况今北虜方梗西戎弗靖兩河有瘡痍之虞五嶺惟氛厲之役人之疾苦積下朝之制受莫脩邊亡見儲諮用廢臣固未可以高枕而息也陛下初臨萬幾宜有憂天下心當日見輔臣公卿下執事無意以問使四方內外灼有所聞而聽政六十日八對延英獨三數大臣承聖問而已他內朝臣偕入齊出無所咨詢諫臣盈廷忠言不聞臣實羞之蓋主恩疏而正路塞也公卿大臣宜朝夕燕見則君臣情接而治道得矣今宰臣四五人或頃刻侍坐鞠躬隨越隨肯上下無繇往來此繇君太尊臣太卑故也公卿列位雖陟降清地曾未奉優禮承下問雖陛下神聖如五帝猶宜周旋顧遠惠以氣色使支體相成君臣昭明陛下求決於宰相宰相責治於臣等進忠若趨利論政若訴寃此而不治無有也自古天子居危思安之心同而居安慮危之道則異故不得皆為聖明也

論元稹魏弘簡姦狀

裴度

出通鑑元稹魏弘簡姦狀為招討使計上正
裴度其有功於已進取所奏事多
中阻之變上表云云帝為之罷弘
簡提密難慎翰林而思遇如故

逆聖憐亂震驚山東姦臣作朋撓敗國政陛下欲掃蕩
幽鎮先宜肅清朝廷何者為患有大小議事有先後河
朔逆賊祗亂山東禁關姦臣必亂天下是則河朔患小
禁關患大者臣與諸將必能剪滅大者非陛下覺寤
今文武百寮中外萬品有心者無不憤
行而禍已及不為國計且為身謀臣自兵興以來所陳

唐文鑑卷十九

裴宗朝

二

章疏事皆要切所奉書詔多有參差蒙陛下交付之意
不輕遭姦臣抑損之事不少臣素與佞幸亦無嫌嫌正
以臣前請乘傳詣闕陳軍事姦臣最所畏憚恐臣發其
過百計止臣臣又請與諸軍齊進隨便攻討姦臣恐臣
或有成功曲加阻礙迨過日時進退皆受羈牽意見悉
遭蔽塞但欲令臣失所使臣無成則天下理亂山東盛
負悉不顧矣為臣事君一至於此若朝中姦臣尚存則
逆賊縱平無益陛下儻米信臣言乞出臣表使百官集
議彼不受責臣當代辜

論幽鎮用兵進退機宜

白居易

出通鑑幽州兵陷弓高又圍
下情中書舍人白居易上言

自幽鎮逆命朝廷徵兵十七八萬四面攻圍已逾半年
王師無功賊勢猶盛弓高既陷糧道不通下情涇州饑
窮日急蓋由節將太衆其心不齊未立功者或已拜官
已敗衄者不聞得罪既無懲勸以至遷延請令李光顏
將諸道勁兵約三四萬人從東速進開弓高糧路令下
傳諸軍解深邢重圍與元翼合勢令裴度將太原金軍
兼招討得賊四面壓境觀釁而動若乘虛得便即令同
力肅除若戰勝賊窮亦許受降納款如此則夾攻以分

唐文鑑卷十九

裴宗朝

三

其力招諭以動其心必未及誅夷自生變故仍詔光顏
選留諸道精兵餘悉遣歸本道蓋兵多而不精豈惟虛
費資糧燕恐撓敗軍陳故也諸道監軍請皆停罷衆齊
令一必有成功又朝廷本用田布令報父讎今全師出
界數月不進蓋由此軍累經優賞兵驕將富莫肯為用
況其月費計錢二十八萬緡若更遷延將何供給此尤
宜早令退軍者也苟兵數不抽軍費不減食既不足衆
何以安不安之中何事不有況有司迫於供軍百端歛
率不許即用度交關許即人心無謬自古安危皆繫於
此惟陛下念之

憲宗稱祖議

王彥威

出本傳李夷簡上言大行皇帝功高宜稱祖穆宗下其議彥威奏云六制可

古者始封為太祖由太祖而降則又祖有功宗有德故夏人祖顓頊而宗禹商人祖契而宗湯周人祖文王而宗武王魏晉而下務欲推獎自始祖外並建烈祖之議叔世亂象不可以為訓唐本周禮以景文皇帝為太祖祖神堯而宗太宗自高宗後咸稱宗以為成法不然太宗致升平玄宗清內難肅宗收復兩都皆撥亂反正猶不稱祖今當本三代之制黜魏晉亂法大行廟號宜稱宗

唐文鑑卷十九

穆宗朝

四

續虞人箴

白居易

出本傳穆宗好畋游者易發續虞人箴以觀

唐受天命十有二聖兢兢業業咸勤厥政鳥生深林獸在藎草春蒐冬狩取之以道鳥獸盡各遂其生民野在朝亦克用寧在昔玄祖厥訓孔彰馳騁畋獵俾心從征何以效之曰羿與康曾不是誠終然覆亡高祖方就蘇長進言不滿十旬未足為權上心既悟為之輟畋及宋璟亦諫玄宗溫顏聽納從容璟趨以出鶴死握中噫遂歎于野走馬于路豈不怪哉銜蹶可懼審其安危惟聖之慮

校考宰相而下

李勣

出本傳勣以峭直觸要臣意謝病歸穆宗立召拜考功員外郎嚴終當校考勣自宰相而下升黜之奏曰

宰相倪文昌植陛下即位倚以責功安危治亂係也方陛下敬大臣未有昵比左右自驕之心而天下事一以付之倪等不推至公陳先王道德又不振拔舊典復百司之本政之興廢在賞罰倪等未聞慰一守公使天下吏有所勸懲一不職使尸祿有所一士之邪正混然無章陛下比幸驪山宰相學士皆股肱心腹宜皆知之不先事以諫陷於過僥與學士杜元穎等請考中下御

唐文鑑卷十九

穆宗朝

五

史大天李絳左散騎常侍張惟素右散騎常侍李益諫幸驪山鄭覃等諫畋游得事君之禮請考上下崔元略當考上下前考于輦不實輦以賄死請降中中大理卿許季同任翬者應考中下然傾陷劉開棄家以歸宜補厥過考中中少府監裴通職脩舉考應中上以封母捨嫡而追所生請考中下

奏入不報

諫惑方士

張臯

出裴濟傳穆宗解金石藥龜七張臯上疏

神慮潛則血氣和嗜欲勝則疾疹作古之聖賢務自顧養不以外物撓耳目聲色敗情性絲是和平自臻福慶

川昌在易無妄之疾勿藥有喜在詩自天降康降福
穰此天人符也然則藥以攻疾無疾不用藥也高宗時
處士孫思邈達於養生其言曰人無故不應餌藥藥有
所偏助則藏氣為不平推此論之可謂達見至理矣夫
寒暑為賊節宣乖度有資於醫尚當重慎故禮稱醫不
三世不服其藥疾士猶尔况天子乎先帝晚節喜方士
累致危疾陛下所自知不可蹈前覆迎後悔也今人人
竊議直畏忤旨莫敢言臣蓬蒿之生非以邀寵顧忠義
可為者聞而默則不安願陛下無忽上善其言

唐文鑑卷十九

敬宗朝

六

敬宗朝

論裴度不宜擯棄

韋處厚

出裴度傳

臣聞汲黯在朝淮南寢謀干木處魏諸侯息兵王霸之
理以一士止百萬之師一賢制千里之難裴度元勳巨
德文武兼備若位嚴廟委參決必使戎虜畏威幽鎮自
臣管仲曰人離而聽之則愚合而聽之則聖治亂之本
非有他術陛下當饋而數恨無蕭曹今一裴度擯棄于
外所以馮唐知漢文帝有類教不能用也

冊奏箴六首

李德裕

此本傳敬宗時李德裕嘗以此箴小規
朝月不再三德裕獻府表六箴以規

臣聞詩云心乎愛矣遐不謂矣此古之賢人所以篤於
事君者也夫跡疎而言親者危地遠而意忠者忤然臣
竊念拔自先聖偏荷寵光而不愛君以忠則是上負靈
鑒臣頃事先朝屬多陰沴嘗著大明賦以諷頌蒙先朝
嘉納臣今日盡節明主亦由是心昔張敞之守遼郡梅
福之在遐徼尚竭誠盡規不避尤悔况臣嘗掌舊史頗
知箴諷雖在疎遠猶思獻替謹稽首上冊展六箴具列
於後仰塵睿覽伏積兢惶

唐文鑑卷十九

敬宗朝

七

宵衣箴

先王聽政昧爽以俟鵲鳴既盈日出而視伯禹大聖寸
陰為貴光武至仁反友不忌無俾皇后獨去簪珥彤管
記言克念前志

正服箴

聖人作服法象可觀雖在宴游尚不懷安汲黯莊色能
正不冠拂阜慨然亦譏縹紵四時所御各有其官非此
勿服惟辟所難

罷獻箴

漢文罷獻詔還歸解縵格徐驅焉用千里厥後令王亦

能恭已履裝既焚筒布則毀道德為麗慈儉為美不
天遺斯為至理

納海歲

惟后納誨以求厥中從善如流乃能成功漢高祖
白浮鐘魏聚修怵凌霄作宮忠雖不忤善亦不從以視
為瑣是謂塞聰

辯邪歲

居上處深在察微萌雖有譏慝不能蔽明漢之孝昭聚
過周成上書知詐照姦得情燕蓋既析王猷治平百代
之後乃沉淑聲

唐大鑑卷十九

敬宗朝

八

防微歲

天子知孝敬遵王度安必思危乃無遺慮亂臣猖獗非
可遽教女服莫辨禍慈始仆栢谷微行針豕塞路觀貌
獻殮斯可戒懼

文宗朝

賢良策

劉蕡

策曰朕聞古先哲王之治也默然無為端拱思道陶
心以居簡凝日用而不宰挈下以立本推誠而建
中歸是天人通陰陽和俗躋仁壽物無疵癘盛德
之所臻莫乎共不可及也三代令王贊文迭究百篇

陳腐風流度微自漢而降是微益寡朕顧惟昧道祇

荷丕構率若謨訓不敢怠荒任賢揚厲宵衣旰食詎

追三五之遐軌庶紹祖宗之鴻緒而心有未達行有

未孚由中及外闕政斯廣是以人不率化氣或埋厄

災害竟歲播植愆時國庫罕蓄乏九年之儲吏道多

端微三載之績京師諸夏之本也將以觀治而豪猾

踰檢太學明教之陳也期於變風而生徒墮業列郡

在乎頌條而干禁或未絕百工在乎按度而臨巧或

未衰俗恬風靡積訛成蠹其擇官濟治也聽人以言

則枝葉難辨御下以法則恥格不刑其阜財發號也

唐大鑑卷十九

文宗朝

九

生之寡而食之衆煩於令而解於理思所以究此繆

盤致之治平意心浩然若涉淵水故前詔有司傳延

群考侍啓宿憤冀臻時雍子大夫識古達今明於康

濟造廷待問副朕虛懷必當歲主之闕辨政之疵明

網條之致素儲富庶之所急何施斯革於前弊何澤

斯惠乎下土何脩而治古可近何道而和氣克允推

之本原著於條對至於夷吾輕重之權執臻於理嚴

尤底定之策執叶於特元凱之考課何先叔子之克

平何務推此龜鑑擇乎中庸期在洽聞朕將親覽

對曰臣誠不佞有匡國數君之術無位而不得行有犯

類敢諫之心無路而不得其懷憤鬱抑思有時而發常與衆人議於道商旅謗於中一悟主心雖被妖言之罪無所悔焉光遠陛下以至脩嗣興以大明垂照詢求過闕咨訪謨猷制詔中外舉直言極諫者臣既辱斯舉專承大問敢不悉意以言至於上之所忌時之所禁權幸之所諱惡有司之所與奪臣愚不識伏惟陛下少加優容不使聖朝有讜直而受戮者乃天下之幸也謹昧死以對伏惟聖策有思先古之理念之化將欲通天人以濟俗和陰陽以照物見陛下慕道之深也臣以為哲王之理其則不遠惟陛下致之之道何如

唐文宗朝

文宗朝

十

爾伏惟聖策有祗荷丕構而不敢荒寧奉若謨訓而罔有怠忽見陛下憂勞之至也若夫任賢惕厲宵衣旰食宜黜左右之纖佞進股肱之大臣若夫追縱三五紹復祖宗宜鑒前古之興亡明當時之成敗心有未達以下情塞而不得上通行有未孚以上澤墜而不得下決散人之化也在脩己以先之歆氣之和也在選性以導之救災患在致乎精誠廣備植在親乎食力國廩罕蓄本乎冗食尚繁吏道多端本乎選用失當豪猾踰檢由中外之法殊生徒墮業由學校之官發列郡干禁由授任非人百工淫巧由制度不立伏惟聖策有擇官齊治之

心阜時發號之歎見陛下教化之本也且進人以行則秩安有難別乎防下以禮則耻格安有不形乎念生累而食衆可罷斥惰游念令煩而理鮮要察其行否博延群彥願陛下必納其言造廷待問則小臣安敢死伏惟聖策有求言箴闕之言審政辨疵之念見陛下咨訪之勤也遂小臣屏茲衰之志則弊革於前守陛下念康濟之心則惠敷于下邪正之道分則治古可近禮樂之方著而和氣克充至若夷吾之法非皇王之權嚴尤之所陳無最上之策元凱之所先不若唐虞之考績叔子之所務不若重華之舞干俱非大德之中庸未為上聖

唐文宗朝

文宗朝

十

之龜鑑何足以為陛下道之哉或有以繫安危之機兆存亡之變者臣請披歷肝膽為陛下別白而重言之臣前所謂哲王之理其則不遠者在陛下慎思之力行之始終不懈而已臣謹案春秋元者氣之始也春者歲之始也春秋以元加於歲以春加於王明王者當奉若天道以謹其始也又舉時以終歲舉月以終時春秋雖無事必書首月以存時明王者當奉若天道以謹其終也王者動作終始必法於天者以其運行不息也陛下既能謹其始又能謹其終然而脩之勤而行之則可以執其而居簡無為而不宰廣立本之大業樂建中之盛德

矣又安有三代循環之弊而為百偽滋熾之漸乎臣故曰惟陛下致之之道何如爾臣前謂若夫任賢陽厲宵衣旰食宜默左右之纖佞進股肱之大臣者實以陛下憂勞之至也臣聞不宜憂而憂者國必衰宜憂而不憂者國必危今陛下不以國家存亡之事社稷安危之策而降於清問臣未知陛下以布衣之不足以定大計耶或萬機之勤而聖慮有所未至耶不然何宜憂而不憂者乎臣以為陛下所宜先憂者官闈將變社稷將危天下將傾海內將亂此四者國家已然之兆故臣謂聖慮宜先及之天帝業既艱難而成之故不可容易而守之

唐文宗朝

文宗朝

上

昔大祖肇其基高祖勤其績太宗定其業玄宗繼其明至于陛下一百有餘載矣其間明聖相因憂亂繼作未有不委用賢士親近正人而能紹興其微烈者也或一日不念則顛覆大器宗廟之耻萬古為恨臣謹按春秋人君之道在體元以居正者昔董仲舒為漢武帝言之略矣其所未盡者臣得為陛下備而論之夫繼故必書即位所以正其始也終必書所終之地所以正其終也故為君者所發必正言所履必正道所居必正位所近必正人臣又按春秋閼弒吳子餘祭不書其居春秋譏其疎遠賢士肥近刑人有不居之道矣伏惟陛下思祖

樂聞之勤念春秋繼故之誠將明法度之端則發正言而履正道將杜篡弒之漸則居正位而近正人遠刀鏑之賤親骨鯁之直輔相得以專其任庶職得以守其官奈何以褻近五六人總天下大政外專陛下之命內竊陛下之權威懾朝廷勢傾海內群臣莫敢指其狀天子不能制其心禍稔蕭牆姦生帷幄臣恐曹節侯覽復生於今日此官闈將變也臣謹按春秋定公元年春王不言正月者春秋以其先君不得正其終故後君不得正其始故曰定無正也今忠賢無腹心之寄閹寺恃廢

唐文宗朝

文宗朝

上

儲未建郊祀未脩將相之職不歸名分之宜不定此社稷之所以將危也臣謹按春秋王子札殺召伯毛伯春秋之義兩下相殺不書而此書者重其專王命也且天之所授者在君君之所操者在命操其命而失之者是不君也侵其命而專之者是不臣也君不君臣不臣此天下之所以將傾也臣謹按春秋晉趙鞅以晉陽之兵叛入于晉書其歸者以其能逐君側之惡人以安其君故春秋善之今威柄凌夷諸臣跋扈或有不遵人臣之節而首亂者以安君為名不究春秋之微而藉兵者以逐惡為義則政刑不由乎天子征伐必自於諸侯此海

內之以將亂也又焚噲排闥而流涕衣蓋當車以抗
詞京房發憤以殞身實武不顧而畢命此皆陛下明知
之矣臣謹按春秋晉孤射姑殺陽處父書襄公殺之者
以其上漏言也襄公不能固陰重之戒處父所以及戎
賊之禍春秋非之夫上漏其情則下不敢盡意上泄其
事則下不敢盡言傳有造膝詭亂之文易有失身害成
之戒今公卿大臣非不能為陛下言之慮陛下必不能
用之陛下既忽之而不思必泄其言臣下既言之而不
行必毀其禍適足以銷臣之口重姦臣之威是以欲
盡其言則起失身之懼欲盡其意則有害成之憂故排

唐文錄卷十九

文宗朝

古

徊鬱塞以俟陛下威福然後盡其啓沃耳陛下何不
以聽朝之餘時御便殿必當時賢相與舊德老臣訪持變
扶危之謀求定傾救亂之術塞陰邪之路屏褻狎之臣
制侵凌迫脅之心復門戶掃除之役戒其所宜戒憂其
所宜憂既不能治於前當治於後既不能正其始當正
其終則可以虔奉典謨克承丕構終任賢之效無肝食
之憂矣臣前所謂若夫道繼三五紹復祖宗宜鑒前古
之興亡明當時之成敗臣聞堯舜之為君而天下之大
治者以其能任九官四岳十二牧不失其舉不二其業
不侵其職居官惟其能左右惟其賢元凱在下雖微必

唐文錄卷十九

文宗朝

古

舉四凶在朝雖強必誅考其安危明其取舍至秦之二
世漢之元成咸欲措國如唐虞致身如堯舜而終敗亡
者以其不見安危之機不知取舍之道不任大臣不擇
姦人不親忠良不遠讒佞伏惟陛下察唐虞之所以興
而景行於前鑒秦漢之所以亡而戒懼於後陛下無謂
廟堂無賢相廢官無賢士今紀綱未絕典刑猶在人誰
不欲自致為王臣致時為太平陛下何忽而不用之耶
又有居官非其能左右非其賢其惡如四凶其詐如趙
高其姦如秦桧陛下又何憚而不去之耶神器固有歸
天命固有分祖廟固有靈忠臣固有心陛下其念之哉
昔秦之亡也失於強暴漢之亡也失於微弱強暴則賊
臣畏死而害上微弱則姦臣竊權而震主伏見敬宗皇
帝不虞亡秦之禍不翦其萌伏惟陛下深軫亡漢之憂
以杜其漸則祖宗之鴻業可紹三五之遐軌可追矣臣
前所謂陛下心有所未達以下情塞而不得上通行有
所未孚以上澤壅而不得下浹者且百姓有塗炭之苦
陛下無由而知則陛下有子育之心百姓無由而信臣
謹按春秋書梁亡不書取者梁自亡也以其思慮昏而
耳目塞上出惡政人為寇盜皆不知其所以然自取滅
亡也臣聞國君之所以尊者重其社稷也社稷之所以

重者存其百姓也苟百姓之不存則社稷不得固其重
苟社稷之不重則國豈不得保其尊故治天下不可不
知百姓之情夫百姓陛下之赤子也陛下宜令仁慈者
親育之如母之乳哺焉如師之教導焉故人信於上也
敬之如神明愛之如父母今或不然陛下親其貴倖分
曹連署補除卒吏召致賓客因其貨賄假其氣勢大者
統藩方小者為牧守居上無清惠之政而有饕餮之害
居下無忠誠之節而有姦欺之罪故人之於上也畏之
如豺狼惡之如讎敵今海內困窮處處流散飢者不得
食寒者不得衣鰥寡孤獨者不得存老幼疾病者不得

唐書卷九

文宗朝

其

養加以國之權柄專在左右貪臣聚歛以固寵姦吏因
緣而弄法究痛之聲上達于九天下流于九泉鬼神怨
怒陰陽愆錯君門萬里而不得告訴士人無所歸化百
姓無所歸命官亂人貧盜賊並起土崩之勢憂在旦夕
即不幸因之以疾癘繼之以凶荒臣恐陳勝吳廣不獨
起於秦亦肩黃巾不獨起於漢故臣所以為陛下發憤
扼腕痛心泣血爾如此則百姓有塗炭之苦陛下何由
而知之陛下有子育之心百姓安得而信之乎致使陛
下行有所未孚心有所未達者固其然也臣聞昔漢元
帝即位之初更制七十餘事其心甚誠其稱甚美然而

紀綱日繁國祚日衰姦宄日強黎元日困者以其不能
擇賢明而任之失其條綱也自陛下御宇憂勤兆庶憂
勞終宵四海之內莫不抗首而長思自喜復生於死亡
之域也惟陛下慎終如始以塞萬方之望誠能捐國
貨以歸其相持兵柄以歸其將去貪臣聚歛之政除姦
吏因緣之害唯忠賢是近唯正直是用內能遠變無所
聽焉選清慎之官擇仁惠之長敏之以利器之以和教
之以孝慈導之以德義去耳目之塞通上下之情俾萬
國歡康兆民蘇息則心無不達行無不孚矣臣前所謂
以人化之化也在脩己以先之者臣聞德以脩己教以導

唐書卷九

文宗朝

其

人脩以德則人不勸而自至所以教則人敦行而率從
是以君子欲政教必行也故以身先之欲人之從化也
故以道御之今陛下先之以身而政未必行御之以道
而人未從化豈不以立教之有未盡其方也夫立教之
方在乎君以明制之臣以忠行之君以知人為明臣以
匡時為忠知人則任賢而去邪匡時則固本而守法賢
不任則重賞不足以勸善邪不去則嚴刑不足以禁非
本不固則民流法不守則政散而欲教之使必至化之
使必行不可得也陛下能斥姦邪不私其左右舉賢正
不遺其疎遠則化決於朝廷矣愛人以教本分職而本

法信其身以及其人始於中而成於外則化行於天下矣臣前所謂欲氣之和也在遂於性以導之者當納人於仁壽也欲人之仁壽在乎立制度脩教化制度立則財用省財用省則賦歛輕賦歛輕則人富矣教化脩則爭競息爭競息則刑罰清刑罰清則人安矣既富矣則仁義興焉既安矣則壽考至焉仁義之心感於下和之氣應於上故災害不作休祥薦臻四方底寧萬物遂矣臣前所謂救災旱在致乎精誠者臣謹按春秋公一年之中三書不雨者以其人君有恤人之志也立三年之中一書不雨者以其君無憫人之心也故臣

公致精誠而旱不害物文公無卹憫而旱則成災陛下誠能有卹人之心則無成災之變矣臣前所謂廣播德在視乎食力者臣謹按春秋君人者必時視人之勤於力則功築罕人勤於財則貢賦少人勤於農則百事廢今財食與人力皆勤矣願陛下發百章之勞廣三時之務則播植不愆矣臣前所謂國庫罕蓄本乎冗食尚繁者臣謹按春秋臧孫辰告糴于齊春秋譏其國無九年之蓄一年不登而百姓饑臣願斥游惰之人以薦其耕食省不急之費以贍其黎元則庫蓄不乏矣臣前所謂吏道多端本乎選用失當者由國家取人不盡

其材任人不明其要故也今陛下之用人也求其聲而不得其實故人之趨進也務其末而不務其本臣願覈考課之實定選序之制則多端之吏息矣臣前所謂覈猾踰檢由中外之法殊者以其官禁不一也臣謹按春秋齊桓公盟諸侯不以日而葵丘之盟特以日者美其能宣明天子之禁率奉王官之法故春秋備而書之夫官者五帝三王之所建也法者高祖太宗之所制也法宜畫一官宜正名今又分外官中官之員立南司北司之局或犯禁於南則亡命於北或正刑於外則破律於中法出多門人無所措實由兵革勢異而中外法殊也臣聞古者因井田而制軍賦問農事以脩武備隄封約卒乘之數命將左公卿之列故兵農一致而文武同方可以保乂邦家式遏禍亂暨太宗皇帝肇建邦典亦置府兵禁省軍衛文武參掌居間歲則櫜弓力穡將有事則釋來荷戈所以脩復古制不廢舊物今則不然夏官不知兵籍止於奉朝請六軍不主兵事止於養勲階軍容令中官之政戎律附內臣之職首一戴武弁嫉文吏如仇讎足一踏軍門視農夫如草芥謀不足以翦除兇逆而詐足以抑揚威福勇不足以鎮衛社稷而暴足以侵軼里閭羈縻藩府干陵宰輔隨裂王度旧亂朝經張

武夫之威上以制君父假天子之命下以御英豪有藏
蓄觀望之心無伏節死難之義豈先王經文緯武之旨
耶臣願陛下貫文武之道均兵農之功正貴賤之名一
中外之法還軍衛之職脩省署之官近崇貞觀之規遠
復成周之制自邦畿以刑下國始天子以達諸侯則可
以制豪滑之強無踰檢之患矣臣前所謂生徒陞業由
學校之官發者蓋以國家貴其祿而賤其能先其身而
後其行故吏官之通經之學諸生無脩業之心矣臣前
所謂列郡千禁由授任非其人者臣以為刺史之任理
亂之根本繫焉朝廷之法制在焉權可以抑豪猾恩可

唐文鑑卷十九

宋文宗朝

辛

以惠孤寡強可以禦奸寇豈可以移風俗其將校有曾
經戰陣及功臣子弟各請隨宜酬賞如無治人之術者
不當任此官則絕干禁之患矣臣前所謂百工陞巧由
制度不立者臣請以官位祿秩制其器用車服禁人金
銀珠玉錦綉彫鏤不蓄於私室則無蕩心之巧智矣臣
前所謂辯技業者由考言以詢行也臣前所謂刑于邇
格者由導德而齊禮也臣前所謂念生寡而食衆可
厭情遊者已備之於前矣臣前所謂令煩而理鮮要察
其行否者臣聞號令者乃理國之具也君審而出之臣
奉而行之或虧上責罪在不赦今陛下令煩而理鮮得

非特之者有所蔽欺乎臣前所謂博延群賢願陛下必
納其言造廷待問則小臣不敢愛死者臣聞晁錯為
盡削諸侯之策非不知禍之將至也忠臣之心壯夫之
節苟利社稷死無悔焉今臣非不知言發而禍應計行
而身戮蓋所以痛社稷之危哀生人之困豈忍姑息時
忌竊陛下下一命之寵哉昔龍逢死而起殷比干死而起
周韓非死而起漢陳蕃死而起魏今臣之來也有司或
不取薦臣之言陛下又無以察臣之心退必受戮於權
臣之手臣幸得從西子遊於地下固臣之願也所不知
殺臣者臣死之後將孰為穆之哉至於人主之闕政教

唐文鑑卷十九

宋文宗朝

辛

之疵革前之弊臣既言之矣若乃疏下土之惠脩近古
之理而致其和平者在陛下行之而已然今之所陳者
實以臣親奉聖問敢不條對雖臣之愚以為未極教化
之大端皇王之要道伏惟陛下事天地以教人敬奉宗
廟以教人孝養高年以教人悌長字百姓以教人慈幼
調元氣以煦育廣大和以仁壽可以逍遙無為垂拱成
化至若念陶鈞之道在擇宰相而任之使權造物之柄
念保定之功在擇將帥而任之使修關外之寄念百度
之未貞在擇庶官而任之使專職業之守念百姓之愁
痛在擇長吏而任之使明惠育之術自然言足以為天

下教行足以為天下法仁足以勸善義足以禁非又何
必宵衣旰食勞神傷慮然後以致其理哉特第集官見
為過古量而
畏中官不敢取

乞旌劉黃直言

此劉黃傳時被選者二十有三人李邵
曰黃遜我留吾願其厚邪乃上疏云云

陛下御正殿求直言使人得自奮臣才志懦劣不能贊
今古是非使陛下聞未聞之言行未行之事忽忽內思
愧羞神明今黃所對敢空臆盡言至皇王之成敗陛下
所防閑時政之安危不私所料又引春秋為據漢魏以
來無與黃比有司以言涉訐忤不敢聞自詔書下萬口

唐文宗朝

文宗朝

生

籍籍歎其誠願至於垂泣謂黃指切左右畏近臣街怒
變與非常朝野惴息誠恐忠良道窮綱紀遂絕季漢之
亂復興于今以陛下仁聖近臣故無害忠良之謀以宗
廟威嚴近臣故無速敗亡之禍指事取驗何懼直言且
陛下以直言召天下士黃以直言劄陛下所問雖訐必
容雖過當獎壽于史策千古光明使萬有一黃不幸死
天下必曰陛下陰殺讜直結讎海內忠義之士皆憚誅
夷人心一掃無以自解況臣所對不及黃遠甚內懷愧
耻自無賢良柰人言何乞回臣所授以旌黃直言臣苟
且之慙朝有公正之路陛下免天下之疑顧不美哉終

文宗朝

文宗朝

罪言

杜牧

出本傳故憤河朔三鎮之禁警而
朝廷議者專事姑息乃作罪言

生人常病兵兵祖於山東羨於天下不得山東兵不可
死山東之地禹畫九州一曰冀州舜以其分太離為
幽州為并州程其水土與河南等常重十一二故其人
沈鷲多材力重許可能卒苦魏晉以下工機纖維意態
百出俗益卑弊人益脆弱唯山東敦五種本兵矢他不
能蕩而自若也產健馬下者日馳二百里所以兵常當
天下冀州以其恃強不循理冀其必破弱雖已破冀其
復強大也并州力足以并吞也幽州幽陰慘殺也聖人
因以為名黃帝時蚩尤為其階自後帝王多居其地周
劣齊霸不一世晉大常備役諸侯至秦萃銳三晉繼六
世乃能得韓遂折天下脊復得趙因拾取諸國韓信聯
齊有之故蒯通知漢楚輕重在信光武始於上谷成於
鄒魏武舉官渡三分天下有其二晉亂胡作至宋武魏
英雄得蜀得關中盡有河南地十分天下之八然不能
使一人度河以窺胡至高齊荒蕩宇文取之隋文因以
滅陳五百年間天下乃一象隋文非宋武敵也是宋不

得山東隋得山東故隋為王宋為霸由此言之山東王者不得不為王霸者不得不為霸得賊得之足以致天下不安天寶末燕盜起出入成羣西潼間若步無人地郭李輩兵五十萬不能過鄴自爾百餘城天下力盡不得尺寸人望之若回鶻吐蕃義無敢窺者國家因之哇河脩障戍塞其街蹊齊魯梁蔡被其風流因亦為寇以裏拓表以表撐裏范頊回轉顛倒橫邪未常五年間不戰生人日頗交四夷日昌熾天子因之幸陝幸漢中焦焦然七十餘年運遭孝武解衣一肉不畋不樂自卑冗

文宗朝

文宗朝

王

華罔不能適唯山東不服亦再攻之皆不利聖天使生人未至於怙泰邪豈人謀未至邪何其艱哉今日天子聖明超山古昔志於平治若欲悉使生人無事其要先去不得山東兵不可去今日上策莫如自治何者當貞元時山東有燕趙魏叛河南有齊蔡叛梁徐陳汝白馬津盟津襄鄆安黃壽春皆戍厚兵十餘所纔足自護治所實不輟一人以他使遂使我方解勢弛熟視不軌者無可奈何階此蜀亦叛吳亦叛其他未叛者迎時上下不可保信自元和初至今二十九年間得蜀得吳得蔡得齊取郡縣二百餘城所未能得唯山東百城耳土

文宗朝

文宗朝

王

地人力財物甲兵較之往年豈不綽綽乎亦是自以為治也法令制度品式條章果自治乎非閭閻阡陌倉廩財賦果自治乎如不果自治是助虜為虐環七千里植根七十年復有天下陰為之助則安可以取故曰上策莫如自治中策莫如取魏魏於山東最重於河南亦最重魏在山東以其能遮趙也既不可越魏以取趙固不可越趙以取燕是燕趙常取重於魏魏常操燕趙之命故魏在山東最重蔡陽距白馬津三十里新鄉距盟津一百五十里盟津相望朝駕暮戰是二津虜能潰一則馳入成羣不數日間改魏於河南亦最重元和中舉天下兵誅蔡誅齊頊之五年無山東憂者以能得魏也昨昨日誅滄頊之三年無山東憂亦以能得魏也長慶初誅趙一日五諸侯兵四出潰解以失魏也昨日誅趙罷如長慶時亦以失魏也故河南山東之輕重在魏非魏強大地形使然也故曰取魏為中策最下策為浪戰不計地勢不審攻守是也兵多粟多敵人使戰者便於守兵少粟少人不敵自戰者便於戰故我常失於戰虜常困於守山東叛且三五世後生所見言語舉止無非叛也以為事理正當如此沈酣八骨髓無以為非者至有圖暴食盡嘆尸以戰以此為然豈可與決一勝一負哉自

十餘年凡三收趙食盡且下郡士義敗趙復振杜牧良
敗趙復振李聽敗趙復振故曰不計地勢不審攻守爲
浪戰最下策也

原十六衛

杜牧

貞觀中內以十六衛蓄養戎臣外開折衝果毅府五百
七十四以儲兵伍有事則戎臣提兵居外無事則放兵
居內其居內也富貴恩澤以奉養之所部之兵散舍諸
府三時耕稼一時治武籍藏將府伍散田畝力解勢破
人入自愛雖有蚩尤爲帥亦不可使爲亂耳及其居外
也緣部之兵被撥乃來斧鉞左前將賞在後聽暴交梓

唐書卷三

文宗朝

四

豈暇異畧雖有蚩尤爲帥亦無能爲叛也自貞觀至于
開元百三十年間戎臣兵伍未始逆篡此大聖人所以
柄統輕重制鄣表裏算神術也至于開元末愚儒請
罷府文武夫請搏四夷於是府兵內割邊兵外作尾大
中乾成燕備重而天下掀然根萌燼然矣蓋兵居外則
叛居內則慕使外不叛內不慕其置府立衛乎近代以
來爲將者率皆市兒輩多齎金玉負倚幽陰折券受質
而得之絕不識禮義之教復無慷慨之氣其強傑懷惇
者則撓削法制斬族忠良力一勢便罔不爲寇其陰泥
巧校者亦能家箝口歛委於邪倖由鄉市公去郡得都

四發所治指爲別館是以天下兵亂不息齊人乾耗靡
不由是矣嗚呼文皇帝十六衛之旨其誰系而復之乎

戰論

杜牧

河北視天下猶珠璣也天下視河北猶四支也河北氣
俗渾厚果於戰耕加以土息健馬便於馳敵是以出則
勝處其饒不窺天下之產自可封殖亦猶大農之家不
待珠璣然後以爲富也國家無河北則精甲銳兵良弓
健馬無有也河東盟津滑臺大梁彭城東平盡宿厚兵
不可他從六鎮之師低首仰給咸陽西北戎夷大屯亦
地盡取始始應實四支盡斷頭腹不然其能以是久爲
安乎誠能治其五敗則一戰可定四支可生戰上離落
兵甲鈍弊是不蒐練之過其敗一也百人荷戈千夫仰
食此不責實之過其敗二也小勝則張皇邀賞貴極富
終則不肯搜奇出死以勤於我此厚賞之過其敗三也
多喪兵士跳身而來回視刀鋸氣色甚安此輕罰之過
其敗四也大將兵柄不得自專恩臣敕使迭來揮之悅
駭之間虜騎乘之遂取吾之鼓旗此不專任之過其敗
五也今誠欲調持千戈觀攝天下以爲萬世安而乃踵
前非是不可爲也嗚呼文皇帝之旨吾以良將勁兵
爲御策高位美爵充飽其腹安而不掠外而不拘亦猶

唐書卷三

文宗朝

五

蔡援虎狼而不拂其心則忿氣不萌此大曆貞元所以
守邦也亦何必疾戰焚煎吾民然後以為快也愚曰生
人油然多欲欲而不得則爭亂隨之是以教答於家刑
罰於國征伐於天下此所以裁其欲而塞其爭也大曆
貞元之間盡反此道提區區之有而塞無涯之事是以
首尾指支璣不能相運掉也不知非此而反用以為經
愚見為盜者非止於河北而已

紫宸殿問對

李石

出本

宰相進及陞帝謂而嘆石進曰陛下之數臣固

未喻取問所從帝曰朕嘆治之難也且朕即位十年不

能得治本故前歲有疾今茲震擾皆自取之夫託億兆

之上不能以美利及百姓焉得久無事乎石曰陛下罪

已當然然責治大早雖十年孜孜養德適成爾天下治

不治要自今觀之且人之氣志雖聖賢猶有優劣故仲
尼稱三十而立四十不惑陞下春秋少非起人間也而
知人情偽今自視何如即位時帝曰有間矣石曰古之

聖賢必觀書以考察性行然後成治功陞下積十年經
德日新然向所以疾在震驚者又其固陞下之志乎誠
務脩將來之政視太宗致昇平之期猶不為晚帝曰行

之得至乎石曰今四海夷一唯登拔才良使小大各任
其職愛人節用國有餘力下不加賦太平之術也

阿房宮賦

杜牧

出異武
陵傳

六王畢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覆壓三百餘里隔離天
日驪山北構而西折直走咸陽三川溶溶流入宮牆五
步一樓十步一閣廊腰縵迴簷牙高啄各抱地勢鉤心
闕角盤盤焉囷囷焉蜂房水渦矗不知乎幾千萬落長
橋卧波朱甍何龍複道行空不繫何虹高低冥迷不知
西東歌臺榭響春光融融舞殿冷袖風雨淒淒一日之

唐文宗朝

文宗朝

七

內一宮之間而氣候不齊妃嬪媵嬙王子皇孫辭樓下
殿輦奉于秦朝歌夜弦為秦宮人明星熒熒開粧鏡也
綠雲擾擾梳曉鬟也渭流漲膩棄脂水也煙斜霧橫焚
椒蘭也雷霆乍驚宮車過也輶輶遠聽杳不知其所之
也一肌一容盡態極妍縵立遠視而望幸焉有不得見
者三十六年燕趙之收藏韓魏之經營齊楚之精英幾
世幾年剽掠其人倚疊如山一旦有不能輸來其間陷
鏑玉石金塊珠砾棄擲逶迤秦人視之亦不甚惜嗟乎
一人之心千萬人之心也秦愛紛奢人亦念其家奈何
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使負棟之柱多於南畝之農

夫架梁之採多於樓上之工女釘頭磷磷多於在庾之粟粒瓦繡參差多於周身之布縷直欄橫檻多於九土之城郭管絃嘒嘒多於市人之言語使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獨夫之心日益驕固戾卒叫函谷舉楚人一炬可憐焦土嗚呼滅六國者六國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嗟夫使六國各愛其人則足以拒秦秦復愛六國之人則遼三世可至萬世而為君誰得而族滅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而不鑑之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

西都賦

李庚

出文粹

臣伏見漢諸儒若班固張衡者皆賦都邑盛稱漢隆常王道昇平大德丕赫數千歌詠發著後代今自隋室遷都而我宅焉廣狹榮陋與漢殊狀言時則有六姓千齡之變言地則非秦基周室之故宜乎稱漢於彼述我於此臣幸生聖世天下休樂雖未及固衡之位敢效韋陶吳斯庶幾之誠謹冒死再拜獻兩都賦凡若干言以誠參漢者昭聞我十四聖之制度請付史氏賦曰
洛納先生客于上京問里人以秦漢成陽故事里人曰

先生不習乎哉秦址新矣漢址蕪矣而去一舍鞠為墟矣代遠時移作新都矣先生曰賓者不識藐然沈憐歲亡而日遠願聞古而知今為我源說恭承玉音里人曰昔昔帝兆唐居命隋先基乃假隋權是為中原既權二年為唐遷都周條秦莽乎蕪枿餘文驅煬迎卒于侑傳堯天使頃氏死勞而授漢休也唐開禮壇新都之門闢殿乾宮以朝諸侯時則有若房魏作弼英鄂執律南陽故人河間帝室戎衣既稅瑞氣洋溢謠聲傳於億兆煬燎致乎太乙乃會漢酺發周賚謚萬類濟四海遂開國以報功差子男之五等然後構閣圖形榮號凌煙指河帶以山礪書天子之摺紳其制度也擁乾休正坤儀平兩曜據北辰斥咸陽而會龍首右社稷而左宗廟宣達周衢址以十二基張府寺為以百史環以文昌二十四署六部提統按星分度儼憲臺而四列肅陰宮於北戶建倍賽於前王統綱維於御史端國儀朝實周察乎左右其內則有太極承端通址含元日出東榮月沉西軒倚九巘之下麓涵太液之清瀾龍道雙迴鳳門五開煙籠疑碧風靜蓬萊東則左閣當辰延英耽耽宣徽洞達溫室隅南接以重離縣乎少陽是為二宮複道邃廊西則月華重啓銀臺內向中書在焉家用宰相宦者別省

延緣右藏建子亭於外故蘭綺於廡下天子端朝明
庭九賓發少府之器旒陳奉常之官勲肅勾陳以辟護
翼維扇而對分鷄入力下鶴鶴先開千官就日萬品趨
雲滯遲遲而東轉以風習習而南薰外則國子招徒疏館
開軒左立太學前以廣文騰壘中厨就教九年稽以博
士總之成均秘書典以籍品命校郎橫閣三重闢正鈐黃
若六藝之條貫百氏之縱橫交錯發論禮形而樂聲太
傳在前少傳在後言載筆出納謨誥鶴動鸞飛振玉
鎗金殷廟羞瑚璉之器楚財慙杞梓之林已而樊和陰
陽經緯天地採摭軒吳牢籠震夏開孔子之學堂敷一

唐書

文宗朝

十

代之風雅此王者之文教也親兵百萬制以神策紫身
豹首金腰大額獵獸張旆剝犀綴華奮目而虎眈振鬣
而蠅磔柔六鈞貫七札對天仗以司戈分玉墀而執戟
別有陳旌賜鉞間殊四七依榆關以作鎮拒柳營而開
壁逐虜則出塞飛塵伐叛則救陽作澤此王者之武威
也唐禮既行三代同風微叔孫之春官命百夷之秩宗
則有封禪巡狩謁天拜祖明堂辟雍王者之事有司勿
失次有朝廷之位班爵之序器服車馬以節文武不僭
不濫臣之事有司以告下有內族外姻以殺以降五
札各殊陳言簡一宜是形天下大同百姓之事有司

以教故以內則敬以外則嚴以象則肥以國則昌卿士
翼翼公侯皇皇在野熙熙在朝踰踰夫如是夸周而正
魯胡可殫詳泊乎樂之設也以德配樂陳器以作華木
範竹簋簠簠簠命官二署謂以協律以奏廟貌祖考來
格以陳宮庭蕭韶九成鳳凰來儀以布天下手之舞之
足之蹈之及乎御龍衣集舞童或獻凱作名以宣帝功
或布字綴行以達皇風此禮經之所未紀變焉之所不
同刑期無刑以辟止辟三章寘漢祖之德肆赦綏穆王
之法於是天子御端門詔天下渙汗發澤與民更始建
金鷄於仗內狝脩竿而揭起其下則稅三關解銀鑄追

唐書

文宗朝

十一

典工徒驩兜照舜絃決堯羊臺收白簡更閣丹筆摠秋
官之計料不踰千三十斥區衡之失論罪溫舒之不足
司刑無見矣之庭大理有鳥巢之獄又若薦祖建宮玄
元之庭霞帔雲冠飄飄太清太子將有事也歲旦特遷
夏簋殷銅傳金爐之御煙開甲帳之琳琅此王者之示
孝也對里連街帝宅王象青門列檻棠棣分華勤政外
名花萼中題屹雲中而佩鳳香天外而舒蜺於是天子
設席千羞百醴象人齒進愉愉濟濟此王者之示悌也
盛則長隄砥平錯則纓弁繁夥風印分魚九奏六佐肅
威儀於行蓋指戒途於前馬待漏未開朝騎皆銜鷄鳴

朱郎火度青槐先導擊雲後車奮雷還以嚴聲不生微
埃人寒勿慄統以京尹臨人柄殺罔敢不謹豪家戚里
金張許史走騎如雲行車若水拉枯積命曾不仰視配
前王與後趙固異代而殊擬其地勢也負秦章臺倚漢
井泉帶涇渭之富流挾終南之壽山指重城之二華拓
外門於兩關玄素交川灞澹左焉斷虹偃蹇而亘梁苑
輪走轍而蹄奔度萬國以向朝趨魏闕之通門亦縣統
刺評阡帝鄉長安萬年乾封明堂藍田左倚鄠杜前張
介圻連乎馮翊盡郊接乎岐陽排吳山而抵蜀亘氏谷
而通周天子穆清環衛陳兵將軍之號三番六管至乃

唐文苑卷三

文苑卷三

主

辨曉警昏主在金吾鼓列六條外傳通衢備以嚴兵羅
以周廬禁動息人用戒不虞其中則御水分溝昆明下
流在野决溉入宮環洲欽織蒲紉菱蘂菱蓋渚戲玄鷗
沙眠白鷗其遠也深有蛟潭冰作龍湫渙接河漢波通
女牛其近也方塘含春曲沼澄秋力開煙浦氣藏畫舫
爾乃裴家東作碩士黃壤樹以桑柘醫曹乎南畝以抗
以餘以黍以稷以輸太倉天子之儲土厚地中溫寒以
宜門多杜老室有蕃兒承化發譚帝力不知則有程鄭
之家白蘭朱軒崇基峻砌侍駟高門木秀華葩紅舒綠
繁挺碩果於華林育豐饒於中園珠箔畫牕金缸夜明

羅網中懷鼓瑟吹笙群族懷賓以樂乎太平貨賤分
勳次駢連中署肆帥夕咽朝昏越境楚琛蜀賄巴賓裁
緡張繡紋袖蕉荷聲教之所被車書之所通交錯雜沓
斯焉會同黃宅縹廬金篆玉帛以張帝君用壯天廷千
刑萬聲不可多名天子奉堯舜之道勤后稷之功當仲
夏而獻爾立中和而視晨然後黼黻時備案盛告豐具
接下情也則充鼓不懸晉木不列鑄金作軌四門是獨
人靡迷邦士無諱訐示淑材而問青上諫行而寬達當
其萬國貢珍四夷納贖賦用舟通財因蠶進地官計國
度支主者百姓既足斯焉充物復若天府萬品以備供

唐文苑卷三

文苑卷三

主

職登饌則光祿獻厨命駕則大僕承軾其樂人也啓九
重開三殿齒群官於火坐微公族於內宴于以訓恭儉
于以示慈惠戲族咸在百弄迭改勝仙章之霓裳觀壯
夫之角觥御借畫陰帝幸素纈紛官閭窈窕嬪林既
受賜於逮昏盡拜帛而懷金與衆之樂一日於此先生
獨不習乎其四郊也故有昔時之舊址亡國之遺蹤天
子迎四氣盡然改容曰是足以懷傷於耳目作戒於心
胷秦政肆刑秦民共傾楚澤大呼分隳列城徒隴驪山
復休上林奉祀既還鴻門至今川東郊之事也隋苑夷
表置龍南山占地萬頃不為人間邪門失耕禽游獸閑

代謝物移繚垣不完此南郊之事也豈水悠悠文王作
周傳艱子孫衰平遂遷乃騰鎬都武王宅居國失披死
豈鎬皆無此西郊之事也漢設五時以主滌祀樂誼徐
誣將求永久天子親拜太牢黍牲事亡地存為天下笑
此北郊之事也故因迎春則鑒秦敗知恃刑不如恃德
也因迎夏則鑒隋怠知獵獸不如獵賢也因迎秋則鑒
周勤知祖基作艱傳萬年也因迎冬則鑒漢誤知去偽
即正獲天祚也四鑒以陳澤于生人四德已懋格于上
下故我高祖一呼大定安都居正傳今皇帝一十四聖
是知禪國也禪都也非得隋之命是得天之命

唐文宗朝

文宗朝

市

東都賦

先生曰富哉言乎堯舜之事吾知之矣然天地旁魄與
區不一九衢六陌亦稱河洛如乎周卜今自隋華進十
八里作磨東宅成者居者余得其故用悉聞見不我王
度子不識乎顛場喬華中原毒痛順天應人文皇赫圖
王克不來建德相依阻我東人不蘇義旗高祖西安文
皇舞干一桂戎衣我人保完彭城歡敘東功乃立則創
業之事不獨于西也高祖至天后朝匪伊是居於焉道
遙明帝大同出震開宮恩波爾柳洩源于東則太平之
事不獨于鎬也若乃周洛為地帶清為沼洞八門之

異控一梁之天矯在隋之始移創前規之隘修舊制之
陋指半舍而新布乃集工而戒就重城不居萬盜齊構
訖大業於義寧廟皇家而遊授既而天踵以正地產以
實積祥以紀嘉名不一表賢則河水變清瑞聖則洛圖
慶出帝功既成封禪祖行顯祖光宗勒岱而析嵩我旬
我郊三聖之靈壇在焉赤縣神州與京比儔逕東山之
貢賦也關外之諸侯直齊梁而駕輅引淮汴而通舟太
行枕甸發征崇坡覃懷鎮封土千昭回鑒門導伊兩阜
屏開育仁願智堂隅庭隈爾其左掖通東右掖洞西龍
故地之銅駝抱舊里之玉鸞御溝接派花樹通堤抗鳳
樓於內庭矗端門於天街上陽別宮丹粉多狀篇毛鱗
翠虹梁疊壯橫延百堵高量十丈出地標圖臨眺寫障
霄倚霞連屹屹言言翼大和而聳觀側賓曜而踞軒若
途萊之真侶瀛州之列僊鸞駕鶴車往來于田夫嚴城
曉啓千門萬力建備對營開局接曠翠華在鎬分官以
守監署惟三卿曹亦九臺閣高閱文馭東方乃併二官
別持憲網赫若夏日凜如秋霜威動于殿閣之國風行
乎燕薊之鄉郊圻作國屯兵孟津千只無煙萬夫信信
實兼武牢以食濟溫唯是咽喉焉乎將軍禮樂所流頌
惟薦周追魯俗而為鄰化被頌而作柔異材挺擢多工

優游原膺撫而耕溺水濺濺而洗由士得天壽孝稱行
原身行大節里有旌門以繼前脩以垂後昆榮一時之
史籍聳當代之人倫尤友第恭位皆崇榮右記標衢棟
萬爲名嶠首龜趺嶷峙形指兩馬而遠邁對二陸而
遐征至若里巷之新名閭閻之近華或區區而傳說或
瑣瑣於典冊非倣效於將來何侈言之敢作且二誥尚
存始卜惟艱四姓所都季年乃遷或得于聞或得于傳
幸予勿華試爲子發乎齒牙里人曰諾先生曰郊郭之
地中居帝城賢相聖營龜符墨食成王定鼎以休姬德
二十承孫八百祚年祖功帝微衰平乃遷幽用婦蜂諸
侯疾於夷元敬朔太史不頌百派分波爭個其源汜水
而鄭陽翟而韓晉留河陽秦成新安一旅之兵一靈之
士羸氏乘之不享文武此周之失都也南陽真人後漢
漢基舊邦惟新上稱康時光武而釀明醴和醕中質不
長桓靈自縱后威立權內官分弄四星耀斗百梯梯樓
陽弱陰強劉輕曹重此後漢之失都也魏丕從許促齡
四十孫臣執柄三嗣徒立政由甯氏王髦莫膏肓解土
萌炎居貞遜此魏之失都也晉始三世亂興永嘉崩竭
構其沈閣稱戈浩浩逆流天下墊波八王既分五馬而
奔左社之喪乃來中原此西晉之失都也故權在諸侯

則姬氏平權在內后則漢室傾權在強臣則魏祖權在
親戚則晉走是四者各以其故權興勢移運隨焉去從
古如斯謂之何如世治則都世亂則壘時清則優優政
弊則亂勿謂往代試言前載開元太平海波不驚乃
駕冲都東人誇榮時則麟麟其車殷殷其徒行者不賁
衣食委擱冠冕之夫綺羅之婦百室連歌千筵接舞高
樓大觀陳賓宴侶金堂玉戶絲鳴管語我道如堯我稅
如新貧賤而稱賤筍而謁比屋相視耻衣空帛開塲分
肆不列薪炭同執同文晝呼夜譙父憚子愉去徑即歸
斷此既歸 植無聲之樂並然不息稽成康之周
隆考文景之漢作權代繁時不爲彼優我俗既饒我人
既驕矣不思危逸而忘勞故天寶之季漁陽兵起逆旗
南指我無堅壘匝旬罄動衝天羯腥門開麗景殿據武
成殺人如刈焚廬若薙蜀駕先移獵師後誓傷四年之
委燼奮二將以建勳天落妖彗風摧陣雲及夫掃臺榭
之灰收京野之骨徵郡國之版在驗地官之籍列太平
之人已十無七八至德復興六紀于茲七聖諸體平瘳
補瘻故食識之士女植髮之童兒皆能痛其喪亂而期
我康時今四方之事史不知也惟洛泱泱濱盈萬室惟
城職職市鄧軒比比年大有稍藏以實都人嬉駕有笑

無慄咸曰將睹乎貞觀之風開元之日鄉里之人思萬
乘之威儀幸物阜而時和指榮衢而引領作望幸之聲
歌歌曰曉雲行步西風慶搖裔兮龍在中望雲光兮拜
千百西澤露兮均東澤里人曰誠哉是言前年日南至
天子謁太清宮太廟郊天祀地既畢事執謙端璫謂公
卿大夫曰予在人上歷祀三四年穀比登未極于富人
庶民未臻于壽域雖貢西地猶屬今行大札得不愧望于天而
獻羞于祖是尚以聖政為憂未意於行幸也先生曰大
哉為君用是言也治是事也則千里如郊萬里如圻在
西而東均處內而外肥吾歸息鄉里之謠安堯舜之時
將齊驅於壽域何近喜而遠悲則知鑒四姓之覆轍嗣
重乘之休烈用是言也理是事也即所都者在東在西
可也

漢昭論

李德裕

出文

人君之德莫大於至明至明以照姦則百邪不能蔽矣
漢昭帝是也年十四而知燕王書詐後有譖霍光者上
輒怒曰敢有譖毀者坐之周成王有懿德矣高祖文景
俱不如也成王聞管蔡流言覲召公不悅遂使周公狼

跋而東焉鴉之詩作矣漢高聞陳平去魏背楚欲捨腹
心臣漢文感季布使酒難近罷歸股肱郡疑賈生擅權
紛亂復陳賢士景帝信讒誅晁錯其解遂戮三公所謂
執狐疑之心來讒賊之口向使昭帝得伊呂之佐則成
康不足侔矣惜哉霍光不學亡術未稱其德然輕信薄
賦與人休息百姓充實匈奴和親議監鐵而罷權臣亦
信任忠臣之効也纔弱冠而殂功德未盡可謂痛矣

入謝進戒

李德裕

此本傳武宗召德裕相
既入謝即進戒云云

辨邪正專委任而後朝廷治臣嘗為先帝言之不見用

唐文鑑卷二十一

文宗朝

元

夫正人既呼小人為邪小人亦謂正人為邪何以辨之
請借物為喻松柏之為木狐生勁特無所因倚蘿蒿則
不然弱不能立必附他木故正人一心事君無待於助
邪人必更為黨以相蔽欺君人者以是辨之則無惑矣
治亂繫信任齊桓公問管仲所以害霸者仲對琴瑟笙
等弋獵馳騁非害霸者惟知人不能舉舉不能任任而
又雜於小人害霸也太文德憲四宗皆盛朝其始臨御
自視若堯舜復久則不及初陛下知其然乎始一委輔
相故賢者得盡心久則小人並進造黨興亂視聽故上
疑而不專政去宰相則不治矣在德宗最甚晚節宰相

惟奉行詔書所與圖事者李齊運裴延齡韋渠牟等此
今謂之亂政夫輔相有欺罔不忠當受先忠而材者為
之政無他門天下安有不治先帝任人始皆回容積
微以至誅貶誠使雖小過必知而改之君臣無猜則
變亦不干其間矣

唐文鑑卷之二十

唐文鑑卷之二十

武宗朝

世

唐文鑑卷之二十一

武宗朝

論朋黨

李德裕

其本傳武宗門宰相曰人稱孔子
其徒三千亦為黨信乎對云云

昔劉向云孔子與顏回子貢更相稱譽不為朋黨禹稷
與皋陶轉相汲引不為比周無邪心也臣嘗以共鯀驩
兜與舜禹稷堯舜共工驩兜則為黨舜禹不為黨小
人相與比周迭為掩蔽也賢人君子不然忠於國則同
心聞於義則同志退而各行其已不可交以私趙宣子
隨會繼而納諫司馬侯叔向北以事君不為黨也公叔
弘每與汲黯請間黯先發之弘推其後武帝所言皆聽
黯弘雖同進然廷詰齊人少情譏其布被為詐則先發
後繼不為黨也太宗與房玄齡圖事則曰非杜如晦莫
能籌之及如晦在焉亦推玄齡之策則同心圖國不為
黨也漢朱博陳咸相為腹心背公死黨周福房植各以
其黨相傾議論相軋故朋黨始於甘陵二部及甚也謂
之鈞黨繼受誅夷以王制言之非不幸也周之衰列國
公子有信陵平原孟嘗春申游談者以四豪為稱首亦
各有客三千務以譎詐勢利相高仲尼之徒唯行仁義
今議者欲以比之周矣臣未知所謂黨者為國乎為身

乎訪為國邪隨會叔向汲黯考杜之道可行不必黨也
今所謂黨者誣善蔽忠附下周上車馬馳驅以趨權勢
晝夜合謀美官要選悉引其黨為之否則抑壓以退仲
尼之徒有是乎陛下以是察之則姦偽見矣

與安說論樂意

楊牧

出本傳時有安說者世用其知音收問五絃
外二絃云何說曰周文武二王所加故曰如
子之言少商武絃也文世安得
武聲說大驚因問樂意故答曰

樂士久矣上古祀天地宗廟皆不用商周人歌大呂舞
雲門以俟天神歌大簇舞咸池以俟地祇大呂黃鍾之
合陽聲之首而雲門黃帝樂也咸池堯樂也不敢用商

唐書卷廿二

武宗朝

二

鍾而以太簇次之然則祭天者圓鍾為宮黃鍾為角太
簇為徵姑洗為羽祭地者函鍾為宮太簇為角姑洗為
徵南呂為羽訖不用商及二少蓋商聲剛而二少聲下
所以取其正裁其繁也漢祭天則用商而宗廟不用謂
思神畏商之剛西京諸儒惑圓鍾函鍾之說故其自受
命郊祀宗廟樂唯用黃鍾一均帝時太常丞鮑業始
旋十二宮夫旋宮以七聲為均言韻也古無韻字猶
言一韻聲也始以某律為宮某律為商某律為角某律
為徵某律為羽某律少宮某律少徵亦曰變曰比一均
成則五聲為之節旋此旋宮也

代劉沔答回鶻相書

李德裕

出通鑑回鶻入寇詔諸道出兵禦之賜司計
書上又命德裕代河東節度使劉沔答曰
相領于迎
斯書云云

回鶻遠來依從當效呼韓邪遣子入侍身自入朝及今
大和公主入謁太皇太后求哀乞憐則我之救卹無所
愧懷而乃睨睨邊城築驚自若邀求過望如在本蕃又
深入邊境浸暴不已求援繼好豈宜如是來書又云胡
人易動難安老今忿怒不可復制回鶻為紇紇斯所破
舉國將相遺骸棄於草莽累代可汗墳墓隔在天涯回
鶻忿怒之心不施於彼而蔑棄仁義逞志中華天地計

唐書卷廿二

武宗朝

三

抵宣容如此昔郅支不事大漢竟自夷滅往事之戒得
不在懷是歲回鶻為張仲武等所破明年
劉沔大破之迎太和公主以歸

追論維州悉怛謀事

李德裕

出通鑑

維州據高山絕頂三面臨江在戎虜平川之衝是漢地
入兵之路初河隴並沒唯此獨存吐蕃潛以婦人嫁此
州門者二十年後兩男長成竊開壘門引兵入遂為
所陷號曰無憂城從此得併力於西邊更無虞於南路
憑陵近甸肝食累朝貞元中韋皋欲經畧河湟須此城
為始焉旅盡銳急攻數年維禽論莽然而還城堅卒不

可克臣初到西蜀外楊國威中緝盜其維州熟臣信
令空壁來歸臣始受其降而蠻震備山西八國皆願內
屬其吐蕃合水樓等城既失險阨自須抽歸可滅八
處鎮兵坐取千餘里舊地且維州未降前一年吐蕃猶
圍魯州立願盟約臣受降之初指天為誓面許奏聞各
加酬賞當時不與臣者望風疾臣詔臣執送悉怛謀等
令彼自戮臣寧忍以三百餘人命棄信偷安累表陳論
乞聖於捨命詔嚴切竟令執還體備三木與於竹箠及
將沈路冤叫嗚嗚將吏對臣無不隕涕其部送者更為
言臣請云既已降彼何用送來復以此降人戮於涉

武宗朝

四

境之上恣行殘忍用固攜離至乃擲其嬰孩承以餘漿
絕忠欽之降快於雲之情從古已來未有此事雖時更
一紙而運籌千年乞追獎忠魂各加褒贈詔贈忠魂

上李德裕書言澤路事宜

杜牧

出通鑑時昭義節度使劉從諫卒其子從日
為留後詔諸道發兵討之牧時為黃州刺史

韓問淮西將董重質以三州之衆四歲不破之由重質
以為由朝廷徵兵太雜客軍數少既不能自成一軍事
須帖付地主勢羸力弱心志不一多致敗亡故初戰二
年戰則必勝是多殺客軍及二年已後客軍殫少止與

陳許河陽全軍相搏縱使唐州兵不能因虛取城蔡州
事力亦不支矣其時朝廷若使鄂州壽州唐州只保境
不用進戰但用陳許鄭滑兩道全軍帖以宣潤弩手
其守隘即不出一歲無蔡州矣今者上黨之叛復與
淮西不同淮西為寇僅五十歲其人未為寇之暇見為
寇之利風俗益固氣燄已成自以為天下之兵莫與我
敵根深源闊取之固難夫上黨則不然自安史南下不
出附隸建中之後每奮忠義是以郗公抱真能窘而
走朱滔常以孤窮寒苦之軍橫折河朔疆梁之衆以此
證驗人心忠赤習尚專一可以盡見劉悟卒從諫水經

武宗朝

五

致扶同者只鄂州隨來中軍二千耳值寶曆多故因以
援之今纔二十餘歲風俗未改故老尚存雖欲劫之必
不用命今成德魏博雖盡節效順亦不過關一城攻一
堡係累釋老而已若使河陽萬人為壘室天井之口為
壁深塹勿與之戰只以忠武武寧兩軍帖以青州五千
精甲宣潤二千弩手徑擣上黨不過數月必覆其巢穴
矣時德裕制置澤
路亦頗來教言

宣宗朝

諫復寺度僧

孫樵

出通鑑是時昭義節度使不令僧之政
故僧寺皆復其舊進士孫樵上言

青雖男耕女織不自溫飽而羣僧安坐華屋美衣精饌
率以十戶不能養一僧武宗憤其然髮十七萬僧是天
下一百七十萬戶始得蘇息也陛下即位以來修復廢
寺天下斧斤之聲至今不絕度僧幾復其舊矣陛下縱
不能如武宗除積弊奈何興之於已廢乎日者陛下欲
憐國東門諫官上言還為罷役今所復之寺豈若東門
之急乎所役之功豈若東門之勞乎願早降明詔僧未
復者勿復寺未修者勿修廢錢百姓猶得以息肩也

講韓文公配饗書

皮日休

於戲聖人之道不過乎求用用於生前則一時可知也
用於死後則百世可知也故孔子之封賞自漢至隋其
爵不過乎公侯至于吾唐乃策王號七十子之爵命自
漢至隋或卿大夫至于吾唐乃封公侯曾參之孝道動
天地感鬼神自漢至隋不過乎諸子至于吾唐乃旌入
十哲噫天地久否忽泰則平日月久昏忽開則明雷霆
久息忽震則驚雲霧久鬱忽廓則清仲尼之道否於周
泰而昏於漢魏息於晉宋而鬱於陳隋遇于吾唐萬世
之憤一朝而釋僕死者可作其志可知也今有人身行
聖人道口吐聖人言行如顏閔文若游夏死不得配食
夫子之側愚又不知尊先聖之道也夫孟子荀卿翼傳
孔道以至于文中子文中子之末降及貞觀開元其傳
者醜其繼者淺或引刑名以為文或援縱橫以為理或
作詞賦以為雅文中子之道曠百祀而得正授者唯昌黎
文公蹴揚墨於不毛之地蹂釋老於無人之境故得孔
道巍然而自正夫今之文人之作釋其卷觀其詞無不
裨造化補時政繫公之力也公之文曰僕自度若世無
孔子僕不當在弟子之列設使公生孔子之世公未必
不在四科焉國家以二十賢者代用其書垂于國典並

配饗於孔聖廟堂者其為典禮也大矣美矣苟其代用
其書不能以釋聖人之辭變聖人之義哉况有身行其
道口傳其文吾患已來一人而已不得在三十賢之列
則似乎典禮為未備伏請命有司定其配饗之位則自
茲已後天下以文化未必不由夫是也二十賢諸左立

祭樂朝

九賦系述并

出文

友日休

在平既放作饒騷經正詭俗而為九歌辨窮愁而

楚辭集

八

為九章是後詞人據而為之皆所以嗜其麗詞揮其逸
藻者也至若宋玉之九辨王褒之九懷劉向之九歎王
逸之九思其為清怨素艷幽快古秀皆得楚蘭之芬芳
騷鳳之毛羽也然自原已降繼而作者皆相去數百已
足知其文難述其辭罕繼者矣大凡有文人不擇難易
皆出於毫端者乃大作者也揚雄之文丘軻乎而有後
騷也梁竦之辭班馬乎而有悼騷也又不知王逸矣罪
其文不以二家之述為難繼之兩派也昔者聖賢不偶
命必著書以見志况斯文之悲抑歎噫吾之道不為不
明吾之命未為不偶而見志斯文者吾懼來世任臣之

君因謫而去賢持祿之士以猜而遠德故復嗣數賢之
作以九為數命之為九賦焉嗚呼百世之下復有修離

騷章句者乎則吾之文未過不為乎廣騷悼騷也

心兮皆騷容而莫顧前誨行兮後止高諭仰兮下儺咸

謂吾之儼為愚兮並以吾之靈為僞羌靈脩之乃吾知

兮先職我而為輔柰其臣之信信兮及不知吾之所撫

吾欲以明詰之性辨君臣之分兮定文物之數吾欲以

正計之道兮思忠賢而退姦豎吾欲以醇醲之化兮反

常今而為往古吾欲以付度之志兮定厥圓而反規矩

楚辭集

楚辭集

九

念儻靈之在位兮若羣羊之當路內灼怛以如傳兮
何知其所想乃指天而讎怨兮將天奪乎國祐永怒
以何言兮將求知其吾祖

正俗

有昉兮點而謂之不潔有泉兮壅而謂之不決有龍兮

輜而謂之不芳有軸兮輟而謂之不轍聲喧啼以無音

兮氣鬱扼而空咽既怒怒以增懼兮又謾謾而不決

彭祖以為孺兮請殤子以為靈騷衆人之難信兮

者之不悅佞為靡兮何夫姦為衆兮莫謂謠為騷兮

御謗為玉兮何切氣既騰而必烹兮水方戢兮必折

轉輓而似車兮思絲絲而如蛇乎欲動兮似羣足將行
兮如絃既不辨其顛趾兮遂一貫於充塞吾哀生之不
遲兮矣至死而惓惓念帝座之不燦兮故交光於卷舌
既何路以自辨兮遂沒齒而癆刺

遇謗

靳尚之言兮美如燭子蘭之氣兮醲於醒既怒聯以相
向兮遂裹足而南征面慙慙以美色心慄慄兮何情耳
方縣兮忽勝兮一視兮忽盲日當午兮便是天方晝兮

一驚朝識怨兮亦怨也怨兮復鳴既徜徉兮夏水
復春戀兮南荆嗟余風乘於大訓兮涵清骨之忠貞既

復春戀兮南荆

嗟余風乘於大訓

涵清骨之忠貞

既

賈賈者之莫予容兮向重蒼而自盟既憐仁以憑義兮

遂飭信而捫誠將真宰之不仁兮明為役余以此生

焉斯之有賊兮固不能容乎鵲鵲彼茨葦之叢穢兮

不能讓乎社稷已矣乎國無人兮莫我留將訴帝于

京

見逐

荷為稠兮美為穠荃為標兮薜為綈吾梓兮澧之浦

駐吾楫兮湘之浦悲其悲兮新去國怨其怨兮新相

出望簫兮靜曉門前波兮去遲湘君欲出兮風水急帝

子不來兮煙雨微茫既老兮白菊日將暮兮紅菱朝浮
乎鵲曉啼夕叫乎鵲曉啼不止悠悠兮何之
出沒兮北渚雲依倚兮九疑既無人以辨余兮又何心
而怨客退不解其怨客兮進不知其怨客兮寒蛩怨而無
聲兮古木棲其寡枝嗟吾魄之不及兮千秋萬歲湘中
馳

悲遊

既天道之不明兮何獨生此大佞若豺獠之能冠兮當
一國而持柄見亂臣之反詐兮信其主以不競輒已覆
而又遵兮仇將翻而不整不思心腹之疾兮又玩膏肓

之病危客死於咸陽兮終不作毒王之幸既養既以為

之病危客死於咸陽

終不作毒王之幸

既養既以為

之病危客死於咸陽兮終不作毒王之幸既養既以為
之病危客死於咸陽兮終不作毒王之幸既養既以為

之病危客死於咸陽兮終不作毒王之幸既養既以為

憫邪

有美一人兮端憂千喑萬怒兮曾不得以少休腸結矣

以莫迴兮淚啼極而不流王孫何處兮碧草極而公子

不來兮清湘滿樓汀邊月色兮曉將曉浦上蘆花兮秋

復秋天沈寒以似清兮峯巘岬岬以如抽簪驚風兮西岸

杜若死兮霜洲遺余程兮澧之側整衣而望兮湘之頭望

女嬃兮稱歸夢懷來玉兮荆門愁欲向天以號呼兮寸
畧不可以少留又不知吾魄所處兮永冥冥以悠悠

端憂

山之嶺兮才之埃桂為祠兮蘭為祀執玉持兮扣雷鼓
奠金醴兮酒浮蟻薦瓊芳兮望暮雲獻椒醑兮拜寒水
祝彤靈以怪談兮巫妖治而魅醉波閃倏兮湘君竹蕭
疎兮帝子日將落兮汀竹微正深兮山鬼神之神化兮何
方人之難兮此胡不化其邪而為正兮胡不反其戾
而為義胡不轉其亡而為興兮胡不易其亂而為治但
於下國兮罪不少禪於有位吾將乘青螭而駕白
雲

楚辭

主

紀祀

兮謂帝而訴神之累請天孤發鑢兮天指行筮神速
悔尤兮俾吾靈備而易志

粵吾秉志兮潔於瑾瑜芬其德而芳其道兮榮於蘼蕪
將興國以見罪兮疑佐王而蒙辜彼群小之茸茸兮如
慕臭之龍蟠以大鵬為爵兮以康猗為醜以衮衣為服
兮以紱立為墟以鄭姬為醜兮以子產為愚以飽焦為
食兮以孔聖為巫吾將奮鱗於太空兮奚獨慕此江湖
吾將發榮於蟠桃兮奚獨守此蒿蕪吾將謫其魄兮
風朝與軋車謁帝於其門之天兮秉其生殺之權將

一以高道兮亦何必懷此倏邪之故都

楚辭

堯死兮舜滅禹殄兮湯絕似玉兮將沉如金兮永沒行
以仁兮正以義生以貞兮死以紮念余曾不足以蹈聖
閭兮亦慕然而自悅湘浦兮煙深沅江兮風切顧影兮
自憐撫躬兮之哀危慘兮神悲而泣兮泉咽竟汨沒以
濟淪兮水涉夢而怫鬱湘之山兮未盡湘之流兮不竭
千秋兮愁雲萬古兮明月靈幻之冤兮孰能銷其氣靈
均之愁兮孰能釋其結來世之自鑒兮無致位於牙孽
反招魂

庚子日休

楚辭

主

主

屈原作大招魂宋玉作招魂皮子以為忠放不如守介
而死矣招魂為故傳又招魂一篇以辨之辭曰

飄風兮淫之命兮付才而輔君君既不得乎志兮余飄
飄而隨遷余蕩大空而就滅兮居又招余俾復身余詣
帝以請訣兮帝俾巫陽以筮云巫陽語余以不可歸兮
故作詞以招君乃下招曰余君兮歸來故都慎不可留
此其居雄虺兮其民封狐此食民之肝鬲以為其肉兮
摘民之髮膚以為其衣也朝刀鋸而莫辭鑊兮上陵時
而下墨采些君兮歸來故都慎不可留此余昔為比
之魄兮千修而余去此未聞于貪生以自招兮余

其外處也君子歸來故都憤不可留此余昔爲伍胥之
愧兮胥膠而余近此未聞胥貪位以惜生予執屬錢而
不歸此君兮歸來故都憤不可留此余昔爲弘演之魄
兮演自殘而余行此余未聞演惜余以不死予伴其義
而益明此君兮歸來故都憤不可留此帝命余以輔君
兮亦以君之忠介也今以忠而見聞兮尚盤桓而有待
此將自富貴而入顯族予其志乃悔此將戀骨肉而惜
家族予何不自裁此棄食母而饑食父兮凡禽獸之爲
此苟如此殘昔肩壽兮實最饒而同名也君乎慎勿懷
彼都之戀歸來乎余爲君存千古忠烈之榮枯此

庚子年

庚子年

庚子年

貴南詔蠻書

牛叢

此南詔傳南詔入越爲故道入胡諸入成
都歷蜀王收稅節度使牛叢實以書云云

詔王之祖六詔最小夷也天子錄其勤合六詔爲一伴
附庸成都名之以國許子弟入大學使習華風今乃自
絕王命且蛇雀犬馬猶能報德王乃不如蟲鳥乎此成
都武備未脩故令爾突我疆場然毗橋炮江之敗積
附城不四年復來今吾有十萬衆捨其半未用以千
人爲軍十軍爲部曉將主之凡部有強弩二百鎗斧輔
之勁弓二百越銀刀輔之長戈二百殺刀輔之短矛二
百連鎚輔之又軍四而而有鐵騎五百悉收芻薪米粟

牛馬犬豕清野待爾吾又能以旁騎略爾然來我日出
以一部與爾戰部別二番日中而代日昃一部至以夜
也月明則戰黑則休夜半而代凡我兵五日一殺敵爾
必晝夜戰不十日憊且死矣州縣繕甲厲兵犄角相從
皆蠻之深讎雖女子能齟齬薄賊况強夫烈士哉爾祖
嘗奴事西蕃爲爾仇家今顧臣之何思讎之矣耶蜀王
故殿先世之實官非邊夷所宜舍神怒人憤禍且不測

僖宗朝

請對不召極陳

出田令
致傳

孟昭圖

君與臣一體相成安則同寧危則共難昔日西幸不

庚子年

庚子年

庚子年

司故宰相御史中丞京兆尹悉碎于賊唯兩軍中尉
以爲乘輿得全今百官之在者率冒重險出百死者也
昨昔黃頭亂火照前殿陛下惟與令孜開城自守不召
宰相不謀群臣欲入不得求對不許且天下者高祖太
宗之天下非北司之天下陛下固九州天子非北司之
天子北司豈悉中於南司廷臣豈悉用於敕使文宗時
官中災左右巡使不到皆被顯貴安有天子播越而宰
相無所豫群司百官棄若路人已事誠不足諫而來者
冀可追也

乞蠲租賑給

盧攜

陛下初臨大寶宜深念祗元國家之有百姓如草木之有根抵若秋冬培溉則春夏滋榮臣竊見關東去年旱災自號至海麥纔半收秋稼幾無冬菜至少貧者磴蓬實為憂蓄槐葉為鹽或更衰羸亦難收拾常年不稔則散之鄰境今所在皆饑無所依投坐守鄉閭待盡溝壑其蠲免餘稅實無可徵而州縣以有上供及三司錢督趣甚急動加捶撻雖撤屋伐木產妻鬻子止可供所由酒食之費未得至於府庫也或租稅之外更有他徭朝廷儻不撫存百姓實無生計乞敕州縣應所欠殘稅並

慶長卷十一

宋徽宗朝

六

七

昭宗朝

戒子孫訓出本

柳玘

大凡門地高者一事墜先訓則異他人雖生可以苟爵位死不可見祖先地下門高則自驕族盛則人窺嫉實藝懿行人未必信纖瑕微累十手爭指矣所以脩已不得不至為學不得不堅夫士君子生於世已無能而望他人用已無善而望他人愛猶農夫肉菴種之而怨天

澤不潤雖欲弗餒可乎余幼聞先公僕射言立已以孝

慶長卷十一

宋徽宗朝

六

七

堂乳姑長孫不粒食者數年一日病言無以報吾婦孺子孫皆得如婦孝然則崔之門安得不昌大乎東都仁和里裴尚書寬子孫聚盛實為名閥天后時宰相魏玄同選尚書之先為婿未成婚而魏陷羅織獄家徙嶺表及北還女已踰笄其家議無以為衣食資願下髮為尼有一尼自外至同女福厚必有一令匹子孫將遍天下宜北歸家人遂不敢議及開門則裴猶裝以迎矣今勢利之徒於信誓如還掌則裴之藩衛乃天之報施也余舊府高公先君兄弟三人俱為清列非遠客不二羹醢夕食訖而己皆保節於世永寧王相國涯居仁

竇氏女歸請曰玉工貨釵直七十萬錢三曰七十萬錢豈於女惜但釵直此乃妖物也禍必隨之女不復敢言後釵為馮球外郎妻首飾涯曰為郎吏妻首飾有七十萬錢其可久乎馮為賈相國鍊門人賈有奴頗橫馮愛之如貴之奴泣謝未幾馮晨謁賈賈未出有二青衣出曰公恐君寒奉地黃酒三杯馮悅盡舉之俄病且咽因暴卒賈為歎息出涕卒不知其由明年王遣禍噫王以珍玩為物之妖信知言矣而不知恩所事不能保其身不足言矣賈之奴害客於墻廡

而不知欲始終富貴其可得乎舒相國元興與李繁有隙為御史鞠譙獄窮致繁罪後舒亦及禍今世人盛言富業報應曾不思視履考祥事歟夫名門右族莫不由祖考忠孝勤儉以成立之莫不由子孫頑率奢傲以覆墜之成立之難如升天覆墜之易如燎毛余家本以學識禮法稱於仕林比見諸家於吉凶禮制有疑者多取正焉喪亂以來門戶衰落基緒之重屬於後生夫行道之人德行文學為報祿正直剛毅為柯葉有根無葉或可俟時有葉無根膏雨所不能活也至於孝慈友悌忠信篤行乃食之醪醬可一日無哉

議遷都

朱朴

此本傳朴為宗時博士上書言當時事議遷都不報

古王者不常厥居皆觀天地興衰隨時制事關中隋家所都我實因之凡三百歲文物資貨奢侈僞皆極焉廣明巨盜陷覆宮闕局署帑藏里閭井肆所存十二化幸石門華陰十二之中又七八九高祖太宗之制蕩然矣夫襄鄧之西夷侵數百里其東漢興鳳林為之關南荆潭環屈而流屬於漢西有上洛重山之險北有白崖懸谿乃形勝之地沃衍之墟若廣浚溝渠運天下之財可成大集自古中興之君去已衰之業就末王而王人南陽漢光武雖起而未王也臣視山河壯麗處多故節已盛帝衰難可興已江南土薄水淺人心震浮輕巧不可以都何北土厚水深人心強復仇不可都惟襄鄧實惟人心質良去秦越凡而有上洛為之限永無夷狄侵軼之虞此建都之極選也

勸韓建討賊書

李愿

此通鑑韓建為官制李愿王仲先出無嫌字為客中韓建書云云

侯每讀書見父子君臣之際有傷教害義者恨不得肆之市朝明公居近關重鎮君父幽辱月餘坐視凶逆而王勤王之舉僕所未諭也僕竊計中朝輔弼雖有志而

無權外鎮諸侯雖有權而無志惟明公忠義在是
枉年車輅播遷號泣本迎累歲供饋再復朝飭義人
心至今謂此時事勢尤異前日明公地要衝松兼
將相自宮闈變故已涉旬時若不挽令率先以圖反正
遲疑未決一朝山東侯伯唱義連衡鼓行而西明公求
欲自安其可得乎此必然之勢也不如馳檄四方踰以
順軍聲一振則元凶破膽旬決之間二豎之首傳於
天下計無便於此者遲難不能兩事持

論官官不必盡誅

韓偓

此通鑑上與崔胤謀誅宦官韓偓等曰事
出大憲必生他變胤不從上召偓問曰數使

唐文鑑卷之十一

昭宗朝

二十

中為惡者如林何
以表之遂對云云

東內之變較使誰非同惡勉之當在正旦今已失其時
矣臣見陛下詔書云自劉季述等四家之外其餘一無
所問夫人主所重莫大於信既下此詔則守之宜堅若
復戮一人則人人懼死矣然後來所去者已為不少此
其所以恟恟不安也陛下不若擇其尤無良者數人明
示其罪寘之於法然後撫諭其餘曰吾恐爾曹謂吾心
有所貯自今可無疑矣乃擇其忠孝者使為之長其徒
有善則獎之有罪則懲之咸自安矣今此曹在公私者
以萬數豈可盡誅邪夫帝王之道當以重厚鎮之公正

御之至於瑣細機巧此機生則彼機應以終不能滅
功所謂理絲而縈之者也況今朝廷之權散在四方苟
能先收此權則事無不可為者矣此上深以為然口

李克用咨問

李穀吉

出通鑑時李克用欲討軍食置甲兵修城池
以援引答幕府掌書記李穀吉獻議云云

伏以變法不若養人改作何如舊貫韓建蓄財無數首
事朱溫王珂變法如麻一朝降賊中山城非不峻蔡上
女非不多前事甚明可以為戒且霸國無貧主強將無
弱兵侯顯大王崇德愛人去奢省役設險固境訓兵務
農定亂者選武臣制理者選文吏錢穀有句刑法有律
唐文鑑卷之十一 昭宗朝 廿一
誅賞由我則下無威福之弊近密多正則人無譖謗之
憂順天時而絕欺乎見鬼神而禁淫祀則不求富而國
富不求安而自安外破元凶內康疲俗名高五霸道冠
八元至於率閭閻定閭閻架增趙襲檢田疇開國建邦恐
未為切謹按襲吉為李克用獻議於唐宗改教初無
所與然以其十有言故綴而附于末簡

唐文鑑卷之二十一

唐文鑑二十一卷

安徽巡撫
採進本

明賀泰編泰字志同吳縣人宏治己未進士官至
監察御史巡按福建是編雜採唐文所見殊爲隘
陋前有林瀚序稱兩漢有文鑑宋亦有文鑑惟唐
一代闕焉如曰一朝必當有一文鑑文何以必當
名鑑也如曰唐文無總集是併姚鉉書未見矣蓋
明代書帕之本其紕繆往往如此